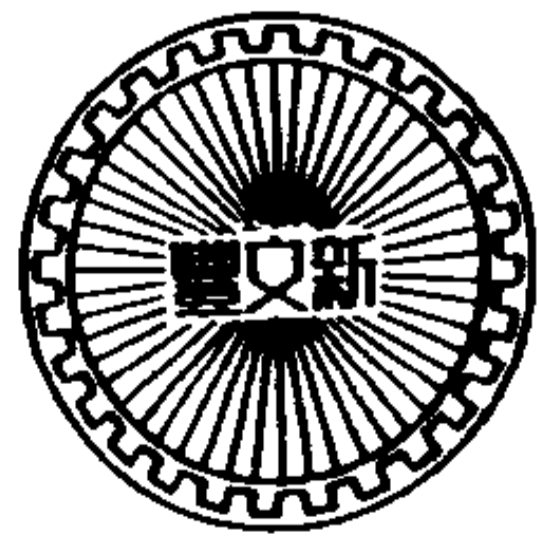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三六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金元

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	元	黃潛撰	續金華	一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元	柳貫撰	續金華	三七一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補遺一卷文錄一卷附錄一卷·····	元	錢惟善撰	武林往哲	五六一
圭塘小橋十三卷別集二卷附錄一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	元	許有壬撰	三怡堂	六二三

金 圭 華 乃 黃
先 主 文
集

表 勵 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鏡

黃學士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宴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彙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剗剗燥雪如明珠白璧藉以纒綺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溫令人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誦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之言不既甚盛矣乎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爲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焉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爲己之學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值世運之一盛也耶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執之必然者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文誼爲尤篤比廉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敘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

黃學士文集序

一 夢 選 慶

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場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潮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終太夫人喪年已踰七十矣復被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經筵事數告老不許久廼得謝去今年七十又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騁馳如壯歲云至正十五年十月既望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宣城貢師泰序

雜詩五首

日月東西行羣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謝茲役所以魯中叟
 迨走南北聖哲諒已然旅人能久宅
 晨起步南園旭日明以清葵花眾草中
 聯聯敷丹榮流光非汝私獨
 爾心自傾覽物有深懷竚立方含情
 璞玉與寶劍淪落初未偶君看被溺被各在
 千年後將身比金石誰
 常獨長悠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澹無心出山偶為雨長風忽吹散
 渺渺歸無處唯餘向來山突
 兀青如故慷慨替仲連功成身已去
 春風著萬物欣欣皆自私自可憐兒女
 花榮悴更相持獨有澗底松偃
 蹇如不知何疑楊執戟草公髯若絲

效古五首

黃學士文集卷一

夢選虞

上山見明月下山月相隨月豈知愛我我行自見之故山日已遠故
 人不可思殷勤謝明月願爾無時虧
 女美眾所悅士窮世所輕輕重安足言泥盡水自清淮陽初寄食曲
 腰跨下行季子黃金多妻嫂來相迎自古已復然歎息空吞聲
 擊石乃有火石火光不揚攀天亦有路天高路何長嗟峨萬古雲下
 覆歌哭場富貴誠足多貧賤不可忘
 落花隨風吹各自東西飛花飛既不息水流復無極同生不同歸能
 勿異顏色木生則有枝豹死則有皮悠悠歧路間多言亦奚為
 飲酒莫盡醉盡醉無餘權讀書莫弔古弔古多悲酸蕭艾蔽中野白
 露摧芳蘭鳳飢不可死鳴臬食琅玕去去復去去采芝青雲端
 人事如草木一氣榮悴之外物何預人而冥喜與悲堂堂異姓王昔
 者跨下兒窮通本解后達者固不疑阮生亦隘人慟哭真奚為
 煌煌明月珠

煌煌明月珠未善居濁水君看黃河黃豈解汚清濟我方遺吾形
 窮辱齊一指懸知破琴戴未若慘搗繭

微雲翳白日

微雲翳白日羣動何喧喧嗚呼麒麟兒化為猴與猿登高望四荒但
 見黃河奔誰哉派其流與我歸岷嶓青桂花霜霰日已繁豈不
 有桃李對之可忘言

古意

荆人初得玉跣足辭嚴阿持獻萬乘君君門正嵯峨誰其尸國工謬
 以石見訶迷邦誠不忍欺君反同科臣口不自明臣心終靡它抱璞
 重再拜呼天淚沔沔淚盡血可續玉在良已多是事古則然嗚呼今
 奈何

連雨雜書五首

蕭蕭十日雨出門竟何之不愁道路難所懼沾我衣悠悠看屋梁作
 計誠已非有酒不解飲且送哦吾詩

黃學士文集卷一

夢選虞

昔慕栗里翁頗復志耕耘偶入翰墨場抱筆學為文偃蹇獨何成喧
 嗽浪云云念彼荷簔子窮年愧其勤
 虛堂坐無言繼繼悲宿昔常時眼中人已如不相識剝啄者誰子令
 我喜折屐忽去已莫追一笑岸立憤
 我思仇山人山川莽回互十書九不到木葉歲頻暮願聞近移居併
 失夢中路得無挈妻兒倒載入山去
 今日曷不樂孤倡無與酬兀坐把書卷展玩不自休借問誰所為其
 人已千秋山雨政可聽撥書置牀頭

晚晴

洩雲散積雨林木含餘清披衣有奇懷偶從林叟行新晴遠峯麗夕
 陰孤花明曠日固所虞聊茲息營營

夜歸

空山四寥寥落日翳榛莽蜿蜒草中逕躡屩度寒雨楠杉窈深黑忽
 忽疑伏虎林窮澗水明稍聽歸人語

讀忠簡宗公遺事

公初起滄陽艱危屢多艱然國家意委身干戈襄陽應卷翠華朔
雪被南紀悠悠虞淵日力盡揮不止寅恭秉齋鉞際會開朱耶長安
付馮異漢業中興始宮庭數汎掃蹕路無荆杞疚心望變與感激涕
如水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晏安不可懷肉食毋乃鄙巨舟竟未
焚三語猶在耳蕭然舊祠下碧草垂階屺登堂挹光儀赤烏仍几几
千年墮淚碑一夫敢殘毀傳家有遺書敘事非虛美勗哉慎失墜庶
以裨信史

陪諸老夜飲

世故不可料忽若浮雲移生今百年內顛倒殊懽悲願惟我與公異
代同一時覽古既深慨撫今亦餘噫長川去悠悠青山暮委蛇向來
遠遊意我行方遲遲咄哉有志士卒歲恆寒飢况復託渺茫欲與千
載期盈虛信天運廢興豈人為願公姑舍是一觴聊可持

曉行湖上

黃學士文集卷一

三夢 選 慶

曉行重湖上旭日青林半霧露寒未除鳧鷖靜初散魚絲際餘景閃
倏多遺玩會心乍有得撫已還成歎夙子丹霞約久茲芳洲畔獨往
願易遠離居歲方換沙隨芷芽動春遠川華亂存期乃寂冥取適豈
爛漫小隱倘見招漁樵共昏旦

西峴峰

層雲抱春岑急瀨洩嵌竇修蹊入窈窕衆綠蔚以茂名亭標水樂柱
折荒碑仆幽尋得緇廬亂石扶結構青精午堪飯碧澗寒可漱平生
慕真賞及此成解后冥探指絕頂有路忽通透綠蘿度蒙密翠氣濕
衣袖寄身萬物中下睨人寰隨清謳雜風竹大囀落巖狖東峰在眉
睫可望不可就同遊却何時瑞草春已秀

夜興三首

秋氣入病骨殘夢儻然驚芭蕉葉間露風過皆成聲攬衣欲窺內搔
首大河橫乳蠶語不休中宵誰汝合孤鴻亦何苦犯霜度微明悠悠
念羣動百感忽我并大化倘不爾吾其免營營

寒星挂疎林夜色翳餘暝雜聲驅行客出門路方永亦有山中人熟
睡方未醒而我立於獨婆娑玩光景一笑天宇青此意君自領
舉頭見殘月葉脫知深秋今我曷不樂歲月如驚鷗常憐古志士辛
苦歌飯牛空山夜漫漫政合秉燭遊臨風振吾衣蕭瑟不得留小立
殊復佳澗水鳴幽幽

陳生詩

陳生少也孤秉志何軒軒讀書奉慈母承顏郁春温兀然處膝下不
間晨與昏叢叢萬井中陳生深閉門暉暉百花時陳生不窺園常恐
去左右或乖覆育恩一朝抱長痛飛霜隕秋萱鹽酪不入口日夜涕
翻盆欲娶弗及養矢言終不昏尙賴百歲後兄子父所孫朝來遊子
衣忽逐東風翻世方醉糟粕何庸薦儀尊陳生願謂我是事安足論
幸託山水窟放情詠蘭蓀嗟今學步者觸險爭飛奔願爾利鋤鏤深
斲六籍根願爾進竿塲高沂百聖源源長流自遠根大枝乃蕃勿搖
崔嵬筆誇作礫魄言引惟孝與弟百行茲其元咄哉行勿休日月方

黃學士文集卷一

四夢 選 慶

法法贈言豈子政情真覺辭繁匪為陳生榮庶感薄俗敦

述懷

端居有多感求志無餘營夙違金門路緬愛丹丘名謬忝君子願捧
身廁羣英卑栖念遠引窘步迷先征倪默敦宿尚低何阻平生伏枕
劫中夜攬衣寄遐情上天廓澄穆列宿揚光晶俯視林木改仰悲鴻
雁鳴跂子秉微素十年守柴荆希世乖近務慕隱餘衣誠願言良時
晚庶保幽人貞

寄方子踐子發

窮居悵無遂徂歲肆載陰飛翹隕芳華候蛩厲哀音曾聽扇叢薄泣
露栖喬林撫景慨往古端操思繼今折蘭問幽佩解纓濯清潯石林
宿蔥蒨桂栢鬱蕭森遺世豈余敢匡時非我任覽已謝高秋即事念
所欽緇緇阻道里緬遐眺尚岑委懷竚芳訊貽好在規箴

寄俞子易

間居寡歡豫枉駕忻周旋清言適修夜朱火銷餘燼嘉會良不易鬱

抱器所宜揆余徇微業春冬屢徂遷著微作往哲馳芳謝時賢瞻茲
企三益揮袂增慨然秋淒且厲郊圻曠阡眠振騰捲飛藿積霧迷
遐川契濶歲復流瞻望情所牽存期尙勿奪鞠仁庶不嘗紫芝之無新
曲白駒有遺篇失心遂招要贈言比芳荃

東園晚歸

澳忍嬰近務超遙愛佳辰興言望東菑良苗諄津津鄙人昧時趨曠
途夙所道幸遠簪組累稍欣田園隣兀兀登故畦悠悠睇城闕理穢
出新竹撼枯落荆薪夕日逗遠川餘暉散衣巾疊疊觀物變依依念
農人渠渠長者言惻惻非賤貧

送凌吉叟杭州教授

浙水西入州維杭實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賢愚况茲百年後淳
朴古不如翻翻誰家兒白馬駟路隅春風樊樓醉一笑百斛珠亦有
朱門家齊謳間吳儻綺綺散煙霧縵紛被僮奴可憐彼蚩蚩久爲紅
塵驅頽俗如波瀾孰障羣流趨又如敗屋壁風雨須人扶博士非冗

黃學士文集卷一

五 夢 選 虞

官豈卽無良圖當令歌舞場化作駭誦區行矣徇所務辭章信其餘
春風摻別衣晴沙秀寒蘆何以贈行白雲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
比貂襜褕

送朱仲山之京

騏驎出渥洼意欲周八極芻豢不多未便甘伏櫪念君抱耿耿坐
視暄涼易忽辭白髮親去作青雲客應恐鄧仲華笑爾長寂寂鄙人
屬有念未辦經世策青燈雨如縷窮巷方偃仄懸知操斧斤不必睨
樗櫟往哉布汝懷庶用副前席勿云萬戶侯自可談笑覓百年滄海
內歧路足南北出處會有爲聚散奚暇惜歌我辛苦詞送子遠行役
崢嶸壯士志慘澹遊子色那無平生期慎爾保金石莫將賈生淚先
爲離別滴

贈葉審言別

昔人稱好士乃有黃金臺黃金亦何物顧用驕賢才葉君被短褐志
力何雄哉北斗叫閭闔紅雲指崔嵬終然無苟售自保同嬰孩車服

非吾榮黃金直浮埃十年今何官茅屋歌者蒼豈無瓊珩樹鳳飛故
低徊一朝脫身去歛觀雲路開葉君善自愛往矣無嫌猜迷邦古所
謂豈弟貴不回願言吐奇骨落落排風雷尙念窮賤者衡門守蒿萊
舟中偶書

我舟合江泝水清石嶺領念此殊可嬉如何有行役沙頭白髮翁捫
蝨了晨夕茅茨八九椽終歲閱過客

曉望

城頭鴉鳴曙起坐理冠幘開窗寫遙望煙霧竟川澤喧喧市聲動漠
漠井氣白如何山中人歲莫塵埃客

晚泊釣臺下

四山環一水遺臺故嶺屹那無漁樵居政復不敢安舍舟衝微雨憑
軒俯清灣念昔乘輿來無從寄遊觀今我有行役乃爾容躋攀山靈
豈愛我爲解塵土顏落日奠蘋藻清風聞珮環幽尋不可極林暝吾
當還却去望層碧孤舟生晚寒

黃學士文集卷一

六 夢 選 虞

登鍾山最高頂以三山半落青天外爲韻得天字

平路漫千里茲山乃穹然猶憐布地金未卽辭喧闐巖液散珠琲春
崗走蜿蜒稍欣涉幽邃登頓衣屢褰路細石礧礧崖深竹娟娟洞扉
剝開峻峻峰指中天冥探歷嶽峯垂蘿弱容牽碧潭隱光怪華雨標
崇筵下睨飛鳥背茫茫但蒼煙眇然玄圃期淒涼雲嶠篇休駕將未
能惆悵春風前

休日集于城南

投耒從遠遊牽世乖明略豈不有簡書未能置丘壑崇崗近盤互春
物紛照灼休沐集諸彥迂趾惠前諾稍空林中尊復詠霞上作迢迢
歷墟壠靡靡瞰城郭修楊蔭晴渚野櫻散朱萼撫時悼推斥畢景願
栖託損益向子明才能賈生薄陔言觀歲寒無將媿場藿

卞忠貞公墓

江左失其御強臣玩天誅歡娛一以乖狂獗無趨趨黃屋播草野形
庭交劍及事樞始誰秉捧手如奔狐偉茲百世士死與二子俱孤哀

耿未沫足以孚豚魚義旗東指白日開天衢孰最撥亂功之人或其徒伊昔大雅廢清言鄙文儒禾黍已橫委衣冠尙舒徐屹然見砥柱獨障狂瀾趨高風迎難攀捐生乃區區青簡煥遺烈蒼榛閱幽墟日夕悲吹多天高年運徂世方用軌轍猶將愧立虛江濤渺在望雪涕空漣如

制使馬公祠堂

朔風破滄溟白浪無餘地可憐甘棠樹乃爾能蔽芾借問誰所遺馬公古能吏當年印纍纍庶務劇于蠅藏龜不待灼騁駿無留譽偏仄兵馬區藹然承平意晏安亦聊爾國步方不易至尊久嘗膽壯士類烈皆煌煌青冥鉞可同牛刀試嗚呼豪俊人竟偃風雲志致身豈云卑生世已其季安知穎川守遂非廟堂器嚴祠閑寂寥古木含蒼萃平生瓣香祝毋迺兒女事如何百載下能墮看碑淚永惟茂陵翁苦心抱天藝力耘宜有收甕勉觀來裔渠渠桑梓恭喋喋市井議庶哉瞻前修樹德毋自畏

黃學士文集卷一

七

送人赴盧陽學官

播非人所居潭陽實其隣荒淫雜巫鬼哀怨餘騷臣念子有行役水陸彌數旬乃知臯比座竹承文翰賓遐徵指天末男邦控城闈俎豆當在列冠裳定來臻足明理化盛演溢周窮垠廣陌望八荒出車日麟麟變荆孰無適忠信惟書紳簡書有程期取別無送巡揚鑣觸炎熱振鐸驚遠人沅水春蕩潏楚峰暮嶙峋行行慎其度離別何苦辛發金陵留別一二同志

盛名不易居直道我所遵雖枉嘉遯志未渝白圭言罷釣出滄海廻帆迴江濱城闕遠滅沒風水屢崩奔蕭條故交地愴悵遊子魂始雷茂陽澤孤生限窮鱗沉翔自殊勢衰榮實同根戰勝物可遺日擊道已存乘桴詎無取絕弦難具論寄言同心子毋徒念加餐

龍灣夜泊

乘潮出遠浦日暮北風平高亭不可望遙遙鼓笳聲月明寒鴈下江空夕煙生非關川途念沉憂坐自盈

敬亭山

昔窺謝公作今陟敬亭寺徵素析始遊賞勝資深詣俯俯綠水木宛宛交蹊術絲綉澗草豐幽巖松廳駛微鐘響沓障高閣浮花氣聿熏旂檀妙豈愛巖壑媚憑生實內惕卽事多冥契息陰陔枌禱奉芳懷芝桂海岳期屢遷石林路深闕經營乖道要迫窄餘物累稽首調御尊尙飲無生惠

宿雲黃山作

束髮弄文史挂席去羸羸解后乖良會攢落迨茲年息景念生理洗心賓象筵恭維上皇代異人秘靈詮宗師既逾海茲山亦棲賢金棺滅雙樹寶篋絨紅蓮仰窺攝誘功信知願力堅內愧實非薄冥通未精專褰裳碧峰雨焚香石林煙絲翠何紛紜苔澗窅洞沿尋幽匪外適藹真冀重宣二邊離有無五濁空腥膻豈伊俄頃用庶謝平生緣

重登雲黃山

黃學士文集卷一

八

茲山實靈奇吐納變舒慘太常闕弗錄名號何黠黠重華秩山川盛典軼封禪蒐遺修綉綉獨潔羅醜醜腐儒世所貸薄藝守鉛槧無能旅駿奔徒取肆遊覽霖潦時始收天地餘藹騰嵐光乍璘璘石狀終黠黠行行恣芒屨往往得注坎冒進誠近貪自畫將豈敢久之零埃豁秀色坐可攬青熒揮鋒鏑翹翹菡萏岸奔馬駢駢石踞虎眈眈高尋指天路幽曠極立登前行幾台背後或兩鬢髮綠嶺既蹠蹠登嶺仍輒輒舉頭塔廟涌地平忽如毳天人所食息璠玕化餘樵林輝寶燈燒風語金鐸撼敗壁詩者誰清墨亂濃淡險盡乃更佳疲極復何憾是節蕤賓初野薦首昌歎煮瀑茶可啜剖石蜜堪嗽名談析毫髮苦語瀝肝膽理冥心自珍機湊首屢領陽鳥若西翥眾色齊慘澹崔嵬識榭楠蒼莽辨葭莫投僧所寢鐘鐃鼓統統羣居肅不吳共飲聲有噴迴睨夸奪場撫事叢百感趨名蛾赴燭逐利魚投糝何時脫火宅霍若髭去領綺言息誦誦妙供紛醜醜於焉寄相羊庶以忘坎壤誰云入道苦餘味需橄欖

秋夜觀書作

卷末清風卷惟手我心皎潔無窮恨自升降世道非汗降後來
亦愛爲黑白相攻芳華年可飽其穢何由通吾將辭言說庶以觀
其同愛同爲累不懼蓄不豐開軒觀明河白月當天中怡然掩書
坐夜氣方鴻濛

竟元次山春陵行有感近事追和其韻以寓鄙懷

惟王始建官民命有所司奈何開流李東手無一施屬者秋夏交上
狀殊酸悲赤日紛按行人馬同時疲連阡見標榜不救飢與羸仍聞
恣鞭箠慘切傷膚皮檢覈須再三供帳常恐遲哀常兒女貿貿行
安之感茲欲無訴既往何由追尙慙嗷思稍緩租稅期云胡有倉
卒徵歛吏相隨但將充其數肯復計爾費肉食不自鄙謂我非敢知
栖栖甌石儲剝割無或遺言是隣壤內藉此敷恩慈寧知是州人俟
死宅無爲出語餘喘息行步須扶持猶令比樂土疾苦端謂誰俛首
州縣間道責自其宜况迫大府令聯絡飛符移豺狼方在郊鷹隼宜

黃學士文集卷一

九步 廣 慶

用時區區獬狘免政爾何增虧吾賤不及議爲君陳苦辭

登錢山望孤城慨然而賦

吳興水爲州諸山若浮萍况此一培塿瑣屑世未名所欣漁樵居乃
與緇錫并種竹有萬竿結茅無十楹老僧解人意雖履能相迎芳草
被行逕朱藤暗巖肩蕭條空階暮日照每苔青猶嫌所歷卑未極遊
眺情聳身白雲上始見春申城想當高會時樓觀飛青冥竭海薦巖
勺窮山羞鼎鏘安知千載後寂寞無人行煌煌冠蓋區壤壤狐兔營
歸來朱門客聽此松風聲

逸山過姚紫芝別業

逸山誠復佳逸人不可逢何言一笑頃得此蒼髯翁今晨過其廬碧
苔滅行蹤坐我松竹間野藪羅甘豐初無驚世談頗多曠士風念昔
去巖壑輟咩白雲中白雲故無恙我乃羞樊籠祗應山林癖未易藥
石攻高期出解后意氣將無同十年舊泉石忽忽蟠吾胷起視白日
低歸禽亂西東拔地森四壁攬天唯一峰復聞麻谷幽近與金蓋通

山熊方屢改泉源殊未窮泐然一區內差我何憊憊

次韻答蔣明府先生

文章不經濟就書或成淫偶從長者遊稍窺古人心不琢豈非玉無
絃孰爲琴歲晏燈火微江濶魚龍深願言報嘉貺安得雙南金

次韻答儒公上人

抱琴辭故山落葉破四野淒其不能聲豈日無和者誰誇織女工苦
念婦娥寡請公毋多談呼酒觴老瓦

和方韶父先生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爲韻七首

掩書坐中宵階空葉落滿不見書中人蒼煙夢秋館
豈不有膏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已簿曷哉歲寒情
栖遲憐繫瓜夢寐追飛蓬去去羊荊州吳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有酒無用湑
江瑀亂荔枝勝處終不近好醜且勿爭天道有定分
聾丞遂已矣目斷山千重煙霞故無恙勝會何由逢

黃學士文集卷一

一 步 選 慶

寒花衰復榮東籬幾殘陽蟠桃亦何好千年期一嘗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杖藜飢走荒山裏翠眉新婦雪色兒掩袖嬌啼瘦
如鬼道傍朱門照霜戟腸斷汝翁呼不起金魚象笏供樗蒲紈袴終
然愁餓死春風秋月哀思多嗟汝少年奈老何

崑崙歌寄吾丘子行

翠鸞啼雲天四垂花龍雙雙神姥歸金仙憶君淚如水昌陽落花青
蕊蕊會城珠闕揚素氛開明信狷狷環九門羲和走馬不待人鯨魚吸
海海生塵若有人兮悵修阻紫玉參差老鳳語笑掉如意教雲舞雲
間鶴雛生兩羽歸來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玕琪柯

梓山行贈桑生

昔聞山中采藥翁問姓但指簷前桐君家本以桑爲氏胡不種桑翻
種梓桐君采藥不學醫桑君學醫兼采詩朝來索我歌梓山使我聞

筆頻指頤問君梓樹家何處青山難尋夢中路但見清風兩袖寬詩
筒戢戢多於樹長歌短歌亦奚爲坐看藥籠懸蛛絲種桑種梓俱有
術也應無術醫君痼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碧峰矗起三十六老芝千年琢紅玉帝遣仙人下采芝迷花失石懽
忘歸忘歸幾載無消息蟠桃積核高數尺何日青牛駕爾還肯念金
華牧羊客

登方巖謁赫靈廟却至壽山寺

一峰屹立摩蒼穹四山拱揖如朝宗黃緣飛磴入鳥道獨扶瘦竹披
蒙茸初驚細路踟躕堪歎見巨石蟠穹窿洞門高開得絕頂直恐上
與丹青通想像胡侯此弦誦草木遺韻猶飄飄前修往矣不可作尙
喜像設餘靈宮登堂謁拜仰風采奕奕華衣盤雙龍白袍方領儼旁
侍英姿颯爽皆人雄或云衆神各有職出納雲雨天無功斬藤絕壁
泣萬鬼飲馬大壑清羣凶初疑此事出俚語粉飾誕誇兒童又疑

黃學士文集卷一

七 夢 選 虞

靈異古或有荒忽變幻難爲窮咄咄茫昧無足問但怪俗子何懂懂
歲時歌舞連數郡奔走童叟多於蠶前阿後殿擬法駕翠華赤羽搖
晴空恭惟英靈本正直倏忽來往無西東胡寧終歲久盤礴縮取備
物華其躬荒哉舊俗豈候意嗟我欲語愁無從拂衣徑去指巖麓綠
花澗草紛青紅峰迴路轉逢古寺窈窕石室穿玲瓏連崗爭前擁奔
馬飛瀑怒落懸長虹荒尋遠討不易極况迺人事多匆匆向來獨立
渺何許煙霞滅沒山重重却歸溪館弄明月臥聽簫鼓來天風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樹如雲屯芙蓉峰前問行路宛宛一線隨
潺湲水聲漸遠山漸近弱蘿織葛手所捫須臾橫側變峰嶺高岸忽
復爲平原細泉澗澗竹竿直石樹駢立疑同根剝金敗碧逢巖剝猶
以第一名其軒天明獨去弔遺迹玉女委蛻空丘墻樓居西起望明
滅石扉呀若山之樊嶮幽穴險徑沮洳膝行匍匐不得奔刺觀崖廣
架溲次雙龍繞雷蟠蜿蜿紛綸怪狀滿巖腹熊虎踞伏鸞鳳騫其餘

瓊綺無不有形求像索難具言前趨林麓却下絕俯矚九地窮涯垠
青枝翠羽不復辨但聽風水聲喧喧高燒松炬度其背珠箔忽墮華
燈繁聳身上出指絕頂碧桐高下彌山圍遙穿蓬艾踰雲雨險巖從
此不易論秋毫細路莫容足下瞰不測傍無藩怪藤如鈎草如劍舉
首仰歎愁攀援山翁顧之笑引臂前牽後接猴與猿馳坑跨谷欹側
過背汗喘息逾急燔陰沈古洞闕星日雖有寒暑無朝昏却行左轉
復深入愈覺慘慄搖心魂珠纓縹渺現滿月稽首大士天人尊拂衣
徑逐飛鳥下青山出沒波濤翻或云漢人隱身處彷彿肩背餘苔痕
蛇蟠磬折又數里龕巖十丈開墉垣夜歸草堂殿突兀坐看雲月吐
復吞怡然携手盡文士頗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室如可託幸子歲
晏來無誤

送俞觀光

寒窗讀書吻政悲坐聞剝啄走啟扉衝風踰凍至者誰俞子訪我絲
刺溪相逢把臂語移時婦女驚笑羣兒疑俗物病我不可醫眼明見

黃學士文集卷一

三 夢 選 虞

此珊瑚枝朝來贈我天馬詩忽然掉頭去莫羈鼻端氣息干虹蜺詎
能折腰向小兒文章枝癢聊爾嬉策勳聖處今毋遲繫我愛子莫助
之臨歧踟躕徒嗟咨

讀清江集

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續紛况乃淵源魯
中叟適從塵編識英爽想見世澤餘忠厚長公平生二三策大廷披
腹驚羣后風流斑斑仲與季茅茨采椽絕丹黜獨追古昔寓陽秋稍
抉疵瑕到瓊玖却蟠餘力歸賦詠古硬清圓無不有爰初人文啟河
洛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匪末藝巨筆待援須好手典刑未墮
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雨如綫輿論微辭煩擊剖追慕
政復慙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從遊起死不敢期儻挹殘膏注空朽

題李坦之詩卷

神仙中人世莫識政以文章爲戲劇李生也復可憐人手種蟠桃待
春色山空歲寒誰念汝清楓墮影霜露白遠遊賦成一朝去翠蓋雲

塵埃何處迷來煙霧秋冥冥知君白鹿無消息袖中珠玉三百顆夜
深勿道數龍宅金華之山青嶺天山人看山忘歲年黃精芝草幸可
食安得與子巢其間石牀醉聽松風眠無爲長歌怨如哭使汝惻愴
測朱顏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汎舟湖中作

日終甲子斗直辰持觴遠酌胡侯墳兩槩趁鷗背城闈四十有四同
州人半爲吳語如季真湖窮岸出水陸分舍舟登途指嶙峋少年健
走黃犢奔或乃嗚道驚春雲老翁兩足仍後塵解衣徑眠草爲茵前
趨一里趨廟門杖藜不得辭微辛嚴祠高居絕四隣傍爲一丘標石
麟升階鞠躬羞藻類拜興有相祝有文亦或稽首稱諸孫歸途探幽
挾荒榛下睨塵土多蟲蠹放舟催發無遠巡勝賞莫許窮涯垠開蓬
列坐羅羶輩託名鄉飲無主賓誰歟解事強討論欲以窮達爲卑尊
美人今代王右軍口吐秀句天葩芬鴈行拱立何紛紛爭言我公詩
絕倫龐眉被褐兩山民閉目宴坐方申申艤舟黑亭鴉噪皆晴楊吹

黃學士文集卷一

三

花灑衣巾裁詩紀實聊云云慎勿浪傳來怒噴

送傅主簿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憐衛青日尊貴飛
將自老風塵中傅公平生經濟手却抱一經今白首隨人騎馬著青
衫爽氣如虹射牛斗出門大笑望長安長安萬里行路難行路難知
奈何贈公一杯酒請君聽我歌崑崙之山兮高巍巍黃河之水兮清
有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來未遲燕昭之事不足云陛下聖
德如華助願公功名遂身早退魯連小兒能笑人

茗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汎

黑風翻江白雨傾檣欹側斷人行此時唯我與童子孤舟蕩漾煙
波裏蒹葭蒼蒼楊柳黃浩歌擊舷興彌長翩然一葉恣歌舞青山白
塔頻低昂朝過城南莫城北舟人問我將誰適童子掉頭作吳語秋
水夜來深幾尺忽看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陰陰敲門見竹不見
人竹間翠石何蕭森迴舟少休雨如注四顧冥茫但煙霧魚驚龍躍

吾不知披蓑却入菰蒲去岸傍羣兒拍手呼笑言狂客世所無嗚呼
古人今則無後來視我知何如爲君留此有聲畫題作扁舟煙雨圖

由茗溪出太湖抵陽羨十四韻

首陽山人餓至死陶公乃爲飢所驅大賢出處自有意腐鼠何得疑
鷓鴣誰初令我墮世網久抱礫石行崎嶇今晨笑與親友別煙波泱
泱扁舟孤穹天大澤合爲一回晚人境茫如無向來蟻聚安足戀而
取窘束同囚拘暮投高館燈閃閃坐談姬孔歌黃虞是間幸可容一
息孰與臣朔肩侏儒汗顏俯首飽腥腐啣子所樂非我娛故人殷勤
入我夢云我作計陋且愚此生通塞久自斷豈愛一勺忘江湖春風
二月花蔽野珊瑚玉樹惟空林丈夫兒女各有事爲君起坐生長吁

次韻子踐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腐儒共走誇三白寧知有客卧欲僵凍骨稜層撐
鐵石今年復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浮吾樽野風蕭蕭日色死看人射
虎蒼山根牛衣覆寒夜復夜金玉餘音慙慰藉平生萬卷定安施一

黃學士文集卷一

四

紙送我當集借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

初葉二

續金華叢書

五言律詩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寄方韶父先生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遙與滄浪濶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雨二首

兀坐九十日雨聲殊未休花時翻益睡茅屋不禁愁生事吾何望春寒晚故留江波青滿眼萬里付雙鷗

泥潦今如此出門知路難蓬蒿春日長桃李夢曾看未覺龍公倦誰憐燕子寒青燈耿蕭瑟千載入憂端

雪

急雪下不止朔風終夜鳴飢蟲應蚤蟄老鴈故南征生理真何計沈吟獨此情山中歲酒熟不飲竟須傾

送友人

鄉路三百里獨歸衣正單涼風紫洲水斜月白沙灘燈火期方遠關山歲欲闌倚門應望汝莫漫駐征鞍

寄友人

憐君山水意局促守柴扉故國悲秋草涼風滿褐衣滄洲斜日晚白社幾人歸寂寞分遙念天寒木葉稀

秋懷五首

天末雲猶去山中歲欲徂周流吾道在嘆息古人無野鵲疑秋樹新駒怯隕途蒼茫念同志微樽忝為儒

對酒高天豁登樓落日曛亂蟬悲暮葉老雁赴長雲落拓嵇中散栖遲鄭廣文身名竟如此碌碌竟何云

稍稍秋河落娟娟宿露微天清江不息野迴樹相依回首狂歌數經心昨夢非流螢無思極巧入絳帷飛

仰古嗟無及關情極可哀禰生才見忌賈傅直為災世肯憐樛櫟吾曾悔草萊小詩聊戲爾何乃併生猜

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從生事拙閑惜壯心休弱蔓紫猷石空槎臥沈流興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柴荆

赤日薄烏帽柴荆無定棲可能詩似錦乍取醉如泥薄業蕪蕪艇深衣逐馬踏蕭條江海興芳草故萋萋

憑軒

信有儒冠誤憑軒意欲迷山深風雨惡天濶羽毛低他日開炎瘴連城送鼓鼙荷鋤吾媿爾未敢歎塗泥

風雨

風雨忽如此閉門方鼾眠故應為計拙可復要人憐燈火羌村路桑麻杜曲田悠悠今視昔把卷一茫然

抱琴

三尺枯桐樹相隨年歲深此行端有意何處託知音隱隱青山夜寥寥太古心空携水仙曲更向海中岑

山中懷友七首

大府趨羣彥修才復壯齡波濤開白晝羽翼動青冥弱質悲殊調明時敢獨醒未妨茅屋底寂寞抱遺經

望遠空山裏天寒夕夢孤林昏行魍魎江晚變蘼蕪風雨憐同病塵沙感壯圖向來懷古意迴首未能無

踈放誰容我交遊重得君論文輕咳唾問俗到耕耘一笑能青眼相思有白雲春風動閣巷還往謾紛紛

何事虛齋裏猶分苜蓿盤高林容偃蹇眾翼避扶搏黑夜文星動青天劍氣寒終南山正好那得悔儒冠

自是麒麟種卑栖又幾年故廬南雪下短褐北風前歲暮山林瘦天高雨露偏肯同兒女輩俛仰事春妍

卓犖恆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雨別四海弟兄心雪外梅花遠山中桂樹深定知嵇叔夜高興滿雲林

洛社推年少清才照士林春風何處客芳草獨行深遺墨收秦刻新

吟學楚音別離無一字目斷白雲岑

悼雙林栗上人

飛錫徧諸方栖身復故鄉年隨雙樹老人與一琴亡暗草迷春塔疑
塵鎖夜堂瀟瀟今日雨誰炷影前香

社日重過方子踐

東風吹客衣長憶見君時一別驚雲散重來與燕期春深今雨夕花
老去年枝莫待空山裏青燈有所思

聞子踐卧病

吾子仍多病何人共解頰水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積雨連三月懷
人劇萬山同遊况零落浩蕩可追攀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自焚材高初偶得音苦竟誰聞天海空遺操水
霜見裂紋中厨方煮鶴終得舍夫君

黃學士文集卷二

蠹簡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舊藏漆痕微有字芸草寂無香後死嗟猶及斯
文豈遽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鑿磨穿偶至今線紋虛綠潤雨氣失玄陰瓦礫看無異塵
埃積轉深明光幾携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模糊蚊蝶飛疑去波
濤圻漸無良工今豈有為爾一長吁

舊劍

憶啟蛟龍匣提携徑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報人思歲月銅花澁雲
煙斗氣昏淒涼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蟲網暗珠匣土華浮莫笑塵埃滿曾

令鬼魅愁盤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檠

不解照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中路棄無復向人明雨宿高齋夢秋
吟廢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裘

襲爾亦已久霜風兩袖穿甘從稚子笑未受故人憐雅製餘前古深
期在暮年素絲今化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卧何年廢廟碑圖經愁莫載耆舊說頻移野燒龜趺失荒
苔鳥跡疑遙知千載後拂拭轉堪悲

卧鐘

龍簾久摧折沈埋奈爾何畊民誰睥睨野衲白摩挲雅奏多年歌銘
文幾字訛斜陽荆棘裏長伴舊銅駝

吳贊府挽詩三首

黃學士文集卷二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已竟長終莫挂還鄉劍真
隨脈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為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蕩期千載蒼
茫哭九原仙華雲縹渺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尙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社荒春夕鄉
山隕夜星夕陽隣舍笛淒切可堪聽

過謝阜羽墓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解聞音滄海宅年夢青
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元日卽事

回首人頻異興懷誰與同塵埃欺白苧歲月入青銅雨急蒼茫外春
生浩蕩中長憐故園樹一一受東風

八詠樓

懷古荒碑在登樓晚望餘秋陰垂野薄江勢抱城斜天地悲遊子冰

霜威歲華紅塵吹袂褐歸興及清笳

明月樓

遺堞何年有飛臺歷上頭鼓鼙分大幕香火望靈秋曲岸舟如失遙沙樹欲浮登臨且吾土未敢恨淹留

溪南即事

莽莽長川去行行薄暮時山光連睥睨寒色入旌旗夕鳥歸飛急風帆送上遲世情關物理俛仰寄長思

含香道中

殘日亭猶遠輕風帽易斜稍畦低沒鶴草徑曲行蛇經世知無策謀生會有涯殷勤理黃菊留眼待秋花

懷楊仲弼

離別驚如雨踉蹌後塵祇今才有數多爾術能神玉唾春風濕煙霄碧樹新謬推吏事吾敢望平津

八詠樓遇方子踐

黃學士文集卷二

五

選

風雨三年別登臨一笑同綠莎垂古井碧瓦映疎桐世故違高枕吾生劇轉逢相逢感疇昔出處愧匆匆

杭州寄子踐

尊酒何人共春光著處同乾坤容野馬歲月失飛鴻俗眼能無白風花故自紅向來常處士早已負諸公

次韻答子踐

不謂飛霞珮珊珊然寂寞資相看今夕雨漸近長年人往事驚如夢何峰疑卜隣平生千里駕還往得辭頻

劉聲之爐亭夜話

儒冠寧誤我壯志自多違昭代尊經術先生尚布衣清言今夕共大隱昔人稀預恐蒼山麓無從候少微

雨三首

湖潤雲如積天空雨正豪風颺兼晝夜井邑帶波濤茅屋垂垂破漁舟故故高何妨張仲蔚瓊階自蓬蒿

穉子吾憐汝泥行去不難凭欄真自笑高枕敢求安天地三辰遠江湖五月寒好將遮日手却把釣魚竿

田父愁何訴龍公怒未休千畦沈翠羽百水散黃流小市猶長閉孤城併欲浮誰誇補天漏此事恐悠悠

金陵客舍漫書

不疑夫容佩終然挂寂寥百年多事始千里一身遙巢燕驚華屋講鷹望赤霄蒼蒼叢桂樹愁絕小山招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頭城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薄遊成汗漫高步覺玲峴水通吳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

春日郊行雜興三首

忽忽時頻異垂垂花正繁登臨聊極目出處可忘言風急江光亂春濃野色昏舊遊差契濶覽物思空存

五畝清江曲為農計未踈那無經世策宜付絕交書野笛吹頻歇漁舟去若虛卜居能有待天地本吾廬

黃學士文集卷二

六

選

高興真誰共佳晨祗屢經天明風細細花遠樹冥冥勝事今非昔狂歌醉欲醒終南飛鳥外一髮向來青

次韻答友人

十載論文地才皆第一豪江湖嗟契濶風雨夢蕭騷趨走知無力標題敢自高期君養翎羽一擊可徒勞

九日登石頭城

背郭巖塵遠高秋川嶽清幽懷初曠蕩陳迹故縱橫遙望龍盤舊長憐蟻穴爭紺園隨處開粉堞向來傾發草窺晉井看碑驗故堊門開蒼耳路亭愛翠微名遠樹淮南出滄江鳥外明人煙川浩渺風物歲崢嶸吹帽仍佳節傳觴但老兵愚生雜蛙黽浪走媿璜珩去去檣帆盡蕭蕭蘆葦鳴登高未成賦覽古獨含情政復哀王粲何堪厭禰衡

敝廬滄海曲目斷白雲生

寄李生

有美維仙李孤標見碧梧高門留雨露短褐泥塗姿悍寧爲小機
深或類愚洗心須貝葉游藝及樗蒲政爾難藏穎幡然獨抱竿從容
觀近效僂倪事羣趨稍廢琴心曲能操牘背書誰將窮罔象莫使避
珊瑚它日逢何暮清談動至脯醉醒勞問我喜怒得令渠梁瀾江湖
迴飄零歲月徂青雲悲提徑白日仰亨衛秋社枌榆外南包桶柚初
飛騰如借順能勿笑蟾蜍

七言律詩

送孫君文判官丈歸桐廬

笑語匆匆似夢中衣裳俄復判西風殘蟬落日那堪別瘦馬長途喜
未窮歲事已空南畝稼歸期應老故山桐興來尙有平生棹載酒何
時覓釣翁

感舊

華屋山丘不可期峴山依舊綠參差空懷下榻延徐孺無復乘舟訪
戴逵日暮更聞隣舍笛歲寒賴有角弓詩舊遊寂寞成今古冷石秋

黃學士文集卷二

七

花處處悲

鳳凰山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淒涼爲言故國遊麋鹿漫指空山號
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薺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
蕪與夕陽

開元宮

誰使藏舟一夕移紅樓翠幙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人跨
鶴歸煙徑月明瑤草歇石壇露冷碧桃稀赤欄橋畔多時立閑看楊
花作雪飛

早起

漠漠晴簷散薄雲獨搔短髮立清晨春風入樹無行迹曉月窺簾欲
近人旋覺新吟隨夢寐不知清霧濕衣巾何人正踏長安陌想見看
花拂面塵

九日

獨立憑高發興新霜清露白復佳辰綠尊照眼不解醉黃花滿頭應
笑人樽邊老僧幽期失巖南故人新句頽秋天此日併回首鴻雁寄
書愁未因

次韻山南先生遺興二首

稍覺春風入剪裁更無魂夢到塵埃苔枝自送黃昏影寶篆頻消白
畫灰世態漸應隨日別老懷可復向人開擁爐坐聽蕭蕭雪載酒携
琴也莫來

蒲團兀坐久忘機何暇重尋是與非老鴈長雲天渺渺晚花寒蝶思
依依起看丹竈春無恙欲試青鞋雪未晞鵬鷗逍遙端可耳玉堂何
必媿柴扉

寄仇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尙沈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爲社友從呼杜老作
詩人兒曹故復輕前輩備步誰當出後塵招隱詩成無處寄莫雲疑
碧坐愁神

黃學士文集卷二

八

寄朱十八丈判官

金榜淒涼四十年風流文采故依然香山老去誰同社栗里歸來尙
有田懷古坐看西日落得春寧問北枝偏清泉白石多深趣千載心
期入近篇

寄仲山

異縣關心朔鴈飛酒澄棋雨計頻違寄書全覺嵇康懶入夢多疑李
白非黃葉閉門方寂寂碧雲迴首故依依相逢賴有梅花約試踏春
風走翠微

寄友人

繫舟一別雲水鄉暮川葭菼空蒼蒼漳濱卧病宅年憶渭北題詩春
日長蕪菁作花已爛熳楊柳飛絮苦顛狂聞道茯苓已堪劇遲子青
鞋經澗崗

夏日漫書

枕上初殘栢子香烏聲簾外已斜陽碧山過雨晴逾好綠樹無風晚

自涼芳歲背人成
荏苒好詩和夢落
蒼茫求羊何不來
三徑門掩殘書滿
石牀

逢葉伯機

水煙沙雨送歸航
楓葉蘆花已十霜
瑤曲天風春夢遠
墨池秋草故游荒
碧峰又是新迴雁
白石依然舊化羊
一笑相逢却成別
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賈氏山房

暝色蒼茫赴遠岑
獨追燈火下荒潯
寒沙細雨通幽徑
修竹高楠走翠陰
草草悲歡中夜語
悠悠醒醉百年心
石霜煙月寒無寐
坐聽疎鐘出二林

送友人之京

偶緣送遠接清遊
煙雨東城晚樹幽
離別自應多感慨
笑談未害各風流
百年芳草頻頻合
萬事孤雲故故浮
太華黃河入回首
春風愁絕李膺舟

黃學士文集卷二

九夢

答友人

芝掌峰前一杯酒
別離歲晚遞相望
野梅如雪遙入眼
曉鴈連天寒叫霜
閉門窮巷燈火冷
回首蒼山雲樹長
幾時抱被却同宿
愧爾詩筒遠送將

憶友人

無復高談慰索居
壯心零落竟何如
人間漫有金臺夢
身後誰傳玉枕書
半畝蒼苔埋壁地
一聲白雪斷絃初
芙蓉峰下聞吹笛
淚滴春天草木疎

哭李無逸

青春未受二毛侵
談笑俄聞變古今
日却醒徒有望
九原莫作竟何心
平生欠荷劉伶鍾
此夜誰彈子敬琴
水樂亭西煙草碧
舊游回首重沾襟

過烏傷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
翁仲遺墟自古傳
時有北人來下馬
不知秦樹幾

啼鴉收童解指看
碑路野衲春耕祭
墓田回首長安西
日外茂陵松栢正
蒼煙

雜興三首

昔從六客堂前客
共買何山渡口船
杉松夾道得古寺
風雨漫山連杜鵑
憶別老僧如昨日
待分幽事及老年
春江正綠不能去
勝踐蕭條祇自憐

幾回擬作送春詩
出戶春風去不知
葉底孤花猶入眼
竹根稚筍欲過眉
久拋書卷都如夢
閒看香煙偶似癡
寄語平生張仲蔚
一歡相屬竟何期

劉生去滌相如器
朱子新裁賈誼書
百代風流今視昔
十年懷抱我憐渠
故應會對談諧樂
也復能容禮法踈
風雨蕭蕭守環堵
祇今可望故人車

寄陳君采

江淹文采碧雲消
潘岳才華玉樹凋
後爾千年開健鑰
森然作者見風標
琪花夕日輝相並
金匱名山路未遙
騰欲傾心數遣往
高期無使竟蕭條

黃學士文集卷二

十夢

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凋零半九原
後來英發見蒼然
高標寧復居人下
緩步猶須出我前
天馬爲誰生月窟
仙禽有日到芝田
論心待取同傾蓋
可使空迴雪夜船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黃葉初
喜傳消息慰離居
姓名漫入山公啟
懷袖元無買詠書
已分耕耘供賦歛
胡令汲引到樵漁
臨岐躑躅頻回首
風雨蕭蕭鴈正疎

獨立

數盡飛花一愴然
壯心迢遞夕雲邊
十年人事空流水
二月風光已杜鵑
過眼青春寧復得
汚人黃土絕堪憐
故園尚有平生約
可使蒼苔到石田

卽事

南陌東阡草色齊
惜門巷客來稀
受風燕子輕相逐
着雨楊花濕更飛
綠樹無言春又盡
紅塵如霧手頻揮
浮生莽莽何計獨
立看雲竟落暉

山中夜歸

漫山松葉行徑迷
獨穿犖嶮幽步遲
驚風低草山虎過
寒月掛樹天星垂
泉鳴荒塚夜半落
露洗青林光陸離
茅簷抱膝者誰子
歌闋飯牛聲正悲

旅夜

歷歷飛營度眼明
獨搯高枕數殘更
薄遊已倦新彈鋏
舊業猶餘未棄檠
一雨送晴初月色
百蟲專夜故秋聲
情知三十非年少
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烏帽媿平生
對客猶稱舊姓名
此事正堪三太息
祇今忍負四黃生

難并放舟乍落空
濛境送酒元無窮
窈窕聲金谷蘭亭
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

金陵天津橋

五雲零落渺天涯
陳跡蒼茫日自斜
畫角已吹邊塞曲
紅藍新長內園花
可憐遺老埋黃壤
曾倚春風望翠華
好在北山猿與鶴
依然同住舊煙霞

送人歸豫章

已覺棲遲懶曳裾
可能爲我強躊躇
一帆秋色紅塵外
千里汀關白鴈初
建業水清誰共飲
潯陽潮斷定無書
黃金未盡朱顏在
莫種桃華學隱居

哭陳茂卿

多病文園鬢未霜
可人風味故難忘
豈期夜壑舟無定
竟使春夭草不芳
賣藥幾時來海上
遺文須我訪襄陽
誰憐後死仍漂泊
雲白山青自故鄉

宣城客中偶書

眼看春霄擁勝流
漂零回首媿沙洲
黃塵烏帽知誰爲
白飯青刍復此留
未必稀康能作吏
何妨李廣不封侯
敬亭雲鳥知無恙
款段惟須逐俊遊

梳頭得白髮

偶逐飛雲別網罔
解纜聊爾濯滄浪
襟懷已久無山水
容鬢誰令有雪霜
未必丹砂真却老
可須白首更爲郎
前修未遠斯文在
努力無愁歧路長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
好將夢寐弔遺民
也知往事如流水
祇想重來是後身
棹響關河風色暮
雲離野服髣髴毛
新舊游偶失扶桑
路頗向滄江一問津

山南先生挽詩

仰驚喬嶽失嶙峋
千載風流可復聞
鼎有丹砂輕縣令
囊無蕙以龍將軍
芋袍歲月孤青簡
石室文章闕白雲
淚盡侯芭悲獨立
短衣高馬祗紛紛

喜方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失薜蘿
尙煩青簡慰蹉跎
山中舊別期猶在
歲晚相逢感易多
華表神仙成寂寞
靈光風雨見嵯峨
百年珍重斯文寄
跼足修程可奈何

韶父先生有詩復次韻以和

兩翁故復可憐人
傾蓋長安四十春
華屋山丘如隔日
夜床風雨得彌旬
書籤藥裹仍仍在
桶刺藤梢一一新
漫寫餘哀寄冥漠
大荒誰見下麒麟

寄張如心

謬羨侏儒抱一囊
舊遊搔首獨淒涼
連天斷雁初沈日
匝地寒花欲有霜
問道爲郎須白髮
未殊高枕待黃梁
紅顏好在張公子
坐聽松風春晝長

送王傅朋靜江教授

丞相威名震百蠻蕭條異代得吾賢
游忽過三湘去家學應令四海傳
北望犬牙連上國夜占鴉尾直中天
炎風朔雪皆上土未覺青

春雨露偏

碧蓮峰下駐飛驂風土遙知入自諳
會有新書裨禹貢坐聞舊俗化周南
深篁盡日迷山鬼毒草無時起瘴嵐
珍重斯文強餐飯謾誇丹荔與黃柑

送揚州傅學正

全淮控制列城遙尙想青春虎豹驕
一日江山走珠玉萬家燈火沸笙簫
喜逢才俊登文署好願升平答聖朝
芍藥瓊花兒女事可緣思月逗華鏤

余山

春雲牢落鴈無聲沙岸參差石有稜
雙屐漫窮芳草徑一龜長愧白頭僧
晴濤閃閃翻孤日山木昏昏捲翠藤
後夜清風滿迳念夢遊空

黃學士文集卷二

三

指上方燈

龍潭山

二月清江照眼明避風舟楫滿迴汀
斷雲挾雨時時黑密葉藏花樹樹青
習隱未成陶令賦行歌聊共屈原醒
碧潭光景無消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遣興

青雲如夢慨平生白髮驚春忽數莖
漸覺交遊隨日別強低顏色逐人行
百年松檟誰能去五畝煙霞故可耕
妄念掃除渾欲盡少游何得尙相輕

次韻方子踐觀潮

潮生潮落有時休朝暮吳兒幾白頭
被髮祇誇迎駭浪側身寧解障奔流
江吹碧瓦人聲曉雲閃朱旗海氣秋
後夜月明天在水有誰能此試登樓

次韻子踐秋社歸巖南

久悟清都是夢中未嫌短褐任飄蓬
時情冉冉心如醉世議紛紛耳欲聾
會種粉榆依漢社共談禾稼續幽風
蹉跎偶負平生約已復人間歲一終

子與劉君師魯爲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固未嘗相識也茲過武林偶遂良覲有喜而賦

邂逅神交十載餘青楓落月幾愁予
何言此日同傾蓋勝讀平生未見書
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
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

杭州寄里中一二同志

故山有路去無從燈火關心夢不通
浪走紅塵真自笑舊遊白社竟誰同
胸中好貯千巖秀眼底徐觀萬馬空
風雨未休鴻鴈斷此懷渺渺故難窮

同儒上人謁黃尊師于龍翔上方修撰鄧公適至輒成小詩用紀盛集

黃學士文集卷二

古

坐陪三老盡文雅政爾衣冠不苟同
談笑流傳成故事畫圖想像見高風
丹崖方與霞標峻碧海誰能鐵網空
謬託下陳虛自詫飛揚無力思何窮

客樓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盡日高樓閱過船
睡起小窗初聽雨岸旁垂柳已生煙
坐拋歲月今如此每望雲山欲泣然
尙喜游從得諸彥時將樂事寄新篇

次韻答蔣春卿

不謂紅塵拂面時軒然談笑一舒眉
晴風石鼎浮花乳夜雨春盤冷碧絲
握手遽成三宿戀論心那覺十年遲
酒船魚網歸無計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楊山長歸錢塘

百里鄉心海鴈飛三年官况野鷗知
兒童早已占歸信弟子應能頌去思
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
人生適意須行樂駟馬高

去思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人生適意須行樂駟馬高

車恐未遲

章德懋同登車蓋山

城南日日望蘇灣
碧樹童童蓋一山
何意茲辰成邂逅
與君攜手共躋攀
鈎衣亂石通高步
著面和風啟醉顏
尚愛碑銘多楷則
俗書且勿闕妖嫺

重遊毗山

十載重來思惘然
勝遊邂逅一開顏
高林有色煙雲淨
曲徑無香草樹閑
漫遣金樽催白日
絕憐紅粉浣青山
南朝舊迹今誰記
腸斷風流不可攀

湖州遇葉士心因寄郭祥卿架閣

謝公城下躡春暉
最憶東園夜不歸
落月清樽波欲歛
高花銀燭霧霏霏
未愁強醉羅衣濕
政恐重來燕麥稀
大地風濤竟誰料
九霄一鶴看橫飛

大卿牟公挽詩

黃學士文集卷二

墓選慶

靈光一夕失崔嵬
多士相逢淚雨摧
夾道共看舟旆去
遺民猶憶繡衣來
蕭蕭悲吹蘋花冷
渺渺鄉山杜宇哀
哭盡貞元舊朝士
臨歧無語重徘徊

後生無復望儀刑
青史徒煩列姓名
窮有遺文成鉅冢
死無新爵上銘旌
瓜田方任蓬蒿沒
玉樹偏依雨露生
舊笏滿床知未墜
翰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牟主簿南湖客中

遙望仙槎度碧湖
翩然高興不枝梧
也知白髮行相待
無奈青山不受呼
過眼光風殊獵獵
霑衣多露已塗塗
相逢幸及南枝好
一笑聊須引百壺

次韻姚子敬教授筠庵別業

故園煙樹渺江關
長愧求閑未得閑
客路獨愁黃葉下
高人正在白雲間
卜隣儻遂容依止
載酒終期共往還
未害看山仍拄笏
一竿付我釣滄灣

次韻別程晉輔教授

落拓江湖人不歸
相逢還及試春衣
忽聞煙際蘭橈動
誰共花前五竿飛
青眼故多知已在
黑頭未覺壯心違
赤霄孔翠吾何望
嗷嗷隣雞爾自肥

花信

已覺尋芳去較遲
千林紅紫想紛披
幾經夜雨能無恙
試問春風竟不知
斜日遊蜂應有夢
野亭立馬已多時
殷勤却是江南客
曾學冰霜寄一枝

草意

澹煙斜照舊離離
吐沒芳心欲向誰
可是忘憂能自得
若教依定無私東
風江上何人識
南國春來有夢知
留取青青承雨露
未應紅紫浪相疑

五言絕句

山中偶題

黃學士文集卷二

墓選慶

古苔隱石色寒花
明藥叢有時白
欄雨終日青松風
夜坐涼風動千里
孤坐思滄洲
白露洗明月
青天此夜秋

七言絕句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漣漣
溪上青蘿獨繫船
正是落花寒食夜
水煙沙月又啼鵲

哭御史王公

有人新自甬東來
別後音書第一回
欲問布帆無恙否
豈知塵世隔蓬萊

被髮胡爲竟渡河
由來魍魎喜人過
不須待聽山陽笛
一曲空篋哀思多

早歲棲身擬鳳池
桑田爲海已多時
路人方爲乘聽止
流水生涯儘可悲

玉堂政要誦仙人何意先成采石墳人物渺然時事異漫令平地有青雲

金阜原頭草未生兒郎俄已去騎鯨黃泉會有相逢處轉見人間子母情

掉頭東下苦匆匆徑挾羣仙入貝宮眼底珊瑚高百尺釣竿吹折一絲風

膠液中流事可歎海雲飛雨失青天陸郎地下驚相見應許來遲二十年

孤兒思父母憐兒忍見銘旌獨返時畢竟江魚與螻蟻世間何物最堪悲

楚客猶疑刻劍痕秋風已到孟嘗門殘潮落日天涯夜剪紙誰招萬里魂

天吳罔象政縱橫誰認鼇山頂上行海氣昏昏風雨惡夢中無路叩先生

黃學士文集卷二

七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青陽河畔杜鵑啼歸路如弦定不迷應到故山叢桂裏笑人騎馬學聽雞

有感

橘柚青黃照眼垂秋風籬落自紛披頗聞玉食登蠻果不獨涪州有荔枝

漢室需才拔隱淪鼓刀屠狗正求伸可憐風雪南山下未有宅年射虎人

葉審言張子長同遊北山智者寺既歸復與子良至赤松由小桃源登煉丹山謁二皇君祠回宿寶積觀

天風吹我度崢嶸春著千巒滃滃青紫陌紅塵寧有此十年空負北山靈

芙蓉峰下南朝寺水秀山明兩絕奇更向水窮山盡處一庵高貯碧雲師

却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簇近相迎直須不脫登山屐行盡松聲與水聲

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塵流水桃花三百曲莫教重誤武陵人

偶看飛花逐水紅不知身過亂雲東回頭旋覺峰巒別惟有青天面面同

雙鶴沖天歲月多至今香火壓嵯峨劉郎不是無兄弟奈此丹雘白大何

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濕薜蘿衣何人爲擘冰壺破共看青天白練飛

削立城心雙白塔幾疑日月費撐支一朝頓在闌干底始悟從來見處卑

遙憶仙華鶴髮翁清泉白石滿奇胸若爲此日千峰頂更試平生九節筇

黃學士文集卷二

六

一宿山中竟莫留可能長伴赤松遊殷勤好去張公子休愛人間萬戶侯

避暑園
一丘一壑古遺民十里清風不屬人閑對青山揮白羽世間何物是紅塵

圍棋圖
有客看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人言此客殊癡絕畫裏看棋我更癡

陶學士驛舍圖
一笑相逢亦偶然浪將恩怨向人傳無端更被丹青汚狼藉春風數百年

次韻章兄雨中書懷
卧聽風水共喧喧起視青空白雨懸祗謂桑田可無恙不知江勢欲吞天

茫茫平陸一尺水瑟瑟涼颺五月秋莫謂天公無皂白誤將陰雨怨
鳴鳩

故山回首杜鵑啼客舍誰憐寄一枝賴有四門章博士不緣風雨廢
談詩

春盡餘寒去却回江天五月未聞雷南風祇在浮雲外彈折朱弦喚
不來

草長故山懷獨往苔生今雨歎離居誰能共飲桃源酒一醉千年不
願餘

偈二首

久謂聲聞難作佛今知龍女解成男分明信有旁人分五十三身第
一參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還同有相存不盡普賢殊勝行隨方願啟一
城門

賦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離居賦

慨子後古人而生兮恆潔志以好修應祖先之遺業兮援往列之餘
 休粵總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獨留質吾何故兮庶遠悔而違
 郵攬倘恚以我端兮懿前志之為謀非夫人察予之衷兮孰踏踏而
 見收胡閔勉抱茲獨兮曠周旋於窮陬廓私處而莫伍兮愴增思以
 懷愁背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投卒並轡以疾驅兮入聖域而
 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願忍恥而蒙羞惟昔者之擇從兮極遠討而旁
 搜衆雜還其既多兮邈異趣之交鈞紛詡詡以徵逐兮咸胥顧而勤
 憂曰予行之不可兮矧將勗子以良猷居快悒其誰語兮弦予歌之
 幽幽惘惘慌以願懷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土之空濁兮駭奔飛其
 呀咻大龜視予以吉卜兮曷去之而遐遊廣輪曼曼而靡極兮忽又
 惑其所由非識路為之先道兮懼九折之摧吾軫羌允豫以狐疑兮

黃學士文集卷三

一 夢 遺 慶

騷

訟魃

皇直正直兮冒下惟仁肇毓嘉種兮誕生烝人胡汝魃之暴亢兮盜
 威柄以自神禍凶是司兮俾閑厥伸窮千里以逞毒兮豈此土為匪
 民歲丁未而孕孽兮叔九厄之遺凶乘陽竊出兮霍霍隆隆斥棄與
 馬兮謂肥蠶其猶龍絳帟形割兮疾走如風揚氣盪於滄涂兮瞻我
 野其童童餒餓殫於草木兮搏塊礫之不可食旄倪僵尸兮疆放死
 力首丘而弗遑兮胡愍隸之可得狐狸飽而跳跟兮腐齒縱橫藿出
 戶兮室無哭聲野藜藜其誰闢兮鄰火煜其宵行皇保下人兮曷極

喪而極斯樂人之死兮職魃所為耗賊太和兮過玄澤於既施朋殃
 友厲兮出入敖娛仰九關而逞愬兮予踰踐其屢止日無往而弗復
 兮其悔禍之汝埃胡披猖而荐肆兮將窮留乎今茲扇虐倏於熒熒
 兮導伯強使先之怒氣焯其如饋兮憐薄人之四肢挺刃欲至兮狼
 顧睽睽會遺民其幾何兮矧有秋以為期咨汝魃兮誠怍忍而險悞
 憑妖矜孽兮昨辰聖則謂吾莫汝燭兮何裸身頂目而辟易有赫臨
 汝兮顧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數兮威不可久乘孰枯終而稔毒兮
 能自遠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尚叱咤乎雷霆斧鉞孔利兮百神效靈
 害戕屏絕兮豈嘉生於百齡磔棄妖膺兮沈溺清冷嗟魃弗悛兮後
 雖悔其何懲

答問

答客問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深居田里或
 譏其苞苴不修以為迂闊迺做昔賢述其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

黃學士文集卷三

二 夢 遺 慶

日蓋聞周乎道者不貞於小諒通乎變者不偏於俗度所以超尋常
 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彊秦
 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耶今吾子餐醇醪藟芳華畢弋文
 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為家有日矣生逢熙洽之朝名廁英俊之列曾
 不能披金闥歷絳闕騰驤翹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
 熱下是猶不得輪筋力效智能於升食之末然且僣勉越超擇地而
 趨持下執雌以蹠蹕乎泥塗子之為術不既疏乎於是主人瞠然而
 眙蹙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庫賭權
 樞之利用而將乘之階凡也曩者王途慘濁獮狡接足忤梓梓壞
 壤盡盡川奔森馳爪擊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
 廉爽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權傾位
 軋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則火微以利錮交者
 利盡則交絕爾其便鞠捷疾更起迭小朝踞要津夕僮羈旅會得喪
 之幾何而蒙詬於終古是宜顏子殉志於簞瓢魯連唾脫於商賈長

奮獨立蟬蛻滓濁而弗顧也今國家陶泰和流淳源軼燧農輟義軒
履恩澆澤旁魄而獲圓顛方趾之民濯沐神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
素藉禮義之祗席服中正之冠履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麟列騰聲發
采作世玉雪譬若以伯夷爲太傅曾參爲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
綽爲尙書原思爲博士於陵仲子爲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黔婁待
詔於公車邈哉此非常之際巨億齡之所無繇是遐陬裔壤鬼岸之
士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絛履隅隅于于以觀羔幣之所抵雖以恥膺
道迤朝佔夕呻亦且睢盱批捩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掩速有時顯
默有宜故甘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迺爲萬乘師此理之固
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叔季當羣居而言財
利奈之何笑鳴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纖離騷裏以助其駸耶客乃
憮然有間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
將售其志者亦潔名以爲高矜己以自意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
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鞅介夔豎厥開富彊毛生重趙引錐脫囊

黃學士文集卷三

三

選

孔舍魯而歷聘華匿膝以要湯是皆韞不世之閔略將圖霸而謀王
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卑已而遑遑夫以飯生黥淺豪補縷拾退若
失九牛之一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質而容度綆而汲亦安
敢肩聖茹而駢立哉迺若樹不食以爲名宋司城之寶也弗枉尋以
合汗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
盈時虛天理之常迺仁迺義人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
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滋九畹
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
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間於乏興張季藉勢於雄貴相如發軔於
武騎次公奮迹於沈黎是亦非窶人子之可幾獨共已俟命而奚疑
雜著

賈論

曷嘗觀於賈區乎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漆梟
厄茜筋膠藥物之衆無不叢聚區列而貝璣丹銀重淵遂谷怪珍之

產又皆篝火腰短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蛟鼉之宅亦且
畢致而錯陳焉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顛顛心計目察筭者閉者
在筐笥者匿而藏者辨之患弗良聚之患弗豐耳辨而良則售益博
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人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虛肆負
枵藁自廁其間而能以操奇贏者無有也於是日昃鼓起囊金適市
者莫不鱗集蟻合辨物以奠賈焉方器譁烟壚之中一旦有委千金
於販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交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
施愛云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國家之千金矣夫其
爲寶也非必燭幽絕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虛懷枵號呼以望
售者何憧憧耶儂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
學士大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汚齒牙也今之稱乎大人君子者果何
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黃學士文集卷三

選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以謫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爲傳夫亦徒見生之爲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
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
陷國蹙爲天下笑頃襄新值其亂而會不悟反怒原遷之江南而楚
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爲是發憤無
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附之親歷試之久願於卒然遇主之頃欲使
盡去其舊而唯己之所欲爲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
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事至
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
屬皆先帝舊臣苟遠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三四公位爲將相
爵爲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
耶然則謂生以讒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
定制也也將無以天下爲既和洽歟至其論厝火積薪之執願在乎
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遷之餘也吾意生以
憂患林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尙肯尤人之短已哉

然則今之疾視絳灌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屬安足以知此徒使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見斥遠則其蒙蔽賢之議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敘僕為此敘時固已不敢悉以容語為信及來京胡經世大典自有不盡合者史既成而劉氏光薦家始以其填海錄等書上進又不能無所見所聞之異辭謹摭其一二附注于舊文之下以訂其訛

陸君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莘而君實在上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藏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日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戊丙子五月宋丞相陳宜中等立益王于福州以為宋主改元景炎升福州為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其實而大典據傳聞之辭誤以景炎為成熙云

黃學士文集卷三

五

明年南遷化之福州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自泉而潮州次官富場六月次古壘九月次淺濤十二月駐秀山一名武廣州境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敗幾溺復入海至九州洋欲往古城不果遂駐福州鎮福州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海中當南北道津化州見新史及填海錄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自井澳遇風驚作疾以至大漸遇風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庚午龍見海中書於是日午登壇禮畢還宮御筆所向有龍筆空而上身首角目俱全暨入宮雲陰不見非見於海中也翔龍縣填海錄以為祥龍又以為龍興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景炎新造之初世傑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撫大使劉義為檢校少傅度使主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累遷權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尋謫潮州明年七月劉義罷經制使免兼殿司十月秀夫還行朝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詳與嗣立世傑以樞密副使同三司填海錄所載視新史為詳而秀夫之官位與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居雷化大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上廟號以四月辛巳梓宮發引以八月

黃學士文集卷三

六

午恆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糧餘十日渴甚則下拘海水飲之海賊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事見大典及書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隆填海錄及其所撰詳與本紀於正月乙丑書統制陳寶隆與張達忿爭而陳寶隆統制陳忠與張達忿爭不協而降其寶一事而月日亦與新史不同癸未大戰恆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桓乘早潮退攻其北至新史恆南不書而弘範南詳書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之但誤以癸未為癸未之明日云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世傑命小入已舟秀夫懼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為後宮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人所賣被執辱於是擁之負重緩自沈後宮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其父貴以復州迎降而國秀在海上為神龍衛四庫都指揮使松江招撫使時貴已死填海錄所載已詳至神龍秀事乃多誤書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鬪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眾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幟旗矣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乘潮而遁世傑出仙女澳之回廣東乃回舟橫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人廣擇宗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為人所圍即登能

樓處香以風濤食其木溺死諸其尸而骨葬焉其事往往
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
終何官秀夫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見其海錄新史書
與於秀夫之死第稱之日端明殿學士蓋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
以樞密兼宰相者言其以簽樞行相事耳極廟神又誤以端明爲資
政又慮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
後遊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僕遲遲見之戲謂日前朝貼職乃
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
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非字也劉
次子景由直寶章閣僕爲之矍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爲不
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宅何識
焉姑敘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衣
黃潛謹敘

說水贈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潛送

黃學士文集卷三

七

之若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爲物乎敬嚴巖空一掬
之多遺針投芥可指而取非不冷然冰骨雪齒也無搖焉無瀾焉斯
可耳及其去而爲滯爲礙也慕山跨谷歷百折而弗顧不既壯歎然
而迫於風則驚扼於石則怒矣若夫醜爲三江鍾爲七澤茫洋演溢
涵煙霏而滔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其休泊乎其不可留沈
沈乎黃龍之所宮穹龜鉅魚之所家鯁蛤生焉而不以爲隘也來牛
去馬飲焉而不以爲耗也鳧鷖出沒焉而不以爲異也干瀉萬泡交
不以爲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爲異也干瀉萬泡交
起互滅濺混爾淳漓爾洩之莫能害其蓄撓之莫能亂其澄滯淵之
珍參錯朗耀而荒查醜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
而已其量之相遠固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
矣接天潢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澤以爲襟舒三江以爲帶而無
以是冰雪者沾沾自喜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也愈遠則其趨也
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

者與持消滴以助波瀾祇疆顏耳離歌既闋風帆遠張因次第其語
書以識別

記先世墓誌銘

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於潛爲七世祖妣實故京城留守
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堂妹作銘者夫人之姪穎忠
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穎嘗居戎幕得士
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留守乃以穎直秘閣
爲其判官尋與充議不合去秦檜枋國參政李光得罪免穎坐貽光
書有忽聞遠適豈勝惶駭等語降三官銘作於檜死之日日有朝奉
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爲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
人第三子是爲潛之六世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潛之五世祖也作
銘者公之甥喻良能前銘敘女適喻葆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
散大夫子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家知名良倚良能
同擢紹興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亮稱烏傷

黃學士文集卷三

八

四君子叔奇之文精深簡雅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叔奇者良能字季
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于朝嘗爲太
常丞兼工部郎官以朝議大夫義烏縣開國男致其事有香山集行
於世而此銘不載集中居士公樂府蓋題秦檜所建太平樓佞臣謂
檜也公歿迨今百五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惟所賦樂府猶爲人所
傳誦潛嘗訪求得它詩文與樂府合五十餘言第爲三卷間又從宗
氏得此二銘謹錄而藏之庶來者有考也

記居士公樂府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卽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舊傳秦檜所
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輦怪石置大
平樓殿中侍御史張絢劾奏其事沂中坐罰金是時檜已去相位則
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暨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
之美樂府所爲作也時檜命察事卒數百游市中聞言其姦者輒捕
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

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潛既錄二銘并以公樂府及何公恪跋文附見其左恪乃龍川所謂烏傷四君子之一也

右居士公和東坡字百令見蒼溪胡仔所編草堂詩餘課日東坡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郵亭壁間不著姓氏語雖麤豪亦氣槩可喜潛以家集較之不同者三十九字家集蓋近歲潛從族人訪求編入而蒼溪則得於當時壁間所題然亦間有舛誤而不可通者乃傳刻之訛也今悉以家集訂定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日辭必已出古者騷不必如詩玄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五國風之作大抵發乎情耳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載殊時而五方異感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爲本者也其爲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有如先生之闕材傑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爲世所貴則言豈誠易知哉蓋先生自少時爲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逮其年邁而氣益定支離之習刊落

黃學上文集卷三

九夢選

盡矣故其爲文逸出橫厲譬如風雨之所潤動雜葩異卉不擇地而輒發人見其徜徉恣肆惟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爲近似者方竊竊然揣量剽掇譁衆以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蠶幽微辨名數者殫豪末而先生之文過而不行矣孰知夫繇繇僮僮浮湛俗間其自視吾言蠅甲爾蛇蛻爾豈復累於稱譏者耶潛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誠悼其餘芳溢流無所託以被于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彙痴豪聽雨留彙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爲言也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爲本者乎綿千禩貫萬彙而無遷壞淪滅者莫壽於是物矣區區之篇積尙奚爲哉姑用以致吾意焉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槩潛既爲之述茲不復云

贊

閑閑贊

客有談玄教嗣師閑閑公於僕者曰夫閑無爲也無事也公固方外

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主列仙之籍烏乎閑僕聞而笑曰嘻蟻蟻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蟻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爲之贊曰

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蓬廬衆方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消搖與道爲俱放情入絃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繫丘壑所不能拘夫閑之又閑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碑

長興州東嶽行宮碑

今天子履帝位作神主厥既奉吉玉于廟于郊則道徧禮羣望且俾有司蒞時事毋缺惟長興之爲州北距泰山幾三千里而州西五峰之麓嶽神別祠在焉知州前秘書少監呂公澍同知州事今監察御史馬公鎔承命震惕祇帥僚吏卜日之吉咸會祠下明盛既燭法齊

黃學上文集卷三

十夢選

既實備服就位周視祠庭榘腐敗階序折侈登降俛伏若罔克施大懼缺民望貽神羞無以稱塞旨意由禮考宜將有加飾迺捐祿廩用爲衆唱僚佐吏士交贊而協助焉於是州之大家洎浮屠氏下逮市井工伎販傭之夫莫不稱力而受事分曹而賦功凡所以經畫而相勞之者合志殫慮靡有弗恪藻楹繪拱煥焉聿新龍駕帝服具嚴像設屋之以間計者總七十有八因而直治者四十有九撤而剏制者二十有九經始於皇慶元年之十二月而告成於明年之三月謹按祭法諸侯山川在封內則祀之未有越境而徼福者岱宗魯望也還方逃壤奔走祠事罔敢自後何哉公羊氏稱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威神德惠之所加被列諸守祀夫亦禮以義起者也或謂人之生命神實制之故特爲世所敬畏而尊事其果然耶惟時長吏克謹命祀匪懈有虔不宜無以垂示來裔也是用揚之頌聲勒茲樂石其辭曰

纒魏岱宗包方侔圖列嶽莫京和氣縹緲有渥其澤飛流瀛瀛歷休

所加仙閣神府式垂號名惟帝有命崇飾典祀守臣是膺顧念茲宇
棟毀級夷揚焉靡寧迺制貨食迺程匠備新廟以成奕奕新廟豐屋
峻墉邃殿密清神樂來歸其嘉祥旁達下盈肆時外服遐聞僻陋
畢揚鴻靈彌覆極載惟皇之頑屏我有邦胤于萬年與山不傾篆刻
頌辭昭示後則毋替厥承

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代趙學士作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摭其所述年經而國粹之合以
爲表蓋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爲何時某侯爲何
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既不容有私史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
可闕與吳興爲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
下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粵自聖化南被國家遴選仁
哲以惠幸茲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
始合長貳立石爲題名而屬予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
爵秩觀其氏名與其所以去來而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
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
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詎回直之目使來者知所避就嗚呼豈獨諫
官也哉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爲用其微矣乎輶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鏡明月者徒以自怡
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瀟漫無屬至其
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懟或者舒揚振導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
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寄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
爲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耶茂卿平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
人生三十年未嘗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
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奧茂卿既死訪遺藁其家亦既
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嚮所僅聞而可知者爲五七言古律詩若

千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遠激越其音於用與否子固莫得而知
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子子焉自
窮如此有可爲追惜而悼慕乎然子聞之荆山之韞豐城之閤必有
俟以彰其用雖玉煙劍氣非窮山腐壤之所堙滅物之顯晦固繫其
逢哉序而藏之庸俟知者不復苟爲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囚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爲甚非謂夫賤且拘之爲病也饋膳
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蓋
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爲者而今也惟以其占籍爲
斷焉耳方儒服俎豆惻然勃興以秀人碩士不得業乎其間者比肩
而是彼施施焉于子焉逸居飽食而肆其力於負販技巧者亦豈少
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自出以售於世或者且將廢之以簿書束
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其所短譬猶任劉累以飯牛責卜莊
以搏豕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幼而學壯而仕未始一日

黃學士文集卷三

送孔周卿序

而去夫黨庠術序可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子觀君之用其材奮乎
若騎而爭險於猱狖也躍乎若丸飛而矢決也歟乎若揚飄風簸巨
海而高颺大舶出沒後先也僑稱美譽踴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
業而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耶今方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
傷之士咸相與侈爲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備矣予固
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勿歎羨而贊慕乎雖然子懼夫奪
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著吾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
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藝殊能宜有不止於蒙龍刺
虎者若將以游戲出之則非予之所知矣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爲似夫子而師事之矣它日雖以不能
對諸子之問吡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必曰有子
焉彼其失孔子未久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
子千百歲而生而見夫隆顛者升骨者圩頂者河目者面如蒙俱者

將皆趨而拜之不暇况其子若孫之克肖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原性命如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文樹字周卿者予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年矣當以秩滿升吾烏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恡其去予竊以爲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耶誠令流風餘澤之所存必孔氏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予固未敢遽以吾周卿爲賢於有子不猶愈乎隆顛升層圩頂河目面如蒙俱之偶同者耶周卿行矣予之屬望於周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旣形于羣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爲舉子業者劬躬苦思弊弊焉穿穴乎經史百氏之書憊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強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

黃學士文集卷三

三 步 送 慶

之中莫不簞糧笥書呻呼踴躍合乎京師以闕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未嘗不闔戶塞竇益淬其鋒鏑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爲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輒試于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之庭於是天子亦且閱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爲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蒙之職輒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歟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亟往亟返運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操觚摩牋以歆羨乎徐生之去也况夫嘗自救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久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爲向之求於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戴冠大裾于揚揚執經以升於高座則人之斷君將有大於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作焉可也尙何文學掾之足云珠玉在

前子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於生者實諸篇端焉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夷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恆譏其去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厥今薄海外內郡縣所置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儉從之盛往往既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於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於人也夫何世儒又有訾乎其用於時者以爲釋氏子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宜逐逐焉唯印組之爲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歛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者能者宜爲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寧於是而復與人異情耶若直師之負材傑鷲庶幾不見捨於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於甬東甬東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於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猶有冀乎吾徒一言以爲贈夫豈自歉於其道而思有異聞乎

黃學士文集卷三

五 步 送 慶

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爲性而道之所以爲本也其爲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爲異也而吾且安取異哉顧其業詬於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甬東之文學掾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諭之其以吾言爲弗畔矣乎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斲當世知勗哉保令德千載以爲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此流涕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答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爲詩耳或者幸能探幽發奇使組繡之麗被于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自知名其爲詩

願其用恆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
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丘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
所以爲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果亡也它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尙
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之博洽而爲之音釋
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
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撞撞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之文昭揭千古
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鈎奇摭隱而使人不得其
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摘其舛謬爲力亦
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
心之奧旨經世之大務所賴以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河
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樓公竭精德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
不又有間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士今譯人所

黃學士文集卷三

七
步
選
庚

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
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尙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于斂拔十尋而上者氣化
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翺飛跋行未有
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爲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爲靜
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
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況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
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
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
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
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仙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

江上先生顧子喜曰吾二十年擗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
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爲吾忘年交子
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
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尙友焉先
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
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卽哭
蓋猶幾其爲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婿
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婿龍川陳氏故又爲
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
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探幽
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
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笑言樵兒牧豎或戲給之先生不疑欺
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
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矣

黃學士文集卷三

七
步
選
庚

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
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恆若以爲歎焉此哀辭
之所爲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弗復爲辭以相之姑追敘
曠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書金剛經後

予嘗見說象者以爲其頭如石其尾如蠅其脊如牀其腹如囊其脚
如日其耳如箕其鼻如杵其牙如蘆菴根已而取畫象驗之良是他
日過南人而問焉則未嘗知其爲石爲蠅爲牀爲囊爲日爲箕爲杵
爲蘆菴根也而其所說無非象也何則彼固以所見者言之耳昔大
雄氏有般若波羅密法名之曰金剛世之揣量摸擬以得其說者不
爲不近而虛白老子直於見處指以示人不卽章句亦不離章句蓋
其目中有全象久矣願有待予共訂其同異豈以予爲善觀畫者耶
雖然予知畫象而已苟欲識真象當求其非石非蠅非牀非囊非日
非箕非杵非蘆菴根者可也而予尙何言哉

上憲使書

僕烏傷之鄙人也郡縣不見菲薄猥以充貢由是昧昧於一束庶幾求伸其所欲為重惟呈身識面昔人所恥輒不敢踵門納謁以速誚讓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僕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才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之所恃以不墮者曰大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下無求上之法故夫學修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若列國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得以投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觀幸之念生趨競之俗成矣國家刻除前弊改試為課以教不爭其貢士之法即鄉舉里選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之效缺焉未著豈風俗實為之歟且古者舉一人而不仁者遠今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者不知其幾人雖有瓌偉傑特之彥且逡巡引却而羞與之比又

黃學士文集卷三

七

安能俛首匍匐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則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為凡物之適於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奈何世之操子奪之柄者亦且曰是宜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忘身徇勢者之咎耶伏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又適以觀人風為職其於俗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消息之是未可以為細故也僕生而寒微賴家世遺緒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六而能屬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其實也僕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治忽之由固嘗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為有得也不意今茲誤玷選舉俾受察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庶乎親承明問以少抒其平生之素計日俟命不為不久而寂焉無聞彷徨躑躅欲進而不能欲去而不能上之人未聞有求於僕而僕方汲汲焉若有求於上者其為滯留滯澁之狀寧不起人厭之心而重風俗之不美也哉僕於

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嚙嚙而遂已也輒敢顯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僕敢知也惟明公不以僕之進退為嫌而以人才風俗為念幸甚幸甚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豈光華之莫續顧習尚之易非惟君子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不琢况可得而瑕疵是出出干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之遺訓宜益大於先烈遂藁紫而傳龜奈何乎步武之初啟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之所夙講齊死生於一指兮尙窮達乎奚疑君之自處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窺攀靈車於道周望喬木以增歎踟躕陳辭而薦酒為有知兮無知嗚呼哀哉

黃學士文集卷三

七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夫於醫善為脈其治病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嘗挾以為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謝弗取即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稱士大夫間而參知政事吳公淵尤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為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輒去也初立夫兄嘗誤殺八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為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咸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黥立夫當吳公盛貴時士多以善為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用比貴客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聞之輒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母固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始耶立夫曰不然方參貴驕美飾而能躬井日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

曰吾乃爲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爲吳公所得姬侍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歿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瘡疾弗爲報立夫嘗爲稱貸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他醫他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日病得之勞而伏暑奈何以剛劑燥之方冬沍寒而立夫言如此他醫素善其技乃謂病家彼固有賺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適無用是汚我也里中子乃大慙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閭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常弟畜之亟稱立夫賢有道者蓋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爲人已疾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脈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間類多襲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絕殊絕之行著于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旁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所藏處遂爲所得將殺之劉懼所哀器之識其聲知爲叔母急走從叢薄中出曰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母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奇器之因挾而去是歲至元十三年也器之既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乃惕然自傷思隱忍以有所就於是常盡力其所事蚤夜如恐不稱以此得無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奇之迺使受學羅郎中羅郎中者蜀人號儻喜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爲其子婿由是名益聞諸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尙書吏部爲令史居久之

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爲大醫令史由太醫監都水監用制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調器之自念拔薦庸官七品是有以復其父母矣迺以親老求便養遂得諸暨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既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聞始來又十九年適歸問里之人皆爲之歎歎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無識器之者聞器之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爲北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存器之迺爲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且自爲文以祭其言惻然惻惻皆可流涕也

贊曰予睹器之之跋跋然爲卑讓君子哉跡其遭值艱難蹈白刃而不誓誠亦能勇矣至身爲係累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何難也彼固隱忍畏約以有所待獨死爲難乎故曰死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苟而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達不失義豈俟他日然後信耶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爲葵之義烏人自曾大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恢疎常落落多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迺已由是名稱藉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掇其緒論或改高第而先生故爲博士弟子員亡何當以優升解褐值德祐失國迺返耕築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爲沒詭辭絕事眩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彊起以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尙書親友自當詣謁先生笑弗顧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偉貌美髯談辨絕人然任氣好臧否閭里少年以爲厲已而相與謀中傷之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

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雄肆俊拔
馳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凡所著爲
夢稊六卷疑稊六卷聽雨留稊八卷藏于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
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隱者焉初娶吳氏卒
再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
原將以某年月日窆而未有以昭不朽也潛惟我會祖左曹府君以
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學顧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
夫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隕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而
潛安足以永先生之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諗夫志同
而言立者尙幸爲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黃學士文集卷三

三
主
墓
誌

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又稟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其
用意深切而立言雅健雜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敬之適有
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欣然曰是可與晉卿之文並
觀者耶皇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趙孟頫書

右日損齋初稟金華黃晉卿先生少時作舉進士後則有續稟先
生故衣冠家及師友前代遺老素至京師盡得其文而讀之愛其
雅暢深密而討論精覈蓋及於古矣謹第錄爲若干卷庸俟學古
之君子臨川危素記

樂章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三皇廟樂章

黃鍾宮 三

之曲 九

降神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繼天立極垂憲百王聿崇明祀率由舊章靈兮來下休有烈光

大呂角 一

之曲

降神 帝德在人日月不知神之在天矧可度思辰良日吉歲事有儀感以至誠尙右享之

太簇徵 二

之曲

降神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萬年是尊是奉執事孔虔神哉沛兮冷風颯然

應鍾羽 二

之曲

降神 雅奉告成神斯降恪妥安有位清廟奕奕肸蠁潛通豐融烜赫我其

黃學士文集卷四

一

承之百世無斁

姑洗宮

之曲

初獻盥洗 靈旂戾止式燕以寧吉錫致享惟寅惟清挹彼注茲沃盥而升有孚

顯若交于神明

南呂宮

之曲

初獻升殿 齊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匪遠具邇左右周旋陟降庭止式禮

莫愆用介多祉

南呂宮

之曲

奠幣 駿奔在列品物咸備禮殿載見式陳量幣惟茲篚實肅將忱意靈兮

安留成我熙事

姑洗宮

之曲

捧俎 我祀如何有牲在滌既全且潔爲俎孔碩以將以享其儀不忒神其

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 異前同

初獻升殿 與前同

大皞必儀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五德之首巍巍聖神八卦有作誕開我人物無能稱玄酒在罇歆監

于茲惟德是親

炎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耒耨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稷非馨眷言

顧之享於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爲衣爲裳法乾效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儀具陳純精

粵達匪藉彌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三聖儼臨孰侑其食惟爾有神同功合德丕擁靈休留娛嘉席歷世

昭配永永無極

亞獻終獻 南呂宮

之曲

緩節安歌載升貳觴禮成三終申薦令芳凡百有職罔敢怠遑神其

醉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

之曲

籩豆有踐殷薦曾時禮文既洽廢徹不遲慎終如始進退無違神其

祚我綏以繁釐

送神 黃鍾宮

之曲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靈逝弗留颯舉雲翔瞻望靡及德音不忘庶回

景貺發爲禎祥

望學 姑洗宮

之曲

工祝致告禮備樂終加牲兼幣訖蕙愈恭精誠斯啓惠澤無窮儲休

錫美萬福來崇

五言古詩

金華北山紀游

靈源

偶爲山中遊遠過雲關宿蒼燈閃初夜雨氣蒸深屋時聞清梵音窈
眇松林曲

草堂

迢迢上方界水大景清景山深不可留日暮衣裳冷懷其懷昔遊百
歲嗟俄頃

三洞

仙山高不極萬古積蒼翠清興薄暮移遺迹洞天秘巖阿春寂寥羣
仙勿予遜

鹿田

披榛度空荒突兀崖寺古幽花雜紅白老屋亞雲雨前瞻石徑微咫
尺不得取

寶峯

下山復上山躡屨行沮洳宿雲冒長嶺旭日映高樹山僧亦何爲獨
向城闔去

黃學士文集卷四

三

潛岳

潘公事人口陳迹閱丘壑草生春書長鳥啼巖花落神交千載上未
敢付冥漠

山橋

行行指水末路逐飛雲上時登巨石憇共聽春泉響尋源竟莫窮卽
事成幽賞

寶石

暮投招提境明發首歸路舉頭望山椒遙認經行處重重巖壑間蒼
然正煙霧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得仰字

嘗覩仙華錄勝踐心所仰蹉跎二十秋故爾勞夢想名談出邂逅高
槩餘佛彷彿至月仍圓別來山似長百年空中絮此會知難兩欲去
吾未能不飲君宜強露蔓多夕滋風竹留晚響歧路方悠悠云何稅
塵鞅

龍山九日

贊邑滄海滙瀛年寔將迎屬茲九日至緬愛龍山名欣然得勝踐况
乃羣彥并碧蘿引幽策涼泉度飛觥志適形可忘神舒體愈輕鄙劣
竟何取醜顏結華纓登高謝能賦徇祿慙歸耕幸此農事休萬寶咸
告成庶竭一餉樂持用誇昇平月出衆山靜天空夕雲驚先民貴無
荒簡善今有程悵焉難久留振袂松風生

石臺分韻得下字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臺跨其脊萬古挹蕭酒登臨茲維要明
來未云寡迢迢歷榛莽靡靡眺原野白雲與翠霧復在履屐下窮秋
向搖落霜菊故堪把賞心孰無同幽抱欣已寫千載如可期銘山後
來者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昔者鄭廣文局束老一官今君去冷署春花映紅顏才名世口有遇
合古所難行矣高其翔青雲承羽翰下語翩翩子毋庸悔儒冠

黃學士文集卷四

四

出門送君歸君歸幾百里揚帆東海頭弭棹雙溪尾却觀雙溪流去
作東海水云云竟日夜萬古無窮已問胡能爾爲才本固如是

相君鄉先達盛業垂千春邈茲異代後世胃方訖誰移玉樹枝遠
插滄海濱優哉郡文學鄧禹終笑人公侯久將復錦衣何時新

送楊學正歸餘姚

舜江吾舊游風物殊不惡江水天際來宛宛帶郊郭雲帆渺沙渚翠
嶂森樓閣別離不可念此日忽已昨想見春水生煙柳仍濯濯君胡
久去此三徑獨盤礴空齋耿燈火月冷潮聲落近聞故人書遠致江
上作白駒幸無遐淮陽詎云薄招要忻良會綠酒春可酌采芹有遺
篇風雪多新樂因君訊同志何用慰離索

題松聲樓

長松四簷間落落無與伍天清嘯歌發肯作兒女語道人有真聽無
迎亦無拒尚不知有耳况覓聲處所起視南山高明月在庭戶應念
朝市人間雞走風雨

雜錄

幽窓悄無寐落葉不可數風驚葉間露中宵聽成雨起視天正碧萬里若垂宇茲子亦何為兀兀守環堵

奉府帖賜高年帛晚宿孝義山中賦

林檎去州邑承筐布明恩詎敢期稅駕惟知懼乘軒時春雨新已嘉木陰正繁農人有耕作羽蟲亦飛翻感彼物情適念此王事敦悠悠迫長路靡靡窮郊原庶與遺老逢幸聆長者言持以薦芹曝無慙賁丘園低徊白日晚寂寞蒼山根吾行匪游行此懷誰與論

遊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菴

薄遊厭人境振策窮幽獨理公所開鑿遺迹在巖麓秋杪霜葉丹石西寒泉絳仰窺條上猿攀蘿去相逐物情一何適人事有羈束却過峴峯迴遙望松林曲前山夜來雨濕雲漲崖谷縹緲辨朱薨禪房帶脩竹故人丹丘彥抱被能同宿名篇聊一詠異書欣共讀蹉跎未聞道龜勉尙干祿夙有丘壑期吾居幾時卜

黃學士文集卷四

五

送祝蕃遠北上

春風吹九衢卑卑桃李門明堂待松柏未失山林尊相逢今歲寒是事無深論念子抱遠志此道夙所敦刊條落其葉將使見本根痛恨日月微毅然闢浮雲奈何夸毗子聚訟生紛紜瀛洲富才彥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合美價傾瓊瑤惟須用卿法力行尊所聞丈夫必有事寤主在一言上以裨聖學下以安元元我如鶴俛豈復思乘軒子如搏風鵬本是天池鯤棲棲文學掾平世何足云勸哉保令德契濶期無諉

陳孝子詩

南仲杭陳氏斗龍父所名家臨百丈溪父書傳考亭夫亦人之子胡獨以孝稱維仲適母盛王實生寧馨盛謂我已出無殊祝嘏蛤仲父諱弗言王卒不自明睠然舍之去呱呱聞泣聲年邁日已往頭角稍崢嶸願天乞殞滅願以益父齡父歿盛亦亡弔影傷孤莞或乃告之故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時仲新捧檄精廬擬橫經

悲號棄其官肩輿親奉迎安知世代易人非翁故城陸有鶴髮姬叩

之久始磨言吾與汝母少小俱娉婷汝母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老我猶零丁仲也聞益悲羣糧事晨征六年困逆旅冷雨啼青燈譬彼無母雛投林輒長鳴永豐有施氏大屋深重局於焉得母處一夕相合并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三日負母還盜賊方搶攘倉黃與之遇白刃紛交橫頓首前致辭觀纒陳衷誠能令激高義相戒勿敢驚仲昔以至行上天降休頌靈雁既羣集嘉瓜復冬榮區區彼蟲豸豈遂無人情聖門語純孝厥有閔與曾未聞樹奇節謠誦傳轟轟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徵我歌雖云俚庶感蚩蚩氓

上京道中雜詩

辭親獨行邁遙遙抵京國胡為突不黔驅馬更遠適 至尊有時巡樹羽殷阡陌宿衛必近臣顧問須耆德陋儒亦何知冗從同執戟草深原野青雨暗關塞黑寥寥盛年意眷眷游子色一身萬人中敢不思努力

黃學士文集卷四

六

劉黃祠堂

劉君古遺直堂堂在丘園嗟此豪俠窟文雄歛孤鶩平生二三策匪微明主恩瑣瑣談得失無乃市井言憑高一長望苦厭車馬喧微風過疎雨青山滿前軒陰晴倏異態浮雲實無根悠悠千載心去去勿復言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

聖人大無外善閉非鍵鑰車行已方軌關吏徒擊柝居民動成市廬井互聯絡幽龕白雲聚石磴清泉落地雖臨要衝俗乃近淳朴政須記桃源不必銘劍閣僕夫跼謂我無為久淹泊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榆林

崇崇道旁土云是古長城却尋長城窟飲馬水不腥斯人亦何幸生

時屬休明向來邊陲地今見風塵清禾黍被行路牛羊散郊坰儒臣
忝載筆 帝力荷難名

槍竿嶺

憶昔賜第歸吾母適初度蹉跎歲年晚今辰乃中路居人誇具慶游
子慙叱馭茲山稱最高揚鞭入烟霧靈臺多峭峯濠深饒雜樹崎嶇
共攀援躑躅頻返顧陳情未成表登高詎能賦獨憐山下水遠向瀟
瀟去

李老谷

綠崖一徑微入谷雙崦窄密林日易曛况乃雲雨積行人望烟火客
舍依山色家僮為張燈野老煩避席未覺風俗殊祇驚關河隔嚴程
不可緩子規勿勸客

赤城

雞鳴秣吾馬晚飯山中行何以慰旅懷赤城有嘉名灘長石齒齒樹
細風冷冷時見巖壑間粲若丹砂明溫泉發其陽搗訶勒百靈前峯

黃學士文集卷四

七

步 庚

指金閣真境標珠庭白道人跡稀青崖雲氣生信美無少留緬焉起
深情

龍門

竦身望龍門緩轡行兀兀溪迴愁屢度雨橫驚暴溢百崖儼相向百
水怒爭出人言馬上郎快意每多失自非渥注種不得於捷疾飄飄
蟻蝨巨溲溲龍龜窟 皇靈重覆冒利涉用終吉迴視向所經千嶂
隱朝日青林外盤紆黃流中蕩漾後來未渠央君子宜戰慄

獨石

解鞍及亭午稍欣煙霧收蒼然眾山出歷歷如雕鏤前瞻一石獨巖
官居上頭頗闊去年夏水激龍騰湫走避登屋上夜半齊呀咻幸茲
溪澗中今作清淺流宴安不可懷變化誠難求翠華渺在望行矣毋
淹留

擔子窪

自從始出關數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嶺險盡得平陸坡陀皆土山高

下紛起伏連天暗草不復見林木行人烟踪來牛羊雨中牧馭然
衣裳單咫尺異寒煥佇立方有懷相逢仍問俗畏途宜疾驅更傍灤
河宿

李陵臺

日暮官道邊土室容小憇漢將安在哉荒蕪猶鬚髯低何為之久懷
古增歎歎長風吹曠野飛雨千里至蕭條蒼山根草木餘爽氣常憐
司馬公子奪多深意奏對實至情論錄存大義史臣司述作遺則敢
失墜

上都分院

晨興過桓州旭日生蒼涼舉頭見觚稜金碧何蕪煌洪河貫其前青
山環四旁暮投玉堂署鼉峯屹中央升階旅羣彥官燭分餘光琴策
森在側談笑來清觴列坐無所為陳詩詠黃唐 帝鄉豈不樂父母
遠莫將起視雲漢低垂星爛寒芒南飛有冥鴻邈哉天際翔

題趙涼公瑞瓜圖

黃學士文集卷四

八

步 庚

慶門集嘉况異瑞呈瓜田生五而成十奇偶出自然觀物可知德發
祥匪由天願言植靈苑永奉君王前合形表同休雅詠流綿綿

遊寶陀寺

十年望滄海臨流不能度蒼茫歲華晚邂逅舟楫具拂衣乘天風掛
席隨煙霧日從蛟門發暝投翁洲住前瞻積水深島嶼青無數梅岑
特孤絕遙見日出處寄身人境外矯首禪關路粲粲金沙石離離白
花樹高期愜幽抱歷覽增遐慕俯伏苔磴間庶與真靈遇二邊非可
取三觀何時悟嗒然坐忘言日送寒潮去

雪竇紀遊

移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洲渚生峯迴川途曲煙霞蘭若高別
墅在林麓

攬衣待明發石路何幽阻日出不見人林深但多虎乳峯稍已近恐
懼那復數

高人欣相迎山門帶流水風生珠樹間月窺鏡池裏觸景遂成迷應

接殊未已

幽尋指山椒崖傾忽如瀉俯身視木末懸水在足下冥冥巖岫中冥坐奚爲者

亭亭妙高臺迥出干峯上怪松多十圍巨石非一狀心賞孰與同昔賢有遺唱

蕭然上方境人稀知地僻中峯路莫辨丹山雲仍積徒聞古仙人石上餘足跡

詰旦逾西岡草木益深秀梯苔下絕巘坐石看飛溜陰靈多窟宅欲往不敢又

輿移初出山繫纜長汀樹夜來雪已深溪風水難度猶疑鐘磬音遙遙白雲處

同王章甫待制校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涼風墮黃榆萬馬皆南馳而我方北首度關及鳴雞石路幽更阻僕夫慘不怡徐驅待明發決澆窮煙霏貂裘者誰子怪我逢掖衣爲言

黃學士文集卷四

九

霜露多遑遑獨安之我非不自愛簡書今有期憶昔州縣間折腰向小兒荏苒二十年白首初登畿同袍如燕鴻去往常相違悠然慨平生與事何參差

秋生與事何參差暝投龍門驛高館臨廻溪青崖拱白月水木含餘暉秋色故瀟灑我行殊未遲相從况魁彥炯若珊瑚枝衰暮奚足云一觴聊共持

送曾止善孔廟司樂

周官重司樂典教專成均如何千載下實去惟名存之子負遠志被褐徂冬春低徊不自衍保此席上珍小試特豪末食祿同庶人幸與駿奔齒位卑號仍尊既殊仕伶官况及游聖門金石方在耳頌聲未崩淪聞風苟有作薄俗斯還淳嗟予領胄子四術空遺文鏗鏘尙莫辨論說將何云臨分用自愧贈言聊具陳

送王君冕同年歸長安

昔忝膺薦送被褐趨上京蒙恩賜清問彙進陪時英束帶仕州縣暫爲閭里榮蹉跎二十年來拂舊題名升沈久已判存歿復堪驚忽逢

王明府話舊欣合弁蕭條逆旅中書帙亂橫坐閱車馬喧澹焉若無管雖懷帝鄉樂不受世網嬰龍辱端可齊去就一何輕空餘緒袍戀猶軫故人情余方徇微祿未能返柴荆終然無補報白髮日夜生如何同遊處饒此千里行度關秋風起落木寒蟬鳴相思阻良覲惻愴何由平

題杜左司西巖詩卷

吾聞古達士大隱非山林如何鷓鴣間白駒起遐心遙遙望故山紫塞縹以深峯巒勢交集積翠千萬尋園廬在其下門巷常惜惜軒窗帶流泉花木久成陰春秫足新釀亦有書與琴終然戀魏闕未忍投華簪平明奉朝退粉署鬱沈沈披襟坐高閣獨對西山岑爽氣幸可致塵慮安能侵勿云須吾土始用窮登臨異方苟同得視古猶視今聊爲招隱篇往和巖中吟

題象山環溪圖

黃學士文集卷四

十

響今誰續優哉四千石接軫飛華轂夫君冰雪姿乃爾抱幽獨翩然來帝旁篋裾儼初服侍祠明廷上厭直齋廬宿瞻言懷舊居結構依山麓軒窗對晴嵐林杪出懸瀑散爲百道泉噴薄翻珠玉餘澗之所蒙杭稻豐比屋春事日向深桃源酒方熟往來無俗駕異書仍可讀歸歟定何時專此溪一曲相逢京洛間紅塵眯人目披圖觀佳致山水增新綠先賢止息處杖屨存遺躅愛山錫嘉名惠幸及樵牧于後來者猶或被膏馥安得從君游青雲兩黃鶴

歲晏

歲晏木葉落遙見東城隅雉堞鬱岩巖列屋何蕭疎悠悠西南望赫赫金張廬退朝集冠蓋鳴珂沸通衢合還多俊游並轡飛華裾顧盼有光彩行者爲踟躕俯慙筋力微無從效馳驅日斜坐官舍還拂案上書緬彼川路長感此年運徂遲迴不能去歎息將焉如

送陳太祝

夫君青雲彥早通金闈籍弁服勞駉奔執事謹朝夕忽乘使者車意

氣何輝赫指固為務本非劇經營禮文事詎日期會迫定知
多餘暇時復肆游歷向來佳麗地兩目成陳迹西山獨偃蹇不改太
古色相逢幾遺老慷慨語嚙昔芙蓉君子花足以娛使容我方守一
官兀坐如龜息當歸更淹留臨別增感激長風吹遠塵浩浩千里白
欲附南飛鴻安得生羽翼

送王鍊師歸四明

飄飄采真侶乃在四明山霞裾朝帝所瓊館留人間忽聞雙鳧鳥
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逸然不可攀海月照塔陀天風飛佩環我
何苦羈旅冰雪生朱顏

集淵明詩句題李中甫員外祿亭

東方有一士客養千金驅東帶候雞鳴出則陪文輿代耕本非望暫
與園田跡團田日夢想投冠旋舊墟與言在茲春新疇復應畚田父
有好懷過門更相呼披草共來往履歷周故居悠悠待秋稼時還讀
我書雖未量歲功栖遲固多娛此事真復樂此語真不虛餞送傾

黃學士文集卷四

十一

皇朝歸子念前途前途當幾許直至東海隅古時功名士事事在中
都遙遙沮溺心君情定何如

集淵明句題胡生嘉樹軒

孟夏草木長霜露憔悴之藹藹堂前林冬夏常如茲嚴霜九月中卓
然見高枝如何捨此去日日掩荆扉深谷久應蕪此陰獨不衰龜俛
六九年懷此貞秀姿常恐負此懷未足為高栖及時當勉勵慷慨思
南歸親戚共一處日夕歡相持披榛步荒墟登高賦新詩坐止高蔭
下一鰲聊可揮從今至歲寒縱心復何疑

永嘉王君自製挽歌辭蓋安乎死生而未忘情乎死生者也集

淵明句以釋之

自古皆有歿我今始知之居常待其盡逝將不復疑人生無根帶去
來何依依既來就不去奄去靡歸期復得返自然人間良可辭何事
空立言念此懷悲懷日醉或能忘一鰲聊可揮且極今朝樂千載非
所知

送寧上人歸吳中

我如雲間鶴久厭離籠養子如海上陽初不嬰世網胡為逐吾輩飲
啄勞俛仰得無坐書癡遂爾生技癢欲於一毫端而現諸萬象重雲
連夏秋雨點大如掌三州成巨浸百水猶怒長倉忙揖我去風蒲映
飛柴有形天地間浮萍依浩蕩向也本非來今焉亦非往臨歧將何
贈詩境方渺莽幸子頗聰明莫作離別想

題雲巢圖

飄飄學仙侶心與秋雲白獨居非有隣忽去亦無迹我我三界上地
位風雨隔毋求一枝安而以六月息當憐夢中人蟻蟻同窟宅

湖上卽事

垂雲畫濛濛湖面惟一色薄暮風更生際夜雪初積疑陰勢方盛塵
境喧暫息坐久聞擊音忽然破寥闐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得儀字

秋杪景將晏天高霧仍披濛舟西城曲散策南山陲重棘幸已撤累
鴈欣共持及茲酒不空未嘗席更移會合非可常簡書各有期念之
動予懷助哉慎其儀

黃學士文集卷四

三

題清華亭

名區匪脩渚流望俯平陸飛雨天際來遠峯淨如沐生香餘晚華繁
陰藹嘉木秀色坐可攬終然不盈掬觸景幽興多接物道機熟誰能
與之遊食芳飲山綠

南屏叢玉軒分韻得白字

偶從采真侶遠過金仙宅名談接勝流傾蓋頭未白湖水清見底香
風去無迹列坐陪墨君鴈詠終日夕昔間有三笑今喜成六客後來
復何人莫使風雨隔

贈別吳孟思

斯去而水生千載惟兩人趙公起昭代並世推吳君及公無恙時蚤
已遊其門公書集最妙變化何其神如食有穀粟間之以八珍君獨
務稽古要在同其文探素極根柢辨析窮毫分源深流自遠所出日

益新庵以正正旗終焉策奇勳往來自成蹊桃李竟不言我方徇世
好有作徒云云借潤翰墨問幸可張吾軍愧我才欲盡感君愛彌敦
別離歲方晏覽言聊重陳

送陳生歸天台

英英陳氏子年未登弱冠受業春秋家不敢闕三傳森然出凡例論
議仍貫穿耶隨輕薄兒增年癩鄉薦小試儒費中往往魁眾彥稍休
輒臨池游戲弄毫翰寫成道德經有鴉不肯換昔予始西來故國多
文獻斑斑南山豹窺管時一見蹉跎垂四紀回首皆夢幻朋儕諸俊
賢存歿亦相半歿者歸山丘存者風雨散惟餘貞居翁共喫殘年飯
識子座席間短小甚精悍結為文字交忘年破崖岸我方守一官身
貴事則賤操觚待需求矻矻窮夜且枯腸縱可搜安取五千卷強顏
作俚語對客常愧汗况復不善書辛苦愁脫腕誰為助我者幸子筆
力健烏絲纏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綴增絢爛青春二月時江花滿吳甸遙遙望重闈歸馬忽如口失吾

黃學士文集卷四

三

夢選

左右手坐覺心曲亂子來却何日執袂那忍判斯文千載下不絕猶
一線小藝雖可名未足盡大觀助哉崇明德勿使歲年晏贈言非所
能聊以示縉綬

丙子七月十七日同輝公登紫微巖狂生元明許生存仁來會

遂宿鹿田明日乃由山橋回至芙蓉峯而別追念數十年間並

游之士往者已不可作在者又莫之與同兩生願能不憚其勤

相從躡屨行風雨中誠一時清事也第未知後游為何日同游

為何人撫事述情成二十韻邀兩生同賦奉呈審言子長

吾年未及謝倦飛已知還乃復嬰近務無由縱清歡幸與方外士相

從巖壑間小憩遂深入詰曲披茅菅昔人有遺躡縹緲青雲端高居

匪結構異狀如雕鏤志怪固無取懷賢逸難攀停策訪舊游欲去仍

盤桓迅鷹發中夜眾木號驚濤涼秋變神暑山深氣先寒泉石無改

色四時自推遷交朋半新故念之增慨然兩生亦可人環珮來珊珊

携手志幽步流目窮遐觀時於林缺處遙見城南山行行度危磴悠

悠轉層巒疑陰閣朝采玄澤麗神淵嘉德日已豐馮焉滿中田覽物
多所欣賞心殊未闕後期孰與同良會當何年

丁亥春二月起自休致入直翰林夏四月抵京師六月赴上京

述懷

夙予抱微尚漫仕遂浮沈決去不復疑甘以投華簪春天動使星空
谷發登音倉忙遣就道載筆歸詞林弱質幸未朽茂恩一何深義當
不侯駕事乃違初心揖與親友別長眺故山岑臨觴不能御朗詠巖
中吟

揚帆越江淮河水來活活呂梁扼其衝石芒殊峭拔沂河枕忽摧度
洪纜遠絕前途總安流風勁桅復折兼旬涉險艱脫命爭毫髮行行
薄畿甸值此正陽月

皇輿方北狩前旌曉已發疾驅望清塵我馬不及秣出關度峻阪下
視原野闕礪谿多榮剋岡嶺互盈缺舊游如夢寐古道無改轍經時
春草變久旱夏雲熱遠行識苦辛儻免蒙霜雪

黃學士文集卷四

四

夢選

信宿甜虛館平明玉堂開微風散靈雨階祀無纖埃良會秩初筵芳
醪湛罇罍內官出黃封飛鞚天際來承平故多事鄙劣慙非才并躡
向宸廷慶雲鬱崔嵬乞身懼再瀆戀闕空徘徊

日出旦氣清齋戒趨行宮周陸夾馳道大帳垂穹窿鳴鞘下霄漢別

殿臨薰風攝衣升玉除穆穆瞻 辟容謁拜未及已迴光赫 重瞳

詔使侍經幄通籍丹禁中斯榮非所希干載庶一逢恍惕久復前

旅進陪羣公願因奉 清燕慷慨輸微忠衰遲力不逮勞心但忡忡

圓象無停運日馭轉西陸涼野多歸人翩翩共馳逐念昔居閑曹未

老先納祿蒙恩列外監放浪湖一曲薄田皆舊畝做廬非新卜白首

重見招英遊並華轂寒松雖後凋幽蘭豈再覩宣尼譏患失伯陽貴

止足時暮復何言終期返初服

仙華方先生析簡齋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為韻賦山中社雨

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願未能屬和今五十餘年

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八十矣偶逢春

社興懷存歿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貞居遠人寢屋老四山靜一翁屹靈光二季亦秀整曉聞楓林鼓雨
遠鄰墻杏翳然發孤詠語盡意方永

昔年慟哭地古劍生銅花淒其懷故交中情亂如麻念彼盛壯時緩
轡揚輕撻吁嗟長星墜無復出漢巴

淮陰權奇士髀肉老始消長眉已雪色頽顏尚紅潮朋游三數公於
焉共逍遙平生經濟策忘言付詩瓢

卓哉全歸子離塵返冥極却觀人世間千載猶一息贈言在吾耳風
規良可則欲叩封禪書探囊竟無得

憶別青嶺翁歸進江上鵬書札未相忘歲月遽如許山長春樹深地
澗雲濤阻詩筒杳不來今雨非舊雨

仙華幾千仞峻絕臨紫清天壇瑤草合石穴陰風生蹀躞杖屨未脊
脊丘壑情幸有一夔足雅歌續遺聲

前脩遂不作良友孰我同兀坐守章句獨學無全功徒操五色筆隨
黃學士文集卷四

人畫虛空悠悠感存歿惆悵百年中

七言古詩

題陵陽李公紫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丘墟紛紛小兒政疾走安用佩玉飛
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鬚昆蟲閉關水返壑孰使驪
龍遺領珠願言保此勿輕出幸免兒輩相睚眦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舊隱山之隈千年土鼎為誰出深崖古像松
聲哀鴻飛上天瓜在雪過者莫曉君能來想當月斧乍揮霍奔走屬
役皆仙才卷藏瀛海一粟願盼瞬息生風雷森然幻有啓神界白
日照耀金銀臺昔聞使者茲入海樓船煙霧何時迴君其置此勿復
念少須碧水揚黃埃九重雙漢陛下聖方士未易誇蓬萊琳宮貝
闕長望幸天高海濶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子吳門寓舍求為湘竹詩予辭以未見竹上人

不遠六十里自山中昇其竹而來好事有如此者欣然為賦長
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舊種千竿竹小裁方斛不盈尺中有瀟湘江
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脈從誰縮晴窻倚倚散煙霧眼底森
然立羣玉豈期我乃累此君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方遠重愁絕新
句未成慙迫促黃岡之產大中椽政用才美剗其腹願言保此終天
年歲暮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男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夢中識汝歸
時路起向江樓遙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涼風颯颯吹汝急檣搖背
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西遊歷三紀舉
目交朋半新故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徒步玄都觀裏舊桃
花見我重來能幾度緬思曠昔仍念汝倚徒關干日將暮前慚將斷
後潮續層波復浪無重數魚龍出没相後先疾雷槌山雨如注隔岸

黃學士文集卷四

六

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但煙霧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弛擔今何處
明朝過我三釜山能勿徘徊起哀慕近聞旱魃肆為虐殺吾手植千
株樹且須為我語比鄰莫遺牛羊上丘墓

次韻蔣商卿常博述懷

齋廬清切嚴局鎖飛佩胡然能過我袖中平生五色筆挾翠擗紅無
不可我方折腰向小兒洗研何由處公口九重垂拱四海晏甘泉
日夕無烽火太平有象須黼黻文章重任公宜荷陋儒未足張吾軍
強識之無豈云頗漂零海角晚相遇如風落山收碩果迷途儻有為
指南跼足脩程吾敢情願慙向來遮日手政爾長江事篙楫玉堂幸
喚禿髮翁文塚吾甘翳蓬顆

題醉鄉圖

翰林主人天上來布帆不為鱸魚開江湖渺渺秋一色朝光暮色相
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祇有水竹無亭臺碑材久已沒荆棘屐齒不
復留莓苔後來視今猶視昔今我不樂胡為哉太官馬漣遠莫致鄰

翁尋蟻行新酷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雲雷是問別有一天地不知何處爲蓬萊遙觀方內海一粟醯雞塵壤何喧冠黃冠稅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真學士鋒車流水行相催瑤池曲宴多雨露歸歎酌彼黃金爵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塵寰兩醯雞鵬鷃道途俱可爾夫君平生瀟灑意俯視軒裳猶傲屣翩然一舸鱸魚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山高湖水深青螺滿漾銀杯裏柴桑之人去我久風味何妨略相似神交冥冥雲海長日迷歸鴻渺千里

贈談星者

山人久客湖海間水風瀟瀟月滿船相逢問我所生年忽然袖出天星盤與落筆開雲煙坐令眾星紛蟻旋窮通變化生毫端命乃在子非山天一朝別我還故山索我贈詩如索錢我懶讀書醉欲眠子

黃學士文集卷四

七 夢 選 慶

毋迫我姑留連人生良會古所難回首日月雙跳丸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心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石牀卧聽松風聲秋空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鬱紆遲暮祇自憐卷圖還客三歎息

題錢舜舉畫

鳥雀鷹鷂皆羽族強之食乃弱之肉兩雀亦分弱與強一遭搏噬一高翔畫師描貌勞意匠詩人見畫齊惆悵人間萬事無不然雞蟲得失安足言

題何能之畫

何君家住西天目平生愛畫尤愛竹時時寫作風露枝下與人間掃塵俗湖州古稱蘇與文趙公後出今絕倫朝來見詩猶見畫品題已盡將何言山空歲寒路修阻歸歎且共墨君語屋梁月落清夜闌坐聽東溪響如雨

鄱陽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鄱君里長身俱俱鬚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夏螢冬雪類繼晷先生愛君不訕傲君謂先生我知已遭時戰伐多瘡痍賊眾乘之作姦軌郡檄先生俾一洗先生慷慨爲之起曰彼蚩蚩聚蜂蟻兇渠本我家奴爾我將答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距誓奴挾兵來速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皆幼稚周君聞之失箸七日古復讎蓋有禮師長之讎視兄弟我今必也書于士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戈斯與弧矢或云彼眾我無幾盍募援兵爲表裏君奮不顧行益駛買勇直前無與比賊窮擲金計何詭得金失賊墮其餌亟取貪夫尸諸市士氣復振賊乃靡追奔逐北劇賊壘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棚既覆眾棚毀生致賊奴泊妻子刳其心肺獻俎几告于先生辭壘壘凱旋公庭旂旂旆散遣部伍歸耘天戈耀日方南指郡將效死弗拜跪周君堂堂眾所恃人咸謂吾今可仕細書降表僅尺紙大或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不獲己出爲我師刷讎恥罪人

黃學士文集卷四

六 夢 選 慶

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無荆杞不義富貴寧飲水公毋多談且休矣開門高卧肉生髀白駒空谷餘四紀歿葬金潭有廟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嗽來與胃子齒踵門泣涕言如此嗟君壯節甚奇偉播茲歌詩侑哀詠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曲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履聲忽已遠隱者新居在盤谷花開鳥鳴春畫水白雲重重養喬木夫君亦復稱其家有書能藏且能讀露鈔雪纂久愈富何啻鄴侯三萬軸山靈翁霍謹可護夜半虹光發深屋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吳儂飲山淥我欲從之不可到細字長書俄滿軸毫分縷析極根柢大義森然見條目鄙人愧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更僕願聞石洞闕遺音龍門餘韻須君續臨風頌詠寄縹緲衰朽終期挹膏馥

題環翠樓

富州東望山如積山人作樓高百尺八窗面面向山開四顧蒼然惟

一色樓中幸有書可讀樓外有山綠而曲安得元利博士公爲君舉
酒歌盤谷

次韻題廬陵解君行卷

兒童聚戲如聚沙忽逢至寶爭指瑕解君所以聊自銜平生不識處
士牙賢郎亦復事舒澗吐辭歷落正不葩前年上殿見天子衣袖
冉冉猶煙霞然退居弟子列訓行醇謹仍可嘉芝蘭玉樹爾爲爾
吾穀吾粟吾桑麻君今日首官尙冷山苗澗松眾所嗟生兒頭角有
如此肯終坐井同羣蛙我方僂佞徇微祿席猶未暖已及瓜安得從
君共傾倒春燈夜酌歌簷花

題周鍊師雲崖圖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但見層空暮
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騎麟騎鳳者爲誰道上相
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流水桃花尙春色爲言白石久已爛茨
苓無復成琥珀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無迹若爲握手賦歸

黃學上文集卷四

五
夢
選
虞

來永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臞敝衣不滿六尺軀年登七十氣尙熾撥棄舟楫遠
江湖塵埃掠面冰生鬚北走梁宋至皇都舉頭仰瞻天子居姓
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王好竿寒風蕭蕭雪塞
廬退從諸生詠唐虞詩成篝燈手自書字如東蠅密復疎食可無肉
出無驢爲我蹠履來于于曰子其歸無所須一言用比明月珠我方
守官檄株拘嗒然忘言據椅童子穰穰環座隅笑我腹笥太空虛
感君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將何如翰林主人揭大夫與君少若同
隊魚巖棲穴處多其徒君歸而求宜有餘長歌鼓缶聲鳴鳴青天自
高雲自孤

贈夏德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卜居不肯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雪栢霜松翳
丘壑一朝興來不可遏萬里黃塵走京洛叩門遺我尺素書儂玉駢

珠相照灼爲言家世本臞儒餘力惟知事耕鑿窮年甘與鹿豕遊敢
希鴻鶴翔寥廓祇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求官爵華星秋月幸分
輝持向山家慰蕭索我聞君言重太息感君望我殊不薄情時雜還
富才彥咎鳳鞭鸞趨館閣揮毫成風墨成兩瑞錦披張紛製作一言
引重力干鈞青雲驥尾端堪託顧我方爲句讀師掇拾殘編味糟粕
坐隅童子日嘷嘷平生雅意渾銷鑠奚暇清吟發天巧剪紅刻翠供
嘲謔君歸卉木尙餘春况值新篁初解籜傳家有書故可讀有石可
眠泉可酌大勝山人來索價低頭欲就微官縛我雖齷齪坐無疆有
客如此良不惡戲拈筆管和竈煤爲君聊賦山中樂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烏飛曲

臺中樹枝上烏無數當年元只爲公來今日從公却飛去趙北際燕
南垂道旁綠樹多好枝公之所憇烏所依公毋亟行烏勿飛問公此
去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公歸但聽烏消息

風樹吟爲李生作

黃學上文集卷四

三
夢
選
虞

返照入深林牛羊在丘隴風吹白楊樹葉葉各自動如何當此時孤
子萬里歸有琴未成聲遠欲絃吾詩吾懶言詩子姑去抱琴聽子風
中樹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

五言律詩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初至寧海

地至東南盡城孤邑屢遷行人雲作路累石海爲田
蜃炭村村白樓林樹樹圓桃源名更美何處有神仙
縹緲蛟龍宅風雷隔杳冥人家多面水島嶼若浮萍
煮海鹽煙黑洶沙鐵氣腥停驂方問俗漁唱起前汀

洋山夜發

蕭蕭洋山暮倉忙拜水神吹噓喘有力漂泊竟無津
黑夜魚龍界皇天蛟蝨臣生還如偶遂敢憚歷微辛

次韻答陳君采兼簡一二同志

溫詔欣初覩戴冠盍共纓如何滄海上獨看白雲生
燈火三千檣冰霜五百程誰須富車騎終古陋桓榮

憶昔雙溪上相逢暮雨時交游傾意氣談笑挹丰儀
草草中年別寥

黃學士文集卷五

夢

寥大雅詩愛材知有分豐嗇竟誰司

不謂飄零日求賢網四張胡然卑小技乃爾闕孤芳
寶唾非無色冥

鴻詎有行散材何所似徒愧飾青黃

十載西州客論交著處新時時談述作一一望光塵
澹月銀河曉暄

風玉樹春幸令窺髮髯微薄尙何伸

默守知存道清言不廢儒身方同木石名已在江湖
此士須前席何

人屬後車惟應耕釣者縹緲識霞裾

尙想南歸始簪花出禁闈塵沙迷故步桃李借餘輝
有日酬天造

終身返布衣風流成二老巾屨尙相依

亦有貞居子難忘太古情詩筒來絕響茗椀出新烹
磊落單傳意蕭

條異代名無爲念離別惆悵不能平

讀陳制幹遺事

歷歷青雲上飛揚彼一時深春曲江宴清夜圍城詩
老去山河在仙成日月遲空言徒有託千載欲誰期

題剡溪張氏書樓

木杪出飛樓仙山在上頭可能無客至小爲借書留
芸草春仍長虹光夜不收如何試乘興一棹剡中舟

陸氏水軒分韻得揚字

高會軒楹敞清秋笑語涼行雲隨度曲野水映飛觴
坐挹才華盛衰慙鬢髮蒼新詩穿窈眇何力共游揚

寄黃伯陽

摻別逢春雨移舟落夜濤忽驚滄海大轉覺碧雲高
揚子多奇字王祥忝佩刀深情空繾綣短髮正刁騷

送陳養直歸四明

迢迢浙河水同渡不同歸執袂方成別驚帆已若飛
野橋行酒處風雪去時衣瞻望嗟何及天長鴻雁微

題天童疊秀軒

名山標巨剎樓閣在青冥別路通禪窟當軒列翠屏
暝禽多雪色偃

黃學士文集卷五

夢

樹盡龍形負土新成塔非才愧勒銘

隆山牟先生挽章

并絡收英氣文昌返列星能官須閱閱仍世觀儀刑
漂轉逾三峽森扶並五丁芝蘭紛滿砌橋樑歛充庭
它日看空櫪羣公羨發硯鼎湖驚掃迹華表訝推翎
風物嗟王粲心期託管寧乘桴良已後抱瑟匪求
聽此道誠何病明時忌獨醒迢迢瞻北極袞袞化
南溟薦薦剡多新墨恩袍祇舊青故應瓊座冷不
愧草堂靈食蕨餘深味懸車及暮齡一朝傷承訣
千古闕遺經謬忝鴻私久徒增雪涕零無辭歌薤
露有恨寄泉扃

送胡允文紹興錄事

斯文千載後一髮渺存亡尙喜衣冠舊能傳翰墨香
春秋嚴助對富貴買臣鄉莫厭官曹劇諸生在雁行

入京道中寄同里諸友

十年州縣底及此望京華客路時時雨春江岸岸
花何方堪報國將

老更浮家可得同携手山顛復水涯

送句龍提舉之雲南

獨抱文章印驅車背朔風行歌萬里別聲教百蠻通列郡創殘後諸
生色笑中誰當借計吏封殖待新功

癸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子長先夫遂獨宿智者之草堂已而
子長與正傳俱來同一上人宿鹿田遊三洞還過山橋至潛岳
謁故中書舍人潘公祠堂復迴智者而別

昔共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逾兩紀獨宿去孤峯古木蒼陂映禪
房側徑通夕陰于嶂黑人語一燈紅幸及軒車會寧辭杖屨從相看
如夢寐健走愧兒童春去山仍好林樾稠忽窮天低時墮雨寺遠但
聞鐘弔古田無鹿探奇洞有龍幽尋穿窅窅高步踏玲瓏靈草多成
藥踈篔不作叢嵐霏生晚暖野色在空濛下瞰疑無底言旋復向東
巖河棲斷礎煙際出飛涼細路緣苔磴危橋跨石砬泉依山曲曲雲
與樹重重巨榜標名岳穿垣護畝宮倚闌斜日下入室老僧逢零落

黃學士文集卷五

三

螭頭墨荒涼馬鬣封不才持樽祿終古望遺風池擔雲關裏傳觴雪
峽中追趨煩道侶述作付文雄急景真流電浮生尙轉蓬後期觀歲
晏來往莫憧憧

送趙仲理御史

籍甚聲華舊類年休盛恩校書天祿閣執法太微垣攬轡炎埃豁揮
毫玉露繁庸疏徒自笑投贈欲何言

送趙宗吉御史

憶共趨麓禁驚聞正豸冠漢顏居館下矯首望臺端去路黃河直飛
霜白日寒仙舟如可託歸理釣魚竿

送王道一郎中

使者下青冥郎官動列星揚旌開瘴癘持斧用雷霆遠俗難馴化儒
臣解引經無知多註誤能勿望平亭

送朱顯夫憲僉分題得邵伯埭

謝公千載後陳迹在淮壩遺愛傳終古嘉名配昔賢藕花方爛熳使

節莫留連移取甘棠樹分栽郢水邊

送宋翼卿照磨

莽莽關河路西征獨據鞍借材蓮幕底養望栢臺端指日傳溫詔朝
天正法冠廣平心鐵石寧憚朔風寒

送潮陽蘇縣尹

夜水藏蛟鱗秋天卷瘴雲田多陶令秫石有大蘇文巧宦誠爲樂脩
才况不羣尙煩驅筆陣時復張吾軍

送簡縣尹

簡氏多兄弟才名萃一家嗟君本朝士出宰向天涯度嶺三冬雪行
春一縣花應憐未歸客鞍馬尙風沙

送馬伯忱教授

卓犖青雲彥飛騰及妙年書成天祿閣座有廣文氈九陌車塵外千
軍筆陣前白頭慙倚席臨別思茫然

送方叔高巡檢

矯矯列仙儒瀛洲路不迂大書歸石室壯志在桑弧田里方高枕雲
山總畫圖登臨屬多暇寧復嘆馳驅

黃學士文集卷五

四

送劉子簡

難弟與難兄專門用一經夫君眉更白諸老服多青薦剡登天府揚
帆指洞庭何官不可樂離合任雲萍

題道士能君壽母詩卷

跨鶴出山中春衣密密縫度關占紫氣賜酒折黃封介壽慈顏喜承
家積慶重蘇航却來石石上有仙蹤

同劉遂初脩撰周伯溫編脩任大瞻經歷王繼志架閣西山行

香次遂初韻

仙驛賓天久衣冠此出游祗園金地古汾水白雲秋謁拜陪諸彥躋
攀展寸眸始知山水窟近在帝王州深岫藏青鷲平蕪映綠疇層臺
臨太液環海像瀛洲粵自遺弓劍無從望旌旒明庭虛次舍綵纜舊
維舟陸載盈千列靈輿副九旂祠官偵伺謹中使往來稠備禮兼今

昔來神道顯幽巖雨開貝葉玉瓊薦黃流肝蟹人天合輝光日月伴
遙看神羽銜疑是問龍樓花雨縹粉落香烟泱泱浮重關羅虎兕簇
仗擁螭蚪去去翕聲遠微扇影收清都成夢境塵劫等浮漚歸徑
寂湖尾焚陽掛樹頭舉杯相慰藉分席暫淹留物色迂行響風寒襲
傲裘迴瞻天路永坐感歲時周戀闕慙衰朽非材墮謬悠詞林富鴻
翰珍贈若爲酬

試院同諸公爲主試官作

右轄升庸日秋闈獻藝初端居煩坐鎮妙柬備賢書憶昔興玄運惟
天啓 聖謨教條行九有學業出三餘儒術俄中否詞場遂久虛綸
言何噩噩髦士共于于吐握承謙德飛揚感壯圖至公留藻鑑成物
符洪爐肅穆華星聚涵容化日舒誰歟隨計吏行矣聽傳臚橘柚
天朝貢參苓相府儲鋪張須鉅筆衰朽媿荒疎

試院同諸公爲監試官作

文治回亨運羣言協 睿謀設科存墜典傳 詔極遐馭風動黃簾

黃學士文集卷五

五夢選慶

曉霜飛白簡秋迂臨宣 上化精察副旁求懷牒魚鱗集摛辭爾絳
抽按行承獎飭鼓舞望甄收冰鑑垂清照淵珠免暗投充庭先品物
入穀總英游蘭自蘭臺上名依桂籍留神仙司下土桃李在南州使
節光華盛公堂禮數優無能禱末論傾詠獨網繆

送餘姚孔學正

不到歷山前于今二十年忽聞東魯客去坐廣文瓊短棹濤江外高
齋海水邊風雩有新樂况及暮春天

遊石門淨勝寺

十頃蒼陂上山迴地勢偏屋棲黃面老碑掛赤烏年葉葉風荷顫層
層雪瀑懸青燈夜寥闕獨照一僧禪

次韻王眉叟真人

歲晏驚黃落樓居隔翠微擁爐春滿座卧檝雨生衣大患元非病高
飛獨見機桃源多美酒觴至且頻揮
泉月開金鏡仙山並玉簪杜陵茅作屋涼水布爲衾有約陪笙鶴交

談接芥針三神那易近失喜聽新吟

悼雨公

離別驚雲散那知竟不迴長期眞滿供橫鶩樂邦開一柱空危石重
胡有劫灰去來誠夜旦覽物謾生哀

送鏐上人遊廬山

廬山幾千仞屹立大江邊地勝非人境雲深何處禪祥燈開黑夜怒
瀑下青天物色撩詩興應須富近篇

送姬上人遊廬山

廬阜西江上秋風道路賒泉飛青玉峽池浸白蓮花此去聊乘興何
時定到家憑高莫回首誤指赤城霞

游法華山回宿樓氏書房遙望嵩頭陀智者國師道場上清五
雲龍壽諸山而未及其處贈同游傅生國章

故廬湖水曲門對法華山百里空荒外三峯晚靄間倦游煩汲引澗
步強躋攀老怯高寒境非緣興盡還

黃學士文集卷五

六夢選慶

小憇虛齋夕何人笑語同青雲一才子白髮兩衰翁節物逢春好名
區有路通未能窮勝踐還往媿匆匆

過永康桃巖

立石平如削飛雲近可梯莫窮千古勝但惜衆山低靈草經春長珍
禽隔樹啼人言舊朝士感事有留題

七言律詩

闕下口號

通駿先猷在作人忝陪多士奉 明綸端闈仁啟 清光近臚句高
傳茂典新奎壁照臨回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不才何以酬 天造
徒詠菁莪樂至仁

賜第後歸謁郡府丞爲置宴口號

拜賜纔霑雨露香又驚盛典出黃堂鳴騶合還迂干騎坐席雍容累
百觴它日同鄉脩故事不才終古被餘光承宣 德意逢明牧諸彥
能無共激揚

郡廳晏集之明日鄉先生復為置酒重述口號

去年此日宴瓊林雨露光華映古今稱慶謬承賓禮重微榮彌覺
主恩深少須天詔從容至坐看宮花取次簪千載斯文寄來哲可
應外物累初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兼簡方外諸友

尋幽偶向靈源宿却過雲關望翠微初日映空干樹立驚風遶磻白
泉飛舊題歲月人頻異乍別煙霞路易非幸有潘郎遺事在何時一
鉢去如歸

送樊生歸鳳翔

負笈東遊萬里餘翩然却去復踟躕金臺不入平生夢石室曾窺未
見書赤日蒼涼雙袖窄黃流渺漭一帆孤明時急士方如渴看爾重
來出有車

送祝鍊師祠武當山

春風駟騎過流星西指神山百丈青白道蜿蜿通使節玄關頽頽護
黃學士文集卷五

祠庭按行石樹多千歲叱咤雲雷有萬靈想到天池却回首笑看日
月兩浮萍

喜趙繼道至有懷陳君采

匆匆聚散定何常耿耿心期故未忘草本關情人事異雲霄迴首路
歧長交游歷落銀河隔製作紛紜瑞錦張為語何時共傾倒秋林風
露已生涼

寄別宋推官

目斷仙帆去莫從翩然心逐北飛鴻未忘綠幕追遊盛况忝黃堂禮
數崇南國幾人歌召伯漢廷有日相于公悠悠聚散何堪計趨走終
期出下風

送鹽官傅都目

春風匹馬去翩翩老佐名州鬢未斑途數驛程知到日坐令官尉靜
如山河塘燈火機聲裏墟落鹽煙海氣間歷歷舊遊成夢寐可容乘
興一追攀

興一追攀

送姜學錄

短褐蕭條兩鬢蒼逢人猶解說春坊雲霄有路新推轂風月傳家舊
佩囊此去官曹雖冷落不妨門戶暫輝光况聞寮友多華胄休暇過
從樂未央

何山夜宿

巖舟夜聽西窗雨一別重來二十年何氏殘編非舊讀胡公遺碣是
新鐫山中偷遂招為隱教外寧須別有傳已對爐熏消百念感時懷
古自茫然

婺州治中致仕朝列朱公挽章

朔風吹淚濕寒雲忍見層丘卧石麟千載文章非小技半生州縣祇
勞人黃金帶重班方峻白主樓高記又新回首慈恩宅日事不才終
古望清塵

寄曹子訥千壽道二同年

憶同鶴立筵天關清漏無聲虎豹閑黃勝未開齊望拜紫衣高唱邊
分班已驚思出尋常表更羨身居季孟間海國隣疆幸無遠可容接
武向蓬山

天台道中

殘雪初乾不作泥微陰豁盡眾峰齊梅花浩浩天相映桂樹團團鬼
所棲春水未深容度馬午煙孤起忽聞雞仙人祇在丹丘頂應是青
雲別有梯

送麗水應教諭

諸公携手賦明光此士猶令滯一鄉肯著麻衣號遺逸勇持木鐸布
文章仙山高步冰霜峻燈火新題霧雨香未可區區輕十室共看宅
日富才良

送雙谿孔山長

歲晏天涯偶見君忽驚飛袂逐風分諸公政爾誇先親家學能無出
異聞紅日遠帆先去雁碧溪涼雨未生芹悠悠聚散何堪計目斷江
東有暮雲

東有暮雲

象山東門別壽上人

一笑相看寂寞濱杖藜還往得辭頻
貌林白拂風標舊寶網金沙世
界新後會山中應有日定知海水未揚塵
而翁廣語今多少此去如
何舉似人

送杭州貢教授致任歸里

宦情鄉思兩依依獨裹寒氈去若飛
歲晏忍為千里別林間鷺見一
人歸官河遠樹迎仙棹夕日喧風
颯衣慢使臨歧生悵望可容泉
石借餘輝

送宋兵部還京

冰壺炯炯映高秋端是人間第一流
小屈神仙來下土為栽桃李還
南州鳳池歸近聞佳話金匱書成
識壯游領陳人頭半白臨歧空
望李膺舟

送陳漢卿

三年坐客詠無遺一日為郎望若仙
共喜緜緜閑白晝忽聞鵬鴞上
青天忘形不用公榮酒先路空慙
祖逖鞭此夕臨歧倍惆悵水煙沙
雨正茫然

送姚利用

青春白日映紅顏空谷寧容久棄捐
新刷鳳毛看有色勇穿虎穴去
無前風雲政爾多良會山澤終然
要列仙故里樵柯如好在歸期莫
指後千年

陳山晚泊

一柱孤撐杳靄間人言此是客星山
流風百世今誰嗣應 詔諸
生故未還荒塚草深迂石路高齋
月滿閑松關窮年漫迹滄江上及
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祠陸主奉

垂虹古祠煙樹新昔賢高致久無聞
畫圖想像空陳迹譜牒流傳喜
到君春水白鷗分座席寒泉秋菊
薦爐熏臨歧何限滄州意目斷風
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
尚喜傳家餘宦譜又聞議獄用
儒臣中年離別情何限長渡風流
迹未陳遙想郡齋多暇日肯憐州
縣正勞人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坐籬臯比十載餘忽聞飛鶴上公車
此行未可輕投筆隨處猶須少
曳裾燈火尙慙餘事在雲霄轉覺
故人疎為言留滯今頭白無用諸
公薦子虛

送淮海書院丘山長

遙望官河駐綵橈春深絳帳不蕭條
已驚雨露恩光厚還喜山川物
色饒盡日樓臺人載酒隔江燈火
夜吹簫定知館下多才彥政樂風
零對一瓢

留別錢翼之

矯首清標二十霜白頭傾蓋鄭公鄉
忘形肯厭追遊數借潤頻飛翰
墨香世態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
去方長杏花時節霏霏雨誰共春
風舉一觴

送王景文應薦北上

自是春風席上珍雲霄有路獨逡巡
未妨豹隱山林久及見 龍飛
雨露新黃甲駸駸傳盛事青衫獵
獵愧陳人瀛洲此去無多步應笑
蹒跚尙後塵

送胡允文楊廉夫應薦北上

頽頽陳人復此邦坐看仙棹發滄江
華年春柳嗟難及壯氣晴虹詎
易降會向 君門俱第一誰言國士
定無雙瓊林宴罷歸來日共話
芭蕉夜雨窗

送楊廉夫天台縣尹

十載韜藏席上珍爛然錦製一時新
羽人笑指雲為路山鬼愁聞筆
有神遙想到官多暇日不妨領客
試行春石橋瀑布逢佳句取次飛
箋莫厭煩

諸暨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冷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清不斷絲絲雨春淺猶生陣陣寒公事凝兒何日了雲山圖畫惡人看輕風正滿微黃柳誰與相從試凭闌

湖心寺夜坐

蕭蕭涼月滿池臺水檻風搖四面開一柱殘燈何熠煜半簷衰柳故崔嵬謬持微祿知無補未謝餘緣得重來塵土馬蹄明日事可容良夜廢銜杯

次韻答徐文蔚

一別溪頭十五春歸來烏帽尚黃塵故應用意崎嶇外未忍忘情寂寞濱圖畫雲臺非我事掛冠神武獨何人也知州縣徒勞耳相見空慙白髮新

送黃季與歸盱江

天際江流映碧山春風浩蕩一帆懸長吟白雪誰憐爾却望孤雲獨慨然逸少向來曾誓墓元龍此去盍求田相逢况後教同姓聊寫深情入短篇

次韻申屠子迪試院唱酬

一札天開雨露香青冥萬里看飛黃共驚鶴立多如堵誰取龍標遠擅場塗抹已忘年少樂卷舒偏喜漏聲長從渠曲學能阿世敢謂公孫策最良

次韻曹待制試院九日

坐客今無賀老狂酒徒寧復舊高陽下風共仰衣冠盛餘潤仍分翰墨香佳節政須開笑口多言非必有它腸何人可與公榮飲願摘寒花侑一觴

兩立諸郎較苦吟華堂星聚坐方深放懷不厭如灑酒過眼休遺擲地金古往今來千載意東塗西抹少年心花前起舞為公壽肯作牛山淚滿襟

題胡大參禱雨詩後

雙徑迢迢一綫通仙山九鎖白雲封黃塵杲日迂鳴騎黑夜幽潭起蟄龍農父不須愁歲事川原還喜見秋容明公自是為霖手四海蒼生望正濃

送馬之驥同年

一從雁塔共留題回首何人在鳳池坐閱歲年今若此久居州縣亦奚為鳴琴畫靜魚龍聽落筆風生草樹知行看金屏署名姓應憐擣散鬢成絲

送汪臣良縣丞之京兼簡諸同年

文場雜處盛才賢共羨青雲獨妙年祇謂種花能滿縣忽聞騎馬去朝天臨分無用歌三疊有作時須奏一篇若見鳳凰池上客為言頌頌浙江邊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浮沈州縣竟何成涼風嫋嫋仙舟去夕日依依魏闕情金匱故藏多鉅典石渠高論盡鴻生棲身朱墨非君事早晚公車上姓名

送沙彥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破浪歸西山迴首落烟霏忽逢朝士登舟去如望仙人拔宅飛游戲何妨依綠水追趨早已到黃扉公餘若過滕王閣為捲珠簾挹翠微

題金明宴遊圖

危樓縹緲碧波中曲檻方橋面面通雲氣傍花如欲雨柳絲垂地不禁風千年華表人非是九奏鈞天樂未終更有殘山并剝水煩君迴首六橋東

送蘇伯脩御史

君別鼇峰我獨留又聞驄馬向南州振衣忽若神仙去落筆遙生草樹秋封事皂囊須亟上藏書金匱待窮搜北山猿鶴如無恙為報詩人已白頭

送仇治書赴陝西行臺

妙東驚聞出九重
路人猶識舊乘馳
久陪廟算知無敵
復視臺評用至公
攬轡清風何颯颯
浮闕紫氣已蔥蔥
齋居決事須公等
歸覲行看馬首東

送徐教授

麻鞋厭踏洛陽塵
莫共簷光試一樽
進想清風問前路
不妨紅日在西軒
米家書畫隨歸棹
白傅林塘近故園
館下諸生虛悵望
蒼蒼煙霧隔龍門

送許錄事

劇曹自昔號難爲
敏手如君直小施
故喜將迎多暇日
獨憐趨走不同時
滄波古木知章宅
衰草寒煙逸少池
回首舊遊成夢寐
可無新語慰相思

送唐真人歸江陵

荆門霜落布帆開
晴日空江轉怒雷
應到故園迴北斗
却從雲氣望蓬萊
兒童不識千年鶴
冰雪相看一樹梅
莫羨登樓是吾土
玄都觀裏待重來

黃學士文集卷五

三

夢選慶

裏待重來

送陳法師歸建康

嫋嫋天風颺六銖
玉函新捧紫泥書
遙知華表歸來處
猶記壑峒訪問初
上界于今足官府
仙人自昔好樓居
腐儒頭白慙無用
空抱遺經望石渠

上巖寺訪一公

曉色微茫尙帶星
脩蹊犖确斷人行
獨支瘦竹身猶健
高入重雲地忽平
落月正當山缺處
細泉頻作雨來聲
上方燈火青林曲
隱隱鐘一再鳴

寄題高遠樓

聞道危樓架次寥
樓前物色不蕭條
窗臨謝傅祠邊樹
門對曹娥渡口潮
解使詩人爭應接
也知老子極風標
倦遊已忘山陰路
勝踐仍須折簡招

送李教諭

片帆西上興悠哉
小室如舟絳帳開
山縣官田生苜蓿
故鄉雲氣隔蓬萊
少微有日占星動
滄海何年鼓月迴
慙愧臨歧無可贈
因風聊遺一枝梅

題東柯谷圖

長松密竹翠交加
洞府新開碧海涯
石上仙人留足跡
春深澗水出桃花
流傳圖畫來千里
生長兒孫只一家
目斷飛鴻那可到
舊遊空指赤城霞

聞趙繼清調安陸縣尹

慈恩塔上墨猶鮮
一別重來十七年
相見都門驚判袂
又聞澤國去鳴絃
素衣久出風塵外
青瑣行依雨露邊
踴躍馬望君先數日
縣花雖好莫留連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
理官高選出新除
承恩特與金魚袋
訪舊爭迎駟馬車
春入園扉庭草暗
天低驛路嶺梅疎
鳳池不隔同年面
歸及將黃學士文集卷五

花雁影初

題雪竇妙高臺

偶爲清遊宿梵宮
凌晨試上最高峰
水翻雪色寒猶落
雲掩丹光遠更重
舊有一僧能跨虎
近聞三洞盡藏龍
下方車馬應難道
煙際惟聽日暮鐘

題觀海圖

昔年解纜岑江上
初日團團水底紅
鼉吼忽搖千尺浪
鷗飛仍挾半帆風
遙看島嶼如星散
祇謂神仙有路通
及此棲身萬人海
舊遊却在畫圖中

送張法師召嗣天師於龍虎山

甘泉久矣候神仙
何日靈風響佩環
洞府樓居雲霧裏
星槎使節斗牛間
潛蚪有待將爲雨
跨鶴相從早出山
歸及皇州春色好
一時紫氣滿函關

送胡古愚

西

夢選慶

白溝河水照行裝楊柳春旗口影長傲兀鄭公新座席飲藏馬史舊
文章談經安用青油幕載筆徐歸白玉堂北望京華天尺五廣收餘
興入奚囊

送壽應奉赴興國經歷

退直承明未倦遊獨隨遠牒向南州清江短棹兼葭雨斜日虛庭雁
驚秋小却猶爲蓮幕長重來應到鳳池頭子環行矣聆佳語休口繼
殘賦別愁

送麥敬存檢校

天邊多角自裁我老矣南公懶上坡省署六朝新檢正著庭三史舊
編摩紅蓮幕底秋光淡黃鶴樓前月色多莫笑鄭虔官獨冷別時聊
唱醉時歌

送陰陽胡教授之四明

手挾飛雲萬里遊朔風雨雹弊貂裘忽聞水北山人去不作周南太
史留炯炯心胸藏列宿駸駸步武近瀛洲此行莫厭官曹冷猶勝寒
黃學士文集卷五

儒老一丘

送黃生歸廣州

萬里來充觀國賓春風座上俊才新政慙杜甫敦同族忽報何蕃去
省親歲月如流須僂俛雲霄有路莫逡巡異時鄉郡知名士金榜曾
爲第一人

送潘生之江西

綠楊堤上時風輕屈指歸人第一程萬里江南新驛使十年窗下舊
書生青雲共羨飛黃去白晝何妨衣錦行笑殺四門韓博士夜深還
對短燈檠

送吳生歸黃巖

南州才子氣如虹一日聲名徹九重退就諸生居六館坐觀文史富
三冬揮毫小試絲綸手獻賦徐開錦繡胸暫爾稱觴拜家慶明年歸
有紫泥封

次韻孫伯剛龍虎臺卽事

秋風原上獵塵開曉日天邊羽衛來誰念艱難獻無逸但聞歡樂詠
靈臺時巡不厭蒙霜露清問應須及草萊絲髮廣文何補報莫言相
遇且銜杯

題天雲詩卷

一錫秋風信所之漫將外物託心期雲根元自無栽處天路何曾有
到時卽色是空應已悟安名立字復奚爲欲相點綴忘言說坐看爐
煙裊碧絲

題李氏榮壽堂

吾親疇昔被恩封幸與公家具慶同仰羨班聯方貴近光膺寵數獨
尊崇蘭臺薇省歸休日鳩杖魚軒笑語中倘念小人今有母滄江願
乞半帆風

壽汪太祝父六十

獨專一壑住深幽不換人間萬戶侯故里樵柯猶在手新年花甲始
平頭靈椿丹桂聲華茂墨綬銅章寵數優舊賜黃封宜介壽飛觴應
黃學士文集卷五

度穀江流

壽胡古愚

千軍筆陣凜英風倬直難淹禿髮翁坐久無禮如鄭老年堪入社似
温公夜深虛室生純白春在醜顏借晚紅九十馮唐纔不仕錦衣歸
去莫匆匆

壽夏真人

兩人一百二十歲愧我先成禿髮翁首禡盤深差可戀蓬萊路近若
爲通縱令地位仙凡隔未害生年甲子同大斗剡霞方介壽衰顏可
許借春紅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佳城杳杳隔千峯精舍寥寥一徑通夜靜寒泉猶映月秋深老樹不
驚風舊題尚喜苔碑在高卧無令蕙帳空我已倦游今白髮有山如
此願長終

送葉仲與巡檢

重著儒冠望 帝鄉翩然一舸犯晨霜秋來鬢髮依前黑日射河流
徹底黃此去乘槎須有路可容執戟更爲郎絲綸閣下多知己握手
應分滿袖香

和外舅主簿公自爲挽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青春流水去難追一從玉樹歌殘後數到黃梁夢
覺時李賀元無樓可記劉伶漫有鋪相隨少須海上蟠桃熟歸筵仙
班恐未遲

留別一公琳公

浪走紅塵鬢已絲此身端合老巖扉興來復舉山陰棹別去仍留海
上衣夜聽泉聲如雨落晴看天末有雲歸浮萍飛絮何時定空使詩
人賦式微

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徼車書路不遙秋風使節下青霄頗聞僚佐登才彥應有文章達
教條日照樓船江水活天低銅柱瘴雲消歸時嶺上梅花發想見詩

黃學士文集卷五

七

囊未寂寥

兩浙轉運司知事張公挽章

二十餘年立下風故家喬木鬱青蔥趨欠識官曹貴末論難裨鑿
裁公九折鹽車方止止一坏文冢已崇崇英姿爽氣歸何處盡在山
光水色中

題甯節婦詩卷

香旗酒色映門閭華扁新題節婦居作傳小裁青竹簡疏封近降紫
泥書河壩松栢風煙外階祀芝蘭雨露初三釜及親殊未晚花前何
日奉安輿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聚羣賢新渥時聞下九天東觀細書何日了中丞遺笏與
人傳過家莫久依林廟封事先須徹 御筵千載斯文寄來哲臨分
握手重懸懸

送龍南歐陽縣尹

絲綸閣下半同袍獨上南船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過家未覺驛
程遙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黃茅毒霧消想見行春有佳句坐令遠
俗變風謠

黃學士文集卷五

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五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贈黃資深

涼風蕭蕭吹敝裘三年小作周南留相逢傾蓋盡青眼肯抱遺經空
白頭捧檄定知毛義喜著書非有虞卿愁春秋決事待公等莫戀寒
蘊成久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祇有空言世共傳一死如公良偉甚百年遺廟獨
巍然要從身後觀餘烈試聽軍前奏凱還文武衣冠方迭起後先奕
葉更綿綿

題王君冕同年芳潤亭

花縣歸來晝寂寥終南山翠湧亭皋林深未覺蘭蓀變天遠何妨雨
露高此去漑根須食實誰分贖馥與殘膏行看小試揮毫手香霧霏
霏滴鳳毛

黃學士文集卷六

丁文苑同年哀詞後

自別瓊林雨露邊江湖目斷繡衣前禹門尚想龍初化遼海驚聞鶴
已仙烈日秋霜空耿耿重山宿草正芊芊不才後死知何用坐對諸
郎獨泫然

送尉彥誠道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兩蒼然寒蘊久坐歸何日上幕初登望
若仙莫使催科書下考感談名理繼前賢春生馬首逢迴鴈併寫相
思入近篇

送畢縣尹

歸途環佩曉珊珊白日青天映羽翰疑是省親辭太學驚聞出宰用
即官花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海色寒想見捧觴仍戲綵鄉人爭
作錦衣看

送陳季和

高齋燈火正蕭條忽遇天風上沈夢共喜彈冠如貢禹豈期投筆學

班超時清桴鼓元無用歲晚弓旌倘見招雪後江南春水活重來莫
厭驛程遙

送陳君歸江西

咫尺清光近玉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賈傅今無策猶幸虞卿舊
有書江上歸帆隨去鴈年來旅食厭騎驢諸公正索山人價能勿相
招學隱居

送張良卿學士之淮南

坐厭流塵拂面紅行携涼月下青空三千里外揚州鶴四十年前御
史驄先廟鐵衣猶卧壁兒郎玉帳已生風貞元朝士今無幾歸及花
時一笑同

次韻蘇侍郎平村晚歸

中臺多暇獨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遙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赤
闌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九霄愧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
曲和仙韶

黃學士文集卷六

壽吳宗師

非煙瑞氣鬱嵯峨帝遣仙官下大羅坐看層雲三界小行周花甲十
年多詞臣麗翰題真贊 詔使傳觴薦雅歌少駐壺中閑日月長安
銅狄要摩挲

嗣天師禱雪有應諸公咸為作詩邀予同賦

萬人舉首望蓬萊 詔使函香出上台祕殿綠章方夜奏層城銀闕
已天開新晴更覺西山好和氣應先北斗迴下土儒臣驚偉觀仍聞
鳳沼有詩來

送王法師祠武當山

二月春光畫不如綠楊陰裏度雲車獨持使節辭 金闕遠上天壇
禮玉虛候吏傳呼開洞府羽人點指望霞裾仙家近在蓬萊境歸及
皇輿北狩初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臨分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聲華舊地近台垣寵

數優南土政平多暇日西山氣爽入新秋公餘若過滕王閣煩爲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修憲使

久參法從侍凝旒忽擁幃輕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淮南草木自生秋遙瞻龍節辭中禁尙想鰲峰接雋游樽散鄭虔無所用幸搜巖穴副旁求

送王止善檢校

官無失政吏無私鉤校寧煩事細微遙想名曹多暇日不妨高詠發清暉潮生江上仙舟迴春到湖邊驛使稀送盡北來南去客石田茅屋幾時歸

送高唐李知州

來登延閣預時髦出守名州領教條已羨漢儒知吏事要觀齊俗變風謠雙旌前路方迢遞八座家聲未寂寥此去行須歸報政鳴珂幾日造昕朝

黃學士文集卷六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恥學山人赴辟書勇隨使者駕輶車橫經入合居高座上冢應須過舊廬黑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鵬路北風初來期莫落梅花後待詔先生席正虛

送劉遂初修撰

近聞退直自承明忽報揚鑣出鳳城未老已嫌金帶重暫歸不著繡衣行故人尙作瀛洲客歲晚無忘魏闕情臨別贈言聊復爾誰能持酒勸公榮

送于指揮歸密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遠奉靈輻返壽藏予告公朝存舊典疏封泉壤發幽光總戎行復開油幕倬直仍須赴玉堂宅日過家如上冢歲寒松栢正蒼蒼

題春暉堂

一別慈顏隔歲時故山遙望白雲飛近聞已拔仙山宅不用更逢游

子衣九轉還丹堪却老千年華表未容歸寸心猶恐恩難報擬託斯文重發揮

書巢張君挽章

歲晚巢君寄一枝上林無樹可相依不隨葉縣飛鳥去竟作遼東化鶴歸架上牙籤書在否門前珠履客來稀春江如箭船如馬忍見丹旌處落暉

府判謝公挽章

換得朝衣不稱身勇辭新爵號遺民鍊成偃月爐中藥閱遍銅駝陌上人魯國靈光俄委地謝家玉樹正傷春忽聞舊唱貞元曲哀涕能無灑石麟

成四韻

子與江陰何鼎叔鉉別三十六年乃相見於錢唐感舊述情謾月寒霜樹久相依春去風花各自飛遠信已隨潮水斷故交渾若曉星稀緇袍可戀知誰在青鏡頻看歎昨非正欲從君共傾倒莫言與

黃學士文集卷六

盡便須歸

庚戌正月二十一日子與儒公禪師謁松瀑真人於龍翔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子爲賦詩四韻諸老皆屬和焉後三十一年歲辛巳正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外式公劉君衍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會云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遙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滿空仰止前脩那可作聊追餘響託無窮

送式公歸高麗

飛錫凌空海上飛星河蕩漾宿雲披頗驚遼鶴歸來晚正值驪龍睡覺時百尺珊瑚無地種六花薔薇任風吹高秋蘭若煙波外此樂應須久自知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上幕新開鬢未華日出公庭來雁鶩風生老筆動

龍蛇蜀鄉路遠春多雨江國雲深樹有花若見君家彭澤令爲言且莫問桑麻

次韻答薛玄卿真人

都門一別向天台二十餘年獨此來衰朽尙慙沾祿食凡庸安得借仙才幸逢休運臨奎壁宜有英髦出草萊容我脫身巖壑裏籠鵝時復泛舟迴

送夢堂噩公住開壽寺

天低海濶路微茫此去頭頭是故鄉但覺英游空冀北肯隨世好薄淮陽至人無夢心華現壽域重開化日長歲叟有知應笑道吾孫也識老馮唐

送繼公住東掖山

西陵江上渡春迴東掖山中聘使催飛錫凌風天路永寶華如雨法筵開高談應有龍能聽佳句須令鴈帶來老矣江淹才欲盡暮雲凝碧思悠悠哉

黃學士文集卷六

贈龍山詞上人

舜江東下艤官船幾聽潮聲往復還老去未知重到日夢中誰識舊遊山秋風飛錫來天外滄海遺珠出世間爲問而翁強健否龍門高絕許誰攀

題莫氏山莊圖

旋移小隱近南峯遠有咸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偃蹇湖光無雨亦空濛行春杖屨時時到臨水軒窗面面通別作小亭供戲劇青帘搖曳杏花中

丁亥六月十三日上京翰林開院喜雨院長開府公俾爲詩以志之

雨浥龍峯長綠苔佳辰良會玉堂開涼生薰殿宸居近恩子官壺詔使來盡醉不愁騎馬滑新詩可待片雲催作霖政爾須公等行見文星入上台

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費納謁于翰林其歸也次介黎括以

贈言爲請賦詩四韻以遺之

上聖敷文格遠人外藩脩職用儒臣並馳使介踰丹徼特設朝班觀紫宸炎海計程歸路永都亭宴饒龍光新祇承德意勤宣布鼓舞爲魚詠至仁

送徐志尹赴安鄉縣尹

自爲從史直鑿坡幾見鄉山爛斧柯能事正宜參筆削借才聊復試絃歌屈原故國蘭都長陶令公田稅最多應笑衰翁苦留滯汗青無日欲如何

送陳元達代祠補恒落迦山

天下名山小白花鯨波帖帖度仙槎函香祕宇祈靈現出節宸廷振使華殿勝舊誇韋誕筆錦衣重過買臣家相門喬木殊無恙萬古清風碧海涯

遊壽山五峯寺

鑿開混沌自何年广石垂空一髮懸飛瀑散爲花雨落老僧長抱白雲眠舊遊不改桃源路化境寧同杞國天圓視人間成壞相無邊規海正茫然

送李師會蔣仲善赴春官

憶隨飛鶚上秋天夢斷慈恩四十年及此鬢毛俱禿盡見君頭角共嶄然計偕已趣輶車動臚句行聽衛士傳紫陌紅塵衣易化看花得意莫留連

送徐教諭

苔生茅屋鄭公歸杜宇從今不用啼小雨輕風寒食後殘山剩水浙江西夜闌深巷猶燈火春暮高城自鼓鼙好向清時窮勝事花前莫惜醉如泥

次韻答胡古愚博士

麻衣草座老仙翁會及清時修際逢行殿曉趨開豹尾禁林秋宴出馳峯休官尙想英游並愛客何嫌異味重况乃東陽山水窟主張風月有詩宗

子與子長以庚戌之春癸酉之夏兩至赤松今年秋復來則子
長已倦遊而子亦老矣同游者汪生元明許生存仁既又得龍
丘余子方與俱行由小桃源登鍊丹山謁二皇君祠回宿寶積
觀感歲時之代謝念交朋之離合輒成短句奉簡子長

來往仙家數十秋未能長共赤松遊暮年幸已成初志吾士何妨爲
少留歷覽舊山如夢境喜逢新士總名流桃源迹在人間世誰解相
從老一丘

丙戌中秋宿徐道濟書房卽事兼懷永之郎中

天開屏嶂列奇峯水滿方塘碧鑑空十里平原無曠土百年喬木有
清風高齋偶爾成三宿美酒欣然爲一中坐對良辰并樂事興懷存
歿思何窮

題畫卷

渡口歸舟取次橫歸人相逐望柴荆藏村古木林株暗背雨閉雲片
片輕巨石孤撐如欲墮遙峯寸碧不知名披圖省識曾遊處日暮山

黃學士文集卷六

七

陰道上行

送高生歸淮南

山林早已遂吾初湖海交遊日漸疎枉過謾勞千里駕清言難敵十
年書要知俗學元無用且復歸求自有餘投我木桃何以報邊韶腹
笥久空虛

送馬縣尉

炯炯丰標玉樹枝神仙隱吏最堪爲况逢繡水重清日正是金沙欲
現時宿雨漲溪飛去棹微風拂地颺歸旗雲霄直上無多步摻別空
慙兩鬢絲

送覺上人遊金華山

憶同夜上妙高臺坐聽泉聲響怒雷久別煙霞如夢寐舊題巖石長
莓苔掛冠方厭人間事飛錫俄從天上來何處新春可娛客金華山
色紫崔嵬

次韻伯雨臘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興來欲泛山陰雪不奈周膠野水凝朝士白頭愁獨步仙人赤脚傲
層冰招徠盡是雜羣鶴趨附空懸驥尾龜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傑
直有青綾

題張真人玄靜庵

一峯屹起碧嶙峋隱隱金雞五夜聞安用佳城開白日正須拔宅上
青雲天垂龍井丹光接地坼龜潭水勢分閣老新題今寡和往來仙
子幸能文

五言絕句

題趙公畫蘭竹

猗蘭幽人操綠竹君子德天天彼棘心胡爲久吾側
題錢舜舉作東坡畫竹圖
執筆不見人毫端走風雨至今身外身獨與墨君語

題馬虛中畫

人歸白雲處舟在清溪曲不聞欸乃聲但見山水綠

黃學士文集卷六

八

題郭天錫畫

漠漠疎林晚蕭蕭寒雁鳴窮秋萬里客開卷若爲情

題明公畫蘭

猗蘭如幽人不受塵俗拘墨脚亦何爲挽之來座隅

題木石畫卷

山木則有枝白石何時爛長歌木石間冉冉歲年宴

七言絕句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走紅塵忘却山中有白雲忽見畫圖疑是夢冷花涼葉思
紛紛

松江舟中偶書

山房偶爲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白浪千花帆一葉茫茫天地此
生浮

移舟夜泊華亭縣却聽吳歌思渺然最憶儂山湖北寺白雲堆裏看

青天

追和景傳新店客舍壁間韻

我夢方酣子遽醒絕絃可復要人聽梨花寒食東風惡淚盡重山宿
草青

題蘇黃二先生像

五祖禪師出世入婆娑久已斷生因莫將描畫虛空手更覓當年身
外身

笑殺黃龍老晦堂相逢剛道木犀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
短長

題諸公跋子昂詩

晚生猶幸及諸公展卷還疑是夢中日暮况聞鄰舍笛鬢毛衰颯正
秋風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畫濛濛百二山河一夕空收斂神功歸化筆野花啼鳥尙
黃學士文集卷六

春風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尙青枝地老天荒石不知故國小臣誰在者蒼梧落照不
成悲

宣和畫牛

淺水平沙落雁時長竿顧犢過前溪
睿思東閣圖中看寧見北風吹
草低

宣和畫鼠

睿藻徒煩飾細微撫時觀物重獻歛更無麟鳳游郊柳池籞秋風野
鼠肥

武王扇暍圖

一夫偶爾獲清涼四海仁風孰奉揚有道曾孫不忘遠幸均此施遍
羣方

洪厓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壁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醉卧古
藤根

題子固畫蘭

天人眉宇帝王孫憔悴寧同楚屈原何意清風明月夜盡將心事託
蘭蓀

題子固墨梅

南渡倉忙彼一時孤臣曾賦墨梅詩安知京洛風塵外有此青春玉
樹枝

題李早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煙想見春風士馬閑玉勒錦鞵塵土化畫圖流落向
人間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亂山高下白雲層夢中猶識江南路惟恨舟人喚
不應

黃學士文集卷六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海濶天高月正中坐對畫圖如夢寐六街塵土盡
濛濛

水仙圖

脩脩翠羽映明璫誰遣乘風過我傍歲暮高堂空四壁一簾煙雨夢
瀟湘

桃竹畫眉圖

說盡春愁貌不成翠深紅遠若爲情江南有客頭空白腸斷東風百
轉聲

御云

藥陽那君隱於藥市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先朝嘗以進
君家藥籠有新儲苦口時供茗飲須一味醍醐充佐使從今合喚酪
爲奴

芳苗簇簇遍山阿珠藟金芽未足多千載茶經有遺恨吳儂元不過

灤河

春風北苑關時新萬里函封效貢珍美爾託根天尺五不勞飛騎走紅塵

次韻虞閣學上京道中

欲去仍爲一日留玉堂中夜有詞頭歸鞍曉逐南飛雁猶及西山一半秋

送許參政歸武昌別業

九衢蕩蕩綠槐風旌旆搖搖馬首東惆悵鳳凰池上客青天萬里一冥鴻

待漏東華霜滿靴掛冠神武意如何也知久歷中書考若比汾陽恐未多

幾人 穠筆書題墨尙新杏花零落故園春一從今日公歸後身到黃扉復曉日都門祖帳開路人嘖嘖歎賢哉東風無限新桃李不敢煩公手

黃學士文集卷六

七

夢 遷 慶

自裁

片雲爲雨出山時羣物欣欣各自私收斂神功去無迹尋常草木竟何知

住近韓家畫錦堂不將牙蠹託同鄉翻嫌相國歸來日腰下猶懸太守章

白袍鶴立漫紛紛遙聽車音共候門相見惟須飲醇酒看山看水坐忘言

南遊聊食武昌魚莫學騷人賦十居 天子若思真漢相可云吾亦愛吾廬

五十人間富貴年山中道士早求仙石田茅屋歸無計愁絕燈前老鄭虔

龍門尙想舊同遊藥籠深慙晚見收新築抄堤却何日欲歸且復爲公留

石節婦詩

伯也南征去不歸舅姑長慟小兒悲元戎奏徹鏡歌曲來聽完州節婦詩

四皓圖碁圖

當局沈吟祇設勞區區勝負直秋毫顛厥項非君事賴有安劉一著高

屈原行吟圖

大夫生不遇明時故爾行吟楚水湄今喜太平歌既醉不須多和獨醒辭

瑤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幾時還貝闕琳宮縹緲間筆底春風殊未老蟠桃積核已如山

韓幹畫沙馬圖

韓生妙畫本無師正值沙場馬壯時虎臥龍跳未渠已朔風駿尾亂如絲

黃學士文集卷六

七

夢 遷 慶

桃源圖

山容慘慘將爲雨雲氣垂垂欲傍花莫問前村何處覓垂蘿盤石卽吾家

題高公畫竹木

木葉蕭蕭半欲空竹竿裊裊不成叢絕憐意匠經營處都在風煙慘淡中

版築圖

千載巖阿迹已陳披圖風采儼如新兒曹祇羨麒麟畫誰記前朝夢裏人

牧羝圖

屬國歸馳舊使車披圖仍是牧羝奴不知它日麒麟畫如此風埃滿面無

甘美人家藏李翰林醉歸圖

可是良工筆有神寫成醉貌出天真雲牕霧閣時開卷笑殺當年捧

硯人

大年小景

叢叢古木煙雲晚葉葉秋荷浦淑風開卷無聲元有句安排旋已落空濛

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杏園西卽事詩後

鏘金戛玉音聲古抉石奔泉氣勢雄目斷雲車天路永小樓春雨杏花風

遠塵齋

寄言佛子善思惟莫厭塵勞事出離法界本來無遠近須知煩惱卽菩提

怡雲亭

道人無物可怡悅偷眼看雲山石中爲問風吹雲散後將何游戲太虛空

先照樓

黃學士文集卷六

志

初日團團出海東凌晨先照最高峯不知今日華嚴界樓閣新開第幾重

鳳山鷺雪軒

千山杳杳一僧歸鳳去山空僧不知忽見鷺鷥飛似雪逢人開卷覓題詩

月庭

夜久庭空萬籟沈寥寥一月在天心莫教見指先忘月更向口口到處尋

次韻答濟公

舊遊零落如星散坐對孤山似守株聽徹眞元供奉曲羞將短髮照西湖

病須藥餌親丹竈老厭書帷徹絳紗幸有文殊來見問更無天女散天花

白頭朝士方徒步欲過六橋愁路賒目斷紅雲花鳥上樓尾縹緲梵

王家

題清鏡閣

投老歸來賀監船何時結屋鏡湖邊美公高坐毗盧閣萬水同波一月圓

題趙伯容鶴巢

平原公子去翩翩獨遡剛風直上天家近孤山春樹好歸期莫落後千年

老牛磨瘡圖

感時懷古彼何人叩角商歌涕滿巾溪畔牧兒方自適瘡痂都不切渠身

題文泉

石眼元無一尺深中涵千古聖賢心潘江陸海毋多詫好向源頭活處尋

飲後示陳生

黃學士文集卷六

南

歲終博士不超遷便腹先生醉欲眠匡鼎若來猶自可後堂無處著彭宣

野航亭

新亭下瞰碧溪流楓葉蘆花兩岸秋應念兒郎風雨外半區學舍小如舟

牧溪圖

何人貌此口牛翁世間之樂將無同我亦金華牧羊客可容添著畫圖中

鼠粟圖

四顧茫茫復畏誰終朝竊食可無飢是皆大勝倉中樂丞相當年特未知

紫菊圖

九陌青春拂面塵故園秋藥爲誰新披圖風露生顏色萬里天涯有似人

倚梅圖

遮莫南枝與北枝得春多處即堪依故園夢斷頭空白千里關山雪
正飛

題扇頭

倚篁老柳各成叢兩岸樓臺夕照中遠水如天舟似葉釣竿長一
絲風

峭壁攢峯上入雲珍樓寶閣四無隣小橋流水春風外時見揚鞭舉
棹人

次韻題墨梅

一自携家湖水東放舟時度玉花叢因君貌得橫斜影閒却孤山月
一篷

題澧水雪消圖

嫋嫋幽花野水涓暖風晴日雪消時竹君石友何爲者春去春來總
不知

黃學士文集卷六

五
夢
選
虞

題獨山詩卷後

一錫一瓶兼一簞懸冰跨雪度雲端悄然獨宿孤峯頂不與叢林共
歲寒

贈月江術士

坐閱人間六十年始知我命不由天千江一月無分照枝北枝南影
自偏

題陸山長柳洲

簇簇春山紫翠圍瀟瀟烟水白鷗飛東坡正作西湖長一曲空慙賀
監歸

題明公畫蘭

吳僧戲筆點生綃嫋嫋幽花欲動搖夢斷楚江烟雨外秋風灑水暮
瀟瀟

題朱氏春雨樓栗里孤山二圖

柴桑處士晉風流苔徑茅廬竹樹幽睡起小樓春雨足披圖還喜見

西疇

小樓春雨暗窻紗坐對咸平處士家盡日看山仍看畫方知梅有隔
年花

東陽縣西道中

柿葉成陰綠滿村桐花覆地草連雲百年舊事無人記猶指前朝御
史墳

壬辰三月遊左溪癸巳三月遊天宮有感而賦

頻年謁拜祖師庭祇有山光與水聲尙想玄珠密相付免令我慢肆
譏評

黃學士文集卷六

六
夢
選
虞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六

詔

臨川危素編次

香易

命相詔

國家大事非獨運之所能成宰相得賢則百度莫不具
久望治日深聿資夾輔之功庸致圖新之效惟時並
書左丞相朶兒只雅量足以鎮浮大器足以任重夙
封恩威交著於一方終始殆逾於十載爰躋榮於台
維暨入總於憲剛遂延登於揆席克膺眷倚益茂聲
詢于在廷無若舊人之可與共政載加進拜式聳具
事太平敦實而粹和周通而宏敏練達朝廷之大體
休念其帝室之勲臣賜以國人之氏族肅持風紀密
廟之崇俾展經綸之藹實爲盛舉匪出序遷今命朶
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
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于以進退

黃學士文集卷七

張平政理凡制詔號令錢糧選法刑名造作于中書
者以違制論便民事宜畫列于后於戲左右厥辟尙
小大攸司各宜奉法而遵職助成治化仰副至懷故
悉

招諭雲南土官等詔

朕誕膺景命君臨萬邦聲教所通無間遠邇曉此西
宗之民叛賊死可伐敢冒刑章作爲弗靖侵掠境土
狂愚累加招諭木賊執迷負固罔有悛心爰命將而
天討指其巢穴取彼渠魁尙慮諸路甸寨土官軍民
兇徒相扇搖而構亂原其初志匪出同謀既處危
仲訓告俾亟來歸詔書到日除死可伐不赦外應有
誑誤之人納款出降者並免本罪各安家業原有官
生擒死可伐及殺獲其首級者具以名聞優加賞賚
族屬能生擒殺獲木賊者命爲本路土官該載不盡

禮亦宜之豐國公故父帖木迭兒正直而純明溫恭而敦厚受天之慶嶺宗祀於宮中生朕之躬建母儀於天下慨寒泉之莫及斯沛渥之宜頒於戲有畏而威儀褒衣而來格其寧惟永與磐石以俱安惟時英爽之靈服此便蕃之數可追封威寧王

帖木迭兒妻伯亦忒迷失追封威寧王夫人制

邦國之興必資賢於內助后妃之德常推本於母家惟數之隆於斯為盛豐國公故母伯亦忒迷失出乎令族嬪此慶門生我大任實稟恩齊之教毓乎菲德遂膺成命之隆疏恩式考於彝章配德同躋於極貴於戲介福于其王母赫乎象服之宜積慶及其子孫永贊鴻圖之盛尚其幽爽歆此寵光可追封威寧王夫人

純直海加贈宣言協力崇仁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改諡武穆制

柱國追封定西王改諡武穆制

翊扶興運聿懷佐命之臣申錫徽章肅盡勸忠之道瞻言英傑夙著勲勞雖寵渥之已加顧褒崇之未至載揚顯冊追賁幽局故益都行

黃學士文集卷七

三

益都行

省都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忠襄冊竹純直海器量恢弘材資驍勇夷強宗於朔漠覆勦敵於西陲護諸將而濯彼南征建大闢而保茲東夏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經營告成斯有功而必報逮移鎮於關陝旋留戍於覃懷涉歷艱危削平僭叛克謹殺降之戒益廣好生之心全活不啻於千人爵位宜超於五等錮銅斷漆既陟配於山陵胙土苴茅盍肇開於主社躋榮帝傳視秩宰司考行易名疇功進號於戲龍光下被示恩數之非常馬鬣故封嗟爽靈之如在欽承不昧垂裕無窮可贈宣忠協力崇仁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諡武穆

純直海妻喜禮伯倫加封定西王夫人制

朕念祖宗開創之勤覽將帥勲勞之盛義弗遺於故舊恩允出於尋常矧伉儷之相成雖間關而弗避宜並加於異渥庸少慰於重泉故益都行省都達魯花赤今贈宣忠協力崇仁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諡武穆冊竹純直海妻溫國夫人喜禮伯倫秉德柔嘉作配英傑徽戒式資於內助忠忱克簡於上知授鉞專征瓜牙之任彌重同舟共濟肘腋之變遽生脫良人於萬死之中殄叛寇於一鼓之頃訖使軍聲之復振豈惟婦道之可稱爰疏大國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於戲脂田載啓貴雖本於從夫彤管持書名永垂於信史欽予時命相爾有家可追封定西王夫人

也速解兒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襄制

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襄制

朕恭膺眷佑纘鴻業於宗祊緬想賢勞考舊章於盟府有功必報雖遠不忘矧茲文武之宏材為我祖宗之良弼嗟光靈之如在何冊禮之久稽宜示褒崇用揚休烈故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性資沈毅器識弘通胸襟翰畧之奇被服文儒之雅夙陪禁近備罄忠忱方宰臣稟成筭以專征從伯氏提偏師而破敵樓船飛渡迄成百戰之功金鼎調元遂贊萬機之務屬藩方之弗靖應

黃學士文集卷七

四

應

精輝以親行通籌帷幄之餘歸夜廟堂之土力扶凋察顯斥權姦惟東南勝國之故墟資將相重臣之坐鎮既已風行而草偃其如木壞而山頽慨念夫間世之英徒起不同時之嘆峻躋品位申慰泉扃於戲超五等以疏封直為異數節一惠以定諡肇錫嘉稱精爽有知欽承無斁可特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襄

也速解兒妻忽都魯追封安慶王夫人制

事君以忠逮至久遠而彌著正位乎內必能夙夜以相成爰加錫命之隆式表從夫之貴故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今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襄也速解兒妻忽都魯秀名閎作配元臣允武允文茂著經綸之美宜家宜室益崇伉儷之儀嗟歲序之屢更念褒封之未舉肇新茂典稽合彝章於戲焯德垂休既有光於盛烈振賢濟美斯必享於榮名靈其歆茲沒不忘矣可追封安慶王夫人

阿里海牙追封江陵王制

經營四方肇建萬全之策弼成五服式開一統之期何賞與之已行而儀文之未稱覽外朝之上奏稽盟府之故藏啓壤地以增封錫贊書而告第故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武定阿里海牙材資敏達器量沈雄由侍從之選聯預圖回之廟筭佐上相專征而遠畧致敵人納款以來歸龍驤飛渡於奔流虎旅留屯於分閭據南土要衝之會絕東兵後顧之虞降旗果出於三吳傳檄遍行於百粵犀甲雕戈之軍容益振黃旗紫蓋之王氣盡銷輿圖咸入於版曹部曲並登於政路峻躋鼎席臨鎮藩維曹參之功名雖若次於蕭相國去病之親貴固宜比於衛將軍嗟有司久失敷陳在今日蓋加表異是用舉國家拜章之舊極人臣品秩之崇於戲起五等以疏恩今王亦爵冠百僚而序位為帝者師倘其有知足以無憾可特贈官威服遠輔德翊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江陵王仍諡武

黃學士文集卷七

五

定

阿里海牙妻帖力并郝氏追封江陵王夫人制

朕緬想舊臣誕揚新命昭示非常之典均頌及內之章故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今贈官威服遠輔德翊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江陵王諡武定阿里海牙妻帖力并郝氏相其良人為時碩輔由室家攸助之益當朝廷委任之隆恭稟睿謀克成偉績鉤膺四牡備酬勲伐之勞副筭六珈彌著闡儀之盛厥惟賢配宜示寵褒於戲事君以忠既疏恩而啓慶從夫而貴尚婉德以垂休冥漠有知欽承不昧可並追封江陵王夫人

帖木兒塔失贈太師中書右丞相追封冀寧王諡文忠制

任人共政方隆巖石之瞻有命自天俄示台星之拆瞻言該輔奄就考終人興疹瘳之嗟國有褒崇之禮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帖木兒塔失純明而博碩直亮而裕和稟問世之英姿際清朝之景運惟乃烈考專我武皇出從綠車撫六

軍而臨絕域入居黃闔宅百揆而熙庶工克生後賢丕承先業夙由華胄久侍嚴宸備著忠勤屢更委任秉事樞於西府總憲度於中臺既踐歷於政途遂延登於宰席愛君有魏徵之直諫憂國有房喬之善謀援聖經而罄竭於敷陳刊舊史而申明於監戒謂遠人之患難貴於存恤以全大體謂先朝之輔佐失於操切以圖近功至若虛庫庾以濟凶荒薄租賦以蘇疲瘵復科舉以通賢路招遺逸以振士風凡爾告之嘉猷皆朕志之先定弗慙遺於一老俾贊襄於萬幾覽其訃音為之隕涕是用參稽彝典並錫徽章循故秩以視儀推元功而進號峻躋右弼超冠三師加以殊勲賜之美諡疏王封於名郡揚制冊於廣廷負絕前聞宜為異數於戲明良慶會莫盡展於經綸終始哀榮尚有光於窅窅爽靈不味寵渥是承可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冀寧王諡文忠

帖木兒塔失妻曲出封冀寧王夫人制

密章下賈式昭佐理之功象服追崇庸舉從夫之典哀榮斯極今古所希故中書左丞相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冀寧王諡文忠帖木兒塔失妻曲出淑慎而惠慈柔嘉而貞順視身禮範婉德相門凡謀猷入告之終皆微戒相成之力雖婦言不出於壺非可強名然王化必有其基莫先正始念黃閣清風之已遠憫佳城白日之俱歸爰考故常載頒新渥於戲疏封異姓既肇啓於大邦追號小君庸增光於同穴茲惟顯寵尙克欽承可追封冀寧王夫人

尙家奴封東平王制

志士無求生以害人不為苟合公論必須久而後定宜示明揚乃瞻勲賢素懷忠直橫遭汗蠟良用盡傷爰俾率於彝章誕頒行於郵典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政院使尙家奴周通而醇謹果敢而沈雄家傳柯山之盟身際風雲之會入趨禁闈侍問燕於穆清出從撫軍宣皇威於朔漠克膺上眷遂乘鴻樞總內壺之政權長潛藩之衛士展也近臣之選屬茲貴胄之英暨先朝遠狩於龍荒奉中宮肅登於鳳輦

黃學士文集卷七

六

備嘗險阻靡憚馳驅幸衣衣之來歸驚乘輿之不駕力排羣議誤抵
深文肆子拊脾而與嗟念爾忘身而殉義是用疇元功而進號還故
秩於視儀超五等以疏恩冠三師而序位考諸論法褒以制詞極於
哀榮全其終始於戲焚丹書而去籍盡滌前愆錫盤綬以啓封直爲
異數尙其精爽服此寵靈可贈竭忠宣力守義著節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貞愍

尙家奴妻也先忽都封東平王夫人制

臣事君以忠既頒行於卹典婦從夫而貴宜並受於褒封錫以命書
賈于丘隧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尙家奴妻也先忽
都毓秀名族作配高門力贊其夫克秉純誠之德盡瘁於國迄成俊
偉之功方歷踐於要途何遽嬰於法網遭家多難守志靡它迨茲公
道之復明嗟爾重泉之永閔推恩所及視昔有加於戲玄衮補裳既
極維垣之貴魚軒翟芻尙增同穴之光沒而不忘服之無斃可追封
東平王夫人

黃學士文集卷七

七

只兒哈郎封威寧王制

朕總攬權綱修明憲度舉直錯枉視亡猶存瞻言阿保之舊臣有大
勳庸於帝室弗爲朋附卒墮中傷既昭雪其非辜宜換頒於異渥故
資德大夫也可札魯忽赤只兒哈郎材資英銳志慮精深侍衛 武
皇久習邊陲之事奉迎 明考灼知曆數之歸縱橫制變靡失於先
幾奔走禦侮備殫於榮勩綽著成績茂簡殊知矧乃名門克有賢配
出入潛邸左右眇躬維時煦育之恩多爾扶携之助逮判司於宗寺
預詢謀於路朝不苟動乎浮言遂橫罹平酷罰嗟重泉之掩憾肆當
宁而興懷是用卽乃父之故封授眞王之新命視秩宰司之貴躋班
帝傳之崇錫號加勳易名定謚於戲百身莫贖徒增既往之悲一品
追榮茲實非常之典尙其眞漠服此休嘉可贈輸忠保衛守正效節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威寧王諡襄愍

只兒哈郎妻申台封威寧王夫人制

朕照臨所及故舊不遺瞻言保母之賢庸俾從夫之爵載揚制冊追

賈泉扁故資德大夫也可札魯忽赤贈輸忠保衛守正效節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威寧王只兒哈郎妻申台秉德溫良
處心慈惠作配君子善儆戒以相成撫育冲人謹扶持而靡懈矧能
勅以南山殷雷之義深有助乎咸池洗日之功遭事變之無常居阨
窮而不憫爰加渙渥式慰幽潛於戲象服有儀尙克光膺於新命綸
言誕布匪徒申勸於舊勞冥漠有知欽承不昧可追封威靈王夫人

張德隆授玄教大宗師制

朕靈承上帝體大道以宅中緬慕 先朝資至人而贊化聿求宿望
誕紹正傳既允協於僉言宜明敷於顯冊冲眞明遠玄靜眞人張德
隆毓秀紳綏之華閱游神籤笈之眞詮過庭夙得於異聞樂地兼通
於名教翔干仞而後集入奉燕間御六氣以時行出陪扈從侍祠上
方則克勤於忠祀講欵介丘則靡憚於駿奔茂輯純禧荐膺殊遇矧
乃伯父事我 世皇扶輿運於方隆播玄功於不宰延洪四世精白
一心惟儉惟慈是繼是述圭璋令聞久爲法器之備梁棟巨材當荷

黃學士文集卷七

八

宗門之寄覽奏章之來上考系緒之相仍庸升陟於仙階俾嗣登於
師席併稽故實加峻文班以重表儀以昭纂序於戲疏恩最品鑿錫
爾非常之名迪德前猷式佐我無爲之治增崇道紀祇對天休可授
特進上卿玄教太宗師冲眞明遠玄靜演教大眞人總攝江淮荆襄
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宜令張德隆准此

天妃林氏父母加封制

天降明靈之德有開必先人資利涉之功無遠弗屆換頒書贊敷告
祠庭靈慈廟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父積慶侯林孚母顯慶
夫人王氏丕擁嘉祥誕生英淑楊乃神休於不測相予漕事於方殷
胥繼冥通赫若虹光之下燭扶搖順濟恬然鯨海之安流川祇效仗
助之勤京庾積委輸之富聿嚴昭報夙著彝章永惟啓慶之源宜有
追榮之數覽宰臣之上奏訂禮寺之舊儀俾進陟於號名用增崇於
本始於戲百年廟食率遵歲祀之常七命侯封特表賚惠之盛益施
陰祐茂對寵褒積慶侯林孚可加封種德積慶侯顯慶夫人王氏可

加封育聖顯慶夫人主者施行

表

翰林國史院賀 正旦表

一氣洪鈞肇協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寰宇均懽臣鄰
胥慶欽惟 皇帝陛下堯神廣運湯德懋昭月竊天地揚風塵之號
令蘭臺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翫禁筵
迹鴛班黻黼丹青莫寫化工之妙梯航玉帛惟觀壽域之同

國子監賀 正旦表

立枵紀歲新曆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肅儀文而稱慶履臨所暨并蹈
惟均欽惟 皇帝陛下駿惠先猷丕昭嗣服體元建號道允協於重
華備物隆名孝益嚴於長樂克承天貺式迓春祺臣等忝職教庠參
陪班序鴻鈞一氣難名有造之仁眉壽萬年申衍無疆之祚

七政旋杓回陽和於蒼陸一人當宇展朝會於彤庭凡在生成實同慶賴欽
惟 皇帝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風行

黃學士文集卷七

九步 選 慶

雷動敷治象於多方候應泰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獲旅千官
瞻就日之清光載逢昌旦祝齊天之寶算永固丕圖

中書省賀 正旦表

歲臨析木萬瑞氣於神臯天近太微赫清光於黼座三朝嘉會萬福
來同欽惟 皇帝陛下凝命上玄宅心至正典學與春秋而俱富知
人伴日月以並明震器夙成俾橫經而就傳謙光下施加備物以展
親惠綏羣黎函蒙慶澤臣等忝司政柄獲領朝紳金鉉調元莫贊皇
猷之盛玉卮稱壽願增寶算之長

國子監賀 聖節表

虹流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宮均慶百辟
騰惟欽惟 皇帝陛下祗遜文謨丕隆舜孝雲行雨施等天地以無
爲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欽時五福賴及萬方臣等忝職儒僉欣
逢瑞節播南薰之至化鈞奏九成瞻北極之常尊嵩呼三祝
頌度明堂允協乘雙之候紀祥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溢大庭歡騰同宇

欽惟 皇帝陛下宅心淵粹凝命穆清長樂承顏昭 聖人之孝治
金華勸講開天下之文明茂對正陽益增神策臣等忝司教事欣觀
朝儀律應薰絃並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觴

寶軫歌風更化絃而出治璿樞電屆瑞節以受朝率土歡心昌辰盛典欽
惟 皇帝陛下丕繩祖武誕舉皇綱照伴日月之明知人則哲量等
乾坤之大御衆以寬庸伸報上之誠同致後天之祝臣等忝司佔畢
獲旅縉紳金鑑效規莫助維新之政玉卮稱慶願綏有永之年

中書省賀 聖節表

歲舍在庚應虹流之紀瑞月臨于巳瞻龍輔之當陽經典載行與情
胥慶欽惟 皇帝陛下居富盛之業撫熙明之期地重青宮崇教事
以端國本天開華閣陳古訓以宣人文茂對嘉辰荐膺多祉臣等忝
居政府肅領朝儀接武泰階莫贊無爲之化發祥神筵願符有道之
長

國子監賀冊 太皇太后表

黃學士文集卷七

十步 選 慶

德爲 聖人治有光於舜孝養以天下禮益謹於漢儀備物隆名熙
朝盛典欽惟 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寅御丕圖黼座端臨念 皇慈
之保佑綸言播告極鴻號之尊崇事遠適於古先慶旁流於中外臣
等幸專教席獲旅廷紳傾向日之微忱遙瞻廣內祝齊天之眷算永
奉慈闈

國子監賀冊 皇后表

顯冊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輯邦家惟均
華夏欽惟 皇帝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日俱新剛健允符於
乾德自天作合順承式表於坤儀命出楓廷禮成椒掖臣等濫司教
事欣親彝章關雝正始之風四方采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 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嘉與外廷肅稱
元會欽惟 太皇太后殿下道光內治德配 先朝尊極宮闈誕舉
推崇之禮慶流宗社綱章擁佑之功履茲端辰哀時多祉臣等忝司

教節預班聯輝閣天開恭展三朝之拜瑞池日永歡騰萬歲之呼

國子監上 太皇太后賀冊 皇后表

禮行當宇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茂衍徽音之嗣驩騰禁掖喜浹
寰區欽惟 太皇太后殿下德備儉慈功參覆載承先朝之付託克
協孫謀建中壺之表儀式資婦順流輝華於椒屋增鞏固於蘿圖臣
等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二南正始大義本於家人萬壽無疆介福歸於王母
慶

翰林國史院賀 皇后正旦牋

春回椒掖茂迎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懽騰廣內喜溢
羣工敬惟 皇后殿下淑德純全徽音夙著中蕪黃裳之美恪謹柔
儀上伴紫極之尊永綏吉履肇臨穀旦並介蕃禧臣等忝職文詞獲
陪班序化行宮壺願新彤管之書慶衍邦家敬上玉卮之壽

中書省賀 皇后正旦牋

璣衡密運回玉律於青陽肇翟令儀應軒星於紫極慶行中壺喜溢
黃學士文集卷七

大廷敬惟 皇后殿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體家人之正位肇立化

基志卷耳之求賢助成治道春生穀旦天錫蕃禧臣某等忝職宰司
筮班元會載新椒頌展盛禮於三朝永固蘿圖登齊年於萬壽

國子監賀 皇后受冊牋

嘉禮備成正柔儀於內壺隆名載舉乎大號於外廷治首六宮歡形
八表敬惟 皇后殿下性全淑哲德並神明玉冊金相茂輯彌文之
盛暈衣褕翟光昭象服之崇稽合舊章直為鉅冊臣等叨居疊序獲
綴朝班瞻北極之四星祥開吉日祝南山之萬壽 慶衍齊

年

箴

朋樂齋箴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朋樂予竊嘉其能得朋而懼夫
樂之或過其節也為之箴曰
天壤之間並生者人矧曰同類其有弗親孰余之從來之紛若匪善

何信匪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適莫惟德是徵復而朋來
其用無咎坤以喪朋厥慶終有一陽之至我其埃焉三陰之聚我其
舍旃豈茲記言與易殊指便辟佞柔既曰損矣一人同心其樂也康
比之匪人其樂也荒猗伯陽甫式謹爾類交游司規敢告闕棘
銘

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展也良貴能者守之罔敢怠棄惟勤為常非有為異反身
而誠萬物咸備其勤斯何厭壽以之誰休勿休伊誠之思其有斯何
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誠之為孰勉而躬閱勉朝夕封吝殖驕執為
己得一元默運其生職職天德之脩人道之極猗君之為厥志允臧
式敬爾承勿助勿忘閑邪存誠充實輝光我曷振之勒銘茲堂
兼善齋銘

兼善齋銘

墨貴兼愛儒者損之詎曰此道我之得私必由其本以及其支相古
先民孰為我師莫窮匪顏莫達匪伊何志何學朝斯夕斯乾之善世
則罔敢知坤之積善尙其孳孳止也以所動也以時毋慕千里忽於
毫釐仁如夷吾或羞其卑為善有術視我銘詩

朕晦齋銘

王君仲致以朕晦名其齋蓋有取乎考亭朱子冠而字之祝辭云爾
夫所謂人晦於身神明內朕者復而通也今乃援其辭而左之者通
而復也仲致來徵銘為之銘曰

惟皇播物終始一誠屈伸相推乃色乃形有出于幽以豐而亨有人
斯息明夷之貞而通而復與時偕行展也王君欽其華英退藏於密
以觀其生與造物者游神之廷曰子庶幾天之性情我曷相之式彰
茲銘

恒德齋銘

易之為義隨時變通有不變者確乎其中是曰恒性人之固有充為
恒德不息則久聖人之道久而化成由其不息是之謂恒惟君法天
情行偕極惟臣承君咸有一德繫公之先國之元臣篤生後賢左右

聖君吾儕小人朝不及夕夫孰如公自強不息體之既立其用必行
措諸事業乃恒之享允懷于茲益謹其度與國同休以永終譽

興讓堂銘

何君貞立起進士官七品法當封父母及妻父以讓于其祖母以讓
于其祖母有司如其請以聞地恩既行乃扁所居之堂曰興讓名人
鉅公樂道其事紀載而誦詠焉君出以示予因系之以銘曰
讓之為義推己所有木水本原則有所受子承其考婦繼其姑家之
積慶匪我有餘嗟嗟末俗借鋤取帚孰視爾民俾歸于厚施由親始
千乘可輕義以起禮善不近名 皇仁在上孝子不匱奕其龍光恩
榮備至爰建稱號樹之風聲一家之讓國人其興作為銘詩薦此樂
石匪私其家維以勸德

方齋銘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銘為之銘曰
與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枘以圓而相違天下之方盡於五寸

黃學士文集卷七

三

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任物
之宜主至靜以為德不自毀于形隨匪惡圓而喜方諒所秉之莫移
爾息爾藏矩範在茲無矜而名尚允蹈之

圓硯銘

翼之家藏王使君所貽圓硯有白文貫其腹銘曰

黑之守處也久白之不涅歸也潔

青石硯銘

雪竇方丈所蓄青石硯德壽故物也銘曰

匪琥其白匪璋其赤夫蒼蒼者天之正色韞匱而藏守之以黑毋曰

茲宋之隕石也

息菴銘

上人允茲扁其菴曰息因以自號蓋扁以彰所息之處號以表能息
之人能所相為無窮吾未見其息也上人來徵銘為之銘曰
謂菴非人孰累於名謂人非菴名孰與嬰所息者境能息者智菴耶

人耶依正不二剎那之頃能所雙亡十劫何短一息何長勿生疲勞
而止中路咄茲草菴非汝住處

朽室銘

朽室者上公樞公之所居也浮屠氏之法衣壞色食瓦鐵其以朽室
為居固宜然予觀一切世間成住壞空非有定相朽與不朽即涉二
邊假名無實何取何捨輒因安陽韓先生之言而申釋之以為銘曰
身如虛空不係於物出三界家寧事一室善哉上人此休歇處惟適
之安隨其所遇嗒焉枯坐兀若槁木敗壁頽簷容膝而足因緣幻境
空華露電茫茫火宅終歸壞散有弊者形不朽者理昔本非成今亦
無毀入如來堂應如是住金剛堅強永保貞固

止足齋銘

有為老氏之學者四明陳君扁所居室曰止足予懼其務內而忘外
取小而遺大也為之銘以充其志焉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七

五

人於兩間如海一粟萬物備矣匪我也獨昧者失之欲乃逐逐及身
而樂伊誠之復道何遠而唯止斯足勿安一枝而甘滿腹顧曰我道
無殆無辱銘以申之予告非讀

尊德齋銘

汝南蔣士權伯衡有志操力學績文尤長於篆隸武夷杜徵君愛之
為作尊德齋扁其讀書之室金華黃潛為之銘曰

天降生人曰有明德君子得之有物有則保養所賦敬共奉持外欲
弗肆內德弗墮尊德樂義所尊在人尊德問學所尊在身道立德尊

卓哉先覺惟伯衡氏究心聖學

存存齋畫像贊

孔氏之大宗曰存齋先生宋季襲衍聖之封已久 國朝至元間
召赴闕俾仍嗣襲先生力辭遂以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世平於
先生兄弟也惜其以存自號而不能欽承 上意存其封爵因自稱
曰存存齋且屬予贊其畫像云
東家之傳兮有本有支弗居其名兮匪德之衰德則可久兮可止者

時猶有天爵兮聚我所庶金石絲竹兮家聲之遺有能宗予兮文不在茲表以丹青兮展也令儀巍然靈光兮人皆仰之

程楚公小像贊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遇世祖歷事四朝為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潛舉進士至京師因拜公于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潛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觀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脩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曰

褐衣角巾瀟洒出塵仰羨夫消搖於丘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覲一言而寤意罄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著之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厲以紀綱平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為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晉用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平廟堂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刑之已遠儼丰彩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黃學士文集卷七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為玉人之不學不失其為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虛以為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以道固貴於升堂而入室取其虛明則於軒為宜居焉游焉朝斯夕斯嚮晦晏息尙要其歸請為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李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相闕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著常存肅穆之容挺拔於翠竹碧梧之表泳游於祥雲麗日之中挹其光儀者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黃閣清風也

蕭侯畫像贊

侃侃之色暨暨之容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精神隱然折萬里之衝蔚乎豹變之文彪于外而弼于中溫其如玉穆如清風望其餘光者孰知為萬夫之雄也耶

瑞像贊

仁和孫翁誦法華經三十年感異僧遺以一石久之忽有觀世音大士像涌現其中見者莫不歎駭以為殊勝希有之事為之贊曰三界之中萬法唯識石非動物何識何知而能有此如幻三昧由理具故事相宛然當知法身徧一切處假名依正一念三千我心與石等無差別若問若見應作是觀同證如來不思議境

王真人七十壽像贊

列仙之癯澤夫道朕合氣乎元和游神於太虛其應也無方而環中以為樞是宜長上古而不老等天地於遠慮視人間之七表特塵劫之斯須挹其光儀清風穆如古所謂博大真人者茲非其徒歟

雲外慶公畫像贊

堂堂獨立無與為對描畫虛空徒勞藻績一雲所雨何內何外勿於其間自為隔礙寶相儼然靈山一會

擊蛇笏贊

黃學士文集卷七

六

於烈孔子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乃罔畏忌林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璧圭干鈞則重聽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狼藉沾漬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今鮪鯉之舞尙有門孫曰子禦侮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八

續彙五

續金華叢書

碑文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上都大龍光華嚴寺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天子時巡上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時為平章政事一日入奏于便殿上問龍光華嚴寺創建於世祖踐阼之初何以久而猶有所未備對曰此無他由其役殷費鉅而財用弗繼耳其年秋八月迴鑾次三十里店諭旨中書賜以鈔十萬緡給其營繕之費仍令寺僧護視屬役勿以諉于有司住持比丘惟足欽承睿旨親率其徒鳩材僱工誦日庀事經畫指授而程督相勞之靡敢弗虔輪奐之美丹碧交輝寶旛華座嚴奉如式在其教所宜有者纖悉完具明年秋八月大駕南還復至三十里店丞相以訖役聞請勅詞臣著于石章以紀成績制曰可事下翰林以命臣潛臣潛謹按惟足所述事狀世祖皇帝始在潛邸駐軍和林念國家龍興朔漠奄有萬邦聲教所覃地大且遠會朝展親奉貢述職道里宜均爰相地于桓州東灤

黃學士文集卷八

一

河北之龍岡建開平府首於城中乾良二隅造兩佛刹曰大乾元寺曰大龍光華嚴寺龍光華嚴則以傳菩提達摩之學者居之世祖正位宸極采古者兩京之制詔以大興為大都開平為上都鈞天帝所上應紫微羽衛句陳周盧千列而茲寺尚仍其舊未有所改作仁宗在東宮躬戾其宇下左右顧瞻懼弗稱世祖致崇極於覺皇之意俾有司斥而大之英宗嗣位萬幾之暇數嘗臨幸謂五方佛像在世祖時因感異夢而迎致于茲命於故大殿之南別作前殿以妥奉焉且賜以吳中上腴之田一萬畝使贍其眾然自經始以來更涉異朝歷九十餘年逮今天子特軫聖情圖終先志乃克因舊為新而訖考其成帝力所加固非一朝一夕之積其成之也蓋自有時夫豈偶然哉寺之開山初祖曰至溫與故太師劉文正公秉忠友善有志氣而深於謀略世祖甚器重之溫六傳至維壽以道行文學受知英宗制授大司徒壽傳弘琛琛傳妙桂今惟足則桂之法嗣也自報恩來補其處云臣潛竊觀昔之有國家者莫不參用真乘助宜皇度廣資勝利

昭薦國釐故凡赤縣神州必有禪林法窟我世祖皇帝所以維持億萬年太平之基者規模宏遠矣列聖相承以迄于今扶植而振起之將欲與之相為悠久是誠不宜無以詔於方來謹序次其本末而為之銘曰

龍岡之原灤水之滸度關而北茲惟天府肇啟帝京自我皇祖克宅其中下臨九土金輪既御法幢斯登普為人天作大福聚如遊化域共趨寶所沈沈華構奚啻百堵奧殿廣堂有楹惟旅架以虹梁承以龜礎有飛其椽有網其戶廓為夷庭延為行宇峙為穹門周為遠廡經之營之游更寒暑聖子神孫續承遺緒逮今皇上不忘繼序俯垂清問溫其天語蔽自淵衷便蕃錫予召彼役徒赴我藝鼓羣工薦技風斤月斧金碧焜煌萬目咸覩靈山一會儼然故宇瞻之在前瑜珈五部玉象金相如日當午神帝龍君後先參扈天魔恐怖日有禦侮棲經于匱縣鐘于盧息有室廬食有庖庖勝緣畢具宗風載舉增崇上化翁受多祜歲時省方鳴鑿樹羽宗盟咸晚班行文武企望屬車

黃學士文集卷八

二

奔走俯僂大家右族豪商鉅賈廣眾稠人下及寒窶姦至景從屢居野處洪纖高下一雲所雨稽首度門永有依怙於萬斯年奉我明主詞臣作頌誕告終古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比丘悟光創建承恩閣成使以狀來請書其歲月刊之茲碑以示永久蓋自雙林唱滅像教東流有國家者咸知信嚮而無能若我朝之致其隆極者凡九州四海名山福聚至於遐陬絕域萬里之外靈蹤異跡靡不搜訪而加禮焉矧惟茲山乃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所止宜其蒙被帝力尊崇侈大非他山所得而比倫也舍利始出於西晉歷宋梁陳唐五代暨宋其隨機赴感發祥現瑞殊勝希有考諸傳記所述可見已世祖皇帝底定南服而茲山入于職方首命奉迎寶塔安於內苑之萬歲山上都之龍光華嚴大都之聖壽萬安諸大刹及諸官署置十六壇場車駕親臨瞻敬於聖壽萬安百寶光明從壇而起高貫寺塔遙燭禁庭皇情大悅

亟命護送還山仍賜以名香金幣敕行中書宰臣郡長吏增構殿宇
高深雄麗視昔加倍四眾莫不抃躍欣慶得未曾有列聖相承逮今
天子歲時函香遣使賜予尤渥會法席偶虛而寺幾廢今大尉納麟
公時爲行宣政使求可任其事者於是光由平江之開元來補其處
至正二年七月也光既重新門廡殿堂庫庖廡之屬且盡復豪家
所據諸莊田土園林而資以爲奉養者一無所缺學徒雲集內外不
下千人光以爲寺之所宜有幸已畢具而天使下臨祇肅無所乃出
上所賜白金爲兩二百市材僦工造傑閣以嚴使命列楹若干架雷
若干屋之以間計者七其崇若干尺廣加其崇若干尺脩去其廣若
千尺飛棧步簷方櫺曲檻悉稱其度名之曰承恩之閣上設像座而
卽其下爲傳宗之堂後爲方丈之室費有不給則繼以經用之餘費
民不知而官不與焉庀役於九年之冬訖功於十年之春前人未及
爲而今爲之其作始之自固不可不書也昔大覺禪師懷璉歸老茲
山於其君之賜有所弗受不欲以己易物也光獨汲汲焉圖所以彰

黃學士文集卷八

三

吾君之賜如恐弗及不忘以下報上也璉之辭讓光之恭敬同出於
儒者之所謂禮則其爲道宜亦無不同也所可書者豈直經度之勤
營繕之美而已哉光蜀人族某氏別號雪窗云銘曰

佛之眞身徧一切處非滅而滅非住而住金瓶寶篋八萬四千茲惟
其一留鎮人間粵自先朝逮今聖世星軺絡繹香爲佛事積有金貝
篋有綺縠侑以多儀用薦德馨因果不殊財法交施受用見聞同增
福慧大恩莫報君賜未彰荷負有人不敢怠遑乃擇嘉辰開寶樓閣
熾然建立無作而作華旛珠網像座中嚴龍光下賁人天具瞻三輪
既空莫非實相知報佛恩則爲報上史臣作頌來者是徵於萬斯年
彌謹其承

故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閩國公諡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親于上京世祖皇
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卽公寓邸傳旨詢日本事公對以

日本最爾烏夷不足煩天討因畫招徠之策以進深契上衷將使預
聞國政公懇辭迺降金虎符授公中奉大夫刑部尙書福建道宣慰
使兼提刑按察使仍爲御便殿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爲公起舞
霑醉而止公既還治閩中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月舉家入朝明年
正旦上眷禮有加擢戶部尙書數奏事稱旨嘗命之坐而輟御膳以
賜以廷辯薄百官俸非便忤權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
夫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卽政事堂條陳二十四事丞
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母行二十一年春正月進對
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臣得備一介之使以招徠之
事成可無殘民匱財卽事不成亦無損國威重上嘉納之因以公爲
國信使凡所須一惟公意公以爲臣他無所須祇須一印佩之擇參
佐數輩奉詔書以行足矣有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玉環連條納瑟瑟
袍帽鞞馬鞍各一俾丞相善護視公妻子之留質京師者公既陞辭
以夏四月發慶元五月抵耽羅耽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

黃學士文集卷八

四

月至日本境上先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并移書國王及用事者日本
遣使郊迎甚設請遂以詔書入辛卯望艤舟對馬島丙夜俄有舉火
譟譟島上者公竟遇害而薨得年五十有六夫人葉氏攜諸孤踰哭
赴愬闕下上聞訃震悼命頒其家衣廩如故給夫人驛券乘官舸五
南還究其事尋謚公敬愍侯錄其季子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都
中爲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卽平江賜宅一區田八千畝厥
後都中累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言公雖已得謚而爵秩未稱有司
以聞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春三月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謚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閩國太
夫人既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上恩修前烈爰
卜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像而祠焉公姓王氏
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爲宋世族高祖諱戢贈太保高
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太保南渡時嘗仕閩因家焉故又爲福之長
溪人曾祖諱椿贈太傅曾祖妣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人

祖諱萬全登淳熙二年進士第任處州青田縣令贈太師祖妣林氏
贈衛國夫人考諱方大贈少保妣陳氏穎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禱
於顯應崔府君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工爲文辭年十八領國子
舉明年用叔父參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
務故宰相吳公潛分闕四明辟奉國軍節度推官改沿海制置大使
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議之凡所剖析三百餘事有
平心錄四卷除提領戶部備賞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與嘗捐和
平十二酒庫積遺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爲之少蘇馬公光祖以執政
尹天府辟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六縣獄軍車夜至餘杭
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人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
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活甚眾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羅買官改
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用舉者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爲諸邑最阜
族有縱家僮殺人者論如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轉運
司主管文字力請寬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便之除監左藏封

黃學士文集卷八

五

楮上庫差通判臨安府除提轄文思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
丞兵部郎官出知徽州兼都督兵馬府參議官軍帥李銓據城謀爲
變勢張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侍郎
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點刑獄行次
禾嘉復以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南劍州兼
福建路提點刑獄兼招捕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路制
置使兼職仍舊於是德祐內附三宮已北上而景炎新造未久又航
海去迺抵福州行省以入郡圖籍上之行省承制以公知建寧府尋
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兵爲亂殺同知宣撫司事潛說
友而屠其家公收潛尸爲治後事且以計給雄而厚結其麾下因大
閱擒雄誅之以功陞宣撫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
而淮兵亂復作公率郡民捕其黨悉斬以徇閩生齒數十百萬卒賴
以完亡何而入觀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
安人先卒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其爲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

慧慈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慧寺撈思母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口大
師住持平江妙湛寺普貴子男七日時中易名爲僧以卒餘悉以公
公奏補官日琦明威將軍同知肇慶路總管府事日權中從仕郎同
知循州事日昇中從仕郎寧海縣尹皆卒日建中從仕郎建安縣尹
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人留質而歸卒于維揚驛無子以都中之
子某爲其後日端中從仕郎尤溪縣尹已卒日都中今正議大夫兩
浙都轉運鹽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爲尼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
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都中以太夫人之命來徵文將刊之茲碑
潛竊惟公之忘身殉國亦既簡在帝心而足以暴白于天下太夫人
勤懇壹意爲天所祐年幾八表貌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材猷
德望嚮用於時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爲臣太夫人之
爲婦正議之爲子可謂盡之矣欲勿書得乎太夫人之弟茂辰嘗以
公薦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公之歿也爲之七走京師而致力於祠
事尤悉亦有功於王氏而可書者也其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八

六

於赫世祖總攬羣雄委質自奮時惟王公千載之逢由一言始歸讓
全閩惟天子使相彼林林孰完其生繫公是怙弗震弗驚迺疇民庸
迺踐朝著迺啟迺沃迺居政路盡茲島夷敢有不恭抗言請使出次
于東溟波浩浩其下不測長風大颿萬里一息天聲所加咿嗚睚眦
鞬囊帕首頹伏路隅煌煌英蕩使事有指庶公其歸赤舄几几胡蹈
大難而以計開舍生取義哀動帝宸疏封進爵易名節惠于飾其終
罔不備至公則遠矣遺烈不泯孰其承之惟後有人一畝之宮百世
之祀麗牲有碑刻示無止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據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文忠張公
祠堂碑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
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
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查至皆堅卧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講學士

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僅三閱月而薨于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爾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秘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附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爲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爰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歲事饋奠惟謹以潛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強嚙伏而盜賊化爲良民爲御史則抗言尙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厲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拄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執法西臺屬閣右荐饑一以荒政爲己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乃傾私囊斥公帑奏請六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爲區處慮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

黃學士文集卷八

七

纖悉竭盡其力賴以少蘇者雖甚眾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捐館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制贈公據誠宜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曰文忠卹典之優異光帝憫悼深矣公所學務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苟仁宗時公居禮部爲侍郎尙書兩持文枋克廣賢路深契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輒拒不與爲禮書方寸紙令閤人論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所撰著施於朝廷行於四方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莅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祭於大烝文學論議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爲最久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爲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平生釣遊處池深木寒猶將低徊不忍去况登斯堂而仰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既不敢辭而序其槩復爲銘以系

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閣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勒諸石章昭揭墓陞矣非有關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澗孰過公歸而止于此使者在門公不爲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有命竟然來思日子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寧寬是西顧盡瘁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官公像在斯皇皇卷服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記

丞相冀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冀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薨于位二十六日乙丑附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年春某月某日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宮家莊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明仁殿而退諭上旨俾臣潛撰王先塋碑銘并以祠堂記命臣潛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農達世貼睦爾使著于石仍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題其首而刻焉惟武宗皇帝昔在潛

黃學士文集卷八

八

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獻王以宿衛重臣久侍帷幄上既嗣大歷服忠獻遂以佐命元勳入秉國鈞夙興夜寐勤勞帝室將寘其家于北土令就高爽而遠歎禱乃以上所賜宮家莊之地築別墅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有成立爲時名臣卽文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獻以父老之請爲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中書界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爲學者師忠獻既歿因作堂而祠焉其構興之初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錢幣物以相其役東朝及中宮致助有差迨其訖功上復遣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詔詞臣歐陽玄爲之記至是別爲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潛記之臣潛竊考古者天子之公卿有大勳勞則祭於大烝後世之廟廷配享是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祗壇墀而祭之後世之羣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爲國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自莫之無則合於鄰國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有鄰國之可合舍夷

夔周公而誰歟忠獻以雄才偉略出則膺爪牙之任入則荷腹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施轉旋闔閭之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文忠用貴王賤霸之術佐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爲己任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况前作後述濟美象賢位冠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侑於烝嘗享祀於廟室豈鄉國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事夷夔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潛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焉文忠諱鐵木兒達識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莫寧王謚文忠餘見於前記及上所賜勳德之碑者此不具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循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矣景定末王侯已守是邦始論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爲道院者闕書堂日明正

黃學士文集卷八

九

且以其沒入之田百七十有六畝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孟奎又益以他田六十有三畝祠事以備國朝因之建書院額設山長員而茲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慶初上新卽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冒取有禁於是總管申侯爲開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所侵田有挾教門檄來爭之者侯弗爲動乃賂吏瞰侯在告謬爲可疑上其事于宣閫今山長葉君謹翁白侯破其計而閫復下于郡侯爲徵圖籍覆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失不守又三十餘年迺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歟而已矧夫威怵利誘有甚於二氏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挂大紘一斤終其身不悔逮紹興權臣擅事汪公既坐切直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夫相位貶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撓是廩焉不可奪者區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帥祇奉德意幸惠

斯文甚厚緊六君子之曹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人傑出其間媿美於前哲夫能寶其不費之軀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潛旣爲書其槩且道其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孫衍嘗以己田百畝代其置汪公五世孫誼亦以己田三十畝相焉至是兩家因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已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麗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爲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改作學于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來蒞縣事厥旣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廡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折於郡庠若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爲米不盈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爲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爲學官永業以佐經費侯旣納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事者方君遇以爲向之克有學有田不

黃學士文集卷八

十

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遽能不受其所有以弛吾乏絕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來徵文爲記嗟乎大道隳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久矣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去吝孰先焉由其通舍其蔽茲所以合異而爲同也侯與吾徒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末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爲原其大趣而爲之記其目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錄爲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爲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他州縣下絃誦之聲希闕寂寥前後爲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

裕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學之資老以爲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爲言君欣然爲報田之可耕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士之羣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爲而願得予文以記之子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爲士固不必廢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濫田以資施子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爲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以飲食之人爲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爲弟子員而藏脩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愧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爲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爲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爲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嘗爲某官

義烏先達題名記

黃學士文集卷八

七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修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實其中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爲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爲科目之設茲其權輿逮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寢久文運之闕適惟其時誕布詔條光揚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缺軼而表顯之不獨爲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懲列傳所載盡瘁事罔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清徐公皆邑之先達也視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于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爲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彰千載之盛際非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

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潛之會大父左曹公質志之茲俾潛副書其重新之歲月潛不得辭也

江潮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爲之表悉著其氏名歲月使覽者尙論其世而有以知其入後世官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江潮行中書省莅治錢唐五十又六年題名有記尙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今丞相題下車亟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廣厦增崇其壯觀以昭示乎等威而未及蒐遺舉墜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公視事伊始命掌故考舊橫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潛敘次梗槩以告來者潛幸嘗以文字爲職業而效趨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朝稽古建官以來麗臣碩輔入則保茲天子而儀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一所以聳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爲行省凡十有一而江潮當東南之都

黃學士文集卷八

三

三

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海隅旁連諸蕃樞結卉裳稽首內嚮擊兵民二坊而臨制於相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寄丞相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鎮茲土綱紀號令煥然聿新羣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爲之改眎而易聽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初特勅詞林宗工作記并書篆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昭回之光而流榮耀於無極若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秘閣之所纂名山金匱之所儲相爲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甚大豈偏州下邑廳壁所記可槩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記諫院題名以爲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乎是道雖秉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爲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聖神撫運鉅人並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奮庸於內成周之三后協心於外畫一之治罔間後先述作之家邇

觀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廟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湘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國朝之制也蓋自唐分三省肇置都司爲尙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之眾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攷之六典則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省內宿直等僅僅數事而已位有常員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爲元僚小大之事罔不與聞列曹採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可否僉議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秩悉視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爲一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負絕前比非清方敦實閱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爲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

黃學士文集卷八

江湘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僑功偉烈自見者侈爲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於災燬之餘爰命潛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潛竊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因其所居之位而寓規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於邊隅之阨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羣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以一事名言也庸敘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爲之記凡參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監修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章別設官屬而勅尾以之入銜重其事也昔在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公鴨奏請立史局纂修先朝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澤監修上悉從之至元元年始置翰林國史院十三年乃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公鑄監修國史

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恆以上相專綜監修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修委任可謂重矣若稽往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爲一院而史事獨屬之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在方策垂于萬世其所繫之重非他司比抑可知也故凡大拜之後必諫吉視篆于本院廳壁固宜有其題名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逮脫脫太傅公兩入中書相今天子九十年間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所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故得右丞相天澤太傅公而下總十有二人纂石大書而深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正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

黃學士文集卷八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爲永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爲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祕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興文署以待制兼令編修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祕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國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頃因纂修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建置沿革之大略也自中統至元以迄于今題名未久克立是用蒐羅故牘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刻諸石庶來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宋以來偏州下邑莫不有記矧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萃止安可觀其闕文而弗之講乎覽者因其人而尙論其世則國家之聲明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槩見也僚屬參佐具于別刻者

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寓夫官師相規之意焉粵自世祖皇帝作別都于濼陽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列聖相承道為典常文武百司扈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以施命于四方載事以傳信於萬世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啟沃聖心退則紬釋前問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上所識擢必動閣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司比也由至治元年逮今二十有七年分院題名歲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為論之備矣茲不復勦取舊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考焉爾蓋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或將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口知日兼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合本院與其曹屬並列于左云

黃學士文集卷八

五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尙矣覽之者問其人可以知其政故記之者必本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之意而風厲焉烏古孫公良楨之為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考諸故牘得其氏名歲月將刻石于廡下未及成而出持閩中使者節尋復召入參議中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俾潛為之記潛竊惟都司以彌綸省闔為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尙書有左右丞管轄眾務而左司右司為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升為執政中書門下別設檢正之官而尙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逮至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輔檢舉之職悉歸於左右兩司其委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况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最號雄緊而百工之事尤為叢劇豈他有司限於官守而可指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之選昔人所謂學為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氏名知所歆慕而奮發焉則其為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職分官扈從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木為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堃僊護都孛羅鐵木而慮其久或蠹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潛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古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白筆側陛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官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為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庭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卑從於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委任

黃學士文集卷八

六

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為之重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勳賢貴胄秉清方直亮之節夙為眾所嚴憚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託以昭示于永久者曷可缺歟蓋物莫壽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與國家相為無窮者固不獨恃夫金石以為存也請以是為記可乎是歲乘輿以五月屆濼陽八月回鑾十月甲子朔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續彙六

續金華叢書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重修紹興路儒學記

今上重紀至元之六年聿新庶政博求才望俾牧遠人得南陽宋公以爲紹興路總管紹興古之會府關決趨辦素號叢劇公承命而至未遑他及首以導揚德意化民成俗爲務下車之始周視廟學觀其屋室摧圯弗治倉廩枵然費用單竭揚焉惟學校之廢是懼亟爲貸私錢以具祀事發餘粟以賦祿食其明年改元至正秋大熟於是量入爲出而給其經費節縮浮蠹以資土木之役乃諭士之籍于學及民家之有力而好義者輸財薦貨以助其弗繼詎日之吉掄材庀工自禮殿論堂經閣齋館周廡重門以至庫庖庖漏總若干區仆者必起缺者必完頽甍朽墜峻整堅密髣髴藻績偉麗顯嚴繚以脩垣而植表通衢之東西日文明坊公於程督勸相不憚其煩前後交贊之者教授曾君汝巽徐君霖愷直學韓臨之也其又明年春甫告訖功

黃學士文集卷九

一 步 選 慶

而公去爲山東轉運使郡人夏君泰亨時教授杭學謂公之嘉惠斯文不可無以昭示方來奉事狀屬潛書于貞石潛忝以非才預聞學政謹不敢辭竊惟國家臣一字內弛武而隆文由師達于郡邑海隅微寒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立學且慎選良二千石爲之師帥德至渥也顧其廢興靡常或彌久而益振或衰就衰落而不支持係夫任其事者能知所當務之緩急否耳茲郡故有學在城北偏其徒實今所三易州將乃克大備我朝至元二十又七年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俱以歷歲既深其敝已極不宜苟簡架漏徒爲具文令撤而改作焉其後郡守胡公元蘇公炳間嘗施營葺之功未幾輒壞逮公遂斥大其規制因舊以爲新將使儒服俎豆之事永有賴以不墜其仰體上意之所嚮而悉心殫力於職分之當爲可書也已昔者魯修泮宮詩人頌之土木之美略而弗著第稱之日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繼之日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今之土木一新矣游於斯息於斯而能充類致思日新其德則公之德衣被於後人良未艾也請以是誌于同志併書

而刻諸公名文璜字子璋陪台垣儀憲府踐敷滋久其爲郡多善政非學校所關皆不書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歷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於縣西尋燬于寇今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爲學而規制寢備逮入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歷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閭始盡撤而新之奧殿邃廡夷庭穹門崇高脩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墉面勢甚正而地脈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挾宮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邊輟工後來間有不爲其所懾者率憚於役殷費鉅罔敢自任顧假術者之言以爲解閱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強來蒞事展謁而退觀斯堂之堅茨不施欹仄敞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爲之太息亟令鳩材僦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勿具朽墜瓴甍必堅必良棟榱豐碩樞檻顯敞飛椽

黃學士文集卷九

二 步 選 慶

步簷周於四阿左右齋序爲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畢潰於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日忠孝堂寓於廡下則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壤及他山之石使就平坦發其上爲杏壇脩五十尺有奇而廣加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潛記之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爲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何一旦倏與忽廢春秋行事駁奔走執籩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聞寂寥幾若向之有廟而無學何以廣教道稱上行哉宜乎周侯鯁鯁焉致其力而不卹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概有晉陵胡公瑄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潛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爲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泯潛不敢勦取前人成說以演告于同志之士姑爲記其顛末如此俾來者

重修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
 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
 是時齊為郡而未為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富春
 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灘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
 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為最著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
 嚮慕奮發不亦為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祠初於范文正公作州
 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院則自陸侯子適始更王侯必趙侯
 汝歷規制乃備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員而鄰僧怙勢悉奪其恆產
 以為已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
 佃其旁官山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
 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修明學政偶閱
 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為二俾分佃之咸以為平而各安其

黃學士文集卷九

三

業山長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論士人合私錢
 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滿徐天麟繼
 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
 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焉察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
 達魯花赤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
 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遂高樓曰羊
 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
 錦峰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登登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
 其外榜曰釣臺曰富春山庀事於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
 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潛識其
 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
 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
 感而機悟將有惕焉于衷不能自己者矣諸君子藏修游息於斯願
 瞻江山想像儀刑問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帥新美之

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述者潛不敢
 贅陳也高昌公名間爾仕於中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玉與
 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
 鹽使來蒞茲郡云

婺州路重建府治記

婺為郡二百九十有四年郡始為州又七百一十有八年而江南之
 版圖歸于職方州始為路建總管府所領為司縣者七為州者一以
 其地居浙水東一都會異時之州廨非帥臣則部使者以為治所府
 署僅寓故西倅廳之口契局後稍徙於其西二十步歷歲滋多而繕
 治弗繼復就摧剝經歷元君某以為久必益壞且其制度褊陋非所
 以昭等威泄眾庶也謀撤而新之達魯花赤某公同知府事某公因
 諉公總其役事於是誅日之吉徵材庀工增其址之廣三十尺深五
 十尺而崇稱之門廡堂室為屋以間計者三十有四而增其舊者四
 之一其宏敞嚴邃則視昔為有加經始於元統元年夏四月落成於

黃學士文集卷九

四

冬十有二月凡役費為交鈔萬五千緡一出於規運子錢而公私不
 與焉蓋是役也由元君待人以誠而無所欺遇事以勤而無所憚用
 克底於有成抑亦賢守倅能虛己以聽其所為而又力相之故君得
 以畢智殫慮而不愆於素也今達魯花赤某公謂前人之成績不可
 使掩抑而弗著命刻諸石用昭示於永久以潛受屢屬邑或者能述
 其構興之顛末乃以書來俾記之昔者魯修閭宮詩人頌之曰奚斯
 所作紀其實也作官者奚斯而奚斯不專其美故序詩者又以為頌
 倅公也潛庸敢竊取詩人之旨與序詩者之意誦元君之勞而推及
 守倅之賢以為之記若今公視前人之功不啻若己出汲汲焉圖表
 顯之其持心公平而不以彼我為間又嗣為政者所宜取法也輒併
 記焉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為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
 為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

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
以高為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修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
也東陽葵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
署之大門故有樓庠仄下陋歲久且就圯丞耿君某以為是不稱古
者嚴等咸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
為基之崇參其基以為屋之崇修去屋崇五尺廣參其修而益五尺
凡修廣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為問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
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
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
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
來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為大願紀成事來者
倘有考也潛不佞無能贊美頌動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貴而無春
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夫所宜書者茲
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凡庸可略也

黃學士文集卷九

五 夢 選 虞

義烏縣尉司記

清江周侯為義烏之明年至正四年也其年春三月新建縣尉司成
來屬以記按圖志縣故有尉廨國朝至元間以為候館而未及改築
間嘗寓治縣之東歷終不以為便延祐初始卜地創立官署于金華
門之內既已就緒陰陽家或言其地不利廢為荆棘之場垂三十年
領尉事者僦民屋以居而莅治靡有定所吏抱文書往來關白恆以
宣泄為虞官兵散處閭巷阡陌間猝有呼調輒爽於期會愚民起而
為盜事覺坐逮無所棲寢昏暮乘間竊出人尤患苦之周侯詢知其
然謂是不可緩亟捐俸以倡興作尉刺馬丹尋輟俸為之繼且躬任
其役縣民樂周侯之廉介而無取仁恕而有容者亦願市材僦募匠
備以效其愛助之意乃諏日之吉徙郵亭在縣門之左者於其右增
拓舊址建廳軒門廡為屋一間計者總十有五自庀事至訖功凡五
浹旬蓋周侯之下車甫十閱月而百廢具舉此其一也夫尉之為職
主於求盜而不能教民不為盜其為盜與否視縣政得失何如耳方

今國家承平治化流洽周侯膺百里之寄又以豈弟之政撫摩其凋
瘵督察姦惡驅而歸於善良推埋搏掩之風日以衰息民安其業而
事益不至於尉之廷其庇廡所及非徒循故事設官府俾寮佐得以
分曹而按職也昔者詩人觀召伯所舍之樹猶望其勿剪勿伐以修
無窮之思翰奩之美居處攸寧不止於所舍之樹而已後之君子覽
今所記而一日必葺以無忘周侯之德庶幾詩人之意乎周侯名自
強字剛善以文學政事知名於時他可稱道而不係於茲役者未暇
彈述也

松陽縣惠洽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官
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為
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為意者至治二
年冬十月君寔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為屋以間數者若干
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橐不足則其吏士泊鄉之大家合

黃學士文集卷九

六 夢 選 虞

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
具完君既誦日之吉入據廳事而休吏士于旁舍適以書來曰願有
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為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
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
其為力財尉難矣矧處為山郡而介于甌越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
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建牙分閫以泄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惟剽
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為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道於吏議
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為也君儒者按職甫
及期枹鼓不驚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
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易處之其設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
焉非特土木之功而已世恆譏儒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為武夫俗吏
不可少愧耶為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譏也君名
自修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為常之宜興人

重修廣濟庫記

國朝既取宋分命重臣行中書省事蒞治其地仍即其帑藏置廣濟庫以隸焉所統郡邑歲入上供及經費之出納無所不掌庫在今杭之清湖司其事者呵護惟謹至正元年夏四月乙未庫東南一里所細人之家不戒于火延及庫門自官廳吏舍衛卒所廬至于神祠盡毀平章政事光祿公躬率僚屬督視救止之寶庫及他敖屋二十皆賴以完公謀於參知政事道同中奉公謂興壞起廢莫先於此宜有所改作以絕非虞故丞相儀同公適被上旨出臨江浙允協其議爰俾照磨文林郎孫三寶都鎮撫脫脫度其形便以圖來上詠辰屬役因以孫君領其要按圖改作焉先是貢輸始至則暫寓于行廊必文移已具遣官監臨乃以入于內庫奸利之弊日滋且其飛棧步欄參差交錯遺燎所由及也遂於內庫門之西增砌敖屋十有六以候貢輸之至中設架閣庫以度簿書其東則爲相府之行署與筦庫者之治廨就舊址立祠以奉倉史之神虛衛卒于外門之左右而稍更定其位置撤寶庫之前軒及敖屋之行廊而悉以方亭亭鋼鐵爲牖壘

黃學士文集卷九

七
夢
選
慶

壁爲墉中闢大門而四旁續以修垣亦如之鑿三池瀦水環於其後周防備盡前所未有孫君述其顛末以授潛俾爲之記潛竊惟昔日有國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聚于諸省大江以南爲行省者三而土產之豐無踰於江浙歲所入泉幣金玉織文他良貨賄待用之物以鉅萬計所儲爲甚厚所繫爲甚大在禮君子將有所營必以廩庫先於居室釋之者曰重國用也今茲火之所熾故字當復者幾區宰執大臣知國用之爲重而先其所急察屬執事之人又能力相之皆有合於禮所可記者不止土木之美而已庀材僦功之目公牘詳焉此不書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爲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卽此橋

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雨水之交所施材壁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圮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修職于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棧木以埃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其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爲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爲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東焉事聞于府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月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四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址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爲之周匝其下爲門如半月以醜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旣率僚屬餽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貨殖奇贏若他大姓比川梁遠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願能較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

黃學士文集卷九

八
夢
選
慶

潛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尸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潛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修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尙託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婺州通濟橋記

婺瀕谿爲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爲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絙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艣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峰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狎至宣慰使合刺解金吾公爲移闕聞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累石于淵者十有三旁爲兩隄中爲十一頓凡頓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橢而刻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頓

皆集未及架木爲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杭游民沈甲
斷髮爲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願假外護以畢橋事
權貴人不知其詐爲請于東朝既得請而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
木眾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
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頓石堅緻不易動僅仆
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子雪牛芻公嘗以橋
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
間利害當興除者有幾友雲龍公時主西峰法席亟以茲橋爲言徐
公矍然謂人之爲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人不宜因人而廢親署
公積爲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參議中書省事白於宰相執政咸以
爲橋梁與不急之役異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疑者符下龍公首
罄衣孟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
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眾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爲錢五萬緡乃市
大木於處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今

黃學士文集卷九

九
夢
選
慶

工部尙書慶喜公前刑部尙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來躬泣眎之
且輟俸金以增役費察佐及所部吏民仗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
殫其勸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
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十八尺廣若
千尺覆以屋如其脩廣楹間五十而爲殿者三爲亭者二殿以妥觀
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
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佯來俾
爲之記古者以夏正之九月成徒杠十月成輿梁有司歲一治之耳
是役也迺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
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每
歲之常事所可概論夫何以措其誦美之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
安渡石橋第敘役要而不及其他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文
見意者也潛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
云爾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爲縣當其第一驛谿水逕
闕關中橫絕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
爲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
頒教令內奉職貢使客傳遞之往來率由乎是爲長吏者曷敢弗謹
迺規貨食募匠備揆日之吉架石爲橋其脩六十尺而其廣得脩四
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爲日若干重者無濟盈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
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宮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諭曰吾畢
侯之爲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
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願有紀而附
見其治行之槩勒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
其境而門關逵路廬館川梁脩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
之郊警蹕所臨有能動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
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庸弗辭而爲之書善觀

黃學士文集卷九

十
夢
選
慶

政者有考於斯則他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濟南士族其
出宰也由翊正掾外補云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爲東陽郡在梁爲金華郡隋肇置婺州國朝卽州建路設總
管府而郡城之初始靡得而詳圖志載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
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爲門十有一後窰其
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
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弗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
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闈林林總總之眾相安乎鑿飲耕食無
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
參以人力也顧以承平滋久執事者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
起乎倉猝中區倣擾而旁州比縣民謫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
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
關於要害併下其事于帥閫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

發實肅政廉訪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誦奉政公僉事禿滿鐵穆爾朝
列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爲有備乃可以無患此
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大中陳侯伯顏不花亟謀興作僉事鐵
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爰頒
其役于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要東資糧既具匠備
既集乃揆日以庀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財而佐費廢落
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壕塹塞城
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諉於方來由是役既輟而復舉籍
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爲僦直募間民來卽工而官給其食推求
故道疏鑿而濬滌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
親臨督視命奏差錢元丘岳與本路總管府判官周九鼎及處州路
青田縣尹葉伯顏等相繼總其工程而爲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
知事某官某君某繼至副使公藉其仗助爲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
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

黃學士文集卷九

十一 夢 選 慶

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績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啟
扁鍵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磬石爲路脩與城等累甃爲堞
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
六以嚴徵巡其南因大溪以爲險北東西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
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跨以三釣橋
過以三石壩堰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椿以防其空却屋于壕堦之旁
者三十有六而棲成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春閏三月
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日爲百有七壕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
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爲百九十有八而畢潰于成居者有恃
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宜爲而忘其勞陳侯使敘次顛末以授潛
曰具爲我書而鏤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潛竊惟易於萃戒不虞而
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蒞葵爲會府民物萃聚殷盛叢劇儆戒
無虞而陰消潛弭姦覲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枹鼓相聞而葵
獨按堵如故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及是閒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

固夫豈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撫字
之官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爲垣墉士氣爲樓櫓
精神翁合與山川之脈絡相爲流通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
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永是賴嗣爲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州縣
分領其役者蘭溪知州唐棣判官許文儼金華達魯花赤阿速台尹
役允益東陽丞蔣受益把札普化義烏尹周思泰丞小雲失帖木兒
永康主簿李煦武義尹郭斌主簿陳以威浦江主簿暗都刺攝錄事
司官楊仁張仁府僚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牘兼照磨孫彌德
也

紹興路新城記

皇元建極四方攸同文恬武嬉踰七十載愚眊無知因乘間竊出而
弄潢池之兵釜中游魚尙假息於海瀕封豕長蛇薦肆食於河洛重
山浚谷野林荒墟蠡屯螳聚之輩往往相挺而起蔓延及於杭城而
官府邑屋之盛麗陸海珍異之富饒一夕而燼至正十二年秋七月

黃學士文集卷九

十二 夢 選 慶

十日也紹興故越地杭越相距百里而近謔言相驚人不自保扶攜
而去閩井爲空御史檄浙東廉訪司分臨坐鎮之於是僉事禿滿帖
穆爾朝列公乘傳星馳而至時鄰境之遺孽猶未盡殄公亟募義勇
民丁佐官軍扼其要衝以遏其奔突招集流散復業者一萬五千餘
家士氣旣充民心亦寧而未有以爲藩籬之固公首輟俸賞倡眾大
治其羅城間者咸歡趨之城之周迴四十五里度其當修築者四千
五百二十丈六尺九寸賦於有田之家俾隨苗稅之高下而致其力
相城基之存否而以一丈爲率糧至二十石則使因舊而繕完糧至
四十八石六斗則使圖新而興作糧不滿三十石則令助其費每民田
一畝出鈔以錢計者三緡官田則減於民田而出其三之一無田者
則令傭工就食而仍給其直城之址厚四尋去其厚尋有四尺以爲
城身之高去其高七尺以爲城面之廣身與面俱帖以石而累甃四
尺以爲女牆下設戍屋五區上設巡舖一百二十五座夾城內外濱
壕有路以通騎士之往來其內有慢坡以便邏卒之登降爲門者五

為水門者六皆錮以鐵而水門之下半為鐵窗正東與東南正西與西北四門各有甕城抱其外正北則為重門以代甕城門皆架石為洞高尋有六尺水門亦如之上各有樓又建望亭及發號之廳於城北隅之飛山公以門之舊名乃前代所命更製為新名以易之正東曰雲瑞而水門在其北口里曰朝陽東南曰會稽而水門在其北口里曰東明正西曰常禧而水門曰澄清西北曰承恩而水門曰拱辰正北曰泰安而水門曰永定正南惟水門曰興利始事於是年秋八月而訖功於明年春三月公既令州縣專官庀其役復命總管府判官李若愚推官錢德誠錄事判官瞿榮智為總制官以受役要而判官高明推官馮某王某分督其工程書吏伯岳解郭墳奏差張與義則巡察其勤惰而勸勞之今達魯花赤伯篤魯丁正議公初泣郡政未遑他及獨於茲役尤盡心焉謂不可無以序其成績告于後人爰命儒學教授杜易狀其實而屬潛以記潛竊惟越於三代為建國東漢立會稽郡包跨二浙七閩之境而提封益廣唐以越為浙江東道

黃學士文集卷九

三

節度使治所後改置觀察使而以越州刺史領之自是越常為會府兵衛之雄強城池之嚴邃悉與之稱而其地東奄溟海西界瀟江南戀北阜環拱森列山川形勝千古一日綢繆牖戶人事聿新今之為郡雖同於支屬風紀之司則異時觀察使之任也持節所屆左控右引事權合一脈絡貫通風采振揚方面增重隱然有不可犯之勢而斯人之類莫不倚為磐石之安豈非金湯之大者乎凡所可記不止於平板餘程土物議遠邇揣厚薄量功命日而已庸弗辭而為書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溫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為亭榜其顏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為市區百貨所萃屢氓賈豎咸附趨之江滸故有大石隄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為石路外出以屬于舟次謂之馬頭凡為馬頭者一一以俟官舸一以達商舶云先是江水漫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毀繕治之

費公私交以為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為害隄傾路夷亭隨仆永和鹽倉亦圯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亟議興作俾大家之役於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汐之盈縮有時也投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為柱而設枳施其上內攢眾木圍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欹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二月訖役于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俾記其歲月潛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竊取斯義敘次梗槩不復效近人之記事謬為諛言以亂其實績郡乘者倘有考於斯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為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州者里人徐畸實為之記畸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袁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

黃學士文集卷九

南

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况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欺術人柴某家于蘭谿既與州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潛志其歲月于下方潛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異其為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蔭麻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畸聘儒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為時名卿發之永康實公鄉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歿而為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靈者初封誥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于八字淳祐間遂進爵為公更號顯應尋加正惠實祐初再加忠佑杭之南山龍井

源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于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爲風雨農人咸以望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爲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人方氏倡眾爲之也宋初婺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季年方氏有大治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懈者蓋亦視公爲鄉先達而知所敬慕不徒效俚俗徼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謁於潛曰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第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節選曹計省歷踐要途晚以從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非薦紳先生莫能言也願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伐治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墓誌論次尤悉謹書而俾之使刻諸石且爲之記其作廟之歲月附見于

黃學士文集卷九

五

步選慶

下方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爲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俟博洽之君子而考質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鐘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已久寺僧曰直曰謚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寂謚今以甲乙之傳嗣爲住持爰輟衣孟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重刻諸石而俾潛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爲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合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既丐祠而歸猶坐削奪鞫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敘復監鎮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卽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

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遽以遺表問詔贈觀文殿學士尋賜謚忠簡公階正郎卹典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鎮江之京岷山而立廟於鄉郡從祀於邑庠並著爲有司之彝典謚之生上距公歿二百餘年且去家爲浮屠而不忘乎賢貴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序次其作始之自并以公官伐之概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于社稷者有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黃學士文集卷九

六

步選慶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新城縣學大成殿記

新城縣有學昉於唐中宗時其禮殿則後四百八十年宋乾道間縣令耿君秉所建也繼耿君者劉君景修謝君夢生張君德遠皆嘗繕葺之逮國朝大德七年又一百三十年矣縣尹魏君榮欲謀改作而力有弗給僅克營其齋廬門廡而止仍紀至元之六年今達魯花赤來莅縣事下車之初展謁于先聖視其棟宇摧敝支柱架漏垂將覆歷大懼無以庇俎豆毅然以興造為己責遂輟俸資用為眾倡官僚佐吏咸樂相其役有力而好事之家仗助恐後於是撤故禮殿而新之斥大舊規加其廣者四尋增其崇者一仞躡新藻繪悉中法式儀象有嚴器服畢具以至正元年夏五月始事秋八月訖功其月上丁釋奠于新廟諸生駿奔執事惟謹邑里秀民嚮慕就列靡不觀感興起而相與詠歌賢侯之德非直土木之壯麗足為夸美也竊惟古者

黃學士文集卷一

一 步 選 慶

有學而無廟故孔子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至唐而州縣學皆得廟祭孔子為先聖其後學之廢興不常而廟以通祀著於令莫之有改宋初州縣未有學而新城在唐已先有學歷五季而獨完者學依乎廟而存也矧今承平寢久治教休明廟學之制於斯大備有土有人者能汲汲致其力焉可謂知化民成俗之本也已役也教諭芮者孫實身任之而俾士人馬章總其役費之出納會有詔遵舊典用科日收天下士章充賦而來首取鄉薦為言詩者第一者孫既馳書來謁記且謂章之策名有司乃賢侯作興之效宜牽聯得書嗚呼孔子之道推而極之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皆土之分也文運初復禮殿聿新仰瞻眸容如親薰炙勿忘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庶幾不負賢侯風厲作成之意矣同志之士尚無忽諸達魯花赤唐兀氏名天祐泰定元年進士也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

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為務勒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樽爵簋簠豆登罍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為僕居其間雖無能為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姦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為之記他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為禮也略為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為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未

黃學士文集卷一

二 步 選 慶

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為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花赤名李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子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目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為禮也略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日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為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首飾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份特施於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成始頒行于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器物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為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逮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為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真弗講至正

元年夏四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學政問其籍則爲士者百
家爲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爲之惕然與寮
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儀頁有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於雲
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卽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
不足爲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於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
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
僕弗爲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考其度數齊量範
金爲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
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
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
陳某以狀來屬予書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
非止用于釋奠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
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從侯修其時事周旋升降於堂
序之間必有問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

黃學士文集卷十

三
步
選
慶

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尙矣合廟學爲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
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
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怪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
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爲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
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君以爲先聖醫家
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黃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國家仁育庶
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
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爲政之緩急者莫肯盡
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
西南不久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
思博化以延對第二人由中祕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旣興學宮以嘉

惠章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爲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彼而
嗇於此非所以欽承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眾而改作焉中爲
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楹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
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
屬潛記之潛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
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施與易大傳所
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日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爲一事爾其不可
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宜靈休
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辭而爲之記餘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海寧州三皇廟祭田記

延祐五年知鹽官州張侯克明以部使者北阜張公之命肇建三皇
廟于州署之東南州故爲縣時橫浦張公五世孫宣嘗主縣簿因諉
以督其役明年殿成而侯以秩滿去泰定元年方侯存心繼知是州
乃克施采章以嚴像設尋增創東西廡及儀門後改號其州曰海寧

黃學士文集卷十

四
步
選
慶

而李侯愨以至元某年來知州事又爲圖從事造禮器遷楹星門前
臨通衢右廟而左學齋廡庖舍次第畢完今知州張侯光祖蒞事之
又明年至正二年也以政理之暇周視其所缺自兩廡三門屬于通
衢悉加以陶甃疏水爲池而環以石隄藻飾華好內外聿新士民靡
不瞻仰歎息願獨未有田以供粢盛酒醴取具臨時幾於苟簡侯謂
是非所以崇典祀其年春三月歲事而退爰集僚佐共輟俸貲以爲
眾倡俾醫學正胡某陰陽學錄許某率其籍於醫者三十家籍於陰
陽者三百家合錢若干緡購民田若干畝有畸載以兩青册留其一
于州而以其一併券書藏于學卽廟置倉儲歲入以給祀事有餘則
以待營葺之須不得輒移爲他用凡出納必自於長官之主領學事
者侯欲使後人守其要束永久而弗廢而徵文以記之謹按宋元嘉
中醫鍼按摩呪禁之師生並類於太常而享先代帝王之儀制名數專
掌於禮部歷五季逮宋莫之有改也我朝言醫及陰陽者乃原其所

自推三皇以爲先聖天下郡邑咸得通祀焉蓋振古未及行之曠典
乃今而舉之土木之役固不止一人一日之力至於有田以祭而廟
學之事斯爲大備侯之垂意於此則已勤矣若夫三聖人之道既非
一藝可以名言而其功亦無一物可以爲報稱茲不敢復贊以一辭
也姑敘其建置之始末及其成規而爲之記用告于嗣爲政者焉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爲行都士之所聚爲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申補太學諸
生人以比古之外廡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厭於太學故其規制褊
迫庫陋顧出他州郡下擔簦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爲
外藩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時廟學悉沿其舊久未
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学故在左右前
後環以十齋日進德日興能日登俊日持正日賓賢日崇禮日致道
日尚志日養心日率性每齋前列屋爲間者五而後爲爐亭題扁則
文丞相天祥陳參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爲高閣以藏書榜其

黃學士文集卷十

五 夢 選 慶

顏曰尊經者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
教授去疾始撤尙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
率性兩齋以營學官廨舍至治元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災總管忽
都魯沙又卽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勢前阻
遠路後逼廬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囑煩不可得也至正二年
夏細人之家不戒于火飛燎及殿檐而止持正賓賢崇禮致道四齋
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
以錢若干繕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俾
之度木簡材而李君祁來爲副提舉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揆口凡工
適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
爲己任謝君亦克併志壹慮而趨事赴功乃徙闕於四齋之故位且
爲屋掖其兩旁而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
峙葦石刻置閣之北數百步而爲亭以覆之殿廬門廡官廳吏舍及
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仆者起之缺者完之丹采之剝泮

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間計者總若干甃塗漆自門
屬于閣二百餘尺土木工備之費爲錢若干繕爲米若干石悉出於
贖學經用之餘未嘗以匱官勤民爲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
十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師屬潛記之夫政
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
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
苟美矣息焉游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所
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有感厲奮
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
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既序其工役之概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
云趙公至治辛酉龍飛進士今爲禮部尙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
至順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鄉學記

黃學士文集卷一

六 夢 選 慶

中且爲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
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爲之記公方
有大論譔未暇如君琪請迺以狀授潛俾執筆而書之潛惟古之施
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郊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爲
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
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間則又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爲之
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爲士者恆足賴故其
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合既成
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闕弗講雖有
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
而主昌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迺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
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
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爲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
無書乎凡廟學總爲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繕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

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文學書院田記

昔州縣未有學儒先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者輒就而褒美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四書院而已然惟白鹿雒陽之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者其後命州縣咸立學而學校之官徧於天下書院之創置亦日增多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祀事輟良田以豐廩食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參立而布滿於四方既奉濂洛乾淳二三大儒以為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遺凡尸而祝之者非其仕國則其鄉邑也孔子之門從游三千口口七十獨子游為吳人今常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孰有加於子游者乎寥寥千載莫有能表顯之者州故為縣時孫公應時知縣事嘗為位於學官講舍之西偏率學士大夫

黃學士文集卷十

七 夢 選 慶

及其子弟行釋菜禮而未克為專祠後百五十年為今至順二年州人曹君始出私錢買地作祠宇而闢論堂於其後列齋廡於其旁有司因為請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院曹君既贖以田一千六百畝有奇恐旱乾水溢之不虞益畀以田二千六百畝有奇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不置乏為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得以藏修游息於其間爰狀其實屬潛記之潛竊觀孫公舉曠古之缺典意甚美而為事簡略特以先師朱子之記而見稱於人曹君乃能不愛其所有而汲汲焉致力於孫公之所不及固已不易以一鄉之善士而專任樂育人材之責亦古所無願欲以潛之蒙陋嗣為之記而自附於朱子之未安敢犯是不避哉惟朱子之文天下學者莫不家傳人誦之况為其州之士而羣居於此豈無聞其緒言而興起者誠能相與勉焉朝益暮習而無苟利乎為養之厚必有異乎今世之所謂文學而不為昔人之所謂賤儒此則朱子之所望於來者潛無庸以勸說為也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子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從子姪之蕃衍也歲率用八畝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須之費吾懼夫久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焉耳矣蓋得田凡若干畝別儲其入為子本而權其奇贏俟他日更購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也蓋予聞之古之制禮者為之井田以同其利為之比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之謂也服窮于總而同姓殺于祖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雅曰

黃學士文集卷十

八 夢 選 慶

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在乎勿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書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為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州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大中大夫稍後九世是為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字伯韶生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既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為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振人之窮急謂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共為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

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子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匹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略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爲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其志岐公方貴顯時未及爲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爲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田以爲相賜相郵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君三子長濱次濤次京濤不幸卒濱與京是繼是述弗解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唐求子書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峴旣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黃學士文集卷十

九 夢 選 慶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鄞以一縣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須稱是取民爲最夥而其爲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他司以轉漕市易鹽筴之利有事于海者悉蒞治其處一切趣辦用民爲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者日削而弗繼吏鯁鯁焉惟期會之或後爲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爲丞也會國意且教之爲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眠物力之薄厚各捐已囊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口詣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條上于縣周君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延酌父老以爲眾勸旁鄉比井爭慕爲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姦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間而民益忘爲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子而請曰願有紀庶幾

夫嗣爲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產之所以爲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承人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子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邵氏義塾記

華亭邵君天驥家于縣西南六十里自號翠巖處士遺榮弗居而志在澤物遇其鄉之人委曲纖悉一以惠利不自謂若是爲已足又將使之修其孝悌忠信而爲士君子之歸患夫去庠序之遠而其子弟無所於學乃捐私錢卽所居之旁闢義塾贈以胥浦風涇仙山三鄉之田二百十八畝有奇禮名士主其席聚里中之俊秀而教育之二子彌遠彌堅成克其志而力相其事處士君旣以高壽終而彌堅亦卒彌遠老矣懼來者或隳其成則列其田之步畝鄉落以狀白于

黃學士文集卷一

一 夢 選 慶

官示不敢有且求予記之傳曰家有塾非家各有塾也二十五家爲閭乃有塾以有道有德者爲之師而閭中子弟無不學焉黨之有庠遂之有序善歲時屬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之所也爲士者固不必常在其間而其爲閭塾者則無地而無之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民生其時抑何幸歟三代而下禮缺學廢以漢唐之盛而郡縣不皆有學雖或有之而設置不常宋制惟藩鎮乃得立學其後用執政大臣之請而學始徧于郡縣我朝因之自京師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凡所以嘉惠而振飭之視昔有加可謂備矣然以郡守縣令爲民師帥者恆迫於職務之繁而不得專意教事其以禮屬民僅若有見於春秋二仲與月之且望况夫里居之遠於州邑者欲以時會于庠序而瞻其禮容聆其言論且不可得非其鄉之善士以義起禮采古人建塾之遺意以爲私淑之地則秀民之能爲士者果何賴乎處士君誠所謂一鄉之善士而鄉之秀民賴之以爲士者也君今已不可作而其闈人能遊績之如君之存

弦誦之聲久而愈振將見戴修游息於斯者皆得以培其根而達其
支成其材而就其實他日必有能以幼之所學爲壯之所行而措諸
事業者矣至是然後爲學之成而可以見君父子有功於斯文豈不
偉哉義塾創於元統二年之夏四月其來謁記則至正二年之秋九
月也

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爲其鄉之望者曰陽
谷處士戴氏諱某忠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
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歿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始因其經書
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羸程土物略基址考正
面勢凡匠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廡
翼其旁遂庵門下至庖福庫庖直舍之屬爲屋總四十有五間陶
甃踴望纒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繚垣環以
幽篁佳木花徑果蹊而瀟其流泉爲芟荷菰蒲之區又十畝不啻起

黃學士文集卷十

十一

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
用仲丁行舍書之禮退卽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
人生員恆百二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
又將有昭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文宿德
主領教事俾來求子記之子問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
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
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
道也惟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知夫
惠之之術養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之兩堂爲
塾大夫士老而不仕坐其間爲左右師合閭中之子弟而教焉今之
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爲閭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
之兩堂學徒之眾爲員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二十五家之子弟是
皆非古之所有其爲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爲畝而以百畝爲一夫之
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畀以田五百畝則十

家之產也而况今一畝爲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
是則出於古之所無其爲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
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
暮習而日趨於善逮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
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
君之富欲以萬鍾爲弟子之養尙恐虞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
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
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先後次
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他日出是而以俊選
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爲忘益豐
爲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
公舜俞其地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
就而上書力言苗法忤執政意謫爲監當官公以直道自信無所
回撓每跨犢往來中山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

黃學士文集卷十

十二

游斯仰企前修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
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也庸因記事而併
志之以俟焉

沈氏義塾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其鄉之好義者曰沈君家故崇儒君
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諸親親
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塾義塾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
歿君以爲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
構殿宇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廡延宿
儒爲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
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卽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
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
昏喪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
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志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

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
記乃敘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
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
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
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
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
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民也傳日一家仁一國興
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爲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
而同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予子孫孫勿替引之善述者所宜
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子弗辭而爲之
記者匪徒以昂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勿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
也沈君名明字進之今爲進義校尉江浙財賦都總管府照磨云

諸賢州貢進士題名記

諸賢州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子之廷者其

黃學士文集卷十

三

調補而歸也子正陳繼龍既合鄉薦之士爲題名而虛其左以跋且
屬潛記之潛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
繼志述事下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
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逢之流相與
蹈詠爲日已久如子待穫適惟其時是以詔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
以自厠於英儔之列獨是州閱十年而借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
起後先相望滋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
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不能以自
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恆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
榮侈盛而以爲稽古之所蒙豈賢師儒昭示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
肆成人有德潛與諸君子求無忤焉可也小子有造潛於承學之士
蓋日望之

南山題名記

發之宦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兵部

侍郎胡公墓仍卽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敘
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
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潛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
履屐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
井觀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
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
二月癸亥復會于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
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潛忝有祿食
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
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爲作也諸公謂
潛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天目山雨記

至正二年夏月不雨江浙行中書省宰執都司親禱于杭之宗陽

宮俾真人唐永年爲作符檄朱書鐵簡命道士持詣天目山祈靈於

黃學士文集卷十

古

兩龍祠仍遣史同臨安於潛兩縣長貳奉香幣以從十五日乙卯抵
太微蓋元洞至道宮白于靈濟顯澤昭德聖烈王十六日丙辰黎
明以楮鏹藉疏狀符檄投諸龍池疏狀符檄皆逆流北上俄若有啟
其封而展之者至洞口遂與所授鐵簡俱沈水中已而陰雲四起下
山甫一里雨隨至亭午抵玄霄山真慶觀白于護國庇民廣濟明著
天妃之神以楮鏹藉符檄鐵簡投諸龍井如前儀符檄獨浮不下或
謂此天妃祠而緘題云玄雷龍王宜其弗納乃以意默謝封忽自啟
而沈還至於潛縣解雷雨大作潤澤所被合境告足爰命儒學提舉
黃潛直書其事光揚神休二十日庚申謹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淨居寺記

黃檗山在吾烏傷北望之森然其起如驚其伏如踞其支而出也如趨如附亘二十里靡迤而不絕抵縣治迺已由山之趾緣修蹊而上磬折行清池古木間至其腹重岡沓嶺周如四墉則又窈然而深有佛廬曰淨居院唐涉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山皆榛莽豺狸蛇虺以爲窟宅樵蘇之迹所不通涉公以雙林緇錫猥眾欲去喧而就寂咸通中始來隱于此結茅自蔭晏坐磐石上人無知者久乃得棄蔬礪水濱遂相率訪求之既見而高其行爲闕地治棟宇如他浮圖居且白狀于刺史以聞賜寶勝額宋大中祥符初易今名景定末大比丘珏公以疾薨嗣領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益勝予兄時之兵山旁民家屢往憩焉仰視殿堂丹采皆黝昧父老指石羅漢云相傳池水嘗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一夢 選 慶

爲廬山歸宗寺故物莫知何以至此又指前鉅閣云此御書閣舊藏理宗所書荆之兩大字荆叟珏公自號也後予游宦四方不能數造其處屬者偶之則文拱華棟晃耀林谷中嚴金相後列玉函花香物器備完無闕上人法暉揖予而言曰暉少得業是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遺緒經營積累殆十星霜佛殿則創於泰定元年之十月藏殿則落于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兩廡次第畢新蓋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羨不足則繼以衣孟之私雖未嘗持簿走民間里中好事者捐錢爲助亦弗拒也竊不自揆將馳書謁辭以紀歲月而辱惠顧焉敢遂以爲請嗟夫今之爲佛學者方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塔廟之奉類指爲非道之所存而不以屑其意上人迺能達理事之不二汲汲焉扶植振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茲山土堅石秀水無暴湍杉楸松楠竹箭之產茂美而悅澤清淑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止涉公之行業珏公之名德未墜也綢繆牖戶上人之功盍可以弗爾乎書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概於心而益致其力焉爾

其徒相是役及施者之名氏具列于石背云

滿心寺法堂記

淨居氏之居在吾烏傷者四十有八唯滿心爲寺據湖山最勝處南距縣廨百八十步而近歲時祝釐與凡禱禳之事咸集焉縣大夫率僚屬備服就位稱萬壽已必聲鐘伐鼓合諸名山大比丘之上首而推其警敏辯慧無礙者俾舉揚平師說以啟天人龍鬼之聽學徒得持所聞用相叩擊環而觀者動百千人非有崇階廣甍穹座邃筵則說者不嚴聽者不肅不嚴不肅則不足以契感通之妙而昭報上之誠其演說之所豈餘列刹比哉主是山者以甲乙相授受至普澤師而仆者必與缺者必完獨法堂未有所改作以梁間題識驗之歲行十周天矣懼愈久且壞乃與其徒蘊謐撤而新之地之亢爽不殊於昔而棟宇之偉麗宏敞視舊有加堂之後又增創重閣爰故所奉普賢大士以至順三年春某月庀事夏某月訖功市材賃僦匠傭總費錢若干緡出於師與謐者什九而惟祥智慧泊里中十數大家之爲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二夢 選 慶

助當其什一程督勸相則印傳悉力焉蓋寺產素薄師雅不欲飛奇鉤貨以病民而壹以身任之謐亦能不爲黍累計惜竭已橐倡眾以成師之志往來之人第見夫丹雘翠桷隱顯於水光山色煙雲曉靄間而莫知其爲役之殷也按圖經唐武德四年嘗即縣置湖州七年復廢州以爲縣寺實州署故址建立之歲月靡得而詳其先號宣化咸通九年更號聖化宋開寶五年始易今額而猶以綱名其山者襲州之舊也潛旣爲記堂之成而寺之本末前無所登載并記之潛他日歸休故廬望鵠鷺行遊在天上幸獲從里父老拜舞退而升斯堂庶幾觀優曇鉢華之一現而於其爲法或與有聞焉茲不敢緣作記勦記而僂言之也

鳳皇山禪宗大報國寺記

昔在世祖皇帝執金輪以御宇內聲教所暨與如來化境相爲遠邇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惟宋人藉中華之運保有荆揚益三州之地久而未服至元十一年肆命宰臣會師南伐不三載而勝國之社遂墟

二十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鳳皇山之行宮建大寺五分宗以開化其傳菩提達摩之學者賜號禪宗大報國寺乘法力以暢皇威宣天休以隆國勢也比丘妙齊承詔開山朝廷既授以田若干畝而蠲其稅賦齊復置宜興莊田若干畝而費用日益豐夫何嗣其後者因循架漏歷歲滋久寢就衰削延祐六年又以不戒於火而寺盡廢側金所布鞠為荆榛其明年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脫歡答刺罕領行宣政院事擇可任興復之寄者得大訢以為住持訢既泣法席則告于眾曰世祖皇帝肇建茲寺以鎮南服非他列刹比宏模偉略當垂之億萬斯年有孽必舉吾屬之責敢憚其勞勩乎於是耆舊僧法編竭智殫慮以贊其經畫聚貨食召匠傭斥基址簡材甃將誣日以庇事首合善於宮宅地形之術者測景辨方審其面勢寺故東向易稍近南作佛殿法堂丈室山門而庫藏因倉庖福以次就緒後負立壁前瞰奔濤戍松美竹蔽虧左右位置適宜而山川為之改觀飛翠濕紅侵霄映地棟宇之雄麗亦昔所無刻雕藻繪像設有嚴華旛鼓鐘列置如式莊田奪於豪民則白之有司而侵疆畢歸泰定二年訢遷中天竺而法明來補其處明宗門宿衲土木之事悉諉於徧繼主是山者皆不人或委順而終或高蹈而去程督勸相徧獨以身親之雲堂蒙堂眾寮兩廡既成而牀策臥具井園春禮之屬一無所缺至正四年今住持正達寔來其明年造鐘經兩樓而叢林之規制大備自始役至訢功凡十六寒暑其為費大率取諸經用之羨財而合眾緣以相其力之所不給訢被遇文宗皇帝命為大龍翔集慶寺開山界三品文階以冠師號今皇上帝加授釋教宗主兼領五山便蕃寵錫中使狎至訢亦欲彰君之賜間以所得金幣來致助焉鐘樓則徧罄其已橐以為之也達以狀來諭于潛日寺之廢而復興非一日之積遠忝備洒掃而獲視其成晨香夕燈以昭薦國釐而答揚帝力固無敢弗虔惟是原本始以詔方來為經久之計者不可無述予嘗有職業于太史氏其言儻可傳信幸為文以記之潛竊觀自古帝王有天下運祚之綿長必取以仁義守以仁義我世祖皇帝承靈山之付

囑以不殺而定天下於一攝一切世界歸一世界取之既有其道所以守之者不特罷思識澤周決乎黎庶又以神道設教使含生之類莫不沐游於覺海之中而安養休息於天日覆照之下法幢所建百靈受職時康物阜抱鼓不驚遐陬裔壤擊飲耕食為太平之民已七十年此蓋聖神在御參用真乘密禪至化之明效大驗二帝三王有所弗及也煌煌寶構莫茲與區法筵重啟龍像咸萃王臣外護稽首順風尙有以扶植教基俾與國家同其悠久也哉潛下凡愚陋管窺蠡測罔既名言敘次本末第以謹其歲月云爾狀稱始創寺時斷地得斷石乃安國羅漢院記相傳此即其故址異時以院為行宮而今復為寺殆非偶然按宋史及臨安志行宮本杭之州治其徙安國羅漢之額於紹國西并在建行宮後五十有五年與狀所載不能盡合姑附見之以廣異聞焉

上天竺寺觀音殿記

杭之上天竺山廣大靈感觀音教寺新作大殿成住山慧日屬潛記之按郡志石晉時僧翊結菴茲山有瑞光發于前礎就視得奇木募善工刻為觀音大士像會僧勸自洛陽持佛舍利來納真頂中妙相以具吳越錢氏易菴為院宋天聖初乃徙今所即瑞元所發處也嘉祐治年間賜號靈感遂以為院額淳熙初易院為寺淳祐末又加以廣大之號云皇元尊像法而尚教乘天竺實居江南列刹之首仍紀至元之三年春三月寺毀于雷惟聖像巋然獨存珍異服器亦無損豪末人以爲是有神物陰護之必重興之兆亡何而主僧仲頤告寂集慶子思以五年夏五月來泚寺事謂欲復吾故宇莫先於治殿以揭虔妥靈者舊僧之意適同各探已橐出錢有差知事僧亦力相之俄有大商至自江右獻巨楸六十有三尋收亡僧所遺錢以緡計者五千銀以兩計者七百八十田以畝計者四百既而達官大姓相繼輸錢為施不啻十萬緡於是隨木之宜以庀其材斂田之人以給其食量緡錢之多寡以總其費殿之始建以其年冬十有二月凡其制為間二十有四悉准其舊其崇八尋倍其崇而益尋有二尺以為脩

半其脩而去尋有二尺以爲廣功未竟者三之一而子思以至正二
年春二月遷四明之延慶本無由延慶東堂出領茲山悉力殫慮圖
終其役三年春三月殿乃落成冬十月本無逝四年春閏二月慧日
自下天竺山陞補其處命節縮淨費併哀眾施之羨餘完以朽壤墜
茨益募施者得錢二千五百緡飾以髮彤布以文璧而前堂後室煥
乎一新先是平章政事執禮和台光祿公視其帳座故敝界子思錢
五千緡使改爲之鸞翔鳳翥金碧焜煌辰協吉安奉如式逮慧日
之來而器物之須法所宜有者纖悉畢備緡白之侶有所瞻依薦紳
之流咸共欣慶焉蓋天竺據羣山之奧乳竇峰峙其前白雲獅子雙
槍諸峰拱揖其左右其外則襟江而帶湖風氣之會清淑所鍾神棲
聖止光靈彰灼有以大庇乎斯人而杭在異時爲行都旄頭屬車之
幸臨宸章奎畫之褒飾寶冠龍符玉缶瓠彝之賜子燁其餘輝下賁
林壑矧今昭代帝德所覆承護有嚴名香花旛中使狎至王公貴人
至於閭里好事之家稽首慕趨恆恐弗及宜不難於以壤爲成然猶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五

六更歲籥三換主席乃克就緒潛是用備記其廢興之顛末來者尙
鑒於斯而扶植之俾勿墜哉若夫大士以種種之形示現諸國士以
巍巍之力饒益諸眾生非世諦文字可得而記者不敢贊一辭也

天竺靈山教寺大殿記

如來昔於舍衛國談般若波羅密大弟子集以爲經祇陀給孤獨非
當機同聞眾而其名號首見於序豈不以別而爲六則始於檀那終
於般若通而爲一皆波羅密教外之傳初至中土斥造寺功德爲
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者蓋以其執著於有爲計所施而求獲從貪起
妄滋長無明故用是導之出於迷途云爾積土聚沙皆已成佛詎可
忽哉苟能信則施法施非有差別於二施中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
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是則名爲事究竟到彼岸度
無極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矣止局於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已杭
州天竺靈山教寺自東晉時梵僧理公始置翻經院隋觀法師改建
天竺寺唐末盜起寺焚時則有若吳越武肅王爲造五百羅漢院采

初更號靈山慈雲法師領徒唱教其間時則有若冀國王文穆公臨
鎮是州爲奏復天竺舊額而發帑藏以構大殿兵部侍郎胡公繼典
州事爲報俸資以營三門兩廡此皆王公大臣獨任其役如樹之出
於祇陀園之出於給孤獨故特著於銘刻列於圖志他輸財薦貨以
支傾植仆者不可得而殫紀也寺燬於重紀至元之三年惟普賢殿
僅存雖嘗繕葺之而未及大起其廢至正二年夏六月日公來住是
山亟謀興作願未知費所出上海蔡君思恭以儉嗇致裕夙慕宗乘
所以爲嚴奉之具傾其貲無少靳僧德春其里人也君問語之曰向
聞天竺苗變吾有志爲創大殿今主法席者爲誰能成吾志否吾欲
迎致其來尙肯耶否耶春爲言日公行願之精堅而力贊其事且以
白于日公日公欣然款君之門君一見若有宿契既與爲賓主之禮
遂畀以錢十五萬緡具舟衛送其回日公卽命徵工僦備大治土木
而躬蒞視焉始役於其年冬十有二月事未半而蔡君以三年夏四
月屬疾不起君妻李氏卒續成之秋七月乃告訖功李氏復捐錢雕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六

佛菩薩護法天神凡七軀環以十六大阿羅漢其後爲觀音大士湧
現雲海間依正俱圓主伴參會人天胥仰靈山儼然觀者咸以爲三
百年來茲山非無大興作未有如蔡君能繼昔之王公大臣獨任其
役者日公既祠君于殿之西偏尋升居上天竺嗣住是山者安公恐
來者不知所自爰伐石介土人慧炬求子記之子竊惟蔡君之爲力
固不易抑亦日公之行願默有所感召也財法二者交相爲施檀那
般若皆波羅密世俗文筆曷能頌美其萬一乎姑敘次梗概如此

岳林寺經藏記

如來滅後傳於今者像教而已開元所錄五千四十八卷與後人之
增譯卽其所謂教也自菩提達磨承摩訶迦葉教外之別傳而不立
文字學者幾於廢經不談而禪林所在無安置經藏尊奉惟謹竊意
世尊從始成佛乃至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藏固無所收雲臺寶
網盡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藏亦不可攝凡其所教所傳有以
開示悟入乎佛之知見者蓋非外非內非別非同也岳林寺古之禪

苑水南湖師今之禪伯師主寺事十有六年以其化導之餘力從事
乎興作而於經藏尤汲汲焉致其意以至治元年冬摩全經至順元
年冬構廣殿元統元年冬度美村徵良匠建大寶輪一柱八面實經
其中其止山立其作雷動天宮水府神帝龍君涌現圍繞如佛所住
前阿後負可怖可愕珠璣藻績殆無遺功金碧髹形絢爛溢目觀者
爲之嘆仰而不可言予謂補世浴迎山還過岳林師謂予曰吾書中
言觀音彌勒各有五百化身彌勒在震旦潮河之東於雙林則爲傅
大士於岳林則爲布袋和尚其應迹尤暴者大士以創物之智肇制
經藏撮十方於一塵卷大海於一滴使夫人一舉手而種種佛法皆
悉現前茲大聖人以方便利益羣品而吾徒之所取法也子大士里
人藏成而子適來宜爲之記予既觀茲殊勝且有以識夫爲禪學者
不即文字亦不離文字實非於教外別有可傳庸弗辭而記之寺之
本末有事實刻石堂上茲不著

崇壽院西方三聖銅像記

黃學上文集卷十一

七

杭之北山盡處是爲寶石山清淑之氣畢萃焉標以佛塔而環以僧
坊號崇壽院飛榭涌簷縹緲烟際岌若中天化人之居西湖之曲第
一勝境也宋元祐間性法師來自會稽始建殿於塔之後而壞西方
三聖像於其中宣和間大律師淨公之弟子蹈法師因以爲修念佛
三昧之所而闢揚律師之教律師道高行滿人尊之而不敢名指其
族姓號喻彌陀緣託境而成境資人而重緇白四眾靡不有所瞻依
矧今昌辰興隆像教崇飾嚴護同或弗度而成住壞空事至叵測延
祐三年冬十月癸未塔毀於災殿堂像設莫能獨完上人慧炬得度
於茲院而所從請業之師曰眞如觀主正壽間嘗過其遺墟周視太
息謂吾徒生於像法未墜之時亦云幸矣像之弗存法將安寄苟欲
得大堅固久住而不壞曷若範美銅以肖金色之身乎上人聞之慨
然負荷其事願力有不給遂做佛所發願之數化同行之人四十有
八令一人復化四十有八人如是展轉乃至百千萬人約以日稱佛
名一千而持一錢爲施或施以多錢弗拒也積三歲得錢四百八十

萬爲銅三萬二千四百八十斤好事之家輸財萬計助庀工接踵而
至肇自重紀至元之五年擇間曠之地於葛嶺以治爐鑄越明年夏
五月丙辰佛像成其高丈有六尺遵教典也二大士之像則以次成
於至正二年冬十二月乙卯三年春三月戊寅迎致其儀安有式
益募施者大市材甃構殿以覆焉時逾兩紀舊觀乃還若正若依如
佛所化尋又造尺有六寸之像四十有八軀俾有緣念佛者探而得
之用表分身之化往上人既以佛之弘誓自製發願文納實腹相之
中且屬予推述其概刻諸貞石以告來者原夫婆娑化主稱讚樂邦
務引眾生出離五濁教以觀彼佛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出口之
法身而先之以華上寶像者開示方便使觀處見妙也繼之以一丈
六像者隨順下凡使觀小見大也蓋靈妙異想悉由性而起修小大
殊形成自本而垂迹能觀之性初無差別所觀之本寧可度量是故
圓頓之談一音普被開示其次第而非漸隨順其根器而非偏並啟
觀門全彰實相像教之源不在茲乎上人念廢興之無常而以有爲
之力圖其永久廣爲未來作大饒益此不思議事也觀相生善者誠
能因似以證眞卽劣以顯勝悟惟心之所造非昔毀而今成同壽量
於虛空等金剛之不壞則上人本願可酬功不唐捐矣上八會稽王
氏子蚤服勤於衡台之學雖莫知其何修何證而一時豪家貴族下
逮閭巷小子識與不識皆呼之曰炬菩薩若將以配嚮之喻彌陀者
其人固不待讚也茲予得以略焉

延慶寺觀堂後記

四明延慶寺故保恩院也宋至道丙申拓以爲大叢林大中祥符已
酉乃易今號願其規制未備有講舍而無觀室定慧尊者然公始闢
其隙地初彌陀懺院庀工以元祐乙巳訖事以元符己卯忠肅陳公
記焉建炎庚戌金人擁大兵至城下城陷寺焚而院屋歸然烈燄中
金人異之因挾然公以北嘉定庚辰寺以舊殿院竟莫能獨存寶慶
丁亥乃復于舊址教事者古雲粹公實主其役入國朝以來游厄於
至元己丑重構於元貞乙未而守者不戒於火又以泰定甲子秋九

月廢爲瓦礫之區乙丑春二月石泉洽公嗣領教事令僧慶壽令繼素之士分募民錢謀以建西方殿未及視其成而去至順壬申夏四月殿成秋九月今住持我菴無公實來郡人鄒某首捐私橐俾僧普光出其意匠擬土鍊金肖三聖醉容于殿上普光亦悉已力倡眾功卽殿後作海水巖壁像觀自在大士佛菩薩僧天神龍鬼湧現其間無公尋以元統癸酉冬十月建大悲殿而禪觀之室護法之祠以次落成其徒伐石請爲之記以示永久無公以爲定慧之弘願忠肅之微言不可使沒而弗傳命重勒舊記且屬僧書其廢興之歲月于下方他施者之氏名則見諸別刻云

北禪寺觀堂記

天台智者之傳在吳郡惟北禪寺爲特盛故有觀堂歲久不治來者無所依止皇慶初住山天泉澤公以爲失今弗圖恐墮先業而墜教基既命其徒德普相與支傾植仆且將議興作願力有弗給郡人陸君雅尙浮圖法普未得度時嘗父事之亟以爲言陸君夫婦欣然爲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九

捐錢若干繕葺其桷之蠹敝者繕其頽圯者飾其金碧丹白之黝昧者華香物器列置如式延淨行僧十有六人各據一室依教以立觀而舉其業精行成者一人爲之領袖乃贍以田若干畝俾與寺異籍而從住山擇人司其出納於是昔所有者復完其未有者今亦畢備澤公將刻石以示方來俄遷主杭之下天竺久乃復歸住是山求予追書之按圖經及舊記寺本晉戴顓故宅唐名乾元宋名大慈元祐間法智三葉孫大比丘梵公尸教席以行願力故感普賢大士於虛空中授戒羯磨出大音聲如撞巨鐘而飛雪散華天神按行鬼王頂禮諸靈異之迹尤眾郡守推爲管內法主縑素之士莫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其座下宜和末始卽寺西偏別爲禪觀之所曰無量壽口口口口行者得以同居焉建炎初燬於兵大弟子深公嗣爲法主首發弘願以起其廢重階祕殿脩廡密室規制視昔有加而糜粥鹽醯蔬茹湯茗之須猶有資於施者恆患其絕而弗續未暇日尋土木之事也垂二百年始得陸君夫婦而營繕日侈儲蓄日豐其

建立成就之不易如此蓋有志于道者固無事於安居而飽食然必有以厚其養使之體舒氣夷而無撓乎慮慮乃能致夫靜且明之效如來以種種言說教人趨極樂正路修證之要爲觀十有六而山家總明四教用觀前方便莫先於具五緣故此道場既有菩薩僧示現作爲建立於其前又有善知識隨順開導成就於其後方便之力固不容擬議也有能於檀波羅密而生淨信若陸君夫婦者可無所表見乎陸君名應祥兼通道家者流虛無之說嗣天師嘗畀以高士號其婦周氏與之俱乘化而逝于德原文慧真悉能繼其志爲山門外護云

松山普明寺記

餘姚江支流由州署之西磬折北出二十里所水踰堰而入復支爲兩又北行五里所有山隆然突起兩水間按郡志是曰松山或曰是蓋名從山從山者言眾峰離立水外東西拱揖其勢如相從也山之南麓普明寺在焉僧法炬爲予言山之未有寺也里人陳氏居之有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十

以身爲僧而以家爲寺者是爲文通法師山之初祖也寺建於唐天祐號報恩逮宋祥符乃錫今額而俾以甲乙次相授黃牒故在可考歲寢遠而繕治弗繼華椽文壁或委爲土梗吾徒懼焉相與殫晝夜之勤日綴而月緝迄今餘二十稔未始資毫末之助於人而仆者起缺者完像座華旛鼓鐘食飲之物纖悉必具凡爲三門而斫石爲楹以棲扁榜於其外者炬之父舜若深及安也爲室以禮六時者安及炬若觀也爲輪藏實經其中而屋其上者炬父子也惟吾浮圖氏廟塔在人間廢興相尋如漚起電滅茲山之香燈燈炷間幾成壞而不與劫俱化蓋吾祖之蒙被其胄胤者深且厚也然其言行於僧經佛史一無所登載所度五弟子亦莫之有聞焉獨近代夢菴華禪師爲山陰陸公游方外交又卒隱不耀願有述俾後之人知吾徒所憑藉爲久遠者皆前人之遺休而吾祖尙託以弗泯也頃予始至其處見其池深而水寒叢樹戶牖隱顯煙際意以爲此仙聖之宅必有化佛靈僧寓跡其間而炬言如此飛鴻印雪爪趾宛然固無俟予擬諸形

容也姑敘興復之概使刻焉

菁山普明寺記

普明禪寺在湖之烏程由郡城之南湖大谿舟行四十五里捨舟登陸又二里許是爲菁山去人境殊不遠而泉清木深峰巒峭拔巖壑鬱紆最爲勝處久蔽翳於荒榛灌莽間未有居焉者宋紹興五年閩僧觀公禪師始來駐錫而結菴爲宴坐經行之所名之曰普明後十年山神一夕見夢告以有趙姓人當至宜出迓之翌日師出山僅數百步見服儒衣冠者兩人憩古松下延之入坐甫定兩人相顧曰地之美者無以易此熟視師而莫敢言師叩其氏名其一果趙姓乃孝宗之兄崇憲靖王將營宅兆以葬其父秀安僖王與之俱者則陰陽家師欣然撤其牆屋以地畀之寺之右安偃園廟其故址也師尋改卜而築菴於今所買民山若干畝置長興秀德莊田八百畝以贍其徒淳熙五年孝宗在位十有五年矣用憲靖奏爲降勅額曰普明禪院師春秋八十有六而終憲靖執子弟禮親爲文以祭之歿因葬于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二步 遺 慶

院之西麓了菴審公與師爲法門兄弟既以次補其處益買山拓地建殿堂門廡增置山旁下吳埧之田六百畝松江田二百畝儲蓄愈充規制悉備寧宗嘉定四年賜號淨照禪師仍書了菴二大字俾爲山林之榮觀焉了菴三傳爲柏庭果續置長興秀福莊田五百畝由柏庭五傳爲斷江義首被我成宗皇帝大護持之命且易其故爲院者曰普明禪寺蓋自觀公至斷江皆以甲乙相授受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實憲靖四世孫始請于仁宗皇帝命友雲龍爲住持龍退席玉林妙瓊以了菴四世嫡孫嗣主是山乃還甲乙之舊天曆二年也於是寺之凋敝已久莊田多以質錢於富人棟楹傾仄階序圯佛僧之奉缺如也玉林念前人創置之不易扶衰舉墜靡愛其力發已囊復所質田視歲豐凶量入爲出經用之餘盡以資土木之費修佛殿法堂建丈室正受堂左右兩廡作佛菩薩像範銅爲鐘其外則繚以穹垣一萬餘尺蔭以巨木五十萬本三田莊久廢則重立焉既又捐私錢以創藏殿且將度美材以造佛閣殫慮畢力十有七年于

茲以寺之沿革廢興未之有述爰伐石來徵文以記之嗟夫憲靖親覩得地而觀公一無所靳院之有額卒賴其力文敏慮甲乙之傳得人爲難而以廢爲興顧有待於了菴四世之嫡孫此皆事之不可逆知者也然竊觀今之叢林宿衲多以激揚斯道自任而於事爲之末或不以屑其意觀公審公俱圓悟粹禪師之嫡嗣玉林則圓悟勤禪師之七葉孫其劬躬盡瘁示現有爲成始成終爲功多矣非性智融明達理事之不二何以及此乎是用爲之備記其顛末庶來者知自勗而相與扶植之俾久而弗墜也玉林之行業有可稱道而不係於寺之廢興者皆不書

普明寺藏殿記

玉林妙瓊師既屬予記其所住菁山普明禪寺復以書來曰瓊備員茲山所以興壞起廢者固不敢不力然多因其舊而作新之惟藏殿故所無有瓊竭其衣孟之資創爲之者也幸詳記之而別刻焉蓋開山觀禪師故闖人卓菴于此菴既有額爲院師欲備列刹之制乃還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二步 遺 慶

閩中造藏經以來此有經之始也師報緣既謝乘化而逝繼之者了菴審禪師始命僧閱其經且置長興田若干畝儲其歲入以待熏蠟湯茗之須後以田歸於了菴塔院而其事遂廢今已六十餘年逮玉林自南屏歸正法席院已改稱爲寺既繕治使一新謂舊規之久廢者不可不復乃建藏殿于寺之西廡此有殿之始也起至正元年冬十有二月訖二年春三月爲工以日計者二千用錢以緡計者二萬而殿以成列楹五十崇高脩廣率與之稱中奉佛菩薩護法天神之像而左右設四大厨代轉輪轉輻函度置經卷以便於開闢仍買寺西雞籠塢之山五百畝以畀之百須之費咸取材而給焉以田不可必其常稔而山非有旱乾水溢之虞也凡其爲費皆玉林獨任之昔達摩指楞伽可以印心六祖聽談金剛般若而知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豈不以摩訶迦葉之所傳與阿難陀之所結集同出於一佛並行而不相留礙歟四十二章肇見於漢六百五十七部大備於唐通謂之三藏者其多至五千四百有八卷猶日增月益而未已博覽在乎

專精妙悟存乎冥契特患夫利鈍殊器勝劣異機愚者不及而憚其
大繁賢者過之而視爲可略不然則外緣弗具或撓之也今之高入
上士俱會一處幸無過不及之失名師宿德爲之負荷又有以資之
使息諸緣務而游心聖教必有發信生解渙然水釋於一旬一偈之
間者矣觀公審公及今玉林俱以不立文字爲學而汲汲焉致力於
經藏之事如此子所謂並行而不相留礙也來者詎可忽諸他見於
前所記者茲不重出也

龍山淨明寺記

杭州龍山淨明寺建於晉天福七年吳越文穆王給號廣濟以處佛
氏之爲律學者大中祥符元年乃賜今額南渡草創有司以其地在
國之陽因取僧所食田若干畝爲祀天園丘而寓齋宮於其室久之
僧相率自言起處非便請撤寺屋卽其西南改築而居焉宋氏失國
郊祀事廢至元二十年所司以闕于朝願斥祠壇仍爲田以畀之事
竟沮不行延祐二年住山律師國瑞以訴於行省始悉得其故地方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法
步
漢

謀所以增庫益狹而或者不戒于火師慨然以興作爲己任旬積月
累閱十寒暑而寺以復完凡殿堂門廡庫庖廡總爲屋若干區費
錢若干緡一出於經用之羨財與其私囊豪末之助不以資於人泰
定四年某月某甲子落成之日也師之同業興教律師道明以書來
曰淨明廢興之顛末粗見於郡乘而瑞之經營寺事未之有述也幸
爲文以記之夫談觀游之美者必稱杭之南北山靈僧化佛之所依
止金鈴寶樹震耀崖谷王公貴人好事之家無不自寓而心趨焉唯
淨明居南山之南由湖滸舍舟陸行踰慈雲嶺乃抵其處大江橫陳
潮生汐落高桅勁櫓之後先魚龍之出沒風沙雲日晦明之變化旁
睨海門諸山隱顯天際怪奇闕廓可喜之觀口兩山間所無有然以
其去人遠莫適以爲意蓋自像教布傳中土未有盛於今帝力所被
侵者歸休者立而淨明當此時衰削毀敗久且弗克自振獨賴師之
爲事也勤爲志也專以及有是可無述乎寺故有江月菴筍舄亭而
所謂梅巖易安齋者又爲齋宮時所創也累朝御題石刻猶在云

衢州大中祥符寺記

佛滅度後像教東傳至我朝而益盛自王公戚里百執事之臣下逮
黎庶靡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以致其力靈宮祕宇巍煌中天宏耀
崇嚴古所未有四方禪林法窟縮錫所聚往往蒙其餘休休者以起
缺者以完而衢之祥符當此時荒榛廢礫充滿其中敗屋數楹僅庇
風雨香地燈炷不絕如綫莫有能振之者豈非時既至而猶有待其
人歟按圖志寺本名鄭覺後更號隆興宋眞宗時例易今額舊傳吳
征虜將軍鄭公評年九十有三捨所居宅爲寺而唐中書侍郎平章
事陸公贄給以田四千石銘刻墜軼而鄭公守龜山事載太平寰宇
記可信不誣其建立已不啻千載中間歷幾廢興皆無所於考由至
元丙子兵燹之餘龍象散亡人天推墓者又五十年於此矣泰定乙
丑義山遠來主茲寺慨焉以興復爲己任因前人所作三門大殿加
蓋瓦級甄而髹形藻績之造佛菩薩軟金剛神像總十有一軀荆東
西廡畫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識兩壁間寶塔珍臺煥焉畢新室堂
庖庖繕治以次爲巨鐘範銅至若干斤以七載之勤成就若是而不
敢遽以爲足謀所以崇役之未已也其徒咸共慶幸謂人與時會以
濟登茲當有紀述用昭帝力之所被永永無極俾來屬潛書之蓋依
於幻有者不能以無弊有待以拯其弊者恆患乎口口人事之不齊
宜其廢興相尋如空華之起滅壞之易而成之難也口夫毗盧樓閣
非成非壞與此道場非同非別然則向未始作寺久已成成而無作
無能壞者是而壞相非目所覩曷可言傳哉姑因其所欲道者直敘
之如此是役也施者凡若干人惟那人陳某所輸錢尤厚且捐田若
千畝以贖其罪云

達觀院興造記

武康縣東北沙谿上獨蒼山之陽有佛廬曰達觀院其僧之上首日
古山宗青山祐故同氣也青山以大慧五世孫出鎮叢林唯古山身
任院事其爲人魁重多才幹緇白共推服之大德庚子用甲乙之傳
主是山所以經紀之者靡愛其力衰衣孟之羨以皇慶壬子荆西方

殿程庫庾之入以延祐乙卯改建藏殿壽斯丹黝弗修弗陋華屋寶
函嚴奉以式益買田二百畝而施以田一百畝山五百畝青山時泣
妙峰亦助以田及山合一百畝贍其眾者既日充裕人咸樂於勸功
方謀磬已棄斥大其三門而報緣已訖以至治壬戌委順而化繼之
者東山軍僅獲賑兩廡之成俄又告寂今主僧唯能實古山之弟子
與其徒心鏡正傳師授等夙夜以先志之弗嗣為懼凡其留貸豈不
敢有悉用市木石以泰定丙寅撤三門而新之仍度其故材更立外
門崇高脩廣無少愆於嚆昔指畫之素過者莫不徘徊歎息以為古
山雖沒不亡矣青山之徒師瑞以予與山門辱有事契狀其顛末俾
記焉按圖志院始建於梁之大同一剎那頃已八百年陵遷谷變而
茲幻境獨不隨劫增減逮今盛時弗替愈隆是固非有顯官豪民為
之外護如他名山比保守於既盈振飭於未墜宜代不乏人而舊記
所敘斷自宋新公而下五季之上皆無所考且謂諸僧清苦自持寡
求不爭以故香火弗至曠絕予觀古山兄弟之或出或處不即世間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志

亦不離世間其示現有為以作佛事誠未易以淺窺也豈直如向之
所云而已哉予姑因其述之可見者序次之如此

百丈山大智壽聖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薩達摩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丈禪
師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誼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壽
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置寺時林壑深阻巖徑峭絕
樵蘇之迹所不通有司馬頭陀者善為宮宅地形之術觀其山勢斗
拔與夫岡巒首尾之起伏知為吉壤所留鈐記有曰法王居之天下
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
新作演法之堂且增創重屋其上以妥禪師遺像榜于楹間曰天下
師表之閣云初文宗皇帝入踐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
詔開山大訖領其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為日用動作威儀之節願
其書行世已久後人率以瞻見互有損益自為矛盾靡所折衷輝與
新學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知道從無以登諸方

之規聽爰走京師欲有請而整正之今御史大夫撤巡時執法中臺
為言于上得召見有旨令輝撰次舊聞以授新使擇習於師說者共
考之而頒行為叢林法仍加錫禪師以今號褒顯而風厲焉輝奉璽
書將南還以閣之成未及有所紀述論于潛曰願敘其構興之端原
歸而刻諸潛竊觀邃古聖賢乘時繼作弛張迭用循環不窮所以通
其變也佛之為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小大畢陳種種開遮唯以一
事去聖逾遠局為韻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摩不階方便直
示心原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俗末誕勝真離馳騁外緣成邪慢
想是故百丈弘敷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
達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備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摩之傳
派別為五而出於禪師者二他師所倡殊宗異教雖各名其家至於
安處徒眾未有不取法於禪師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
也粵自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於今輝遭值聖時蒙被
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國家相為悠久永承無已不特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志

今之天下以為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潛是用謹志之而於其經
度之勤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為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十
尺三其崇之一以為其脩三其脩以為其廣以至順二年夏六月戊
工冬十月訖事實輝住山之明年而輝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命
下則其明年春三月也

蔣山寶公塔院記

道林真覺慈應慧感普濟大聖師寶公感緣應迹肇見於宋齊之際
靈異不可殫紀至梁武帝信嚮尤篤親執弟子禮以事之大師嘗指
蔣山定林寺前岡獨龍阜謂帝曰苟以為陰宅後當永久帝問誰合
得大師曰先去者得天監中大師示宗于興皇寺帝以錢二十萬購
其地奉真身寔焉皇女示定公主既捐湯沐之資造塔其上帝因為
建僧坊其下今太平興國禪寺是也寺初為精舍名開善塔曰妙覺
大師應世之塔唐乾符中改精舍為寶公院南唐復開善故名而以
院為道場宋太平興國中乃界今額錫大師以道林真覺之號而詔

遊其諱祇稱寶公慶曆初郡守葉清臣始合定林請寺爲一以廣其
居而奏請十方禪刹紹興中又累加大師號以慈應慧感塔曰感順之
塔云塔去寺二百步其環以列屋別爲塔院不知昉於何時逮入國
朝廢而復興已六十年矣奉定二年寺厄于災會文宗居潛邸數臨
幸而有禱于大師願祥之兆屢形吉夢錫以緡錢圖起其廢暨歸御
宸極內出金幣雲委山積飭工庀材窮壯極麗且進封大師曰普濟
聖師徵主僧守忠對揚便殿授三品文階以冠師號增創新寺賜額
崇禧惟塔院尙存其舊規制庳陋未及改作而守忠遷主徑山今住
持法匡來補其處節縮浮蓋庫庾日充乃盡撤塔院而一新之塔之
趾徑六筵以漸而銳其上六面五級周以步筓最下一級飛榦外出
至二十有二尺當其前爲正殿以間計者三其高六尋脩如其高而
益尋有二尺以爲其廣又前爲獻殿井亭後爲觀音殿以間計者五
而其崇減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夢之樓彌勒之閣開兩
扉而作堂直其衝左曰木末右曰眞樂環其外爲僧廬庖廡之屬以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三夢遊廬

地勢中高外下易於傾側則貼石以廣其址四隅各設巨甕貯水百
斛以備不虞門術故多怪松久而摧缺益植穉松以萬數凡木石瓦
甃匠傭之費爲鈔一十四萬九千九百緡爲米四千三百九十斛經
始於至正四年之冬落成於六年之夏華鑑輝映金鐸鏘鳴曲檻方
橋下臨無地者舊僧奇偉等謂此殊勝昔所未覩宜有登載以示方
來爰狀其實謁辭爲記按建康志蔣山距城十五里舊名鍾山建康
今爲集慶路山之得名志所敘詳焉考其地脉則由東南派長江而
西數百里乃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行郡
治在焉西爲覆舟雞籠諸山又西爲石頭城而茲山對峙其東諸葛
亮所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主於土中而言也蓋自其所負山脊側
而視之茲山特其左腋及至其處則杳障橫陳迴鑿內向正中一小
峰隆隆然孤起卽所謂獨龍阜後人以峰頂圓粹如珠名之曰寶珠峰
緣坡陀下抵山足仰而視之第見夫坐據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爲
山之腋也今又決渠立牖過西谷之水折而東流以合陰陽家之法

人力之所及抑有以助成其形勝者焉竊意宇宙間清淑之氣絳聚
忽散初無定在雖古帝王莫得而專是以支爲名山莫茲吉壤神棲
聖止託焉以安其光靈震耀閭千載猶一日殆非偶然也矧今昌辰
遭逢之盛所以致其崇極者蔑以加矣然非荷負得人安能祇承德
意昭宣遺休如此乎是用弗辭而爲記其歲月若夫大師爲如來使
密贊化機乘方便而示現有生假神通而排誘羣品不思議事固非
凡情所能度量且有前賢之碑銘記傳在茲不贅述焉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大夢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寶林華嚴教寺記

越之飛來山寶林寺華嚴疏主清涼國師受度之所也世祖皇帝既取宋遣大浮圖亢公號亢鐵背者訪求江南化佛靈僧遺跡所在首主茲山則斥為禪居已久佛照大師文萃時方出世南塔以華嚴之學開導其徒亢公一見深敬服之亟拜牀下暨還朝以名聞有旨召赴闕稱疾弗行乃命復寶林故額定為華嚴教寺授以師號錫以金襴法衣俾為住持至元二十一年冬十月也佛照仰聆帝制入踐社庭掌握圓宗垂芳七葉今住持大同謂寺之廢興略見於舊記而所書或止於一時之事莫詳其沿革之顛末或有當屢書而未及書者爰伐石屬潛備記之按郡志飛來山在府東南二里所一名龜山一名怪山東晉僧曇彥與許詢造塔其上宋僧惠基以皮道與所施宅建寺其旁梁岳陽王啓帥越因見彥而自悟為詢後身遂增廣其故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寺

宇為母寶林天人祈福號寶林寺唐光宅中更名光宅開元間仍名寶林中廢於會昌而重興於乾符以應天為額宋乾德初僧皓仁即故址創新塔九層八面其高二百三十尺塔附於寺向號應天照寧未俱以災燬郡守程師孟為恢廓其規制而一新之侈於前者三倍且奏請以禪僧居焉賜名寶林十方禪寺其後改崇寧萬壽而又更崇寧為天寧改報恩廣孝而又更廣孝為光孝紹興中寺毀于災久而復完乾道末加以塗墍藻繪而其華好為東南列刹之冠然自是登載於文字間者希聞寂寥其盛衰莫可考已佛照之來教廡既正道價益隆嚮慕而至者樂以田歸之復舊增新隸於本郡及慶元嘉興諸莊者總為田五千餘畝土木之功窮壯極麗山川改觀人天具瞻春期夏講學徒鱗集山有石井下與海通水有神鯉隨潮隱見教神易置靈應久虛至是并之洞者復湖鰲之隱者復見豈偶然哉佛照遷杭之慧因而弗行大師法昌以至元三十年來補其處架傑屋於法堂之北以問計者九大德元年佛惠大師元啟繼之塔尋復以

災毀役殷費鉅未易致力乃先營庫堂及護伽藍神之祠至大四年佛日大師時遇又繼之復慶元莊得而隨失之田三千餘畝闕文室構鐘樓植牌軒線以修垣限其內外立莊舍置船坊百廢具舉射馬

都尉潘陽王函經一大藏以施焉惟雲堂已簡材而未克僦工泰定二年慈明普慧大師廣宣來主是山塔賴以新而雲堂亦成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為郡交相其役同郡僧本立佐其費尤厚燈油有局則者舊僧德馨捐田五十畝創為之元統元年繼宣者志學又治經藏作庫廳重紀至元之四年秋天同以佛照之孫佛日之子嗣領教事飾佛菩薩像葺羅漢堂設無盡燈觀西廡之腐敗摧剝悉撤云而更為列屋環於雲堂之後標其外曰南齋揭其中曰草堂每一室為一齋皆有扁榜來學之眾雷動雲合不減佛照時刻嚴行願疏全剛助顯錄使因疏以通經修首楞嚴期使由解而起行以古今名賢或詠歌其登臨之勝或紀述其興作之勤聚而刻之曰寶林編以備山中故事焉潛竊惟寶林之易教為禪適千二百甲子而江南之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寺

版圖歸于聯方金輪御宇表章教乘佛照一旦光膺上卷不聞先猷教基以之而永存宗風以之而大振蓋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佛照問道於月堂瓊公告以此事自有時是雖語佛道之長遠世間盛衰得失之故何莫非時之所為哉追敘廢興以記千載難逢之會其辭之繁而不殺有不暇計者矣國師道在遺書行在別傳佛照設利所藏亦自有銘此不著佛衍佛惠皆出旨授佛日則帝師所昇云若夫山與寺之所以名舊記多本於越絕吳越春秋而又參以傳聞之異辭今無所從質姑俟續郡志者訂定焉

龍興祥符戒壇寺記

杭州龍興祥符戒壇寺梁大同間郡人鮑侃捨宅以建也初名發心至唐而更其號曰衆善日中興曰龍興宋制諸州成立大中祥符寺而茲寺例賜新額寺蓋律刹故有戒壇今遂合而稱之曰龍興祥符戒壇寺云按圖志寺基廣袤九里有奇其子院有天佛諸天二閣而戒壇有院又有鐵塔及大小石塔錢王九百九十眼井寶靈芝大誓

律師受經之地觀眉山蘇公南豐會公上元所題妙籠銀葉錦帳紅雲之句其規模之宏廓盛麗可知也建炎南渡金人擁重兵薄城下城陷寺毀而地入於官因斥爲御前軍器所民居往往錯峙其間惟存西南一隅以爲寺國朝至元十三年宋社既墟寺亦鞠爲荆棘瓦礫之場二十一年中巷吉公合其徒請于郡府願入錢僦地仍置僧坊以續其香火使勿絕事下有司覆驗得鐵塔一石塔二古井九與圖志合知爲寺之舊址無疑乃給券書悉以其地五十九畝九分歸于本寺二十五年江淮福建釋教都總統所被上旨凡故所有寺而今弗存者俾復爲寺於是祥符始得獨其歲所入錢而以地爲寺之永業時吉公方主明慶法席而敬堂恭公久居明慶歷典要職譽望素浮於人爰舉以爲住持二十八年也恭公既蒞事卽扣已棄得錢數十萬緡召匠簡材百堵皆作未幾而佛殿觀音閣方丈之室演法集僧之堂棲鐘之樓門廡倉庫齋庖浴室靡不畢備爲屋總若干區穹簷廣雷傑棟修宋藻繪髹形照映城郭遂爲一郡之大招提慮無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三

以給其食則置田若干畝於吳中爲役至殷爲費至鉅皆恭公身任之名雖因舊以爲新實則創造也大德四年工告訖事有以恭公之名聞于上者欽承睿旨加護有嚴而帝師亦畀以智光普覺之號至治元年恭公告寂勲公嗣再傳而爲秀公秀公視恭公爲曾大父以重紀至元之四年來補其故處恆自以弗克負荷爲懼捐衣孟之資作輪藏覆以大厦而面經以實之設十八大阿漢及律宗諸祖之像嚴奉如法且作別院于城西以祠恭公謂恭公之廢之功久未有述乃伐石來徵文以爲記夫宇宙間事成壞有時其所由廢興則存乎人耳祥符之爲寺千有餘歲而廢又百有餘歲而聖人御世佛日再中恭公之生八與時會用能以廢爲興熾然建立如此秀公夙承囑累而不忘纂修其所已成彌縫其所未及恭公可謂能得人矣寺之大者舊亦恭公弟子而僧衆得度於恭公秀公者十數他日恢弘祖道扶植教基固當代不乏人也

報恩萬歲教寺興造記

非嚴疏主國師安住於清涼聖境卽妙德以靜神觀徧吉而軍思窮探祕藏敷暢圓乘由賢首上邇龍樹馬鳴以達于大雄氏聲教所暨自北而南三吳法會之盛以平江之報恩萬歲教寺爲第一刹考諸郡志則錢氏闢通玄之遺址揭支砌之故額已不啻四百餘年逮入國朝其規制日益侈大蓋清涼後口世爲圭峰密又口世爲晉水源又七世爲佛日崧而茲山之爲賢首教寺則始於佛日是爲開山之初祖凡五世至今住持廣宣祇承祖訓普接羣機談塵一揮學徒雲合闡揚之暇視其簷雷摧毀階圯圯夷像貌欹傾金碧黝昧懼因循滋久而葺治之不時亟叩已棄爲之倡以來衆施於是豪宗貴族至於士庶之家相與輸財薦貨而壯者効其力巧者獻其技簡材運甃扶土設色百廢聿興而內外爲之一新昇以田五百八十畝有奇而華薈糜芻蔬茹湯茗之須靡不畢具三門前峙高仞顯敬人天八部出入無礙樓閣之開不勞彈指也兩廡旁列深靚迴複五百應真涌現其間聲聞之身衣不弊垢也殿以妥眸容室以演真詮而棲淨眾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四

種種莊嚴絢耀華好菩提之座無異於忉利天也倉廩之充盈齋庖之豐足猶以衆香國土世尊所食之餘施作佛事於娑婆世界也謂世間之相成壞靡常扶植教基是在來者假茲貞石謁辭圖堅夫靈心絕待非有方所有漏之因去聖尙遙丹青土木何關於一大事乎然而法藉人宜人必依處欲因處而知其人故不壞外緣能因人而知其法故悉成妙境卽事皆理無處非真實相宛然非成非壞世俗文筆固不足恃以爲永久也拙盡虛空徒勞藻績而已廣宣字無言族某郡某氏其來蒞法席以至正二年夏六月被聖書加護則其年某月云

虎丘雲巖禪寺興造記

自佛學行于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修爲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眾之依怙俾來者觀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爲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卽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已成佛一切

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於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湧山有大招提曰雲巖寺山之所以名寺之所以立悉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悅之所託秦皇轍迹之所屈叙池及試叙石在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經處點頭石千人座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茲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稱五山十刹者虎丘實居其一 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經有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晤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頰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崇像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今住山明公副領寺事始增飾佛菩薩阿羅漢金剛神更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巨鐘視棟宇之摧墮竊歎者或因或革百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五

司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劍池華雨諸亭則完其舊祖塔眾寮倉庖廡宴休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為渠六千餘尺煙於客土水邊弗行則疏濬之凡其費一出於經用之羨財而集眾施以助其不給方謀伐石築隄屬于城闕以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此工而明公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焉明公材周而智圓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潰于成而不愆于素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欲為之志乎記為興造而作山川風物之美著于前賢紀詠者此不復出焉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德京玄遺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

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復興於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禪居皇朝因之而悉獨其祖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有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寶幢永安龍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于一尋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興廢興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菴諸公皆以名德為世師表法會甚盛珍樓寶閣紺殿繡廬雄踞乎萬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仍紀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厄于災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依盤溝靈異之蹟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事而祀為護伽藍神以祈禱有應而賜廟額累封慧慈靈感顯佑善利夫人者也烈焰熾然而不與劫灰俱化人知為重興之兆矣顧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僉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六

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被坐具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薦貨川赴山積召匠簡材首建大殿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厚棟修采曲欒方案成與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脩去其崇若干尺廣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博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殿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為間五而東西朵樓為間四隆其中而殺其旁縱橫修廣各中于度其上列十五大蓮華一華一佛一一華瓣亦各有佛以尼萬數下施機輪可以運轉奇詭殊特昔所未觀範銅為巨鐘至萬八千斤比舊加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徑山所作無量壽觀世音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厨庫之屬皆弗克視其成他所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窻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衣孟之貲構鐘二樓各為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脩廣稱是棲經有藏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納匝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翊扶幡蓋香雲繽紛蒙蔽達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

勝緣雪窻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歲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
老病厥理繁劇悉哀泉施併傾已橐以授提點僧而退處虎丘之東
巷八年冬行中書省謀於行宣政院輒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
正法席增飾萬佛創造四臂觀世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畫正殿
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五十三參朽壤煨燼壯藎密髹形金碧絢耀
華美厨堂庠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可
以無憾矣斥大方丈爲間者五上爲重閣下爲廣堂前爲廳事而蒙
室有位衆寮有閣倉廩涵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爲者雪窻無
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爲雖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
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記之而雪窻之成
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奉事狀屬潛書而刻焉阿含經世尊說
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南楚虎巖適嗣雪窻以晦機笑隱爲師
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與國家億萬斯年永牙無極是用假
方便力示現有爲不離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之福而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七 夢 選 慶

已雪窻之功倍於南楚而潛於虞公無能爲役何以贊一辭哉姑序
其歲月使來者有考云爾

思谿圓覺法寶寺舍利塔記

吳興城東三十五里思谿之上有大叢林號圓覺法寶寺住山文梓
重建塔成伐石屬潛書之用圖永久按狀宋崇信軍承宣使王公永
從宣和間仕于朝慈受深禪師時住慧林永從暇日數與之游而咨
決心要問語及有爲因果禪師言起塔之功德最勝蓋舍利所在則
爲有佛也永從既謝事而歸則捨家造寺建塔迎禪師爲之開山其
後永從子孫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而寺遂廢淳祐間觀文殿學士
趙公與憲捐金錢界之使以田復入于寺且繕葺其棟宇寺以復完
國朝至元十三年塔與寺屋俱燬于兵雖屢易主僧率皆苟簡架漏
取足自容僅存其香地弗絕而已皇慶二年梓實來罄已贊集衆緣
大治土木作殿堂門廡及齋廬庖廩之屬爲屋總若干區惟塔之役
甚鉅久乃克致其力因舊爲七級而增新爲八面飛金湧碧巍煌中

天同楯外周龕室內秘華燈寶鐸交輝和鳴聲容密語妥置如法繡
白四眾瞻仰讚歎以爲多寶全身已滅而復現也在仁宗時西天竺
嘗以古佛金剛座石製塔方廣若干寸函舍利來獻詔以賜魏國趙
公孟頫魏國尋以歸于梓俾永鎮茲塔而祈福報上至是詎吉奉安
惟謹故所有辟支佛齒骨舍利亦并藏焉起天曆二年春訖至正二
年秋凡十有五年而告畢工其秉心也專肆力也勤矣潛竊惟事之
廢興係乎時物之成壞關乎數不圓乎時與數而歷劫長存者其惟
夙昔所發深心大願乎異時之眞僧上士有出沒人間三世而後合
浮圖之類者今乃以十有五年之頃煥然建立如此不啻事半而功
倍自其異者而言之時與數誠若不齊自其同者而言之本願則均
是故應知三世非遠十有五年非近虛空有盡此願無窮矧今眞身
法塔爲聖人出乘機緣之遇合而來止于此願力所感殆非偶然視
昔輪王天上人間龍宮海藏之所分貯一卽八萬四千八萬四千卽
一光明之聚遍法界無所不照其功德爲異爲同雖有巧智莫能分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八 夢 選 慶

別尙安能測其時與數之盈虛乎所可託以永久者有不在區區世
諦文字之末也姑敘其略庶來者得以考其構興之歲月云施財爲
助者之名銜具列于石陰茲不著

武昌大洪山崇寧萬壽寺記

鄂之城東有佛刹曰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此黃鶴山也而謂之大
洪山者蓋大洪隨之名山自隨而鄂自鄂而許地雖易而號名不殊
示有所本云爾鄂今爲武昌山距城十里而近北枕江漢南帶湖湘
東居壽昌下瞰樊水層巒疊嶽交拱互揖西接城闌民堵萬區前臨
通遶而市聲遞不相及山之顛有岳忠武王手植巨松斗牛亭仙人
石鼓崖尤爲奇偉地位峻絕風物清間寺特據其最勝處邈其所自
出推靈濟慈忍大師爲初祖大師諱善信以唐武德二年四月六日
下生於洪洲南昌王氏受度於本州開化寺比丘清照而契心印於
馬祖道一禪師北遊五臺感妙德現瑞相發願爲衆僧執爨三年僧
力卻之大師涕淚雪泣戚嗟不已有老父告之曰汝緣在南方衆不

汝容蓋行矣乎逢隨卽止遇洪卽住大師遂挈瓶錫南還以寶曆二
年秋抵隨州觀一山巋然問於逆旅主人曰此爲何山答曰大洪山
大師惕然思老父語則延緣而入至于山麓諸水所委匯爲重湖神
龍居焉旱乾水溢有禱輒應時久不雨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以致
禱大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由業感害生自利徒增汝
罪可且勿殺吾爲汝祈約以三日必雨武陵聽之大師探幽履險得
山之北巖泊然宴坐通誠默禱及期雷雨大作雨旣霑足而止武陵
訪求大師於巖中大師時猶在定蛛絲羃面附耳而號挫體而告久
之方覺武陵遂施以其山爲建精舍太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大師
密語於龍神曰吾前許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餉汝可享吾肉
卽引刀斷左右足自液滂流儼然入滅雙足留鎮山門肉色久而不
變四衆哀慕稱之曰佛足有司以聞于朝賜號慈忍大師所居精舍
賜名幽濟禪院後以禱祈屢有奇驗累加大師號曰靈濟慈忍其佐
神十有二封爵自王而公而侯等差不同皆天下知名之神威靈烜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九夢選

赫被于四方此隨之洪山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害爲南
北必爭之地邊境之民旣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其居京湖制
置使孟公珙隨人也與都統張公順謀遷其衆適于樂郊乃度地於
茲山請雲菴與自隨州捧佛足及累朝所被告勅徒寺額僑置焉仍
奏請賜今名曰崇寧萬壽俾興爲之開山此則鄂之洪山也興之後
無諍須則翁實繼之世祖皇帝在潛邸帥師南伐駐蹕鄂之元興寺
遙見茲山之頂有神人立於雲端詢知爲大師化迹所寓深加敬異
暨班師實因函佛足扈從至京師特命安置於祕宇而嚴奉之上旣
正位宸極有旨遣使借寶護送還山道出許州佛足重莫能舉使者
歸奏詔卽其地建寺此又許之洪山也鄂經摧陷之餘實又去不返
呂公文德制置京湖請無積聚主之而寺以復新繼之者緣菴遇建
靈濟塔增置菴院土田而玉崖潤無邊詠竹溪禧又繼之寺以災毀
禱方謀起其廢俄委順而化至順三年今住持華公實來毅然以興
復自任積衣蓋之貲躬求良材於江上造大楸以歸顧舊址局於地

勢隘陋逼迫位置不皆合於規式乃夷崇岡堙巨壑累石爲基使就
顯敞首創大佛寶殿棟宇之制悉擬於京師列刹而華飾有加焉兩
廡山門之上爲萬佛閣演法棲僧有堂輪藏及祖師王公有殿天書
有閣而鐘樓經臺丈室蒙堂旃檀林前資寮庫庖庖漏之屬無不畢
備始作於元統二年之某月訖功於至正某年之某月費錢總若干
萬緡出於華公者一萬出於耆舊僧宗森者二萬餘皆出於衆施及
經用之美財金碧髹形輝映林谷宏模偉觀人天俱瞻其在先朝嘗
以爲中宮祝釐之所頌以香燈金幣褒禮甚厚三大洪山法席之盛
莫武昌若也華不遠數千里來徵文以記之潛竊惟毗盧身上周徧
一切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然則山未有寺法界
宛然寺之旣遷依然故處增減成壞之相了不可得豈世俗文筆所
能記乎若夫法身大士示現有爲於幻境作饒益事應化之迹亦
可得而言者庸次第本末俾歸而刻諸華別號枯木嗣法於靈隱悅
堂閻禪師云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十夢選

潛岳法喜院記

金華縣北二十里有佛廬曰法喜院山曰潛岳按郡志潛岳一名尖峯山狀若芙
蓉蓋今之芙蓉峰也環四旁皆緇錫所聚法喜時其東而獨配茲山
以爲稱或者昔嘗依山建院後乃僑置今所歟是不可考已舊傳院
在唐爲巨剎衆至七百水暴溢山谷間一夕盡毀居民視瑞光現其
處發地得古石佛旣而有文翠禪師者莫知何許人卽荆棘瓦礫之
塲構屋而居墾田而食院以復興後梁之乾化三年也宋治平二年
初賜今額甲乙之傳無慮數十人承之者宜澹念其故宇庫廩摧圮
弗稱天朝尊崇像教之意將斥大更新之乃辭所領聖通法席而歸
罄已橐以市材錢僦匠傭與法孫元牧各出指端血書華嚴經以自
擔期事之必集起至元二十有七年訖元貞元年大殿三門次第就
緒司教事者無能爲其勸相顧進貪虐以撓之澹不得已避于口阜
僅畢東廡遽輟土木之功大德七年始克營西廡遷普同塔捐口叻
造佛菩薩阿羅漢護伽藍神之像而爲澹結菴於北阜者里人陳文

通及其子德明也十年冬瀕示疾而化收以宿願故汲汲焉築其所
已成而圖其所未至食淡衣口銖積寸累久乃以延祐七年重舉其
役逮至順元年佛閣及演法樓僧之堂經藏鐘樓庫庖廡乃悉告
完制觀音殿於法堂之後而祠故中書舍人潘公良貴於大殿之左
尋又割田若干畝以待繕葺之須其致力於此四十寒暑矣牧以書
請紀其歲月且言潘公得法於佛燈珣禪師語在嘉泰普燈錄奉祠
十載往來山中恆自稱養空居士日與叢林衲子同起居飲食設因
治地以葬遺鉢迄今存焉公能以道自信而不泥於名迹非有德於
吾徒而吾徒欲仰之不已祠之所爲作也幸併志之竊觀考亭先生
序公文集於公平生本末論述甚具向之云云皆先生所不道而謂
公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清苦貧約處
以超然由先生所言而推其所不言則公之有得乎中無累乎外高
風遠致固可槩見牧之言良有徵不誣也况夫祠之興廢繫於院之
盛衰尤不宜無以示後庸備著之俾與遊方之外者商而刻諸澹號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二 夢 選 虞

雲村牧號雙潤云

杭州明慶寺記

杭之佛廬甲於東南湖山勝處禪林法窟高下森列巖阿彌曲殆無
遺壞傳律學者明慶最爲鉅刹乃歸焉獨據乎閭閻中四墉之外皆
氓廛賈區細人之家一或弗戒輒有鬱攸之警然其毀也不久輒復
蓋負荷有人則以廢爲興直易耳按郡志唐大中戊辰僧景初肇
創精藍於木子巷日靈隱院集賢殿學士柳公權爲扁其遊息之所
日明碧軒宋大中祥符壬子乃錫今額日明慶寺暨說公以大智祖
師之上首弟子來蒞法席四衆歸仰屹爲律宗南渡後僑置京邑于
杭明慶號御前香火視東都之大相國寺宰執百寮歲時祝釐與凡
禱禳之事咸在焉寺之舊址不啻百晦自毀于金兵遂爲荆棘瓦礫
之場大將劉鄴王家因取以廣其賜第他田土又間爲有力者所奪
僅存其什伍寺幸不廢其後寂菴光公始請于朝復長洲田佛慧思
公人內講律稱旨鑿與之來蒞有和大臣所進喜雨詩宸奎之藻飾

有明慶及南山道場六大字尋得請復崑山田而屋室亦漸充擴逮
至我朝像教之隆古所未有佛瑞祥公佛慈吉公佛鑑良公佛善元
公先後登于律座是近是續固有弗虞至元癸巳大德癸卯十年之
間寺再燬而再完且復復其故址則佛鑑之功也學徒得以安居而
習其業者垂四十年至正辛巳之夏寺游厄于災今住持律師吳公
弊衣糲食苦心勞形撥拾遺燼以圖興復耆耆無不爲之感動而交
相之地之入于劉氏及他姓者皆莫敢有而悉以來歸乃召匠簡材
諏日庀工首建大殿更其位置使稍西以遠歎煩而近亢爽危檐廣
霽邃宇崇階金碧髹形絢爛溢目鄰郡僧安公親是勝緣亟抽已橐
以倡衆施造釋迦彌陀藥師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妥安其中觀
世音三十二應湧現其後阿羅漢諸天環侍其旁華幡帳座種種莊
嚴靡不備具丞相國王朵而只時坐鎮江浙躬率官屬捧香幣集寺
僧如其法展慶贊之儀豪宗右姓稽首嚮風爭薦貨以佐營繕之費
師益募耆舊僧出長財作佛閣僧堂鐘樓三門兩廡庫庖廡不五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三 夢 選 虞

年咸潰于成寺有王荆公題法喜堂諸詩蘇文忠公書普門品及題
大智所書彌陀寺碑次第搜訪而重刻焉舊觀頓還故疆畢復于前
人有光矣奚止能起其廢而已哉師以爲盛衰有時關乎天數非人
所能勝是皆蒙被帝力以濟登茲日與其徒修淨行發弘願上以增
崇睿算下以扶植教基期億萬斯年相爲無窮爰伐石求書其廢興
之故用告于來者潛嘗問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慧佛之律猶
儒之禮也在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庫廡爲次居室爲後師以
利益羣品故作如幻事既新寶構而示有所尊又實帑藏而俾得所
養惟方丈之室未及就緒庫屋數椽不庇風日有合乎禮之居室爲
後者其精於律而通於禮亦吾儒之所喜聞而樂道也庸併書之

南天竺崇恩演福寺記

杭之南山由雷峰訖龍井其間浮屠之居四十有二而傳天台之學
者惟崇恩演福寺爲最盛寺在小麥嶺積慶山之靈石鳴今所謂南
天竺也宋渡江初山未有寺嘗斥爲牧地後以祥光異響出現其間

人咸驚異焉淳祐戊申葬貴妃賈氏于山之左肇建寶坊錫以今額命天台宗師圓菴果爲開山率其衆入而居之尋復給田以充華香食飲之須降錢以資土木營繕之費景定壬戌葬周漢國公主于山之右益畀以吳江上腴之田五千畝嗣領教事者初嚴鑑石庭生並賜紫衣加右銜鑿議毒鼓聲始奏獨科福而依律結界少蘊光性菴岳浩翁川潛山珣次補其處俱能恪守成規咸淳戊辰賈魏公柄國以妃同氣故大發私帑俾禪僧絕岸湘增新其棟宇顯敞宏麗視昔有加我朝尊尙教乘大江以南佛僧所廬悉惟其承傳之舊於是無極度古源清海翁學實來而弘演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以淑其徒古源又卽晉僧肇日蓮華院歲修法華三昧開東路會飲馬橋夾玉几降而出至元戊子雲夢澤被旨入覲對御說法深稱上意特賜璽書作大護持以柳塘權涓濱清松溪晏傳至湛堂澄玉岡潤而諸方龍象多出其輪下人稱之爲教海又再傳至竹居簡而寺以重紀至元丁丑燬于災久未克興復會法席偶虛行宣政院求能負荷其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三
夢
選
慶

事者得今才公以往是山至正癸未也泄事伊始僧俗信嚮而至者或爲創大殿造洪鐘或爲作三世佛及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或爲作觀自在像湧現其後或爲作梵釋二天像列侍其旁或施以一藏教而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護法天神之像則合衆力以成之寺之耆舊咸克交贊叶助而分督其役齋室衆堂庫庖漏旣莫不畢具而雲堂丈室經鐘二樓皆次第告成先是衆以殿之方向爲疑禱之三日乃得吉卜遂無所改護伽藍神新像衆所未悉亦決於卜而後定檀越有祠在殿西偏門徑迫隘則闢使寬廣凡可以致其力者無不爲也惟茲山支于天目至是適當風氣之會清淑所鍾鬱而不洩岡巒迴復窈然靚深泉甘土肥林木茂遂誠宇宙間奧壤也閉藏于空荒寂寥之中其已久矣造物者一旦而啟之微妙法幢熾然建立際逢昭代教道益隆其興也殆若有時未及百年而鞠爲荆棘瓦礫之場其廢也疑亦有數得今才公而舊觀復還雕楹繡榻絢耀崖谷金鈴寶鐸殿入香漢蓋以廢爲興存乎其人不可盡談於時與數

也豈宜無以垂示來者使勿墮其志乎才公名必才字大用嗣法於湛堂云

黃學士文集卷十二

古
夢
選
慶

全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法空之所創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之先生歿葬山之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以空嘗從先生游相率即院中祠先生且以門人翰林待制柳貫所為銘刻真祠下而院之構興顧未有所登載潛忝及先生之門故先生之子樗來為空謁記誼不得辭按圖志仙華山在浦江縣北高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中為風穴古仙人上昇處有檀宇在其下云先生游錄稱自巖腹望峰頂丹光閃閃如寶蓮華稍進至仙壇前峰聳削離立東一峰折裂數百尺俯視如池又東一峰如削循其鐮而上踰石磴如戶限北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峰之背有石室可坐數十人又東為中峰下睨鳥傷東自原隰聚落如碁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峰在其東極峻絕不可攀緣而第二峰懸崖千仞有穴深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一

卷十三

黑風薄兩崖上出草木皆動凡先生杖履所歷較圖志所敘尤險怪峒奇誠天壤間勝槩也空受業於同邑皇安山之普利院而徧游浙東西州求善知識咨決心要既而充然自得浩乎其歸叢林虛席屢以名剎上皆避不就恆惴惴焉恐退藏之不密愛仙華之秀異將卓錫其中乃由北麓披藜荒而入得幽谷直東峰之下窈然靚深遂剪荆棘結茅以自庇劣僅容膝名之曰雲巢無登陟之勞而有宴息之安以為若是不啻足矣里人朱仙亦先生門人與空為方外交歎其自處太褊陋首捐田為闢基址而同里樓億為作佛廬齋寢庖滷龍峰上僧承鎮尋輟田若干畝畀之而空之師清衍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若干畝總若干畝更其故所名雲巢曰化城精舍空因建鐘樓門廡益置田若干畝為久遠計易精舍之號曰化城院於是帝師為降法旨加護焉重紀至元之五年夏五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復與其徒道元本覺撤舊屋一新之自大殿至齋堂寢室兩廡三門悉同巨剎之制佛僧之奉無不備具茲山之面目亦軒豁呈露

先生向所經奇之觀可不一領其壯而致也蓋空之於佛而返乎教也志在遠去羣經探幽探隱以俟其躬而已未始以人自創之用能思置成立如此已無愧於古之有道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與先生周旋於文字間其名固當配先生以傳如廬陵之有勤眉山之有潛相為不朽安用區區以丹青土木之美相誇詡也哉姑記其作始之大略俾來者無忘所自云爾空字無相族吳氏先生之祠事自有述茲不書

聖壽院記

聖壽院在義烏西四十里故號龍壽宋治平中乃畀今額大觀間更為十方禪院歲久弗葺椽棟毀墮藩拔級夷敗屋數楹不庇風雨荒基斷礎四顧寂寥盛衰固若有時而山川之勝初無今昔之異特以地勢僻絕非尊官富人輟迹之所及而其徒又蓄縮不自振日益散落故雖遭逢聖教興行之世莫有以為意者泰定二年秋千巖禪師來自錢唐愛其岡巒秀潤水木清深始度隙地結茅而駐錫焉縉素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二

卷十三

之侶嚮風全集座下至無以容其居而給其食僧法聰德超慨然出山叩諸有力而好事者於是齊郡太夫人張氏首捐金為買田若干畝里中一大家樂聞之爭治材篋以復其故宇佛殿則樓君如淡山門則樓君一得法堂則翁君弘道皆獨任其費妙相中殿威神外護安奉有儀瓜華旛蓋器物之須設置如式且各助以田二十五畝有奇既而一得之子某為作僧堂同郡善文徐氏為構鐘樓由火室至左右兩廡庫堂齋庖滷室之屬則合眾緣以成之效奔走經營之勞者僧德義尼慈壽也禪師之來至是凡十有五年而其法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備規制之廣則視舊有加禪師為而不有擇上首弟子傳之什持承其付託者亦能負荷而無所係吝不久輒謝事而退自壞空成無用貴絕照龍門省無礙了逮今滅宗繼已六傳矣繼謂子曰在吾教中聚沙積土無非佛事法施財施寧有差別請為我並誌之於石庶幾來者不昧所自而思所以報稱焉予聞禪師以單提直指普對羣機不起于座而道價之重傾動遠邇宜其以壞為成無

難也有能於禪師之道一念淨信捨諸所有而不自以為德豈易然哉庸因繼之請據其所述而悉著之使刻焉禪師俗姓董氏名元長蕭山人說法闢中峰和尚云

上清資聖院復田記

資聖院在義烏之西鄙距縣四十里而遠又西僅一里所限以谿水則鄰縣金華之境也院故有免科繇之田八十餘畝香燈之奉湯茗之須恆患於弗繼雖欲修大其居而不可得當天朝像教盛行之日猶因循自守未有乘時振起之者僧冲意首殫其勞動經營積累以大德二年購金華田百四十餘畝將儲其歲入備土木之費以增新乎舊觀有志弗遂遠以延祐元年示寂承之者不念厥紹盡取意公所遺契券私鬻於其縣富人家為直以錢計者八千緡泰定三年也僧嗣宗亟訴于有司而異縣莫適統一臨之以監司院守人且不決張君自誠家金華與院密適力為之援元統元年始克竟其事令以田復入于院而反其直向之目受錢者或已物故或毀其衣而伍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三夢選

於編氓或單乏無以輸所負張君為扣已橐悉代償之以弭其爭田乃卒歸蓄聚既日充遂以至正二年重構大殿他工役次第畢舉於是宗公前一歲已逝張君後一歲亦不起僧德潤謀於眾謂後之人賢否未可知契券傳藏之不謹或得持以售於人宜廢勿用而列其田步畷圍號鄉落之詳總為之籍刻石廡下庶可圖永久僉以為然爰狀其顛末介同郡汪君祀求子記之資聖以甲乙次相授非十方叢林衲子之所附集而荷負其事者代不乏人意公開拓於其前宗公規恢於其後洞公又汲汲焉為異日之慮而逆防其未然是皆不容無述矧茲遐方僻壤墟里之間無尊官貴戚為之憑藉無大商豪民為之仗助獨賴張君以一鄉之望左右外護且不愛其所有以為成就利益之勝因詎可無以登載而使來者知所自乎白樂天有言記者不惟記年月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誠今之為其徒而居游食息於斯者苟能推往事得失而明興廢之由鑒前人功過而存勸誠之實相與扶植數百年之基緒俾弗墜益隆以為壽國福民之地則張

君之惠為無窮而子之記不為徒作矣舊記稱後唐清泰二年順德大師道愆因古伽藍遺址建院號上清宋天聖六年所賜今額蓋郡人兵部侍郎胡公則守杭時為住山贊寧僧統移書州牧而得請于朝郡縣圖志並云院創於僧澄皎被賜之歲月亦不與記合傳聞之異辭非田事所係姑寘勿論以俟博洽之君子考正焉

半山報寧寺記

報寧禪寺在今集慶路上元縣之半山集慶於宋盛時為江寧府丞相荆國王文公之父楚公終於江寧倅而葬於鍾山故荆公往來鍾山最久其園屋在自下門外康樂坊謝公墩之側者不設垣墉依林樾為屏蔽密迤連達而四無人烟境尤清曠鍾山抵城十有五里至此適當其半所謂半山也荆公初由外制出守江寧及兩去相位又皆均逸于江寧視江寧猶鄉郡因其園屋大治居第距相館前二歲乃請于朝施為僧寺詔如其請而錫以今額元豐七年荆公親製疏迎致文禪師來游法席是為開山第一祖暨第二代寶禪師咸克紹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四夢選

隆宗風為世師表地以人增重而半山遂齒於大叢林寺基為畝八十環其旁之田園陂池為畝二百其在句容烏江兩縣者為莊五皆瀕於大江湖汊之所齧蝕歲入田租無幾經用所資惟太平青山莊之田出於荆公長子秀之婦蕭氏者為畝一千自始有寺至國朝重紀至元之五年凡二百六十有六載自文禪師至古潭龍凡二十有四傳而寺以災毀古潭首作法堂兩廡俱未就緒而逝至正二年信庵孚嗣住是山毅然以興復自任願其恆產僅足具華香糜粥而丹青土木之費未知所措乃焦心勞形徹衣糲食銖積寸累以庀工役三年建大雄殿四年即方丈造千佛閣至十年而山門僧堂庫院悉成倉庖庖之屬亦次第畢備屋以間計者總若干上棟下宇各中其度斷雕藻績煥然聿新金相玉毫妥奉如式其宏麗顯嚴有加於昔固多矣緣以修墉陰以嘉木劍康樂亭而重刻謝太傅像於其上文禪師僧史有傳寶禪師語錄有序并刻置寺中則昔所未有而今乃有之爰以狀俾上人密詣介御史濟南張公來徵文以記其歲月

竊荆公記揚州龍興講院亟稱主僧慧禮能以廢爲興而歎美其材
信巷齊決心要於笑隱訪公而兼傳其文印嘗居龍翔第一座材望
素著經度營構之功直其未耳使之獲從荆公游則所以稱美之者
當何如哉九原莫作猥令晚生後出以年侵學落之餘承乏記茲盛
舉宜乎汗顏縮手筆屢闕而不能下也然以詣不遠千里涉重江而
來旅泊幾三閱月必欲如其所求而後已不得卒辭詣亦入笑隱之
室者於信巷蓋同門也

淨勝院莊田記

凡佛者之居曰寺若院有甲乙次相授法田廬貨蓄器械百須之物
悉得以爲世業傳子若孫其成之難而保有之不易與齊民之家固
無大異也然人之子孫不皆才且賢而佛氏之子若孫率以義合必
擇焉而得其人乃以畀之故其傳往往至於千數百歲而不墮世家
大族弗如也迹以所憑藉以永久者存乎其人爾顧豈有他術哉婺
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其山曰石門前臨陂水陂之大可五百畝水乘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五夢選

高而下者三級其旁之人或稱之曰龍門云有爲佛廬於其地者曰
淨勝院舊記以爲建於吳赤烏中始號尊勝宋治平間乃更名而
又以爲車騎將軍張公施地所造越之天章光遠法師實爲之開山
按天章叔於近代謂開山爲光遠則院不必肇於赤烏車騎將軍官
廢已久謂施地爲張公則主是山者不必昉於光遠是雖無所於考
然自治平賜額迄今已二百六十餘年矣先是眾幾千指後多散落
其存者派別而三勢分而力單穹墟遠宇日就摧圯國朝至元間住
山仁體始合其三者以爲一未及有以振起之而逝嗣上院事者一
眞爲購田若干畝俾食其什之七而別籍其餘田以資營繕之費法
堂兩廡觀音殿甫告訖功會廣教虛席江湖道俗推以補其處繼之
者道勤益購田若干畝循舊比以給其食及土木之須山門鐘樓
羅漢堂方丈之室次第畢備院之耆宿若初若宗若靜泊好事之家
前後捐田爲助又若干畝其傳以爲世業者視昔有加焉靜之孫偉
辱與子游爰伐石而以勤之命來謁文爲記夫能以亡爲存以廢爲

興者豈非得其人而畀之故歟雖然此世間法也窮千萬億劫而無
增減成壞者蓋不卽世間亦不離世間是故不待記子亦安得而記
之姑因其所欲言者敘次之如此

福春院記

凡浮屠氏之聚必有穹塘與屋食飲百器之須大抵資於王公貴人
而後具不然則夫婦之愚牽於其說而相與致力焉者若夫冢間
林下窮居獨游未嘗以其事賈官勤民而能熾然有所建立可不謂
難矣哉世儒恆譏其徒取於人之厚以爲古無有是彼亦見夫飛奇
釣貨者爲公私之病已甚而弗深考其人之不必皆然也吾鄉有爲
浮屠之學者曰從起少受業金華之妙善院晚乃卜地於縣西若干
里而爲屋其處以間數之得四十有五門廡殿堂庫庖廡福如式備
完請于所司揭以白沙福春院之故額率其衆入而居之且約以甲
乙次相授既又買田若干畝山若干畝於是奉養之物不俟外求而
具經始於大德之四年而卒事於泰定之二年總其費若干一出於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六夢選

起蓋起之名未有聞於時而其言又非世所傾動第以食淡衣纈旬
積月累以及有是此子之所謂難而得後人嗣守之勿壞尤難也是
不可無述其以書來爲起請記者又子友張君子長也張君儒者慎
許可亟稱起之爲而無譏焉可記也遂記之

經藏廣福院記

婺之蘭溪經藏廣福院在州東一百三十五步故爲聖壽寺之水陸
院寺創於梁至宋號聖壽而水陸之爲院莫詳所始歲久院廢天禧
中藏休禪師來自餘杭得其故址肇建伽藍同郡金華曹仁壽尋爲
置經造藏因命曰經藏院殿中丞知封州史溫爲之記當寺沙門有
交集王右軍書以刻焉治平末賜聖壽額所以爲佛僧之奉者猶缺
如也政和間寓公贈少師吳點首輸財倡眾買官民田總若干畝創
置兩莊由是華籟之具糜粥之須隨取而足孝宗時避光堯聖號易
名廣福去國朝至元十三年院毀於兵二十八年其下院白蓮堂比
丘普資觀其爲荆棘瓦礫之場已逾一紀未有任起廢之責者則去

其故廬孽徒眾及衣孟之贊卽舊墟治院宇合經藏廣福以爲號仍以族父王氏所遺田塘園地歸之其徒推本所自尊爲重興之初祖且請于有司必其子孫乃得住是山第二代奉譚嘗募州人郭淳飾像設之黜昧者其殿堂之摧侈者第三代承紹暨前住顯教承膺又理土田之冒沒者前住連雲履中於資爲五世孫以某年嗣爲住持能不愛其所有以續前人之遺緒郭氏四子亦承其先志同力仗助焉經藏有殿中爲一柱兩輪棲匾輪間而實以黃藤赤軸悉如其舊齋堂庫院兩廡三門至他屋室次第畢完懼來者無以究知廢興之故爰買石屬子記之子觀天下名刹其先必有靈異之蹟驚動乎斯人是以聞者心鄉往之過者低徊而不能去茲山獨以好事之家寶其石刻而經藏之名傳於四方翰墨誠儒者餘事未可忽也顧此猶其細耳儒者謂古人得見書甚難而其士皆非後世所及今之書益多且易得而學者日趨於苟簡嗟夫豈惟儒者爲然哉考其舊記始自東都浮汴涉淮踰重江行二千里之險而費金錢至二百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七

萬非若近世轉相摹刻流通之廣不難致而易忽也夫欲求魚兔必有待乎筌第一大藏教佛學之筌第也今之經藏既已一新爲其學者有能從教起行無謂佛法不在文字而務馳騁於空言斯不負置經造藏之初意矣然則其徒所宜知者奚止廢興之故而已乎敢緣記事并以是告焉中字無外族盛氏說法嗣徑山虛谷禪師

密印院記

茲之密印院實晉義熙中仁肇法師卓錫之所舊名永福宋大中祥符初始易今號慶元元年秋燬于災僧法威慨然以興造爲已任亡何威逝而如解嗣力倡眾成先志積五十稔院以復完且益置田二百畝鄉先生王君桐記焉先是士大夫避兵洛南者往往卽其處爲寓舍地之入於民家以尺計者六千六百九十其存者爲尺厘五千八百九十圖籍備在莫敢質也國家奄有南服法幢所建崇護有嚴僧汝舟等按著合自于有司乃悉返所侵地斥其故宇而大之皇慶元年冬居民不戒于火院再燬舟圖復其舊垢衣糲食湯所蓋以資

土木之費其徒德新等五人亦克協相其役起延祐元年春閏十寒暑大殿以成龍華僧一清泊鄉之大家張景崖等交致其助募眾作佛菩薩像安奉如法餘未具者繕治以次視解所建立殆幾事半功倍矣舟念所以爲永久計仍割已田二百五十畝謀焉新以予郡人也宜能道其廢興之歲月屬予記之子觀世所稱大叢林必據名山與讓天下勝絕處啟其靈祕以示化跡者又皆高僧上士是以好事而有力之家莫不慕趨之故其居能久勿壞其壞也率不日而輒成人與境相資勢固宜然也密印居萬井中齋廬講舍旁直賈區鏡鼓魚蠡與市聲合非有穹巖邃谷幽遠勝絕之槩若他名山比千有餘年成壞相尋而卒無廢墜者不以其人歟蓋自肇師以來其間代有異人而金華聖者俱抵禪師爲尤著雖然三大士遠矣苟能若解若舟者焉區區之成壞安足慮乎姑爲記其歲月如此院故有治平間僧居政所作九級浮圖屹立風雨中必有繼舟之後盡其力者則其宜得予記不止若今所書而已也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八

嘉興天寧萬壽禪寺記

天寧萬壽禪寺列郡皆有之其在嘉興者距城北半里所故爲施水菴唐咸通間以菴爲院而其護伽藍神曰太祖蕭王莫詳所自宋治平中郡人慕容殿丞始請于朝更爲十方禪刹熙寧初賜聖壽額命興教惟一禪師開山清涼法眼之適孫也崇寧二年詔天下州軍各賜寺額曰崇寧嘉興改聖壽以應命而院陞爲寺三年加萬壽政和元年又易崇寧曰天寧紹興二年改報恩廣孝十一年又易廣孝曰光孝賜田二千畝立莊曰天錫乾道末水菴和尚說法於淨慈尋歸老而示寂于此靈異之迹甚著四方衲子指爲名師過化之地而慕仰焉嘉定中癡絕冲公訥堂辨公相繼領寺事而法會鼎盛遂爲大叢林蓋寺額在異時已屢改易入皇朝仍其舊人猶稱以天寧萬壽之故號者以祝聖都道場在是也至元間朽菴祥公被上旨住是山與耆舊僧智源兼任本郡僧司長貳崇護尤謹創千佛閣於山門之東明叟因公規恢基緒賴源之力爲多延祐中千懶慶公卽方丈建

圓通開泰定間竺雲曇公重作僧堂眾寮其後月舟滿公窘於有司之征錄引避而去法席偶虛土木之功亦賴今佛鑑空海禪師念公以至正四年嗣為住持至則繕治僧堂斥大山門之舊址作門以間計者五其高七尋有半深濶其高尋有二尺左右設文武官僚之次且用陰陽家說築案阜於官河之南培土山於丈室之北樹以奇石名之曰秀玉降詞臣墨客多賦詠焉寺後蔬圃鄰於軍壘限以土牆歲久墻壞而鞠為芻牧之場乃白于官悉復所侵地繚以大石墻而斷石為甍以覆之其長萬餘尺費錢七萬餘緡竭力相其成者耆舊僧子常也又以蔬圃地編墮倍價餼民地而益之置薪蕩二百餘畝經理諸莊隱沒之田二百餘畝創寺務司於庫之東南兩廡對峙地為場其中而旁為雨倉二十敖受各莊之歲入絕蠹弊謂寺乃都道場而佛殿庫廨弗稱無以起人肅敬之心而盡歸美報上之誠乃捐長財以倡眾施郡人鹽倉副使沈權首為發私橐市香楠木柱十有六好事之家輸貨薦力者接踵而至乃徒鐘樓撤藏殿之前軒增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九

拓故基以隆寶構其崇十二尋其半修廣皆十尋傑屋邃壙華棖文甃承以藻井環以石闌皆窮壯而極麗植牌門於寺前之左街揭于楹間曰南湖第一山空海之滌事遠茲厘十寒暑而內外煥然畢新利養之須無所不備惟殿之役最鉅經始於十年之三月落成於十一年之三月亦甫六甲子而告訖工書來諭予以記粵自大教被于中華通都望邑名山輿壤錫所慮廢興靡常或墜而弗舉或爾久而愈振談者率謂是殆有數而非偶然予竊以為特係乎荷擔其事者之材與志何如耳有其材而無其志則不能以有為有其志而無其材則不足以有為空海乘本願力普為思有作大福聚其志可謂弘矣假方便智示現有為縱橫無礙其材可謂周矣為之在我者未始以諉乎數宜其建立成就視古人事半而功倍也為之記以告夫來者尚相與扶植之而毋有所諉哉空海名良念族王氏台之黃巖人得度於瑞巖東原沂公稟法於仰山虛谷陵公又嘗從雲外岫公於天童而司其藏給及虛谷居徑山遂分半席一溪如公父行也其

住寶林拉之偕行未幾謝事舉以自代因補其處後乃由鄉郡之護國遷主茲寺常亦其同郡人云

彌陀興福教院重建大殿記

彌陀興福院在錢唐西山祝峰之麓宋慧光法師若訥所建也初慧光當南渡時被遇三朝受法師號主教事於上天竺山者二十有七年乃得請而退處茲院累加兩街僧錄雲章寶器龍錫優渥其示寂也詔曰宗教廣慈塔曰普照云院始創以淳熙三年賜御書為院額以紹熙三年勅收十方天台教院以嘉定十三年自惠祥法師為其住持迄今十有八傳矣歷歲既久楹榭棟缺不勝風雨之震凌左支右柱事多苟簡際今聖世像教興隆猶未有艾起其廢者耆舊僧壽彌首為繕完僧堂門廡且範銅為大鐘願佛殿摧撤特甚役費至鉅遂罄其平昔之貲蓄以治土木於是妙應等佐其費妙智等視其役起至正二年之夏訖三年之春僅九閱月而殿以成揆之舊制加五尋以為其廣加二尋有半以為其高造靈山一會佛菩薩像而易其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十

座以石增卑以崇者三尺材甃堅良物采煥發皆前所未有四年春息菴允茲來主是山謂不可無以告于永久爰伐石屬予書之予觀浮圖氏之聚莫盛於錢唐之西山而傳天台家之學者尤莫盛於上下兩天竺據山川形勢以為法窟四方學徒之所附趨游者亦無不觀相而生信凡資於人以成其所欲為直易事也興福介乎兩山之間號西天竺距人境固不遠而地勢靚幽好事者所罕至故其廢興人莫以為意苟非得人為之荷負不愛其力而相與扶植之安能使久而益振乎矧今專法席者學精行粹時望所歸求升其堂入其室者未有不也蓋自開山四十有五年而院乃拓為十方又百二十有五年而院之重興復自今始可無書乎息菴生越之儒家族李氏壽彌臨海人

壽光寺記

奉元之壽光寺顯密圓融大師覺明所建也師俗姓陳氏其先錢唐人世為士族宋末父某流寓維揚而歿于兵母趙氏懷師甫三月軍

師某因挾以去母欲自絕不得遂從之西北行而師以至元丙寅生於寧夏自幼志趣不凡厭處塵俗母弗能止乃聽其出家且密書其對貫世系及其所以從使謹志之九歲禮桑魯只上師祝髮爲僧年十二受具戒從真覺國師松堂某公講般若華嚴諸經授以所服絳方袍及顯密圓融之號俾嗣其法鄴帥卽城中爲剎淨土院以居之非其志也尋入賀蘭山精修苦行脅不及席足不踰關冥心端坐者二十年乃還故居道價益隆又五年而宗王奧魯只公主虎都台駙馬買也台皆師事之官僚士庶慕風而至稟受戒法者不可數計所度弟子三千餘人師嘗發願禮文殊觀音於清涼寶陁訪先世遺跡於維揚而追報焉弟子德暹等三人杖策以從大德癸卯行次奉元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欽察行臺御史中丞長壽素聞師名共挽留之乃構精舍於草場街以爲其駐錫之地今所謂壽光寺也佛殿僧堂三門兩廡庖廩之屬次第畢備師率其徒入而居焉堅持禁戒日惟一食以妙法華經念佛三昧爲恆課晝夜六時顯密兼行薄於奉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十一 選 慶

已而厚於接物勞而無倦和而不流閏二十五年如一日天曆戊辰二月八日說偈辭眾跏趺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五十一闍維得舍利建塔于城南下院之野狐冢德暹自童子時侍師左右服勤三十年間從松菴某公學一乘圓教而念念不忘纂師之遺緒闕者補之仆者起之丹青嚴飾之美田園生植之豐視舊有加懼歲月寢遠後人不知其作始之自乃礪石介今戶部尙書老老屬予書之蓋奉元古長安也神州赤縣帝王所都達官貴人豪民巨賈好事之家所以爲浮屠氏之奉者嘗盛矣世殊事異城是人非不有大善知識爲侯門戚里方面重臣之所信嚮而施外護之力安能於山川寂寥之餘作如幻事熾然建立如此乎其扶植教基爲眾依怙有功甚大繼志述世事不乏人既克承其付囑又汲汲焉欲圖其永久是皆可書也庸備書之使刻焉

無盡燈後記

淨慈故有無盡燈創於宋乾道間其後寺毀復成而燈獨廢至正元

年秋八月耆舊僧子能始製衣孟之資仍建此燈於羅漢堂且捐錢唐縣靈芝鄉田五畝俾以歲所入米五石給膏油之費凡爲燈之法內置一燈外安十鏡交光相涉普徧互融百界千如重重俱現蓋託事以顯理 恐人不解其義乃買石摹刻真歇禪師所爲燈記以開示 或於是燈未能目擊而道存觀禪師之言思過半矣來游如幻之境者毋徒以爲一時之奇玩也哉

眞如院鐘樓記

眞如院在義烏縣洽百南百口十步故爲雙林廨舍宋治平乙巳初賜額而僭於列剎恆產素薄屋室物器凡其法所宜有者久且未克大備嘉定丙子僧若愚始範銅爲巨鐘作樓以居之逮本朝廷祐丙辰僅百年而樓爲風所壞惟鐘獨完僧慧慈將募施者市材僦工以復其舊有志而未遂也今縣丞李侯若愚休沐憇止願見鍾銘僧若愚名與已適同恍焉如有所契卽以起廢爲已任亟施錢爲眾俱官僚吏士咸協贊之好事之家又來佐其費而諸僧亦爲助有差爰與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十一 選 慶

土木屬慧慈躬泣其役樓之建以至正元年三月乙巳而落成於二年三月甲戌崇廣嚴麗視昔有加旣居鐘其土慧慈欲圖李侯於承久乃捐私田二十八畝有奇俾來者歲取其入嗣而葺之且伐石求子爲之記昔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詔公爲其國師自以與智者大師同族姓觀天台遺蹤如故居焉時智者之學幾絕忠懿用部公言遣使十輩奉五十種寶詣高句驪求得其書天台教之復傳於中土實自部公發之由李侯視詔公財法二施雖殊其以姓名之同爲利益成就之勝因一也夫姓名之同亦偶然爾有能察其心之所同則心佛眾生 無差別慧慈與其徒瞻華構之輩飛聆鴻音之鯨震若見若聞無非佛事李侯之施詎易量哉其所託以爲存者有不在子文矣縣令長而下暨縉白之士施錢有目具載于石背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慶元玄妙觀玉皇閣記

昔有虞肆類上帝而及于六宗山川羣神成周禮祀昊天而及于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今道家者流祀祭禮祠之事諸神位號之多至於三千三百而莫尊於昊天上帝率與有虞成周之法合老子為柱下史孔子嘗問禮焉於帝王之舊典禮經固無不知其徒之尊其所尊宜有所本矣然老子之道務清靜無為去健羨就卑弱古之人用之治其國而民以寧一至於飛符走檄崇珍館而啟玄科五千言之中雖未嘗及之而非有道外之法也凡天下通都大邑名區輿壤宮觀壇場之制自前殿之外必為玉皇之別殿蓋三境之高真玄穹之主宰當各全其尊也慶元玄妙觀在唐為紫極宮以奉玄元在宋為天慶觀以奉聖祖國朝至元十九年燬于災元貞某年有詔撤聖祖之祠黜天慶之號而改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一 夢 選 慶

界今額穹門邃廡與殿廣堂悉復其舊惟帝座久虛而不設非闕典歟大德某年前住持雷谷陳君入覲被上旨俾以甲乙次相授陳君慨然以興造為己任謀闢聖祖殿故址建玉皇閣未及庀工而化由陳君若干傳速今住持順菴王君而閣乃成初王君以泰定某年入侍內祠賜號玄門真主本郡之太清宮以精於禱禳朝廷數遣代祀名山京師大旱禱雨輒應有司治決河投其鐵符水勢隨滅名聞于上制授太虛玄靜明妙真人住持本觀至正五年冬奉今天子及兩宮皇后所降香幡歸建金籙黃籙二大齋感瑞鶴翔舞異香不散士民慕嚮而至者不可數計所獲信施甚厚乃哀聚以資土木之費始作於六年之十一月訖功於某年之某月閣之高若干尺脩若干尺廣若干尺列楹若干楹甍重簷塗墍丹青窮極壯麗威儀像座嚴奉惟謹謂不可無以紀其成績乃以狀來求為之記夫以數百年之曠典一旦而舉之殆非偶然自今以始明靈願歆祥慶來下使斯人蒙其福澤保其壽康而泳游於清靜無為之化此王君之志也所可

記者奚止於程工屬役之勤而已乎王君名天助字致和同郡昌國州之達萊鄉人也

龍虎山仙源觀記

仙源觀在信州龍虎山之馮原葆和道姑崇正真人徐公想昭之所創也初徐公得度於太上清正一宮通真院之達觀堂其師曰通真觀妙玄應真人張公聞詩寶開府大宗師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之伯兄且開府所從受道也開府之弟子數十百人傳次之序以徐公為首徐公性篤實而耿介非義不苟取攻苦淡由勤儉而致豐裕至元二十二年始闢地於馮原以為觀馮原者南距上清三十里異時有大姓馮氏居之遂以得名嗣繼復林壑靚深泉甘土肥風氣完厚歐公嶺龍湫在其東琵琶塵湖雲臺觀姑象山在其南其西北則寶帶諸山也凡殿堂門廡位置高下悉因地勢之自然而不以人力參焉其幽邃可以奠神明之居其閑寂可以棲來學之士有田數百畝可以資華薌饗術之具得請于朝賜以今額徐公竹冠布袍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二 夢 選 慶

冥息其中而往來乎上清日與仙翁道侶徜徉於萬物之表方是時開府以清靜無為之說上承訪問褒大尊顯無與為比執弟子之職而州侍於左右者往往被璽書綰銀章號真人而主治乎名山惟徐公間來展省而未嘗久留中朝達官貴人至有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泊然無願於世者垂二十年大德六年詔強起之住持宜興之通真觀賜號葆和通妙崇正法師居十年存膺制命進號真人又十年壽八十有二乃乘運而化於仙源至治元年也傳徐公之道者馮君志廣上官君與齡徐君天麟彭君齊年薛君起東李君世昌蔡君仲哲徐君守勤彭君一寧自志廣暨天麟而下皆以次領觀事元統元年與齡始奉命為住持提點仍賜號冲和持正明素法師事云初有廢必舉病其棟宇局於地勢乃改卜其西十步外平而無險中寬而有容程工役略基址諏日之吉而遷焉越三年大殿成明年法堂及鐘鼓二樓成又明年三門兩廡成東有閣日東閣西有樓日西樓齋廬寢室庫庖庖之屬次第畢備冲和明遠玄靜真人張公德隆

開府之猶子也少嘗學道其處從開府來京師侍祠於明庭者四十年至正六年將使指奉香幣還故山批其輪奐肆新念構興之難而充拓之不易爰伐石屬子書之大抵人之常情樂因循而憚改作仙源之建置幾年于茲矣一旦有能令其舊而新是圖績先業於方隆植法基於永固有功於其教甚大而況不憑國家之力不求民間豪末之助一以身任其事而通觀其成是皆可書也於是乎書

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土生其間身親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偏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繹騷不寧山谷愚氓相挺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歸焉獨存識者知爲天祐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今縣尹凌侯實來視象之三日用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三夢選慶

故事欸謁于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歎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卽命鈞考傅書徵理歷年瞻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以召匠市材揆日凡事侯躬洩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縣人攝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論堂齋廬寢室至于門廡庖廩成撤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術道墜茨瓴甃黜堦形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今冬十月而告畢工妥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爲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息游各適其所佩衿來集弦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絕侯旣行舍菜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楊廷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宰以雅才新意修儒服組豆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爲之悚然侯下車之初卽以興學爲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浹而畢潰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然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

賢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眇焉末學衰朽諄詎猥令載筆爲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時中夙任風憲父嘉興總管懋翁久居館閣家學淵源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爲政知所本而不謬於緩急之序云

重修月泉書院記

浦江縣北有泉出仙華山之陽而發於縣西二里視月之盈虛以爲消長號日月泉宋政和癸巳知縣孫侯潮始疏爲曲池築亭其上咸淳丙寅知縣王侯霖龍因構精舍於亭之西北祠先聖先賢其中以爲諸生講學之所逮入國朝乃昇書院額至元庚寅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俱行部嘗一新之至順庚午前進士八時思傳化由祕書郎出長茲邑又重新之有劉先生應龜柳先生貫所爲記至正辛卯今縣尹蕭侯用廉能舉守令破上命而來爰以暇日臨于泉上觀其棟宇摧敝亟捐俸貲謀繕葺焉占籍之士皆樂爲欣助而分任其役以是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四夢選慶

年之六月始作十一月訖功自祠室論堂齋廬門廡至於庖廩之屬屋以間計者四十有五凡用工以日計者若干用錢以緡計者若干屋室旣完教養之具亦無不畢備士成德之謂不可無使後人知其所自乃貽書於潛求爲之記潛竊觀在昔郡縣未有學之時天下惟四書院其在大江以南潭之嶽麓南康之白鹿洞而已三吳百粵所無有也今郡縣悉得建學而環江浙四封之內前賢遺迹名山勝地爲書院者其多至於八十有四好事之家慕效而創爲之未見其止也意者人材之出亦將從而多願若有所不及何歟昔者魯修泮宮而詩人頌之第以僖公之色笑威儀美盛德之形容曾無一言述其輪焉奐焉之美者先儒以爲修者修行其教學之法也今之輪奐旣美而清泉白月舊觀復新諸君子從賢侯來游來歌色笑成儀無非教也有能感厲奮發而無負侯作新之意將見異材輩出代不乏人真儒之效被于來世而侯之德與之相爲無窮豈係乎記之有無也哉姑爲敘次其興作之歲月云爾其詳見於前記者茲得以略焉侯

名文質許州襄城縣人歷宰三邑皆有治績今累階儒林郎云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諗于潛日子幸以國子獲執經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陲者二十載異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師友日遠墮失舊聞不得附于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傲以爲進修之地匪但求無愧乎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免勉也子其爲我記之潛聞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說者謂斯言非爲學而弗仕者勤乃爲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選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爲學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鉤摭趨辦爲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微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五 夢 選 慶

塞萬里之外則弦誦之聲益以希闊年未至而不親學者皆是也有能不爲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於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傲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先儒以爲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數歷之久譽望甚著年踰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是室也忘其齒之長身之貴不怠於自傲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爲言考也庸謹記之以俟他日考其成焉

湛然齋記

祕書郎濟南張君名齋曰湛然而微子爲記子叩其所以名則先演剛文忠公以君之初度親爲賦詩四章其取義甚博以周而湛然之語乃指夫心以爲言又一篇之體要也君謹志之不敢忘因以爲齋室之號云夫以湛然喻人之心者以其體本靜而已方其泊焉以休耳不與聲接目不與色交好惡未形而心常虛寂表裏澄澈如止水

之不波樂記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一旦出而與世酬酢不能無是非之相靡利害之相刃誘於所可喜而就於所可懼其存者幾希蓋心之發見若泉之始達而未知所適必有定向斯不妄動大學所謂定而後能靜是也生而靜者天也定而靜者人也是以善養其心者不徒反求於洞洞屬屬之初而每密察於膠膠擾擾之際內有以全乎天理外有以盡乎人事故不物於物而常爲萬物宗試觀夫川上而觀之逝者如斯而其未嘗往者湛然自若也自昔父詔其子未有如公直示以心體之妙者然公之言則有本有末既原其理而啟迪之復列其事而策勵之君之揭于齋居以自傲者固將以端本而澄源也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靜極而動則其應變旁行而不流動極而靜則無一塵之累而退藏於密向之湛然者無時而不然斯不負於公之教矣請以是進於君爲之記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朶爾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於潛曰昔我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六 夢 選 慶

魯國忠宣忠武兩王侍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克有大勳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爲國家之世臣茲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於成人蒙被眷知備員禁從極涼焉以隕其家聲爲懼竊聞古之人或以善爲寶或以仁親爲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爲寶子孫宜謹其承相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帝室夙興夜寐靡敢忽忘不可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潛歷觀漢初之豪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智自全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日忠著于甲令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迄今千口百年猶廟食于一邦孰不日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而言則爲德之濃厚特係乎能忠與否耳惟札刺爾氏之先奮其雄材翊扶興運元功茂烈載于彝常自時厥後享有才士訂謨廟堂出入帷幄

者莫不世濟其美德業之盛有光於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
過非僥倖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魯王
父子下逮東平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視向之著令稱忠者若
無以異令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材與時高下固有不一至於事上
之貴乎忠無古今一也公以宗臣世自侍天子清閒之燕而謙退
不伐克念厥紹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而知
忠之爲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以受之前人者昭揭而自傲又圖
有託以貽方來俾永勿墜爲慮豈不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
傳則能久有夫土之賜矣百世之下尙鑒于茲

蘇學士畫像記

故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以延祐七年二月壬戌卒于京
師三月乙酉歸葬真定縣北三十里新市鄉其東北二里實漢新市
縣故地有佛廬曰遍法寺後公歿之二十年是爲至元元年寺僧廣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七
夢
選
慶

朗以公少嘗讀書其中遺風餘韻去今未遠乃肖公像而祠焉公嗣
子吏部尙書天爵疏其歲月屬潛爲之記公諱志道字子寧真定人
也初以材受知郡守姚公得推擇爲吏從決獄竟天方旱而雨人大
驚異及辨元氏縣盜馬獄益有聲辟河東憲吏分讞屬郡大同獄囚
雖重辟皆自以不究用其使程公薦入察院佐御史監治和林正色
不阿以嚴見憚楊州民家子訴被賣爲奴已三易主御史以淮人多
詐叱去之公曰詐則論如律安可寔不問哉訊之果良民也浙西大
猾聚愚民服僧衣復自號白雲宗以別於釋氏眾至數萬依權貴冒
名僞州縣莫敢誰何會其姦利不法事覺廷議以禮部侍郎高公往
鞠之求諸曹史善持文墨者得公於戶部與之俱公凡五往返于京
師乃克以其獄上奪其印章省所置官府沒入貲產以鉅萬計出其
詐誤及良家子女數百人陞揀密軍校當襲父職有十年不得調
者悉舉行之俄有旨賜公弓矢及他服用之物俾從樞臣出行北邊
還朝爲中書掾同列以尙書省權勢所在爭趨之公不爲動尙書省

罷首命公鈞考其銓選之濫而釐正之擢中書檢校官揆吏曹資序
失當四十餘事覈戶工兩曹過用錢幾四十萬糴米六百餘石斥去
賊吏二十餘人或舉公材任御史而執法於中者以未識公爲疑人
謂當詰諷公日以謁得御史可乎遷刑部主事有喉盜勞引無辜者
力辨其誣而黜主盜吏時宰欲殺盜內帑金者公曰獄未具孰敢遽
殺人耶時宰怒謀中以他事樞密適奏除公斷事官經歷乃解有訴
其兄非正嫡而欲奪其官者公執不可卒與其兄軍士護視公宴物
器偶失兩銀盃將以盜論公曰此誤失之耳非真盜也使償所失而
出之嶺北省治和林實國家興王之地生殖既久人安富樂業一旦
變起關中而和林大震並塞之民奔潰四出會天大雪畜盡死饑人
無以自活走乞食於和林相枕籍死道上時倉儲僅五萬石民間米
石至八十萬錢除吏雖有優秩率顧避莫肯行即中之命下公即日
就道至則白其長用便宜發倉賑給仍請于朝設高估募人致粟和
林於是邊儲充實如平時諸王泛索公悉持不與皇子安王是以褒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八
夢
選
慶

以衣一襲吳王聞公徒行亦與名馬公受而以直歸之中書惠和林
禁酒法輕易犯更奏立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犯者五人當坐公曰
酒非三日可成犯在令前不宜用後法刑曹議如公言先是丞相順
德忠獻王建孔子廟未就而薨至公訖成之日延寓士講說經史由
是人始知學御史得邊民所列公政績上之未報而公辭歸遂不起
公平居慎重寡言不妄與人交遭喪哀毀踰制而葬祭有禮諸父昆
弟欲異居度弗能止則取薄田百餘畝遺書數百卷尤善於教子其
後尙書果以儒起家至顯官公沒時年甫六十階止中憲大夫以尙
書貴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配劉氏累
贈真定郡夫人公之考謹榮祖亦用尙書恩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
郎上騎都尉追封真定郡伯妣吳氏累贈真定郡君潛歷觀古循吏
居官可紀所去見思至於尸而祝之者由其利澤在人也深故人之
報之也厚未有無所爲而爲之者廣朗方外人非素有德於公願能
拳拳致其專慕之誠如此亦何所爲而爲之耶蓋公之行孚于鄉所

居而化有以啟其秉彝好德之心焉爾潛既書其立祠之歲月竊懼後世拜公像而欲知公之爲人者無所於考也惟公墓有志神道有銘庸敢投取大略而并記之

瑞雲觀記

瑞雲觀在不江城東三十里今所謂笠澤福地者也吳松江由具區來出其西而其南爲姚城江東爲龍江又東爲陳湖其北則閭閻浦也重波複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處乃多沃土民安於耕桑皆朴淳有古風水木之清華禽魚上下泳飛之樂實焉若在世外然而更干百年委棄於田夫野老之手未有能啟其秘而專其勝者玄門高士陸君志寧始作菴於其處由是昔之秘者無所伏勝者益以發舒君不以得於耳目者爲已足復斥故宇易菴以爲觀合其徒而居焉凡觀之制中爲三清殿而旁爲玄天北斗太乙三元之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廡門廡庖涸次第畢備惟玉皇上帝之閣爲最鉅久乃訖功而觀以成總爲屋以間計者百有十繚以修垣而除道成梁以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九夢選慶

屬于南隸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有奇以資食欲百物之類爲費一出於君而君之悉力殫慮二十年於此矣菴之初爲觀也教主嗣大師爲署今額因命君開山而以甲乙爲世守既而所司具以觀之成刻上天子特爲下璽書加護焉君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飭其族人毋敢有所預懼後莫之考而或毀其成也爰伐石以記來屬夫乾坤清淑之氣川融山結非有數量而仙經所錄洞天福地僅百一十有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歟幸以人與境遇而又蒙被帝力如此游而息者行術施施未有已也或者真仙異人於此乎出則福地之在笠澤而笠澤之有瑞雲將與金庭玉局並存於天壤間尙何成毀之足慮哉顧不可無以著作始之自乃弗辭而爲之記云

于氏贈封碑陰記

仁宗卽位之初詔行貢舉始親策多士于廷江浙南士入奉大對者八人吳郡于公褒然居乎前列而潛亦叨塵末綴公淹外服已久今天子用言者建白肆命宰臣總裁三史旁詔羣彥俾預纂修公旣首

膺召節下至潛之疏賤駭淺亦所不遺潛適有內艱不果行乃拜公集賢待制任以史事書成引年乞謝制授禮部尙書致仕賜恩于其大父鎮江府君父平江府君秩皆三品曾爲通侯會同年歐陽公自翰林學士承旨出持七閩憲節道過吳郡爲勒銘于豐碑彰君賜序世德也昔孟子論君子小人之澤一斷以五世說者蓋曰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亦可以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潛嘗疑其爲說不與孟子合竊觀公之先有仕宋爲諸司正使者五世至鎮江府君在宋季猶止於右階六世至平江府君乃以文易武三取薦書于潛于鄉又與其長子同上春官七世而公生今聖代遂擢乙科登八座流澤固未艾豈非所謂世世而君子者耶潛於是知說者之善推言乎孟子也載念向之八人者多已物故惟公與潛獨存潛嘗辱歐陽公銘先太常之墓茲獲觀公碑感門祚之衰薄仰令聞之長世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於公之子孫尙有望焉謹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十夢選慶

再拜識于下方以俟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准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御史也公平居無他玩好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求售者輒捐厚直取之所蓄旣富絨膝度置覆以傑屋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逮今口十有口年嗣子權州史君傳藏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聞嘗誌于潛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公實爲之記別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業有藉谷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爲之記者幸畀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潛生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爲役然託雅故於權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爲不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宋圖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

無幾其不足徵尙何怪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爲追恨痛惜而不已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代之儀章物器皆公爲江浙宣閩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朝廷武夫俗吏莫敢毀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於斯文甚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丘隳屋壁之遺而窺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於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爲之子克謹其承久且弗忘不待當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康間公所爲碑銘此不著耀州名朔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十一 夢 選 慶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輒購以重賞並置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爲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喜觀者爲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爲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矚者爲蔡天啟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爲蘇子由執蕉簑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爲陳無已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爲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爲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爲晁無咎坐古檜下擘阮者爲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竝立而觀者爲王仲至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爲圓通道士偶坐而諦觀者爲劉巨濟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爲道帽仙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其一爲道服蘭衣紫髦駝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

雲髮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玉冠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怪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葢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間寓意繪而爲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爲誰記作於政和甲午後二十又三年諤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石其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爲水委而旁刻茲圖其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觀所謂述古圖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兪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磬崇鼎一旦歸于土庶之家固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于庶人所通用也矧茲製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宜爲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爲堂而作仲素所蓄有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杏溪祠堂記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十二 夢 選 慶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傳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同叔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陲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公閱其再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爲之盡盡不倦先生於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一章屢歎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考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域故步溝洫稼穡

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於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
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故老質諸史牘而得其成
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徒以登臨之適爲快也哉先生之
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
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來學者恆以百數必先
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
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軍制纖悉備具而不欲人讀兵書
日宵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遠聞謠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
矣此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孝儼
篤行君子母樓氏禱於石姥山而生先生骨秀神聳蚤有器識事親
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閭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
府縣長吏之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
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爲同志永嘉戴公少監聞先生名
奉贊願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行義彭公子壽章公茂獻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七
步
選
慶

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路黃公文叔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
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先生不可屈乃止惟館於商伯最久賓主之
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語他所與游亦皆顯人至其爲臺諫
爲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既不有仕祿又不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
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於宗族鄰里一無所留晚益貧郡守
孟公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賞倡其親友爲
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爲東陽人於是大愚及一時名
公皆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先生好爲詩閑遠古
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焉子七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慤克
肖其德大原試漕閩爲本經第一先生既遣猶子受業朱文公之
門得其微言與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慈湖楊公游楊公亟
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不教以遠者
大者先生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遺意也先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
年卒於家後百二十年曾孫師蒙師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卽家建祠

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主於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援其父者
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示有所傳也堂成於重紀至元之二年師
蒙已卒因以伯食堂師蒙作也祠室堂軒爲問者三翼以齊盧爲問
者六有田三十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蒙見子似翁將圖其承
久爰以狀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已之士友
以爲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其禮久闕弗講乃相率爲文以祭宜
牽聯得書潛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懿者庶幾後人知
所矜式也來者能聞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甚大奚止
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朱氏祭田記

婺義烏赤岸之有朱氏始於漢槐里令雲之七世孫晉臨海太守况
又二世而建威將軍禮遂廟食其鄉郡志以建威爲金成語之訛耳
自是又若干世乃至三府君者有田以祭始於府君也府君諱良祐
宋紹興間初置旁舍常稔之田三十畝有奇合爲一區而儲其所入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七
步
選
慶

以給孝祀燕私之事府君歿有子三人曰孟明日鄉貢進士中日季
龍同繼其禩而莫適爲宗列屋聚居謂之三宅凡田事三宅歲迭掌
之祭主於府君而三宅之子孫咸以次耐食不以世數祧毀爲親疏
遠邇之別族大以衍位序日患夫褻而弗專且難爲繼乃稍裁定
著其規規每歲以日北至與新穀之既升葺事者二由府君上而祖
考本所自出也下而三子則三宅之所祖也正配位總十有四皆世
世不遷序君之孫之曾孫而爲掌田事者之祖考乃得從口食歲終
合享者一亦惟掌田事之家在祖考行者乃與焉三歲則適徧于三
宅玄孫亦與合食而斷以三十年爲一世滿一世輒止祖免而下則
絕而弗與墓祭之降殺亦以是爲差懼遠者之易忘則用先儒家禮
以立春日祀臨海而侑以建威慮親盡則情盡則有歲時之序拜而
三宅及長幼無不在列此其大略也府君五世孫震亨以書諭于潛
曰願有述刻寔先墓之左庶俾後之人無墮其成故朝列大夫婺州
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獻於府君爲曾孫潛之從祖姑歸焉而震復

與潛有文字之雅不敢以不敏辭惟府君去二代盛時已久又不有大夫士之位田祿弗及而能因地之利以報其親仁之至也宗法廟制不得行乎其家而能因人情爲之節文以屬其族義之盡也數世之後以文學政事顯融于時者旣已流光奕葉而其處者亦往往被服儒術馳英聲於士林修其已成之業而承其所欲爲之志仁義之澤未艾也楚茨之首章曰自昔何爲我藝黍稷府君之經始勤矣其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三宅之嗣人尙慎其終以延裕於無窮哉

麗水縣善政記

法出乎朝廷承而行之者有司也至於法久弊生姦吏乘之下蒙其害而上不察則承而行之者有未善也法不可遽變而弊可以漸除能察其姦而去其泰甚斯為良有司也已昔人謂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豈非然哉厥今東南為民病者莫甚於鹽筴始則亭戶患其耗而不登次則商旅患其滯而不及均數科買之法行而編民之家無貧富莫不受其患况夫吏得肆其姦則民之不堪益甚矣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君仲達被省檄執事于秋間過予西湖上為予言曰吾所居麗水縣之民歲當食鹽以引計者六千三百三十有七姦吏暗減他縣額而來抑配焉增加引數至九千一百三十有七賴吾長官賢明以闔郡丁口通計之而白于上官去其所增加者為引二千八百由是民獲少蘇蓋吾官長之善政不一而足惟茲事民受其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一 夢 遺 虞

賜最厚幸為我記之子自筮仕以來佐治瀕海州縣目擊鹽事之病民顧以政非己出未知之何麗水之政不亦子之所樂聞者乎輒弗辭而為之記以遺仲達俾歸而與其父老刻諸庶幾嗣為政者有所據依且播其惠於無窮也其長官名某今以承務郎為縣之達魯花赤云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為御史南臺時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公甫就職正月即分蒞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獠錯居俗素犷悍喜鬪爭獄事為最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加徧履其地雖盛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劬因有言其冤狀者公謂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囚皆曰前此慮囚者慮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為之大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何兩子行賈茶即舟取折薪之斧並斬殺之既沈

斧於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願以為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汚何以知斧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冥于理有龍光祖者買官得同知某州事用例奪官家居其子及家奴言胡孫籛有吾家故所請射官地而宋某來畊其上今宋已死宜募佃者光祖從其言而宋之子乙來爭此地光祖以牛米鹽遺洞蠻使與佃人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佃人指乙兄甲謂洞蠻曰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散賣其妻子於諸洞甲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止以占田坐其佃人寘光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乃論洞蠻悉出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沉之麻陽民張甲彭乙爭溉田水交惡張以禾方熟夜往視之彭適過其處張因殺之而誣以盜禾取其家竹篲實禾為驗吏以為所殺者真盜也將賞其罪公曰彼盜汝禾用手取之耶抑用鎌也曰用鎌耳公問鎌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有黃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復與諸兄數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二 夢 遺 虞

有爭且陵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于天發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其殺之季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婦子某能衣食之天發許諾尋就速自言實出錢與某者使殺之龔蓋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略吏如其言文到成獄公疑有冤訊之果然遂以始謀者為罪首常德之桃源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擊之至死慮其復甦斷首棄草間而棄尸與仗於譚某家溝中吏往視之果得髑髏而尸與仗皆無有公曰尸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目已瞽而謬云曾見一尸為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語吏曰此乃疑獄且不止三年也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得聞風疾其妻惡之逃歸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已訴于官事未決而乙于屠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鬪毆既去而至屠者燕丙家責所貸又與丙鬪毆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他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至

以聞吏不察乃捕繫兩屠者治殺人事公問其母得乙風疾狀兩屠者賴以免印社子者聘同里民家女為妻未及娶而周其者恥與為姪壻止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而殺之楊惠孫黃文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備惠孫所又適仇文德屋以居文德因喉社子援楊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孫強服而不能言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周通其妾而殺之後徙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遇風禱于神許採生以祭而殺周取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前二說既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驗猶未足信况無尸乎及詢得其實則教之自誣者衙推官也於是社子已瘞死迺出楊父子破城遣之州人劉文貴死妻弟同郡朱德來省其姊文貴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貴次子與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蠟毒乎攜烏相根和酒飲之得暴下視之無他毒而病愈劇德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其母以聞于官未及遂問而德死錄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變定為病死衙推官者先以他事怒錄事欲假定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三 夢 選 虞

驗不實為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聚驗作中毒死辭連三十餘人養子已誣服公疑有寃為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眾皆曰獄辭盡衙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併按衙推官罷之凡此皆死獄公所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富者以佃客家人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寃貧者以年飢取他人穀因擊傷之而傳重議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十百人禮之齊氏沉之曹氏駱氏靖之唐氏並雄于貲而善持吏短長為民害齊因湖泊官不聽其撲買而汙以他事曹與駱有罪例當書粉壁著其過惡遂藏去省檄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為黃平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婚田來訴者公雖歸其事于有司後必詢所處當否即有未當折以片言莫不心服而去公既召還兩入臺為御史湖北之人思之不真而士之有文學者太祝周君歷敘其事焉昔者于定國嘗為御史矣而其為廷尉也居十八歲乃遷夫以十八歲之久事之可善者宜不一而足史僅存其文于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於定國之事一無所登載第稱之曰

民自以不寃而已豈非當時軼其傳而史家無述歟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輒因周君所敘刪取大略為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今由中書禮部侍郎出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玄靜庵記

冲真明遠玄靜真人張公元杰築室于信州貴谿縣之金雞山曰玄靜庵用所受賜號為扁名也元杰之先有為唐宰相者與漢天師同出於留侯子孫家于貴谿之上際里有仕宋至刑部侍郎者於元杰為六世祖嘗與里人共構精舍於所居之西延陸文安公講道其中俾子弟受學焉文安以山形如象命之曰象山人因稱文安曰象山先生象山又西十里則龍虎福地也元杰學道于祖庭而侍祠於帝所從其伯父太宗師閔府公及其所禮嗣師吳公居京師之崇真萬壽宮建今踰四十年數被上旨函香代祀嶽鎮海濱汾陰后土龍虎武當諸山至正六年夏竣事於上清正一宮退而徘徊乎家林山上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四 夢 選 虞

際沿大溪折而西行觀重岡複嶺支于象山之東南披荆棘而進得勝處焉即所謂金雞山也舊傳有金雞自石穴中飛出因以得名其地外廣衍而中寬舒泉深壤夷草木幽茂乃據其風氣之會以營樂丘且鑿山累石創置茲菴將俟他日退休而與名人道侶相祥其間百歲之後遂以為棲神之所追惟侍郎為時名卿有傳在史氏而金匱石室之藏世莫得見乃謁文於史官豫章揭公以表其墓并請誌其先人隱君之墓而銘之以待即徙居鄱陽而葬于其城東北之鳳凰岡去故山遠乃立石于菴東而覆以屋隱君之兆域則相距五里而近并以誌銘附于其左開府公受道于其兄通真觀妙玄應真人溪之南曰石龜渡冠劍在焉清風拱木蔚乎相望雲臺窈窕姑龍井諸峰二十四巖山雲之伏與朝暮晦明之變化千態萬狀交呈互獻于其前溪水來自七閩縈為三折而掠山之右匯為澄潭浮光靜影可坐而挹也元杰既圖其怪奇偉麗之觀求內翰虞公為之賦詩復疏興作之詳屬予以記子間有道之士必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

遊無窮而未始有待所視夫以泉石煙霞爲膏盲痼疾者固未易同年而語也至于變化出入于靈仙飛化之術直其餘事耳儵然而來莫知其所始條然而往莫知其所終向何樂于茲丘乎夫亦寓意于物與人爲徒者也又豈世俗文筆可得而記乎所可記者皆其名跡之粗而已唐宰相日文瓊侍郎諱運政和中進士終于左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累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隱君諱某元杰名德隆元杰者其字也自號環溪云

澄碧堂記

道士四明呂君所作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川吳公實記之頃予至四明數與君遊君復求予記其所謂澄碧堂者予未及爲而去後三年來錢唐見君三茅菴求益力予不得辭也初司馬鍊師居天台嘗自題其冥休之所曰澄碧而大瀛海者陶隱居丹竈故處也君既得度于崇道觀而受上清法錄于華陽宗壇至是因取鍊師舊題以名其堂所以示後人使知承傳之自也按隱君始築室華陽尋變姓

黃學士文集卷一五

五
夢
選
慶

名至永嘉南溪青嶂山泛海詣霍山經年還木溜嶼受戒于鄞縣阿育王山今道院在象山縣爵溪之陽與阿育王山相望其爲隱君遺跡無疑鍊師天台所居則今崇道觀是也蓋自楊君七傳至隱居隱居傳昇立王君昇玄傳中嶽潘尊師中嶽傳鍊師由鍊師又三十三傳至今劉君號爲宗師君所從受錄也昔劉敬敘七略神仙數術與道家爲三而其後一歸之老氏老氏之徒以經錄相授受者復分爲三而其後一出于張氏張氏之傳子孫世守之而其術長于執不祥劫鬼物人見其驅馳走霆變化翕忽無不敬異師尊焉而又有穹官峻爵爲世所欽豔宜乎星冠羽服之士慕而趨之雖華陽之弟子未有不爲其學也君願能拔去流俗而溯其所承傳而表見之豈不猶行古之道哉嗟夫古之學者必有師自巫醫百工莫不皆然非獨儒者爲然也若君之爲可無作矣此予之所不得辭而爲之記也其亦以厲吾徒也

茅齋記

立覽其人王公洽杭之開元而別業在德清之玉塵山日開玄道院青原龍先生實爲之記其燕息之所曰開玄堂則蜀郡虞公記之既又俾大弟子張君來屬摺記其茅齋者按縣志百僚山一名東主山公始摘吳太宗師詩語易以今名蓋公嘗侍祠明庭謁致介丘退而休于故宇厥名城之紛華爰擇地茲山而特據其要負雲嵐揖泉澗徘徊于穹林絕壑之間以就閒曠而遺煩囂謂道院神明所舍不可復復爲堂于山之左而居焉自桃花洞運花池至于玄泉有亭看雲有樓介春有室堂之四旁花石欄楯與房櫳相曲密而琴樽圖書奇珍玩環列其中四方之賓客慕入境之俱勝而來從之游者或兼旬累月無不各適其適而去公因喟然曰張樂設餌而過客以止老氏所薄蓋求于所謂澹乎無味者而與之相忘乎堂故西面乃即其前山之麓結屋南向爲楹間者三覆以白茅號曰茅齋制度樸古規模簡略屏几龕座以竹若蒲衾褥以楮盃器以陶藥爐茶竈待用之物惟取粗具清風愛日環堵蕭然公居之既久世慮莫能入年踰七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六
夢
選
慶

表身益輕強返聰還明而有得于內向之玄覽者亦將滌除而無疵矣凡居處之道大率有二近乎高明則志廣而不滯安乎澹泊則神全而不虧苟欲事於內外交相倍養者未之偏廢也公何獨去彼而取此歟德人天游不累於物太虛以爲家無何有以爲鄉一席之虛直其迹之寓耳若夫彼此不形異方同得固非拘儒曲士所得而窺也况以潛之鄙陋焉敢自附于大君子之末而強贊一辭哉庸悉取張君之言而謹志之其見于前刻者茲不書

雲巢記

羽士葉君學道龍虎山之上清宮而結廬於宮之東五里號濱洲菴其西偏爲屋以欵四方真游之侶名之曰雲巢清溪橫陳俯見毫髮茂松密竹左右蔽虧塵湖聖井琵琶窈窕射象山諸峰華潤峭拔若夸奇而爭秀林霏掩靄隱見伏巖于戶牖几席間仙者金蓬頭多來游其處方外之交咸附集焉濱洲有記虞公伯生實爲之文所謂雲巢者則范公德機嘗大書其顏爾未有爲之記者君來俾予記之古

者生人之初未有家室葺拾樵薪棲木上是爲有巢氏之民向之
楮巢今既易以厚棟廣宇矣矧茲名山奧區仙聖所宅瑤臺琳館挾
日月而抗星辰不知與人間隔幾風雨顧猶有薄蓬萊而羞崑崙者
指天路以孤鶩度重雲而一息託名于巢以喻其離世異俗之意此
豈尋常懷居之士所能窺其髮髯哉雖然固有待以爲依者也若
夫無所待而足無所依而安迨遊於萬物之表而以無何有爲鄉太
虛爲家則翹睨夫雲層之我我又在履鳥之下矣然則君之所以寓
其迹者安得以予之寓言盡記之乎予聞虞公太樸時携書就讀其
中始以予言與之商而刻焉可也君之名字與其師弟子之源流見
于菴記者茲不復云

仁壽菴記

仁壽菴者無錫強君退休之所也君少負志氣能自植立以文學起
家歷官五品用著令勲恩父母以及其妻因自念遭時承平天子方
施錫類之仁以廣孝治榮光所被萃于一門歛然深以滿盈爲懼年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七
夢
選
慶

未及謝卽上懸車之請朝廷欲寵嘉之以獎成廉退之俗遂如其請
而官其子時君長子可仕從事帥闕成資以待調于銓曹乃任其仲
子可大俾尉一縣君既釋組綬而還兩子又皆有祿秩以爲養始得
肆情丘壑不復以世故自累爰相善地營樂丘于州西北五里祭山
之陽而築菴其旁締構朽壤樓不近陋華不過侈有室可居有堂可
以奉賓客有閣以登眺有亭以燕嬉曲徑方池尤花異卉可以近清
涼而娛淡泊使來告日菴以佚吾私丘以息吾歸也幸爲我志之曩
者君嘗以仁山扁所居之堂矣今名其菴曰仁壽者仁其體壽其效
也君嘗建義塾梁溪上以淑其里之子弟設義塚茲山之下使貧無
葬地者咸葬焉此又其仁之見諸用者也爲效豈旦夕之近哉抑子
聞是山以慧山爲巨鎮靈秀所鍾鬱而不洩土厚石堅草木蒼潤泉
發其中雅于茶事爲宜陸羽品之爲天下第二誠宇宙間名區奧壤
也茲山岡連隴接而特據其勝處去人境不遠而幽靚開美若與世
隔非有隱德莫宜居之慧山有仙者徐神翁之徒盧君遺跡安知其

人不往來山中而與君遇乎君倘得而友之則刀圭之益爲壽有非
數量之可計日將乘雲氣騎日月而逍遙乎六合之外尙焉用茲丘
爲惟仁者必之壽本於吾聖人之言可徵不誣而今之名菴者克協
其義是宜有述然不敢勦取先儒之言而重陳之姑承君之命敘次
其大略如此君名以德字振之山湖廣儒學提舉以某官致其事春
秋甫踰六十云

裕菴記

金華程君與其妻童氏相繼卒其子友德友實葬之城北十五里峽
石山既又取材於市卽其旁大治家舍屋之以間計者若干役工三
閱月乃畢堂宇豐整室廬靚幽歲時汎掃饋薦有禮仍買田若干畝
用爲經久之規會予以漫游留芙蓉峰友德自硤石來請所以爲扁
名者予爲名之曰裕菴蓋予與君居同郡間從先生長者聞君之爲
人素愿懇起家儉勤不喜飾邊幅恆以目進爲恥踰其涯分爲懼口
不談當世之務足不踐權貴人之門從俗浮沈而優游以卒歲君之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八
夢
選
慶

自處可謂綽有餘裕矣抑嘗見陰陽家言凡墓地雖以乘氣之淺深
驗受蔭之薄厚然名山勝地非有積德者莫宜專之峽石在仙人赤
松子鍊丹山西由山之麓緣修蹊歷崇岡而上至其處乃更平衍佳
木美箭茂密而蒼潤穹巖巨阜形附勢趨或擁其後如負或環拱其
左右如伏如興兩水夾山下注山盡水亦止如返顧不亟去其前溪
南諸峰效奇獻秀可俯而與之揖山之西尤多巖異跡壞澆之觀
其又西則道書所稱金華洞元之天也夫以宇宙間清淑所鍾鬱爲
輿壤而君之體魄託焉以寧殆庶幾陰陽家所謂有積德者其垂裕
乎後詎有既耶在謹其承而已友德再拜曰菴之得名則既聞命矣
惟先人名不列于仕籍非有伐閱功勞可登載不敢輒求銘于立言
之君子願記今名菴者歸刻于石或者先人尙賴以不朽也子竊嘉
其言而矜其志乃弗辭而記焉君諱文字光遠其卒以至順二年四
月壬申壽六十有二童氏之卒以元統元年八月戊子壽六十其年
十二月庚申朔葬之日也友德兄弟預上其所生母某氏之樂丘實

同兆域云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常熟趙氏之墓廬也趙氏家故汴人宋南渡時由汴入吳至常熟遂卜居而占籍焉有名至善字性存者篤厚君子也年八十有八性存生德字潤之樂善好施常儲粟俟凶年下其直而出之遺貧甚者取所入之錢密置粟中以資其薪爨凡推心類如此年七十有三潤之生爰字雲卿醇謹出于天性亦習於家庭者然也年七十有七雲卿生璧字君瑞謙恭雅飭厄區圖史陳列左右日與親朋相娛樂自以為太平之逸民年六十有一蓋自汴入于金先隴隔絕已久四世皆葬于常熟西五里感化鄉之邵家灣其地前臨尚湖後負虞山曲礪禁迺於其太平岡偃伏於其右泉疏壤夷草木幽茂神靈所安鬱為佳城君瑞有子二人日益日晉相與謀闢地築菴於兆域之東屋以間計者若干中建祠堂為歲時饋薦之所買田若干畝以供乘盛俾浮屠氏主之仍用其法妥置像設崇勝因以資冥福又東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九步 選 慶

為兩軒以備游息摘大雅永言孝思之語名其菴曰永思欲使後人久而勿忘也爰伐石求子記之子問古之思其親者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將祭而齋當齋而思詩人所謂緜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其思有時也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蒞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記禮者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固無時而弗思也豈必歲時饋薦至于墟墓之間而後致其思乎氏自北而南一門四世善不近名並以高壽考終于家視古人可無忝爾子爾孫能無時弗思斯能久而弗忘其餘風餘澤雖百世不泯可也君瑞不惟有子且有孫矣庸因記 而發其所以名之義而告焉

瑞芝記

客有為子言紫芝生海上郁君先隴者其莖四白芝生其旁奉祠之宇者其莖七異米同芳相望尋尺間不模而圓不膏而澤蓋非人力

所能致而自至者也子聞而疑焉他日過郁君觀所謂芝者各語良信若復出其常所往還鴻生顯人之壽詩若干篇而求子文為之記夫芝希世之產也非希世之士不足語此而予安能言之願常獲陪羣英出端門謁胥監抑視殿楹有芝在焉連跗儼亭亭爾奕奕爾竊意文章之英氣淳涵勃鬱外發難遏而有託于草木之芳華也殊祥異瑞千載之一遇詎謂窮荒下土而復見之耶子方惜其眇茲海裔不得與昔所觀者侔光齊榮而猶幸其不失於樵兒牧豎之手使吾儕得以翫其華而播其實也向令託根禁近將見竭史氏之才殫詞臣之技形容之不足而今也以子之蕪陋記之而有餘此又芝之不幸而作記者之幸也子聞郁君父子世種德稱善士而其諸孫復好讀書為文辭安知異時不有挹膠庠之餘芬以合符茲端者而子陳人也尚當勿渴筆為君賦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為之篆題而未有發其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十步 選 慶

所以名之義者子晦既不可作其子允同允興允亨允昇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子蓋子晦之先家于東陽者十一世乃定居縣南二十五里之橫城會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季用入眾佐邊補初品官而不汲汲于以求進平居澹然無營惟務擇師勗其子弟于學且將推以淑其一鄉而未及有所為而逝大父建昌府君有材幹而偶儻尚義纂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西建講堂寢室齋廬直舍及庖廩之屬為屋以間計者總若干割田租一萬以隸焉號橫城義塾迎致故禮部尚書方公為之師公時自著庭歸臥蛟峰下欣然為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凡所揭示一本于先儒月書季考具有程式擔登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無何聞廷議欲畀以婺之郡符東陽婺屬邑也公遂散皁比而去鄉先達見山喬公霽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為教悉遵其舊法戶外之屨亦無減于昔名人魁士項背相望後生晚出頭角嶄然見于題名石刻者六百八十有五人建昌之諸父元善兩膺鄉薦從弟合猶子朋龜並

登上序領胃舉長子國光尋升學館仲子國賓從子國華國珍俱取
漕薦咸淳六年建昌爲仇家飛語所中不得安其居而塾廢矣天朝
奄有上至元十五年命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聞其久在廬
陵亟遣招之見其磊落不羈議論鏗鏘知爲奇士力加甄拔授進義
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時已年踰耳順拜命之官不久辭歸距祖
居三里所營別業于南溪上以處其季子卽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
既又遷義塾故宇之僅完者于溪東更號城南精舍謀復合子姪及
里之俊秀羣居而肆習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緒而建昌及穀城逢
時休明慨然以材自奮久留京師且有官簿于朝旣出爲穀城尉倦
遊而退休于家林遽以疾終精舍亦廢矣子晦自以生晚不及親家
塾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續圖起其廢而有不暇給爰卜地于精
舍故址之南百步曰黃金鳩雙峴推其後鄰邑之桃巖龍門諸山拱
揖其前而東岡獨據其勝處以至正元年六月構屋以土爲楹間者
三昇石刻寅中其外爲小軒以憑來客而便觀眺曰遠懷亭者示子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上卷 遠懷亭

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尤公序東陽縣志稱其大家多創書
院作好飯招延名師以教鄉黨子弟詩書講誦相聞旁郡他邑所不
及指石洞西園南湖安山先賢過化之地及金龍四塾而言也山空
歲晏遺響寂寥而蔣氏一門百年五世君子之澤猶有餘潤發明有
懷前人未遠如將見之而親聽命焉考其成規舉其墮典使賢材興
于昭代義聲動于遐方豈非子晦之初意乎此子所厚望于其嗣人
也其可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奚止若今所記而已穀城之墓子
實銘之得以互見者不贅述焉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舉無足動其
意而其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荒忽風月寂寥之間是
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其不能無待于外則一而已自夫外物
者言之金珠草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無識也果奚取奚舍
焉苟無累于取舍則梯稗也螻蟻也瓦甃也萬物之職職未有不可

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山而未始資夫山以爲仁知者
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爲知君子之樂固無待于外也予嘗與客造
自怡之齋而叩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噫謂白
雲不堪持寄而可自怡悅者華陽之戲論爾夫旣已游乎方之外矣
白雲何物能爲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珪疊組一旦蟬蛻而去由
出然立乎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爲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
安足多道華陽之白雲固不能爲之累也今之名齋顧有取乎其自
怡之云者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門有
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矣非有自得乎其中則夫所待以寓
其樂者會何異于山中之白雲乎雖然濠上之游魚之樂莊子不必
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怡悅與否賢主
人固無庸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予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之
姑識其與客語者如此主人合魯其氏泰不華其名嘗以嗣襲長萬
夫云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上卷 自怡齋

巽菴記

餘姚楊君名其晏休之室曰巽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義夫巽之義
聖人之作易旣言之矣其又奚言願君之名其菴者不可無辨焉耳
蓋菴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木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爲
卦其彖辭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
言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况君遭時承平方以材見推
擇且寢有顯職宜其席不暇暖寧能久居此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
之事也君退而家食藏修游息于斯其于有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
至審而于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
乎變則巽自遯來遯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
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于五皆以正而上得
巽之善者也君果遯而不變者乎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
豈若山林之士離世異俗木茹澗飲嗒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
抑予聞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

事而或為隱或為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寓迹乎茲菴有類夫以潛隱
屈伏為異者于是乎言

古齋記

古齋者雲間曹君之所游息也曹君之先嘉禾大族其別于雲間有
為宋季名進士者君之所祖也家既益充所居亦益以侈大尺椽寸
瓦皆非先廬之舊獨此齋之屋猶為六世故物自君之曾大父徙置
今所號為西齋於是又八十有六年矣至君復加繕治藻飾環以佳
花美水池臺水月之勝蕭然如在穹林邃壑間其堂之顯敞可以燕
朋友其室之靚深可以休四方之賓客琴博書冊左右森列而朝昏
燠寒所須之物無不畢具乃更號之曰古齋而以書徵來文為記蓋
將示後之人使無忘也夫所貴乎古者豈不以先世氣澤之所存乎
彼沾沾然慕為榮古而陋今者曾不以為意方且巧取豪奪乎人之
缺壺破釜枯竹敗素遺棄無所可用之物摩挲把玩而以博古自命
至于其先人之廬一椽之折一瓦之墮易而去之惟恐不亟視君之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古齋記

止齋記

四明周君名所居之室曰止齋而徵子記其所以名者子復之曰昔
者孔子之在魯或仕或止當其可而已不必于止也君盛年厚自振
飭知君者又一時聞人願獨事夫一室而曰將以為吾止也可不可
乎君曰否古之士有弗仕無弗學焉孔子之事則我不敢知幸嘗於
其遺書有聞乎所謂止于至善者庶幾日有睹以自省也願卒為我
記之予竊嘉君辭之卑志之勤也則為之言曰大學之教在止善而
書稱善無常主豈非求所止者必以善為的務盡善者不可膠一定
之止哉今君之藏于斯息于斯也泊焉其居冥焉其與造物者游善
之名且不立非止非不止也事機無窮時之運臺臺而不息君方以

恥然之軀周旋其間唯所處之安而已止固止也仕亦止也孰為所
止孰為非所止乎由是言之全吾止于一室也若甚易與事物遇而
不失吾止也或難矣雖然五寸之集可盡天下之方所以閉戶造車
而出門合轍也酬酢萬變有不自夫一室者始耶蓋聖人之言止莫
備于易之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為止一也君既
有志乎此矣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為止
不一也君其尚審所擇哉君曰敢不諾則書以畀之是為記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境也楚仙護都殿中君別業在焉間嘗謂子曰吾先世
家隰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游關中愛其風土完厚遂徙居鄠
雍郡之仲子是為吾高祖雍國貞獻公被過世祖于略畔山之陽眷
遇甚至而括于進取足跡不至京師以京兆與魯總管終于家吾曾
祖太師奉元忠貞王吾祖太師涇陽忠宣王再世掌上京留鑰前後
四十餘年忠貞既歸老關中而忠宣亦返葦于鄠蓋視鄠為鄉土久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古齋記

矣吾父佐今天子位為丞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
以叨被上恩入則侍間燕于內廷出則奉溫清于私室去鄉土日以
遠鄠杜異縣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即吾土也頃嘗買田築
室將以佚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夢寐不在其間幸為之記庶幾
時一展玩以自慰焉按圖誌漢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噲所
食邑得名一名後覽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有佛廬號華嚴寺
俗但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為奉元路杜廢入萬年而萬年今為咸
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為樊川西為韋曲東為杜曲則唐所謂城
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消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
之相為終始秦則隴雲斜陽衰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追遊
之盛而原隰之平泉流之清陸海之富饒民物之蕃阜不減于異時
雨露所濡佳花美木生意充周未嘗少息也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
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為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
後以太保致仕遂居于此家廟石室遺跡故存岐公孫牧之尤愛樊

川傾俸貲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亟召密友往遊其地自謂我老爲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爲樊川集殿中君與牧之生宰相家則同執法殿中又同所不得與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欲朝而往暮而歸于竹洲藤岸苔徑花齋不可得也能勿緬然而長望渺然而遐思乎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爲家無何有爲鄉視半萬里皆我室我園也而况鈞天清都之樂又安可與下土同日語殿中君曰是有以慰吾平生之懷矣遂次弟其語書而歸之是爲記

志學齋記

於潛謝珪家于天目山之陽而讀書與所居北十里之谷口扁其室曰志學齋屬予以記予復之曰在心之志爲己之學非他人所能預也子願欲以文字相求于外乎珪曰不然吾所患者子師友可以知其心而救其失懼夫志之不立學之不進也故願聞一言刻眞座右庶幾朝夕有以自儆云爾幸卒爲我記之予既不得辭則告之曰予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志學齋記

竊聞先儒有言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今名釋之者謂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志則其志非伊尹之志也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學則其學非顏子之學也子之志果伊尹之志乎子之學果顏子之學乎予皆不得而知也處畎畝之中樂仁義之道與夫簞瓢陋巷之不改其樂此伊尹顏子之所同子方窮深極密惟恐去人之不遠于其所同者既有志于慕效之矣至于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則伊尹之所獨也子誠欲學爲有用之學于其所獨者亦思所以自任乎學之成與否在我君子所不敢不勉志之行與否在天聖賢所不能必也古人不可作矣其僅存者遺書而已子毋徒玩其華而必踐其實上不至凌高厲空而遺世絕俗下不至計功求獲而資身謀眾修其在我而聽其在天則志之與學斯兩得之雖聖賢之域未易遽入合名固我隨矣請以是爲記可乎珪曰謹受教則次第其語書而歸之

敏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修之士也築室于城東爲齋居之所扁曰敏學四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子將北上臆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于武丁之說命而論爲學之道曰遜日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修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己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大聖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于敏乎他日與顏會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可見矣回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真不敏者乎苟徒爲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爲學之道所重尤在于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而允文不自以爲足汲汲欲求予言以中其義以記之予聞孔子教人以誦于言而敏于行又以敏于事慎于言爲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友朋友有信敏于行與事者也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奚以予多言爲哉姑以此復于允文云爾是爲記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敏學齋記

潛窩記

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扁其晏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爲言退也潛之爲言藏也是固以世爲莫足用吾聰明而務爲退藏者也古之善爲退藏者豈曠然伏其身宵然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舍者必避席揚者必避寵庸人小子却立而視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駢駢輾轉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倦游而歸遂巡乎山硯海涯而時出以浮沈俗間所居而屢滿于戶外矣鴻聲駿望森起水涵庸詎知夫退之非進耶惟夫不爲物首而墨以爲守是以恆瞻若平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君之于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惡乎藏

新一制之用其光氣輝然星辰之上者雖千仞之上有未易以掩遏也善刀而藏亦有其道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載者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爲之大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爲之記以釋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于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略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惡嗜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惡者事也揆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易動者或怵之善惡者或眩之口之于言身之于行有不暇擇也其無繆迷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七 夢 選 慶

晝談夕講之隙退而卽于私室各著其志以自傲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其慥慥之美者未始不出乎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爲家人其象爲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釋之者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恆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于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爲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善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厲同志也

閒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篇翰自娛尤嗜淵明詩摘其語扁所居室曰閒止齋而屬予記其所以名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卽以居止城邑逍遙閒止爲言則其所謂止者不止于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媸之相形強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然之一身與

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于膠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于風月寂寥之鄉仰雲嵐而俯泉壑若可以止矣是猶爲有所待而未能無累于外也惟放于自得之場物任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爲山林山林之爲城邑者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爲言者乎抑其言不止于止酒亦不止于及其居止也坐止于高蔭而不知孰爲輪奐之美步止于華門而不知孰爲康莊之達味止于園葵而不知孰爲食前之方丈歡止于稚子而不知孰爲侍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閒放不拘逍遙自適耳又安知孰爲莊生之遊孰爲淵明之止乎子英清修好古處城邑如在山林未嘗弊弊焉牽于名迹宜其聞淵明之言而有契于心也然予聞孔子可止則止苟未可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蓋胥失之當其可仕則如淵明以弦歌爲三徑之資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之不爲五斗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于物而異方同得何適而非逍遙是乃善學淵

黃學士文集卷十五

一六 夢 選 慶

明而得其真止者也子英屬予記其爲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敬止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遙閒止詠止酒其取義皆非尋常枯于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欲見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如淵明者共論斯事子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歎尙能爲予言之請留更僕而筆受之以爲後記

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于仙經地志者天門閬風丹丘桐
柏而南田號為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險絕莫適至願獨喜遊石
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峰水泉花藥竹箭
之美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得巨石五六相積
歷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劣可坐十人旁睨四山屏幃離
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
即凡觀遊者恆用為稱首予佐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
挾別蔽翳求昔人之遺刻既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徠
徠久之望東麓杉松蒼翠掩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款而休
焉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為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
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耶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一夢 遷 慶

有游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
苟無累乎物斯異方而同得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
以為石臺故事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尚
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實勿
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
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遙制
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援私人布列要途持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
之輒斥去公為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
言路公不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
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縮顧忌噤不敢言能
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嵩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素強直
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

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為肘腋亟請寢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
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而乃
決也公既引見連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僕斗南而下八人其言
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為引例之地尤中其姦于是邪黨漸解
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逾剴切理宗悟嵩之訖
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
天不怒遺遽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
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從撥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
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塞塞匪躬其崇論宏議既已載之國
史所不勝書而見于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迄今垂百年曾孫
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採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
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末庸俟後之秉史筆者它詩
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
宗之意晉之瓚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二夢 遷 慶

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為嵩之所毒朝廷獨
疑元杰無疾暴亡為與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憫悼之
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銘既稱公感末疾卒又以
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
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石峽書院詩序

宋尚書侍讀淳安方公以文學行義師表一世家食之日戶屢殆無
所容公因闢里第為講舍治祠宇其中以春秋行釋奠禮賜號石峽
書院更築室其西而家焉皇朝因其故額而設山長員始領于有司
今山長方晉明病其規制褊隘將斥而大之公會孫銅陵縣尹道壑
亟命徙所居室使益西以其地廣書院舊址族人亦相率割旁近地
為助晉明乃與直學汪汝懋度其位置令士人有籍于書院者合私
錢以徵工僦備遷故所有殿堂及它室屋去迫隘而就顯敞且白于
郡府檄縣長吏蒞其役起至正元年冬十月訖二年秋八月落成之

日夏君進爲其師求于石吳君政爲登堂舉知行之說以發揮公
言堂之義而人今爲其師先達者後之士或樂與之更唱迭和以度
其成前後爲詩近百篇會粹爲一帙繫潛序其首潛竊惟昔州縣未
有學之時天下四書院而已其後州縣既皆立學而前賢講授之地
與其所居所游亦莫不別建書院近世好事之家又多慕效創爲之
日增月益而學與書院參立于州縣間亦已盛矣所謂四書院者其
一曰應天本睢陽戚氏舊居戚氏自正素先生以道師自任傳子及
孫俱爲名臣或嗣主其書院南豐曾氏稱爲能世其道德者也石峽
實公講授故處無異應天之在睢陽公擢倫魁後八十年道壑復奮
身科級爲今名流能修其前人之業使弗墜而愈振視戚氏亦何以
異固非好事之家慕效而創爲之者可同日而語也形于頌聲豈溢
美哉潛之會大父戶部府君幸與公同對大廷而潛又辱與道壑託
斯文一日之雅雖鄙陋無能序作者之意其何敢辭庸述其梗概以
爲之序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三 夢 選 慶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于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
廟俱傳者維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于商之仁人義士
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毫社已屋風不止于變且莫知所繫也夫
旣無所繫矣而其辭見于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
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
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
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于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獻歎低徊而不忍
去緣情託物發爲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
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于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概
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先生歿
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
曰謝氏皋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樛梓懼
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以遊

先生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既緘辭銘其墓且採其家藏摘五七
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實縣齋以潛
幸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尙論
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于商之仁人義士而有
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可已也異時龔公聖子見先
生于錢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
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
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子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所以稱也它日過歷山之
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爲詩嗚呼茲其所以爲先生歟先生葉氏
初名某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于是枋國者方務隔截後進筆墨
豪縷之異挾摘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遣而歸其明年枋臣
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旣俛俛然無所售其技重山密林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四 夢 選 慶

窮居而獨遊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人物至于卉木魚蟲之細目觸
而心接壹發于詩故老往往置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漫不省爲何等
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也大雅曰芄芄棫樸薪之樞之又曰勉勉
我王綱紀四方夫薪樞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
士之得失若無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然也先生之詩旣不得
升歌爲清廟欲爲薪之樞之之棫樸又不可得而爲空谷之白駒而
遂爲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
東猶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久者易
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爲異于此見禮
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卑健語意之妍拙所
未暇論也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在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內渡江後
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人也百年之遺

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歸然爲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之冢于能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爲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聞于史學大理公及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而考質焉先生于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于白首窮經孳孳而忘其老闕閱貴游挾清才雅藝以馳騁于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其要歸一本于理昔之善爲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匪浹其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

黃學士文集卷一六

五

但爲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夔藏遺稿懼歲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爲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潛序于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潛之曾大父朝請府君同爲郎于吏部潛生也後猶及拜公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復獲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爲託潛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旨耶姑次第其梗概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強起爲儒學官晚乃教授溧水州尋以建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虞公已爲誌于幽堂此不具

地鈴序

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曰德韶爲其國師能以山川而壘形勢辨地之吉凶凡作圖以志浙東西州之宜爲墓地者千有三百師既示

寂世罕傳其圖葬而偶直其處徵應率與圖合嗚呼何其神也師姓陳氏處州龍泉人得教外之傳于清涼法眼時天台學幾絕忠懿遣使十輩用五十種寶求得其書于高句麗王時入教之旨晦而復明實自師發之初師至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且適同俗姓或疑其後身云然僧史中莫有名其爲良葬師者豈秘不輕出人無得而稱耶抑其徒不欲以餘伎爲師累而諱之也予聞古之爲城邑室屋若治地而葬者必以卜直用龜而已縣之詩殷盤周誥孔子之語曾參可考也夫山川岡壘之形勢亦甚易見顧獨求之難知之鬼神者寧非地之以形盡而鬼神之爲變不窮也哉後世陰陽家務聘其精鑿絕識始不復受命于鬼神至師之爲圖苟粗知方位者皆可按而求之舉有盡之形周無窮之變雖聖人莫成其能矣客有視予以其圖者請序而傳之嗚呼師非藉圖以傳圖固不宜無傳也予既惜師之自秘其徒又諱不道是用弗讓而題辭篇端焉

雲門集後序

黃學士文集卷一六

六

越之山水雲門最勝浙河之東大抵皆以山水爲州非它無勝處也姑以越中言之禹穴秦望天姥四明五洩東山蘭亭鏡湖剡溪或幽阻峻極人跡所不通或據舟車往來之會好事者不過以一覽焉爲足或密邇于城闔崎人靜者不屑自混其中惟雲門去人境近而不遠遠而不遠高僧上士多擇其勝地以爲窟宅名公才彥無不喜與之遊而爲之紀述賦詠亦有未始至其處而寓歆羨之意于文字間者焉予觀柳子厚記永之黃溪柳之西山皆清遠奇麗勝處前乎子厚未有能啓其秘後乎子厚莫有嗣其賞音寧不以荒遐僻陋去人境之遠乎子厚又于西山錮錡潭小丘歎其久爲棄地且謂使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欲得之夫澧鎬鄠杜在當時爲神州赤縣第宅之聯屬冠蓋之追隨相望不絕登臨獻酬之樂形于篇什者往往流傳至今誠非窮鄉下士所有杜牧之家于樊川擅澧鎬鄠杜之勝而終南山僧乃不識其姓名則以紛華侈靡去人境太近游方之外者莫肯願留而日與之狎也有其勝而無二者之病其惟雲門乎

蓋地必以人而重人必以文顯而雲門緇流道價之有足以重其地者固多納交于賢士大夫而有文可見者雅音遞發鴻藻交映亦未易一二遽數地以人重人以文顯而其文又必賴後之人以傳上人允若所以汲汲焉致力于此也凡其所哀輯上下千餘年得詩文總若干篇號曰雲門集將使子爲之序而刻之山中子不敢輒以蕪斐之詞真諸羣言之首惟聖人之贊易序卦處末庸竊取斯義作後序以系乎左方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刺爾公爲資正院使位事伊始首詢官府之沿革及所總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徵政院紀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爲廢置間嘗改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詹事徽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資正院以奉中宮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交承文案填委舛錯隱洩粹難窮竟故于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七
選
慶

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爲古之君子居其官則思其職苟非有舊典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于院官令架閣庫出所藏故牘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稗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贊其成凡本院及所統諸司官屬之員數品級係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賦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彫分晰列細大弗遺釐爲三卷號曰資正備覽摯其大綱而萬目畢隨舉而措之斯易耳以潛承乏隸大史氏俾執筆題辭于篇端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爲不如矧今資正領以專使皇上爲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注之重豈羣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諉于主者而以一身親之他日入侍燕閒上承清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爲不如也抑是書之

作不特蒐羅故事以備闕文且將貽于方來爲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來者尙無忽諸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尙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衆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遽數也取之衆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于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焉則今之上于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况夫或被特恩而躋顯仕爲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所無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哀然借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稗國朝凡遇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爲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時之榮遇非謂祖宗菁莪豐芑之澤爲止于是而已也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罔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彥有未盡在吾彀中者乎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于此必有得于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八
選
慶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它傳記得東郡事參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潛序之潛竊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于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泛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于志而未嘗領于王官有司率謂非東議所急慢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爲己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

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應遺文軼事不
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耆哲為是
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為書纂輯也備考據也精所記人才消
長風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
沿革之故下可以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于空言以為著述者可
同日而語哉潛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為一州之
榮觀也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為說
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已意亦
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于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于大
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
答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猶為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
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別出為焦贛為費直贛專于陰陽占察之
術而直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闕然俾學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九步 選 虞

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為理學近于
費數學近于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
者未可冥同異于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
之徒所未聞于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
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為同則矯以為異其所望于來哲者
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于古不必不出于古也非有
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
不為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為之序以著其
是非取舍之不謬于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鑿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為法
至詳且密其為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上生其
時自幼至千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于心思磨礱長養

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
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已久近世大儒始采古經
傳輯以為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
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味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音音聲
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
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為資身譁世之具切近
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
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于小學者豈不猶行古
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于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
如此則夫從事于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
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子於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
以為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于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鍊金凝土弓車皮玉書
續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于書三歲而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十步 選 虞

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士大夫生乎書
同文之後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蓋可無以
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者撻臂而嘔血夫何臨學
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于今之厚而徵于古之略也子年十七八時
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不錄而雜出于史
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為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
略之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于
二十有五卷書之為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倏邁而子之不能從
事于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
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
君子之游于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為序
庶俟覽者詳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道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為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德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于性命其遺文之僅存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子友陳君以選為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于書未嘗務為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為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末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為然乎庸因君之行書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未云爾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孰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嘗釣遊處猶為之立祠即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于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于章句儒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唐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其賢而尊事之行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為先師者二十七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亡也孔門高弟惟顏子子夏並為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固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後復列子夏于十哲而獨推顏子為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于濂洛乾淳二數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為書院者

又取前史所載高人逸士若子陵者以為先師子陵矯前人之夫不過答侯霸之兩語它議論風指則皆寂寥無聞世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于文則為經術修于行則為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學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仲寶以選署餘姚之高節書院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考亭讀論語至子欲無言喟然而歎謂言語非所以為學自是一意務為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殊而修名矯節視子陵可無愧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為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厲之以儀刑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上臨別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來錢唐復求予為後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為起庶幾善學子陵者仲寶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送宣公書院陳山長序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送曹順甫序

數篇而莫有敢上援公為先師者獨其鄉之士以公為國故而禮祠之蓋知法者恆患乎少文聞公精于吏事而其文聚古今之精英謂可資以為緣飾故愛而慕之耳至于公之譏陳時病本于仁義可為後世法者非儒家者流不能知也夫既為之立祠又即其旁治講舍置師弟子員而士子游于斯息于斯非性命不談方且與割裂傳疏之微辭碎義以求合有司之繩尺未聞有能細釋公之緒言者學于其祭之所不及而祭于其學之所不傳何其交相戾若是歟公避諱不著書世所傳奏草奏議者合二十卷雖非可誦習以為顯門名家之學然今之由儒入吏者肩相摩袂相屬苟以公之言推而見于行事將見如公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今之為吏非昔之為吏者矣它日既仕而歸休于其鄉從見大夫修春秋之事于公之祠下尚何愧乎錢唐陳君以選為之師而予忝以非才與問學政故于君之行以是為君告尚與諸生懋明之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子居同郡且同舉教官子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
爲溫學正其行也會子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墻順甫謂子幸以一
言識其別於是距子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
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
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嘆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發之學陳氏
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爲得其宗而獨傳
至于人自爲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
甫之慷慨名義嘗合于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
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爲說不省與唐氏合其僅存者亦
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
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
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因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
矣于大道蘊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
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錮爲其詬病也豈鉅論沒晚後無所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三 夢 選 正 庚

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爲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
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
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子敢以
爲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有望于順甫則厚矣
他日順甫歸休而與子游于鄉校尙抱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王照磨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筴法久而弊議更用官糶之法如淮南法制
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蒞于四明蓋
君嘗掾六察以爲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臺復奏署君海南
憲府掌故豈以爲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才耶嶺南去天萬里民生
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于出納之事者矣國家宵旰求忠賢智
能之助用興太平侍從近臣爲君知己非直如狗監之知子虛而已
君之陟清華陪禁密固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于嶺南問者乎
未知一掌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遠

其道焉斯已爾成康盛時皮角筋骨之斂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之市皆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
之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爲憾焉者故
其詩曰藹藹士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
君子命媚于庶人不然則汲都尉之恥縣令而薄郡守蕭太傅之雅
意本朝其于道之窮遠何如哉子幸以督運吏託官聯于君觀君之
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其志枉其道也是故于君
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耀者爲諛說而獨識其屬望之私于羣公
篇什之端焉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以太平興國初至
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當元符崇寧間
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爲嘉熙言官者
至刑部尙書最貴顯尙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爲將作監主簿有名成
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弗及覩夫衣冠之盛過其
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冊散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
載籍所記大辭令大褒貶存于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于詠歌謠
諷之間纖悉委曲見于詩爲最備善詭寤言馳驅灑掃葵蕞瓜壺苴
茶之食爲事至微爲物至細聖人以之列于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
清廟之什並傳而不廢者厥旨微矣而况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
終始誦其詩而尙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概見豈可忽哉凡其爲
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獻樓公旣爲之序將作主簿君
之子昭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潛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勿替
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尙不一書

黃學士文集卷十六

十四 夢 選 正 庚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六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為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為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三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老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為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合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歟而錢氏之世彌以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

科名錄示潛使為之序而潛願謂科目有不足獨恃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為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概於心莫不為之發憤壹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盧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大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

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與漢陳連章詩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谿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為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數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為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為序以傳不鄙謂潛蓋為後序潛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擊提前史之要領為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經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諭于同志其亦以為然否公諱鈞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于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浸遠且益墜爰纂輯而奠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日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略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為鐘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為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鐘律別為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胤棄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為

作也潛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尊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啟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為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為無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潛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為序潛獨翹其源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闕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為涸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凡勝虞初旁行散落百家眾技之文補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為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為之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三

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梁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蹠可以為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蝸范蜚蠊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為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倘無以泰人之災易吾之災也哉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

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為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子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子弟問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愧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為失於薄百世而遷聖人不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於太史氏子輒弗辭而次策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庸俟天陳詩以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四

觀民風者焉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栝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臯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為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為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沈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聲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為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顧獨遠巡遠引恬處下列睨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為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

昔年一歲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運節不以爲尊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爲厭其處之樂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爲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青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爲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爲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閒塾而爲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平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五

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游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旣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盼焉疾視其長上尙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疊疊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土風士俗視他邑爲猶近於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胃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胃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闕

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等輩共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爲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設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修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爲進而非的然以誦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爲師國學之政總於大司樂而論說於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鄉學之政總於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閒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城司城豈亦仕焉而已者耶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刻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子起矣他日刻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刻之得師自鄭君始願不臆歟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爲道其職分之宜爲者以告焉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六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簞糧笥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遠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慨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爲士而生於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于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衰然前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斂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子之孤陋能無所歆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

以為臨別贈言之首云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傳
 洛學者獨推朱氏為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
 以故宰相家為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術其不奪於富貴卓然
 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能自任以斯道之重
 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獲升玉齋之
 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鬱
 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為之低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
 齋之子是為雲卿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陸之文學
 掾陸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
 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陸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於雲卿者
 乎抑呂公之居陸學張公實領邵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
 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十石非張公其
 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為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
 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
 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為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
 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七

送富州陳教授詩序

滄陽陳彥正教授富州里友方壽甫合同志之士為歌詩以饒之徵
 予言序其首蓋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焉爾法守之所拘吏議之
 所迫位彌下而事彌多靜牽動違鯁鯁然左右顧望能求其志之必
 行者幾何人哉獨於學校者責任雖重而得以優游事外無所拘
 迫若可以行其志矣夫何今之所謂稱其職者率以崇土木謹簿書
 為上務其次則妄自菲薄指所居之地為閑曹冷局計其歲月而去
 之日吾姑藉以求一資半級而已是宜有志之士所不屑為也彥正
 可謂有志之士非乎彥正之先大夫當宋季年隱于五泄山之旁徇
 祥自適於穹巖邃壑間初未有仕進意會天兵南伐遣偏師徇浙東

遂以布衣杖策軍門得官而老佐一州竟不克大展其志彥正敬承

家學且與故內翰柳道傳居同里數從之游善為古詩文試藝鄉闈
 一不中輒束書而歸若將終身焉有司強以儒學官起彥正於家彥
 正乃欣然為之出用累考序遷富州彥正不遠千里沿湖沂江而去
 豈非以是庶幾可行其志耶方今承平日久主上持守盈戒日與宰
 執侍從近臣講行誦古禮文之事聲教所暨罔間朔南而汜豫章之
 地靈人傑夙見稱於前賢富為支郡俊秀林立彥正因其材而封殖
 之使上焉者可以為國家之用下焉者不失為鄉之善人願不偉歟
 彥正其毋以閑曹冷局為不堪而自墮其志可也若夫完舊益新量
 入為出特餘事爾庸因序詩而併道其所願於彥正者如此云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處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宜閩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
 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歿門
 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為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八

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
 康之事功姑實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以性理為學而其為說莫
 適相通雖鷲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
 文元公鄞袁正獻公父子為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
 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為本其大
 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為說
 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修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
 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鷲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
 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
 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
 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蒞教事又適在
 文元宗卿之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為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
 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別之思已具于篇
 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卽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
民命所繫而承宜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東廷臣
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界以郡寄仍召對於使殿親臨諭遣之
羣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
詣政事堂聽所以以宰執大臣既爲敷釋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與
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爲虛文臺司尋導旨於部使者俾
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又建自勿諉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
於職分之所當爲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眾未
盡得人以充其選故所臨遣口十有口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
中徐君彥禮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爲名
郡而尹爲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詞林編
摩史館博步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簡在眷知擢居
六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九

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實之循吏之列而爲立
傳彥禮其勿爲汲黯之於淮陽而爲黃霸之於潁川他日彥禮筆者
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
僚友及士之工於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雅有小大之別仲山甫祖齊而尹吉甫送
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
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
獨以慰仲山甫之永懷而已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內重外
輕之弊而爲官擇人甚盛舉也播爲詠歌鋪張聖德以配烝民有不
容已者矣豈直私於彥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庸本昔人序詩之義
而題諸篇端如此

送王仲楚序

王生仲楚以名父之子被服儒術受知當路而從事於省闈用例出
爲閩閩列曹掾將行朋舊咸贈以詩屬子序之闕在周爲七聚漢嘗

徙其民於江淮吳亦以處遷謫之人隋蕭銑唐王潮又皆割據其地
宋平諸國陳洪進最後服自昔號稱難治我國家定鼎于燕閩之去
朝廷益以遠故當選用文武材智之臣授以八郡兵民之枋俾建牙
分閭以控焉所以輯眾庶弭奸強也此歲大盜竊發荐爲東南之憂
山區海聚愚民無知其觸法抵禁固勢使之然向令任承流宣化之
寄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逆折其萌芽豈遽至是哉賴天子聖
明將士用命鼠輩就戮氛祲肅清誕降德音與之更始然欲爲久安
長治之策則潛驅默化俾之日遷善遠罪而同躋於仁壽之域宜有
其術矣賢主帥方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非識時務之俊傑孰能陳其
一得之慮乎掾曹秩雖卑列郡以政交於大府悉由之關白得以文
墨議論持而不可而贊其可爲責至重而不輕也書所謂儆戒必於
無虞之時易所謂思患豫防亦在既濟之後仲楚服膺過庭之訓講
此熟矣夫儒術者豈徒可爲文法吏事之緣飾而已哉諸公既寫其
離索之懷道其愛助之意庸述予所望於仲楚者於篇端如此云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十

送趙堯臣序

仍紀至元之二年予方備員國學上舍生真定趙凱堯臣試合格
循舊比待年以就公試明年以其名列上于集賢轉達中書既終場
而未及釋褐臺府用御史建言計奏被旨命監學官雜舉公試終場
之士材任諸道憲吏者凡所舉三十有三人而堯臣得淮西堯臣之
父時宦游于浙右以便道來觀省俄存母憂今年冬服除浙右部使
者起堯臣於家俾赴淮西幕會予承乏儒司寓舍與堯臣相距數百
步而近堯臣行有日過予言所以別且曰儒家者流之說固嘗從先
生長者聞其一二矣又法吏事未之習也矧茲風憲之司大體所係
甚重幸有以教之子東南鄙人風憲之體非所敢知所能知者事上
必忠待下必恕而已忠非悻直之謂也發於心而無自欺則上之信
任並專矣恕非寬縱之謂也求於心而得其同則下之情僞可盡矣
信任專則志易行情僞盡則政易治是道也自朝廷至于有司百執
事之人無不宜然居風憲者其何獨不然忠恕之義予與堯臣所夙

講也昔之所學今之所行安有二道哉輒因堯臣之請重以是告之
遂書于諸公贈言之篇端以爲序堯臣母荀謂此老生之常談而忽
之也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故久次進職編摩而潛
忝繇常謂供奉詞不遺屬史氏與公爲同僚命同曰下明年夏又同
扈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
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
有口年遂持節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潛方勤游不俟引年預請納
祿而歸實受屢於屬郡辱公臨况者再握手道舊故殊款洽今年春
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縉綬之意俾
潛序于篇端蓋古者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
糾其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在焉若夫
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

黃學七文集卷十七

二 夢 選 慶

歸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之
材且賢而爲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譏之或
貽書以誚之逮其上疏伏閣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以諫
顯然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爲細碎姑以塞責也於是退之
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
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乂安固非有關政之可議主上不自
神聖每懷兢業虛心采納片善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之
務擢實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國家大事必能
極陳人之所難言正於本正而未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
舉其職業直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他日聞朝
廷有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潛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
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誦詠太平於畎畝之中
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楊知州序

諸賢古望縣也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爲州仕焉者往往憚其俗
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忌意日益衰薄愚民無知苦吏急而
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
非人性然也異時之賢守有爲之樹碑者有爲之立祠者好德之心
易嘗一日亡况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尚義稱其學者
又能讀書爲文辭二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思夫爲
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
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徙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
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
去苛燒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不致疑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
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
而民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吏士民咸惜其不可留
凡工文者共爲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
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他可稱述而
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黃學七文集卷十七

三 夢 選 慶

送入元凱序

班固爲漢儒林傳紀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
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鼎盛蓋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
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齊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
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曩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
之士眾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耶粵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
士充于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節槩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
度而模範國人者侯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
無愧古循吏者吾元凱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胃監生擢進士
第二人爲郎秘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表以爲
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襲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
讒伏或自愧悔歸于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
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之眾盛出明經進而列于循吏

齊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
密民俗寢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爲浦江滿三歲
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榜壽甫者子友也善爲詩而不苟出獨於
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
止百里材矧今明良相逢一旦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所施
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
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爲人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李貞序

始予忝繇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棧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
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
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爲之大息不已後予以秩
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爲巡官栝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偵
伺其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煙火寂寥之境予聞
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葵郡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三

文學子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
行有日謂予盍以一言志其別天任人之道必其才與事稱是以習
而安焉然人之十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得守
其職業豈獨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
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爲吏議所
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爲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
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
矣予故發之諸生也他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於鄉校觀人才之秀
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爲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
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
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員有闕乃
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攜

其子而來既俾奉贊堂上以弟子禮見願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
列於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爲別嗟夫
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
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
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
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
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施教導民之初
意宜不若是予所爲太息而未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
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自售徒爲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
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平魯人之
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蓋未有
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况天子
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
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十四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
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歛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
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爲言也
豈苟焉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
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爲能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爲之道地
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
者亦得侈爲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
古之人不能爲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
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而不得則缺望而去果何爲者耶惟吳生則
不然其爲人好修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
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
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眾人之右解褐將有

日矣未嘗欲以爲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爲善也故欲聞一言于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之變遷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予游者厘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于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七

道善教者不徒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也苟惟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爲師弟子之禮久矣矣俟今日乎蓋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果以子爲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勦取而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尙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於京師或官于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逮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如芝蘭

之在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參以文學顯河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氏者是爲文靖公道德議論世所師尊而河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可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河州爲曾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沈於韋布之間顧獨惓惓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蓋承之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爲之知已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之行有日朋從皆爲賦詩而徵予言爲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送任時仲遊金陵序

新安任時仲與予別十年而相見錢唐言將遊于金陵頗有問以自壯時仲之遊道亦已廣矣予何能為之軒輊乎雖然不可無以告也蓋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者莊周之所謂遊左雨師右雷公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者屈平之所謂遊是皆其寓言云耳可姑寘而勿論有如司馬遷之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湖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闕山川之形勝而考廢興之陳迹有以見往昔君臣盛衰得失之由涉聖賢之故里而博習于稽古禮文之事有以見君子之澤彌久不衰而其舊俗猶有存者即所見以證所聞而課定成一家之言千載而下可徵不誣夫其為遊非徒以極視聽之娛而已也金陵古帝王州六朝以來其事雖淺陋無足言苟能因耳目之所及參之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一 遊 選 虞

前史而有所論著則茲遊豈徒然哉若夫出遊而歸既歸而復出卒以遊說顯名諸侯如蘇秦張儀者固無所用於今天下一家之日然大江以南金陵為會府朝廷重臣總憲度於外者實洩治其處而持風紀以使之十道者咸稟命焉尊官大人冠蓋相望或者以一言遇台蒙被薦與英俊並遊而無周南之留滯則其飛騰變化生致顯名又非予之所能測矣

送鄒生歸臨江序

臨江鄒生少執業于鄉先生而能窺其端緒及來錢唐遇士之有文學者必與之游時出微辭碎義以相叩擊而博極其趣其派江而西歸也咸相率賦詩贈其行而予為之序予觀古之君子有弗仕無弗學後世自中人以下非志于仕弗學也其學焉者直以為干祿之資而已夫干祿固非所以為學而亦有道焉孔子之語子張者是也蓋聖人未嘗絕人之干祿又惡不由其道是故問與見欲其多疑與殆欲其闕言與行欲其慎能是三者則雖不言祿而祿在其中矣今之

學者羣居終日稽經誦史不患所識前言之不多患夫搜奇摘隱苟為難問未能自信耳不患所識往行之不多患夫凌高厲空不習其事未能自安耳然其言之而不以為行行之而不以為教以是干祿猶非其道况欲希賢希聖乎吾子既有所受於其師又違違焉取友於四方聞見非不多也誠能即其耳目之所及真知而實踐之盈科而進成章而達雖人於聖賢之域可也矣止可以干祿哉苟以子言為然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徒望予以曼辭詭辭為希世取寵之助子不唯不敢亦不暇姑述其鄙陋以代序引庸俟吾子之覽擇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僅六人蓋才雖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兩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潛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清江周侯殆其人乎先是為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謁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為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却之是可謂之廉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二 選 虞

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糧而隱匿飛件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鈎考之勞一無所憚其月而簿書井井有條愚民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計而陰持其子奪之柄以為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慚伏悔罪誦者以信節使者郡長吏數誘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既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解葺儒齋初常平義倉而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於生為立祠樹碑廩廩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而僅有者也而况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潛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超擢宣闕都司歷江東兩劇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行為諸邑最憲府

方文章列薦于中朝行嚮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胡季城序

東陽胡先生往來京師三十年通籍于朝再居史館悉以家政界于其二子一無所問二子亦能承先生之志厚自植立歲時遣問寒溫所進費用服食之須相屬不絕先生以是安之忘其身之客也嗣子瑜方侍慈親且力持門戶事恆以不得奉晨昏於萬里爲歉先生以書來謂已得請以太常博士致其事品在第七用著令得地恩于父母將歸而展燎於先塋瑜問之即日籩糧就道往迎候焉昔者陸賈以千金分其五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約以過之則給人焉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一歲中卒再過毋从涸汝疏廣受以宦成名立行足止之計歸老故鄉日令其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趾而廣以爲自有舊田廬子嘗評先生之曠達似陸生庶幾似疏傳若夫有田廬而令子孫勤力其中以供衣食

黃學士文集卷一八

三夢選

則不止於人二百金父子相隨出關而歸賣金供具與鄉黨宗族同饗上賜則不止於歲中再過其子與疏傳固無大異視陸生殆將過之然竊觀陸生始事高帝後去官家好時至文帝時乃復起未必能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數擊鮮以爲樂也國家承平滋久垂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徠者俊以備咨詢先生年未及謝而請納祿安知不有如陳丞相之言陸生而復起先生於家者先生雖欲以疏傳自處得乎予以衰謝之餘繼罹憂患結廬先墓待終天年無從違跡於鄉黨故舊履屐之末試以子言論於先生何如瑜曰諾則次第其語於行卷之首以爲序

蕙山愁吟後序

古之爲詩者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曰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耳自大爲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以詩能達人之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竟驚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竊

意昌黎廬陵特指夫秦漢以來幽人狷士悲呼憤慨之辭以爲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爲詩也臨川艾君當宋之季負其所有一不售於世凡所撰著率散落而詩獨傳其亦所謂窮而工者耶感城郭之非是嘆江濤之渺然惻惻惻一出一吹歎之衷難流離顛越而不悔是耿耿者固非詩之所能窮達而其詩亦不俟窮而後工也夫豈非適於先民性情之正者乎潛生也後不及望君之風采幸與君諸孫廷暉游而獲聆君之詩愛其辭之工而閱其窮且老以死也庸敢顯誦所聞以發其歸趣云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哀輯遺文曰閒居叢藁者爲二十有六卷以授潛俾序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疑卅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

黃學士文集卷一八

四夢選

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人可知也公自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爲文皆雄渾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琢磨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即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朝陞士大夫尤以爲榮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潛浮沈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才承乏胥監實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疵賤之民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概如右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德之系

出漢滿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皇考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徒興元公嘗爲郡學正終更因不復出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曠有誌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致用齋詩集序

始子舉進士至京師辱游伯溫父子間時尊公以次對居集賢伯溫日侍左右子不久亦調補而去未暇以文字相叩擊也後二十又五年伯溫在翰苑子適備員學官休沐相遇因出所爲詩曰用齋棄者若干卷初弟見其筆勢翩翩東西馳騁莫不如意之所欲出而無艱辛齟齬之態玩味之久乃見其摹寫之工人情物理難狀之景歷歷如指諸掌言皆有實而非徒作也蓋伯溫之少也涉江逾淮沂大河而上徘徊齊魯燕趙之郊以達于天子之都博習乎朝廷之故事

黃學士文集卷一八

五

臺閣之舊儀而周覽乎古昔君臣廢興之遺蹟有以資其見聞蒙被樂育而翱翔乎英俊之林有以養其性情逮其強而仕也隨牒遠方崎嶇嶺海萬里之外長風怒濤魚龍變化巖奇穴怪殊言異服宏大卓絕環視之觀又有以開廓其心目今方載筆屬車之後度居庸陟龍門息駕口口之陽入則與聞國家之命令出則親夫山岳之固士馬之雄志愈充而氣愈夷凡形於言者無非身之所履境與神會而託於詠歌以發其胸中之趣是故不待巧爲刻飾而文采自然可觀彼屑屑焉掇拾於零編碎簡之中而張爲虛辭者未易以語此也伯溫徵子序卷首輒以所知序之如此云

雲蓬集序

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得一人焉曰高君驥雖甚有味其言然竊意場屋之士苟負其才而馳騁於筆墨畦逕之間者可企而及也後三年識君於錢唐觀其氣貌充然聽其言磊落正大始知君誠佳士非特一日之長傑出於儕輩而已自是聲迹不相聞倏二十年

君不遠千里棄其歌詩雜著曰雲蓬集者若干卷以示予蓋君退自春官不復踐場屋平生故習刊落殆盡其爲文也和易而不迫高不強同乎古卑不苟合乎今譬如大山長林象犀蟹玉石怪珍之產雜集其中皆伏而不耀蘊積之厚殊未易量予於是又愧向之知君者不深也子聞昔人論文有朝廷臺閣山林草野之分所處不同則所施亦異夫二者豈有優劣哉今四方學者第見尊官顯人摘章績句婉美豐縟遂悉慕效之故形於言者類多有其文而無其實君既高蹈物表不蕪當世之譽凡有託以見其志者非身之所歷則耳目之所接未嘗侈大其說而求以爲奇君之於文可謂有其實者也顧子方牽於祿食操觚挈牘出應時須掇拾陳腐日不暇徵其實則無有與君相去固已遠矣尙安能爲之品評以序作者之意乎題辭篇端姑識予愧云爾

雲峰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閔藏而以畀於人不能閔藏而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經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閔藏者人亦不能閔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爲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石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璋之士墮所受之豐膏發而爲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瞻而弘麗往往各名其家雲峰李先生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清閭簞攜荷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爲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邊郡則園步已蹙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于上擢教授杭學而其賦遂爲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

黃學士文集卷一八

六

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

夫弊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言闕下懇懇數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他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潛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與始哀輯遺文詮次爲二十卷俾潛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闕藏者人亦不得而闕藏也哉昔楊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爲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歿既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卽其秘藏於昔而歸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爲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洵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潛旣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七

潛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詔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然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羈州知學卽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聲譽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氏詩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剏摩澤礪日長月益訖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弟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三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終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發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隨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

官川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其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六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旣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沈哀其詩文集次若干卷以授某日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渴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暮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諭于府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他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唐子華詩集序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八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言人之學力有限術業貴乎專攻也若夫天機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應也無方其用也不窮如泉之有源不擇地而皆可出豈一藝所得而名歟且聲之與色二物也人知詩之非色畫之非聲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詩中之畫畫中之詩焉聲色不能拘也非天機之精而幾於道者孰與於此乎子華弱冠時以善畫際遇先朝嘗登于乙覽而列于東壁圖書之府矣散落人間者好事之家莫不襲藏用爲珍玩其馳名四方已三十年固未始規規然若窮閭之士珞章刻句斬以詩韻門名家而爲詩之工如此蓋其詩卽畫卽詩一自得之妙也荀卿子所謂不兩能者特指夫藝而言之耳詎爲知道者發哉是故庖丁之技與養生之道同不知者第見其能庖而已誠使易其事而爲之則老聃列禦寇之徒矣竊恐時人有愛子華之畫而未知愛其詩者是用表而出之以爲序云

夏生文集序

子筮仕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入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毋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特省徵起先生爲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於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爲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爲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鈎撫其片言隻字爲之品評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概如此他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尙因予言而有考焉

方彥登詩後序

彥登少好畫以善畫名江湖間已久俄棄去而歸治舉子業下筆宜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九

豐文采論議有過人者試有司一不合輒復棄去不入場屋杜門讀書習爲古文辭然未及有大撰著間出爲歌詩皆清俊可喜今所存者厘百餘篇蓋彥登死時年三十有四故其可見者若此而已使假之以年將併棄之而進於聖賢之學矣豈遽止於是耶古者民之師必斂其英髦而長育之道德明秀可爲公卿者胥此焉出材之下亦不失爲善士詩所謂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今也長育之者既非有其實幸有不待上之教誨而思自拔於流俗庶幾有志之士矣又天闕之如此豈非天哉故予不敢以彥登所已至者爲可恃而不朽獨憫其志之有進無退未知所終極而死也嗚呼悲夫彥登之詩有鄉先生江山縣尹致仕徐君所爲序評品已詳姑識其歲月于卷左以抒予哀云爾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橐者若干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爲高爲之展

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子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爲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爲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孽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蘊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爲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爲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足爲是爲足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山中集序

山中集者東陽胡君師古自名其所爲詩也師古夙有文聲而雅不欲以俗學累其志蘊蓄之素壹發於詩崇巖邃壑風月浩然父兄子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十

弟自爲倡答石樹蟲魚水泉花藥無一不在題品中山林間物色收拾殆盡矣異時有司嘗以月泉山長起師古於家居亡何輒棄去歸隱故廬杜門不復出時人雖罕與之接得其片辭隻字未有不爲之擊節也自予以斗升之祿奔走四方與師古別踰二十年今乃復覩是集其雜擬諸作思致高絕步驟深穩他小篇短章亦簡而有味視古人皆可無歉顧予方隨俗浮湛強出其蕪陋以應時人之須不能無違繩墨舍規矩而徇其所欲迴視師古曩焉獨立萬物之表不知相去尙隔幾塵師古不鄙辱謂予盍真一言於卷末予弗讓而爲之書者蓋以志予媿非敢以爲能發明作者之意也凡古今爲詩之源流不專繫于師古者皆人已備論之矣茲不復云

學圃詩序

翰林主人伯溫甫世居張掖而其別業在長安城東有堂曰養正之堂堂之左有齋曰仁齋右有齋曰學齋學齋之外有圃直其西北曰學圃雜植蔬果花木其中而引九龍池之水環屋東西分注于蓮池

以概其圃九龍即興慶池也又於其旁作懷古之臺濯纓之亭四方賓客來過必款而休焉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因會萃成卷而俾予序之或曰昔樊遲請學爲圃孔子既婉其辭以拒之復峻其辭以斥之伯溫甫何慕乎予曰不然樊遲所謂學圃志在圃也伯溫甫所謂學圃志在學也古者自園可鄉自鄉而家莫不有學出入起居目觸心接亦無一事一物而非學圃圃者所以毓草木也觀天地生物之心周流而不窮則可以驗吾心之無一息之間斷因雨露之沾濡則思有以培本而達支因風霜之搖落則思有以斂華而就實至於蕪穢之不可不去則克治之功自有不容於鹵莽滅裂矣又以其榮耀消隕而推求夫盛衰之功則有以處屈伸進退之際而不心矣而况水花庭草皆先賢格言精義之所存又豈徒可以供異苑而已乎伯溫甫即其齋以藏焉脩焉所以養其內性理之學也即其圃以息焉游焉所以養其外物理之學也是固有不可偏廢者矣傳所謂人情爲田禮耕義種而學以耨之者蓋以農喻學此則以圃喻學也庸因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士學選要

或者之疑而釋之以爲學圃詩序

羣玉集序

蕭侯存道世爲將家而被服儒術鉅公顯人四方知名之士咸喜與之交遺以詩凡三百餘首侯懼久或散軼乃哀萃成編號羣玉集俾循序之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申伯丞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吉甫爲申伯仲山甫兩人作是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歟蓋兩人雖賢有德非宣王莫能任使而褒賞焉觀其職業之修文物之備而周室之復興天下之平定可知也竊意向人之可稱道者非獨吉甫能知而言之諸公大夫至於人無不能知之能言之國史采其關於王政之大者播于樂章謂之大雅是固學者得因其文釋其義世守之以爲經而史所不能盡錄者今皆無所於考矣侯以文武材受知天子將使指樹軍功拊叛民殄狂寇事皆偉甚錫子之優悉出異數其赫然可見而上繫於朝廷者固當被之弦歌與崧高烝民之什同垂

於無窮若夫英俊之並游粲然有文以相接亦足見方今材華之盛俗習之厚皆國家百年涵濡之澤培養所致安可以一語一言之細而略之哉宜兼存之以俟後之刪詩者庸弗辭而本諸古人序詩之旨志于篇端云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參於貴驕而縱爲異時華靡邀故事延儒先以爲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敏爽朗穎出不羣卯歲即務記覽弄翰爲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爲學未嘗凌厲空併爲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觀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爲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爲訓典播爲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士學選要

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填鳴而旋應也逮伯雨倦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遞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爲贊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問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槩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爲無窮述作之家尙有考焉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爲先後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潛爲之序而刻實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庵潛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序續集者寧不爲之畢其說乎

續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傳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東書東歸遜迹林

察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遺在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帖帖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生之備軌而與之參翺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子年復後於二君而於先生爲中表子姪行自少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之詩願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子嘗因先生自序夢寐癡意聽兩留臺者重加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醜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槩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託而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耀十五寒暑部使者強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爲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沈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名且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爲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善而藏之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堯道云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肇見於劉賓客之品題戴峴鮑巖水樂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爲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蒼之間久未有敢其秘者李君公澤厭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據其要會以極遊眺之美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爲一詩鄉先生與時之俊流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爲序於左方公澤復出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想聽並至節度使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三

夢

而想爲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爲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原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之遇不遇爲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則願管乘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爲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宣政使辟舉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命倅一州獨燧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爲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餘強顏復起而竊食於輦轂之下奔走伺候趨起嘯喘其爲人視公澤何如尙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日子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其分矣以區區陋微而擬於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古

夢

古之大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寘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寥之鄉可也子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序

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教苑清規後序

天台教苑清規舊嘗刻真上天竺山之白雲堂後燬弗存今圖覺住山慶公懼久將廢墜乃取故所藏本重加詮次正其舛訛補其闕軼而參考乎禪律之異同捐已囊復刻焉昔者竊聞之儒以禮立仁義離禮于仁義不可言儒佛以律持定慧離律于定慧不可言佛故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蓋自中土有佛法以來僧多居于律寺至百丈始別立禪居此清規之所由作也且古今殊時人情亦異帝王制禮不能無所損益佛氏之為法其何獨不然律儀如聖人之有經禮雖非後世所便習而未嘗不傳于今清規如先儒之有家禮雖皆一時所訂定而未嘗不本于古百丈創為清規以輔律而行天台大師兼善毗尼其後人亦因叢林之日用而折中之以匡持其教今所謂教苑清規也歷歲滋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一 步 選 慶

珪上人詩集序

予識珪師于南湖時師方以第一座尸教事學徒常數十百人予聞從旁聽其談性真之旨娓娓千萬言珠貫而縷解固已心竊異之而未知其兼善乎世諦文字也它日師示予以所為詩如干篇且徵予序其首予為之玩諷累日其風容色澤恬緩而豐暢明金綵羽出媚林谷非若夫空株敗枿欻生之芝嘗過人目而已蓋師之先君子日碧峰李君當宋之季嘗鼓其辭鋒三選于春官而伯氏文叟亦用又墨角逐踵武取鄉薦膏潤所被華葉沃如也豈師之去父兄雖既久而習氣有未忘耶予聞衡台之書富埒冊府業之者必章剖句析以極其趣又必括之于心導之于萬行以要其歸非有強力敏智沒

世不能卒其學自夫殊宗異派不得以兼通而奚暇搖豪擲簡放浪乎水情雲態間哉寓無礙辯于世諦語言師之為能則多矣雖然夫工射者之控弦注羽未始不志乎巴蛇九日而穿楊貫蠹要亦同盡其毅是故解牛之為技養生之為道一也師之為詩技賦道欺予不得而辨也而安能序作者之意乎姑實予言篇端覽之者無規規焉于詩乎求之可也

會上人詩集序

為浮屠學至言語道斷而止于詩何取乎然在其教中一切法皆佛法世諦文字固與實相不相違背也是以昔之高人上士遊戲乎山光水影之間以陶寫其性情者比比有之而于今為尤盛菴子所識而言若元菴會上人又其卓然者矣始予侍坐于南陽仇先生而語為詩先生稱今之詩僧必曰元菴後十數歲與上人相見鳳凰山下獲觀吳興趙公所書上人詩如干首予嘗評其人峭然獨立如霜松雪柏而其發于清辭秀句如青田露寒白鶴一鳴也今年秋客南岸

黃學士文集卷一九

二 步 選 慶

乃得因蜀郡虞公所序上人詩集如干卷而觀其平生所存之槩益知上人之呻吟嘯呼以簸弄萬物于烟雲寂寥之鄉者直其寓耳工人契心印于佛心慧禪師而蕭然退處下列衣壞食色瓦鐵迴睨夫狃牀白拂高談人天之表有不以屑其意者其度越流輩獨詩云乎哉願子適遊乎方之內于上人之道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凡古今為詩之變虞公既備論之是用推本其所以為詩者在此而不在彼後之續高僧集者或有考焉

覺隱文集序

覺隱道原師遊學于永康胡先生而得法于徑山佛鑑和尙凡所撰著志在乎衛道而嘗徒作自其同袍至于章甫縫掖之士莫不有味其言高君士明始以其文與天隱至公之牧潛稟笑隱訢公之蒲室稟會粹成編號三隱集刻而傳之木嚴植公以為序牧潛蒲室者皆當世文章鉅工而覺隱未之有序爰屬予題辭于篇端夫三隱之文鼎立天壤間非可優劣予何人敢以鄙陋之言自附于大人君子

之未乎然竊觀師之論文命意必欲其合乎道道辭必欲其順乎理故其比事連類託物引喻娓娓千百言咸有補于世教而于儒釋氏同異之辨尤致意焉蓋世出世間爲法不同爲教亦異而于此乎于彼乎受其教者均是人也萬人一心萬心一理則道豈有二哉譬如人有所適飛檣鼓楫無慕乎車之安駢衝方軌無羨乎舟之利所趨之途不能不異所造之地則同因其所造之地同而疑其所操之器可以互用遂指虞妣工倕之所作爲車奚仲吉光之所造爲舟則過矣非達人大觀孰能會其異而要其同乎天隱嘗謂三學浮屠各私其教爲兒戲之爭市井之鬪笑隱亦謂禪者之說與止觀同今之縱傲自得者漫不知爲何事而曰吾祖云吾祖云是猶同中之異耳儒釋氏之徒各私其教縱傲自得者抑又異中之異也師獨汲汲焉務挈而合之以求夫異中之同其爲衛下關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三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履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于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子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褒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遂都思其氏拜尤其名明善其字也予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已上于春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去服闋來京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待來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子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子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于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召入對大廷遂爲進士第一子夢于是始驗其兆見于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于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

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日致殷日解周曰咸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于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去之子向之所夢以爲噩歟則明善族係之貴學殖之富溷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爲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子所思者不止明善也以爲寤歟則明善之氏名非子覺時所常道也以爲喜歟懼歟則子于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歟兆見于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于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于明善者聞子言往往爲詩以紀之好事因蒼萃成卷求子志于卷首以實其說子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爲豐年旆旗爲人眾釋之者謂此卽所獻之吉夢也矧今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于牧人之所夢者願予疏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嗟嘆之不足而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出于天者之素定苟未能修其在人而徒欲取必于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子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四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爲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爲不足爲而獨以不知地理爲恥探奇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爲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向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論辯馳騁出人意料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覩此秘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變置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子之病此久矣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告子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爲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爲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

屋中諱世之浮詞子固已厭其強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訖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于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溪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于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爲之序予方懼書以遊談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爲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于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于其術而無速于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喙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儻有概于心乎

平宋錄序

平宋錄者紀淮安忠武王平宋之功也王廟在杭城燬于災監察御史言王宣勞戮力弼成正統功莫大焉宜令有司復其祠宇仰副國家崇報之意御史臺上于中書省以聞已被旨可其奏而江浙行中書省亦以爲言乃命中順大夫本投下諸色總管府達魯花赤普化乘傳而南與行省官同泣其役廟之告成也行省既請王以大國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五

錫銘于石章且俾儒司刻平宋錄于杭學以侈其傳按錄之舊文與勅賜王廟碑開國元勳佐命大臣碑皇朝經世大典所序五戰間有不能盡同二碑大典皆史家承諾撰著今悉取正焉他書有可證據則增入有當參訂則附註餘無所考者並存其舊以俟史官之裁擇王世胄之懿官伐之隆德器之宏勳烈之茂則有制詞及碑文在謹以冠予篇端茲不敢贅述焉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子武寧縣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爲金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汝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會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永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居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時君仕越之筦庫以節婦歸焉僅再葺君遽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奈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他方是時節

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汝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貨合內外屬南來悉取其所蓄聚而攜其子任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爲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極而已閭巷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極葬城東北戴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爪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爲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贅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遷李君暨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汝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實爲之銘于是南北聲問阻絕已久宗姻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爲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丘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爲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其遺德發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已之所欲爲若馮氏者幾人哉庸匪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知其賢與他見褒表者固不侔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六

義烏志序

義烏自秦爲縣歷漢唐訖五季見于前史與他國記者或總序一州一郡或略舉一事一物其詳靡得而周知宋元蓋舊志出于縣令校書郎鄭安平而所紀下及南渡以後非必其本書咸淳續志出于潛之族會祖潛貢進士應蘇手藁具在而別本互有異同蓋方纂輯而未經裁定亦非其成書矧自國朝統一而夏縣地入于職方已七十有八年官府之建置人材之登用風俗之趨嚮戶口之名數貢賦之品目悉無所登載可不謂闕典歟爲政者迫于簿書期會米鹽碎務未遑有所咨訪也今縣大夫操約馭詳而事無不理爰以暇日詢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得元豐咸淳二書屬潛重加詮次以傳潛衰朽荒疏無能爲役乃俾王生禕宋生濂合二書而參之郡乘刪其繁冗訂其舛誤法當補書則引類相從而增入之附以辯證釐爲七卷仍以圖冠于卷首潛既辱視其成因爲之序會丙生並赴秋闈遂俾傳生藻相與校正歸于執事者而刻焉見大夫

達魯花赤儒林郎亦璘真畏兀而人尹承直郎陶思泰許州襄城人
頁侍郎文集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潛以非才誤蒙薦送忝
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之列而潛隨牒遠方浮湛州縣晚乃登
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
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陞次對
潛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爲寮日相款洽屬有吏事罔敢不親其
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與間于侍郎之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獲窺
豹一斑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潛以老得謝歸卧林麓
待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
而旅于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爲若干卷持以示潛始遂其快觀
而厭飫其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
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于
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爲言不得不異烏有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七

步選

一定之體乎侍郎蚤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游于成均逮釋
褐授官而踐敷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于詔
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于眾聽施于史傳則務詳贍精覈
以推敘功伐而尊國勢施于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
利病得失而不過爲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記序之屬非有其
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于官輟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
谿穹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遐奇絕之概有以動其逸興而形于賦詠
與崎人靜者互爲倡答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土草野寒
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語也蓋其爲文初不膠于一定之體安知其孰
爲臺閣孰爲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
出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
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郎之爲
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黃潛序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于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爲譜言氏族者或謂
黃氏贏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于帝高陽者自柏駟賜姓贏而
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出于金天氏者
自臺駘封汾州而其後有沈似尊黃諸國爲晉所滅子孫之仕晉者
有黃淵皆以國爲氏或又謂贏之得姓始于柏駟祖臯陶而木金天
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
巴東西郡江陵洛陽晉安入郡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
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于千載之上固難
矣惟婺之黃氏由金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江陵之
監利爲五大族而潛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婺之浦江舊譜以爲自
分寧來歸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浦江者見于開元十道圖則浦江
之有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爲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
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得而
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五世祖亦隱弗仕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八

步選

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典其以進士登于科者我曾祖一人而
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補官而未及祿潛際今盛世叨備官使而
獲推恩于二代顧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莫景懼一旦殞滅以
爲大憾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亢其宗乎昔太史公庭
壁自序本出于金華而其譜止及于分寧七世以上皆略弗著蓋慎
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九世祖以下丘隴之尚完祭享之不廢者
爲之圖若譜遠不可知疑不可明者悉闕焉凡爲圖譜之法親者宜
詳疏者宜略爲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
疏爲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大人能有其圖譜而于所
親各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于繁哉

族譜圖後序

潛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入
然尙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女弟
忠簡公之子直秘閣穎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今見

于諸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少亮潛之楊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墓之旁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朴爲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蘆若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科記于我曾祖爲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于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譜乃于其七世之上又邈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娶由娶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爲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尙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于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娶由娶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此以待咨訪焉

唐生字說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九

東陽唐生名圭而其爲字者不與名配求于有以易之子既字之曰公謹甫且告之曰玉之爲物也至貴爲器也不一而莫重于圭是以古之用于朝聘者執之如不克焉謹之至也夫蔽明而有瑛充耳而有瑱佩而有珩璜琺瑯起量也而有駟琮發兵也而有牙璋固皆服用之所貴若其爲國之重器則有圭焉九寸而爲桓也寸而爲信爲躬者天子之命諸侯之守也命尊而守嚴能勿謹乎傳曰玉不琢不成器生蓋幾于成矣故予獨告之以其持之而無失墜焉者曰謹而已嗚呼其懋敬之

李生字說

中山李生弘道之字曰仲能爲之說以釋其義者三人矣而未足以厭其欲復來徵于言夫冠而字禮也冠禮廢不舉而字之配名者不廢今也在禮始冠三加皆有祝之字辭一而已一字而三說焉今之又今也雖然生之名若字得無取諸吾聖人所謂人能弘道者哉舜何人子何人禹稷顏回同道人也道也果且有古今乎哉道未始與

世推移而人不必皆聖智皆賢有德思夫有能有不能耳生其勉之姑以名字自守而行乎吾聖人之言無務以多聞爲也

鄭生字說

若昔所記聖人心學之要不日中乎堯之一言至約也舜益以三言則已詳焉孔子贊易復因三百八十四爻以明夫用其中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廣信鄭生元吉之字曰得中蓋有取于離之六二生之父若師剖析交象爲之訓解諄諄數百言富矣哉而生不以爲足將求于申言之嗚呼道可受而不可傳如以言則生所聞于父師皆鍼石也默識而自得焉雖三聖人之言猶筌蹄也無易由言無日苟矣子竊用以自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生其勉之

蒲察仲敏字說

仲敏名志學徵子序其爲字者序曰昔者孔子與顏淵言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曾子言孝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而孔子之自道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賢者不自以爲敏故如恐弗及聖人固無事於敏猶勉焉孳孳由是觀之進學之功孰先于敏乎六經之言學始于說命說之言曰務時敏爲學之貴乎敏自古而然矣雖然學以爲政也孔子蓋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則敏者又所以從政歟仲敏之講學有年矣可以出而從政矣予既知其敏于學抑有望其敏於政序其字因以勗之

啟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啟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無躬無指載循忝冒賈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十史稱間出彰大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爲盛世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借方畧大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于三紀之餘徠萃英于千里之外爰裘束帛殆幾蹇然而有聞于于纓冠孰甘賤若以自後棘連闈而並樹袍何自以太紛惟薦送之定員實抑損于舊制加以文非

故習蕩無桀度之可稽業有專攻競出管關之餘見飾辨麗者或乖雅馴之體獵幽眇者或昧精微之原乃欲定去取于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千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夏乎難哉自非精鑿裁以持衡攬英雄而入毅妍媸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聞賢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涸者器資竄陋術業疎蕪迹英躔猥玷譽髦之造晞光華且謬充駢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泥塗輒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願庸謗其奚堪粵陪方物之陳荐入春官之考綸言俯被雍容衛室之誨積奏森羅煥爛上方之札盍少裨于末議庶無負于殊知夫何鼓已至于再三威實臨于咫尺塵終條對靡中題評挾以先登徒愧大官之士存而勿去偶同嬰圖之賓叨綴第以爲榮省恩流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導揚德意砥礪文風假華袞之寵褒曲垂薦籍致勉旒之過聽獲預併容潛敢不勉企前修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爲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二

夢選虞

銛尙一割之可用上酬亨遇次答隆私激烈情深鋪敘語淺

賀周縣丞啟

策名旂陞贊邑海壖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古有詳延之禮肆時多間出之材於皇昌辰奉新曠典文場初啟類霑優渥之恩英毅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卓乎懿行允矣令儀獨抱遺經詞章固爲餘事究觀當世設施匪事空言粵策雋于鄉闈逮旅陳于方物褒然高舉藉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膺沙棗式副旁求日具彤庭既親承于大對天臨黼座宜密近于清光侈是際逢胡然引却姑一登于選部不再轉而爲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聽酬庸之美亟觀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觀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爲儒者之英膏澤下流尙慰斯人之望聊摠悃悃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啟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問庸俟

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杞宋之莫徵大冊高文卑冕董之所對科目之士于斯爲盛州縣之職夫豈徒勞矧展材猷力裨治化風行草偃里無弭筆之民川泳雲飛座有彈冠之客載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籙之期敢後典籤之詞潛衰遲漫迹惕息素餐忝冒謂何久自慚于揚批瞻承伊邇幸毋爽于及瓜拱俟晤言悉摠下悃

公文

陳乞依舊致仕咨文

伏念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幸獲逃于瘴曠每思戒于滿盈所以不待引年自請納祿一歸田里五閱星霜夫何姓名猶存乎齒錄之餘造化曲盡乎陶鈞之妙遂令朽質仍預清流起從外監之散員入就禁林之僊直北扉視草東觀細書扈蹕上京談經內府躡躡勸講之職忝陪侍從之班庸謏奚堪僥逾特甚方陳免愆俄俾賜環專使在門大君有命靡得以循牆而避是用不俟駕而行揣微分以凌兢感深衷而激烈超超故步勉勉汗顏孰知既去而復來寧非以退而爲進不圖控籲曷道譏評而况蒲柳易零桑榆已迫隕越是懼補報無由敢祈叩于洪鈞願保全于末路尙惟矜察轉以上聞

黃學士文集卷十九

三

夢選虞

代浙東憲使請立即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諡文正即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沈不器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修己以治人粵若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于公卓居輩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于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于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爲祭酒以設教啟前賢之蘊奧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觀時髦之傑出斐斐東甬承天寵之褒嘉逮請老而懸車復興歎于當宁特馳乘傳加錫上樽高

期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皓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
尙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型
雖異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修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
員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學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會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于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為其教無聞焉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實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于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困于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摘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據所蘊以俟為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為甚高論也

江西鄉試南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于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于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于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于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固為有用之學宜以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浙江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事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于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于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于吳淞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為力孰難而孰易其為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為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裨有司之備議

江潮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于古而可施于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夏繇有算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為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為將相之詔問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為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人莫善于井田任人莫重于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干戚之下迄今遵為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于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

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于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迥于古者或戾于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于兼井而無以樂其生吏病于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他如交鈔引鹽近倣于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而雷同勦說以對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何歟至吾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為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莫有大于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弦歌之化本于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矣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媮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爲細務從政則苟道吏讓而視仁義禮樂爲虛文不幾于所學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學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爲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而素定厥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及者歟願試陳之毋以讓爲也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絀于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薦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言之三載之所黜陟槩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祛所惑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

三 夢 選 慶

問古之爲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爲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眾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埋搏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爲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爲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爲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之所知也問古之爲治者必正俗習所尚不同故其爲俗亦異禹湯文武之道一也而忠質文各有其尚何歟說者以爲五帝以前風俗大同故無所尚而記禮者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然則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說而賈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何歟由漢以來千有餘歲中間土宇分裂而政殊俗厯固未可槩論方今天下大同德教流洽而習俗未能丕變以爲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爲質耶則民

多澆淳而散朴以爲忠耶則爲吏者又往往舞智而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他日獲備官使出任承流宣化之責于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畧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于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于既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爲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何今也拘于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于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于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爲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輕重不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是果出于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其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

四 夢 選 慶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爲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爲言也實二三子宜審于自知矣幸因答問小適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爲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爲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爲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爲貧耶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爲富耶袒褐不完全菽飲水而不免于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贖于富家固不能無腹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井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爲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于古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取之不同

歐由設施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策頽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向畢其說

問蓋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尹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歧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事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于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于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為明體達用之學必嘗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錢出于古而交會創于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為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于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除盜掠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患而預防之乃今聖仁在上威行惠孚蟻聚之眾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倘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者之詢訪也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處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貫于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泰也欲保其泰有急于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請擇于斯二者以對

國學漢人策問

問傳有之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此豈非聖人所以論治者乎漢崔實始為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之說而史臣以為明于政體實之論猶空言耳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而史臣以為識治之良才則又見于行事者也然則聖人之論治者非耶諸君子明古而識今宜熟講于此矣他日出而從政則何以哉其悉陳之毋讓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

其教國子也有師氏焉有保氏焉又有大司樂及樂師焉為教雖不必盡同略于鄉而詳于國則一也豈不以所輕者可略所重者宜詳歟洪惟我朝事必師古乃者繪音游降嘉惠乎成均之士甚厚皆帝王之遺意也所輕固有在而待之不加詳焉何以稱塞上旨歟蓋古之設教者有聲音律呂干戈羽籥弧矢之類為事至詳也果可用于今而不以為戾歟二三子朝斯夕斯所談無非天人性命之理凡昔人為教之具皆未嘗身服其事寧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幸推原本末而于其法之所宜詳者條陳之將以復于上而相與講習馬毋苟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也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于樂有虞曹子之教典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于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為樂果皆出于古歟

我朝沿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樂而未始用以爲教也其爲樂果不通于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關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爲士者無不成于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爲不久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于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古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爲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于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于鄉間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穫適惟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八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恆不若借計吏者之眾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閱貴游私與寒畯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于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多用者歟幸試陳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七

選

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爲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于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風講而爲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昔之爲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于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闕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乎郡縣之已置者不可復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筆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于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于萬民道溫寬粟剛

簡之教不行于胥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王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于今者又如此其弛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而務爲有用之學得無風講于此乎其耐古今之宜以對

問人材者國之所與立也培植本根以成其名節者上之待士宜過乎厚奮揚精采以持其清議者士之自待不宜過乎薄四代遠矣東漢太學之士三萬餘人噓枯吹生公卿往往折節下之辟召常出其口唐之六館未之三舍猶有能明目張膽叩關言事者史諫所載可信不誣也方今聖人在上菁莪樂育古所未有芻蕘之言一善弗遺夫何以賢士之口萃四方之英游而于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一切存而不論徒規規焉綴緝陳言以求合有司月書季攷之繩尺視昔人若不能無歉上之人待之者亦既厚矣其自待者毋乃太薄歟豈世降俗敝士氣萎蕪不可復振歟抑爲表率者未有以鼓舞而作興之歟觀立朝必于平日他時倘有言責亦將守其嘿以爲醇謹歟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八

選

願聞所以變今日之積習追昔人之風烈者其道何若亦以觀所志焉

問三代之興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也而甘誓有三正之言則三代之前三正既迭用矣黃帝顓頊之歷堯之授人時舜之協時月正日果何所建歟前乎夏商既建寅矣以湯武周公之聖何爲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時猶有待于孔子然後定歟建子者一陽之生天道之始也建寅者三陽之長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獨何義歟秦之建亥亦商周有以啓之否歟先儒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詩書言之月固不改矣攷之孟子則月蓋未嘗不改也何其不同歟由漢迄今率用夏時是無容議矣然語古而無徵習今而不察亦君子所恥也試索言之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撓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遜辭恭色

取好丁時者馬融漢果安在賦任以爲達廢地職業者請諸君之也
而亦有檢攝事末嘗少聞者焉漢書何嘗爲之累歟豈士君子之
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古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
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爲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世反
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于文成
周之寶興以六德六行近于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
之以孝廉察于有司者即古所謂德行也唐之以直言極諫對于天
子之無名師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西漢之儒術東漢之
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
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感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九步選慶

固昔獨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
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盡信固所序
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盡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
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爲斷而洪範不預乎
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
異之學豈但小道之可觀而已乎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問其略
問爲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
既告之矣退復負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
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羣居終日求于
師者爲甚詳而取于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
親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兌爲說朋友講習說
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爲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
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懋明之毋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于郡邑而西晉行于辟雍

今願以非者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十邑守令之有志于古者乃
或謂行之固未能盡合于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
射或飲國中賢者唐惟三歲賓與略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
問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南漢惟鹿鳴虞僅傳
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欲蒐輯遺文以諗于朝而
肆習于庠序之闕諸君子倘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行民
果以爲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議論有餘材任宰相豈迂
闕于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何
以使法施于人如是之久與近代常平義倉領以專使逮至我朝乃
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爲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
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言爲不謬歟徵古驗今
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所願聞也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十步選慶

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于詩說者謂
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
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
云爾然以其時考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民周有怙侈滅義之殷士
則于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失褻鄭衛之失淫而唐
有堯之遺風則于其變之中有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
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而穎川之教化
大行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微未可專以地分爲斷也夫語時
務者莫大于移風易俗而于經史之指若有未喻幸有以祛所惑焉
問尙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無以
加誼雖伊管無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呂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
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于霸道歟向子
歎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爲然而于誼無所貶誼果非仲舒所及歟至
歎敘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大公管仲並列于諸子歟若夫治

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于古當世之事而二三子所夙謹以待問者也請據其言之無作于古人可施于今日者條陳之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父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為班固于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為司馬遷傳贊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于遷之道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為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為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鑒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議論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以養廉名則是吏之廉否特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于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不齊又未易以槩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恆產而有恆

黃學士文集卷二

十一

心者惟士為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為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于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僞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為師者不得專力于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之事為世守鮮有久于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已難矣當世之事皆有非常之材而施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為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于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古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于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

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搢紳先生言必以孔子之詩書執禮而非敢為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為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為之不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效固若是緩歟夫豈為士者溺于口耳之末而昧于當世之所尚與不然則承流宣化者未能論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他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為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

十二

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為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然後為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十乘之國為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間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于天子為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

問天下之事恆患夫過與不及不及則失于簡過則失于煩其不適于中一也曹參日飲無所請事而不嫌其簡諸葛孔明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而不厭其煩俱號稱良相其為事有不同何以能同歸于治乎豈其才智之不齊舍所短而用所長乎抑以世殊事異其地張緩急難以槩論乎千載之下欲以古人自期者苟未至乎無

過不及之地則守職而不病于簡為曹參可也奉法而不傷于煩為諸葛亮可也不猶愈于為胡廣之中庸乎先儒嘗教人以志伊尹之志矣曹參諸葛亮之事寧足多讓乎願聞諸君子之自期者何如也問自古國家莫不重馬政所以蓄息之者必有其法焉儒者引經而心充實而深遠故其馬生息之蕃如此也夫苟于芻牧之事漫不加省而但于吾之一心求馬之蕃息不太迂乎前史所載漢諸苑三十六所馬三十萬匹唐八坊四十八監馬七十萬六千匹而後魏之馬乃至二百餘萬匹以後魏與齊人所蓄較之幾七百倍果皆本諸其心而致之乎抑有他術乎天下之事固未有不本于心者馬政特其一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釋之者謂有其心而無其政也馬政于今為尤重請即是而試論之則凡發于心而措於事業者可以類推也

堂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

問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儒者之論恆以為古之治純任道後之治純任法天下其果有道外之法歟洪惟天朝列聖相承國之所憑藉扶持者規模至宏遠也徵古而驗今或者未能無疑焉考課之法非不明而奏最者甚寡糾察之法非不嚴而貪吝者尚多減繁有法而獄訟不為之遽衰服色有法而僭侈不為之少戢豈奉行之有未至歟抑離道以為法而致然歟其弛張損益或猶有可言者歟諸君子明于時務念此至熟也其參酌古今條陳以對毋泛毋略

堂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道學何始歟危微精一以為傳文行忠信以為教道學之名未立也漢董生唐韓子皆當世大儒其亦所謂道學非歟粵自營道河南關西創其前紫陽廣漢東萊承其後逮至我朝文正許公出而以身任道學之寄學士大夫莫不知所依歸乃者仁皇在御明詔有司以經術造士且示學者以所宗師道學之盛莫今若也夫何新學小子味其糟粕者不過為取科目之計老成宿學窺其間奧者類皆有輕

科目之心古之道學亦若是歟伊欲循其名考其實使下焉者毋徒詳世以取寵上焉者毋苟輕世而肆志豈非今日作人之大務歟諸君書談夕講于道學之言為日久矣願試陳之亦以觀所學

問自古以知人為難君子小人所為如陰陽晝夜之相反本不難知也特患夫近似者未易辨耳以謹重為君子浮華為小人耶則與家人語而不及朝省政事者似乎謹重矣而人不免譏其阿諛人主嚮儒術而常毀之者似乎浮薄矣而人莫不憚其正直何也以恬退為君子以奔競為小人耶則晦迹于終南山者似乎恬退矣而狗權利于驕縱人指其隱居為仕宦之捷徑伏謁于光範門者近乎奔競矣而呈皇于仁義人仰其道德于泰山北斗何也苟不于其近似者而辨之則人豈誠易知哉有天下國家者孰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鮮能不失于近似之間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辨之不可不早也願聞其方

問三代而降與籍殘缺言禮學者離為專門夫禮莫重于祭而諸儒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

或分五帝為六天或合二祧為七廟至于郊丘異同禘祫大小六宗之義七祀之文明堂屋室之數論議再立莫能相通我國家承平日久稽古禮文之事固已大備然于諸家之說有不容兼取而並用者考其孰得孰失而折衷之以待問焉諸君子之事也幸相與試評之毋苟諉曰則有司存

勸農文

詔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參稽故具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兼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其在人而一切聽其在天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為田六百畝理田勸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勸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勸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

之力以從事于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
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
獎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
耜爲爾農勸其尙勉之毋苟以爲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上梁文

行中書省上梁文

我國家幅員至廣屏翰有嚴輟宰執之近班總兵民之大柄分符而
專節制端笏以領縉紳左江右湖擅東南之都會上棟下宇聳廊廟
之具瞻內拱帝宸外臨蕃服孰使百寮之長莫安一日之居既舍舊
以圖新寧因陋而就簡宜增崇于壯觀用昭示于等威官屬駮奔工
徒鱗集辨方拓土置水臬以取平度木簡材運風斤而獻巧舉無愆
素役靡告勞審面勢以得中觀儀刑而如故宵門洞啟燭幽隱于閭
閻巨厦燕休折遐衝于樽俎是所謂政事之本匪徒誇興作之功絕
兆弗違虹梁將架庸伸善頌式相歡謠

黃學二文集卷二十一

五 夢 遷 慶

拋梁東海上雲開曉日紅大舶高颿來萬里島夷稽首慕皇風
拋梁西三吳黍稷徧高低灌輸京邑倉箱溢猶有餘糧野外棲
拋梁南閩嶠風行掃瘴嵐枹鼓不驚民按堵九天雨露聖恩覃
拋梁北舳艫銜尾官河直百賈流行道路通日中聚貨如山積
拋梁上紛郁非煙遙在望台階清潤六星齊太平可見非無象
拋梁下俯瞰江濤奔萬馬居人游行競譁呼共樂昇平陶至化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偃息百穀豐穰民風擬于鄒魯相業侔于虞唐
宣暢鴻靈益固藩籬之守翊扶寶祚允資柱石之強等天長而地久
慶君明而臣良

運跋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恭跋 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為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章奎畫復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扎刺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衛情忠粹德簡在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為字臣潛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于下方臣竊惟君尊臣卑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皋陶之賡載皆取諸人之一身而以元首股肱為喻元首之明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為賜而因以字之于以表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此乎雖然舜皋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為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不敢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恭跋 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歷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禱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拊蹈而退冀藏惟謹以臣潛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集為臣言皇上以萬幾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實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歷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持詣榻前覆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為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上踐阼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明仁殿持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拊安河南山東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陸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願以辭藁進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實絕前比茲蓋時清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將使中林免置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嘖一笑豈虛乎

卷此筆之一蓋先朝常賜以今名而上復出御筆申命之也

恭跋命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

天歷二年夏五月 日皇帝坐奎章閣特降御筆以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臣潛竊惟國朝任官作命皆出外廷具有品式捧案官蓋中朝侍從近臣且不常設非有律以定制故天子親御翰墨以命之實盛典也史臣宜謹志之以備館閣故事焉

恭跋 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以佩刀刻蘆蕨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模為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潛俾志于下方臣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為圭徒以實其戲言而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修為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事君者有望於公罔俾昔賢專美于前也

恭跋 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朶爾直班嘗一日侍燕閒于宣文閣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潛以非才待罪翰林臣朶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為中政使出以示臣潛俾謹誌之臣潛欲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於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為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動賢貴冑為國世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人同躋壽域豈非所謂彰君之賜乎臣潛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既不敢強贊一辭而屬望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恭跋賜名哈刺拔都兒 御書

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家藏文皇所賜御書墨本二卷親筆二

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戎武動協上意抑可謂不辱君賜矣
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
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文宗皇
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
黨悉平公既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今上皇帝謀
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
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
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皇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
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跋袁翰林鹵簿詩

昔我世祖皇帝肇建太室武宗皇帝始親禩獻逮英宗皇帝乃行時
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三

時為秘書監著作郎寫以為詩使窮鄉下土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
之下而親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
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為十卷後累增為三十三卷公乃括以
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安可
忽諸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尙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
願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
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
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
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
詳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
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偽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奏當與之
要約如能歸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漣海已遂收
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璫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
而連書之耳璫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日來意真確又
日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
也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
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
字不必用寶璽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
道故正史及他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其月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日師相而不名禮貌之至矣其稱謂
之過雖見譏於史氏若夫實藉金庇伏巧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
敵己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
史氏無譏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
後之秉筆者焉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
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為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
已入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
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
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
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

無所損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眞卿也始比公山

黃學士文卷二十一

六

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尚書大歷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縉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勅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

跋南豐曾公諡文定覆義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諡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

賜諡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諡者亦援以爲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諡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諡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詞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爲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考其歲月上有可以補曾公列傳之闕文可也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爲少衰嗚呼何其威也然皆僅足以撥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嘗疏檜姦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島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可想見其

黃學士文卷二十一

六

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焉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李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尙可見也

跋韓令公眞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遷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日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眞迹尙存可考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爲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檜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哉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嘆乎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七 夢 遺 慶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兵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晉永昌元年事視此尤爲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爲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跋尋僧圖

荆公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有兩詩此圖止書其一于卷首者但取末後二句以寫一時之高致云爾故於詩中之南埭北山皆不以勞意匠何暇及其平生事業乎嘉定諸大老題識眞足發其深趣毋庸吹毛洗垢以合口也後公游寶乘二

百六十年爲今至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金華黃潛書

跋閻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閻相畫三十有二子嘗於故秘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觀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爲眞跡誠可寶矣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眞迹予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爲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閒逸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八 夢 遺 慶

此序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眞蹟尙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記水樂亭詩

東陽婺大縣爲長吏者恆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與宗宋王君槩鮑君極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吏之知以簡易爲治者少也王君爲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寮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爲賦詩亭既廢好事者或以其詩刻眞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歷二年秋某月今縣尹趙侯某始卽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之爲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見矣視前人何歉乎輒爲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爾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
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
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為
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為无故又謬而為無幸真迹尙在可證其
誤也

跋蘇公父子墨跡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
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
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
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
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為
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為无故又謬而為無幸真迹尙在可證其
誤也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九夢選慶

跋東坡先生帖

先生有答李之儀端叔書是未相識時此帖則相見之後也

跋李贊華獵騎圖

贊華契丹國主之子東丹王突欲也後唐明宗時越海歸中國以為
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初因其舊封姓之曰東丹尋又賜
以國姓而名以贊華宋宣和內府藏其畫凡十有五畫譜稱其多寫
貴人酋長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縵胡之纓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
所習者然馬尚豐肥筆乏壯氣今以其言驗之此圖為贊華作無疑
也

跋諸河南書見寬傳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龜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年書碑自歲
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迹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
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蔡母潛詩

唐蔡母潛詩見於殷璠所編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獨得其題鶴
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歷代未
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此詩必一時之作世稱傳遺之耶抑其
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閣上人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鮮不以資其清玩
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
葵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
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禊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學柳
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石軍書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
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傅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為可殺
及得一郡而去則賈降恐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斤十年其
復官進職起帥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顧
謂入謝表啟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
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豈非然哉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禊帖未嘗為苟同今觀此本筆
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
恨也

跋衛公夜坐圖

伯玉夜乘車過關而止其敬慎如此所謂欲寡其過豈專對之飾辭哉夫人即南子也女婦而有知人之明固未易及非但知伯玉又知孔子而願見焉孔子亦不拒而往見之抑可謂難能也已司馬遷以子路之不說遂謂孔子因夫人而去且附以未見好德之言其果然耶按論語所記孔子非因夫人而去未見好德自別為一章不知何所為而發遷之說恐猶有當考者因觀衛公夜坐圖輒試評之翰墨之妙未暇論也

題鶴鵲圖

畫有御府印章蓋與龜書馬圖皆為一時之物矣之二蟲何知其蒙被光耀乃爾哉將有如昌黎公感白鳥鵲鶴而為之賦者粉墨之工無以讓為也

題脫鞋返棹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為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儉謀狡智非不能為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利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鞋返棹二圖而為之贊宋臣怒其譏已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既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欺人欺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為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為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深木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為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象山祠堂記

象山在貴溪縣之西境雲山章公所為祠堂記稱臨川彭世昌始開山結廬延致陸先生講道其間然世昌極貧里人張南仲侍郎實助其役先生以山形如象故名之曰象山學者亦因用為先生之號先

生歿遂即其地為祠堂云今象山書院僑置於貴溪之徐巖蓋蒙袁公持節江東時所作也此記石刻久不存非侍郎家傳藏其文人固莫知山之所以名且將指徐巖為象山矣先生之學與考亭朱子同出於孔子後之人往往各尊其所聞交攘互斥若不能相容者何哉侍郎諸孫元杰今方列于仙班而侍祠于明庭其為教不與孔氏合願能不以彼我為間出此記而表章之度越於吾輩遠矣觀者可無自警乎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非直翰墨之工而已

跋晦庵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為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秋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訴于朝丞相

王魯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頗陰右之亟畀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為蹊田奪牛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魯公以十五年夏五月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為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既用磨勘轉官除職子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秘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者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逮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論次兩帖題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開九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即帖中云不知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控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蓋指魯公所請耶說姦心陰自憑結廬社之靈寶糾殛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事為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最後兩帖一稱權發

道漳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二稱秘閣修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
餘二帖則問答請委之別緒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出處問答兩
門凡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以俟採錄而補
其闕逸云爾

跋米元暉帖

程青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助而傳其術則助
之爲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爲士者至更名他師其間遺尺牘之偶存者未必非
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冢簡復啟其秘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
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爲歛蓋簡簿也
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迹因書以誌焉

跋晦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礪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三

顯穎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
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
於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
墨之妙類以爲儒者細事實而弗論秋礪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
傳赴玉堂之召攜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爲不
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六君子小像

六君子從祀先聖廟庭已久至順二年始被旨追畀二程先生以公
爵詞頭之下潛所預聞也先是周子已封道國而司馬氏在異時身
居相位爵爲國公無以復加獨張邵二子猶襲故封伏觀六君子小
像庸志之如右庶有能舉揚以上聞者

跋王江州誥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島傷第進士者實始
於王氏皇祐癸巳則恩賜令固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未

年福州之孫實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
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而誥
必有褒詞故尤以爲榮江州之七世從孫禕從子游京師子因閱官
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跋曾大父除武學論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
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論實與公並命
後九十年是爲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
學爲太學謹錄當時所被誥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譌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一
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
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爲一卷
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三

宣獻耳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
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清涼國師所書栖霞碑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
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
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
而知相國之言爲可徵每歎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
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
師以大歷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爲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
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觀其遺刻
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
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毗盧華藏必不復

作如是遊戲事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卷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界覽者毋徒弊弊焉索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者也

跋白蓮社圖

遠公結社以修淨業邀靖節入社而不赴康樂欲入社而遠公難之陸修靜雖與遠公善而慕為神仙初非同社世所稱十八賢自十二僧之外劉雷周宗二張六人而已史傳及他書所載可考也諸公跋語因此卷并畫靖節康樂修靜而誤以為二十一人耳

跋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為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撰館閣題議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為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謂莫知以災去職者為誰當別考也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跋靜修先生遺墨

潛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汝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邵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潛既得以快觀前修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乎

跋金滕圖

尚書正義分金滕一篇為四節吳郡顏直之用龍眠遺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冊祝第三節之下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植璧秉珪啟籥納冊而已此圖於鼎俎樽爵豆蓬篚篚之屬靡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韓魏公帖

右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淳熙丞相王公家藏三十紙之一也文忠得蔡復留在致仕前十有六年魏公方勉之以宜盤桓跋語云多

見二公請退之舉又云其言醇醇以必退為請蓋不專指此一帖而言也

跋山谷帖

求人作文字而煎迫之至使倉猝失其事實亦持去不暇顧蓋自昔已然矣吾儕去古人不啻相千萬而動遭煎迫欲無失得乎偶閱此帖為之三歎

跋誠齋墨蹟

右誠齋楊公與某僉判書凡七紙蓋弔其父喪且答其求墓銘也所謂扼其喉把其袖而牛羊迫促之者此今人求文於吾儕之常態公曾不免此耶撫卷為之永慨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胃系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眾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代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持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跋放翁詩草

予往來山陰道中此詩所謂橫林野水紅草綠荷皆故無恙而翁之家衰落久矣叩其人亦無能道先世事者偶閱此卷大息而已

題墨蘭

月溪畫蘭傳者絕少政如深林孤芳人不可即迴睨夫託根於堦庭玉樹間者殆與薺菱俱茂矣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跋金字心經

忠得蔡復留在致仕前十有六年魏公方勉之以宜盤桓跋語云多

右金字心經一卷趙魏公作按唐孫氏書譜論書之乖合各有五紙
墨出發爲一合紙墨不爲一乖蓋墨之調適固難用泥金視行墨
爲尤難此卷神融筆暢殊無滯滯之態非公無以及此可寶也

跋翠巖畫

先生盛年客於信國趙公願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時海
宇爲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間其胸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時時
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
傳於世者少也潛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
先生所爲孟浩然詩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錢翼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迨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
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速成往往摹倣公暮
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
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爲一家如吾翼之者殊不多見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七 夢 選 虞

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
傳其業亦以子言爲然否乎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爲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遙
望羣峰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他日畫中所
見乃知良工之意匠具有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
突兀以爲親涉其境始悟爲佳句豈虛言哉天錫作此卷時蓋與子
俱寓南屏亦因其可見者移入縑素耳

跋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上旨以香幣走
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顯答此皆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孚有
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
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
相之功不既多乎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意也覽者盍以是觀焉

跋景傳新店鸞詩

新店鸞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子忝佐是
州以故事調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所題歲月蓋子以督運吏居鄞
時景傳攜其子克讓來爲子壻嘗寓宿于此也追計之已六年而景
傳與子永訣者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歿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
偶閱舊稟不勝愴然輒錄爲一通一以授克讓藏於家一以授新店
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跋景傳遺墨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子尙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與予爲忘年
交而其子克讓子婿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
景傳曰死生有命并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
於是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
歸之語嗚呼子尙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爲鄞州新化縣主簿者仕
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簡公父事之其歿也公資銘其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六 夢 選 虞

墓遠景傳之考府君希聲先生遂以文學爲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
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高談笑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
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
知之也其季景宗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近乎昔之卓
行君子者子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
嗚呼景宗視克讓蓋猶子也而景傳望子之厚如此子亦安能有以
慰景傳於地下而尙忍言之哉景傳之死子既無隻字以爲之銘又
無片辭以爲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讓因是
尙有警也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未矣後
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爲作也敬叔
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於考亭門人晏氏進脩之功不必盡
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爲是以誘掖之云爾古者大

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卽其排年之工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題跋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讀新宋史汪立信傳

淳祐辛丑吳莊敏公淵守鎮江承大饑之餘為粥以哺兩淮流移之人我曾大父戶部公時客吳公所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挈之俱歸吳公一見與語大悅即留置賓館禮遇甚厚居數歲與戶部公先後登丁未庚戌第寶祐丙辰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鎮京湖辟汪公幹辦公事戶部公準備差遣丁巳春正月吳公有參預之命未行而薨汪公與戶部公同護其柩歸葬宣城汪公後以法從出當方面終於端明殿學士新史本傳載其初見吳公事頗詳戶部公諱夢炎而史誤作應炎失於采聽傳聞之不審矣汪公安豐人史以為澈之孫澈乃饒州人故削安豐而不書非也其取進士史或以為見吳公之明年或以七年為六年非但自相抵牾兩年亦非策士之歲也庸謹誌之以俟他日告于史官而訂正焉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繁然其貴而不倨卑而不訕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于京官選人總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見也

跋傅氏所受告命

晉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辱與先生從孫藻游因獲觀其先世所被告命蓋修職即致仕思聰於先生為曾大父迪功即致仕大中於先生為大父修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藻之曾大父也傅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霑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藻妙齡秀發委社所及將於是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二首

頌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頌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枋者十有五年有傳在史氏而公歷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歿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見公之子是為魯齋先生以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子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孫以材自見列於仕籍者班班相望魯齋之待于其後者宜不乏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手澤在焉非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為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為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間生之質又蚤有志于學家庭之間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業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顏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書葉信公年譜後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據潛嘗過公故第而拜公遺像於剛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為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襲藏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非吾徒所敢知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婺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隲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真定還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為刑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缺弗錄人無得而傳焉檜俾其君稱藩於敵國史肆

不書但謂之利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為陪臣者自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為戎人諸侯臣為大姦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為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鄰國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子友吳正傳為公畫贊序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論論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跋餘姚海隄記

書敘禹之治水備著其濬導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濬濟潔泆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南而地訖于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為縣時宋慶曆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三夢選慶

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宿嘗為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恆來為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為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為之末或者遂指經義為無用之空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為人之難能者由其知先儒為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為空言也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為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貲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司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倖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殊乙遽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吭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

日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鄰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為都曹掾按儒臺故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罷遣之且為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為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驚謂萬山長至云凡舟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略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閱其獄暴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大於此者願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子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為之掩卷而太息也輒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讀蘇御史奏藁

伯修三為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間幽隱苟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失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者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四夢選慶

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為之進退今臺司計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微文抵吏議若干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為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眾而未敢必其然茲獲觀伯修奏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為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甄拔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修為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齡兩人視伯修則已略而又不能如伯修得行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修蓋伯修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為功而獨以聽納觀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讀譚汝楫傳

子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譚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為可尚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為桑梓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怪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

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既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連引兵攻獠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眾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而獨繫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暨麾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雋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爲孰多乎至其以寡敵眾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眾三五萬人中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爲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簿尉問名位略等懌以吏匿其間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狀久格不下隨牒調補邊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懌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五 夢 選 慶

後之秉史筆者

跋趙公臨右軍書

今人臨二王書不過隨人作計如賣花擔上看桃李耳若趙公乃是枝頭葉底親見其活精神者此未易與俗子道也

跋鮮于公書

予從公游最蚤屢聞公言學書之法予友徐文蔚學焉予未之學也今人窺見公一斑於斷楮敗素間率能以書名傾動流俗惜予之衰已久雖欲復從事於此以自厠於諸英雋之末豈可得哉偶閱公所書蘇詩猶想見公引筆行墨時追念疇昔徒切愧悔而已

跋五常圖

伏生五行傳五事所屬不皆與黃帝氏合近代建安蔡氏祖述朱子之旨以五事配五行尤與伏生異客有示予以五常圖者乃斷然以漢儒之說爲信必有見於此矣蓋恆性之言始於湯五常之名出於董子至周子以五行五性互見於圖書而配屬之義益著今文雜引

易洪範月令諸書列以爲圖誠有功於初學子願不能無疑焉者洪範之配屬其一耳他不能遠數也故於茲圖未暇飾巧言以相稱贊姑質所疑如此幸有以啟之嗣是當有請焉

跋仰山寺碑

虛谷禪師重建仰山寺成廣平程公既爲勒銘山門今雙林一溪如與師之上首弟子木巖植復用杜征南峴山故事以吳興趙公所書別本刻寔師舍利塔之左夫毗盧樓閣非有成壞虛舍那所說大方廣修多羅寶記而頌之雜華三譯即其別本雙徑大仰香水海中雨浮瀝耳峴山故事有足託乎其亦游戲如幻示同乎人者也潛與師生同世居同里而不及一登其門瞻茲勝緣敬識下方以志歲月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于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彥實既爲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魯修頌宮孔子不書而史克頌之蓋美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六 夢 選 慶

其君而爲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於羣公者閎侈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舊斷之密丹黜之麗紀詠備矣故予爲本詩春秋之旨系之末簡云

跋顏樂齋詩

濠梁之魚莊子不必知其樂莊子不知魚之樂惠子亦不得而知也夫顏子之樂唯孔子能知之故曰回也不改其樂七十子之徒容有未盡知之者矣張君知顏子之樂與否人固莫得而知又惡能樂其樂而言之耶是以與張君遊者往往取昔人之成說而重陳之蓋於此難爲言也言筌蹄爾得魚兔者必忘筌蹄得意者必忘言君果能如顏子之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將有忘言之人與君同其樂而以不言之言爲君言之矣予何人斯敢措一辭哉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爲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

能詩而者也初效學謝舉羽後自成一大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子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子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繇閩白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爲詩如干篇清粹圓美庶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卿死已久道傳方入爲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邂逅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願子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楚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爲古章句且將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繩尺而子發之婿吳萊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子於申伯能勿重登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闈宦川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子攷之

黃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七夢選慶

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爲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常侍共譏之衡乃傲離騷賦思立而歸田之遣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爲作乎衡後出侍中出爲河間相徵拜尙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邪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爲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尙以子言求之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爲固非曰曾子爲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子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掾弃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爲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君之事爲

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爲能然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充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匿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尙矣以多言爲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爲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爲吏部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爲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滿不顯願能以道自任既歿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擷近似以資口耳者可不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書把氏門表後

潁州府君遺績可考見者治羣盜毀淫祠復水利三事耳師魯載以

黃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八夢選慶

三百言紆餘反覆曲折備盡辭雖繁不以爲厭及推本其修于家以至民懷而吏畏將使千載之下猶有以得共爲人事雖略不以爲歉也昔蘇文忠公僅記外曾祖程君辨蘆蕪根獄事語又甚怪獨以公名德重望流傳至今師魯所述視蘇公則已詳把氏得師魯爲外孫而託以不朽視程君無憾矣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氏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爲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憚而不爲乎人不能爲而趙氏獨爲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以爲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儉其親者焉

跋歐公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奇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

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為灑落烏乎賢哉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為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員則關陞令錄則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為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員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他有除擢而理為須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超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階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為轉官以一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禮夢選慶

知縣為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呂叔和詩

玉山在東陽斗絕處旁鄰於天台重崖複嶺長林深谿如與世隔民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焉為士者往往樸茂篤學而無慕乎其外以材自見於時者一人兩人耳予嘗識呂君叔和於邂逅之頃別後莫能省記其歲月聲迹邈不相聞今年夏予退直詞林以老得謝而歸叔和不遠數十里重趼而來函封儷語以為予賀意若謂予今是而非也予方為之歎息不已叔和復示予以所為詩予伸紙疾讀未及終卷而叔和遽辭去嗟夫天之生林有萬不齊隨其所長皆可致於用然登於薦籍者恆少而埋沒於窮山腐壤者恆多使叔和肯出而遊於英俊之域以詠歌太平之盛未必瞠若平諸公之後也予既不能為之軒輊而叔和亦漠焉不以窮達介其意姑志于卷末而歸之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羣芳圖

宋諸王孫前有子固後有子昂人品皆為當世第一翰墨之妙直為其胸中之趣耳譬如明月在空不假浮雲相點綴也題識奚以多為哉

跋張經歷德政記

天下之事患不能為與不得為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時方清寧無事之可為則亦無續用之可言也夏陽張君中臺出為河西憲府元僚適當天曆兵荒之後用便宜發營田官糧下其估什七以賑糴者一萬石其甚貧而計口給之者二千石仍儲其本錢以糴新糧歸之官倉大家及浮屠氏有餘粟俾悉以市直糴於民間過糴者則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禮夢選慶

減其直之半度在官不食之地作巨家葬旅殞無所歸者千餘積遺骸原野者則斂而瘞焉民流為盜當從役而親年七十者為建言請暫弛其徒親死終喪乃役之滿三歲無再犯則得齒於齊民生者無死徙之憂歿者無暴露之苦而不至於匱官勤民化凶惡為良善而不至於廢法是不徒切於近務固為法之可通於久者也蓋君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其時又多可為之事故其績用昭著為人所稱述如此然嘗觀古之為民興利除害而號曰循吏者類皆出於郡縣之守令誠令今之守令咸以君之心為心使期人安於田里以養生喪死而無憾則君雖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不必身任其可為之事而以績用自見也予友張樞有史學善敘事於君之治迹記之已詳故予獨因其所記而推言之以告夫為守令者有能聞君之風而以君之心為心則斯人之幸也

題溫上人墨戲二首

日觀作此畫後四十六年自題其卷尾云恰如一夢又四十六年而

道士葉君出以示予於是日觀之夢覺久矣今之視昔已如彼未知後之視今何如也

溫師戲墨妙絕當代而好書可喜可愕之語附見其旁故觀者無不駭歎以爲奇予所見數十本莫不皆然殆近乎有意爲之也

跋常掾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某從其推官劉君應凶穆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具已久常掾閱其牘知有冤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迺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爲東海決曹決獄平願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不能聽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常掾能爲于公之所不能爲者非常掾之才有大過於于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爲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入居史局倘采錄而登載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前代所不及也安可以爲小善而略之哉

題朱掾辨誣詩卷後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士選慶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爲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爲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敬之以剛直取怒受誣而臺府爲別白其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爲哉諸公猶嗟歎之詠歌之而不已者非專爲敬之歎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人欲者聞敬之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慧出柳詒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缺失故尙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二人叩閣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爲剴切似道知奏藁出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真干獄以僭用金飾齋扁爲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世祖皇帝親總六師駐江上而憲宗皇帝奄棄羣臣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

湖邀爲已功遂入據相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勳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傳誦之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尙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遣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襲藏惟謹迨今八十年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天驥始出以示涪俾志其歲月于左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爲苟同洪公景盧既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學尙何言哉

跋宋諸公遺墨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士選慶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月十人雷知院孝友宇文簽樞紹節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瓊憲聖猶子曾開府觀壽皇潛邸舊人此卷先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尙書幼學爲中書故亦寘於郵侍郎作肅之後賻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瑾重背造是必嘗歸於秘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爲奇玩也哉

跋乾淳四賢墨迹四首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秘書郎而尋小間之尋降御批曰引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請況已具恭兄書中腐儒之效如此豈敢復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

任四明倉曹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闕在來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爲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三

應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文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爲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怛近於強聒又云然葉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跋項可立序舊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末孝宗時致位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逆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爲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閩閩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爲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眾人之間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間其智顧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爲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

古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曷宜無傳乎

跋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爲火或爲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爲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子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彖象同稱明出地上而彖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爲言觀也慕也唯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爲本諸易而申言如此云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爲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謔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弟十四郎名皆未詳帖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西

應

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卑官必爲監當於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憂五年八月自穎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穎之隣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爲誰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修天爵奉天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傳經爲甚高論而勸戒之辭諄切懇到出於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殘牘爲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潛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爲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間再遇

明堂恩庚申贈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即戶部公是為潛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是也既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薦于潛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解擢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七十次焱初戶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勇爵使就試於潛聞非其志也撥俚諺為啟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馳於焱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焱以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去 選 慶

長適王因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節鎮軍號而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也戶部公二子長焱次承節郎諱堦是為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辰有子應龜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二子長埴次塿咸淳己巳戶部公以明堂恩當在子輒推以與塿故戶部公之子無用廕入官者塿未命而戶部公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麟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生一子埴一女適劉璨埴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埴又更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為塿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久潛生於高祖既歿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遠墜逸不傳謹錄而藏之并疏其繼悉委曲俾我後人尙有考也會玄而下表所不及者

家譜存焉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啟劄後

遜山朱公蚤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材以仲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龍飛乙科初筮處之幕職祇事伊始例修竿牘之敬自通於臺閫守倅交代同寮皆戶部府君為之具藁蓋以文為贊在盛時固有之其為禮之煩苛則至季世而極重緘疊幅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聯援據之切偶儷之工而被知遇者精搜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場屋之士甫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鮮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名公別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于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潛近因哀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此藁凡為啟劄總若干通輒錄以授公之孫濂俾謹藏之濂篤於學而酷嗜為古文若無用此為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昔質文之異尚也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去 選 慶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祝文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謝先聖祝文

忝繇諸生蒙恩賜第洋洋聖道實佑啟茲覆載生成名言罔既欽承
睿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謝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天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潛忝繇諸生與聞有政請
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靈

三皇

維三聖人爲郡邑之通祀厥有著令潛祇事云初肇以禮見遵舊典
也

城隍

潛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祇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夜維
爾有神尙鑒臨之

東岳

泰山之雲實雨天下郡邑所在得望祀焉潛祇事云初是用展謁曰
爾曰陽維神其嘉惠之

諸廟

治人事神吏之職也禦災捍患神之力也通幽顯而一貫所以交盡
其責也願茲陋微無能爲役也神之相之尙不忒也祇事告虔舊典
是式也維爾有神尙昭假也

太史院秋祭祝文

皇帝元辰天剛

蒼龍之首躔次伊始元辰所舍永綏多祉億萬斯年歆此慈祀

皇帝照星羅喉

日月之交是日天首靈儀旁燭陟降左右祇薦芬苾尙祈默佑

皇帝胎星室宿

定之方中式營有居儲精上玄實開丕圖有嚴蒞祀神靈具孚

皇后元辰小吉

鷄首之舍坤維受事肅肅中官元辰攸次神其降康饗于明祀

皇后照星太陽

大明麗天照臨下土承茲休光陰教是輔昭薦常事用膺多祐

皇后胎星參宿

坤申之間旗伐孔揚清明在天淑德之祥來歆肆祀介福無疆

太子元辰太衝

對時育物青陽在春毓粹震宮肇茲元辰精誠是鑿福祿駢臻

太子照星太陽

眾陽之宗有赫臨照重光所被前星有耀永錫蕃釐無忘昭報

太子胎星斗宿

倬彼雲漢南斗有光降靈錫羨長發其祥精禋匪懈皇圖永昌

國學仙設先師配位祝文

釋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修厥有舊章穆卜靈辰具嚴廟像奉遷
改作伏慮震驚庀事云初敢修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

禮殿有嚴妥靈茲人旅楹故做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譚辰興作廟庭
清謐伏懼驚謹菲薦陳誠尙祈昭鑒

巍巍聖師廟祀維舊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既固既完式比俎豆吉筮
薦告莫茲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斁

太廟時享祝文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燕來寧錫羨
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戴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薦孔時苾苾
是承永世無斁

太史院重修簡儀告成祝文

欽天觀象肇自古先設置靈儀用嚴測候載新繕治稽合玄文消吉

欽天觀象肇自古先設置靈儀用嚴測候載新繕治稽合玄文消吉

告成式陳嘉薦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神生為名臣沒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丘高山仰止
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祇薦俎豆有引弗替神其鑒之

八世祖墓祭告祝文

瞻望先塋邈焉異縣族分世易展省弗時大懼因循久或禋廢周視
剪荆封植維新侵地畢歸卜碑復立恭陳菲薦伏謁告虔神其永寧
芘及社胤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子奉政大夫
江潮等處儒學提舉潛政昭告于先考祕丞府君潛蒙賴教育竊有
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秩升朝載揚郵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
制書贈奉政大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
一門祇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潛繫於職守不得躬展彝儀謹遣弟溥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三

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順大夫祕書
少監致仕潛政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君先妣郡君董氏潛忝有
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承委祉陳情歸養而奄罹大故乞身得
謝而獲被加恩伏奉至正五年三月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
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妣追封江夏郡君今雖無
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祇薦于墓下音容如在
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謹告

青詞

行中書省禳火醮青詞

充位備員實難勝於重任遇災知懼爰載控於高真恭敬玄科肅陳
丹悃伏念臣等忝登台輔出鎮藩維當祝融司候之初遭回祿降殃
之極始自塵氓之不戒致令府署之靡遺茲蓋臣等固能妨賢有負
公朝用人之意乖方失政未契天道好生之心徒據籲帝之誠莫遏

燎原之勢庸上酬於素款庶永絕於非虞伏願圓象垂慈炎官海禍
羣黎甦息復安閭闔之居同宇以寧均賴併轡之力

請如公住寶林疏

師子座上要揚達磨家風龍華會中幸逢彌勒伴侶庶紹隆於先業
益振起於頽綱欲寫渴心無嫌饒舌如公禪師閩南異產濟北真傳
雖嘗以佛法住持不倦於諸方接待急流勇退固知高尚之情大厦
將傾必藉扶持之力迺瞻雙林之勝境猶存十刹之舊名豈容虛席
而莫居是用口辭以為請得萬間屋何妨儒釋一家拈一瓣香共祝
皇王萬歲

請欽公住圓覺疏

大覺圓地實此眾之所依妙法華經必有時而乃說是宜虛左以待
司南凡在交游舉同慶幸欽公法師冥搜教網遠紹祖燈迦流尋源
深造四明法窟韜光匿景獨宿蓬萊道山雖有志於利他初不求於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四

知我惟茲公選匪伊人謀一超直入以無難三請益度而弗懈伏冀
如佛出世能盡暢於本懷申命自天用增崇於睿算俚言不佞慧鑒
是祈

追薦先父疏

資父事君敢憚服勞於遠役叫天叩地驚聞遘禍於私門摧割奚堪
奔馳靡及輒陳哀悃仰瀆慈尊伏念潛先父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
尹黃公涉世多艱承家罔缺早膺祖澤僅擬補於一官晚荷國恩遂
疏封於七品方安老境奄迫大期而潛忝預代言參陪扈蹕覺帝鄉
之天近嗟親舍之雲遙雖未能求忠孝於兩全何遽至判死生於一
別歸程甫畢凶問亟來始知屬續之辰正在演綸之日病既無由嘗
藥歛又弗得憑棺五十年父子之情晨昏未隔四千里關河之阻冰
雪兼行迨獲執喪已踰卒哭不謹遠游之戒徒銜罔極之悲罪大難
容恩深莫報苟可事亡事死固當從俗從宜匪仗覺乘曷徵冥福伏
願慧光等照慈蔭下垂肝鬢潛通俯鑒不自孤之意爽靈昭徹速歸

極樂園之居成無上之正真作來生之依怙

祭文

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為高顧以文鳴其文
斯何出史入經汲魯簡武戒湯銘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
律令章程包羅揆序弗猥弗并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邇達
滿盈藏英歛華根柢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春玉撞發其和平
遠彼賸彝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詔諶乃弦
乃歌乃佐武城人趨易良俗失悍獯雅臺熙熙怙為父兄於穆昌辰
文事聿興乃謝馬轍乃專鑑衡賤華貴實樹之風聲警效所及驅騰
走霆學徒嚮方俊良用登藐此陋微亦累品評贊邑海填遺則是徵
擇士藝聞緒言是承庶終惠我勉夫兢兢曷使中路奪其依憑嗚呼
先生為幽為明有熒斯文揭若日星重江復山煙慘雲冥瞻言遠而
泣涕雨零馳辭侑觴式昭哀誠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五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

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李公行狀

曾祖執皇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韓國公

諡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

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諡文靖

父唐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功臣太傅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諡忠獻母王氏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為潞州著姓康惠公金末舉進士不
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皇朝佩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
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
公生而穎悟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

淹貫文愈起卓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然恥

於干進屏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至者翕如也時之名公鉅
卿如商公挺王公博文劉公口口魏公初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
交郭君彥通於公為父執名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曰此
郎骨相殊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閫聞公名
將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原縣簿又辭臺府交章舉之亦不起一
日幡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朝廷更化政治律新招徠
眾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乃束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
公吉丁一見輒加器重薦之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賓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材刻
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
公方為夔府經歷乃往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折襄江還漢中日
以奉溫清具甘旨為事忠獻公勉之入仕乃復北上三十一年成宗
皇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關中陝西行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六

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乘傳以進時武宗仁宗俱未出閣

微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

邊仁宗特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啟沃多所裨益受知於成

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

亦中寢昭獻元聖皇后幸覃懷公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

在覃懷四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

王大臣密謀構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兩宮還京師遂與丞相

哈刺哈孫答刺罕等力贊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武宗入

正大統仁宗即承制以公為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閭閻之

幽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僥

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為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

宜出於嗣天子親擢今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仁

宗不許則逃之許昌築室於隱山溪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月武宗

即皇帝位仁宗為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

三年春正月入覲武宗於玉德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母命爲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徵政院事四年春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上知遇毅然以國事爲己在慎賜予重名爵數太官之濫費汰衛士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新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慎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九朕所深嘉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言于上俾殿外藩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容方是時朝野又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欲然不自以爲功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上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七
選
慶

君臣當相爲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公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上在潛邸嘗因公所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顯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命繪公像勅詞臣爲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葬其父母于潞州之先塋上勞送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上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秦國公大詔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自定辟置官屬多時之間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爲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爲用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

修國史二年春遂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于廷仍命公爲監試官秋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扈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間禮遇尤至七年春仁宗奄棄羣臣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恆謂人曰吾待罪中書無補於國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上聞而悟其爲謫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于股醫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葬地於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以其月十八日葬宛平縣石井鄉原道遺命也公薨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八
選
慶

而復其元官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配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宇量闊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事關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益於國家雖違眾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爲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驕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爲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他所奏陳亦皆自創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己定諡於奉常而國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爲之記公詩文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王爲之序潘幸辱從兩人之後濫廁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潛爲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

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至正八年月日門生黃潛狀

元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于公行狀

曾祖某金定遠大將軍沁水令曾祖母衛氏

祖伯儀皇任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嘉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祖母晉氏累贈河南郡

夫人

父夔皇任中書省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母張氏累贈河南郡夫人

本貫

公諱九思字有卿其先家河南而仕於金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者於公爲五世祖朝請大夫延津令者於公爲四世祖延津府君之子則沁水府君也自沁水府君而上咸葬汴梁金末之亂家譜散落獨存其官稱而軼其諱元光正大中尚書府君嘗給事內廷金亡奉衛夫人遷雲中逮我朝括新附之民以經義試中程得隸於儒籍復自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九

選

雲中奉衛夫人遷居薊丘歿遂葬焉故又爲薊丘人中統初薦爲丞相行中書省事于燕承制以爲禮部員外郎至元間乃以太保劉文正公薦召見太安閣預定朝儀授尚衣局使久之進丞太常兼法物庫使積階朝列大夫以年老辭不允卒於官參政府君受知左丞姚文獻公以爲中書省書表官尋遷爲掾甫逾壯歲而卒左丞魏國許文正公率諸生哭而誄之後以公貴追贈二代勅詞臣歐陽玄爲製碑文凡行治之美恩寵之盛登載甚具參政府君始封漁陽郡伯張夫人始封漁陽郡君者以家之所在後徙封河南者本其世之所從出也公生四歲而失所怙稍長奉尚書府君及張夫人之教深自策勵博觀經史百氏之書以資其見聞又善爲譯語入尚書中書兩省爲必閣赤以久次爲其提控至元三十一年授承直郎尚舍監丞數與同列奏請禁絕尅減衛士金帛之弊上嘉納而褒賜焉成宗正位宸極加上世祖裕宗兩朝帝后號諡公承上旨預書譯玉冊慶賞之優無與爲比大德元年以奉訓大夫知紹興之諸暨州諸暨故爲口

口俗尙氣而喜爭牒訴糾紛爲長吏者恆患其不易治公委曲詢訪盡得其情僞擇尤無良者稍繩以法暇日則集州人之子弟於學示以孝弟忠信之說鄙譁之風爲之浸衰或言其地產水晶砂金使者旁午調民丁採取之閭境皆爲騷動公力陳其妄而止七年以奉直大夫知慶元之奉化州歲適大侵被省檄賑台州及昌國之饑比還則州人訴災傷者限已迫吏白宜勿受公悉受之仍與同僚分檢者約若以荒爲熟而民無糧可輸則爲代輸由是所按視皆得其實仍爲畫拯救之策家以四口爲率人與米三斗幼穉則半之尋復被省檄賑象山之饑象山斗入鉅海中以道遠而後至者公謂苟俟申請恐緩而無及則權宜半給之且謂如不得請則已償其費已而報如公請前後所活各數千人州民以強劫捕繫者兩人獄已具公察其冤兩人得不死在官六載治績爲諸州最皇慶元年用舉者擢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除朝散大夫兩浙都轉鹽副使其分治也斥去受財敗法者黃巖州判官嘉興檢校袁部鹽司丞各一人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十

選

由是人知畏憚所部肅然亭戶有實受之官本商旅無浮費之事例課日增羨其以私販坐逮者不得他有攀引民賴以安延祐三年以朝請大夫任江浙行中書省理問官白雲宗僧使權貴冒名爵恣橫不法擅剃度游民四千八百餘人事下公鞠治請謁不行咸伏其辜所徵贖爲錢六萬餘緡富民以繼立訴其家財有三十年不得直者公究其實而折以片言其爭遂息七年遷亞中大夫杭州路總管杭爲東南一都會素號繁劇公剖決如流庭無留訟至於公上之需一切趨辦未嘗缺乏所造鹵簿法物事尤重自始作至訖功公皆躬督視之包銀令下人駭於創見公爲程其物力足爲等級民不病而事以集推選官酒戶必擇大家足以任之者人服其平至治二年除嘉議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歲所漕糧三百餘萬石舟人受糧之地遠則勞近則逸水程之往復則春運爲易而夏運爲難公皆立法以均之至他禁防具爲區處纖悉備至年規官降錢五千緡命道流蘆醮事而以牲幣祠于水神祈弭風濤之害公言于朝需官錢五萬緡爲

子本歲得息一萬八千楮由是官無甚費而所用給足上下便之泰定三年遷通議大夫紹興路總管紹興自游饑之後二十餘年民力漸未甦公下車即以輕徭薄賦安集流散墾闢荒閑為先務會歲復不登俾州縣募富家出米穀一萬三千餘石錢二萬四千餘緡賑其乏食者一萬四千餘口轉運司科郡民歲買鹽二萬二千四百餘引公為申明減其五千六百七十餘引民得以少紓拜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其地內雜蠻獠外接蕃夷最為鉅鎮廣西徭人竊發公給其軍餉十萬石而民不知擾仍以便宜分遣屯戍遇其衝突境內帖然海寇殺人于貨者名捕弗獲公為設方略乃悉就擒諸流外之職當選署於大閩者公令以方寸之紙書其姓名而探之吏不得有所高下謁選者雖不得其所欲亦莫不心服焉天歷二年移湖南道宣慰使公聞命就道以宿染瘴癘成疾還憇于杭遂引年乞致仕既得請給以半俸疾亦少間日與寓公遺老方外之士徜徉湖山間以鶻詠相娛樂未幾疾復作以至正元年五月一日終于杭之私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十一 選 慶

第享年七十有四娶馬氏再娶楊氏並累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溱以公廕為承務郎平江路同知吳江州事次渭次澤女三人長適粘合泰安次適沿海上海副萬戶石抹宜孫次未行孫男二山壽海壽女二皆幼公為人介潔而中實樂易平日篤於教子處家儉而中禮御眾寬而有制勇於行義喜周人之急與諸公貴人交未嘗干以已私或詢政事之得失苟有可為裨益者亦不靳也公歿歷中外凡四十五年居官所至去思有碑在奉化則戴先生表元在紹興則韓先生性實記之溱等卜以是年六月十五日奉公柩葬仁和縣某鄉黃鶴山之原泣謂溱曰先公官三品法當定謚立傳勒銘樂石願有述以備考擇溱幸嘗獲登公之門而公之守越也又辱效官使於部內知公為詳不敢以不敏辭謹具公世出行事年壽卒葬如右上奉常及太史氏副在私家庸竢立言之君子謹狀至正九年月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黃潛狀

元故正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

事知河防事盧公行狀

曾祖鉉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范陽郡伯曾

祖母王氏追封范陽郡君

祖璉贈亞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祖母

喬氏追封范陽郡夫人

父克柔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贈通奉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

公諡文昭母翟氏追封范陽郡夫人李氏封范陽郡太夫人

本貫大名路開州濮陽縣

公諱景字彥遠其先出於范陽盧氏五季之亂靡有定居後由鄭之

河陰徙滑之胙城自中山府君而上皆葬胙城之班聖固歲壬辰東

昌府君仕于開州因家焉故今為大名路開州濮陽縣人文昭公蚤

有時名兩府大臣交舉之裕宗皇帝時在東宮召見與語大說留寘

左右願遇日隆由樞密院架閣庫管勾歷典要職出秉憲節入陪台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十二 選 慶

垣事任益重自僉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治河南江北以疾歸京

師薨于里第計問官勳封諡恩數有加尋返葬濮陽之黃斌原有子

二人長亘博學而善為文用姚文公薦入翰林國史院為編修官五

遷至待制皆兼編修以久次當遞陞奏未上而卒次即公年二十以

材選備宿衛受知成宗皇帝給事禁閹扈從屬車備殫勞勩丞相與

元忠憲王尤器重焉居三歲授承直郎都水監丞河決東安州之藍

合秀隄盡毀水行地上冒原田敗廬舍事聞于朝以為不亟治將益

壞有旨命公總其役公量事期審功用鳩材庀工不踰月而隄復合

民無久役之苦而獲安其居莫不深德之改御帶庫副使以恭謹被

武宗皇帝眷寵彌厚嘗賜以玉帶公叩首力辭不敢受上嘉其廉讓

而有禮累遷奉政大夫資乘庫大使朝散大夫沙糖局提點踐敷既

久能稱籍甚朝廷欲疇其民庸而圖任焉乃以公為中順大夫江陰

州尹至治二年也建言者謂浙右之民困於徭役宜令大家割田為

之助事下行中書首檄公講行之公稽驗民籍以其田之多寡第為

三等取之既不失其平日勸之毋徒以禱瘳充數凡所得皆上腴使役於官者輪掌其歲入儲以待用由是民不告病公每謂長民者固在於厚其生然不可以無教用是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州學舊有明倫堂歲久傾仆賴公而棟宇復立後生小子始有考德問業之所人咸稱公可謂得師帥之職矣陞中大夫衢州路總管公順其上俗所宜以爲治摧奸猾扶善良健訟之風爲之衰息盜起常山劫取民家貲財官兵捕之急株連甚眾有平民爲仇家所構陷指爲賊首吏莫能察掠治使誣服公疑有寃爲詳獻而得其情誣服者以不死株連所及亦皆免於非辜人以爲神明歲饑捐口租以活流孳爲患尤大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父老爲伐石以紀遺愛馬遷嘉議大夫處州路總管公鈞考學原得羨糧八百石大興土木自禮殿論堂書樓齋室至于門廡煥然畢新學田爲青田豪僧所據者 千 百畝已四十餘年前是爲郡者皆莫能正公按視舊牘始究其實而悉還其故上之爲養益充弦誦之聲洋洋相聞間有自奮於科級者事見太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三夢 選 慶

常博士柳貫所爲記行中書省嘗諉公封船泉南秋毫無取富商大賈咸戴其德亦爲立石於東郊以頌美之公既書滿奉李夫人寓居於江陰初翟夫人生公八年而歿李夫人實撫育公至于成人公事之以孝奉晨昏具甘旨恆恐或缺遇疾病則嘗藥以進宦轍所屆遇佳山水侍板輿婆娑嬉游必盡其歡或遠不可迎致輒徘徊思慕不能自己李夫人壽九十有三而終公方持服俄有正議大夫襄陽路總管之命辭不拜服闋改衛輝路總管未上至正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寓舍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劉氏繼室邢氏史氏並贈范陽郡夫人子男四人長僧儒川文昭公遺澤補官累陞奉直大夫冀寧路蔚州知州以公憂不赴今以遷調爲泉州路總管府判官次弘志方治進士業次慶孫次添孫俱幼孫男二人女口人僧孺等以至正四年秋某月自江陰奉李夫人及公柩還濮陽某年某月某日附

林公之子鎮國寺善佑序

仲父居中則歷事

法

當賜諡立傳宜有狀上于奉常及太史氏且以其副乞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揭諸墓隧以示方來而僧孺出佐邊郡糜於官守俾弘堅蹄門以請吾子其毋讓潛幸嘗辱與公有雅故不敢以不敏爲解第媿與公游之日淺莫能備著其詳謹以所知者序次如右以俟采擇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三

古夢 選 慶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神道碑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中書右丞相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鄆王諡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 皇帝御興聖宮便殿中書省臣以故右

丞相鄆文忠王神道之碑未建奏請 勅臣潛為之文以賜其家

俾刻焉臣潛竊惟王之宏模偉度山高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

測懼無以稱塞 明詔顧以待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

闕控辭則退而考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昧死以上謹按

王諱拜住系出禮刺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從 太祖皇帝伐乃

蠻以已馬濟 太祖步戰而致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六世祖妣諱闊夔追封

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

即帝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國王都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一 步 選 廣

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略中原金主南奔齊魯趙魏晉秦之

地次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為憾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武五世祖妣諱普合倫

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李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

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定高祖妣諱合篤輝追封魯

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從 世祖皇帝伐宋為先鋒元帥已渡

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崩 世祖俾總師留屯而還

歿于軍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諡

武靖曾祖妣弘吉烈氏諱鐵木倫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王

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拜中書

馬口尚書省之政設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綱立大

常寺以崇典禮定強竊盜賊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國朝之賢相

必以為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

王諡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翊運功臣上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

祖妣怯烈氏諱普顏忽都魯王夫人考諱兀都台 成宗時

襲掌環衛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諡保德翊衛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簡加贈宣力迪慶保德翊運功

臣進封充王餘如故妣諱思刺氏諱吐薛怯溫累封充王夫人忠宣

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 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

別賜忠憲王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

善製為銘辭樹于王所食采地范陽之通達因臨幸而觀焉號其地

曰馳蹕莊云王生五歲而孤充王夫人撫育備至令知文學者陳聖

賢孝弟忠信之說以開導之聞輒領解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

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 上親執其手慰藉久之人見王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一 步 選 廣

巖然公輔之器相與屬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襲掌環衛歷事

仁宗皇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太常禮儀使四年加榮

祿大夫大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六年進開府儀同

三司七年春三月 英宗皇帝嗣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 上

在儲闈王之令譽日聞於左右遣使召見王謝曰以扈從之臣而往

來宮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太子福耶

上嘉其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 天子即位之日必

大會諸侯王讀 太祖寶訓是日命王啟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

節鴻亮聽者肅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

先是 東朝嬖倖怙寵干政首相帖木迭而頗與之相為表裏

同處首相以爲讓已而深銜之願未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
太歲在酉不宜造寺於西山遂指以爲謗訕言者既橫加酷罰因盡
斥舊臣而援鐵寶爲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爲宣政中政等
九使項南爲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據要途秋口月王至自上海視事
于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爲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上
使止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里吉思與姦人妄獻民田而冒
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項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王拜中書右丞
相監修國史 上爲虛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專仍降 詔布
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政集大臣及故老詢所以
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咸以所長收叙文學之臣則待
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銓者六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修
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賦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
子女之奴於民間者以隸焉朝廷政令聳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
色晉慶 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腦兒行宮亨麗殿規制褊迫命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三 夢 選 慶

改作而修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
夕結綵爲山張鏡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即
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 仁宗當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
旨集諸儒議僉以爲廟之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于災宜更
作前殿爲間十有五其中三間爲 太祖室以備禘享 列聖
神御間爲一室東西兩間爲祔而以今殿爲寢 上可其奏廟制
乃完 上欲躬行享祀之禮王進太常所纂儀注 詔頒下有
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備 大駕鹵簿建太常十有二序列黃麾
仗五千人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眾庶聚觀儀衛文
物之盛莫不感歎以爲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口口
被袞冕執圭瓊裸獻禮成還宮王率羣臣稱賀于 大明殿推恩
錫賚有差 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
者乎王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
敢諫之臣 上稱善或勸 上純任釋氏之法以治天下

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道貴清靜寂滅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
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爲治也 上默然有 旨俾王提調
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寧獨大司農耶 上以爲知大
體嘗賜以金脊殿車又嘗閱寶王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
詔相宗室女又辭命國工繪王像 勅翰林侍講學士袁桷
爲之贊 御書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眞宰輔黃閣三十年
清風億萬古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也至矣王亦感 上殊遇自
任以天下之重事有當弛張知無不爲既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
其官爵仆其碑籍其家皆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爲之備
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 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已何備
爲然深思讒言之與因侍燕間從容奏曰 陛下不以臣年少無
似使備員宰相方務彰善癉惡期致隆平苟有沮之者則臣不能有
所爲矣 上曰卿第勉之果有 間言朕不聽也三年夏
上時巡前至上京夜寐不寧趣大作佛事王曰財從民出國以民安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四 夢 選 慶

殫財困民未見其福 上矍然曰朕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舊
爾民亦以爲病乎自今其輟土木之役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詭羣
僧言 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
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
上爲姦利事連鐵寶恐不自保遂與赤因帖木而等潛蓄異謀其年
秋 乘輿還次南坡 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
三月 薨於至治三年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 月
八日葬于大都宛平縣 鄉田村之原秋九月 晉王入繼
廷臣族誅命奉王豫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獻 今上皇帝至
元元年又 勅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贊主像藏于秘書監口口年
加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鄆王改諡文忠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如故祖孝皆加贈進封焉夫人諱妥安徽太府卿士祿
不花之女婦道母儀協于閭範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

令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膳衣物仍 勅奎章閣學士鑒樓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四以是年口月口日合葬于王墓山東平夫人進封鄧王夫人賜諡貞靜蓋異數也子男二人長答利麻碩理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口年卒次因牙納碩理 文宗時賜名篤麟鐵穆爾襲職環衛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時十有一 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重之命受經於奎章閣歷崇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院皆再入為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還大司農仍舊階開府儀同三司端粹博碩尙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 上起居弗懈益虔人以為能世其家臣潛歷觀帝王之肇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垂輝千齡然閱散之後相業無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烈乘時奮庸為國世臣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五 夢 選 慶

同休共戚委社于後繼述有人可謂卓冠古今復絕倫比也已矧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勳賢貴胄夙受 主知魚水之親膺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悴事國力推百王之鋒訖使 朝廷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為允難雖遭值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震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也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 英皇巖石爾瞻侃鄂王惟王之先鷹揚朔土手挈中原歸奉真主異才間出騰風躍雲克濟其美為 國虎臣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輔垂紳正笏乾清坤寧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右 三朝服勤帷幄靖共正直執事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常乃授以政乃登廟廊崇儉抑奢諫行言聽乃宅百揆以佐山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適惟其時能旂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不揚聖孝德教所加望治有期孰使共兜接武夷慶

頹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棟取正所怙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既專化弦乃張瞻霧滌盪天青日白構機鬼瑣其掩其迹蹈于危疑構茲閔凶萬姓之悲攀髮抱弓金支翠蓋神游寥廓英姿爽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 帝念功勳辭圖堅干以勸忠尙其嗣人咸有一德與 河同休永永無極

江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 詔贈故江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速得兒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三諡武襄於是王之薨五十年矣 皇上續承鴻業追念舊勳不以存之久近為間渙頒異數以照臨之甚盛德也臣潛承乏詞林既推述 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 上復用中書奏 勅臣潛考次功業勒茲樂石臣被命而退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古納刺訪求王世系官闕行事之實序而銘之王元名帖木兒 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得兒系出兀里養哈解氏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六 夢 選 慶

其先折里麻生合赤温合赤温生哈班於王為曾大父有子二人曰忽魯渾曰速不斛俱以驍勇善射稱忽魯渾則王之大父也以哈必赤百戶事 太祖皇帝哈班嘗從 太祖飲班亦納河之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為忽魯渾反鋒所刺人馬俱踣又嘗從 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却其渠帥餘眾夜自相驚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祿而卒父曰哈丹太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母曰口口王生於朔漠資稟雄毅沈重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人侍 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謹深被眷知速不斛之孫是為丞相河南武定王阿朮受 詔伐宋王於武定為從弟武定察其材智絕人可為己貳官於 上挾與俱行從武定破樊城下襄陽至元十一年 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為搆虛之計從武定以昏時沂流行二十里夜半絕江徑渡黎明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賈似道與大軍相

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武定俾王乘高峴之見其陣勢
首尾橫決以戰艦衝擊之似道先通十三萬軍一時俱潰王從武定
追奔逐北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悉以與
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於趨事赴功十二年有旨行中
書省駐建康行樞密院駐鎮江別勅武定攻揚州武定俾王率
蒙古軍慶戰揚子橋出奇兵斷真州饒道宋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
艘屯揚子江中流王從武定領仇健善毅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
矢灼其篷橋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
人接戰王無不在其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朝廷第功行賞
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十六年
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國上將軍奉省檄馳報邊事王謂機事不可
不密入對便殿出奏牘于懷上大奇之召近臣知文墨者使進
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文墨乃誦其文而釋以
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上悅令縱橫行殿中而默察之知為偉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七

夢選

器論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中書省事他日奏事殿中問居何職
王以實對上詰宰臣曰朕初意以為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
十二年丞相魯國忠武王安童自北邊歸秉政為世祖言帖木
兒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位宜升用之其言
適契於上意問居其上者為誰對曰參政郭佑參議禿魯花拜
降即日命為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
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
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政而宗王乃顏叛扈蹕親征給餉運籌
備殫其勤既平乃顏羣臣從屬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留兵討其
餘黨金家奴塔不斛悉戡定之乃還上以王生事素薄賜鈔五
千緡王因奏臣前出軍至亦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導者上
命厚賞之二十七年武平地大震姦人乘災異相扇搖藩王為其言
所動者三人民大惶惑上慮乃顏之黨因而為變遣王引兵五
百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租弛商

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而至以賑其乏絕教民
毋惑於訛言捕斬乘時為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而鞠之始皆倔強
不伏既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辜事聞上甚憐之
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頗迢遠王因奏請徙由高州
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人戶物力之乏絕其二以隸虎賁
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私咸以為便方是時桑哥在相位已久
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毒及編民王既還
居政府乃列上其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桑哥及同惡
皆誅死王以是益為上所親信口口年拜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仍舊階榮祿大夫成宗皇帝以王先朝舊弼委任
愈專江浙省治錢塘實宋之故都所統列郡民物殷盛國家經
費之所從出而又外控島夷最為巨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
寄王威望素著蒞事伊始風采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束
權貴無或敢撓其政豪強震懾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黃學士文集卷二二四

八

夢選

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某日還葬于大都宛平縣郎
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己者莫能伺其間隙由是始卒
無疵然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日忽都追封安慶
王夫人子男三人日忽刺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日
探進御史中丞日木八刺沙南陽府達魯花赤女一人日卯罕適翰
林學士承旨朵魯孫男九人脫因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
紐兒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刺由江瀾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權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為上都留守兼本路
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口口完者不花金保也篤古八刺臣潛竊觀自
昔君臣際會之盛或策勳于行陣之間或訐謨于廟堂之上未始不
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人益彰蓋亦鮮矣是宜
沒而不亡克承天寵慶流後裔與國家相為無窮者也垂
于竹帛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賈其丘隧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實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聖神御天誕受方國

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屹屹虎臣左之右之替師
宵濟投鞭勇往訖成雋功光膺上賞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囊鞬
取彼叛王旄頭豹尾凱旋京闕分兵後拒翦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
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權姦擅國簧鼓 聖聽朝綱紊弛民不堪
命白發其私靡所覆藏揚子大廷解弦易張肅持政柄坐鎮南服枹
鼓不鳴家給人足庶遺其歸衰衣繡裳胡不憇遺奄其淪亡時逾四
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履之舊瞻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
木清風念舊圖功褒美有詔申勅詞臣薦此碑號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答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享年六
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辛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守正功臣
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諡忠亮又六年史臣禮部
尚書曹元用始奉 勅撰次公行業以為神道之碑又二十四年
是為今 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興聖殿西便殿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九步選慶

翰林學士承旨臣岳柱為奏請命臣潛繼元用為之銘以賜其家俾
刻焉謹按公諱答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刺魯氏曾祖馬馬贈集
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司農卿
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定國公
曾祖妣太帖尼氏祖妣忽委氏並中山郡夫人妣阿兀思吉氏定國
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為其國之近臣素儻有大志知 天命
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
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司農公前卒乃以司徒公為質子時年尚幼
上命育于春坊稍長事 太宗皇帝為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
養之職最為親密司徒公以恭謹尤被寵遇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
西賈族定國夫人也 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宋司徒公皆與在行尋
以疾卒公少襲父職為寶兒赤 世祖甚愛重之嘗侍 上左
右極論阿台馬尚書省之政蠹國病民 上怒而斥之曰無預若
事公徐對曰大馬知報其主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

而不言其後阿合馬死尚書省罷 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
二千五百緡且諭 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顏有
功妻以名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璽異之物杭海之役
督餉餽於雲中 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擅待罪
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已賜白金百兩鈔千五百緡公因
奏草青畜肥之日尙餘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給以半年
之食 上從之眾頗以安會復立尙書省公以前有 旨得盡
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暨桑葛伏誅而其言皆驗 詔賜宅
一區固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遇之厚有加於前 成
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車駕親
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獨往恐生它
虞宜徐行俟眾大集而後進乃可為萬全之策 上聽其言後數日
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
進職為卿與其子買奴侍 上疾於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
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北遊 武宗皇帝於野
馬川歸正 宸極 仁宗在儲闈以公 先朝舊人奏為中
書參知政事仍兼司農卿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
兩田二千畝以仁宗踐阼首命命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於
私罪公獨不汙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
榮祿大夫嘗侍坐侑食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 上
旨賜玉帶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為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疾不能
朝遣尙醫診視竟不可為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隕其世業者必自
貪與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恆以忠 君報國尊
祖睦族為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介潔寬厚受人輕財樂
施人有忿爭搆怨得一言莫不為之釋然咸稱其長者元配納思馬
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
人繼室即 世祖所賜脫脫倫氏九篤於慈愛視三子如已出亦
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十步選慶

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北遊 武宗皇帝於野
馬川歸正 宸極 仁宗在儲闈以公 先朝舊人奏為中
書參知政事仍兼司農卿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
兩田二千畝以仁宗踐阼首命命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於
私罪公獨不汙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
榮祿大夫嘗侍坐侑食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 上
旨賜玉帶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為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疾不能
朝遣尙醫診視竟不可為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隕其世業者必自
貪與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恆以忠 君報國尊
祖睦族為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介潔寬厚受人輕財樂
施人有忿爭搆怨得一言莫不為之釋然咸稱其長者元配納思馬
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
人繼室即 世祖所賜脫脫倫氏九篤於慈愛視三子如已出亦
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資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八年卒次怯來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老答而關遺少監哈八失同知河東都轉運使司事不蘭奚黑墮王家驢木八刺曾孫男八人臣潛奉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臣所述公平生大槩備著之而申之以銘于以昭示 聖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久近為問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歟定公啟家西域肇自高曾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 帝臣荷天之寵傳及子孫逮公而昌懷材自奮出從征伐入陪顧問密勿告猷連挂大姦不以所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乃居政路乃贊國徽綴班台輔身後之榮赫其龍光惟 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以新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輩真公神道碑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二 夢 遇 虞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輩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于位年五十有二計聞 天子為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老章亦輩真之弟適宿衛禁中 上甲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葬于真定樂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年冬十月十有三日 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院事臣阿吉刺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老章之同列乃代為奏請 上既可其奏遂傳 旨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潛為文學士承旨臣起嚴書丹別勅禮部尙書臣泰不花篆其額臣潛謹按公諱亦輩真偉吾而八上世為其國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瘰剖其瘰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為的斤必里傑忽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為吾魯阿烏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 太祖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

西征有功令侍

睿宗皇帝於藩邸

莊聖皇后子視之以為

斷事官真定

睿宗分地遂以為達魯花赤俾世襲其職曾祖諱

八丹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刺真事

世祖皇帝為榮祿大

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皇帝為金紫光祿大夫陝

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中入為通政使用新制換榮祿大夫奉

定間終於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羣兒狎長者

偶見其飲酒責之曰是兒少嗜飲他日可觀其成立乎公聞之即絕

飲而深自飭厲年逾二十為

英宗皇帝御位下必聞赤泰定初

為內入府宰相高麗嗣王阿難答失里既襲位其從父弟完者篤懇

于 上曰我父兄也彼父弟也烏得為王阿難答失里來朝遂留

弗遣而收其印章至是有

旨命公以阿難答失里復國公具宣

德意以告其人闔境之內無不悅服初公弟老章從

明宗皇帝

北狩問關虎口調護

聖躬親幸無與為比

大駕還自朔漢

公與一二大臣奉

皇帝璽綬遠迂于傑堅察罕

上大悅獎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三 夢 遇 虞

諭之曰卿祖父克有勳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萃于一門惟予一人汝嘉即除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蒙古教官之選壅滯已久俾幕僚閱其牘而一清之故事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餽遺交錯悉拒弗受遣使諸王必慎擇其人未嘗辱命 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還除通政院使奉詔巡視驛傳公不憚險遠 歷答八失刺哈孫哲昆火兒目連之地事有當更革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東勝州之吳灤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為諸人所侵冒訟久弗決公被 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聲辭服願返所侵地公為正其經界而緩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殘拯弊為務遇災沴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率於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為皆歎服曰非刺真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碑於灤陽驛以頌美焉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通鹽法之為民病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早有禱輒應形於歌謠事聞有 詔獎諭

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於帥座之首未幾淮穎羣盜竊發鄰郡騷然
 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害尤酷 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
 疾避去公獨任閫事使至即行不宿命於家若豫備然宣靖王尋遣
 怯薛丹十人與諸郡兵來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
 解散公僅與十二人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眾披靡追奔逐北十餘
 里斬首七十餘級其黨皆創殘而潰公亦以矢盡廻沂州收兵復出
 往來逐捕殺獲不可數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公曰代者
 未至我安可辭其責謀知盜在膠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
 後人賴公區畫素定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不雨民間
 公至日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視事之日果應禱而雨
 民飢則爲之設法以勸分薄關市之征以通商旅米價頓平人無艱
 食之患公才智出於天性操守得於家傳遇事立決嚴不失於苛寬
 不失於縱所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以靜識者以爲得大臣體遠
 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卜顏金貴族完顏氏陝西行中書省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三 夢 選 慶

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郡夫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於姻
 族公兄弟十人兄曰字字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
 弟曰老章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眞定路總管
 府達魯花赤曰捏烈禿資善大夫官傅曰答刺海曰羅羅中奉大夫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篤 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曰伯
 顏帖木兒朝散大夫光祿少卿字實老漢答刺海羅羅皆前卒夫
 人以公喪至知院公率諸弟逆于通州而殯于京城南佛舍推慕號
 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眞定使來告于知院公曰茲幸獲襄
 大事而公歿無遺胤恐其行能勞烈久遂湮沒蓋思所以圖其不朽
 於是知院公諭于僚友以聞夫人可謂賢有識矣龍光下賁炳耀泉
 壤公其庶幾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羣才雲合咸在毅中惟公之先夙陪禁近地官
 之貴疏榮一品積慶所鍾篤生後賢再世辨章相業是傳公方盛年
 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爲時雅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昭宣 皇度

肅正官常奉貢修職布德施令傳置所達 國之大政總以專使
 患夫才難夫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宣保茲東土潢池弄兵公奮
 厥武以寡敵眾莫我敢嬰餘威所加氛祲廓清簡在 上衷進位
 丞弼殿于大藩民用寧一盍過其歸使秉事樞奄其逝矣當宁欵獻
 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 詔勒銘垂示無止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二碑

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臣潛承 詔撰故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
 公神道碑銘公之嗣人歷官行法當附見而其詳有口口可勝書
 者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翰林學士承旨臣拜拜臣岳柱復爲
 奏請而命臣潛勒銘茲碑臣潛謹按定國公答失蠻有子三人其二
 人皆已卒惟今翰林學士承旨買奴榮祿公謝事而食一品祿公字
 德卿定國長子也年十二入見 世祖皇帝命平章政事刺真教
 以蒙古衛兀兒文字越二年乃命從宣徽使速渾察兒習治御膳爲
 寶兒赤 成宗皇帝不豫公從定國入侍至康復而退逮 成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高 夢 選 慶

宗賓天從定國迎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至大中以積勞授御藥
 局達魯花赤升太醫院經歷舉名醫久次者奏補以官大興醫學以
 淑後進皇慶初擢監察御史分巡口北平反和林冤獄而實眞殺人
 者于法出其誣服者五人念民之受役莫重於此亦奏請官備和林
 站首思歲增給木連帖干兩站米百石有貧乏而鬻其妻子應役者
 贖而歸之沙嶺至上京十一納鉢所須柴薪宜勿科於民以紓其力
 幹耳朶戶求運載和林官物者宜禁止而以雇募之直十萬餘定賦於
 站戶使蒙其利 上皆可其奏贖還其妻子者仍戶給羊百牛馬
 各十民瘼既蘇乃徹酒肆以變淫風興儒學以崇德教及爲御史臺
 經歷以宣德奉聖諸郡舊隸河東憲司道路迴遠請改令御史分臨
 按治被 旨至西陵州鞠厥鎮大長公主獄上戮一僧餘註誤者
 皆薄其罪延祐中出爲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以屬郡歲饑聞于
 朝下其直糶官糧二十萬石江陵有夜入人家爲其所傷以死者有
 司當以殺人之罪公原其情而出之定國寢疾革 仁宗皇帝遣

中使傳旨俾歸侍疾比至家則定國已沒 詔起復還舊任因辭
從之服除入中書爲右司郎中扈從至龍慶州謂儲御膳於民家非
所以致敬亟覆以屋千納鉢之旁易都城木橋以甄石者三百五十
所有司估計造馬輻及城壕木座彩畫官舍用鈔二千一百餘定公
爲樽節止用三百餘定有旨賜一僧金襴袈裟金王府言當用絲一
百二十斤紅花紫草各六十斤金十八兩公止用紅注絲一縑納瑟
瑟五尺而所製垂簾不如其法除同僉宣徽院事始公嘗計點宣徽
羊馬增出羊二萬三千牛二百四十馬匹百至是理算提調尙食生
料尙牧柴場又減省官價爲鈔百五十萬貫復入中書爲左司郎中
口口治初擢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通泰二州鹽竈毀於風濤論
富商捐鈔七千八百三十定以救其災公私咸賴以濟後蒙省降鈔
四千五百定皆弗果用復以歸于官有毒殺人而誣其祖母自殺之
者公究其實釋其祖母而下首惡及合謀者于獄口河北河南道肅
政廉訪使河決原武規詣其處督視興築用役夫一萬人稍草六萬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七
七
七

束命摘夫五百入退灘野生蘆葦得十餘萬束民不擾而河患息又
令汴梁屬邑預備稍草連歲積至六十餘束免取具於臨時人甚
便之南陽山西有馬頭堰壅廢已久命修復之所既田千餘頃皆爲
上腴設米市以抑內利之徒罷檢鈔行人而籍市戶使歲當一日役
既輕而弊亦去嚴小倒之禁而鈔法以通建言折收田糧輕賈而民
受其惠以舟代車送亞當吉北還而不至於妨農公三持憲節所主
必繕治公宇及三皇孔子廟凡爲屋以楹計者數百川梁遠路修除
必時什器之須纖悉畢具種蒔桑果花木至數十萬本事雖微而未
嘗忽也泰定中參議中書省事有 旨於撫州北安火車禿之地
建殿以觀飛攻引古之人君窮奢極侈而取敗者爲喻以力諫而止
以災異乞免所居官 詔勉諭之曰變理陰陽事在宰相非汝之
過其起就職尋遷司農少卿天曆至順間由司農卿遷同知宣徽院
事除燕王宮相又以大都留守兼官相都總管府達魯花赤除吏部
尙書上疏言 聖朝以禮讓爲國以孝治天下高麗王子迫其父

退居就羅而據其位無禮不孝宜令其父還就王位却令其居就羅
宰執大臣咸歎服其言尋復爲宮相總管府達魯花赤吏部尙書又
以通政使兼舊職公在通政拯治有法力役均而使客之至如歸無
不胥悅 今上皇帝臨御特授大禧宗禮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拜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召入爲利用卿夢納皮貨所以
防其欺弊者甚至不以事之煩爲憚也遷翰林學士承旨授禮引
遂以本官致仕階自承務郎入轉至榮祿大夫所服犀玉帶
上所賜先是 武宗皇帝命以故宋太后湯沐地悉歸于崇恩福
元寺平章政事伯顏持不可 上震怒猶抗論不已暨 仁宗
皇帝以鈔法詰責前宰相執政公言伯顏在 先朝能犯顏進諫
可謂盡忠不宜例加罪譴 上乃釋之後二十餘年伯顏事
今上皇帝以師臣位上相公未嘗一言及於前事人以爲難公歷事
累朝以恭謹見稱所治 御膳尤精於烹飪前後被賜珠帽
珠衣只孫金玉馬腦車渠土寶諸束帶及他衣幣服用之物以十數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七
七
七

鈔無慮數十萬貫上樽聖膳鞍馬之屬不與焉公性孝友定國之世
賞及田廬貨蓄皆以讓其弟至奉襄大事又獨任其役費既告老賜
鈔萬五千緡悉用增葺其先塋娶卜蘭奚氏封博陵郡夫人 仁
宗又妻以宮女陸氏 昭獻元聖太后爲治僿具賜宴于興聖宮
命太傅帖哥司徒伯順逆至其私第後封 郡夫人繼娶禿滿倫
氏脫脫 氏弩哈出氏弩罕氏王氏並封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亦
老答兒卜蘭奚氏出也奉政大夫闕遺少監 仁宗妻以朶兒別
台氏繼娶阿兒温的斤氏次不蘭奚孫男 故上都留守忻都資
善公定國第二子也由寶兒赤爲典膳 令累遷司農少卿章佩監
同知通政院事由僉宣徽院事爲 副使天曆間拜雲南行中書省
左丞至順初叛王禿堅與伯 等率眾來攻城平章政事帖木而不
花守北門公守東門叛 問由他門入遂劫去省印公亦見執問
何以不走公曰奉 命爲行省官安敢棄城去伯忽欲殺之禿堅
不可而止乃命其黨忽哥兒兀馬兒以五十人護送入城囚之公與

兩人相處既久因說以逆順禍福刺血撓金爲誓謀共殺反者未幾
豫王引大軍至口忽遣忽哥兒兀馬兒往拒之行次占冀州兩人如
公宿約徑回金馬山殺伯忽兄弟三人得其所劫省印以授公復立
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尋出迎豫王至麻隆縣將還行
省次倚隆州像王所領漢軍復陷沒公欲奉豫王至烏撒而諸王嘖
思班已入雲南豫王乃命公馳報于 朝廷 上嘉其功賞賚
甚厚卽除止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階自奉政大夫六
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衣 東帶各一白金千兩鈔六萬貫他
衣弊諸物稱是卒於元統三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娶定哥
祭氏封咸陽郡夫人忙哥氏並封范陽夫人子男一人哈八夫

大夫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孫男 人故同知宣徽院事怯來
資善公定國第三子也初爲寶兒赤用伯兄所讓定國廢授器備庫
提點外除同知建德路總管事入爲度支少監遷利用少監遂爲其
大卿除大都留守遷同知宣徽院事階自武德將軍并轉改中憲大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四

七
夢 選 虞

夫又四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帽珠衣各一只孫四白金百兩
鈔二萬五千貫它衣幣諸物稱是卒於至 七年五月十日享年六
十有二娶脫脫尼氏封咸陽郡夫人 氏完者的斤氏並封范陽
郡夫人子男三人黑驢王家驢 八刺孫男 人由定國而上其行
能勞烈臣潛既序次而登于前碑茲不復出銘曰

口之名家曰萬石君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孰如定國類其恭謹 同
時列于貴近職親地要 天子所毗惟才之豐靡適弗宜恂恂長
公際逢熙運奉宣憲度參 廟論出居屏翰入侍燕閒踐敷中外
踰四十年行止以時委蛇而退便蕃錫予流息未艾萬石之恭二疏
之賢公兼有之庶幾夫全偉哉仲氏致位丞轄設奇制變茂著勳烈
季亦競爽克友其兄讓行于家遺澤是承 天覆日臨罔間存歿
錫以石章用焯其實

臨川危素編次 潘易劉耳校正

神道碑

廣東道都轉運使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諡忠愍合刺普華公神道碑

今天子至正九年春三月 日 詔以工部尚書僕哲篤為參知

政事行省江浙其祖考高昌忠愍公之墓實在所治境內僕哲篤將奉加贈進封 制書展告于墓次中書宰臣因奏請賜以神通之碑用廣孝而勸忠 制可其奏事下翰林命臣潛為之銘別勅中

政院使臣朵爾直班禮部尚書臣泰不花書篆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合刺普華偉吾爾人其先曰噉欲谷助唐平安祿山之亂以功拜

太傅封忠武王傳數世至公高祖諱克直普爾曾祖諱岳彌並襲本國相答刺罕號阿大都督兼遼主所授大師丞相總管內外藏事祖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諱亞思彌有子二人長此俚伽普華次即公之考諱岳璘帖穆而此俚伽普華既嗣相位復立功諷人間之無以自白乃歸命于我

太祖皇帝以岳璘帖穆而充禿魯花禿魯花者譯言質子也上察其材具周通而識量宏達俾傳 皇弟幹真那顏統治中原朝夕

左右勸以孝悌不殺 上聞而嘉之賜金虎符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 太宗皇帝以為大斷事官出鎮順天尋俾還治河

南卒於官贈宣力保德功臣亞中大夫同知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諡莊簡公幼警敏有大志奉母與敦夫

人居益都李瓊起兵益都據濟南以叛干戈搶攘之際母子莫能相保公晝夜號泣馳走訪問期必見母從父撒吉思行省山東公從之

平賊乃得母所在迎侍以歸人謂孝感所致行省知公純篤可用薦于 世祖皇帝得備宿衛奉 上旨立二鐵冶於益都四脚山

遂賜金符為其都提舉尋以讓其弟久之 上命丞相伯顏總兵伐宋擇可主餉餽者擢公行都漕運使公調度有方師賴以濟宋人

既奉版圖人職方公恐上下狃於晏安乃條上守成之策曰存國體

日厲土節曰定官程曰厚民生曰昭舊族曰拊新民 上多采納焉江南漕糶米二十萬石由邦溝達大河覆溺者十之一出納之量

復有小大之殊折閱頗多悉責償於舟人公抗言此非舟人之罪難沒入其家貲所似能幾請獨當其責時相惡其不附已黜為海寧路

稍遷江西道宣慰使改廣東道都轉運使兼領諸蕃市舶姦民以私販榷鹽法往往挾兵刃以自衛因而構亂有陳良臣者眾至

萬人公奉省檄與招討使答失蠻討之殲其兇渠而論者從者使復業既而有歐南喜者復嘯聚其黨至十二萬人僭稱名號偽署官職

攻陷城地戕掠吏民公列上攻取之方略奉省檄與都元都課兒伯海牙分兵檢其要害賊平公之功居多因請革鹽法之不便者并劾

按察使脫歡姦利事罷之會 朝廷有事占城屬公出護餉道行次惠之博羅值劇賊歐鍾橫載石灣據其扼塞勢猖獗甚公慨然語其

眾曰饑餓重事苟有退縮必誤軍需即身先士卒力戰矢盡而馬被數創猶徒步搏賊格殺數十人竟以眾寡不敵見執賊欲生之使為

主帥公罵曰吾 天子貴臣出將使指寧能縱汝蠻賊反耶賊知不可屈公遂遇害時年三十有九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是

夕公見夢於夫人希台特勒氏曰吾死矣明日而訃至慕僚劉閏張德亦夢公衣金甲指金榜城門曰吾今治此須若等為功曹兩人俄

而暴卒官兵逐捕羣寇若見公乘雖督戰惠人咸共驚異作堂於公死所像而祠之其後僕哲篤僉廣東憲司事廣人見之如公存焉共

請為公立祠僕哲篤弗能止又不欲以役事煩其人乃捐俸費建祠宇仍買田以給之 仁宗皇帝追念公死於國事始以延祐五年

冬十一月贈公通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皇上以爲情文未稱既以元統二年冬十月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諡曰

忠愍復以至正九年春正月加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父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其得請樹碑則

夏四月十一日也公墓在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原葬於重紀至元

之元年冬十二月 日蓋改卜于茲十有五年矣夫人希台特勳
氏盛年養居以死自誓封高昌郡太夫人年七十有二乃卒子男二
人長僕文質以先世居僕董傑河因以僕爲氏十歲到臂肉愈母疾
人謂忠貞孝萃於一門繪爲三節圖以傳其守廣德有異政治他郡
如在廣德歷同知廣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卒官正議大夫吉安路
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追封雲中郡侯諡忠襄階如故次越倫質早卒以子貴贈承事郎山
東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孫男六人僕玉立延祐五年進士正議大
夫僉福建國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僕直堅泰定元年進士從仕郎淮
安路清河縣達魯花赤僕哲篤延祐二年進士中奉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僕朝吾至治元年進士奉議大夫同知循州事
僕列篋至順元年進士儒林郎潮州路潮陽縣達魯花赤皆僕文質
子著著泰定四年進士承務郎鞏昌等處都總帥府經歷越倫質子
也女四人曾孫男二十三人僕玉立之子僕烈圖甲忠襄階爲承事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三 夢 選 慶

郎紹興路上虞縣達魯花赤僕哲篤之子僕百遠遜至正五年進士
由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遷宣政院斷
事官經歷僕理台國子生今爲將仕郎豐足倉使僕帖該鄉貢進士
今爲翰林國史院譯史僕德其 今上僭即速古兒赤僕吉思僕
賈僕滿並國學生善著之子正宗至正五年進士將仕郎江潮等處
行中書省照磨阿兒思蘭至正八年進士將仕郎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理問所知事餘皆未仕女 人玄孫男四人女三人蓋自 仁
宗皇帝肇建科目以取士公六孫而六舉擢第者各一人惟僕哲篤
最先達賢 皇上復行貢舉法於既廢之後公曾孫擢第者又三
人名鄉書者一人登學館者四人謂天可必平則積善者不能皆食
其報謂天不可必平則公家餘慶所鍾彰彰如是昔人謂天人之相
與當俟其定而觀之自公歿逮今逾六十年天之定也久矣而况承
休襲美世有其人克膺 上眷弗替益隆澤流後裔詎有既耶臣
僭辱與僕哲篤有同年之雅頗獲聞其家世之詳願以鄙陋衰朽無

能發揚公之英光偉烈以稱塞 明詔之萬一稽首獻文惶悸無
地銘曰

荷公之先肇自有唐以功錫爵有家高昌蟬聯奕葉相其國主逮公
顯考歸我 聖祖出傳宗王統治兵民導之不殺守位以仁公生
名聞夙有大志褻身以學敦行孝弟移孝爲忠事我 世皇溫恭
匪懈出入踐跋靈旗南指銀繡百萬飛芻輓粟公多益辨士謹馬騰
買勇直前俘厥寶玉饒歌凱旋四方既平守成不易囊封丞上敷陳
至計皇華遣使鹽筴是司海瀕遐遠人利具私嘯聚聚兇循習其舊
公振厥武殄彼二寇島夷弗率王師有征糗糧在道輟公以行羣蠻
跳邊粹與公遇矢竭馬蹶公奮不顧見危授命不有厥躬生氣凜然
萬夫之雄以死勤事禮有常祀追遠弗忘由 今天子日照月臨
天子聖明公多子孫式克欽承際時丕平以文易武保其遺祉
列于位序公死不歿神遊無方歸形此土有封若堂史臣奉 詔屬
辭比事揭爲臣軌昭示來世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四 夢 選 慶

資善大夫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凱烈公神道碑
至正十年四月癸卯知經筵事資政院使臣孕爾直班侍 上于
興聖殿東便殿以經筵舊臣故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拔實神道
之碑未建奏請 勅翰林侍講學士臣僭爲之銘上既允所請則
論 旨於翰林知經筵官以命臣僭臣僭謹按史臣危素所述行
狀公諱拔實字彥卿系出蒙古凱烈氏高祖寧國孝勇公諱某事
大祖皇帝以智謀材武克有伐功世備宿衛至公之考雲國宜殺
公諱某受知于 世祖皇帝歷事 成宗 武宗 仁宗
三朝尤被寵遇終於某年公年十有一以近臣子入侍 仁宗
特受承直郎長秋寺丞秩滿以奉議大夫居舊職小吏以公年少事
有不關白而擅行者公立黜之由是人知所嚴憚 文宗時拜監
察御史進階亞中大夫首劾中書平章政事明理董阿不可共政及
其子問問不可入察一日之間傳 上旨慰諭者三而公守正不
移時方議册 皇后公言 陛下已 詔天下讓位于

大兄今立 后是與 詔自相違也 上嘉其直賜金織文

幣以旌之 后聞之亦有金幣之賜遷同知隆禧總管府事太師

太平王枋國公奉 旨出使回既復命遂移疾不出屏居三歲若

將終身焉 今天子即位乃起公為中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

廉訪司事建白行大禘罷遊散置諫官開言路擇守令嚴考覈慎選

授下達習花赤御史員舉孝廉蒙古色目進士當明一經革蒙古婚

姻之俗探馬赤軍弓矢行軍則佩之事畢則納于公庫倭人未服不

宜使至中國凡十數事皆當世切務後多見於施行召為刑部員外

郎宗王晃火帖木而之子以疑似獲罪獄將上公不署其牘遷嘉議

大夫徽政院斷事官 上春狩于柳林公奉皇太后旨設 御

宴明日賜太師秦王真太師顧公者三公皆不應是日公又言於怯

薛官法禮曰今東作方興而收獵不息公為國重臣何不進諫法禮

人奏 上即日還宮太師聞車駕已還大驚問諸左右知自公發

之出公為同知廣西 道宜慰使司事副都元帥公以病不時到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五 夢 選 虞

官遂中以法病卧維揚作憎蚊賦以寓意焉更化之後 上既總

攬權綱徵用儒雅擢公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公

承 詔譯唐楊相如君臣政要論書成賜賚甚渥尋又俾為之序以

進嘉獎尤至 上嘗坐宣文閣閱宋徽宗畫侍臣共稱其神妙公

前奏曰徽宗溺於小技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國父子並為羈虜其遺

迹雖存何足貴乎 上默然亟命藏畫 上因覽故西臺御史

中丞張公養浩經筵遺旨之書有太空之塵之語問何謂太空之塵

公對曰其意謂桀紂窮土木之工極一己之欲又為酒池肉林以盡

娛樂其所興建者已為太空之塵矣而惡名布在簡冊不可泯滅永

為人君之鑒也 上歎賞不已命內官賜以御餽他日有所顧問

亦必直言無隱久之拜吏部尚書先是吏部月選凡遇美闕輒有達

官貴人以手簡為之干請公命自尚書至于主事所出手簡悉異于

火惟驗在選之人政事美惡為優劣而擬注之眾咸悅服佐吏隱其

名闕以為市口曾干餘公盡究得之其弊乃絕除中奉中大夫宗正

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丑漢怙勢殺人公欲上其罪狀以申典憲而

有力庇之者遂移疾去久之出為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所部貪

官汚吏或自引去或相率禱于神明幸公不至而公亦改命為大都

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素不易治公號令明肅豪右震懼

而細民無愁歎之聲 上臨御日久望治愈切慮吏姦有所未革

民瘼有所未蘇遣使宣撫四方於是公與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秦公從德被 命往湖南廣西至湖南劾奏憲副劉某寶慶有獄

累年不決得其寃狀訖平反之至廣西民相率怨違制多取職田者

動以千數劾奏司憲者 人帥閩誘達刺罕軍冒支錢糧不可勝計

歷陳其弊而禁止之象州民獠雜處而村落間有能教子讀書者則

為賦詩以勉勵之方欲大有建明俄丁內艱而還 上最諸道能

學使職者公在優等特授集賢侍讀學士通奉大夫以夏制不拜改

參議中書省事須免喪而就職卒辭服闋拜集賢學士資善大夫出

為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名其堂曰獨清仍作記以見其志以有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六 夢 選 虞

所劾奏不行移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到官未幾遽以疾不起公

生於至大元年二月某甲子卒於至正十年正月戊午得年四十有

三壬午返柩至大興以二月某甲子葬于宛平縣池水里雙隄之原

公天性穎敏博學善為文章尤工於篆隸真草書世方尚浮屠

家公讀唐史至蕭瑀傳書其後以貶責之愛賓客篤故舊酬酢款洽

必盡其歡至於居官位政截然不可犯雖有強禦亦無所顧望終以

此不克盡行其志而天下之公論莫不歸焉 天子聖明褒表而

寵綬之則亦不可謂不遇矣序而銘諸使百世之下知國有直臣豈

非勸忠之道哉公先娶阿爾刺氏封范陽郡夫人繼娶塔塔而氏又

娶劉氏子男一人博羅貼睦爾范陽郡夫人出好學而尚志人稱其

有父風女二人劉氏出也銘曰

惟凱烈氏故多顯人五世而昌 國有直臣公繇庶官蚤登臺府

有非其類恥焉為伍 上方遜位議冊中宮名之未正公弗苟同

人所難言事且不測言契 上衷大旌其直赫赫師尹秉 國

北鄙之成色斯舉矣三年不鳴詠歌所歸 今聖有作公乃為起

爰諷爰度敷陳政理識遠慮深時雖勿用或施於今越在官僚不忘

獻納黃絲貴近微言諫獵 上亟為止大臣弗知徐詢其故出公

所為麾之則去劾官南服寵辱不驚白駒空谷化弦易張遂予以環

細書石室掌制金鑾入侍談經從容諷議 君仁臣直斯為盛際

公領銓曹私謁不行公治詔獄務持其平出將使指布宣 土德

摧姦擊強見謂稱職瀛洲地禁退食委蛇廉車再駕風紀是司人皆

俟公峻躋政路云胡不淑罹此大故丹旌搖搖靈輅既東郵典之優

其終也豐儒臣奉 詔揚詩墓隧彰 君之仁以勸有位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効力定遠功臣光祿大

夫大司徒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武宣劉公神道碑

昔在 世祖皇帝有名將曰劉公賜號霸都霸都者言其勇敢

無敵也公在羣從中次居第二自 朝廷縉紳之士下至閭巷

庸夫孺子共稱之曰劉二霸都云公既佐行省宰臣取宋而定天下

千一坐鎮湖廣者二十年以大德九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位子脫歡

實世其官公歿四十有四年是為 今天子至正八年脫歡之歿

亦十有三年矣監察御史忽都不花公之適孫脫歡之嗣子念祖父

為 國世臣已疏封錫諡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乃上其功狀于

黃學文文集卷之二十五

七 夢 選 廣

萬有五千人來擣其虛堡中兵可戰者不過數百既成列公首出迎

敵眾乘之以進斬首四千餘級奉行中書省檄攝萬戶提軍二千略

荆南歸峽諸州轉戰千餘里與焉宋人戰樊城下累以功賞銀至二

百五十兩命攻樊之外郭日東土城者公豎雲梯先登中火砲傷左

股裹瘡力戰破之九年冬樞密院以聞特降金符授武略將軍襄陽

援絕宋將張順張貴潛運袍甲以往順戰死貴獨入城所乘輪船結

棧相連如城堡運機其中一夕順流而出公與諸將邀擊生得之襄

樊夾漢水為城植柱中流聯以鐵絙十年春正月公與諸將以戈夾

船沂流而上拔柱斷絙遂毀樊城南面木柵堰其壕塹而圍之城上

矢石如雨公身被數瘡日暮引退詰旦領銳卒坎墉以登樊城既破

襄陽亦降奉 旨入覲遷武德將軍管軍總管賞銀百兩及錦衣

弓矢鞍勒十一年秋九月太師准忠武王伯顏為左丞相行中書省

事會師襄陽分三道並進丞相由中道次郢州宋人築黃家澗

以扼其衝乃俾公以三百人往奪其堡遂過郢而南宋守將

義來襲其後公從丞相還斬文義及其麾下五百人行省以聞賜金

虎符轉武郎將軍進拔沙陽新城既渡江公先以戰艦五十攻陽羅

堡大軍繼至攻之三晝夜其大將夏貴敗走以功賞銀百五十兩十

二年春二月師次丁家洲宋都督賈似道遣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

黃學文文集卷之二十五

八 夢 選 廣

釋驥授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佩以虎符銀印統侍衛諸軍往撫
定尋召還賜宴命坐 上親解所服御衣以衣之仍賜玉帶弓矢

鞍勒鈔五千緡十五年復召至上都俾與指揮使賈其領三衛親軍
一萬人北征陸辭 上諭之曰朕不識賈指揮何如人邊事一付

於汝對曰 陛下託臣以腹心敢不盡忠竭力事若有成功歸於
眾或有不虞臣自當之 上壯其言大喜公因奏將佐而下設有

違誤奏而後行恐失事機 上曰山南安知山北事不用命者先
斬後聞由是人莫敢不用命會天大雪人馬俱苦寒且乏食以戰車

相環穴地而處撫其士卒無失所者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叛王脫
脫木犯邊公曰彼全軍而來巢穴必虛乃出其不意襲擊之俘其牲

口畜牧萬計脫脫木以騎兵來追至謙河斃死者過半十七年
朝廷以別列迷失同知樞密院事與公同領邊事脫脫木及其黨失

列乞撒里蠻等復擁兵而至公與別列迷失追擊之至庚五路北抵
金山則其眾已潰散別列迷失失慮有伏兵倍道南還公以孤軍殿後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九 夢 選 慶

糧道不繼殺羸馬以食將士全軍還至和林有 旨留軍五千付

公鎮守脫脫木最號強盛以兵屢動而弗戢士馬離散眾皆怨忿且
苦其酷虐失列乞撒里蠻等因拉殺之而率眾來歸公勞徠綏集而

周其乏絕所全活數萬人十八年加輔國上將軍十九年秋七月奉
旨將所部軍三千還京師父老遮馬而泣願留母行公曰此

君命也再三諭遣之皆哭而去既入對 上諭以日本之役師
出無功將校已加黜貴今命汝為征東行省左丞得專征伐對曰軍

行進退事在主帥非偏裨之責乞復其職付臣調遣 上從之二
十年春正月建省于揚州方練士卒以俟大舉冬十月建寧新附人

黃華反眾至十萬乃輟公俾與諸將往討平之福建行省左丞忽刺
出引兵來會于梧桐川欲盡剿其餘黨公曰反者獨黃華數人悉已

伏誅餘皆脅從之眾宜諭以禍福使悔過自新限外不服誅之未晚
眾稱善乃遣招諭之無不出降又開指揮使八忽解統蒙古軍一萬

駐于仙霞嶺所至輒殺虜平民亟移文止之人乃自安二十一年冬

征東行省罷除金沿江行樞密院事二十二年夏改金四川行樞密
院事未行留金江准行樞密院事冬十月復立征東行省公仍為左

丞赴關奏事言臣今為省臣請上所佩虎符 上以公方總東兵
仍令佩之占城之役將卒潰散 朝廷將正其罪公力請使從東

征責以自効甫至揚州而征東行省復罷二十三年拜湖廣行中書
省左丞湖南有大盜憑險負固日久公下車之始一鼓而殄之二十

四年春 皇子鎮南王征交趾公被 旨給其資糧器械民不
擾而事集秋九月從王進兵至其境上而還公所統湖南廣西與廣

東壤地相接廣東羣獠率依山林而居其酋謂之大獠亦有部伍約
束偽署稱號有總管總轄提督書司之類人習戰鬪又善設伏衝突

出沒無時公甫至靜江而廣東有警乃率精兵舟行千五百里抵肇
慶之四會使覘賊形勢則鄧大獠三千人居前劉大獠千五百人居

後相距三十里以為犄角官軍不滿千人公乘其無備以輕兵備道
而進兵之所向先其易而後其難不再宿盡拔兩砦殺獲之餘脫去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十 夢 選 續

者無幾械酋賊至肇慶斬之同惡皆杖死改資德大夫行尚書省左

丞時鎮南王深入交趾聲問不通二十五年夏四月命公統諸翼兵
萬人逐之至靜江聞王班師乃身詣思明州而散遣部伍各歸其營

公還未幾衡永寶慶武岡羣盜並起聚於四望山公率四路官兵民
義捕首賊斬于軍前餘黨多奔竄而去乃度要害之地得開田三萬

餘畝創立三屯衡日清化永日烏符武岡日白倉各置軍五百人給
以牛具種子教之耕作而以農隙閱習武藝向之奔竄者稍出而自

歸有家則令復業無恆產則分隸諸屯歲得穀三萬餘石倉廩實而
盜賊化為良民父老為立石志其事曰三屯記兇徒掠口子女姦吏

殘 民事覺取其九無良者杖殺之境內肅然既而盜賊起
有旨俾公以蒙古漢軍三千會江西行樞密院討之公擊破蕭大獠

三千人於桂陽之陽山遂至賀之懷集攻拔徭人諸砦二十六年春
駐兵廣東行院約期不至公獨出兵擊破閩大獠於廣之清遠曾大

獠廖大獠眾萬餘人已降復叛乃回軍擊之三月至懷集生擒蕭大

獠擊破嚴大獠五千人夏五月曾大獠復以五千人據德慶之金林
 山公直趨其處分兵斷其徑路賊不敢出乃伐山通道盡殲其眾退
 屯封之開建還次賀州士卒冒炎瘴疾疫大作公親臨視救療不憚
 其勤以道州南北之衝便於控制乃移駐焉俄報獠兵二千來犯州
 境公掩其不備殺戮過半捕斬陳大獠等十八人梟其首于州市郴
 之興寧桃寮赤水山最為險絕宋人嘗置飛龍軍以鎮之軍廢已久
 賊眾千餘聚其處二十七年春公直搆其巢穴俘斬不可數計土人
 為之向導者皆論死尋移軍郴之桂東聞獠兵圍吉之龍泉禾源若
 下令征之僚屬皆謂彼自有任其責者況兵家利鈍事難遷度乎公
 曰誅暴救亂期以安靜四海安可妄計彼我利鈍而縱敵生患乎乃
 偃旗息鼓以輕騎夜發越翌日至其處賊眾甚盛見公兵少又無旗
 鼓忽不以為意兵既交公以十騎陷陳眾乘之賊大敗俘斬五百餘
 人下令以賊所掠子女歸其父兄皆舉首加額曰岩中被圍久暮夜
 不審官軍所從來疑為神兵豈知是湖廣劉左丞軍馬乎焚香羅拜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七 夢 選 慶

而去鍾大獠聚其眾一萬於南安十八來深山公約郡守將分軍為
 二道乘大霧深入賊所置營壘滿山谷不意官軍猝至殺獲之餘
 悉自相蹂踐而死甫回軍桂東而獠兵犯衡之酃縣民廬官廨焚蕩
 無遺兼程赴之而賊已遁去遣人迹之乃在龍泉大井山遂分軍馬
 三道公出中道度雞冠山石路峻絕步牽馬冒雨而進殺賊眾無得
 脫者三月還鎮道州凡行省所統四道及兩江八番溪洞蠻夷長官
 皆來稟命焉秋八月全永二州有劇盜勢張甚某州達魯花赤魯魯
 戰死公提兵直抵永之東安前所招降賊會服公威信咸願從軍公
 撫而用之擒首賊斬于市陞本省右丞還治省事廣東羣獠乘間而
 出犯廣西湖南公復往道州要東木為平章恣為貪暴怒公不附己
 其意叵測公謂據屬許燕臣曰方今權臣擅命包藏禍心樹立私黨
 同惡相濟儻有使命安知其真偽敢不就死乎燕臣曰昔唐之叛臣
 矯詔賜顏真卿死真卿察其為詐而呵叱之今萬一不幸有此公豈
 無一言而束手就縛乎因勸公自陳於臺府以達 上聽姦計訖

上聽姦計訖

不得行二十八年要東木伏誅拜公湖廣行樞密院副使公還視事
 而盜起廣東乃復往道州要東木之黨八入為道州路總管敗政虐
 民贓汙狼藉公劾治其罪死於獄中士庶莫不稱快先是公之軍功
 要東木皆抑而不達二十九年春知樞密院暗伯等始以上聞且言
 公嘗出私財以犒軍奉 旨賜玉帶一銀伍佰兩三十年秋七月
 入朝 上諭旨于中書樞密謂湖廣咽喉重地他人無足倚仗者
 其令劉二霸都常坐鎮之拜榮祿大夫湖廣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統蒙古漢軍溪洞土兵十萬南征交趾仍別鑄行中書省印
 令佩之以行公奏乞以親王一人同領軍務 上曰她一首兩尾
 則能行兩首一尾則左前右却將在軍中專制其事可也公力以為
 請乃命宗王亦吉列歹董其師公奏頃年兩征交趾以總兵官各持
 己見是以無功 上特為降詔宣諭凡號令進退賞罰一決於公
 宗王受成而已三十一年春正月建省于靜江 詔賜錦衣一襲
 二月諸軍畢集部署已定聞 國有大故事遂中止還軍武昌夏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三 夢 選 慶

四月 成宗皇帝嗣位立行樞密院於衡州復以公為樞密副使
 秋七月盜起江西犯潭之攸縣公親引兵擊走之而殺為賊向導者
 辰州古之黔中溪洞羣蠻俗狃狗彘種類不一喜則人怒則獸叛服
 無常 國朝初定江南又巴諸洞向進益等來款附皆授以虎符
 充溪洞安撫使其後進益兄弟自相魚肉安定諸洞又竊出攻澧州
 府察等皆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侵辰州 詔合湖廣四
 川兩省兵力以討之萬頃出降乃致之 闕下 詔釋其罪升泊
 崖若為施溶州以萬頃為知州事久之復叛去行院調兵進討萬頃
 以三千人來拒戰官軍為其邀截十七三四辰溪縣達魯花赤塔刺
 赤死之行院宣 登極赦書招諭萬頃再師及其黨桑水溪魯萬
 丑皆不應樞密院官迭出泣師又以監察御史督之訖無成功賊勢
 猖獗愈甚 朝廷以為非公莫能定其亂乃以其事諉焉九月公
 至辰州萬丑據會溪之上流水陸並下官軍以為水湍駛不能為力
 千戶崔忠信百戶馬孫兒死之行次桑木溪萬丑復以千餘人來拒

敵公親率大軍逼流而上萬丑復以二千人繼至公命以步兵夾舟
師衝擊之百戶李旺率敢死士陷陣身中十二箭益力諸軍繼之
賊勢破靡迨至石農次其地極峻險賊眾雖有降者而首賊竟不出
公駐獨木橋命伐山通道以便進兵冬十一月行省平章政事哈刺
哈孫答刺罕奉 旨來濟師於是會諸將各陳攻取之策咸謂萬
頃以施溶為腹心石農次三羊峰為左右臂先斷其臂而擣其腹心
可也公從之既破石農次遂下施溶州尋進攻諸賊眾以萬計地
方千里公不憚險遠與軍士緣崖攀木魚貫而上又用以蠻攻蠻之
策檄召又巴懷德府安定上溪等州土官懷之以恩而震之以威大
獲其用萬頃口力屈就擒斬于軍門餘黨悉平父老為立石志其事
曰平蠻記元貞元年春正月 詔併行院合於行省即軍中拜榮
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公已師出半年幸已告成東作方
殷宜縱民歸耕以厚根本乃班師宋末溪洞邊界居民得選其強壯
自備兵仗以屯守防邊澧州曰隘丁辰州曰砦兵公悉復之又以茶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三夢 選 慶

陵桂陽柳衝道州地連江西蠻獠數為民患士卒疲於奔命乃列置
沿邊戍柵三十有八南北幾三千里守備既嚴賊不能越夏六月召
見賜玉帶錦衣及弓矢鞍勒倍還其犒軍之費為鈔四萬緡將校轉
官有差初左江土官黃聖許內附賜以金符授上思州知州而聖許
雄據一方偽立號名結連交趾以為外援聚眾二萬劫掠溪洞山砦
九十有二聲言將取邕州朝廷嘗命公與樞密副使程鵬飛統兵二
萬討之而鵬飛自言不勝其任至是公獨率大軍深入賊境聖許勁
從趨捷善用標鎗藥弩負險拒戰交趾援兵亦在焉公身先士卒與
之共奮無不一當百蠻兵挫颺聖許走保象山象山綿互數十里南
與交趾接竹樹叢密多巨眾惡獸公度其形便列柵而圍之聖許妻
子及其黨多就擒獨聖許逃入交趾公飛三書於交趾為之開陳禍
福詞嚴義正累數千言交趾得書惶懼請命而聖許竟莫知所終夏
四月師還公奏請以聖許所遺田土令鄰境度遠無生業種人屯田
其中 上從之冬入朝賜衣帽弓刀鞍勒禮遇益厚大德元年還

治省事五年夏再入朝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等合五省軍二
萬征八百媳婦道出八番八番古之羅氏鬼國人性剽悍地多良馬
蠻酋地節水西土官阿那之妻也有權略諸蠻咸聽其命水東雍真
葛蠻土官宋隆濟怒 徵其丁夫馬匹遂糾地節舉兵反攻圍貴州
官軍為其所邀截十喪八九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望風皆叛踰 年
兵連不解冬十一月 上親命公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也先忽
都統軍二萬往討之仍降 詔宣諭一切事宜並從劉二霸都區
處十二月至岳州六年春正月至沅州二月與四川宣慰使汪惟勤
會于播州遣使招諭不應俄以兵十萬奄至公率諸將分道急擊之
所向輒克遂長驅入賊境有旨以時暑方熾糧運未集姑息兵以俟
再舉公還駐兵思播二州冬十月以蒙古漢軍三萬思播土軍一萬
分道並進賊兵驍銳官軍小不利公命軍士各執木盾加釘其上待
陣既合棄之而偽遁賊馬疾馳勢不能中止遇釘皆蹶縱兵乘之賊
眾大潰地節遁去公明於斥候軍行遇林木叢密必連發三矢伏兵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古 慶 選 慶

以公知其點詐皆莫敢動前後四十餘戰諸蠻氣沮乃多出降土年
春二月公追及地節於何加皆窮蹙就擒公復趨水東擒隆濟等十
餘人悉斬之西南夷乃皆率服秋九月入覲奉 旨出征官吏及
蠻夷入貢者並許預宴於殿庭特賜公王帶錦衣弓刀鞍勒鈔二萬
五千緡仍賜還賞軍銀一千九百兩鈔一萬五千緡時方遷除天下
行省官獨公依前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仍陟其階光祿大夫將校進
官有差公丰姿魁偉器度宏廓沈厚寡言喜怒不形於色膽略過人
精於騎射而讀書手不釋卷推見古今成敗得失輕財好士知人善
任使由是人樂為用至於縱橫制變神機明決雖古良將殆無以過
也以屢犯煙瘴瘴疾久而增劇行省平章政事卜憐吉解暨僚佐來
問所欲言公曰交趾不庭吾屬之恥儻不即死誓殄茲醜虜廓清海
表歸報 天子他無足言也語畢而逝享年七十有二以某月某
日葬于某州某縣某原贈推忠効力定遠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柱
國追封齊國公諡武宣娶古氏從封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脫歡榮

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後公三十一年薨贈協忠勤
力威遠功臣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階如故追封齊國
公諡武桓次脫出資善大夫遙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八番順
元宣慰使都元帥孫男一人忽都不花今爲 大夫嶺南廣西道
肅政廉訪副使女二人明安倫適平陽萬戶分鎮武昌鄭壽封某郡
夫人完者台適中書左丞相大平封雍國夫人曾孫男幾人伯顏帖
木兒安童初 世祖皇帝命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付其子乃
令猶子漢臣權領其軍至伯顏帖木兒乃以適孫正襲爲武德將軍
益都新軍萬戶分鎮某所女幾人臣潛竊惟 世祖皇帝撫運膺
期統一宇內嘉與羣臣保其盈盛然以備豫不虞國之善政遐陬裔
壤民夷雜處非勳名威望之素著不足以弘遠略而弭姦萌故公自
飛渡長江之後 國家有事於四方固未嘗不在其中獨坐鎮於
湖廣爲最久使人安於田里以無負乎 朝廷委任之意臣潛既
承 詔敘次公之行能勞烈至於湖廣之事雖微必書所以彰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法 夢 選 慶

先帝知人之明且以見公之盡瘁事國能以功名終也銘曰
聖作物觀四方攸同百川於海靡不朝宗孰云江漢南國之紀誕啟
睿圖于疆于理中權之重上相是臨前茅後勁材武如林填然鼓之
萬馬齊作允毅劉公百鷲一鶚鉤援臨衝貫勇先口降臣按甲獻其
名城靈旗所指勢猶破竹捉鞭宵濟若踐平陸舳艫千里建瓴而東
摧堅擊強履其前鋒臨流不渡分兵拒戰有截淮浦扼其後援奏凱
而歸薄言告成俘厥寶玉陳于大庭第功行封 欽 式 均 其 逸
保夫祿位公獨賢勞經營四方以佐天子內修外攘晚由樞廷峻躋
政路出殿南服資其卧護愚民無知弄兵跳梁山猗洞獠出沒不常
亦有大酋人效官使明梟友獍相挺而起公不遑處肅將明威搜原
剔藪彌取無遺思患預防問屯列柵無使窺覷或伺吾隙蠢彼南交
昏迷不恭公弗少延卒此伐功遠今 聖時梯航稽首餘烈在人
徐觀身後公則遠矣有子有孫有蔚其材易武以文請 命外朝
伺銘太史大書焯實匪曰虛矣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刺爾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穆爾
爲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八
年加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
國公嗣子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與大司徒臣雅普化同侍 上
於經筵十年四月十九日 上復用臣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
士臣潛銘其神道之碑別敕治書侍御史臣期頤象其額以賜臣朶
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謹按史臣危素所述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
穆爾系出札刺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汪事 太祖皇帝從征泰
疇蔑里期奈蠻諸部奈蠻已降而復畔往討之 太祖馬億遂以
已所乘馬奉 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妣闕夔追封魯國王夫
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 太祖既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法 夢 選 慶

踐天位以爲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詔授太師國王
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略中原趙魏齊魯晉秦之地悉平
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
王諡忠武妣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李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肅二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山東
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
王諡忠定妣奔只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速渾察嗣國王從
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棗陽入郢州贈宣忠同德翊
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烈妣
氏禿木忽都追封魯國王夫人祖諱乃燕性謙和而好學以賢能
稱 憲宗皇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襲爵者深屬意焉力辭曰臣
兄忽林地長 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涕泣
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忽林地嗣爲國王事無鉅
細必咨而後行居常誨羣從子姪曰昔我先太師國王躬擐甲胄出

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乃集大功賞延後裔恩至渥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前人之令名其敬戒之哉初 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事敷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典故尤習 上每以爲可大用因稱之曰薛禪薛禪者華言大賢也竟未及用而卒甚悲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元魯氏鎮台追封魯郡夫人考諱碩德 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語大悅顧謂近臣曰碩德通敏如此乃燕有子矣命典朝儀宗藩戚里爭頌弗決者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 上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族中可繼卿者爲誰對曰性行純雅智辨明正無踰碩德 上深然之會始建通政院即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之遠近以立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不聽納因言遼陽女真之東幹拙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內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 上難其人僉言碩德元勳世胄識慮深長可使也 上恐其憚於行召問之對曰先臣當國家肇造之初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七 夢 選 慶

不避鋒刃萬死一生以身殉國陛下不以臣年少愚顛俾效驅策臣請行 上喜賜御宴對衣以遺之女真舊土有水達至萬戶府兵民乏食廷議賑以衣糧有司廢格不下羣訴于前亟令追所侵匿以給之人賴以全者甚眾東征元帥府道路險阻崖石錯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大駕把行水上地無禾黍以魚代食乃爲相山川形勢除道以通往來人以爲便幹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鎮守之者撫御乖方因以致寇乃檄諸萬戶列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之曰朝廷爲汝等遠人不盡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來切責有司而存恤汝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爲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徒開元適與之遇爲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爲文學侍從之臣還朝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所委任矣賜王頂笠連珠束帶且曰他日思所以處卿也扈駕親征乃願戰屢捷所俘

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 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還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爲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佞幸以勳閥之裔爲國世臣邊陲重事故當任責頓 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德意於西人 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又聞其賢迎勞甚恭乃諭密旨爲道 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激切發於至誠咸歎服曰眞天使也既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 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碩德爲法特賜珠只孫衣以旌之疾竟不起今贈推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號封諡如故先是嘗獲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蓋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未及上獻夫人璽吉刺氏脫脫眞因御史中丞崔公或以進于徽仁裕聖皇后既而 成宗皇帝入繼大統以爲茲實受命之符厚賚焉今追封魯郡夫人公蚤孤太夫人教以國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五

六 夢 選 慶

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刻意於學孜孜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旬月藥必親嘗 成宗遣尙醫視之或言昔人有封股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詣私室封肉七瓣以和藥疾遂愈公丰姿凝粹而器量宏達嘗燕客家僅滌玉杯誤墮地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眾莫不歎服逮事 仁宗皇帝嘗遇尤渥擢居通政俾世父官 上嘗問周文王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爲之俯聽賜以卮酒獎諭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世所分食邑平其徭役而恤其貧之在官恆以律身報國爲務論議可否不避嫌疑居五年而終于位公生於至元二十三年 月 日薨於延祐四年閏月 日享年三十有二訃聞 上當 寧而歎曰天胡奪予良臣之遽也命贈以鈔萬五千貫仍降 璽書存護其家公先坐在興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穆序葬遂以其年三月 日奉柩葬檀州仁豐鄉潮水西吳嘉會配阿兒刺氏伯篤都彌實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人朶爾直班也公歿

時方在襁褓中既長力學自立由尙衣奉御授工部郎中遷太府少
監擢監察御史入奎章閣歷供奉承制侍書學士遂爲翰林學士遷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
史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入爲資政院使拜中書省參
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中丞改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以太常禮儀院使召遷中政院使今爲榮祿大夫
資政院使提調宣文閣知經筵事兼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
打捕鷹房怯憐口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長適遜
都氏實理由 裕宗皇帝位下怯薛官爲資善大夫同知徽政院
事其先日赤老温與忠武王同事 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於彌氏
勃羅帖穆爾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孫男三人鐵古思帖穆
爾篤堅帖穆爾渾都普化臣潛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之
臣任股肱心膂之寄以彌成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平守文之王共
天下之福惟朴刺爾氏有大功於 帝室世享王封大參始敦行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元 慶 禮 慶

禮讓而不敢先其兄右轄辨章之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
居故其積也愈厚餘慶所鍾在于後人是故資正公以清忠粹德昭
受 上知致位一品疏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罔極幽光潛
德開然日章久鬱必發理之常也臣潛鄙陋荒落不能敷揚 聖
意褒大遠烈承 詔書辭無任戰慄銘曰

天啓興運篤生元臣勳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魯公遠有系序四世
五王逮公大父遺榮弗居以奉其兄不世其爵世其忠貞傳子及孫
乃躋應仕守夫一官再世不徙公少悅學以至孝稱淵乎雅度喜愠
不形材諱則多小試輒効人方侯公謀謨廟廟不使年遽以考終
委社後賢大亢其宗寵靈所加繼以哀職刻爲密章告于玄宅有開
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履茲故封申錫頌辭用垂不朽河山之誓
相爲永久

神道碑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既歿且葬二十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皇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

書侍御史臣老老 奏請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資政院

使臣朶爾直班書其文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焉臣潛謹

按公諱士恭字肅卿姓董氏真定之藁城人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趙

國宣懿公諱昕公曾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

府事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

公諱俊公祖考也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顧

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薨

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士璽

至 上前命往返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斂容周旋中度

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闈無間問曾學射否對曰 陛下統一四海

功成治定無事於武況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弓矢之事未之學也

上顧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勳勞非他漢人比即賜以弓

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入備宿衛為尙 奉御從

成宗皇帝至三不刺時方俾道流設黃籙大醮以公純誠恭謹命領

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 旨益被獎眷忠烈公九子正獻次居

八 世祖恆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 成宗見

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德九年特授奉

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為太監 上怒

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監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辭

而後就職宮車晏駕親王有覬覦神器者亟欲得符璽公橫身堅守

至廢寢食 仁宗皇帝入平內難公奉 御寶以進詢其姓名

以父名對仁宗大悅俾司舊職 武宗皇帝既正大統賜以黃金帶

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為院郎拜公中奉大夫同知典瑞院事

二年有勅樹碑先塋賜以鈔十萬緡辭至再三止受其半訖事悉分

其餘於親鄰一豪不以他用四年出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

處事務舉大綱不為苛細人服其知體 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

瑞為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德大夫典瑞卿俾幕僚

佩金字圓牌馳驛敦請公既至適有皇族位公下者公辭曰臣以庸

陋口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室之上乎願處其下 上坐寢殿遣

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勳舊之子故茲委任其母多讓待卿署事然後

視朝公不得已乃拜命入謝 上嘉獎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

所疾若以薄斂省刑對問臣子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任清獻

公薨於開平特給乘傳俾公護喪還葬蓋異數也延祐二年復立陝

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為侍御史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加

升擢乃以公為御史中丞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嘗有 旨

命之迎接便服不拜俄一日 詔下肩輿登堂北面而坐眾皆惡其

無禮而畏其勢敵無敢以為言者公厲聲曰 天子憐公以足疾賜

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眾官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

孰甚焉叱左右去其肩輿明日諸察官踵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

矣我曹誠可愧既而有以口位自劾者歲大旱公齋沐潛禱于九龍

池而雨歲即大熟俄謝病而歸僚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為止皆

垂泣而還累擢河北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游田里

杜門謝客與世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

吾涉歷宦途東馳西驚不遑寧處今幸獲投閑以詩書教子孫而樂

餘年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

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于藁

城九門先塋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之女封某

郡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某郡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太中大夫

東昌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次守訓口口大夫

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武術親軍都指揮使鄭某
次適廣東道宜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樞孫男二人錚錚女一人
公質貌魁奇性度坦夷慎威儀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
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之門 上眷雖渥未老而休人莫不歎
慕之而公初不自以為高也臣潛忝以非才承乏執筆隸太史氏頃
歲被 旨纂修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
聞茲又承詔嗣為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
篤忠貞易所謂謙謙君子蓋兼之矣宜其光膺眷倚為國親臣動德
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願鄙陋衰朽莫能上副 聖天子寵
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勳庸輝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閱蚤有令聞從容
入對弗亟于進陟降左右日侍燕閒命以典瑞實惟世官國有危疑
保其重器完歸于上靡容窺伺人惟求舊由監而卿溫其天語褒以
老成公居外臺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重臣貴侶人莫敢言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三夢 選 慶

公顯斥之朝廷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止游頌使節公不為起深居
獨樂十有五年委順而化式歸其全史臣勒銘勗爾後嗣敬承天休
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諡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某月 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治濟美
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
公諡忠肅中書宰臣既奉 制付外施行夏四月丙子復 奏

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勅翰林直學士臣潛為之銘河南江
北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潛頓首
受 命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判官銜以其孤鐙祥事未畢代
為奉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所述行狀授臣潛曰請以備采擇臣潛
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城公諱守簡字子敬曾祖諱俊龍虎衛上
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典瑞卿
僉書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趙國公諡正獻考諱士璽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清獻三世並有傳在
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年甫弱冠
入備宿衛克遵祖父之訓番直不踰晷刻步武必中尺度 仁宗
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為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家世之舊給
事 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況 國家肇置集賢資
其德義以輔翼 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崇
謙讓今為卿成之公兄方官于典瑞乃特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
夫僉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善能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為俚語
以誚之 上曰董僉院儒者勿嫚侮也 上嘗賜公以真德秀
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多暇近侍間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
上嘉納焉 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四夢 選 慶

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 上問卿平居何好何習亦善射乎對曰
臣聞諸父師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患未之能習弓
矢之事雖常習之非所好也 上悅有旨馳良馬 幣之賜公奉
詔禱祠秦蜀山川而還 上問來何遲對曰道經陝西見民多飢

死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罪 上
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賚眷遇彌渥巧外遷嘉議大夫淮安路總
管為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土豪或挾其黨與恣為暴橫
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歲大旱條列荒政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
祿廩倡僚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士著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
郡流移而至者則為粥以食之慮眾之所聚易生疫癘則處以閑曠
高爽之地死則收瘞焉既而朝廷講救荒之政下令募人人粟補官
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於用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為 天子
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邇溝水涸運道弗通發官帑僦工疏
浚之因使貧民得食其力公私咸以為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禱輒應

民以免於捐瘠未幾徒汴梁路總管郡人挽留不得行單騎由他道而去汴梁爲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劇公操約取詳廷無留訟齊人官于汴而不返者有弟利其家貧迫寡嫂破家出其柩歸葬于鄉嫂弗欲而莫能止也則匿其夫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官下嫂于獄鄰有豪家觀以賤價專其田宅乃共賄獄卒殺其嫂而以病死問公探得其情事乃白弟及豪家獄卒皆論死宛丘有惡少爲宗族閭里害其同黨乘眾怒殺之而誘其妻以逃事覺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同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爲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徒善綜理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徭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徒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於飛芻輓粟民無寧歲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遷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屑爲公恪共其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淺窺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告歸居無何召爲大都路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五

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赴特遣中使賜以上樽強起之既入見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爲之無難也葦藪之下豪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聲大振聞者無不震懼期月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先是叛建龍翔集慶寺雜取土田器物之籍于官者以給之故平章政事張蔡公別業亦隸焉被旨復以歸于張氏有司猶豫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用人但取其忠實惡以計爲直以察爲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恆恐隳祖父之遺業而負國家之至恩況中書出治之本丞轄列於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乎上曰此朕志所素定卿其勉思報效可也公既視事以畿甸之民阻飢白於丞相出京倉粟

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慮四方之遠耳日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執惟公爲漢人畫禦災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爲之枯槁新進士當授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朝廷下詔求賢將以爲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於此人將以獻策不如獻粟爲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眾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爲盜不求所以使之不爲盜而淫刑以逞豈善政乎或謂頃歲汴人構亂首惡固已伏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眞僞者非可盡以首從論日事在赦前豈可使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人皆釋不問始盜起時廷議禁漢人毋挾弓矢上曰董左丞祖父佐先朝取天下有大功不可例以爲漢人而禁之特命賜之弓二凡其族人皆勿禁著爲令以左丞知經筵事仍總裁遼金宋三史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拜御史中丞進階榮祿大夫公援舊比固辭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六

上再三勉諭乃拜受至正六年夏四月大駕時巡上京公扈從至幄殿上解御服以賜命居大都留臺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五臨終告其子鎧曰我在中書時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碑而久未及刻我死汝亟爲之言訖而逝計間上爲之震悼賻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護視其歸葬遂以六月癸酉葬葦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稟沈毅履行純篤生將相家而未始參於貴驕清獻公家法素嚴公居侍旁循循雅飭早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意已瞭然心目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侔也忠烈家庭之訓曰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勳名皆朝廷聖德神功之所及今老矣無能爲也汝等當思廉慎不欺以報國家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聞家無留貲僅蓄書數萬卷俸祿不侈於自奉惟喪祭則致其豐待宗族羣從以恩吉凶皆有所給教子必延名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公卿士庶咸有禮度故歿之日無

賈賤少長莫不痛悼焉公娶烏氏國朝名士仲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闕範累封趙國夫人子男二人長鉞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鐘好學而有立當用廢補官未命女二人長適秘書監丞鄭郊次適崇福司丞張口頭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率資其力以成大業至於第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祿重侯累將未爲乏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罕見其比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天命擁眾來歸與金人戰死淮水上而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兄忠穆公文用俱以勳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遂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德元老總臺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尙符寶出師而卿逾三十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他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爲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北夢選慶

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曰子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增光前烈形于贊書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臣潛鉛槧末學固不敢竊自附於大雅之詩人欽承 詔旨序次本末抑亦庶幾無媿辭者矣銘曰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 天造方新 聖作物觀豪傑之興克歸 眞主篤生後賢卒其伐功 皇靈所加四方來同河山帶礪勳在盟府正笏垂紳以文易武遠公父子遺烈是承翊扶熙運保其盈成公滋益恭委蛇進退陟降左右踐敷中外菟符龍節未究所施乃預樞筦乃佐宰司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丕昭異數一鑑之亡哀勳 帝宸拊髀曰嘻茲子世臣錫之密章下賈玄宅申以頌辭樹此貞石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史公神道碑

故集賢大學士史公以高壽終公卿大夫相弔於朝親戚故人聚哭於里曰故我朝之遺直也故事大臣之葬必著石章載其世系官職

行能勞烈於是宰相執政以聞于 上命臣潛爲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王守誠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書篆以賜其嗣子鈿俾揭于墓之原臣潛謹按河東山西道宜慰使幸鈞之狀公諱惟良字顯夫姓史氏其先居亳之城父金末避地鄆城因占籍焉曾祖諱深贈中奉大夫司農少卿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唐氏京兆郡夫人祖諱誠累贈資德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王氏京兆郡夫人考諱興累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妣陳氏秦國夫人左丞府君仁厚長者遭時多故親戚皆不相保府君獨負蔣氏姊之弱子仁崎輻兵間卒免於難李璵之亂羣盜乘時蠶起府君率眾捍衛井人恃以無恐至今德之秦國公有子三人長卽公次惟 次惟恭初秦國夫人夜夢車馬人從羅列於庭既寤遂以至元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生公於北四封堡公少受學前進士王仲文結廬城北荒棘中攻苦食淡者五年而卒其業前踰弱冠出遊京師受知臺府諸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八夢選慶

公得推擇試吏憲部某年用例補官授將仕郎河間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抑絕請託紀綱肅然辟大宗正府掾遂爲本府架閣庫管勾預纂集通制有勞延祐某年遷刑部主事陞本部員外郎文移填委剖決如流詳讞大獄時稱明允五年擢監察御史居數月除中書右司都事俄復入御史臺爲都事入右司爲員外郎丞相帖木迭見威福自恣僚佐莫知所爲公獨抗以正論丞相面加含容而心實忌之欲挽使出門下公不可遂謀中以陰事已奏于東朝幸 仁宗察其無他猶坐免所居官人莫不危之至治元年乃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起公於家歲餘又以刑部郎中召尋以奉議大夫爲本部侍郎剖決詳讞視爲主事員外郎時事任益重謁告歸省不報奉定元年中書奏除右司郎中同日御史臺奏除雲南諸路肅政廉訪使中書請留爲太子家令丞未上復以爲朝列大夫右司郎中同日樞密院又奏除參議院事故事省院參議得設席僚佐之上樞密多武臣或不諳傳典抑使歸僚佐之列公始建白改正焉三年除朝請大夫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賜上尊金段以重其行居數月召入為治書侍御史舉用察官部使者號稱得人三年改僉軍政院事頃之除吏部尚書視事甫兩月復除治書侍御史進中奉大夫侍御史賜所服犀帶一不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賜只孫金段表裏四貂鼠衣一四年以疾辭且薦某官張友諒某官王士熙自代不允左丞相倒刺沙平章政事兀伯都刺奏請回付西域賈人遠年所中寶石鈔五百萬緡公持不予丞相怒欲加以違制之罪賴右丞相塔失帖木兒救解而止平章復請以回付貴辦於公公曰寶石出西域市估乃西域牙僧所定難以覈實如令某回付當以其物還之遂召賈人付以元中寶石賈人特丞相繆謂非故物公曰寶石藏內庫宮禁中誰易之者賈人語乃塞公還自上京移疾徑去天歷元年 文宗至自江陵遣使趣召入見于 明仁殿復拜侍御史僅旬日特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所陳十事大略以為今大事未定可憂者陝西據河山之固西川有順流之便江南素多草竊高麗迫近直沽皆當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九

預為之防至於量材授職錄德定位乃萬世良法邇者特恩太多旁及無功未盡合於外議況兵革未息財用當量入為出不可濫加賞賜且節儉必自內始增設法薛舟宜權住其請給疏奏皆見納用時中書左丞朶朶參知政事王士熙等坐繫樞府罪且不測用公言得從遠貶江湘行省平章政事換住高昉等以慢易中使命鎖繫問故公言杭為前代故都居民百萬家若鎖繫行省宰臣民必震駭懼生他變 悟命給官舸召致之後皆置不問西兵入潼關樞密院議發太行以西民丁禦之公廷詰知院別不花等曰兵法先聲後實但當內固根本以逸待勞急起民丁是示人以弱也可乎往復辨論聲色俱厲又於 上前力陳其不可議遂寢 國家承平歲久倉卒調兵事機交急公左右應接指畫略如平時事無停者 上深倚賴之事必詢而後行九月宰相率百僚上尊號公攝門下侍郎禮成賜銀百兩金段表裏各一大軍之後橫尸蔽野公屢請下有司收瘞毋俾遠人有以覘吾國從之齊王魯王圍上京倒刺沙面縛奉璽

綬來歸 朝廷已肆顯戮并欲加罪羣臣固絕在圍城中者公不可大臣或與公異議公乘間白 上曰彼各為其主耳漢高帝所以封雍齒也況可加罪乎事遂解十一月某日秦國公薨公聞訃即日就道勅賜鈔萬緡以給其喪二年有詔起復拜御史中丞辭不赴改太子副詹事遣典牧監經歷伯單傳 旨賜金段上樽趣使人見於朶羅班忽都魯納鉢哈刺殿乞終制不允符授資政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固辭又不允賜只孫金段表裏各十公進唐太宗帝範及端本求治十事曰 天曰愛民曰脩身曰納諫曰

預大事不可

公尋應 詔

天下輪租納稅之民 樂工之流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大德以後

德僧道以不殺不貪清淨為祝讚禱之事宜令

官物大司農司專尚文具當整治以求實效隨朝宮 歷二口

月然後改調以息奔競吏員必由明取補試驗 以防 內

醫卜樂官不得混授文武散附遇大朝會 為一 於以別

流品不急之役動擾 民 一以罷之議論剴切皆人 言被

旨付中書議 多 令 龍翔集慶寺命以集慶路錢糧

悉予 聞 便殿言今國用匱乏集慶江南大郡財賦淵

藪豈宜 上謂不可 言公請姑給以今年所入後勿為例

上大悔悟 取佩刀削具公履而改從公言至順元年二月特授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 皇朝紳世人與俾公專知其事撤敦以

介 其庶母請賜鈔五十萬緡父曰聞撤 其庶 高官

能養 賈公弼平丞相 具言遂不 以為

大臣 荆南者夫馬 旨議

從臣

於

人之

不予

上知

命賜以

自陳家有傳

給餼粥力媿無功籍

以速試義

上以卿積有勞賜田出自

其勿辭

乞返恩命上注

默然公不得已拜謝而

尋移文備述初意訖以

田歸于官

乞歸侍親皆不允貽書

丞相燕帖

而及移文中

書謂自居政府政務

錯災疹荐

豈可待人言而後

得請復

口以鈔萬緡三年五月起為

海右道肅政

以母老不赴

四年 某官許師敬某

張昇等十

偕召

議定策事五月會

于上京公抗言曰當今所急惟在早

宸極布

遠邇使之聞

知然後修政事睦宗族除宿弊安羣情益或

久曠

器恐姦人

乘此妄

社稷之福也乃

政要三十

事首言自去年冬

今半載內外民臣

法抵禁公然無忌

世祖踐祚之初不肆赦

仁宗不赦貪官汚吏深意存焉

守前

戒飭中外使知非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上

常之恩不可幸覲此定民志之先務也次言修律令擇守宰辨人品

以清風憲限民田以抑豪強孕孕王士熙還自貶所

恩事其官

職乞 元沒入家產付之六月

日會于

下申言前所陳十事奉

旨依舊中書左

六日會于柳子

今天子即位于大安閣

詔 多採用公言宣讀畢以病 賜忽里台銀百兩鈔萬緡金段表

裏各一又以母老告辭右丞相伯顏

丞相敬敦傳

太后

使敦請視重公 使者奏

二三其德

出多門

以成

庶務

有不測之 生於肘腋宜察眾心所願欲而行之使政

令 一繼移

書歷敘古今國

之始亂母后之

至於

之職在乎輔導

聖躬教育

皇子尤人所不敢言又貽書左

丞相諫選高麗閩豎女子辭愈迫切明日遂行元統元年除山東東

西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力辭三年召拜樞密副使仍賜上樽綺段

趣使人朝以內憂去至元三年五月服除擢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

使時年六十有五即乞致仕亡何御史臺復奏賜上樽金段起為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以首相多變亂 祖宗法令居一月

而辭歸更化之後復以老人召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曰書集議

救災眾皆默然公獨上言三十三事及錄本朝誅阿合馬清冗職詔

章附禮部尚書阿魯灰等以聞遂移疾而歸以論事激切深為權要

所憚嫉言者奏奪大學士公殊不以為意他察官及部使者交章辨

析至正六年八月御史臺以聞詔給還所納 制命俄以七年正

月四日薨于所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五是有白鶴數十集于庭

公曰此弔鶴也弟惟善侍疾歔歔流涕公曰死生常事男子蓋棺事

乃畢汝不憂之不修尚奚悲我為召子銓教以忠君孝親之道勿

汲汲於求進且戒以毋厚葬曰石槨雖堅不如速朽紙衣瓦棺足周

吾身或違吾言非吾子也言畢而逝鶴復翔鳴者七日人莫不駭異

焉于銓遵遺志歛以時服其年五月十九日葬于甘氓保之原公幼

聰敏既長鬚眉疏秀多才而有志不拘小節器宇凝重性資剛直

遇事洞見其情與人不為苟合喜讀書起居坐卧賓客燕談之所皆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三

設几案列簡編或納卷袖中隨所至而觀焉其始致仕也自號逸翁

作臨漪亭浩然堂貫道書院藏書不啻萬卷春秋佳日駕青驥小車

意行林曲過園池之勝輒應 其間與田夫野老忘形爾汝若將終

身焉晚年閱理精熟為詩文博敏而純實有奏議雜文歌詩總若干

卷自題曰泛藁云娶華氏阿刺王氏並封秦國夫人子男一人銓某

階順德路總管府判官有學有文九工篆隸女二人適承直郎某官

李思儀承直郎某官苗頤孫男二人買住端住女一人狀稱公歷事

七朝聞召命即行言不用即去平日慕司馬文正公之為人出處略

似之浮雲飄忽而白日常新穎波橫潰而砥柱不改其言良信矧當

天曆至順間公所建明多國家大計安可使來者無述乎大書深刻

以侈 上賜不特為泉壤之光而已也銘曰

剛毅木訥斯近於仁苟有其德亦必有言有偉史公生逢昭代蹇蹇

匪躬難進易退危言正色不訕不佞忘人之勢藐夫巍巍杜絕倖門

鋪張治具為官擇人奉揚憲度言之可徵如龜如著惟 天子明

任用弗疑公益請共不懈于位晚登廟廊荐陪大議豈無謀夫發言
盈庭番香黃髮國有老成歸安里閭勞以事口閭告猷乃以計至
顯忠佑賢 天子聖神保其初終為時名臣勒文豐碑垂示無極
嗚呼休哉古之遺直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
豫章郡公諡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 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 慈

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當寧憫焉與念舊人以故翰
林侍講學士揭侯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
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命直學士臣潛為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潛蒙
恩起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 聖天子敬故尊賢之意承
命震惕莫知所為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隸大史氏不敢控辭
謹按前修撰劉聞所上容臺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幽堂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三

之銘公諱侯斯字曼碩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
道侯揭陽定者以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始家于袁與居
盱江者曰瑱居豫章者曰稷同祖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
汝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軼莫得而詳公於稱焉 世孫占
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而下三世俱弗仕以公
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
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
章郡公初 朝廷罷羣臣贈典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
旨為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為額祖妣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
郡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
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為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
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為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
師事焉年二十餘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洪素號知人一

見輒驚異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擊前後持湖
北使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 仁宗踐祚之初程公在翰林
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甚謹人不知為肺腑之親也盧
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
文清公梅蜀郡虞公集成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
以文墨議論與之相頡頏而公名最為最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
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
禮遇尤至相為推輓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
編修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 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
之史筆他人直賸吏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仍兼編
修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謁告南歸泰定元年
以元官召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於翰林 朝廷之事臺閣
之儀靡不開習王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
可也天歷二年 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於 奎章閣而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古

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為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
郎閣在 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
者謀合錢為買馬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鬻之示不欲以己為
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為國之重臣而未嘗假
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 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 旨
恆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 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問
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
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
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
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戶者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能
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者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產因公所上政
要及之遂蠲其征人賴以甦至順元年預修 皇朝經世大典 上
覽公所撰憲典顧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起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
籍事且屢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 今皇帝

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
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法書名畫珍玩器
物以進公歷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名爲之坐閱移時至元
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四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
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于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
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奏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爲便五
年奉旨函香祠北嶽北海濟瀆南鎮竣事引疾便道西還丞相
太師秦王令集賢促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上親擢公奎章閣供
奉學士聞命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
正元年肇開經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
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公既自將仕佐郎累遷至中順大夫其爲侍講
階當與品對而新移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爲例進四等轉九階爲
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微辭與義
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忱務以裨益治道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左

選

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
詔遣使追及於滄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奉上樽論旨還撰明宗
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所賜日金數亦
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毋行公曰使揭奚
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不恨不然何
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當先養之於位望未隆
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乏才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于
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
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
平章政事而下暨公等六人爲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爲都總裁丞相
問修史以何爲本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
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
術爲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
古人作史善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

以筆削自在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於
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
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敏知遇惟恐無以稱塞辰入酉出
憊不敢休會盛夏雨潦積被宿館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
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
賻有差時方有使者自上京燕勞史局以公故爲改燕日使者還
以聞上爲之嗟悼以楮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
櫬歸江南公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暨有祿入服
食稍踰於前輒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
與兄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僕得罪亦寬
容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下急後生便習暴戾不得不以身教
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恆急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
爲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白
用會試終場鄉試次榜舉人爲教官廟堂以咨於公力贊成之由是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左

選

士無遺才之憾公喜引後進而不能俯徇流俗郡縣有一廉吏稱
之寧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曲爲之掩覆達官大人意有不
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軋而不悔間寫其心之所不平於文字間人
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公爲文敘事嚴整而精取持論
一主於理語簡而潔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嚴密而不失乎性情
之正律詩偉然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草書國家大典冊
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
爲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
暮年求文者屢廢食爲廢殊不以爲憚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其民
奉金爲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賄敗客
有爲人謁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
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
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制贈護軍
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有勳節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

即程氏太中大夫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嚴卿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李氏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適楊湘蓋人才之生必于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恆在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久而益著非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庶士起遠方而徊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為儒宗文師荐膺眷遇勤事以死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不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 世皇還不作人豐芑之澤燕及 昆在 仁廟時羣獻俟俟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閒佩玉長裾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 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挾不矜 今昌辰峻躋邇列嗣其遠引萬夫莫過天子有命式過公歸重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 天子不自神聖廣履細旃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啟厥藏發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七 夢 選 廣

潛開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異見參錯猥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眾功訖于絕筆克成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敬故尊賢 天子之德詞臣奉詔薦此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諡文肅 公神道碑銘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經筵事臣楚僊護都臣潛等進講于 明仁殿臣朶爾直班臣楚僊護都奏鄧

文原經筵舊臣歷事 累朝備極榮遇茲又顯受聖恩贈封定諡墓上之石宜賜刻文 上既可其奏命臣潛為之銘勅翰林學士

士承旨臣起巖篆其額臣楚僊護都請就令臣朶爾直班書丹上復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梈之狀授臣潛臣潛謹按故嶺北

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諱文原字善之曾祖從樞妣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雍氏南

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綿之彰明杭為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為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清薦暨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為聖賢之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授徒戶屢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王參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事繫獄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荐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承旨聞文康公復於寮友少所假借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升修撰 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 成宗崩預纂修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為承旨持見不同閱公所具彙互有指適公不與辨第令檣藏以俟後數日二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為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六 夢 選 廣

之丕變召除國子司業建白修明學政而樂因循俾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 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潮行中書省榜公考延祐元年鄉舉公以 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舉私議慮遠方之士未悉 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無復踵異

時場屋之弊尋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召臺臣交章舉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 州民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追者及之刺及其右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即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更張福見坐繫三歲

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福見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見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為神江陰饑民稱

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疫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

之平江僧訴總管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証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熙移兪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郡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賄敗乃爲設法以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爲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爲定訟遂息小吏有結爲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虎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家財者以贖滿罪至死公曰贖五十錠盜惟二人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實所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僞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止之使爲烘焙獄具當死公曰造僞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當何等宜比行使加等杖罪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貧其從子回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搆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九 夢 選 慶

害之家僮死回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冤釋蘭坐回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爲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潮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臺檄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翰林侍讀學士泰不花以爲舉首既上春官果爲廷對第一士論翁服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 詔論弭災之道謂今天下士師非才惟受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瘼死 宜慎選理官死罪應決卽決冤卽釋之河北流民復業 朝廷雖令計口給緡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糧支發之羨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建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 旨知泰定元年貢舉及 上親策多士于廷仍俾充讀卷官有 詔開經筵時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 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苦脾疾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未行擢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易公名 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諡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用公蔭爲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若干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堃司徒府掾史戴孟純孫男一人萊孫公蚤慧稍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侶相宋理宗門戶輝赫公未始挾以自 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視華靡豪華縱事漠如也公丰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而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已常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橐中金託於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金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黃金丹砂象齒爲私覲之禮公却之其人曰清白物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三 夢 選 慶

耳公曰爾物雖清白我受之則污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積俸貫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爲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朽悉歸焉及在 朝廷施于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於世工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 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制班惟忠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牒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 主知而至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馮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庠而擢巍科躋膺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公較藝鄉闈臣潛誤辱荐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潛遂忝預執事茲又獲載筆棘太史氏欽承明詔勒文公碑不敢以菲陋荒疏伏 闕控辭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

井絡之靈實鍾俊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翔而後集靡徐靡亟負其所韞時而出之學爲儒宗政爲吏師其學斯何
蜚英文苑鋪張 皇猷裁成 帝典弘敷教道模範國人談經
禮履堯舜吾 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
舞之士氣以振輶車所屆獄無冤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
匪有二致國之老成 天子所毗公不爲起秉化而歸門生奉
詔薦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式

神道碑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御史中丞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諡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峰鄉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潤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呼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太原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盧夫人出也幼穎異卅歲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磨礪浸灌日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為眾所嚴憚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口口口採調同知樞州事當國者急於賦歛督責甚峻部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一 步 選 慶

縣長吏奉承如恐不及公獨不阿其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世祖皇帝聞其名權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力檢數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川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蠲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其人因力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啟邊釁交趾虛勞王師賦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膏粱子弟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毋使苟為進身之地他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其言後多施行世祖賓天上封事于太皇太后皇太

后日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啟冬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之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陛下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亟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尊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伏聞上言建立儲貳敦睦宗藩選任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故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二十餘上皆嘉納焉擢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子選權勢凡鈐量注擬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悅服奉詔使甘肅給軍儲繼買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閱所部獄囚而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為徵政院長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一 步 選 慶

史舊例臺察於徵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徵政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申嚴號令本兵者賴其仗助為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山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為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弼庶政損益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取則焉擢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構害御史郭章公力為之辨有沮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關右地接羌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柔之以恩而懼之以威士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之法上可其奏仍命總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為刑部尚書擢侍御史除僉樞密院事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宸極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闕遂參議中書事頃之拜陝

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每謂人生未老得聞乃爲貴
吾年周六甲歷事四朝恆以無能補報爲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
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某
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夫計開上嗟悼不已詔
特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仍命詞臣
爲贊書以褒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中大夫
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適姜某夫亡年未
三十卽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次適朝列大夫曹州尹麻鄰次適
敦武校尉某處權茶提舉王琦孫男二人倣樞公遺書有奏議五卷
詩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爲之序惟公以純實之資克承正學遭
逢聖代爲時名臣雖雅志恬退而造次不忘於愛君憂國光膺茂渥
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沒之歲潛始舉進士至京師三十有五年公
孫倣以墓隧之碑未建介翰林修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潛雖不及游
公之門而觀其光儀聆其磬欵讀公之書而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三 夢 選 慶

盛哉序而銘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祉伊公之貽公初
筮仕華問四馳擢寘臺端用副倚毗作帝耳目爲國著龜宮車晚出
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
論思乃濟宥府乃陪宰司訂謨遠猷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太微
胡然遠引莫可馬轍公身在外忠愛不衰庶公復來赤烏衣遺表
上聞當宁齋咨一鳳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褒厥有制詞有封若堂
昭以銘詩

沿海上副萬戶石抹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七日武德將軍沿海上萬戶府副萬戶石抹
公終于台州之私第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從葬于柳城之先塋公諱
明里帖木兒別名繼祖字伯善迥烈口人其先出於梁蕭氏隨蕭后
以族入於突厥后歸唐而其族留突厥至遼爲述律氏仕遼多至顯
官金滅遼改命爲石抹氏日庫烈而者於公爲六世祖義不仕金望

日再拜而卒日脫羅華察耳者於公爲五世祖承先志亦不仕其第
二子曰鮮公高祖也問父何爲不仕父語以其故慨然曰見必復
之金主問其材武多智召爲奚部長固辭弗獲乃悍兒瞻德納姑受
之以全其宗遂遷去之北野山射狐鼠以食誓不食金粟聞太祖皇
帝龍興朔漠乃杖策來歸謁拜于九游白旗之下言東京金人根本
之地得東京則金可圖上卽命取東京師次高用與之千騎使爲前
鋒諜知東京新易留守出奇計獨與數騎邀殺之遂入東京得地千
里戶十萬八千勝兵十萬進攻北京三年而克之得其守將四十有
七城邑二十二有旨以北京旅拒王師當屠力諫止焉特授御史大
夫領北京達魯花赤別募精銳之士萬二千號黑軍以其籍來上賜
金虎符加上將軍提控諸路元口府便宜行事太祖西征俾統帥漢
黑軍借諸將經略中原徇地至蠶州死焉會祖諱查刺繼爲御史大
夫統黑軍定河東陝西諸郡移師攻益都城破衆欲盡殲降者堅持
不可益都之人生爲立祠以黑軍長驅入汴進拔睢陽太宗皇帝嘗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四 夢 選 慶

其勞授真定兼北京兩路達魯花赤祖諱庫祿滿以黑軍與從弟度
刺攻襄陽樊城世祖皇帝念其祖父之功德降制褒諭賜金符爲總管
與叛將戰于濟南死焉考諱良輔以黑軍攻五河及湖南諸部宋平
論功行賞賜金虎符歷蔡州督軍萬戶黃州招討使尋以公海副都
元帥開闢于四明會改元帥爲萬戶遂以爲沿海上海戶府副萬戶
累階昭毅大將軍由昭毅而上四世有傳在國史妣莊氏封某郡太
夫人公少負材而尙氣不肯爲人下大德七年以門功入備宿衛事
成宗皇帝爲舍利別赤將上旨禱祠山川所過州邑名人魁士莫不
器重之十一年昭毅公以老謝事詔以公嗣其職方是時承平日久
黑軍散落之餘多已他屬武宗卽皇帝位仁宗爲皇太子生命悉括
黑軍以衛東宮宗戚貴臣弗便事遂寢公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
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而恩意周浹當揀放而老且貧
不能歸者曲爲之地使有以自給而達於鄉里旅殯者累數百擇地
爲叢豕聚瘞而時祭之婺之教場多餘地最爲沃衍相其土宜樹桑

藝粟麥而儲其入幕府勞績供億軍中藥餌棺槨咸取給焉暇日則延師儒咨諏善道士譽翕然居民亦樂其不擾往往形於詠詠江西大盜起寧都寇贛州列郡皆警朝廷命行省宰臣親率諸道兵往討之公預在行聞公所設方略深服其決機之精即徵公爲行軍都鎮撫部郅復諸軍生縛其兇渠二人而乘勝擄其巢穴逆黨潰去元惡尋亦就擒乃班師凱旋處之遂昌愚民嘯聚竊發郡縣約官軍合捕公按兵不出單騎直抵其處責長吏失於撫字諭富家輸粟賑濟而團結保伍以自衛不旬日誅其首亂而歸其同黨三十五人于有司餘皆令復業如故兩浙之鹽法積弊日以行省俾公與轉運司官共整治之公訪求其致弊之源隨事釐革守戶之凋耗者亟爲僉替使無缺役官課既登而民間私煮鹽販之害有未盡除事聞于上命行省擇所部萬戶歲一巡歷以申明其禁令公首膺茲選所至人莫敢犯或弗悛而麗于法立蔽其罪未嘗留獄由是平民免於誣構株連之患公復深究其利病酌古今之宜爲上中下三策行省以上于中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五 夢 選 慶

書事格不行有識之士以公言不可廢相與刻真郡庠人至今傳之昭毅公既老每懷鄉土之念指館之日家僅存遺書數千卷公嘗其故廬爲舟車之費奉樞還葬柳城餘貲悉分諸弟太夫人久留遼東因迎侍南來致其孝養諸弟相繼卽世撫育其孤子至於成立嫁其孤文咸得所歸公初從昭毅公在四明師事前進士史先生蒙卿先生沒公爲治葬且割田以祭焉四明之學大抵祖六氏而宗楊袁惟先生上接晏氏之傳爲學一本於朱子公天資穎悟凡先生所指授聞輒領解然不徒守其空言而務在明體以達用自經傳子史下至名法縱橫天文地理數學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而韜鈴之秘則家庭所夙講商榷古今慶臺忘倦治法征謀如指諸掌公素慕爲奇節偉行非常之功有志於當世而喜推轂士類志局于位弗克盡展所蘊因自號北野兀者年逾強壯卽請納祿舉仲弟振祖以自代樂台州山水之勝買田築室而居焉扁寢牀之所曰抱膝軒雅歌賦詩以自娛家事付之諸子一無所問更自號太平幸民致和天歷之交

行省強起公防邊松江海道事定表爲閩帥公微聞之以親老力辭及太夫人以高壽終公年已耳順哀毀過禮既奉柩耐葬于昭毅公之左廬墓三年然後去太夫人所遺服御之物悉以異季弟其篤於孝友天性然也省臺交章列荐略不動其意原官之令下亦不自陳安常待終不疾而逝享年六十有七所著抱膝軒吟若干卷清心高古有作者風娶弘告刺氏封武平郡君子男五人長宜孫襲武德將軍沿海上萬戶府副萬戶次文孫次德孫俱國子學生次厚孫今以昭信校尉爲沿海上萬戶府副萬戶次哈刺女三人長適泰不葉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今累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餘在室昭信君以葬有日奉公門下士潘倬之狀以碑銘來屬潘幸辱遊公父子間且與侍讀公同官爲假不敢以衰朽不文爲解狀稱公儻似魯仲連淵深機密以李泌得士似魏公子無忌廉退似邴曼容至於料敵制勝論事剴切抑又公之所長人以爲知言銘曰猗公之先爲時名臣運去物改不事二君逮其孫會歸我真主累將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六 夢 選 慶

重侯勳在盟府垂休五葉惟公敬承際逢熙運四方砥平專城坐鎮偃旗卧鼓海波不驚萬室按堵蠱蠱之細安足播除小試之效特公緒餘公材則多敏而悅學九流百家由博而約經綸之妙出武入文欲藏弗耀抗志青雲時逾兩紀優遊事外嘯歌息僊春融蠅蠅積慶儲社昇于後人提將之符棨載在門史所屬書公先四世嗣作公碑其尙無媿

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于公神道碑

至正十三年九月己巳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于公終于平江里第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十月丁酉葬吳縣至德鄉洞簾雁蕩之原公諱文傳字書道姓于氏于之得姓始於春秋時宋大夫犇漢有蜀郡尉獻吳有軍師吉晉有將軍瓚著作郎寶史氏所紀代不乏人其後有家于汴而仕于宋至武顯大夫者日思義於公爲六世祖武顯之子日信於公爲五世祖建炎初與其弟武節大夫恭扈避南渡僑居平江子孫因占籍焉高祖諱振曾祖諱拱辰皆弗仕祖諱宗顯承

信郎今贈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穎川郡侯祖妣吳氏追封穎川郡夫人考諱雷龍鄉貢進士入皇朝終於饒之蕙湖書院山長今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穎川郡侯妣吳氏顧氏所生母陸氏並追封穎川郡夫人其詳具如公同年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玄所為贈封之碑初承信府君雖仍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兵部府君一薦于漕再薦于鄉最後遂與長子湯同上春官鄉人榮之未幾場屋事廢湯亦卒而陸夫人生公兵部府君名以今諱蓋探有望焉公少嗜學十歲能屬文年未弱冠而聲譽籍甚用舉者為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之慈湖書院山長浙右憲府辟入幕未赴而丁兵部府君憂仁宗臨御之始有詔著取士令公首以江浙鄉貢會試京師登延祐二年乙科被旨賜進士出身故事布衣入官假階當二等主選吏以舉人亦起於布衣疑未決上特命蒙古人與正六品階後勿用為例餘皆與對品階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昌國州事昌國一海島耳民頑獷不易治其尤無良者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七 夢 遷 慶

往往羣行剽掠於鉅海中若化外然公柔之以恩信俗為之變長官有強懷自恣者公不與校而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瀕海有三鹽場司其事者怙轉運使之勢虐使州民身服重役而家業破蕩公語同寮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為之陳理辭嚴義正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遷承務郎平江路長洲縣尹長洲公鄉邑地廣人稠牒訴輻輳歲輸秋租至四十餘萬石公於關決趣辦具有條理使傳往來將迎無虛日亦靡憚其勤徒揭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口畝令以三畝入于官為受役者之助行中書省檄公專任長洲之事既又連以華亭上海兩縣無錫一州之事諉焉公之號令素孚於長洲之民間公諭以善言無敢為詭寄所得皆腴田旬日而事集華亭上海之亭戶不統於有司而無錫多豪家大姓非長洲比公委曲化導人皆悅從詭寄之弊既絕亦以腴田來歸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以陸夫人喪去官服闋遷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

尹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於外生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以器貯水沈之不死以帛勒其頸乃死夜以醬塗死兒而焚之張知而無如之何公聞之乃發其事死兒餘骨已至官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以為妾所生兒初不死公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就抱亦不肯食妾之父母辭窮吐實乃呼鄰婦至庭下見親母躍入其懷乳之即食王遂伏殺兒之辜人以為神明丹徒縣民周某有一女二子而二子共殺其女獄久不決浙西縣司俾公往鞠之公於片時間悉得其情而周有母乞貸二子命以養其老公謂二子所承有輕重合以首從論乃議以為首者當殺姊之罪為從者免其死使養之憲司如公言人稱明允安定胡先生葬何山寺僧壞其墓而據其地數十年來郡守之情強有風力者與之爭皆莫能得公白于大府姑還其舊而表樹焉陸奉議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婺源依山為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風移俗習變遷男女婚聘後富則偷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八 夢 遷 慶

不葬者公下車即呼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嫁喪葬之事俱畢朱文公上世居婺源故業為豪民所并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公呼豪民析之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募好義者即宅建祠令其家世守焉富民江某出遊京師娶倡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間關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而重困苦之日給脫粟二升使自舂爨以食張不能堪子恐生他變乃與其弟共殺之瘞其尸山谷間官府知之而利其賄不問也公曰為人子而戕其庶母人道滅矣可道其誅乎乃發其事而論如法陸朝列大夫平江路吳江州知州吳江去公家僅數十里猶長洲也公綜理裁決小大庶務處之以公而行之以恕親舊訖無間言公歷仕所至必以均賦役為先催科追逮一用信牌度其緩急而嚴為程限民亦不敢違村落之間不識有悍吏之叫囂墮突也至於明要束以正官常謹防閑以清吏弊厚拊養以紓民力精勸勵以淑士心有古循吏之風焉人始而憚久而安終而愛且慕既去而又思之也在世祖時王文康公鸞嘗請

修遼金史至仁宗時李文忠公孟又嘗請修宋史久未有成書今天子至正三年始命首相總其事凡文學侍從之臣布在列位並令入館分任述作其效官于四方及山林之遺逸咸加搜訪俾預討論於是公自吳江召入居宋史前局公恪恭其職雖憊不少休甫逾再暮而三史成以次告成燕犒錫賚寵數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公集賢待制朝請大夫居無何遂致仕先是朝廷為官擇人以公才長於治劇而數煩以州縣之事公以治行為一道最而舉於憲府者四韓公鑄乘使者車按行屬部至親作烏程謠以紀其政績惜乎所試者小未能盡展其經綸之蘊晚逢盛際峻嶒適列人皆期公致位通要有大設施而公雅志廉退齒髮未衰輒請納祿優遊里閭垂將十年而以壽終縉紳先生及于是者其幾何人公氣貌充偉識度疑遠遇事皆不苟平居衣服無華飾食無珍味而於親庭之養家廟之祭必致其豐腆無他玩好而獨耽於書手自校讎至老不倦喜接引後進來者必與均禮而諄諄誘掖之江浙江西鄉闈聘公同考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九步選虞

試者三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有來謁者亦不厭於應酬公以仁里自號暮年又自號止齋有仁里漫藁若干卷藏於家娶顧氏逾年而卒繼時氏累贈穎川郡夫人繼朱氏亦皆前卒時夫人執婦道尤謹有子男三人長旌用公致仕澤為忠翊校尉河南府路同知陝州事次旌建寧路醫學正次城國子生女五人長適張思誠早卒次適管瑾丹徒縣儒學教諭次適葉元英次適章祥次適陶思敬嘉興倉監支納庶女二人一許嫁袁養福一尙幼孫男八人德潤德淵德源德洵德溫德浚德敬德滋惟德淵為國子學生餘皆業儒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公之歿也遺命速葬旌方在官下旌及城弗敢違逾月而葬焉與時夫人同兆域窆窆之事甫畢旌適以秩滿受代而還攀號靡及乃奉公甥吳洪之狀逾濤江走金華山中問銘於潛以作公碑始公入秉史筆潛實同被召命適遭內艱弟果赴速公書成受賞得謝而歸潛乃起自休致承乏太史屬預聞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幸從諸公之後執筆具草而竟未

獲裁定上進潛之不敏媿公多矣安足以任不朽之託乎然以江浙之士與公為同年者十人潛獨後死義不得辭也銘曰

氣運合一人材乃完公生其時弗後弗先皇仁在上豐水有芑長之育之逮夫強仕乃拔其萃乃揚其英哀然前列旅於天廷踈踈退讓守官外服進也不亟鴻漸于陸孰道公歸俾居帝旁蘭臺石室大啟秘藏歷觀後王推求故實用裨乙覽考其得失嚆功冊府窅迹仙班上方眷公公遽引年東門祖饒光華載路八座之崇熙朝異數九原莫作一鑑未亡疏封錫誥嗣舉彝章願慙不敏汗青無日猶及銘公日筆則筆

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提古解公神道碑

公諱忽都達而字通叟系出蒙古提古解氏其先曰伯帖木兒世居雲中曾大父曰阿屯赤那演以侍衛近臣受知先朝弗及官而歿大父內火者楊州路泰興縣達魯花赤當用公恩贈官封爵未命父曰阿散畧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退封雲中郡侯初尙書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十步選虞

侍親至江南因占籍於金陵後由湖北而下居於豐陽母蜀人馮氏宋某路提點刑獄立之孫女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一人即公也公幼警敏篤孝於親比長雅好儒術游學湖湘間從名師受經史而究其大義肆筆成文咸造於理儕輩敬歎自以為莫及俗尙淫祀公讀書之所旁民家數有鬼禍公為驅逐禁止之一夕鬼見夢於其人曰公貴人也我不敢與之抗當舍此遠去自是其妖遂絕聞者駭異焉延祐四年郡縣以公充試有司為湖廣鄉試第一五年會試京師及上親策遂為廷試第一被旨賜進士及第授承務郎秘書監著作郎奉詔函香禮祠五嶽竣事還朝除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會蠻寇竊發從省官出兵討之公乘機制變密運籌畫賞罰明信士樂為用事平以聞褒寵甚渥擢奉訓大夫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風采為之一新分按所至嚴而不苛人莫不感服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江浙地大人夥政務叢劇文移填委公處之以間暇而事無不治宰執及僚屬多賴焉遷朝列大夫都水庸田

副使行部至錢塘有司言民居侵入湖面請盡撤之公曰于行省曰
西湖水利常疏通者在乎九井苟無壅塞何多毀民屋爲此特小吏
欲乘勢爲姦利耳有司不敢復言民乃獲奠居于無擾鹽官海隄爲
風濤激蝕而崩田廬亭竈皆淪沒危及於城郭朝廷爲遣官謀捍禦
之公督有司具木石以充役事晝夜不少懈隄成而水患息改荆湖
北道宣慰副使到官三月丁尚書公憂自江陵扶柩涉江湖抵錢塘
遵治命卜地於吳山葛松嶺之側以葬焉公居喪悉用古禮廬於墓
次三年築亭號永思終身無忘也服闋授同知饒州路總管府事
國朝之制以六事考郡縣之殿最公下車未幾而六事俱有成效至
於整站赤以通使命革鄉司以正稅籍造浮梁而民免於病涉明法
令而豪強震懾崇教化而禮讓興行可紀者不一而足在官三年以
治最聞公以秩滿將解印綬去士民攀戀不已復爲留二年陞中憲
大夫同知衡州路總管府事時有大盜構亂於廣海軍旅之興所過
騷然公給其需求而戢其暴橫皆有法由是軍士無敢譁而居民得

貢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七 夢 遷 虞

以安於田里郡庠有諸葛孔明祠歲久弗葺主教事者因而廢之公
慨然曰孔明王佐之方立祠依聖人孰謂不可卽命復其祠如故湖
湘間多學者公聘名儒設賞格試以經術辭藝是歲大比上春官者
皆前日預選之士皇上臨御日久望治益切慎擇守令付以承流宣
化之寄公用舉者大中大夫濟南路總管鈔法滯不行首爲立變通
之方公私咸便之歲旱有禱輒應人以爲公精忱感孚所致未及三
年復以六事備舉治最俄移疾而歸廷議謂公才任治劇不宜使就
閑退詔除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未上而疾作遂不起公生於元貞
二年五月十二日卒於至正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四以
十年二月某甲子朔附葬于尚書公墓之左夫人河東聶氏宋某路
提點刑獄光之孫女事舅姑有禮待姻族有恩年四十有六先公一
年卒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男一人曰捏古思公教之甚篤每撫而
誨之曰吾忝以倫魁致位三品蒙國恩厚矣爾能不墮吾家聲吾死
之日瞑目何憾乎捏古思佩服訓言而刻意於學至正七年中山東

鄉試第二名用特恩補清州儒學正公用公廕爲忠顯校尉平江路
同知吳江州事女二人長捏古真未嫁而卒次傑烈真適某人庶子
一人曰捏古烈尙幼惟公早由館閣出入省臺而雅志恬靜廉於進
取歷仕已踰三十年食祿不過二千石今方嚮用而遠不可作惟嗇
其年是以其材弗究於用也然竊觀古之君子蘊蓄經綸之業而不
克大施後之人必有起而成其志享其祿位者公則有子矣捏古思
緣斯文之雅故以狀來屬滑銘公神道之碑謹序而銘之銘曰
大山穹林杞梓出焉名宗貴胄實生俊賢際時熙洽文場啟公以
儒英克冠多士承明之廷羣才所儲瓊琚玉佩拾級而趨乃贊政機
乃持風紀往臨外服使事有指人後公歸公來徐徐緹屏泥軾兩乘
倅車晚專名城有民有社導揚德意膏澤在下膚寸之雲蓋雨九州
上方側席公去不留胡不慙遺俾躋上壽公才則多用而未究有子
承考公歿不亡于飾其終國有典章諡在奉常傳在太史惟墓有碑
負以龜趾

貢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七 夢 遷 虞

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神道碑

泰定二年六月十八日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薨于京師阜財
坊寓舍權厝于城西之某所公嗣子達甫三歲留婺之蘭溪故居後
二十有六年是爲至正十一年達始克返柩卜某月某日襄大事于
蘭溪某鄉某山之原爰以狀授滑俾勒銘神道之碑按狀公諱萍姓
陳氏自周封有虞之後於陳春秋時爲楚併子孫以國爲氏散處四
方世有名人居于溫莫詳所始公會祖諱景彥晦德弗耀祖諱春
側儻好施喜周人之急刻意教子期于有成考司馬府君諱自中娶
于蘭溪楊氏因以家焉宋季與伯兄右丞相兼樞密使宜中俱以進
士起家德祐元二丞相當國我朝代宋之師逼臨安邀丞相出降竟
不出而奉益王廣王南遷及至海上知天命已去乃浮海之古城之
暹而沒府君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與大軍相持
十餘日食盡援絕軍帥欲降之不從朝服南向再拜而死五子存者
三人皆育於外家楊氏公其仲也世祖皇帝以丞相不降而去遣使

追之不及命物色其子弟在江南者外氏遂以公兄弟歸于京師公
 天資穎敏髫髻之年儀觀語言已如成人世祖見其骨相厚異於
 常兒大奇之公亦念陳氏故宰相家不可不自樹立刻意於學無所
 不通以兼善梵學被旨賜名董真加刺思俾事裕宗皇帝於東宮於
 是世祖皇帝方長駕遠馭網羅英豪公因得與居與遊而晞日月之
 光華觀風雷之迅奮聰明益以開發至於騎射亦精其能上深器其
 材而未及用成宗皇帝以公先朝舊臣尤加眷遇日侍左右與聞謀
 議自國家統一函夏惟土蕃最為西方強國諸戎咸畏憚之昔唐人
 與之通婚結好而日尋干戈未始休息今雖臣附已久而竊發不時
 朝廷視為重地建宣政院以統治焉會邊人告警上欲命將出師而
 難其人詢於在廷無以易公特拜榮祿大夫宣政使佩三珠虎符領
 土蕃宣慰使以討之陛辭之日賜以銀印金劍使得便宜從事公受
 知累朝每思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慷慨激烈勇往直前士氣百倍
 戈矛所指氛祲肅清殲其渠魁數十人盡定多含思桑思加康孤兒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三 夢 選 慶

之地凱還召對賜上樽襲衣獎諭甚至武宗皇帝臨御之始以公習
 於西事命持詔撫寧邊陲初入亂境有數千騎整眾而來公猝與之
 遇亟命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閑暇敵疑
 有伏懼莫敢前有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公引弓一發中之遂驚
 駭遁去由是諸部服公威名聞公至皆膽落不敢言叛矣入朝以功
 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以宣政使兼會福院使延慶司使土
 蕃宣慰使如故仍推恩于三代曾祖贈中奉大夫秘書上護軍追封
 永嘉郡公諡安惠祖贈資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
 諡恭僖曾祖妣王氏妣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司馬府君贈銀
 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母楊氏封溫國太
 夫人公入則侍燕閑出則陪扈從妙選時髦開府設屬門生故吏多
 致通顯寵錫榮耀震于一時或以公驥貴而忌之譖於上曰國宰
 相之子孫不宜真之禁近上若日其父執節而死為彼忠臣其子豈
 不能忠於我乎大官爵以待豪傑之士非爾所知也仁宗皇帝以重

熙累洽之餘右文興治元儒大老森列平臺閣公翱翔其間推賢讓
 能多所薦引因事論說明諒不阿莫不歎服焉英宗皇帝奮乾剛以
 御羣下大臣動遺譴責公每從容諷諫天顏為霽威嚴所全護甚眾
 初臨安既下干戈之際公與太夫人相失莫知其所在尋訪不獲為
 之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孺慕之思久而彌切或傳在順州某氏之家
 公奉金幣及名馬以請而弗能得聞于朝為降旨賜泉幣萬緡白金
 十鎰皇太后及諸王大臣織文錦綺之屬又不下萬匹公舉以遺之
 遂迎侍以歸一時文人咸為賦詩頌美其事朝野榮之太夫人日思
 鄉里公之兄芹女兄嬀適至自南方嬀孝思尤篤自與母相失斷髮
 誓不嫁然指為香十指僅存其四至是與芹奉安輿還蘭溪服勤孝
 養克盡子道太夫人康寧壽考享年七十有三而終延祐五年三月
 也公聞訃南奔朝廷轉泉幣萬緡給驛馬四十四匹遣近臣諭旨於行
 省宰執及部使者護其葬別勅詞臣為製碑銘未幾上三遣使賜七
 寶束帶一金織文緡十泉幣五千緡起公於家公還朝久之俄感末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三 南 選 慶

疾宣醫診視相望於道屢乞歸皆不允疾增劇始得請出為行宣政
 院使未行而遽不起享年五十有七訃聞朝論深痛惜焉娶某氏封
 某夫人子男一人即達工於書今上皇帝嘗命題欽安殿榜及渾天
 儀躔度集歷代郊祀禮甚被嘉獎嘗奉旨禮祠實陀竣事而歸錫資
 尤渥人謂陳氏有子矣公兄芹弟葭皆前卒芹以子愛穆柯貴贈中
 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愛穆柯受知今上日見親近與達雅相敦睦
 家庭之間動中禮法陳氏之世澤未艾也康順之忠義死節固享有
 其報非公能濟其美亦何以致是哉銘曰
 顯允陳公克生相門際今聖代四海一君奉身來歸年甫弱壯服勤
 帷幄出入無間不亟于進譽望日隆蘊其宏略以時奮庸西人弗靖
 事聞當宁峻陟使名統臨蕃部銀章寶劍假以便宜盡護諸將往宜
 皇威賈勇長驅工樂用命兇渠既殄邊地悉定凱還論功委任益專
 游將使指來旬來宣視險如夷出奇制變折其姦萌莫敢復叛上公
 之貴兼總數官公材則多靡憚其煩入居帝旁從容獻替人不得聞

險被其賜公起疏遠人或謂之蔽自上表用公不疑公逝不留公則
有子追遠不忘遷神故里某山之原有封若堂祥慶所鍾後其彌昌
公位一品名在史策寫以聲詩刻此山石

特進上卿立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胡運大真人總攝江淮
荆襄等處道教事知集賢院道教事夏公神道碑

玄教第三代大宗師夏公既順化歸真而遷神于故山其大弟子張
公德隆襲掌教事以狀授潛日先師之道行德業當授故實請命于
朝而勅文豐碑惟是禮魄之所安不可無以表于封樹敢屬於吾子
潛固辭弗獲則按狀所述序而銘之序曰公諱文涿字明道別號默
清世居信州貴溪縣之唐旬曾大父諱如愚大父諱英大皆業儒而
不仕父諱希賢宋末舉進士未第而德祐失國入皇朝特授昭文館
大學士中奉大夫母楊氏封江夏郡夫人兄弟四人長文口次文深
次文濟公最幼生而開爽英發壯歲就學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吝徇
世俗紛華之習一日憑高四望忽若有省慨然起求仙之興年十六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左

學道於龍虎山之崇真院初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張公入觀世祖皇
帝肇立玄教命爲大宗師建崇真萬壽宮以居之公素清慎博雅爲
開府公所賞識大德四年始至京師與大宗師特進上卿吳公同侍
開府公左右日相切磋而學益以進八年開府公以上命遣公撫視
諸道流於大江之南比還制授元道文德中和法師崇真萬壽宮提
點至大四年仁宗皇帝在儲宮聞公賢有道而其法又多靈驗迺召
見命獨任水宮承應法師有司歲給車馬扈從往來兩京出入禁衛
無間奏對率皆稱旨甚敬禮焉仁宗正位宸極皇慶元年首降制特
授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以銀印視秩
二品天語褒嘉恩意隆厚非常典也延祐元年公父遂拜昭文之命
兄文見亦特授某階中政院判官五年奉上旨代祀龍虎三第閣皂
三山竣事悉以祭供金給分施各宮觀秋毫無所私上清宮靈星門
歲久腐壞抽已橐伐石於太湖而更新之內翰歐陽公爲之記既又
度地築宮於龍虎山北一里得請於上賜額元成魏國趙文敏公爲

篆其廟榜曰勅賜元成之宮云七年開府公示將解化以教事付吳
公而命公繼之至治三年晉王入踐大位所居便殿每至中夜庭戶
輒有聲兩宮爲之不寧近臣拾得口國公等傳旨俾公以符水祓滌
之是夕肅然翌日適當元日即命設醮於崇真萬壽宮仍出聖書賜
元成宮爲大護持今上皇帝以公累朝宿德寵待尤渥元統二年親
灑宸翰作元成宮三大字以賜焉至正六年吳公乘化而終以開府
公治命屬公嗣領教事中書集賢同奉上旨授特進上卿立教大宗
師元成文正中和胡運大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
道教事聖書護持佩以先朝所賜開府公玉印寶劍他恩數皆如舊
制公既登教席一意精白以佐清靜無爲之治綜理庶務悉遵前人
成規衆咸安之九年春俄感微恙飲食起居不異常時祝贊禱祠之
事未嘗倦廢二月十四日乙亥呼弟子畢集于前語之曰吾留京師
五十年早荷聖朝眷遇之隆晚膺宗教承嗣之重未知所以報稱今
大期已至當與汝曹永訣其尙勉旃遂語張公德隆日宗門教位四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右

傳至汝吾可無身後之慮矣十七日戊寅晨起盥手焚香整衣端坐
儼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三卜以十年某月某日奉遺蛻于貴溪某
山之某仙壇弟子薛廷鳳上官與齡薛起東詹處敬于省典王景平
蔡仲哲彭堯臣蔡允中董載靜丁迪吉董宇定王用亨徐守勸彭一
寧劉若冲等若干人居元成宮者張從聖倪善成等若干人公性介
潔不妄取與自奉殊簡薄名宴休之室日素朴齋以見其志三教九
流之書無所不讀而深明於儒先理學之旨又嘗受河圖於隱者有
昔人未觀之秘而於皇極經世之說亦瞭然胸臆間所至名山洞府
必窮深極討以廣見聞道法齋科悉加考訂折衷下至醫藥卜筮莫
不精究其術一時賢士大夫館閣名流皆與爲方外交公風標俊偉
談辭絕人其語國家之因革廢置古今之成敗得失與中原故老之
遺言逸事歷歷如指諸掌或有可疑必就問焉蓋狀之可見者如此
其險功密行因有非人所及知者矣潛之生也與公歲月同而亦先
一日願獨後死衰朽荒落何能發揚萬一乎汗顏執筆存其梗槩云

爾銘曰

顯顯開府世皇外臣佩玉瓊琚其從如雲矯矯夏公盤桓丘壑以時
 而至祥麟一角遐觀道妙默贊化機右我仁廟格于穹祇民躋壽域
 物不疵癘飛塵走運直其餘事渙揚制策峻陟仙班出陪巡幸入侍
 燕閒歷事累朝逮今天子人惟求舊海加優禮歸然鄉山神明別都
 昭回衣被百靈森扶傳次所歸天子有詔昇以文階冠于師號貴先
 九列榮亞三司時有久速道無成虧嗟世溷濁超然高舉金支翠旗
 上昇帝所口口之墟巍巍仙壇真游憩止孔儉且安承之有人永世
 無教祇薦石章用表玄宅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七

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碑 勅賜康里氏先塋碑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勳德而
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願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八年冬十
一月十有二日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大司農達世貼睦選
之請以聞詔臣某為之銘以達世貼睦選素善書有旨就令書丹別
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額以賜焉臣潛忝以非才待罪
大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
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里氏賢而
有識以二子真褚中負以乘馳而來朝則太祖已賓天乃以二子獻
于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為人所得而辱於奴隸敢以來歸
幸他日為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暨憲宗御極二子既長召入宿衛
領昔寶赤遂扈從伐宋母回康里而復來值憲宗陟方諸將皆北還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二子獨後禱于神祠若有稱好者再問而知為吉兆比至家則二子
亦至矣世祖皇帝入正大統購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俾居興利天
城之大羅鎮母後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翊德
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諡曰口配忽都台氏
封那山夫人繼桓答兵封康國太夫人丞相順寧忠列王阿沙不花
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脫脫皆雲中口口王之子丞相翼寧文忠王
鐵木兒達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列王年十四入侍世祖
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質而入上嘉其
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跣行而前上望見尤歎異焉
使掌門衛以券非常久之以西手千戶領昔寶赤從成宗北征與海
都戰數有功入為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浙西豪民朱清張瑄以
海運取顯官有罪抵死王奉旨簿錄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
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司達魯花赤姦軌不作輩下肅清武
宗即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尋加特進大尉

故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適與之遇訝其倉惶失指詰
之不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上命以金賜王王誅盜王辭曰盜誠
富詐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上為貸其死有旨出內府鈔十
五萬緡賞贖者王力持不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觀上玉
色而進薄滋味寡嗜欲之戒上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陛下既納臣
言而復以酒進是臣言不足取信也上為罷酒進中書右丞相御史
大夫尋復為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親軍都指揮
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薨享年四十有七贈純誠一德正憲保
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順寧王諡忠
烈配達海的斤氏追封順寧王夫人孛羅真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
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兄於禿蠻獵於燕南幹禿蠻反獻所
獲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即命入宿衛暨武宗撫軍朔
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杭海手斬一士之首連背膊以
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其轡力諫上怒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揮鞭扶其手不退上不得已而後止與諸將朵兒答哈語及之朵兒
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眾安所附脫脫
之進諫可謂忠矣上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孫答刺罕稱疾
臥直廡中王適以使事至京師乃俾馳告武宗以國恤且勸送安西
王乘間入朝窺伺神器既而仁宗奉太母至自懷孟忠烈謀知姦黨
謀偽賀千秋節而舉事亟白于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武宗聞
太母詢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還察事機時太母以武宗遲迴不至
已命忠烈往道宗室諸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忠烈至野馬川上見
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疾驅與之共載聞王致太母及
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暨忠烈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
上都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太母為皇太后立仁宗為皇太子三宮
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會
視事王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德音未下而扈從之臣攬取
名位失四方之觀瞻寧不上累聖德是以未敢祗事上嘉歎不已知

樞密院只兒哈忽侍上於潛邸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陛下
新即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
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故典今固不可少也上乃宥
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王薦只兒哈忽令
具其言以進果稱旨上歎曰博爾尤博爾忽前朝人傑脫脫乃今世
人傑也卽以所進之言授王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王卽席陳西
北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聽者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
密院事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錄軍國
重事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尙書省立以
王爲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
功緩急之際何所倚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
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上乃
爲下令俾濫受宣抄首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
中臺有贓罰鈔五百萬緡王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三 步 選 虞

不舉手加額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王辨其誣抵告者罪
宗王牙忽禿微其舊民於齊王入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
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以避之遂告齊王反王簿問得實釋齊王
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益宗王丑漢廷議俾王往給
其資裝王言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平
章政事也先帖木兒往給之事幾以激變尋復爲中書左丞相仁宗
眷之彌篤欲使均逸于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伊始進父
老問以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達于江汴漕廢已久若疏鑿以通
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王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
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王曰敬天莫先動民民蒙
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疑似
召赴闕杭民數萬號慟進道不得前既至賴仁宗察其無他厚賜而
遣之還鎮王至杭未幾遷江兩行中書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
史大夫帖赤陰忌之奏改南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

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王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
二日薨享年五十有六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魯爲馮國
公兼官爲集賢使仁虞使中都留守司達魯花赤開寧路總管府達
魯花赤領崇福司回回司天臺中衛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贈推誠
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中書左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和寧王諡
忠獻配也先氏封馮國夫人武宗又妻以畏兀氏月魯忽圖仁獻章
聖皇后之同乳也封馮國太夫人冀寧文忠王以大臣子事明宗於
潛邸宏才雅量好學下士夙負公輔之望歷事累朝由同知都護府
事爲工刑兩部侍郎擢監察御史遷秘書除禮部尙書遂參議中書
省事擢西臺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遷同
知樞密院事上旣總攬權綱用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王爲右丞以吏
新庶政科舉之廢也王在參議府爭之不得訖不署其奏牘至是力
爲上言前代科舉得人之盛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
院衆家奴齎鈔一十萬緡衣表裏各二萬疋往周給之王被命卽行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四 步 選 虞

雖戰塚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上爲御宣文閣詢以治道
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視南郊王言熙事慶成宜均惠于下詔賜民
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宜稼歲飢賑以鈔無從糴王請轉京倉
米百萬石貯和寧由是備先具而民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
課愈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亭戶之力中政近臣謀發蕃船規取
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恐遠夷得以窺中國事遂已日本海商百餘人
遇風漂入高麗表請沒入其人於有司以爲奴王以爲天子一視同
仁四方皆吾赤子豈可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上從之日本果
上表稱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人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刺探
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果有其人正可令視中
國之盛歸告其國人使知嚮慕旁觀稱歎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
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爲苛矯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
罪重者族滅輕者猶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法
上從之遂著爲令飢民集于輦下奏出贓罰鈔糴米萬石卽近郊寺

題爲麻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復爲平章政事進位次於蕭
揆大鵬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糶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
斗三百文謂之紅貼米賦等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
之散籌米家民貪夫得買其籌貼以爲利王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
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
柄不允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上以帝王
之道出則正紀綱修法度奏立內外通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陞解
上親臨遣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亦次第甄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
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朝廷患僧徒擁厚貨事兼并抑使與齊
民均受役于官柄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延登故老俾預
大議旁求遺逸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襲者秩二品歲一再詣
國庠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勤王天性忠直學術正大割裁庶
務片言立決重輕子奪各適其宜上嘗問爲治何先王對曰莫先於
法祖宗上因稱王文統爲奇才而有不同時之歎王前奏曰世祖皇

黃學七文集卷二十八

五 夢 選 慶

帝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爲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
於今猶當遠之何足關聖念乎蓋王於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
之說而明於義利之辨相業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
甫一日暴得危疾上命近臣挾名醫狎至疾已不可爲以至正七年
九月十八日薨享年四十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上命有司護其
葬仍給賻鈔二十五萬緡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階至開府儀
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兼官爲昔寶赤右手萬戶左阿速親軍宣忠幹
羅思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留守司武衛太醫院廣惠司
寧徵寺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衛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皆如
故追封冀寧王諡文忠配曲出氏追封冀寧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
位不可久虛上曰鐵木兒達識有兼人之才後難爲繼朕當徐思之
金山札尼別使者入見上顧謂知樞密院阿吉刺曰鐵木兒達識籌
邊事皆與朕意合斯人豈可復得哉因俛首太息不已按康里氏世
譜雲中王之配那國夫人生四子曰字別舍兒曰和者吉贈推忠宣

力保德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榮王諡忠
武曰不別選授甘肅行省右丞日幹禿蠻權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
女二子則忠烈忠獻兩王也忠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達魯花
赤次伯嘉納前尹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爲盜者所活一百十六人累
遷中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適失上都兵馬都指揮使亦思馬因
封雲中郡君孫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長霸都仁虞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冀寧文忠王次王樞虎兒吐華同知
樞密院事次達世貼睦遜嘗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首行視忠獻所
浚杭城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爲大司農
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次哈答不花次阿
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烈太府太監次哈達帖木兒太都訓留守
次汪家閭同僉資政院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適衛王闊博次帖木
倫適侍禮部侍郎不花次亦老適集賢大學士兼內史豐國公怯烈該
次伯忽都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卓思丹朵兒只次乞刺沈

黃學七文集卷二十八

六 夢 選 慶

拏適諸王蠻子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郎保保脫脫倫卒次保僧
繼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蓋忠獻九子惟文忠及湖廣行省平章政
事葡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拔都兒襲領昔寶
赤次天保奴女三長別的斤適中政院判官三間次完者提斤適衛
王子吉刺失八次的斤王樞虎兒吐華之男一紐鄰女口達世貼睦
遜之男一瓦咱刺失理女一招童脫烈之男二長壽安次某哈達帖
木兒之男二長萬次某女口汪家閭之男一博羅帖木兒曾孫男口
女口拔都兒之男二長禿魯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完者帖木
兒海口屯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于順寧宣平宮
家莊之別墅賜額景賢後即其中爲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於
先聖先師則脩食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兄之子孫惟榮忠武王之子
燕不憐燕入思提別不花伯撒里爲最顯燕不憐卒官遼陽行省平
章政事太保興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興寧王諡忠襄燕入思提大司農別不花嶺北行省

平章政事伯撒里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皆至大官莫得而殫紀也臣潛欽惟太祖皇帝肇基朔漠世祖皇帝統一方夏溥天率土共惟帝臣傑出其間而膺國家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如縷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燕于後人者天實佑之豈偶然哉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容今獨取其關於祖宗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顯誌之乃若今大司農之尊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蘊紹休前人珪傳祖襲方興未艾屢書不一書是在後之秉史筆者銘曰

山川出雲膚寸之微縣縣瓜瓞天實培之猗康里氏家有賢母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奕葉四相六王相業之傳日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愈偉被堅執銳出從撫軍佩玉瓊琚入侍嚴宸填麓伯仲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陽九之厄國有危疑民心靡止孰為龜筮桓桓忠烈乃心帝室明柄幾先不俟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大憲廓清德音布濩九廟尊安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七

三宮悅豫天子有命忠獻是膺乃位談輔以秉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寧有一夫不被其澤帝隆南服爰資保釐克勤小物靡有遐遺秉其忠貞夷險一節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祉界于文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庸細書金匱談經瓊夏堯舜其君貴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量能授任內外惟均懷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遠邇垂紳正笏泰山四維天胡弗憖當寧興思大事之書厥有顯冊史臣奉詔表此幽窆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脫脫公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登七品始推恩於二親位極一品乃追榮于三代觀夫世數之遠邇品級之崇卑則前人積累之功有可得而徵者矣傳所謂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詎不信哉重紀至元之五年某月有制翰林學士承旨脫脫會祖默而吉台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公曾祖母哈敦追封范陽郡夫人祖吾都兒贈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范

陽郡公祖母夾谷氏追封范陽郡夫人父故任忠顯校尉平江路吳縣達魯花赤帖古迭兒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母朵羅氏俱追封冀國夫人煌煌命書下節泉壤而碑石未建君賜弗彰至正十年夏四月天子坐興聖殿東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刺八都兒臣拜拜以為言得旨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宜徵使臣三旦八書其文集賢侍講學士臣期願蒙其額俾刻焉臣謹按脫脫公系出蒙古默而吉台氏世居范陽金季中原倣擾先世兩郡公皆晦迹弗耀而能以善及人有陰被其惠而不自知者垂休委祉逮於冀國仕皇朝歷昌平寧陵稷吳四縣達魯花赤宦轍所屆政譽翕然而未足以展其素蘊已試之效特泰山之毫芒耳是以脫脫公起而承之由某縣達魯花赤為大都路兵馬都指揮使擢大宗正府郎中出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遷潭州路達魯花赤邵武路總管召拜吏部尚書尋由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出為陝西諸道行御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八

史臺御史大夫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奎閣學士院大學士其在中臺則入侍經筵其在翰苑則總裁三史傳燕見之際禮遇甚優至正元年告老祈閑遂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上每念之不置特拜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調屯田事九年以疾固辭乃復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仍舊階榮祿大夫而食其祿娶達達爾氏繼李氏俱封冀國夫人子男一人安僧早世女一人宣徽史三旦八即其婿也孫男一人張保某官女一人適憲使泰不花之子阿納實理其范陽縣某鄉某原三世大墓所在也蓋木有水必有源本深則未茂源長則流遠善慶所鍾篤生顯人為時名卿為國元老豈非著也久而發也不亟故其所成就昭融烜赫自有不可揜者歟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釋之者以為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庸敢竊取斯義備述脫脫公歷官之詳使後人知天寵之所加其來有自銘曰

實之大者其聲必宏發也有時乃震以轟猗爾郡公生于季世歲餘

飲露百不一試有傳莫國逢時之昌志局于位所施未光萬生麗頤
以材自奮渴漸于陸循循而進踐敷中外駿望日彰乃秉銓衡乃持
憲綱乃長詞林乃專史局談經擅履從容啟渥有命自天賁于幽墟
時之既至匪亟匪徐史臣奉詔推原本始播諸頌歌揚耀千祀

答祿乃蠻氏先塋碑

異時乃蠻在諸部中最高為盛強有別號答祿者子孫因以為氏是為
答祿乃蠻其先日曲出祿者乃蠻部主太陽可汗之弟也有子三人
伯仲皆逸其名季曰敬溫我太祖皇帝受命龍興曲出祿亡其所部
敬溫奔契丹契丹以女妻之是為太夫人耶律氏以歲乙丑生隨穎
等處征鎮萬戶抄思公北俗以草青紀歲故莫詳其月日契丹滅而
敬溫亦卒公年甫十有二耶律夫人與乳母徒步負之以避難晝伏
宵行備殫其勞道遇河水乳母先下探其淺深及肩而返俄有敗車
之板自上流泛泛而來乃取而坐公于上乳母引其前耶律夫人擁
其後以濟遂來歸于太祖三皇后得旨留侍左右太宗時公年二十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九夢選慶

有五始出從軍睿宗以皇第帥師破代石二州公先登有功及鷹門
之戰與金人相拒於河上公為前鋒涉河馬陷失利以靴大拔足而
出倉黃跣走幾為所獲翌日整兵復戰大敗之乃下令軍中皆改製
大靴不如令者必繩以法公每出戰以長槍一主擊刺短槍一代盾
捍矢短兵接則手舞二劍奮擊而前所向風靡歲壬辰從睿宗大破
益兵於鈞州三峰山盡殲其眾金人自是不復能軍睿宗表其功于
太宗賜以湯陰縣黃招撫等一百七十七戶公曰民無罪也力辭不受
乃更賜以他有罪者魏使臣等三人及其妻孥五十餘口大名城中
宅一區黃金飾具帶酒盃各一仍命世領湯陰之戶收其差稅
以供上用有旨遣忽都虎留乞與公三人並以奉御為萬戶發西京
大名真定河間等諸州郡軍四千六十餘人占籍征行每千人領以
官一員及鎮守隨州招集人戶仍以忽都虎兼本州達魯花赤又以
保定府行唐縣邱琮充總押副之丁酉七月也後移鎮潁州進攻安
豐城將拔以疾歸大名戊申正月十八日卒于賜第之正寢年四十

有四夫人張氏康里氏張夫人代州石門良家子年十五避兵與父
母相失公得之以進于三皇后賜名安垣察其秀慧遂以妻公且諭
之曰此女必能成汝家也無子有庶子教化的為己子早卒教化的
生拜的迷失亦卒而康里夫人以己丑春正月六日生台州路達魯
花赤別的因公自襁褓時留三皇后所張夫人歎曰吾夫有功於國
而吾無子誰當襲其職者幸別的因在道里雖遠吾何憚焉乃具金
帛戒車馬身自往迎之六年之間凡三往返且因近侍以請乃得旨
而携公以歸於是康里夫人卒已久張夫人每訓公曰人有三成人
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公之深自飭
厲至于有立者張夫人之教也張夫人生於乙亥八月二十八日以
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先是憲宗在御世祖居潛
邸甲寅自黑水承制諭察罕於開州命公襲父職遂以公為副萬戶
與留乞等征鎮隨穎等處丙辰冬又自孛魯哈觀諭征鎮諸軍稟受
公等號令戊午春諸王塔察兒自亦運納諭公等守邊勿慢軍機公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十夢選慶

遵守惟謹士伍肅然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有旨諭留乞忙古解
兩萬戶及所統千戶百戶悉聽公言計約束至是委任益專四年春
河南統軍司召留乞與公赴行在忙古解留穎州十一月公入朝公
身長七尺六寸美鬚髯肩豐多力善舞刀尤精騎射軍士咸畏服之
世祖密勅相士潛出于後捫其脅公為不動上亟稱之曰壯士問相
士何如對曰其人大脅非極貴之相上愕然即日降金符命為壽穎
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與總管李繼昌同議公事累遷陳州唐州信
陽府達魯花赤皆佩金符樂陳州土俗之美因家焉遷常德路總管
府副達魯花赤赤歷沔陽安豐兩府達魯花赤升池州台州兩路總管
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官自武略將軍五轉至昭勇大將軍公
在壽穎屯田府二州土地多荒有虎夜食民父民訴于公公為立檻
設機縛殺羔置其中以致虎羔思乳鳴不絕聲夜半虎果至機發而
虎在檻射之矢再發皆中左右繼至虎已斃詰旦總管李繼昌聞之
乃舉酒為公壽居民大悅自是二州無虎患信陽山中亦多虎公至

未幾將出獵左右以多虎諫公不聽比出以鞍轡置于鞍上左右問故公笑曰吾有以也遂令燔山虎果出直前搏公馬公以韉撻虎虎搏轡據地而吼人馬皆辟易失措公神色不變旋馬傍虎射之中其脅虎立斃左右環視良久曳歸剖而視之矢正貫其心咸以爲神射公在常德新附人李明秀同知府事見公第三子燕真不花貌魁梧善騎射有父風請妻以其女公謬許之既而明秀以公事行境內且將歸視其家邀燕真不花俱行公密語之日南人新附未可待也緩急當自爲計明秀至家召親戚故舊酣宴燕真不花察其有反謀而不敢言至暮罷酒明秀出二紅巾一以與燕真不花一以與其奴二人賜受之而退夜二鼓俟其衆皆就睡燕真不花謂其奴日可以去矣乃共取鞍馬弓矢竊其關而遁四鼓後追者至燕真不花與其奴疾馳各彎弓後向而不發追者稍却黎明至府白其事發兵討之下公請自往招之明秀見公單騎來不設備公誘以自新明秀素服公之誠遂與公俱來公以聞于朝而誅之餘黨悉平公之官池州也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上 藝 選 慶

道之穎上穎近荆山野豕時出害稼民間公至迎候以告公曰吾嘗射虎未嘗射豕也姑試射之衆隨公行十餘里見豕在田鳴鑿逐之驚出公橫馬射之豕被創怒奔八九里乃斃衆共分其肉凡三百餘斤以百斤爲獻公不取燕真不花在侍傍公令度曲歌其事大德某年公始至台州未久遽以老疾辭歸安豐至大二年六月十日卒年八十一公之至孝出於天性蓋北俗喪禮極簡無衰麻哭踊之節葬則刻木爲棺不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卽釋服迨公居張夫人之喪始悉用中國禮踰年乃從吉公平生節儉務本俸祿給衣食之餘盡以買田園馬牛農具大名安豐陳穎之田幾二萬畝家僮幾二百人歸休之日輒課其耕作子孫賴焉夫人梁氏大名貴族自爲處子時好誦釋氏書老益康健五步之外明見地上遺針生於丁酉二月二日以天歷二年十月十日卒年九十有四梁夫人生子男四人長不花奉訓大夫僉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居官廉介而寬簡人罕見其喜怒前公卒次疊加贈一名文圭篤學而尙志卒贈

承事郎秘書監著作佐郎次卽燕真不花亦前卒次延壽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已卒女三人長適中奉大夫浙東道安慰使阿哈八失次適輝州達魯花赤答失蠻次適芍陂屯田萬戶鐵哥庶子男一人撥落解女一人皆居幼而早卒孫男七人長阿馬禿彭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次脫脫與濟縣達魯花赤已卒次豬狗亦卒次李蘭溪用公廕爲寧國路宣城縣達魯花赤次守恭天曆三年進士今曹州判官次守禮泰定四年進士今武州達魯花赤次完哲淮東道宣慰使司奏差女八人長早卒次適真州判官張行簡次適武鄉縣主簿閔安達兒次三人皆適名族次適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前進士趙期頤次適唐兀康楚仙曾孫男若干人長脫因襄陽縣主簿次火你赤次與權至正二年進士今秘書監管勾餘尙幼女若干人玄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耶律夫人及抄思公張夫人俱葬大名而別的因公以其卒之年九月三日葬汴梁扶溝縣郭西南之阜原梁夫人之卒也李蘭溪既奉柩權唐于扶溝先墓之次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上 藝 選 慶

遂謀於族人日先世葬大名者八十年矣其葬不如禮奈何咸日曷遷於此乎李蘭溪以爲然乃自大名奉遷三喪以天曆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改葬于扶溝與別的因公同兆域梁夫人附焉其易服而歛也見抄思公之骨極大左臂自肩達于指節連錯瑩白如玉下棺之際有大風捲沙自北來至壙而散亦異矣李蘭溪將樹碑以表于墓隧已礪石而未及刻後二十年乃使其子與權奉趙集賢之狀屬潛以銘狀稱乃蠻之破滅也其本支幾無類矣耶律夫人煢煢然孳孤子歷艱險終以全其後可悲也已隨穎府君奮身戎行披冒鋒鏃廝門三峰功伐特盛方將大其門而壽齡弗永惜哉台州府君招降叛逆如呼小兒馳射猛獸以除民害何其雄偉也官止於口郡而不大顯相士之言信矣向微張夫人之力何以自致於此乎父子之智勇兼人克有勳業婦姑之貞烈尙義卒昌其家可無傳於後耶潛竊觀司馬子長所記多奇節偉行非常可喜之功惟夫雄文善壯其說是以後之覽者爲之激烈慕歎而不已集賢答祿氏子婚故述其家

世爲詳至所謂奇偉非常可喜之事筆力之宏肆蔚磨亦足以稱之非潛所能加損也謹備著之以爲序而爲銘以系焉銘曰

草昧之初羣雄並馳既興而仆執扶執持荷蒼祿氏綿綿墜緒將絕而續由兩賢母匪母獨賢惟天佑之保其遺胤際于昌期委質輸忠先登賈勇以敗爲勝不難不煉既哉大敵遂長萬夫征行鎮戍靡有定居名城垂拔將星遽隕襲紫傳龜繼述惟謹父則有子君實知臣試以劇務俾職留屯載疇其庸授以民社兵衛盡開農井于野叛人跳梁呼之來前翦其兇渠餘黨帖然惡獸縱橫殘民害物發無不中若貫蟻蝨時逾三紀七剖部符久淹外服訖懸其車寓跡田園其樂也獨督力未行云何不淑積慶所鍾子孫振振接匪備科易武以文退食委蛇鳴珂曳組視此石章無念爾祖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賜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觀夫世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而徵焉泰定元年冬濟南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三
夢
選
虞

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聞被旨追贈二代信乎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棣州無棣縣之幸禮村歿因葬其地蓋其先出於齊公子高以名爲氏譜牒墜逸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州鹽山縣主簿諱翰祖考曰滄州孔目官諱憲今贈中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總領諱璋今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鹽山府君而下三世俱有仕籍而志局于位厥施未光貽慶垂祉鍾于後人公實承之也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爲吏會天兵南伐署招討司提控按牘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中書省掾從征安南討兩江羣蠻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携以入覲既丞相改泣江浙行中書省又奉以爲檢校官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權鹽筴之利自汙簿問其事者以公厲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剡上擢中書工部主事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爲左右司員

外郎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豪

之亡命者與利去害績用尤著廷議以公踐敗滋久將聘其民庸授吳江州知州下車未幾訟簡役均田里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立石以紀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時列郡方作祠奉帝師凡比材用召匠傭一出於民力公獨諭浮屠氏之籍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耗民無半餉之勞而祠事以備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奉省檄行旁近郡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虛額請悉蠲之而取他羨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水利久廢田不宜稻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菽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卽乞謝事不俟報而歸吳門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追錫之命而公之妻楊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制書永懷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上恩紀世德乃俾來徵銘潛聞古之爲銘者必斟酌先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敘次高氏之世故名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八

十四
夢
選
虞

爵與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餘莫守其祀不有厚德孰復乎始噫聯三葉躋于膺仕胡卒不耀不震以轟儲厥義方嗣人之承展也嗣人是續是似服勳中外時踰四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罔有失墮以荷寵靈煌煌天書下賁玄宅發其幽潛昭融烜赫幸禮之原歸然豐碑琢而銘諸以代鼎彝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永胤無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死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正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王公得請於朝疏恩二代爰狀其實末論於潛日是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庶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屬筆於子潛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遠之蓋州總管公之高祖諱璘知金將亡與二兄應祺擁眾歸于我太祖從睿宗南攻汴愍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厲誓不與敵俱生推堅擊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既下計功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之宛平因為其縣人高祖母曰亦刺氏曾祖諱德璋襲父職仍為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吾古倫氏祖諱瑤通文史尤善譯語事憲宗為必閣赤而以材學受知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國家龍興垂六十年上方注意稽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仗助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為真定路與魯總管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一 夢 選 賦

真定於河北為巨鎮民多占籍軍伍撫馭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母曰李氏韓里根氏父諱承良好修而嗜學歷觀古昔廢興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嘗由行工部怯憐口總管府令史補徵政院掾史調將仕郎冀州等處納綿提舉遷從仕郎崇禎監知事監陞為院以承事郎為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為其院之規運提點母曰李氏魏氏四世皆耐葬宛平先墓之次此其系序官業之可見者也初納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陞記室遂入揀中書以文林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及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宜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參議院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太原縣子其後公自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至是公以中政院判官拜今命遂追贈其祖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韓里根氏並太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

原郡侯李氏魏氏並自宜人累遷至太原郡夫人公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四世咸有官序而藉蕃之案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管公實承之公名洪字彥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莫不敬服事韓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遺缺寒夜則捧其足而卧病目則每旦以舌舐之至病愈乃已尚書府君既歿家事悉咨於魏夫人而後行得祿必歸之且舉孫夫人隱具以奉焉先世所遺田廬則盡以畀其子慶不幸慶蚤世喪之過哀人尤以為難有餘貲輒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吉凶之禮者則贖給之所引披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至於蒞官

臨民績用尤著始入內史府來謁選而六七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亟為闢白程其材器較其資歷而補署焉天曆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為東兵所殺掠兵未息而又苦寒公時在宣政院中書傳上旨俾往賑之賴以全活者甚眾收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三千五百餘人兵馬司主求盜事最叢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觀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為可知觀公行治之修則義方之教為可見是用牽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次曰螟蛉女三人皆在室其蕃衍盛大未艾嗣是宜有履書不一書者第曰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二 夢 選 賦

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功來居于燕蟬聯奕葉踐敷中外珪重組疊志局于位厥施未光委祉後人五世而昌煌煌密章馳恩父祖升華禁從疏封胙土惟神在幽被服褒嘉假茲寵靈大啟厥家史臣作頌庸侈上德勒諸堅珉昭示無極

藍田王氏先塋碑

藍田王公以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分按婺之屬邑潛適以衰謝踰伏于田里公不鄙見臨而謂潛日子兒時侍先大父之側大父數顧予而言吾家徙居藍田遠汝六世地豐美縣口之千里莊先隴在焉粵自版圖入于皇朝墟墓兆域為豪民所變易吾宦游四方去藍田久慨念孤猶知首丘汝其勿忘予聞而志之惟謹

子自獲被官使厥歷中外四十餘年未嘗一飯不在藍田下隱道之碑雖存而多剝落然亦間有可考幸為子追書其槩而重刻焉庶他日圖補報之萬一而歸老於彼卒成前人之志也潛謹按王氏系出太原廉訪公之五世祖諱臨淵字伯龍金末登進士第累遷通判商州藍田商之名邑觀其山川鉅麗陝右衣冠所聚心甚樂之因留家焉四世祖諱彪字虎臣有膂力善騎射稱雄一時卒官藍田尉曾大父諱子山字安仁始隱弗仕父諱榮字茂卿仕國朝為奧魯官父諱自邇字遠夫從韓徵君游能講周公孔子孟軻聖賢之道而通其大意陝西行省辟為掾屬以久次授刑陽尹為政曉暢本末聲譽藉甚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未上而卒今累贈某官廉訪公名武字桓仲幼與羣兒戲大父見其頭角嶄然不類常見指以語人曰充吾宗者必此兒也公既長克自樹立由歲貢入仕歷西南兩臺監察御史入為大宗正府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出僉四川廉訪司事公天性方剛操履端慤嘗謂朝廷寄耳目於內外臺察官吾終不效塗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三 夢 選 慶

聰塞明以苟祿固位遇事輒發無所回撓會奉使宣撫行部或誣公有所私奉使不察而簿問焉公不為屈應事梁俄壞大蛇出其中眾駭散明日有神降奉使前憑其僕人跳跟叫呼抱公而泣曰公實廉潔勿妄污公奉使大驚事遂解乃改擢浙東有識之士或稱之曰進思報上忠也退不忘所由生孝也可謂精白一心篤行君子者矣初公當授父廕推以與仲弟或謂都稅使或亦能力學而承其家公有子惟吉今為國子高等生蓋其世次可見者如此昔韓魏公訪得五世祖塋於深州博野之蠡吾鄉一新其封植而為文以記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子孫其志之迄今二百八十年韓氏子孫世守其遺言而不墜廉訪公敬共祖訓而惓惓於五世祖之塋其能盡孝於魏公固無以異若夫事君以忠則其宦業視魏公猶未艾也潛不佞敢據公所言序而銘之公歸刻諸樂石來者無忽焉銘曰顯顯王氏系出太原家于仕國商之藍田蠡聯再世食茲樂土久乃去之不留不處恂恂隱君沒身韋布傳子及孫際今昌時懷材自奮

後先踵武卓惟御史受知聖主人方側耳朝陽一鳴胡不憖遺不震以轟承之有人靖恭正直追遠不忘孝思罔極緬彼故丘雲深木寒使事有指曷云其還有欲必從匪朝伊夕來瞻來崇載新封植地恩所加國有典常天日覆臨孰敢壞傷歲時展省益謹其守式固且安大庇爾後

吳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于朝追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陳氏妻陶氏皆宜人厥明年漢傑用舉者以本官署五品職於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騎尉追封嘉興縣男陳宜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保祗奉命書齋肅以告已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人積累之效福慶衍溢賁及生存國之寵靈非屏焉不肖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天休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四明黃向之狀來謁文潛惟府君之里居世緒年壽卒葬列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四 夢 選 慶

於吳興趙公所為誌趣操行事施予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為銘庸敢撥取其大者以為植德備祉之符而顯誌之府君姓吳氏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實父澤並宦事宋為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沿海制置使李公會伯辟署準備差使仕而未顯功伐弗揚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省右丞范公文虎薦任管軍千戶遭時承平始遂遠引初府君既失所怙悉推貨產以歸二兄以鞠其弟妹逮有家室推是志也達之於鄉鄰飢有米粟寒有繪纊病有藥餌死有棺槨舟梁道路修除惟時曠田四百畝開書塾聚閭巷子弟延師儒以教之由是人知有學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覈實以上中書用近比署其門曰義士云其寢疾也遺命捐種戶逋租猶三千石春秋六十有四以皇慶二年五月癸酉委順而終窆于所居西北之麟瑞里於歲行既周矣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已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溫台等處海運副千戶今方以財顯融於時地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為善非以近名而

名隨之表立景附聲震響從有不期而至者矣然其蓄也厚則其奮也不亟易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吳氏其成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

皇諷古制弘敷孝治疏封班秩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以子貴啟慶自躬日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爲利由家而鄉弗屯其施單夫翼人幼童弱穉室無凍餒俗有孝悌爲而不居嗣人之遺乃播乃穫乃引勿替有命自天下飾丘隧赫其寵光松柏衣被勗哉嗣人無敢失墜便蕃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覃及來裔尙不一書斟酌祭器

華府君碑

華氏之先出宋戴公肇自考父別於大宗食采於華以邑爲氏傳子逮孫世爲卿士源遠流分譜族莫詳公之所祖家宋大梁避兵南遷常之無錫卜居梅里克有隱德曾大父智大父曰詮補將仕郎遂卒于官父曰友聞屬當內附仕于其州提領稅務母曰袁氏實口口人璞公之諱其字德珍如有美質不煩師教平居沈靜寡於言笑出與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五夢選慶

事遇剖析是非具有條理無失豪釐年登六表母故無恙先意承志惟其所向兄弟子姓合食同居處之盡道家庭穆如奴隸有過亦爲撿覆託以他事遣之使去世降俗傲於富驕公矯其失疏食縑袍薄已厚物樂施無靳族姻之貧時加存問或辭不答輒爲慨然懷金遺之或以勿言貸人以錢不厚取息三取其二人以爲則推己之善及乎鄉鄰敦本抑末言之諄諄人有關訟必諭以理啟其良心俾寤而止或以貨產訴于有司口汝姑退歸而自思兄弟錢財孰輕孰重吾儂汝欲汝毋妄動其人媿謝雅睦如初一家之讓化行里閭歲適大侵民食弗足時方有詔以官易粟公輸所蓄千石有奇法當得官公乃固辭或輓之行公曰不可民命方急何暇私我遺榮弗居浩然而歸山椒水澁以教以娛僧某人者同飲至醉曰公欲官吾力能致公給僧言可仕者時官非三品吾有不爲僧走京師薦于當路投公總管屯田打捕俾以其職治河東晉寧莫寧爲其四封界以右階進義校尉秩則三品祗郡長吏有隕自天公懼且疑卒辭不就老於

布衣至順改紀二年辛未四月某日乘化而逝六十有七壽匪不多年不滿百命也奈何重紀至元二年丙子九月某日葬所居里兆其墓位冷村之原反壤而樹式固且安同郡王氏公之元配沒先於公十有九歲子男六人嫡長楚仙以才自致列于朝班居功德司爲其都事二十有六華年蚤世次鎮及鎬年俱弗長鈞則未仕鏐亦蚤亡鏐又其次年方幼稱其女三人惟仲前死餘皆有行歸于名門婚鄧大亨暨錢宗元孫男七人十有一女楚仙所生長日幼武次爲宗道滋及慶年次靜及繡裕又次焉曾孫男八其女有四由本而支綿綿世系爲之壯者陳君子平以授幼武使來謁銘潛弗敢拒勒此貞石發其幽潛昭示無極

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

公諱玄職字玄卿姓薛氏其先在春秋時爲列國至唐而河東之族尤著有仕南唐爲其司徒者宋秉義即習其後也秉義於公爲五世祖嘗官于信州因留居貴溪縣之仙浦里曾祖諱瑒大學進士祖諱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六夢選慶

士亨晦迹不顯父諱勉以學行見稱于鄉私謚文清先生四明袁公誌其墓公生而穎異舉動不類常兒雅不樂紛華年十二辭家入道龍虎山師事故開府太宗師張公及今特進大宗師吳公始至京師卽出游渤海碣石間縱觀古靈仙之迹人莫知其所在久之乃還仁宗時用薦者得召見侍祠延祐四年制授大都崇真萬壽宮提舉居三歲陞提點上都崇真萬壽宮一時鉅人元夫俊游之士皆在朝廷公周旋其間接聞緒論學日益粹泰定元年奉詔徵嗣天師既至被旨住鎮江之乾元宮未行扈從灤陽還至龍虎臺喟然歎曰楚雲江榭遐阻萬里引領親舍寧無惻然於中乎卽日辭歸士大夫咸送以詩蜀郡虞公爲之序三年八月也公旣歸則闢清寧齋見心亭熙明軒築瓊林臺於龍虎山之西高爽靚幽各適其宜日與學仙者相羊其間而密脩大洞迴風混合之道蓋嘗遇異人而有所授云由龍虎山抵貴溪惟篠嶺最爲峻絕乃作屋其上號崇賢館東爲振衣亭仍割私田具茗飲以息過客臨川吳公爲作文以記之初公所祖真人

孫公住杭之佑聖觀孫公仙去法席久虛至元六年外宰相部使者
暨諸官僚具書幣迎致公補其處辭不就至正三年四月八日上御
明仁殿集賢以聞制授公弘文裕德崇仁真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
州諸宮觀公不得辭乃拜命而遣弟子攝其事以遂高舉遠引之志
焉公性孝友父歿自京師奔赴而歸犯霜露越草莽哀號頓踣若罔
克生專意致養以慰其母而郵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嘗與公俱感微
疾既瘳而見母喜極以悲五年正旦之日公將復見懼傷母懷使人
請白願毋安意毋戚繼此當數來省也自是歷造山中之者舊及常
所與游者若訣別然俄一日酬酢詠歌如平時坐及夜分具盥濯畢
語弟子曰天地之間何有非幻吾其逝乎厥明儻然而化是年二月
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七異時公嘗遊所居東五十里之長虹嶺愛其
岡巒廻復林木蒼潤澄潭前滙秀峰外峙神氣翕聚宜爲樂丘乃築
壇其處名之曰棲神至是弟子陳彥倫已卒諸孫詹處敬于有興王
景平及趙宜裕等七十餘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冠劍而窆焉遵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七

治命也宜裕故宋諸王孫清脩文雅尤爲公所愛重念無以伸罔極
之報爰伐石以銘爲請惟公夙負才氣偶儻不羈讀書日記萬言自
孔老之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數術靡所不通善爲文而尤長於詩
豫章揭公留瓊林月餘齋三日乃爲作序稱其老勁深穩如霜松雪
檜百折莫能撓清拔孤峻如豪鷹俊鶴干呼不肯下蕭條閑遠如空
山流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與物競人以爲知言公書札極麗逸
片楮出入爭欲得之有聞公之風而未之見者或使圖其像以去見
心亭後有土阜隆然而稱之曰薛公墩其見重於時如此公自號上
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若干卷樵者問一卷蒼翠羣賢詩文爲瓊林
集若干卷謹因宜裕之請摭張君天雨行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二氣細縹降靈合真鍾粹姿兮超世拔俗秉端抱獨自得師兮誕啟
玄秘運行天地執元機兮金符玉章闔陰開陽徹萬微兮續其來下
成契鴻化際昌時兮侍祠竹宮屏蠶蠶融蕃釐兮飛佩珊珊頤頤
羣仙同宴煢兮幡然高蹈舍光弗耀謝車轍兮山英川靈前驅屏營

遺其歸兮泊乎其休與造物游蕙醇熙兮薰陶所至動植生遂不厲
疵兮顯晦自我無可不可人莫窺兮穹殿遙谷崇臺列屋樂莫支兮
以身爲累蟬蛻而逝忽若遺兮寥寥上清渺渺玉京邈難期兮方壇
密室千歲一日闕音微兮弟子推慕返壤而樹尙何爲兮謁辭揚芬
蒙茲貞珉表時思兮

玄明宏道虛一先生趙君碑

先生諱嗣祺姓趙氏故宋魏悼王十一世孫南渡後家于龍泉父曰
若舒生先生於宋亡之明年幼卽不凡稍長慨然有出塵拔俗之志
年二十四學道于武夷山天游道院高士張君德懋凝神宴坐未嘗
出山張君携之至錢唐謁其師真人杜公於宗陽宮一見大奇之公
方兼領吳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其旁有通玄觀則公所創也遂令
張君居通玄先生居昇元以便於咨叩久之杜公欲廣先生之見聞
乃勉之出游京師諸公貴人多慕而與之交方是時開府上卿張公
以大宗師主教事今特進上卿吳公爲嗣師咸加禮遇因挽賓館下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八

聲譽日起延祐元年有旨以先生住仙都山玉虛宮給以銅章俾用
甲乙相授受仍兼少微山紫虛觀提點焚修仙都少微皆先生鄉郡
之名山也又嘗往金陵之玄妙觀至順元年錫號教門真土玄明宏
道虛一先生虛一蓋先生自號因以命焉人以爲榮尋詔改玄觀爲
爲大元興永壽宮出內帑金帛使加繕治先生卽以造大殿建法輪
且出私錢作堂宇及外門會昇元住山姚君季安仙去先生奉制命
嗣爲住持泣事未幾爲建大門買山四百餘畝修飭做壞補苴墜缺
靡憚其煩吳郡有胥氏之崇福觀管氏之玄真觀張氏白鶴觀俱備
禮求先生主之旣得旨以崇福玄真隸永壽及先生至昇元遂兼白
鶴先生於吳興金陵並領本路諸宮觀欽承上意扶植道教不遺餘
力其徒賴焉在玉虛時兩將使指代祀太華吳山江濱嵩高王屋濟
源竣事過家慨然興追遠之思置田若干畝界猶子仲成給春秋饋
薦之事乃還京師以乘傳函香歲祀事於龍虎山宣大護特詔書於
江淮荆襄廣海八番諸郡使節所歷覽勝概而訪求巖穴之士得

一善輒薦揚之先生自奉甚約終身不茹葷而坐客常滿樽珍擊鮮為具必豐尤喜推轂士類賴其引重而成名者甚眾先生既厭紛華甘淡薄歸休于大江之南而往來山林間凡十年偶自昇元至宗陽遂至白鶴忽顧謂弟子袁守約曰吾世緣已盡將回光而返照矣因索筆書遺言俄歛筆奄然而化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其明年是為至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守約與永壽之弟子楊玄鑑等奉遺蛻藏于紫雲閣乾元山之麓以狀介真人華公來徵銘竊觀先生年壯盛時果于中道窮居獨游遊不與人事接及出而酬酢世故未始絕物而於物無所凝滯卒乃遠引而去餐和飲醇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庶幾可以無憾矣是宜銘遂為之銘曰

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君碑

吳之長洲有為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諱善信字實之家故儒也曾大父曰球大父曰晁父曰煥漳州路龍谿縣尹母沈氏顧龍谿之墓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為之銘君幼凝靜少長好虛無之說欲辭父母去而求師父母不可授以家事而羈縻之君應酬少間輒取老子書返覆玩味久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毀形絕世若今人之為也吾黨如蓮花生污穢外接世緣內無所構鬪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且納婦有子矣乃曰父母留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衣而木食巖棲而穴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時玄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九夢選廣

妙觀有雷師生不識錢數能以符篆捕逐鬼神君甚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為之執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洞一者嗜酒醉輒詬罵人雖王公不避時時呼雲役雷狎褻如兒戲然君知其有道者則延致而尊事之有所折辱未嘗為之動色或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為意先生知君信之篤志授以不傳之秘他弟子不得者而君盡得之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其徒研覈妙旨凡旁門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為心神至虛無所汨沒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調精我得清靜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蓋其造道之本末可見者如

此君初為弟子時無私蓄既壯能使貨倍其舊鄉里有糾紛不可解輒為揣摩洞見底裏類使之以柔退不爭取勝遇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務遺世獨立以為高而其襟度特為沖曠闢一室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一二古圖畫徜徉其中飄焉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游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一日呼左右謂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真有所得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遺蛻葬于口丘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溫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教育其子若女克盡母道人莫不稱之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謙惟大謙為溫氏出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建安陳方之狀來徵銘昔老子嘗為周柱下史周之舊典禮經無不知之非棄絕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為清靜為教漢人用之而天下以治豈無益之學哉老子遠矣今道家者流所宗漢天師張氏既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其子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十夢選廣

若孫或徵為黃門侍郎或辟為丞相掾祚胤相承逮今千有餘歲不絕有能遵其軌範無廢人間事有以究夫道之所有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可銘也已始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為廣德路道錄仍提點仁壽觀昇之號曰體仁守正弘道法師且以聞于朝再下璽書為之加護予既備著君之道至於出處之大概亦不得而略之也銘曰老子有云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襲訛踵偽寢迷厥初歸潔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有美一人清風峻標列仙之儒養生有道不斷外緣神明內腴謂人一心無撓無雜漠然沖虛滌除玄覽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是所存久而愈晰百世不渝有崇斯丘表以石章過者式諸

玄門高士陸君碑

高士陸君諱應祥字景雲世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士元大父曰遵父曰文明母戈氏君甫成童而失所怙能自刻厲檢飭內則奉其偏親饋醢滌澗必適所欲撫諸稚妹及笄而嫁咸得所歸外則殫其勞勩

以植立門戶遇事無大小處之如轉丸鄉鄰有糾紛不可解輒以爲
請隨啟其端莫不洞中窺卻其機警練達眾共推服焉性澹泊無厚
嗜經營積累餘四十年貲業得比素封未始妄用黍稷主撮以資華
靡恆戒子弟以勤儉承其家樂爾人之急族黨不能自振者多仰以
食歲饑設糗餌於路以活餓者散錢動以萬計尤篤信釋老氏不喜
殺雖爲賓客修具鮮薨之物亦取諸市凡所施與往往傾其囊褚無
毫髮顧惜意新萬壽寺大殿而造佛菩薩像田畀北禪寺以興復其
觀堂所居傍光孝觀摧圯不治首爲構高閣廣殿方丈之室餘宜有
而未備者迨屬疾猶俾緒成之其創置則有笠澤之瑞雲觀以棲十
方羽士橫山之瑞雲菴延緇流專領之給以田有差作浴室於城南
潭湯織履以俟過客而休焉者冬有鬻糜夏有茗飲歲以爲常他所
建饒益事不可悉紀也維陸氏實吳之著姓上下千百年名公顯人
史不絕書而君之先比數世皆韜光匿景無所表見君生逢盛時頗
欲以材自奮百未一試輒引身去著道士冠教主嗣天師因命爲玄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九

二 墓 誌

門高士瑞雲觀開山住持仍刻上而加護焉君謝不敢當尋詣句曲
山參受大洞經錄於上清宗壇意將餐和飲淳以葆其餘齡且示無
所用於世也年七十有二天統元年十月晦終于家明年二月朔葬
吳縣橫山北先墓之次配周氏子男一人曰德原女二人長適沈宗
德而卒次適施從政而從政又先卒孫男一人曰頤尙幼女二人長
適徐氏震次未行旣葬德原以狀來謁曰先人嗇已而裕物平生惠
在人甚多而未嘗自言今所述特其粗爾幸卽其可知者序而表顯
之子旣辭弗獲則悉取狀所述次第爲序而系之以銘俾刊于茲碑
銘曰
口其可欲不榮以祿而無殆無辱行事以智利物以義而無忤無愧
不亡者存揭德有文是率是循在爾後人

墓表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蛟峰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事三朝為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其
自號稱之曰蛟峰先生如隱者焉在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訪詔
御史中丞崔或起公於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今天子稽古圖治誕
命儒臣刊定前史以鑒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
為立傳書已上而潘與公曾孫道壑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之詳
乃據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壑俾刻石為阡表庸備史之闕文謹
按方氏陸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鎔封
奉直大夫母邵氏贈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覽
公所對敷陳便直親擢為進士第一賜名逢辰故公以君賜為字用
例補京官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為秘書省正
字升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除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蛟峰先生文集卷三十

者罷開慶元年召為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罷除
知婺州以外臺奏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暮亦皆
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三年出為江南東路提點
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七年知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服
闋以侍左侍郎召解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
司參謀官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俱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
開之官也秘閣修撰公之職也承事郎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徹
樂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廟堂監諉之術及
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關上書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伴道無以備之貨
臣聚斂土木方新顯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聞其屢疏丐

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眾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期集所未官
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州喪師更以捷聞公上疏
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閹臣以敗為勝陛下曲徇其意
出御筆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
掩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急收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議而免外國之
笑借日萬世之議未暇恤鄰敵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於似道
自此始理宗在位日久務總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羣儉乘時弄威福
之柄公上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蜉蝣之撼南節之欲從
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
有貧國家而無貧郎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緡黃
之窟宅不貧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
焉左右有游譽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日吾自除
焉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畿有漕所以培護本根
愛養命脈運年居是官者不過為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蛟峰先生文集卷三十

偽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令開眼若以財貨
聲色蠱其心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皇皇汲
汲求適吾意者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帑庾赤立萬一
畿甸之內有一旦驚急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願斷自今日止營繕
省宣索兩司不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闕之
然後可以救兩司之貧為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為之
少輟也公復因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
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窘於淮淝而談笑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
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示從容而
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其有以自謀而
不以鄰國之存亡為安危則不依於人又曰吾其有以自備而不以
敵國之緩急為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
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躋可噓乎又曰今與敵對境
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鐵壁我所築者

土妖血山彼所築者奪我地爲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爲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屯於斯耕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雖堅城閉壁而坐於禁制不得動矣爲吾之計當勉諭淮閩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尙足恃哉爲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南可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真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故重爲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居嘉之事且抗疏援膏肓二豎爲喻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三夢選虞

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實武爭之不能誅之將操戈而殲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事欲鈎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爲大全所擊而去吳公潛拜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尙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潛於榻前自辨上爲之歛容而隙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爲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

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前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爲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諫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答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禽其兇渠逆黨悉寘于法事平有詔褒論比公於韓魏公云蓋公於他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飢乞蠲和糶以甦民病有女妖以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四夢選虞

左道戒眾隣郡愚民十百成羣踵門徼福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蓋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屢屢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絕於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爲歸宿自爲幕職官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發之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爲之師從游者數百人聞人林光世黃緣宦豎而賜出身素不滿於科名之士及爲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家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啟沃以格君心度宗眷遇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寇猖獗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巋然劫火之餘甚治既完而諸生稍稍來集公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室時所在士風頹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

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鐘磊落若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盛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為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谿娶邵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杰入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杰長洲縣儒學教諭然皆淡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修職郎無為軍無為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壑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員道壑病其卑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茲誦之聲不滅公在時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五 夢 遷 慶

不傳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尙有考焉

格菴先生阡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盡展於一時而淑艾之私有足惠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為吾先生而已蓋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辭奧旨散出於門人所紀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為纂疏今四方學者既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蒯人齊國公迥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為韓忠獻王族大以衍派分而三居亳者曰光祿卿期又遷處之潛雲由光祿三世至公之曾祖考諱濟贈太子太保博平郡公祖考諱軫贈太子太師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于鄉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新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和仲八

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忠公見而奇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校書郎添差通判婺州以內憂去咸淳改元入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度宗竦聽諭公曰鄉老儒議論似富弼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為殿中侍御史皆兼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久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為災必按揭經傳及累朝故實為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帑藏枵乏而人主不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均節財用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為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六 夢 遷 慶

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怨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為忤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公又言內廷之怒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過為瑟縮專求瑣細以備對揚當申徹之以格習諛踵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遷居言職劾龔日職昏鄙不宜為察官他所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之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人父楊纘上遺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葛覃之情蓼莪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而可俄又宣諭欲以百日為制公復奏請以朞年為期時雖不能悉如公言猶久之乃成禮謝堂以從官導旨樞庭出入宮禁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微長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者歷疏其姦於榻前以去就爭之度宗論解至再公執之益堅卒免堂官堂弟厚以節鉞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僮日伺於閭閻問細

民以物求售輒攘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而不報公抗疏不已卒罷羣朝請仍徙其居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章自辨且求謝事會其姪蕃世守廣德負勢貪虐公奏黜之似道滋不悅公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宮之建議毀民廬以廣衢路雖用公疏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聞而帥漕希旨持兩端之說公再疏言力爭堅挽於事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陰消潛格於人不知之中者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旦之密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去除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讀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轉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庠赤立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公不聽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却浮費以繼之糴幾二十萬斛迄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俾諸生肄業焉

黃學立文集卷三十

七

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尙書兼職如故於是似道方諱言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首言今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毋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復襄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許翰有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所有臣甚爲國家慮也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此書生腐語爾襄縱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遽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尙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樞密院事兼知政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自躋政地數建守備之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爲意馬丞相廷鸞辭位去公獨知省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問之歎曰不早用吾言國將亡而吾相吾其爲張悌矣比降麻公適中末疾乃弗果拜中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

旁午於道疾少間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尙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爲州民代輸夏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催特放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日其士人爭以詩文誦遺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公既歸知時事不可爲憂憊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吾可死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慧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止縉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配胡氏贈魏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日鞏次日瑾次日華惟華以承奉郎直祕閣終輩仕皇朝歷南劍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積官通議大夫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諡懋康瑾承事郎南劍路光澤縣尹女一人婚日東平呂汲孫男八人長日桂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次日楠日機日棣日權日倚日某日某女八人長適懷遠大將軍

黃學立文集卷三十

八

芍陂屯田萬戶陳夔次適葉可大應大圭陳章胡衡陳允德杜龍幼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孤謹於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敷中外餘二十年家無留貲焉初少傅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既脫去場屋遲次里居因以得於家庭者邇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至易贊乃已公處館職秉史筆者或質所疑輒口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奏草存可見者二十有九所著惟四書纂疏行於世近思錄精義若干卷孝宗繫年錄若干卷中興名臣言行錄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藏於家公位二府法宜有諡于太常有傳于國史而公之歿也兩宮北上九浹旬矣後五十有五年公之孫機以墓隧之石未刻文爰以狀授潛俾譔次以備闕軼潛於公纂疏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戶部府君又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夙受主知以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上方嚮用而輒自引去晚執事樞圍步已棘范希文修京城之策不用於慶曆李伯紀經制兩河

之策不用於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與之
見誠有非人力所及者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則公之自處可謂無憾
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闢眾正所聚山川
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逢止或尼之瀆則不告歛藏著龜善非為名
禮進義退靖共夙夜周問外內有命來覲宵衣以須蹇蹇匪躬終始
弗渝孰尸其功不自為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彼多壘瞻彼四方
曰其殆而繫于包桑執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以爲樂大厦
之騫孰執扶當守日噫其遂相予天胡齊之弗俾卒相乃以晉陽
爲國保障允矣明哲歸潔其身碩果不食曰惟斯文若昔大臣飾終
有禮諡在奉常傳在太史公則不逮公多遺書銘以昭之過者式諸

盤峰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峰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
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阡先墓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九
選
慶

日也去年秋潛以退休之餘被命復出艤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
謁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旣爲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
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
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杰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
居同里先生於潛爲大父行潛年十六七卽參陪於杖履之末先生
古貌野服高談雄辨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亶亶不倦
然喜汲引後進有如潛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
相傾下與懷疇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潛
亦老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贊見內
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
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
大參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
屬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眾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
多所平反他疑獄經先生詳讞無不服其明允循俗好關不相能則

弄兵以相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戒諭之皆委刀劍爲良民蜀名
卿史公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
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
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
國破而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
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待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遺逸
之士得先生以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強也留公入覲後爲吏部尙書
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澤起爲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
布衣桐君古隱者廬於東峰指桐爲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下
西望漢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
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
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騎孤子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
空而已家公當運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久留河間先生數致書
候安否暨得歸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輒相對歎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十
選
慶

歎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旣奉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總管兼府尹終更
猶留居久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
塘始恨識先生晚賦詩媿謝焉先生屬續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
數刻精神無少憤耗亦足以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說者以爲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
亦所難辨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
歎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能辨也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
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之詳誌所
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盤峰其別
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爲睦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潛貢進
士廉父承奉郎致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濬誼女二
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
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久未克哀集彙次以行惟手

編前賢紀詠桐君事日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驚字晉卿世為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賈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為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眾人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丹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秘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權貨務都茶場王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人國朝以材學顯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為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蘊與之遂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其為說不皆本於徐氏凡文清之教日命曰性日心日中日誠日仁微辭奧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蓋歎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十一 墓 表

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願以是瓊瑣者為其盛邪吾見其為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於此乎彼乎潛生也後幸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羣游進於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撥其棄餘以充有司之求向之果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使先生之道卒揜過而弗揚者誰歟潛實懼焉謹次其師友淵源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塚上之銘墳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為之辭焉

處士蘇公墓表

真定有隱君子曰蘇公諱誠字誠夫其先由樂城徙行唐又徙真定累數世丘隴俱無恙而譜逸不傳所知者公諱元老母孫氏金貞祐二年舉家南遷而公以真定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汴年十有二國朝伐金之師渡河汴城危蹙乃侍親北還道路梗澁數瀕於死

期月始達年復長事親盡孝世故一不關於念慮然以生長戎馬間

慷慨尚氣節時河朔甫定諸豪或乘勢肆為暴橫民皆逃匿公奮不顧率眾禦之諸豪亦斂避不敢犯鄉井悉賴以安兵難流離之際人鮮知學公首延師教其子而里人稍有來就學者公平居喜飲酒而不及亂善治生而不求富輕財好義人有急則往赴之莫不稱其長者大德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八葬真定縣新市鄉新城原娶畢氏廬州官家女前十五年卒於至元二十年三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二合葬焉子男五人長曰榮祖累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次日立曰實日信日德順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孫男八人長志道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果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真定郡公次嗣道安道允道達道師道進道昌道文十七人曾孫男十一人天爵今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天澤真定某提舉司都目天益天覺天彝天常天章天申天經行唐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十一 墓 表

縣尉天祀天祥女十一人玄孫男十四人昌文國子學士昌言侍儀舍人昌衡宣政院宣使餘尚幼公歿已五十年今參政公天爵始奉國子司業楊俊民之狀以授潛日自吾高祖暨吾祖吾父墓隧咸有石章以紀德業吾父神道碑銘則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有壬承詔撰述也惟吾曾祖之墓未有以識之茲用伐石為表幸為我書而刻諸昔諸葛孔明與龐德公生並世而或出或處有不苟同夫亦各行其志云爾國家肇造之初起閭閻而趨風雲之會以建功立業者皆公一時之人物公獨退藏於密而居易以俟命迨其孫曾當太平之盛際乃以政事文學為時名卿行且推恩三世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此矣公之託身賦畀固不減鹿門之高致所以遺其子孫者以今視昔為孰多乎潛曩嘗忝載筆從今參政公之後不敢辭以年侵學落輒因狀所叙而論次之如此公之隱德非名言所能既者亦靡得而詳焉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為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為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日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籍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廸功即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即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閻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日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為贊故公自署其名為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非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梧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翔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為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三 選 慶

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為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遊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為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圃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為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使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為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懸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為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

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為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苞茅四十區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以附他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為便勳戚大臣請諡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為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偶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諡其家求於諡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日著其事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且將為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不報迺丐外以文林郎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為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為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四 選 慶

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戶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修撰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獄其獄鉤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眾入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曰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值粥時或不給而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於寓

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聘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輻南還諸公引繡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噴涕夫入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由次同次因孫男三人相穎穆和早天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于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紆徐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藪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鑿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晚益沈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彙二十卷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三

巖以居胄監時夙有同寮之雅故旣爲之銘納諸壙中而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潛爲之表揭于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爲最久知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實潛之責也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宮公生其季逮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翺翔後先于其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歸公平何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卽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今師相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旣進擬收擢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奏辟子長爲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券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

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由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爲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大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修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朗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讎而追爲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爲當時狂於寔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尙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僕數暇日寓情卮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爲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六

後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閭閻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者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於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歛華蓄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瑣瑣侈靡諛諛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寢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

敬先生有春秋備忘八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口口公
儼以憲節來泣於妾案其稟請子長爲之校讎乃因近臣以聞而刻
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辨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
之爲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
以申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爲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
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
私憾外以爲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賈降覆國
壽不以爲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
繁簡之失宜爲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
吳載紀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
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
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
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是
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爲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他所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羣臣仗
義死節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
錄乃詢諸故老旁求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
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做帶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
博而峻厲潔清瑗摛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敘事而扶善遏惡率
能使人有所感發微創至於微辭與義又有未易以淺近窺者大抵
其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
其言江西鄉闈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却其請蓋
場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
來徙是爲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郎祖友
諒迪功郎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先
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
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歸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
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

弗仕家食者垂四十年而終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
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
長故子長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也次曰燧族人之子
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
先生之歿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
己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公且求潛撫其
大者表于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子長章九上俱未報速論撰
之命下潛適承乏北扉法當歲口口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詔廷
議以子長累徵不應重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
非獨爲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不可無以
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爲之圖其不朽也後漢史稱樊英初被詔命
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豈不以
其名最高故毀最甚乎蓋名者眾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
長明炳幾先薰不自焚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乎全松栢丸丸清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風凜然後今千年過者式焉

邊氏崇孝旌表

崇孝旌者吏部尙書邊公先世大墓也邊氏居汴之尉氏而墓在其
縣西二里言族氏者以爲邊氏出於宋平公之子御戎字子邊御戎
之孫卬爲司徒以王父字爲氏自漢而下代不乏人惟卬以儒顯門
名尤著五代時鑄爲江南李氏將其後子孫或居楚丘或居陳留汴
故爲陳留郡而今之陳留縣與尉氏俱隸汴由尙書五世以上軼其
譜莫詳所以分與所以徙尙書之高祖考諱鎮高祖妣李氏有子男
六人長曰琮次曰理次曰璽次曰琥次去家爲浮屠亡其名次諱琰
字君琬尙書之曾祖考也幼失怙恃屬天朝伐金之師南下汴最爲
受兵之地遂遷避於河北之武道鎮兄弟散處而力田以自給歲適
大侵乃南徙汴之觀縣尋復尉氏故業兄弟仍同居焉曾祖妣張氏
有子男三人長曰儉娶宋氏有女二人適宋氏鄧氏次曰儀娶王氏
有女三人適謝氏李氏王氏次諱信字仲誠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

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尙書之祖考也性純篤追念祖父而下流離之餘甫遂生聚而死者未及同兆域以葬大德辛丑乃卜今地率子姓奉遷改葬以祖居中昭穆爲左右而正其位所謂崇孝阡也侍郎年八十有五而卒祖妣王氏追封隴西郡君有子男三人長曰賢次日贊次日質女一人適西河耿氏賢字政卿朝耕夜讀且以課其子弟孜孜不怠尙書之幼學壯行成其宦業而致顯融者平昔誨導之力居多其輕財尙義於親黨無彼此之間人有逋負不能償亦不責也家奴有恪恭所事者卽繼爲良民而子視之里人有爲水所漂者適見之而莫知其爲誰亟攝衣往援之幾共溺而不自悔人稱其長者以後至元戊寅十月卒傾邑里之人來弔咸涕泣曰善人亡矣娶劉氏前卒繼孫氏無子有女七人其六人皆歸名族以第六女納贅婿孫某承其家諱贊者字禮卿封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尙書之父也由集賢而上並孝於父母友於兄弟以勤儉起家以慈和睦族守爲家法世如一集賢兄及嫂相繼歿其女歸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五 夢 遷 慶

孫氏者年未三十而夫蚤世子甫五歲念其口口貞節自誓靡他撫存之甚至從妹歸王氏者夫歿子亦夭招致而養贍之以親親之仁推而及人多此類母王氏前卒追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一人名公佐字邦臣卽尙書也女一人適李氏繼母朱氏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五人公輔公略公度公儼公弼女一人適田氏尙書用舉者由山南憲司中臺察院書吏爲刑部令史陞樞密中書掾授工部司程歷戶部主事徵政都事經歷擢監察御史遷樞密院經歷中書左司都事吏部郎中出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戶部侍郎除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召還同僉中政院事擢中書左司郎中拜吏部尙書積官太中大夫先是尙書在戶部以階三品推恩上及其祖考旣增廣坐域設置翁仲而碑石未建懼無以彰上賜而昭先德乃馳書金華山中屬潛爲之銘潛歷觀自昔草昧之初出其經綸之蘊以翊扶輿運者固已策備功而建榮名其懷材不試以儉德自保而甘老於丘園者積久必發亦莫不有以庇賴其子孫而表見於後世本深

則未茂源遠則流長夫豈偶然哉有若集賢公之親享其報年今八十有三耳聰目明康強無恙及見其子躋于八座此則世之絕無而僅有者也潛雖衰朽無能贊揚盛美其曷敢辭謹備著其世序之詳而顯詩之以爲崇孝阡表曰

邊氏之先出宋司徒詔以五經爲漢鉅儒南唐將鎬子孫居汴及于尉氏統分派衍尙書之貴自其高曾隱居種德不有其名侍郎繼之其積已久煌煌密章賁于身後餘慶則多集賢是承義方之教成於家庭有亢其宗遂享其報優游事外躬膺榮號蒼顏日髮金紫交輝旣壽而康實世所希緬彼松楸佳城鬱鬱龍靈所加罔間存歿惟木有本惟水有源培之澆之在爾後昆推述世序表以樂石念茲厥初永永無斁

費氏先墓石表

昭武大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致仕費公之先湖之長興人家于荆谿鄉上徐村浮雲山之陽高祖諱顯妣徐氏曾祖諱裕妣沈氏墓咸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五 夢 遷 慶

在焉祖諱察出贅嘉興劉氏宋季以策干兩淮制閫得官累階武節郎任浙西兵馬鈐轄權提舉上海市舶司事因僑居其地上海後爲縣故今以占籍爲松江之上海人仕皇朝卒官懷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榮敏夫人卽劉氏次姜氏皆前卒次宋氏追封江夏郡夫人考諱拱辰前武翼郎殿前司主管機宜文字至元內附從征交趾有功佩金虎符爲武德將軍平江等處運糧萬戶有子六人曰英曰雄曰攜曰傑曰信曰侃雄卽昭武公也天資精悍有祖父風用廕授昭信校尉海鹽等處海運千戶四遷至武德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涉鉅海者數十所轉輸米以石計者數百萬年踰六十輒請納祿遂以今之官職致其事初榮敏公居上海旣久先墓在長興者後人或不能辨其處昭武公始訪求得之而加封植焉每自念一門三世荷國厚恩而子孫蕃衍三十餘人非前人積慶儲祉無以及此不可不告于來者俾嗣守而勿墜爰伐石爲表屬潛書之而揭于墓之原潛聞之韓

魏公曰心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歐陽文忠公曰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昭武公可謂孝之大矣潛之文字安足託乎直書具文不敢以浮辭亂其實也榮敏公之歷官行事有武公外舅趙文敏公之狀暨前大理少卿李公所爲碑銘茲不復書

張君妻趙氏墓表

潛爲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蓋喪其母踰再閏猶哀慕不已益求時之閭人爲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竊嘗取而閱之非直其母爲可稱道其父之事尤有足紀者夫形善以勸俗長民者之責也潛幸以末學與聞有政庸掇其繫乎人之大倫者爲銘以畀之銘曰

於粵之墟句吳之至孰望其地日有張氏軫君之名君實其字羣居大學五載不第文不在茲運去物改白刃可蹈惟義所在爰有賢配克儷其美名曰與婉肖出燕邸五世祖諷疏封安定從伯祖光典領宗正丞惟伯父以文藝著兩制八座累膺異數父日希堅進食京族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

三
步
選
虞

出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叔父塋主亦外藏流芳奕葉後先相望展也令淑婦德是覆守節自誓發居四紀至治初年龍集壬戌三月之朏翼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男復暨頤訖葬以禮于嗟復也終身之慕禫服既除祥禔弗御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子孝易表父母口長民者宜存風厲顧慙不敏承乏下吏瞻彼西莊九丸松栢勒辭相哀用勸凡百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續彙二十八 續金華叢書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濟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法靜父元皆弗仕至君始以東江場同管句遷昌國正監管句入御史臺爲宣使肅政廉訪司立選授江南浙西道管句承發架閣兼照磨以照磨劾其使貪縱不法事聞使坐斥去君亦以秩滿調婺州路司獄有余甲者以貧自鬻爲人奴勢家子慕甲妻美弗能得會其主病死金華道上因誣甲殺主而奪其妻吏既傳致成獄君直其冤破械出之蘭溪民王乙爲怨家所殺乙親戚兩人將訴其事怨家懼更屬吏捕治兩人謂乙私其妻實共殺乙賴君言徙其獄旁郡兩人得不死他以事株連若銀鍊無得而久繫者君悉爲剖析所活十有四人所縱遺八十餘人永康大姓以睚眦之怨毆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求得其情乃收案殺人者宣慰使而下以受賂曲法敗者五十餘人用舉者後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一 步 選 廣

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於是天子方用言者悉徙江浙行中書省郎中以下他官更取材望補其處君以選擢左右司都事且追用平反起陞承德郎到官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有五其孤汝珪等將奉柩歸肅寧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縣東安仁鄉長城之原泣謂潛子辱游於先人最久宜知先人蓋有遺潛發人也幸能道君爲獄官時事他宜傳者詎止是邪史稱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今所見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莫能聽至令抱具獄哭而去然則君亦足以不朽矣謹次而爲之銘君娶曹氏次林氏子男三人汝珪汝楫汝弼女三人長適同郡韓梓道餘在室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執降之材而奪其施孰授之器而易其宜百疇一逢孰終尼之維善無小維官無卑考事列辭式昭厥垂

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守讓字謙甫其先由大父立而上世爲汴人金末父信

避地真定因家焉故今爲冀州南宮縣人母李氏有五男子公其季也公年甫踰弱冠入秘書監爲奏差尋又入御史臺爲殿中司知班久之擢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管句承發架閣庫兼照磨時方新使名以正憲度將指者皆名卿參佐悉取材望公妙年首膺其選深自砥厲以求報稱間有慮囚攝使事行郡邑懲姦貪省冤滯接引善類所至輒有聲居七年乃代去調婺州路總管府知事俄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史調霍州靈石縣尹未上丁內艱服闋改慶元路平準行用庫提領秩滿以奉訓大夫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至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卒于鄞之寓舍得壽七十有五公長髯秀眉容止言論閑雅不迫有古君子風善屬文尤喜爲歌詩以其自號扁所居室曰本齋琴樽圖史羅列左右退食則宴息其中客至與談中原文獻之舊媿媿不倦性廉退不急於進取每詣京師輒自赴吏部銓俛首常調殊無難色其在筦庫也分帥閩乘廉車者皆公故等夷見公必與均禮公執其分守滋益恭仕既久而家愈落歿之日賴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二 步 選 廣

故舊致賻禮乃克以歛其清約如此娶鄭氏張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以公廕爲晉寧路石樓縣尉次貞祐某某女三人長適管軍萬戶孫毅夫次未行次適孫某孫男三人女一人初公母氏卒于建鄴葬城西之清涼山元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葬其左貞來俾潛爲之銘始公佐憲府潛因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凡子遇我自是周旋公父子間殆四十年銘非潛其誰爲之雖不文不敢辭也公家世之詳約齋劉公實誌之此不著銘曰
人孰不仕易失者時嘆老嗟卑百喙一辭猗與劉公蚤有令聞素乎其位無喜無愠澤及後人惟德之符我銘孔昭以厲鄙夫

福州路總管贈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諡景惠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爲趙州晉寧縣人祖謙趙州都事父珣將仕郎亳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南武定王爲征南都元帥合蒙古漢軍擊襄陽公時年未弱冠以推擇爲吏隸河南統軍司徒

葉白河口鹿門新城元帥察公材可用因真之幕府公雖主治文書不專以鈞推趣辨爲務日與士卒同冒矢石未嘗辭難凡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關說用久次陞提控案屢歷行中書樞密兩府兼太師淮安忠武王以右丞相行中書省事復署公爲屬時襄陽已下丞相總諸軍水陸並進公與在行從諸將轉戰而前既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師順流而下俾公從平章政事楚國武定公分治省事移書諭降荆湖諸州軍十三年春丞相至臨安以宋版圖來上計功行賞公自行省令史拜中順大夫壽昌府知府行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久之用例解所佩金符句容武毅王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渡江有勞且嘗蒙上恩備官使宜因其舊職序進之武毅以聞於是得不以有司常法限其資級改朝列大夫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用薦者以朝散大夫爲南雄路總管除中順大夫福建等路都轉運鹽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爲福州路總管至大二年九月某日卒於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盜起安溪掠大洋川據石盤頭勢張甚守將莫知所爲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三 步 選 慶

公單騎直抵其處羣盜大驚公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爲良民蓋公久居兵間聲望已著故能使之誓伏如此其以省撤閱漳州金穀也得羨錢五千緡米萬石其爲轉運也患富商交場吏受鹽不以法命以竹器如法實鹽而做福之南臺列倉于漳泉興化以貯之持引就受鹽者無所容其弊歲得羨鹽五千九百引其善理財又如此惜夫人在外服其政迹有非談者所能悉知也夫人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男七人長曰鉉以公廕入仕今爲承務郎婺州路東陽縣尹孫男七人鉉等既以四年十月某日奉公暨夫人之柩合葬晉寧縣村先塋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於朝贈公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諡景惠仍贈夫人天水郡夫人爰以書來願得銘昭揭墓道潛惟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匪特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其僚吏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尙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附見於策書者幾何人哉然則公之事固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之銘曰

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斂藏不耀出其豪芒貌兼百萬長鉤鉞公於其間持以文墨豈無悍強畏此簡書屬騰電擊塵亟塵徐江流湯湯其險莫測投鞭而往歸數爾獲孰發而蹤其功也人公罔敢知國有元臣元臣之賢天子之聖曰弗汝遺視汝初命公材則多無適不宜魚符龍節朱穴厥施尙其嗣人克圖不朽馳書謁辭式告永久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敬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胙城曾祖諱某祖諱鉉皆不仕考諱璉嘗佐開州軍事因家焉故又爲開州人公少負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思自奮拔於功名至元十三年從軍取淮甸有勞入淮東都元帥府爲令史厥明年國家底定南服論次功賞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人心旬旬凡所以宣布上德撫慰綏集之者公之力居多換從仕郎龍興路總管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江西行尙書中書兩省左右司都事以材敏見知於參知政事東平徐公亡何以事乘傳入奏京師遷江浙行中書省左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四 步 選 慶

右司都事於是徐公方持部使者節涖浙右亟剡上乞署公臺職未報而公去爲兩浙都轉運鹽副使東南財計莫重於鹽筴先是恆以歲賦減耗爲憂公規措有法自常算外得羨鹽八萬九百引以最聞除知平江常熟州下車牒訴全集公談笑立決吏畏服如神有以強盜坐繫者公探其獄以爲此愚民無知因容舟漂抵旁近地而利其菽粟耳非有首事合謀受分之驗不可悉真之死僚佐疑不決後竟如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人歲饑諭大家使賑其不能自食者民用無轉徙既又以爲水利未復則旱澇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浦福山諸水之故道湮廢不治者十有六募民浚導之如其舊爲水門以時其蓄泄之宜而閉縱之凡役工一百一十四萬所食米以石計者三萬四千四百鹽以斤計者一萬九千九百官無毫末之費而民得其利不以爲病也田里既以無事乃大治學舍凡廟像器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復歸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閱五載如一日會朝廷以沒入朱張家財物悉歸中官擇可任出內之

寄者或言前簿錄朱張家時公嘗被檄與聞其事乃命公縮銀章爲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涖焉常熟之人皆重惜其去相率爲生祠且請于前史官聊賦周君作文以記之有司具實以聞除知建康溧水州其治如在常熟引年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階亞中大夫公素薄於榮利既謝事居吳中一室翛然日與賓客以觴詠相娛樂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卒以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開之漢陽縣黃斌原子男四人長曰恂奉議大夫晉寧路潞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次忱蚤卒次惺次悅女三人長適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奏差劉徵餘未行孫男二人保僧閩僧孫女二人俱幼公所爲詩曰琴川集者若干卷曰錢唐集者若干卷並藏于家惟盧氏望范陽號稱官族其別於開有任參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者曰克柔公之伯兄也文昭之子景今江陰州尹且以文章家知名終於翰林待制而公又有潞州以爲之子方興而未艾也是不可無使來者知積累之自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五

潞州以公行實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奕奕盧宗世有顯人繇公兄弟弗墜益振公之受材孔敏且裕載而四馳以往用譽胡既遇矣不究于施日子其休退也委蛇勾吳之墟言游之里遺愛在人匪遠伊邇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公不三事公則有子揚詩墓門垂示無止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公墓誌銘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 日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公墓于平江里第諸孤以二年正月某日襄大事於吳縣長洲鄉陽山金井塢奉知宿州 大中之狀以授潛曰墓宜有銘君其執筆毋讓謹按公諱都 字元俞姓王氏其先河東入始居江左者曰融四世至晉丞相導又十二世至隋溫麻令懷鐸唐廢溫麻置長溪其子務現襲職長溪令因家焉遂爲其縣人長溪令福寧州也又十三世至贈太子太保叢太保生贈太子太傅椿於公爲高祖曾祖諱 全以進士起未及改官而卒累贈太師追封魏國公會祖妣 氏信衛國

夫人祖諱方大贈少保今以公貴贈 大夫 上輕車都

尉追封太原郡侯祖妣穎川郡夫人陳氏今追封 郡夫人

府君魏公第四子其第五子忠文公伯大勉齋黃氏高第弟子以直道事宋理宗至參知政事爲時名臣考諱積翁用忠文公奏補官累遷知南劍州加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知州如故於是宋主已奉表納土而福建猶未下乃夜抵福州以八郡圖籍上行省至元十三年十一月也行省承制易以新官既入觀世祖皇帝於上京乃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眞除兵部尚書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俄 爲國信使宣諭日本初抵其境郊迎甚設請遂以詔書未至而遇害于海上事聞賜諡敬愍俟後二十八年仁宗皇帝以公有請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諡忠愍妣安人陳氏亦氏皆前卒葉氏今封閩國太夫人張氏實公之母痛忠愍歿于國事哀毀如不欲生斷髮爲比丘尼公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至是甫七歲從葉大夫跣哭赴訴于闕下世祖皇帝爲之震悼給驛券俾南還勅行省爲窮治其事仍賜以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因定居于平江而著籍焉上念忠愍不置有旨視故所居官下二等錄用其子忠愍之子七人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公時年十有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之公持之以靜遇事剖析洞中肯綮皆矚眙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事覺而八年不決者公披故牘而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隄護田之令而歸過於眾人者公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舊稅官酒鋪多取於下戶而富家或不與公始建議悉以田之多寡爲則人服其公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公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士論美之秩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發之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賕以爲病死公摘屬吏數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贖敗張省四者居餘姚海濱恣爲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地公痛繩以法眾皆大驚且稱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六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快焉昌國在東南鉅海中颶風激海水漂人民口舍公不憚其險親往賑救之先是官府應辦率賦民以錢使以子本相生謂之規畫所賦錢不過數緡而取其麪至數百斤豬羊至數十頭公命入其息而用市估償其直以紓民力是時經制未立公患吏易於舞文彙集條畫斷例爲八十帙俾有所遵守而無以容其姦部者哀公政績列薦于朝未報而遷荆湖北道宜慰副使歲適大侵公躬履山礪以拯其饑靡憚勤苦江陵沔陽荆門之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江出三峽至江陵勢益舒緩水環城而流自宜慰使劉 墮南湖而舟楫不通民去城十里始得粟米薪芻公爲濬之使復其故仍鑿新河與之接人以爲便武宗皇帝詔更鈔法行銅錢而鼓鑄之法廢已久幸相以公今之通才宜無所不知乃奏除公江淮泉貨監公以銅不足爲憂詢知饒之德興有膽水可浸鐵爲泥以火鍊之悉成美銅如其法行之得銅數十萬斤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未幾而錢復廢不用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洞蠻獠徠往來民間人憚

貢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七

夢 選 慶

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公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而相安焉患夫依阻山林乘時陸梁則芟雜其草樹使無所蔽障出沒民漸染其俗而喜爭一不謙意輒起而相讎公大治學舍作鐫籥簞笙琴瑟之屬俾其人識先王禮樂之器命立鄉校而使受業其間者以月之旦望來會延宿儒以義理開曉之俗習爲之丕變山郡可耕之士殊少民多艱食時方貯職田米千官倉缺官支請者數千石公悉糶以濟其乏同列利於賤糶或爲異議公不爲動民賴以生先是受納秋糧石加五斗公始平其概量民皆負餘米謳歌而去征商之制有住稅而無過稅公命務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於其途使客往來食飲所須官有規畫之名歲所賦錢不過百五十緡公以北湖龍泉塘流盃池俱官產募民藝稻蓄魚且卽其下流造水磨屑麥爲麪歲所得百倍於官所賦錢厨傳既豐民亦少蘇三川貫郡城中古語云三川塞閩郡蔣公視其壅於客土謀疏導之而作陂於其西障水使勿泄人不勸而自奮橋梁壞則繕葺令一新民不病於役有訴

其祖父之墳爲豪家所據者吏莫敢問公至乃直其事而歸其墳有訟其繼子爲盜者已傳致成獄公愀然曰父於子而論爲盜旣已虧恩况未必有其實乎乃親鞠之果得眞盜而其父子如初鄰州茶陵富民覃時中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誣其婿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等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以諉公窮探而得其情乃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神明遷正義大夫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公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公專擅公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而減米價果加罪於公我輩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而爲之釋然郡以土產 金視人戶貨產爲高下歲久貧富不常貧者多仍口口富者一無所增公鈞考得其實而不使人知之獨以已意爲文書令德興丞彭庭玉徑達于行省宰執都司咸訝公不

貢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八 夢 選 慶

用公文庭王曰總管寧不知此顧其事涉眾議難於齊一故爾乃報如公言而金課以均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同僚瞰公之出立局籍民數多或徵其十倍少亦倍於元科公既還命一以詔書從事民所輸無過二兩者未幾包銀罷中書責有司奉行太峻而謂公能卹其民特以名聞鄱陽官蕩舊聽農家取草以糞田豪戶擅其利必納錢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爲錢五萬餘緡朝廷旣捐以予貧民聽其採捕而豪戶亦據爲己有使不得被上賜公痛懲而禁絕之人懷公惠共立石以頌美焉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役事悉取具於主首而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役郡所統州縣地大且遠民以所差吏卒爲苦公爲立印簿令社長書其乞取之物與口所爲之事月一上之由是鄉落間無復叫囂隳突之患餘干州以經理田糧官吏相與爲欺吏懼公燭其姦首賊至十餘萬緡州長吏而下皆以罪免東湖者郡君將梅銷故壘所在也學官僧寺爭欲得之公謂此官地俾歸于官而捐俸贖買菱芡魚鼈之

屬納其中取享息以給使客之厨傳公之爲郡所至政平訟理而於米鹽碎務靡不周盡類如此父老或以兩岐之麥六穗之禾爲獻公曰此聖世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部使者方交章舉之而公以內憂去郡民生爲立祠而以麥禾之瑞鏡于祠記之石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以國計莫重於鹽筴復奏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皇帝舊制也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公曰爲臣子者使皆避諱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之高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朝廷給降工本錢遣貪官汙吏措克之餘人戶所獲無幾公始建白擇有司官詣場給散以絕其蠹弊取草於沙塗以爲薪者舊例責以輸租公力言而薄其征常時遣吏卒下場視令丞如奴隸公以信牌代差人而人亦無敢違者私煮盜販之鹽本出於官場公謂不宜獨加軍民官以透漏之罪乃嚴爲之禁督責所屬官吏事至立決不逞之徒攀援以構陷平民者無所用其姦行省左丞相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九

脫歡答刺罕薦公材任閩帥未報而臺臣奏擢公福建閩海道肅廉訪使公方以激濁揚清爲己任俄陞中奉大夫就除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福州三湖之水溉民田萬五千畝閩壤而豪民擅其利公首修復而還其舊汀漳與谿洞接壤故立屯種田死徙既多因廢不理公建言乞如舊制且耕且戍以綏靜一方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凡三易鎮皆佩元降金虎符廣海之間民夷雜處反側不常公爲文以諭之使勿因事以結仇縱毒以報怨苟能謹租賦以奉上畏法令以保室家然後與爾輩相安相樂共處此土公恩威素著閩者皆敬畏莫敢犯兩淮鹽法久而益壞今上皇帝卽位之某年謀擢人拯其弊而無以易公乃命公以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遣中書省掾賈襲衣法酒至吳中論上旨起公於家公泣事伊始參酌前口於兩浙者次第施行焉創通州狼山插引海水入揚州漕河以通江淮築句容陳公雷塘三河濬眞州硃金沙以行運船請每

歲任煎鹽十萬引而以流管羨鹽足其數鹽法既修特旨賜以名酒精練白金五十兩寵數彌渥尋拜公河南江北等處中書省參知政事行次宿遷以疾作南歸於是天子亦閱公之老詔卽其家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感上眷力疾就道日親藥餌猶覩少蘇以圖補報夫何疾勢日甚還吳下未幾而以計聞公元配周氏參知政事文英之女先二十三年卒追封太原郡夫人繼室口氏子男八人長日畛以公廕當補官未命次日畛已卒日哇以國學生爲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宣使日昀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奏差日昉日畋日崎亦卒日屹女三人適周 殷 鄧 孫男七人祜祚頑禮禮禱女五人公天性純篤夙負大志每念未及成童已登仕籍常思自效無負國恩既失所怙羈孤萬里焚焚子立先口燕石丞公補一見知爲令器深加獎掖而策勵之年幾弱冠爲郡別駕若老於政事者暨倅大闢典名藩承宣撫字籍甚能稱古之良吏莫能過也若夫理財之事固非所素習而公才諳通敏不局一器恢恢餘刃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十

無迹可窺至於文武二柄風紀一司尤國家所倚重公三佩兵符兩持憲節雖在職日淺未究設施而大綱小紀皆已備具晚參大政願遇益隆人方後公盡摭宿蘊入陪廟論以大庇乎斯人天胡奪之遽耶公居官謙沖退讓若無一能於小夫下吏接之恆歉然若不及而處事剛決意之所向子弟至親公卿至貴莫能回也公事親孝忠愍之夫人凡公所逮事者皆爲執三年之喪張夫人寢疾躬治粥藥衣不解帶者十旬及其既沒偶以山丹花置几筵間花謝結實如桃而色正白蓋孝感所致祭工魁彥成爲賦白華之篇公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敷歷四十餘年故所賜田宅不增一墮不易一椽廩祿多以周其宗族姻黨周夫人所遺田悉賣以自給公髫鬣時留京師聞魯齋許公以道學淑後進卽知敬慕故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扁其宴思之室曰本齋云所爲詩清醇而不事纖麗有小山堂藁三卷藏於家始公卧疾西湖上潛入候安否公願謂僧曰吾平生無他長惟孝於親忠於君爾度此疾必不起只此爲永訣能使吾不朽者惟子

是潛對曰公年未及謝口天子方需用公百神所相旦夕且勿藥矣公領之而不復言公之薨也潛方廢於官守無從匍匐往赴矢哀以辭用存掛劍之誼而公家以銘來屬潛雖庸陋哀落不敢以不文爲辭銘曰

顯允王公展也全人惟忠惟孝萃于厥身其孝斯何世有令德逮乎忠愍捐軀徇國遠茲鞠凶銜哀籲天赫其龍光賁于重泉其忠斯何幼承世澤夙興夜寐罔懈不力乃佐鄉郡乃居閭垣爰宅乃牧來旬來宜帝念下民觀風遣使山鑄海熬夫亦王事繡衣茸囊弗究厥施靖共正直昭受于知乃賡政路參乘鈞軸坐鎮南邦暫淹外服上左仄席庶過公歸遠猷未告喪其耆龜史氏庀文考次功伐系之以銘式彰遺烈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辰字廷弼姓李氏世爲磁州人其先居邯鄲曾祖儀仕皇朝爲滄陽令因家焉祖毅以駙馬都尉忒木台分封磁爲其人匠局提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十一

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爲眾工所嚴憚積勞陞某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德郎母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幼聰慧甫成童能自力於學既襲父職歎曰是可以行吾所學耶輒棄去游京師成宗時以善譯語得備宿衛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高郵府判官高郵初爲路隸淮東宣慰司後改散府隸揚州路而宣慰司役屬之如故吏民咸以爲病公白于奉使宣撫謂復宣慰司便因俾公驛間中書奏可之場爲會府歲所需稟結阻於牖球而經涉重湖遇水涸冰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通泰如皋諸州縣水運爲易且所入已足用請盡免焉會福院所設營田提舉司厲民最甚用公言罷去而責成於有司民力以紓屨社等三十六湖隄僅如綫間有衝決則道路絕而禾稼災公先事爲備修除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則汰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聽講有餘力則倡眾繕完公宇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焉至大元年秋遷紹興路新昌縣尹歲饑道殣相望公積貧民之數老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富家收而傭之疾疫者救療之所

全活甚眾患經界之不正則覈其實而圖其地形書其保甲編次簿集印分兩券間官報其左戶執其右膏產則券隨之隱沒說併之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去郡遠而舟楫不通民疲於輸糧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餘爲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遠罪土俗惑於陰陽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親者以不孝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千數有所追呼必循舊法遺牌爲信民以不擾有關爭悉送者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焉或諉以鄰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官府既日以無事乃大修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於縣廨驛亭川梁道路有廢必舉人誦其政以爲創縣以來四百年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阿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戕者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民者折以片言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爲其逃婢者中使督捕甚急公不爲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勞以羊酒人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圭田多荒責里胥代輸其租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十一

公屏吏卒步入阡陌間視地之肥瘠定爲歲入之數募有力者使墾種之有旨經理田土奉行者率務增加以爲功公不苟聽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卒從公言仍其舊省臺交章舉公廉能延祐四年夏除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是仁宗臨御日久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讜言時適有結交權貴人假藥術以媒進者躐遷翰林學士承旨公曰承旨任親地密處諸學士上彼何修而得此將何以贊書命待顧問乎同列相視噤不敢出一語公獨奮然奏劾之上初不以爲忤會內府市薪炭司出納者侵官剋民私其錢十萬餘緡公發其奸章再上未報解印綬徑去羣愴因得投其隙誣奏以所按不實召致詰問賴近臣力救而止上尋悟是年冬卽以公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品爲奉議大夫以外艱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英宗在儲邸夙聞公名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文墨議論以正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內憂去遂

卒于家泰定元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附葬于北庸鄉之先塋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一無所靳居清要而不忘丘壑自號平野以見其志平生嗜杜工部詩顏太師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與利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為樹碑以紀遺愛其立平臺端抗言無隱真古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墓墜之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墜逸奉本省照磨官劉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衍所為狀俾滑序次而為之銘滑竊觀公在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干載之一時謹撫狀所述序其行治之詳而著其大節於銘詩用昭示乎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蓋將以明先帝之聖德於無窮也公娶安氏追封滏陽縣君與國忠敏公之孫女匠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廕入官由永嘉縣主簿辟江瀾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即女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三

三人長適馮思敬次適監察御史董博魯次未行卒孫男四人銘曰

陽為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績用乃揚侃侃李公蚤膺殊遇既疇民庸遂踐朝著來居帝旁耳目之司摧奸擊彊脫略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之故不可則止奉身而去當宁寤歎式邁其歸公去復來眾正所依百王斂避豈公之力休休有容繫帝之德上方用心乃不有年拱木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君仁臣直勒銘茲碑敢告凡百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鄞曾祖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搗嘉定癸未進士仕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以贈舒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粹齟齬時已屹然有巨人之志不屑與羣兒狎長益純慤

視貴游華靡事漠如也用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公甫十歲帖聽受無倦自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羣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為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為文一發於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榮者不可選紀尚書公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嗣人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逐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儻得讀父書求己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其外也公性孝友舒碩人臥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解帶動逾月遠其既歿哀毀過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挾其幼穉相依者二十年歲饑米斗十千給疏屬猶數口家素儉薄中分先嚙之半以昇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為計傾之者公靜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古

以處變訖保其遺緒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欲有私鬻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飢苦乃爾吾不忍實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襮與人交無鉤距重然諾亦不苟為阿附人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訟連坐者眾已誣服而莫敢自言公為言之卒直其冤有遇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與汝償之已而果得真盜人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強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值舒碩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為之盡傷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女一人適楊祖厚孫男三人陸同孫隲女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詭道毋以貧忘古禮毋以卑墜家聲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彙藏於家公之葬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陽堂卿同舉先塋之側其葬也宣閩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

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勉書於潛以銘為屬潛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為宋三百年文獻所有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歿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逸事有足徵者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建白收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尤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潛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詩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抱器歸周旅于天廷贊于筆削作為一經公則已逝曰吾其寧有謹其藏有什必與惟文有冢昭以茲銘

信州路總督府判官高公墓誌銘

公諱晟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孫也其先占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十五

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文作配于穆陵賜第錢塘因家焉曾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衛王諱恭簡祖諱奕昌少保保寧軍節度使祁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諱莊憲考諱堅兵部侍郎保寧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懿敏妣魏氏通義郡夫人公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刮摩綺紈之習而自齒於韋布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信州路總督府判官公拜命即辭不赴間公復為翰長徐公琰為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慎許可或舉公可直詞林或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不以仕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為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衍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為商略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聲譽不倦遇風日清美輒與勝流韻士酣嬉於水光山色間所為詩直以寫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既無累於物益自厚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

殆盡而公巋然獨存耄期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災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禕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與慧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長萊老用公恩為福州路連江縣名聞鄉巡檢次池武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有公憂次沆為伯父昇孫後次汝蚤卒次必為季父曇孫後次浩文三人長適奉訓大夫口口等處海運副千戶孟本封烏程縣君已卒次適大中大夫南安路總督管渴祖封平昌郡夫人次適婁壘宋參知政事機之孫也孫男三人一初趙恭人葬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萊老等以其年十二月某日奉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為公所鍾愛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二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墓旁附葬焉公與潛之先人生同歲潛每造公未嘗廢子弟禮而公讓不肯當以潛為忘年友公次子池緣嗜昔之雅故致書及狀來徵銘於潛謹備著狀所述而考公平生出處大略得其時行時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愧於古君子者播諸銘詩用昭示於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矧其人者乎銘曰

謝公恂恂昔之王孫際今與運共惟帝臣有命自天公拜稽首禮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泳游聖時既壽而康卒全其歸委社于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終有銘幽墟最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莫先出處發其幽潛式示永古

閩清縣主簿張君墓誌銘

君諱暨字叔器其先隴西秦州人宋太師循忠烈王佐高宗建中興之業為南渡先將第一有傳在太史氏於君為七世祖由忠烈而下皆僑寓於杭因著籍焉曾大父諱沆承直即大父諱杓忠翊即父諱炳承節即母郭氏君少孤母甚鍾愛之既長事母克盡子道母歿十餘年值諱日猶哭之慟其孝心純至天性然也君生於華閩而未嘗

身取寵之其務通大義而已國兵取宋峻都右轄公留鎮南土知君才可用力薦于朝授福州路圖清縣主簿以親老固辭不獲乃受而不赴故第燬于災結廬取足北風雨率子弟及家僮闢地以事種時桑竹成陰而蔬茹果蔬分畦就列奇卉珍木有華無實者悉命去之平生與親朋里黨相往還無間貧富賤處之如一暇日挾客訪前賢遺蹟於湖山間遇勝處輒引滿獻酬詠歌以爲樂而忘其老也益康彊人謂必登上壽屬疾僅浹旬而遂不可爲以至正四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附葬于仁和縣大雲鄉洛山承直公墓之次娶劉氏太師郟武僖王五世孫女先十六年卒至是合葬焉武僖與忠烈並稱四將者也子男一人曰鑑孫男二人映暉女二人曾孫女二人君之葬也鑑既誌歲月納于壙後二年始以狀來謁銘自昔世代遷革故家子弟席其祖父之舊以取顯融于時者固有之其奉身而退甘老朽於山林至於名字泯滅無聞者亦多矣君雖遺榮弗居保自韜晦無所見於設施後之人乃能汲汲焉圖其不朽如此歿而不亡尚何憾乎銘曰

時則可仕乃高尚其志樂以忘憂如素乎富貴用能保其故家而爲全人於聖世揚于墓門曰公侯之子孫有復其始在爾嗣人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心良才卒葬以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興亦卒又二十一年是爲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銘於金華黃潛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曾昌進士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實七葉孫勝之子祐當宋寶元復自永嘉徙于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載佑後三葉曰處士璣爲君曾祖不耀于時負土葬親廬墓三紀商公飛卿傳于私史祖惠父咽克謹其承惠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珪易以今諱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從子作守莆陽晚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

金氏安道君善說詩不務苟同日以二甫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于鄭衛著周興衰厥有微意槍曹之末至幽而終否泰剝復循環不窮繼是有作斯爲雅頌孔子之衰周公不夢賦彼黍離我心之憂如醉如噎曷能興周小戎駟鐵風概雄偉周之爲秦噎乎懦矣君性寬厚而無脂韋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屏處懇言所以問者謝服去非求是鄉鄰有訟必質於君忿閱之銷由君片言郡二千石王公華甫泊楊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界議倉以給餉饋桴鼓甫息瘡痍未瘳家無圭撮積負山丘符移趕辦吏卒旁午君爲代輸竭其貲聚舍北一里大山崇崇火光如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或陷不死身交木石君捐私囊以募壯夫排木抉石活者十餘祭其死者用浮屠法譌言不驚人鬼帖帖君處視舊有施子恩下逮與隸莫不訢訢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月扁字徑尺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薦于鄉雙桂之徵君既預薦而不及祿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仁廬山先塋之旁君娶于翟子泰早世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繼室以張有子男二其長卽鼎以孝友聞對策鄉校力詆僞臣胡公在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尊學鼎以公故補官迪功準遺臬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從君避兵爲游卒得卒欲割君以身蔽焉卒駭而止竟獲兩全其女有三婿曰王牧程萃黃愷率皆七族孫男六人炯以文稱次則道唯道中道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又次道心士寧其季女則有五婿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曰六歲吾祖已沒豐貌整容猶記彷彿坐南窗下大樹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間母曰小兒勿勤長者吾祖曰嘻茲吾孫也言已哽塞炯懵莫知先人以告乃知其悲鳴呼吾祖望炯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撰杜甫之沒餘四十年賴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關葦不自底厲孳孳道路與嗣業類輒援前比乞爲銘章尙俾吾祖沒而不亡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潘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曰無固辭庸擬其語播茲聲詩爲言則俚而近於質刻諸方珉永貫幽室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洵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嶧三邑之衝也迺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即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故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少歲即能讀父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羈旅之士得登試於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閱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宦游所至恆引以自近交酉更以國子舉預奏名乃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刻上先生為強起詣京師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一 夢 漢

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為江浙同考試官三年調臨江路儒學教授七年復充江西同考試官至治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五年卒耐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棗以先生致仕思今為某官次渠次與大德蚤卒次與孫男十人一人烟炫燧炳輝灼嗣昭烜輝凡先生為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補弊出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司臺職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霽峯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啟碑誌序說總若干卷唯大都賦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潛以先生較文鄉閭之歲忝備薦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葬也渠與潛遇於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冢上潛雖不敏謹不敢

解銘曰

嗚呼先生今世孰子知山之幽幽兮食有蘇薇謂世莫知兮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發味雖厚兮弗實鼎彝鼓缶而歌兮日昃之離何虧何成兮式全吾歸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恩樹此貞石兮昭薦刻辭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鍾時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鍾之貌焉不肖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苟矜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潛之曾祖戶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公俱宋淳祐庚戌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與先生俱允蹈齋生潛生也後願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茲又仕於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為越之諸暨人潛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二 夢 漢

父煒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杲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孳孳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為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解職先生崎嶇扶侍絕江而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彷彿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歡息偃蹇然以樂隕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子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為文壹主乎理至於詩歌儼語率不苟有難助集若于卷藏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瓌次玖次珩亦俱卒孫男五人鍾鈞鈞鍾鏞鏞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為舉子業者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為序引迨一中取進士得鄉郡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為掩涕為之銘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茲聖賢之所
自盡先生尙與之參不朽也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勳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
信義交於人貲產真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
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他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
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
田而無籍歲所入爲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喻佃人令自實稍增其
額爲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
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宜闈悉補儒學
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暨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
慶首以陳祖義充賦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爲君
作輿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四又二十年
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于用可見者若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三

是而止人又皆深惜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爲鎮城使者從其主
歸宋有賜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
厚於君爲九世祖會王父諱遂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灝擢慶元
丙辰石科終于武經郎權發遣鬱林州事父諱集當用蔭得官推與
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
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鬱林府君始山陰
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尙書君改葬鬱林府君于崇化
鄉松公里之莊山尙書四世孫修職郎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
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
葬于鬱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壻次曰圻爲伯氏
後次曰堪曰垆女一人適單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銖鑄鐵鏃錡
鉦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潛曰君之子辱婿先人
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爲託潛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
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

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
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
有濟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豐有沃其枝遺潤是蒙歸乎
何憾安茲玄宮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尙書
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胄扈蹕南渡
始家於越膺胄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會祖諱楚卿贈中奉大
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
尊之曰詢齋先生會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
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
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國朝取宋嚮之在
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
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四

肆其力於爲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有二歲執喪
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
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
闡域秉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
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爲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婿之禮
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爲內
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與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爲他日當有所
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尙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
師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爲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玉
潛王易簡理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
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道
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爲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
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
爲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

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爲請先生語之曰
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
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
願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蓋
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
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
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用酬酢動必
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爲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
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
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
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槨取
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尙入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爲特
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
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爭前迎揖童穉厮役咸稱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五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之日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日安陽者本其舊
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爲慈湖書院山
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
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
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爲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
所未達輒虛已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
賜者矣天曆中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
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爲御史南臺又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
素康強垂歿之際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
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
持言已曠子上下瞭然頤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
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間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
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爲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
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爲多先

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微之蚤世次衡之隨之女三人適金
公升張正蒙高瑋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其年七月十日奉柩
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潛爲
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
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
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
入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
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潛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
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
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
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
著無傳焉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六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
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
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
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
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
婺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航淳祐丁未進
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
日宣之次子嗣卽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
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
士君相繼淪歿先生稍長僑居城闕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
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
問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者若
五味之在和醴醴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
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耶先生聞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

生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尙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叩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疫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冲澹以道自樂浙東憲府問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眾僚多士有所矜式先生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昏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七

步 選 虞

翁然羸糧荷書而從之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屢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既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麤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問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綱中亦率同院刻上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

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于隱以爲名高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酒養本原爲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聞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羈孤不遺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姊氏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昏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饋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涓方謀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溼及奔兄璟喪于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眼遂卒享年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八

步 選 虞

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卽元次亨以爲兄璟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于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議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蘄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釋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于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願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賢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

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
 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入卷正其音釋攷其名
 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遺摛而以己意終之讀
 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
 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
 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
 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
 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
 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
 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
 點校儀禮觀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
 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辨論詳義
 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
 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闡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九夢 選 慶

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
 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向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
 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
 若干卷放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暉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
 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
 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與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
 子卒之義以致共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
 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况
 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
 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
 貫一事一物可為傳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
 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
 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
 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彙立而未完諸生

有日聞雜紀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
 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書之所為夜必書之迨疾革始絕筆云金先
 生所著論語孟子攷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
 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
 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
 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邇流窮源折衷羣
 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則師友
 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
 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于三先生之鄉而克
 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
 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
 矣先生已卒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為之銘潛之少也無所
 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為庸
 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十夢 選 慶

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為之銘
 以係於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為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于
 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
 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
 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
 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
 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
 以為隆替天胡不憝不訖耄期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
 孔有文不在茲尚啟爾後

金鈴會君墓誌銘

撫之金鈴有篤行之士曰會君諱嚴卿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月辛
 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十月某甲
 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辱交於潛謂先世在異時嘗有

同年好以銘來屬潛不得辭按會氏世譜會子後十四世當王莽時
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世至唐刺史
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昭宋中
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布翰林學士肇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堯贊
堯生易祥易祥生千復居撫之金谿千生學學生應臣應臣生仕欽
仕欽生濬濬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君祖諱徵隱居弗仕祖
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令父諱正吉國子進士並以
文學行義師表其鄉母黃氏澧州司理參軍庭蘭之女生君於淳安
故名嚴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雖宴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
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故業
與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屋讓其叔有四女悉營嫁之逮其有子皆教
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生事視勢利淡如也讀書日有常程務
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爲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
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爲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士 卷 三十二

接人色溫而莊恆以經術教授誦說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分
章別句類數辨名無不究盡隨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
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不矯矯爲異亦不翁翁爲同人自不得而親
疏之鄰里有見侵侮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
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
不服深遠去疵吝君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彙三十卷傳於
學者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
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
歐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侑偕儕仰佺曾孫男一人立銘曰
嗚呼先生學足以視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自服
先人之光是迓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
嗣人有壽其伏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既卒而其孫祖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且言坦之充

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晚廬以恩補官
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慨焉思自奮于科目而場屋事遽廢遠國
朝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發而未舒者將有望於汝
行矣勉旃無以吾爲念也坦銜訓就道尋辱預薦名而大父竟不及
待願乃望挈然簾櫳笥書而來者庶幾獲綴下列以酬先志夫何場
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銘冢上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
翔之狀以爲子也請潛哀其言亟爲之答拜曰敢不諾按狀朱氏世
居鄱陽之堯山里號著族君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復主學君也父
涿涯亦弗仕君諱明普字升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歿事母孝與
二弟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沈默
若有不可犯之色至與人交未嘗不務爲卑讓春秋既高族人在父
兄行者以十數爲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猶致毀歲時祀事身親
饋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踣於徭役君獨能隨時俯仰與物無
忤門戶賴以不墜歲侵輒發粟以惠貧乏人多德之所居負山瞰湖
君暮年幅巾藜杖徜徉煙光水色閒足不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
至忘寢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日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
此所以識也鄉先生吳君仲迂程君時登吳君存並以所學教授君
俾諸孫從之遊而往來叩擊焉名勝士款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
有以善地理學來見者館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爲樂丘則應之曰
生事死葬人子之職吾安用蚤計哉遇仙翁釋子雖不眩於其說亦
不深斥之也同里萬戶山有僧盧先達多講學其中君捐錢葺治以
爲諸孫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
十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勳某官次某未仕女二適余
某劉某孫男五長即坦次蚤夭次屋次墳次祐女四曾孫男五女一
凡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污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
足悲者播聞之苟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
弟子勉學天不忘也銘以慰君亦以勗其後人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士 卷 三十二

朱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顯門父苗子播遠厥孫不以無年較
耕耘果之云剝有本根惟革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
必于其身惟詩可徵我所聞揚辭石章慰管魂

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黃公墓誌銘

頃予與危君素同在史館素以僚友之契狀其外王父黃公之行俾
公會孫求已奉贄來謁曰惟我曾大父之葬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既
篆題于墓石之首而逮今未有銘敢以為子請子辭以史事方殷而
返其贄求已既去予亦以衰朽納祿而歸抵家甫二日俄有召遣之
命暨至京師素復數以為言予不得卒辭也按狀公諱順翁字濟川
姓黃氏建昌南城人曾祖暹祖維俱不仕父澄宋末起進士卒官迪
功郎柳州州學教授無子公以同宗為之後少卓犖多材能尚氣節
而輔之以學國朝取宋之師次建昌公族人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退
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言事補保義郎辟知撫州金谿縣公察萬石
降志已決辭不就萬石舉酒屬公曰明且則子女玉帛皆他人所有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墓誌

惟意所擇公一不以自污叔父某死於南城之盜公請於有司發兵
殲之死兇渠而貸其餘黨久之郡府知公儒者禮為盱江書院山長
且為徙其書院於城中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公首出朱子小學書
以教之尋遷儒學教授廣州大盜竊發公上平盜之策於江西行省
事定未及論功行賞至元二十一年有詔宋故官得驗其資級換授
故人有客京師者代為公陳于吏部遂以公為從仕郎武岡路新寧
縣尹長官暴橫自恣公不與校而待之以誠乃更敬服執禮甚恭江
南新附人心未寧公招集流散督其民樹藝畜牧簡條約與教事民
皆安之猶人作亂湖廣行省右丞劉武宣公出師討之公僑服上謁
曰遐陬之毗未霑聖化致勞廟算遠興師徒下官書生也忝為新寧
長吏上樂下樂兩峒皆在所治境內請往諭之諭而不降討之未晚
萬戶曹侯某雅與公善止公母行公不可肩輿從一老兵攜孝經一
千卷直抵峒山中分遺其人且為講說大義至庶人章皆涕泣叩頭
請罪曰蠻俗無知今乃得出蒙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不敢復為亂

矣事平孺人家立公祠題曰生父黃氏武宣大喜命公勒石紀功而
班師翰林學士承旨程文憲公前宣閩幹官張公山翁咸為文頌美
其事公在官九年縣齋後有竹數百个公所植也民即其處為建生
祠湖南廉訪副使余公恁以其竹比於召公之甘棠而為之記公去
後祠壞民輒更新之其遺愛在人如此大德四年仍舊階調龍興路
稅課提領使鄂公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延致公受論語大學多所
開發鄂公之父詣門以謝焉九年遷徵事即撫州金谿縣丞十一年
大饑公持所受勅命質官倉之粟以賑之人賴以活力贊其尹趙君
佺覈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陞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致官
未幾獄為之空延祐元年以老得謝授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
官致仕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江州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南城縣
南城鄉南原之逍遙樓下母劉氏妻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
女再娶熊氏子男二人長純夫養利州判官次敏夫女四人長適金
谿危永吉今贈承事郎太常博士素之父也素今為應奉翰林文字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墓誌

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孫男二人宏子早卒寬子用公
廕三為巡官卒以廕歸其兄子即求己也曾孫男二人求己今為某
官尚方業儒女二人玄孫男四人女一人公氣貌清嚴中實樂易恂
恂恭謹待人無少長如一語言懇惻詳盡人皆親之素之母有疾出
公小像并書一通以授素今謹藏之母歿啟其書則謂素漸長盍端
儀表以正之讀書乃其次也素由是知為學之本末次第而有以用
力焉嗟夫古之人負其所有百不一施泯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今也
葬其親者乃莫不有銘夫亦孝子慈孫求盡其心而已若公之魁岸
傑特雖不得卿大夫之位以展盡其經綸之蘊而所試輒效時行時
止訖以考終有不可銘者耶銘曰
有偉黃公材周而通出武人文用惟其逢闕之以智匪奏伐功置之
於安式疇民庸志則已遂祿乃不豐嗣其遠引浩然長終寫以丹青
凜焉英風勒之樂石昭于無窮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附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致和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申葬白馬鄉范田之原其子素博學而有文間出游京師一日隱然名動公卿間莫不交口薦舉之今天子稽古圖治誕開經筵即以素爲檢討未幾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儒臣纂修三史又以素爲史官史事既畢中書奏以素爲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階承事郎遂追贈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潛以退休之餘蒙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爲僚且有平生之雅素以府君墓道之銘來屬誼不得辭按危氏出於姬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錄事參軍疑有子曰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亘之子曰全諷曰仔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寇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而大破賊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庭王仔倡特進檢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五 慶

校太傅處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仔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進士至大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絳爲最顯而危氏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谿則自全諷六世孫怍始怍五世孫光大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會大父諱時發宋贈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皇朝爲湖州小江等處監司提舉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文聞儒先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督責甚峻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刲股和藥仍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陽身服田畝以爲養而薄於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易歲凶出粟賑其鄰里而爲粥以濟路人未始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兼善於醫或迎致之雖大寒暑必往不拒貧則予藥無所斲有醫說一卷傳于學者平居氣剛而和警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

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素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充而已爲利祿計者既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爲哉汝其求師取友痛自修飾期無愧于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游聞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遂不起娶同里鄧氏忠義社統領克志之孫女今封宜人再娶建昌黃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人素爲適長黃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白次蒼次丹次赤次會次點女二人適陸鉉傳權孫男二人於旂女一人府君之葬素自爲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敘其世系之詳至於贈典所加又在其十五年之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繁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爲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爲之銘俾刻以俟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六 慶

危出于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一方或變其姓後方昌爲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大宗多材良仁和身退名愈彰垂芳奕葉逮太常有子承考沒不亡發于皇朝耀休光賁以命書焯焯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俟於其藏

贈承事郎尹公墓誌銘

和之某縣有隱君子尹公諱堯道字道夫既卒二十有六年以其子則祖官七品追贈承事郎於是則祖以書來曰則祖之家故多顯者逮我先人始不有祿食則祖遭值盛時忝修官使賴先人之遺訓苟道瘵曠得以疏榮賁及泉壤蓋先人之葬已久墓道有石而無文昭主恩以侈先德茲惟其時幸爲之銘尹氏世居開封之酸棗宋眞宗時有仕於和州者因占籍焉其譜可見者朝請大夫漢傑生某寺少卿希古希古生通判某州穆穆生某縣主簿莘之又八世至公之顯考諱京字景山咸淳乙丑進士初筮尉興化數平反疑獄有政譽遷廬州教授入皇朝晦迹弗仕公自卯歲卽有志欲以明經取上科甫田周君合肥汪君夏君號名師儒公悉從之游習爲詩以襲家學年甫十五而場屋事廢遂絕意仕進屏居黃山率其弟舜道事親以孝

廣田園以供伏臘間出游江淮操奇贏以自潤有餘皆則周其族姻里黨不以自豐殖也公爲人多材能有幹局持身莊重而遇事通敏博涉羣書至於陰陽方伎無不通其說以善自默人鮮有能知之者公卒于大德十一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六配東氏武翼大夫某之女先公六年卒享年四十有三今贈宜人其合葬以公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先塋之次子男三人長則祖承事郎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次榮祖杭州路醫學正次振祖未仕女一人適凌國賓昔者竊聞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雖古猶乏也尹氏八百年間珪組相望獨公終於布衣而有則祖爲之子克以材自奮及見其登憲幕以卒茲又荷國之寵靈以發其幽光可謂死而不沒矣播諸石章用告夫來者以似以續尙延其餘慶於無窮哉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七

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郇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通義令通義宋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孫承事郎贈太中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尙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諡忠文自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今之湖州祖諱子泳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烏程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耳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穎出儕輩間稍長游心聖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爲文博敏閱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尙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大卿牟公嘯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錄丁外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爲寺僧所據旣徙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舊有田七百畝

籍于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合格授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爲幕僚者窘于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爲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百餘畝使爲久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坐事免公獨以廉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綏甯縣尹縣鄰于谿峒民夷雜處竊發不時公拊循以愷悌之政人多感化境內以安會廣寇猖獗犯全道兩州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旅經從枝梧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糧二萬餘石積爲豪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侵賴以全活者甚衆有僞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辨其非辜既而朝廷遣官慮囚閱其始末見稱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密邇帥閫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而成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爲民病公規畫有方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六

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蕪湖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墾湖爲田而輸糧於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爲縣蒞事之暇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年垂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子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時與諸老留連觴詠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退藁十卷藏于家俄感微疾既痊而復作却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卒於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氏中書舍人某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句次濤次洽次潛女一人適孟良實孫男八人權模楷植楫同生文孫住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游等遵治命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于烏程縣永新鄉桃塢先塋之旁公爲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喜誘人爲

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爲兩制侍從權臣枋國險黨盈庭鉤姦術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速煩言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聖世朝廷清明而又恬處下列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時異也晉幸嘗辱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等又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敢辭銘曰

程顯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仕宋乃振於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率與百王更起迭仆高風盛德增光前人垂休委祉逮其曾孫以名師儒爲賢長吏視龍圖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焉施長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續

承務郎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姓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金以武弁扈從南遷于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爲湖州人曾祖俊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于某路兵馬監押父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九
選
慶

守眞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九能習爲其文既長乃棄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于三禮而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爲江州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爲南臺治書侍御史首以敖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學正河南王字憐吉解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平章政事行省江州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郡文學乃以公爲杭州路儒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歉歲之餘倉庾朽然絃誦息響適嗣歲小稔則量入爲出節縮浮蠹既又復民間冒沒之田爲米三百石

費用稍充乃嚴飭從祀補造祭器自禮殿論堂書閣至他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樂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胄監聞之因招致兩樂工爲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爲吏部尙書舉公可任吏事中書左丞高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處以編摩之職公微問之亟具啟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爲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艱服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不樂遠宦論銓曹授以元缺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怡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州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構先聖殿而朽壤藻績多待公始完既又其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知軒爲其游息之所其後學者爲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三
選
慶

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公爲分畫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縣有定塘慨田可十頃豪家據而田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於公立命歸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爲交易券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越江來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爲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立而盡奪其貲產公焚其憑而釐正之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侵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組求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公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永貞爲江東廉訪副使巡歷而還謂其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州行省參知政事字木魯公狝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十告老而歸授承務郎

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蒞事暮歸讀書課子弟可至夜分不寐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象益充無衰憊態俄以疽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易說于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日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儻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駝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瑾孫男六人長璩用公廕爲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璿璿璿璿璿璿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叔季皆早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己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駝爲之後駿等遵治命以某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墓之次與鄭恭人同兆域後四年乃命璩走京師屬潛爲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幄仕最顯公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三

雖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僅止於文學掾然皆能脫略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潛以門生忝被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何能無感愴于斯文也哉銘曰競知人之明古以爲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逢連茹而進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於文學丕闡聖謨以開後覺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畀于來昆尙克自振益伉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寫之方珉揚芬于祀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香易劉耳校正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璠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大中大夫諱炳之曾孫秘閣修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謨閣司農卿諱濂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封宜人初大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州山子孫因占籍為鎮江人迨先生以宦遊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于學日以微辭與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嵩俞公德鄰為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胡公長孺盛公彪為忘年友聲譽籍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此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一 步 選 慶

浙右憲節聞龔生名辟真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山長以累考合格當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為子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峻之幸公問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府儒學教授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蔣氏憂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為諸生論說毫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持鄉闈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

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寧國徵通租為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訟平部使者以為能數諉以事顧以蒞治之日淺其所蘊蓄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男一日魯女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日宣日宜女二俱幼魯以其年十二月返樞於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五州山先墓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壻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己之情未忍軒然遽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為言卓偉殊絕自成一家然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純鋒鏑都盡其進修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魯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彙云銘曰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今孰嗣者宜春丞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凡進趨高明有來侏侏揚其英一鑑亡矣疇依承陳辭相衷垂百齡刻諸方珉告元局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二 步 選 慶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為京朝官者日仲賢始家于泮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珣于君為五世祖南渡時卒葬于吳因家焉故今為平江人曾大父曰璣築其地衍沃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廬州都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節使者節問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于所居西偏為堂曰靜春壅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芟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舒繞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于烟波莽蒼間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輒斂卷與縱飲劇談留連竟夕迺已君丰姿秀朗每兩止風收挾小舟以筆牀茶籠古玩器自隨逍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君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一發于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

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峰之說上及于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為詩有靜春堂集八卷龔氏子敬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閑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臥雪事寫為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使之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奚氏子男四人長震次泰次晉皆張出次驄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未行而卒次適顧天麟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五歲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鄉吳緒墩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為元統二年于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

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潛往哭焉其友婿蔣堂代致八歲孤選之言曰先人之葬非先生莫宜為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哀而許之潛不敢不諾也初潛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緝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建州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隱德父起潛補京學諸生因家于杭故又為杭州人仲弘少孤事母季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問用之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強之至京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朝遂以布衣召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無何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于是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詔登延祐二年進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三 夢 題 慶

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秦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唐縣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即遷次遵次適俱幼仲弘平居性和易然于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遊從皆當世偉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為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于書無所不讀而其文一以氣為主毫端疊疊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颿一瞬千里至于荷岸之繁折旋歌花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撰著未及詮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潛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潛曰子之文氣有未充也然已密矣潛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概以慰吾亡友于地下云爾銘曰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既歿于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序官闕來求銘以葬予與弘道同對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未卒事而弘道移疾丐休致去臥翔鸞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銘諸雖然知弘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官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讀毛氏詩為舉子業場屋事廢士之心于祿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篋右瓢幾四十年會有詔行貢舉法有司乃起弘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事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銘山州事命下弘道已卒其卒以天歷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鄉某山之原弘道為人內朗秀而外樸疏所學務平實其居官以樂易稱未始求赫赫名眩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下代弘道為鄞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四 夢 題 慶

貴池者皆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為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賈謨閣直學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為碑文會祖壁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屢公事祖厚之承直即温州樂清縣尉父積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弘道官七品贈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閻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選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敷文閣太初之孫女今以贈若封並為宜人子男一人正蒙也當以蔭得官未調予聞弘道垂屬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必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弘道抑末矣銘曰

承德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曹公墓誌銘

公諱敏中字子訥姓曹氏衢之龍游人曾祖日新祖克己父心易精于易學今以公貴贈承直郎衢州路總管府判官母俞氏贈恭人公幼慈祥謹言行以尙書專門用察舉補儒學官歷龍泉永嘉兩縣教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五

諭會有詔行貢舉法首取江浙行省鄉薦登延祐二年進士第二月被上旨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公處事詳縝而不為矯激暇日未嘗廢書使者行部甚加敬焉秩滿調本路定海縣尹到官之明年春多雨而夏苦旱麥爛棉苗歲大饑公竭力拯之人賴以生縣民包買食鹽三倍于元會計之數行省以公所言下于轉運司減其虛增之額一千七百七十餘引民力以寬丁內艱服除起為承直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凡所鞫問無不得其平而繫囚免寒暑燥濕疾病之苦歲適大旱民乏食郡守謂公曰寧國一縣饑民九萬六千命懸于旦夕聞子在定海救荒有法敢以諉子幸毋以職掌拘也公聞命即行還報曰義倉徒為文具而勸賑未必能周徧非得官倉不可郡以公言上于行省為發水陽倉米二萬石付公往賑之部使者大喜會宣城縣民亦以乏食告乃發錢給驛命公亟行毋緩所活飢民九萬六千秩滿遷承德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未上元統二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以至元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葬于靈山鄉麻溪之原公娶鄭氏贈恭人子男二人長曰康次曰寧女二人適何某黃某孫男四人長宗瑞用公蔭入官今為處之龍泉尉女五人曾孫男四人女一人宗瑞不遠數百里以書抵潛曰先大父葬已久而塚上之石未有刻文敢以為請潛載念疇昔江浙所貢南士同對于大廷者八人公與吳郡于公哀然前列潛亦以非才忝未預綴及筮仕皆在海濱州縣壤地相接而潛去公治境尤密邇數因事過公獲奉笑言曾歲月之幾何而星離雲散之八人者惟于公與潛獨存于公以休致進官八座而公終于百里宰其嗣子又不取世祿幸其孫能自刻厲有遺澤公歿不忘也潛以後死屢嘗銘吾同年之墓雖衰朽荒落何敢于公斬一言乎與懷存歿第感愴而已銘曰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六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堅奉書若狀來徵銘以葬嗚呼潛于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晉孫字伯昭其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仕國朝為鬱林州儒學教授母車氏君弱冠游京師或介以謁趙文敏公又因文敏徧游大人先生之門以薦者被旨補國子學生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重焉曾有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上方好儒進士當得官者悉命畀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刀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得脫甲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訴于縣獄已具君聞其牘曰捧米復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四果之名以為教者文衣高坐日臨其徒泉南廣東慕而趨之者金帛填委所聚男女恆數百千人不法之狀暴聞于官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誣吾民為大姦亟列上于郡杖其首百其風遂衰凡君之處事精敏而剛果多類此藍

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久不決郡併以新城縣事諉君
問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之如此
郡守初怒君不阿數摧沮之君奉所受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
而已某不善事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既諭止郡守亦愧悔而加
禮焉詩以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包銀令
下君鈎校物力之厚薄以應令民用不擾紋錦局吏竄毀匠籍而牽
聯追呼濫及民伍君白于郡發架閣舊籍証之其弊以絕豪民憚君
之政不便于己詣部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以去就
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証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判官未上丁
車夫人憂居喪一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
判官起君于家行及境病渴歸居久之復以病歿而卒至順三年三
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
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羣居踐躐卑讓待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
苟爲容悅然亦不以許爲直其在南城官廨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七 藝 選 慶

雖居他官因不蓄馬市薪菜自烹飪而食略無難色權貴人有遺以
美衣數襲者受而弗服也君筮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及
門晚爲憾其爲文無曼詞詭辯而多骨鯁之言詩尙蘊藉未病前一
月夢爲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詰且語人曰吾詩
辭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會君求遺稿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
可哀也已君妻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鼎孫卒後一
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日仲弟益孫亦卒不兩月而鬱林
府君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曰
將聖之門政學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殃慶非類報施何以未定
者天君尙有子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
漢有海西令會唐有太子左衛率府曹參軍某其自鄱陽徙家于
鄞則由曹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爲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宋仕者

恆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
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仕署丞母王氏
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爲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
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
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
授致仕其在建平與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
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鰲受業焉楚鰲後出
入臺閩卒爲時之名人繼王君爲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爲買書萬
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
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
前賢遺跡多爲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昇院額有司奉
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遣
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帛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
築室侵入切齋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八 藝 選 慶

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鵝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
跪堂前隙地驅而復來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
來跪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羣賢像因爲作羣賢堂
先是平章政事趙涼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
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
先生爲學者師帥闕及旁郡講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
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
生爲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遊官魁士相繼凋
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拏舟遊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于中流
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于斯不久也耶學問之道具
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其乎人尙懋之哉諸生爲
之黯然各捧觴爲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容有將上
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
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日已瞑而頭稍偏門

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梅要潘氏潘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賢而以文歸之卒因葬建平至是奉遷而合耐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詞章為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于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自晏氏淵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岳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于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于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于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于小陽先生其仕于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為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谷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概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收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嚴憚之人比以河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九

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于郡縣學使以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葬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同門生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潘幸嘗辱交于先生徵于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麗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生乃發其蘄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于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論讓遺德俾于方來永有矜式

南稜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威仲學者因其別號尊之曰南稜先生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婺之義烏者彥超官至節度使其諸孫固蚤游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年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恩陽令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固諸孫從用

生說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益表其墓說生永年喬年永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于濟南後退居義烏而占籍焉終于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秘閣正彙之女其歿也正彙誌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真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喬年子清承奉郎清子高江東轉運司幹官其世序官闕見于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五人有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誠祖諱衛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二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慕之孫女通齋隱君由庚之女也先生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有其素而通齋為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開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久之乃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十

用部使者察舉起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善教養而得士譽在石峽歲餘即棄官而歸徜徉于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未疾卒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崇德鄉陽湖山先墓之次先生氣貌充偉而襟度疏暢待人一本于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焉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于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飾求工也有南稜類稿二十卷初考若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復選于族人得先生以為子俾盡有其田廬先生辭曰凡為人繼嗣貴能紹其先業耳田廬固非所計而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墮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傅氏前三十年卒先生之葬實同兆城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傅復亨孫男四人裕禕補初曾孫男女三人良玉葬先生殆將兩紀乃來諭于潛曰先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誰願以子方效官于中外未

適有請子既得謝而退失此弗圖懼流風遺範日就湮沒謹命次男
禮疏其行實以俟采摭而論譏焉潛竊惟吾里衣冠望族莫先于王
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于王氏先生引而弗替昇付有人見其進未
見其止豈必身都高位而後爲能世其家也哉潛自總角忝預弟子
列今也髮種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
能辭銘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肇自王氏世科世祿恆不乏人重珪
疊組萃于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十葉復抱遺經修其世業先生承之
弗墜益振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教施于鄉佩衿濟濟道之將行乃止
不仕尙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淵所蒙有材彬彬趾美于斯垂裕于後
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部使者振舉學校悉延致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時英
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冠之年與之並登于師席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士

眾皆羨慕焉審言顧獨恬于進取筮仕垂四十年猶悅首常調隨牒
遠方後來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
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謹翁審言字也世爲婺之
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主簿邇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于成公者
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公門人高第而于大治君執弟子禮
沒身不衰大父榮發深自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家學私淑其
里人故端明殿學士王公堃知南康軍葉公間咸敬禮焉仕皇朝卒
官將仕佐郎婺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
明達而蚤有知于書無所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
自立諸老無不樂與之遊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衛之明
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政鄉巡檢
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縣主簿階
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部使者雖莫能察而心竊疑
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誣狀而不欲自爲異同乃貴

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舊曾改調婺州路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
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
言事親孝父子自爲師友念母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
行仲弟無依贈之終身平居寡欲治家有法吉凶慶弔一遵成公家
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貨產素薄而室廬再厄于災至無一椽以庇風
雨僑寓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
種蒔爲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微祿不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
舊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簪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
齋室扁曰四勿自號養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爲詩文和
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藁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藏于家審
言生于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于今至正六年十月十日年七
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口世孫女後三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
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處州路慶元縣榮慶
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仕次泰之蔭補江州行中書省廣濟庫子文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士

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滋杜宏喻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
室孫男一人因女二人其一適浦江張禮其一尙幼審言所交皆四
方名士里居之日最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賈太常
博士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修撰張君樞而潛亦幸獲陪
諸君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潛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爲
之狀而屬潛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潛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先王
之道于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宦游不遂
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己掛冠往見之雙溪上
握手道舊故殊款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一月而潛蒙恩錫
召欲伸繯帷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于他人也嗚呼悲夫
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爲務興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
院復道流官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爲審言處
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爲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爲獄官則
能使囚徒不失其所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

此也茲不詳述焉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吾行隨勉從事塵愛其力執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于人蹈夫危機困而能亨罔險夷皇仁在上天日臨照朱紱之來于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孰昭其味日有刻辭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潛異時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潛藐焉晚出于文清無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潛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潛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彥實喜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十三 選 慶

而彥實顧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于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父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尙氣節而甚遂于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一以躬行為本故其在朝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握節所至舉其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為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秘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晏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泝采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于是治其居曰蕙庵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彥實之于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概可見矣彼以是瑣瑣者為彥實置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為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為和靖采石

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遺詣中書弗果行彥實殊不以小試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詘也彥實于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為文雋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弗畔于道有蕙庵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即一鸚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潔蓋門人私謚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實沈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王氏子男一日祖德女二長嫁岑可久而天次未行銘曰

物之不齊雜糅錯出惡妍喜媿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于物尙無有已孰為得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沒磊落崢嶸軒昂突兀發其遺編猶見髣髴寫以石章用告幽室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格父宗慶俱未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翼之生而不凡長益聞敏徐文貞公持浙西部使者節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十四 選 慶

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飭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勵自力于學公所為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至于前代遺老若弁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牟先生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緒論中州雅望若薊丘李公漁陽鮮于公暨一時賢雋之士亦皆折行輩與翼之交故其間見最為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遇翼之尤厚數引拔之翼之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尙書省署翼之吳縣儒學教諭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輒不復出閒居三十年安貧守約未始有求于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聊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而中書連被上旨擇工于書者俾書農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悉起翼之以應令竣事薦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尙書參預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翼之將力援之

于朝而翼之素志丘壑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夷曠與人交無町畦
篤于故舊往來尺牘哀輯裝治惟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術其
識人之多特于其間有情辭醇切關于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于
苟同人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字于人不可爲異也大參金源王
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弟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
豈其裔耶翼之曰此無可稽也蓋某之先有甓壇沽酒者每見故書
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興于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
服其質直翼之晚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五
月八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秉筆作弟
姪書頃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朱龍
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孫承奉郎稷之女子男一人曰逵女三人
長適張元善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逵旣以其月十有
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巖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而刻石誌其歲月且
遵治命以狀來徵銘予辱游于翼之父子間甚久別去十年而翼之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志 墓 遷 廣

遽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予厚矣逵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
汲焉用意于不朽事予何敢辭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
書學士虞公已爲之序以故弗論翼之千古篆隸眞行小草無不精
絕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爲珍玩或有所挾而強使爲之雖奉以百
金弗顧也人多以是敬服之而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
庶幾來世有以知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旣仕而止不失乎己藏之若虛以浮湛於里閭
優游卒歲匪依隱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文

項可立墓誌銘

子為項君可立銘其大父墓後六年而君卒又九年而葬又三年而君之子師周始以狀走京師問銘于子會子方有史事及得謝而歸又三年乃克為之君姓項氏諱詞可立字也其先自台之仙居徙溫之永嘉後復自永嘉徙台之臨海臨海故為章安縣今所居章安縣即舊縣所治也五世祖璣高祖惠會祖顯當宋南渡初適時多故並隱弗仕大父良材鄉貢進士子所為作銘者也妣羅氏張氏父鼎迪功郎蜀郡虞公集銘其墓妣毛氏由迪功而上考諸前銘可見已初君之大父有德于里中人至今思之國兵南伐偶為卒所得將刺及焉忽撓而曲易以他及復然卒駭曰此天所保護必有積德後當生好人遂舍之而去及君之生質貌魁偉自少儻尚氣皆與大父類人以為好人之驗稍長卓然有志于古不妄與人交所造詣必一時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名人嘗為詩持以謁天游陳先生孚一見稱其善學李長吉君蓋未之學特暗與之合耳時君甫弱冠天游謂曰乎固他日之善鳴者觀其丰茸間婉若明金翠羽流麗雲屏能稍加鞭辟入於義理則其緣飾萬物之情當變而為鏗鏘清廟之音矣遂介之見此廬翁先生森又介此廬見右堂陳先生天瑞而卒業焉既而歸讀書于嵩隱嵩隱者五世祖德處也去家僅一里所由山麓緣磴路上絕磴穿石扉而入羣峰環合中更平行清池方竹超然如在世外四方士友及里中子弟負笈而至者傾所儲以給之無少厭歲飢人多採草根木皮以食有虎出為害君移文請山神而逐之是夕虎至舍外據地大吼林風震撼崖石併落少選聲漸悲俄悄然無聞開戶視之屏迹去矣君藏修游息于其間者十年于書無不讀而篤好經學謂聖人好六經始以明人倫于道之常終以扶世教于道之變易首乾坤先陽後陰君臣之常道正矣終于未濟則陰陽失位非變乎書始于三典堯之遜位于舜君道之正也終以秦誓繼王者之誓非變乎詩始于二甫

周之以服事殷臣道之正也終以魯頌繼天子之頌非變乎至于禮壞樂崩則春秋不得不作首書元年春王正月正始也未書西狩獲麟示變也聖人之示變于其終所以俟後聖復常道于已變也又以為六經之有春秋修道立教之義剖斷始明尤致意焉延祐初有詔著取士令郡縣起居就試于鄉闈而君雅不喜效新進之士作科場語以求合有司繩尺故屢試而屢却未始以得失為欣戚也君素為吳越間學者所敬服爭奉禮幣迎致而師事之久客于外行囊所有悉送于家以具甘旨一毫不敢私達官大人有欲薦之于朝者辭以衰老不可遠遊而止季弟某從君久遊既壯為之授室其費一以身任之永康胡先生長孺號廉介休官而家益貧寓杭之青蓮佛舍以攷君夙為所獎重經紀其喪事甚力哀輟其遺文將刻梓以行而未果也中歲不踐場屋歸侍親庭杜門不出遇風日清美聞與一二勝流盤礴金麓峰上而寄情于漁釣人或給為金麓釣隱圖其款慕之如此嘗患渴竟以其疾至于大故君生于前至元戊寅某月某日甲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了卒于後至元戊寅五月丙午享年六十有一臨終屬續神色不亂語師周曰吾與爾不訣矣吾母垂百在堂而不得盡終養之孝爾年甫及成童而不盡撫育之恩吾既為明時棄物以就磨滅爾當竭力奉吾母以及爾母屬志于學以無忝前人勉乎哉傷乎哉言訖而逝母哭之慟絕而蘇弔者皆哭盡哀俟殮畢乃退娶王氏後十年卒于男一人即師周陳氏出也女二人適王光讓黃應聰師周卜宅兆于臨海保樂鄉安仁里鳳山五世祖墓之側以至正七年冬十一月己卯奉君柩葬焉君所著有春秋纂義二十卷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君歿師周年纔十五凡狀所述多質于君仲弟某而得之也子與君為文字交非一日君生後于子而先子死子之庸謏詩毫固不足任吾友不朽之託然以師周不遠四千里奉君治命而來有請業已心許之安可無以存掛劍之義乎銘以慰君亦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天之生物其成實難胡底于成而卒棄捐有木于斯植彼中野由其萌芽至于把拱沐浴時雨膏液也豐行柯布葉千雲蔽空人指其材

可梁可棟工師睨焉乃不有中委而弗取老子正園斧斤所斲山林之尊不侈其逢寧不謂命保茲歲寒順受其正于嗟乎君不幸類之全夫天年何成何虧鳳山之原墓草既宿輟哭書辭用慰幽獨

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汲字仲修姓呂氏呂氏于姜爲著姓而非一族人因其所居地望爲別居永康縣之太平鄉者號爲太平呂氏宋之中葉有以經學教授于里中者曰遵遵之子曰質質之子曰通功師師愈仇家構飛語中其長子約而連及之父子同時與龍川陳公俱下天獄次子皓先以賑濟受知倉使朱文公奏補郡文學用漕薦再上春官時年二十有四卽應上書乞納所得官贖父兄罪丞白無例孝宗正色曰義事安用例立命出之緣坐得釋者五十餘人幼子源是爲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諱介會祖諱羔皆承節節郎祖諱壘承信郎父諱懋成淳間嘗與計偕試禮部入皇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年也母何氏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夢然之從孫女府君少嗜學至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三

老不懈讀書務窮理而于百家數術靡不旁通其說平居致養於親爲具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月有廩年當入學者家有塾列爲成規守而不廢子女婚嫁必擇故家名族未嘗論財接賓友情文兼至各盡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周之歲大侵爲粥食飢者所全活以千百計至于自奉乃極簡薄衣無美飾食無珍味器用苟完出入無僮從惟以一童挾策自隨人望之蕭然山澤之癯也其恭儉出于天性孝友行于家庭仁愛及于宗族鄉黨可見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遇事明敏所處必中于理眾咸佩服爲人排難解紛勇于赴義不以爲憚里中無賴之徒或假私鹽誣平民蔓延所及甚眾爲之力辨于官以免人尤德之初知縣公遭值南江新附官府未立毅然出任縣事而弗辭既撫定其民使無失業且爲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置真令卽奉身而退蓋志在用權以全其鄉井不藉是爲進取之階也其後大盜竊發官府進討復強起之以爲嚮導府君甫踰弱冠實預在行身踐重山崧林荒昧阻絕之境而直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

功識者推其雅量晚益務翰騰自號水西翁云前娶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先四十三年卒後娶趙氏參政事知資政殿大學士順孫之女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子次曰權曰機皆朱氏出府君既早失內助二子又幼弱因鞠梓爲己子俾持門戶事而悉畀以知縣公所遺田宅權既長遣從鄉先生許公益之受學入華山中業成未及見于用而先府君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繼體之重爲之斬衰三年仍命以機子烜爲之後而機亦先府君三年卒女二人適同邑陳至寶東陽胡道隆孫男七人熙忠熾燭燁烜煥女四人曾孫男六人女九人府君生于宋咸淳四年戊辰閏月三日乙卯卒于今至正六年丙戌二月三日壬子享年七十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癸酉奉柩合葬于東陽縣西部鄉西郭先室朱氏之墓而以狀來謁銘昔歐陽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子觀水心葉公銘通直之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後漢劉公銘通直之墓曰宗族稱其孝友鄉黨敬其仁義蓋呂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材又有足用者苟出其緒餘稍自見于世宜不止爲一鄉之善士而已顧乃歛藏弗耀而優游以卒歲豈不曰爲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二子雖早世而孫曾蕃衍生今昭代必有能自致顯庸而大亢其宗者爲之銘以助之且以俟也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四

有伏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于嗟府君隱居行義施澤于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孫積善之祥亦既有子胡又天閱百年之積鬱而不發是繼是述在其孫曾尙克有聞天寵是承恩所加責及窳窳惟銘可徵勒此貞石

富陽朱君墓誌銘

富陽江沂流西行三十里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朱君既歿且葬其孫天麟以父命奉先友鄉貢進士陳君祀所爲狀請文爲銘按狀君諱伯清字源之世爲杭之富陽人曾大父安禮大父舜父起南俱隱德弗耀君少無他嗜好唯幼書至忘寢食羣居誦說務以道義相切磋不專取爲舉子業也叔父起渭謂太平當塗尉搆以謁郡守高侍

郎衛孫侍郎前輩慎許可見君丰姿秀整卽以所學甚器重之會科
舉事廢君因得肆其力于聖賢之遺言所爲詩文益就平實平居訓
其家以儉而于周人之急無所靳歲所輸二稅恆先期畢繼之者以
自後爲恥有屬訟輒閱論之使解去里中賴以無事民至有不識吏
者瀕江故多盜聞君之風相戒無敢犯客舟下上必以君爲依歸縣
尹李侯質號剛介罕與人接慕君之爲人欵門請見詢政事得失君
爲言酒權及興造雇買之病民者數事尹施行如君言人至今稱之
初君所與爲師友皆知名士後多取科第或班朝行君故未脫塲屋
不以真欣戚也又嘗與故尚書右丞葉公李同事宋太學博士施先
生南一時先生之門惟右丞年最少君察其有志氣以語當塗府君
厚遇焉已而右丞以京學生叩閣斥言時宰創市田變楮諸新法非
便得罪投漳州朋從懼莫敢省君獨往與之談且爲具食飲服用之
物俾所親送之二千里外其免歸也君迎之江上無一語相勞苦第
勉以風節自終至元間右丞用薦者驟居政路士爭附趨恐後君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五 夢 選 虞

漠然若未始有雅故者右丞念君不置數遣迎致之卒謝弗往由是
終其身不有仕籍人尤以是高之君卒于大德十一年十二月某日
年七十有二配吳氏先君若干年卒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所
居南三里馬鞍山之陽子男二人長日文韶使來請銘者也次曰應
申己卒孫男四人天驥天麟天麟曾孫男九人女四人銘曰
有往而弗返莫予過也有發而弗舒莫予竭也茲昔賢之細事世駭
以爲潔也幽幽其潛昭昭其晰也陵耶谷耶不尙有揭也

鄧胡君墓誌銘

鄧胡君以至治二年六月甲午卒年七十有三其又明年某月某日
葬城西南六十里亭嶺下前事諸孤哀經哭奉董生復禮之狀踵門
再拜請文爲銘予爲之答拜且辭則又再拜固以請乃次而銘之按
狀君諱璠字伯玉本費氏子生七年後胡氏自君之曾大父祖
季大父桂發父德潤皆未有仕籍至君始以材見推擇爲郡列曹掾
非其好也用久次司郡倉積勞當序遷輒棄不就其居家奉母孝率

子弟治田廬生產悉有法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華靡豪縱事尊
官顯人慕而與之交不肯爲翁翁熱然于故舊煦煦有恩歲時問巷
相過雖賤夫幼童必踰蹊然與爲禮有疑其矯飾者迨君病革烟黨
朋從來候問度且弗起咸有感色君曠息垂絕猶舉手加額曰惶恐
惶恐疑者乃釋然服其出于至誠君平生無他好玩獨嗜蓄古法書
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晚益聚書構精舍小溪上延
師儒教諸孫爲舉子業葬地實在其西十里君所自辨定也蓋君于
管郭之學甚邃云君娶鍾氏子男六人曰元堅曰元厘曰元註曰元
基曰元堂曰元圭女一人未笄孫男十有三人鏞鏞鎮鈞錡銘鉅鏞
鎰銳錫錯鉉女十人婿曰俞祖錫張景松餘在室曾孫男二人宏翁
與翁鳴呼予聞有隱德者必有後觀君之自信獨樂非能以利澤昭
被于人而子孫茂衍若是宜有隱德矣其所恃以爲不朽者獨銘也
哉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六 夢 選 虞

惟古宅兆既占從違允矣胡君蔽志不疑我擇我藏匪卦于著有封
斯隆有潛弗輝有斐其銘嗣人之思

蔣君墓誌銘

潛弱冠時及石先生之門聞先生當宋景定咸淳間執弟子禮者恆
以百數顧生晚不得廁其列然竊心慕之先生歿十有六年而潛爲
諸暨州判官始識蔣君陶朱山中扣其師友之淵源則執弟子禮于
先生者也君不以輩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若嘗與游與居者焉會有
詔詔賜高年帛郡檄潛奉以從事潛方踏君之門而君已死將葬其
子果以狀來謁銘潛不得辭按狀君諱朋龍字飛卿蔣氏由漢兗州
刺史詡二十四世至唐尙書左丞洌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
監簿生處州教授頴教授生國子助教勳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
祖也曾祖諱嗣興祖諱允參父諱亨之皆不仕其自宜興徙越之諸
暨迨君九世矣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子一人果也後娶楊
氏有女二人長適胡一中起進士爲紹興錄事次適趙深孫男三人
曰某曰某爲兄進武校尉純後曰某初助教君無恙時有異僧空入

其室示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涅槃會人揖而與之語弗願而去他日以其言驗之書略如瞿曇氏其歿則雙林唱滅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祖若父得壽同歿之日又同君之死也夢其父曰燈燈續傳不自我後不自我先寤而謂果曰吾先世之間于浮屠氏者固非所敢知以今之年明之日徵之殆與吾夢符吾其逝矣即索紙筆為書與親友訣翌旦正襟危坐奄然而逝素定四年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自生之不齊兮寔命自天修不可強促兮短不可苟延天胡厚君之家兮賦予之獨專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四世兮弗後弗先吾固知命可受兮不可傳天者之難必兮孰測其然于嗟乎君兮尚歸夫全

青陽縣尹徐君墓誌銘

君諱泰亨字和甫姓徐氏其先衢州龍游人龍游之徐係出偃王而代祀遠邈莫詳其世次君曾大父曰誼甫有隱德大父曰克威以疾廢里豪乘間兼并其家生事日削父曰進始成童能隱忍激勵卒自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七
夢
選
慶

奮以致完厚然喜施與又樂道人善以長者稱初娶越邵氏因徙家蕭山之漁浦尋又徙餘杭而占籍焉繼娶陸氏俱無子其子男二人女一人皆李氏出君最長德祐元二從父避兵踰江夜夢神人告曰趣返否且及難既寤遂西還已而兵從東方來人皆曰天既俾徐氏有後又謹護之積善之報將在是乎君性篤厚而遇事警敏少嗜學能為詞賦既又從師受經用舉者試吏平江精思竭力雖憊不休人或譏其過君曰事無少不可忽也軍校有不法事在郡府君視其牘議不少貸漕運官屬恃其品級已高尤恣橫凡姦私殺虐執事者率畏憚不敢竟其獄君一一具上論如律民間以匿朱張財物多無辜坐逮者君力為辨析免男女為奴婢者若干人憲府以時所引用斷例不一求文學吏整比之君定自中統訖大德為之綱目條分理貫簡而易求約而可守覽者便之既書滿行中書省署君歸安縣典史白雲宗僧沈某冒名爵凌官府有悟其意者兩人將寘之死地兩人之怨家私鄰女不得殺以滅口棄尸桑林中事覺陰使以他辭引

兩人傳致其罪君將直其冤吏持不可曰此沈公意孰敢拒也君盡立羣吏于前語之曰吾能死不能濫殺以求瀕于人會使者行部君卒白出之沈之徒有僧某者通民婦為其夫所擊毆而銜之適有遭劫殺者賊弗得僧為飛書証其夫及有他怨隙者七人故以書墮邏卒家七人中或以罪黥卒得之曰此警跡也因捕治不疑君察其冤而七人者苦卒虐莫敢易辭君命去其桎械始垂泣自言命以左驗已具難之君服敝衣伴為賣卜至其處悉得七人以已物實贓狀取其家餘縑布數升析縷以比無不合釜竈及他物存者又合僧乃服罪七人者得直已而獲真賊于武康人始歎服焉縣獄舊有男以醉死弟自經死証平人者獄已成君親為訪求其實悉生之鄰縣安吉有逐其妻之子而夜死于盜者意其子也巡官捕繫而煅煉成獄且他取衣物為證君為踪跡其事或驚惶以實自首乃出其子而坐巡卒及行貨者屬歲大祲君夙夜施其拯救之術凡所給寧過厚曰無以法害吾仁也已代去省臺猶以荒政諉之陸平陽州提控案牘以內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八
夢
選
慶

憂去服除遷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提控案牘方遲次里居而經理法行君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弊累數千言宰臣領其要者得書大喜俾乘傳白于行省時列郡守咸以田事期集爭欲得君以佐其事君佐常州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郡或取法焉未幾以漕事至京師中書奏君以九品官仍為本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考漕法利病下至占候探測著海運紀原七卷後有掠其美以自名者非本書也尋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至今賴之久之以職官入福建帥幕由令史為提控案牘列郡圖籍撰福建總目若干卷用例授將仕佐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言當世宜急行者其要有六府上其事轉達于中書雖不報而隱然用其說人或指之曰是徐某所嘗言者時朝廷方選用重臣宣撫兩湖江東君據時政闕失關大體者為九策以獻會其使還他官不果行用置恩授承事郎池州路青陽縣尹為治專務教養其民縣人方某為割地以廣學宮章某為捐地以

建惠民局有司歲徵民輸荒田租爲田千四百頃縣人甚苦之君寬
爲之限民懇闕教以修坊置閘而覈見田歸其實行視他民田之阻
山頽江者俾因地勢爲蓄泄以備旱澇歲飢則賑已俸倡眾以濟之
民有告四十人同發其廩粟者吏欲准強盜論君曰吾方憂其死而
食之彼乃以求生而抵重禁當用法外意可也悉笞而遣之旁郡邑
事類此有瘼死者憲府聞君議召其長吏切責焉隣縣銅陵人爭魚
池三十年君數語而決尤以是知干上官滿代而歸留君吳之閩門
無復仕進意結廬植花竹日與賓客觴酒賦詩或乘興獨往徜徉山
水間自號可道人元統元年六月忽構疾諸子懼或請禱君止之
曰吾猶未也果有異則止藥弗服時是矣已而有瘳久之乃以疴命
止藥作遺書及戒其子佛事不必作親著致贈不可受須臾端坐言
曰年六十五不爲天官正七品不爲小得正而斃焉幸矣言訖而逝
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謝氏先二十九年卒繼潘氏子男五
人曰震餘杭縣學教諭曰恆出後德清鍾氏曰濟曰孚曰良紹興和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九夢 應

靜書院山長女一人適章光祖孫男五人思誠思恭思溫思義思文
女五人俱未行震等遵治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歸葬錢唐石屋鄉
先墓之後初君未及仕而父沒哀慟至頓絕母氏卒于官第晉亨以
憂病惑君曲盡調護之力焉君讀書務以致用不屑屑于章句作詩
善體物寫情凡所著有端本書忠報錄自警錄可鈔書各一卷歷
仕集二卷集效方三卷及家譜詩集並藏于家吏學大綱折獄比事
各十卷行于世而所謂海運紀原福建總錄皆列于官書子方樂聞
君行事而良以狀來謁銘敢不諾銘曰
儒者之效久矣弗白矯矯徐君秉茲諒直施于有政藹然厥績胡不
卒施而有遺策用銘告哀勒表玄宅

應中甫墓誌銘

中甫應氏諱本中甫其字也宋南渡時六世祖確由汴徙錢唐因家
焉父普受知淮閩李公庭芝補進武校尉宋亡李公死遂韜晦不復
出中甫生而秀異稍長能自植立治家務勤儉與朋友交以信好爲

人排難釋紛而軫恤孤寡人以此稱之始中甫與子同年進士前史
官楊公載共學明于禮春秋喜爲歌詩頗有志于宦遊而弗遂年甫
三十趙魏公以集賢直學士提舉江湖儒學辟主教仁和縣辭不就
後游京師集賢大學士王文定公力薦于朝年已六十無意于仕進
歸隱西湖上日與高人勝士徜徉山水間遇奇書必厚其值而取之
所積甚富平居能自攝養筋力至老不衰手未嘗釋卷每秉燭至夜
分乃寐間有所得手鈔成帙善鑒定古書畫一時名人咸服其精旁
通數術方技而最深于醫晚遂混迹于藥市至正九年七月二十八
日卒于海昌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返柩
葬于錢唐縣水月鄉葛嶺之原先是中甫在海昌俄一日泛舟小至
錢唐徧謁親故攜其甥某登葛嶺指示以所卜樂丘之向背僅逾旬
浹而竟不起屬纊之際神思不亂屏去婦人惟留諸子侍側告以平
生俯仰無媿即死汝輩慎勿徇俚俗追薦之說也語畢而逝娶朱氏
子男四人才而預鄉貢用特恩授嘉興路儒學正偉嘉興路總管府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十夢 應

司吏貞晉陵縣儒學教諭教仁而縣醫學教諭女二人適張天麟俞
仁榮孫男五人女四人中甫所著有三家禮範辨一卷注春秋世紀
一卷五七言律詩五卷集驗方一卷人多傳之蓋中甫素峭直寡合
不屑苟售然篤于教子及見其成而身食其報祿雖未豐所養者志
既壽而康遂以考終亦可無憾矣予獲締交于中甫甚久才也又辱
從子游中甫之歿也子方告老將退休于田里使者以召還之命追
及于子錢唐敦迫就道無從申總帷之一慟而才也既走造子傳舍
奉中甫治命以銘爲請哀朽荒疎不足任付託願義不得辭銘曰
生也直疇于人積也厚燕及于子孫無悔無尤卒歲優游銘以焯于幽

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某字則之後卽其字以爲名處州麗水縣人也曾祖德
昭祖仲達父君舉俱弗仕宋咸淳末君甫弱冠試鄉郡待補大學諸
生德祐元二太學事廢迺悉棄故所習舉子業歸讀書山中爲道德
性命之說殊無仕進意至元三十年部使者秋公桂始起君爲稽雲

縣教諭遷處州路學錄陞蘭溪州學正用累考及格上名吏部而君
遠以休致為請授將仕佐郎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至治二年也于
是君之子釋亦以儒學官借補潮州揭陽縣湖口巡檢命下之日父
子皆公服前後置禔位望闕謝閭里以為榮會釋已迫戒期有司給
驛券俾就道釋以君年高久未忍去君語之曰吾家本寒儒未嘗為
國家效分寸之勞而一門之中叨蒙誤恩如此顧吾已老汝其行矣
第思報稱無以吾為念也釋至揭陽歲餘而歸不一月君屬疾甫數
日遂不起閭巷之人又莫不深哀之娶潘氏子男二人長即釋次某
女二人劉某趙某其婿也孫男女各二人君之在籍雲愛其山水之
勝因家焉晚復築室城東闢地引泉樹佳花美竹日與學者游息其
間以詠歌先王之道其地有忘歸臺君倦憇臺上謂釋曰吾死必歸
吾骨于是釋謹識之君既卒以治命奉柩葬其處其卒以泰定元年
九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三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君平生所為
詩文釋方彙次成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士夢選虞

猗嗟王君與道為期出也或遺其歸處也弗佚其私蟬蛻春融樂也
熙熙歿吾其寧昭以銘詩

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良字止善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大父諱天祐大父諱一榮俱
弗仕父諱理用公貴累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都騎尉追封太原郡
伯母祝氏方氏並追封太原郡君所生母厲氏贈宜人公少受業郡
庠篤行勵學克自植立每慨然以康濟為志故秘書少監凌公時中
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雅知公辟為書吏及遷淮西以新
制南土不得入憲幕兩淮都轉運監使司書吏督辦富安場歲課場
距海遠潮不時至鹽丁負水取澗力疲而賦不充乃為相其地形鑿
渠以通海潮公私咸便之考滿調將仕佐郎廬州錄事司判官淮東
道宣慰使司辟為令史掌織染之事所轄官府久廢不治乃日臨視
之為脩作坊募工匠至于攻金治絲設色具為區處迄今守為成法
兩淮鹽綱病于運河淺澁事聞詔遣都水監官疏治之公徒分閩至

淮安之鹽城有司部役夫三千東手以俟都水之來公言不宜坐靡
日食促令興工仍立法每十夫一治炊爨九操畚鍤日所穿廣四丈
修一丈深五尺比都水至河可通舟者已四十五里遂自新興五祐
兩場屬于高郵次第訖功而他州役議猶未定乃俾悉用公法行之
謂將仕郎峽州路總管府知事入江浙行中書省為掾史會朝廷遣
使復立諸市舶司公從之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
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中書報如公言凡為船
六綜省官錢五十餘萬緡升承事郎建德路建德縣尹以方郡君憂
不赴服闋擢兩湖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越守王公克敬以郡民苦于
計口食鹽言于行省未報而王公為轉運使乃俾與新守于公九思
集議咸謂宜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率以為有成籍不可改公
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徒已眾顧重改成籍而輕棄
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旅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于商旅
之所聚何不可乎于是議歲減越鹽伍仟陸伯餘引俄有旨改昇王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士夢選虞

公以湖南憲節後轉運使復排前議公以去就與之爭丞相脫歡答
刺罕公聞之亟遣留公而議遂定被本司檄分治浙東力除私販誣
指之害按劾書吏奏差尤無良者黜之所徵賦為錢萬六千餘緡懼
而以賊自首為錢萬三千七百餘緡丁少監公憂服闋擢海道漕運
都萬戶府經歷越之官糧所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
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舟人為之失業不足則勒陸居之民厚直轉
餉以給之程期峻急吏胥得並緣以害民及至海次主運事者又不
即受而有折閱之患公抗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
也眾莫能奪乃責運戶自買短送之舟運艘為風所敗者例當覈實
而除其所陷之糧文移往還連數歲不絕公取吏牘躬自披閱除其
根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鈔二百五十二萬二千五百餘緡布囊
一萬九千有奇而運戶免于破家遷承務郎揚州路總管府推官以
屬宜人憂不赴服闋除江淞行中書省檢校官有詣中書省訴松江
富民羅氏包隱田土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

者乞立行大司農司勸農營田水利總管府以糾察追收之中書移
行省議擬遣官四員踏視其地而松江獨當什九公至松江七日而
歸接古證今條陳曲折以破其妄且言其意不過欲多椿田糧蕩鈔
以速朝廷之聽而報宿怨請創設牙門為徵名爵之計耳萬一民心
動搖患生不測豈為國家培養根本又安長治之策哉同列聞公言
皆相顧失色公處之泰然他所遣官聞公歸亦皆還行省以公言上
于中書事遂寢遷廣州市舶提舉輟俸資造庫屋船商欣然出私錢
為助不逾月而告成先是吏胥恣為姦利凡船貨擇其善者出而售
之不善者積久不售公始為設法均配立號募商人掣籤取物庫藏
為之一清居數月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州有
小吏誣其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者初止入家前後四十年株
連至千餘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司屬之喜功生事
者復勒其民具報實有合徵之糧六百餘石憲司累授詔條革撥莫
能止也公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三

有所謂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公言悉蠲之州人
相率為生祠以報撫之金溪有陸氏三先生祠豪民據其屋而奪其
田陸氏子孫三走訴于京師竟不得直公按其籍使悉歸之公所至
輿除利害多類此其詳見于省臺案牘及安陽韓先生國子監丞陳
君放諸公所為善政記惠政歌者不可殫述也公在江西歲餘年甫
六十有六拂衣徑歸遂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家食者
五年扁所居室曰止齋乃自號鷄遊子以見其志云公質貌魁梧
心地磊落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為名高弱冠時出遊錢
塘與浦城楊君載鄴川劉君汶友善論作詩宜取法古人之雄渾而
脫去近世萎蕪之習間挾其所為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為隆山辛先
生永康二胡先生吳興趙公巴西鄧公所賞識公處家庭涖官臨民
各盡其道平居慎重寡言故言必有中至于委蛇進退之際莫可得
而瑕疵人尤以為難能公卒于至正八年正月癸亥其將終也神完
志定無異平時正冠肅容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一以其年七月丙

申葬于州東長寧鄉之龍鳴委劉氏封某郡君子男三人長仲揚用
公蔭為揚州路如皋縣主簿次仲廬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
史次仲淮大寧路儒學正前卒女三人適方泗陳嘉積虞尚忠孫男
十一人女七人公既葬之明年潛以久居詞林老不任事納祿而歸
抵家甫一日而有召還之命于是仲揚仲廬相與謀來請文為銘而
使者與仲廬至同日敦迫有嚴未遑即如其請載念納交于公逾四
十年知公為深不可以遂已也乃以退直之暇追記其所可知者論
次而顯詩之以遺焉銘曰

惟士先志惟官先事志不可奪事乃有濟表表王公時之偉器抱負
千百出僅一二竭蹶而趨劬躬盡瘁拾級而升不懈于位好是正直
周而不比表裏洞達初終一致古今殊時學與政異公起文儒敏于
吏治詢其職業匪專撫字士飭其德民酣其惠所去見思如古循吏
沒世不忘仁言之利修涂九軌方駕而稅用雖未竟志則已遂薦斯
銘詩責于封隊有之侶之在爾來裔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三

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孔君墓誌銘

君諱濤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令襲封文宣
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二世曰宋給事中贈太尉道輔又二世曰提
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中奉大夫傅南渡初自曲阜徙衢州又
二世曰趙功即監潭州南嶽廟贈少傅行可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
從龍趙功即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入皇朝
隱居弗仕考諱純西安縣儒學教諭以君貴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
兗州事妣陳氏贈宜人君幼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架閣
公愛其警敏俾受業于默齋留先生間出游郡庠別駕陳公剛中大
奇之年二十舉茂材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吳興趙公
巴西鄧公無不器重焉婦翁徐聖子從事江東憲府攜君以行涿郡
盧公柳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君皆為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聲
譽益起用察舉署寧國路儒學錄逮朝廷著取士令延祐元年曲阜
首以君充賦東平曹公子貞得君所為古文歎賞不已是歲以鄉薦

上春官所對傷太直且微讓切主司竟不合用特恩補溧陽州儒學
教授君既新其廟學而士多苦于徭役爲白諸臺府悉蠲之七年再
貢于東平未行江潮行中書省辟爲椽史曹務雖劇君隨事緩急關
白以行訖無所壅杭之商稅比歲不登俾君趨辨旬月而集時宰以
爲能而風紀之司頗欲躡尋其過誤後乃察其無他事遂釋至治三
年復試東平第一以泰定元年賜同進士出身用有官超授從仕郎
平江路崑山州判官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吳江州判官用軍恩轉承
事郎被省檄點浙東諸倉庫餘姚因仍前弊糧不宿倉官吏惶駭莫
知所爲君知而不發使自爲之所糧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道乃皆感
服君始視州事因有張甲以擅殺盜錢乙坐逮獄已具君謂所殺非
平民卒貸其罪歲飢民多事剽掠君設計捕致數十人謂此皆迫于
凍餒而然不可以強盜論杖而遣之州瀕太湖故築埭以禦水繕修
無時病民特甚君爲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紓水嘗暴溢君跣躄于
市橋移時水降人恃以無恐而四郊之外有溺死者君親收瘞焉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五 夢 遺 慶

州飢憲府俾君往賑之全活甚眾御史蓋公耘夫率同院舉君治績
爲諸州最未報會霖潦害稼君所檢視當免輸田租者眾使者覆按
左右承風指証君私庇之居無何証君者以賄敗投遠方而君得謂
桂陽州判官天大旱禱于神弗答而探獄有冤出其無罪者三人乃
兩廣寇竊發君獨任軍旅供億而民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
蠻獠雜處素號難治知州方思廣以貪虐啟其爭殺人寘弗問反加
告者罪君與之辨莫能直即日解印綬去韓公德新乘廉車按是州
劾罷思廣勉君復留君單騎直抵獠穴諭以禍福皆誓伏聽命人賴
以安秩滿遷潮州路總管府知事用人廣陞承直郎先是君在桂陽
感末疾而歸疾稍間潮州迂吏至乘傳行次武林驛疾復作移寓龍
山保和僧舍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妻徐氏
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構女三人適張日新陳煥盛麟君易贊之夕惟
思構及季女在側發書箴得遺訓數十百言凡身後事區處甚具思
構遵治命奉柩涉江還衢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鄉孝悌里先

墓之次初太尉世父既襲文宣之封五世至端友與中奉公同南遷
由端友至洙襲衍聖之封者又五世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有詔令洙
赴闕架閣公以族長被命與俱中道而返洙獨入對廷議俾仍嗣襲
洙力辭乃以爲國子祭酒提舉湖東學校洙所居室扁曰存齋君惜
其以存自號而不能欽承德意存其封爵因自稱曰存存齋云君所
爲詩尚俊邁文渾厚不事纖巧有存存齋藁未及詮次惟闕里譜系
一卷爲成書君九歲時祖母黃氏有疾露香密禱乞減壽一紀以延
祖母之年疾隨愈後十年乃終人謂君得年不永所禱殆有徵焉架
閣公及兗州府君相繼下世弟洙方孱弱君獨治喪葬祭貨產皆委
而不較且援近比請授以官存齋之子崇安尹楷卒于杭君輟錢營
護歸葬其子公溥暨兩女淪落民間咸訪求得之今公溥已強而仕
兩女亦各有家公溥兄割地爲報却弗受其孝友出于天性然也郡
文學孔某系出永嘉族人以其疏遠而弗之親適以事置對憲府時
君方八歲力爲求直而出之同里徐伯潤託其息女於君而歿君鞠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六 夢 遺 慶

之知己子既長爲嫁于士人術士顧知幾來謁遽以疾亡君爲具衣
衾以歛而緘其行囊惟謹妻子聞訃至而悉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
術爲獻拒弗納有同與計偕者見黜于有司貧不能歸君爲貸錢一
千緡于富人而代償之其人後亦取進士有祿秩或謂可責償矣君
不聽而焚其券其急于人之患難窮厄多類此胡先生沒君集同志
之士弔祭而上私諡焉默齋之喪主辦尤力溧水州判官朱性初與
君聯事于省尹到官未幾而卒喪過杭君迎致于其家而爲位以奠
親舊皆感動爭來歸賻其篤于師友之誼又如此君與人交歡然無
間然尙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聞者苦不能堪久乃服其識量平生
無苟取嘗預書大藏經有旨賜幣亦辭弗拜家居不事生業有書五
千卷而已君之葬也思構已記歲月納諸壙復以狀來謁銘予緒交
于君最久且親自謂知君莫予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
不得而略也庸備者以爲序而銘以係之銘曰
古有六行以教萬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矯矯孔君生今之世無待

而興六行兼修直道以行觀險若夷出其緒餘卒不大施爰擇斯蘇
聖曰孝悌銘彰其存用諗來裔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四

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延福太監張公墓誌銘

故延福太監張公世業儒而兼善乎道家之言洞達乎死生之變其無恙時嘗自製柩柳題曰藹隱欲效陶元亮自爲挽詩杜牧之自作墓誌而弗果公既歿且葬平生所與交皆一時名人其家不敢屬以銘者懼非公初意也後二十四年公之子世華以爲不可使公終泯泯而無聞乃奉狀以銘來謁按狀公諱觀字觀道其先家於淮南宋渡江之初六世祖思道由通州航海抵平江之福山港入居於橫涇遂占籍今之常熟州高祖彥奇晦迹不耀曾祖朝請即仲有子九人俱能自植立祖迪功即孝德家始大父太學內舍生士元再領監舉未第而國除乃隱不仕母金氏至元丙子又自常熟徙居杭州時公甫五歲父母鍾愛甚至延名師教之公天資明銳加以勤敏師逸而功倍既長工爲文尤長於歌詩不肯蹈襲陳言游戲翰墨得古人筆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墓誌銘

意善鼓琴嘗親斲琴數十張咸臻其妙性好古而習於世務於吏事諱語無所不通父母歿事繼母如所生綜理家政公私應酬各適其宜貴既日豐兄弟子姪之貧乏者周之女子不能婚嫁者資之死無以治喪者給之平居薄滋味戒家人無故勿殺能飲酒而惡沈酗四方賓客之至無虛日樽罍之口備禮而已大德乙巳出游京師用薦者入宿衛於中宮扈從往來兩都靡憚其勞至大戊申中政院奏授承德郎同知江浙財賦都總管府事已酉秋八月就職僅及再募倦於繁劇移疾辭退延祐乙卯太常禮儀使司徒田公強起之奏除本院判官不就丁巳宣政院奏爲斷事官命下陞其階奉訓大夫不容復辭戊午入朝集賢大學士陳公引見被旨特授延福太監陞其階太中大夫公深以滿盈爲戒乞免進秩執政嘉其廉讓奏允所請俾仍舊階在官垂及三載中政院復奏除內正卿不拜即日扁舟南歸其別業在常熟遇春和景明秋高氣清與名人勝士徜徉田野間或小憩繡簾焚香看畫噴茶賦詩若與世相忘公於醫藥卜筮風鑿地

形皆研究其術惟修煉服餌長生久視之法嗜若飢渴湖海羽流競進所長得璇璣混合之道每夕露香飛神朝謁彌久益虔雷霆諸階

秘文隱書悉造玄要嘯命風雲立應如響先是嘗寄籍三茅山之元符萬寧宮泰定甲子上清宗壇四十五代宗師劉公欲舉以自代累致書趣之還山公方厭人間事爲佚老計辭不赴丙寅春析田業付諸子丁卯秋示微疾遺命井井有條戊辰七月二十八日黎明終於某鄉祖塋之西菴其年十一月某日葬富陽縣春明村石門天柱山父母墓次遵治命也公自號湖山有湖山小藁二卷橫溪唱和集三卷皆刻梓以傳元配閻氏集軍節度使某之女前公十七年卒無子繼室陸氏公子男七人世華陸氏出也女六人孫男十八女六人嗟夫市朝之人入而不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返之二者皆過也而况賢愚貴賤同寓形於宇內能無憑生怛化者幾何人哉公於進退存亡之際皆可以無憾是宜銘也已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墓誌銘

行方搏扶搖而直上依日月之末光人方瞻其羽儀歛遠翥而高翔公之自處不老不莊曰子之先有從游赤松之子房委蛻茲丘其封若堂欲知其入眠此石章

中大夫延平路總管韓公墓誌銘

公諱國賓字君玉姓韓氏世居燕之信陽其先以材武仕宋曾祖諱斌忠訓郎祖諱伯榮以武功大夫總軍襄樊考諱興祖觀國步日蹙歷數有歸遂隱不仕公身長七尺美須髯多藝能尤善騎射不屑爲文字之學而善談論古今事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平章政事阿木奉詔南伐師次鄂州都統程公鵬飛舉本軍來歸公以將家子列其麾下戰數有功十三年署管軍總把尋以兵屬黃招討世雄先是

也的迷失收與國斬黃公以偏師出戰生擒三人軍次黃州公去城十五里而舍兵始交公直前嬰其鋒流矢貫右臂裹創力戰而黃州平十五年從世雄入執賜銀符真除忠顯校尉管軍總把乃賜金織文衣以旌其功十六年程公爲行省參知政事公從之討五谿諸蠻馳傳入奏邊事還領諸翼拔突軍四百五十人夜焚息林岩遷索羅岩之民使去巖險而無所憑特進論桐木岩其若主負兩銅鼓來降朝廷方議旌擢會靖州狃狃獠葛蠻肆其猖獗有旨命程公往討尋復止之俾擇人論之使降公請行諸峒果皆嚮化遂罷遣諸軍命程公以平章政事行中書省事調公權岳之臨湘縣公既視事務農重敦興舉學校廬館舟梁葺治以時二十四年遷忠靖校尉處之麗水縣尹鄰邑青田有嘯聚搆亂者郡將署公爲都鎮撫總麗水青田縉雲龍泉松陽五縣民義捕治之公立部位據要害別騎前進追奔五十里而以所部兵繼之手射二十一人其九人皆斃生擒十三人斬首五百級餘眾聚于沙谿公手縛其二人以獻遂直往擣之獲其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三 選 慶

首亂者六人諭其民三千五百戶使皆復業未幾台州妖民反以婺之東陽玉山爲巢穴既就擒伏誅羣盜相挺而起者猶未盡殄處與婺爲鄰郡縉雲尤被其害公以民義會官軍逐捕之手刃五人射五人皆斃斬首一百級又與其黨過於西巖追斬三十餘人姦宄肅清而政平訟理見稱廉能大德二年陞武略將軍知合之黃巖州自州抵郡城運河皆瀕海通潮汐故有牖以時其蓄洩歲久不治公下車會大霖雨水閼不行乃命考其故道爲十有四凡三年而訖功民以爲便同知州事朱公叔麒故宋士也爲立石紀其績入至今傳誦之環州署皆河水堙塞已久遂多火災公命疏浚之豪右多不樂公弗顧渠成而火害息凡平冤獄者三所活數十人公在麗水十年黃巖七年所至咸有去思形於歌謠部使者舉治行爲諸州縣最至大七年除懷遠大將軍漳州路總管延祐元年遷定遠大將軍南劍路總管南劍改延平換中大夫爲延平路總管年老去官卧病山陰谿上以信陽之滄泉自號示不忘鄉土也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七日卒

於安寧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元配汪氏先三十八年卒繼室沈氏後九年卒劉氏丁氏又繼之子男三人長眾家奴汪氏出早卒次人傑沈氏出用公廕爲從仕郎兩湖都轉運鹽使司雙穗場鹽司丞次玄劉氏出亦卒女七人長未笄而卒次適知黃巖州劉晉亨次適王怡之次適同知東平總管府事王雲次適海運千戶王振鵬次適黃榮祖次適天台縣尹秦徹徹篤孫男二人夢生留生孫女五人公歿三十年其家始奉孫婿江湖行中書省掾甘立之狀來謁銘蓋嘗歷觀前史所記爲循吏者非必其有戰伐之勞爲良將者非必有撫字之責公獨負其脩能惟上所使孔子所謂君子不器者公殆其人乎是可銘也銘曰天之降材各有其施惟材之多無適不宜公生將家逢時思奮被堅執銳出履行陣皇靈所加四方攸同乃授以政疇其民庸拾級而升克有位序由公之材兩有文武公起列校再剖郡符宜有成績登于冊書作爲銘章姑備闕逸惟石可泐公名不歿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四 夢 慶

明威將軍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遼都臺公墓誌銘
公諱脫帖穆耳字可與系出蒙古遼都臺氏其先有事太祖皇帝爲開國元勳者曰赤老温名在國史公高祖也曾祖納圖見御位下必闕赤繼領衛兵取遼破金屢策擣功後攻西夏而歿於王事祖察刺從上親征西域以功爲業里城子達魯花赤又從太宗皇帝於潛邸經略中原立功尤多太宗即位錫金符授隨州軍民達魯花赤父忽訥襲前職以隨州孤絕粒治南陽府之昆陽愛鄰境鄰縣風土淳美因家焉至元十三年世祖皇帝命相臣總兵伐宋公以管軍萬戶實預在行渡江後加金虎符爲潮廣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南土既平兵寢不用累持憲管終於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式列烏臺貴贈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諡景桓母博羅眞封汝寧郡大夫人公以勳舊家子蚤備宿衛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爲武德將軍斷縣萬戶府東平等處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延祐二年遷宜武

將軍泰定三年轉明威將軍分城坐鎮自明而越前後三十餘年以老致其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為湖南憲長有德於民其歿也相與繪像而祠焉公不遠數千里求遺像以歸事之如生存籍紳先生皆以詩文美之公於人有善稱歎不容口有不善則為之不憚終日至戕手怒罵之其善善惡惡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越人察定父年七十餘以事繫獄法當贖而吏持不可請以身代又不報乃自沈於府河以死郡守為出其父且給楫以葬嗣為郡者立廟卧龍山之麓請勅額號愍孝歲久廟廢而居民侵其地官不之省公攝萬戶府事慨然曰孝子不祀人奚以勸會使者行部亟以為言使者顧謂守令曰承宣風厲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惡乎即日使歸其侵地廟以復完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王氏為軍士所得自誓不辱至刻之清風嶺鬻指出血題詩石上投崖而死公移文有司為立廟迄今不廢刻有隱士吳君與公友善嘗謂吾死得附葬於二載無憾矣逮其既卒貧不能喪公輟俸賞倡鄉人葬于書院之側其好義又如此公為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五步選慶

人廉介質直不喜紛華講閱之暇日與賢士大夫游清言雅論聲譽不倦懸車之後養高城南關齋閣懸弓劍著壁間聚古今圖書布列左右延名師教其子每遇風日清美輒緩轡郊外徜徉竟日或幅巾藜杖命家童抱琴自隨散步間巷間稚童迎笑扶擁而嫉亦不拒也禮部侍郎秦不花出守越作新學校行鄉飲酒禮迎致公居僕輔公升降拜起不愆于儀人皆望而敬之公生於至元二年正月三日卒於至正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夫人哈魯氏封陳留郡君高氏朱氏俱范陽郡君子男五人長大都以武德將軍襲職東平等處上千戶所達魯花赤次哈刺未仕次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累遷承事郎南陽府穰縣達魯花赤兼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次篤列圖至正五年進士授將仕郎衡州路衡陽縣丞次完澤不花方治舉子業女四人長適宣武將軍莘縣翼上千戶齊伯顏察兒次適朵兒伯次孫卒次適國子學生忽都達爾孫男七人諸孤遵治命奉柩歸鄉縣卜以至正六年某月某日葬先塋之次示不忘本也以

於公父子間有一日之雅奉鄉貢進士趙叔所為狀來徵銘惜籍惟自昔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材為之股肱心膂披攘經營光啟鴻業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故天之報施也往往使後人保其祿位以承太平君子無為之治其德厚者其流尤豈不然哉而況公以陳留府君為之父武德及穰縣衡陽為之子公居其間優游自適享有上壽其存其歿皆可無憾願潛之鄙陋衰朽無以贊揚萬一庸悉取狀所述為之序而銘之銘曰

國家之興必有世臣由本而支彌久益振時方承平垂衣當宁息馬投戈以文易武靖共爾位弗震弗驚禮義干櫓舒舒打城賓客在前圖書左右載懸吾車長歌擊缶我弓我冷世適是承爾仲爾季人造一經發藻儒林踵武相接趨而過庭珪重組疊生榮死哀雖歿不亡武克有譽為前人光瞻言故丘返樞而耐念茲厥初祁連之墓

武略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曹氏之先出於宋名將冀國武惠王彬南渡時由汴徙吳今居平江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六步選慶

常熟州之祿莊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為望宗聚族二百餘人仕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晦迹弗耀父文富始以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等處海運千戶驍騎尉追封長洲縣子母王氏追封長洲縣君公諱某天資剛直動必由禮事親善色養以孝謹稱服用尚儉素戒子孫以為治家井井有條積而能散私帑不蓄羨財聞人有善喜形於色不啻出於己里中俊秀貧不能就學者必周給之不喜暴人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自悔鄉人有不能制其儂子者公呼之來前喻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卒為善人公每謂人生於世但當設心坦夷仰不愧俯不作足矣奚必泥古人之陳迹事事求合乎識者以為名言年踰弱冠猶未有宦達之意會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勞其事大德四年制授金符欽武校尉以廉處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愛之嘗問洋而遇風濤大作舟人震駭公神色自若徐喻之日委質為臣當忘身不徇私進思盡忠天

必佑之眾莫不服其量。大府或以事咨詢於眾，多俟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超授金符武略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府副萬戶。公數以漕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私咸以爲便。四年夏，部海艘入百所，漕米以石計者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畫旗宵柝，號令肅然，舳舻相銜，首尾不絕，旬日之間，已達海口。舊傳海道有神司之人，恃以無恐，公獨潔致禱，感應如響，有相之道焉。王音獎諭，復勞錫子視常歲，有加人，以爲榮。而公雅志恬退，既受代，卽屏居上園，優游自適。幾若與世相忘，同列有惜其去者，言於當路，乞挽留之。至治二年，有旨起公爲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千戶。三年夏，督運至京師，賞賚尤渥。廷議復用公爲萬戶，未命而公遽以疾卒。泰定元年四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福山塘之西。邱公垂屬纊，命割上腴之田一百九十有八畝，築精舍，擇方外之人主之，俾以歲入供晨香夕燈，凡婦百須之費，願語諸子曰：吾不以身後事累汝也。夫人蘇氏封長洲縣君，以禮自持，克配君子，嘗發私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七 夢 選 慶

笈造輿梁以濟行者，成公之志也。子男八人，長文華將仕佐郎平江路崑山州稅課大使，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飛騎尉，追封吳縣男。次思聰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永嘉場鹽司丞。次思溫徵事郎溫州路稅課提領。次思恭不仕。次思賢將仕佐郎平江路長洲縣尉。次思忠，次文英，次思問，皆未仕。女四人，孫男二十人，文華長子珪襲公職，佩金符爲忠翊校尉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副千戶。次也仙由里哈溫必閣赤累遷從仕郎宣政院崇教所知事，餘皆未仕。曾孫男三十人，初武德府君早世，王夫人躬摩他之誓，教育其三子，訖有成立。長卽公次良，玉承務郎冀寧等處稻田司提舉。無子，公命以思賢爲之。後次濟滿從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贈集賢脩撰承直郎。公歿二十有六年而珪來京師，以銘爲請。蓋公先三世皆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公遭逢聖代，克承天寵，久鬱必發，乃理之常。雖所用未究而諸子嗣有名位，適孫遂世其官，餘慶所及未見其止。推本積累之自而昭示于後人，所以使之引而勿替也。銘其可無作乎？銘

曰：悔於兩間爲物最鉅，孰能以力與爲勝負？有億曹公孔敏且武，出長萬夫，訓齊行伍，風檣浪楫，若鴈斯舉，精忱所格，百靈可扈。天吳罔象，莫敢予侮。千艘並集，灌輸天府，克有成績，徹聞當寧，傳宣宴勞，秩秩樽俎，筐篚之將，便蕃錫子，公不自矜，嗣其遠，翦鋒車召還，不留不處，爲官擇人，諉以印組，上方用公，還領故部，公忽已仙，返于帝所有子，承考咸躋官簿，惟時聞孫大纂遺緒，從事賢勞，無忝爾祖，如漢世官氏以倉庾福山之西，匪堂伊斧，史官勒銘，垂輝千古。

亞中大夫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張公墓誌銘

公諱光祖，字載熙，姓張氏，晉寧路霍州霍邑縣人。其先金之官族，高祖諱桂，管軍萬戶，曾祖諱儀，管軍千戶，祖諱元義，金亡隱居弗仕。父諱衍，入皇朝任朝列大夫，同知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事，贈朝散大夫，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騎口尉，追封清河郡伯。母劉氏，追封清河郡君。金氏封清河郡太君，公金夫人所生，幼聰惠，稍長刻志於學。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八 夢 選 慶

而於文法吏事無所不知，用父廕補將仕郎，提領建德在城稅務，執法遵職，粹著能聲，遷登仕郎，主紹興之上虞縣簿，上虞素號難治，公以介潔自持，而馭姦胥悍卒，以嚴上官甚敬，異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清泉場鹽運循資轉從仕郎，調京畿慶豐倉，使用例陞承直郎，運舟多覆溺之虞，京倉有折閱之患，人皆避不肯爲，其爲之者亦鮮能追於吏議，公材諳甚優，而謀慮尤深，遠處之裕如，更以此受知，當路而見識拔佩金符爲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陟階奉議大夫，在官五年，涉鉅海至京師者四，所轉漕米以石計者總若干萬，竣事皆有寔績，錫賚寵數殊渥，上嘗命公函香祝天妃于成山，公不憚險遠，躬詣其處，禮成而退，祥飈泠然，拜朝散大夫，杭州路海寧州知州，兼勸農事，知渠堰事，公撫民有恩，政不苛，燒而善發，適姦伏人不能欺，有寡婦訴其夫爲人所殺，罪人既得而莫知其屍所在，公齋戒禱于神，而得之，官河水中，時方莫春，經旬猶不至，腐敗人以爲公精誠所感，蓋公之究心於獄訟類如此，卽其一事，餘可推而知也。泣治未幾，官

府日益無事乃大興學校以淑多士三皇有廟而無田以祭則穀俸
貴倡眾爲置田若干畝部使者舉公六事俱備政績最於諸州擢同
知湖州路總管府事進五官爲亞中大夫未上俄感未疾閱數日疾
稍間語諸子曰吾去家數千里而宦游於大江之南屢欲展省先世
已隨竟不可得吾百歲後汝曹宜卽吾僑居之所爲卜地以葬庶他
日便於祭享也無何疾復作遂以至正六年閏十月三日終于平江
之寓舍享年六十有二公娶程氏河東山西道都元帥授急戰之孫
女前八年卒追封清河郡君繼狄氏平江路總管致仕某之女封清
河郡君子男六人長中用公恩授從仕郎建昌路南城縣丞次肅次
恭次教習程氏出次溥化次口口口口女二人長適浙東道宣慰司都
元帥府譯史董德次早卒孫男一人女一人俱幼公天性孝悌尤篤
於教子金夫人年踰八袞身愈康強事無巨細皆稟命而行初度之
且必擊鮮擣珍集僚友親朋稱觴爲壽盡歡而止異母弟光嗣以鞏
昌都總帥府知事乞休致中書擬授承務郎奉元路同知寧州事未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九夢 遷 慶

命而卒公哀悼不已視其子震如己子焉中等遵治命以七年正月
三日奉公暨程夫人之柩合葬于吳縣安寧鄉萬安山之東而以書
來徵銘始公督運清泉予亦備員石堰休暇輒相過從以相勞苦已
而予先受代去及公守海寧予適承乏儒司因得見公道問闊公少
入歲予以早衰不俟引年預乞謝事而歸公方嚮用不謂遽先我而
逝其何忍執筆而銘諸雖然不可無以抒吾哀而塞其孤之請也銘
曰

天之降材有萬不齊孰完於公無適不宜碎曹猥局視險若夷從事
獨賢退食委蛇晚專一城年未及衰恢恢游刃厥間四馳日遠方敢
遽止於斯公材則多卒不大施垂休委社嗣人之貽承之匪易勗以
銘詩

雅州知州錢公墓誌銘

公諱文煜字光遠姓錢氏吳越忠獻王之若干世日進由嘉興徙無
錫又三世日梓乃定居新安谿上其子曰宗起於公爲高祖曾祖諱

成祖諱志寧父諱裕以質直好義稱國兵取常州元帥府授以官避
不就晚受知于翰林學士承旨覃懷許公其卒也許公爲表其墓而
銘之母陸氏有子四人公其適長也幼警悟不習爲童兒之戲稍長
率諸弟佐其父以儉薄致充裕父歿分財均不以適庶爲別治喪能
求賢有禮者相其事內盡其心而人不以爲過於戚外盡其物而人
不以爲傷於侈送客數郡畢至皆歎息焉公爲人精悍有膽略臨事
無所回撓人有急難赴之恐後有餘粟樂以振人之窮貸則減其急
糶則損其直病與藥寒與衣以爲常歲饑則爲粥濟餓者爲糗餌給
流移者其殍死者則出錢募人昇致屏處聚而瘞之平居涉獵書傳
善論古今事當否成敗幾微曲折如指諸掌或有所詢謀援引裁決
言必中的與人語恆依於禮法族姻里黨有忿抑不能平則隨事直
之無不厭服而去然不善自表褻恂恂卑讓未始以辭色加人故尤
爲人所愛重公卿大臣咸知其材許公初由中司位丞弼招之至輦
下將署以右職公曰所不遠千里而來者爲知己耳仕非吾本志也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十身 遷 慶

辭歸未幾許公卒欲用力薦于朝以爲承事郎知雅州雅州於蜀
爲極邊而居西南夷之衝號爲要地郡符殊不輕畀命下人以爲榮
而公訖辭不赴自是杜門謝所還往暇日則徜徉山水間優游以自
適屬疾僅一日卽夷然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八年正月三十日卒於
今至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以四年十二月某日葬
于其州開化鄉軍帳山南塢之兌岡距先塋三百步而近娶李氏先
十有九年卒合葬焉子男七人長師顏克承其家者也次師曾蚤卒
次師中温州路蒙古字學正次某田州路蒙古字學教授次師正次
師義次師禮女三人壻曰吳旻曹大亨葉宗亨孫男八人女五人曾
孫男一人女一人公葬後三年是爲至正元年師中以嘉興縣尹虞
君志道之書來曰志道與公同里閭而公之女弟實歸于孫知公爲
最深謹具其世出行事卒葬之歲月如右幸序而銘諸潛竊觀世所
謂砥行立名之士未嘗不欲忘貴遺富至誘以高位重餌而不失其
所守者鮮矣公爲善而不近名視尊官厚祿若不足以動其意其賢

於人哉雖成虞君之言銘固不可辭也銘曰

錢故王侯世有顯人後隱弗仕遠處土君公初起家真二千石有而不居俯仰其迹泊焉以休匪佚吾私視我停蓄及所設施積善在躬惟家之慶用之鄉人是亦為政乘化而終不亡者在有豐其委其承誥說五品之石龜趺螭首薦茲刻辭式示永久

汴梁稻田提舉周公墓誌銘

須臾以休致之餘承乏詞林周君伯琦適自七閩憲府召還擢居次對綠僚友之契以狀屬予銘其從父提舉公之墓誼不得辭按狀公諱應星字辰翁姓周氏上世由鄭徙廬陵又徙饒州鄱陽縣之板橋里仕宋以儒起家會祖考諱邦采迪功郎祖考諱灼鄉貢進士考諱暨宣教郎宣教公之弟諱屋入皇朝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鄱陽縣子公所生父也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次饒州饒之守臣執節以死民無所依翰林公學家逾城而出以自保公甫七歲倉猝之際為選兵所得亟出懷中銀格賂之既以自免又能跡翰林公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七 夢 遷 慶

所在匍匐就侍舉家異焉稍長樸茂恬靜不妄言笑屹如成人讀書務通大義工於竿槓而善心計宣教公夫婦歿於鋒鏑而無子公兄弟四人次居第二翰林公命為之後公承其家而脩其祝事唯謹比弱冠翰林公年已七表伯兄又多病家事皆身任之翰林公喜賓客好施與當江南新附之初官府征歛繁雜公入奉嚴親不違其志出膺門戶無失其節人稱為能翰林公捐館未幾而伯兄亦卒公於喪葬各盡其禮每謂人生出處自有定分兄弟皆父母遺體苟有能顯其親者何必出於己乎服闋後二弟並游京師公獨留綜家務凡十餘年使二弟無後顧而卒成其官業者公之力也由是公之孝友聞于一時延祐某年用徽政大臣薦授汴梁稻田提舉辭不赴公既遺榮弗居日從事乎生產作業家益以充自處甚約而宗族鄉黨以困乏有請者必使滿其所欲稱貸而不能償者一無所問挾方技數術而來謁者無虛日平居好治屋室園池樹橘數百株時與士友相羊其間因自號橘中居士閩里少年或恃氣以陵之忍不與較人望而

知為善人長者至正二年九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都昌縣某鄉之黃荆山公初娶方氏繼江氏子男三人自誠伯強伯明文三人適張汝楫朱業黃文紀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二弟仲日應奎早備宿衛終於饒州路總管府治中季日應極由東宮說書歷翰林集賢兩院待制丐外卒官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累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鄱陽郡侯伯琦其子也今為亞中大夫崇文少監同檢校書籍事兼經筵參贊官云銘曰

原正之路人所同歸苟非其招吾行遲遲前人之遺其積孔有難進易退買用弗售雨露所濡花萼聯輝尙慰子懷風木之悲有隕自天下賁幽室榮耀實多奚必我出惟示後人鑒觀于茲克博乃心勿替引之

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七 夢 遷 慶

材武取貴仕入國朝仕益顯最號鉅族今以古籍為嘉興人君諱樞字伯機贈中憲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春之曾孫福建道安撫使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發之孫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梓之第二子母陸氏所生母徐氏陸以封徐以贈並為弘農郡夫人徐夫人溫之宦家女先君甫數歲而歿陸夫人撫君不啻如己出君幼警敏長而喜學一不以他嗜好接于心目刮摩豪習謹厚自將未嘗有綺紈子弟態其處家雖米鹽細務皆有法僕隸輩無敢以其年少而易之諸公貴人多稱其能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孫答刺罕如其請奏授君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登陸處日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糗糧物器之須一出於君不以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

琥珀蒲萄酒蕃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見宸慶殿而退方
議旌擢以酬其勞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歸至大二年也
閱七寒暑疾乃間尋丁陸夫人憂家食者二十載益練達於世故絕
圭角破崖岸因自號默默道人奉定四年始用薦者起家爲昭信校
尉常熟江陰等處海運副千戶居官以廉介稱被省檄給慶紹溫台
漕輓之直力刻宿蠹培尅之弊絕無所容天歷二年部運抵直沽倉
適疾復作在告滿百日歸就醫于杭之私廨疾愈劇不可爲俄陞松
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命下君已卒至順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
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劉氏南渡名將太師鄭王光世之裔前四年
卒贈嘉興縣君初君有三子俱未齒而天奉父命以弟之子元德爲
之子後乃有子曰元誠君卒時元誠生二年矣元德下以元統二年
正月某日襄耐事于泊櫓山先塋東百步與嘉興縣君兆合君從父
兄朝列大夫同知集慶路總管府事清孫實誌其壙而墓道之石未
有所刻元德以狀來謁銘乃序而銘之序所不能悉者誌文可互見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三 步 選 慶

也君平生所賦詩有遺藁藏於家銘曰

弗私于佚維時之逢弗疚于用維才之通有仇其門堂構則崇其播
其穫乃裔不豐尙其嗣人勿替益隆琢石以埃表茲幽宮

上都新軍管軍千戶夾谷公墓誌銘

公姓夾谷氏諱明安答而別名思齊字齊卿其先當金之季年奮迹
行陣靡有定居由大同徙南陽之郊縣又徙真定而占籍於趙州後
復爲郊縣人曾大父諱留乞受知太宗皇帝入覲于西京以萬戶奉
詔僉軍彰德諸郡得八千人隸麾下數立戰功尋出戍隨州以隨州
孤絕餽餉弗繼移駐郊縣剪荆棘立城堡規模粗具俄遷戍潁州出
奇禦敵人賴以安從攻安豐壽春無爲親冒矢石一無所憚世祖皇
帝嗣登太寶召入扈從賜璽書俾持以宣諭有能率眾來歸者當酬
以爵祿欽承上旨輸忠效勤績用彌著用丞相史忠武王薦特降金
符授蓋州三項合不哥民戶達魯花赤改知蓋州換金虎符歷蓋州
平灤淄萊三路總管終於淄萊積階昭勇大將軍大父諱唐兀以材

自見於憲宗皇帝時從攻鄂州還戍潁州建世祖皇帝命將出師大
舉南伐復預在行旣渡江取鄂又北牧司空山野人原天堂諸山寨
計功行賞授武略將軍上都等路新軍萬戶府管軍千戶從其萬戶
分鎮杭州卒於官父諱滿以忠翊校尉襲管軍千戶職沒贈武略將
軍飛騎尉追封范陽縣男母胡氏鄭氏俱追封范陽縣君用覃恩也
公鄭氏出幼有異質娟秀慧朗可愛稍長習尙文雅雖在營壘問容
止進退儼如承平闊閱子弟然儻尙氣不爲崖岸與人無宿諾有
過必面折不少貸有德必報聞其急必勇赴之由是四方豪儁之士
多樂與之交平居無事習韜略之書不敢輒廢或獵于近郊射則中
禽則獲歸而祖割以奉甘旨克盡其歡父歿當嗣襲捧薦積京師公
卿大臣奇其器識不以武人子遇之被命以忠翊校尉爲管軍千戶
覃恩進忠顯校尉公事主帥以恭待同僚以和遇卒伍以嚴各適其
宜閱武之際於眾中獨美風姿光采照人橐鞬帕首馳驟捷出列校
咸指目焉其治家內外截然無嗜嗜之失歸自京師生事稍落以勤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西 步 選 慶

儉率先家人樹藝畜以貨殖皆井井有條致養於偏親惟所須而具
闔門食指數百無不充足闢故廬使極高爽日與賓客徜徉其中愛
其弟思齊尤篤同居三十年不忍使遠去弟有子已成入乃處以錢
唐西鄉別業凡先世故物悉推與之公在官既久一日語諸子曰吾
荷國家之寵靈保祖父之遺緒未能圖報萬一爾曹有以成吾志而
依吾老使得優游卒歲不亦可乎即日移文丐退主帥及同僚挽留
不可則上其事于行中書省以聞于朝乃俾其長子瑛襲見職浙西
部使者交章舉公年未及謝材幹膂力皆有過人宜別加陞擢公悉
辭避焉居三歲以子衍早世傷悼不已因致微疾卽却藥弗御沐浴
更衣而逝公生於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甲申十一月
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娶史氏忠武王之孫元氏縣尹某之女封范陽
縣君子男四人長卽瑛今爲忠翊校尉管軍千戶次琦用淄萊府君
廕當得官未調次卽琦先公一月卒次璋女三人長適承新州知州
李公之子煥次許適管軍千戶趙嗣宗次許適錦州知州王公之子

某孫男二人尙幼公大父之殯久在郡縣而父母俱歿于杭將扶護而往以昭穆序葬顯職守有嚴懼展省之弗時乃買地於錢唐之東馬廳遺子琦迎大父之喪與父母同兆域以葬且築室爲歲時饋祀之所公卒之月二十有三日瑛等遂奉柩附葬其右遵治命也初范陽府君當四海合一之後田里又安邊鄙不聳得以暇日與先生長者游讀書手不釋卷公耳濡目染益自力於學延師教子各專一經諸子欲稍出所長以售於有司公止之曰爾曹甫向學遽與寒賤角其勝負寧不自揆乎於是諸子愈自激勵文采彬彬士林稱焉公既葬瑛等以狀來謁銘乃庶狀所述序而銘之曰

天造草昧必資羣雄四方砥平士無佞功繫公之先生逢興運兩世一時懷材並奮再傳及公際茲文明分符列鎮坐嘯名城蹈詠泰和歎騰組練圖書左右嘉賓衍衍教行于家承之有人蔚乎豹變遂振於文賈勇專場禮備儒服公曰毋庸家有世祿印龜在箱未老而傳長歌擊缶以終天年兆啟新阡有封若斧公其無憾歸形此土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墓誌銘

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墓誌銘

故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以至元庚寅八月二十四日卒于宣城之寓舍享年六十有八即宣城郭外西南岡下治地以葬而府君元配劉氏前十四年卒安厝開州已久繼室張氏後二十有五年卒尙旅殯于揚州至元後丁丑府君之子大有始並遷其柩合葬于府君之墓自爲文刻石以誌焉初大有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援著令乞推恩其父母贈府君承務郎大名路同知滑州事大有張氏出也故張氏與府君同被命爲恭人及大有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而劉氏恭人之命亦下大有既陞五品乃加府君以今官階勳爵而劉氏張氏並追封白馬縣君大有使來諭于滑曰誌所以昭世系謹歲月已納諸幽堂惟是先人勛躬樹德以承其先以啟其後者宜有辭揭于墓之原以示子孫願猶闕焉敢以爲請按王氏之先實金之宗室完顏氏世居磁州有

詩遠名爲金統軍使府君之父也自統軍而上遭亂失其譜莫得而詳府君諱思孝字移忠幼警悟年方羈軛脫身兵間東至大名居閑之濮陽乃易姓王氏子孫至今因之稍長喜讀書能屬文自處甚簡薄是時國家新取中原海宇未一殊無仕進意泊天下既平朝野無事可以出而仕而府君則既老矣惟資其子使爲學庶幾他日能自振拔而大用首以材見推擇尋入江東按察司爲書吏廉訪司立更留以爲奏差府君委蛇就養久之乃以壽終府君有子男四人長即大用次珪次大有也今爲奉議大夫廬州路六安州知州兼勸農事欠大慶女一人婿曰會稽縣主簿郭郁孫男九人輔輓輅輅輅某某某輔福宣慰司元帥府令史轍江東廉訪司書吏女五人適湖南宣慰司經歷秦從政紹興路司吏馬良中興蒙古字學正李三德餘未行於是大用珪大慶輔輅俱已卒咸從葬焉蓋金之將亡大家貴族違親戚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泯沒無聞者多矣府君既有以自全而不墜其宗又能教其子至於成立以備官使晚乃卒食其報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五

墓誌銘

豈偶然哉矧今大有歷官所至有聲其在湖北平反辰沅常澗諸死獄人尤以爲明允臺府屢薦稱之其顯融未艾府君之宜見褒崇者不止若今所書而已雖不克親於其身指諸事業平生之氣尙何憾乎序而銘之俾後世知完顏氏之爲王氏王氏之在宣城皆始於府君也銘曰

完顏之支別爲王氏遠迹于南由府君始惟時府君有韜弗施一其初終靡間險夷保厥嗣人使有祿位馳恩所加草木衣被其升在上神遊故墟降形在下兆茲坤隅中爲同穴昭穆左右勒辭紀實式示爾後

管軍下百戶贈敦武校尉孫君墓誌銘
君諱政其先河間人徙德州之德平祖斌當國家肇造之初知金將亡挺身來歸于皇太弟從白答里罕取濱棣等州由德州軍民鎮撫佩金符充其州防禦使兼管濱棣軍民尋易金虎符陞都元帥久之例解所佩虎符用白答里罕奏被上命換朝列大夫仍任防禦使兼

德州管軍元帥德既隸東平行臺嚴公強以爲德平安德兩縣令居
數歲乃謝去父顯始占軍籍署管軍正百戶從其萬戶軍斷縣調屬
他將從掠涿州擊襄陽破安豐遠守揚州復從攻字羅湖蘆蕪寨孟
家洲司空山皆有功所獲關隘一拔其大將其二其擊襄陽也太尉
河南王實爲征南都元帥屢獎異焉後遷戍杭州遂致其事行中書
省以便宜俾君襲父職從其萬戶府達魯花赤討叛賊於建寧之政
和與賊相拒分水嶺擊走之追至石門赤山賊勢益張君直前與之
鏖戰奪斬馬刀二移鎮慶元有司驗其所管軍定爲下百戶至元二
十六年奉勅爲真階進義副尉復從討叛賊於台之寧海至奉化與
賊遇俘其七人得鎧仗十有四賊眾夜來劫營君急擊之得鎧仗十
乘勝逐北至寧海生擒其僞國師等四人以前在政和感瘴氣成目
疾去官大德五年七月也至治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卒于家享年六
十有一其月二十四日葬基山鄉用草恩贈敦武校尉妻侯氏贈宜
人子男三長毅以世襲爲管軍下百戶次衡次某已卒女五長通管

黃學北文集卷三十五

十一
庚

軍百戶高某次適李某次適國子生鎖住次適高某次適管軍百戶
張某孫男二文禮文義女四俱未行毅之外舅深州使君劉公潛父
執也故深州之子貞爲之求銘其墓惟孫氏自防禦公際風雲之會
以功名自致君父子又皆親冒矢石以著其勞餘澤所被未有止也
不可無使後人知木木本源之自輒因銘君推及其先世而併誌之

銘曰

孫氏之先世有伐功匪由門地而致顯融賞延于君復以材奮被堅
執銳再履行陣君之所試泰山毫芒鸞鳳在郊鷹隼莫揚爾子爾孫
垂紳正笏砥此石章永永無忽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晉易劉耳校正

贈文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許公墓誌銘

前進士許廣大為武義之明年以內艱去銜哀致辭於予曰昔吾父之棄諸孤也廣大年甫十有七後八年乃以非才叨綴末第獲備官使又十有四年始用例贈吾父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封吾母宜人廣大祇奉命書將以告于墓下且求時之文人勒諸貞石以昭先德而修上恩詎謂吉凶同域吾母遽以疾不起風木之悲罔極奈何忍未卽死以終大事願推述吾父政履儲祉源流之所自及吾母為之扶助者合而銘之惟許氏遠有世序其占籍台州路之天台縣莫詳所以徙提舉公諱嗣字繼可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俱弗仕自曾大父時以子孫取盛俾人專一經故許氏明經者代不乏人提學公少受尚書而於諸經無不通然未嘗資以事進取為名譽朝益暮習皆為己之學其為人純慤靜重不妄言笑動以禮自持父喪哀毀骨立衰麻之制哭踊之節必求合於古諸弟尚幼撫育訓誨至于成人而授之以室先世所遺貨產惟其所用無斬實祭百須及門戶事悉身任之諸弟咸感化而父事焉其教子尤篤延師必一時名人躬承事之如弟子禮寢疾病之前三月預為詩示廣大詩僅百四十字言而處已接物之道靡所不該廣大佩服不敢忘訖能有所樹立擢元統元年進士第調昌國州判官以選入行宣政院為掾史用資格序遷而來武義居亡何百廢具舉刑清訟簡民安其業受知上官見謂廉能皆提學公之教而宜人相之也宜人張氏同邑宦族提學公之歿率諸子奉窀穸惟謹事舅姑以孝治家勤儉而有法待宗黨恩意甚至遇貧乏必周之諸子既蚤失所怙宜人遵遺訓戒勵之尤切廣大在武義迎致宜人就養每晨出必告之曰臨事貴詳審不可奪於私喜怒莫歸則詢于僕隸有少不厭其意輒戚戚不樂前是武義數有水患謀作隄以捍之而或者憚其勞費先聖廟及學舍屢徙而多未完欲繕治崇飾之而或者以為非所急廣大慨然以為己任宜

黃學士集卷三十六

一

墓誌

人曰德惠未施於人而並與土木之役得無為民病乎後知廣大以身先之而人樂趨事乃喜其賢有識如此談者多謂提學公雖老於山林而馳思所及在其身後一門之內死哀生榮可以無憾矣予竊觀其示廣大詩有曰金馬誇豪貴吾謂非世傑惟能師古道乃與禽獸別然則穹官峻爵固非其所慕惟後之人能以斯道自任以古入自期乃其所望也廣大既有以成其志曷可無一言以慰之於泉下乎提學公卒於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以其年十二月某日附葬于某鄉龍山八世祖墓次宜人卒於至正六年七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三人長即廣大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兼勸農事次彌大喪明而卒次小戊方業儒女一人適趙景良先卒孫男一人益浩女五人提學公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名之曰得靜齋集潘嘗序其篇端以為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實而不近乎俚茲故弗論獨序其平生大概而銘之銘曰許出太岳古之封君後以國氏世多顯人公居盛時乃不有聞在不以施藏器於身爰有淑德媿于名門克生材彥孔敏而文惟君子使有社有民馮澤寶豐水必有源逝者如斯不亡者存龍光下賁耀於無垠公侯之復在爾子孫龍山之原歸焉上墳木則已拱合附惟新歸歟同穴表以貞珉

黃學士集卷三十六

二

墓誌

贈從仕郎某官陳府君墓誌銘

至正八年秋故贈從仕郎某官陳府君宜人張氏以其子文杰官七品並膺贈典於是府君之歿三十有六年宜人之歿十有一年矣文杰使以狀來曰先人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辭文杰自惟無所自似非敢效昔人之有所待茲幸昭被上恩賁于泉壤皆先人積累所自致又非敢竊以為功也惟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者不宜無述敢奉狀以請願畀之銘按狀府君諱某字某世居常之晉陵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業儒至府君乃以醫名家府君於書無不涉獵病時人溺於場屋之文絕去弗為嘗慨然曰仕將行吾志以及物也而不可必得幸而得之又未可必行吾志可以及物而又得以必行吾志者

惟醫乎乃求良醫而師事之洞究其術人以疾來告不憚風雨寒暑
 囊藥以往或有以報之輒謝曰吾志不在是也府君性純篤甫十歲
 父母相繼亡毀瘠如成人墓在永升西鄉去家六十里廬其旁而朝
 暮上食事之如生至元十三年國朝取宋之兵至常州府君挈家避
 地姑蘇中途與兵遇兄姊妹及從弟四人俱為所虜府君傾家貨求
 得之同居三十年恩義無少替常州已降而復為宋守主將怒屠其
 城府君母族妻族及其師之家皆無遺類府君還哭之日吾恨不得
 與俱死也歲以城陷之日為位于別室以祭焉永升冢舍毀於兵鄉
 人或據其故址而犁為田府君不與校惟日夜至其處號泣而已有
 憐而問其故者愀然曰吾親託體魄於此吾不孝無以動人而使至
 是敢不自咎乎其人聞而愧悔乃以地來歸府君酬以錢比常直三
 倍復為屋其上而墾田以給饋祀不廢府君家居尚儉素所服准布
 衣出入無輿馬或勸稍廣其田宅以為子孫計輒應曰古人謂賢而
 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吾固不欲損其智况忍益其過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六

三

故府君生於宋淳祐二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今皇慶二年七月二十
 有九日享年七十有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安定西鄉之姚墅張
 宜人有淑德後二十有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文照次即文杰
 今為從仕郎池州路東流縣尹女二人適鄭天錫鄒通德孫男二人
 在屋女若干人一適湖州路南潯鎮巡檢夏某餘未行予觀府君平
 生志在澤物及遭值變故又能以義赴禮而處之各盡其道終於隱
 約而以子貴成身後之名豈非所謂積善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
 孫者歟文杰方以材見用於時所以追榮其親者未見其止姑以其
 所已至者敘之如此銘曰
 身之不達志則已施時之孔艱義有必為自其族姻逮于師友德之
 在人所積已厚擇術也良及物也深擁其餘祉被于來今荷天之休
 流光未艾尚不一書以謹登載

廣福司提舉封奉訓大夫太和州知州周公墓誌銘

公姓周氏諱方平系出吳偏將軍瑜瑜子都鄉侯胤失侯而徙廬陵

廬陵今為吉安路吉安之有周氏自胤始有仕隋為會稽太守者曰
 汾翁仲煬帝屏宜春久之復還廬陵後五世乃自廬陵之烏東遷泥
 田又九世當宋元符崇寧間有與中書舍人劉公才邵並游太學者
 曰諤楊文節公慕其遺風而為之追賦浩齋者也浩齋子遂良是為
 公之高祖曾大父諱叔度大父諱椿年當江南臣附之初事會稽韓
 強家大俠來時恣橫獨能以儒生為狂瀾之砥柱公私咸賴焉父諱
 琦母楊氏公其長子也功從名師教以先函養而進於義理之學壯
 歲嬰家務以幹蠱自任凡稅賦徭役田廬貲聚小大眾事無不身親
 之稍閒則延名勝之士與居與游由是聲譽日廣仁宗時駙馬都尉
 潘陽王嗣主高麗國事署公為本國西海道勸課農使公幡然曰方
 今車書大同朝廷以高麗望國俾得自除吏此豈非仕國乎既至京
 師忽慨然曰吾親老矣不可遠涉鯨波重貽膝下之憂竟辭不赴居
 數歲用薦者得旨以公為廣福監丞比出命先令供職時方立重名
 爵之法上以廣福所掌摹造梵典為東朝集福之所特命勿拘此制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六

四

尋復有旨周方平儒者其速授以命書諸人無得援以為比公感上
 恩而恪恭所事及監改為司留公為提舉公履勉就職旋即辭歸奉
 定元年也公在京師十餘年尊官顯人若程文憲趙文敏諸公皆略
 名位與交公初未嘗有所攀援以求進也既歸遂不復出里有操筌
 族人列居兩旁乃因面勢治亭臺作新樓榜曰雲泉優游家林二十
 餘年將終諸子咸侍受所欲言公日子孫以和順相保家事從叔父
 則吾無憾矣以至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五明年九
 月二十四日葬于新淦州揚名鄉石洞之原公性孝友割田畀龍雲
 山僧以奉祖考忌辰敬承先志敘次家譜聚族居泥田者千餘家散
 處他郡者倍是尊卑遠近無敢紊者鄉鄰有艱厄必周給之公初以
 子九鼎貴封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暨加封奉訓大夫吉安
 路太和州知州飛騎尉永豐縣男已不及受練祥之日命適下哀榮
 兼至焉夫人李氏唐西平王晟之後亦自宜春來徙與公家為世姻
 夫人善綜理家事公父子無內顧之慮而得以成其官業者夫人之

助也夫人初封宜人加封永豐縣君以至正六年二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十二月某日附葬于其鄉赤石潭先墓之次子男七人長神永順安撫司蒙古字教授次緒皆前卒次即九鼎以村受知丞相韓文忠王補宗仁蒙古衛儒學教授今以累遷爲奉訓大夫婺州路總管府判官次茂次厚次復次總宜女四人適曾嵩李繼善李晚李傑孫男九人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公年七十而舉子三十九而抱孫未六十而曾孫生歲時家慶甥孫中外說說在列人以爲積善之報九鼎至娶而潛方以老不任事得謝而歸書來俾銘公墓潛幸獲受屢爲氓安敢以衰朽荒落辭謹以公族孫鄉貢進士聞孫之狀序次如右而銘之銘曰

周顯於吳以奇材稱遙遙千載乃用文鳴垂芳四葉學優不仕逢時奮興自公兄弟人皆好徑公避弗趨天語褒嘉命之曰儒公方退讓仕不擇祿時止則止返吾初服碧溪冷泠飛雲湧泉俯仰自得踰二十年榮光下賁由公有子揚名之鄉公其寧只

黃學十文集卷三十六

五步 遷 慶

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葉府君墓誌銘

君諱應咸字心可姓葉氏處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爲著族君十世祖襄自松陽徙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季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尤深於易有起進士至敷文閣待制者曰宏其伯兄也曾祖一鳴舉進士未第而卒祖正大登仕郎父天與仕皇朝爲美化書院山長秩滿當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潘氏宋秘書丞復之曾孫文君少有經濟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以造微非篤無以道遠乃發先世遺書朝誦暮習凡聖賢授受之奧古今治忽之幾至於儀章度數圖書歷象靡不研究山長公知其將適於用試使綜理家務外內脩飭日有餘暇山長公正衣冠坐堂上子孫環列左右俾君援引經傳典故參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隆寒暑不廢前史官鄭陶孫以子壻銘登仕公之墓稱君通朗秀潤詳雅善幹蠱人以爲無媿辭科舉初行有司以君充賦試不合以親老不復入場屋專意色養甘旨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飲他所遇時新之物未薦於祖未

進於親者則不敢嘗子弟守以爲法天歷戊辰山長公卒既祥禫益不出築室萊山之西扁曰肖堂蓋山長公自號則堂君示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日即母之諱辰每至其日必變服號慟如初喪子孫無敢言稱壽者始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氏鞠育之及長事之如母奉繼母王氏曲盡孝敬撫諸弟有恩教子有法第三子琛爲通政院宣使至順辛未以公事自上京至江浙行省便道省侍君日父子天性也五年一見面豈不願爲旬日之留然簡書有程小子初仕不可不戒抵家之日即命遍謁先墓信宿遂行且告之曰能愈加廉謹以自持則可再見我如今日矣琛去又五年未及再見而君以至元乙亥四月庚申卒於家得年五十有二臨終以山長公墓石未刻屬諸子緒成之語不及其他又明年丁丑十二月壬辰葬于某鄉岑原之清風臺去家五里而近娶同邑湯氏雋都縣尹垓之女有婦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珂蚤卒次玘後君五年卒次即琛別名伯顏由歙縣丞辟行中書省掾史考滿

黃學十文集卷三十六

六步 遷 慶

而遭君之喪服除乃得調今爲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壻曰湯奎何達孫男六人女三人曾孫男三人君所爲詩文有棲閑集一卷其言務去健羨而甘澹泊不事華藻以諧世好也琛官正七品法當封贈父母如其秩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爲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君配湯氏爲宜人其明年琛用治最受知憲府諉以覈田於吾婺之屬邑會予歸自京師乃奉君妹婿松江府儒學教授練晦孫之狀來謁銘狀稱君材可用世特以切於孝養寧隱不仕故所施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君蓋有得其旨矣惟夫知君之深是以言必以實而不苟過爲夸大可謂善敘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備著其語而作銘以系之銘曰
士之爲善令不與名期積久必發今名斯我隨君則有材今又有其時曷賈弗售今卒以不施安常處順兮乘化而歸儲祉實多兮嗣人之貽寵靈所加兮長世光輝樹此碑板兮昭以刻辭
贈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趙府君墓誌銘

今天子至正二年肇修祖宗故事肆命有司復用科目收天下士於是趙生由欽首以國子上舍爲左榜釋褐第一循舊制授七品官因得請于朝贈其父教授府君爲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曩予忝備員學官與由欽有斯父之雅故由欽求爲銘以表于墓隧予不得辭府君諱孟賚字仲良姓趙氏其先宋之宗室世爲汴人自燕恭懿王六世至宗正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子英始不緣屬籍而以材自奮擢宣和某年第嘗爲台州黃巖縣丞遭靖康之變遂家焉人卽其所居以爲稱曰西橋趙氏宗卿生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伯洙則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師雍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贈容州觀察使大父諱希聖宣教郎史館校勘贈清遠軍節度使封吉國公父諱與口咸淳七年進士調鄂州州學教授仕皇朝至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諡文簡永國閣文康公復實誌其墓母史氏贈某郡夫人府君性醇慈幼侍文簡公至京師焮然如成人稍長讀書務博覽強記而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七 墓誌

明其大義不資以爲辭章時新製蒙古文字頒行未久鮮有能通之者府君一見曰此聲音之學耳試習之輒精其藝用薦者授温州路蒙古字學教授非其志也文簡公欲使涉歷於政事姑遣之官府君拜辭怵惕不忍遽離左右到官數月忽若有動於中卽日解印綬還侍旁文簡公果屬疾府君晝夜奉湯藥無少懈疾竟不可爲遂薨貧無以具喪事賴朝廷賜賻給驛乃兄返葬府君平居事母孝母畏雷焚香侍立終日不去歲時祭祀以禮治家處置有法盛暑必冠言無諸諛由是子弟未嘗敢有惰容褻語待賓客樂爲之傾盡與人交以誠有持物來售者給以高價如數酬之其人深自媿悔後不敢復爲欺鄰家僞爲契券據所賃隙地而有之終弗與校人服其長者紛爭不決多求質焉或遣子弟來見必戒飭使敬謹無失皆嚴憚之娶范氏順德唐山人僉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事范公震之女封宜人婦道母儀見稱於宗黨子男四人長由鑑紹興路儒學錄次由銳次卽由欽初補從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秩滿改調汝寧府頰上縣尹次

由鑰孫男五人宜浚宜汝宜琢宜洋宜瀝女三人宜淑適同郡吳明遠宜潤宜汜府君嘗與宜人往省范公於鎮江因留居焉重紀至元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寓享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權厝於丹徒縣崇德鄉之釜頂山初世祖皇帝既定江南有以文簡公名上聞者召至上京奏對稱旨卽以爲翰林待制尋陞直學士進侍講學士數陳讜論深契上衷眷遇益厚特命官其一子府君兄弟三人文簡公之歿也伯兄孟實既有官序遺澤次當屬府君輒以讓其季弟孟貫服除調漳州路蒙古字學教授亦不赴浮湛里開二十餘年而終伯兄後累遷朝列大夫廣海鹽課都提舉季弟今以通議大夫祕書卿致仕獨府君仕而弗顯乃以子貴卒享身後之榮由欽方妙年而進用於時賜恩所及未見其止談者率謂此造物乘除理所必至其果然耶夫理之在天固不易知觀其善讓而能廉蓋有合乎人道之好謙君子之有終者不可使後之人無述焉此子所以不辭而爲之銘也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六

八 墓誌

有豐其積推而弗食有夷其涂卻而弗趨惟天所畀克平其施一本而分既參以均其委其源有考茲文曰公侯之子孫

山齋喻君墓誌銘

山齋喻君諱高字仲明其先由杭之富陽徙婺之義烏義烏多官族而莫盛於喻氏宋南渡後六十年間第進士者六人有兄弟自爲同年者以特科及世賞入官者十有二人升于學貢于鄉于漕者又不預焉君之曾大父諱南強承直郎處州路縉雲縣丞大父諱厚祖未仕而卒父諱夢炎登仕郎本慶元己未進士朝奉郎賜緋魚袋致仕偏之孫縉雲府君命爲大父後與兄綱俱以有官就試于漕闈綱試兩浙不利登仕府君試江東爲周禮第一當上春官而不欲先其兄後三歲綱領鄉薦乃與之俱行道病卒綱泣曰吾弟所以以不蚤自振者以吾故也今吾弟已矣吾尙忍由科第取祿仕耶遂不復踐場屋而用應神官母浦江石氏通判泉州南外大宗正丞範之孫女有子二人長曰京次曰魏早卒君最幼江南新附母於干戈未定之際

嘗藏白金千兩京適出君取而用之京歸母語其故京曰兄弟一體也弟之有卽兄之有何較焉母因以他所藏白金千二百兩均遺之君請悉歸于京而京復推以與君兄弟交讓者累日京僅取其百兩君亦不敢過取從叔祖長林尉死無以飲其家以絲來質錢有金釵從絲中墜地左右匿不以告君適窺見亟白于母而歸于叔祖母彼初不知絲中有所藏也君五歲而孤依母兄以立母兄相繼歿殯俱在堂而台之巨寇竊發于鄰邑家人皆走避君獨徬徨不忍去欲金帛冥兩柩間寇至舉以昇之曰吾不吝其所有而不愛其死者觀全吾母兄之柩耳寇哀其情而弗受柩亦賴以完妹病瘡君撫育四甥如己子母有金釵爲甥持去君輒以他金釵進曰在是矣竟不責其甥亦不以語人妹及其夫死皆爲其棺衾而窆焉妻兄李石通判廬州拉君至官下石攝帥事有卒去數日而負其母以來當以軍法從事卒訴曰母老且病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君偶在側泫然流涕曰吾亦有母老矣舍母弗養而遠游於數千里外曾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六

九 夢 遷 慶

若若一卒之孝乎君獨不見韓魏公之事乎石感君言而貸之軍中大悅君亦卽日以母老辭歸石莫能留也君爲人莊重而坦夷持身處家待人接物務各盡其道蚤年師事東陽樓先生雖老不親學歲必再迎致而厚禮之閱二十年如一日君既耄而三子無在者安於天命處順自適而已性嗜飲而不過其量好奕碁而不以勝負爲意平居澹然無營而喜談農務所居山齋大書聖賢格言于座右尤愛誦邵堯夫詩間有所賦詠直寫其胸中之趣而不雕飾以求工亦不以示人也年八十有四以泰定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家臨終神色不變謂親友曰窮達禍福自有定分語訖而逝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崇德鄉繡湖西距家二十步而近君所自卜也娶湖之德清李氏觀文殿學士忠愍公若水世孫女先四十八年卒葬洪州塘山再娶同邑賈氏先八年卒與君合葬焉子男三人長祺爲堂弟鑑後先三年死次祐爲兄京後先四年死次祐賈氏出先十三年死于京師今附葬君墓旁女一人適童祐知英德府必大之曾孫亦已

卒孫男一人密本君次男祐之子命爲祐後而聘外孫女童氏爲之婦會孫男一人瘡女一人君沒時密甫弱冠後二十有五年始克哀其遺事以告于潛而圖其不朽潛生於宋亡之後猶及見昔之故家人物其處而不出者類皆以時異事殊而有依隱玩世之心後生子習而不察謹厚之風日益以衰而君凝然居眾人之中未嘗有游言戲色竊敬慕焉今觀密所述庶幾乎古之卓行君子者始愧向之知君者未深也庸撮其可傳於後者序而銘之銘曰
清風喬木繡湖一曲生於此乎歌死於此乎哭所謂伊人其行也獨表以石章有轟其伏篆刻惟新不知夫草之旣宿

慈溪黃君墓誌銘

慈溪黃君卒于嘉興之寓舍其孤珍將返柩以葬來諗於潛曰葬宜有銘敢以爲請往者屬子銘吾母而子久未及爲幸牽聯書之潛之曾祖戶部公與君之大父宗卿府君同仕宋季夙有雅故而珍又與潛託文字交誼不得辭君諱正孫字長孺姓黃氏世爲明之慈溪縣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六

十 夢 遷 慶

人會大父諱一鶚以子貴贈奉議郎大父諱震擢寶祐丙辰進士第歷知撫州提舉江西浙東常平茶鹽其在江西又嘗提點刑獄終於宗正少卿積階朝奉大夫父諱祖勉蔭補將仕郎母林氏君生有美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未亡卽絕意於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仲父季父患難相從不異貨產逮今雍睦聲已藁嫁孤妹三人皇慶癸丑出遊西州玠負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吳君聞君父子名具幣馬迎致之君欣然弗拒遂止居焉君履行端粹爲學者所尊慕雅不喜記誦辭章之習文成無留藁晚自號尙綱翁以見其志云至正乙酉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屬續之夕戒其二子曰吾祖一剖州符三持使節泉麻葛越之衣菜茹魚鮭之食澹素終身日鈔等書今方盛行遺風餘祚彌久弗墜汝等善繼承之無忝爲清白吏子孫言畢而逝玠奉柩東還卜以某月某日葬定海縣靈緒鄉澤山之西阜從先塋也君夫人陳氏諱潤字汝玉同郡奉化人父著宗卿府君同年進士由太學博士知台州公年二十出爲贅婿居十

有七年乃歸夫人於夫婦之間相成以道執箕帚侍巾櫛無違禮治
絲繭縫衣裳無廢事士饋食共祭祀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勤致養于
姑得其懽心詩書語孟及女誡女則等篇皆能成誦玠方幼口授以
書程督嚴於外傳尤喜觀易所占多驗間作小詩亦有思致嘗爲二
子賦詩若干韻有關於倫紀可裨於治化學士大夫咸稱誦之君居
魏塘之明年玠卽奉夫人來就養以泰定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年六
十有三天歷戊辰九月某日歸葬奉化州剡源之三石子男二人長
卽玠次瑋文一人適戴幼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帥初先生之子也
孫男二人曾紹文女一人曾孫男一俊民惟宗卿府君以直道爲時
名臣而其學一本於躬行所著書不爲空言以相高公親傳家學不
自表襮而教其子玠克有成立遂以文名於一時世願罕有能知君
者銘不可以無作也銘曰

汲黯之直侃侃宗卿義方之訓聞孫是承戰兢自持以孝謹稱如萬
石君不言躬行學以爲己善不近名遠爾嗣人復用文鳴發潛闇幽

式鴻其聲惟石可久薦以茲銘

臨川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宗慶字可善其先自昇徙撫之南城後口其地置金谿
縣故又爲金谿人曾祖昇祖彥誠父公籍母王氏而君章氏出也君
幼孤從兄潛貢進士慶子撫而教之稍長能以勤儉持其家待人咸
有恩意時江南新附徭役無定法君周旋委曲悉得其宜人莫不善
其達於世故然性本疏直無鈎棘脂韋之態見阿媚取容者深惡焉
聞者莫敢愠有不說者亦弗顧也間嘗卜居先塋之旁晚復歸治故
廬而居之雖迫閭閻而有林壑之趣暇日從容園池問課家僮以樹
藝畜牧暮還呼子若孫聚語酒酣岸幘浩歌以自適君既老以家事
付其子而諸孫亦頗出頭角能以文學自見方將泊焉以休而遽以
疾不起至元三年十有一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三月壬寅
葬永和鄉之烏石崗娶余氏先十有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日
起蚤世次日隆孫男二人敘敏而敏以君治命爲日起後曾孫男二

人同問文三人子友危君素與君同里閭而有通家之好敘又受學
於危君而辱交於子奉其父命以危君所述來謁銘按舊文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六

士

世尊學士六集卷三十六

十三
生夕
是
庚

世尊學士六集卷三十六

十四
生夕
是
庚

祖也高祖諱祖尹贈承議郎會祖諱士龍淳祐辛丑右科進士以闕職歷知復賓廉雷四州積階武節郎其行治有吏部侍郎馮公夢得所爲墓誌祖諱逢辰考諱耆老並國子免解進士君以從子爲之後本生父頤老亦國子免解進士老吾母弟也君少敦朴不務矯飾稍長受學于名師制行益粹夷事親盡孝待族姻里黨有恩平居足跡不履官府雖門戶事一無所謁而於將迎之禮惟謹與物接不爲操切險刻恂恂寡言未始以聲色加人樵兒牧豎或犯之終不與校州里之人咸稱其長者元貞大德間用薦者補儒學官累遷處之石門洞書院山長俱以本生母老不赴母既歿喪裏故山絕意仕進木老花殘不復計偕惟知保其先廬而訓子孫扁所居曰肯堂以見其志至順三年十二月丙辰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王氏先七年卒子男三人長觀次成次興善蚤卒女三人適樓光大李異亨吳文耀孫男五人永文永慈永大永泰永恭女九人觀等卜以四年十一月某日奉柩葬明義鄉雷州使君墓西北十里青山之原遵治命也子與君家故爲世姻戚又子妹婿屬爲之銘不得辭初文林君筮仕尉鄞端明殿學士薛公叔似實任簿領其歿于浙漕父船官公已躋法從哀而銘其墓以長者稱焉馮公亦稱雷州長者木必有本水必有源由君之著稱於人者徵之家世之懿有自來哉序而銘諸匪予之私言也銘曰

古之長者倚萬石君名在史氏以孝謹聞惟君自持履水臨谷一鄉之評史所不錄展也厚德有本有源千載所悲驥尾青雲薦茲銘詩表厥封樹曰惟長者劉君之墓

明善書院山長姜公墓誌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六

七
夢
題
庚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六

六
夢
題
庚

鼎尚書陳公有數薦其材皆不報入皇朝遜迹弗仕自台徒杭又徙
鄞至君遂徙昌國其徙昌國也知州李侯某實迎致而俾五子師事
之昌國固雲海島嶼之尤質絕者也君不以所居所養易其素扁讀
書之室曰敬齋以自厲焉君卒以至順三年十二月乙丑享年七十
有一葬以元統二年二月某日墓在縣東隅即家與雙髻峯之南矣
唐氏子男四長即天禧次天祐次天裕早世次天祺女二適陶昱應
員孫男二女四銘曰
姜氏之先維師尚父煌煌家謀遠有系序于嗟乎君爲位則卑百世
之祀匪君之私君雖不逮君多孫子有隕自天將復其始爰建碑號
曰齊之美表茲海隅式告勿忘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既沒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太和乃以書來曰先君子之葬已久塚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太和最長而獨後死太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謹奉狀以請幸而昇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太和于其親能無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准為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准之子曰煦曰熙曰照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聞聞之子曰運運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于生業能使貲過其舊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冠服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傲象山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一 夢 選 虞

陸氏製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往往歎傷侶依山林投間竊發人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民人之食賴君以活者甚眾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君兄德珪抱君哭曰彼所役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廬于墓者再替兄子文嗣幼病僕不良于行鞠之逾于已子且為娶于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為之嗚咽不已君廣額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其聲效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忽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太和方效官使于鄱陽

亟歸則殆將屬續太和較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乃與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太和等適治命奉柩葬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聚黃氏子男四人長即太和某官次文泰文厚又次文轟文一人適嚴權孫男九人銳欽鑿鐘鉉

張善應洪廉洪蓮義烏王剛金華應龍韓觀其二許適洪亨東陽蔣再世繼承惟謹連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嗣及太和兄弟又能率羣子姪修其業而不墜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仁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于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不乏人迺續其遺休于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勗其嗣人云爾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一 夢 選 虞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孝與悌軫夫顛連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排患解難而卒無取恍恍義聲撼于州邑有仇其門子孫蟄蟄執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之是在來裔

穀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故將仕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勳仕吳越為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勳三子其仲曰承郢承郢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之曾大父諱穎又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與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達多材智推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逢辰以為之師後進賴其淑艾率為佳士里人孫秘丞德之時宰賈魏公伯道客也嫉其得士譽譖于賈復使人愬以禍福俾獻其所蓄珍玩之物弗為動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誤國獲罪去乃得自便逮世祖皇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公以其名聞授進義副尉南康路

建昌縣王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
羅寇難能以計免宗黨咸奇之暨成人循循雅飭晦迹林泉間以逸
溪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廉公之壻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
主簿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居館下未幾
而孔公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
舍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 旨令備宿衛君馳驅兩京侍

上起居服御以恭謹數被稱獎孔公欲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
果用君將南歸值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
利用監擢君為其知事特下令界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
何以使事乘傳閩中感瘴癘成疾還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
歸疾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閒息適上既登極春坊寮屬並以恩超遷
有單被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陞朝官品在
第八乃止調君穀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失其平謂君蓋自
陳君曰此 上命也敢計其崇卑耶即日就道其縣長官故給事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三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于省闔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為寮而君願位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
小必咨于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輕生而喜鬪其不能自業起
而為盜者尤眾舊以主簿兼警曹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
首為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俗為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仇家縱火
者君呼隣者訊之曰火自內出抑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逮
其仇屏箠楚以情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
部使者聞之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
持文書俯仰偵伺為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于章句
而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戴
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一月辛巳生君子廬陵寓舍故主簿公以
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陵餘四十年君每語及之輒泣
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不至謀于故人金同日奉遷改葬是有著令
吾將由漢入江汎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沿江東下同日舟行千
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而陸走衛信以往可也君如

其言民知其去皆遮道請留委曲勞遣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
將治行而前所患瘴癘之疾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惕焉靡寧疾
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正月丁酉卒于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
語惟戒其子玄曰汝能返葬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
子博士郁之孫女逾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
一人玄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珣浦
江趙友淳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亨允昇女四人先是玄
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壽鄉戴初里水齏其墓乃以至元二
年十有二月乙酉改葬于乘驄鄉御史里夏山之陽虛其右以為朱
夫人之壽藏作祠堂于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母曾氏神食其別
室仍卜地墓旁造窆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
玄始奉君塋李裕所為狀以銘來屬竊觀君服勤 先朝遭逢之
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外補俛首下僚尋常資格猶可序
進而遽止于是小試之效雖班班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四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一也歿又無以振之于幽可乎庸弗讓而為之銘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世恒系其逢乘時捷出或取顯融疑疑蔣君麟攀附翼不自
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為蔚乎良材執尸繩墨奪為柄植有殞自天
豈不謂命嗇不使年莫俟其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兆茲新卜以寧
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賁于松柏

武義縣尉蕭君墓誌銘

元統元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新婺州路武義縣尉蕭君以疾卒
于京師年五十有二君二子鑑鉉俱留杭京師距杭四千里再閱月
間始通霜露草莽號走靡及君弟致祥是時為太尉府長史具衣衾
棺物以歛于是太尉來歸賻士大夫知君者咸弔哭而相其遺奠
輓引之事二子既迎君柩南還而卜地于蘭溪某鄉某原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奉臨海項君炯所為狀屬潛序而銘之按蕭氏由建安
徙婺之蘭溪者曰迪功府君諱失其名逮君六世矣曾大父曰果宋
承信郎監臨江軍古城酒稅務大父曰化龍仕 國朝為登仕郎

兩制都轉運鹽使司龍頭場鹽司丞父曰王奉訓大夫紹興路總管
府判官母何氏某官某之女君諱資字深之自爲兒童時已巖然如
成人貌和而內有守事父母無于弟之過與人交重然諾特不喜拘
曲士亦未嘗輕議人是非家故饒于資承之以儉勤罔有廢缺然其
待鄉鄰以思細人之家有通租弗能償往往棄不責平居不溺意珍
玩之物惟以古書籍法帖來售則厚直取之所藏書僅萬卷日誦率
數千言下籌偏至百乃止而釐家務少間復挾冊誦雖寒暑雨
弗輟教子必延名師非聖賢格言大訓不令接于心目獨嗜爲近體
詩因勝日美景備然意得輒于詩發之有雙溪小藁二卷藏于家君
娶范氏奉議大夫泉府少卿宇之女子男二人長鑑次鉉女四人長
適張堂次適莫維賢餘未行孫男四人溥浩演沔女一人初君少壯
時恥爲物役不汲汲于祿仕閉關却掃若將終焉或爲君言前人所
蘊積以封植乎祿胤者不可使揜遇而弗耀君乃幡然而起以門蔭
自陳持文書詣京師赴吏部銓潛方竊食詞林官曹多暇日與君游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五

夢

歎治甚七何而潛以憂去間一歲聞君得調近地命下而君已不及
待嗚呼悲夫微二子之請尙將以區區之文寓吾情銘固不得苟辭
也銘曰
行乎遲遲三年而飛名平我隨如取如携纒籍既施乃隕壁圭泉疏
壤夷考卜在茲前人之舊後其收之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熹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瓊聚民丁
衛鄉井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
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元凱父諱文昌號空雲處士無子弟文奎實
生君年十五育以爲己子處士兄弟素嚴毅君左右侍養各盡其道
先意承志恒得其權心于同產弟兩人友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
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
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游有雋聲後二十年遣君兄弟受業石公之
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靜專自持同門中推爲高弟用舉者試憲府

例當補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益得浦江會

朝廷欲重師儒

之選俾職教一邑者悉改調于外省君解職以名列上俄又命更其
法從宜置署同時捧檄而至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
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恬于進取有司強以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
食者久之始分校于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
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
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民所據山塘歸于學在天台預鄉薦者三
人輟官俸斥私錢禮遣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養士東湖創于里之
大家事多綿絕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
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毋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
門戶勿使墜他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
鄉某原娶劉氏子男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婿曰王濟川蔣世安孫
男四人女四人君貌癯而志儼儼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贖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六

夢

必厚產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
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饑鄰里不能自活者賑恤之故其善日積
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貨廩無餘蓄久乃克葬諸孤既誌歲月納壤
中仍請門請子銘以揭于墓道幸子獲執弟子禮于石公與君爲同
門知君爲深庸摭誌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
孝子孜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爲西南兩
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岷邑居之族撥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
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
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 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
將致身華要又適迴而不進甫需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
以慰君亦以告于嗣人庶有以知其委祉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涂眾方疾驅長裾佩玉行之遲遲與物委蛇世或謂迂銖稱
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弗居載其榮光歸賁幽墟善積于家
穰穰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舒鸞翔鶴翥亢其門閭惟銘有徵永世

不淪

端陽縣尹致仕薛君墓誌銘

君諱觀字處靜姓薛氏家于慶元之鄞縣聚族千指同居合食者五世號為義門宋淳熙紹熙間里中數十百家再燬于火而先盧獨存人以為積善之報曾大父濂弗仕大父起之待補太學生父辰伯入皇朝以君故贈承事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母畢氏贈宜人君讀書喜強記為文未嘗起草不妄交流俗而喜接引後輩生事雖儉薄親黨無依者必周卹之雅無意于仕進自 國家著取士令且十年足不踐場屋至治癸亥有司迫使就試遂名賢書同里上春官者三人其兩人並以進士教國子而君以特科分教平江之常熟州閭巷之人莫不以為榮秩滿遷杭州杭實東南一都會士風尤盛君為學官所講皆道德仁義之說金穀出納第持其大綱而理田土之冒沒完屋室之弊壞亦未始不盡心焉用累考補將仕郎主常德之沅江縣簿沅江俗淳古官府事殊稀簡尉偶缺郡俸君通攝之在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七

官三載盜賊日益衰少君不自以為功曰吾求無媿其職謂此足矣援禮引年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致仕君既得謝而歸日與賢大夫士從容觴詠間絕口不及世事人見其耳聰目明方期以上壽俄感足疾以至元六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楊氏封宜人先五年卒子男一人憲女一人適楊天祺孫男一人永年女一人未行至正元年某月某日憲遵治命奉柩葬于其縣翔鳳鄉之原前事逾重江抵于西湖寓舍以銘為請始予識君子于鄞見其循循雅飭知為篤厚長者惜其韜晦之久逮出而小試已迫于老之將至而無所用其材為可憾也庸因其請而銘之曰
有待者時不鳴不飛翔而後集覽茲德輝其機則張所發也微不震以轟卒不大施鼓缶而歌式全其歸掩石幽窆昭以銘詩

許村場鹽司管勾謝君墓誌銘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許村場鹽司管勾謝君既歿且葬其子資深以狀來謁銘始予識君子京師長身美鬚氣充而志銳諸公貴人為

其知己者多欲引援之然竟無所遇合隨牒調補而去以死嗚呼悲夫君諱瑞字信翁惟謝氏遠有世序其家于杭於潛天目山之陽莫詳始所以徙會祖敦祖宜皆有隱德父輔中歲募黃老氏建道院白鶴溪上自號鶴溪處士其卒時八十五歲矣援筆大書十有六言端坐而化人疑其仙去云至順間朝廷募民入粟賑關陝之饑處士素樂施與亟俸君輸粟五百石有司用例授以官非君父子始望也君初由橫浦場鹽司管勾改吉安路永新州升鄉寨巡檢升鄉在萬山中羣盜所出沒君不憚警捕之勞民賴以安到官甫三閱月俄有處士之憂服除乃得許村許村苦海水為害課比不登而私販又數為官府所累任令丞者畏吏議多自引去君既就職曰此理財之一事耳以公滅私何事不可為是雖拘于法吾用法外意為之可也未幾而課日增羨姦民亦無所售其私亭戶有交訟者則委曲論遣之事益以簡既書滿受代未及歸而屬疾以至元五年秋七月丙子終于海寧州時和鄉長壽菴之寓舍享年五十有七庚辰返柩于家六年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八

春正月癸酉葬于谷里沈村下塢之原娶阮氏子男三人長即資深平江府等處財賦提舉司吏目次庭芝次庭珪女三人適孫璠孫初徐煥孫男七人鏞鏜鏗鏗鏗鏗鏗女三人皆幼君事親孝初處士以父有危疾剖股和藥以進疾隨愈其後處士亦得危疾甚君剖股和藥如處士之奉其父而處士竟無恙治家有法閨門肅然遺其子受學于時之名師遂至于成人性質直不喜以機巧御物人有忤已初若不能平終亦不含怒蓄怨也資深之來謁銘君兄石實狀其行予未及為之銘而君兄亦卒嗚呼不又可悲也夫銘曰
謂不有時兮孰克而振之謂不有命兮孰過而止之百年之積兮一朝而啟之不幸其施兮竟孰使之後有興者兮尙克嗣之

建德錄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婺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閩風山曾大父壽宋文林郎昭慶軍節度判官大父應球宋迪功郎慶元府慈谿縣主簿父珪年十六入太學遂家于杭仕 皇朝為進義校

尉寧海縣東與等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
童敏恬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致疾禁弗與燈燭君竊篝
火閉窗隙坐必至四鼓年踰弱冠出從名師受春秋學取元統元年
鄉薦會科舉事廢執其業不少懈若有待者速 今天子更新庶
政舉科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建
德錄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為同年生者曰文宣死于疫君經紀
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廉氏家而卒五月某日也得年四
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卒後娶顧氏合卺甫五日而君應薦
北上費氏之媵方娠而未生也君卒之日于自為書奉東帛為母壽
第言旦夕歸南未幾而廉氏家以其書與君柩俱至費氏媵之子邵
祖生已兩月君不及知矣母與仲兄饒翁哀慟幾絕時進義府君歿
已若干年猶旅殯于杭饒翁乃啟其殯并君之柩返于寧海卜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且以狀來謁銘予茲仕寧海聞閩風山中
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甚嚮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九 夢 選 喪

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久暨辱交于君乃知君子劉公為從曾
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源有自來哉君為人介
潔不阿然不喜臧否人物與之游者莫窺其涯涘其訓諸生于抗學
具有師法識者多以遠大期之際逢聖時賢才彙進而君獨遽止于
是可哀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天臨終言我死當復為劉
氏子後十年見夢于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歲而又天後二年
復見夢于父母曰父母撫我厚豈忍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
事名之曰環而字之曰環翁其再薦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為名曰環
翁云銘曰

不有時兮孰斲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天而闕之得于彼而喪于此兮
孰子而孰奪之母倚門而啼兮兒呱呱而泣靈之歸兮何嗟及兒勉
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厚其昌

徽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誌銘

君諱德原字靜遠姓陸氏平江長洲之甫里人甫里實唐處士天隨

子故居君蓋其後也會大父邁大父文明父應祥母周氏君少知學
治別室延宿儒與居與游左右書數千卷常乘間披閱之家在民數
中稱多貲自視欲然不敢與有力者爭其豪侈恒惴惴焉以不克保
前人之遺業為懼己而同郡貲相埒者稍稍傾散惟君獨完然能尚
義而好禮遇歉歲細人之家賴以全活甚眾館四方賓客無虛日莫
不滿意而去計音所及或不遠千里往賻之永嘉林寬以文學知名
君與之年相若以兄事之時從問古今體詩寬死無以斂厚恤其家
而為嫁其女寬弟某死復為買棺以葬每見浮屠老子之居金碧亂
人目而于儒宮往往就摧毀慨念世俗誅于福報之說而不知聖人
道德仁義之澤被于無窮也故于學校之事尤致意焉族有田千畝
當得君曰吾衣食幸有餘又私此田不可狃義塾以田歸之遣重聘
迎儒先生為時所信重如陸君文圭龔君璠柳君貫者以為之師戶
屢至無所吝筆劄飲膳之物惟所須而具刻古靈陳公製 闕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十 夢 選 喪

時立志已不凡言不妄發為人謀必以忠不以家有餘貲而華其冠服教子治家一以勤儉外舅陸公父執也君嘗從之學爲吏事察君

材可用以女歸焉君贊其家執子壻禮理家事惟謹家既日豐乃出而異居婦家所當與者畧不以屑其意人以爲難君生于前至元十四年十月庚申卒于後至元二年十月丙子享年六十以三年八月甲申葬長洲縣陳公鄉先墓之左妻陸氏子男一人曰右則杜氏所出好學而能文久游都邑用薦者當得官以祖母在無他兄弟固辭士論以此多之女三人長適海門縣尉呂濤先卒次適施友又次亦杜氏出未行君薨後五年右乃以狀來請銘予觀古之仕者行其志而已所志苟不在是雖貴且富弗取也幸而獲從其志之所適雖卑官下僚猶將安焉君庶幾能行古之道者是宜銘乃披狀所述而銘諸銘曰

惟古之人仕不擇祿有非其志不遠而復猗歟沈君或久或速惟志之求其得常足惡盈好謙神之式穀委祉嗣人叶此吉卜

嘉議大夫僉宣徽院事致仕孫公墓誌銘

至正七年秋肇慶路總管孫公以疾請謝事

制授嘉議大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三

夫僉宣徽院事致仕命下而公以九月十日卒于肇慶其孤勝安壽山既返柩于零都以八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乃以鄉貢進士唐旂之狀北走京師介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君大本請予爲之銘王君辱與予爲僚友其所稱道可信不誣予不敢拒也按狀君諱伯顏字晉元姓孫氏其先自大原徙居青齊間唐鳳翔少尹鐸生刑部侍郎揆中書侍郎拙刑部史有列傳中書避地南遷家于虔之虔化虔今爲贛州路而虔化爲零都縣零都之有孫氏自中書始中書之子嗣以材武爲某官其四世孫長孺宋進士以太子中舍知潯州中舍之孫立節登進士甲科以不肯爲條例司屬官忤王荆公及爲桂州節度判官力抗經制使謝麟而活大小使臣十二人于死蘇文忠公爲作剛說者也其二子曰勳皆從文忠游勳亦起進士以某官知岳州于公爲一世祖高祖諱廷休晦迹弗仕曾祖諱德誠皇贈松江府知府祖諱興禮皇贈德安府知府階官皆中順大夫勳皆上騎都尉爵皆追封樂安郡伯曾祖妣李氏祖妣曾氏並樂安郡君考諱

王臣皇贈秘書少監累加同知淮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階自
朝散大夫至中大夫勳自上騎都尉至輕車都尉爵自樂安郡侯進
封郡公妣陳氏自樂安郡君進封郡夫人公少開敏尤精于譯語大
德初年甫十五遊京師得備扈從泰定中侍元帥公入覲于咸寧殿
有旨命中書錄用之公辭不敢當尋辟監修國史譯史天曆初
還自上京改辟大司農司譯史 今天子重紀至元之四年用累
考補官授承務郎京畿運糧同提舉禁綱吏之侵欺補壩夫之逃亡
舊法運舟五歲一易請展為十歲以紓民力役徒受直必細給之宰
相以為能至正三年奏除朝列大夫廣東市舶都提舉琛貝山積一
毫不以自污部使者及帥臣交章薦其材任牧守拜中大夫肇慶路
總管兼勸農事下車之始痛戢黠胥悍卒之無法病民及科取追呼
之煩擾嚴求盜之法而時出法外意諭使自新民所食鹽歲為價十
五萬緡率令民先期輸官公命先給鹽而後責其價至于興學校舉
遺逸皆世俗之所謂不急公獨盡心焉伯父良臣撫州萬戶府經歷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三 夢 選 慶

叔父毅臣肇慶路總管府推官輔臣德慶路總管夢臣胸山縣尹信
臣新會縣尹兄寶孫僉慶遠安撫司事弟鼎之子赫斯廣西宣慰司
照磨一門冠蓋後先相望于千里之內人以為榮而輔臣前在肇慶
有聲公之至也郡人莫不胥慶焉廣東分閩閩官檄公攝其事所控
制兩路三州皆要害之地公鎮之以靜民夷帖服居數月而疾作遂
不起享年六十有四公垂屬纊時惟壽山在側戒以務學修身孝親
敬長語不及他勝安來省公疾中道聞訃逮其至公已不及見矣公
娶卜氏累封樂安郡夫人後公九月卒子男二人勝安壽山也女四
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性簡質居家孝友與人交重然諾喜獎拔後
進周人之急其發為政事皆自修于家者推之惟有其才有其時而
設施未竟士論惜焉餘慶所鍾後將復振界之以銘使刻以俟焉銘
曰
惟公之先家有世科用而弗究儲祉則多克生才彥纂其遺緒際今
昭代咸有官序公位三品有社有民施于有政利澤在人蓋疇其庸

俾踐朝者年未及謝胡奪之遽公則逝矣不亡者存承休襲美在其
後昆無往不復惟天可必惟銘可徵刻置幽室

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墓誌銘

故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之子幼武既介予友陳君謙求銘其大父
府君之墓尋復以書來曰先君之歿三十有五年而冢上之石未有
刻文今方改卜奉遷不有以識之懼歲月寢久後人不知兆次之變
易或至于湮沒曩者幸獲私于執事而託吾祖之不朽茲不敢他屬
也是用有請而不嫌其賻惟乞矜而畀之銘予衰年多感不欲銘其
父又銘其子而陳君愿援前賢銘人父子者為比不容卒辭君諱堃
僊一名鉞字子舉其先自汴徙常之無錫曾大父諱詮宋將仕郎大
父諱友聞仕 皇朝為無錫州稅務提領父諱璞以入粟賑荒當
捕官辭不受尋用薦者特授進義校尉晉寧冀寧等處打捕屯田都
總管府總管又辭不拜予所為作銘者也母王氏君自為兒時即不
凡既長慷慨尚氣節處事剛果明決一無所撓意所欲往人莫能回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古 夢 選 慶

華氏故大家宗族鄉黨率務以資相長雄君獨不肯苟狃世好而有
志以功名自奮出與達官貴人相酬酢未嘗以少且賤自處有所退
縮見者無不器重之君大父亦欲成其志俾北遊京師君即日具舟
楫徑行去其家數千里無少顧戀至京師未幾以才受知于月者罕
脫脫罕兩院使因共推轂得備宿衛筆真吃刺思司徒時為都功德
使尤見禮遇 奏授使司都事至大某年某月也 朝廷之制
由布衣進用者散階下所居官二等都事官七品當冠以八品文階
而銓曹靳弗與近臣有欲為之請而弗果言君亦不以為歉都功德
使所掌祝釐禮皆 朝廷重事每入對 上前都事輒載筆
以從書其奏目及所得 聖語雖在庶僚而日近 清光士林
中以為榮居亡何俄患體熱而效李梁公領太醫亦雅知君屬其院
官親為診視治療後三日病良已還白梁公言其病已去者七分餘
三分則其一猶可為其二使盧扁復生亦無如之何也已宜聽其亟
歸君于是謁告就醫江南抵家接親舊相問勞如平時殊無所苦居

五閱月而病再作氣逆口脹遂以皇慶元年九月八日卒于家得年二十有六夫人陳氏誓不他適而保其遺孤後二十年有司乃以上聞而表其門閭名之旌節里子男一人即幼武時甫六歲陳夫人念嗣續之重在其一身撫育訓誨甚至幼武亦不敢恃愛而縱弛恒以其期望者思無負所託訖能有立至于成人女二人婿曰鄧彰周德遠孫男四人女三人始君以其卒之月某日葬于所居梅里之冷村而君之弟鍾鏐及妹前後相繼死並厝一垣內墓位不與禮合陰陽家尤以爲忌至是乃得善地于其西北若千里羅村之原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改葬焉予觀士之有其才而有其志而不有命泯滅無聞者多矣君雖未壯而卒弗克究于設施而化行于其家靡他之節無媿前古引而勿替嗣世有人潛德幽光久而彌著尙何憾乎子不及識君而陳君之言可徵不誣銘諸石章庶以慰君子泉下云爾銘曰君先汴人後南徙或仕弗顯或弗仕逮君有作承委社生逢盛時又才美君家系出宋公子孰無望公復其始入通朝籍何壯偉以疾賜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志 夢 選 慶

告遽不起三年一飛未渠已繼籍甫陳璧乃毀既葬而遷無違禮君其永寧其後嗣楊君英聲垂于祀爲之銘者太史氏

乾寧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王君墓誌銘

君諱文諤字勝達姓王氏撫之臨川人宋丞相荆國王公安石之弟太子右贊善大夫安上生承奉郎贈朝散大夫旂有子曰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稅葬其母劉氏于郡城東百里鍾山之下山旁有池曰上池心甚樂之嘗曰昔荆國葬先太師楚公于金陵之鍾山因卜居其處今吾觀墓所在山名適同吾其老于此乎遂築別墅攜其子瑀而居焉瑀官石城尉自瑀而下六世皆不顯七世孫曰元亨自號冕峯君之曾大父也爲人素厚重歲饑出粟取直與眾人無異而陰以錢寘粟中與之其好善而不欲近名如此大父曰天經有陰德父曰慶來少從淳安令曾公子良遊以材畧自負江南新附羣盜竊發里中大家多爲所剽刺郡委以招捕不旬日悉剪平之及卒曾公爲銘其墓母黃氏奉其姑至孝姑病瞽目抱持盥櫛閱二十五年無少懈備

學提舉姚公雲表其墓曰孝婦而爲之銘三子君最長生而警敏卅歲謁父執觀察判官徐公龍貴聽而問曰爲人何以自立徐公大奇之自是益自刻厲讀書爲學類出儔輩間時列郡役民爲平準庫吏以不習官府事宜多致破產爭納賂祈免代役及君家君曰姑爲之既而用君言定令以吏充焚庫而役不及民人以爲便父病革願三子曰年長者不足慮所憂者幼子耳君曰當竭力願無以爲念後卒訓掖之爲善士兄弟同室而居事母盡禮初度集客不遠數百里母喪甲者數郡畢至林氏姊早寡作屋居之而以女妻其孤甥初君之曾天父作義塾號明珠書院部使者聞而嘉之得其所著六義約說俾郡守上于省部而以君爲瑞之高安縣學教諭遷吉安之龍溪書院山長吉號多士教官殊不易爲君至士論翕服以累考上銓部借授廣之南海縣黃鼎岩巡檢到官兩月盜起鄰境奉帥閻檄率弓兵義民泛海直抵其巢穴盜聞君來相顧曰王巡檢不貪且能撫治不可與抗羅拜于海島而去未幾海北盜起帥閻檄君部軍糧數千石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志 夢 選 慶

或謂君海道不測盡以計免君毅然曰食其祿安敢怠其事乎即日遂行三日至金星灘雲霧晝晦風濤大作舟多漂散從者皆泣下君語之曰毋懼今日之事國事也海神享 國家之祀典祀其不相國家之戎事乎爲詩投之風即止諸舟亦來集人以爲異比至海北而大軍移屯海南又令以糧往赴之踰月而達分省官獎其勞欲用爲帥口掾辭不就歸構新居扁其樓以海嶠曰吾于海上艱險備嘗之矣幸而少休可遂忘之耶尋調攸州儒學教授學廩素薄君爲之規措而教養之具得無乏絕除乾寧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階將仕郎乾寧故海南之瓊管道險且遠或謂君可無行君不答奮然就道在官歲餘令行禁止日以無事慨然曰吾冒瘴癘涉鯨波而從事于斯者無他庶幾效一日之忠爾今老矣雖久何爲卽解印綬去父老遂留不得既行而道病至家乃愈飲啖步趨如五六十歲人日與親朋酌酒賦詩嘯歌爲樂凡七年而終至正六年閏十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娶李氏子男三人長宗震吉安路儒學教授次欽未仕

次佐用君蔭當補官未命女四人長適林明次適劉晉順倪森皆前卒次適夏元英孫男六人女五人曾孫男三人女四人宗震等既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君柩葬于饒州安仁縣某鄉方塘之原前葬俾佐奉曾君堅之狀來謁銘狀稱君平居議論臺臺主于建功業尤崇族慷慨卓立無柔懦趨趨之態年過七袞氣不少衰有馬援班超之風焉予弱不自振未老納祿暨蒙 恩復出竟以殘年餘力無所可用乞身而歸方有媿于君之老而益壯安能以材驅氣駕出奇詭揚口光乎口以佐不遠千里踰江湖而來序而銘之姑以慰其孝思云爾銘曰

遠矣王氏望于臨川保其世業與時周旋君材則豐又克有志不卑其官樂職嗜事返乎初服肇正師模有命自天怡邑海隅竭蹶以趨老而益壯一日之忠無忘報上虛舟不繫勇退急流某丘某水卒歲優游方塘之原石堅土厚銘昭其藏式示永久

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尹徐君墓誌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十七

君諱沂之字聖與其先家于汴七世祖徽言宋右科進士積官武功大夫惠州刺史宣和間金人犯邊著知晉寧軍主管嵐石路安撫司公事力戰而死贈彰化軍節度使賜諡忠壯建炎南渡子孫自汴徙衢更以文口自見曾大父致明大父德英俱未及仕而歿父環起進士為修職郎揚州司戶參軍母沈氏君幼知學迨稍長著屬文 國朝統一字內治具甫新未遑以科舉取士杜門自守餘二十年時方尙文法吏事郡長口有愛其材敏者挽使任簿書大德王寅始赴浙東憲府辟為書吏累遷浙西江東十年之間徧歷三道所至以廉介自將贊其使者務持大體遇事一決于理不為苛刻以抉摘細微人稱為平其在浙西歲適大侵被行臺檄分賑湖松江兩郡設策以勸分豪民閉遏不奉命者悉繩以法不數日得米數萬斛不足則發官倉以繼之事訖乃聞臺府嘉其得權宜而不責其為專擅所活以萬數用累考上名中書皇慶癸丑授將仕郎温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勾疏剔蠶微小大庶政寢就條理會使節

按臨其從吏乃君故所識拔恃契分通殷勤覲為其聚賂君正色拒之其人深以為憾假僉鹽丁事嗾郡吏巧為攀緣構陷以快其忿君不自明引垢誣伏事聞于臺俾御史覆按無驗劾罷其人而事遂白延祐戊午調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仁和場鹽司管勾亭戶多強狡不受要束姦民又習為私販犯法者眾君不爭于威刑惟以理化之其風乃變歲課既登平民亦免株連之患公私咸以為便泰定甲子遷將仕郎延平路將樂縣主簿所掌獄之重囚數十旦夕檢視其飲食醫藥戒獄卒不得縱虐之而尹素貪暴數加法外之刑囚聞君詣郡府白盡反獄欲殺尹而逃既就執皆曰吾徒罪極無復望生苦尹之酷不得速死而敢倖生之心然恐為主簿累故俟其出而後發聞者無不太息焉居二歲俄浩然有歸志曰吾年垂七袞諸子亦已見有頭角曷若歸休吾老乎即日引年請納祿而去遂以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尹致仕命下而卒天歷己巳正月二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四臨終神氣不亂却藥謝醫條然而逝娶王氏子男三人長辰孫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六

以茂異補儒學官今為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曹娥場鹽司令次任由翰林書寫授從仕郎澧州路安鄉縣尹次孺杭州路錢塘縣尉女三人長適前進士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濤先聖五十三代孫也次適汪應辰次適陳光祖皆同郡宦族孫男十人女五人君早失怙恃奉兄姊甚謹外姑孀居無子君以贅婿事之五十年如一日後以九十之壽終于將樂歛之以禮不遠千里返柩而葬歲時別為位祭焉君子用舍行藏未嘗淹速為計較居家不殖貨產惟篤于教子舍旁種竹數百个號曰竹所左圖書焚香宴坐客至則與之徜徉于其間優游以卒歲辰孫等既卜宅兆于某縣某鄉其原以某年某月某日襄大事後二十年任從予在史館乃以銘為請予不敢以衰朽固辭銘曰

藏器于身所待者時觀其會通與時推移亦既有逢不取顯位一命而上皆可行志位則不顯績用孔多其止時止鼓缶而歌貽慶嗣人及見其進接軫華涂交翔並奮積善有報難必者天夫獨胡為寧得

其全惟源之長其流乃遠昭以銘詩樹以碑板

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奎字宿之其先台州人君始徙家慶元而占籍焉曾大父諱某父諱崇義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母葉氏贈宜人君初以才見推擇為吏于郡府又以廉能見察舉為浙東西福建三道憲司書吏凡歷四考乃赴吏部銓授將仕佐郎婺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勾浙東帥閫辟為令史調將仕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陞承事郎延平路總管府經歷引年告老遂以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君六歲而孤事母孝每以早失所怙弗獲承顏而祿不及養為歉居常忽忽不樂暨積官七品用例推恩乃詢諸宗屬在尊行而高年者審其像命工以圖之而加以命服如其官秩歲時祭享以神如在之敬焉嘗卜地為樂丘虛其中穴以藏父母之衣冠命諸子他人以己耐其旁君之致孝于君無所不用其情如此君素儉家務內助一無所問愛其子而能教之性端慤不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九步選慶

輕喜怒議論依于寬厚不以訐為直待人以和而無崖岸明白坦夷終始如一亦無不心服焉君居憲幕佐其使者鎮之以靜不事矯激沽名為郡僚彌縫闕失必盡其誠民被惠尤深廉慎自持奉己甚高宦途跋涉五十寒暑南轅北轍備殫其勞晚乃得謝而歸終其天年出處之際可以無憾矣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月六日卒于今元統二年四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二娶周氏封宜人子男三人長某承直郎嘉興路同知崇德州事次明俊次明德太常禮儀院某署太祝明俊明德皆周宜人所出也女二人長適陳德泉次早卒孫男七人女九人諸孤遵治命以至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君柩葬于鄞縣西史山莊之原即君所自卜也予昔納交于君最久君與予別十有七年而歿又十有七年而予與明德相見于京師明德踵予門而言曰先人之墓迨今無銘者蓋未有所屬也知先人莫子若敢請予不得

辭銘曰

嗚呼王君處為孝子出為廉吏人無間言官無乏事不求赫赫之名

以震耀于一時時止則止優游卒歲餘慶實多宜有開于來裔

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道家奴嘉議公墓誌銘

公諱道家奴蒙古人父闕端母不顏忽都公生有美質異于常兒至元十四年甫十歲即入見世祖皇帝愛其謹厚留備宿衛尋用為御位下必闕亦以材智見稱儕輩間叛王乃顏稱兵東鄙上躬行天討公從屬車冒矢石而前抵黑龍江戰數有功未幾復扈駕親征海都凱旋已久而賞典未行公謙退不伐還就宿衛之列絕口不自言元貞元年中尚卿也里失班禿魯魯等以功狀聞于成宗皇帝有旨特授從仕郎資成庫副使大德三年遷承事郎左藏庫副使七年遷承務郎右藏庫大使至大元年制授承直郎左藏庫提點皇慶元年陞奉直大夫出為大同路朔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勤農事至治元年轉朝列大夫入為豐潤署令泰定四年仍舊階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今上皇帝元統元年轉中順大夫同知道州路總管府事公任筦庫克勤其職出納惟允治民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三步選慶

多惠愛不自表暴以為名而所至政聲籍甚部使者數薦進之未及召用遽引年請納祿以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居歲餘遂不起公生于前至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後至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京城文明門外東石村之原公夫人曰奴倫氏次當兒次滿堂子男一人曰普顏女三人適阿達罕拜住宜徽院判官七十堅孫男三人曰阿牙赤曰觀音奴曰太帖木兒女一人曾孫男二人先是公既謝事普顏用公隱為承務郎同知汾州事遷承直郎諸路寶鈔提舉後公八年卒至正七年十月十二日也得年僅五十有二以其年十二月某日附葬公墓之左阿牙赤蓋提舉君長子于公為適孫以冢上之石未有刻文請予翰林學士承旨岳柱榮祿公俾潛為之銘潛幸獲執筆從榮祿公之後誼不得辭第媿衰朽無贊揚萬一姑以誌其歲月云爾

銘曰

人材之生必于昌時公以弱齡昭受主知入持文墨出履行陣

功成不居恥于自進 天監在下曾莫遐遺試以劇職無適不宜
既曉民庸蓋踐朝著乃遽引年納祿而去公則逝矣高風凜然亦既
有子胡齋不年尙其間孫引而不替謁辭圖堅式告來裔

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致仕蔣府君墓誌銘

君諱葵字昌南姓蔣氏先成都人也高大父源登宋元豐進士第知
汝陽縣因家新息曾大父誠大父椿父庚贈從仕郎杭州路臨安縣
尹母王氏追封宜人君生質穎敏劬書力學性至孝蚤歲嘗爲童子
師講授邑里以供菽水之勞承顏奉養惟謹如也至元丁亥江淮行
省以儒辟君爲吏兩浙轉運司兩浙鹽額數浩繁歲調官分辦文書
旁午爲奸莫之能防君爲上其狀於中書請刻分司印四降而用之
大德間鹽法失治諸吏繫干獄屬君籌畫君以善利導人不迫不擾
而事已集上官優禮焉考滿調溫之平陽州漢官其俗囂訟君惟守
律令吏不得欺每治死獄必反覆究其情而求活之比歲丁未杭州
大饑江浙行省檄君賑乏民賴以生者不可勝數未幾再調松江府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三夢 選 慶

又請降八品知事印今所用者是也廟學壞重修之禮樂器悉完之
其後復長平陽州幘平陽人聞君來爭趨迎百里外州之鹽課無虧
累貧民君爲視民田多寡以定其賦委里正掌之民利其便學舍爲
海潮墮廢歲久弗治君以儒者田計畝勸諭遂以更完士譽其美至
刻石紀焉天歷戊辰謁選 中書論資當贊襄一郡吏部以缺少
奏授湖州路安吉縣務稅課大使居已二年于是君亦老矣遂告老
以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致仕卜居錢塘湖上一時名公如聊
城周馳錢塘仇遠兩陽鄧文原臨海陳恕可皆與君爲交友襄羊山水
飲酒賦詩以逸老志因自號曰竹齋先生沈毅未嘗妄言笑毀譽用
舍一無所動其心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家無餘資處之
裕如也教子弟嚴與朋友信葬親故之不能葬者四人嫁外氏兄姨
孤遺女三人以後至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
七娶錢唐夏氏封宜人先九年卒子二人曰宏由君廕補官今爲某
官曰完都水庸田司書吏孫一人士權興化路儒學正其年四月八

日與宜人合葬錢唐縣履泰鄉佛衙塢口之原葬後八年宏等涉濤
江走全華山中持翰林編修官陳君釋曾狀請銘嗚呼若君之爲其
可不謂之賢乎哉潛嘗觀世之爲吏者操刀筆要利以肥其身以厚
其子孫君一佐轉運三爲劇郡僕而其子孫歎然守貧家若未嘗仕
者其于爲人之賢不肖可知也銘曰
廉以潔其身曾不如世之人以豐盈貪以污其身曾不如君以儒行
成吁嗟乎君是以爲太史之銘

屏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刻有隱君子曰王君諱琰字汝圭至正十三年二月十三日以疾卒
葬之二年其內弟前進士諸暨州判官許君汝霖爲狀其行代致其
諸孤之言來請銘按王氏出姬姓晉室之東始與文獻公負時重望
十二世孫緜緜五世孫瓊瓊孫博皆爲唐相吳越時與五世孫承慶
始避地來刻其孫濼遂定居刻之東林世以儒爲業在宋時貢於鄉
舉于成均者踵相繼迨君之曾大父廷皎大父洪父資之皆潛晦弗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七

三夢 選 慶

仕世爲孝友闢家塾以教諸子族人故鄉里莫不稱王氏爲望宗焉
君幼穎悟能博記下筆不凡鄉先生奇之謂其大父曰此兒佳器當
必有成君受教于大父能自奮爲文敏捷以氣爲主同輩推服會
國家科舉法行君出試有司稍不合輒慨然曰名宦之競孰若岩壑
之逸乎遂絕意仕進擇所居靜曠隙地面山築堂題曰屏山因以自
號內翰虞公爲書之堂左爲齋貯書萬餘卷扁曰訓經而巒竹樹深
秀翛然隱者之居焉君每旦上堂候溫清甘旨退則坐齋中閱經史
盡乃已生產家事悉任奴隸并有條序嘗曰理家猶理國失其術則
綱目紊矣兄弟無間言族姓蕃息處之如一家羣從勤學者輿掖之
遠游者資助之皆冀其成諸子稍長爲聘名師同里鄰邑聞風爭來
就學君喜曰此吾之所以淑夫人者耶遠邇朋友時節必來會君爲
具款延相與講義評古今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倡和爲樂而不肖
無賴者至不敢安其境其爲人人所愛畏如此性尤好施與樂周人
之急遭歲侵大雪使諸子探餼者密以粟賑之且戒勿令人知以小

惠千譽非我志也東林士友規建精舍爲肄業之所而力有不足將捐帑割田助成之聞于官乞書院額以圖久永忍感異疾實志以歿君子惜之享年五十有九方無恙時樂清隱林丘之勝預爲壽巖及疾革勅諸子曰吾平生不信僧道巫覡我且死勿以此爲我累一遵士禮治喪事汝曹能以詩書承家不墜先業吾死且瞑目矣語畢而逝諸孤以卒之歲五月十八日奉柩以葬治命也君娶章氏有淑德君爲善事贊助居多子男三人可大直大方大孫男六人中心如心宅心啟心澄心俊心女一人所爲詩有雙清藁若干卷君資器沈重寡言笑貌服間潔望之如世外人而明智足以察微圓機善于應變其才蓋可用于世者顧乃惟志韜晦終無怨尤其所以自處固亦何憾而知君者則不能不爲深惜焉嗚呼夷考其行雖古有道之君子何以尙之是宜爲銘銘曰

繫天降才豐嗇不齊才既豐矣時或莫爲猗處士君生逢 明時又有其才孔完孔宜胡不顯庸乃過弗施乃韜其腴乃闕其輝不激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毛滂

以亢不渝以卑惟樂其全素履坦夷有蘊必發子孫之貽後欲知君
眎茲銘詩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府致仕張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府致仕張公墓誌銘

月九日終于里第壽七十有八某年某月某日葬臨汾縣七里之原公之子九成以公嗣子九思所次行狀來言干涸曰九成之先累世咸有仕祿而局于時與位弗克大顯逮我先君遭逢盛際乃以才自致踐敷中外餘五十年然不自表襮謹持文法參贊謀議未嘗出以語人布宜德化惠施黎元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事之可見僅僅一二而休稱美譽形于薦剡甚具空石未有刻文無以昭示來葉幸為我序而銘之按狀所述公諱德榮字顯卿姓張氏世為晉寧人祖諱林仕金季積戰多至萬戶成葛壁寨引兵援蔡州軍敗見執伏節而死父諱義入 皇朝任汀州路武平縣尹公既貴累贈其祖亞中大夫同知祖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並追封清河郡侯

祖妣楊氏以贈妣李氏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公少嗜書能通其大義尤習于 國家故事慨然有志以功業自期年踰弱冠入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為令史由福建遷湖廣從其省官征兩江叛蠻有功授承事郎本省檢校官事有未當必鈎摭而釐正之丁外艱用御史中丞魏公初薦起復尋陞承務郎左右司都事紀綱列曹事無不舉轉承直郎出為寧國路宣城縣尹大江以南宣城素號繁劇戶籍田賦視他邑皆數倍人多憚其不易為公盡心按騁劬剔其蠹弊而拊摩其凋瘵民有殺其兄子而託言死于盜者官為索盜數月不得公始至閱其牘曰此必叔殺之而妻與其謀訊之果伏乃叔報其妻且利其財而殺之也人以為神明歲適大侵道殣相望連數百里公振廩勸分境內獨無害父老相傳為口實部使者舉公五事備又舉公治行為諸邑最臺府亦交章論薦之擢朝列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彌綸庶務多所裨益終南山僧作亂伏誅愚民多以誑誤當坐公驗其辭而探得其情免死者若干人召入除中

憲大夫僉殊祥院事將綱用矣

上方點精圖治思得良二千石

俾牧遠人乃輟公以行拜亞中大夫信州路總管公因其俗而理之政尚廉平而遇事無所回撓有勢家子調屬邑令交權要為奸利莫敢孰何公一繩之法令以罪去吏民服悅聲望翕然部使者言公材任清要不宜久淹外服未報而公遽援禮引年遂有武昌之命公既納祿而歸縱情物外夷猶自適凡若干年而逝娶關氏前卒繼侯氏亦以贈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九陽早卒次九思用公恩補官今為承務郎袁州路同知萍鄉州事次九達次即九成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書吏次九皇女三人長次皆適力氏幼適某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位三品宜賜諡于奉常立傳于太史其可託以不朽者不專繫乎銘然非是無以表封樹志陵谷孝子仁人之心不亦遠乎銘曰

緊公之先奮于伐功嗣世而興載疇民庸厥施未光寧不有侯公克承之以有顯仕乃選其勞乃陞都司乃踐朝著出秉郡麾薦書交馳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洋洋華問鴻漸于逵盤桓不進幡然遠引邈乎高風既壽而康遂以考終公之所履恩威兼備泰山豪芒存于軼序綿綿厥紹則熾而昌惟德之符久而彌彰矢辭鑽石昭揭墓道後公千年不尙有考

奉議大夫餘姚州知州致仕范公墓誌銘

公諱文忠字煥章姓范氏七世而上皆家于姑蘇宋之中葉避地東徙故今為慶元之定海人曾祖公捷迪功郎監清泉鹽場祖仲宏太學生父泰之入 皇朝以公貴贈承務郎嘉興路同知崇德州事母俞氏黃氏並贈恭人公黃氏出也幼失所怙兄弟十二人又俱早天與妹相依以生母氏撫育備至稍長入則就學出則膺門戶事天性純篤事母能盡子道妹先于公五年而逝躬治其喪靡所弗周從父禹錫隱居授徒公嘗受業焉其歿也三字相繼而亡為卜善地以葬教其遺孤至于成人而授之以室遺其遺女五人皆歸于名門有挾閭帥之勢謀墮三湖為田瘠人以肥己者眾莫敢言公獨奮然以陳于省臺而湖得不廢人蒙其利大德十一年民饑為盜海瀕遐遠

爲害尤甚公手縛其渠魁十有四歸于有司餘黨竄伏閭里恬然功
狀已上而未報俄有母憂服除中書乃以賞典 奏用公爲慈溪
縣鳴鶴巡檢至大四年也公始至即捐私錢購民地立官署申明法
合而去其煩苛無賴之徒冒鹽禁以陷良民者爲之屏息有盜殺一
僧而取其衣盂之貨以去山蹊幽阻盜無迹可尋公設計捕得之人
以爲神陞主徽之歛縣簿同僚及郡邑屬官多以賄敗公獨無所願
以材取知憲府有疑事輒譏焉遷主吉安之廬陵縣簿廬陵習俗詭
健喜爭素號難治縣民蕭甲與其子殺人以誣怨家劉乙公親蒞檢
視而窮究其獄遂真殺人者于法而籍其家受誣者以免豪右無不
警服先是被郡檄市紅藍于江陵者率高其估而利其畸贏公承命
而往病絕前弊平給其直之外得羨錢猶六萬餘緡悉還于官以廉
能見稱于時調平江之吳江州判官郡守患賦役之不均專屬以推
收事公謂是不可欲速必因輸糧之日吏胥咸在而拘檢之乃詰得
其實後訖如其言而賦役以平嘉定知州管涇祖詣中書訴郡守踏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三

災田多虛冒指公爲黨省臺被 上旨鞠問公先眾人力爲辨白
得直而涇祖竟以誣罔坐禁錮桐里巡檢獲竊盜十有人并賊仗送
州公察其寃而釋之後果得眞盜人乃服其明允發源靈順神祠遇
聖誕氏降生之日四方之人往往雨香致誠富商大賈因人所聚以
爲市行省檄公權其征稅時 朝廷方重迎賽之禁以貨至者殊
少公既一無所私課入反加于前擢延平之沙縣尹下車未幾造義
倉以備凶荒築社壇以謹祈報崇儒學以典禮讓豫章羅先生之裔
孫受塵邑下建書院以奉祀事公欣然如其請而助成之士莫不知
勸公在官四載以年登七袞禮當納祿投牒竟去有識之士共歎其
賢至家甫一歲忽感微疾戒諸子曰吾仕而未顯幸不墜先人之遺
訓汝輩亦宜深體吾意吾所以名吾亭曰存耕者可不念哉既而却
藥謝醫夷然瞑目而化至正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階
止承務郎六年夏有制授奉議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致仕而公
不及月夕娶翁氏封恭人沈氏高氏子男九人長一民江湖等處

行中書省檢校書吏次惟善元善達善止善擇善復善師善處善俱
未仕女三人適沈德純桑存善揚伯生孫男四人女四人一民等既
遵治命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某桃花谷先塋之側且以公妹
婿沈與道之狀來謁請銘按狀所述公之治行多今人所難能雖所
試者小未足盡展其施然進退之際始卒無疵備福考終可以無憾
是宜得銘乃序而銘之銘曰

范望于吳自文正公支于海邦仕弗顯融積久必發逮于公躬取彼
凶桀克有雋功乃著官簿乃曉民庸禮進義退遜焉高風有隕自天
命秩則隆不居其有尙飾乎終蕃蕃子孫餘慶所鍾式敬爾承保茲
丘封

江洲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洲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婺之東陽人世祖亮與
宋政和中舉八行賜號冲素處士日志行者實兄弟行歿葬縣南乘
驄鄉木掘嶺荷塘西原子孫因家于荆浦父諱潤以修德尙義爲鄉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四

善士母顧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志既葬而隱于醫其
爲術深超徑詣精驗如神然不專于爲人已疾尤善大素脉言人吉
凶貴賤壽夭率皆奇中公自號實堂人罕用爲其所稱而直以藝配
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十有六年大盜竊發于鄰郡蹂踐縣
境尙書左丞史公弼宣慰浙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填膺逆上結
塞脹滿寢食俱廢公授以七刺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永康縉雲
皆預在行將卒道病與藥輒効事平計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
志不就乃署公本郡官醫提領史公入 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
首及公且貽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
政事行省江西後二年召還樞庭見公歡喜 陛對亟薦公于上李
叔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爲尙醫奉御食五品祿明年扈從上京阿
忽都楚王疾劇有 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入謝 上嘉獎
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朔漢迴次和寧王孫明安帖木兒有奇疾眾醫
莫知所爲遣府僉孫司馬者詣 闕請輟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

不任遠役懇辭

上再三勉諭出向方襲衣重裘安車善馬資之

以行仍勅有司厚贍其家公至施之誠煇投之場依閱月而疾良已
王為之剖羊刑馬大會宗戚饒公南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
兩內謁者張哥司徒復言于上及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

文綺四端以旌之由是聲稱動朝野太醫刻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擢
江西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過家上冢即抵官下居三
歲職事修舉省臺交譽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溫厚
家食之日待鄉鄰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難色方將優游于
一丘一壑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矣到官數月俄拂衣而歸遂
以天歷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于家享年八十有三重紀至元某
年某月某日葬荆浦之北原其元配何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
祔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于杭州路醫學教授次至道馬氏
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襲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厲某孫男六
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于是

黃學士文集卷三二八

五

至道以狀來取文為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志道與先兄留治家事
凡先人所游從與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真能知其詳所
可知者僅若是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參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若尚
少求而父切脉即知吾後當居政路不意忝竊至此而父可謂精
于其術者也今豈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關軼固多
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脉訣出于蜀之青城山王卧仙翁而欽人張子
元子發嘗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以行于世其端緒
之相承可概見也昔劉歆序七畧醫經之言人血脉經絡陰陽表裏
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及旁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猶秘而未
出故無得而述焉庸備著公所序于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伎者有
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知來物活人
之功抑其仁術 帝謂斯人醫師之良界以 制書歸榮故鄉
幡然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正公則遠矣公書具存潛發

明徵在爾子孫諱文訂實推述原委薦諸石章用神信史

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為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即思恭于
公為大父進義校尉從孫于公為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為舉子
業 國朝取宋塲屋事廢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
而取家庭所聞靈樞素問諸書之說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方
拘論而莫究其原委多與古法背馳于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
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以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
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施砭熨與他醫異此以名動一時
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
詢決于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耶則盡出所藏
劉守真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
茲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為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

黃學士文集卷三二八

六

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
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
抵務守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
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會同摘古語扁其齋曰恒蓋用術貴
于變通而立志則不可無恒也四方士大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
無虛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廟宇闢
土田教育其弟子員後多為良醫尋用省臺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
提舉遂為其提舉階自醫愈即陞成全郎時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
官十年其學大行于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于哀毀如
不欲生意以三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某官
鉞之孫女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就矩亦
已卒孫男四人公資稟和粹識量明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
其弟鄉鄰有急拯救之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乾孫既以泰定元
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吳縣志德鄉望野墩先墓之次後十

有三年始以故宋進士顏先生堯煥所爲公行狀屬子爲之銘予觀前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皆略弗著惟論次其所以爲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是用悉取而備陳之公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遭時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下之士獨周禮爲無所用乃俾乾孫學爲詩以應有司之求乾孫篤于學而敏于文庶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猗葛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 帝有命公是廣樂其職不近名 尙有子蜚儒英際 聖時伏必興馳茂恩耀泉肩發其兆在茲銘

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范君墓誌銘

府君諱景文字煥鄉姓范氏其先京兆藍田人高祖諱昂霄金大安中進士應官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觀察使終于正議大夫吏部郎中入 國朝徙居真定以儒占籍曾祖諱元泰從仕郎解州判官妣張氏封宜人祖諱天祐汀州路總管府經歷贈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進封元氏縣子妣李氏封元氏縣君考諱忠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七

朝請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妣白氏樞密院判官某之孫女封高平郡太君府君生長官家多所見聞而有志于學人知爲遠大之器至大戊申集賢以茂材異等薦于中書署真定路儒學正未赴皇慶壬子辟廉訪司掌書司官分按嘉興建德鎮靜不苛而風口凜然府君之神益居多延祐乙卯入江南行御史臺爲察院書吏臺官有貴倂不法者眾皆側目而莫敢言府君獨奮不顧白于御史大夫明數其罪劾而去之同列咸敬憚焉從御史分巡湖廣黜憲長之徇私收政者一人郡縣長吏之貪虐者悉望風解印綬去所至宣布教條更新弊政御史賴其贊助交章舉之已未行宣政院辟充令史錢塘兩大利因爭地致訟有司莫能直事聞于朝遣宣政院狗兒參議公治焉府君爲之具其始末而辨其是非事遂定用參議公薦入爲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歲授將仕郎杭州路臨安縣主簿行中書省奉 詔攝廉幹官分督未絕事府君首膺是選至江東定期陞之遠近而責其稽違量事情之輕重而求其平允民無不畏服

既還復俾監辦杭城稅課甫三閱月補其元虧二十餘萬繕增羨十有餘萬婚丞相脫教口刺罕公嘉其能泰定甲子辟充本省掾史尋陞提控天厯己巳遷從仕郎松江府知事奉省檄監收秋糧且俾監裝海運積出餘糧若干石用參知政事胡公薦擢承仕郎江西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未上本省辟充掾史尋陞提控御史刷磨諸曹案牘無可指摘知出于府君與閩院御史交章舉之至元戊寅除承直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平江劇郡多大家素號難治屬州豪民有誣平人爲盜厚賂官吏而抵其罪者事覺爲物色得其真盜而昭雪焉府君治尙嚴明而本于仁恕平心易氣察辭燭理凡所鞠問悉得其情由是獄無冤滯見謂稱職至正壬午遷承德郎湖州路總管府推官引疾祈閑遂以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癸未十月二十四日竟以疾卒于平江寓舍享年五十有九真定先塋遠在數千里外自曾祖以下俱葬于平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北原諸孤以是年十二月廿八日奉府君柩附葬焉君持身廉介不妄取子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八

而撫宗族孤幼助其婚嫁一無所靳有詩文若干卷曰覆瓿集當代名公序其篇首咸稱許焉娶李氏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公琇從仕郎衢州錄事次公琰慶元總管府吏女五人長適曹州曹榮祖次適懷慶錄事宣德劉大用次適鹿邑縣尉衛輝田秉仁次早卒次適東廉訪司書吏廣平牛師說孫男七人女三人府君葬已久公琇以銘來屬謹據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天之將材必于名門用而不置如水有源府君之先世有仕祿建茲五葉是似是續直道而行蹇蹇匪躬剛而不折綽有父風遺迥外服隨牒平進名曹劇職恢恢游刃小識之效泰山蒙芒未老而傳奄其淪亡家聲不墜由子克肖咨爾來昆是則是做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皆嘗從予遊及予承乏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享取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緣斯文之

雅故將其父命以隱君嚴威之狀來謁銘按狀諱進字仲與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耀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被遇 憲宗于和林錫金符長其同列六十人以備宿衛 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家屬因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于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

世祖選用世勢以爲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調而儕輩中無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階俾居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府副總管尋以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 三朝每制器以進無不稱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特爲降璽書存護其家實異恩也至于裁抑奇巧崇尚質素又未嘗不寓執藝以諫之意識者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 世祖之定都于燕也公慨然曰燕故我土祖父魂魄能無思乎吾歸其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葬城西十里樊村漆園之原公卒遂葬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九

其墓次夫人陶氏宣德人有懿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日合葬焉子男一人賢佐 仁宗欲使疇其先業特授承事郎陽山瑤提舉今以累遷爲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夫孫男三人亨以鄉貢擢第爲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貞以甲子釋褐爲從仕郎章佩監知事庸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二人蓋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衣冠世族強者戮弱者俘爲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長雄而使人莫能犯或自混于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而以暴陵人有人心者所不忍爲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于義故君子寧屑爲之公後雖藉是有位序而恒若以爲歉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于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實志以歿子孫誠知之必有能自拔以昌吾門者矣于是陶夫人亦力贊公以教子爲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知位丞相出臨江浙畧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以異從容宴

語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于家庭可知矣亨與貞又皆生盛時蒙善我豐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而銘之庶以慰公于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疇若子工帝曰杏垂實先夔龍降及中古爲民者四人思擇術貴德賤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通出此入彼與時行隆曰予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庾爲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迨用一經守爲顯門兆茲幽虛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亦或爲漆君蓋其裔也會大父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徙興國之永興又徙太平之當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君任 皇朝歷黃池建康杭州三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造作副提舉遂爲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賢子孫改將仕郎累陞奉訓大夫年踰七袞輒致仕而去君少敏于學敦行孝弟將仕君歿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十

負土成墳松柏皆自手植與兄弟分財均兄及弟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尤喜周人之急歲饑則爲發粟病者與藥死則與棺里有叢冢積久暴露爲聚而化之如浮屠法鄉鄰多賴居官所至克修其職業執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再皆蒙 恩錫資甚厚人以爲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績用未顯也異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菴以爲茲謝公玄暉舊宅不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至君又益以田四十有五畝而祠將仕君子庶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家僅一里所君謀于兄弟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汛掃之須前進士汪君記之瑞蓮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興國先隴隣于雙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爲興茶利其徒創置祠宇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延羽流爲將仕君藏醮事感入鶴來下述黃錄儀因著其靈應之實今天師張公玄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之使江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爲製其

號曰可心其爲一時鉅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于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同里廣教寺法堂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爲己任閱兩寒暑而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于己仍施田百畝以資他日繕葺之費任持僧德遠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爲登堂說法緇白四眾咸會君忽顧其子與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日竟以疾不起聞者皆歎異焉君生於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卒于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日葬新塢將仕君墓之左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廕授寧國路織染局使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錯孫男一女六其葬也與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乃按狀所載序而銘之銘曰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君諱邁字謹之姓陳氏其先自蔡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夢蘭某官祖諱榮某官父諱孚入國朝以世祖皇帝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禮部郎中副吏部尚書梁公會使安南 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既至詰其世子陳日燁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重贊辭直而壯日燁震誓願遣陪臣入貢使還稱 旨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 上方欲實之要地而公遠請外歷建德衛台三路總管府治中積階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所爲碑銘母顧氏封臨海縣君待制公歿時君年甫十四執喪如成人弱冠用廕補台州錄事判官台實鄉郡人以其年少頗斬之君延見父老故舊情文備至或干以私輒不復與之接臨事無微不至察吏莫敢侮奸民爲之欽避乃皆歎服曰勿齋有子矣勿齋待制公自號也秩滿遷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築大圩環小民田其中強委錢貸之覲子本相侔而有其田民不肯受則因治田與之閱殿傷其七人縣吏受賕反欲加以罪民訟其冤君白郡長貳召

吏責之乃釋被誣者而致吏于法民間租賦許自輸而禁團結舊制也豪民多冒禁而利其贏餘君申明之則相率行賄賂假權勢沮撓焉君不爲動禁之愈厲公私咸以爲便居二年以母疾棄官歸養民挽留不能止乃樹碑以頌去思凡爲碑者五其遺愛在人多矣君既抵膝下而母竟以疾弗起居喪哀毀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于仕家食者十年調集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慶元爲浙東帥閫治所事至繁夥有自臺端來居帥座者奴視司屬人畏其氣能凡所諭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飭吏檳使無間隙可入有私託則據法以對度不可屈乃爲之霽其威嚴郡長貳每事必資君而後決君於民之冤者直之吏當次補而貧無資者循其資序而用之或來謝輒弗納曰我奉法耳非有私于汝也郡學有沙田在海島石礮山中土豪擅魚蟹之利歲輸緡錢八千而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徵理之盡取其錢以其祭器諸生立石以紀焉所受圭租平其斗甬而令民自操槩無他官倍取及左右侵牟之弊莫不負其餘糧而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去居四年擢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進階文林郎杭俗素華靡士子習于浮薄君擇宿儒有學者爲之師以作新之省曹書佐多起于閭閻不解文義俾君試取文意不肯可也賴君言而獲并容者甚眾居無何俄病渴引飲動一二升閱數月病作瘍醫不能爲遂移疾請納祿授承直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命下而君不及待矣君卒于至正四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十八日葬所居太平鄉役嶺之原娶葉氏尙書右丞南陽郡文簡公李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同之女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曰樵某書院山長後君四年卒次日集衢州路龍游縣靈山巡檢次日樵左翼屯田萬戶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適處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四明袁暉翰林學士侍讀 郡文清公栢之孫次適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大祝藁城董守緝翰林學士承旨趙國忠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錄事判官同郡周士瀟集賢待制仁榮之子孫男三人女若干人君幼聰敏日誦數百言早歲能屬文中年宦游所至晝接賓客夜考經史

記能成其家學君丰神凝整外剛方而內和易每謂居官處事求中
于理何至過為深刻耶故其馭吏使不可犯而已泄民則思有以便
安之書而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鮮有知之者待制公有別業君重加
精葺焉其室曰嶺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徘徊竟日以示終身
之慕焉初奎章諸老交薦君擬 奏辟以為屬而君適有內艱浙東
部使者或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以君應守令之選
朝廷既處君于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甚禮重之 今天子方妙
揆儒臣纂修三史遂以君名刻上冀國董忠肅公守簡時方總裁使
事及為中執法力薦君廉慎而明達宜署臺職且夕且向用而君逝
矣識與不識咸悼惜之曰近世閭閻子孫率以縱逸墜其家聲君少
而孤未壯而仕乃能卓然自立如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止是乎
君葬後五年模以君甥壻黃池稅課副使楊孝原之狀來謁銘載念
君與余同時筮仕于台之司縣別後音問杳不相通及子忝預聞學
政去官間一歲而君繼至竟莫能敘契闊詎謂君遽先子死衰朽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三

齡動增感愴又何忍執筆而銘諸專价踏門靡容固拒書辭繁猥不
知所裁銘曰

台之陳氏故為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 世祖時朝多俊彥

穎出其間茂膺 上眷鋪張 帝業潤色 皇猷揉彼蠻方

敬承 天休功成弗居盤桓外服委祉于君以有世祿劇曹上幕

罔憚其勤乃陟儒臺乃柄斯文人皆望君入對召節發舒素蘊光昭

遺烈胡晉不年而過其施尙克有子圖承其垂不以予耄俾專述作

鄙言匪腴聊慰冥漠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公青自建之
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立逮君
世矣父東又自發徙家于杭故今為杭州人母施氏君生而俊爽稍
長強學好修元貞元年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察舉補嘉興路儒學
錄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涿郡盧公按臨之暇畧其勢

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既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
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
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
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若君能得
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于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
詔起文敏入侍講于集賢院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
然未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湖州路潮陽縣青洋山
巡檢退荒之地縣長貳久缺君攝縣事獲強盜之逋誅者八人脫平
民被誣為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有疑獄多
以委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赴選集于京師某月某日 天
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得召見
嚶嚶學士方侍書于閣中前奏曰臣濫得能書名如吳福孫所書雖
臣亦有所不及 上領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以賜將用為閣職
有沮之者而止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四

岸素高又在師儒之位不肯為詔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
路澈浦務稅課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職殊不以為歉也晚益務恬退
足迹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歸
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時中
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當升授將
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後歲適大旱有禱立應遂為曹
年理民田為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諭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決者
他利害有當與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詣溫台兩郡臨給鹽場工
木七年秋執事于鄉闈甫撤棘復俾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
八年正月十三日卒于所居之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
日返葬錢塘縣欽賢鄉西溪花塢先塋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
麟之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與岳枋早卒
孫男一人繼善君明敏出于天性豪邁不羈談辨絕人媿媿不倦好
客之名聞于四方自儒釋老至于岐黃汜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彝器

法書名畫其書篆施于金石爲尤宜奉贊幣求之者殆無虛日禮部尙書太不花嘗爲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叟所著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藏于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遇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遂僅止于斯天乎人乎肅以狀來謁銘謹據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五
步
題
真

之始就職君謂數之爲術至矣而未始外于理舍理而言數非所以爲訓乃爲諸生發揮先儒性理之說聽者無不悅服棟宇之摧剝及祭器之敝壞者捐資俸而新之學廩則擇人以司其出納而一無所問秩滿當主教列郡既上名中書未調而君屬疾臨終戒其子勿爲惡兄弟宜相友愛勿有所爭語不及他家人以藥進君曰毋苦我俄聞日早暮家人日日將中矣遂奄然而逝至正八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張氏有子男一人曰日新播州儒學正女一人適余珽再娶周氏有子男一人曰人新女二人長適大都路雜造局照磨吳顯已卒次適汪簡孫男七人女三

人君舉止莊重識量淵深自少巖然有成人之風同里知黃巖州張君與紹甚器重之故以女歸焉君平居孝友弱冠綜理家務謹守成法父沒無改于其道父所建義塾祠郡王于其中始居貴溪者也君敬承先志益買田以共祠事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弟死其孤甫五歲教育之如己子處宗族鄉黨所施恩愛禮讓各適其當與人交若淡薄而推誠相與雖久不衰不喜言人過失待人無疾聲厲色驕慢之氣而人自敬莫不推其長者徭役之不給者助之分爭之不決者解之人貧及歲饑則散財發粟以周之有作屋而侵其地者據其山以葬者竊取其林木以爲材者皆忍不與較其寬厚如此君之葬也其諸父中爲國史院檢閱官適與予同在史局代爲日新等奉常德路總管張公熙祖之狀來謁銘予不得辭銘曰

秋江黃君墓誌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六
步
題
真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爲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珽早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爲學君亦痛自飭勵期無媿于古人年逾四十始遊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泊李公以舊學相 仁宗賢才棄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卽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恒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爲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于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爲杭州教

授君美曰吾以布衣縮交相國榮執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
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爲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遺以錢助之宣徽王
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爲當世所重如此
君嘗以母病額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
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啖蜜法而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村民
家還遇虎君駭曰吾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遂巡而去集賢大學
士陳公言是家母爲節婦子爲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
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
母之喪走京師乞銘于閣學虞公以葬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
或以君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擢賓館閣君以葬母辭
公知不可奪則爲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爲銘及哀輓者
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爲儒學提舉君歎曰
吾親在且不止今尚須祿仕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
人完顏君守贛奉幣馬迎致郡齋居歲餘俄思歸艤舟未發適值始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二步 選 慶

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日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
年七十有五贛守爲具衣衾買棺以斂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
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子男五人曰俊
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晉有家學今爲徽州教授曰紹爲仲氏
一鶚後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榮
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處鄉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
常推禍福成敗之幾開人爲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
諮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爲己得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
于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
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于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不聞于
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
足以知之姑摭狀所述爲銘之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來患莫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己胡有
不爲而止於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發揚在上

其藪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養齋蔣君墓誌銘

杭爲東南一都會其民率多藝善貨殖市區相屬如鱗次意必有若
昔之大隱者寓迹以自混于其間以予所聞蔣君殆其人乎君既死
且葬其子元龍介前進士汴梁段君以狀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
君子所知也銘固不得辭君名景世爲杭人蔣氏故宦族而君之先
獨弗仕至今遂學爲醫然不專以其技自用恒數善藥爲丹劑湯餌
以售于人取私叔夜養生論所引神農氏語以養齋扁其藥室其製
藥也自山澤來致其物者必以色味參諸圖經非其地崖及采暴之
時弗苟取也鉢分之等博洽燂炙合和之宜必本諸方書小失其度
輒弃去弗苟用也言醫者冀得善藥輔其術教病家求藥必之養齋
自達官顯士閭巷小夫至於旁州比縣之人無不知求藥於養齋者
故其室無留藥日役數十人猶不給或持錢踣其門累日乃得藥不
以爲溫杭之業于藥者千百不啻莫敢與之齒也凡學于君者多良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六步 選 慶

醫而食于君者皆良工云蓋世之知君如此君之修于家者世未必
盡知之也君平生自奉無良裘肥馬而于親里交黨之乏絕賙恤之
無少靳其拊人以恩而于子弟家僮之微過每對尊客斥責之使知
愧以自厲元龍爲人恂恂有父風家庭之教也天師太玄子嘗爲君
書養齋二大字而前太常博士東陽柳君記之以爲君養于內者有
其本其言良信此子所以意其必有隱德也君生于宋寶祐三年九
月一日卒于今天歷三年四月九日壽七十有六其年六月十六日
葬西湖上南山之仙芝塢娶管氏子男一人元龍也孫男二人女一
人銘曰

漢有韓康唐有宋清猗歟蔣君卑不近清之利高不近康之名庶幾
古之中行者耶

松溪縣丞王君墓誌銘

君諱嚴字敬之姓王氏處之麗水人既歿且葬其女孫之婿葉渭以
狀來謁銘予之鄙陋固無所辱命焉其來也不憚六百里重岡複嶺

之遠躡躡走風雨中浹旬乃抵予舍下其望子厚矣詎不得辭按狀王氏系出江左今占籍麗水之雲和鄉者或雄於貲或登朝仕通顯最爲鉅族宋迪功郎時中君五世祖也曾大夫儀大父珪父克寬俱晦德弗耀君少負雋材善記覽以能賦有聲場屋間咸淳末名賢書上春官末第而德祐失國君與伯兄挺並用福建宣慰使李公珪薦補官挺爲福州路閩清縣尹而君爲建寧路沿溪縣丞自以不能隨俗俯仰命下拜而不赴君性孝友平居無疾聲厲色而治家肅然不素不嗜酒而好客務盡其歡乃已遇後進之士以禮有所問難輒口占答之未嘗以肥田廣宅侈于自奉而樂周族姻里黨之急細人之家無以爲養生送死之具者多賴焉歲凶發粟必下其直越中之飢流民相率而至悉以君爲依歸所居旁曰梅柳市當甌越往來之衝行者苦其地險惡君爲作石路千餘丈人以爲便浮圖老子之宮有廢不治亦畀以錢使一新之其嗇已裕物見于前進士葉君現所爲積善堂記部使者分按屬縣聞君風誼咸爲賦詩或就見而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八

元

題名

問焉君晚中末疾逾年稍間已而疾復作子若孫以藥進却之日生寄也死歸也吾年既耄可歸矣復閱數日夷然而逝君生宋寶祐六年八月己丑卒于今至正二年七月戊戌享年八十有五葬以四年二月丙午葬在其家北十里天堂之原娶梅氏早卒遂不復娶以閩清之仲子邦彥嗣女二人適潘壽梁祖壽孫男三人勲烈炫女一人婿卽葉渭爲邦彥來謁銘者也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始君冠而以敬爲字因以爲齋居之名觀君于死生之際瞭然無所惑亂殆有得於先儒所謂常惺惺法乎是可無媿于名其齋者矣銘曰士患無時亦既有逢盤桓弗進卒逸其躬利澤在人所施必豐矣必有位乃爲顯融戰兢自持以成其終刻文孔昭表茲堂封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淮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間舉八
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之必曰八
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因祠之至今不廢六世
祖仲基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闕之紹興壬子進士高祖諱某曾祖
諱庠祖諱珪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
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于諸子百氏醫藥卜筮數術之書無所不知
作詩尚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自以為高教其子率能有所成立其
獎飾後進雖小善弗遺有過輒面斥之亦無少怨里中子有獲罪於
其父將違而去之者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罔極天可逃
乎其人大悔遽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
五子而析居者已三十年君觀其墟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墓誌銘

汝家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倍之不詳
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盜屢發君所藏一日卒然遇之隣
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薰之為善良暴其事則辱在我
耳彼豈樂為盜哉迫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媿而改行其能使人
化服又如此若家非甚豐於財而樂振人之窮居者行有咸有以資
之病與藥餌死與棺槨穀貴則下其直貨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券歲
饑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乃罄餘粟以食其鄉之人蔡港
務官所虧稅錢一千三百緡計無所出携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悉為
代輸因請以女備給使君拒弗納州官有受代貧莫能歸者死無地
以葬君方自治壽藏輟其地以畀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
食無兼味而涼天佳月朋簪雜集觴豆甚設雅歌投壺盡歡而止延
祐中故人有知君者薦為處州儒學錄辭不就自號蠲菴居士以示
絕意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
臨終顧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殆庶幾乎其毋以

侈靡之物斂且毋以緇黃獨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墜詩禮之
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
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一其年三月二十六
日葬順化鄉黃山先墓之側娶朱氏子男八人長惟誠次惟諒為伯
父後次惟訓惟詎惟謹惟謨惟詵惟評女三人長適常州蔣鉞餘在
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葬後三年惟誠介趙君季文賈君彥高納謁
而言曰先人不幸至於大故惟誠等遵治命速葬未及跣走於先生
長者之門以圖不朽懼久且墜逸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按
事狀所述君平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
文為解銘曰

緊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恩是承君主盛時不榮以祿惟行
與文是似是續動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為時逸民有子詵詵
幹父用譽載其休聲永口封口

溧陽孔君墓誌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墓誌銘

溧陽孔君既沒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柩以葬前期汝舟俾其
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按自魯徙
吳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務治生產以殖
其家父庭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
取宋之師至金陵寓公趙待制准起兵溧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
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序死固其所蚩蚩之氓安知天
命所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眾詣軍門鄉井賴之以完主帥
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
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為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為懇
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
如己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必加周卹而不
以為德他可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餓者瘞
其殍死者天歷己已荐饑亦如之且傾廩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
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爾豈藉是榮

吾身哉況以入粟而賞官何樂之有識者尤用敬服君素剛介人有過輒面斥責即貴勢無所避故與世多忤有誣陷以不法者平昔所怨忌又旁咻而力擠之長吏覲君有所請託抑弗爲理君曰吾心無媿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擠之者乃自悔而君無幾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毋懲口所遭而怠於爲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繼其先惟知學可以淑其後至其子能自植立遂悉付以家事日與賓客從容於琴册觴豆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久近爲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以二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娶口氏前三十有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惟懋女四人婿曰蔡翼張濱宗英槐湯某曾孫男入人女五人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槩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無所慕而不累於名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三夢 慶

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

君家于南由支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幾者知利物者仁爲而不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彌久獨存安常委順訖爲全人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昭之刻在墓門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建德推官李君燦同校文鄉閩南士預薦者二十有八朱公仙其一也於是公仙之父歿已十有一年葬亦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遷用特恩爲吾婺學正奉李君所爲狀來謁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寔字寔傳饒之樂平人始居萬全鄉之石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充族日以大至君愛金山鄉碩德里山水之勝又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唐者曰兵部尙書鈞譜諱散亡逸其世次大父曰國章生於宋季晦德弗仕父曰君美博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刑獄奉書幣迎致之將授以官力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數于言十二能屬文十四而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領其教

門事貴勢熏灼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尙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爲者耶吾膝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以書推薦于當路君掉臂弗顧周侯媿謝焉 國朝用科舉取士有司強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場屋蓋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與伯兄季弟往從之游盡棄其學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覃思三十年著書曰六十四卦餘義謂伏羲之卦止於入文王拘羑里重爲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於流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與於

憂患文王周公父子事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既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于卷雖窮不自聊而言辭和適無所怨懟其自養也厚矣此又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甘旨凡祭享于家展省于墓必爲之隕涕居家有禮妻子伺其喜怒莫敢犯交朋友處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誘掖之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四夢 慶

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方欲納其清華以葆遐齡俄一夕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大學誠意章自今子其脫然矣詰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遠次公迪次即公遷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子聞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人可謂有所不爲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爲豈非有志之士所爲歎息痛恨者乎公遷遭值盛時以文學自奮而汲汲焉圖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來者詎可忽諸銘曰範我馳驅大道孔夷人謂其迂捷出他歧猗歟朱君自信不疑觀父之行以潔其歸往而不返匪佚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惟不有逢以卒不施尙克有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亟不遲後有興者監茲銘詩

祁門李君墓誌銘

君諱與廉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廣明之亂避地東南至歙之黃墩兄弟三人析為三族居祁門李谿之槃田者曰鴻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後益蕃衍遂為其鄉之望君曾祖諱悛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以為號曰盤隱宋末干戈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既長躬行孝悌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歿四年而母亦歿居二親之喪動必以禮俚俗誕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葺先廬以奉其長兄而別為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往省其疾越翌日兄卒其長子甫四歲次未晬奉寡嫂扶護其喪以歸次兄繼卒而兩庶兄亦卒為經紀其家事曾無彼此之間祖墓世遠多蕪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割己田若干畝立祠於十世祖墓而刻其譜系陷置壁間族人有子孫貧乏徙他郡而人竊賣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而幼而人竊賣其田土者悉為出力盡復其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五 墓 誌 一 慶

舊外舅姑沒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皆死為立後又葬焉諸姊來寧而沒者則為治喪而育其子嫁其女從夫遠宦而老且病者則迎歸而為其子納俾職奉養夫與子俱亡而無依者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篤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親疎各盡其情然剛直尚氣節臨事果敢歲饑民相率盜取人粟長吏庸孱畏憚託故避去君以為稍緩將滋蔓而為亂奮身勇往擒其首惡餘黨皆駭散因出所儲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是稱之所居有澗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東園蒔花卉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為池構屋其上日乃與下闕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六 墓 誌 一 慶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七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八

躬行孝友出乎天性由家而鄉是亦為政隨所設施利興害除山龍
海謠化為詩書觀頤自養屏絕世事蟬蛻澗濁儵然而逝重泉永闕
宿草屢新發其幽光惟口有人雲山蒼蒼遺風故在昭以茲銘揚芬
千載

諸暨陳君墓誌銘

始子為諸暨州判官聞陳君兄弟以尚義稱其鄉君兄用薦者起家
教授平陽州以母老辭不赴然樂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君自蚤年
雅志邱壑或勸以仕則應之曰吾學不如古人才不如今人縱有以
榮其身寧不媿於心耶由是人莫敢強君方恬然自適不以世故屑
其意世亦鮮有能知之者予去官後數歲偶過君所居紫巖之口口
從其兄出謁予觀君進退有禮聽其言又皆質直無所矯飾而於其
兄唯諾甚謹竊敬異之別後聲問闊絕已十年君之婿王仲楊俄以
君訃至且求予銘君墓輒不讓而銘之惟陳氏自宋金華合枋始家
于諸暨至君之曾祖諱某祖諱良仁父諱開先三世俱不顯母馮氏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九

有子四人君其口也君諱嵩字以高弱冠罹寇難先廬盡毀伯兄元
震仲兄元凱咸沒然次口孫則教授君與君同奉母命殫慮畢力撥
拾殘敗之餘銖積寸累再徙寒暑家乃復完割田若山六千餘畝建
義莊義塾聚族人之不能自食者養之其未知學及里中子弟來學
者教之事口口口朝為下有司表其居曰義門云君事母善承候
顏色晨羞夕膳必極其甘旨母年六十君與教授君捐宿逋之錢四
萬餘緡願以增母壽母年九十有六而終君哀毀骨立比免喪酒肉
不入於口教授君卒君尤悲不自勝哭之口吾同氣惟兄在耳茲口
口我而逝自今以往出入將誰告事可否將誰取裁乎因徙居義塾
大治其屋室而益以私田若干畝凡教授君所欲為而未遂者悉以
身任之母為子姪言成立之不易而戒以勿墜先訓至正二年君年
七十其年五月二日不疾而卒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姚氏子男
三人長嘉言次嘉績君以伯兄乏嗣俾為之後次嘉善女一人適王
仲楊來求銘者也孫男二人君為人坦易淳朴讀書不務馳騁於文

華而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一以真實人或負之未嘗與較雖晦迹
不仕而行脩於家澤施於人非果於忘情斯世者是可銘也已銘曰
陳望穎川實為大姓來家於越由金華令中隱弗耀遠君兄弟兄棄
其官君亦不仕擇義而行畜已裕物匪樂乎獨以私其佚有煒大書
表于宅里銘昭其藏詒爾孫子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子校文鄉闈華亭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益肆其
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 旨預聞試事璋以
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
年之後方用自愧而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踏子門再拜而言曰吾
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非歲就學吾大父暨吾父延名
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躋攀分寸為闈里之榮而吾大父已不
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于巨隧蓋有望於璋而璋
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復于吾父失今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十

言俾吾大父沒而不忘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
子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弗敢拒也序曰君姓黃氏諱允恭字
敬翁松江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為
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
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
繇蓄粒聚家以苟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
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禮相加忍弗與校性至孝母
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溫清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
其過乎哀歲時子孫捧觴為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為務元統元年有
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
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
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纊
神識不亂大斂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
一月十八日卒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

三月某日葬于胥浦鄉柳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于男一人曰
鉞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爲鉞之子
珪無錫州新安巡檢璋以天歷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
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予聞
之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素傳子再世以其
時考之不爲不久矣爲善之報果何如哉姑爲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緊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蕃旣播而又肯穫不以
無年輟而弗作其種其種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以時惟銘可徵
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斁

秦君墓誌銘

秦氏之先出於魯公伯禽有以公族爲大夫者食采於秦以邑爲氏
漢徙大姓實關中始家于京兆其後有仕宋口政間通籍于朝者於君
爲九世祖建炎初自汴都隨蹕南渡因僑居于金陵故君爲集慶路
之上元縣人累世巨隴皆在上元之葉墅族曰蕃衍殆百餘房有兄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二

弟並膺鄉薦者至今兩派子孫猶以大小貢元房爲別大父諱世修
端平中始出居郡城之報恩坊與其子三人皆晦迹弗仕其仲子諱
淮英君之父也君諱士龍字仲朔生於 國朝至元癸巳資質魁
偉自幼疑重如成人性仁厚樂易篤孝於親待族姻有恩接賓朋有
禮尤憫憐喜賙人之急鄉人有假貸弗能償者不責也天歷己巳歲
大祿民乏食捐錢五千緡易粟以賑之江淮間有巨商偶與君爲市
而遺其橐金君拾而藏之以俟日且暮商號泣而來曰家貲盡在是
今一旦失之矣君問爲金幾何商以實對君驗其數與所對合卽舉
而歸之商請以其三之一爲報君峻拒而不納識與不識咸稱其長
者君平居衣無華飾室無嬖寵親溫氣和未嘗有疾言遽色至於見
義勇爲則毅然如烈丈夫讀書務明大義教子必延名師躬自執簡
相與講說論辨而訓飭焉諸子亦能刻厲而俱有成立君晚益不出
日以觴詠徜徉於山水花竹間邈然若與世相忘者金陵臺府所推
名公大人見君莫不器重之至正辛卯某御史舉茂異又舉遺逸皆

不應濟南張公夢臣爲中執法遇君尤厚君自號雷淵公爲大書扁
于所居之堂丙戌秋次子德新由行臺書佐從事浙東憲府欲奉安
輿以行君不可己丑春因謁先墓於江寧縣鳳臺西鄉慨然謂長子
德基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我死必葬我於此卜兆云吉手植檜一
本識其處尋以是年五月六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男
二人德基德新也女三人長蚤夭次適王元誠幼在室孫男三人女
三人二子遵治命以其年七月八日奉柩卽君所卜鳳臺西鄉之大
黃岡湯家山葬焉德新旣解奏差之職歸持服暨從吉後至浙東會
予以老得謝歸卧林麓德新以子友太常博士胡君助之狀來謁曰
先人生无祿仕名不登史冊葬宜有銘以昭不朽敢以爲請予觀宋
之中葉遭值多故士大夫扈從而南顯融於時者固多堙滅無聞者
亦不少有如君家一門九世以儉德自保而其澤流彌久弗衰豈易
及哉君際今 聖代諸公不無望其稍出所輟以應時須而君雅
志恬退訖以布衣終蓋君之爲善雖不必躬食其報而有子能亢其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三

宗方與未艾尙何憾焉銘曰
秦故官族由口而昇世有隱德不居其名君生盛時可仕而止薦書
交馳卒不爲起眈彼巨圓水清木深我自樂此而有遐心可欲者善
孳孳朝夕積之也久發也不亟委祉所及承之有人揚其幽光耀于
無垠鳳山之原窈乎玄宅山雲下垂苾此新刻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娶之永康人諱楚者於君爲曾大父諱茂者
於君爲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
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
警毋歿時年甫十三能助父理其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雍睦
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
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入
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實玩覃思或竟夕不寐儕輩推其精勤君
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因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

年秋疾少間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沈疴荏苒閱十四
寒暑漫成衰弱以天歷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
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
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
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爲詩文皆不苟而
無留藁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雙林鄉住山
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壙累
數百言猶以爲未足復俾予卽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
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掇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嗚不使年兮過而莫
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重泉兮幽幽
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紆其哀兮薦此石章

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尙書傑哲篤公之夫人卒壽四十有
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溧陽州某鄉某山之麓尙書既親志于幽
堂其子傑伯僚遜等復以尙書之命徵予銘揭諸封隧用昭示于後
人予辱與尙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爲解謹按夫人諱月倫
石護篤字順貞系出偉吾氏曾祖諱雍吉脫忽倫由雍吉脫忽倫而
上世仕本國祖諱脫烈事 世祖皇帝爲功德使以勞績被褒錫
甚厚桑葛秉政嫉其能而惡其不附已誣構以罪遂遇害考諱八里

麻吉而底資善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妣廉氏中書右丞布口
迷失海牙之女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
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
歸于傑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傳吾氏遂爲其國人尙書
之曾大父曰莊簡公岳璘帖穆爾大父曰忠愍公合刺普華父曰忠
襄公傑文質仕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實古高昌地忠
襄以上世嘗居傑輦傑河因以傑爲姓示不忘乎初也其在高昌最
爲鉅族而夫人出自名閥以淑德克配君子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
盡孝甘霖溫涼無不曲致其誠處妯娌雍睦无間言率羣婢治繇菜
與凡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人嘗曰新婦孝順吾將就汝終老
焉尙書起進士由太常出爲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歷之初兩
京軍旅並起朝貴多以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關右道阻音問不
通夫人日夜號泣以幼子屬諸保姆曰脫有不虞汝等各圖生全以
撫育孤兒吾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挈家而南及尙書遷南臺御史

夫人侍太夫人居高郵俱病疫夫人力疾躬視粥藥太夫人竟不起
夫人晨夕號慟聲徹闔外春秋脩其時事哀慕如初喪尙書出僉廣
東憲司事彈劾無所避忤大臣意解印綬徑去與夫人至江東時忠
襄方買地於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上奉忠孝而下六喪以昭穆序
葬竣事舉酒以祝曰新婦佐吾兒生事葬祭孝敬不怠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知新婦吾宗上有賴焉未幾夫人屬疾不脫茵席者五年日
訓其子曰吾鞠育汝等良不易吾病久且死汝曹務強學力行兄弟
和睦毋聽婦言毋蓄私財吾見恃才驕傲取敗者甚多汝等能以爲
戒吾瞑目無憾矣繼而忠襄卽世夫人起治喪事如未病時由是病
增劇親黨來候問猶以溫言慰之叩以遺命笑而不答臨終精爽不
亂夷然而逝夫人初以尙書貴封樂安縣君進封南昌郡君今追封
魏郡夫人生男十八長卽傑伯僚遜 御位下逮古而 登至正五
年進士第今正端本堂正字次傑理合國學生今爲豐足倉使次傑
帖該鄉貢進士今爲翰林國史院譯史次傑德其 今上皇帝潛

邱速古而 次僕吉思次僕弼次僕 皆國學生餘早夭女三人 歸寧許嫁廉咬咬平章政事大師恒陽文正王從曾孫也餘亦天孫男 四人長壽廷壽海壽山壽女三人尚幼銘曰

姻聯之盛詩詠碩人婦功婦德莫得而聞夫人之先爲國近臣于歸 有家顯顯相門從夫而貴正位小君匪於其儀翟芾朱幘英華外發 黃裳之文音容未遠聲猷具存孰揚其名子孫振振授子彤管寫茲 蒼珉

穎川郡太君江氏墓誌銘

故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穎川郡伯陳公口片之 夫人江氏諱愛其先燕之宦族夫人年十七歸陳氏陳氏世居溫之 永嘉通政府君之曾祖贈秘書卿永嘉郡安惠公諱景彥曾祖妣永 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溫國康順公諱自中妣溫國太夫人楊 氏溫公之兄宜中爲宋丞相悼宗社之淪覆棄官浮海去而溫公以 大都督府行軍司馬屯分水關亦執節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卽通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墓誌銘

政府君次曰萍次曰葭皆育于外家娶之蘭溪楊氏江南臣附楊氏 以三子歸于京師葭先卒萍長歷事 成宗武宗仁宗三朝爲 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故通政府君先三世以司徒貴顯被 褒贈通政府君未及仕而遽卒夫人所生子曰愛穆柯蚤以門功入 備宿衛受知 今天子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遷朝列大 夫副留守乃用著令追命通政府君以今官階勲爵而夫人從封穎 川郡太君夫人幼秀慧善女工能誦孝經論語孟子而知其大義事 通政府君甚恭謹居喪無違禮撫其孤慈而嚴每謂陳氏故宰相家 不宜令子弟廢學至粥簪珥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內外無間言平 居刻意於梵典日誦法華金剛諸經後居後以靡他自誓因斷髮爲 比丘尼事聞 官掖賜名淨行俾祝釐於內祠歲給衣糧及侍從者 五人至正八年冬十一月俄感微疾九年夏五月疾亟遂以其月二 十五日終於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口十有三子男一人卽愛穆柯 女一人曰娟亦爲比丘尼居禁中司徒有子曰達幼孤夫子鞠之如

己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柩至南 以十年春二月某日合葬于蘭溪 某鄉某原通政府君之 初夫人屬疾 朝廷宣醫診治相繼於道 於其葬也 上命賜賜楮幣五千緡 中宮所賜半之前葬愛 穆柯使達以狀來曰維吾母生有淑德克配君子遭家多難而能曲 全婦道陳氏之不墜其宗者吾母實有力焉不可無以昭示于後嗣 幸序而銘諸潛不敢辭謹撫狀所述爲之銘曰

猗歟夫人來嬪相門溫國之子司徒維弟乃於其間不有無仕九原 莫作舟移於壑藐茲遺孤其將焉託夫人守義斷髮自誓保之育之 俾承先志遙觀其成克有列位假 疏榮夫人是膺翟芾以朝日侍 內廷弗居其有委命口口順寂而逝不留不處哀動中宸訃聞當宁 卹典所加便蕃錫子靈輻南邁葬從夫君銘以昭之刻于貞珉 宜人賀氏墓誌銘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墓誌銘

寓舍年七十有二凱等奉柩葬于城西仍自東里啓御史公之殯合 窆焉爰以書及新安唐君之狀來謁於子曰凱承先人之遺祉獲 從事於臺府休沐之日吾母必竊竊以先人平昔貞白之操加 焉凱之無所肖似而不至大缺失者吾母伸先人之教所致也今吾 母已矣不可無以垂示後嗣 界之銘按狀賀氏冀寧之榆次人先 世俱晦迹弗耀宜人生有淑德稍長能誦四書年二十父母擇所宜 與得御史而歸焉御史公諱質字文美與賀氏之家居同里少孤能 自植立負材氣而篤於學以節義自期見稱諸公聞其教授於鄉學 者多負笈而至宜人主中饋尊賢禮下舉中其度而不過乎儉每以 不逮事舅姑爲憾歲時 御史公脩其祀事惟謹御史公之伯父伯 母俱在堂宜人奉之甚至處妯娌以和諸姑及笄而貧不能嫁則脫 簪珥發篋篋以與之無所靳宗黨有困乏必厚其周給里中婚姻失 時者數家資其助尤多其孝弟慈天性然也御史公用集賢大學士 郭公御史中丞冀公薦召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京師大疫猶子

某證危甚家人懼傳染莫敢近宜人曰死生有命詎忍坐視其斃耶乃躬治粥藥調護之訖賴以安御史尋入為揀中臺歷燕南河北山南江北兩道憲司經歷遂拜御史之命宜人之族有來謁者輒止之曰杜君以文學起家以廉介取知王公大人勿以吾故損其名夫名猶水也覆則不可收矣幸无訝焉人服其有識御史公在官歲餘終于位宜人曰號屢絕不數日髮盡白癯居去鄉并遠雖食貧而教其子不廢皆至于成人初宜人歸御史公未幾因宴集得金釵於座購遣徧詣所親問誰所遺母黨王氏方疑其侍婢簪之幾死釵出婢乃免家童執燭誤蕪紙帳諸子怒曰明當撻汝宜人亟呼來前撻而諭之使去曰奴輩愚昧不即撻竟夕恐怖必生他故其慮事之遠如此宜人方無恙時凱忽語人曰夜夢地震而室傾坤道母象也兆見於夢奈何既而宜人果遭疾凱忘食廢寢衣不解帶幾兩月疾竟不可為臨終戒諸子謹守先訓而勉諸孫以力學且令居喪勿用俗禮言畢而逝子男四人長矩周蔭入仕今為某官次倫焚鳳州儒學正前

黃學士才集卷三十九

七

卒次即凱由江東福建浙東三憲司書吏升居察院次愚汀州路寧化縣北安砦延檢女三人皆早卒孫男七人女三人唐君之言曰世有賢如御史公而不得宜人之賢以媿其德者十百也以御史公為父宜人為母而不得如凱之賢子以耻其美者千萬也予是用考其三從而得其可銘者而銘之銘曰

內言不出孰得而稱觀夫所從善乃可名惟時令淑相其夫子恪共憲度正直是履教誨爾子不替其承乃纂其緒乃洪其聲作為銘詩用垂貞則表于丘墳昭示罔極

宜人陳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東陽胡先生之夫人陳氏同邑甘泉鄉太平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業儒母徐氏夫人生三十有七年歸胡氏以先生貴封宜人年七十有六以至正六年正月四日率子瑜卜以九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葬其鄉之履善原前葬以狀來謁銘瑜之言曰國朝之取宋也其將相大臣擁度宗二子由婺入闕大軍追之多所

殺戮羣盜乘時竊發吾邑被禍尤酷外祖扶老携幼避匿山谷間吾母時甫六歲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左右外祖二女長陷於兵惟吾母在側尤所鍾愛必欲擇名士與之未及如其志而外祖外祖母相繼淪謝吾母悉出所儲奩具以治喪親黨莫不稱其孝吾父之前夫人生一女而沒未有適嗣聞吾母賢乃聘為繼室越二年而瑜生吾父以儒學起家入通朝籍在外之日多家務皆吾母綜理之吾父所以得遂其官遊而無後顧之憂也吾母視瑜兄璋如己出未嘗以適庶為間及吾父將以貲產付瑜兄弟輒請中分之人以為難瑜幼多疾吾母撫育備至須其長而教之聞瑜知親師取友則喜見顏色吾父久留京師亟為瑜授室瑜初得一女以未有子為憂及瑜構新居于邑中以奉吾母而瑜連得三子喜不自勝吾母貌豐厚而志恬靜不妄言笑自少見外祖母勤於女工習之不忘瑜間嘗進而言曰家幸祖給饋粥有妾媵以任縫紉何自苦為吾母曰不然女工猶士之為學不可以貧富少老為異苟不自力何以率下乎吾母幼通書晚

黃學士才集卷三十九

十六

好佛者之說置像設而事之甚謹卒之前三日適當歲旦姻戚來致賀笑語終日及屬疾呼侍婢秉燭起坐索湯啜之兒婦輩亟往候視迎醫甫及門則已逝矣時瑜適往省吾父聞訃南奔抵家已五閱月攀號靡及忍不即死以圖不朽惟子其念之潛與太常先生學同志居同里又備員使館為同僚託斯文之雅故五十年猶一日其能忍然乎先生名助字履信別號古愚父諱某宋廸功郎今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先生兩為儒學教授兩人翰林國史院為編修官遂以承侍郎太常博士致仕年踰七表耳聰目明壽考未艾子男二人璋居長而瑜為適瑜用蔭入官今為某官女一人適陳樞孫男女合十三人璋三子曰應文應元應申二女瑜三子曰朋壽端壽奕壽五女序而銘之于以紓先生之懷且勉瑜兄弟使益謹其承以申罔極之報也銘曰

吁嗟夫人葛藟之勤殷雷之義鳴鳩之均克謹所從宜享其報荷天之寵于光有耀播諸銘章慰其父君亦勗其子逮其仍昆

危母歐陽氏墓誌銘

金溪危府君之夫人歐陽氏也為廬陵名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弗仕母趙氏宋室女夫人夙聞庭闈之訓能自謹飭年二十有四歸危氏府君諱安素清貧夫人躬井臼米鹽靡密之事佐之持其家三十年如一日內外無間言府君瘵疾夫人治藥達旦不寐府君既不起夫人居喪舉必中禮盡其衣服以共葬祭撫育其孤子昇至於成立外家世蕃傷醫良方夫人悉取以授之藝成俾出游四方以廣見聞而昇不忍去膝下夫人察其情乃與之俱至京師昇稍出其術效驗如神隱然名動公卿間有奇疾必以禮延致之因資以具甘旨夫人居而安焉每謂昇曰古語有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聖人善之汝其守以為戒臨財慎毋苟得由是昇之所赴無貧富貴賤必盡其心重紀至元之四年八月癸酉夫人忽告昇曰吾將逝矣汝勿以吾故亟歸尋復徧詣鄰家及親戚之在京師者言當永訣後二日乙亥沐浴更衣而化得壽六十有六昇哀毀過情遵遺命留京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九選

師至正三年御史有知昇者列薦于太醫院較藝中式而以名聞被

旨補承應太醫歲時臨幸羣臣扈從未嘗不在其間八年

詔復其家九年六月壬子入見于 慈仁殿復被 旨升御診

太醫祿足以豐其養而夫人不及待矣昇將奉柩還金溪卜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前期以狀來謁銘始予識昇於灤水之陽觀

其作止雍容恂雅飭意其必好脩之士而寓迹於醫及考狀所述

乃知皆夫人之教也是宜銘夫人有子男一人即昇女四人長適奎

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次適洪某艾其傳某孫男一人充閭女一人銘

曰

于嗟夫人遠從其子教之誨之俾有祿仕如種既穫如炊既熟委而

弗食悲纏風木返柩故山崇崇巨墓庶承茂恩用表封樹

吳母趙氏墓誌銘

金華吳君元圭之配夫人趙氏宋宗室女於奉悼王為九世孫曾祖時中將作監祖若蘭知徽州婺源縣丞父嗣問未及仕而卒夫人少

孤鞠於伯父年二十歸吳君吳君之家故為著姓族大以蕃即所居

地望號靈岳吳氏至元間江南甫定盜賊竊發不時吳君因挈家入

依城郭賴夫人佐之以勤儉家日益裕凡內外屬於慶弔之事有不

能舉者多取給焉吳君之在疾也夫人共養營救有過人之行宗黨

為之稱嘆不已吳君先夫人十有八年卒諸孤尚幼夫人躬率之治

地于惠日鄉石塘以葬凡喪祭無違禮其後諸孤由夫人教咸至於

成人婚姻之事既畢夫人自謂可以少佚其老而天不假以年泰定

二年某月某日以疾卒得壽六十有四子男三人曰大同曰天驥曰

師夔天驥嘗為慶元路儒學錄尤好學而有文女五人婿曰某孫男

若干人女若干人大同等以至順三年十一月甲申奉柩葬于靈岳

先墓之次距吳墓三十里所前期天驥以書來謁銘天驥與予結交

文字間為最久不得辭也銘曰

貴胄而無驕養居而有守是為吳氏子之賢母爰茲吉壤永兆爾後

水齋木困銘也不朽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三選

外姑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瘵疾革潛屬以職事走鄞江上法

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訃至

鄞潛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將以十有一月丙

申改葬吾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張氏我顯考文林府君

夫人張氏于縣北甘泉鄉吾叔祖湖南轉運使煥章府君墓東南之

唐塢而以吾婦附焉若能為我銘其下棺之石猶泣執紼也嗚呼夫

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從曾孫

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母諱某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

直善翦製縷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蔭補將仕郎兩

家門戶方貴盛夫人自處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逮德祐

丙附外舅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路麗水縣主簿復避不就家日

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寡嫠無異處貴盛時

臨終猶不廢櫛沐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

五人婿曰黃潛李法何消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墳潛不敏無能褒叙令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猗歟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斁泰吾不豐約不齋曰婦之言恒其德適爾祖姑返玄宅勒銘方珉詔罔極

墓碣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董秉彝墓碣

嗚呼是惟秉彝之墓始予識秉彝鄞江上秉彝方妙年論議疊疊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僅三歲而復求秉彝於鄞則秉彝死矣嗚呼悲夫秉彝名復禮姓董氏世為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已至其父潤無仕者秉彝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魯月卿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微摘隱而求極其根柢間出以為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器重之其父晚得末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秉彝而後具秉彝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憫然以忘其憂人以為難勤胡氏父子素善秉彝為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秉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厲

激切夜深半隔牖燈火明滅猶隱隱讀書聲雖憊不自休因以成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驥為之後父母命也賴胡氏為買棺乃克以斂袁公為發粟他朋游及方外交又相與合錢為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奉化某鄉西圃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狀來曰秉彝死且葬子知秉彝者宜為銘胡氏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駒不出阜樞人知其國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予於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為已足獨哀其年之嗇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為子而子不得以為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為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其年月日附葬于湖州烏程縣菁山下先墓之

側其友哲理野臺筮仕為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子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子為之師子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

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鼓蚤作殊無倦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問出以為文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嘔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疾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迹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蓋其先久占籍于涿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

墓 廣

公嘗為子中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為之銘予未及為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穆樹之同兮或以弗熟昊天之恩予兮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狀述遺言來屬於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游死而得一言為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子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予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猷始遷四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瑞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獨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郡庠延敬之為小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於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至為加潤色頃刻數篇乃大悅服尋挈

其徒高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任獨用古文自詭奚益敬之笑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爲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耶既而稍出遊江湖間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與語意合欲借之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翰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爲文擊節不已方爲具薦牘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合陳廷言嘗主郡教爲言於太守及寓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爲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奧先墓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僖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總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爲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諾恥爲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藝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嗇於年如王逢源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爲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尙矣以區區之言爲予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沈言姓呂氏在葵之永康爲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爲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爲之闋服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已八表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遂卒權之墓予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見屬而君之墓猶未銘因弁以爲請君曾大父諱堃大父諱懋父諱汲水西翁也其出處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窺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鄰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女而敬於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器用僅無缺而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急人或懷嶮巇以相傾忍弗與較皆綽有父風娶何氏宋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

縣明義鄉之蜀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二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卜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燧次炯次烜以水西翁命爲權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慶孫男口人舉口女六人昔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我年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憤讀者莫不深悲之予乃以二十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子銘者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

方君墓碣

子爲諸暨州判官之二年州人方君卒後一年予受代去又後十二年而其子始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聞君之死有足悲者乃爲之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

四

莫延口睦莆田其在於睦有處士口口生唐末由睦而越宋興國初教復徙居家于諸暨綿綿十世是繼是承維君高曾曾祖天口祖曰圭卿咸淳之口太學諸生其父曰益處而不出義以爲尙嗇已裕物母氏曰張來歸口方生君兄弟而年弗長澤君之諱玉泉其字能竭其力成父之志惠於族姻爰及鄉鄰大治講舍私淑乎人父病未口衣不解帶侍醫口澣心口形瘵逮父之亡哭踊過傷以毀致疾莫能勝喪故患疽背伏毒于內口且一紀久以疾口及茲復作口湧其外隆然龜穹鬱血不潰創鉅痛深躬臥苦由仰天而呼曰死矣夫猶有宿孽幸緩須臾夙興力疾筮兆卜日穿土爲窆口宿而畢需旦告遷啓塗飾棺塋池引發跪獲弗前掖以家僮行凭其肩柩至于墳禮從報葬既贈而行歸視虞牲甫及口虞遂口以瞑君妻某氏哀君之死日我何尤酷罰至此子男穰穰未壯而孤悲啼摧慕絕而復蘇童孫口燁其泣呱呱忍未殞滅口誠瀝血圖堅山石以謹歲月致口戊辰五月庚寅君卒之日後父九旬三十有九維君之壽度地起墳栖碧

之原鄉曰花山里曰白門十有二月葬日丙申距君封樹左一百步
曰鳳凰山方氏大墓天道之常口口口口孰尸元常質乎否藏俟天
之定子孫其昌銘以識之揭諸幽堂

東陽李君墓碣

君諱謙亨字伯讓姓李氏婺州東陽縣人李氏宋之官家族最蕃衍
以所居縣東南爲別居縣之東者以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
顯尚書之父贈太中大夫佩則君之六世祖也曾祖鑑弗仕祖逢子
登仕祖又世衡仕皇朝終於平江路儒學教授君幼穎悟教授君授
以書強記不忘而知其大意稍長能爲詩文年十有七教授君歿事
母陳氏盡孝家事皆身親之友愛其弟翼亨願亨尤篤翼亨蚤世鞠
其孤如己子有妹適外舅月泉書院山長胡公口得之子道生胡氏
同縣大姓久而家並落君資給其妹甚至口誠其家無俾姑知之及
妹卒姑臨其喪觀室中蕭然輟哭謂口口口口知而妹之貧若是
而妹亦不以告我豈非恃汝兄口口口口則耶吾復何憾既而胡君與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

五 墓 選 慶

道生相繼歿無嗣君曰立後族人責也吾爲子婿亦安忍使其父子
之口勸吾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地以葬或勸以仕君應之曰子
殯於空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家自太中府君而下尚書父子起世科致
顯位賞延弗絕際今 聖時吾先人及尚書之裔又咸有官簿爲
吾宗之榮不已多乎吾誦先人遺書課子姪使不墜其緒業躬耕賦
畝出租稅以奉公上可也奚以仕爲因自號卧雲道人以見其志至
正五年十二月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一六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葬縣南西部鄉之黃塢妻胡氏子男四人長思齊由鄉試補儒
學官歷建德之遂安集慶之句容兩縣教諭當遷而未調次思義次
思忠前三年卒今耐于君墓側次思誠女二人適徐祐朱福孫男二
人所爲詩文有卧雲小藁若干卷藏于家君葬後九年思齊始以君
丙弟陳士元之狀來謁銘狀稱君孝友出於天性見義必爲待人
有恩而不苟阿其意皆可勵薄俗而惜其不少出所蘊以自見於世夫
能以施其家者達於親黨以及乎鄉人豈非孔子所謂是亦爲政者

歟雖不有官官峻爵豐功偉績亦足以不朽矣銘曰
有開其先發而不舒有承其後靡亟靡徐乃於其間遺榮弗居細行
必於終始不渝孰昭其潛序而銘諸

玄和明素葆真法師陳君碣

君諱彥倫字鵬舉姓陳氏世爲郡陽望族父某隱居弗仕君其仲子
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寧一之說密贊 世祖皇帝無爲之治
歷仕 四朝爲 國元老其門人高弟冲粹玄素貞靜真人何
公恩榮獻肅文貞元龜先生薛公義並以材猷學術克左右之故家
子弟思自拔於流俗者多樂從之游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
音吐洪暢風神秀朗深加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薛公精於玄學尤
善爲儒家者流之言君朝夕咨叩務究極其旨趣然於酬酢世故亦
未始憚煩何公得李氏舊居於貴谿之英林令君躬蒞土木弼置祠
宇 成宗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有
者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爲能謂君曰吾遭值盛時蒙被 君師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

六 墓 選 慶

之力常恐弗克負荷將以是爲逆釐備口之地庶幾補報萬一非直
是觀美而已汝其擇人以圖永久既而得詹處敬于有興王景平等
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俟成人而簪笏之處敬等亦能與
君同其甘苦銖積寸累買田若干畝以益其食歲饑貧民多賴以活
植巨杉數萬株俟他日有所興葺於此乎取材焉泰定三年集賢以
君名聞特授玄和明素葆真法師提點觀事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
荐被 聖書遷提點龍興玉隆萬壽宮辭不赴其丈室四旁多古
梅扁曰梅雪觀之東有處敬所作天隱堂而其西有景平所作茂脩
館空山野水蕭爽觀幽名花珍木交映森列君日與高人勝士酣嬉
其間不知老之將至也至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示微恙化去春
秋五十有四君所稟承自正德弘仁靜一真人毛公頌達元成文正
中和真人夏公文泳而下九人繼君者處敬有興景平等七十有五
人薛公冒炎暑歷嶮巖卜善地於蘭谿將以某月某日藏君遺蜕乃
爲書俾弟子趙宜裕請勒銘以昭玄蹤方今寄跡老子法中而受知

朝廷者無不取貴顯君獨深自韜晦休休焉青雲白石之間蓋其所
存有非世俗所得而窺者是不宜無銘也銘曰
用其勤道之園安其適德之宅以返于冥極

廣莫子周君碣

吳興計籌山老子祠真人杜公主之二弟子曰姚季安先生曰廣
莫子周君真人仙去姚先生嗣掌祀事周君始來延祐六年也君諱
德方幼失身于戈中不知父母所在僅僅知爲杭之海昌人流落野
馬蘊裘之鄉踰沙漠不啻萬里其地宜瓜宜蒲桃間以進果至京師
見道家衣冠心甚慕焉且聞杜公有道之士決意求師之時已五十
餘矣玄教大宗師吳公善其精於譯語任以庚桑楚之役將使因從
師而訪鄉里爲奏請 聖書往越之龍瑞宮凡六載而謝事君自恨
少不學至是一意讀書山中所居室設老子像而列道學六君子其
旁朝夕敬禮之題其室曰不自恕齋別號廣莫子坐卧一榻積書數
十卷皆貞人故藏繙閱偶有得則疏以別紙歲久成巨帙義理淹貫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七 夢 遊 樓

心識融會時出以析疑問有儒先所未發性不飲酒日唯升堂一飯
隱不出山餘二十年君於姚先生爲後進而先生雅愛重之常兄事
焉每夕必過君若飲論說至夜分乃罷未嘗輒廢一夕寒甚力疾手
書形離知去同乎大通八字而以書道其平生大略與先生別俄側
身而逝年八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也室內若有異香云先生奉君
遺蛻窆于山之麓且謂且暮從子卜鄰後數月先生果不起兆域相
距十步而近眞若相依爲命然集賢直學士揭公勒文于姚先生碑
附見周君而弗能詳句曲外史張天雨序其事俾其弟子凌某立石
姚先生碑側爲廣莫子周君碣而屬金華山人黃潛系之以銘使百
世之下知斯山有斯人也銘曰
行也茫乎其若浮止也泊乎其若休孰知夫德人之天游初無去而
無留伊廣莫之境又孰爲華屋而孰爲山丘也耶

墓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宋黃府君諱景珪字叔寶婺之浦江人潛八世祖也府君父諱昉字
明仲母于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之墓在縣北之後店夫人
朱氏子一人諱琳娶宗忠簡公澤之女弟始家于義烏是爲潛之七
世祖孫三人伯曰璣仲曰益其季諱中輔則潛之六世祖也自是族
日以大舊譜所載間有脫略其可見者曾孫萬頃昭祖紹祖公顯公
煥無咎少亮潛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於潛爲五世祖玄孫伯謹簡
天壽慕韓某伯昌必大伯信夢符伯公三畏伯紀桂發維介子唐英
綱縝十八人諱伯信者於潛爲四世祖累贈朝散郎朝散公有子三
人長諱夢炎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
以朝請大夫致仕次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焱次太學生煥朝
請公未第時嘗刻石表府君墓年世殊邈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據其
墓垣外餘地而有之太學生之孫可久望江令之孫可傳等始按其
籍悉復故地遂伐石重建此表俾潛志于下方潛朝請公之曾孫承
節郎諱堯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江夏郡伯諱鑄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八 夢 遊 樓

之子某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之年壽卒葬與凡行事雖逸
其傳而子孫眾多有以彰積善之餘慶是用敘次世系於功總譜
所弗具莫能詳也祖免而下今又六世譜之所及百五十人亦不得
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孫潛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爲吾祖考先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柩合葬于茲
十年而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又二十有八年乃得請而致其事德
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後四年欽承 上旨起自退休
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合得推恩二代比年兩膺 錫命公
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君進封江
夏郡夫人惟黃氏婺大姓由金華散處他郡者仕宋多致顯官而公
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珪仍居婺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忠簡公
女弟又徙義烏而爲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

義知名轉運使薦于朝將授以官命垂下而卒曾祖諱紹祖復隱弗仕祖諱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氏諸孫女累封安人考諱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人有子曰垓方氏實生公諱堯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遇明禮當任子輒推以與其姪故公兄弟無用廢入官者公僅以進納承補節郎而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今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諱補祖諱所考諱彬淳祐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行國子正與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爲主管機宜文字會改建兩淮宣闡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分旨我先人爲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廢所缺虧生於淳祐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墓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塋之原與先塋相望葬以十年八月贈封之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二月也一子卽我先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

九

步選慶

人諱鑄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亡遂絕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恩受封終於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孫男五長卽潛次溥次浩爲朝請公長女之子劉應龜後更名鼎次謀次滋爲朝請公長男垓之子頭後女三適賈師夔劉咸生劉拱辰曾孫男六構樞樞杞楨女二適陳克讓劉道泰孫男八璨瓊璋瑄瑤瑤城女三嗚呼昔歐陽文忠公作龍岡阡表於卜吉六十年之後自以爲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潛哀謝之餘繼罹憂患苟存視息以終天年寧復有所待乎詔使在門義不俟駕龍光赫奕有隕自天褒大顯榮賁及泉壤則文忠所謂遲速有時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庶賴其子孫者也虔奉命書展告玄宅感慕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梗槩于茲石表嗚呼來者尙有以知其所自而永永不忘哉至正十年八月一日孫男潛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二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潛起自草土復從薦紳之後因得乞誌銘書篆於同年三鉅工願以糜身下列久未克歸入石暨蒙恩外補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將磨石以刻而奄罹大故惟先君存膺崇贈祠版已屢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尙仍其舊先夫人之葬僅序歲月納諸壙而未有以昭示于後人潛憂患餘生退休田里無繇奔走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懼因循廢缺愈重不孝之罪謹以其文摹勒上石而以其所不書與未及書者悉系于石陰初朝請府君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困金嘉熙戊戌進士有女作配于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我先君年十有二朝請府君見而奇之承節府君以疾廢遂俾育先君爲子儒林公世居吳興朝奉郎伯虎嘉定癸未進士於公爲考中大夫直寶謨閣太府少卿擘慶元丙辰進士於公爲祖公方以考舉及格待班而德祐失國公亦失世祿家日益落先君迎致侍養終身歲時爲位以祭惟謹此誌之不書者也童氏金華大姓先夫人之曾大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

十

步選慶

父性勉功即臨安府錢塘縣尉大父必遇勉功即紹興府嵊縣主簿父承信公娶俞氏以寶祐四年六月十九日生先夫人年二十歸于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附于先君之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品潛自國子博士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秘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潛之婦王氏昭慶書記公會孫女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潛既得謝而廷議妙東文臣付以史事旁招疏賤俾預討論使者及門先夫人之殞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秘書少監致仕之命累贈先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構已卒梓園子學生今用廢赴吏部銓女嫁惠州學正陳克讓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璋瑄瑄女一此誌之未及書者也然所謂考其所自出者蓋有不容盡泯所謂贈典日隆者固逆知其可必潛是用推述而備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

德令儀雖非不肖孤所能稱道祖父姻亞官封在
稽焉至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男潛謹記

潛立石未幾而被 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館
推恩褒及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禮部
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
加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江夏
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
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潛之婦王氏亦兩封江夏
朽乞身而退始克親奉 帝制展告以禮俄復
所登載茲幸得請歸守先隴乃序次其略附見
男又三琛塘城女二玄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

外舅王公墓記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潛誌于幽堂潛方竊食
補乞身而退俄被 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事已久潛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日不可無以
追書其所可知者俾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
號也其先汲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南來
世祖徽咸弗仕曾祖諱師及以子貴累贈中奉
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四世諸
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閣學士劉公克莊銘其
戌甲科進士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使書記未
高祖贈朝散郎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
朝請大夫致仕諱夢炎之姊朝散與中奉爲友
婦考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
大對臚唱之日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爲首
曰當以衣鉢相博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
不料其竟不及祿母弟曰銘前十年已擢龍飛
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章

不敢效世俗巧飾誣言以爲欺也至於系序官伐姻亞之詳雖細弗
遺不暇一一裁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
過而覽者幸無謂焉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婿翰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謹記

塔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榮祿大夫大司空大都大慶壽禪寺住持長老佛心普慧大禪師北溪延公塔銘

至正八年春三月十九日 皇帝御明仁殿大司農臣篤麟徵穆爾言故慶壽住持北溪禪師際遇 先朝蹟榮極品碑石未建行業弗彰請令翰林直學士臣潛為之辭翰林學士臣宗瑞書其文以賜今住持臣僧顯儀俾刻焉夏四月十四日宣政使臣鞏卜班入對

明仁殿謂篤麟鐵穆爾嘗任翰林學士承旨宜就令篆題其首

上悉可其奏臣潛頓首受 詔謹按顯儀所上行狀禪師諱智

延北溪其別號也族高氏自大父而上占籍雲州世以行義稱於鄉父某當 國家龍興之初奉 命招撫河朔因定居于彰德母

楊氏感異夢而生禪師幼失母鞠于繼母劉氏始在襁褓中見經卷輒書而吟嘯欲語每啼泣得經卷即止卅歲與僧遇必斂容與敬人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一 夢 選 慶

以為宿習而然及就學讀書善強記而通其大意稍長懇求出家父母弗能奪遣之師事鳳林某公鳳林以其克勤于道每指以語人曰此吾門精進幢也既得慶受具出遊諸方間汴洛汝漢之間講肄甚盛孝嚴溫公見地昭融辨說無礙往受業焉由其尸庭而造其闕與談經感雨花之瑞老于其學者無不歎服被 旨南適主長生御講于興化大弘圓頓之教一音所及隨類得解人以爲一佛出世碩儒魁士或欲預聞至道必爲之徹去藩籬而開示以佛之境界率皆生信而贊詠焉尋徙口口之囊山道價愈隆鳳林之歿抗策北歸以申心喪偶閱傳燈錄有所感發乃走京師謁西雲安公于大慶壽方丈究教外別傳之旨一旦豁然頓悟西雲付以衣而爲說偈曰它時太液池頭月定向松軒照錦衣蓋期望之有素矣禪師殊不自矜益務韜晦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禪師名俾駙馬太尉藩王傳令以居彰德之天寧仍即慶壽開堂演法藩王欲便于咨叩請以居呼奴之弘福會西雲示寂 朝廷以慶壽禪宗第一刹非德器之重道眼

之明力量足以荷擔大事者莫宜尸之乃詢于蕪林大知識僉謂禪師西雲上足當補其處 仁宗方以萬機之暇游心聖教且雅知

禪師勅近臣函香有司具威儀送之入寺賜號佛心普慧大禪師法席肇正學徒咸集禪師一一辨勸而策勵之退省其私而升堂入室

契心印於言下者甚眾王公大臣稱譽之不置 上每幸慶壽數顧而與之語特授榮祿大夫大司空領濟宗事前後賜以金玉佛

像經卷及宅珍玩之物數十事秘府所蓄名畫凡涉於佛氏故事者悉出以示之 英宗皇帝以禪師 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

訪以道要命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歲將鑲銅爲板以傳後因厝金書藏經慮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偽濫復命之刪定焉禪師久居

大刹年老倦於應接投偈拂衣而退 帝師問之曰方今扶植教門不過數人安可聽其去亟使追之既至勉之曰若之去則高矣其

如教門何慶壽之大豈不足容一榻口厭於人事少休其間可也禪師乃還居于西堂頃之竟拏舟歸天寧人聞禪師老而不衰望其復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一 夢 選 慶

起俄以元統三年冬十二月二日遭偈而化春秋七十九夏口十口弟子數百輩嗣其法者二十六人先是參知政事某人右丞某人來

問法欵語終日謂兩人曰老僧非久于人世者歲暮必永訣矣幸以弘護爲念兩人竊異其言及訃至皆大驚弔哭致奠不覺其過乎哀

其徒用闡維法得舍利分建塔于天寧及慶壽之祖坐禪師始領寺事律已以嚴而御眾以寬執事必用能者居歲餘而庫有積錢廩有

積粟增置規運之所繕治殿堂門廡煥然聿新禪師謝事後議者請如它官寺立司存以專其出入未幾而僧徒所給朝夕弗繼賃戶患

其煩擾亦皆棄去賴 朝廷明于口口而知其非便訖罷去之眾乃少安壽安山住持宗主大司徒洪公稱禪師物我兩忘而未始忘

憂國之心其護教如大慧口公其恤事如遠錄公人以爲知言夫百千度門同爲一事無作而非涉有爲禪師兼宗說而俱通達理事

之不二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其光膺 帝眷師表人天夫豈偶然哉臣潛遊乎方內于禪師之道未能有聞奉 詔屬辭姑述其

感緣應迹之萬一云爾銘曰

法流東漸空有殊宗執究其極俾歸于同卓哉上士冥探道妙說而常默寂而常照單提直指洞徹心源實非教外別有所傳應機而起出逢熙運佛日重輝法雷普震為利益故示現有為五緣畢具四眾咸依世歷 三朝位崇一品道業弗居翮其遠引白駒在場繫之維之法筵龍象非可繼焉七十九年如一彈指來也雲凝去也風止寂寂歲寒山空道行承之有人載鴻其聲詞臣作銘刻茲貞石學人是瞻永有矜式

公舍利塔銘

佛真妙辯廣福圓音大禪師大都大慶壽寺住持長老魯雲與臣潛既承 詔撰述大慶壽寺北溪禪師舍利塔銘繼北溪居慶壽者魯雲禪師併以命臣潛臣宗瑞臣篤麟鐵穆爾為之銘及書篆俾刻之茲碑魯雲以北溪為法門兄弟今住持臣僧顯儀於魯雲為法門之猶子臣潛謹奉 詔即顯儀訪得其道行之實而論述焉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三 夢 選 廣

禪師諱行興號魯雲俗姓李氏世居鄆城父潤贈奉訓大夫濟寧路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鄆城縣男有子二人長曰泰承事郎河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次即禪師少穎異入鄉校從師授書日誦數千百言僅一二過輒記憶不忘十載遘疾危甚兗州君禱曰若幸而有瘳當遣之出家翌日果無恙即送其鄉之樂聞寺禮寺僧端公祝髮尋受具戒及父母歿皆歸廬墓三年然後去先人稱之禪師初遊講肆究唯識圓覺凡疏鈔若干卷研數無餘蘊者年宿學莫不降歎自以為不及最先為龍岡聰公所知延居教席一日忽自念曰名相之學筌蹄爾未足以超出死生及棄去北入京師謁大慶壽西雲安公一見若有宿契留三年而盡得其道西雲喜曰此日大弘吾宗者必子也出世主海雲十年之間百廢具舉俄以省墳墓辭歸鄆城久之英宗踐祚首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較雋三藏禪師博洽而精詳魯魚亥豕多所是正聲譽籍甚 上聞而為之嘉歎不已被 旨主竹林越三年汝州之風虛席不遠二千里道

使齎香幣請禪師主之寺眾遮留不得去禪師曰道行於一隅孰若行於四方眾乃唯唯而退遂赴風穴之請道果大行於汝漢間尋復勇退寓迹於壽安山 文宗時起主趙州之栢林祖塔久不治亟加嚴飾而一新之丹堊炳煥遠近莫不瞻仰贊歎尋請於 朝賜趙州古佛真際光祖國師之號 上嘗咨訪時之高人士僉以禪師對特降 璽書命主大慶壽寺開堂之日又刻玉為印以賜之其一曰慶壽長老其一曰領臨濟一宗蓋異數也先是寺之士田園林庫藏邱肆碾磴之屬悉掌於官出納之吝細及豪分饋粥不充眾皆離析禪師力言於時宰乃為奏罷所司而以恒產悉歸於寺自是諸方衲子川奔雲聚鍾魚之聲旦暮弗輟師日率眾為 國祝釐且大開宗乘以開導之使如客得歸如醉得醒士大夫有慕其道而造其室者間一言如執熱而濯清風疾暘而飲甘露虛至而實還迷往而悟反宗風以之大振而西雲之言於斯尤信 上益加禮遇俾功德使閭閻奉銀章及名香上樽以賜焉 今上皇帝臨御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四 夢 選 廣

之始 皇太后命御史中丞趙世安至寺建藥師會七晝夜越三日禪師定起謂左右曰佛殿前放大光明若等知之乎即聲鍾揖中丞與眾共觀果見光燄陸離上徹霄漢經宿乃散竣事之日禪師升座敷宣第一義諦聞者咸悅日入申俄索筆書偈曰縱橫妙體任蹉跎勝會周圓迴出窠新倒這邊無影樹白雲影裏笑呵呵投筆而逝元統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世壽六十僧臘五十訃聞奉 詔音賜賻二千五百緡停龕五日祥雲覆頂圓如車輪緇素莫不膜拜感泣龕出之日鑿鼓幢幡喧城塞道送者數千闍維三根不壞奉舍利建塔附于樂間及房山諸祖所度弟子若干人禪師暇日遊戲藝事詩律則雅而不俗字畫則適而不媚中書李公孟張公珪翰林李公謙劉公廣趙公孟頫集賢宋公渤李公衍王公約皆方外交也蓋菩提達磨之傳至曹溪而支分為二至臨濟而派別為五以臨濟子孫相次專慶壽法席者海雲簡公蹟庵某公西雲安公北溪延公暨禪師五人而秋亭亭公及今顯儀繼之奉 天子命佩以印章而

主頌其一宗則自禪師始非特爲其徒者敬信之上而人主下而公卿士庶無不敬信之末末始終光明俊偉如此臣潛是用備著其事播之聲詩以詔永久使四方學者知其所宗而來取法焉銘曰曹溪之傳源遠流分派爲臨濟蕃蕃子孫有大比丘克世其業上距流濟十有九葉化行京邑名簡帝衷獨持祖印爲時大宗五會說法無彼無此密神至化大開多士甘露法雨如注如傾洪纖高下各遂其生扶植教基有墜必舉力摧魔峰爲眾依怙去生卽滅斯理之常白雲無迹明月有光詔使儒臣勒辭焯實垂休無垠干載一日

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

師諱姓澄因其字以爲號曰湛堂家木越之會稽故又以越溪爲別號父孫君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墜旣覺初日正照其榻師遂以生幼有異質四歲戲拈筆爲佛像授以經文卽能成誦若宿習焉至元丙子出家投同邑佛果寺石門殊律師明年祝髮又明年受其戒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五

持法華諸經爲日課石門謂三世佛法戒爲根本教以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義歲乙酉始依佛鑿銘法師爲天台之學聞鼎山舉法師講席之盛更往依焉尋歸待石門時弘公道夫靜公仁叟適相密邇二公皆宗門巨擘朝夕咨叩得益爲多逮石門示寂乃謁雲夢澤和尚於南天竺一見深加器重歷居其清班要職天台國清寺實智者大師行道之所或據而有之且易教爲禪師不遠數千里走京師具建置之顛末自於宣政院卒復其舊以秘密教不傳於東土因稟戒法于膽巴上師旣入其室而受覺海圓明之號又從哈尊上師傳修習法門而究其宗旨元貞乙未入觀於上京賜食禁中復以國清爲言宣政院爲奏請降聖書加護命弘公主之辨正宗緒扶植教基使來者永有依庇師之力也師欲東遊高句驪求天台遺書先上其國之嗣王而彼國答以無有遂止不行再詣上京陛辭而歸大德乙巳出世住東天竺之興元等寺歲丁未吳越大旱師爲說法禱禳好事之家多爲感動捐所有以活其不能自食者

死無以歛則爲掩其遺骸仍作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住南天竺之演福寺郡長官刻上其道行及濟人利物之功于行中書宰臣領宣政院事者轉聞於朝降聖書加護焉至治辛酉驛召至京師入對明仁殿被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供張歲時錫予爲禮殊厚駕幸文殊關引見問勞賜食正旦及

天壽節再朝于

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書若干卷校正

事畢特賜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旨卽白塔寺建水陸大會丞相東平忠縣王留升座說法眾咸悅服事聞寵賚九渥仍降聖書加護進號佛海大師一時文學侍從之臣皆賦詩以美之泰定甲子以選任上天竺觀音教寺至順壬申師之居上天竺九年矣是歲六月朔忽擲鼓告其眾曰吾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媿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舉卽說講以辨才歸龍井自喻眾固留不可竟拂衣歸南天竺之雲外齋歲餘東還佛果以終老焉師所至學徒盈集諸方宿衲素有時名者爭趨其座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六

下誨迪獎勵未嘗少倦教乘四書小大諸部講徹則復始雄談博辨風駛濤湧有疑而未決者析以數語莫不泠然解意晚年篤志淨業晨朝繫念雖病不廢嘗屏絕左右修一心不亂觀門者七晝夜屢感瑞壞則繕完之資用儉薄則經度之不以其涉於有爲而忽之也佛果廢不治已久師歸休其中慨念石門付囑之意營已棄一新之安陽韓先生爲記其事一日眾以月旦問訊如常時師遽迎揖之曰老僧向非退閑十二年幾在半途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大眾點視行李用表無常眾爲念佛師曰止此佛須自念明日却勞送別黎明眾集端坐書偈置筆而逝至正壬午八月二日也春秋七十有八夏六十有四龕留七日顏貌如生門人弟子咸共奔赴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窆于清泰塔院先是師在上天竺捐錢叙流香塔院以奉開山臻法師暨如法師而肖已像於其左至是分爪髮建塔其中及南天竺之明靜塔院以爲後人展敬之地師所著書有金剛

經集注心經消災經注阿彌陀經句解仁王經如意輪呪經科並行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門人嗣其法而分住列刹者若干人四眾預法會者不可勝計前集慶住山弘濟奉狀以銘為請滑幸嘗獲登師之堂而望其下風聞其餘論狀所述可信不誣是宜銘也已銘曰
雙林唱滅道乃東大蘇妙悟得其宗法門一柱屹北峰剎源流潤眾所蒙涵容萬法雲夢曾承以佛海揚宗風殊師異旨旁貫通會于其極歸于同法雷初振聲隆隆一雲所雨彌太空積之也厚施也豐退焉不自居其功嚮晦冥息遂長終分燈繼照垂無窮魏魏翠堵環天龍勒辭貞珉表玄蹤

靈隱悅堂禪師塔銘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隱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文室遺戒送終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衰麻之衣既為書編別交游及其法嗣遂書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置筆右脇而卧入于涅槃龕留七日顏色不變天方連雨聞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七

維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如菽其徒相與謀以為師之光明俊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違然不宜無以表人天之瞻依慰四眾之推慕靈隱所度弟子希清既捐私財造塔且買田若干畝歲度僧一人為永久計而未有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有七年希清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來謁銘按狀師諱祖開自號悅堂族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來借宿既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幼不茹葷骨氣清偉家故業備七歲就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危甚禱於觀世音大士而封股和藥以進病隨愈母以其與佛有緣乃與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偃上人尋祝髮受具一日闍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正叟心公于東林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云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不師又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師即拂衣去見靈叟源公於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遺黃藥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脇下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願左右云再來

人也倫示疾謂師曰吾必不起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滅度後當依誰倫云栢山介石和尚妙喜三世孫其往依焉倫逝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栢樹子話師方議擬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延入侍司翌日陞堂白眾曰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石將終囑以宗門大事仍遣馳書于徑山偃溪間公聞與語而契歎曰介石雖往賴有吾姪在師歸廬山東巖曰公在圓通請師分座眾五百人莫有契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真孫以禮聘師出世於西林辨香酬恩歸于介石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問師獨宴坐一室軍士挾及以臨之及及頸問曰懼否師曰我無生死有何懼乎軍士乃投及而拜且遺師以白金師亦弗顧老庫士皆驚服散去一境之內賴以無恐二十五年遷開先法會益盛名聞于 上三十年被命遷東林東林大刹而恆產素薄屋壞弗治師以所受施資置田若干畝葺殿堂門廡使之一新謂廬山以匡先生得名購寺旁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祠焉元貞元年奉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八

詔赴闕入對稱 旨賜 璽書號通慧禪師弁金襴法衣以榮其歸大德九年靈隱虛席行宣政院俾師主之師嘗勸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警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勸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疑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居四歲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四坐道場三十六年惟以紹隆祖道為已任至於崇屋室以安其居廣土田以足其食皆未事耳得法弟子東林住山宗廓等若干人得度弟子慶哲暨希清等若干人有語錄若干卷行于諸方師自髫年受學于馮先生去非先生為時宗工師薰炙之久間出緒餘施於世誦文字多奇作師嘗刻先生之文於東林後人遂以師之文並刻以傳始予徒玩味師之文而敬慕焉茲覽狀所述乃見其深造自得卓焉過人坐鎮叢林荷擔大事末後一著照映古今竊愧向之知師者淺也庸采

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惟通慧師一世偉人少遵魯誥長探竺墳遊戲如幻發為至文曰是
瑣瑣匪道所存朝夕咨訪直指心源刊條落葉洞見木根乃受智印
乃啟度門乃膺 帝眷道譽彌尊蔭法所及如彼大雲隨緣會散以
返其真勿豐吾終厥有遺言罔極之報在其後昆金瓶寶篋巍巍
真身表以靈塔勒以貞珉飛聲焯實垂之無垠

下天竺玉岡法師塔銘

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杭州天竺靈山教寺玉岡大和尚示疾
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四明年正月三日茶毗得舍利於遺爐
中始和尚無恙時有請預為造塔者以偈謝之曰死後茶毗一切身
盡收白骨煨為塵何須石塔標名字畢竟當初無此人其人遂不敢
復請至是門人四眾失所倚怙悲痛號絕願存瞻敬之地乃建塔于
風篁嶺下白蓮華院之六唯亭奉舍利藏焉上天竺住山本無夙侍
和尚咨詢法要謂不可無以慰其人之思爰以狀來徵銘和尚諱蒙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九

潤號玉岡族海鹽顧氏父曰敏隱君子也母強氏祥應法師古源清
公之甥女和尚方娠及始生母感異夢年十四棄家依古源于白蓮
嘗禮護伽藍神土偶輒仆若答拜然左右皆驚古源授以經應口成
誦命禮院僧一祥為師祝髮尋進具從古源受天台家金剛鐱十不
二門諸書即能了其大意會古源歸寂遂師事竹堂傳公以卒其業
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既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勤
說勤行自集慶維那分座于南天竺之演福寺湛堂澄公來蒞教席
法會號為極盛和尚陞居第一座凡所闡揚辭暢旨顯老成宿學咸
敬服焉出世于海鹽當湖德藏寺長夏講法華經聽者千餘人屠
沽有為之易業者瑞應之迹不可勝計遷生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
退歸白蓮修念佛三昧依之者益眾日於肇公講堂止觀間語其徒
曰吾祖智者所謂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深禪內充愉樂者其在
斯乎自是誓不出山行宣政院強起之主下天竺時寺新燬惟普賢
殿巍然荆棘瓦礫中因慨然曰吾茲寺成于慈雲一殿尚存則祖師

願力有在乃首加葺治次第講諸堂舍然不以經度程督之勞發教

事晝夜演說無倦色率同志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瑞識者知
寺之重興有日矣居三年以涉世將迎垂其素志復歸白蓮老焉臨
終之夕呼弟子子實法明策示止觀安心之法且告之曰吾生緣殆
盡茲惟其時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泊然而逝和尚神資穎秀出於
天賦道力純固觀慧虛融志在利宅有叩即應入室稟法者若干人
登門請益者不可數計嘗求古源塔銘于陵陽牟公問以三觀之義
其答如響公擊節不已以為聞所未聞每與一時名士折衷儒釋所
談理性之異同無不歎其言簡而理盡和尚徇緣御物一本于誠所
至道俗嚮慕或捨所居或歛寺宇以延致之在嘉興則有演壽寺吉
祥慧光等院若干所在杭則有壽聖寺瑞光懺院等若干所至于自
行之精進修常坐三昧以九十日為期者七法華光明大悲淨土諸
懺法不可期數而潛德密行證悟所及有未易淺窺者蓋狀之所述
特其應迹而已昔北齊尊者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尊者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十

而天台大師得之惟其聞而能思思而能修是以極談辯于九旬正
位階于五品啟諸佛之秘藏創一家之宗途或者不究其源流本末
第見初機之人方博綜于言詮未深涉於觀境遂謂此章句之學云
爾不有名德屹立其間解行兼全以身任道曷能使人信其說而尊
其教乎播為銘章貽諸承學庶俾知所矜式不徒以慰其追思也銘
曰
無上佛果成之者人惟解與行車之兩輪卓乎先覺真知實踐假方
便力肆無疑辨圓音所及莫非度門得意忘象何有於言隨機赴感
說而常默冥心絕待照而常寂風行草偃大亢其宗緣離化城委順
而終勒辭貞珉用表應迹學人所瞻永永是式

徑山元叟禪師塔銘

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直接上根其後支
分為二而心印獨付于曹溪派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
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為蕃衍徑山元叟禪

師大慧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雅不欲汨沒於世儒章目之學十一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成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夙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冥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參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汝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聲便捧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即延入侍司是時眾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既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即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真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聖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參雲巖欽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鼻口岩云懶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二

出岩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即送師歸蒙堂居三歲而岩逝乃還浙右虎岩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既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與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觀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末後辨香卒歸于藏叟居五載學徒奔湊名聞京國至大特旨賜師號曰慧文正辯行宣政院尋舉師主中天竺師當久廢之餘爲樹門榜而正鄰刹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延祐丙辰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坡事入觀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即拂衣去養高於良渚之西菴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眾咸謂非師莫能負荷其任相率白于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處事聞於朝奉定甲子制聖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集者無所容歲飢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爲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勸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

僧云臨朕確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勸一僧云碁盤石砍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勸一僧云孽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罵爲門弟子慈切之晦以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藏叟之傳一人而已師之利宅皆陰爲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爲朝野所推服荐膺命賜人以爲榮而師未始自銜意漠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篤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詠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前輩如此師生于宋寶祐乙卯二月十六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未休吸之尙未舍試問口口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眾跏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某日奉全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三

身窈于寂昭塔院而分爪髮建塔如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蜀閩越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潛書之茲碑潛恭從章甫逢掖之後未能於宗門中嗅薔薇之香嘗醜醜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庶俾得以瞻承夫遺範云爾銘曰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孰開我人巍巍大慧垂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師子座四十二年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爲千光非同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平常住大慧焉依贊述虛空非愚則惑直書具文刻此山石天童坦禪師塔銘師諱妙坦族金氏葵之浦江人母張夢蓮花產於庭而生弱不好弄巖然伯仲間祖父謂類己今襲詩書學非其志也堅求棄俗依同里

慧香淨月師既得度受具聞北山覺報遠公蜀人通內外學軌儀峻
其往從之尋又下濤江登天竺山從晦巖照公研三觀十乘之旨會
虛舟禪師以密菴四葉坐鎮靈隱遂委身而事焉一日室中舟舉古
門如何是良途知處師答以冬瓜瓠子語舟咄曰如斯見解不離教
乘師擬舍答舟徑拳其面師有省遽作禮趨出舟即命侍香至元丙
子隱于北山之智者應郡侯聘出世白鶴居再歲輒引去舟時惟徑
山召分半座力辭更以爲掌記已而西游吳中從覺庵真公於承天
賢領無錫之保寧辨香酬恩歸之于舟示有所本也尋遷慧山遷華
藏退處承天久之乃赴靈巖居數月復遷于虎丘祖塔下大德戊戌
被 上旨仍主華藏行宣政院以靈隱虛席檄師補其處師謝曰
夢堂和尚吾受宿德也位僅臻此吾有宅望哉卒不就自是居華藏
餘十年至大戊申遷天童屬歉歲之後師不以儲待弗充故拒來
者學徒恒數百人延祐乙卯五月五日示寂于丈室世壽七十一僧
臘五十歸終神氣不撓理簿書如平時俄書偈投筆夷然而逝視去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三

其身猶傳舍焉龕留七日顏色不爲得暑變其月某日奉全身塔于
中峰之麓中峰密菴所藏也師雅不欲過爲後計遺命俾附其次瘞
之日雲霧四塞行者莫相覩將空晨曦乍朗下燭其墜若隙光然訖
事旋復晦冥眾咸異之師初號竹溪故因翰涿郡盧公數從師游於
慧山爲扁其室曰竺西人因以爲稱云師襟度冲豁與物無競其在
華藏靈巖聞有攘之者亟避去不少怙華藏僕夫有昇至中道而棄
之者其復來也亦無所芥蒂人莫不歎服焉師提唱簡古善策厲媿
媿使四眾忘倦五會語有錄所度普霜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住慶
元萬壽子文等若干人霑實師之族姪知師最詳以師行業請大比
丘徑山陵公爲之狀以授文屬潛序而銘之潛師之里中子也漫迹
四方弗克展謁坐下而接間師之緒論其何能措一辭用敢悉取徑
山之所陳序其首而爲銘以繫之銘曰
教外之傳何何別我手此拳卽廣長舌眞機不盡大綱已裂風行
草偃非說而說山頽本壞非滅而滅我我中峯下有竈穴名言罔既

尙謹歲月

智者勤禪師塔銘

絕學禪師既示寂于葵之北山智者寺後十有五年其弟子景琳始
以狀來謁銘琳之旨曰吾師之道固不藉文字以傳然非是無以慰
學者之思也潛幸嘗及與師接不敢以不能知師爲解謹據狀所述
序而銘諸序曰師諱道勤族何氏同郡之浦江人年十五願棄家歸
釋氏父母弗能奪俾依天宮善淨師二十適得度受具以未究已事
參東叟禪師於杭之淨慈東叟逝而石林禪師繼主法席復參焉一
日入室有契卽命侍香由是獲便于咨叩益造其闡域眾咸推敬之
尋常藏鑰於湖之鳳山遂出世領同邑之大樓崇照寺至元庚寅也
後十有七年西峯及菴禪師遷道場力舉師補其處又八年迺赴智
者延祐丙辰十月六日示疾而化春秋六十有七夏四十有七其徒
若干人以是月二十二日奉舍利建塔于寺西若干步遵其法也師
性端慤履行純實不務爲矯厲色柔氣夷而辭寡其接學者唯單提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四

向上事或來求法輒示之以默莫不心領而神悟焉蓋自佛語心之
學播於中土宗唱之盛逮近世而極師獨離一切言說相以爲教用
合乎達摩氏之道其垂裕無際誠有不在文字間者矣師凡三鎮叢
林所至輿壞起廢爲緇白所信向有金居士者慕而依然嘗囑其家
曰吾死亦欲依師其歿也因歸骨塔傍仍捐田構精廬爲永久計福
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本齋王公爲扁其塔曰同歸云銘曰
皇矣像教因言以宣言不盡意是有別傳來之旣旣機鋒交起我以
其默俾得吾髓山空歲寒遺響寂寥白月在天非指所標展也德人
形容罔既刻辭山石表厥名字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塔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龍翔集慶寺笑隱禪師塔銘

今天子至元元年太中大人廣智金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
新公上謝事之請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 上不允遣使拜

詔加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教臺臣諭 旨俾安居以終老寵錫
優渥資及其徒公不敢違屢勉受 命至正四年夏五月己丑朔

乃陞堂辭眾退處東庵且援著令循本宗資次舉徑山曇芳忠公以
自代俄示微疾其月二十有四日壬子委順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奉

全身殯于石頭城塔院臺府暨郡邑諸司咸設祖奠於道左送者數
千人八月十有六日壬申空於塔院之後岡分爪髮建塔於之鳳凰

山下弟子密詣以師法嗣穹窿住山廷俊之狀走金華山中諭於潛
日先師紹隆祖道師表人天克協 帝心光膺 聖眷宜有述

以示來業子嘗庇職太史氏且辱交于先師銘非子誰宜為敢奉狀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二

以請潛載念師之告寂也不遠千里以所服玩來識永訣若有所屬
於潛者誼不得以衰退為解謹按公諱大訢自號笑隱族陳氏唐尚

書操之裔世居江州後徙南昌故今為龍興之南昌人父載母蕭氏
公幼開爽授以書即成誦七歲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志歸父

母知不可留九歲俾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祝髮禮
雲之徒彰上人為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謁開山一山萬公

留掌內記既而道詣百丈山參晦機照禪師一見深加器重由內記
陞居記室一日詰之曰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山名聞叢林及見慈

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公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愈
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曰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

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擬答師遽喝之自是平生疑
滯渙然冰釋矣公每謂先德有云但有纖疑不到無學安能十縱八

橫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德流百氏之說師遷杭之淨慈仍舉公居
記室初世住湖之烏回遂以辨香為師法嗣居歲餘去游江浙間復

歸淨慈一時大尊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為忘年友嘗訪中壑本公於

天目公坐語至夜半風大作勢欲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為動中

峯甚敬異焉鳳凰山大報國寺以災毀而法席空虛行宣政院倚公

起其廢公既至棟宇一新而規制有加於舊土田為豪民所據者悉

取而歸之丞相脫歡答刺罕公領行院事雅知公遷主中天竺而寺

亦以災毀不一年盡復其舊天曆元年有 詔以金陵潛邸為大

龍翔集慶寺妙東名德俾之開山公首膺其選特昇三品文階以冠

法號明年驛召赴 闕入見 奎章閣賜坐良久咨問法要對

揚稱 旨因及公師傳之自於是侍書學士虞公集承 詔為

晦機製塔銘既又改中天竺寺額曰天曆永祚以表公興復之功而

公之別院曰廣智亦俾虞公為書其扁榜所賜貂裘金衲衣及宅貴

珍服用之物悉出異數從行者預賜有差尋命中使傳 旨館公

於泰禧宗禪院留居浹旬勞問狎至再召見遂辭歸餞送之禮彌厚

公已南還復遣使降 璽書加護香幣之頒無虛月 皇上御

極待遇益隆用大臣 奏命公與百丈住山東陽輝公同校正叢
林清規書成四方咸取法焉公嘗於室中問一僧百丈野狐作麼生

僧方擬進語公便打復問旁僧你道這僧好打麼僧亦擬進語師亦
打云同坑無異土又一僧參次公云青州布衫重七斤即不問你道

方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東廊頭西廊下公云瞎漢來這裏亂說拈
拄杖便打又一僧參次公以手指云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你脚根

有所偏蔽虞公稱其如洞庭之野泉樂並作鏗鉉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枕其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人以爲知言初魏國趙公孟頌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卽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慕而交焉公歸寂之日天大風雨殞之日密雲四合陰風肅然空之日城東南皆雨而城西獨無沾濕靈異之迹可徵不誣其遭逢盛際始榮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昔在 先朝龍潛下土蠖獲之居化爲寶所人天四眾川奔雲聚度門魏魏公其梁柱於皇昌辰金輪御宇寵綏故舊使節旁午函香示信傳宣 天語日以五山悉統於汝凡茲是教汝爲宗主敷求遺範用繼汝祖恩光被榮過衣繡匪公宿德疇克荷負典則所存有墜必舉木鐸載揚重規疊矩單提直指表正端緒豎立法幢作大依怙密神 上化萬物時雨云胡不慈訃聞當宁石頭之岡崇崇宰塔使臣勒銘垂休千古

崑山薦嚴寺竺元禪師塔銘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二

三

師謹妙道字竺元台之甯海人浴姓陳父曰某母何氏家故業儒師生而骨氣凝重神資秀朗幼嗜學不煩師訓尤喜誦佛氏書既而曰文字之學人皆可爲吾當求之於文字之外可也善風鑿者語其父曰此子不凡真之僧中可作長老人皆呼爲長老兒偶患右目母攜以禱於觀音像前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爲傷去之患隨愈父以爲於佛有緣年十六俾出家依杭之六和開化寺正嚴法師十八得度尋受具戒於大昭慶寺梵祥律師嚴師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三百法乎乃辭去徧參禪門知識皆不契最後至阿育王山謁橫川拱禪師未幾延歸侍司問一日中舉乾矢橛話意未解快快不已忽曰何乃自爲疑碍遂入見質所疑川曰汝不會耶展開兩手云那三師豁然大悟卽呈偈曰雲門乾矢橛光明照十方鄭峯纔發足五日到錢塘川領之願謂眾曰再來人也由是名動叢林行輩更相詰難每出其上會中飽參者如竹山圭東石契唯菴貫皆敬畏之至元己丑用舉者出世於本邑慈源寺說法嗣橫川居六年法席鼎盛俄

謝去訪高沙彌遺跡於湧泉也因留止焉仙居之紫籙山廣度禪寺久廢道俗僉言非師莫能起之郡府以爲然元貞丙申請師主寺事居五年棟宇一新仍墾荒穢之地爲田以足其食學徒空集師於土木場中接引無倦 仁宗朝有以師名上聞者被 旨住黃岩

之浮山鴻福禪寺賜號定慧玄明禪師皇慶癸丑正月也寺旁民多豪橫師至無不輸誠傾嚮衆始獲安其居紫籙浮山皆古剎由師而名愈顯延祐丙辰忽若有不適於意者亟引去部使者俾有司迫之還山是夜眾悉夢師再至己而復潛歸紫籙遂往拜橫川塔於育王省嚴師於六和嚴師處之於白賁庵淨慈靈隱兩山爭欲致之俱不就會平江之東禪薦嚴禪寺虛席郡府及諸山同以疏請師補其處居四年而拂衣歸休于日賁六和雖外宗衲子來參叩無虛日師年逾七十稍厭于煩憤懷紫籙之幽絕乃曳杖東還送者往往泣別于江濱師責之曰衲僧家當以斯道爲己任視眾散如浮雲奈何戀戀效兒女輩耶自此不出山寺十有四年門人在方位外者期以師年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二

四

九十會慶于膝下師聞之曰我不過明年正月半明年乙酉正月十有二日初無所疾苦忽修大方諸老及外護書囑以宗門大事且戒其參學比丘永達司總日汝等從朝至暮行住坐卧起心動念皆是自家珍寶若辦真實工夫作得主宰自然與道相應任從生死變遷直是移換汝絲毫不得方名大丈夫不孤負出家學道之志庶無愧於父母師友亦不虛受佛祖慈蔭吾明日行矣汝等宜各努力無喪光陰十三日黎明沐浴更衣跌坐略敘平生始末以別眾達聰乞留偈師曰諸方到此作盡伎倆我只如常不得已援筆書偈曰佛壽八十我多九年世間情盡寂滅現前投筆而逝春秋八十有九臘五十有二龕留七日闍維目睛齒牙不壞舍利尤晶煖所度弟子可田一玄建塔于浮山曰歸源清字元寂建塔于紫籙曰圓明當寺住持門人惟一收舍利與諸不壞者分藏焉師身不滿七尺而質貌魁偉性剛直慎許可安貧樂道不爲緣飾進退之際處之裕如日用中惟以向上事開示舉者世諦語言不以掛口一僧問陸亘大夫見南泉云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欲搗作佛得廢泉云得百云莫
不得廢泉云不得未審意作廢生師云知人向十字街頭開箇飯店
只是不許人喫一僧問和尚教看柏樹子話並無入路詩云河裏失
錢河裏撿一僧夜上方丈請益師問汝每日看什麼機緣僧云看狗
子無佛性話師云試舉看僧欲啟口師厲聲云夜深下去僧不會歸
堂中怨詈不已或者以告師云它向後會去在僧聞之釋然其方便
爲人多此類台之郡長官某問如何是佛師云牛背上老鴉問如何
是法師云蘸雪喫冬瓜大契其意即挽師主天寧未行而有浮山之
命晚歸紫籜自號東海暮翁浙東大師某居蕪縣翼萬戶府時兩入
山問道問師開示深用歎服南臺御史常云某不遠二千里來訪師
發藥之留兼旬不忍去其爲達官大人所重又如此紫籜有梁昭明
太子廟大德丁未歲大旱官吏老請雨不應師欲徙其廣神見夢
於縣長吏曰爲我一言明日當雨長吏以白於師雨隨至師之道非
獨有以信於人雖鬼神亦莫之能違也故示滅之後識與不識無不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二

五

盡哀師有重拈雪寶舉古一百則頌古五十三則四會說法語錄若
干卷識者評其機用峭拔如鐵板石片云温之壽昌禪寺住持門人
法源既結集而求太常博士柳公貫序其首以行其世司聰復以慶
元保福禪寺住持門人一如所狀師行業求徵銘潛幸及與師接而
挹其真風願以游於方內未能受法雨之餘潤懼無以贊揚萬一而
司聰之來重以前育王住山印公諸大尊宿爲勸請不敢以鄙陋固
辭銘曰
禪林之盛宗唱並傳古響復續矯惟橫川師之有聞匪聽以耳不勞
展手已得吾髓虛而善應宗通說通末後一著乃其極功佛之壽命
非有數量特以八十示世間相師多於佛奚啻九年靈根不壞身真
儼然門人所記四會有錄我銘其藏用志陵谷

筠巖律師塔銘

師諱太節號筠岩族趙氏越之會稽人幼不茹葷年二十有六乃辭
家入道得度於上虞法果寺中孚禪師尋受具戒動必中度其祖欽

律師住台之妙果甚愛重之遣從同郡化徑師爲天台性具之
學輒能通其大義銛見師戒之精嚴謂曰佛之慧命寄在毗尼汝大
父律中宗匠汝能於叔世光紹其宗吾道不在茲乎師承命即日渡
江依石峯印律師於杭之靈芝寺不數年悉究其宗旨明慶吉公延
致西班牙久之會虎岩良公嗣主缺席推居第一座演揚融明軌範峻
整爲眾所悅服而敬畏然能以慈悲攝誘與物無忤出世本郡之羅
漢院支傾植休靡憚其勤遷主松江之延恩報德寺道譽益盛屢欲
謝事而其徒不忍舍口居二十有六年一旦不疾而逝臨終稱佛名
不輟俄默坐而瞑如入深定焉重紀至元之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也
世壽九十僧臘六十五闍維舌根不壞函靈骨歸上虞建塔于法果
師長眉深目廣頰豐頤三衣惟布日但一食人施以錢有來索者予
之無靳以故囊無留貨在明慶時寺屋以災盡毀而師所居蒙堂獨
存明日有一卒來前言昨日救火傷吾足言訖忽不見而几上韋陀
天神像足缺一指聞者莫不大驚師三闕大藏行中書左丞容齋李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二

六

公以師事之一日延師誦經神僧爲降異光滿室眾所共覩李公語
人曰節公佛菩薩地位中人也歲大侵浙河東西歿死者縱橫溝壑
間師出衣孟之贊建無遮大會三晝夜施者不慕而集瑞應之迹尤
靈而師未嘗言之蓋自雙林唱滅世遠教分殊師異旨莫適相通師
雖受持律部而兼修念佛三昧效古人作懷淨土詩數十篇昔大智
和尚嘗曰吾生弘毗尼死歸安養平生所得惟二法門大智之後善
繼善述惟師有焉師所度弟子一清今住越之東山禪寺孫若干人
其上首明慶住持講律宗主志果狀師行業請爲之銘用刊于茲碑
銘曰
佛久滅度三學殊宗卓然大智合異爲同惟師承之克協其志會二
法門歸一大事發神效瑞人天具依靈根不壞窳堵巍巍有大必勅
爲律宗主謁辭樹碑昭示所祖

四明乾符寺觀主容公塔銘

四明乾符寺觀主大師諱普容字太虛俗姓茅氏世爲餘姚人年十

有四出家於里之嶼山又十有三年祝髮於杭之昭慶明年受具戒於明之開化依碧溪閣公於明之延慶杭之集慶者久之從石林介公歸延慶得行觀法門於桐溪濟公既歷四岑雪說海公爲升座始偶因以主觀事亡何返嶼山於是乾符久廢新復半岩全公北溪謙公成諉以興造師爲募施者建寺如其舊買田六百畝有畸與寺別籍作九品觀室居焉法席偶虛江湖道俗皆冀得師補其處避不就郡人福清州判官楊某爲構精舍城東三里所白有司以聞于朝有旨賜寺額曰慈濟且加法師號俾之開山師黽勉受命爲買田三百畝有畸贍其眾而仍居乾符俄舉淨業會於慈濟與眾別明日遂別士大夫常所往還者又明日示寂于所居之觀室春秋七十夏四十四時延祐七年二月一日也某月某日奉全身塔于慈濟寺東南若千步所度弟子惟允法言等若干人法言既嗣住慈濟始狀其行事願刊之茲碑潛謹爲之序曰師家故業備詩禮之學厥有端緒今不言尊其教也粵自大雄唱滅殊師異旨莫適統一惟天台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二

一惟天台

之傳爲得其宗而學者或格於章句有教無行師蓋病之是故一年修常座二年修常行餘時則修半行坐非行坐凡然其頂者三蒸其臂者百閱七年而四三昧以具既又集同行修大悲期一年淨土期七年寓公處士慕而與之游輒爲舉東林故事四眾從之爲四十八願會者座下恒數十百人所著書惟圓修要義一卷而未嘗示有證入故人無得而稱焉歲大饑且疫爲粥活其不能自食者用闍維法斂送其死無所歸者今行中書左丞李公時爲紹興路總管師爲建普度會十晝夜竣事若有歌謠聲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張侯以早告師爲合同修六十人詣白衣觀世音像前肉香所哀感瑞光如瓔珞兩三日乃止駙馬都尉潘王謁補但落迦山道出四明膜拜執弟子禮請主如意輪期三七日尋獲異夢益申敬事此皆世之所共稱者也昔安定梁氏蓋入天台之室矣然於其行位猶曰不可得而知也矧以潛之蒙陋未始一登師之堂其有以異夫世之知師者乎誤次其畧贊揚萬一云爾銘曰

入教所詮曰一大事孰昧其依得語失義有偉大師立珠密契爰即身心而指定慧法網可製行海無際一雲在空潤澤中施世出世樂平等不二侯王順風天龍效瑞徒闕應迹莫表階位勒文焯實式告來裔

真如觀主壽公塔銘

錢塘真如觀主大師示寂後五年弟子慧炬始以狀求于銘其舍利之塔予退休之餘方掃除筆研然以師道行之尊乃予夙所欽慕而慧炬又遣使馳書踰濶江而來何敢以荒落固辭按狀師諱正壽別號松壑族姓徐氏杭之錢唐人父名某家故業儒師自髫髻之年厭處塵俗棄家學浮圖法於南天竺之崇恩演福寺某年從住山柳塘權公法師得度爲沙門誦經禮佛晝夜不輟平居食不過中脅不至席嚴持禁戒彌久益堅某年玉岡潤公法師來住是山師既聞妙教卽立妙行道誓曰廣遂陞居第一座爲學者師座下恆數百人師隨機開示縱談極辨未嘗少倦江湖道俗爭欲得師出世以主法會師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二

八

之母某氏賢而有識每戒之曰慎勿以住院累我師亦恪遵母訓諸方以聘幣來者皆峻拒不納而於自行之功愈加精進行四三昧終而復始雖寸陰弗棄有施以財物者輒均分於眾而以己所得贖禽魚之屬以放生衣鉢之外絕無常物某年肇建真如觀堂於錢唐城北母亦隨喜盡出其器具以資役費堂成奉安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於其中歲以季秋之月集十方行人修大悲懺三七日又別立普賢道場歲修法華三昧構重閣虔置金書大般若經銀書大智度論於其上而闢其下爲講堂以待來學師凡造佛像演經文主懺期授戒法往往感天神侍坐天雨寶福靈光瑞相變化非一莫可殫紀至正二年春二月俄示微疾語其眾曰佛涅槃前一日我當去可爲我建淨土懺七晝夜以助西歸十三日沐浴更衣端坐寔旦廣說觀心觀佛淨土法門以策勵學徒安然而逝十四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十九日闍維啟龕視之顏貌如生手足柔軟既而於穴輪中放金色光滿高數丈眾共覩師坐五色雲端凝然不動遺燼中舌根不壞得

舍利無數其徒相與謀而起塔於觀堂之 若干步師所度弟子得
其法者曰德禹嗣主觀堂曰普曜住車溪廣福教院曰慧炬及宗勝
英辯慧寧至道主居安等今同居天竺靈山寺行法華三昧以千日
爲期云銘曰

衡台之教因言以傳惟真如師匪託空言以淨信心由解起行具四
三昧圓修圓証總持萬法安住一乘乃發弘願接物利生天神降靈
寶華現瑞感應之交靡容思議化期既畢駕言西歸萬目所瞻眞身
在茲昔本非來今亦非去寫以銘詩式樹推慕

道行碑

大慶壽禪寺住持秋亭禪師亭公道行碑

有大比丘曰秋亭禪師被 今天子命住持大都大慶壽禪寺其
謝事而去迨今十有四年王公大人莫不高之學徒欲望其謝事接
其辭氣而不可得今住持臣僧顯儀實師法嗣之上首謀立石以頌
其德使覽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二

七

興聖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刺八都兒臣拜拜以爲言制可其奏
事下本院命侍講學士臣楷撰文學士臣好文書丹別敕集賢侍講
學士臣期頤篆題其額臣潛謹按師名洪亨順德之棊陽鎮孔氏子
也家本業農而其父嗜讀書爲善士母仁慈而有賢行尤崇信釋氏
之說一夕夢金像滿室翊日而師以生師天稟迥異常兒自幼不茹
葷飲酒每慨然懷出塵之想父母不欲違其志七歲卽令出家禮本
府開元寺須公爲師服勤左右朝夕匪懈師性醇厚而言簡樸人未嘗
見其喧嘩戲笑年二十得度受具徧游講肆微言奧旨無所不達謂
單提直指乃向上宗乘之捷徑遂至京師謁西雲禪安公於大慶壽
寺一見輒加賞識命入室侍香師勤於咨決雖示以呵責畧無動色
西靈大奇之傳衣而付法焉西雲唱滅師法兄北溪禪師延公嗣領
其眾首命師主城西之廣福寺居歲餘挈瓶錫南游襄漢江淮間凡
名山巨剎大善知識無不與之相叩擊而究其旨趣會于大同還駐
竹林寺未幾復歸休于慶壽尋以北谿命主彭村之觀世院垂及五

年四眾傾慕施者全集大殿丈室門廡咸爲之一新北溪退席法兄
魯雲禪師與公繼之命於第一代玄冥禪師法座秉拂拈香開堂演
法出世住持奉聖州之保寧寺甫四年信嚮者愈眾魯雲逝而師以
公舉補其處亦止四年小大之務靡不盡心策厲其徒多成法器俄
一日大書偈曰和南上禮諸高德別請他人拯釣船書畢投偈于地
芒鞋竹杖出門徑去眾皆大驚奔走求之不得或報師隱于文明門
外一小院兩班執事眾遊遊師不爲起再書偈曰策杖腰包歸去
也再來不值一文錢眾莫知所爲乃相率白於宣政院遣客省使詣
師挽留之仍詢以遠引之故師曰祖師有云三年不去五年不住此
乃從上流傳之遺風客省使還院白其事皆歎曰去富而就貧眞所
謂高僧也太師右丞相秦王伯顏在中書亦遣官再三勸請度不可
強乃聽其所之師遂歸隱于順德之開元寺足不出戶者踰十年顯
儀既被 上旨來補其處乃遣迎致神師於故所住觀音院以便
展省師年垂七十耳聰日明住世歷劫未易量也所度弟子勝喜勝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二

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采思生而英邁有識量慨然以功業自期嘗縱觀山川形勢而樂臨洮土壤之豐厚遼主道宗咸雍間奉大珠九以進道宗欲官之辭不就但請臨洮之地以畜牧許之遂家臨洮之狄道和祿采思生帖木爾越歌以軍功累官馬步軍指揮使為政廉平而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惟稱之曰馬元帥因為氏帖穆爾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東年十四而孺亡失父母所在為金兵所掠遷之遼東久乃放還居靜州之天山瀝血求父母不得遂隱居不出業耕稼畜牧貨累鉅萬好施與結交賢士大夫金主熙宗聞其名數遣使徵之辭曰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不違事親何顏事君乎終不起伯索麻也里東生習禮吉思一名慶祥字瑞寧性純愨兒時侍親側如成人飲食必後長者既壯姿貌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夢選慶

魁傑以志氣自負善騎射而知書凡諸國語言文字靡所不通豪傑之士多樂從之游食客常數十人或勸之仕輒應之曰幸有以具甘旨夫復何求况昆弟皆蚤世我出孰與為養乎父有疾粥藥必親嘗衣不解帶疾不可為而歿哀慟幾絕廬於墓側三年母亡執喪亦如之問者皆曰篤孝君子也金主章宗時衛紹王在藩邸召見禮賓之所陳備邊理民十餘事皆軍國之要務悉奏行焉泰和中以六科中選試尚書省譯史衛紹王嗣位始通問于我 太祖皇帝信使之副難其人衛紹王曰習禮吉思忠信而多智且善于辭令往必無辱及入見 上愛其談辯而觀其器宇不凡稱歎久之因賜名曰也而添圖古捏漢言能士也暨再使因留不遣使人風之曰爾國危在旦夕若屬將為虜留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答曰國之興亡係政善惡不係勢之強弱我國無亂政爾何以知之貪利則不仁避害則不義背君則不忠出使而不報則不信誠拘留不返當以死自誓反道失身雖生何益留之三旬知不可奪乃厚禮而歸之太祖思其賢遣內

臣乙里只持國書徵歲幣且招之使來衛紹王欲遣之力辭貞祐未挈家從金主宣宗南遷汴上再遣乙里只諭旨曰寧無歲幣必得

斯人宣宗幸和議之成強遣之涕泣而言曰臣身猶草芥不足惜也苟利於國雖死不恨但以人資敵豈謀國之道哉遂輟不行尋擢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加昭勇大將軍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以勞遷鳳翔府兵馬都總管判官至則舉賢才修軍政興利除害境內稱治而嘉禾秀麥瓜蓮同蒂之瑞並見民既甦息乃立學以教之四方流寓之士多歸焉元光二年秋謀報大軍將攻鳳翔行臺命清野以俟主帥素與之不協乃滅其從騎行三舍而與大軍前鋒遇於滄水戰不利且戰且却將入及城伏兵遮其歸路矢盡援絕人殊死戰大軍圍之數重誘之曰吾國聞公賢屢召不至今亟降是轉禍為福之機也不聽乃射其馬使不能行觀卒降之又下馬持短兵接戰將突重圍而出圍益密遂見執令軍士殺之持滿環口而脅之曰不降死矣又不聽鼓者畢發矢集其身如蝟罵不絕口而死是歲冬十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夢選慶

一月二十二日也麾下士不降而死者數十人事聞宣宗命詞臣王鶚草制贈輔國上將軍恆州刺史諡忠愍敕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二廟賜額曰褒忠事見金史宣宗本紀新史本紀雖不載而詳見於忠義傳金亡時其公族近臣之家皆羈于汴之青城太宗皇帝聞其忠義遣內臣撒吉思不花持黃旗撫慰其家得其三子俾入勤於和林 憲宗皇帝嘉之使備宿衛中統元年丞相線真內侍蒙速速引見 世祖皇帝於白馬甸上諭旨曰此也而添圖古捏之子乃父忠於主朕今官其子安有不盡力如其父乎三子曰三達曰天民日月忽難一名貞字正臣三達性倜儻多謀畧累有戰功終于中書左司郎中三子天下間滅都失刺約實謀並居天山天民山東諸路權鹽使從伐宋以功佩金符為太平江州等路達魯花赤二子與刺罕楊子縣達魯花赤保祿賜魁偉沈毅語言辨給嘗為湘陰州達魯花赤單騎往說左江反者悉降遷同知南安路總管府事其文學政事有傳存焉與刺罕子闕里斯奚易縣達魯花赤保祿賜子世德以國

子生擢進士第今由監察御史遷中書省檢校官關里奚斯子祖仁
 國子生靈璧縣主簿月忽難歷事 太宗憲宗世祖三朝終於禮
 部尚書有傳在國史茲故弗序月忽難十一子世忠常平倉轉運使
 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吏部尚書世敬通州達魯花赤幹沙
 納世靖皆不仕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世吉絳州判官一榮瑞州路
 總管世臣大都平準庫提領餘三人皆早卒世昌四子潤同知漳州
 路總管府事贈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即入道於王屋山禮下沙
 場鹽司令贈浙東道宣慰司都事淵贈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
 世敬子開在京倉某官世靖子岳難蘭溪州達魯花赤世祿三子失
 里哈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繼祖大都宣課提舉也里哈不仕
 世吉子雅古世榮子必胡南同知興國路總管府事祝饒富池茶監
 潤七子祖常進士第一人卒官御史中丞仕最顯其行能勞烈後之
 秉史筆者當為立傳茲亦弗序祖義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祖烈汝寧
 府知事天合祖孝祖常同年進士今為某官祖信某場某官祖謙國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三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子進士昭功萬戶府知事祖恭國子生禮四子祖中某副使祖周鄉
 貢進士廣西廉訪同知事祖善進士河東宣慰司經歷祖良淵三子
 祖元鄉貢進士市舶某提舉祖某某路儒學教授叔清開子某失里
 哈二子某祖憲國子進士吳縣達魯花赤也里哈子蘇州刺哈棗陽
 縣主簿雅古四子某某某祝饒於某祖仁子伯嘉訥祖常二子武
 子奎章閣學士院典籤文子秘書監著作即祖義子獻子國子進士
 舍山縣達魯花赤祖烈子惠子高郵府知事祖中子帖木爾鄉貢進
 士祖周子明安查爾某稅使開孫猶子鄉貢進士史官黃潛曰古之
 得姓者或以國或以官或以王父字所取非一馬氏自狄道而天山
 則以官為氏者也昔臨川王安石為許氏世譜起唐虞歷兩漢至三
 國而其傳緒始顯馬氏之有姓迨今僅二百餘年故予為其世譜可
 得而詳焉然予觀許氏有唐睢陽守遠仗節死難與恒州府君事正
 相類而臨川論盛德必百世祀獨上推於伯夷而歎其後世忠孝之
 良不得其夔臯龍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嗚呼遠之不得與夔臯龍虎

並馳所遭之時異也恒州府君名聞 上國數見羅致誠使知歷
 數之有歸而審于去就翊扶興運紀功大常視夔臯龍虎何歉乎庸
 備論之以著于篇

家傳

太傅文安忠憲王家傳

王諱柏鐵木爾其先出于西域哈兒曾氏世居海牙里高祖諱塔不
 台當 太祖皇帝龍興之初首率其族屬從本部主阿爾思蘭可
 汗來覲于幹艱怯魯憐之地 上撫慰之甚至命統本族軍從卓
 赤察合解兩太子掠漢地下桓昌諸州及豐勝雲內大同等城既班
 師而陳其勞績賞賚彌渥遂從 太祖親征大敗金兵于野狐嶺
 取宣德等城追掩金兵直抵居庸關功最諸將被旨以本族軍由河
 西隴右入關陝所過布宣威德禁止殺掠眾皆悅服還師河南復被
 旨西征至延安歿於軍曾祖諱阿達台從 憲宗伐宋攻釣魚
 山而歿祖諱質理華台備宿衛於 太祖第二斡耳朵忽蘭皇后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四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位下 世祖皇帝建都城立宮闕以勲臣子孫俾掌門衛克稱其
 職有子二人長曰禿忽赤次即王之考諱曲樞幼失怙恃既長性沈
 靜悃悃而無華事 裕宗未及用遂為 徽仁裕聖皇后宮臣
 以謹厚稱 仁宗口生七日選入侍于宮中而左右擁翼之其後
 從 仁宗侍母后之懷孟之雲中備殫其勞 武宗知其忠降
 手書獎諭賜以宮人王氏尋佐 仁宗平內難迎 武宗即皇
 帝位尊 母后為皇太后立 仁宗為皇太子論功拜平章政
 事行大司農領詹事院事未幾除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進太子
 太保領典醫監事 仁宗嗣位拜太保錄軍國重事集賢大學士
 大司農領太醫院崇祥院翰林國史院典瑞監提調回回漢人司天
 臺事階自榮祿大夫中遷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應國公任太
 保者十有八年小心慎密認認然以愛君憂國為心 仁宗特命
 推恩於其三代於是王之高祖贈崇仁迪慶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
 國追封祁連王諡莊穆曾祖諱純誠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高連王諡康懿祖贈推誠保德輔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連王諡忠靖高祖妣伯顏忽都魯祖妣伯牙
眞祖妣穆忽理並追封高連王夫人仍勅集賢大學士郭松年翰林
學士承旨程鉅夫勒銘于碑 仁宗嘗駐蹕和義門外指故大司
徒阿失帖木兒之墓顧左右曰朕嘗學蒙古文字於司徒於心不忘
曲樞之功朕所嘉尚其爲治壽藏鄰于司徒之兆以表朕志辭不獲
命即日相地發官帑爲仍寢穴植華表列翁仲如式薨遂窆焉妣曰
順國夫人撒法里有子二人長伯都次即王母夫人方娠夢羽衣神
人授以大珠煜煜走掌中亟納于懷悸而遂悟王生有異實驚敏絕
人至元二十二年王甫四歲從太保事 仁宗每侍宴未嘗有童
心日進膳羞必先主而後已尊卑之分肅如也比長寡言笑威重不
撓爲同列所敬憚 仁宗春秋日富倚爲腹心大德九年從之懷
孟尋之雲中負羈紲屬囊韉冒雨雪凌險阻衣不解帶齋不霑席自
夜達旦未嘗輒去左右大保持大體以總綱維王則奮智畧以應機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五

變兩宮恃以爲安十一年 仁宗在懷孟聞國恤而內難將作夜
幸王寓舍密與之謀王對曰此事間不容髮正名舉義實在今日必
先人有奪人之心可也遂決策北行質明王從太保簡車徒擐甲胄
整部伍扈兩宮倍道疾驅既至京師直入禁中都人以爲自天而下
王父子與一二大臣佐 仁宗掃除姦兇廓清宮闕 武宗之
入正大統王之功居多六月授王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
赤兼管諸軍與魯管內勸農事重潛邸也尋賜以黃金爲兩二百五
十白金爲兩五口中統鈔三萬貫留爲太子府正 仁宗諭之曰
凡東宮騎從兵器環衛庶政汝悉統之有請有賜可否惟汝乃以上
聞遠有常憲王職宮禁正已以律人同僚微有所徇即面折之不少
貸胥吏懾服內外凜然 仁宗念其公忠聞陝西廉訪使郭公某
有賢女實 順宗皇帝妃郭氏之兄子幼從姑氏長于宮中克有
淑德遣近侍傳 旨于妃之子 皇兄魏王以爲王夫人至大二年
王侍 仁宗至五臺山還京師十月拜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尙

書省參知政事以陝西重鎮且東宮湯沐邑也詔諭行省凡川陝工
民二總管府官屬工技牧圍等事柏鐵木爾悉總之仍賜璽書五給
六乘傳凡事得以便宜施行者有所奏啟則馳上之王視事未期而
境內大治三年十二月召除正奉大夫太子家令凡周於浮屠口
上遂不往有伶人奏樂忤旨命誅之王諫曰法者天下之平也奏
樂有忤而真重典罪大於是者將何以處之乎乃命杖遣之八月拜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十一月羣臣列侍于嘉禧殿
上謂王曰汝未訛事朕至今餘三十年朕躬之安皆汝之力朕事之
集皆汝之謀弼朕之隱汝忠莫並汝勞莫多汝心汝績惟朕知之其
以 睿宗皇帝孫鎮遠王也不口之女名失烈門者配汝以稱朕
意王再拜辭不允又命有司賜以甲第珠冠寶帶黃金千兩白金萬
兩中統鈔十萬貫尋降金虎符加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親軍都
指揮使有指掌環衛官及禁廷庶政凡有所敷奏者必先關白於王
然後以聞王曰暮上側服食既御即以賜之眷遇雖隆王兢兢自持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六

不矜不肆正色立朝未嘗阿諛以爲容悅蒙蔽以遂其私由是出入
禁中者無敢不愼 上嘗宴文德殿甚歡近侍乘醉請尙方冠帶王
奏曰 聖主一日萬幾宴樂宜有節今誓御之臣不能諫止復乘
間僥倖錫予不忠甚矣乞追還已賜之物以待有功 上改容謝
之一日 上坐便殿問王曰求賢取士何法爲上王對曰今以季
勞用人何由得才古有科舉之法 先朝嘗欲舉行而未果今宜
以時述祖訓以開賢路 上以爲然即命中書議行之皇慶元年
十一月進階榮祿大夫二年二月兼大都屯田事十二月拜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尋復留爲大都留守兼職如故延祐三年五
月拜中書平章政事仍領前所兼職王首言帝王大德陸族爲先親
屬諸王遠戍邊境爲國屏翰慮餽匪頒雖有彝典願陛下問遣使賜
之對衣法酒以勞問焉 上嘉歎久之即 御帑藏委積工藝
籍東宮具出納進退惟王是決毋聽 賜璽書如前王率職惟
謹王之還自陝西也言致亂之道 人爲先臣在陝西見老儒郭松

年有文章議論任風憲有能聲今家居三十年矣其大若同寬甫買
文器侯伯正輩學問政事皆有可采謹具姓名以聞上嘉納即遣使
罪召至闕拜松年為太子諭德尋升集賢大學士以寬甫為太子贊
善文器伯正並國子博士後皆有名 詹事院臣請立左右衛王
諫曰兄為天子弟居東宮令中書 樞密軍民之政莫大於是今復
立衛目歧而二必啟嫌隙惟熟慮之 仁宗默然稱善者再事遂
止問者歎服焉 仁宗常命宮臣理龍舟遊太液池供張已具王
諫曰主上方勵精為治奈何以此為樂乎萬一蕩漾疎虞如社稷何
仁宗嘉其言而止 皇太后聞之大喜厚賚以旌其直至大
四年二月 仁宗即皇帝位拜王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
尋擢侍御史固辭 上不允諭之曰振紀綱達耳目惟卿是賴其
勿辭王乃拜命即日以臺評劾右丞相鐵木迭兒素乏人望貪墨敗
官 上可其奏而 皇太后不直之王扣頭陳 世祖舊訓
所以彰善瘴惡之意卒罷之王偶盥手有執悅在側者王問汝何官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八

日殿中侍御史王笑曰殿中與侍御執悅可乎其人愧慙不敢復出
於是紀綱大振百司悚然先是議罷僧道官王力贊之僧道來謁者
皆拒不納 王將以暮春之月幸香山寺王諫曰麥秀方滋干乘
萬騎徒御雜遝不無蹂踐農民何望願陛下端拱穆清進大臣論治
道以康四海不猶愈微福遣使分持衣酒以賜有 旨令中書賜
進侍以中統鈔為貫五百餘萬王奏曰有功固不可以不賞然自陛
下登大寶以來嘗頒賚矣况府庫之實皆出於民以有限之物供無
窮之用民將奚堪惟陛下仰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以保民為務
上從之而止王奏回回不速兒麻氏僻在西陲未霑聖化其俗兄
弟自為婚姻敗常亂倫莫此為甚乞嚴禁以正人倫厚風俗制可其
奏下有司著為令某年正月會朝 上命盡以內外進獻之物賜
王辭曰臣以微才叨居政府大懼無以稱塞茲又加以重賚何以克
堪願以所賜之物悉與四怯薛番直司門者以旌其勞 上嘉其
廉而眾懷其惠留守歲往還上京例張盛宴為費不貲王一切奏罷

之集賢大學士大慈都以其弟入見獻水獺種一 上命賜中統
鈔五百錠王諫曰一種之微酬以重賜四方來貢何以繼乎 上
笑而却之某年時巡上京欲以初秋迴鑾王諫曰 世祖往還歲
有定制矧今禾稼在野乘輿所經民將廢業願陛下法舊制以惠斯
民幸甚 上然之遂改以八月有 旨以王長子完者篤為翰林
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辭曰臣父子無分寸勞忝竊非據况翰
林地親職重當用名儒宿望臣男完者篤年僅弱冠臣在中書未能
佐陛下任賢使能而先錄用其子何以訓百官乎 上曰朕業已
命之矣差長當別加任使卿勿名辭完者篤雖拜命王終不敢令其
視事王嘗侍立於便殿有弄臣用言戲之 上微哂王正容而進
曰臣身居廊廟豈驂倖之所敢戲臣受侮非所恤第恐貽笑天下耳
上亟命左右拉其人出之四年八月 上諭王曰昔我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大建宗室以為蕃屏剖符裂土錫以王爵所以
培養元氣敦叙彝倫也近聞其子孫嗣襲多不以序得非翰林臣僚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八

職其事者以私亂法乎朕念之久矣今命汝掌翰林以釐正之遂拜
學士承旨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兼職如故王稽圖列別本支序定如
舊制國族大服 上聞之喜曰朕固知非此人不能辦也中書左
丞相哈散與王同侍 上於寶慈殿哈散奏乃者則用空虛並
由賞賚之口請自今一切毋與王曰賞有功罰有罪國之大柄若皆
不與功何以勸但辨之當審不可濫耳 上然之六年八月加領
章佩監事十一月加提調崇祥院事冬至日 上坐文德殿太史
進授曆王執曆指至元紀年曰 世祖混一區宇開太平無疆之
基在位三十餘年政治之盛真後世福次指大德紀年曰 成宗
初政清明中邁未疾遂不復振次指至大紀元曰 武宗銳意中
興惜乎天不加年次指皇慶紀元至是年曰今八年矣 上曰延
祐之治如何王懷曆對曰治否在後人議耳 上曰卿意深矣君
臣當共勉之七年正月 仁宗崩王哀慟幾絕伏倚廬晝夜臨闕
四十餘日未嘗少間 英宗遣近侍慰之曰卿悲痛極矣縱不願

身獨不念朕乎朕之倚卿尤甚于

問焉 英宗踐祚之明日御大明殿大臣貴戚皆列侍 詔王而

諭之曰 先帝嘗囑卿於朕曰柏鐵木爾自幼事我終始于一捐

軀盡瘁無有能先之者我非斯人則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汝其毋忘

吾志言猶在耳朕不忍道茲用揚于大廷俾眾知之遂以所服珍珠

七寶頂帽及御衣賜之曰 先帝以卿付朕卿不負 先帝肯

負朕乎凡朝政之得失其直言毋隱王受命感泣 對曰臣不口

事 先帝幸無大譴今 陛下上繼先志曲垂眷注臣敢不竭

犬馬之力臣竊以為聖君之初政左右前後宜去邪任賢使聰明四

達天下之幸也 上曰然四月復除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

職如故王自是奮發盡言無所迴撓而羣小有不堪者矣因構誣言

浸潤日甚英宗始不之信後乃惑之待遇益踈王不為變 上亦

尋悔曰久不見柏鐵木爾矣在廷忠厚老成之士未嘗有言其非者

殆羣小之言蠱我耶朕不逮 先帝之明遠矣復召見厚禮之命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九步 選 虞

仍掌環衛王見言不用而妬寵者尙眾遂退隱于雲山之北 英

宗崩 晉王入踐大位泰定元年召王復為留守王以疾辭三年

六月二十九日薨于上都西門里第年四十有五有旨賜以中統鈔

二千錠給驛護送還大都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城西宛平縣先塋

之次王偉貌美髯自結髮至強仕終始于一不為利誘不為威惕不

好貨殖不貪祿位公不避怨私不售恩聖眷雖隆未嘗自盜知無不

言言必以正初 明宗之西行也與聖諸臣定謀禁中王默言於

仁宗曰兄弟揖讓古所罕見既盡美於前矣今議傳次倘先兄

而後已庶全 聖德于以正前人之緒絕他日之虞惟陛下察之

時雖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鯁直暨 明宗入辭王復奏留燕餞

而復行道途委積百爾所須皆為之豫備明宗問諸左右知王所為

大駕南還中道詢其子孫追念不置有宗王久鎮北邊以疑似召至

京師王奏皇屬至親且有功何以無稽之言而廢之 上悟尋

遣還鎮又有以異姓王行樞密院事者或告其培克軍事 上怒

將執諸法王奏國初其人父子數立大功今在邊陲取軍有法遠人

畏之奈何自撤藩屏 上即命釋之後遣其子齋重寶為謝王斥

去不與語初作西宮卒從服役者數千人廩食不繼有一卒至宮闈

丐食以闈入為衛士所執 上命王訊之王奏曰卒雖可罪而實

以飢故情有可矜乃貫其罪並餘卒悉放還營仍著令役者以歲更

而給其衣糧宿衛閭人按籍輸直而官無廩給王為奏增冬衣日餼

自是免於飢寒之苦相率繪王像而祠焉故平章政事趙公世延為

中執法時嘗與 右丞相鐵木迭兒會 英宗在諒闇中復出據相

位遂與大獄以事報復趙公以王力救而免王未嘗與人言及王薨

趙公致奠甚哀人始知之其知國體識時務陳善閉邪為世所稱道

者如此至于謀猷之大籌策之良左右密勿則有非眾人所得而聞

矣觀夫皇慶延祐之治則君臣一體明良際會王平昔所以格君之

心者可知也太保之屬疾也王治湯藥時寢興不少懈及疾不可為

治喪尤謹族人欲守本俗王不可曰罔極之恩既以無報今居乎中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十步 選 虞

國獨不可行先王之禮乎不然是不以禮待吾親也躬衰經居倚廬

哭踊以節薦奠以時後居內憂亦如之遂世守為家範則王所以盡

為人子之道者可知也不亦忠孝兩全矣乎蓋王天性超邁德量恢

弘故其所守所行有不待強學而自與古人暗合者宜乎光輔

累朝 世祿克著令名於當時也且我朝大統幾傾而復正者皆

仁宗之力一二輩謀其事之臣與王之功豈在攻城野戰建事

立功者之下乎王次男蠻子以才行歷官華要綽有能聲徹聞朝著

今上皇帝追念其先烈始詔中書議王父子恤典同日五制並

下王之考太保應國公贈推忠翊運保寧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諡忠惠妣順國夫人追封廣陽王夫人王

贈宣忠濟美協誠正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文安

王諡忠憲王妻魯國夫人追封文安王夫人齊國太夫人封文安王

夫人太皇太后亦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贊王畫像至正元年上復特

勅玄制為王神道碑銘俾翰林學士承旨曩曩中書左丞許有王書

彖以賜其家於是距王之薨已十有六年矣君子是以知王父子積累也厚有昌其祚胤至於事久論定而天道之昭昭有不可掩遏者矣忠惠王之兄禿忽赤未任而卒後以子貴贈純誠保德濟美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成王諡忠簡先是莊穆從太祖攻居庸關有功遂以所統哈兒魯軍世守居庸之北口

仁宗特命升其萬戶府為隆鎮衛降銀章金虎符以忠惠王為都指揮使忠惠王以身居保傅力辭乃以忠簡王之子眾家為指揮而世襲其職王之伯都由翰林學士二遷遙授中書平章政事擢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授贈克勤智義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安肅王初聚唐兀氏奴倫某達魯花赤伯家奴之女由魯國夫人追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再娶郭氏仁宗命以為配由齊國太夫人特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守節教子人稱其賢三娶鎮遠王之女失烈門亦仁宗所命前卒子男三人長完者篤唐兀氏夫人出由翰林直學士亞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十二

中大夫遷秘書卿次道童王故所娶高麗氏子今右藏庫提點次蠻子郭太夫人出今為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溫恭明敏好學篤行母以孝聞居官以廉稱娶乃蠻氏奴罕卒繼高昌氏答兒麻失禮並封范陽郡夫人女三人長哈禿納適鎮遠王之子幹失帖木兒卒次金剛奴適崇福司少卿答兒麻失禮次八寶適衛王寬微班孫男四人惟王有傳在太史氏然所書皆關於國家之大事而微言細行有不勝書者且藏於秘字閣者有禁今做昔人家傳之法采輯行狀神道碑撰次如右庶幾百世之下有所鑒觀而思濟其美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閭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疾醫不能療則剔股肉以食之疾良已宅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投以藥皆弗效莫知所為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滅已年以益母壽是夕天

將雨陰雲四合俄劃焉而開若啟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覆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士大夫多為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為之序云

金華黃潛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于史者往往務撫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談者誠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耻躬不逮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劉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宋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既去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為美官至黃君迺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十三

明年有子曰傳孫甫時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節婦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既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為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節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用例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孝云

金華黃潛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少也共美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美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為之引重惡能彰彰如此閭巷之人砥行立名堙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金華黃先生行狀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
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
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
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欲斬佞臣頭之語入至今誦之晚
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
為高祖廸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
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
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
塲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
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
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承女

行狀

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姓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
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
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闕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
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
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
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
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
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唱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
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
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
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詠綽然有古風特真
前列二年前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倦倦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
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
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

行狀

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
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
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
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
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
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
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
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
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本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
著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
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淳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
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
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贖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
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

行狀

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
學士大夫間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
禕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
德鄉東塋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
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
使司造船塲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異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
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
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瑋珣
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
學者先生在甯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
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
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
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
偽卒直其冤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眾以

行狀

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劫斂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人不決先生為之疏別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拆閱及不能檢防私醫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棄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刑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蒞是役博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鈞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縣天台

行狀

三夢 進 慶

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實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間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為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就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日領日知咸率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

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啟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章官者一誠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抵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故人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鄰有急覲得片言為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護其絕物先生論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慾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鴈詠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簡

行狀

四 劉 慶

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絃急蓬蓬若未易涯淡不旋踵問煦如陽春會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必引曲證語聯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磨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弄之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俊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

初卽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
巖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經
鉤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
者年未七表而謝事暨羣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
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
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
之薨在法當錫諡立傳濂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爲最深因輯
任官行事爲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效古書法爲
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蕪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
華宋濂狀

行狀

五
濂

永康胡宗楙据影鈔元至正本校錄

古書卷數參差先後互易無有如金華黃先生文集之甚者元至正
十五年貢師泰序公集云初稿三卷續稿四十卷至正十七年宋濂
作公行狀云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卷續稿三十卷又於至正二
十二年序公集則稱家藏日損齋稿共二十五卷云此外又有二十
二卷本十卷本余按前未樓藏書志有宋刻本四十三卷杭州丁氏
先得二十八卷殘本嗣向前未樓補鈔足成四十三卷四部叢刊卽
据此本錢天昕跋公集有行狀備續稿三十卷今貢序云二十八卷
蓋作偽洗改痕迹宛然二十八必三十之訛并初稿爲三十三卷等
語按貢序明云續稿四十卷錢誤以行狀所云爲貢序語且知二十
八爲三十之訛安知三十非四十之訛合之初稿三卷爲四十三卷
與原書正合至宋氏一人或云三十三卷或云二十五卷蓋此數歲
之中卷數遞有增損故先後互異其二十三卷本卽今京師圖書館
所藏元刊本者是潤州蔣西圃藍格精鈔本亦係二十三卷卷一下
標初稿一臨川危素編卷四至卷十標續稿上之一仍標臨川危素
金華黃先生文集跋

編卷十一至卷十六標續稿中之一二三四五六標門人王禕編卷
十七至二十三標續稿下之一二三四五六七標門人宋濂傅藻同
編與丁氏鈔本所列互異十卷本係明嘉靖間仙居張儉剛定張序
云舊本頗缺失且泛載偶應一時異端之作故刪定重刻嗣後溫陵
張維樞就十卷本重選會稽王廷會補訂蓋又有所竄易清成豐元
年辛亥義烏陳坡校訂本亦詳卷黃氏合族後裔重刊卽所稱祠堂
本者是金華叢書所刊十卷與祠堂本同惟日損齋筆記別行此爲
小異余得丁氏鈔本卽付重刊特以鈔本譌奪滋多每卷所列某人
編次某人校正或有或無或單書臨川危素編次或書門人編次與
貢序所云不合又卷第二十五首集首行標題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第二十五次行復標日損齋續稿卷第二十二字樣未審何因余借
爲補芟今爾未樓元槧遺日本巖崎文庫無從校勘涉筆及此爲之
慨然季樵胡宗楙

物 節

集 符

表

勵 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裨鋟

金華柳先生文集序

天之生才所以資一世之用使之盡其才者天子宰相之事也千尋之木產乎高厓深谷人蹟所罕至之地匠石之欲營宮室者猶必仰而取焉况於人才之足以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者乎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善治其天下國家者宜於此乎留意焉可也方仁宗皇帝在位崇尚儒術蓋朝廷極盛之時於是浙水之東有柳先生道傳出執政有知之者用之於成均又用之於頌臺焯有譽聞及出提舉江西儒學滿秩而還家食者復一紀至正初今皇帝召還為翰林待制將進用之而先生以疾卒於官方先生為國子助教監察御史馬雍古公伯庸薦先生可任風紀御史大夫帖實不從江西之還在朝之人有忌嫉之者扼而不用及公道既明將寘館閣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見於功業所以傳示來世者獨賴文章之存而已先生少歷遊前代遺老之門該綜百氏根極壹奧故其文雄渾嚴整長於論議而無一語襲陳蹈故蓋傑然於當時者也先生既沒門人

柳待制文集舊序

一 夢 選 慶

宋濂戴良類輯為二十卷而屬素序之先生官豫章素以諸生見焉訓誘獎勵久而彌篤知先生之得於天者不可謂薄願於人者選選若是是故讀其文而惜其才之不盡用也臨川諸生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危素序

柳待制文集序

翰林待制柳公既卒子直藏其文若干篇至正庚寅浙東僉憲余公按行所部以浦江監縣廉君清慎有為愛民重士乃命刻其文傳焉昔宋南渡樹都錢塘浙東為股肱郡衣冠大家接武於廷名公碩士相繼而起汪洋博洽之學辯論宏偉之文人自為書家有其說嗚呼盛矣哉至元中海內為一故國遺老尚有存者師友講授淵源不絕大抵皆以殫見洽聞為主天爵竊祿於朝三十餘年其於浙東鉅儒猶或及識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及公而已間嘗接其論議誦其文章奇辭奧語層見叠出信知非因陋就寡之士所能及哉嘗考南渡之初一二大賢既以其學作新其徒呂成公在婺學者亦盛同

時有聲者有若薛鄭之深淳陳蔡之富贍葉正則之好奇陳同父之尙氣亦各能自名家皆有文以表見於世其為文也本諸聖賢之經考求漢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廟之禮樂朝廷之官儀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襲究其異同參謬誤以質諸文觀會通以措諸用讀公之文者庶猶見其兆歟故公施教訓於成均則胄子服其學司議論於奉常則禮官推其博天子方召入禁林而公年已老矣惜乎文之不大顯於世也其制作規模之盛則於鄉之先正有足徵焉嗟夫水貴有原文貴有本儒者之學貴乎多聞之為尙也然而擇之必欲其精語焉宜中乎度非訪多闕靡以為能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旨哉言乎廉君名阿年八哈字景淵為至元名相文正王諸孫家世清白故治縣有聲其於賦役推考均一可行永久民深德之文集二十卷別集又二十卷皆公門生宋濂戴良所彙次云通奉大夫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蘇天爵序

柳待制文集舊序

二 夢 選 慶

柳待制文集序

天地之化物類人事之理久則敝敝則革革則章非敝無革非革無章吾何以知其然也在易之革革之卦貞離而兌悔離文也時至於革則其敝也久矣夫兌離所勝者也物敝當革雖所勝者熄之故兌革離夫惟革其故而後新可取故革其文者乃所以成其文也近取諸物若虎豹之文非不彪然炳也及久而敝則黝昧麗雜曾不若狴狸之革而章者也四離之終而革之時也五與上革之功也故五為虎變而上為豹變以其世考之成周之文唐虞以降之所未有也至孔子之時乃大敝矣周公聖人也曷不為是勿敝之道以貽其子孫以傳之天下後世使之守而無變哉蓋物久而敝理也理之必至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孔子之作春秋或者以為細周之文崇商之質夫豈盡然以其告顏子四代之制與夫後進禮樂者觀之則其所損益者可知也由周而來亦可概見漢之盛也則有董子賈傳太史公之文東都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唐之盛也則有文中子韓子之文中

葉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宋之盛也則有周子二程子張子歐曾之
文南遷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夫何以異於虎豹之文彪然炳也及
久而敝則黜昧麗雜曾不如狴狸之革而章者哉文之敝至宋亡而
極矣故我朝以質承之塗彩以爲素琢雕以爲朴當是時士大夫之
習尙論學則尊道德而卑文藝論文則崇本實而去浮華蓋久而至
於至大延祐之間文運方啟士大夫始稍稍切磨爲辭章此革之四
而趨功之時也浦江柳先生挾其所業北游京師石田馬公時爲御
史一見稱之已而果以文顯由國子助教四轉而爲翰林待制兼國
史院編修官蓋先生蚤從仁山金先生學其講之有原而其淬礪之也有
素故其爲文纘而不繁工而不鏤粹然粉米之章而無少山林不則
之態惜其未顯而已老欲用之而已沒也余在秋官時始識先生嘗
一再與之論文甚懽比以公事過其家問其子孫得其遺文凡若干
篇因使先生弟子宋濂戴良彙次之將畀監縣廉君刻之浦江學官
世有欲徵我朝方新之文者此其一家之言也必有取焉因題其卷

柳待制文集舊序

三 步 選 慶

首以俟至正十年八月丁祀日武威余闕序

柳待制文集標目卷上

卷之一

古詩五言

擬古次吳彥輝編脩韻

覽物三詠寄孫履常

墻東蒔青菊

大駕至昌平縣

題巨然江山行舟圖

袁伯長侍講虞伯生馬伯庸二待制夜宿聯句次韻劾體

送郭子照經歷赴淮東

送貢秦甫南歸

文字方寓直翰林數日卽以使往雲南典選詩用識別

謝無疑將歸延平留詩爲別次韻四首

次伯庸韻賦苦寒

標目上

一 步 選 慶

題王氏抱素齋

發通州

貫草草南歸伯生馳詩見別舟中次韻

過大野澤

沽頭阻淺

雪霽得風徑過高郵

晚渡揚子江

贈王玄翰

杜原父自清江訪予鍾陵將還武夷山中危大樸自金溪來

訪

題謹姆投道許旌陽圖

雨中言懷

盧仲謨將老好遊

三節堂詩

送葉生以相墓術西遊婺源

歲莫雜言

誦太玄有感

尊經堂詩

鄭景明招游左溪山

巨發漁浦

卷之二

古詩 五言

度居庸關

李老谷閭子規

龍門

望李陵臺

至上都國子監

曉發龍門次獨石賦呈楊廷鎮脩誤

標目上

乘海青車過赤城鵬窺

送余伯貞祝蕃達下第南還

閱陳景仁都曹雲南行卷爲和雜詩八首

舟次衢州

晚泊貴溪游象山昭真觀

杜家三舅憐陽官滿來洪都取薦牘却携家東歸

送劉叔謙赴韓山山長

康端玉蔡輔之和子言懷之作因再用韻答贈

林敬輿將赴宜春筮庫之任卽賦爲贈

送富州章仲實判官解歸

鄭萬里再赴廣東辟書因以贈別

題窗外木粟叢

貞一鍊師招遊玉隆留詩山中

渡湖宿麻子港口

重遊象山昭真觀

我昔京城居

白雲樓詩

仙華方先生晚最嗜吟予方哀公手澤爲卷得公山中竹醉

日感舊寄贈之作輒追次其韻

爲仙華先生寓祠植碣于其墓

訪吳正傳錄事

寄題蘭溪州學挹翠軒

蹇天

王叔能尙書招遊虎丘

袁文情墓下作

林藏主得黃晉卿吳正傳張子長北山紀游八詩要子繼作

試院諸友小集分韻得口字

出試院諸友小集湖中分韻得淡字

標目下

王繼學侍御將赴南臺辱惠近詩借韻序別

題蘇長公書曹侍中與王省副論趙元昊事

十六夜望月蝕

讀漢史

送張典史赴江寧

題姚文公草書杜詩

宗忠簡公畫象爲葉深道作

梁谿謠贈盛道士

度馬嶺

過傅景文墓

過錢清

望會稽山

月夜下通明堰

過龍山不得留至車廐却乘小艇至門

中秋看月

朔游卷中有句云成吾看山福豈不在老大此拙者早退之符也歲晏苦寒孤坐無膠用其句為韻賦十短章先示薰生間或貽諸同志

卷之三

古詩 七言

送馬伯庸御史出使河龍

大雨霽行

送王元敘赴潁州同知

送陳景仁都事使往雲南調選

寒食日訪客始見杏花

題唐周昉畫金德星君真形圖

贈寫真張翁

劉常州宅對菊醉歌

標目上

出北城獨上秋屏閣望西山烟霧中漠無所見

為蔣英仲作顏輝畫青山夜行圖歌

出新城門至北抄下行視陶瓦

後木龍淵歌

題高彥敬尙書竹石圖

雪後苦寒近

自勘居山所作詩

觀南安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

中秋夜半起看月

題華氏溪山勝槩亭

題趙敬叔所藏龍眠飛騎習射圖

與趙用章戴叔能同度溪竹嶺

載酒堂詩

雷琴行

題陳錄判濬古齋

題高尚書畫雲林烟嶂圖

題陳子仁屏間長松疊嶂

介福堂詩為張繁昌作

觀宣撫資政鄭公追復元官詰詞

草堂比丘尙賢刺指出血書妙法蓮花經一部

黃晉卿提舉授官初歸

題錢選畫倦居圖

過開行

松雪老人臨王晉卿烟江疊嶂圖歌

送蕭從道還蜀歌

觀韓魏國忠獻王蟬見畫象

歸度太陽嶺

天台張節婦吟

標目上

題瀛州仙會圖

題臨本捕魚圖

題龍眠釋迦出山象

蕃王獻寶圖

題王宰所藏墨龍

商學士畫雲壑招提歌

僧傳古踴霧出波龍圖

卷之四

律詩 五言

同楊仲禮和袁集賢上都詩十首

送李文晦僉事易節燕南十首

鄉友胡古愚久遊京師賦詩念歸次韻

天師留國公挽詞

大司徒僊國公吳公挽詞

五

送忽通叟著作行祠海嶽

送朱本初法師赴豫章王隆官

登龍山寺後閣

王叔能廉訪寄湖南道上詩次韻奉答

奉陪二府羣公帳飲

寄贈陳君采

冒曉雨赴健德門

初夏齋中雜題

山中九日三首

聞臨江范德機以母喪哀毀卒

哭內

除夕四首簡賈惟貞左司

與陳新甫甘允從飲范使君亭

題瀛海圖

標目上

吳門逢張仲舉

送胡廉使致仕北歸東原

睡餘偶題

十六夜重對月

許益之計至勸餘有作

題離騷九歌圖

自題藁卷

晨起

歲晏風雪中方壽父惠詩次韻酬答

長律 五言

贈別宋季任赴甘肅提舉

故相東平忠獻王挽歌詞

送南竺澄講主校經後却還杭州

用韻重賦故相挽歌詞

送叔能左司出守會稽

次韻答鄉友吳立夫見寄之作

開府大宗師張仁靖真人昇仙詞

大雪戲詠

送何德芳參議登朝兼志王許二公同升黃閣之喜

今體詩六十韻饒正傳之官池陽

送翰林書寫邵從聖赴臨淮尹

絕句 五言

賦黃氏新安嶺南山居十詠

卷之五

律詩 七言

奉同伯庸應奉韻送伯生博士行祠西嶽

次韻伯庸無題

送李士弘侍讀攝祠王屋

標目上

觀失刺幹耳朶御駕回

還次桓州

大駕北巡將校獵于散不刺

次韻吳真人詠梅

送田時佐簽事赴河南

次伯長待制韻送王繼學修撰馬伯庸應奉扈從上京二首

首

送道士祝丹陽祠武當山

送趙虛一行祠南海南鎮

左衛麻經歷歸省先墓

宗人湯佐由內宰出為懷孟總管

送馮士企經歷赴淮東廉訪幕

鄭公輔下第後為京邑教諭滿歸冠氏

皇太子受冊賀退歸書事

符安理襲爵爲鎮守杭州真定翼千戶

午日雪後行失八兒禿道中

漫題齋壁

鄉友吳立夫以治春秋舉禮部進士不中第南還

河南北水後民往往告飢胡安常以工部主事爲其省員外

郎

送張靖明真人南還天台

送道士何大方歸龍虎山

遷博士後作

送國子伴讀李顯還省潞州

新製太常鹵簿成

送王正臣經歷赴浙東

陳存道由奉常掾出爲廣州教授

送楊君祥赴定海稅官

標目上

送播州楊宣慰還鎮

送葉道士歸天台

送宋誠甫修撰押送安南貢吏赴鄂省交割

讀漢史

寄汴中吳彥輝

元日朝回書事

送陳仲剛歸鄱陽却赴武昌謁選

送唐可升法師奉香祠武當山

次韻伯庸上京寓直書事四首

李侍讀子巖夫爲四川行省譯史

離京北至新店

任城馬氏坐

送偉師南還

送國子伴讀朱禮悌歸盱江

伯庸少卿在上京有詩贈經筵諸公次韻繼作

十月五日冬饗禮成書事

送周尊師還吳中

京城閱旱

蘇郎中挽歌

大駕還次撫州校獵獲禽馳饗太廟

過宿長蘆書所感

舟中睡起

登黃樓北望河流

雪中渡淮

曉次揚州阻風不得渡江

曉望金山

鎮江逢袁子方明府

送管文秀赴辟南臺

標目上

送董侍御由江右赴南臺

送萬里真補行臺

閱進士卷

與晉卿夜坐道舊

過鐵峰書室觀宋太宗正訓名牒

吳玄德真人出祠閣皂山常大舉參政實奉命從往玄德有

詩次韻呈二公

立春日陪左平章飲

送汪叔志推官解安南却歸北上

送江彥清同知赴湘鄉

贈鄧道士遊京因簡虞少監

雨中晏坐次劉士幹見貽之作

初夏憶京城隣居

送南海蔡秀才北遊

九

選

慶

送太樸往臨江謁德機因而代簡

送張明德使君赴南恩州

追餞常大參至樵舍鎮

作枯木醜石遺李輔之檢校

觀發襄樊兵

顧淵白架閣自吳中西來途次有詩和其韻二首

彭冲所贊府解歸廬陵

端午日泊舟信州城下陳行之推官袁仲野知事携酒饌勞

予挹翠亭

次衢州盧彥遠總管任仲安同知留宴平山堂上

杜真人游仙詞

原父以遺逸起武夷山中題詩志喜

寄太樸

先公墓下作

標目上

送夏仲文主簿赴遂安

雪夜夢薩玄卿

太樸致書深悼德機之死

水際見早梅題爲漫興六首

俚俗集巫覡脩神事作詩私誚其陋

浦陽十詠

送吳德謙入京

題項可立雙松圖

與新甫允從會飲上清宮丈室

送張國濟法師還龍虎山居

錢唐逢管彥清使君

訪王宣慰金井山居卽送廣東上任

玄文館送張伯雨鍊師歸三茅

用韻重送

送秦裕之左司赴福建廉使

卷之六

律詩七首

送胡允文赴邵武錄事兼簡汪國良史君

垂虹亭晚眺

送魏誼夫運使赴關中

廬陵曹士弘挽詩二章

送楊元誠庫使製紙事畢還京

送徐周臣廉使除戶部尙書二首

次韻魯參政觀潮二首

送孫元士經歷赴越中

因杜椽遷江東奉簡賈伯堅廉使時方自淮東轉運移節宣

城

次韻繼學廉使觀關二首

標目上

送陳彥正山長奉親赴柯山

夜行溪谷間

游耆闍山寺因懷君采

王景文山長挽詞

送海漕府朱奏差押運北上

東陽送周鎮撫易戍西還周喜作墨竹

送李彥方廉訪移淮東

中秋待月却懷魯子翬學士

作寒崖古木送侯伯弘總管還鎮

喜陳昭祖副使相過

九日漫題

送錢子仁赴江山稅官

送聞夢吉赴處州學錄

寒食山居

新開徑城

楊忠襄祠堂詩

元日與吳行可照磨對酒

送宋可與考滿赴銓

送陳昭祖憲副移江西

秋雨中喜宋景濂見過

望聖壽山寄千巖道者

得晉卿博士書

遊五洩山四首

立夫見和五洩四首復自次韻

送暨陽胡生北遊

初霽望金華雪山

鄉友鄭順卿以九世同居請文樹碑

陳新甫太祝乘傳過蘭溪訪予山中

標目上

三

贈談命周生

遊上龍門

會稽懷古

過賈相故第

送通藏主歸天童

清潭金氏翁登年九十因外孫戴叔能從子游命來求詩

偶題

拗律 七言

晨度居庸至南關門

宋徽宗書瓊蘭殿壁山記

燕貴溪風圖

黃宗道播州楊儀娘獨騎圖

王振朋金明池錦標圖

孫節婦詩

題陳直鼎雲山圖

送文著作奉御帛往鄂省即賜南交貢吏

題虞博士作玄又玄齋銘

觀李營丘長林巨石圖

王長卿檢校將北歸作古木圖呈一幅贈別

強振之招遊榮山別業

八月十七夜半看月

寄廣陵陳新甫侍儀

贈相墓余生

題無極元所藏魯公君謨帖

久不與子長交問今日初寒讀向所示文情諫事篇慨今感

往併賦憶別

題關同平橋行旅圖

絕句 七言

標目上

三

夜過高郵有感

自宗正府西移居尚食局後

河中府大旱民康擬實導其府知事張君請水雷公洞澍雨

隨至

灤水秋風詞

後灤水秋風詞

題立仗馬圖

代簡以南醞一壺遣繼學待制

題宋徽宗梅雀圖

題宋徽宗扇面

題宋徽宗獻壽桃核圖

題金顯宗墨竹

題蕭照江山圖

題李藻河梁泣別圖

題錢舜舉禾鼠圖

題釋迦出山圖

題窠石海狗圖

題海潮圖

題牧羊圖

題睡猫圖

題折枝海棠圖

月中度居庸二首

荆門三絕句

夾港守陳二絕句

題日觀畫蒲荷

北山招隱詞

洪州歌

次韻奉答德幾冬日見寄

標目上

題王子質家青山白雲圖

題明皇按樂圖

題王若水為趙虛一畫蒼崖古木圖

題太玄天師龕升龍圖

題松雪翁畫杜陵小像

題薛朝陽畫扇

題鄭伯元經歷家四景圖

訪坦溪葉審言主簿

題王制置家所藏宋穆陵戒諭邊帥御札

題壽皇御題淳熙宮畫牡丹扇面

題息齋墨竹

題宣和御畫鶴鷄

行界牌源道次小憩民舍

題理宗御書賜盧允升扇面

鄉友趙用章自廬山訪于鍾陵

標目上

三

柳待制文集標目卷上

柳待制文集標目卷下

卷之七

制

趙王封三代制

集賢侍讀學士李侗封二代制

翰林承旨王約除兼太子詹事制

真大道教祖師劉德仁加封真君制

東嶽泰山加封大生制

誥

江州太平宮九天採訪使加封誥詞

興國九宮山太平護國真君加封誥詞

表

進南郊鹵簿圖表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標目下

大駕北還起居表

御史臺賀正表

監修國史賀正表

宣徽院賀正表

泰定甲子賀聖節表

箋

宣政院賀千秋節箋

國子監賀受冊箋

狀

升耐禮成請推恩賞狀

請添造單羅法服狀

薦乞石烈希元狀

祝文

行祀嶽瀆祝文 代李學士作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廷試一首 代趙承旨作

卷之八

謚議

徐鳳謚文莊

札忽兒台謚忠肅

郭昂謚文毅

忻都謚孝恭

李侗謚章肅

鄭阿兒思蘭謚敬愍

嚴度謚貞憲

王晦謚文靖

李諤謚端憲

標目下

陳思濟謚文肅

孟淳謚康靖

李榮謚成肅

張士觀謚文愍

伯都謚元獻

劉二拔都兒謚武宣

買住謚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姚燧謚文

王仁謚正肅

程鉅夫謚文憲

阿里伯謚忠節

劉慤謚孝靖

王侯誥憲肅

杜思敬諡文定

嚴忠範諡節愍

卷之九

碑銘

護國寺碑銘

懷州大興龍寺碑銘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

處州廟學碑銘

溫州帝師殿碑銘

慈溪普光禪寺碑銘

頌

東陽禿滿長官去思頌

漕運副萬戶咬童公遺愛頌

標目下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

楊丞檢田頌

卷之十

墓誌銘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府君墓碣銘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仇君墓碣銘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

方先生墓碣銘

亡舅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

元贈太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鴈門郡侯田公墓碣

銘

亡友王君景先墓誌銘

承直郎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

元故大司農史義襄公墓誌銘

師氏先塋碑銘

周東揚墓誌銘

元贈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南陽郡伯宋公

墓碑銘

玉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卷之十一

墓誌銘

義方陳母丁孺人墓碣銘

澹居處士馬君墓碣銘

故平陽州判官陳君墓誌銘

盧氏母碣銘

圓一道人墓碣銘

夷門老人杜君行簡墓碣銘

元故太中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周公墓誌銘

標目下

無爲子碣銘

劉彥明墓誌銘

于思容墓誌銘

元故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武義將軍

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靳公墓碑銘

馬仲珍墓誌銘

元故奉政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崔公墓碑銘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公墓碑銘

元故戴孺人劉氏墓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故宋孫明府碣銘

瀏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元故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

新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張公墓碑銘

塔銘

萬壽長老佛心寶印大禪師生塔碑銘

墓表

元贈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金府君阡表

代張公作官原墓表

武德將軍劉公墓表

太康王氏扶城墓表

雙峰先生墓表

全溪羽人查廣居墓表

甄誌

亡妻墓博誌

殤孫墓博誌

卷之十三

標目下

五

銘

豫章樓銘

拱北樓銘

養正堂銘

蒼劍石銘

辭

陳貞命字祝辭

鄭泳冠字祝辭

贊

姚文公畫象贊

王叔能參政畫象贊

王繼學畫象贊

韓明善畫象贊

自畫象贊

箴

思學齋箴

傳

劉節婦傳

傅節婦傳

韓節婦傳

宿節婦傳

書

答臨川危太樸手書

答金華宋景濂書

卷之十四

記

重建省府記

勅賜天妃廟新祭器記

標目下

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 代人作

見初亭記

常州路城隍神新廟記

鶴山菴記

遺清堂記

瑞州新脩仁濟橋記

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

雲從山崇真觀記

采衣堂記

玉隆萬壽宮興脩記

建德縣脩學記

永嘉縣新學記

退藏山居記

鎮江路錄事司題名記

六

夢

選

虞

虞

虞

虞

虞

虞

虞

虞

虞

甫里書院記

洞山如存精舍記

卷之十五

按按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慈慧菴記後九行目與文異今依謝鈔元本校刊又按謝鈔元本新修石門洞書院記處州路學歸田記兩首目錄慈慧菴記後而文列婺州重建晦菴書院記後今仍其舊

記

崇福永樂寺記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藥師院記

慈慧菴記

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處州路學歸田記

龍華寺記

仙華山化城精舍記

橫山龍神廟記

標目下

鄭氏旌表義門記

重修適意亭記

崇化堂記

婺源州重建晦菴書院記

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蔣氏懷思口菴地主申屠將軍祠記關

浦江縣重修口學記

許府君新廟記

卷之十六

序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東亭圖序代趙承旨作

席御史文集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宋劉宜寧序

送王吏部簽憲燕南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上京紀行詩序

高氏四子字序

開元宮圖後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嘉溪圖序

憲慕諸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義烏王宰二子字序

瀛海集序

卷之十七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標目下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序

朱節婦吳氏序

宰淵徵挽詩序

金石例序

俞器之詩集序

送段吉甫州判序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幹勒氏三子命字序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送白彥昭序

送趙永嘉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海隄錄後序

龍氏敘族小錄引

七

八

說

杜思成更字說

卷之十八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跋晏右司撰沖素處士鄭綺墓銘

題楊仲弘序祖浩然求母事

記舊本春秋纂例後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脫鞬返棹二圖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其五世祖仲舒賜第告後

題天野飛雲編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絕句詩後

標目下

九夢 選 虞

題北還諸詩卷後

跋虞司業撰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文

魯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跋陳慶甫所藏鮮于伯幾書自作飲酒詩

題秋池樓觀圖

書文集賢撰歐陽復初父墓誌後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題楊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跋江陵項平甫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自題鍾陵棗後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跋谷本李氏家譜

題江磯圖卷後

跋朱文公與馬會叔尚書二帖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跋司馬溫公脩通鑑草

跋韓魏公手帖

跋鄭資政雪竹賦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跋夏敬仲八詠賦序

卷之十九

題跋

跋范文正公與楊處士帖

跋范賢良手帖

跋王給事射中帖

跋蔡忠惠公談譙帖

標目下

十夢 選 虞

跋李陽冰篆天清地寧四大字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時五觀

跋范文正公八帖三哥節推手簡 許下帖 翰長帖

韓魏公與徐州孫龍圖書跋

跋蔡忠惠公帖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跋睢陽五老圖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遺事

跋胡古愚鑿坡小錄

跋張魏公書心經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手帖

題袁仲長所藏松雪翁書洛神賦

跋晉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詩卷

題高尚書畫雲林烟障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跋葉南康撰書俞果齋先生墓誌

跋仙都府君王公手書頌畫

跋歐陽公二帖

跋中書舍人潘公與方新州帖

跋舊本燕鶴銘

書發本易程氏傳後

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

題朱文公手書二詩後

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

題重摹唐本諸葛忠武侯像下方

題唐臨吳興二帖

題劉原父書莊子秋水篇

標目下

題坡翁書寄鄧道士詩

題宗忠簡與妹婿朱主簿昉帖

跋趙文敏行書千文

題子長作謝太傅王右軍畫贊後

跋趙文敏帖

題倪生蘭亭二十本

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字戴帥初詩

題趙龍潭草書坡公赤壁二賦

跋楊文元與劉子固書

卷之二十

行狀

故宋史館編校仁山金公行狀

元故追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祭文

焚黃祭文

先泗州墓焚黃祝文

祭亡室浦江縣君盛氏文

祭孫秬文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祭許益之文

祭袁侍講文

誄

馬景莊誄

啟

賀李彥方除廣東廉使啟

賀張希孟除禮部尚書啟

代上許左丞謝解啟

通高副提舉啟

標目下

柳待制文集標目卷下

三

夢 選 庚

古詩

擬古次吳彥輝編修見寄韻

昨夕芳蘭英今晨寒露萃凡物榮悴之所慎在交友燕燕參差飛向
自求其偶何况萬里心僅若風中柳服君無流黃貽我有珮玖感
臨長河何山近牛首驅馳苟可及羸囊具我糗但恐川塗修所期非
所有

秋曉行園覽物三詠書寄臨川孫履常

苦瓠若懸瘦宜瓢亦宜筮筮將用合雅瓢以供酌烹吾為苦瓠謀任
力不任聲薦勞劔鼎間自足資養生物賤終反質吹萬豈其情

其二

庭後雙桐樹當春各揚熙方華俟其實匪為鳳皇饑遂巡白露下時
變物乘之陽柯色黯黯陰榦兀頎頎朝曦與夕暉同煦亦同吹君看
特立者至德豈下衰

柳待制文集卷一

一夢 選 慶

其三

蓬艾著莖穎其高論尋尺在時蒼翳中初不自揀擇秋風一披猖東
冀共狼藉兒童強解事走報蒼生策是物豈能伸虛名偶相迫四營
爾何知無徵安有獲呼兒告之故吾占用吾易

牆東蒔青菊

牆東蒔青菊牆西種叢萐萐高菊尚卑俯仰作秋意森修已盈束張
王密相比飄風日淒淒榮悴忽殊位一為斬艾侵坐闕藩籬蔽以茲
感時物回復臨軒砌孤華擢黃豔迴立有餘地馨香不滿把零落還
自致夕餐詎能飽根蒂已中棄糞除萐萐何慚羨爾身後計

九月廿八日迎 大駕至昌平縣

回鑾向京闕佳氣拂天來千官肅迎謁奔走及輿臺前瞻直南口帳
殿層雲開駝鈴遠有響象馭不驚埃却軼升玉座甫進蒲萄醅侍儀
主奉引喚仗聲如雷雕盤薦桃實磊落堆玫瑰庶明土物愛敢觀天
顏回退旅稱萬歲俛首三徘徊聖人乘六龍宣光照九垓茲地適頓

穆秋陽薄崔嵬獨復周黎庶冥見先背台繼體如舜禹其仁已深培
陋儒職為頌感奮慚非才

奉皇姑魯國長公主教題所藏巨然江山行舟圖

善畫如攻詩意到即奇警蓋緣疎備姿筆墨無容騁歛之練楮間心
尺萬里景巨然作江山所得盡幽邃冥冥深風雨重曠朗雲霞屏秋
滿帆腹上下天一影白鳥不盡飛楓林有雜艇稍前牛渚磯卻後巖
塘頂豈無乘航戒尙想然犀炳巨靈制坤軸割截爾何猛至今氣淋
漓幅背出光耿人言此非畫與幻本同境然師豈幻者貞勝以其靜
我來覽遺迹嫩若天機秉巫閭東北長岷蜀西南永朱邸雪消初春
暉浮藻井開圖望神州時節躬朝請慨思禹功成重喜殷邦靖將鑄
嶽收金明堂安九鼎

袁伯長侍講虞伯生馬伯庸二待制同赴北都卻遣夜宿聯句

歸以示子次韻劾體發三賢一笑

杜詩詫蜀險高有石櫃閣安知居庸口可掠太白胸馬行已崇嶺鳥

柳待制文集卷一

二夢 選 慶

度尚層壑林蹊曠迷轍崖井荒留幕俯疑日沈車聞若風鼓橐玄雲
倏揚旗朱霞梁塗鄰數驛程非賒襲寒更薄客魂逢酒銷鬼膽因
詩愕蟠木將為容胡繩未宜素殿召戒晨趨澄晏際秋廓紫微晶煥
爛瀚海氣冥漠腰無兩鞬屬道有五丁鑿弭轡誰所援還衡猶屢錯
小息樹吟旌爭先厲詞錫非開石首筵似聽鄆城柝巨敵無前勅偏
師當後却

送郭子昭經歷赴淮東

嚴嚴御史府榮華聚英彥計今玉筍班顯者半即掾居中密告辭治
外詳論讞我遊朝士間聞談輒心羨胡為三十年負此一破硯子昭
每相過開口奇自見弘壁本不貴况復加藻薦安能辭富貴尙欲去
貧賤平明借馬出向夕擁書倦去年參元火可賀亦可唁端公坐
牀愛士誠瞻瞻屈君廉訪幕首路走淮甸生平書檄手妙在巧裁刺
誰無擾獄市勿使滋蔓延平反奉慈母歡喜潔羞膳君子既得與小
人將革面想當治曹暇稍稍事遊宴試若蜀井岡看花竹西院古思

浩無邊新語時一轉定懷京遊舊寄贈比黃絹交情二紀餘此別良
繼繼往時媚學侶散若風蓬旋今我亦老醜尙復把經卷分襟各回
首絮點雜花片重來都門道迎子十乘傳

送貢泰甫南歸觀省

簡材適南山觀水至東涯形生感舒間智出尋尺外自我入西靡羣
士日參會謬云持一鑑豈敢當品裁貢生晚實來見即加畏愛時時
片語出高爽無猥碎進從衿佩行退察輩流內器許不異口嘲評絕
憎背屬方引自近已迫期而代我老如枯哇於爾資沃溉胡爲忽有
行言買歸舟載一陰月更朔魄死明始屈長河夜來雨物色饒生態
去者遂翺翻留者誠拘閹狗名苦求益或乃譏賈菜永愧堂上翁所
樂清淨退寧將五粒松換此雙龍焙舊學待表微新聲行起賸趨庭
重有聞作氣應再倍必觀正令由靡恤偏師北低昂與禽縱用處無
不在終然燭火光豈掩日中沫我歌實勞勞爾思毋昧昧眷言蕙草
秋霜露不相貸

柳待制文集卷一

文子方寓直翰林數日即以使往雲南典選詩用識別

聖人御世具黜陟用明幽恒持萬里見若與一室謀滇池出西南疆
理亦中州皇明所照燭曠強悉恬柔緬懷國利器爵祿迺戈矛稍乖
銓鑒宗將貽繭絲憂况提天官書往即外府籌考擇命詞臣得無慎
其由翰林文夫子見謂能言流受詞別知友大斗酬不酬樸被辭夜
直出門戒晨騶選材古所難此事若冥搜豈無甲乙簿珠璣同一收
施施處士議勞勞城者謳太史制褒貶在子用春秋將令周道正皇
郵楚人咻循吏果再見斯民庶其瘳得結數十輩參錯置邊陲上以
昭王度下以振儒猷吾徒分阨遠被服在林丘

謝無疑將歸延平留詩爲別次韻四首

裘葛亦何事爲人司暑寒微哉一封埴欲等嵩華看如將射變率未
免噎廢餐我貧不自遂早知行路難解后與君別好懷詎能空爲語
南飛鴻雪跡何時漫

其二

數路欲求賢當宁席爲側書生無籍名咫尺不得入區區冷官調自
視培風翼坎盈豈能亨并濞誰爲惻樂哉歸去辭河流夜來急

其三

龜山載道南伊闕無全書遜翁受李氏一軌行眾塗如人執著蔡於
物察鳶魚至今表鄉學粹美不近迂得君羈放中滯念盡刊除譏評
世亦有鑒裁我豈虛唯應雙劍光貢子幽貞廬

其四

服官如服買苟利無不然間關遠行邁摩彼車牛牽亦越南北垂不
間東西阡蹇予拙於用蓬飄逐回旋可能食無魚自詫筆如椽好友
不可呼逝去猶飛煙誰歎重晨招謝爾嘲晝眠泥塗肯再辱况欲使
之年離絃不成曲麟膠我當煎

次伯庸韻賦苦寒三首

我衣疏布縫彼裘衆毛集將微禦冬具奈此飛霰夕衣完幸掩脛裘
温更重襲煖寒非爾私寧觀俟其復

柳待制文集卷一

其二

且無金辟寒顧有犀鎮帷窮年一莞席仰脅涕流澌敲門求束縕彼
固吝所施美哉南簷曝一煦吾敢私

其三

至日不通關謹此陰陽交我非爵祿身自視如露泡所操無直筭謾
欲彎強稍嚴風鏢肌骨此志徒嗷嗷

寄題天台王氏抱素齋

我琴雖無絃固亦微軫具渾渾大璞如正以不雕故置之空山問衆
籟畢來赴誰其聆希音且復展幽步天台三萬丈瀑水若懸布想見
桃華巖風吹落新雨青鸞倘未來白鶴已徑度太上乃忘言吾歸抱
吾素

發通州至小直沽

十年鞍馬中釋去理歸檝江光來娛人似與我意愜疲勞省前痛歡
喜獲新接念當有行初苟志在懷牒何期腰間組爵等遂凌躐外雖

被寵榮內賞懼顛跽以茲戀闕情益欲務修業清霜弄晚信老樹見
留葉清河漳潞交冰水尙可涉急漿追兩鴻直不數句浹梅花定迎
笑粲粲光生頰遠遊忘賤貧吾寧負吾缺

員艸艸南歸伯生秘監方晨赴經筵馳詩見別舟中次韻俟便
答寄兼簡伯庸贊善

講經白虎論載筆承明入此事豈在予鵝鸞正高集乞身去江湖幸
矣歸期及於何君子心緒縷念朋習新詩比繡段重贈當珍襲因憐
菅蒯才分寸強紉緝賴承廷鳳輝庶遂谷駒繫皇猷待潤色在治時
所急服惟絺會明基藉臺萊立斯文仗公等別袂不須執

過大野澤

大野自爲澤濟流安得通淳涵就深廣蟠際渺西東揭帆入洪瀾盡
此一日風青山若浮髻隱見雲煙中不知何鄉聚欲辨已真濛茲惟
開闢水豈因疏鑿功捐小以成大地利迺豐崇至今徐充郊桑麻歲
凡兀賄遷擅工賈組麗連僕童矧時漕事興舟航密如蓬寶藏在山

初待制文集卷一

五

海其益無終窮一令民生遂坐致國本充非吾黃帽郎孰訊白鳧翁
沾頭阻淺

傾囊作舟備頗意遂所往進止由他人何異車在軌沾頭臨閭水塞
淺不容槳小待得微瀾鷁譟爭下上強挽纜一篙退却已數丈兩船
忽根觸石際憂餘響前船已釋棚後船如脫襪回頭望敬岸心折猶
愴恍投艱始誰偏出險終自調却懷乘木功在易垂象象夫知理卽
事豈有患非想歸鳥尙依樊游魚亦驚網人生羈旅中百歲徒攘攘
白雲何方來相招泚予頰

雪霽得風徑過高郵

乘舟得順風如鳥新插羽甃湖五十里浪破雪花舞不知岸勢迴歛
覺帆力舉却望煙中竿參差數家聚高沙舊遊處酒賤魚可煮伸眉
一笑粲對面九疑阻得非龍受珠逞僂挾雙鱗意令明月胎光燄閱
不吐我詩初未工聊用相媚嫵後朝妙高臺呼雲作吳語
晚渡楊子江未至甘露寺城下潮退閣舟風雨竟夕

鼓柁凌濤江江光晚來薄相望鐵甕城正值沙水落灘長洲渚出月
黑風雨作歌眠聽春浪夢枕生新愕起吟不成屢但怯體中惡金焦
兩浮萍天塹何恨著意令制溟渤帖帖就疏淪奈何潮沙舟咫尺限
前卻方冬百泉縮潦淨海爲壑乘流俟滿魄明夕異今昨快呼北府
酒暖客慰離索庶因行路難幸識還山樂

贈王玄翰

元貞元二禩我頤未垂髯吳遊一長缺欲以鈍爲銛躋攀羣公間踵
步限堂廉在我履籍正從渠藩級嚴維時許與分金縉不徒兼坐中
清觀氏願身高帽簷傾懷指道要恐此後益殲我鷄但耳受語味詎
能厭謂方偶升運豈遂歎中淹寒暑三紀餘往來如瘵店清觀已下
地白髮我日添徵言駭今見信若龜兆占斯文大圓鏡有目人得覘
奈何復反剝不遺洪入織罽來豫章城東口類遭拊聽談雖壘壘閉
息但厭厭道逢美少年進止一無嫌揭子爲我言其人詳視瞻家微
百金產架有羣書籤煌煌定武宗緬彼世澤漸清觀我故友有子在

初待制文集卷一

六

窮閭技富愈思蓄時來當發潛我爲想顏色覆鑑併收奩卽令毀龜
玉不卒舉魚鹽促坐席屢改風回雨飄簾寒廳惡艸具觴至時一拈
旋看養花法賴人加蓋苦雖承天澤滋更畏夏光炎又聞日月華西
淪則東遲藏景閱陽曜出幽縣素蟾水功能拯渙地道有流謙育材
我豈敢贈子以安恬我歌實激烈誰爲哲與黔遲歸絮我酒宿艸爾
其霑

杜原父自清江訪予鍾陵留款旬餘將還武夷山中

原父志完潔聞道實先吾定交自錢塘暑霜二十踰京華亦繼見失
路各崎嶇區區抱兩瑟混合萬齊竿吾人許與心固有弗占乎講談
必敗燭遊行每聯裾蒙霧不知潤披荒纜啟途君歸得超越我留類
踟拘八年忝京秩踏鼓厭晨趨偶紆江西綬言訪玉人芻企瞻雲谷
雲隨風時卷舒夢中反招隱覺來聞過車感別欣既見相看情紛如
數宵復歎洽深懷爲之撼歎息吾道存斯文豈其孤後至邈未逢前
行迹將徂寧觀以俟之曷日免淪胥吾年屬須暇追惟刪述初莖莖

以論樂點畫以成書有理有聲形道隱言亦蕪擊蒙非揣想發得
昭蘇新聞啓吾聽宿說詎能誣匆匆上瀨船言返粵山居慢亭老會
孫道景駉雲與計程兩旬決到家改蟾蜍况茲詩書窟咫尺文公廬
漱芳酌巖液噴道損煙腴初非山水淫將爲造化徒定開懷友軒呼
童重汎除布筵齊舊帙掃壁張新圖友道繫倫理別久會常疎津津
麗澤益許許伐木呼詩人有行涉尙或歌叩須所以千里駕但取一
夕娛存歿與升沉蹈道本無殊跡往雖異方神遊實同區落月屋梁
色疎梅窗外株此意方寥寥微君誰起予勉勉雞黍期茫茫冠蓋衛
美詩漸報賦緬彼貂襜褕

危太樸自金谿來訪留館兼旬因歸有贈

數日出恒早旋歸已疲劇思睡方未瞑強起臨几席席間有佳友來
來千里展所來非健羨亦不爲名迹謂吾昔求學頗嘗窺窺卻欲要
一夕談以慰百年役寤疑則豈敢辨義能忘益斯文千載後泮渙抵
離析不有高朗姿誰完超距力夫道非遠人何嘗繫微索譬如山出

柳待制文集卷一

七

夢選慶

泉其初論涓滴滄溟涵就深廣千流同一脉掀掀鼓雲濤帖帖輸溟渤
是氣中乘陵無吹亦無息文章道之英各亦隨所飄艸木紛以滋何
嘗須粉澤生機一發越形色自不隔吾聞古作者嚴嚴垂典式履正
有夷途具行猶壘壘韓公起扶衰文字欲適職取新非厭常通變由
知易衰遲豈復進侯子堅吾壁乘風迫歸期未了干日客少留慰將
遠芳艸萋以碧諒哉君子心永言若金錫縣知筐筥贏不廢秉耜積
勉勉他日思爲寄東飛翼

題謙姆授道許旌陽圖

阿姆孕氣胎萬生皆其嬰大兒太素童小兒丹元精解后執粉悅御
輪遊九清玉妃左右眇璧月東西傾逝去八景滅留觀三秀榮赤文
大洞書巖巖滿囊盛紛吾弟子職若昔列僊卿登壇授受已盍然乘
雲征前行擁豹節後車載霓旌鳳飛亦既遠簫勺有餘聲匪觀蹈道
機曷識顧養情茫茫大九州神海環一瀛誰者爲蟻螻誰者爲鱸鯨
稽首阿姆言吾今亦長生葆冲總羣粹億齡歌太平

三月廿五日子至官滿歲矣雨中言懷

去歲今日雨懷組位官初凌晨入茲宅載家借誰車既欣就夷曠稍
復加慨除前榮布筵几後檻栖琴書筭已豐若庖園亦班如閑官
詎免俗拙性匪求餘幸無卯申縛兼謝朱墨拘荏苒年運往淒涼定
輒迂及莽當報政省已媿懷居庭花不吾背簷沫屢相濡天澤自
厚土思邨得無憶去禮寺秩久違朝士裾非才職教育希世忝名譽
常恐後啼鴉安能同賦狙此邦望吳楚其鎮倚衡廬古人不並世下
里謾工歛乍可懸我楊誰將束彼芻青青莓苔地翳翳桑竹墟令節
感慨集私憂報効疎哦詩以自訟庶用矻其愚

宜春盧仲謨將老好遊

江水日夜下江帆朝暮開趨名與服賈什伯競沁澗豈有挾勝具翩
然動高桅桅前風水壯浪雪捲成堆奔滄海入逕逕青山來易枕
泛淮泗隨雲望登萊中原筵几間恒碣兩尊疊覽古發燕歌歌上最
高臺徑陳東皇席遙酌北斗魁那無瀛洲客引袂升九閩織女弄機

柳待制文集卷一

八

夢選慶

杼天章不難裁談論得珠非服佩綴瓊瑰手攜蟠桃實自吟還自哈
卻願井上瓶幾爲裳所輻丈夫屬有念澳泥亦何哉借君三尺筵掃
我一寸埃舉頭謝黃鵠不敢恨低摧

三節堂詩

高昌偃輦削族望維世卿濟濟効臣順振羽造王庭服襲鄒魯化將
由仁義行因茲命僕氏本其所從生再世表三節秉心存一誠若昔
淮安王受詔始南征都運隸麾下實以材武名擢爲主帥吏資糧有
餘贏論事舉其要賞功取其輕單提海王篇前臨百粵城禦寇適不
利忼慷死於兵其精凝爲神其氣引爲星雖死得死所義烈猶光晶
夫人屬盛年燈孤影熒熒寄家萬里外收涕撫其嬰義方教以正
德祀維馨中嘗得劇疾液齊弗能平元帥方在穉隱憂爲屏營引刀
割股肉和糜加餽烹兒手奉進膳母躬欣載寧殘居四十春門戶底
重榮何必栢舟誓旦旦申其情是家天所厚和聲協琴笙臣忠則子
孝爲婦德維貞自靖以所安大節見崢嶸藝黍黍已熟種槐槐已成

梁室備寶祭大書中檢非徒尊既美固將遺世程元帥履刺部擊
魯著龍登肆今在廣越一掃妖氛清世稱為臣表士望為國棟嶮然
詩禮門日以謙治盈五子各秀發文場並英翻翻臺閣武壘雲
青劍節義有豐報如穫必於耕翁炊而季食左右列劍羹飽腹亦記
人大田成多稔普令四海飢悉得烹穀丞濡此忠孝源澤彼疲瘵
庶明國家盛育材樂義菁休屠七世孫珥貂聯珮珩奮建萬石家乘
軒頃里園是豈無本歟培覆因栽傾予忝元帥遊山立仰儀刑伯子
矧同朝蚤嘗接紳纓錢塘偶參聚話舊歎蓬萍歌有三節章酒無雙
玉瓶登堂介眉壽為子寄嚶嚶

送葉生以相墓之術西遊婺源

公劉昔居幽匪占龜獨契景岡觀流泉相土辨形位抱陽而負陰生
生此其類後乎幽為周亦卜灑水僅小稽惟洛食會同四方至宅中
以圖大自時保成父遂合堪輿家原本誇術知險固金湯如踞蟠龍
虎示論都雖在德其次當審勢茫茫大九州河山列經緯三條來自

初待制文集卷一

九

西天馬掣鞭響振迅或驍騰安行或容曳頓塵或慄立跪足或驚蹶
或攀遊龍驥或籟浮雲逝或為春絮揚或作秋爪繩錯或黼采明斷
或旌旂綴大將或斯邑小則穿彼隧墓宅如流查亦各寄所寄天地
發蓋函形實不離器若然蔭映厚翕受皆沐氣所以石窆封閱世若
郵置古人重擇術耕者必斂穡不見相墓師一言與孝弟永惟死有
藏如生宅郊遂歲時履坐域魂魄瞻髣髴五行象在天五氣應於地
岡巒以順動積止無頗陂青囊一卷書析理垂教思奈何世之人伐
同以為異不有儒家流誰其駁訛偽葉君墳史業問亦游於藝看山
目光炯抉摘破幽闕前年入天台屢揖浮丘袂去歲駕胥濤載鼓吳
門柅諸師鈴記存荒語涉奇詭冥觀領其妙射覆不待議有來證所
聞辭舌稱唯唯昔昧今已章按求初匪貳命醮展芳筵承篋陳厚幣
藝成當賞酬千金詎能致今晨風日佳君來我方寐迎門肅而入促
席談斐亶留行莫我以去若驚飄駛問程上江東馬銜車掛轡婺源
萬山叢壑谷窅森遂靈秀之所鍾不獨專品彙企哉黃墩里藏策在

金鎖其言實繁道大明仰東山彼邦多俊英彪炳人門麗賓延計恐
後且復差舛饋稀神適有秋穡事豈終廢學為有用學士非以自矚
蜀莊講老子日晏坐簾肆莫麗極忠孝聽者知砥礪矧是勤尊親無
窮待來裔吾誠苟未至何以承賓祭觀采非半居酒削猶薄伎勉勉
君子心無入不弘毅荃蘭本根在芳馨期晚歲

歲莫雜言四首

少學老無成所守但糟粕譬如福與市涉海求靈藥豈不望三山風
至輒引卻歲闌坐窮陋青燈映疎箔雖微白足禪自置丹霞縛賤貧
吾所安飲水差足樂東隣日椎牛得似西隣禴

其二

中年鞍馬間所歷萬里途醜肉亦既消夢驚還一呼讀史窺古人恨
時不能俱寧知遠遊躅足躡雙飛竟漠北松亭塞燕南督亢園居今
采奇迹未覺吾行迂歲晚重思之天高明月孤

其三

梅花被粲者玉立庭戶間攝衣起從之重是冰雪顏馨香不可挽百
繞亦空還我老詩力退管窺無全斑奈何被花惱語出恐遭刪誰持
明月珠置我羅浮山無詩有重罰當爾三百錢

其四

里中四三友論交嘗莫逆自我遠行邁廿載成乖隔今歸僅有存生
理各崩迫經時不一晤寐想猶如昔閉門風霰中何以永今夕不見
萬松根澱澱養靈魄吾寧獨久壽持遺同懷客

小至日獨坐誦太玄首序有感而賦

泰始十八策積終用踦羸日星相緯經去律歷迺施行羣餘容養受
盛氣自中萌君子乘其運進退無營營微陽力雖小得與重陰爭我
時掩關坐休復觀此生巔靈尚思反闕傳以全明文口安用哉自然
元道成

尊經堂詩有序

昔趙人安先生以布衣教授里中哀輯羣書大備經訓使子

若孫採擷芳華厭滿膏澤有餘則推之以及其鄉之人焉去
今五十年尊其書猶尊先生即名其堂尊經堂曰此先生之
志也太史屬蘇君伯修嘗受經於先生之孫最爲得安氏之
學者乃來請詩刻真堂上噫書在安氏而其淑人之功獨女
氏哉詩曰

聖人言純如載道行萬世貞明配日月廣大侔天地簡牘之所資包
絡無巨細上而建皇極重親人文麗下以開民彝性初均秉爲訓行
宣光熙道否隔氛壇千人萬人心揭揭皆經誼此息則彼消剛柔乃
殊位進乘休復機迪哲蹈仁智自絕其根本奈何取天勛燔滅滋秦
瘵罔羅興漢利存亡書豈知論者常不置濟南羣言出孔壁發神秘
百篇始昭垂五代著成父魯齊韓毛詩其傳迭興廢審音以知樂亦
各徵四至樂崩名僅存緬想歌鐘肆禮失野可求誰明射鄉義制氏
記鏗鏘后蒼詳數制區區象聲容詎得作者意賴夫春秋家尙識王
道貴載事或稱誣推凡疑翼僞田何受孔易其全緣卜筮揚施孟梁

柳待制文集卷一

七

夢 選 廣

徒別出踵焦費挾書律始除六籍豈俱逝傷哉居下流眾惡所奔萃
鴛言拾灰殘我道猶未墜乘之以顛門中復縻識緯黨同護朽竹攻
弱擊枯飢文字日滋滋編策亦鱗比孟荀與楊韓先後參與衛擇精
語益詳炳炳詔來裔一籀節衆音八風無濫吹方張乃遂翁已矣更
五季大明升殿郊榮奎屬炎慧春陵南標正陝洛黃離繼經世偶潛
虛象圖合而異舉隅豈無反僅若小星嚶轔紫陽翁敷賈瞭羣眎
在時張呂間建學特趨詣一鼓行無旁八區同教肄矧茲龍德中美
化純漸被家書動盈屋人各事康濟恭惟罔極恩聖哲布嘉惠經尊
道則尊有合嚴度寘覆之以堂庭隔戶亦崇邃古史洎今詮珠駢而
玉綴高名以經揭酌原知水味譬如登高嶽岡阜左右睇艸木流華
滋煙雲撒纖翳觀生老其間面背俱盤辟豈惟一身謀直作數世計
是家離石宗遭亂藁城寄劬書自玉峯苗播實深穉子孫刈其熟穰
穰收秉穗後來及門士妙合若龜契尊聞行所知况復躬自致過逢
詭師資忍負築場志我願安氏堂廣作天下治矜式表國都弦歌行

黨術蓄誠以端蒙達生以知類悼典敘舞倫三郊而五禘與世開隆
平吾經固無累自微可之顯道豈不在器世間有形物展轉資弊弊
遊談亦何根閣束祇自棄是將北鎮寶前人所敷遺手澤尙鮮新一
展一流涕畫誦夕思之上帝儼臨蒞作詩諒蘇子孫曾戒無替

鄭景明載醪攜餉招遊左溪山訪朗大師遺跡觀廡間李華碑
命二三友生揚得墨本已復陟東北絕巘至大師藏窆石壁下
眾壑生寒夕陽散采躊躇覽勝迨晚始歸歸而成詩

異境閱巖壑地神不輒售必逢僧寶珠窵啟方昇授左溪掖仙華山
山蓄靈秀蒸霞作嵐霏洩雲出嵌寶朗公修何行冥寂併昏晝及其
止觀成白月飛光透巖巖絕壁下臺殿聳遺構誰初藏舍利駕說包
柳樞到今亂石間鬼物儼居守殘僧數十輩祇衲裏猿猴依憑像教
力逢年足根稊安知大法衰已偃三季後我家一舍餘瞻雲每東首
白髮既徂齡松門乃重扣入谷變晴陰出林占氣候西風戒新寒黃
葉聚盈帚疊閣象槽巢鱗鱗各開牖景勝塵已空神超坐滋久摩挲

柳待制文集卷一

七

夢 選 廣

李華碑楷書辨跟肘固惟製作精所以能不朽揭墨雖模糊尙可形
篆籀遺乘不盡與更歷最高阜鞭石障卯風無乃巨靈剖川岳奠方
維坤與蒼背負豈爲一比丘講張啟荒陋不然秉佛慧正以鑄俗謬
大師弘經者此道嘗獨厚我來證所聞山意亦知不仰睇圓顛天俯
閱古今宙是山轟危巖實自開闢有青冥逼虛空渾璞謝雕鏤中峯
眎羣嶽僅若綦組綬而况原隰包遠近錯文繡瀨氣方襲人落景已
銜岫從來四五客一二耆年舊餘如芳蘭若服美兼纁就佳哉采眞
游吾衰恐難又

且發漁浦夕宿大浪灘上

張帆得順風飛鴻與爭疾後浪蹙亦舒前山過如失桐江轉數灣上
瀨未入日篙工亭安便坐穩頭屢櫛人生倚造物理微難究詰處順
安可嘗離憂詎能必白鷗知此情故向浪間沒

柳待制文集卷一

古詩

度居庸關

居庸朔方塞始入兩崖張行行轉石角細路縈澗岡層壑倒天影半
 林漏晨光崎嶇里四十所歷萬羊腸千轅終前後兩軌通中央谷開
 稍夷曠在險獲康莊豈惟遂生烈列屢參鷹行激流或機磴果廣亦
 僧坊我來山水窟愛此不能忘是日新雨已浮嵐亂霏雲水聲與石
 關風飄韻清商踟躕不知高游雲翼超驥考牒曩有聞經途今始詳
 緬惟古塞北入州猶漢疆控扼識形勢會同知樂康屬茲景運開六
 服聯綬荒西京傷巡幸離宮及相望守嶽將考制如祠匪求祥式瞻
 龍德中足徵皇業昌請繼王會篇勿廣祈禱章

李老谷聞子規

杜老聞子規近在東西川猶云感時物披淚寫幽悵今我行塞微子
 規相後先時夏雲景晦鳥呼搖空煙響入樹窅窅啼垂血澗澗想知

柳待制文集卷二

歧路難不恤軀命全干聲復萬聲喚我歸言過苟非木石心豈免腸
 內煎江南鰲溥間有花名杜鵑開時是鳥至相戒治春田不歸如江
 水負此今五年風土孰云異物情有遷寄巢勿浪出祝爾還自憐
 嚴程趨行邁且復揮吾鞭

龍門

一溪瓜蔓流渡者云可亂屢涉途已窮前臨波始漫嶮嶮龍門峽石
 破兩崖半沙浪深尺餘灣洞觸岸危山或澍雨滿漲輒廉悍頃刻
 漂車輪羈絡不能解其源想非遠泉水自茲溢濟淺抑何艱慮盈疑
 及患峯陰轉亭午出險馬蹄散草路且勿驅煙開望前館

望李陵臺

平沙北流水青山在其上李陵思鄉臺駐馬一西向艸根含餘凄峯
 尖入寒望俚言雖莫稽陳跡尙可訪想其深入初步卒亦材壯手強
 天子威氣奪名王帳覆軍陷凶虜此志乃大妄一爲情愛牽皇恤身
 名喪縷縷中郎書挽使同跌賜安知臣節恭之死不易諒河梁執別

處出語誤惆悵家聲故煇赫三世漢飛將兵法有死生人運迭休旺
 忠回在信史豈沒功罪狀馬遷當厲刑強欲雪其謗士思豈能無辱
 雲塞亭障千年麒麟圖吾將執玄吧

五月八日至上都國子監作

今晨得佳馬驛行趨上京御顧沙卷幕前瞻車載旌華戒鳴蹕肅
 肅遠有聲馳道無十里雲開雙闕明跡既阻奉引班非陪列卿言尋
 國壁宮紆徐臨雉城第地三數畝虛堂十餘楹稍加概掃勤得遂憩
 息清韓公博士年實教東都生今我最冗官懷鉛從北征古來玄朔
 地雅頌亦鏗轟豐芭德甚廣章編義尤精前修有軌轍後生多俊英
 抑將授何業可使器早成寧無子衿刺僅免吏牘嬰高居謝暑渴曠
 矣義皇情

曉發龍門次獨石賦呈楊廷鎮修撰

日日思南歸乃逆北風去北風不貸客吹雪作寒互明當發龍門一
 昔屢驚怖男兒事結束辛若在歧路奉命有程期還迴豈我據沙平

柳待制文集卷二

占斗行野斷冰波重貂裘裏帽矯矯若執素據鞍肌骨痛勁氣腸
 內注口鼻一吸噓噴噴鬚上露露法已成漸虬張本非怒瞻前獨石
 近投館薪火具聯鑪有佳友執醜起相諾我實屏懦姿踰五已斜暮
 曠居尙少欣遠役宜多懼明廷集鵲鸞燕雀一二數曷不捐半菽啜
 抱隨所慕置危而易安正以廉爵故先慮越西阪亦有返耕處吾聞
 知幾士顏子其殆庶翩翩不遠復綽綽有餘裕贈君白雲篇還我歸
 田賦

乘海青車過赤城鵬窩

小車簾爲巾中箱劣容坐服轅一牡良貼刺兩駝佐輕行涉嶺坂捷
 若風鵲過手雖息鞭筆身已倦軒轅世間取快事往往遭蹶挫吾歸
 亦是客奔迫理誠那緩馭良自佳山光曉來破一瞬數里踰浮青猶
 幾箇逢迎不我舍知我行情故園果下駒三歲想勝馭閑從白社
 遊間卽豐艸卧成吾看山福豈不在老大
 送俞伯貞祝蕃遠下第南還三首

關塗將進賢設科大蒐羅有司執衡度稱物平無頗一語不從律萬
言徒自訛微仲已什百小軌能幾多完此不雕玉虹光巨巖阿

其二

柄遲免園讀已復澤宮射兩豪吾所賢九軌看方駕奈何恩子第竟
使劉賁下文章如羣龍其智可變化乘軋忌孤剛君子有時舍

其三

北學自姬孔此道日星垂吞陵建南標紫陽煥重微何嘗限風氣但
務開民彝我昔弄詞翰屢亦逢黜黜歸歟理吾書與子指秋期

十二月七夜畏寒無寐聞陳景仁都曹雲南行卷爲和雜詩八
首用其韻而不用其意蓋景仁之作在賦詠而予之狂言則發
於興比之問要不必同也

古樂入今耳問歌纔一成頌鐘在高懸淫哇不能聲彼昏但坐睡我
聽心和平曷不薦廟郊使之配咸英式觀三雍拜遂陪千畝耕

其二

柳待制文集卷二

三

天驥不可得我嘗有其圖非無相馬法僅出智之餘駢駟與駟駟一
一隨指呼踴躍性豈異區分意何敢求之銜檄間徒以利爲漁卑哉

論形似蹄語江湖

其三

豪氣久已無詩成差自喜是中高高樓安敢臥餘子十步九跋蹇百
年三仕已方輪豈能行曲几無足倚有田歸去來編名附閭里

其四

青山引寒望趙北與燕南孰云古人跡不使今人探謬從下士秩章
服裹朱藍聽雞鼓統統懷謁府潭潭屏顏入我夢五年心內慚此丘
元不愚彼泉豈其貪一笑擲憂患浮穢在圓庵

其五

日月相麗行有時而眩虧君看明堂柱基構實不丕人心卽天理何
嘗有敬危制政自惟嵬流風被疆陲轉旋乾坤正綱紀賴不壞已日
炊子草繼明仰重離峻功適已成那寒無怨者

其六

管聞學道人卽有以觀無如何彈缺聲嗟嗟爲車魚董生漢儒者卓
哉彼丈夫當時江都相豈視大梁屠仁義言藹如我興久踟躕

其七

陳君自少年高步已青霄邇來鞍馬間髀肉漸漸消美玉琢廟碑胡
不舟以瑤乃令坐卽署兩鬢日蕭蕭君子尙難進驟夫率狂飄皮冠
豈非禮寄謝虞人招

其八

大龜尺二寸至竟有何神備物使納錫乃在九江濱我昔用支床吐
故以納新苟能避鑽灼何必愧泥塵養生實有主徇名豈其賓

舟次衢州

迢然青霞君問我廿年別南洄復西汎有行何屑屑京塵苦未浣玄
葆變霜苗是身本不貴吾計乃自謫情知祿萬鍾顧豈在筆舌毛錐
強解事塗林豈駕說從誰飾竿牘若已負羈紲停舟此水濱滯慮一

柳待制文集卷二

四

濕雪可能招翔鸞爲爾恨啼鳩珍重幽桂叢高枝待予結

晚泊貴溪遊象山昭真觀

舟行弋陽道山石多異狀嵌空露鍾竅屹立儼珪鬯沿洄百數里珍
鐵森相向最奇象巖下仙館占丹嶂舍擢遵微行松篁插雲上開門
看青壁左右挾高閣飛雨灑面來輕颯入簷颺道人出迎客牖戶坐
南嚮延登昇仙臺境肅神滋王不知日車側但覺天宇曠我生名山
遊正費屐屐幾兩采眞喜初遇戀勝期屢訪布帆催夕舉未敢恨飄蕩
水深彭蠡湖回眸更東望

杜家三舅潯陽官滿明年當致其事來洪都取薦牘卻攜家東
歸留連數旬醉吟惜別

舅家內外嫻十七著門閥鼎遷變則大強半異存沒沒者風爐銷存
者枯株杌宦遊四十年翁今亦華髮征商上考第休致迫期月取別
來枉途親情爲之竭小留寧久久仰見圓蟾缺官餐無厚味歸袂當
明發言尋九江柁轉上吳門符還山朱夏初生事及薇蕨歡顏撫羣

稱一流道問職仕宦至懸車如射釋於善又如解奔執回謝彼銜極
遂收塵土驅併棄權門謁百年百醉醒飄風幾何忽背雖無給文頭
已有青骨飲水看三丘青山青碑兀

送劉叔謙赴潮州韓山山長

揭陽海陬郡谿谷藏霧毒買區乃在城積居跨南服凡今仕者往喜
氣溢僮僕非輕萬里途蓋善千金蓄子行攜束書言就韓山讀韓山
祀昌黎有酒有肴駭騎驎想未過盼盼攬遺蹟汎除蠻風清沾灑時
雨足以茲爲教首如日升若木何必鱗避溪已看雞應卜今人慕古
人未免傷抑促儒官實開散歲廩七十斛飽飯取詩哦雲月與追逐
寧無趙子徒彈琴和予筑是將實裝橐果勝美梁肉毋羞宦轍卑所
志三年穀子其厚韓山聽我歌獨漉我歌儻無證併訊兩黃鶴

康端玉蔡輔之和予言懷之作清整可愛因再用韻答贈二友

自吾得二友所談皆古初如臨左右鑑并引後前車相觀善已至薄
發穢全除詩成諷在口道契徵諸書並秀方卓爾蚤衰獨紛如念茲

柳待制文集卷二

五

鉛槧業未棄撲斲餘塵適可厭一袂豈勝拘問因邪轍仆覆謂正
途迂賦無藉鸚鵡祀有及爰居大雅屬寥濶斯文竊涵濡自彼柯葉
改何嘗本根無救將駢駢刻節作馬牛穉世雖渾空假聖猶公毀譽
虞箴不在獸上擊僅知狙凡物有合氣非秦獨能廬區區學章句咄
咄事歌飲若已困糠粒從誰問薪芻涓流積至海廣陌莽成墟吾徒
慎修習世好等乖疎蚩蚩善賈者取謚信爲愚

林敬輿將赴宜春筵庫之任過鍾陵訪予官舍道別來出處相

對惘然即賦爲贈

吾聞昭文氏鼓琴息其生聽者耳無聰謂琴有虧成玄木未絃絃備
之以聲形奈何至治音卒負不平鳴敬輿江夏東又欲西南征瀾別
十五年撫鏡各星星人生不滿百憂患每相嬰覆鼎有傾否債車無
折衡霜松獨也正受變愈青相感已糞壤孔孟猶光晶儒者有要
歸體用實兼行無輕平準書操奇制其贏此事足爲理豈以仕易耕
三歲如風花瞥眼秋葉零宿桑尙可戀息炬自全明宜春州郭小山

水刻且清便將憂焚比益使賦詠精妍辭難爲好苦力特易盈滿我
塵土胸漱君瓊瑤英進琴出竊語爲悉別時情

送富州章仲實判官解歸

豐城縣爲州民暑事叢脞雖憑節制尊未底桁楊卧吾原共理心憂
不在吏課授人以太阿芒刃能勿挫章君一屏星駕用良馬馭人言
甲科即屈跡郡丞佐置之奔輪間寸跬無少蹉夫知勤保惠不計減
寒餓才多適自煩有席不煖坐最其芻牧功連壘富杭稷君去誰則
來毛髮責吾過今年秋風高更畏茅屋破吾聞爲歎息此道無坎坳
詩書有利澤元造所蓄播是心苟不存卿相徒爾大起瞻東壁明詔
患南箕簸君懷有至寶萬金難並貨慎德抑良圖餘事堪一唾行舟
未覺遠雲樹渺千箇寄聲執法家須君警貪情

鄭萬里再赴廣東辟書題其所藏深村晚景圖因以贈別

江西到南海滿橐貯山川融液出賸語泉珠瀉勻圓誰無疑意我
見皆雲煙餘情在所寄手把無聲篇纂閱攬秀色羣玉數峯前洪崖

柳待制文集卷二

六

顧之笑言嘗拍其肩豈有雙太阿埋晶牛斗邊寒廳夜來夢五羊載
五仙騰景道君御海童歌後先洞中菖蒲根綠節如蜿蜒烹作鼎
寶薦進旅盤筵是物能益氣於人可長年唯應雲中君解頤爲君妍
功名來無期進思方沛然題詩代畫記蹇淺詎堪絃

題窗外木粟叢

木粟比經雨抽稍將過尋藩籬苦不高爭長意駸駸愛此莖葉間絲
縷映蕭森簷前數步地藉以成幽陰稍令晨光薄豈憚午暑侵我屋
如橫舟風來一開襟淮浦荳蔻岸越江篔簹竹林似人見肩曉失喜聞
擊音薪秭供歲晚糗糧待秋深小得償作勞不歸如此心

頁一鍊師遣舟與招遊玉隆留詩山中

故人丹丘侶招我雲林行雲中逍遙君高居白玉京不知幾塵隔笑
領相逢迎肩與五十里細路田間紫半途迫曛黑一炬借微明映
臺殿出入林風物清曠然莽蒼墟翠氣鬱崢嶸仰見星斗光安眠已
三更晨升紫蘭藉瓣香致吾誠何期奔走中復踐仙者庭晉柏已樅

枳柯葉尚青青海桑知幾換風霜亦屢驚使非丹液滋即是劍氣精
至今咳陞邊鸞鶴時來停五馬昔浮江龍戰方縱橫楚氛則甚惠觸
波多駭鯨神兵一飛出坤道載承寧悠哉微禹歎但詫仙道成斑斑
函白迹古石訖堅貞如求造化樞揣想以其形白雲在遙天何嘗聚
浮蒸已去忽復來神存於杳冥四溟環五嶽茫茫大八紘仙君所過
化山川實揚靈年年八月秋來歸雲作軒至人懷其鄉其心常怍怍
麻姑後千載時猶過蔡經弭節城陽宅亦有許宣平錦帷雖飄去闕
堂樹瓊旌况茲賢主人重有能詩聲口吟藻珠篇手攀琪樹英客至
輒授館命庖羞膳烹時春雜花發景風暢新晴開軒得憩息眾鳥方
嚶嚶覽物忽有興睠然懷友生京遊我維舊嘗同車笠盟既果名山
期復愜滄洲情申歌不成章聊希剗窾鳴

渡湖宿麻子港口

青山彭蠡尾湖水始生岸一舸破微瀾風帆用其半亂流二百里午
發至未肝蒼茫洲景中明滅津煙畔數家小聚落漁籠倚灘饜舊聞

柳待制文集卷二

崔苻間弱肉飽強悍時平道路清跋涉得無患豈非年穀豐禮義能
服叛巖巖主湖神牲酒滿杯案乞靈我豈敢雲黑檣鳥散艣師促轉
柁軋軋鳴鸞鶴前瞻麻子洲波面明星爛新別重有懷縣情如此燥

重遊象山昭真觀懋祝丹陽齋迨晚登舟作

偃仄小舟中動目喜清曠仙山在眉睫彩翠紛干狀林扉延客步入
谷跡逾放洞广如屨廊灑瀑層雲上不見泉液滋但覺池流漲煙霞
儘清淑艸木無冗長古人所題字鐫刻尙道壯不然身後名千載有
真妄山中丹陽子與我同雅尙京華十年別相對宜夢想鬢髮將還
童藥成猶靜養寮開曲密房苦筍煮可餉病身正怯飲坐息得疎暢
欲起復徘徊簷陰稍移丈東歸路更長篙師催進榜

我昔京城居

我昔京城居思山見山少今還蓬廬卧山雲日繞繞青山如高人特
立萬物表方思謂有壓久翫復不飽門前再成丘其上可延眺四密
四塞中蔽翳一蓋小煙雲所出沒變態異昏曉宇宙幾塵漚心目俱

照了孰大渾鴻濛孰細入芒秒不必載尻與超騰閱齊趙茲惟龜茲
屋左右羣篔簹習忘我豈能况欲觀其微靈景既內澄游紛徒外擾
推琴跋殘燭開戶月皎皎

曹尊師求白雲樓詩

鍊師養母處白雲藹九丸朝飛映皓鶴暮返隨青鸞與言芝朮煢未
貸菽水歡母年不滿百真歸葬空山雲來復雲去淚皆能看飄飄
簷前景杳沒堂上顏茫茫天地間人雲同一觀故雖仙者形安能久
堅完逝川日云云理定無回瀾名教信可樂孝行垂不刊吾聞樓居
人鏤雲種琅玕大丹幾時熟吾當候仙壇

昔仙華方先生晚最嗜吟吾鄉詩道嘗一昌矣自公下地寂寥

無聞余每深慨於斯閑居多暇方哀公手澤為卷得公山中竹

醉日感舊寄贈之作輒追次其韻寫寄其嗣子壽父孫婿吳立

夫

猗嗟巖南叟久化冥漠君巫陽不下招宿草荒秋雲篇章一一在旂
旒揚餘芬誰昔開雅頌世方疎典墳重此窺制作悵焉遠典羣道散
五十載於今歎彌文巨窮積石原但涉九河濱不知黍離降遂及東
門粉公誠後死者幽明已中分紘歌三百首烈火豈俱焚向余忝未
至於茲愴前聞嘉穀雖屢歉早苗猶足耘嗚呼召公臣閣下如蒼旻
胡不扶雅道廓然蕩埃氛公詩載揚熙與世析朝醺

十一月十六日為仙華先生寓祠楹榻於其墓北化城僧舍里

之交友咸來會祭歸而成詩用識斯事
先生隱仙華卒葬仙華麓淒其十霜露墓艸今幾宿承為不朽事誅
行當有屬業鉅自宜久才微豈堪服重子師友義勉承記錄鋪茶
雖非工序述皆可覆平生有道碑此筆知不辱但嗟無繼藉吉薦忝
嘉玉成碑懸變後合置庭之曲奈何荒阡中風日所飄暴乍可牛厲
角敲火防童牧十夫昇致之寄幕託僧屋并為近墓祠射泉薦寒菊
交朋響然臻杖履或不速意氣有歆動夫豈為看藪茲山望其數
里入陰谷離離紫翠間歷歷盤游躅定應披飛仙時來蔭雲木微吟

應吹鶴高舉還騎鶴誰家松栢墳行鹿不敢觸運往無須與夷壤已
為陸春花照黃墟有酒無茅蕭先生死布衣桐棺僅能束葆茲之阿
藏免彼塗芻蹴斯文在天地干歲如轉燭顧其不亡者往過來已積
雖微冢瘞文尚有葉充麓清詩數千篇一一汰魚目簡蒐付方來後
死慚不穀藏之於名山斯言可予復

秋往蘭溪訪吳正傳錄事

終歲因拘鬱出門欣有行策蹇輕百里駕言尋友生是節秋雨歇新
霜初戒晴柏林朝日中絳帶綴珠英青山似爲我出此相逢迎雲卷
原野闊潦收沙水清入嶺復出嶺江蹊抵微平古塔如枯椿冠山表
孤城投館已曛黑昏燈照初更有形卽有役百歲徒營營幸茲閑放
日且無塵務嬰初非忱所具其來爲交情吾人文字歡至味若劍羹
又若朱絲絃三歎有遺聲所以麗澤益展然君子貞學功苟堪補過
時豈無成安得縮地法念來頻合并

寄題蘭溪州學挹翠軒貫子素使君題榜

柳待制文集卷二

九

庠齋小如舟雅與東風對東風動會翠飄落楹戶內時春宿雨過芳
事適已退松高或干尋州長將再倍泉綠乘風來掩苒發朝采廣文
曹務簡宴坐得神會長歌樂泮詩小息元戎隊白酒彼何功青山吾
甚愛名軒以其實心賞惟有在枕藉山水間未省著闌闌斜陽隱江
郊正與飛鳥背峯端片雲出舒卷亦多態誰持白變蒼強挽明入晦
人生郵傳耳百歲幾更代不朽不在名毋庸嗤湛輩

五月十一日瘞天後獨坐齋中感歎成詩

吾兒志端完不與短折類受命胡弗長災疾併爲厲始疴謂旋愈在
苒半葦歲醫來爲我言咎證在肝肺飲劑兼涼溫補腑瀉肝氣善方
無奇功蓋有利不利數宵覺增劇一語無惴畏藥食方在咽冥然如
大寐兒年纔十三犖犖具成知雖微警敏姿強學差有志入齡入講
肆玩悞不一二何嘗疎筆墨頗似好文藝吾宗久衰落望以無失墜
咄哉桑榆晚見此芝蘭悴三世攻詩書樹德有餘地中間從薄宦常
恐負明義庶期孫曾成食有不斂穢兒生亦何爲天固予術慧不令

悅吾老忍更奪之易中殤禮有服弔哭當爲位老吾今望七就木身
如寄愛兒若愛苗盼盼侯成穉將秋忽斬艾造物果吾棄廢放女足
嗟衰頽復誰慰坐齋日方永清風歷軒砌長歌瘞天詩哀深得無淚
王叔能尙書招遊虎丘歸而有作

閨閣藏空處白虎卧其丘殉葬劍已化金精猶上浮素強事穿伐鬼
功協人謀剝腸裂青壁瀝髓發寒流樹色不知古蛟龍鬱相膠蛻影
入深窵鐵花繡吳鉤供庖綆汲餘千人宜浣漱生公昔講經聚石尙
點頭至今盤石上法雲垂蔭庇寶坊何年建凌虛出飛樓北牖俯平
楚西軒延廣疇登臨小吳會萬象一目收韋白題詩後物華厭彫鏤
何哉幽獨君窅然遺清謳茲山起原隰歸形如覆甕我疑星遊空墮
地得長留不然駕海來六鰲爲載輶現成般若臺示以閔思修客過
閨門西看山幾回眸是節風日美招携有扁舟旋擢午影亭繫籬野
陰稠行酒進熱啜飲闌歸興道詞客思如雲尙書氣縣秋吾哀落人
後技癢記斯遊謬誤尙可艾蕪穢焉能度

柳待制文集卷二

十

袁文清墓下作

十年漬酒縣不到文清墓遙遙許劍心夢寐傷遲暮千里來東州九
旬糜逆旅諒哉生芻束耿耿復誰語空懷郭林宗不見王文度山風
吹空林更絕重湖去

草堂琳藏主得往年黃晉卿吳正傳張子長北山紀遊八詩裝
演成卷要予繼作因追敘舊遊爲次其韻增諸卷軸

靈源

禪堂生莫寒客至不成宿巖雲忽飛墮深燈出他屋仰見星斗高闌
干轉空曲

草堂

半坡純浸山山空時見景老禪行道處水木餘淒冷文字豈其機無
言坐移頃

三洞

高高三洞門中天開積翠陰火發晶熒坤环挾奇閑仙靈倘下來歸

吾此焉遲

鹿田

塵飛天宇空石破巖泉古菱花吹微香林端夜來雨語客莫題詩山靈忌多取

寶峯

到寺取徑危穿林限沮洳井氣升為雲篁竹高於樹清風翼我興納履下山去

潛岳

德人久歸泉何異舟藏壑僧廬出榴躡楹桷亦頽落回望芙蓉城雜花香漠漠

山橋

言尋磊磊亭躡雲隨下上澗回法微流山空答遙響我已後斯人寥哉得真賞

寶石

柳待制文集卷二

二 藝 選 慶

餘春不可挽風花吹滿路向來一宿覺竊語知其處卻望北山南城深畫多霧

九日試院諸友小集分韻得口字

今年秋意深閉門作重九輕拈糝菊杯強沃談經口森然奎壁光殘星映珠斗文字入權衡在縣不在手我豈能重輕銖兩差可否舉手謝西風此心如此酒

出試院諸友小集湖中分韻得淡字

棘圍坐踰月滯思入重坎今晨始超然放舟事遊覽前林卉木清後岸風日淡雲開兩峯出秀色手可攬嘉茲十二友夙昔共鉛槧操袂將語離漂萍易增感舉酬屢飲醇實劍還薦醢歡意方未闌夕陰浮晚慘吾人許子心初豈異肝膽所志續鸞膠毋徒嗜昌歎向風竊有云君當一笑頷

王繼學侍御將赴南臺僕自山中來城候餞辱惠近詩輒借韻敘別

龍劍久不試精金生鏽澗谿工一磨瑩光射秋濤碧凡物要有真厚形非薄積所以君子心知人恒不失嗟予始從公深眷蒙引翼也惟三接畫何啻十朋益羈窮苦相累進寸退已尺徒將鹿豕游企望鷓鴣集鄉部屬建臺登門悅如昔煌煌執法星照影秦淮白蘭舟曉當發離恨焉能釋獨憐蓬藿深永與雲霄隔袞衣早歸來申歌歌赤烏

題蘇長公書曹侍中與王省副論趙元昊事

古人善觀人其孚如眦龜後是數十年理事可逆推何嘗爽分寸自足制盈虧夏童昔跳踉勢將撼邊垂生子實不令貌求惟有幾虎欲既逐逐狐行亦綬綬於時曹侍中中山擁旌麾相逢軒使王驥武三司謂言國若鼎真安毋易危人才出試可邊患稔愆違消費必思豫恃吾有足支西樞本兵地舉綱振其維遲當屬之子在子究所施慶雖踐樞筦夏強適斯時謀弱遂弗振斥去乃其宜億言不幸中國豈終莫醫坡翁忠義人間之為愕聆寫寘尺紙中示作垂世規流傳百年後引貫珠纍纍清夜一發楮光晶射南箕我觀與眾異慨今誰

柳待制文集卷二

七 藝 選 慶

致之自古秦治世守道在四夷濫觴起毫芒流末誠渺瀰猗耶久不作國蹙祚已移展卷懷所欽淒風振庭枝

十六夜望月蝕陰雨不見

三五秋正中既望月當蝕公庭修救事擬金控鳴鑼喧走兒穉發召徧巫覡我時適未寢披衣步簷隙飛雨洒面來空雲稍如窳天應愛厥妣恐懼遭掩抑仗此豐隆威角彼妖蠱力譬諸藪藏疾含穢惟汝德兩曜駕兩輪安行各適職奈何啖食凶須臾成毀壁見過雖有懲匿瑕乃無迹雨非黨蠱者為天護精魄常情惜良夜良夜安足惜德刑與陰陽配對初不逆星辰繫天步磨螳沿厯厯顯示無為蒼蒼垂正色稽首父母光下人萬人覲

讀漢史

博陸在漢庭受遺能效忠擁幼建皇極庶幾社稷功惜哉惜學術恬淫無有終不知閑家吉卒蹈覆餗凶白日麗天行過咳已非中雖微驂乘嫌固足戕其宗獨時休屠子任同識不同抑畏秉臣節不受

通侯封謂臣外國人旅王若羣工詎以旃毳習屈此禮義風薦進後
其黨志冲言乃雍子孫報厚七世食動庸人才如百穀並收成歲
豐立賢果有方湯治何由隆穿穴有攸隙累善至於崇漢法雖峻厲
虞機繫其逢春秋貽典則朗鑑雙眸空廢書起歎息豈獨悲人窮

送張典史赴江寧

太微執法星下臨維石城城中治兩縣珠光聯玉繩仰承澄清軌順
撫疲瘵氓地大故物眾姦端乃橫生肥梳方費日更復事將迎薄責
亦詬病厚誣俄近刑况茲朱墨曹走趨候門屏幣折如不容尚憂違
指令蓋此銓鑑宗職在賢公卿南端操國秉招招有虞旌士以才自
致筮云艱則貞霜風不淒厲詎縱垂天翎盤錯別利器神鋒發新硯
張君懷牒去佐縣得江寧江寧簿書叢堆案來相仍敏手試料理即
見訟飾清仕道若歷級淹時觀序升祿食三十載未博一衫青遷秩
雖左次考第當視成小佳期月爾快陟天衢亨古人重難進每用謙
治盈故能終器業挺然居盛名春華非不佳寒松有餘榮腸菊酌君

柳待制文集卷二

三

別慎哉千里行

題姚文公草書杜詩

公草法得於伯父左丞公
而此卷在於廬山太平宮

草書貴神雋不在加鈔鋒端如孫吳兵善守亦善攻合正當勝算出
奇思變通汎觀造化初足想構結工柳城文獻家與學自爲宗遊藝
踐張素希風盛成戎寨開大雅堂倒瀉雲夢胸朝光出紙背百丈飄
晴虹早勢已根突餘吹尤長雄山操舞幽窟河伯開泉宮收采不一
二惟珍溢其中昔公富清覽弭節匡廬峯峯前羽章館敷坐紫煙重
雪蘭晞淨月蘸毫挹飛猱松風助揮灑能事不匆匆卻後三十年劍
化無留蹤易名陪末議私竊百世公展卷三嗚呼企公其猶龍

宗忠簡公畫像爲公外曾孫葉深道作

近古社稷臣生世常不數不能半五百繼見已超卓炎運昔中否兵
氛纏大角掩旆薄日黃張弧北風惡起公溢陽節仗以障河朔懇懇
存趙忠憤極涕橫落扶義亟西征敵愾爲小卻佐興靈武功受任留
宮鑰主辱臣則何國勢滋以削回鑿累十疏言諄聽殊貌一死不貸

公百壬吁可作企公如列星宵光仰昭灼幾葉外曾孫傳世春秋學
手圖起予觀言自崇勲闔士稚雖則亡隨會尙堪作盛國今更非雲
飛天一握誰能挽江漢爲公洗河洛

梁谿謠贈盛高霞道士

梁谿一片月搖蕩綠羅煙玉女採珠回駕龍耕壁田春去竹花實歲
深芝艸駢鳳皇招不下遲景惜留連却望白雲嶠明星正當天雲中
青童君招麾使之前謂言寶訣書列在瑤臺編崑尤守扁鑰一闕三
千年至今海嶽間光氣常蜿蜒茅龍亦解飛金匱豈徒堅引手探玄
策得之可登仙首路向恒碣西窺臨嶽蓮天壇見日出皓鶴共蹠蹠
行攀飛狐寒回薄扶桑澗滄溟挹不滿石廩小如拳還尋屏風疊鼓
柰陵中川調笑呼陸羽濯纓第二泉但聞丹齊成不見朱顏遷顯露
薦承液雄虹爲采釐上下八景中窅然觀化先何必肩洪崖遂將儕
俦伶寧能獨不死爲我啟真筌大還容草創小劫度沈綿桂枝倘堪
結遲贈遠遊篇

柳待制文集卷二

古

度馬嶺將適烏傷

輿轡陟層巖綫蹊若絙縣先登步尤踟後挽行益艱履危不數勿避
險輒多盤三石立於獨累窳若爲安使非五丁力誰其鑿巖岵松邊
取一息影動浮雲端曜靈却在下身今插飛翰冷風掖車輿青露向
空溥不知日馭側但覺天宇慳俯視萬廬落并幹湧微瀾青林綴均
珥新霜變朱殷客塵將盡歛真境乃徐還究觀蓋壤內開闢有此山
何年畫疆邑岡巒屬連環鳥道劣容跡人獸爲通闔旅行負薪粲魚
貫勤牽攀十步九顛躓肩頰汗流丹彼誠謀口給老吾迫衰孱胡爲
事茲役荒遊起孤跲放情思脫兔引手招翔鸞復恐血肉軀容易墮
榛菅山靈若鑄我澗聲助抨彈寥哉不遠復脫粟有餘餐

過哭亡友傅景文墓

傅子攻爲詩其氣嘗逸發束之就聲律韞條縈生鶴眉山正令申殺
伐機更活在藁數百篇一一無揀拔佔畢老於行妻孥窮至骨吟塗
從祿養歲月已飄忽歸葬此丘樊宿土蓬科沒嗟予負朋義不得臨

糾紛過車一慟已林風鳴窸窣佳哉承宗子堂構方突兀封培繁有
自神理固無拂因知鍾釜贏初不棄圭撮交情等肺腑悲喜兩相憂
流爲掛劍謠庶以開鬱塞

過錢清浦陽江由此入海

浦陽配三江猶以小絮大我家其始源涓流激湍瀨到茲直達海混
混百川會歸墟豈其豐出坎亦非殺贏縮總一如真源自濤需浮舟
絕江津浪觸銀花碎朝曦如青蓮升光破煙靄歸雲回望長鴻飛渺
天外

望會稽山

城東鑑湖道水光翻夕鷗雲破青蘆靡稽峯芝掌浮悠然動子矚玉
女開明眸固知穴可探却恐書難求蒲蓮浩如海微風挾輕舟前山
與後嶺導從森幢旒誰將北斗旗漸進東瀛洲桂枝倘堪折衰白媿
重游

月夜下通明堰

柳待制文集卷二

十五

挽舟下通明初宵落潮後兩健纜負輓十夫齊奮肘引重如舉虛歛
過姚江口細水不生鱗月色金光走蠓窟在蘆根西風吹澤藪開蓬
挹微涼衆黔予白首欲持浩浩歌往和鳴嗚缶隔雲呼長星勸汝一
杯酒

過龍山不得留至車廐卻乘小艇至門

矯首上龍山翠氣深盤盤松雲制局鑰沙月轉灣懷沿沂二十里回
檣客扣關山中宴坐人閱世如翔鸞十年不同夢笑迎發清歡浣我
塵土面對君冰雪顏吾生大自在眠食儘輕安爲作十日留閑看飛
鳥還

中秋看月有懷僧正宗

前庭竹栢間月露下如瀉此景不可孤脫巾坐其下露氣挾清華月
光穿隙罅明河耿在天動影兩相射忽如龍洞中蒸雲雨初夏又如
澄江路殘雪在林野我時病少蘇久已謝盃斝移牀着圓蒲小息容
枕藉只愁太孤絕翫翫不堪把觸屏僕已僵照壁燈將地絡緯鳴四

簷細聲如合雅前身我不知豈亦飢吟者凄凄感離別切切懷保社
嗟吾風雨交會合何其寡有形卽有患孰者非空假去年東海頭勞
筋寄禪舍是節秋正中襄簾掃風榭正見金背臺冰輪促高駕激灑
養松濤了東響簷馬倒窠無生忍談餘猶炙輶染指蜜中邊如啖得
牛炙再秋未爛疎爲生故閑暇惟餘懷友情不與凡物化遙憑夢中
夢寄訊楞伽夜

朔游卷中有句云成吾看山福豈不在老大此拙者早退之符
也然青山獻秀白日延景糞糗足飽寵辱兼忘山中之樂殆不
過是而福則吾不知之也歲晏苦寒孤坐無慘用其句爲韻賦
十短章以自信先示戴生間或貽諸同志

漫郎豈不仕而多山水情中懷不遠復束身返農耕陳力嗟既老食
功遂無成飲水讀吾書處困維心亨

其二

粵初賢科廢吾年類童烏承家有佔畢矜佩亦朋趨同時執業人十

柳待制文集卷二

十六

九爲丘墟傲兀憂患中塊獨餘吟吾

其三

本非青紫擅偶塵文石班鵝梁濡其翼愧此頭上冠幸保清淨退苦
節諧所安山吾耐久友隱几澹相看

其四

祥麟狩而獲僅與犬羊般所不如孤豚在檻猶在山應龍迺眞智天
飛薄玄間噓雲自爲神施澤何嘗慳

其五

密袂縫我衣厚瑾塗我屋食口相煎熬歲計幸中熟兒童向我言負
智寧負腹赫赫起近名容容滋後福

其六

昔予輕世事飲酒思樂豈老衰負初心顏鬢日以改酒能亂人性強
止中自悔飲少固陶然吾心寄千載

其七

一瑟混百竿衆然子獨不是意豈無傳正聽非妄受聖作不必云學
自孟荀後韓歐望百世仰者若山斗

其八

紫陽繼禹功導川至於海吾鄉三夫子派別原有在斯文兩曜張義
娥自相代耿耿邈小明後死吾敢怠

其九

行藏常事耳吾以易自考係邈與敦臨何莫不由道物理數中齊年
華客邊老白髮對疎梅持以相媚好

其十

揆時不相先搶材徒爾大吾世屬多艱學絕將無奈逝者莫子追未
來寧寡和衛道固有人惟無抑之過

古詩

送馬伯庸御史出使河隴

河隴隴坻天西壁御史嚴行八十驛風驚大鹵幕初乾雪重穹廬寒未釋入關先見父老喜出節始通氓隸逆鯨鯢既戮海為清蜂蟻雖微尾合整急宣聖德慰荒遐盡洗民疾轉疲劇當今至尊御疆宇坐朝法宮受圖籍暉暉陽燿燿天垠殷殷春雷行地脉周公方宏治外規汲黯豈負居中責固謂真儒識邊瑣徑煩拂士迂朝蹟可能高戴觸邪冠不使橫飛征蜀檄君行萬里從此始人生百年俱有役副藏待子馬遷書重贈慙余繞朝策歸與空腹貯岷嶓促此南風談禹畫

六月十五日大雨雹行是日月食

日月相闕鶉火中晡時欲息雲埋空雨脚初來雜鳴雷電掣聲風颯排簷倒檻揮霍入犀兵快馬難為雄中休頗意絕崩迸轉橫更覺加銛鋒亂拋荆玉抵飛鳴怒擲桃核隨飄風坐移向壁防碎首急

柳待制文集卷三

卷中

卷巾席何恩恩上天號令豈輕出推殘長養皆元功陰凝陽燥鬼神著氣有至反誠則同想茲試手鼓萬物特欲振橋昭羣蒙齋心變貌謹天戒嗚呼生意無終窮

送王元敘赴潁州同知

元敘以世澤入官始在登州而其先人嘗為廉訪使者浙東有聲至元間故與

余識今別二

十八年矣

潁河東開繡衣府正士持刑吁可數王公風裁獨近古面目冰寒嚴刺舉我初冠首羣游序偶坐時聯諸老語當堵蘭玉秀嫵嫵間亦從人訖懷祖二十八年如過雨相見都門鬢生縷親車再駕腰縣組猶因銓曹覈班簿學維有宗政有譜限以門資豈其敘密法深文已如許貌取于何知子羽是州雖小鄰陳汝適彼其郊云樂土勝勝未耜偏宜稔村村雞犬無行虎西湖山色誰爭所攬結何妨入樽俎登頰東西從外補要與老坡同一武攻詩琢詞毋太苦忠信宜民民自與使華持節紛旁午大忌孤高矜譽處道迎督郵首頻俯飾具先須修籃篋固有深藏稱善賈不則蛾眉成妬女青雲易致無幽阻收拾聲

華繼諸父天寒遠別衣當補祝規有言君聽取我輩交情非詭詞
令初官與武階元敘再轉乞
復文資有司以為不可乃已

送陳景仁都事使往雲南調遣

往時文子初使慎吾詩臺臺當離絃上言黜陟有操柄在爾筆削行微權今君過別又繼往悽涼葛葛仍三年廟謨制勝思服遠視彼奇士猶郊屨大邦小邑實維繫立監置尉皆官聯生民百萬等休戚啟撥未必非材賢尙煩著令報朝士執簡往試天官銓况君沈敏有注措雅頌自足資言宣度長絮大固應爾拔十得五猶超然藁黃卓魯不並世器使往往規其全當從諸俗詳考覈勿以吏議深拘牽和柔豈曰由地產猶辰尙可因人遷方今天子重法祖憂軫最在西南邊布昭德意歌樂職王路收廓行平平朔風吹空漢以緊君馬既駕何須鞭瀘南瀘北經百驛到日想及歸鴻前玉節高持飛蜀雪錦囊滿貯傾蠻烟嗟余漸老守章句好遊亦有青行囊今朝執轡忽內熱長吟短詠還成篇胸中九域苦未廣借君尺紙圖山川

柳待制文集卷三

卷中

寒食日出訪客始見杏花歸而有賦

京華塵土春如夢寒食清明花事動偶賒佔畢數日閑似釋頰肩百金重今晨訪客出城東馬上風來亂吹榆檉桃親李杳然空山杏一梢紅登登浮暉隔樹豈饒春麗色迎人太矜寵后皇賦命幾何偏早秀遲榮徒佐德喬姿不並歲寒看殘香祇作離根擁物情如此乃自嗤一官坐得三年冗烏騰兔走苦相催老矣鬢絲今種種紫鳳憐渠私褐穿白鷗負我歸心勇故園梨雪想續紛月下樽誰獨捧涓滴長令酌顛蓬何用百家營守冢寄聲為謝歌泥中補兀吾猶完趾踵

敬題皇姑魯國長公主所藏唐周昉畫金德星君真形圖

星辰上羅天文章帝宮太紫巖中央長庚啟明左右當西柄下揭斗口張浮空翕翕流金光雲霧降精神杳茫乘之無際運無旁中有顛氣隨飛揚頰然玉色含微陽翠綃蒙袂雙瓊瑤手彈琵琶韻清商聲按節秋思長銀河經天浩湯湯跋而望之河無梁往來倏忽難為詳但見初月如懸璜洛書五行著禮祥始於德運推柔剛云此太白

乖其方義虧言失多淫傷神無異體智有常我夢見之覺何俚披圖
駭目得未嘗粉墨形似爭毫芒作者周助傳自唐能品上上題明昌
主家甲觀開畫堂瑤華承宇藉以芳升敬潔漿祭於祔靈衣被被舞
執翌神保至止辰維良駕言為緣天孫裳吾聞五曜持乾竊龍騰虎
拳互低昂星官執御調玄黃照燭九土窮入荒東西咸池直扶桑下
貫天畢晶煌煌煌煌之晶降為穰物不疵瘠民不殃千秋萬歲國乃
昌

贈寫真張翁翁居京城南年八十一神清眼碧蓋進

傅巖審象形何形麒麟設色非丹青肖圖如以燭取影豈謂炬火無
品獎腰間插箭氣自倍頰上加毛神則寧古人藝聖不兩至心動手
應夫誰令不誇筆墨工點黠欲與河嶽開英靈京華冠蓋萃山藪風
髮萬騎雲千軒前行衛霍後復郭佩服憲憲登明廷俗工寫似不寫
韻却詫螺贏非螟蛉或琴有若擬玄聖僅頌蠟紙模蘭亭我雖臆見
頗自可豈因賤耳疑羣聽張翁八十貞靜者城南巷居畫掩扇容求

柳待制文集卷三

拂絹出新鑑能事逸發無留停一毛一髮生意足造次參倚象儀刑
由其天機勝嗜慾愈覺眼焰如流星承明待詔授若若晨朝索米俸
優伶徒誇世有青紫植豈恨我屋無芳馨吾聞畫者多善幻倏忽變
化開玄冥安知神完意自定伸筆已似行春蓬草間陋質不須寫二
十八宿羅天經得閑携酒就翁飲傾倒沙頭雙玉瓶

劉常州宅對菊醉歌

菊花高株高一丈葩萼垂五葉承掌攬先節物作重九亂點秋光入
屏幌黃黃白白鬪新品大朵如擎小如仰或矜紅紫當獨秀詭識幽
媚無競爽天工似爾費雕刻人力可堪專灌養京華樂事全盛日吟
地買裁隨意賞誇多直擬衛霍室豈顧家微百金享常州使君開畫
堂簷網連相出虛做集芳作譜為娛賓賴有筵前玉舟雨不知誰舸
載傾城但道我屋無藏鐵過從數客問前茅出節何時試英蕩可能
輕別負芳期遂使寒香淪宿莽孤根有託俟歲晚急景如流嗟運往
我歌君飲君當酬明日霜河催去槩

出北城獨上秋屏閣望西山烟霧中莫無所見

北江負城沙似磧帖岸微行誰所關折旋殆頑蟻沿封漫慮猶如鴻
印迹風髮披披鞍兀兀去馬浮騰正相逆入門平步得高層身與危
關爭幾尺縹袍年少不噴來拂掠胡牀趣數席鈞簾意擬見西山雲
亦何心故蒙羈我疑玉女畏迎將且懼詞鋒恣彈射豹藏惜此管中
班無點羞渠眉上碧不然洪崖仙者過雲帶烟軒羅什百詭容左右
觀昌丰祇許依微擅芳澤我時坐定深得之小大往來成一易青天
白日豈嘗無好懷轉眼難尋釋祝融開面索新詩五老破顏愁惡劇
我持一影行萬里負舟而來山有力寒華寧俟九春期繫袍未了三
年客正須慰藉管城公重此提携煩脫幘

為蔣英仲作顏輝畫青山夜行圖歌

前山濕霧方濡濡後山蒸雲如鬼驅松蹊行盡迫曛黑壁月正掛寒
蟾蜍問翁蒼茫何所途投館莫有林間廬枯梢尚鳴風勢急隈岸欲
渡溪流羸沃洲天姥雖峭絕無此原壑深盤紆固應豐城牛斗墟龍

柳待制文集卷三

初夜出乘飛符神人仗氣挾以俱虎豹旁躑躅牙須世間何物珊瑚
株不可襲翫矧可誣青峰之巔野水阻獨往似是仙者徒心融意定
不少假收攬奇怪一筆模蔣君閉朝攜過子墨色照几睛光鋪老顏
未老為此圖柳子歌罷三嗚呼南州雙壁范與虞君當請賦傾明珠

出新城門至北沙下行視陶瓦

二年居城傷局促腰腳未免成堅頑西山迎馬若導從隔江正面開
雲巒想渠故要詩料理況此已復秋闌珊青林紅樹高下映潦水卷
盡霜痕斑村墟雖小有雞犬砂行十里到即還巖宮改作土功起穡
事休來農務閑直防苦窳厲陶旅遂走犖犖勞鞍轡古云薄物毋芥
蒂特取盡已方安安心為形役語非是動靜自我操其端爰從憂患
出苦力偶竊祿食猶空餐西風輒贈好山水起我平生清淨觀夢遊
已了豫章郭飽目向欠匡廬山胸中塵土要淘汰微此得不謝天慳
吾人所賦實蹇淺報賦豈有青琅玕

後木龍淵歌為陳景常作用其韻

我查誰名名表斧有肅其趨坐軒應坐來歌敵木龍淵卷雨輪雲出
江嶺是淵無龍安有木土石變魁非若任想當墜荒刑翳初已辦枯
槎閣終古列形實藉水為鋒騰身向恐雷慙怒沙漣浪汨幾何秋翁
合蒼精配金虎不然因會戮防風殘骸槁骨相支拄專車刺盡化控
榻羞向人前承樂祖他生劬書來自獻問爾非臯我非禹直將夜思
破漫漫往和谷聲呼許許又聞用木作寓龍致得陳寶祠中語降神
報賦不在真孳鬚逆鱗吁可數故移爾爾汀洲轉聘遂與波濤阻
幸依硯席聽吾伊免逐泉珠疑賈豎是龍是木不渠噴但覺噫氣吹
還煦物化爲人人化物上天下田雲作渚木龍招君君徑歸袖有淵
神三尺雨故饒龍文不成誣未害木人能起舞誰爲斧鉞誰爲袞春
秋傷麟禮傷鼠還君置我一束芻許可當年陳仲舉

題高彥敬尚書竹石圖

尚書胸中貯秋色翠石蒼筠誰點筆當其被酒氣初酣芒角森森出
矛戟墨痕散作紙背光虎臥龍騰俱有迹伯夷去後凜清風叔向生

柳待制文集卷三

五

來古遺直見之冠佩不敢燕矧是園壇方薦壁房山西北弁山南二
老交情嘗莫逆陶泓毛穎始受呼不寫穠芳寫寒碧流傳此物成宅
相鈿軸縹囊新潢飾老夫饒口近更滋便欲歸山煮吾簣詩成題作
主林神未害西湖渠不識

雪夜苦寒

一冬愆陽積之久陰氣乘凌如決驟飛雪纔經窮臘交祁寒浸逼新
年後背眠輾轉成踟躕晨興播酒愁龜手羣山藏疾巖骨峭下瀨膠
流溪腹厚欹欹瘦竹豈堪支植植僵株如恐小寧無魚冷入淵潛固
有獸窮離墮走兩間自爾埋翳腫萬物于何遂牙紐衰年疲茶動畏
就窮屋棲遲甘老醜朝盤至午得羹殘凍經旬無漚滯堆牀敗絮
可能溫弛擔枯樵聊足標咄茲怪見駭南翁啟我夢遊追北叟天時
豈久拂常經君子唯當堅素守既欣瘴癘掃氛祲將喜來牟盈壟畝
遲遲陽德際明升杲杲天光發豐蔀治朝有道容我拙日飲山堂無
事酒

自勸居山所作詩題其後

世言作詩能致窮遂指此物爲妖凶不知善藥不龜手時來或取通
侯封我生屢涉憂患境所不偶世由天慵有言即吐非向口譬若氣
至鳴蜩蛩何嘗夢見古鬪洗頰願濯出清芙蓉嘲吟未免雜淒楚姿
媚豈復能昌丰宦遊足跡半宇內顛毛雪白身龍鍾歸來十事九多
忤願有愁緒無歡餘尙餘結習在篇翰風雅遠矣吾何從蓬蒿環堵
適自好乾坤萬象誰當供唯應未斷綺語業豈意更留鴻雪蹤一年
藁卷盈一束論石猶堪幾麓容夜郎東屯兩醉叟流落西望千山重
胸中繡線雖采縛不得帝衣親彌縫蘇梅黃陳後起者世豈不淑乖
其逢九州四海莫予騁一生坐受饑寒攻咄子六六牛馬走仰視遷
固其猶龍賤生無用此語實何況竊發言非雍榮華豈是拙者事圖
畫將爲後世宗自歌自愕自拊几和子付與風號冬

三月十日觀南安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

三月淡旬新雨餘市河一舸如浮苴言尋佳客趙橫浦步入城隅門

柳待制文集卷三

六

巷紆簾簾迎揖坐便坐深炷爐熏呼茗孟硯屏方截紫綺段楚瑤秀
列珊瑚株是家素號虹月舫載畫盈麓書盈車客逢好事要審鑿便
肯解褚傾囊儲相看貴德亦貴物古玉錯落排筵敷鹿盧帶鈎環珮
玦鞞鞞昔將承屬鏤佩章六紐四官印篆畫刻深銅質麤配之衝牙
奉君子貫以繫璫聯金魚連錢聽馬琢文玉圍人側立垂裙裾神工
定復煩剗剗赤刀故想來銀鏤次陳鼎器論制作商周秦漢馬可誣
玄武實木貞實醜腹背翠錯提梁朱最奇劍槩尺有咫綠玉龜鱗純
體膚精銅岷久剛性在間閱燥濕其無渝銓量畫品差甲乙錦標玉
軸隨伸舒庭光古佛出梵相滿月在水蓮生跌盧前吳後筆鋒勁履
翬承蜩玄化俱瑤池仙會上中卷細巧自是吳元瑜雲霞樓觀隱
見花竹羽毛工染濡絳旌飄轉紫簫發步輦導從下瓊妹終篇八駿
惜既闕詩亡可補此置諸意夫鬼物揜疵吝免彼老荒留歎吁徐熙
葩葉妙設色塵昏蠹蝕猶鮮腴古緜一段寫秋意芙蓉鷓鴣連菱蘆
夢載鳴夷浮浩渺此興初不緣尊鱸七客張萱爲誰作濃墨大筆色

不枯五人人跨一善馬一跨烏健一蹇驢印窠慘淡悅生字豈曾精
入官中柝穰穰畫苑姑撥棄伸眉更請評法書二玉真迹胡可得硬
黃數幅真唐摹蘭亭五字損不損肥本瘦本班殊如人身口耳目
具神采乃在頰上鬚虎賁舉樽雖甚似優孟抵掌何其疎世間楮墨
日弊鮮欲駕跛隨行天衢南唐常侍六書學凌轅斯逸開榛蕪雜詩
流麗滿一卷銅甬篆法無能踰金繩鐵紐莽回互山叫海蜃爭騰驅
嗟予欲讀屢掛口形求意索且須臾秦山繼起石鼓後李監捷出張
先孤向微二徐爲啟籀此道湮滅誰昭蘇真書生行行生草飛白猶
隸同一樞張顛草聖入三昧小楷妙合禘與虞郎官石記毀已久百
金可有墨本無世之珍物豈待贊題識况復經鮮于綺園用夏四神
坐刻字寸許無葩莠永平元舅紀功頌燕然何在揚墨烏厓鐫野刻
百數種傳觀一二日已哺餘歡未盡謀再至榜人催發吾歸歎暮投
蕭寺微雨作昏燈照影溜鳴渠冥懷且復領其要回向灼觀心地初
百年蓬累大宇宙蕩搖不啻風中旗寓意於物形物著尤物亦能爲

柳待制文集卷三

我娛滯形小足致偷奪大或控頤傷口珠午李相傾坐石禍王涯復
壁嗔其愚吾徒適目取一快彼豪巧者方睚眦子嗜古與君並見
獵時然思負嵎矢詩紀載實觀獲若遇匠手當刊除同觀六士梁越
產王楊三子甘陳子交遊聚散等萍絮春風渺渺吹江湖徵詩如見
所見者後有畫者傳之圖

中秋夜半起看月戲題長句調靜遠子安二友山長

青天明月不可呼何況有酒無江鱸寒燈顧影歎離索如此夏夕焉
能孤三年家居三見月此獨不見爲躊躇夢回虛館漏聲急碧霄瑩
淨開冰壺仰看圓魄掛屋角俯見流光穿座隅振衣起舞青桂下白
露泫泫寒生膚他宵得酒有明月山栖未免思江湖閨闈城東岸舍
靜庭列柳榆三四株暗蛩振股和鳴杵栖鵲翻樹如驚弧素娥似爲
我幽獨故出光景相嬉娛不然願免養蠶魄何以拭淚縣方諸百年
心賞半塵土豈獨負丞兼負子好懷都付橙蟹月淡味寧忘杞菊廚
陰晴聚散胡可擬雲翻雨覆無須更清琴在手不成弄且復題詩訊

大五

寄題惠山華氏溪山勝概亭

山如尊首溪如箱洗刷秋光出深秀市塵飛不到亭臯翠幌朱簾閉
白晝主人宴坐與天遊收拾至樂歸之酒絲管惜情大雅筵茶蘭泥
泥離騷固以心觀心迺如此更爲溪山發神勝水榭寒開尋丈間物
華捷出雕鏤右客來問石石忘言客去留雲雲爲守惠山山中第二
泉水品古今誇滿口井幹餘滋溢爲瀾落靄飄來鳥驚救高人但取
一賞足擇勝誰能占幽茂兩腋清風起振衣百年陳迹供回首寄聲
鷗鷺莫相疑還我靈龜養耆壽

題趙敬叔所藏龍眠飛騎習射圖

元豐盛際臻重熙駕幸寶津方戒期材官騎射選精銳人偉馬駿由
天姿雕弓引發赤羽箭絳綃繫在青楊枝班中驩言砍髮射好手莫
是六州兒拖毬飛毬最鮮中十中三四纔稱奇人如明星馬如電日
色眩轉交龍旗彤庭賞得賜金帛周盧豔目生晶輝激揚材武振士

柳待制文集卷三

氣正藉廟略能匡時集英排仗候廷試舉景未休宮漏遲南宮仙伯
預宣押應奉殿門因縱窺天上寶圖唯我見宮中秘戲少人知白筆
追摹得神駿五采不復煩彰施雖堂清翫要有屬太丞內署知爲誰
慶元逆數到元祐畫江自固運已移紫陽語繫錫山後法雲舊案重
稱提題詩叔簡定王氏入官延閣方然藜嘉定章公中執法二年已
已升中司兩公出語各臻妙驪珠滿橐光離離承平兵制况在矚燕
安鳩毒終難醫趙侯鈞致自甌粵啟襲傳翫晴虹披玉山汪氏所珍
蓄再落人手迺得之霜蹄十六脫其半騎者臆語如指麾由來得意
忘彼象若也補亡非是詩何況龍眠記畫意字字透紙沙畫錐天球
河圖悵莫觀寶玉大弓欣有歸材如趙侯當用世縱軻已並驚騰馳
移人果豈在尤物但視無逸爲元龜

與用章戴生同度淡竹嶺夜宿山家

一溪屢涉溪流淺廿里窮源臨絕巘雲間仄徑細如紫霜後枯藁齊
若剪沙崩石爛阻危攀磴斷崖懸暈斗轉已驚汗袂泫餘滋更擬班

荆息微喘未昏斜照白波淪直下遙空青霧卷粵初川嶽各流形自
是陰陽始昭辨誰開壑谷通井榮重爲封圻制鉤鍵神工使解鍊崔
嵬世路何庸增連蹇舍車未免役屏擗策聊將收勝踐粉榆連蔭
壯且衰嫺友關情行孰遣吾生已付一浮漚此足寧堪幾重躡暮投
山館睡駒駒雨撼窗扉燈眩眩寒雞呼夢報詩成曠懷直爲朋知展
載酒堂詩并序

蘭溪州同知州事彭侯震卿爲南寧軍判官日嘗訪得蘇文
忠公載酒堂遺址築室有像卽修祠事朝野名勝往往形之
賦詠予知侯有懷賢尙德之心則夫宜人之政是不一書而
已作載酒堂詩詞曰

東坡先生如龍鸞世人疑其欲飛蟠九州四海不容足攝身徑去窺
髦鬣南荒萬里僂耳國帝遣海若開奇觀潛淵抉得睡驪目思山夢
見峨眉鸞鳳風惡浪吁可駭土芋脫粟纔供餐黎家兄弟好事者小
酒初熟生微瀾卽童迎路吹蕙葉門東刺竹西牛蘭扶携歸去常半

柳待制文集卷三

九夢 康

醉流落生存重一歡四黎善善君子類若比張蔡猶蕭蕭天乎木鐸
何望爾蠅之附驥渠非難誰尋雪迹到鴻爪正用載酒標堂顏百年
文獻隨草莽庭階蕪沒井且習風流別駕彭夫子未負進賢頭上冠
是心尙德甚饒渴挈取舊物還祠官書名小摘枕椰絲薦俎時羞荔
子丹海邦夷俗雜蛙黽茲事信爲風化端音聲固有合琴瑟嗜好果
豈殊醜醜竭來蘭陰語吾故緇衣三詠三長歎咄哉愷悌神所勞雲
路矯首看扶擗

雷琴行爲薩仲明賦

中有銘云天寶
二年雷威造

美琴論德兼論質如玉函和中穎栗蛻形鍊骨龍體成九轉丹功在
髣髴唐人妙斲稱雷威桐材計尋天子之當時重購已莫致到此寶
秘知由誰七百年中幾桑海大物尙隨人代改庚庚玄理似鮪文鬼
蓄神絨端有在薩君昔遊冶城東傾倒囊褚携松風道逢陸子驚再
拜世乃有此雲和宗雲和收聲吁已久滿耳淫哇聽欲嘔發聲非因
襄武亡絃歌實自荷那首執器求道道乃全聲形精成人其天薦之

廟郊風當下感際追還天寶前

寄題陳子敬錄判澹古齋

光堯論書稱澹古誰其采之名子所想應菑口厭芳辛且憚取妍媸
媚嫉治心養氣豈無端致一疑神要有精雖微果實載升佳劣可堂
筵容布武開卷明明揮聖賢弄琴呢呢羞兒女是中趨尙乃大佳俗
下愛憎難遠數玄酒猶堪饗廟郊疏布何嘗愧文黼一溪晴綠看採
藍二頃圭田催瓊黍天機誰者得之深爲問人問養生主

題高尚書藤紙畫雲林烟障圖

髯翁昔飲西湖漾滿意看山看不足醉拈官紙寫秋光割截五州雲
一幅吾聞妙畫能通仙此紙度可支千年祇愁蓬萊失左股六鰲戴
之飛上天

題陳子仁屏間新作長松疊障

陳子胸中有奇句墨瀦如雲時一吐不知毫穎挾何神頃刻移山起
烟霧紙屏演飾素光搖眼明見此青霞標塵埃兩屨我頗厚爲子三

柳待制文集卷三

十夢 康

賦淮南招

介福堂詩爲張繁昌作

繁昌之祖藍山先生爲崇陽之學鄉
人築室奉祠列之學官繁昌名純仁

藍山張氏家有堂素屏樸几六尺牀堂中壽母八十強鬢髮未變雙
瞳光有子朱紱垂銀章有孫經明貢於鄉彬彬濟發文字祥彌甥亦
已第奉常歲時拜慶儼趨踰膳薦豆醴實觴龐眉一笑回春陽樹
萱在背英煌煌和氣充初天降康繡文新添晷景長是家穠裝連墨
莊往往刈熟盈困倉迺翁談經臨象璜青衿弟子如雁行上窺雲谷
開微茫著書充麓名山藏精蘆百世響蒸嘗祖孫播穫歲乃穰此道
付與今繁昌政學優優問弼彰裁之培之至數芳本深末茂理則當
母昔寡居稱未亡肆今五鼎食有鮪介福堂成貯練細大篆題榜卿
雲曠賓客上堂聲必揚有來觀樂歌泱泱天津之文工織襄言將爲
母製錦裳他時花詒鳳銜將併與樂藉充承筐蟠桃種在瑤池旁碧
實累累秋露香仙人界以却老方執鬯起酌天瓢漿金華小兒牧羣
羊崎昔授道張子房作詩寄壽言荒荒母當敢鎗分玄霜

觀宣撫資政鄭公追復元官詒詞題其後

鄭公進仕由咸陽才則有為時則否主和正爾持死力盛國寧甘陷
戎醜廟堂手扶震主威壯夫奪氣關其口鉉封朝上夕投荒公抹止
之言弗售自茲違窮意稍乖未必蓄犬真堪嗾長孺居中誠少憚相
如使蜀非徒厚屯耕雖則致羸羨反使煩言推罪首江州獄具從封
州妻子流離窮見肘朋淫乃更滋瘴癘亡鑑不嫌殲壽奇台星中圻
山亦頽國不負秦秦自負明年手詔收權綱追復流人洗瑕垢從官
恩典視生存還界其家猶固有悔心一發本諸誠訓語明明如所受
誥綫六尺載書詞印窠滿幅紫蠹紐東序河圖曷足多繼世子孫當
寶守天生忠賢豈無意毀譽方來在身後秦顛鄭善古有云易概深
耕視終畝國非其國六十年權以春秋夫豈苟槍如狗豕人不食公
如龍麟驂帝石矢詩追繫辨姦篇太史賤臣牛馬走

柳待制文集卷三

二 夢 慶

是經隨喜說偈昔紹興中有僧寶元刺血寫金光明經全部施
是山今尚在焉

我觀衆人與我身通體氣血常充滿云何觸抹生痛楚關節脈理元
相管四支百骸皆有血流行膚革初無溢以鍼刺指即得之渥丹濡
濡供瀆筆法華妙經佛所說經凡幾字字幾畫蠅頭細字滿夾書天
龍夜叉承指役血出尙賢書出琬是師弟子本同性龍華會上昔相
從信心一發超圓證縣知是血母所生爲報母恩弘法忍一鍼一滴
聚成勺書經有盡血無盡願茲寶印金色光載母上生遊極樂妙莊
嚴域常現前是經在處獲尊闕今生賢琬兩比丘前身寶元無乃是
五色雲臺舍利幢藏海蓮華相對起我嘗奉佛樂我淨與聞種種殊
勝事一朝拾得王髻珠五十小切皆眞際昔人持經向空裏雨尙不
能至其處況夫性血之所書無量諸佛垂善喻大雲所覆甘露滿四
海九州同稽首我今隨喜爲述偈子墨客卿當諦受

黃晉卿提舉授官初歸予借敬叔輕行訪之假榻湖邊滿心僧

院明日病作敬叔先遣子留就醫藥數日乃歸予少時嘗聽琴
此院今四十年矣

湖情僧齋聽琴筑問四十年來不速秀眉一納今雪顛迎門坐窗煮
茶熟自敲竹樵喚童歸更拂藜牀延客宿客方病起氣如絲夜枕欬
眠屢驚觸晨興體惡頭岑岑三日忘食不思粥歸者先歸留者留賴
是吾生耐幽獨疲茶猶資藥餌扶週存厚謝親朋辱陰陽致寇孰乘
之小待神完理當復行藏一迹大累人畏影偏教影相逐莫途久眞
折屐具高誰能忘軟脚局湖山欵欵惜重違雨色雲容看未足寧能
將此不贊身坐耗齋廚兩囊粟鶴背西風去意輕命僕肩與催結束
題錢選畫僊居圖

仙人羽駕青雲與遊戲八極凌空虛神山縹緲在何許意所到處皆
方壺畫師豈常與之接夢時識取醒時夢聯棟紫房縣薛荔交柯碧
樹掛珊瑚琴書整暇筵几靜左右絳氣橫扶疎武陵溪曲仇池路人
迹往往通樵漁仙凡一膜初不隔悟迷異趣何其殊奔輪駭轍世多

柳待制文集卷三

三 夢 慶

有逐臭未免如蟲蛆吳興老錢招隱曲鶴言設色調方諸披圖三誦
歸來乎盍亦視此招搖車

過關行

二漳合下如奔矢絕出爲河容匯水南橋北柁越隸來後挽前抽爭
一跬懋遷物品實王畿嶽貢方輸千百累商功已覺十分贏趨利眞
成三倍市聖人乘運智者謀尙憶當年何事始向非廟算屈羣策安
得安航若平履天開地闊幾何年禹迹茫茫大疆理毋將本餘貳強
弱所務有無通遠邇日高樞開放三版津人絕器舟銜尾河渠使者
水衡丞走馬西來呼起

松雪老人臨王晉卿烟江疊嶂圖歌

君不見帝婿王家寶給堂山川發墨開鴻荒重江疊嶂詩作畫東坡
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叟仲紙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
出林坳蘆葦蕭蕭藏澤藪白雲飛不盡青冥百丈牽江入樊口墨花
照几射我眸我爲琴芳歌遠遊胸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所無滄州

我疑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四溟一觴豆瑣細弗遺憂
結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與俗工爭醜好楚山雲歸楚水流萬里秋
光如電掃拈來關蓋散花禪別出首劉新輪巧披圖我作如是觀毛
穎陶泓共聞道嗚呼相馬亦相人駑駘豈得同翔麟舍夫毛骨論形
似如此鑒賞焉能真後來有問延祐脚意索舉似吾方歌

送蕭從道還蜀歌 并序

蕭侯從道自京還蜀騰舟廣陵薄遊吳會邂逅一見如故交
焉蓋侯以遠東貴族累世將家早從征伐藝勇有聲襲父爵
爲萬戶鎮保寧泰定末上屯耕便宜京師會關外稱兵侯受
詔前行奉旌斬將功最一時亡幾雲南大理亦憑險擾邊廷
議遣使持節分道督戰侯與在行獨由烏蒙深入巢穴折其
鋒銳凶渠授首逆類悉平幕府上其平南之績吏持徵法賞
典未下侯載家徑歸朝廷制爵祿以馭臣願於侯係吝若是
邪侯方將覽觀山川形勝以擴發胸中之耿耿然自此沂江

柳待制文集卷三

三

入蜀魏吳戰爭之故墟遺壘往往而在弔古興懷可以慨然
而賦矣因黃酒酌侯申歌以送之

天曆之元邊疆起反兵攻闕如突豕寔安鳩毒五十年霸上棘門徒
戲耳相臣隻手扶乾綱虞淵取日宣重光雷行固已觀用壯龍戰不
必疑無陽蕭侯蜀帥方入奏受鉞前驅渠敢後鼓行三關氣既倍往
往短兵能獲醜係粗纜來軼道旁奔鯨復振潼川右樞庭論將豈無
人懦夫上馬還遠巡念非蕭侯材勇者詎足潛消蜂蟻屯傳聲六詔
將深入已覺蠶崖鐵騎陳仁義之師若時雨大猶獲禽非我所坐令
萬里哀牢夷回謝天威逃鎮斧捷書徑上清暑宮節制重開紫微府
論功亦或陷深文霸陵閑殺故將軍京華再見梅花發春色遙從錦
水分相達弔古吳臺下壯士寧爲時所捨載愁萬斛壓歸舟舟經澗
瀨高於馬江水萬派從天來江花錦帆相映開長歌擊劍歌莫哀隨
世功名何有哉

韓魏國忠獻王七世孫植甫家觀王蟬冕畫像

文奎瑞宋三百年英雲五彩章賦篇出簪入從國秉重勢如九鼎安
堂筵西戎小醜罔干紀北門三軍常晏眠誰爲社稷存至計藉此粉
墨開凌烟崎嶇南徙今異代啟置傳觀玉色鮮使時段者猶弗啖安
用蜀業圖其偏神人玩世未嘗死剛風乘之游九天李君執御我問
世更恨凡骨何能仙

歸度太陽嶺

北南二嶺中我居出入堡塞險且迂方州治縣能弗往往則盤辟徒
舍車金華枝引巒岫蹙丹霞翠霧交吸噓人影翔天雲在下溪流宛
委旁行書浮嵐開道通兩辰落日掛樹明三珠是節秋高氣初肅喘
息微汗衣成清崖間野菊雖瑣瑣黃豔迎人偏靜姝連峰轉想畫爲
假怪石特疑神所刻居庸桑乾盡天北我嘗騎乘陟其阻彼誠崖絕
猶載轍此更礪礪難容附尻輿神馬意所適四海八荒同一驅咄哉
屈子遠遊踟躕撰轡欲繫扶桑株

天台張節婦吟

柳待制文集卷三

百

天台山中百本桑枝葉泣露啼春陽女婦采桑葉肥厚飼蠶作繭盛
滿筐盆手繰絲絲萬緒不將織杼爲縑細縑細縑衣破誰補凍絃絃
瑟聲淒楚瑟聲淒楚還自悲婦昔紅顏畫眉嫵羅襦未旋髮苴衰髮
姑在養兒在乳家貧百需叢一身惡筭我是未亡人續燈明分夜窻
讀繡膳厚具高堂珍巢傾雛弱風復雨扶宗一節四十春婦爲壽母
兒亦壯白髮含飴坐堂上荒烟喬木幾家存况復有人修薦粲天憐
忠貞嘗獨厚世微表厲吾安放詩書流澤稱清門婦家有子且有孫
過車入里見憑軾飲其德者如衢樽台山峩峩水深深明月下照秋
無陰絲聲聲按節指可尋一彈彈爲節婦吟雅頌自足開人心世適有
此瑤華音

題瀛洲仙會圖

巨鯨噴首戴三山海波不驚坤軸安方壺員嶠彼何境靈氣布漫非
人間金銀觀闕勢如竒橫林珠樹垂珎瑤樹檝題疎擢明河畔關道橫
截浮雲端仙人來往羽衛備或駕紫鳳騶青鸞覽寰法曲舞初破執

樂項姬神彩開時容下界獲蕩澤卻對連峰愁鬢髮龍飛去杳無
迹鳥蹤兔走雙跳丸蓬萊舟近風引卻三鳥靈蹤難重攀是誰摹寫
枕前夢欲用鑄鑿區中頑神仙固多狡狴事世儒論著存不剛賈生
賦鵬語夫道後有達者當大觀忽然爲人化異物斯理幾何堪控搏
仇池洞穴通小有神清玉宇標屏顏彼皆因境示生悟直啟眞源前
垢癢嗟余質薄迫世隘輕舉便擬凌飛輪披圖愉悅縱玄覽託乘浮
游窺九關無窮八極冀一遇返道遂與松喬班登年閱世要自致何
必辛苦成金丹

題臨本捕魚圖

斬代聯艦縛爲柵中流起督如舉罾取魚計獲有且多撥刺銀刀長
數尺船頭五兩受風偏雙槳乘之轉山急夜涼星斗滿川垂烟銷鮫
鱗騰空擲紅鱗穿柳趁朝虛白粲裝囊供日食人生漁樂樂可知雲
月爲家天一席翁歌媪醉兒嘯呼有酒盈瓶無事役前林楓樾踈欲
凋後岸菱蘆寒可別沂淮入汴昔所經野步荒郊曾目歷祇疑輞口

柳待制文集卷三

五

舊山川猶是高人畫時迹世言圖畫能象物風土班班證今昔乾元
去亂幾何年右輔分畿無數驛畋漁樂業迺如此休養眞堪遂生息
臨摹甚似誰所爲大筆中藏干鈞力君不見舟車入算析毫釐漢皇
經國未卑雖云山澤有厲禁魚麗以後非無詩

題龍眠釋迦出山象

明星在天斜漢落佛道靈明魔道弱修行已證等覺位不願身形瘦
如削華縵垂袒雲半肩步出山來赤雙腳文殊低眉普賢笑滿谷天
風韻天樂青蓮貼貼印虛空白象耽耽係羈絡自茲應物如洪鈞五
陰五濁皆清廓龍眠昔是會中人以心應手親描摹纖煤利穎發其
神聖鼻鈞輪無此跡流傳什伯甲子餘玉采珠光破冥冥鄧江古寺
秋日暉洗滌翳晴煩發籥稽首調御天人師優鉢曇華開一萼

蕃王獻寶圖

皇天饗德親至仁四夷慕義悉來臣押奚兩番稱使者稽首自請輸
庭珍梯航琛寶慚後至象犀珠貝充前陳鬻鬻何由舍愛吝聖化加

天能服馴仁柔義懷乃至是聲譽威愜非其眞君不見周公居中秉
周禮王會書成白環至按圖索驥豈不然貞觀興唐有畫傳

題王宰所藏墨龍

飛廉爲御豐隆車馮陵九淵傾尾閭誰與發墨啟玄奧神光耀斗旋
其樞湖邊竹屋清夜徂防有没人來摘珠

商學士畫雲壑招提歌有序

諸生淵魯不花嘗從其父官洛下強學好修得於山水之助
者也集賢侍讀學士商公見而器之爲畫雲壑招提以贈乞
予作歌公此圖意韻閑遠生能求之筆墨之外將不由是而
有發乎

高爲巖峯下爲壑羣木慘慘風欲作浮紅動翠何許似別崦殘雲明
佛閣眼中疑此洛南山咫尺便到龍門灣暗潮已落洲渚出新月未
上漁樵還商侯胸有羣玉府借酒時時一軒露延春閣下墨淋漓餘
情亦及滄洲趣好山好水如高人豈直貌敬將心親平生幾夢奉先

柳待制文集卷三

五

寺不知猿鳥猶相喚君不見飲酒吟詩狂太白曾是匡山讀書客泥
途失脚走憧憧歲晚看雲情脉脉生今益壯業益修未可造次思巖
幽披圖讀墨歌遠遊我無桓玄寒具油

僧傳古跡霧出波龍圖歌

葉公好龍致眞龍精氣所感無不通僧中劉累有傳古夜夢捷入驪
龍宮陽暉焔焔陰魄動左右給侍皆魚蟲採珠不得逢彼怒轟然鼓
鬣興雷風潛窺竊識領其妙寫之萬楮將無同日晴數月纔一點波
浪咫尺如層空乘雲執鏡麾電母跨海獻寶招河宗劉嘗善篆古善
畫得意忘象象乃工爲龍爲畫了不識有填巽水投長虹龍乎龍乎
德正中超忽變化天爲功絳宮弟子秉節從九淵喚起赤鯁公永奠
齋極開鴻濛

柳待制文集卷三

律詩

同楊仲禮和袁集賢上都詩十首

出塞行瞻日趨朝喜近天離宮開苑圃馳道絕風烟瑤水巡非遠峒
山層更綿甘泉多法從獻賦憶當年

其二

兩水漸衣黑雲砂際目黃烟開纔黯慘日出已蒼涼徇俗高簷帽情
心小篆香端居萬里念萱草惜微芳

其三

昔建寰中業初開微外山雉城平兀兀沙水淨灣灣朱夏宸遊正清
秋武衛閒叨陪文學乘空愧髣髴

其四

諸俗隨方異溝塗隔舍迷醺人唯馬漚勸客有駝蹄殿角孤花靚城
隅雜樹低天涯中夜舞如意昔曾携

其五

天潢猶白白雲幕故青青積潦摧車軸高風墮箭翎宮塗丹楹聖殿
戶紫金釘女樂蓬萊祕哀籥動杳冥

其六

幄殿層雲障轅門積雪峰奇鷹皆戴角御馬盡飛龍瀚海將臨幸云
亭望陟封青丘大羽獵有事待玄冬

其七

曹務唯章句官規自法程齋扉侵雨潤冥几得風清歷歷三刀夢行
行萬里城明年遂耕隱深仗酒爲名

其八

經遊還絕塞際遇復清朝大暑無蒙綵輕寒已御貂盤空齋屢薦觴
至酒頻澆貧病諳爲客何慙帶減腰

其九

公子青絲轡王孫綠幘車冥酣風小定舞破日西斜手擲宮中果神

行海上植架廊毋自厚儉德不期奢

其十

水草方方善弓弧戶戶便合圍連婦女從戎到曾玄雪霏千家帳冰
驟百眼泉波稽山更北長望斗光懸

送李文晦僉事易節燕南十首

北候催乘傳東人挽去轅不觀滄海小安識太行尊好會隨年進初
心與道存老儒當劇部煩護國西門

其二

儒有操存固才須體用該律文徵法具心學左圖開更借皇華使重
光肅政臺析津占分野星動斗間魁

其三

邗圻全趙際詩教古周南鶯節裝文玉駟車備左驂靜宜觀物變清
至飲泉甘河患頻年息民康化易覃

其四

鵬鴉三秋擊騏驎萬里行官聯漢直指經術魯諸生世或深求法公
惟不近名天心與民監上下一昭明

其五

後起或持橐同升已秉鈞三遷分節鉞萬化待彌綸自足區中寶宜
爲席上珍平津若開閣未必舍斯人

其六

拾獄多陰德傳家有寧馨一夔當奏樂三鳳見儀廷我實存康濟誰
方忌獨醒之官趨便道回首鵲湖亭

其七

葵枯山區外台明海嶼中爲生民少魯食力歲宜豐謠俗方方問禮
帷處處通篤恭人自化無欲是深功

其八

歷下名泉衆江南芳草多悠悠增越思往往振燕歌滹水冰猶壯壇
山石未訖北還今易節回雁帶春和

其九

贊皇墳山有周穆王
吉日癸巳四大字

其九

王子朱絲直徐公玉尺方得君同議
識厥顛重從陽上智能旌收常
情失吐剛法家制誅賞端合用其良

徐月臣爲使王
在中爲念事

其十

走昔登儒館公時列省曹過逢常不數
澹泊適相遭八里能忘賤游
庠辱譽髦臨分勤祀饒何止戀絳袍

鄉友胡古愚久遊京師賦詩念歸
瞻然起予因之同作次韻二

首

東府銓衡外西靡雅頌邊青雲誰薦賦
白日但催年固欲翔千似寧
能聞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征篇

其二

勞歌非異曲羸服有同袍客路添重
躑童年憶兩髦曉星田漏正春
水釣船高爲寄吳江夢將愁蜀市邀

天師留國公挽詞二首

柳待制文集卷四

三

襲美神明胄游玄造化徒萬靈觀受印
九斗直飛符御氣今安在迎
年故豈誣唯餘室中塵光景見懸珠

其二

齋祠承畫法湯沐啟仙邪觀物將齊化
成眞已坐忘空瞻朱鳥影不
見碧雞祥天上飛廉館還應從武皇

大司徒饒國公吳公挽詞二首

周世羣支合秦封故邑開耆英今幾葉
爵秩比三臺正倚椿年永何
知薤露哀海山雲縹緲眞侍樂天來

其二

綠玉扶衰杖黃封介壽厄高天流龍錫
晚日被光熙菊秀何妨澹松
貞竟亦萎唯應韓擇木不塊欽州碑

送忽通叟著作行祠海嶽

乾御當陽日坤靈効職初尙煩金馬使
行探玉函書魁柄熒熒揚龍
光臺臺舒何須封禪草能賦過相如

送朱本初法師赴豫章王屋宮四首

北闕眉雲紫西山薄雨青
蕭蕭稱秘祀承制領殊庭
劍彩龍雙角衣
文斗七星綵章深夜上神爽動秋冥

其二

籍在丹臺上神行劍氣間
天香輕冉冉雲珮靜珊珊
便駕青鸞去應
騎白鶴還名山九域記須爲刻孱顏

其三

鎖蛟唯有柱墮鼠已無家
想到眞仙宅能回俗士車
露壇春剪柏雲
日夜敲茶人境今雙絕長吟採物華

其四

久作江西夢翻從薊北遊
雲間朝士曷霞外羽人丘
汎愛非無別深
懷轉益愁山靈宜謝我下瀨有輕舟

登龍山寺後閣

山閣凌虛起江天引望開
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
雲樹離離出風
帆杳杳來飛車倚堪躡即此妙高臺

柳待制文集卷四

四

叔能廉訪寄湖南道上詩次韻奉答二首

嶽色寒帷看湖光攬轡收
詩如陶菊晚心寄楚蘭秋
手內青冥斧筵
前白玉舟感時潘騎省有賦莫登樓

其二

荃衡無可揀栳括并宜收
正想三湘月能涵七澤秋
關塗非改轍破
浪合操舟慎重經綸具遲開五鳳樓

奉陪二府羣公重至北沙因而帳飲二首

稍轉龍沙路沙窮導騎休
大官聯野飲小客思山遊
樹色爭知晚峰
光悉獻秋移時偃旌蓋歸去不驚鷗

其二

展席方成坐隨開擇勝亭
日斜詩未就風度酒徐醒
問道收徒御當
歌合從伶山公未嘗醉愛看晚峰青

寄贈陳君采二首時聞宴坐西峴山中

翠峴峯千仞峰 蹊步步迷令人通 屢屐藉子立階梯 欲尋青雲破須
尋白石題是中 觀萬象軒豁露端倪

其二

明明刪述軌本始 數千年龜玉初誰毀 曠合更煎如將求 秒忽自
可制方圓微子孤 吾望申歌意惘然

目曉兩赴健德門二首

蜀潦已波道濃陰 欲變曠紛紛 蛙鼃地汨汨 馬牛羣 城邑將無辨人
聲 僅有間深思 黃道次初不隔浮雲

其二

一月恆多雨 初更抵正朝 人皆憂沮 却吾復畏漂 搖宗祀申嚴 誓官
班列具僚 勞筋偶羸馬 奔走意全銷

初夏齋中雜題

蜀溪溪水上 先世關林廬 重有江湖思 甘從木石居 樹桐留宿風 養
竹待竿魚 一幽栖事窮年 豈負予

柳待制文集卷四

其二

功名如土 槓歲月付萍漂 病怯衣裘重 衰看髣髴凋 藥功遲久 久酒
禍見昭昭 不是吟詩力 何方破寂寥

其三

壤隔溪流斷 門依野次成 初非慵應接 自是寡將迎 笋蕨搜山得 鹽
醃入市營 貧居薄滋味 盤膾敢求精

其四

經月始一出 移時還小勞 生甍依馬磨 力作問蠶繰 簾刺青陰密 秋
花紫豔高 雨晴看爛漫 草徑莫令蕪

其五

池岸方如截 池波深可泗 出門歌小海 見客思滄洲 魚沫吹還息 蛛
絲斷復抽 萬生同一馬 敢望絕羶朝

其六

紫翠金華色 浮空似玉芝 岡巒無百里 衢路有千歧 鶴背王香下 鐘

魚李白騎丹經 吾解讀須服一重披

其七

杳杳京華信 栖栖蘊畝身 食糜多膾口 黔突有勞薪 牲鼎雖無具 能
蔬亦粗陳 朝餒猶一飽 不愧在家貧

山中九日三首 因寓懷所知

九日西風裏 千山落照邊 白頭難諱老 黃菊強爲妍 酒向鄰家得 杯
從舊俗傳 陶潛歸計是 但覺費詩篇

其二

節序恩恩換 風霜稍稍侵 賜莢成往事 餐菊是初心 欲就持螯飲 除
非跨鶴尋 一身將一影 猶恨隔雲岑

其三

湖邊秋水觀 送客具帆檣 忽忽經年夢 淒淒九日觴 山中黃葉滿 淇
上白雲長 便作鸞鳳去 何妨萬勿翔

聞臨江范德機以母喪哀毀而卒

柳待制文集卷四

才名朝士右 行義古人中 正想招旌起 何嗟掩袂窮 山川還寂寞 臺
閣護穹崇 此世丹青筆 吾今屬望空

其二

服斬誰非子 摧形不有身 使能穿壤入 果勝闕泉親 突兀留文冢 淩
涼卷釣緝 夜臺開幕府 還借筆如神

其三

逝矣音容逝 淒其翰墨存 徒聞春罷相 安用天招魂 世已無耆哲 吾
猶忝弟昆 生芻雖易具 終愧玉人溫

哭內

汝世嗟何短 吾年亦漸衰 胡爲齊甲子 不共數期頤 饋奠將誰主 形
神自是離 老來多涕淚 情至極生悲

其二

年侵常置食 兒大未承家 共老心誠切 多憂鬢早華 卽今加飯合 誰
更問桑麻 喪祭當從禮 吾門不貴奢

僧舍除夕四首卽簡賈惟貞左司

歲晚窮陰逼城隅古寺寒天時當朔易人事入憂端不為庖廚薄從
知道路難車魚皆外物長缺未須彈

其二

薄袂齊三服高冠漢兩梁猶慚博士秩有累故人鶻塞土深如許山
林耿未忘江梅能厚我隨分子春陽

其三

索寞杯觴外歡娛博塞中老思渾是妄苦語未成工鬢髮耗白燈
花焰焰紅摧頽影一丈何負曠齋翁

其四

小寄維摩室將乘笠澤舟歲闌書未達春近病先瘳藥物聊須致丹
沙莫苦求憑誰反招隱為我昨牢愁

二月七日與陳新甫甘允從飲范使君亭二首

心賞他年屢湖光此處全春生鷗鳥外人醉杏花前細竹侵除道殘

柳待制文集卷四

七

陽滿繫船毋將比西子吾實愧華顛

其二

醉客休移坐歌姬不受呼山光渾欲滴酒醜未宜孤倒插浮屠影橫
開卷畫圖使君能攬勝堆案有西湖

題瀛海圖因憶舊遊

一幅烟銷展千重海親開日華浮沆瀣雲氣接蓬萊昔駕飛龍去還

隨汎鷁回吾詩與君畫領瀉盡瓊瑰

吳門逢張仲舉送之秣陵

東南多積水西北有孤雲盛氣宜鍾秀明時屬石文若何開典訓自

爾沂河汾此處山如洛登臨日又曛

其二

烏府聲明地鵝林雅頌聲難聞惟有在友教益宜專莫取三館應終
期一鷁驚吾徒負能事攬物要新篇

其三

表章相期意窮年豈繫名囊書方遠適舍權欲兼行南斗文星動西
風早火生他皆有鴻雁影過臺城

送胡廉使致仕北歸東原五首

在服須者俊遊廷重老更引年方未艾納節去何輕泰嶽雲端出長
庚月畔明一言興孝弟四海樂盈成

其二

肩詩尊者老漢節重祥刑傳說為霖雨鮮于是福星獨遊陽炯炯高
舉鳳冥冥出處關時運吾心與道寧

其三

壯節清澄志孤懷獻納忠明揚當盛世休致仰高風醴酒傾杯綠丹
砂入臉紅唇侯宜燕喜春在畫圖中

其四

趨部山為吟齊民歲阻饑皇華方攬轡太史亦陳詩食德何多幸遺
榮此一時東門開祖道花影動春曦

柳待制文集卷四

八

其五

種德高槐並留香晚菊鮮鳳毛方瑞世鶴骨正宜年曠視浮雲表眞
游太古前羣峰因嶽小霧卷見青天

睡餘偶題五首

青衫嗟老偏白髮向書垂重託厄區養能忘草木滋博陽三畝宅同
谷七歌詩境熟初何累情忘適更奇

其二

竹處風清暑梅時雨報豐蕭條欹枕外安穩閉門中藥物防衰景蓬
蒿信薄躬有懷誰與語朋友各西東

其三

此世何多幸于生厚自憐簡書方厲禁裘葛屨催年正是穉能熟其
如橘不遷摧藏南郭隱放浪北窗眠

其四

惜此珊瑚瑛相之舞荔枝青山園坐密白日放歌長客久違朝籍人

誰問夕郎駕車容一馴何必更留良

其五

侯客真當逐虞冠莫重招議刑幾錫鼎樂聖但歌樵藻若猶堪擊之
獲幸有苗不能麻爾爵焉用折吾腰

十六夜重對月

白兔不搗藥病衰將奈何酒嫌他日少月似昨宵多寡錫無誰和新
鴻亦未過兒童解娛老舞影屢佳佳

許益之計至勸餘有作五首

賢與寧論世道大欲伴天聖路無迂轍師門有絕絃全歸成此志不
朽待他年逝水西風急空林落照懸

其二

宿學滋淪墜微言亦混茫絕羣方未厭占鵲竟為殃正使羣籤在其
如一鑑亡吾衰欲無慟有淚忽盈眶

其三

初待制文集卷四
朱鉛銷日力義理析秋毫折衷羣言定離微獨見高誰能同酌醴更
復競餉糟此道關休否吾非苟譽髦

其四

珠光分後乘驥足仰前塵故想身無事猶如德有鄰五窮偏害道二
豎不憐貧飲服深衣去初何媿古人

其五

世豈無精鑿人惟重所從祇應茅季偉偏善郭林宗午館聞升復宵
隣輟相春鄉粉日凋瘵蜡社哭相逢

題離騷九歌圖

紫貝東皇席青霓北斗旗究親神保意皇恤放臣悲有客傳芭舞何
人執籥吹楚巫千載恨憑向畫中窺

自題藁卷六首

特立無誰伍前行已莫追幸留青簡在忍使素心移奪月陳珠珠蒸
雲出菌芝何庸夸險絕吾實厭神奇

其一

成言要有城涉道得無涯錦豈能傷美增將不換取迂踈求拔俗辛
苦望名家獨學乾淳盛道業已漸衰

其二

誰昔憑觀化吾今用攝生本根無蹙撥能澤必敷榮律呂常相應韶
鈞豈自鳴世間有尤物何苦託盈成

其四

射侯常近正警相亦非迂果東諸儒傳誰開九軌途大烹祇薄味小
出且徐驅佳穀垂秋實因之飽眾難

其五

大蘭扶桑毒危絃絕壑冰憑誰短珪瑟為我換朱繩涼夜鮮颺起高
秋爽氣澄故多滑雅鄭試一辨淄澠

其六

昔有尊元禮今惟侯子雲蛾眉毋見妬狼臂亦宜軍語語推燕說行
行避楚氛吾門則述軌無惑守皇墳

晨起

著地霧成雨過溪風卷雲朝光纔曉霧山氣亦氛氳坐穩頭慵懶愁
深酒未醒烏啼向人急吾耳不聞聞

歲晏風雪中方壽父連屬惠詩次韻酬答

詩壇劉五字堅壁似長城未必形吾怯深憑寄此情和聲將律比佳
興挾梅清雪夢備然覺天葩正鑿瓊

其二

整更方樊上先生自洛城弦匏惟有合鷗鷺得無情若昔論三益於
今讓獨清仙山僧招隱高步躡飛瓊

其三

麴生不繼往持底破愁城忽枉詩連軸尤慚譽過情北風寒燼落小
雪夜堂清安得吹簫侶能來噴紫瓊

長律

贈別宋季任赴甘肅提舉二十韻

寧塞洮河外甘州瀚海隅
寧通別譯封域界中區
匪俗風不變玉靈德
誕敷粵初聯吏治近亦好文儒
左學將興蜀西庠助自虞懷章
煩遠役獲馬或前驅驛路爭迎傳
關門不用繡水經張掖弱山對賀
蘭孤禹鑿班班迹國詩往往圖
發時梅未萼上日草應芻元宰親加
豆諸生蕭詠雩職司雖翰墨佩服已
銀朱會觀天荒破端令士氣蘇
槎明星是客鄉大酒為徒請播言
斯在居夷聖豈誣高才每流蕩平
世匪崎嶇只作三年夢須輕萬里
途旂旗廬香襲襲旂管曉鳴嗚
蒲荀益耕寒翡翠爐新篇多慰意
許可寄潛夫

故相東平忠獻王挽歌詞

龍虎乘參會麒麟躡畫圖
功宜顯顯論世匪區區
華教公維似明徵聖有諫
陟庸纒秉軸運化亟旋樞物已歸
坏冷人將就楷模開誠登眾正
獻可破羣談夫里同耕鑿民儀異
唯俞景鐘陳備樂桴鼓節投壺尹
德湯能協美勲益載都方期扶日
鼓必使麗天衢大角兵端

柳待制文集卷四

起清宮禍變殊霜賈飄在
菽風翰落椅梧射影無
斂鴈磨牙甚豹狸淒涼朱鷺曲
狼籍玉麟符立事思常武成書
恨辜姑拳髻應共載升屋竟誰呼
厚地難藏烈凝陰為著痛血留衣
上碧哈失口中珠遺闕遺多難摧
凶激萬夫義娥還麗景尋字掃夷
途狂孽憑三窟神威覆五湖不煩
公府牘終見藁街誅濁散陽明勝
精垂晦曉蘇君門重肅穆賢路豈
荒蕪殉死身寧贖觀兵眼未枯
春秋如有作盜賊敢稱孤瀾上仍
堅壁驪山罷論徒董狐千載後丹
筆詎應無

送南竺澄講主校經後却還杭州

鹿苑開鴻妙龍宮闕象玄
關關來幾譯披發露雙詮梵學傳
皆正華文潤乃全義深合窈眇道
廣極淵泉論自諸師造言曰半偈
宣何會離性相間亦示機權迹鈔
心同悟分科緒各牽函盛方秩秩
棗刺益縣縣剗剗寧無外研磨或更
偏遂令迷亥豕不復辨斐斐佛耀
昌齡啟皇明正畫懸五城銀色界
三殿寶花筵重見弘經日如逢出
震年詔徵皆宿德御講盡眞筌此
土孤山隱前身華頂眠野雲生靜
慧江

月滿空圓天上青
祝座人問白馬
鶴徵君能引重於世
孰昭先晦魄風簾
燭頰險雪屋種
聲將為律呂
豈混朱鉛疑句
多多證蕪辭一
一鑄法珠於照
乘宗鏡已當
銓煥爛全泥字
牽聯玉簡編
指河符聖歷穿
石畢僧緣
故事續敷奏
疏榮靈勞還
萬回袍錦麗
大覺鉢孟鮮
尙食來珍供
司農報禁
錢恩流流
流鶴影去
翻翻昨夢
寧非蝶遲歸誤
信鷓鴣望
京猶綠樹
入寺始紅
蓮雨外排
干稠烟中
聽兩絃
履盈南竺戶
權集北湖
船巖觀應
增靈川容
若載獨應
求隨燥濕
鑽仰喻高堅
夏識朝朝
禮秋燈夜
夜燃固知
融至理直
可寄單傳
客袂難為別
朝替未放
捐愛開思
結社食力
待治田苦
笑昌黎
癯深懷惠
遠賢獻花憑一
詠安有筆
如椽

用韻重賦故相挽歌詞

元勳開社福盛德見儀圖
烈烈神明肯恢復禮樂區
帝猷咨相度祖笏付孫
暮柱石需成履機衡實
應樞舜裳施綿繡歐治
用型模寧使千夫謬毋
容一士譏文多微祀宋
無或陋巴俞昧且張謀
履嚴更

柳待制文集卷四

漏壺投森雜四裔
壘邑盡三部制政方如
律藏兵已在衝
覺從倉卒起事與古先
殊幅說情與衛堂傾
歎屋梧使來俄
覆醴祭罷孰陳
龜西陸無回轡中
堵有拆符望氣疑
梓慎指海信麻姑
月食終能掩雲乘不可呼
甚聞童叟泣何止
僕人痛振鶴將忘
玉探驪誤得珠
殞身臣報主之死
婦從夫未必衣冠
辱終令耳目塗
繼明光宇宙流
惡蕩江湖已正軍
門戮尤嚴聖筆
誅陰消寧隨
隨震往遂蘇
蘇天絕初誰擾民
蹊亦暫蕪
偃禾休反熟
隊柳不生枯
豈恨仁賢
殄深愁屬望孤封圻
荒社圃官姓
敢申徒秋草
年年碧臨風
涕欲無

送叔能左司出守會稽

南伯分符重東曹
載筆光先憂
勞鼎軸共理付
藩方日月封圻
內江湖魏闕
旁治心兼孔
老踐迹到
黃黃必使操
刀割毋令
學製傷
閭鈴傳刻漏
齋舫置書
囊賞情荷
花觀材
憐竹箭
良謝公
多載酒
賀老欲歸鄉
惜別燕歌
短凝情
越思長
風輕文
錫動雲
駛錦帆
張鶴去
宜高舉
陽來豈
遺忘為
農託
鄰化安
隱事耕桑

次韻答鄉友吳立夫見寄之作感別懷歸情在其中矣

宇宙方來事江湖獨在人扶搖遠短翮奮沫到窮鱗誤作軒裳夢終
慙稻錦身跡雖伴燥濕學豈混疵醇跣步蓬多顯虛懷待一振屈伸
乘卦氣消息候天鈞喜際三雍啟還依六籍親馬鶴從幸日當案潔
養晨膳口虞官謗稽謀信卜陳踐更非顯陟遷秩遂為真清廟方悖
禮容臺忝未塵卑卑論燕爵憲憲望麒麟緬想閑居賦猶存弟子紳
國則誰向友與皂或稱臣飛翰因來客分光肯照鄰之人芻有束何
物稼盈因嬰圖初登射驪山適罷迷玉全遺別足淵靜得藏珍接席
連芳畫看花情好春言筌開窈窕理窟至馴馴蓄思文俱銳修名實
與賓遊將照孔業由此樂顏仁淹泊思同社羈孤若異倫宜休寧俟
斥漸老肯憂貧夙願惟耕釣浮雲謝鼎茵戒行無聽漏觀涉即知津
狐首求吾正益斯詠爾詵粉榆應不改雞為重相因惜遠投青菊期
歸睇綠蘋題詩絳恨去離緒極紛紛

開府大宗師張仁靖真人昇仙詞

柳待制文集卷四

三

聖曆延徵朗玄筌闢化洪至人惟有造妙道不無功摩武伴黃石備
精自碧嵩器非羣物固夢與九門通宣室承恩始甘泉載祀隆時方
陳象舞治欲致彘弓清淨言初入高明聽已聰寶慈深示世敦素實
希風四海臻寧壹三靈畢會同降祥宜簡簡合漠本性性曉具來芝
畫宵光下竹宮畫幅飄嫺嫺燦火映瞳矚練日迎嘉應祈年獲屢豐
鼎成藏魁魁劔動役靈靈立在螭頭右行參豹尾中披衣垂白羽徒
御列青童宸眷疏榮數仙班進秩穹鎮圭函纁藉篆玉飾雕蟲仰陟
畫廉觀閣呼太極公杯春鉛液瀉燭夜絳綃籠圖象淡烟秘樓居複
道崇月臨笙宛轉颺舉佩丁東豈止南宗重還將北顧空入維關地
軸七澤納雲夢餘力森疑破滌襟澹若冲正聲諧杳眇顯氣徹昭融
汎覽乾坤大何知霧雨濛足誠因獻別耳孰為音龔制勝生機活憑
虛獨見充真源親浩浩迷轍或恩恩士類常推轂師資亟擊蒙內經
標藥笈疊組付蘭叢固有登三事誰其詠五總雍容元老席懇惻大
夫忠容拜先加手朝回更鞠躬筵敷繹素純廚味屏葷蕪髮映眉毫

碧丹浮轉頰紅金莖滿沈盤珠斗藏燈明燭盡冰生珠窟明彩燭虹
紛扶殊未老冥坐忽長終蕭上排蚊襲前前引風扇扇龍去遠望
望鶴飛神遊戲陵三境徘徊過九嶷推能騰漢準端冕侍虞腫未議
當疑命均董及惠窮雖然形已脫共想石堪壽誅德歸詞掖歌詩詠
廟工陰靈環最屬木樹椅桐殿角猶遺鳥泉問真領劍層霄如肝
蟹下土故塵鴻

大雪戲詠

霰集先驚密雲垂陡覺低穿帷縵巧入擁初已探迷蟾影宵翻鶴犀
光畫影難投虛知井幕蒙險失巖梯九地藏膏澤千門委壁圭黃與
增厚載玄武整幽栖忽灑聲尤急中休氣轉爽辨方惟有服封谷不
須泥稍喜夷塗闊多憂陷窄世將還樸素壤蓋微青黎固欲殊廉
角於何盡町畦溼池涵上下瀆岸渺東西編舉仙人袂窺明玉女闈
混淪收日脚軒豁露坤倪剪髮巾成氈吹灰室覆凝妖氛隨薄析剛
甘謝地提勁竹猶道挫疏梅恰吐齊若為散餅甲無已羨飯觀見日

柳待制文集卷四

古

稍邊見豐年卜可稽漁歸裝襖兒戲象狡狴正苦貧衣綻那禁東
面絮曉暑初撥醴午梳更吹香幾夢斟羔唱徒聞索飯啼掩關誰掃
軌返棹卻尋溪踐迹噴鴉爪全生塊馬蹄莫抽梁苑思爭効漢於題
送何德芳參議登朝兼志王許二公同升黃閣之喜

道揆尊良兩忱尚屬議臣使星離左次卿月映中宸巖石傾騰久鋒
車趣召新一陽迎日至四序首王春出號乾剛正揚廷異命申廟堂
深眷倚帷幄重咨詢必使言多補猶為國有人凡材資愛養全體務
爾給繕繕身惟服甄陶器在鈞土毛因地產財計繫丘民敷澤將無
竭閭閻冀少伸同胞兼隱痛眾樂賴調均并采蓂莢論弘推草木仁
通班已文陞步趾即平津際遇於斯盛休祥自我臻治功開六典淳
曜仰三辰阜禹寅初協勳華迹豈陳達徵黃霸入顧念馬卿貧象闕
心徒戀鳴波與與馴但期行蓋踐不作道邊塵

今體詩六十韻贈德正傳之官池陽述學言懷見乎辭矣

昔有推鄉學今誰傳聖言尚辭論曲藝執業謝專門製錦何妨美更

刀質太煩爰從王氏作重喜魯經存集註初刊定傳疑併討論七篇
賢所訓一貫道攸根翼傳茲猶準希蹤孰可捫七巖頃頽剝建水泮
齋云或者傷麟趾嘻其狀虎賁走雖名惡子君豈負諸孫直想披吾
奧毋徒闕彼籀律元求秒忽車用飾輪轅堂陞尊卑分淵泉左右原
緩行推視履妙契必亨屯固謂炊將熟終期湯是援澹梯榮峻陟鵬
路蕩孤鶩正取能充拓何嘗志飽溫銀章凌霧雨朱紱賁丘園負弩
方前導乘車且載奔威行秋浦曲象動歲星垣入署梅花曉開筵草
色暄琴聲春寂寂簾影晝披披建德當時國清溪若處村再舍宜黍
稌庶植問蘭蓀明府今為政窮閭自不寬使民安蜡蠟戒吏絕壺殮
可得防免兔常須苙放豚馬驚連軸折魚冷尺波渾警靜山無盜年
登社有牖雞窠對翁穉肉譜繫仍昆拊已心惟小趨風禮更繁加邁
薦庭實斂板候戎軒忽枉中懷璧寧甘右屬鞶因游問花柳須暇采
蘋繁客夢西堂句賓筵北海尊神應歆弟世豈混昭昏穩躡飛鳧
馬徐升畫鹿輻胸中五色線天上九重闈補袞功誠著觀書眼未得

柳待制文集卷四

十六
夢
選
慶

葆光非匿景絕利不離源有客愚溪柳其人太學蕃方時征彙吉自
信括囊坤化瑟遲當改樵枰看屢翻先機輕絳灌末患稔晁爰此豈
猶堪出子將矢勿諉采芳留晚節曝背媚朝暉獨幸聯衣袂頰容漬
酒痕親仁情正切惜遠思如燔薄贈將吳紵佳占獻楚焯瞻雲渺江
漢掬月在甌盆生色滋融益清光與吐吞各持脩省事永慰別離魂
列辟無前績先師罔極恩名山嚴泰華大器屬瓊瑤法古承三統書
年表一元榮枯徵斷簡消息候微宣避弋齊標鳳懲羹忌染鼃譏夫
行似蚺君子化為猿計熟非稀稗維豐俟芭蓂短篇藉及仞企望倚
崑崙

送翰林書寫邵從聖赴臨淮尹

故人為縣去聽我說臨淮白木塍墜溢青山岸排牛耕多種秬魚
糝亂編柴貴儉民常足知柔俗易懷無庸輕保障尤欲念嶺厓美錦
休傷製清琴莫近哇心將千古契與四時佳池影花當檻簾陰草
滿階揮毫還有待退筆未須埋禁燧羅三館招旌下兩涯煌煌良史

策寂寂太常齋豈必長安客東方獨好供

絕句五言

賦黃氏新安嶺南山居十詠

清江釣月

月魄秋在水景光依蓼蒲神魚不受釣腦滿生明珠

空谷耕雲

濕濕雲生岱曉晴山崦紅仙人來種玉二耜亦同功

蒼峰卓筆

黟川數斛墨發地見龍從怪來聞石語山立銳頭公

碧巖開屏

松門幾數曲疊翠似鈞連玉女有時下香爐開紫烟

松林巢鶴

林表浮丘宅蕭穆一蓋張髦毛見飄墮有客拾松黃

雪澗浮龜

鼎屬太古雪參差洛書文罡風恐吹裂騎去入玄雲

峻嶺扶車

前驅破準確見石不見車誰實挾兩轂吾行得舒徐

岡岡揚斗

坡陀九點烟象斗排雲端疑此精化石即是星宮官

雙溪合壁

洩寶泉始漫回流凍未消熒熒玉氣合湛湛劍光搖

古寺垂虹

僧歸度橫釣笠影在清溪嗟彼善幻者嚙水投虹蜺

柳待制文集卷四

律詩七言

奉同伯庸應奉韻送伯生博士行祠西嶽因入蜀筭祭江源二

首

旌旗前隊一星低
燎玉熏蕪嶽色齊
石戴殘雲開便面
棧懸斜日落
部泥曾聞秘祝藏
金虎復道祠臣致
碧雞聖代新儀將
考貢崑河只在
大荒西

其二

馬首西南太白開
洞庭佳氣拂崔嵬
河邊織女機絲出
霧裏仙人翠
蓋來鳥道山盤繞
後棧龍池壘黑劫
前灰少城萬里層
雲色遙送清
秋使節回

次韻伯庸無題四首

貝葉東來不隔江
青瑤刻作寶華幢
龍翰別致三千匹
翠羽生輪四十
雙
天土神閑雷下
斧人間客醉月
縈窠崧南半截
雲虹色宜著
韓

柳待制文集卷五

家小石粽

其二

珠斗闌干動夜光
霏霏神雨酒痕香
故時徒服多為楮
今日祠衣獨
尙黃梁苑且延能
賦客漢廷安用
戲車郎琴中莫
置拘幽恨聖德
宣
昭到越裳

其三

欲覓麻姑看海潮
徑從織女問河橋
蒼莖宿露龜方息
竹實垂雲鳳
已遙白壁何資三
寸舌黃金偏戀十
圍腰
新來代地聞歌
曲盡擲秦
聲入管簫

其四

黃鶴將鶩兩翅垂
跂行幾許似蛇醫
樞遲社首修封日
太息甘泉獻
賦時風籟蕭蕭聽
漸起星弧歷歷道
初移塵埃渴肺今
年甚
細想仙
盤露一卮

送李士弘侍讀攝副正屋

河山肺腑樹靈峰
泰一高居象帝容
蒼蒼玉登壇親藻
藉黃金塗檢校
函封林光忽與升
烟合雲氣初承
委瓊重歸格神
休奉明主恩流
偏
覺侍臣濃

觀失刺幹耳朵御宴回

羈幕承空挂繡
楣絲繩巨地掣
文霓辰旂忽動
祠光下甲帳徐
開殿
影齊芍藥名花
團簇坐蒲萄法
酒拆封泥御前
賜醺千官醉恩
覺中
天雨露低
車駕駐蹕命賜
近臣灑馬鬣子
御筵設
禮殿失刺
耳朵深廣可容
數千人上京五
月芍藥始花

還次桓州

寒雨初乾草未
霜穹廬秋色滿
沙場割鮮俎上
薦黃鼠獻獲鞍
問懸
白狼別部烏桓
知幾族他山稽
落是何方長雲
西北天如水想
見旌
旗瀚海光

八月三日大駕北巡將校獵于散不刺詔免漢官扈從南旋有

期喜而成詠

天子龍飛啟聖
時乾坤闔闢載
清夷幸從在鑄
承周宴重喜臨
邊舉
漢儀御宿常時
嚴虎衛吉行唯
日望鸞旗詔恩
許免陪駉乘卻
愧長
楊賦未奇

柳待制文集卷五

次韻吳問間真人詠梅

岩峩珠闕鳳池
濱梁背苔龍此
樹身花下亦逢
修月戶林中別
有主
雲神么禽寂寂
時窺夢古雪離
離未放春誰識
西湖香影外綠
華承
尊供仙人

送田時佐僉事赴河南

銀鞍驄馬走跋
踐南發都亭已
向晨勝日未忘
山水役清風先
掃簿
書塵金堤舊築
毋多費木鐸新
詩聲一陳須副
明時求士意市
中莫
有鼓刀人

次伯長待制韻送王繼學修撰馬伯庸應奉扈從上京二首

仗前搗酒進瓊
脂翠絡金鉤向
馬垂少宰瓊廬
初張事從官魚
笏正
書思三辰上應
旂旂象六樂中
陳鼓吹詞供奉
道遙承御宿故
應燕
許擅同時

其二

山閣黑谷翠漫漫獨許詞臣息馬看碧道雲開朝采正躡林風定雪
華乾賦成特賜麒麟屬宴出初擊磬磻盤歲歲八州人望幸鉤陳旗
尾認朱竿

送道士祝丹陽祠武當山

雙童白鶴導銜車上到天池楚望舒崇祀第從方士法寶慈元有道
家青山形蟲屬知函負劍氣崢嶸應噓上帝居歆親錫羨歸來猶
及薦釐初

送趙虛一法師行祀南海南鎮因還括提點仙都觀

泱泱東風淡海波青山無似越中多碧雞使者年年出黃鶴仙人處
處過丹齊時開陳地寶祠光夜發巨天河軒轅故鼎曾孫守不負淮
南桂樹歌

左衛麻經歷持命書歸省先墓

朔吹蕭蕭動顛蓬燕南歸夢縹山重賢勞屢最鷹揚府賁澤纒窟馬
柳待制文集卷五

鬢封今日門功方論世古來墓制合明宗待君建幕收奇績樂石銘
詩併象容

宗人湯佐由內宰出為懷孟總管賦贈識別

吾宗門戶並崔盧漂轉深慙緒業餘羣從喜開朝士籍一麾旋擁使
君車粉榆置社今豐沛耕稼同風古比閭長日鈴齋詩有與客來醒
酒得冰魚

送馮士企經歷赴淮東廉訪幕

參軍故事有髯卿玉雪襟懷直許清可使民言干吏議儘將幕畫寄
臺評珍鮭日喜供餐具蜜酒時應釀秋成芍藥瓊花春次第揚州風
物總詩情

鄭公輔下第後為京邑教諭滿歸冠氏

珠在深淵玉在山文章光氣逼人寒司徒自昔皆升士學究于今祇
備官正有何門堪跋履忽聞此客已彈冠重來知與春風約花發城
南走馬看

太子受冊禮成赴西內朝賀退歸書事

樂舞充庭見象前重瞳日月麗璇霄雙龍承檢纒升冊九虎開關恰
御朝內殿皆陳朱鬣馬左璫新換紫金貂青袍最困微班忝親向前
星挹斗杓

符安理襲爵為鎮守杭州真定翼千戶安理讀書知大義嘗欲

起應進士舉已乃不就
將軍英妙及華年健馬新收七寶鞭士豈無狸首節傳家故有穀
城編轅門日晏猶嚴警射圃時清不廢弦二月湖山春正美雅歌喚
取酒如泉

午日雪後行失八兒禿道中有懷同館諸公

尖峰猶是漠南山駝褐蕭蕭午日寒艾葉謾將頭上插榴花應許夢
中看馬前砂雪行初隱鵬背荒雲落更盤王事獨賢吾敢憚重煩同
館勸加餐

漫題齋壁

柳待制文集卷五
牧馬新來秣地椒街頭酒玉傾瓢義和白日經天近敷勒陰山度
幕遙雨過忽然思御袂風清聊復快凌歊七年續作灤陽夢萬里排
雲遡汶寥

鄉友立夫以治春秋舉禮部進士不中第賦二詩別余南還次
韻答贈

韻答贈

長安花好合來遊眼底高風一鶚秋願以微瑕傷白玉終然褻味愧
黃流狂歌賴有千鍾酒通蓋今無萬丈裘回憶雲泉不同夢空將兩
耳與心謀

其二

芳草連天雁到稀京華春盡杏花微新知落落長門賦故意悠悠白
紵衣兵法孤軍嘗小挫聖經一字有公非文章銳發如朝氣慎向尼
山覓要歸

河南北水後民往往告饑胡安常以工部主事實被選為其省
員外郎賦贈識別

千里河堤蟻穴空新來魚鱉見蓬外廷亦用調元手化地何殊宰
物功柱後法冠行動色幕中鴻筆看生風過家急奉高堂酒一日民
惘百歲同

送張靖明其人得請南還天台

翩翩霞佩挾飛仙桂館靈風尚肅然石室樵人同夢日金門羽客賜
歸年新開洞穴收丹篆更買湖亭放酒船翠湧天台三萬丈題詩須
用碧瑤鐫

送道士何大方歸龍虎山大方能醫

玉露金風桂館遊江南還問木蘭舟路逢道士呼元放市有山人號
伯休仙佩凌空聲窅窅神丹開室氣浮浮成書想在青囊底乞我玄
霜點白頭

還博士後作

賁黍被誤恩稍進官序仰承今遇復愴懷輒依短韻以寄
禾言亦識山林賤士猶不為明時棄物也

初待制文集卷五

五

在祿于今五十年遷官幾得舊青袍前生羊祜徒多感後世楊雄敢
自賢己已經奮甘瓠落紛紛肯姓正蟬聯天光飾物無纖鉅頗覺恩
承雨露偏

送國子伴讀李願還省潞州

六館誦說胄子趨窮年媚學競居諸來歌幸及聲明際予告方當定
省初易水風高鞭力勁壺關雲白眼光舒河東吾土鄉情重雅欲同
還訪里閭

新製太常鹵簿成正月九日天子始駕玉路朝饗太廟共觀盛
儀喜而有賦

端門初啟蹕聲齊五使中行八寶隨大輅戒嚴催引仗淑旗分道聽
鳴麾參差繡袷迎陽動蹕蹕金珂窅地垂宗祀光輝承孝饗思成還
欲詠周詩

送王正臣經歷赴浙東

仙掌浮空紫翠重金華秀出湖河東繡衣幕府雲霄上丹筆刑書雨

露中涓醴獨稱雙醞美津船機許一帆通送君因寄思鄉夢為問青
山舊桂叢

陳存道由奉常掾出為廣州教授

曲臺從事氣如霞禮樂圖書腹五車燕北離筵當菊蕊嶠南行色為
梅花揚帆直下將觀海攬轡徐驅且過家雖則磬囊千載後遺音卻
恐在荒遐

送楊君祥赴定海稅官因思舊遊

麾手黃塵一解頤翩翩行色有光輝豚魚稅足初成笑鷗鷺心閑已
息機山翠入簾消宿酒海氣吹雨落秋衣舊遊更在雲濤外獨倚西
風送雁歸

送播州楊宜慰還鎮

播南裔土亦分茅四海洋風共一陶萬舞在廷隆宴饗景鐘著代表
勳勞星文下與龜游直山色遙連虎節高今日九州承慎德不將異
物貴奇葵

初待制文集卷五

六

送葉道士歸天台

北斗光中曳翠旗五城樓觀極巍巍采山不鑄黃金鼎佩印空垂白
羽衣石井劍花飛夜氣玉田芝草豔春暉天台仙子應招隱萬壑梯
巖看鶴歸

送宋誠甫修撰押送安南貢吏赴鄂省交割

楚山迎傳日西馳炳炳魁芒斗下垂周制陪臣通執奠秦官典客重
修辭同文自昔尊諸夏守道于在今四夷黃鶴樓中張宴罷借君彤
筆發英奇

讀漢史二首

將軍含笑入重泉自媿功高許史前家禍遂萌參乘日國恩猶在罷
兵年滅羔論定謀初泄獻馬書陳事已先爭道兩奴非魯陰人言笑
惑畫當天

其二

世徵趙禹孰同倫律論紛紛躡故秦天下利源知幾孔上前心計難

多陳岐文強傳春秋學已意專攻禁闕臣大抵法家無後福漢朝天
下車經綸

寄贈吳彥輝

夢想人間玉樹柯梁園修竹竟如何過車欲問夷門隱把劍還爲易
水歌寶瑟聽絃聽入撥文綃鮫室看飛梭薦賢甚負吾徒恥相國于
今重禮羅

元日朝回書事

九賓陳仗建朱干六譯傳聲贊白環法部清商初按樂宮闈重翟已
趨班雪華遙映龍旂動日色纔臨鳳蓋閑萬歲玉杯誰刻字忽聞送
喜入天顏

送陳仲剛歸鄱陽却赴武昌謁選

黃塵如海張天衢好在歸來一束書振柁纔看彭蠡近食魚眞愛武
昌居莫因蘭葉思初佩想對梅花夢直廬治世有音當合雅勞歌毋
蹈楚聲餘

柳待制文集卷五

七
夢
選
庚

送唐可升法師奉香祠武當山

黃帕封香御手題熒光一道紫雲隨神山領領千靈會天子明明萬
壽宜金馬碧雞春動彩鈞陳玄武暮張旗甘泉畫法元非誕太乙祠
方固自奇

次韻伯庸待制上京寓直書事四首因以爲寄

舉頭涼影動明河問信仙人八月槎斗下孤光懸太白雲間長御挾
織阿霓裳催按新聲遍風藻需承曲宴多一代詞華歸篆刻龍文還
欲映瑤戈

其二

松翠新裁似鶴翎手中雲影落深青宮花忽動紅千帳禁柳齊分綠
半樞金掌擎秋調玉屑銅渾窺夜約銀釘不知太史朝來奏東壁光
聯第幾星

其三

烏桓落日稍沈西南極青山女堞低馬谷夏泉經雨漲龍堆秋草拂

雲齊一函祠檢將升玉萬里九封不用泥傷首夜涼談往事乘車猶
欲遊雞栖

其四

杯面春風濺濺波醉來難覓百東坡寧無天上支機石信有人間采
玉柯霜驛舊圖開党項雪臺新興寫伽陀聚星更比荀陳盛月照金
鑾夜若何

李侍讀子巖夫爲四川行省譯史

壘坡祠伯列仙卿玉樹名郎上幕英九譯同民先導喻六書垂世用
諧聲極知愛日心情切更覺培風羽翼輕相國臨邊似嚴武時平重
喜雪山清

離京北至新店十二月十八日

少嘗弄筆涉詩騷豈有長途汗馬勞病骨祇知南日美窮年今與北
風塵寒暄掛樹駸駸短朔氣浮空往往高蹄轂去來成老嬾山林爲
謝解吾嘲

柳待制文集卷五

八
夢
選
庚

任城馬氏坐歷唐宋金數百年松楸茂鬱由子孫世世有人也

子聞而感之爲賦此章系曹子貞先生記文後
馬服君家百世支城陽高塚尙巍巍眼明喜見祁連象心惻如逃卽
墨圍霜降露濡增感慨水原木本繫瞻依嘗聞珠玉驪山出地下何
曾發弩機

送鄉僧偉師南還

析木光中佛耀開丹樓碧閣映崔嵬空聞白馬馱經去幾見黃龍聽
法來笠影翩翩翻雲作蓋錫痕依約浪生苔歸山說似京華夢親到幽
州禮塔回

送國子伴讀朱禮歸江省親

京洛塵埃眯目黃遲歸留得舊縫裳升歌不在諸侯席挾策猶從胄
子行實內公荷秋尙小庭前讀草日初長文章本是飛騰具鵬翮乘
風看怒張

伯庸少卿在上京有詩貽經筵諸公書來錄以見示次韻繼作

俟南還奉呈

隱隱蒼龍關角四星辰次舍宿金奎期門上日排熊武向食新秋薦
積慶王德體元親太始坤珍乘運戒先迷欲知聖學成仁大魚在深
淵鳥在栖

十月五日冬饗禮成書事

萬舞洋洋在廣庭星文動影貫珠繩頌聲有日廣長發祀典初冬舉
大烝黍臯正宜圭鬯合蕭光還與燎烟升物成備饗仁心切况復新
霜露已凝

送周尊師還吳中

竹宮旗采動微雲咳陸風回廣樂聞天上信星初報賦山中逋客已
移文松肪歷歲成膏魄芝掌迎春變炙薰太乙蓬萊如可遇為開神
鼎問元君

京城閏早迺四月朔甘雨應祈次古愚韻

嶽主河宗舉大祠雲膚雨脚見來時龍零應節乾陽用天畢從陰解

柳待制文集卷五

九

步選庚

澤垂報觀泰壇封玉壘慶豐歌館擲金龜眼明盛治開新象因頌成
言不敢卮

蘇郎中挽歌詞

大漠陰山斥埃通濟時深欲仗英雄邊庭數粟知軍實幙府呈書上
國功萬里賜環行迷迷一丘埋玉恨恩惠儒林有子能昭積六戶桓
碑載事豐

八月廿四日上北幸回鑾次止撫洲校獵獲禽物盈且多爰以

珍竊馳鑿太廟勅命近臣攝行其事禮眎丞祠迺九月三日御

香至都八日昭薦明祀百辟駿奔陟降有恪賈時實與監禮輒

賦紀詠

羽獵初成獻獲時絨解唯遣近臣知大田本意充乾豆備物誠宜饗
類祠切切養籍如寶見昭昭位著有餘思禮由義起文謨正鴻筆眞
將百代垂

過宿長蘆書所感

縣官煮海非籠利使者行河在用經今日有人司筦樞獨來無策濟
承寧舟楫轟轟雲爲斷輟血淋淋地亦腥午夜商歌驚客夢琵琶彈
微喚誰聽

舟中睡起

影入船窗隙日升霜余驚夢卻青綾一官朝右寧非客十月漳濱幸
未冰江驛比來無雁帛水鄉隨處有魚鱉食貧龜勉紫微祿消得山
靈笑負丞

登徐州城上黃樓北望河流作

高樓背水壓奔衝影動雲虹落水中土色從黃宜制勝河聲觸險聽
分洪御患沈璧千年日欲問乘槎八月風汗泗交流平似席南行北
播本同功

雪中渡淮

水入長淮浦澈分艣前圻岸覺奔沄灑篷雨歇機聞雪吹帽風來不
見雲何處能忘舟風關此身將混白鷗羣有人問我蟻珠顆直道寒

柳待制文集卷五

十

步選庚

光到海濱

曉次揚州阻風不得渡江訪傅子玄留飲追暮明日小

揚州城色曙烟中一幅征帆趁落鴻地折江傾將至海日南景夕故
多風歸期漸與寒梅近生意纔看茂草同輪寫交情添耳熱醉鄉誰
謂酒無功

曉望金山

六麓連背負青山直下中瀟水一環苞絡乾坤成地險吐吞雲雨出
天慳浮幢影入龍淵底若木光騰蜃氣間晚歲相依香火社祇教黃
鶴載詩還

鎮江逢袁子方明府

京國同遊兩鬢袍歲闌歸路各維艤淒風催合南河凍寒色看成朔
野高紫蟹著精新點莖黃魚剌鮮滿流齊丹陽物品渾宜酒試遺霜
威敵醉豪

送管文秀赴辟南臺

京華初見各席上江市重逢又簡書今日掄材先幕府古來薦士右
軍車器當盤錯方知利志在澄清未覺疎神草尚應能指使豈將管
筆愧權輿

送董侍御山江右赴南臺

助闕登華照汗青繡衣香漢玉亭亭煒光下合豐城劍紫氣中懸執
法星絕嶺松筠觀節操當指蘭蕙讓芳馨誰杯滿引東湖水世上誰
曾忌獨醒

送萬里貢補行臺

百尺崇臺看風儀筆鋒真似脫囊錐春秋議法初無害句歲為郎亦
未遲章浦留雲期弭節鍾山乘月索題詩客間纔見還輕別思與橋
鳥上下隨

閱進士卷賦呈同院諸公

五緯明明一鑑昏斯文吾已愧專門直教漢法稱無害猶恐素人議
少恩審樂豈能遺律呂採芳終擬得蘭蓀胥中故有青藜煇夢裏從

渠墨水渾

與晉卿夜坐道舊因書贈別

去歲離京秋葉黃客間看客又新霜澄江不礙游雲影寒月空鷺過
雁行文苑即今誰醞藉宦途何許是康莊紅顏青鬢非前日卻愧人
稱兩鬢驢

過鐵峰書室觀其所得宋咸淳中大宗正訓名牒上有福園署

押感而為賦

姬姜顛頽况同盟屬籍淒涼舊訓名寶玦懸腰非少日金環探樹是
前生分無蕪杖過天祿倘有花書記家卿未必後來能識此祇教人
說漢西京

吳玄德真人出前開山常大舉參政實奉命從往玄德有詩

次韻通呈二公

極中景福大如川臣子靈承志赫然祭澤尋常先及物威顏咫尺不
違天即今漢樂多崇祀若昔殷家有歷年歸美象成嚴報上頌辭忙

付玉人銷

立春日陪左平章飲散懷舊偶題

江上迎春春日曉跨鞍真似早朝歸飲釐夢惜紅螺小露賜心驚寐
燕非沐罷為誰慚鏡裏真容我從旌旗東風若也勤披拂莫遣寒
梅一點飛

送汪叔志推官解南安却歸北上

江西窮徼刑書簡搜古曾聞到薛蘿府靜平分秋氣入嶺高橫截瘴
烟過百年禮樂斯為盛一土金湯不啻多薇閣木天無顛步眼看朝
右用殊科

送江彥清同知赴湘鄉

高蓋緹車駕道邊清風開路掃氛烟寧知太史浮湘意不在重華守
嶽篇嶺上麥歧將秀穎俎中蘭精更芳鮮彈琴祇坐凝香閣楚老長
謠處處傳

贈鄧道士遊京因簡虞少監

上得扁舟謝木蘭好風容易插修翰言從闕下瞻佳氣卻向山中養
大丹素女筵後彈不似道家藏室到非難若逢虞監諱玄塵莫遺鈔
詩筆暫乾

春盡日雨中宴坐次劉士幹憲史見貽之作

詩來慰我苦吟身黃絹中間見受辛合眼河山渾似夢閉門風雨不
知春長疑野鵲聲無據尚喜沙鷗意獨親開到茶蘼花事減在渠流
水洗芳塵

其二

世故紛紛萃一身直教調齊適甘辛淹留苦筭迎初夏分付餘花作
好春引睡欲拋書策去銷愁聊與酒杯親詩成置我江西社免苑梁
園隔幾塵

初夏憶京城隣舍

石家院裏蒲萄館荆幄池邊芍藥廳倦劇擁書終日坐醉來支枕片
時醒主人並直飛龍衛鄰客誰開放鶴亭萬里滄江雲一去欲將孤

影寄伶俜

送南海蔡秀才北遊

誰剖明珠照寂寥更驚翡翠出蘭若番禺都尉會推引魯國儒生早
見招服馬兼行穿幾驛踏驚回望隔全湖九州八表俱承德幸適天
陪奏象簡

送太樸往臨江謁德機應奉因而代簡

夫子高居百丈山四方學者望承顏今君獨往初聞道昔我連栖屢
扣關白壁成雙開纜藉黃金論鑿鑄刀環端來定價咸陽市不換龍
文與虎斑

送張明德使君赴南恩州

幾許炎州畫裏山西風驅向馬前看詩人舊志三刀喜邊候新乘一
墮安時取柳漿斟玉液饒將桂蠹薦雕盤雪花定比常年大燕寢香
疑夜氣寒

追餞常大參至樵舍鎮飲別後夜宿舟中聽雨

柳待制文集卷五

十一

七十里江沙水黃沿流送客舉離觴回舟併載別愁重殘雨微生半
夜涼欲與仙人騎竹杖時從老子據胡牀懸情獨有南樓月白兔河
邊正搗霜

作枯木醜石因題二詩遺李輔之檢校

窻光入筆吐晴虹我豈能侔造化功巨石長林開嶺爽尺綃寸楮破
鴻濛古文篆籀雕鏤外楷法波戈點畫中書畫本來同一物莫將視
作馬牛風

其二

曾與深山木石俱故將句字寫成圖錦城黛色參天有良嶽奇峰拔
地無稿面稜稜霜雪亞陰巖肅肅鬼神驅諸房檢正文書簡清坐相
看喚酪奴

親發襄樊兵

漢水奔鯨觸浪醒東來羽檄急徵兵禡牙已報舟師發克敵終資廟
算成豈有大橫歸代邸尙令烽火照成京堂堂七廟神靈主重整乾

瀛四海詩

願淵白架閣自吳中西來途次有詩紀詠和其韻三首

過釣臺

萬疊山雲百尺臺清風招我首頻回粵從縹緲鳳冲霄去不見殘鱗上
釣來虹玉固為神所祕儻尊猶是木之災千年未辨生芻束自汲茶
泉試壑雷

玉山道中

前林候館闕朱扉冰玉中涵壑谷暉曉日半溪搖水碧晴雲連嶺曳
山衣路逢俠客彎弧立市有仙人賣藥歸少喜遊方今白髮吾謀無
是不成非

至豫章

漸老年華富貴催碧油幢底豈低徊君方受牒當辰入我實歌詩惜
暮來玉樹風前臨皎潔雪峰天際倚崔嵬相從未久還輕別歸及湖
邊菡萏開

柳待制文集卷五

十一

彭沖所贊府解歸廬陵贈別二首

臺府前臨勢業裁下寮趨走日奔波由來州縣勞人耳奈此公卿慢
士何白璧全歸猶有足朱絃獨奏遂成歌真儒用世偏宜老借重干
今將相科

其二

南昌巖邑簿書叢眾目睽睽兩耳聰奔走塵埃同一尉牽聯論薦有
諸公旁人不能操舟利此事真如斲鼻工同容江城同解袂片雲回
首各飛蓬

端午日泊舟信州城下陳行之推官袁仲野知事梅酒饌勞予

干挹翠亭上

信州城南江水流故人惜別暫離舟節中偶病不成飲客裏逢歡卻
是愁地迤那容胡旋舞波回更作楚聲謳三年三見戎葵色多事紅
花照白頭

次衢州盧彥遠總管任仲安同知留宴平山堂上慨想舊遊席

問為賦

山如雉堞水如陣堂檻憑空直下窺指似雪鴻留迹處看成遼鶴返家時使君延勞承終宴倦客追歡惜早衰為向青霞仙者說吾遊未了一杯棊

杜真人遊仙詞

不佩將軍四士符溪山雲月共樓居膠西老叟初言治河上仙翁晚著書夜擁笙簫游壑洛曉飛劍履入衝廬天根不是燕真處一粒神丹貯八虛

比問尊獎藝文諸公陞華館闕原父首以遺逸起武夷山中予

雖淪棄于時亦題詩志喜

中天延閣寶圖開日致明堂杞梓材東觀比容參獻納南冠今復與招徠母多固守申公論第一休令斯尚猜講斷豈堪重刻飾分光猶得被蒿萊

寄太樸

柳待制文集卷五

玉樹瑤華不數人更從竹箭得蒼筠文章醜藉心無累山水娛嬉筆有神喚起瞽瞍陳擘緩洗空盆益出清醉兩雄豈敢當韓孟但喜龍雲入夢親

先公墓下作

霜露初零感慨新一盂麥飯百霑巾幾家朽骨成深窞四世清門祇舊貧瘦竹僅餘三尺筆喬松誰睨十與薪縣知箕土加封樹亦與麒麟迹併陳

送夏仲文主簿赴遂安

溪郭人家住翠微縣花春到小梅枝名門正以公侯大高士何嫌簿領卑莫使塵埃侵鬢髮盡收山水入琴絲囊中綵筆如犀劍早賦芙蓉幕下詩

雪夜夢薛玄卿

故恐梅華即是君一牀蝴蝶兩牀分為予誤讀中黃子要爾偕升大素雲開笈取書銀字減隔簾呼酒玉簫聞覺來不省誰同夢雪影翻

憲似水文

太樸自臨川致書深悼德機之死於是復土一周星矣訂石隸書昨寄將范家墳草又新霜即今已遠人間世微爾誰宜地下耶祗有情詩傳警策更無真字發騷揚天平幸使山兒慧穠羨猶能一歲穠德機一子

水際見早梅題為漫興六首

玉人慰我色敷腴不用東風折簡呼澹泊非從言下得孤高真恐俗間無唯詩標格差能似比雪容華少較殊除卻西湖香影句祇饒霜月解臨墓

其二

朔風晨夜振枯梢許可寒梅似我曹為惜濃香薰簡策故留生色照蓬蒿道人半世絕火食烈士窮年秉節毛未必花神專論物不令渠德配三高

其三

苦為江梅欠好歌更愁琢句損天和少留枯枿何妨醜添著疎花未厭多折得故分春色在吹殘將奈角聲何情知不是塵中物月地雲階合重過

柳待制文集卷五

去

其四
斬新花發看垂垂作意東皇許探支見慣誰將欺朔雪放遲吾自惜南枝小橋流水香微度澹月清霜影亂隨頭白逢春狂未減興來落筆又成詩

其五

如此荒寒野水濱疎花冷蕊看橫陳歌翻玉樹多嫌俗夢喚梨雲卻欠真半點不煩春刻畫一分猶藉雪精神蠟團新夢雖同出未免韓公議小醉

其六

亭下松風細細吹翠禽驚夢立多時更幽更險春先到半落半開人未知雪徑飄香纔覺近冰池寫影倒看奇繁花留為先生壽領略年

芳莫較遲

俚俗夏秋之交集巫覡修神事李謂故常予去鄉數十年而猶未之有改也作詩私諷其陋

村村歌舞月明中漫說祈年有信通伐鼓擬金雞近戲揀豚燔黍幾嘗豐野巫豈識神靈意山鬼徒貪造化功水旱在天何與爾澗毛自可薦民衷

浦陽十詠

仙華巖雪

縣北有仙華巖翠掌浮空雪景尤奇

冰柱浮空曉色蒙海波搖動玉玲瓏九清內景游氛外五嶽真形太素中微月升壇初映鶴長雲連野不驚鴻仙姬宴坐瑤池上催捧蟠桃獻木公

白石湫雲

白石龍湫在縣東南能出雲為雨

白石靈山望贊皇湫潭此復見蒼蒼飄揚直欲陵三際膚寸猶能雨八荒空外金精縣太白泉中虬彩化長黃傳芭奏罷神效曲松蓋成

初待制文集卷五

十七

夢選虞

陰澤氣涼

恆州贊皇縣有白石靈山漢碑在焉

龍峰孤塔

縣東龍峰古塔實為蒼龍左角

兩環日月似飛梭鰲背稜稜翠堵坡朱鳥前頭森鳳巖蒼龍左角見嵯峨玉函舍利朝光現珠斗闌干午影過浩劫浮雲開萬象寶華雜運散芬施

寶掌冷泉

寶掌山唐千歲和尚道場有看經得道洞巖實出泉極甘寒

一勺曹溪未是甘刺山容易出飛泉消融太古岷峨雪澄映中秋沈滌天掛樹青猿窺洗鉢眠沙白鹿伴安禪巖龕無縫身如石逆數高僧入定年

月泉春誦

縣西有泉隨月盈虧泉上精舍祠文公成公

有盈有泚卽寒泉猶隔廬峰道里千嶽麓雲深藏策處匡山人老讀昔年松楠疊影清浮几華樹生香晚入筵稽首堂中兩夫子六經言遠視如天

湖溪夜漁

去縣五十里溪流始大有魚蟹之產

溪水添流到石缸小家殘戶占漁商蛟龍未解乘雲氣魚鼈安能避澤梁兩岸樸林藏曲折一簣松火照微茫淮夷固有蠙珠顆往往鉤深得夜光

南江夕照

南江縣西望原麓返照如畫圖中

千峰不盡夕陽孤斂翠浮丹入畫圖塔廟傍連山影直石梁中亘水痕枯白魚在汕將踰尺紅稻登塲稍似珠玉露金風秋最爽跳身何用市間壺

東嶺秋陰

縣東東山嶺平林廣野秋常多陰

半里官橋出市闌一團秋色破屏顏雲開浩蕩初疑曙日出蒼涼不見山斷雁殘鴻飛杳杳綠蕪紅葉映斑斑去年菊藥今年發拾得籬邊句子還

深裏江源

浦陽江源出深裏山在縣西三十里

濫觴初不滿瓶盆百谷渾渾一壑吞自此安流輪渤解放渠高浪蹴崑崙出山未適帆檣便竭澤毋庸問咎繁謝客題詩曾宿處孤雲落

初待制文集卷五

六

夢選虞

日是何村

謝惠連詩云晨發赤亭谷今宿浦陽

昭靈仙迹

昔黃帝少女於仙華巖上升山下有昭靈廟水旱禱之輒應

芝掌中開顯氣清雲駢雙駕鳳皇翎因山不啟軒轅鼎化石猶聯婺女星磴道芳春琪樹長巖屏清畫碧華零真仙帝遣司風雨喚起淵龍聽指令

送吳德謙入京省仲父玄教宗師因以為寄

珠斗闌千萬象中上陽靈氣擁飛龍凡民必至王畿止有物同歸老氏宗太上文章周六典人間禮樂漢三應書生際會斯為盛莫戀青山五粒松

題頂可立雙松圖

我家亭下有雙松絡石攬雲與此同閉戶時時聞落雪撥琴往往寫清風神全省識蛟龍狀墨守誰爭象籥工採藥天台能事在故應添著負蒼翁

與新甫允從會飲上清宮文室宮士鄭安節出宋丞相鄭魏圖

公贈其師祖胡元靜先生詩魏公初免相時也因次韻紀勝
登山屐屨輕便占得湖光似剡川內景樓臺初象帝上清符篆別
通天雲深往往生朱草水淨涓涓化碧蓮歎息有人辭鼎鼐幾曾無
地寄修仙

送張國濟法師還龍虎山居

喚得青鸞備左驂象巖歸路觸雲嵐道門闕里華陽似洞府神山王
笥參到日碧桃纔爛漫過時紫筍尚芳甘相從共有烟霞癖欲抱丹
經借石龕

錢塘逢管彥清使君彥清黃人

黃州地入雲夢澤管氏書傳海王篇茲地產材寧有種是家累德固
多賢方聞畫戟開兵衛又報朱轡擁使旂收取聲華上臺閣玉班行
近紫薇天

訪王宣慰金井山居即送廣東上任

白雲招我入松門促席欣承笑語溫岫幌巖巖局慚勒駕馬人龍戶望
開藩一丘緩作經營計五管方依節制尊儒者安邊良有策驚魚母

使水先渾

玄文館送張伯雨鍊師歸三茅

華林菌閣草菲菲千樹啼鴉喚客歸石上踞龜談未了山中騎虎去
如飛白雲冉冉浮芝蓋青雨踈踈灑葛衣世外故多人物論一枝丹
筆待君揮

用韻重送

海上盧敖汗漫期雨青雲白送將歸步隨玉女明星出夢載神山左
股飛迤徑常時多著屐深林五月未更衣冷飈忽動三君下七尺冰
絃信手揮

送秦裕之左司赴福建廉使

左闔丞郎地望嚴使華將指粵山南霜飛劍佩能消暑雨入檐帷化
作甘興學先時稱范甯寧民此事屬曹參澄清一念存匡濟治泰方
觀相度函

律詩 七言

送胡允文赴邵武錄事兼簡汪國良使君

樵溪溪上萬山叢迎路梅花雪色融
閣嶺此無青嶂瘴參軍今得紫
髯翁因應承事奠黃側自可升明卓魯中
太守行春賓客從錦囊新
句益宜工

垂虹亭晚眺

山光白巖一螺青人立垂虹酒乍醒
兩界星河涵倒景千家樓閣載
浮萍欲檣側柁衝風勁密網疎曾刮浪腥
正為鱸魚忘世味隨方吾
亦具笞笞

送魏宜夫運使赴閩中

用世寧無濟世才南園羽翮為君開
大農經費資鹽策法從崇班領
計臺調鼎正須培相業歌薰兼復阜民財
七閩未必能專惠少待還
持玉節來

柳待制文集卷六

一夢 選 虞

廬陵曹士弘有致用之學而仕不大振
死葬南陵餘十年矣始
見其子德川錢唐道世舊惘然乃追為挽詩
一章係諸誌銘卷
後

後

平生素業讀書螢隕石人占是客星
宦譜窮鄉遊徵吏師資沒齒太
玄經誰誇貝錦新機綜我識龍文
古鼎劍死寄江東一丘土魂歸楓
岸雨青青

其二

談鋒吾及接而翁少日論交賴擊蒙
觀物故知心係道即戎猶寄劍
為雄死生契闊飛鴻外今古興亡斷簡中
一為象賢悲宿草不禁衰
涕落西風

送楊元誠庫使製紙事畢還京

江南貢楮掃霜餘舊品澄心未必如華玉
光浮飛白几珊瑚戈著鏡
金書尚方製作從時備使者恩榮有詔除閣下
遂進承御宿幸因天
語語敗漁

送徐周臣廉使除戶部尚書二首

召環初下戒行賜正為蒼生粟厥休星女
重掩膚使節地官新拜富
民侯能令寶塞豐儲時即使謀廷緩顧憂
計相升庸徵故事傳宜還
在鳳池頭

其二

樓風溪月送舟遠畫棟飛雲杳真攀丹穴
生雛方應夢朱衣引馬又
催班屬聞振履星辰上私愧逃名藪澤間
祖道出隨扶杖叟囊空猶
恨一錢慳

次韻魯參政觀湖二首

怒濤卷雪過禪亭人立西風酒旆青日
數行天淪左界地機激水出
東溟倒掛山嶽窮千變闔關雲雷城百
靈望海樓頭追勝賞坐中賓
客弁如星

其二

風陣先驅入坐間雪濤千叠湧如山
太陰成魄清秋正元氣流形大
信還絳額青綃方載罷素車白馬自神
閑歸墟咫尺蓬萊島落日將
愁認鬢鬢

送孫士元經歷赴越中

千里維藩應列星元僚初不異專城會
稽竹箭東南美幕府冰壺表
裏清吏鞅豈容尊牘背俗塵何得汗
簾旌鄰州亦有柴桑叟日月中
和聽頌聲

因杜揆遷江東奉簡買伯堅廉使時方自淮東轉運移節宣城

白簡風生振鷺行十年身佩紫荷囊江
東使節清霜府天上詞華明
月璫后土瓊花春寂寂敬亭雲樹曉蒼
蒼造瞻謝李題詩處星象中
縣執法光

次韻繼學廉使觀閣二首

轅門雲擁萬貔貅繡斧臨戎許借籌介
馬凌風搖蹀躞牙旗迎日映
兜鍪安邊正欲恢弘略論射尤當抗大
侯玉節歸來聽凱奏碧蕪紅
葉四山秋

其二

使華泣止將奈東虎旅駭屬會同旗上畫熊微裏露手中白羽靜
生風漢徒自昔誇成武飲至常時勳有功不試師干民樂業雅歌揚
賜合無窮

送陳彥正山長奉親赴柯山昔徐徑敗常講太極于是與紫陽殊旨

之官深入爛柯鄉高坐葵園舊講堂鄧氏三為文學掾舊川重起孝
廉那板輿行樂春猶早萱艸忘憂日正長太極一圖開道妙為開幽
騎出朝光

夜行溪谷間梅花迎路香影離靜可愛

暝投村徑繞羊腸離立江梅似雁行冷藥微開初的礫繁枝亂插更
淒涼蒼烟掛樹多疑夢淡月窺林稍覺香正為先生行役苦故留斲
玉薦奚囊

游者閣山寺因懷君采

馬影風吹度石梁松雲冉冉畫生涼俗塵不占清虛境僧榻初投曲

柳待制文集卷六

密房幾道飛泉添漲水半林殘雨漏斜陽北山重憶栖霞侶新種芝

苗若許長

王景文山長挽詞以下第舉子恩再任象山

鳳出丹山馬渥注明經青紫志非夸同升或已持英節將老纔容坐
絳紗魚上龍門遺點額鶴飛華表記還家玉峯東去荒雲宵愁絕風
吹鼓子花

送海漕府朱奏差押運北上

轉粟青天亦壯哉漕船拂日過蓬萊鉅橋倉實河陰似漲海雲帆餉
道開濟險方親鵬運息薦賢還報鸚書來橋包留為南珍重冰玉盈
襟不染埃

東陽送周鎮撫易成西還周喜作墨竹

綠波浮棹去云云拔劍高歌日又曛有客呼鷹方習武何人冠鵲最
知文白鬚似我千莖少墨竹饒君一派分重有雙溪溪上約揮絃同
送北山雲

送李彥方廉訪移淮東二首

鵬背排空羽翼開南園小息顧蓬萊又持玉節行淮去卻照金蓮入
院來一札遲將滋雨露百王且復避風雷六經體用存匡濟杞梓需
為構厦材

其二

玉堂人物錦袍仙按節溪城已二年典冊留為經世具風謠攬入采
詩權青冥斧鉞鞭龍雨明月樓臺放鶴天千里淮山秋色裏夢魂隨
度木蘭船

中秋待月不見却懷魯子登學士時留城

婺女城頭柝亂鳴二更起坐聽江聲為渠滿月當圓景奈此浮雲點
太清蓬髻羞明寒燼落桂花養魄嫩涼生去年官燭風簾夜對酒人
今在玉京

作寒崖古木送侯伯弘總管還鎮

角聲吹徹小梅花棹發津亭日未斜此士材全如白璧幾人年少擁
高牙去從二峴携春色歸向雙溪攬物華酒盡揮毫不成畫儘將生
意寄枯槎

喜陳昭祖副使枉駕相過

六絲按轡不驚塵肯顧荒寒野水濱今日繡衣能下賤古來白屋諱
言貧竹杯更進黃甘酒梅菜初承見蓋春跬步平津知遠業故應容
客吐車茵

元日漫題

五更祠竈禮神君豈望詩書更策勳老境逢春何足賴辭鄉留客強
為欣支牀自信龜能息充贊誰夸雉有文兒輩莫須多識字祇教食
力事耕耘

送錢子仁赴江山稅官

周制征商非罔利漢官任子合為郎宦塗所歷多夷險財計於今重
翁張牛馬同風聯畛域豚魚收稅析毫芒舊遊蹤迹依稀在閑倚東
風問海棠

送聞夢吉赴處州學錄

婺女相望處士州起家庠校亦英游師嚴正以明經重官冷何妨賦
祿優已信曾參能養勇無憂李廣不封侯鄉枌夙學須名世見子吾
當放一頭

寒食山居

歲月無情日變遷惜春留得酒家錢梨花小雨驚寒食楊柳東風似
去年志士屬當躬井日誰人誰為表原田老來撫節偏多感何必雲
安有杜鵑

新開徑城

柴荆稱去聲是野人家一徑通村靜不諱白水勝邊種楊柳青山影裏
拾松花歌詩樂有諸生席掃軌知無過客車傲兀東風三十日祇將
閑寂對芳華

楊忠襄祠堂詩祠在秣陵為其五世孫拱辰作

漢朝陵墓珠襦出蜀相祠堂碧州生繼世猶當蒙祭澤中天不復降
柳待制文集卷六

炎精封疆一死光晶在翁仲無言淚點傾卞氏血衣應未化神歸同
睨石頭城音下壹亦以死

元日與吳行可照磨對酒行可自嶺南歸以桃榔杖為賦

膝下兒童調笑頻植植簷鵲報清晨山堂宿火溫來酒嶺嶠歸人到
日春萍梗漂流心尚在梅花錯莫意尤真手中新得扶衰杖掛壁蒼
龍看躍鱗

送宋可與考滿赴銓其尊人嘗為婺府推官致仕家居

此邦人識使君賢之子重來泛幕蓮致治時方尊六察升明行且問
三銓先鳴鴈鳩何傷莫徑度驂驪已覺前收取榮名承色養繡衣華
髮映春妍

送陳昭祖憲副移江西二首

越東麾節有青瓊祖笏甘棠已再傳豈獨垂光聯景緯更能沛澤作
豐年溪風轉柁催郵傳嶺瘴分疆遊仗旃牛斗垣邊瞻寶氣升班還
近紫微天

其二

繡府旋聞玉節更楚山青似越山青神鋒已合豐城劍鼉采猶連婺
女星禮樂光華無絕遠春秋制作有常經莫令仲舉齊中榻慨想他
年孺子亭

秋雨中喜宋景濂見過

躡屐能來破薛封相看玄葆映霜蓬吾衰未免車嘗北子銳當知易
已東水碧金膏資獨異澗毛山實歲宜豐過林倘肯領紆轡剪燭猶
堪語夜終

望聖壽山寄千巖道者

此道初何繫等差人心自爾有開遮虛空浩浩歸圓裏樓閣重重現
雜華誰障溪流涵白月儘容堅谷貯丹霞軒然一見青山色遙隔松
雲問煮茶

得晉卿博士自京寄書道左轄王公參議韓公存省顧問之意

朔雪乾時一雁征遙傳書札到柴荆自投瘠土從耕牧幾辱平津問
姓名白月寥寥虛近映青山寂寂動餘榮果然不負丹砂諾熏祓吾
將謝墨卿

遊五洩山四首

山界杭婺越三州境本魏晉入越暨馬祖前
靈巖禪院之地改為應乾禪院今有三學院
叢林法苑銷落盡矣五洩神龍
所居歲早迎湫水乞靈多應者
神斧誰初鑿洞壑拓開地險出天慳湫潭隱與龍非畜木石陰森鬼
所寢劫火塵空遺井臼枯禪骨冷墮榛菅如何大法臨標季不放摩
尼照此山

中巖不與亂峯羣翠氣橫飄截瘴氛龍象淒涼如欲泣馬駒蹴踏竟

無聞濃嵐散落崖間雨洩水流來石上雲人說早年呼蜥蜴投符起
蟄有靈文

青天吹墮玉芙蓉日出烟開彩翠重婺女名山今入越泐潭弟子劇

為宗于何勝境偏多阻如此衰年始一逢照影龍泓余種種欲從老
衲借枝筇

橫約纜通一徑修萬山湧翠似騰虬五湫地壓三州勝八十僧從七

客遊未日行空垂倒景青天坊嶺拔飛流大烹博負詩人腹頗有梅花肯障羞

立夫見和五洩四詩復自次韻

下巖漱水有龍蟠雲雨虛空尺地怪九市塵埃渾拔俗五天仙聖本同寰毛羣駐狀栖篁竹土怪夔魘伏草菅不是深禪能伏猛泉頭爭得虎跑山

象王不與鹿麋羣四合林巒限楚氛天女散花三際滿龍神執樂半空聞巖扉咫尺生青鬪井氣尋常化白雲盧老孫枝皆鈍漢契經佛說回彌文

龍仙招我集芙蓉霧點烟霏隔數重東土祖師曾授記南條山水亦朝宗自從控鯉波間去直到看羊海上逢探穴如將尋李白孤生桃竹瘦宜節

梅花的的證圓修挾以蒼松萬玉虬天姥沃州圖上見廬山瀑布夢中遊雲開鐵壁浮空出水落銀河伏地流亦欲清齋來應供恐煩龍

柳待制文集卷六

伯致盤羞

送暨陽胡生北遊

雪行已辦黑貂裘迎路梅花笑點頭待詔門深金作馬臨河地壯鐵爲牛有人遂識新豐客何處能忘太史遊天上應龍乘變化文章精氣與之伴

初霽望金華山雪

沍陰巖谷變晶熒凍裂仙家月石屏雲影渾淪涵太素天光搖曳倒空青波心雙捧金人劍霞際橫驪王女駟皓鶴不來詩夢破鮮巖吹袂酒初醒

鄉友鄭順卿以九世同居請文樹碑

復戶旌門繫政機仁根義葉發重徽青瑤刻字標門表彤筆登名重布衣奕奕恩榮增世美繩繩孝弟保家肥蕪辭豈足鋪鴻偉看取芝蘭引夕輝

陳新甫太祝乘傳過蘭溪在道訪予山中留再宿別去薄言賦

贈

惜別相過問草萊又隨雲影動高梳幾人能顧鴉行舊百里親持虎節來臺閣光華非絕遠江湖襟抱得重開中天浩蕩金莖露付與文園作賦才

贈談命周生

八卦盪摩滋物始五行象類係天成下簾且試君平隱布算誰如洛下精擊水三千鴈更徒纏腰十萬鶴將征請看金馬門前路曳組影纓盡俊英

游上龍山

滿谷天風草木薰入林朝采爛成文危峯剝削蓮花出細水灣洞瓜蔓分散落巖霏時作雨飄來松靄卽爲雲毒龍猶避安禪窟未必夔魘敢亂羣

會稽懷古

湖波皎鏡浸青蘋潮落西陵渡口春地下珠襦誰拾塊人間玉盃久成塵夾舟蛟劍神允化培鼎龍文字既泯留得冬青啼杜宇并分淚血染湘筠

柳待制文集卷六

過賈相故第再賦循州園練副使死漳南恨滿龍驤江上舟可容副使老循州高冠誰上麒麟閣斷磴猶名燕

子樓洛下啼鴉慚相業遼東歸鶴詫仙遊異時不藉公田策安得吳杭駕海流

送通藏王歸天童坐夏通東平人

玲瓏巖下草纖纖新作蕭齋不用苦大藏何如中藏密南宗爭似北宗嚴龕前白月誰方證塵上閑雲信手拈長夏天厨供奪食未饒蔬符十分甜

暨西清潭金氏翁登年九十身猶樂康因其外孫戴叔能從子

游學數命來求詩今歲莫告歸乃爲作此使其春酒一壺卽是初正歌以上壽翁生開慶間越嘗有特恩賜高年爵帛

潔觴羞考樂如何莫恨家無金叵羅古禮三千常委曲遺叟九十尚

婆娑尋源且識桃花岸過廟誰爲麥秀歌潭影如雲山似玉未妨留
眼閱人多

溪上浮雲日變遷松身鶴骨鍊形堅名登越暨升州籍耳接錢唐錫
慶年有定期願臻上壽言從耄老得真筌全家百獲行春酒會極光
中福似川

偶題二首

國枋願歸執法家扶持憑藉匪由他鴟鴞自是當東陽獬豸本來能
觸邪道上民言何太訐世間公論豈容賒一人貪讓可移俗激濁深
知帝力加

地中海產東南富利孔開端自算商鸞鷲固嘗垂甲令征輸何復計
丁黃卽今黔首爲生蹙翻羨青苗用法良馬范諸賢如可作可能無
策急扶傷

拗律 七言

晨渡居庸至南關門

柳待制文集卷六

九

雲梯忽斷山巒平巒霧初寒林嶺明兩都扼喉南北鎮九州通道東
西行巔崖巨石擎佛屋壁門遺築開軍城當時苦說天下險一卒前
臨強萬兵

宋徽宗書瓊蘭殿壁山記

神霄第一慶雲峯下瞰壁海交流中陽暉騰上淑景殿虹氣略過高
光宮羽衣婀娜飄白月鴻筆宛委揚清風雖然不及瑤池宴歌罷祈
招意已同

燕貴溪風圖

開圖卻憶鏡中行層青疊翠遙相迎冠山樓閣疑太重隔曉雲霞欣
暫明千帆已過孤鳥沒萬籟不驚雙管鳴藝文一代審所尙燕貴固
足爭能名

黃宗道播州楊儀娘獨騎圖

蓬蓬玄葆躡朱粉陽臺無夢無行雲響銜雙控馬頭赤纓鞭右扇豹
尾文宮中誰嚴婦人隊河外皆稱娘子軍不憂兵氣不能振世有他

揚人得聞

王振朋金明池錦標圖

宋崇寧三年三月三日開放金明池
出錦標與萬民同樂事見夢華錄

金明池上水如空矯矯龍舟乘旋風忽看楊柳百戲出似與阿房萬
戶通青春仗衛夾城內白日樓臺橫吹中東都天子方醜樂欲致秦
皇漢武功

孫節婦詩

婦人既嫁不易事蹇蹇富與臣節同貞居固欲重民義信誓自可與
王風已看華表照閭閻更借彤管書容功孫曾酌醴日羞考謏草在
背顏浮紅

題陳直卿雲山圖

道路黃塵一丈深眼明畫裏見雲林谷虛滿貯山澤氣徑險前臨厓
石陰武夷流水入九曲少望危峯千萬尋憑誰寫入醉翁操我有太
古瑤華琴

送文著作奉制帛往鄂省卽賜南交貢吏

柳待制文集卷六

十

瑣郎跨馬挿吳鉤使華寒動漢江秋褚衣傳賜大長老味首道列東
諸侯由來誦詩合專對豈以紬史忘周遊南交自古亦封域往致聖
德深懷柔

題虞博士作玄又玄齋銘銘爲吳玄初法師作

老莊之學由天成大知小知無營營百嘉於此亦交鬯眾籥自然同
一聲可能貧病色腫喻不愧微妙神微明玄中有物本諸易我將退
密觀其生

過英仲學泉軒觀李營丘長林巨石圖翫賞久之作此貽英仲

長松十尺能嘔奇氣與高厚相撐支藤梢卷雨鐵繩壯嚴石留雲龍
鬣披人疑巨筆能致物我見虛室常驚鷹營丘已矣得此幅何乃蛻
骨存其皮

王長卿檢校將北歸作古木幽篁一幅贈別自繫長句

十尺枯槎百尺筵騷向毫端發性靈倡條冶葉外姿媚瘦筋勁骨中
儀刑裁將嶰谷伶倫管移下天津析木星酒闌拈與君爲別留眼相

看似此青

強振之招遊梁山新築別業即賦秦少游墓在西

明臺觀後惠山前新營堂館貯風煙籐陰不蔽淮海墓茶井遙分桑
苧泉好景正須多領略佳辰且復少留連劉伶一鍾太早計卻要冥
靈受大年

八月十七夜半後看月

錢塘城東湖海西四更月上寒淒淒太陰垂精金氣盛列宿藏景珠
繩低鐘管沈沈尙傳幣羽毛讓讓屢驚栖蟾蜍初不隔風雨誰其翼
我陵丹梯

寄廣陵陳新甫侍儀

跋馬望君君未來誰共錢塘雪色酷言從外臣受寶訣不與朝士通
銀臺千重雲海蓬萊出十里揚州芍藥開何嘗六合無泥滓鵬翔垂
天亦壯哉

贈相慕入余生

柳待制文集卷六

春盡千林響杜鵑過門贈子遠遊篇呂醫山人不在貌郭璞葬書宜
有傳九州莽莽載神氣八卦章章行化權爲誰卜兆得龍耳雙眼高
懸水鏡銓

題極元所藏魯公君謨帖極元南湖主僧羅雲南湖堂名

論書貴神不貴似顏蔡一源同出嶠虎卧龍跳氣深穩金春玉雁聲
諧和蘭亭妙趣端有證石鼓大篆知無訛羅雲堂中寶書寫帝罔奏
開明月多

久不與子長交問今日初寒讀向所示文清諫事篇慨今感往

併賦憶別

縱子不即寧無書文園多病比何如古人千里有命駕今我經年成
索居希聲久閱清廢瑟蜚口併失膏蒲菹百嘉賢亂斯道輒賴獨高
文時起予

端嘉以來國漸傾徐公常繫時重輕宗周既隕言益驗先漢無成祖
實萌子房季札猶不死孝章孔融宜有名偉茲傳信秉史例三歎前

賢畏後生

題關全平橋行旅圖

關全畫用神屠手善刀一割無全牛元氣何年始磔裂青天半壁尙
分留藤梢松骨鎖紐壯蟲篆鳥章形體道不觀盆盎古鼎洗古人制
作吾焉求

絕句 七言

夜過高郵有感二首先子在宋嘗授是邑令未赴而內附
堂上嚴親已夜臺除官未赴北風回可能不有朝歌感今日經過重
一哀

其二

高沙湖裏明珠顆斂弄寒光久寂寥不見揮毫舊詞客月中露濕木
蘭橈

自宗正府西移居尙食局後雜書五絕句

都城一住一年餘孳孳今朝更徙居奴輩莫嫌家具少篋中猶是借

柳待制文集卷六

來書

其二

官河兩岸水鱗鱗倚著誰憐一士貧欲學成都百錢卜支牀龜殼未
能神

其三

鏡裏初時見白須鑷除便欲去根株如今留得星星影消向人前喚
老夫

其四

未明車馬省門開面面風霜一寸埃借得小腮容我懶五更高枕聽
春雷

其五

南隣席公西馬卿高冠多角已青冥莫云相失三里遠躡屐端來談
五經

河中府嘗歲大旱民康擬實導其府知事張君徒行百餘里請

水雷公洞對雨隨至遂以有秋延祐七年余官國子學諸生魏讓道擬事乞余賦詩余上世自蒲徒南亦邦人也作三絕句以詠歌之

雷公洞裏取神泉喚起乖龍不用鞭旗脚未收三尺雨始知真宰有微權

其二
蒲中千里古提封生齒蒼蒼仰歲豐一雨端由誰所致太空冥漠不言功

其三
河東吾土首山陽夢裏時時問故鄉今日商歌歌喜雨晉風猶合本陶唐

灤水秋風詞四首

三 夢 選 慶

其二

朔方寶意留屯處上郡蒙恬統治年今日隨龍看雲氣入荒同字正熙然

其三

朶樓清曉嘗祠罷吾殿新秋曲宴回御帛功由寒女出分頒恩自九天來

其四

西風初吹白海水落日正見黑山雲旃廬小泊成部署沙馬野駝連數羣

後灤水秋風詞四首

積中十里號五里道上千車聯萬車東賚西琛通朔漠九州四海會同初

界墻窪尾砂如雪灤河驚頭風捲空泰和未必全盛日幾驛雲州避暑宮

旋捲木皮斟醴酪半籠羔帽敵風砂丈夫射獵婦當御水草肥甘行處家

山郵網客供次舍土屋迎寒催墮藏砂頭摩姑一寸厚雨過牛童提滿筐

題立仗馬圖

玉立形埒氣尙肅食殘芻豆更何須太平未必閑無用一幅君王納諫圖

代簡以南醞一壺遺繼學待制繼學在北部嘗賦柳枝竹枝詞各五首

歌罷竹枝歌柳枝榆關雲月巧迫隨麴生雅有江南思欲寫清音到處吹

題宋徽宗梅雀圖

雙雀飛來曉色勻宮梅如雪鬪清新紇干山下他年見青鳥司花不是春

柳待制文集卷六

西 夢 選 慶

題宋徽宗扇面

瑤池池上萬芙蓉孔雀聽經水殿虛扇影已隨鸞影去輕紈留得瘦金書

題宋徽宗歲壽桃核圖

青鳥銜書昨夜來蟠桃如斗核如杯蓬萊殿上三千壽不及春風夢已回

題金顯宗墨竹

海潤星輝大定年生綃筆筆寫蒼烟若爲夢裏簫管谷直到洋州雪後邊

題蕭照江山圖

荻浦楓林宿暮寒夕陽收盡月浮灣騷人一曲江南思彈徹篴篥送馬還

題李藻河梁泣別圖

風吹大漠朔雲飛兩鴉摧頽一鶴歸便使節毛零落盡葵心終不負

朝暉

題錢舜舉禾鼠圖

華黍如雲兆歲功，尚嫌鼠穴未能空。今朝試舉迎猶祭，直想西成入蜡通。

題釋迦出山圖

耳輪卓朔髮垂肩，碧眼初開濯淨蓮。優塞波王先頂禮，明星一點正當天。

題窠石海狗圖

越犬初隨賈舶來，閑階弄影小徘徊。花陰滿地濃如雪，解下金鈴不用猜。

題海潮圖

巨魚吞吐不知勞，千古靈胥氣尚豪。夜半西風槎信到，銀蟾初掛海門高。

題牧羊圖

柳衍制文集卷六

五

氈毛成毳酪成漿，沙水分流草滿場。說是老羝人立處，金華山下茯苓香。

題睡貓圖

花陰閑卧小於菟，堂上氈毼錦繡鋪。放下珠簾春不管，隔籠鸚鵡喚狸奴。

題折枝海棠圖

東風庭院紫綿香，翠碧飛來午影長。啼濕紅妝看不厭，祇疑春色在昭陽。

月中度居庸

光斜參半月，臨關偏塞青山霧。露間行向小橋看，影過冰霜刻畫大堅頑。

六馬闐闐廿四蹄，行穿澗道石東西。嵐光忽破天光出，正北諸峯直下低。

荆門

荆門西抵李開務，一閘兩閘初放程。南風關水不容攬，明日新霜占曉晴。

河塘底裏通涵管，宣泄堤防計未迂。大抵成功搖末議，卻將失得較錙銖。張子仁為都水監丞，日作涵管，東港錙銖積潦一時以為便，而今或有非之者。

洞傷

誰初種此萬株柳，欲與行人作夏涼。竟使新樵入官簿，秋風顏色正洞傷。

夾港守凍

九月除官十月歸，冰河迤及膠舟時。江南地氣迎人冷，要我梅花別後詩。

其二

過江數日看西湖，猶說丹陽酒未沽。兩岸冰花舟一葉，畫成北客采詩圖。

其三

夢裏曾聞采玉河，人間信有襍凌波。憑誰一蹴瓊瑤破，奈此山陰雪。

興何 題日觀畫蒲萄 昔有狂僧字仲言，酣嬉坐證法華門。探淵卻值乖龍睡，摘得驪珠一口吞。

北山招隱詞四首題李卿月小隱圖

烟雲奇彩稜稜見，水木高齋面面開。畫裏青山雖甚似，夢中玄鶴幾曾來。

其二

枅欄布葉尋常大，略約通溪取次斜。誰送茶烟來北嶼，卻留梅月在東家。

其三

徂歲蒼松驚出屋，度秋黃葉看成堆。賴憑故篋書千軸，領取虛名水一杯。

其四

此圖盈尺山論文何處看雲水似空幸自冰壺堪作傳莫憂瑤草未生叢

洪州歌

豫章城西江土舟船翁夾柁起紅樓官鹽法若有饒乏市利商功無算籌

其二

舊坊馬甌誤驚眠新水魚來聽賣鮮詫說閑曹無一事悶前小吏送餐錢

其三

厭原山上雲封頂谷鹿洲前水作文老向江城收物色洪崖仙子舊知聞

其四

騰騰寶氣貫天中一劍西飛一劍東化作城南鎖蛟柱人言下有支祈宮

柳待制文集卷六

七

其五

東湖水滿葑雲開掠取烟光雨色來未放官絲與畚牖且從魚樂占池臺

其六

黃砂素礫漫江干黑風白浪開檣難聞道雨時水橫溢數尺不土昌門端

其七

相國臨邊節制高春城小隊簇旗旄日開南粵無拒命翡翠生犀數貢毛

其八

秋屏閣上看西山每到須拚薄暮還豈有珠璣資販弄祇教塵土羨蕭閑

其九

莫蒿鮮滑勝雞蘇滿尺河豚玉作膚漫說江鄉美庖傳幾會風味似

尊健

其十

諸使官名小字題石幢今在驛垣西當時得託大手筆岐陽十鼓與之齊

其十一

賈履山翁歸未歸洲南日日候荆扉白鷗知爾不悅啄黃鵠去人當一飛

其十二

圓勝新雨得春多幾箇閑人載酒過夾徑金沙編作障懸根翠栢種成窠

其十三

女兒頭戴角冠欹斜菜垂垂髻齊十里來城肩擔重新晴菜把賤如泥

其十四

柳待制文集卷六

六

舊聞雙井團茶美近愛麻姑乳酒香不到洪都領佳絕吟詩真負九回腸

其十五

中男十五學棹謳大男前年能競舟辦作神筵賽寒食併將犀炬照潛舳

次韻奉答德幾冬日見寄

雪滿千山雲滿溪半竿寒日稍平西東風不爲年芳地錯莫江梅吐未齊

其二十一

鷓鴣大杓勝舒州欲挽春江水倒流聞得桂香無鼻孔采詩真負豫章游

其二十二

霜水添流入小江天書誰致鯉魚雙松風正繞烹茶鼎蘿月斜窺點易窻

其四

歸來重理溪西田小結茅堂野水邊
天土函書催子節先春當買粟
籬船

題王子質家青山白雲圖

畫裏看山段段奇山人況復有清詩
白雲去逐孤飛鶴舊笛淒涼莫
更吹

題明皇按樂圖

開元天子樂當陽手按琵琶引鳳凰
曲譜纔翻新玉笛淚痕還滴舊
香囊

題王若水為仙都宮主趙虛一畫蒼崖古木圖

金門羽客住仙都玉立蒼官五大夫
微月滿空笙鶴下一林秋影散
龍胡

題太玄天師畫升龍圖

博大真人衝氣機硯池傾倒墨龍飛
風風雨雨成功後卻蛻升形上
柳待制文集卷六

袞衣

題松雪翁畫杜陵小像

一代詩材飯顆山國風雅頌可追還
秦州行色湖州畫四海新愁儼
在顏

題薛朝陽畫扇

松雲如蓋沐微涼半嶺風回澗谷長
子把丹經蓮葉上舉頭見日出
扶桑

題鄧伯元經歷家四景圖

花香柳影弄輕柔簇騎沙頭喚小舟
啼鴉聲中流水急故須秉燭繼
清游

其二

長松如幄蔭清溪溪上飛樓不用梯
對奕者誰吾識汝奩中日月兩
隨雞

其三

白雲黃葉掃成堆誰戀林中濁酒杯
流水自流山自在揮絃送鶴幾
時回

其四

殘雪空林掛夕陽小橋流水數家
藏山人受用饒風味芋火温温酒
似湯

訪坦溪葉審言主簿留止宿明日千
之要山行瞻禮西巖石佛

鐵應真像追省舊遊賦絕句五首

精鐵初誰像應真更合巖石化金
身天龍自是當加護灰劫知他隔
幾塵

其二

巖龕古像剝青紅山水蕭蕭殿影
中若也莊嚴能不朽是將智力關
虛空

其三

石路無泥野色開二三童亦從來
舊游如夢秋如水莫遣山靈勒
柳待制文集卷六

駕回

其四

主簿歸來樂澗槃相過纔得奉清
歡圖書秘奧方頻啟樓閣重門更
一彈

其五

石佛巖南有竹家百年文采似朝霞
爲子肯蠟游山屐同倚西風問
菊花

題制置王霆家所藏宋穆陵戒諭溟帥御札二首

衛公故物文皇語珍重孫曾綠錦
囊百歲蓬萊既清淺一封御札淚
千行

其二

長江天塹重邊防備禦尤資閩寄
良國勢雖然淪叔末訓辭猶足示
安強

題壽皇御題淳熙宮畫牡丹扇面

劍南樵客寫花容院畫流傳號國工
春壓玉蘭江雨歇彩鸞驚夢又
成空

其二

天香國豔豈堪描生色誰將上尺綃
留得當時宮墨在杜鵑啼處兩
蕭蕭

題息齋墨竹

李侯筆下翠琅玕著處清風起畫
寒蘭亭誰絕識祇將玉匣詫
人看

題宣和御畫鷓鴣

瓊蘭宴幸撫盈成粉墨區區寫物精
天上移來鷓首次人間留得乾
千名

行界牌源道次小憇民舍

小谷疎林受數家年芳猶有刺桐花
白雲不爲青山地截斷前峯兩
髻了

柳待制文集卷六

三

其二

卷桐爲角寫烏鳥吹斷行雲日未
曛雅鄭亡來寧有譜南音何得更
函胡

題理宗御書賜盧允升扇面

尺素題詩賜巨璫一時恩倖詫荒
王王派廷鳳去尋常事又爲東周引
恨長

鄉友趙用章自廬山來訪作仙華
畫畫圖贈之并題一絕句

看徹匡廬五老峯雲松點點故山
同人寫出仙華面分付歸鴻與
晚風

柳待制文集卷六

制代人作後漢亦同

趙王封贈三代制

丘鄰察贈靖忠保德和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諡康傳制

先德後功周室所以開守文之治左宗右戚漢廷所以推廣愛之仁
粵我熙朝肆崇勳籍爰念副駢之盛載頒贈禮之華具官某至大能
剛誠善不伐曩生知於孝友亦世篤於忠貞配大姬車服之多而動
無踰節襲元戎旂物之貴而出則專征惜不百年成子一障方懋式
商之命用恢全趙之封死也如存極二公而論爵沒則有諡合二美
以易名以寧假廟之靈以衍配天之澤於戲昭昭在上爾母忘陟降
之恭赫赫厥聲予亦有封建之福歎時寵渥光對前聞

木忽難節王贈亮節輔保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諡惠義制

柳待制文集卷七

元功次簿賢實著於邦彝異姓眞王貴貴無踰於戚晚爰舉追褒
之典以隆勸厲之仁匪日私親其惟本始具官某大圭不琢雅量有
容愛士甚於扶傷郵民幾同拯溺念烈祖首歸眞主茂開社稷之勳
肆累朝得尙元姬申修車旂之錫每虛懷而抱損遺御氣以遐征是
用哀對寵光肇加美諡上公九錫既峻陟於維垣大國三軍亦就更
於全趙於以示旌勞之厚豈徒爲備物之彰於戲扞城而矢腹心已
予躬之不閱聯端而託肺腑賴爾後之多賢承服異恩式承嘉薦

木安趙王贈繼志樂善全節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諡簡穆制

三恪封陳重是神明之胃外戚在漢豈首恩澤之侯瞻爾勳賢維子
肺腑恂容儀其既遠修命數以獨隆具官某昨若春溫巖然山立仁
民等於愛物養性推之事天稽首而稱北藩祇服皇明之被奉圭而
朝上國式觀侯度之修持一矢以招魂指孤城而隕涕屬定鼎卜年
之伊始宜出綸揚渙之有光國本王封遂升庸於元宰諡則周道爰

諫行於奉常極臣號以加崇爲增車而增貢於戲帝室之親曰甥舅
已莫資夾輔之勤君子之澤在孫曾尙克相諒謀之永庶憑臍盤不
輟寵休

回紇追封趙王公主 皇祖姑

王姬下嫁匪誇車服之儀戚里聯姻有焯旂常之績屬新鼎命用錫
綸音某星婺騰輝天潢毓秀正家而尊五典出言必盡於儀規成化
而本二南動作無踰於矩則嗟月輪之既缺睇風馭以奚攀大邦爰
啟於封圻貴上肇隆於位號式流終譽豈務私恩於戲掄翟翟衣等
殺猶存於后飾畫堂甲觀宴娛緇緇想於神遊吞爾管魂承子休寵

阿實忽都魯封趙王公主 皇姑

周厚懿親服在宗盟之列漢尊太主具如藩國之儀方胥樂於燕詒
宜亟申於褒寵某天支秀曄坤德柔嘉肅雍雍觀婦道之成庶倫以正
順異得家人之吉時義有閑被象服以攸宜乘翟車而肆觀朕方悼
敘九族問及諸姑爰疏封國之恩以楸保邦之慶於戲彤管有焯尙

柳待制文集卷七

無忘女史之書大禧是承以克享壽眉之介益昭殊眷不格繁釐

阿刺的納八刺追封趙王公主 皇姑

公主亦號帝姬周道實嚴於貴貴侯王厥有國邑漢儀兼示於尊尊
允懷同氣之親誕錫均釐之貺某懿恭恭維則柔順可貞純化覃於家
邦美行應乎圖史昔祖姑監國輔成定命之基今伯姊在天與享肇
禮之福號名既正本幹益隆庶徵顯孝之靈以篤孝孫之慶於戲下
王后猶一等豈車服之維多封異姓以七旂尙旌章之未備舉茲常
典慰爾營魂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侗封贈二代制

祖懋故河東宣撫檢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尙書上輕車都
尉追封莫寧郡侯諡文惠

錄再世所以廣恩朕亦嚴於馭貴活千人者必有後爾惟篤於象賢
瞻時進讀之臣應我申褒之律其昭先美以示隆私具官姓某祖具
官某直養以全剛靜修而致遠方聖武伐太原之日羣生靈歸中國

之仁布衣而借前籌幕府以爲巨障寇恂還守河內上功正切於轉輸馬援去卧壺頭壯節自甘於歛退迨今墓上征西之字比之襄陽墮淚之碑燾後而德已滋詒謀而報不食爰舉易名之典肆加胙土之華於歲命數視其孫惟毋嫌於少殺節惠壹於行直亦託于非常杏爾營魂欲子寵渥

父昱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追封冀寧郡公諡忠敏

子爵而論其世王者推廣孝之仁積德不必其身大夫有顯親之義若時令子維子近臣追榮式應于邦彝初命遂加於公袞具官姓某父具官某卓爾能立休焉有容參元戎闔外之謀得君子師中之吉蓋嘗執筆而計兵食入關而課民庸孔明恢蜀道之圖非蔣琬莫安留府杜預卒荊州之伐而羊祜不見成功勳名在二子之間報効稽十年之後流之長者必榮洛苗之遂者維芑糜來宣庸昇於高牙考行仍申于美諡於戲氣爲物竟爲變尙炳然江漢之靈秋曰嘗冬曰

柳待制文集卷七

三

丞宜秩爾豆蓬之薦死如可作寵至其承

祖母張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尊祖必有所儷國家重賢賢之恩抱孫今見其成君子謂善善之澤肆因眷獎併示追褒具官姓某祖母某氏德順而莊教慈以肅公卿取爲家法娣姒視若母儀屬世嗣之升朝從良人而命爵小君所以序貴式增禴翟之華大夫則知承宗有焯形鹽之薦庶茲幽窆服我寵章

祖母蒲察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王父以孫爲尸本支宜於百世婦人從夫之爵恩禮視於諸侯其廣朕私以洪爾慶具官姓某祖母某氏柔儀範俗淑行正家早親筐筥之勤晚遂厄厄之養及燕謀而始大修象服以斯皇一命爲榮尙不食生賢之報九原可作庶其知稽古之崇有奕寵休無間冥漠

母仇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朕大倣官聯咸有羔皮之德肆惟本始孰無烏哺之恩寵親所以屬

人臣錫命所以重國典具官姓某母某氏出自仕族動爲女師采蘋恭其先在家循於法度殷肅勸以義從政閱其勤勞所嗟風木之悲不見樹萱之色母貴今以其子婦爵則從其夫周制稱寡小君爾尙服漏泉之澤冀節惟方千里子敢愛大國之封既極哀榮益隆備享

翰林承旨王約除兼太子詹事制

太子繫國本既茂建於元良詹事猶古官茲重煩於耆艾爰當禁林之直乃陪儲幄之遊命出自中聽學於外某學知體要行應樞機深醇有儒者之風謙退持廉士之節頃久勞於民社遙峻陟于詞垣迺先正其心無若裴垣之敢諫願可託以子何嫌周勃之少文惟折旋規矩之必端資左右侍御之皆正此事要關于輔導若人無愧于典刑班躋少端尹之聯省給悉歸于唐府位冠大長秋之上進趨壹用於漢儀幸茲眷禮之優示我責成之重於戲以汝爲商山之羽翼是將觀德教於初爲子隆周室之本支以克蘇燕休於後勉摠忠蓋嗣有寵嘉

柳待制文集卷七

四

真大道教祖師無憂普濟真人劉德仁加封眞君制

蓋聞大道常清淨自化固盛治之攸資至人以澹泊爲宗矧前聞之足證庸加寵澤增賁玄門某凝神若虛應物無迹知性皆本有混同孔老之間然言不離筌終始天人之際雖深藏而弗售已妙用之顯行今熙朝克美於象元肆列聖重光於異命是用躋爾仙階之貴昭予帝社之隆以迂蕃釐以開來裔於戲騎日月而遊四海想神馭之如存官陰陽以遂羣生尙物情之咸賴祇服茂典益暢休風

東嶽泰山加封大生制

帝出乎震始萬物以司方嶽峻千天配二儀而作主惟此云亭之祀具諸封禪之文肆考彝章特崇徽號仁存率育德載無疆出雲雨於虛空割陰陽於昏曉中州扶輿之氣豈祝融獨得其宗泰山維魯之瞻蓋龜蒙奄在其下迺欽柴而備禮洎平土以告功是爲王者受命之符亦曰庶民錫福之地想廟容之如在帝號于大生以薦明釐以昭靈貺於戲金匱開而玉策得豈其爲方士之虛談白麟至而朱

風來厥亦有聖人之能事歆子時渥惟乃之休

詰

江州路聖治太平宮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加封詰詞

朕聞大道亦強而名固具胚輝之造至人以虛為用實高監御之司
瞻茲衡嶽之佐神魏鎮匡廬之治所式稽彝典申錫徽稱某氣孕亭
毒之先功參化育之內崇巒穹谷亦闕景以揚靈法象真圖雖無形
而有物受任十華之使寓神八極之遊蓋眾靈竦聽其馮訶而三界
總歸於巡徵諸青城丈人各主分地厥有貞符邁朱陵仙府別啟洞
天合嚴明祀是則微顯闡幽之故昭乎禍福福善之機用加四字之
真封對答萬年之光命於戲六號之式頒邦國朕方稱秩於無文八
卦之德日鬼神爾尙克昭于不應祇承茂渥益暢玄風

興國路九宮山太平護國真牧妙應普興真君加封詰詞

神張

蓋聞神仙能伏光匿景豈有迹之可稽山川亦舒翹揚英知炳靈之

柳待制文集卷七

五

攸在稱秩式躋于明祀出綸爰昇於真封某和以天倪動而淵默蓋
根諸性命之學至誠灼見於蒼龜故形為禍福之言妙用不離於橐
籥宋代嘗禮之而賜號匡君乃邀爾以結鄰迨今羣帝之追陪猶為
九宮而來下於戲茅初成駕龍而去長司句曲之天許宣平騎鶴而
歸不忘城陽之宅以時胙蟹服我寵嘉

表

進南郊鹵簿圖表

陽郊展采冀天地之顧欽法駕示儀象星辰之次舍茲命工人而加
繪輒於督御以上塵蓋聞大事莫貴郊禋盛禮必有樽節故鹵簿總
屬車之次而公卿在駟乘之間昉周制而已然稽唐儀而始備後先
清道單行宣六引之威左右畫衣雜采占五方之色此文事必戒武
衛凡樂聲實具禮容乃若古今輿輅之等威上下旗旂之度數非資
圖寫曷究微章雖成能無與於咨詢而曠典尤宜於藻績用旌徽贊
期補明時此蓋欽遇云云熙洽宣光柔嘉作則戢干戈而肆夏繼序

斯皇欽歷象以授時和邦維允方員丘之建祀列大盾之在廷彰彰
物采之多表表聲明之盛臣致君心切議禮才疎託以丹青紀太常
十二旂之部傳之琬琰揚天子億萬年之休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廟祀序正示惟辟以奉天宗室崇成知敬親而尊祖率觀不構益壯
洪基蓋聞昭穆配乎二儀禘祫等之百世故王者有萃渙之義而天
下形孝敬之風昔周制都宮位皆東向及漢立原廟意在別祠使非
楹楨之穹崇曷稱堂筵之修廣聖作適逢于今日孫謀直篤于前人
欽惟云云圖大宅中本仁祖義念垂衣而致治躬服采章沿乘輅以
為邦首嚴仗衛企想月遊之舊著為時祀之彝方圖上於土功且備
聞於金奏臣某西雍應職北闕趨班髦士攸宜參工歌於九夏孝孫
有慶格神保於萬年

大駕北還起居表

振蹕上京修累朝之故實回輿北闕肅萬乘之威儀百辟承風羣黎

柳待制文集卷七

六

矯首蓋聞周室嘗別營於西鎬漢皇亦時幸於東都將令侯度之益
恭以示王靈之威戒先驅而鞭日御甫瞻羽衛之隆得壯士而挽
天河已覺氛埃之淨故所至則如甘雨之澤物仰之猶若景緯之麗
空茲一人舉動之間惟萬世治安攸繫欽惟云云懋昭湯德丕顯文
謨民協于中雖明刑而不犯皇建其極實欽福以用敷從官方邁候
於雞翹父老宜竦聞於風吹臣某躬塵器使耳屬鸞音行葦頌功知
明時之有道蟠桃獻壽祝萬歲之無疆

御史臺賀正表

帝王御曆方開有道之長春秋首時式正履端之始乾旋坤轉雷動
風行中賀盛德在躬深仁及物恩覃肆宥欽五福以用敷治恪重熙
歌九功而惟敘穆穆龍樓之養繇縣燕翼之祥元會充廷泰和成象
臣忝司邦憲肅奉朝儀升中呼嵩嶽之三願符聖壽執法近太微之
次誓竭臣忠

監修國史賀正表

天明即命紹開帝歷之隆王朔體元序正人時之始大鈞塊圮和氣
冲融中賀德協重華道昭全美御端門而肆赦萬寓春坐宣室以
受釐五辰順軌方九賓之在列萃諸福以來臻臣忝冒師垣兼塵史
觀默樽奉酒庸申効于嵩呼鴻筆紀謨願同符於洛晝

宣徽院賀正表

寅正首月用泰始以受時申命自天體乾剛而出治一元斯暢庶彙
咸亨中賀祖義本仁宅中居正民和物遂方臻康乂之期文恬武熙
迄底安強之効極怡愉而致養罄溥率以來臣廷列百僚嵩呼萬歲
臣幸聯邇列肅奉上儀趨未央前殿之朝預觀圖籍總宣徽南院之
務益謹饗羞

泰定甲子賀聖節表

六甲初元月次黃鐘之琯萬年景運天開紫電之祥八表頌聲兩間
協氣中賀體乾剛健乘泰吉亨為國家有九經人文丕顯建皇極欽
五福帝訓于行廣聖學以緝熙啟神謀而繩武爰上玉杯之壽用祈

柳待制文集卷七

七
歲
選
慶

寶命之中臣職守宗祧躬趨班署日添綉線式觀龍德之中春在彤
庭茂衍龜疇之福

箋

宣政院賀千秋節箋

天臨朱邸肇迎仲月之陽電繞紫樞式應前星之瑞宮闈同慶寰宇
交欣中賀生稟懿恭德全仁智承至尊守重器親總政機選端士聞
正言益隆國本方元良之建位宜壽考以維祺某幸綴邇班載逢華
旦宣風西域既來九譯之環稽首東儲願上千秋之鑑

國子監賀受冊箋

皇儲正位肇新玉冊之頒宗祀繇休丕衍瑤圖之慶泰和斯暢震道
乃行中賀蘊德誠明問學光大教諭成而三善得帝訓時欽元良建
而萬邦貞民情咸戴方彤廷之修禮宜朱邸之迎祥某職忝膠庠心
馳鶴禁日輪月暈願有繼於雅歌乾符坤珍益懋開於典運

狀

升祔禮成請推恩賞狀

竊惟帝王之興實由祖功宗德積累所致故制為廟祀以極崇報之
禮配天同大猷賦盛哉粵昔世祖皇帝肇建宗廟創修禮文聖子神
孫繼紹纂承迺英宗皇帝斷自睿謨載廣廟室至於今上皇帝嗣服
之初始克落成爰以泰定元年五月十四日奉遷祖宗神主妥靈新
廟廿六日欽奉顯宗皇帝英宗皇帝神主升祔朝祭盛儀緝典照映
古今凡諸臣子獲與奔走實為非常萬一之遇蓋有殊特之禮必有
殊特之恩宋金以來每行大禮則必等第頒賜行事之臣以為非此
則無以均釐錫福于下也今朝廷丕崇太室遷主禮成而顯宗皇帝
始由晉邸昭受大號與英宗皇帝並祔于祖宗之次此皆曠世甚盛
之舉謂宜參酌古今特推恩沛自獻官而下行事官員等第賞賜庶
幾有以隆熙朝闕祀之祿而書之信史亦將示法于將來

請添造單羅法服狀

欽惟世祖皇帝肇建宗廟始定祭禮每歲孟冬卜日大饗命大臣攝
行其事以時方寒洵故自獻官下至與祭諸職用法服等皆以夾
羅為之因襲已久遂為故事至如南郊太社雖別造祭服亦止循用
夾衣之制比年英宗皇帝更定四孟時饗以來每遇孟夏孟秋行禮
之時被服夾衣升降拜跪往往暑氣蒸鬱流汗沾濡其于肅將祀事
之意或者不無乖戾今檢照到亡宋太常因革禮祭服條內該真宗
大中祥符六年准詳定所言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今尚衣
庫衾冕等蓋每歲仲冬祀園丘所服皆是夾衣宜衣冕服制度改用
單羅則是古人制作衣裳唯欲適宜未嘗以單夾為拘以此參詳若
依太常因革禮所定典故除太廟南郊太社各有法服外各處權宜
添造單羅法服全副二十身專充夏秋祭祀獻官近上職事行禮之
用庶幾馨香達於神明而于祀之儀不為無補

柳待制文集卷七

八
歲
選
慶

薦乞石烈希元狀

竊惟用人當求實才薦賢務合公論其人賢矣則稱其才而薦之非
過舉也取其長而用之非市恩也方今設科取士之外凡隱晦丘園

才德彰著之士又令所在以其名上聞朝廷急於得賢之意茲可見也此年以來若楊靜起於成都卽除四川提舉史灼董士廉起於燕南卽除翰林編修國子助教皆由布衣以薦入官今更數除率能崇尙名節而有難進易退之風則薦非謬薦用非濫用亦已明矣伏見都城處士乞石烈希元年踰半百篤志窮經尤於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蹟鉤玄不背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形于家庭信義之實稱於朋友邇者翰林集賢諸老監察御史惜其老于文學累嘗交章論薦以謂京師首善之地有一安恬之士獨能遺外聲利篤學力行起而用之則可以表倡四方興起風化非直爲希元私也某猥以庸虛忝職奉常日虞曠敗獲戾官箴蓋討論禮典稽考儀文必得通經學古之儒老成名德之士乃爲稱選某熟知其賢用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乞石烈希元擢充博士代替某名關必能修舉職業上副朝廷優賢崇禮之仁

柳待制文集卷七

九

祝文

行祀嶽瀆祝文 代李學士作

中嶽

維嵩作鎮奠於土中蟠地與厚配天比崇雄巨秀峙二室西東亦有河洛融液宣通日神鎮星實主實宗爲周生賢肇漢登封載其嘉應昭示無窮明德宜祀爰有廟容於皇聖元越古同風祝號祭式與時並隆皇帝曰嘻邦彝是庸汝維侍臣往卽祠宮熏香奠幣明薦余衷承命載驅敢有弗恭練日旣良卜牲斯豐神之格止有懌無恟百祥來集洽于時雍天子萬壽維神之功

南嶽

列嶽在地實張四維神氣所載猶體有肢昔舜修方望秩以祠虞德昭升五典克嶽矧茲衡山屹鎮南離七十二峯巖岌巍朱陵之洞祝融之司泄雲吐霧闔闢神機乾綱旣正以奠民麗敘祭有章百王承規皇元繼照文德敷施稽古作制茲祀維時牲號斯崇神人具宜

天子在御宰臣考儀通下聖書香幣載馳爰旣泣止卜日諫龜嘉萬誠陳有飶菲菲宸心旣將神亦冥煇昭茲靈貺報以蕃釐於萬斯年格於隆熙維嶽維固維國之基

淮瀆

淮出胎簪其源甚長禹始導之乃自于唐有山相柏鬱乎蒼蒼會泗而沂茲焉濫觴美德維神其靈孔揚列在中祠視秩侯王聖朝崇祀厥有彝章實籛斯幣實函斯香亦旣泣止練日維剛牢醴在筵式薦苾芳皇明祁祁淮波泱泱萬年有永神降之康

濟瀆

濟初維沈發自垣曲孟陽二源始匯而畜是爲龍淵寶制坤軸噓呵雲霧變化忽倏貫河溢榮有顯有伏及其注沂遂列四瀆爰始秩祠名在宗祝皇元稽古大正疆服祀事孔時載祇載肅聿修歲彝薦此芳郁昭其格思報以景福天子萬年神有嘉穀

北海望祭於濟源

柳待制文集卷七

十

天地之間環海爲區北有瀚海窮髮之隅粵初望祀亦聖所謨瞻惟濟源茲神之廬有赫玄靈可考不誣並祠嶽鎮矧在輔都維聖憲古載敷命書迺馳香幣迺闡神居靈兮來下皇情孔孚祚胤明昌聖有貞符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問井田廢而阡陌開鄉遂都鄙之制不可復矣厥後名田之請限田之議均田之法作輟紛紜前以爲利後以爲害識者有遺憾焉唐之計口授田有口分有世業粟稻曰租綾絹曰調與夫歲二十日人力之庸其取之民者如是而已可謂法之善者也亡幾而遂廢不舉豈其制雖有所本而於時或非其便歟抑人多田少必不得已而後廢之歟井疆遠矣計口授田之制今猶可踐而行之也願與諸生訂其古法之可以宜於今者

其二

問自秦滅經籍至漢興易書詩禮春秋稍出而樂遂亡矣或曰孔子之時擊于繚缺適齊適楚適秦鼓入河鼓入漢少師磬襄入于海而器與人已不復傳非亡于秦也蓋雖制氏在漢世爲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則河間所獻又特雜采諸子之言而已宜後之論樂者紛紛而莫之底定也以隋唐周宋諸儒之所更定而猶不無遺憾焉則待其人而後行固自有時哉今天子在上有意於制禮考文之事蒐攬廢墜討論而興起之抑豈無其人乎則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以備六經未備之經而聳吾元之德於秦漢之上顧不甚盛甚健也歟試相與誦其所可取者焉

其三

問凡祭祀必有樂學校之祭小則釋菜以食爲主大則釋奠以飲爲主故舍菜合舞於春頌學合聲於秋而禮記之書特以仲春上丁習舞釋菜命之樂正又謂凡釋奠則必有合於時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若所謂樂祖者無專祀也其習舞與聲皆大合六代之樂北齊嘗以大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至唐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兩京用宮縣令三公攝事隆禮備樂斯亦至矣然宋既加王儀其樂第用判縣施之堂上而又不設舞於庭蓋宮縣判縣一豈一殺當時議禮之臣其所損益亦有意歟抑有歌無舞又與古人習舞合聲之制有戾歟今仲春上丁將舉祀禮則禮樂之事亦諸生所當講切而究明之者願細釋其說

其四

問自田不井疆民不什伍而分田令賦造器制祿起田役作軍旅凡先王所以維繫其民之意於是微矣秦開阡陌漢事兼井人忘重遷俗尚流寓至晉稍明土斷之制逮齊復申黃籍之令故戶口漏於國版而夫家脫于聯伍者皆受而注之其後百家有譜東南別族僑舊錯處姦偽益滋寬鄉爲墟狹邑成聚難以闢田增戶列之五事責之守令而猶未之有止也今欲上知寧人之方下知安土之利存亡更守出入相司有無相貸疾病相救一道德而同風俗願以何術而濟

登茲試考覈古今之宜以詳著於篇

其五

問下情之通塞治亂得失之變係焉工箴警詩道訪市議不以人廢言之意蓋三代同之自是而降漢最近古凡所論建必合其同或諸侯王之有詔或列侯宗室之與議或達二府之僉謀或用諫大夫之決策以博士議郎之小臣而猶得與丞相列侯二千石並預諮訪亦幾乎公天下以爲心者矣然言路浸廣而治道浸微豈苟同挾和之論徒爲希意順指之私耶抑履霜堅冰之喻尙不足以開自牖納約之明耶其不制爲一定之法者無亦示夫廣聽兼覽之公不於其人而于其言耶今朝廷求言視漢而益切願處士橫議與學校正論孰得孰夫必有能辨之者矣

其六

問三正之起尙矣說者謂夏正建寅爲人正商正建丑爲地正周正建子爲天正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凡國君即位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夫春秋尊王之書以正次王以王次春則正月者周天子所用之正也先儒謂其以夏時冠月而以周正紀事正月非春時固不易然書序一月戊子師渡盟津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於盟津則一月者周之一月亦遂以爲歲首矣不知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定有所考据乎或者又謂周人改月而兼存夏正其證已多見於經傳所載之文乃若周官既曰正月而又曰正歲幽詩既曰七月九月而又曰一日之二之日左氏固已惑之而孟子所記徒枉與梁之成則一以當代正朔言也夫子以四代禮樂答顏子爲邦之問首之曰行夏之時此則聖人經世之法之所寓如是而猶有焚經以建亥者矣不然則建辰建卯將何時而可定于搖光皆見於子而陽氣已潛萌乎黃鐘之宮此天之所以爲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治曆明時實爲王政之大端舍是而不之講則非當務之急矣

其七

問六官之屬備于周合而典則柄統散而庖翟春菓莫不有政有事

今其書詳焉漢去古遠大抵多倣秦舊而法制日密名數日滋以建武之減損猶不能革元始之更置下逮宇文拓跋號名復古而建官之意邈如宜其效之若彼也夫以六典之書爲周公始致太平之具奈何一用于後世而遂改變法更令之端則周之制果不可行歟蓋嘗以今而揆古則今之官猶古之官名之存猶實之存也國計主於大農而金穀之虛贏豈不可考公卿領於尙書而庶官之殿最豈不足覈居是官舉是職而其道可以達之天下國風刺候人春秋譏世卿吁可畏哉孔子曰修廢官而四方之政行焉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今聖賢相逢而天下猶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未舉之民此則明詔所爲拳拳者也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今非其時歟彼其藉以爲變法更令之端者夫亦泥其迹而不知其意歟諸生蒙被菁莪樂育之仁是皆有民物之責於身試訂言之抑以觀所學

其八

柳待制文集卷七

七

問古之王者立廟以萃人心之渙蓋制爲祀享而天下不一之論定矣故上自商周有功之臣從于大享祭於大烝而漢以降則惟烝嘗配食於庭崇德明勳之意示人心之有統而且以勸嗣臣也唐武德中嘗論次太原功臣由裴劉而下總四十三人貞觀所錄亦五十三人長孫趙公實爲之首而房杜王魏無差等焉他日配祀高祖之庭者殷開山劉正會淮安河間二王而太宗之庭則房魏屈突通高士廉而已裴劉之勳固不多於鄭滄二公靖元二王也耶梁鄭尙矣乃若無忌如晦與珪之風節抑猶在蔣申之間也耶凌烟之圖贊卽麟閣雲臺之模寫彼一時之定次果不足以望十八侯之功籍也耶將不一之論第能定之於一時而未能祛千載之惑也耶先儒以大烝爲禘祭謂禘於夏而禘于冬耳其與周禮秋烝冬嘗之制異矣然貞觀之議亦曰禘及時祀功臣皆不應享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其合於天道之大小而言之大則人臣不與而小則人臣可以兼及之歟崇德明勳今猶古也其卽夫天理人心之所安而稽之往制之得

失以詳著于篇

其九

問道取天下之術旣微而庠序學校之教以興聖人之於人有甚不得已焉者矣蓋成周以三物四術舉於鄉升于司徒意猶爲近古至西都則孝悌有科孝廉有舉命之九卿命之郡國而不舉孝爲不奉詔不察廉爲不勝任失當者有罰紛紛若是其與鄉舉里選之意果有同歟當時率以戶口多寡察人口二十萬人滿百二十萬人限之以四科而博士御史三輔縣令於是乎取至博士弟子亦命二千石察其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得詣太常受業然武帝初弟子員千餘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豈計口察人之路不廣而受業太常者特二千石之所羅致也歟且善事父母爲孝清潔廉隅爲廉而又博綜經籍窮闡微奧其選艱矣今考之於史以廉舉者若趙廣漢朱博薛宣黃霸尹賞不數十人而以孝廉爲郎者自京房外亦不多見則計口以察大郡滿六人止者抑豈過計歟大抵法之涼貪

柳待制文集卷七

七

皆不能以無弊後之議者或以新衣好車爲不廉而藏與服絮壺食者得以監名檢或以割股廬墓爲非孝而揖諸生閉空舍者得以著行義一是一非其間相去不能以寸公論尙得而貸之歟蓋漢承秦戰爭之後借鋤取帚之俗未革謂彼能孝親而弟長則知所以治身而推之可以爲吏矣此高祖轉移斯世之一機也是其同乎成周者果可以其迹而論之歟今朝廷設科取士先德而後文必孝悌稱於鄉信義服於友始得以名上有司固已合成周先漢之制而一之矣則郡縣之所舉館學之所升凡欲爲天下得人以推廣皇上好德賢賢之仁心猶歟休哉橋門多士方鼓舞作氣以俟決戰則夫微之古事而驗之時宜固辭鋒筆陣之一助也其毋以吾言爲贅焉

其十

問儒者之學要以明體而適用故養之之至蓄之之深則其奮發爲事業爲文章必皆碩大光明可以貽諸後世而無愧彼或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失之遠矣李漢諸賢以名節高自標表至於矯枉過直而

諸葛孔明躬耕南陽抱膝長吟自方管仲樂毅時其知者不數人而不知者未必不以爲是矜名飾譽者之爲耳及先主起蜀一聞徐庶之論三往乃見其畫爲跨荆益和而西戎撫夷越之策善矣遂能事成敗之機約合孫權挾飛雲之眾圍取成都迨建興總政一試于南而資用以饒治戎講武從容北舉二疏之陳開朗激烈忠誠所摠豈徒文乎哉乃若制木牛流馬之運演兵法八陣之圖雄據武功維耕渭上深謀定慮有足稱矣使亮而未死則舉魏併吳禮作樂漢之爲漢直反手耳議者乃謂其制戎爲長奇謀爲短是得爲知孔明哉伊周而下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者孔明也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主不疑不忌而士知所勸所謂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蓋無非帝者之政也觀其規模宏遠眞足以鼓舞豪傑憑藉一世而身隕未幾炎祚遂熄使操持妄議者猶得伸彼以抑此故其知孔明者不過以爲是特將略之雄耳而不知儒者明體適用之學至孔明無餘蘊矣先儒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又

柳待制文集卷七

五
萬
卷
禮
儀

曰孔明庶幾禮樂夫亦安所指哉講肄之暇試究評之

其十一

問舜始命官契爲司徒亦既任之以敷教之事矣至后夔典樂則於胄子之教尤特隆焉蓋自天子之元子眾子至於公卿大夫士之適子通謂之胄子是皆與有天下國家之責使非有以涵養其性端而和柔其氣質則樂德樂教何以深入乎心而直者必失于溫寬者必失于栗剛必至虐簡必至傲矣歷夏而商而周若大司樂之建學政若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所以教養國子而進之於道者非於貴遊子弟而有私焉故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皆世食其祿並儀朝著與周匹休直教使然耳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受之先王固將與夫勳庸之子姓共有之周之法豈獨致隆於公卿哉以國子之繫國體其重如此則教之之隆所以責之之至也漢世吏二千石至六百石及關內侯五大夫皆得任子若侍郎郎中庶子洗馬虎賁郎將往往以父任爲之成帝時伏湛始由父任爲博士弟子其類

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宗廟舞人而董仲舒謂子弟未必皆賢王吉謂子弟率多驕驁或欲除去其令或欲稍減其員此徒見任子之弊而不知救弊之源毋怪其論議之紛紛也今國之胄子有學有教固已大做虞周之制而出於父任又皆壹用漢法所謂樂德樂教乃未之聞焉至於舞宗廟之耐者世或非賤之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然則五典者仁義之實而六樂豈自外至者歟彼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之爲用又豈非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所發施也歟抑樂之爲樂偶干六藝之中其爲教亦有輕而有重歟或曰春秋譏世卿爲尹氏也則雖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其必資教以成者庸可得而後之歟雖然虞周之教其致隆如此今亦豈遂不可得而復之歟虞之胄子周之國子漢之任子其所以爲法亦孰得而孰失歟願悉相與商訂其說

御試一首 代趙承旨作

柳待制文集卷七

十六
萬
卷
禮
儀

朕觀帝王治治之道未嘗不承天以從事法祖以立政然而仁義彰施恩德和洽則本之教化成之禮樂其効固亦可睹已孔子稱舜無爲而治觀其始於修己而終於恭己勞於求賢而逸於得賢無刑而威於刑不賞而勸於賞能大有爲而後無可爲舜果無爲者哉迺若克難以圖艾昭德以建中不違服食而即夫康功田功無作好惡而至於會極歸極是皆有以協和天人之際而臻茲至治之休三代受命之符厥有在矣朕惟我國家基業之崇土宇之廣固已掩迹虞周質絕唐漢而傳序在予式承祖宗全付之重憂兢寅畏慄乎朽索之御而春冰之履也願詔書屢下而惠化未孚德澤屢降而陰陽未應豈銓條有失於精覈而進賢之路或壅歟抑吏治或過於煩苛而致理之績有歉歟伊欲顯忠而遂良興廉而起孝通教化之原達禮樂之用使世庶隆平民躋仁壽其以何方式濟登茲子大夫學究終始其於賢良三道之要春秋一統之指講之熟矣悉著于篇朕將親覽

柳待制文集卷七

諸議

徐鳳謚文莊

儒者事業蘊之則為德行發之則為政蹟解章此其服襲於家庭詩禮之訓而漸濡於師友源流之正者有自來矣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徐鳳踐歷中外垂二十年純白一節始終不渝方待制集賢奉檄遠東賑災備患克盡乃心同知河南以誠率下吏警民懷與學治田勞効尤著為郎右曹治書憲府經綸庶政執持風紀寬而不弛密而不苟退讓自將曾無矜耀本諸所學有光先美大用未究論者惜焉易名定謚應合禮經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矜曰莊請謚曰文莊

扎忽兒台謚忠肅

蘭艾同畦則芳馨失所忠邪並列則謹正靡安蓋觀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羣擠既力孤立易搖此所以姬旦近柳待制文集卷八

親屈平貴族猶不為流言讒口之所容者也故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扎忽兒台早食世德親結主知始寓直於省闈遂典司於藏鑰固已屢裨廷論深究利源由憲府以延登為元寮而增重持侍御史之簡則風采凝嚴進中執法之聯則紀綱肅穆而屬浙省構隙海漕飛章密被選掄首當訊鞠解所逮及聽必簡乎求情於隱微之中論讞於法意之外具獄既上罪狀悉明雖顯戮藁街遠投四裔而人自不寃以至雲南伐叛之臣陰受種羌效兵之賂奉辭問罪議法用權於時裔土之遙始服祥刑之正及於晉司丞轉參乘樞機方妙幹於化鈞已潛移於政柄譬之威鳳在樹鳴臬懷憎猛虎棲山豺狼反噬雖名假寵以補外實乃棄賢而遂姦公則辭謝登途懇誠懇闕洎宸衷之啟悟侈恩賚以追頌無何中路魂飛神州望斷愁雲結恨流水含悽故識者莫不驚嗟而愴人自謂得計不知漢廷望重由汲黯之居中唐室謀輕以真卿之出使蓋公之血誠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讒臣知有國是而不知有願忌蹇蹇之節諤諤之忠可以振肅簪

紳可以憐憐王佞春風和氣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純臣公則奚讓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忠肅

郭昂謚文毅

古者詩書禮樂謀帥以智為先而勇次之粵若世祖皇帝開疆拓境服叛夷凶一時選用文武之士隨才受任各即有功是皆不世出之臣卓然能以勳名自致者也故廣東道宣慰使郭昂始以布衣納策參贊軍幕從征數年卒能以智謀勇功翼成渡江之績收撫廣南招懷洞獠先聲所至莫不震驚觀其橫槊賦詩下馬艸檄沈機敏識暨暨仁威雖古良將復出未敢多讓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致果殺敵曰毅宜謚文毅

忻都謚孝恭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節執事有恪者人臣之至誠此跋履險艱而不忘於將母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君生有餘榮沒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兼資國院使忻都少稱驍勇長益敏明懷策來朝奉身委質

柳待制文集卷八

念慈親之待養則行挽安輿屬明主之需賢而進當迎簡以至討叛西域獻俘大廷多出奇謀以裨成算凱還萬里痛隔終天負土為墳揮涕為雨洎從二聖於巡幸親見萬方之樂推聞忠諫之言則協誠獻可嫉姦邪之黨則顯論指陳雖宜政資國漸陟崇班而彌綸輔相實觀來効蓋以揚名之志形為載德之容合是易名庶幾無忝謹按謚法志不忘親曰孝愛人長悌曰恭請謚曰孝恭

李偶謚章肅

德深者其行必滋勞大者其發益遠乃聖主肇開於洪業而仁人自獻其良謀克有國功以傳世曹故集賢侍讀學士李偶由其父祖疊建勳庸遂從西蜀之征首佐中軍之畫蓋義理融貫則謀略沈深識見敏明則樞機密以才自致隨試有稱於是筮仕省曹陞華泉府果奮擊姦之勇以為靖亂之先瀛館延登方求賢而報國臨江出牧知共理以殺民雖讒言之如焚汔善政之不泯以至劍泉移守洶漕轉輸郡治以孚鹽筴以正所謂有儒術之緣飾無吏事之煩苛者也

晚還朝廷鬱爲壽俊以言語議論爲黼黻采章載觀書畫之流傳猶起縉紳之潤色然而篤於繼志故侯者不容強於執心故直者不悅嗟蓋棺而論定宜節惠以飾終謹按謚法敬慎高明曰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章肅

鄭阿兒思蘭謚敬愍

虺虺肆毒則不擇類而傷儉邪醜正則不越門而禍以爲故家令族之所在是乃直言讜論之攸宗其好合近乎黨同其矯非似乎立異一加文致遂傳刑誅思昔至大之間實啟姦臣之釁雖任情淫殺濫及無辜然稔惡自夷不俟旋踵因其誣讒之跡知其猜忌之心公論尙得而貸之乎故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粵從再世歷事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貽謀之永殿巖襲爵而禁旅無譁祖笏重光而師干不試自倚遭逢於聖代寧能屈折於權門遂使萋斐爲文織羅成獄上刑而伏斧鑕愾執加焉盡室而化囚拏忍乃至此事實關於國體恨空結於人心悵魂魄其何之痛祚胤之未立或者謂李

柳待制文集卷八

三

陵三世嘗多殺卒之愆故子美衆賓盡坐祠神之罪是則誘之家禍誰將服此官刑所賴仁后御天綸恩昭雪發宿奸於俄頃還舊物於散亡可以疏淪沈寃可以挽回元氣然而節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之名已登信史則天國家所以閔恤忠賢之裔者其於彰往勸來豈不厚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敬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敬愍

嚴度謚貞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封培之厚則積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聳壑之才實負千雲之氣爲清廟之栒業爲明堂之棟梁隨所用之無不得也故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度生長勳閥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臺爲國家而保東魯如手足之捍頭目勞佚之均戚休方大舉平南而嗣子於役渡江銜命欲持口語以代干戈踰險遭兵至以頸血而膏原野及乎四方底定諸將論功首錄羽林之孤卽試海沂之守薦由郡貳專領藩方治多尙於教條憂每先於民瘼於是蜚聲朝右舉最臺端謂世德之作求則

官箴之式正詳刑按部節鉞履更分閭調元疑丞載踐知明體而適用不吐剛而茹柔所謂直養以全剛靜修以致遠則西平之有子鄭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士當論世考之國典職在司存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文武可法曰憲請謚曰貞憲

王晦謚文靖

作室之材求之鄧林成器之金出於麗水故才之萃聚必以其地而見之奮發亦以其時乃若東原實望全魯方至元之極盛羣英又以偕升由上有作人之君則下多自致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足一小人猜阻之有餘與言及茲良可重慨故廣平路總管王晦奮由孤子秀出輩倫拔於其鄉遂陟東曹之祿少展其用已動當軸之知佐畫禮闈乘馳憲府儀文序正章疏指陳皆能煥發儒猷乎合朝論視韓盧張崔之傳奚限今古在李孟閣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平南之師妙選贊籌之彥屈居郎署參掌兵機幕府上功賞無虛級轅門納策出卽良謀振義旅於潭湘脫生民於孥戮蓋仁言之一發果天

柳待制文集卷八

四

意之旋回及乎作牧藩州宣威帥閩疲精於南洋北走成治於近說遠來擿筦庫之姦媮則貪墨者惡其害已發倉廩之儲時則尸素者嫉其微名雖地官稍示內遷而親嫌尋已外徙迹其詭計實昧初心甫遷太守之符適易大夫之簣謂公論爲不足恃則英才美德實斯世之采章謂名器可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機奔淹回於三品之秩驅馳於一紀之間昔之摧沮者未必獨存而今之悵慕者適以增歎於焉定謚雖曰計資持是易名猶爲考實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請謚曰文靖

李諤謚端憲

兄弟同世固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郡二陸眉山三蘇並擅美於時流芳於後維有是父則有是子不知其弟曷知其兄昔文正起家伯季競秀如墳麓迭奏如華萼交輝至今流風善政之存慨其斯文後死之歎故廬州路總管李諤以知見爲學以篤實爲行出使而見金已明辭受之義贊籌而論讞遂成簡閱之半洎參省府

密謀深惜國家大體謂征兵萬里今或無名然啟釁一言後必多事
識者服其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於後憲節五更守麾再易彈
擊不遺於權倖攘除必盡於根株民懷去思吏仰成式蓋其以理義
爲悅心之味以恪恭爲立治之符載歌常棣之詩宜配甘棠之詠考
其資秩徵之誌辭誅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謚法守禮執義曰端行
善可記曰憲請謚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蹕今古勇足以排抑
姦邪仁足以存是理之公義足以行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
不知鄒子之官名知黃霸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維有體而有
用知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頒條立經陳紀卓然登吾元之德於盛漢
之表而燁然熙吾元之績於黃虞之間也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事陳思濟從世祖於潛藩觀飛龍之昌運於時海宇未一川陝維
雄擇遣重臣往殿西服椽曹載筆幕府上功觀其策略之多奇信其

柳待制文集卷八

五

才猷之足倚輒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恢張命令之出納必
上稽經誼而下適人情謂臺察爲風紀之統司所以維持乎國是忠
良爲生民之元氣所以固護乎朝綱至今令式之昭垂猶覺樞機之
周密方其權姦柄政虐焰熏天首以制用立司旋以尙書建省屬拜
御史遂率同寮伏陳舉劾之章顯斥淫縱之罪以對辯爲失體以盡
言爲納誠夫何大器難容一麾竟出由州符而分漕節換帥鉞而乘
廉車驅馳於楚越之郊出入於徐吳之會視法令若家庭之教詔知
租繇係田野之慘舒勸分以卹災借輸以代賦不赫赫取譽不察察
爲明里多受屢之氓部有解印之吏甫徒簽於汴省已遂掩於泉扃
蓋其所學本自碩大光明故其所志兼欲修齊平治雖早收朝蹟卒
老宦塗不能還坐廊廟以究其蘊蓄之宏而制爲章程以貽厥謀謨
之永則四方維則萬世維行其短其長孰得孰失可以較然而無惑
矣施於有事不若著見於文顯於一時不若彰灼於後謹按謚法修
治班制曰文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文肅

孟淳謚康靖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之司牧以其有
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五馬車朱幡皂蓋行省風俗或
終世不遷其官或三年輒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國制大
郡爲府府有總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牧師帥之責萃於其身
矣故常州路總管孟淳未及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佩七郡之
符計其所蒞若太平之控扼大江發處之依阻巖險信徵之介居閩
楚隨俗爲治不猛不寬推其仁愛惠利之心以成慈祥豈弟之政使
知禮義則民自懷柔去其太甚則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
夫紀載之歌頌之尸而祝之將直儷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之高朕
雖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慊哉矧惟祖父揚於異代茲服官箴光
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彝典謹按謚法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
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謚成肅

柳待制文集卷八

六

古之善治審其所尙或好仁而好義或用吏而用儒所尙既定則因
之濟時而利物昭德而顯功其所成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李榮以刀筆筐篋之餘爲經濟彌綸之蘊屢當任使
已見器能卽尙右而轉東曹遂參陪於國論自度支而領憲部尤慎
守於邦條觀其大節之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洎持帥鉞出鎮藩方
屬遭叛逆之擾邊能使黔黎之接堵以至力陳買馬之害備殫饋餉
之勞禁暴戢貪揀災捍患其計慮之定智略之宏則經術爲之本根
義理爲之涵蓄故祥刑出節參預借籌方企想其還朝忽含笑而入
地考其初試迄於有成以一心之公爲衆善之長如伯禹之治水行
其無事如孫子之制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示勸謹按謚法德
見於行曰成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成肅

張士觀謚文愨

唐制學士演絲綸太史制褒貶俱號清切之選是爲獻納之臣迨於
聖朝悉歸詞掖故文章優贍則足以敷達皇明筆削森嚴則足以恢

張國是但稽官簿豈限年資所以聚天下之豪英而為儒者之幸遇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張士觀篤學成志能賦騷聲不眩飾於葩華自殫窮其根葉於時魯多君子道際明時芸館編摩出三長於初試薇垣供奉成九制於一揮方騰序進之章乃堅補外之請終更郡貳造涖奉常屬圖任於舊人俾參尋於故步竟由論譏歷踐清華蓋一品崇班至若循階而拾級而四朝實錄率嘗約例以推凡載窺簡汗之光猶覺管彤之焯然則言精而事核誠立而辭修非其德盛仁熟曷以臻茲謹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誠以致志曰愨請謚曰文愨

伯都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懋德懋功以能承上休寵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視夫微榮於一身而子孫不旋踵影滅響絕無可復考則裁者培之傾者覆之豈不繫乎人哉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伯都早以世胄入官而秉德端懿宅心靖淵文采彬蔚克濟前美履更憲節再鎮藩垣以寧謚為出治之體以忠貞

柳待制文集卷八

七

為報上之誠臨危制變守節不渝尤能為人所難晚以太子賓客召還朝廷啟沃之言多本仁義以目旨辭尋拜南臺大夫復引疾不起聖皇御極來朝京師薨於邸中天下之士咸嗟惜之而河隴吳楚之民至於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官勳土田錫予蕃厚恩禮視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貴富其服食節約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美粟貴而能貧可謂賢矣謹按謚法忠肅敬懿曰元賢德有成曰獻請謚曰元獻

劉二拔都兒謚武宣

繫昔世祖皇帝天啟神武恢張帝國命將出師誅殘討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受任之士克秉戎昭顯著勞勩為四方之藩屏為王室之扞圉更數世而無乏人之歎休矣盛哉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兒早參行伍洞識樞機始以從攻襄樊略定淮楚之功承上恩寵錫名子爵尋領衛卒專征北庭修耕戰備攻守卒之叛眾畏懾欵塞降附其後福建湖南一廣江西草竊間起雲南思

播兩江溪峒種羌成勞授節臨戎以全制勝功最一時賞資狎至在行樞密則由簽院進副使在行中書則由右丞進平章歷江西湖廣川蜀安南四省其馭軍撫民之政平允詳核先聲所屆莫不感懷服勤王家垂四十載而西南一邊視如老罷當道猛虎在山其去留用舍足以繫人重輕所謂爪牙之臣庶幾似之矣謹按謚法師眾以順曰武力施四方曰宣請謚曰武宣

買住謚文簡

傳不云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然則有聖人之德而又居天子之位乃能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典章將必有不世出之臣彌綸翼贊於其間故法範之垂則鴻猷之暢也品式之備則休問之彰也維昔世祖皇帝平壹土宇肇新禮制始定廟祧而領之太常序正朝班而統之侍儀時則忽都於思公實以通材敏識左右經畫厥既成功而公之子孫羣從咸食其德出入班行踐修職業往往有聞於時君子之澤引而勿替其可徵哉資德大夫侍儀使買住實公之兄

柳待制文集卷八

八

子也幼侍公側嘗聞禮樂之要稍長入直禁衛給侍裕宗皇帝於東宮及世祖親征乃願嘗在行間師還錄其勞勩有旨命中書授官時權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密無幾權姦即誅召至京師見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賚尤厚成宗臨御再進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仁宗居潛命乘傳賑卹還奏稱旨而省臺亦交章論薦改通政使尋除湖南廉訪使在官一年部內清謚以母老乞歸侍養遂拜侍儀使使修其世父之業贊理儀章整肅班著無違節失度上每嘉賞焉時天子方向意文學人謂且大用以疾而薨嗚呼惜哉蓋其從宦三十年試收祥刑僅再閱歲出入禁闥忠勤一節弗懈益恭論其世德雖漢之程侯萬石君家有不過也然則啟大於前而光紹於後茲無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疵曰簡請謚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國之輔轍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於人才其生之不數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深茂美之資而當碩人休光之運敷之為瓌辭暢

之爲崇議可以震耀皇明可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政由是而寧一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則爲治世之貞符顧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林學士元明善氣非養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逢昭代屹展宏猷如高檣健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無前旁觀以爲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也蓋自其初以太子文學事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深簡上衷厥既正位宸極遂超掌內翰班治立制贊畫居多洎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爲事每羣議大廷徐出片言莫不昭合於古顯宜於今故以之長春官而議中書者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涖鄂省而參其政事者此文之施也所學之蘊纔一二據之已足飛英而騰實顧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幾二十年而一時典冊詔令動賢銘誄與夫浮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刻照應後先皆能鋪張景鍊垂範貽休以至筆削三朝實錄藏之金匱而爲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良史之才惟英君諡辟重熙累洽於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

柳待制文集卷八

九

增微承煥於下自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譏然則蓋棺論定今其時矣節惠尊名庸可後乎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自古君臣之際蓋必真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竝用揆之以時不數數然也乃世祖皇帝紹隆景運丕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臣出其智謀勇功先後禦侮以翊濟大業恢張盛治不特宣光於一時而留遺聖子神孫閱世數四尙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強之勢則夫褒典之加顧可於斯而獨後哉故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自其弱齡起從其父忠獻公全師南伐已能用其策略先登取勝宋平第賞超授官勳尋領禁旅扈直殿殿占對之間明敏亮直上知其才每器異之踐揚中外屢被親擢其位軍政則再歷行院簽樞密其總憲綱則一試南臺遂爲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江西丞

轄進河南陝西平章政事率以能選不階黨援方辭河南退休於家會仁廟御極有旨謀議朝堂首條時政十四事以對其言一本經義蓋公之於學知其大者故見之設施有綱有目而進薦人才如恐失之後多有聞於時武略文聲進退咸裕可以彰累聖之知而示世臣之軌矣薨葬五年有司乃始下其易名之議於是世皇之謨訓炳其未遠而儀刑元老之存者無幾考其治行質之古人則勿欺之謂忠昭問之謂宣於公無愧焉耳以茲定謚登之功載尙俾來者之有稽也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能布令德曰宣請謚曰忠宣

姚燧謚文

天地貞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

柳待制文集卷八

十

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乎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闡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歉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王仁謚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資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識蓄其德而非以徒識前言往行爲足多也及乎進達所知而時不我舍則亦隨試効用知夫深厲淺揭之宜在己而不在人故其出處行藏優有餘裕如冥鴻威鳳翔乎寥廓而網羅矰繳之覘其上下夫孰得而羈獲之哉

是則學之爲効焉可証也謹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固已秉志之愨用功之密鄉評里譽浸浸有聞稍長從廉恒陽王行省荆南而能益見其爲歸州安撫副使王所署也民初欵附能結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其僉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准西丁內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歷三部効發奸賊吏當其罪狀身受顯罰而沒齒不冤及進陝西河南二副使拜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既病矣獨治書侍御史嘗一登朝其所論建根據憲章不爲繳繞識者賢之八拜官而四不行在仕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然觀其出處之大節綽綽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覈羣史以推古今成敗通塞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修己之敬本之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歉焉耳謹按謚法莊以率下曰正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正肅

程鉅夫謚文憲

柳待制文集卷八

十一 謚 廣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蓋以柔順而乘剛明則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極其美而臣道得矣是則所以爲文也惟昔世祖皇帝以義聲仁威撫一疆宇而尤欲恢張文治以收大同之効一時服在臣列多以文學不次致用其煥發猷爲增飾制作傳之數世有不盡焉嗚呼盛哉謹按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躬負宏博之學進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牧守子姓入備宿衛英才穎出遂爲世祖皇帝所知言議上前動合旨意六遷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乘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召入翰林爲學士尋以本官議政中書至大中復出節山南仁廟御極徵爲翰林學士承旨大策明諛多所資決而於國體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柔居剛以順爲明之美得於坤六五之正而世祖皇帝所以留遺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然爲守文垂憲之本者不可及矣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文憲

阿里伯謚忠節

自古忠邪不並列誠僞不合謀所以譖構害正媚疾成風而治否相尋雖盛明之世有不免焉及乎事久論定迹遠聲彰則一時之屈百代之伸較其得失有由然矣乃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阿里伯自其適父際遇太宗皇帝憲宗皇帝著節宣勞慎終如始而公尤爲世祖皇帝之所眷注粵從潛藩以至御極密畫奇謀讜言正論啟沃居多中統初元卽佩虎符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轉運使受任之專羣臣莫並及其弼成混一之功遂進鈞衡之地而權姦用事正直靡容深中巧詆陽助陰擠包藏禍機投置死所使善類褫魄識者寒心幸神聖鑒臨天誅弗貸錄其遺孤以明大節至今忠耿之垂猶折檢壬之氣譬之蕭艾旣秋而荃蘭流馥鳴臬鍛羽而鸞鳳凌空悼沒世之莫追幸易名之有典庶因定謚可慰營魂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直道不撓曰節請謚曰忠節

劉慈謚孝靖

柳待制文集卷八

十一 謚 廣

古人論世以德而仁鄙壽天之見於人者常足以觀其豐嗇厚薄之分焉則上之所承下之所授亦豈無自而然哉謹按故司徒邢國公劉慈以文獻公爲之父以承旨公爲之子人門之美有稱於時而公以耆俊介居其間知謹身之爲孝約己之爲安黃髮龐眉享有樂康合於仁者必壽之義矣蓋文獻公始以鴻碩之才出應世祖皇帝休光之運修治定制多所裨贊不居其豐歛退終身積其贏餘敷遺於後及公之身而苗播益勤封殖益厚所謂實大而聲宏源遠而流長者承旨公則當其時矣方其晉長詞垣屬仁宗皇帝恢弘孝治悼右文儒而公旣躋上壽遂以一品爵秩卽家授之以爲公榮洎登九十年命大臣按修故事錫宴賜杖儒臣作爲詩歌又勅光祿日給尙醢朝以示尊禮高年之意休矣盛哉越三年公薨英宗皇帝帝寵之賻襚朝士引綿返葬故丘生榮死哀固無遺憾而禮重易名考德揆行厥有攸司謹按謚法尊仁安義曰孝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孝靖

王僕謚憲肅

鷹隼不擊則梟鸞不分霜嚴不嚴則蕭闌不辨故險人之抑損則善

類之獲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爲正論消長之候也謹按故大名路總管兼府尹王悛比由治縣已著能稱其後屢更憲節再我多冠以其扶衰濟弱之心形之激濁揚清之政問富道豺狼而狐狸斂跡若在山猛虎而藜藿滋榮鋒愈挫而愈銛氣無暴而不餒甫參朝議適易郡符雖坎壞終身莫酬素志然清明在土實亮孤忠禮重易名士當考行申加美諡責在有司謹按諡法行善可記曰憲執心決斷曰肅請諡曰憲肅

杜思敬諡文定

培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致遠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謹按故中書左丞杜思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世祖皇帝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初仕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失言併逐世祖獨亮其忠命涖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左司右司郎中出爲順德安西總管就簽陝西行中書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

柳待制文集卷八

議事上前首當帝意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召爲中書左丞彌綸庶政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爲格君之本以安靖爲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諫行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事累朝可無美諡申示褒旌謹按諡法敬直慈惠曰文踐行不爽曰定請諡曰文定

嚴忠範諡節愨

古者列國有邦交之禮至於軍旅之興講信修睦尤重使命故及境而勞入館而餽幣帛筐篚之將所以致其忠信誠愨之實稽之儀文常不敢後况乎棄義崇雠專殺忘敵則行李不返而成命之遂糜血及未乾而禍釁之莫遏師曲爲老佳兵不祥宋之速亡由乎是矣乃若正奉大夫簽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事充國信使嚴忠範出自閩閩服習詩書始從世祖皇帝潛邸首陳爲治之要在修禮樂而定制度言議亮切深簡帝衷愛及龍飛尤見親幸游由京尹入領文昌凡所著置率多名士文武并用一時稱之于後天兵南伐師次

建業以國信使命公直入宋都宣布聖主所以兼愛南北之仁甫及獨松關關吏不納閱三日宋兵來襲臨之以威仗節不屈遂以遇害蓋不旋踵之間而問罪之師已薄京城街壁與榭悔何及矣論者謂吾元之興而宋之亡其逆其順理實昭然故前乎儀真之羈留而歲幣之食言後乎獨松之要伐而命戒之不受則兵交使在其間所爲講信修睦之義自爾背之天亦豈能獨祐哉鄙生烹而齊則不祀來歎隕而蜀無與存忠魂義魄凌厲千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易名定諡庶其有慰焉耳諡法臨義不奪曰節佐國逢難曰愨請諡曰節愨

柳待制文集卷八

柳待制文集卷八

碑銘

護國寺碑

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新作護國寺於全寧路之西南八里直大承慶寺之西以爲摩訶葛刺神專祠亦既考成命某篆其事於碑某謹按摩訶葛刺神漢言大黑神也初太祖皇帝肇基龍朔至於世祖皇帝綏華糾戎卒成伐功常隆事摩訶葛刺神以其爲國護賴故又號大護神列諸大祠禱輒響應而西域聖師大弟子膽巴亦以其法來國中爲上祈祠因請立廟於都城之南涿州祠既日嚴而神益以尊方王師南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往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卽世所傳玄武神其知之矣然則大黑者於方爲北於行爲水凝爲精氣降爲明靈以翼相我國家億萬斯年之興運若商之辰星晉之參星耿耿社哉焉可誣也全寧東北京師千二百里其地當蘆川之上淮安

柳待制文集卷九

一夢 選 虞

甘泉二山之間陰幽之氣淳蓄萃結其食茲土非神孰宜今大長公主之在藩首重是祠使爲其法者嚴事如式夫以昭承聖主茲祀之宏猷導迎兩宮欽祠之洪貺而豈私福也哉禮所謂不越望而祀者神固足以當之矣宜乎神之監之垂休錫美以燕貽後之人與國無極其詞曰

陰陽聚散交屈伸二氣合一一乃神下維山川上星辰陽明陰幽理誠陳北方有神鎮天垠大黑之氣爲形身神來乘剛躡兩輪飛龍中天逢聖人元會運世此一新翊扶不啻臣與鄰弓戈所指宇無塵西開滇蜀南荆閩乾清坤寧物春神顧作主歆明禋帝姬封魯大國均皇祖有訓式克遵闢祠藩邑肖像真用其法祀嚴昏晨玄玉置瑱瑤爲茵履皮疊鼓和以鐘神兮監德口然臻昭其靈貺來續續天子垂拱坐嚴宸威主繼世仁如麟千秋萬歲宜人民

懷州大興龍寺碑銘

并序 代趙承旨作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既顯受寶冊於興

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年七月丙午內出旨諭徽政使臣識烈門同知使事臣李蘭奚曰惟昔順宗皇帝載德居潛實有分地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肆子寡躬暨今天子嘗幸臨其處若稽祖宗故事卽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尚庶幾明薦國釐以承皇祚於無窮今子既命內侍臣見忽兒不花往蒞茲役維爾一二臣以興以輸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臣識烈門等承命之明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具爲書移河南行省出繕於江淮財府卽市荆揚大木使就繩削浮舟以來迺若鐵石飯鑿髹丹堊墁之品像繪旛蓋函皮鐘磬之儀費皆中給又飭左都武衛千戶劉某知事馬某專典供億越五年寺成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斥陸田三百頃以贍寺食而以其碑之文命臣某序書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維皇元誕受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東西極日出入而南北際於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微廣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教洽薰爲太和庶幾於唐虞三代之盛矣而迹其所以則若多得於

柳待制文集卷九

二夢 選 虞

大雄氏之道者竊嘗觀之自夫象教旁濤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述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殫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開修六度俱證萬有咸宗者以能一本於仁而求諸吾心之懿而已厥今皇帝陛下重純累熙文宣武戢而皇太后殿下執坤之柔承乾之剛前朝後闡雍雍懋懋明孝深慈化覃普率是惟有得於其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天地之休運續烝民之生焯然爲千萬世皇極之主也矧茲覃懷維昔冀方舜封禹域咸在都畿之內三聖人龍光所被車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刹雲湧山立諸佛世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委祉翼慈算於萬億而登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徵定保庶其是在是銘曰竺法之隆叶于皇明維時闡關與元化并相古目辰克濟承寧載其盛德以福函生是於佛道爲一勝相此種種光昭燭無量微塵利中海寓崖嶂下逮草木華澤條鬯昔吾能仁出震五天垂正偏知示作昭先什累之弘須聖乃傳皇元社哉啓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界

受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問既敷義聲以鋪苞日絡海悉貢悉輸一
雲所覆一雨所濡農不異耜工無殊矩服裳弁冕上秩下序春秋祭
補什什伍伍踏歌按舞胥樂太康假哉靈承肇我令皇皇侍長樂孝
思孔陽貽厥壽豈以燕萬方萬方輯輯文母是式式是休嘉惟作皇
極太母曰嘻予有攸得諸佛應心在予一德瞻思河內猶古沛豐即
崇塔廟揆制斯同爾爾撤政臣畫位以攻其堅其良駿發爾功臣識烈
門敬拜稽首亦畚亦斲亦塗亦釗豐棟華榭文網雕闥磻磻階瓊沼翼
曠左右長老廣開奉圖寶來慈顏載豫重瞳屢開錫名與龍聖言大
哉既寧爾居以有揣食乃割井腴乃弘經席花彩東西嘖聲晨夕懷
人盈廷誦言以謹龍德方中萬目齊觀願我懷人有憐在顏既開化
城懷人孔安濟流疏疏王屋峙峙爰摠其幽又萃其美峨眉非遙五
臺非邇青發白象時辰時止是雙樹林即名祇園函香歲來祚社繁
繁皇帝孝仁握乾闥坤順考之子世祖之孫纂纂繩繩光于無垠二
聖萬壽後天而存秉佛之慧為域中尊儒臣作銘皇哉有元

柳待制文集卷九

三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 并序

太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勳載於盟府有盛德被於江西十一州而建
昌為郡介乎江嶺閩越之間故嘗刻公之遺惠於碑矣今總管蔭侯
始大作新廟春秋修其薦事蓋上以承國典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
為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圍攻襄樊遂從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
略定淮楚王受詔自將擣臨安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付
公及宋都至元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元帥分兵由九江南康入隆
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袁吉贛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北
盡長江東西際閩與湘收郡縣一百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
其功當是時民之望公如雷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而物無後
卒明年宋相陳宜中節度使張世傑擁益王福州收諸道潰兵謀為
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昌以眾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
建昌汀贛以蕩搖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道師
出寧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械致公所云同知軍事易仲榮使

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又往往搜購文丞相所與建昌故官大
冢書劄事連數百家時留戍諸將校因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
微知之旦起坐譙樓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遠人其下趣取書焚之論
以逆禍順福曰吾念爾裔土之民不忍以迷復致凶吾今悉貸爾矣
杖數械者其餘獲縱皆再拜收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
諸將校或不亮公所為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返千里外有達有
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孽於其間今不覈實而概論之擊斂百家民
命狗其邪謀何以安反側之心已而聞浚以兵十萬據南豐公立授
諸將方略破走之八月浚復屯市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忻都
逆戰兜港誘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追北三十里橫尸滿野又命
鎮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昌浚走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
附時矣方倉卒上變適承豫章與獄之后為數百家計者不過席蓐
私室以待斧鑕重則瀕宮為汙池輕則化家為囚虜夫何疑然及公
制覺於俄頃消禍於片言遂能易亡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

柳待制文集卷九

四

之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微公孰克兼之哉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
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江
東宣慰使張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船縱短兵接戰執政陸秀
夫窮蹙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尙數百人得其所
慎金璽獻凱於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
於湖廣後四年承詔從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筏
徑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追襲之獲戰艦二
百艘公渡天長濱江江水橫溢則言沒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
困之謀不用而水果暴至因趣班師命公以其軍殿公且行且戰及
皇子前遇其伏兵起承平關藥矢中公膝次思明州遂薨以其喪還
葬都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八年有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賜諡武愍於時郵典未行命始下人人以為沒身曠世
之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加號推忠靖遠功臣贈太保儀同三司
追封滕國公仍諡武愍公姓李氏諱恒字德卿其先有國河右之質

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淄州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州長白山下故今爲淄州人於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之飲沐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若歎焉矧今吾侯啟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醇厚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豚登黍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乃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厭不謁不旅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樂公之配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於桐鄉南陽涇城之繼起雖其事變古益滋尙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懿好德之心有動於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臣之遺

柳待制文集卷九

五

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之民猶爲不戾於禮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誄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廟之詩余之斯文爲建昌覺廟而作者也故序其績詳焉薩侯良二千石也名薩德彌實政有體要今旣美代還朝矣建廟之力出於管軍上百戶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是常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云余旣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

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正乘剛其來不窮渙之萃之有廟於中惟廟伊何饗德與功江閩之交盱爲軍壘守攻更禪曠不知幾宋踏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辭南指麾旄所次謀若天啟旣帖蠻荆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豹貙亦順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殷誕敢集枯鄰之震矣有泥弗蘇盱民晝呼孰於余贊顛天不聞延頸待刃有勇武愍提師來狗曰此吾民悼耄鬢亂在我懷柔毋彼蹂躪尺積之疑付以束焜去爾芽蘗絕爾疵吝樂哉盱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姍我宅我居我田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於若人

五紀而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以釋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駁自公之旋有頌於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薩侯繁公是儀作廟言言肖像巍巍我民修祀有崇無隳姑山崔崔盱水湜湜昔公來思瑀戈金戟今公顧綏玉瑱瑤席有餘其馨遲公來格絃余雅歌式薦明德

處州路新修廟學碑銘并序

處州路新修廟學成總管盧侯景經歷王君文彪以書抵某請識牲石書曰昔昌黎韓子爲鄴侯李繁作處州孔子廟碑文歎其至官能以爲先旣新廟改像又置講堂選博士弟子肄習其中而本錢廩米皆可繼處以守則固廟學具與宋制無異矣及孫威敏公沔徙建今學時則慶曆詔下以公之賢與此不難也其後宣和盜起學燬黃公葆光爲州復崇新構視舊加宏入國朝垂六十年雖或革或因屢勤工役而朽垣未竟摧剝隨之景之始至祇謁廟廷退卽堂席顧瞻棟橈危甚將壓乃與長貳合謀屬經歷王君勾校出入之贏得遺租餘

柳待制文集卷九

六

八百石戒有司毋緩輸命計吏別儲特飭材徵工畢於是乎取方授圖練日會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李公按部至郡景白事及之且曰廟見公周旋庭陛計陳器設縣之位殊隘宜增闢東西各一楹以廣其度隆棟厚礎旣轟旣安修筵豐籍不偪不踰河目海口翼翼在上陟降拜舞舒舒有容自靈星門泮池重閣列廡至於會講之堂稽古之閣並誦之館齋宿之廬下逮廩庾庖廡凡桷椽傾侈而旣甃摧落者咸易弊爲良外隅內奧亞壘相輝又度地正陽作新亭具刻詔書以承休寵役未半教授林堂實來尤相與薦力以臻厥成今鳩僦告備予惟守土之臣職司教典屬時補弊豈有勞烈可名金石而使輶至止嘉惠斯文勸獎作興以致茲新美將令千里之民均霑豐芑之澤仁漸義漬貽訓遠矣倘幸假辭紀載明李氏仍世有人使吾處之民視儀終始樂學之成以嗟歎詠歌於無已其亦可乎昔某備官成均從公爲僚今退休田間在公容察之下維顯詩之則其職也公名端字彥方由藝文太監掌書籍事予聞節改今任有學規十一

修布之列郡示下學上達之方著明善識身之本有學有政知先後
哉詩曰

若古範民有序閭塾所升進旅退旅飲射讀法於焉廬語遠從
父師講道肄德事親信友動言維則及夫興賢自鄉而國致用於時
爲大夫士亦祇六德亦和三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庠以養賢序以
序射士出於農學須其暇越鄉而遊則衆所舍凡學之成民用丕變
少能代老耕則讓畔明君誼辟視爲勝算魯嘗修泮鄭不廢校來歌
來議胥訓胥誥二國之政卒以無暴魏魏聖師宜有廟樂唐始潔祠
宋因建學邊豆孔嘉笙鏞間作夫是秩禮亦承於古賢宗之制殷薦
樂祖周公於周孔子於魯矧是國中聖維教父首善自京刑於郡邑
教行自舉洋洋秩秩元運重光赫如天日率土有截嚮用儒術明詔
履頒中嚴甲令憲臣宣風良牧涖政吉蠲苾芬式時誦詠育彼菁莪
洽於休盛山區海陬凡有官守挈是夷風化爲禮囿括維東藩千里
而表俗鮮淫昏民重孝秀建學立師繁教之始孰爲新宮荆侯氏李

柳待制文集卷九

七

在宋孫黃亦濟其美支頌柱敗間閱五紀撓棟侈簷日就於下爰起
新功以埃賢者盧侯至止有嘖悲咤徵匠以備掄材於野有奕使華
翮其來屆嘉侯是舉勉以弗懈介爾高明廓爾湫隘凡厥禮容有隆
無殺問財焉出逋租是輯咨爾元僚制其張翕廣庭閑閑穹棟岌岌
自門徂堂爾營爾葺無侈前人無廢舊觀業有息遊祭有薦盥謹爾
遁思合爾泮渙經訓昭垂日星與煥挾策而趨重席而坐勉勉生師
矯輕警惰如彼執御逐左而左如彼稽田是菑是播惟一李公前承
後引異世相望肆不隕問惠我栢民知遠之近式訓程之視公繩準
顯允盧侯職是南伯起孝起敬民用飲食僚有王君婉其諾畫載新
泮宮崇崇仡仡神道設教天維顯用民罔敢知惟日康共春則俟相
與則成誦矢詩颺之聲於有眾

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 并序

郡府得建帝師殿像而祠之承國制重祠典也初西域聖師入思馬
以真智實慧具一乘之解脫究三藏之言詮東來京師爲世祖聖德

神功文武皇帝闡揚妙義通流教法言出契機尊爲帝者之師其隆
禮備物古無與比而聖師亦自以躬逢極治之朝願効師心之學乃
依竺乾聲韻制爲國書新字錄本上之有詔頒行天下且命官府符
章制誥文徽悉以新字從事內而京邑外而郡國咸立字學使承學
小生肄業其中至治初元天子申勅列郡大建新廟務極崇侈以稱
國家褒揚振厲之意温州在浙江東爲大府矣於時守臣祇奉德音
卜地城東華蓋山下羣工子來材良築堅廟成而穹殿中峙門堂翼
映軒廡回旋搏土爲像黃金之膚五色之表光采流動如開眸益計
其椽題之美聖獲之華豈止誇雄稱麗於閩越之疆而已也自其肇
建逮今元統甲戌亦越十有五年而門闈之飾漫漶弗治長牧惻然
用圖厥新重惟一代制作之盛侯邦誌祀之隆不形篆刻曷揚景鑠
乃具石請詩詩曰

神聖有作天錫珍符龜呈禹畫龍負義圖文以理顯數因象布合而
成字聲諸形具篆籀之萌子本茲滋爰立六章下逮師宜散隸一變

柳待制文集卷九

八

眞行再造紀事載言由茲有考旁行敷落異域之書亦用義類包括
遺餘史官教失六藝殘剩離方遁圓取便俗學點畫既舛魚豕日訛
資之策憤其謂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曷究其微制爲之律元運
龍興八表同天佛慧靈明示作幾先卓哉聖師生知謂智以大辨才
爲世利器曰是六書質之竺文諧聲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母四
十一反切而求部居秩秩參伍乘除其用無窮譬諸律本肇自黃鍾
數周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天時式正璽符篆刻號令發揮庠講
序述日星與垂煥焉新書形諸制作元造同功誰其橐籥聖師成能
無位有名恢弘像法爲世章程天子念德詔崇祠典潔齋薦嚴徧於
寓縣聲教而漸守尉所監廟饗魏魏眎瞻嚴嚴於焉講業於焉設俎
若昔夔夷祭爲樂祖永嘉古郡際海爲隍仙聖所都塔廟相望有山
華蓋川澄林靚乃卜新宮以承明命明命自天承之在臣我是藩侯
式宣式旬夔廟禮成佛日增煥形戶霞舒繡栢雲散肪流瓊城獸權
金觚牖檻鞏如軒廡檐如臺門設樹宜新無敝侈而大之責在令吏

乃崇基構廡塗丹青圖闢六扉上應靈星郡僚趨庭拜跪伏祀事
 孔陽不戒而肅煥煙所升結為香雲徧恒河界苾芴芬薦此明誠
 為天子壽天子萬年統有九有承寧四方底平像教旁沾里為
 化城載稽往古幸惟三重制禮考文非聖曷頌天德作仇人文奉開
 聖師臨之皇猷顯哉泮水闕宮保魯所作尚廣德心播諸詩樂豈伊
 教父與佛齊尊祠秩昭垂貽厥仍昆有石無辭何以警後禮官詩之
 用戒牧守

慈溪縣開壽普光禪寺碑銘 并序

昔在宋寶祐二年其歲甲寅史永國公去相閱十年矣以其宿智願
 力輸發家財作大阿練若於慈溪縣西南石臺鄉之車殿塢用前執
 政恩數請於朝得賜額開壽普光禪寺斥田租一千七百石有奇海
 塗山林又若干頃別籍於寺以為永業於是像佛有殿演法有堂度
 經有藏懸厦有樓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闕以限出入有方丈之室
 有香積之厨有治事之司有肅客之館魚鼓鐘磬牀第卧具凡寺制

柳待制文集卷九

九

之所宜有燦然畢備初寺未底績而公薨其子玠卿等即奉裝帷窆
 西天峯下至是寺因得以設像真祠禮也十年為咸淳三年乃起甘
 露寺高行僧時敏集諸大德律師標結界相宜乘羯磨佛事二晝夜
 而寺功告成自可慶開席更慶通二代而敏遂受請住持敏徑山佛
 鑑範公之嗣子開堂說法偈明道要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屢笠
 雲委巾孟川會化新造之區為大方之家敏實為之而謂其力能致
 是是不然矣旛華香彩影動半空松籟溪濤聲傳百谷踐其域而噴
 其道者如行匡廬瀟皖之間不知身在荒煙野水濱也蓋其地去支
 山不十里晉高僧文道林嘗往來遊息而宋之禪伯進虎子所棲隱
 石門山者又近在廿里間虎子與浮山遠公達觀穎公薛大頭諸德
 同參同遊想其經行冥坐之處神光靈氣飄揚灑壑之中與香臺金
 殿同一布獲要之象王師子豈有異迹哉敏既退休其徒景星實嗣
 居之次介清文惠雲次惟敏次希道五傳而其孫曾起于法匡復以
 公遺補處蔣松楨以蔭門術歸侯地以正疆理迹其彌綸闕漏煥飾

宗猷卓然惟有端緒由寶祐甲寅下逮至元己卯歲八十暑霜矣而
 是普光之境駸駸比隆於二佛勝地不至莊嚴妙好稱茲像法則不
 止也嗚呼盛哉今年秋余東遊過龍山而少麻焉其長老守廉初化
 故其宿衲冀葉謀於寺眾具列始末請文貽永余嘉永國有大緣業
 而自敏以下皆能刻志弘法何其承休濟美克至於是宜彰懿範垂
 示方來乃序而繫之以銘銘曰

支越而鄞川融山結有谷盤盤如環擊瑛湧翠浮青下蔭深樾金銀
 吐氣風雷啟鑄其一 繫普光王有大刹土地神持地曰此寶所淪於
 空荒誰為道主當乘勝輪軒豁呈露其二 時惟王臣永國恂恂攝一
 切界入種種因干楹琢玉萬礎截珉樓閣門開光景橫陳其三 寺功
 未究永國上仙質進為山則由象賢益圖鉅麗以廣堂筵乃致碩師
 說法熾然其四 夫是碩師號名龍石非法說法摧鋒破鏑參徒四來
 依之游息醞醞醱醱滿器而食其五 昔在興化前賢執銑一道傳持
 如手授券故能弘宗以不退轉在我法中何式非典其六 星吾上首

柳待制文集卷九

九

於法有緣賢相證至於忘筌揚燄騰輝一燈五傳曰予泊匡玉貫
 珠聯其七 並持法寶規柘禪叢如水湧波如雲行空不滯名相不專
 伐功一華瑞世五葉春風其八 我聞五天聖道場地羅漢棲游天龍
 擁衛樂我常淨拈除諸穢雖在山林而多靈異其九 神泉發寶慈雲
 垂蓋具眼比丘攝衣來會不離牀座得大自在依止上乘入佛三昧
 其十 凡是正因當報佛恩無使無明戕我善根着佛田衣為大沙門
 信心不果舍智即昏其十一 如濟瀚海不登慈航飢蛟饒鱗肆其斧
 吮能自起信回向心王不動諸念成彼津梁其十二 無謂法道隨世
 遷貿當知伽藍願力所就永國基之耕則始耨諸師是承肯堂肯構
 其十三 堂構成矣廼藩廼飾敷畜勤矣廼稼廼穡咨爾後人謹其封
 殖仰止前徽不昧惟德其十四 甲子既周而又半之紀續垂鴻有石
 無詞爰鋪厥美瑑此銘詩於萬斯年昭薦國釐其十五

頌

東陽縣禿崗長官去思頌 并序

在唐興元初有賢令曰戴公叔倫既去東陽遺愛在人思之不忘託辭頌德刻於貞珉下逮今至順辛未五百五十一年而縣之賢長官禿滿答時公亦適去官滿歲矣民之思公猶昔人之思戴也將順稽故事礪石載辭表世訓後乃來請文予不能卻也夫以世閱五百五十一年之久而令長之迭去迭來名運跡淪者何啻數百人若兩公之相去寥乎其不相接也乃能並繫民思繼揚歌頌於以知是理之公著在人心雖千載而有同若世之夸靡志驕狗人忘己者之孰得孰失則有不待辨而明者矣公字曼卿本只溫合部人以族望材請從事閩闈復由昌國州佐辟劇省譯曹掾出長睦之分水再轉而來是邑範已以嚴治民以簡制政一堂之上而宣風百里之間惟不自昧其初心故去之日如始至知俚俗拘於陰陽之謬論而親喪或數十年而未舉於是申明禮制勸示葬期盡隨其豐吝以就葬埋者千有餘喪而民興於孝俗歸於厚矣患帳籍弊於吏曹之乾沒而官由民賦或失其富貧之等於是下令制期自陳過割盡躬操朱墨鉤校

柳待制文集卷九

七

出入曾未數月而戶版以明民稅以定矣流通四歸未耕方來而田萊闢矣風清弊絕枉紕直伸而力役均矣已德既明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詞矣無欲故公則雖日賞之而不痛矣廉問彭聞委符迭至而買其餘勇奮其獨斷又足以平旁境難平之訟矣琴堂畫靜理定智行而狐鼠依狸號無有不得以肆其欺售其姦矣政或少暇則敷揚經誼以申庠序之教或薦侵則推誠勸分以甦捐瘠之民庭無納謁而耳目之聰全吾素矣門絕苞苴而口體之養無私奉矣乃若退食之餘深局宴坐誼經考律即事窮理冲襟曠度肅然若山林之隱夫布韋之賤士間則課子姓以學而貴介之習膏粱之味不使之接於耳適於口入於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傳亦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然則君子之致其治也固亦率之於身信之於行而已嗚呼豈弟君子微公其孰能當之歟部使者段公幹羅思公亦既廉得公行交章論薦而陟明於朝矣課其民庸宜居郡最則

冠惠文於柏府贊幕畫於薇垣揆德鳴庸夫何賡哉談者類曰建官樹牧木以維上下而禁淫邪自世鑿不明民是滋甚是非質於形似之微摧劬成於文網之密蓋古以官制民而今則反制於民矣夫以懷危內顧之心而為是苟容求全之計宜乎州縣之政日入於衰壞而莫之能救也予則以為不然木以蠹蠹石以溜穿使吾截然無間之可乘則民雖善巧吾固持之以誠變雖日萌吾固一之以法就令萋斐宜於組織青蠅工於點染亦安能傷吾錦而累吾玉哉謂民情之有善也何以挾瓦石而伺出謂民情之有惡也何以撫嘉樹而與思予以是知理之著在人心者千載而有同持之以誠一之以法者昭灼而可恃苟以孟子所著濯纓濯足之歌而證之以東陽之民之心則世豈有不善之俗天下亦豈有非義之民哉然則迹公豈弟宜人之政初無藉於斯文而斯文之不令豈將植私愛於公去之後而徼公之知於不可涯渙之中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於神明者也予無良史之材竊慕風人之義式哀輿誦爰播康衢其頌曰

柳待制文集卷九

三

建邦畫邑維以圍民勢如綴繆遠疎近親百里之疆其眾姓姓洽耶否耶仁與不仁長民之官示民不式爾惠吾生爾食吾力匪忠匪愛於何適職職競由人視爾作德德壘斯竭德盛斯流彼與有民曾不嚴邑之民伍伍什什如牧放豚既入其笠則便安之毋若東溼聖不云乎三年有成不懈於久不虧於盈問農何如我獲我耕問吏何如我章我程商職貿遷工作什器桑雉於馴麥歧成穰居有恬熙行無跋扈視歷知野民則遂遂愛侯慈母敬侯明神侯之與存雖混不泯百年之思僅一秋春今侯去矣孰佑我人昔舟之僑不競於政曰古遺愛聖以善鄭殖而田疇誨而子姓誨之殖之教立治定吾聞君子遠大是知究觀侯心式穀似之翩翩鳧鳥踰踰風儀考績升明莫我惠綏洽朝求賢徵於既試侯之風裁眾羽一鷺有鳩其弁有綵其轡原隰之誨後侯斯泄侯德在民時雨春風披拂漸濡洽於困窮窮聞舉子以姓從公此豈苟然明民之衷畫水之湄岷山之麓有繫其思

豐碑盡表民者壽請詩於僕後告方來暨侯之圖

元故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咬重公遺愛頌 并序

海漕之事其有關於國計為甚重矣夫括東南半壁之賦租入備天府山嶽之儲峙非能無歷翼而飛行也然率循故常不贏旬月畢集京師以有人焉轉旋圖闢於其間故耳漕運萬戶之有府有官始朱張氏自其敗亡倚注尤重朝廷嘗紆廟算慎簡名流付之操柄雖官有正貳之殊而其品秩咸在第三金符銀篆出入駕三乘傳賦祿視外諸侯倍列城守牧受賤聽令唯謹其去而期翔禁近出入臺省者踵相接也官至萬戶厥惟重哉至順三年其歲辛未有詔江淮財賦都府同知咬重公改漕運副萬戶蓋公嘗為御史推姦擊強有聲出上簡拔將試之難非序進也方公未至人已想見其風采及漕乃事則主之以誠而行之以簡不琢雕以為巧不表暴以為明凡所施設有順無強未逾時譽望翕然三年壬申公當部發春運厥既受任蒐求利害而逆計其然否得其與除先後之實條析而獲陳之時行省

柳待制文集卷九

三

參知政事杜公出漕漕事察公言議誠確上輒見之於行審運最為艱險歲常於浙西從便裝發是歲浙西被水行省議撥江東糧十七萬石嘆之公慨然曰風信不可失失則有誤國計非細故也江東遠在上流俟其轉運交量入舟如稽緩何徑詣省懇請先發浙西所有御徐以江東糧補足夏運宰相是公言立為改命各所千戶輪次下海即分詣諸倉監裝無錫州長王倫未不花頗姦黠暴縱指使羣卒攘擾省頌法斛不時交裝事聞於省省命公驛往劾之一問得其罪狀官吏既伏辜而料量亦不取贏列郡傲長相戒不敢犯公令舟比連直沽都漕運使督綱船重概轉入河倉都省常遣官臨視而以監察御史蒞其成公復以卸糧諸弊白之著為定令河海之船稍礙水夫各不許離次入賤其舟又不許登岸遊行致爭從綱官與海運千戶監臨交卸自始及終將閱兩月官有厲禁而里無叫囂會省部科撥海舟別給脚直往運遼東粟菽八萬餘石舟人射利爭欲承載公聞即取姓名悉附於籍立圖使自拈之眾乃帖息於是省臺官以公

廉能實績交章為之於朝而公以涉海憂怖成疾方竣事入見宰相

報功及京遂卒計至海漕舟眾聚哭相弔聞者為之涕洟既再歲而民之思公如一日焉乃伐石請辭將具列遺懿傳示方來予曰公亡久矣非有差烈足以啟蓋於人又非有福威足以警動於世而民懇懇焉懼公之迹溼滅無聞欲假吾文以圖不朽夫子謂誠能動物又謂有感必應其効固若是哉公阿營成部人也由中書直省舍人出為濟南總管府治中拜西臺監察御史尋遷內臺江淮再置財賦都府選同知府事復遷為副萬戶階中順大夫卒年三十有九公精悍謹敏勇於建事猶為所試者小耳使究其用則翔翔禁近出入臺閣其所以自重者必不止是而已雖然高爵重祿人可得也而面諛背憎出輒唾罵或至攻發其私而斥敗之者皆是也則若公結愛於沒身之後而傳信於不可致詰之餘豈不足以崇厚抑浮而為挽回世變之一機乃系之頌以播於康衢以壽於貞石頌曰

柳待制文集卷九

四

馭輕強幹弱支惟聖斯訓夫豈邇私其一賦粟荆揚以實天府千里饋餉士猶飢阻而况萬里如出諸庾溟海為渠肇今非古蛟龍掖檣攸飛憑騰其二發不浹旬連於析津千倉萬倉其積陳陳口是漕計回幹有人不疾而速不響而臻其致伊何視民猶身其三身有痒病為吾隱痛不恤其憂民則誰控繫咬重公世之麟鳳其智良知專有機綜謂吾與民異體同用其四必厝之安必扶其傷使陟大川如履康莊我不忘民民其我忘至順之三春當戒航舍近移遠民始偃仰其五公曰風信毋寧少爽往顧外廷報河如響有撓吾法俾直毋枉網船受輸姦滋弊長公究其端始張禁網其六凡民有欲聚則必爭無虧無盈既平既成民曰平成由公之明公曰爾民無麗於刑式適其歸以暢爾生其七天胡夢夢不界公壽有勞弗施有用弗究民之孔懷疚心疾首仰公如神忽左忽右公乘焱風願我童叟其八如父於子罔不惠敢天理雖微著在人心如霆斯發如日斯臨影響形聲昭昭德音謂民忘公匪今斯今其九天之粒民以為爾極國有服貢

士有稍食餉道之行緊水之力雲濤際天其愚其翼公終佑民民思無敢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有序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十八郡而在大江以南者會稽郡沿海鹽會稽地聯東西部封域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止嘉興一州境哉負海之利煮水為鹽齊蓋征之以為富國強兵之術漢均輸法猶曰推夫人用之數官自受之而以平價出之敢私鬻者鈇左趾沒入其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抑兼井而防淫泆也常時所舉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鹽鐵均輸議者重以安邊足用之本難之遂卒不能唐置巡院峻權增佔民已甚病至宋給官本請鈔受鹽則厲禁加密而公私交楛無遺策矣漢之鹽官其制莫詳若會稽所部縱廣數千里海濱斥鹵之地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之大數百升而金十釜而鍾偶筭之而為籍錢人無以避此數也今給本請鹽之法倘仍未舊而統之以轉運鹽使司置使員二同知副使判官

知事判官之集卷七

七

員四重其官故常選用能臣然佩以三品銀章出入乘三乘傳其所部之總管府州若縣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則夫開闢利柄隨時變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他有司受成法於上按而行之猶衡石之不可以輕重低昂之也國制二使總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准校其鹽之次第而上下其賞罰禁而私鬻者者即議寘於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差固視二使而與之侔焉其選宜不輕矣嘉興大郡境內列置五場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畫有倉庾以時其出納自比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扎瘥之繼起亭民疲於刮鬻運課未償新額日積官吏胥為詬戾若束溼然急則促數耗矣元統改元之明年轉運副使頌川李侯實分位其郡於是侯在官踰三年諗於聽聞酌知其弊至則進其長貳曹吏而誠之曰鬻鹽有火服給本有戶帳私鬻必出於場亭私鬻必受之卒伍法所當禁吾不貸之以情法所當予吾不私諸其屬利所當舉弊所當革爾明告吾吾其敢不悉力自吾身以及吾之屬吏知

以簡御煩以廉奉食而已凡著令之所具吾與若曹共守之一或不恭吾不以絲毫貴汝也唱名給本隨至隨與無辱刻之淹無銖兩之損也按行團籠單馬羈縻糶糶所資取諸裝囊勸其勤而懲其怠不啻父兄之督其子弟教戒之出威於笞箠有犯私鬻鬻就逮而來則為之疚心疾首推見至隱傳之輒與開其自新使不陷於酷吏之深文不入於上罪之枉率雖被重錮人自以為不冤倉庾受納辨其色澤為之平概取足釜鍾無贏合龠贏孺癘叟以次進輸莫敢先後手執算籌鈎校登耗飯蔬水飲若固有之無賓客之迎將無庖傳之譏娛去之日如始至焉蓋亭戶鹵丁躬受涵煦之恩感戴不忘義也而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隳突之虞以免織羅之害如春風時雨之及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用矣今侯以治辦還司而民之飲惠沐德者咸願列侯之績刊之貞石示後至楷法乃相顧言曰吾儕小人躬稼而食無尺籍於鹽官而終歲勤動積其布縷粟粒之贏曾不足以當捕吏一飲醕之資自吾李侯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遂有生之

知事判官之集卷九

六

樂孰能詩乎其往請辭以永無窮之思予方悲世鑿之不明慨民愚之滋甚而於是舉獨喜夫人心天理之不可以終泯者如此則為敘而繫之侯名某字正卿由中書掾入官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民民為樹碑以頌遺愛有為有守今將陟明於朝宣其智略行民隱憂薄海東南於胥望之鹽筴固其一事焉耳侯之四子皆學為儒仲子國子進士第三子舉至治丁卯進士第一詩書之教藹然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為郡民紀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辨課之實亦推本而言之者也頌曰
鹽實地產厥味惟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正其筴積之成富漢鹽鐵官視為寶路均輸使屬賦及丘民籠利而行兼井相因唐置鹽院宋始定課權其輕重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既密民用疾傷聖元龍興制則因舊轉運名司官以選授藉戶給本課無羨贏請鈔以估子鹽以平徒法不行人執其柄校厥盈虧戒不恭命曰是嘉禾望於浙西鹽分五場有弗能齊歲龍在戊元統之二副使李侯

持節往涖謂吾奉法維以視成毋愆於素毋蹙於傾官有工備俾時
散給爾有常輸則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爾無私嚮麗於大刑
法令在人昭如星日吾將與汝守而勿失國有嘉量坊民於姦吾飭
庾吏毋爾面謾吾少也賤衣食糲今而賦祿行有舍艾繼粟繼肉
有廩有庖敢以口腹貽爾告勞一夫逮繫株連百室侯鑒孔明憐宥
斯室丘民力生食稻與魚向非吾侯曷寧爾居昔侯未來蹙頰屢嘔
侯既戾止燕及黃耆治功成矣侯則言旋民之戴侯列宿在躔後侯
重來持節按部以卒保我綏我眉壽顯允吾侯家有詩書倫魁碩望
承慶之餘懷仁負義侯所自致牀笏如林觀厥報施官守言責世豈
嘗無無得有失是誠負予侯德之純如金如錫矢詩揚之垂後楷式

楊丞檢田頌 并序

東陽丞楊公景安解秩將去操耒之農負販之夫暨於褐寬之徒逢
掖之士謹然言曰茲歲丙子公之涖政適三年已而原田無秋民將
阻飢公曰吾其可以官滿自諉躬想大府以次聞於部使者請如故

柳待制文集卷九

事檢覆其舊厥既報可公受牒當分詣諸鄉一童一馬襍被徑往次
舍必於菴廬食飲取諸裝橐視田勞農已事即行跋履荒阻閱數旬
歸治任俟代退然若無德於民者矣古有借留之典吾將破崖岸而
求之不識可乎嗟夫官民之間相臨以勢方滿秩將代旦夕解去嘯
呻戚休吾何繫哉而公之是心篤不能忘郵舊救患若已隱憂雖一
食飲一芻秣之微不以重累吾民宜乎民之愛戀真若赤子之去其
慈母而疾者之失其良醫也迹公之智其賢於世吏遠矣然則願借
冠君與謠叔度豈是吾民可已不已之情予茲有聞敢忘傳信乃作
楊丞檢田頌一篇以永民思竊附風人之義流為孺子之歌頌曰
大縣置丞丞以貳令彌縫闕漏闔成政舉斯加彼實制民命 其一
肆令治縣共理惟寅占位涉筆丞豈其臣有智必協有謀必詢 其二
載稽治否酌有公論繭絲保障間不容寸民鑒孔明莫或流遁 其三
東陽在婺百里之封廉德章章有丞楊公楊公制政健敏而通 其四
先時丘民喜關樂訟公厲其衷不震而竦令雖執競民獲康共 其五

因賦定役則罔後艱重其所輕茲以穴姦賴公司平里謫問安 其六
民奉公上有庸有調挾是厚誣烈甚原燎公為事程無爾酬暴 其七
眾方囂囂壽言盈庭汨其腥腐亂我芳馨繫公主靜神璫和平 其八
亦越三葑俟瓜而代時秋亢旱赤魃為害焦澤楮原莫觀銓艾 其九
公戚於懷往額牧連謂此巖邑民病無年不蠲其輸則瘠而顛 其十
誠至言諄卒獲聽受即命行田撿括疆畝公曰異哉予其奔走 其十
一既屏騶從亦載糧餼單馬羈童陟嶽降丘勞來疲叱使無隱憂 其
十二 叱曰明府顧我復我不驚犬雞不窘春莖遂我生育拔諸寒餓
其十三 宦成而怠人有常情繫公一節不撓不傾翁是實德溢為休
聲 其十四 惟今部使張瞻明目刺貪舉廉令嚴政肅豈遺其近而弗
甄錄 其十五 論公之才宜濟時康最公之績何愧明揚廓而天路跋
彼雲驥 其十六 賢智之生世常不敷達而之用守約施博厦材既具
不棄樞樞 其十七 今人古人可企而齊龔黃卓魯夫何遠而相我楊
公大邦維儀 其十八 我邑於西五舍而近謠誦相聞說丞如尹問訊

柳待制文集卷九

棠陰酌言斯允 其十九 爰緝蕪章播之康衢匪我誇公為後之模庶
幾適人采而進諸 其二十

柳待制文集卷九

墓誌銘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府君墓碣銘 有
 府君王氏諱澗字澗夫娶張卒時年二十二其嗣子與祖纔五歲耳
 母丁夫人即以前君之喪葬所居縣西北五里張園之原既四十一
 年為延祐四年與祖通籍於朝為中書禮部主事品祿第五得贈府
 君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封汲縣男於是與祖將以府君之世
 業行治載辭碣墓請於其友東陽柳貫曰與祖不幸在抱而孤無所
 識知不能悉吾父之聲容而吾祖母蓋常常舉吾父以厲與祖曰爾
 父幼從而祖學刻志讀書每授一經占誦數百過務口熟心通乃已
 我時亦不見而祖之以度程之也爾祖常謂我是兒幾冠而文氣凌
 厲其進矣乎吾家故艱約及爾祖即世百為叢委其身晝日接人事
 外夜分尤力講不輟方疾既革強起抱爾著膝上泣指爾母而告我
 曰人非貧賤之患而憂子孫不克成是子其庶乎唯二母之望吾今

柳待制文集卷十

負吾母矣言訖復泣下已而遂卒我與爾母知其言之痛而未忍即
 死者以有爾在耳爾父之涉於世者淺其智不大見而學亦無所施
 以吾觀之其涵茹植立他能子弟不一二觀也與祖稍長即深識之
 今茲賴二母不失其家尚竊祿食以有饋祀祖母今年八十有六吾
 母亦六十有七華皓後先並受顯恩而吾父之寵第及於泉窆蓋會
 不得半菽以養是於子道不亦至恨也哉吾子幸次而誌之庶有以
 慰吾父久沒之魂而且以飭王氏於永久貫謹按王氏世家曲周府
 君之曾祖諱魏金貞祐九年進士仕至寶豐縣令祖諱克溫金季以
 從仕郎為輝州都孔目官兵疫起手治粥藥以活病餓者民德之卒
 得城死難祖母申夫人始由輝徙衛州之胙城縣故今為胙城人父
 諱文昱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母丁夫人也與祖字景先溫續有清
 裁起家郡文學辟中書兵部令史歷樞密府入中書省為省掾秩滿
 以今天子正位東宮領樞密使時嘗奉署贖用恩進一資授奉訓大
 夫向美顯矣有子毅國子生贈封令官五品始予其父階官勳爵母

若妻即封縣君景先請於官曰與祖之祖母丁實保抱攜持與祖以
 至於今願以妻呼延所得縣君諱丁宰相義之於是丁夫人與張夫
 人並封汲縣君人知榮二母以為王氏仁孝之符而不知景先之所
 以藉寵於國家界於其祖母者實以畢成父志而已余聞忠孝之門
 克受祉報若輝州之敷惠執節府君父子之仍世履儒其善厚之澤
 鬱塞充滿至於今而始發達流動焉豈真所謂盈科而後進者耶府
 君之德之漸吾蓋不知其所止也銘曰

景王受姓出自諸姬曲周之宗繼別始支於共於胙載德甚儀祖烈
 揚揚孫謀規規有殖其豐而畜於施孰不蓄畝視爾耘耔維昔孤屏
 鷄然奮飛有奕命書責於丞祠亦既顯孚而又燕宜明昭者天不昧
 人為鑿茲豕石用永厥徽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仇君墓碑銘 并
 序 代趙承旨作

柳待制文集卷十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
 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又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
 子則君也君諱諤字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已落落善占對長
 益涵揉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君生二十二年矣安
 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君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
 事邸中久之列上其能即試君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咸
 州廿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廿五年進階州尹未
 赴遭內艱罷於是御史廉得君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欲引置言路
 不果廿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君明年制改肅政
 廉訪司即用君為肅政廉訪副使間歲自免去曰吾復何為於斯世
 蓋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十年大德四年以疾與來揚州就醫
 藥其年八月十日卒揚州年五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
 卒之日無羸囊副楮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
 年其子治濟濟浩迺克自力奉君之喪還卜大都宛平縣西山下
 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城距祖塋五里君性開疏與人交底

傾盡為政多本教化而自持其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初不顧已而計曰貧者需銖兩以濟幸我見之他人則持去矣卽俯拾納袖中俟有問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君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其人泣謝道姓名君謝之曰我豈市恩哉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迷路更數歲莫能決因亦致困置君召諭之曰若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塗人耳君曰弊同氣以資塗人汝何不知之甚卽大感悟相抱持以哭向君叩頭曰今不敢復有辭矣遂與俱歸時屬縣吏李芝秀慢令當答君望見卽令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捶楚間不知有物業可指取耶吾與若三日限若不力吾將重置於罰後君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君遽下馬拜曰我當答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効節兵伍爲干夫長微公之德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艸木枯盡僚吏請出禱羣望君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爲利獻上徵厚爵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

柳待制文集卷一

三

地實無曠民往往貴市入輸君急効聞有旨罷其役命按致言者罪建寧劉氏居麻沙村曠中仇誣其有反狀州若縣將織羅成獄君慮囚及之惜曰有是乎卽以法抵仇而劉闔門數百指不結一人君仕雖早當官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故其施爲注措概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其所書如是不書大抵可見矣雖然猶爲試用者小耳第令充周而究極之則古所謂循吏不足多也君曾祖忠源仕爲定遠將軍蘭州司法祖福亦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後以君弟銳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昌平縣男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謚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一女後夫人粘合氏先一年卒生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附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大常大祝潛從仕郎大都護府照磨浩晉寧路聞喜縣學教諭壻曰吳藻御史臺掾盧巨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早卒姚庸承德郎中書省檢校官孫男四人曰慶璋廷昌順昌敬昌昔

君愛錢唐比過之去來輒留旬月往往授琴筑以寫山水之清音人焉若新得之故與予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君葬八年矣而其子濬巧予文其隄上之碑不腆之言君實知之矧專記墓尙庸何

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疏疏構之渠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謂德旣儀不卒於施而又不年不瀾其盈不侈於傾以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窈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其休以質諸幽尙考銘鏤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

有序

延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祕書監祕書郎席公爲輝州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爲監察御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後五日其妻元城縣君薛氏奉匱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舟載歸其居大名路元城縣將卜葬前行戒其女奴襍公平生所爲詩文記序銘頌藁卷滿一篋來告曰吾夫遽於學而鬱於用其所著

柳待制文集卷一

四

見大略具是吾婦人不能悉凡外行吾夫在時雅幸知子子爲我考擇其尤灼灼者誌諸幽妾雖斬焉未亡將他日有以見吾夫於地矣貫哭且辭旣明年其連郭君德夫實又以元城君之言來速銘蓋真始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祕書僑居委巷蓬茨一室不能具几席而強志確立如古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談壘壘或時竟日不啜一茗知其所學爲有源委者夫其養之之充則其發之碩遠無疑也而止於是殆所謂天者不可信耶公少學於翰林學士紫山先生胡公祇適時集賢學士雷公膺翰林學士王公暉與胡公同稱文章家公往來三公間其醇然不雜則多得於胡公而芳澤厭滿皆其自致處困能亨往往推極命義之微以紓其抑塞傳者以爲是怨者之辭耳宜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也公早以御史薦爲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崔公嘗目之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同撓矣尋辟掾太師淇陽王府三考當入流內銓卽試祕書監祕書郎比三載其長言於朝曰席某最宜於官願因留不遷於是復以爲祕書郎至大三年先皇帝

方正位東宮而武宗皇帝在御公為澄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概曰正已而格君謀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而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為御史首論選官之法固欲循名而責實察言而觀行為執政大臣者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與學所以立教師道不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廷臣有欲莽蕪為中執法者一壘愕眙不敢動公獨抗章拄之尋亦自悔止延祐四年歲輔久旱春夏多霾風和寧諸甸大雪盈丈人畜死傷公上言應天惟以至誠愛民莫如實惠陰陽偏勝理有致然宜合近臣經事多而識慮審者雜議之凡政令得生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以啟悟宸衷圖回天意他所論列尤多皆精鑿剴直或從或違其効蓋可觀已嘗曰搜摭案牘而逆日以計期會深文以扶細碎吾無能也其徵於書如是而及以吏事屬公者莫不云然嗚呼亦悉其材御史矣公諱郁字士文沒時年六十自承事即三遷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太原人中徙大名今為大名

柳待制文集卷十

五

人祖諱珍不仕父諱榮仕為將仕郎衛輝路獲嘉縣主簿卒以公恩贈奉議大夫大名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封元城縣子母楊氏追封元城縣君公之沒蓋無主後無一銖之貲無一鍾之士始喪至葬薛氏盡斥簪珥鬻以供具薛氏奉訓大夫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諱均女也其葬以七年某月某日其域在大名縣安家莊昔公受言於紫山先生曰士所以異於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故君子憂治安而惡盈滿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蓋識之座右恐恐乎懼一言之不售也公所為文在藁猶數百篇貫將敘次傳之姑述其世業爵年而系以銘系曰
繫人有生眾萬不齊或坎而流或墮而墮其人其天孰全以虧亦昌於言而德不施允茲與存抑又何敢有竊斯藏有綿斯纒式慰爾發誅以章之

方先生墓碣銘

并序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山之南星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於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諱揚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其子滋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游覽常欲資之以昭德祿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而益銳初本陳氏子在祿而先府君命為後曰是能續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閭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其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庠費之聞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選者也始蓋用為文以應有司後乃束其與觀羣怨之旨而一發於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嫺婉不綴珠璣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盡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府涓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遇好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哢林水間晚善恬蒼吳思齊善父武夷

柳待制文集卷十

六

謝郭犀羽序其倡答諸詩曰風雨集以識犀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為函竹葬嚴子陵釣臺南間歲西遊訪遺攬古與愴增鬱自陵陽牟公處之新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子剡源戴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由京口派江至建業又東南枯蒼行尋鴈蕩大龍湫挾摘景物率藉為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尤不孳孳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庶幾為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二夫人季氏先卒於貫為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男二人樛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似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賈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有祿食於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

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婿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真疾畫紙
與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整整不見老
人敬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遠衰者萊還而趙錄事以計至貫為位哭
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矣琢辭表墓非貫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
酬焉尙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不蹟於奔而遊於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鞞鐘鑄概若金鶯鼓聞
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罔不兼先生中身退然潔廉發其和音
不懣不愆不薦廟郊卒死於淹歸歸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孚
用占有封斯隆如車如檐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亡舅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 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葬吾舅府君乃自其鄉貽書京師告葬
期貫哭拜已南嚮祝曰貫為貧持祿以糜於茲喪不及臨葬不及虞
罪也奚贖獨假茲蓋石文著府君之隱德闕行質諸其幽尙庶幾有
以慰其營魂於地下則系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寬祖贈承

柳待制文集卷十

七

事即諱嘉會父通直郎衢州軍事判官諱能于府君幼從鄉先生學
治經為小戴禮大義下筆纒纒千百言宋咸淳七年仲父閣門舍人
公當任國子以其名牒上試入等得補太學生祭酒司業博士第其
所業官在諸生右又明年外舍校定成即升內舍宋太學制有三舍
法由其選號能文章則階通顯矣於時府君纔二十餘而衢州公方
監省倉門與閣門公並有列於朝所交皆望卿達士府君且暮冠帶
出入橋門肌膚澤哲儀觀秀儼人以為是籍諸父以成名者何足與
寒峻角哉及從院小吏竊錄其文而證其繩尺之當否則更翁翁稱
讓悔謝其知之淺也又數年而宋亡六館為墟府君亦徑歸不復出
崎嶇兵間生理銷落蓋晚得重膺疾冥坐一榻呻吟佔畢外獨嗜天
文圖書採研輿蹟不遺毫絲嘗逆推其機祥災沴之所起曰後當然
耳已而果驗然不以語人而人亦不識之問則諱子姓讀書者嘗過
門問故京人境離合交友出處銜杯接席歎感滄已復歡欣笑呼
貫勇為樂猶有承平風流意態自餘壹不掛口其言曰盛衰者物之

變也而吾之不變者曷嘗有盛衰哉嗚呼府君非得道者歟其卒以
延祐六年八月廿六日壽七十一窆以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兆在
西部鄉金家山夫人胡氏子男三長仁傑也次傳翁早天次傑翁出
後同邑卜氏女一適胡漢漢業儒孫男三文璧文奎文參孫女二適
呂榮王致平閭門公則貫外祖通判靜江軍府卒官銘曰
始之遂遂若或將之終之蹇蹇又或方之不磷不經其休光豈何
嗟矣德則允臧於以誄之維後之章

元贈太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鴈門郡侯田公墓碣銘 并序

延祐四年朝請大夫德州知州田君澤既去官以老中書為考秩進
太中大夫而以中山府知府致仕五年為至治二年天子推恩臣下
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君之大父母父母應在郵與得
願贈有差曰世昌大父也階中憲大夫官南陽知府勳上騎都尉爵
鴈門郡伯曰誠父也階太中大夫官東平路總管勳輕車都尉爵鴈

柳待制文集卷十

八

門郡侯曰李大母也曰趙母也並追封鴈門郡夫人泰定二年君年
七十有九而君之子居中亦且六十又一相願言曰吾世鄭人始吾
大父南陽府君遭金亂嘗攝承其州專亡幾病免卒時四十五亂益
急李夫人徑攜吾父與二弟冒熾抵險間走渡河北居保定因伍長
以著其籍吾田氏宗仆而復植夫人力也久之以介弟屬吾父曰爾
兄弟留應更由吾挾爾季還老於鄭矣得年七十八以卒故吾東平
府君方在艱棘已知奮厲自力於生業卒能紓窮取裕以開其家及
進從學士大夫遊則慨然興起謂吾今不遠於是俟吾兒既長必求
明師教掖成就之庶其勿替以引乎自吾有知猶常舉之以嘗以
徵吾父雖遠而訓言在耳敢忽忘哉今吾幸藉祖考遺德保有祿食
歷入官而絲毫未結於吏議遂得休其衰毫以下從先君於九京爾
復有子有孫其深識之又曰吾且暮人耳吾大父母之葬在鄭昔吾
守鈞嘗敗卜黨鄭之新鄭縣保村吾子孫生於保定吾父卒於保
定而田氏塋於保定蓋自吾東平府君始矣爾還居京師孰能文辭

以著吾志爾持吾言而往請焉倘哀而昇之則鏡諸窆石表諸隧上
尙田氏永有寵綬居中嘗善於貫他日攝齊欵門前致其父中山君
之戒曰子而不諾吾無以反白吾父貧曰孝子仁人之心予將張之
不暇而敢以辭嗟乎春雨既滋草木怒生至其條葉茂而本根之
蔭藉或不能無賴於斯予觀田君之所致知其積累之有自則夫享
有樂康而子孫啟慶之若是吾東平府君之苗播於前者宜其穫之
炊之而無已也府君之卒在至元廿六年十月二日春秋六十又三
卒之七日寔情苑縣馬車村後十八年而趙夫人卒蓋七十又八矣
卽舉以耐府君之兆子男三長澤也澤字濟民次渥次淵淵早卒孫
男二長居中次居仁曾孫男四長恕從仕郎大都酒使司提舉次
恂將仕郎順德路廣宗縣主簿次恪次懌曾孫女二長適翟居頑次
未行銘曰

田維媽姓顯氏於齊粵有代序乃別乃支譜散宗縣遜矣莫稽攘攘
鄭郊瑣瑣夫屋相時母賢暨於育鞠畔煥流離式嗣式續基之樸之

柳待制文集卷十

九

以有東平爾畜必流爾鬱必聲保人敬恭言觀厥成厥成伊何以克
有子亦仕而優弗殆而止微其寵章丞界考妣維考若祖殿那伯侯
封土祁祁在晉之陬曰大爾承曰輯爾休嗟今之人匪朝謀夕車來
賄遷賈罔常獲視彼田宗其處安宅四世百年孫曾孔儀曷其以徵
墓則有碑博士司誅維顯詩之

七友王君景先墓誌銘 并序

景先姓王氏諱興祖自中書東曹掾六遷官至朝請大夫禮部郎中
泰定元年四月扈從如北都七月十八日卒留守官舍與其置還京
葉殯文明門外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啟葬衛州西南小店原距州三
十里景先本曲周之宗其曾祖在金季嘗爲輝州州佐捍城死難因
留坐衛之胙城爲其縣人胙城濱古河道比年飄砂擁磔漫没人廬
舍塚墓景先在時方欲求地改兆不幸早死今嗣子毅躬躬承志以
獲吉卜而不知景先之遂從入此土也始景先五歲有父喪賴祖母
丁夫人克自生殖踰冠學業見端序卽起爲汝州學正試辟兵部令

史由樞密掾入東曹會朝廷議行科舉以興能取賢凡所著令必經
具先手乃定延祐四年考成用仁宗皇帝居東儲領西樞進奉署順
恩超一資授奉訓大夫中書禮部主事改大宗正府左右司員外郎
尋拜監察御史按河南廉得其省參知政事宜匪陌丁醜虐民吏數
事劾罷之次江陵召爲吏部員外郎亡幾出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
訪司事建言敦本崇化在尊右儒術因上所會粹漢唐諫臣遺事曰
憲覽數百條廷論賞其知要慮囚至大名民有彭四自服爲盜繫獄
踰年景先閱其辭遽曰此非盜盜未獲耳已而果得真盜疏免彭而
論長吏失入如律滿二歲復以禮部郎中召還死其官春秋纔五十
二娶呼延氏一子毅國子典籍景先事丁夫人孝謹夫人餘九十猶
在着景先且暮節時其食飲怡愉樂康忘其耄也蓋景先敏學強善
與人交慎終始平居不屑屑口語而臨事持議卓見廉角從仕廿年
家無一瓦之覆一廛之耕以寧其居老母丁男孤寄京師平生交友
多購之者其所珍畜經史子集數千卷古名人書畫數十軸而已尤

柳待制文集卷十

十

好爲詩趣尙恬素辭亦清沖在藁數十百篇往往多可喜予來京景
先辱與之遊命其子毅從學治經深懷密抱見輒傾盡在東垣書疏
往來無虛月嘗欲聯臚吳越覽觀山川形勝以據發其撫今思古之
情而景先不能待矣將概敘其出處畀毅葬期鐫之樂石納諸墓
中而毅復泣拜以請景先固善予言其又何辭若凡世系具先府君
誌銘此不著著其歷官行治之可傳者銘曰

承直郎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 并序

古儒行猷無贖學稽經用律道斯博景先進途如發曠端車而馳閑
矩獲羣飛方擊見孤鷄執返其歸赴冥漠九原茫茫吁可作
高安伍氏著籍於其縣之仁南鄉上泉里者實自豫章臨江再徙以
來至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諱先輔始巽然稱大家望其里中矣拔
都兒漢言健兒初世祖皇帝統一疆宇勅賞扈駕南伐驍勇十一萬
戶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卽江陵之松滋置總管府爲署官比秩三品
總凡役之政令其貢賦物估則因湖廣行省以輸達於上蓋介乎兵

民之間而優養之也延祐三年公用東朝宿衛恩起家一命泣其府
在官三年樞密臣方奏公政績宜遷而公以病滿百日當免徑舍歸
間二歲復至京師覺體中風眩即日南旋及家猶經紀諸務甚悉泰
定二年秋九月疾作遂卒得年六十明年冬其孤允恭卜兆撫州臨
川縣明賢鄉白竹坑之原將奉匱以窆先期屬其父友廣東帥府掾
李榮持事狀與其府所上最贖走鍾陵乞辭以揭諸其隨子讀太史
公書見其紀次三代戰國秦漢事本末可稱道或者謂退處士崇貨
殖更有所蔽然不知治產積居在追時好取世資而推利任義不拘
率常算固卓然豪傑之士哉若公甫試而効其可考信者如是是足
以表著之於後矣公自少有智力用之營幹輒操其贏久之治別業
豫章度資用益裕關塾里中致名師教其子姓以學實義廉嗣宗黨
鄰比之不能自振者豫章城東出望仙門通道吳楚粵故杜梁壞公
伐石新之治鐵塼一百五十尺銜石爲錮且屋其上比至松滋松滋
民阻飢公發囊楮得中統鈔三萬六千貫移縣俾計口予之而富民

柳待制文集卷一

十一

亦稍出粟以佐所全活三萬戶有奇前是府建白水書院便學子肄
習而庖廩不繼公曰士有事而食然則學非事乎輟羨俸一千七百
九貫率先僚吏爲市稻種田三十石其贏猶五千貫樹爲學食母錢
山南廉訪使者善公幹敏檄行縣經畫江陵侵沒學田之在版者得
水陸田林園一百一十一頃歲廣其租一千三百一十三石中統鈔
亦五千五百八十五貫於是訟辭運民吏多移公廉問凡廿餘事鈞
致其情人以不究諸使皆列上其迹至完飾解署增築遠道徵工需
材常有餘用而不以勞勩誣民爲公之民蓋晏如也晚還上泉道歲
薦被白郡願輸米麥各五百石從官中給食貧民又大出米五千石
下其估貸之尤無業者聽以力傭釐粟石二百往賑鄰縣南昌進
賢日爲糜粥舖行者環其居百數里人倚公以生公襟抱開朗未嘗
躬估畢爲學問奮其猷行徒手致貲算鉅萬歛散弛張不抑不浮結
賓客蓄僮奴樂赴人之急有古任俠之風使位與年可以俱得則漢
質郎功業可指取也嗚呼惜哉曰天富曰文貴曰大賢公之曾大父

大父父也曰劉曰黃曰傅公之曾大母大母母也曰盧曰楊曰也先
忽都公之配而也先忽都宗王女也曰允恭曰朝弼曰趙寄公之子
其庶趙寄更名普安爲允恭後允恭嫡也曰普關公之孫也曰某甲
子卒之日也曰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曰承直郎公之階也曰與甫
公之字也曰樂泉公之自謂猶曰樂乎斯泉云也予不佞既爲撰其
可書者序之又系以銘銘曰

道散俗卑用智自贏進乘其時反虧致成如風水遇如區者萌果孰
使然以施以生惟過而續其機不停既取既新有益無傾我觀伍宗
由枿而榮翁之敷之信若權衡豈徒專已刻神啟形一節臨民民歌
怡聲將升於明載韓於寧飲德沐惠我繇我憚志使樂郊移之里閭
直究其庸胡不百齡有襲慶源來裔繩繩爰下契龜迺開幽局土深
水長函蘇葆靈曰茲公官尚考劄銘

元故大司農史義襄公墓誌銘 并序

柳待制文集卷一

十一

定史氏猶漢袁楊唐英衛而濟美過之大司農公謚義襄於太尉爲
從孫而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之孫也元帥太尉母兄鎮真定
蜀門百口死武仙之難獨二子先從大父行六部尚書留北京獲免
季江漢大都督實生義襄義襄幼有大志太尉愛異羣兒命家嗣萬
戶鞠爲己子擣成襄鄂少長在行間耳目濡染衆號知兵甫冠長干
夫從逐趙官機餘寇手射數人萬戶後以宣慰拔下靜江行定廣西
十八州廣東三州義襄常先登以功授承直郎同知靜江路總管府
寧時有盜據肇慶行省假義襄肇慶總管往討平之還遷奉訓大夫
潭州路治中未行進廣東宣慰副使改制東在廣嶽洞獠黎德俘蛇
船干艘在湖破山賊柳分司歲七千栝蒼踏襲蒙才楊鎮龍衆五萬
東陽摧俞高衆五千紹興寇詹老鴉林進劉甲一衆數萬溫處間功
最一時先是張元帥弘範南海凱旋請以鄧軍還史氏宣慰使時爲
右丞應曰臣子耀可羅義襄名也召至右丞進平章政事亮明日制
下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戶義襄哭踊誓極前須平章嫡子榮長

歸其官平章六子籍其田宅奴婢口均界之不自有一毫奉平章與
四夫人之喪返葬太尉兆尋以榮入覲俯伏奏曰是臣所後父之嫡
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領鄧軍世祖皇帝義之命榮襲萬戶爵會將
發閱波兵以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起義襲將其師
別錫虎符鞍勒弓矢驅甲兵未出復郵其世舊改授他帥於是成宗
皇帝始正宸極即拜資德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右丞至則除火餘
官屋之備若干繕禁官市惡鹽鑄滅江東戶課金人有訟行省臣失
儀者辭引義襲為證詔遣御史按問義襲以實對言者指為阿黨義
襲退居待罪上深知之遷江西左丞又遷湖廣一年復還江西罷顯
州屯田軍廣東民丁糧召入拜大司農無幾以太夫人年八十乞身
歸養未報大德九年二月壬辰薨京師春秋五十義襲字與卿娶祖
姑之孫劉氏貞順靜嫻不見喜愠事太夫人為令婦字子姓為賢母
姍黨視儀焉生子男一孺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女一
適資善大夫司農卿王師聖泰定三年左丞按典式上義襲凡行太

柳待制文集卷十

三

常為定謚義襲劉夫人亦先封常山郡太夫人明年夏左丞以事如
廣州夫人邁微疾比還而亟以六月辛巳薨龍興寓第享年六十八
左丞舍官扶襯浮舟萬里北歸真定將卜是年某月某日啟義襲之
取合窆妾固山之原都督兆次泣謂屬寮柳貫曰先公在殯久懼傷
吾母心未就窆之禮罪也今不幸吾母亦至大故惟隧道有碑柳
城姚文公嘗撝其大節者之吾將鑱之乃若幽堂之銘所以申吾陵
谷之慮者子其可讓賈弱齡以民事義襲公見其儀觀碩豐器度弘
遠總戎赴敵奇略捷出而臨民豈弟如恐傷之尤好賓禮宿儒名士
燕衍無虛日盛德宜後是生左丞早以令猷再牧侯藩三參機政克
踐世官以光大元帥太尉之遺烈然則義襲曷其死哉尚書于公為
曾祖諱秉直元帥為祖諱天倪都督為父諱權平章為所後父諱恪
公之孫男四長鈞承務郎籍田署令次銀山長安金山孫女三長適
某餘尚幼曾孫男女五人銘曰
史氏世臣佐國基命宣承武威九土耆定桓桓都帥執節死正孰存

其孤以克保姓匪姓之保實鴻厥慶公生師中屬時鼎盛殪戎獲醜
懷彼無競幢纛舒舒前騎後乘既輟西師重付宰柄山區海封我藩
我屏三邊晏安不戒而令徵為大農始還朝請帝曰汝庸予其聽堂
汝儀選聯陳善謂敬公拜稽首謀于於蔡臣有母揚待臣溫清忠長
孝短高聰幸應詔可未頌覆其一鏡公自服官被遇二聖太尉諸孫
獨也淵觀其觀維何日節其性雖則冥娛不縱不營天道匪訛常以
善勝通觀樵裝故想齋饒肆令象賢如泗有馨聲於廟階可間可詠
倬茲人門輝光引映手開玄堂為神之廷公遊於斯死目當瞑石固
坎深山經川亘尙利嗣人罔弗宜稱陵谷有遷於焉取證

師氏先塋碑銘 并序

師氏寧夏人而有塋於濮陽之東蓋其徙居三世矣徙三世而始顯
且大若富人之稼然耘耔之力優則銍艾之功至豈以且暮計獲為
贏哉泰定二年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工部尚書出宣
慰淮東升秩二品按典式得贈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某自中書兵

柳待制文集卷十

四

部侍郎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寧夏郡侯父
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於是
公貴凡三錫命善矣寧夏之俗僧民同屬而異版郡侯之父諱某仕
夏為管僧官在國中稱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天兵破滅夏以西有
旨戈矛所向者無遺有郡侯方被驅太婿昌王見其姿儀頗整髮
澤辭潤憐而生之解駝鞍覆土使伏其下傳令者再至太婿不得已
宣言曰全定河西一國不留一童男備貴主炊爨乎遂收置邸中迨
長出衙使命歸致分賦有忠實稱太婿寧夏郡侯亦以其家卜大名之
濮陽居焉又營別業汴之許昌故濮東之塋即祖郡侯生郡公
尤慎厚尚義不樂為浮靡事平居雖臨皂隸無矜慢崇重儒術教子
諄切終身未嘗出一惡言鄉里號為德人卒年四十九葬濮陽第二
域蓋師氏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堂構於郡公而途墜墜丹於廉訪
公其所由來漸矣不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刃之難東來數千里

卒聞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累德是不特一世哉肆今廉訪公早用才敏蹟榮仕路再遷而以左右司都事任河南省拜南臺監察御史改西臺復以左右司員外郎佐江浙省召入爲御史除浙西廉訪副使選以右司員外郎召進兵部侍郎出牧平江選爲京尹遂長工曹入儀班著出乘旌節宏猷碩慮山立雲蔚方中外期屬如公不四三人然則公顯大其福若父以光裕於師氏之宗者殆不止是也嗚呼士之誠善於躬不克自奮雖湮鬱於一時而終焜耀於來世又幸而代遭聖神崇孝勸忠著爲褒卹之典寵有封爵澤及漏泉曾不以遲速幽顯爲問則夫求天道於悠遠而忽人事於細微徵諸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矣郡公子男四其二早世長卽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娶曰王氏累封寧夏郡夫人曰蕭氏未封而卒曰拜葉倫氏曰周氏次脫脫木兒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長垣縣尹娶乃蠻氏亦封宜人女四適某某某孫男六孫女五曰恒曰晉國子生公試入等承事郎同知泗州事曰升亦國子生增曰某某某廉訪公

初待制文集卷一

七

出也曰德寧曰字羅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承事郎同知濬州事長垣君出也曰塔海塔曰某某早世者出也外孫安兒國子高等生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花赤丑閏泰定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人其四皆掇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乎昔貫以博士教國子晉升李羅執經席間審知公立朝大節迺茲備官江右實授容察公謂贊曰先塋之碑無辭以刻遺美不彰余維多罪子嘗司誅奉常所言宜昭潛信後其爲我著之何如貫承命敘次復系以銘銘曰

山條川支演迤西來經於夏墟風氣始開其產美玉球琳瑤瓊或顯或湮由見者異湮爲淵珍顯爲瑞器發而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曷其徂東匪於兵棘將啟其逢譬彼流坎抵平則通大鼎養賢獨家於食蒸哉聞孫仰受成式是孝忠明揚厥職既儀於廷亦旬亦宣靈承湛恩大賁幽泉元侯上公叠袞重延公曰斯寵吾祖吾父蓄厚報優余何能率隨有桓碑廟有簋簠不聲於歌胡考其休濮東之封

自吾祖侯企瞻夏西興雲如丘高會之靈赫其辰止同佑我後敢於誌祀託辭貞珉式究終始

周東揚墓誌銘 六序

東揚之學成於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枝葉茂也延祐初元仁宗皇帝方出宸斷尊右經術闢科舉取士之路而新學諸儒以非所素習挾其利而取之議者咸詬病焉獨東揚大立小隨恢恢乎有游刃之地矣延祐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有司嘗其策語不合意不得第七年復以禮記舉上明年至治元年擢丙科授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荆楚上游俗戇民嚚東揚至則因其所蔽爲開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縣有巫媪曰國母自詭能言禍福爲書數通使弟子行民間愚者爭願標名其上由是趨門日衆東揚曰張角三十六方其初亦不過是亟逮寘於法比縣祁陽有馬前卒毆民至死長官故匿其實東揚次當檢覆得其情檮中一訊卽伏論者常謂儒者迂疏少効而不知真儒之効固隨試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

初待制文集卷一

七

調爲南安路上猶縣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素聞零陵之政私相告語曰吾縣多幸朝廷昇以善人長者庶其惠休於我吾敢自戾於治未幾疾作猶強起署文書理訴獄旣而浸劇移告北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揚姓周氏諱尙之東揚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會祖諱光祖祖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室以王氏趙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願言曰永言孫男二尙幼東揚務爲深遠靖簡不事祿銜其字根柢六經旁出入諸史百家至莊屈荀揚左馬韓柳氏之書皆手自繕寫行吟坐諷將老不輟比州並邑走書授幣闢塾迎致以先得爲快旣取第需次里居來學之徒常數十人寤疑辨惑無不厭滿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干卷過言卮言數音又若干卷藏於家願言將以天曆二年某月某甲子奉柩卜某鄉某原爲窆就窆先期以其友熊椅所述事狀求余銘余初識東揚京師泊來江右而東揚謂官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證情好彌欸別之上猶未數月而已不可作矣嗚呼余讀豐城志載鄉貢進士

周詩熙寧中所撰勅書樓記服其序述之嚴論議之確而又得東揚所著雜詩文喜夫周氏之世再以文顯可尚也哉乃序而銘之其銘曰

古篤治經受稽其實今士徇名縛文薄質於皇盛時載崇經術取人以仁異材軼出東揚始升用鄉三物射策先登如稼斯銍丞邑於荆績用位位既陟其門亦朱其載尙俾之年承休進律以觀儒猷以驗天騰大車在行將駕而蹶彼耄而嗟此壯而佛不亡者存其音秩秩庶其方來貽光紹述有相斯丘惟君子室吾銘昭之聲於湮鬱

元贈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南陽郡伯宋公墓碑銘并序

至元廿四年冬十月南陽宋公敬之以湖廣行中書掾徇直節不阿積憤懣客死於靜江驛舍時年四十有六自公之死讒佞稍戢正論獲伸既而奸臣伏誅天下曉然知有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矣初長沙武安王阿里海牙貳太傅淮安忠武王平定江南有功上流及平章

柳待制文集卷十

七

湖廣行省致公為掾於時阿里伯崔燕帖木兒出為江淮行省左右丞深務綏撫新附擇循良吏為守貳令丞人便安之如承平時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既竊攻柄一視貨財輕重不問曠曠點癡皆晉江南官名海放選二丞輒從中沮止故有隙阿合馬銳意窮索崔公所歷地蹤跡疑似將傳致其罪無所得時公初升營田府提控案牘疑其府嘗有私誣遠公入刑部獄使鞠者羅織成之公拒不承鞠者雖暴酷終威不能更其一辭會崔公中禍死公得解去鎮南府征交趾大將六人武安與焉公以掾屬從兵入境破險隘降其若干城方上功京師其秋海溢湖盛交人乘勢潰隄灌其軍府倉卒班師武安脫急難頗沛公未嘗頃刻離左右也阿合馬敗桑哥驪得政尤奸點殘虐樹媼姬黨與聯絡中外要東木為左丞湖廣當武安時所欲為不得直遂以其積仇累怨訴京師桑哥挾為左驗行其讒武安自裁死時要東木初見公實欲深致其毒猶誘以甘言會石大獠竊發湖南右丞劉二拔都兒當統師往捕要東木乃宣言曰吾省縮軍政制

變節間非練達吏豈能有濟命選公為分省掾南去而欲因事申

傷之烏馬兒再舉征交劉復主餉饋要東木特輟公督造石康海舟括撫織碎無其迹猶下急符何攝氣傲暴甚公在瘴鄉居營營不送及赴逮益以憂憤得疾次靜江遂卒閱四年朝廷大正桑哥誤國之罪要東木亦次伏其辜於是天下有識之士咸服武安知人之明而以公為能自靖自獻庶幾乎不辱其身者矣公諱欽其字敬之世為相人治岐伯鬼臾區言為古脉醫金徒都大梁會大父為尙醫入內診上脉息著聲始析家遷來河南大父值金亡避兵又徙南陽府舊縣日申州父全幼慧多學依葉縣富人楊氏為婿故又為葉人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起家試吏南陽府王供給攻圍襄樊軍用無乏以能擢河南營田總管府提控案牘武安識公材器拔於眾中故亦能以死報武安焉公之配東平趙姓生子男四日文祐日文瑞日文瓚日文琪文祐二年二月甲申始克葬建康之上元縣金陵鄉龍灣之原葬已八年為泰定元年朝廷載定褒卹之典以寵嘉臣子之世於是

柳待制文集卷十

七

公之子文瓚入為右司都事得贈公承事郎趙夫人始封宜人明年文瓚自監察御史左司員外郎出為江浙省左右司郎中加贈公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葉縣子夫人進葉縣太君天曆元年文瓚為禮部侍郎升秩四品復加贈公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南陽郡伯夫人亦進封南陽郡太君時文祐以廣德路筦庫官先卒文瑞以承事郎淮安路沐陽縣尹去官繼卒文琪以福建驛馬提領最先卒而文瓚之妻南陽郡君王氏亦卒京師皆寄葢淮浙間明年天曆二年文瓚乞告於朝將捧命書奠墓下并啟兄弟與內子之殯並附公兆次同域異窆先事請於其友東陽柳貫曰昔吾父執節懷義累遭誣讒卒以讒死死三十七年而葬葬十有三年幸叨上恩錫封子爵惟具者哀榮終始文諸隨石厥有彝制敢以狀私於執事贊曰公行應銘法侍郎又以禮請其將何辭乃序而銘之且以信夫君子之澤積久而流長者如此其銘曰

井變而阡祿不以世士而從仕委身徇義不怵於威不劫於利志立

誠存之死靡二始南陽伯署郡功曹用文無害著其年勞進事武安
從征於交執我勝算制彼驍驍班師而還不亡一矢君子小人同趨
異軌有妖者狐含毒跋跋王以攻全誰置為毀憂患憑陵殞厥中身
諒哉直節可質明神子也初嬰既冕而紳天耶人耶定勝相因上聖
垂仁率土恬宣示臣昭先以勸忠孝有爵有封有渙其號葉溉根滋
如雨斯膏有制車旂有分土田予寵疏榮下漏幽泉曷以薦之尊卑
豆邇來假來款遲公其旋魂氣之升炬炳泉冽既伸既止上昭下徹
矧是佳城相望中葉何必故鄉有安無艱蔣陵之南鬱其松楸再世
相從樂哉斯丘子子孫孫是蔭是麻揭德振華以列諸幽

玉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玉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實隱於其鄉卽以其鄉之名自謚焉
象其德故稱其名也居士生宋寶慶丁亥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
卯六月二十九日終於家閨七年而葬葬之域曰樂丘其地坵塘邇
於其家居生所自卜而自名之也居士學積於躬而行儀於家中遭

柳待制文集卷十

九

易代安隱無競既老而傳益夷猶林壑間潛幽伏窮寤寐歌或悄
悄以悲亦欣欣以樂也篤於義故宗婣里黨無違言周於禮故祀饗
昏冠無愆節儉不至陋用不過奢其所履如此而其可以薰後訓嗣
者不止是也方年入表子孫將洗腆致慶忽命肩輿徑尋天台桐柏
之勝登瓊臺俯石梁經月乃歸霜髯朱頰望之如古仙羽人遊戲人
間而偶見之也居士姓胡氏諱釋之字開甫其先自永康徙來東陽
之玉山曾祖諱亶祖諱元俊父諱景南受業於國子司業陳公大猷
之門者居士之世也居士娶石潭俞氏柔儉慈順為令婦為賢母諸
行卓然二子曰有光曰召虎召虎為叔氏後孫男五曾孫男八居士
之流慶有衍者尙未艾也俞夫人生淳祐乙亥卒延祐庚申之二月
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之日也居士之同祖女弟
適余舅宋太學進士俞公內弟仁傑實以有光狀來請銘余不得而
辭也余觀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奇迹顯行越眾駭俗為
足傳哉亦曰反諸其行而信實諸其後而無疑焉耳則夫居士之葆

素守冲終於耆耄世雖一紀而其善行不亡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
序而繫之銘維以志夫實也銘曰
不憚於修不頤於行既壽而康以享其生亡鑿之嗟惜不百齡歸於
樂丘體安魂寧尙利爾後迄觀厥成

柳待制文集卷十

二十

九

墓誌銘

義方陳母丁孺人墓誌銘 并序

建安陳漢表經臨河以謁自通於子子出與成禮退詢其故漢再拜起涕泗言漢喪母踰年哀未即死固終窆之事今既卜得日漢之同門友府易實為漢謀所以不死其親者曰易次而母諸行往來柳先生銘先生樂稱人之善其將有以假寵於而母矣漢持是而來惟先生之昇矜之也嗟乎子文詎能使而母昭昭於地下雖然起孝之志子其忍重違之按易狀孺人丁氏諱臨字淑道世籍建陽之嘉禾上里父諱澄號樞里長者孺人幼慧讀論語孝經孟子識其大意古人文字經目輒成誦處室時嘗學和詩伯父縣丞公戒曰婦人職知婦道詩非所宜習蓋終身服之不敢言文年二十四歸中里陳君騰實君故仕宦家子又早孤時經喪亂橫賦重斂日暴月虐君素懦弱常破產應之家遂以削孺人入門檢括內計盡得孔隙曰此豈猶不

待制文集卷十一

一

可為乎稍出其智補窒罅疇文爰除發驗未久而生道裕如闕十三年君即世孺人益自力于儉勤躬操簿書手執算籌雖一錢一孔之出入必使節蕞可尋而根株可以覆按廣田疇新室廬請凡潤飾先業有男子志慮所不能及者孺人子男四女一喪父時長纔十二而季猶未睟稍長入小學闈塾曰義方堂延名師就講肄暇日則歷舉小學書立教大指示警厲於諸子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之句又常常語及之他日子知博習文知順從人以為義方之教然也孺人質敏而惡華簪珥服御不競妍好晨興坐堂理家政問繇賦問米鹽言人人殊而出語應之各中肯綮或時過午食不下咽僮隸意其倦且休矣而區畫彌密無惰容大抵治家整肅內外斬新踐其庭者見其左蹈規矩右循繩尺而和氣充物淫慝自無因而入也陳氏族盛宋中興來常有顯者今浸遠浸遠里中尚五十餘室孺人禮其尊老而慈其卑幼往來問遺無愆節戚疏少長無間言比歲丙申丙午薦饑里民艱食孺人既為粥以活饑者又下粟估稍賑卹其未卹于

危者病不能調醫亦隨證注善藥予之曰毋庸使他人知其施實德于鄉鄰固如此孺人孳居三十年貞節潔行足以表見于世里者聚謀方欲列上其事請加旌復書適具元統二年正月朔晨起焚香誦道釋經已忽覺體中小不佳就寢而疾作禱醫勿效子漢竭誠露禱封股和糜以進亦輒勿效更十日卒得年六十又五子曰淵曰澧曰涓曰悞涓早卒女和適崇安詹天增和先一年亦卒孫男五元熹佛僧元亨元泰元顯孫女六初君之喪孺人為卜藏室甫葬而涓天徵之堪輿家言咸謂不利及三改卜兆域始宜孺人曰亡者得安其靈則生者宜有蔭藉費雖巨吾敢屑較之哉凡饋奠而封陳牲而虞蕭賓製服飭具每益謹已又曰陰陽拘忌為人子弟亦所宜知命涓因傳其書為其學焉於是涓所從授書者章貢劉君某復來為孺人謀相墓得某山之原維食卜用某月某日鑿窆某月某日掩坎卒之明年也易之狀曰易狀孺人之行得于宗老之賢者皆不謀同辭吁信然矣曩易從杜先生武夷概論節婦之被旌門者先生曰使世之公

待制文集卷十一

二

論不屈而有賢守令者出則若陳氏母之操行風節自當表而上之不然旌復之令何為者哉孺人已矣亦徒以重夫君子感今思古之情予是以序而系之俾漢持歸請先生書而表諸墓上倘萬一道人

之采焉則孺人之成教遺範猶足以衣被來世而陳氏之不遂泯泯者庶其有在于是銘曰

澹居處士馬君墓誌銘

馬氏望扶風而再徙于南者惟新定新亭之族尤衍以碩禮部尚書公諱大同以政學顯宋淳熙間與紫陽文公實交相引重詩書之澤洽于孫曾雖所資所藉有淺有深大抵郁如也尚書伯兄諱大方六世得澹居處士處士字之純字希文卒以至順元年閏七月乙巳春秋七十又六葬以明年二月某甲子兆在孝行鄉之望雲原前葬嗣子恭命族子瑩為書一通著其行業即請于所善東陽柳貫銘而瑀

諸弟之碑貫幸嘗執筆尋常職在誅行而考辭諛事又知處士
為厚德長者可銘不誣乃系而銘之處士夷靖簡亮人也讀書務明
體要不為章句繳繞視世俗豪擢智籠之術如疾狗偷屏羨黜浮自
致饒裕然聞里黨間有一義可為奮勇赴之不誅不撓至元中有司
嘗征商於野民甚病焉處士持牒懇行中書以為與民爭利非盛世
事卒覆按除之大德丁未歲大祿處士傾廩以饋餒者掩骼以從禮
制或欲上其名應出粟補官之令則厚謝曰吾知盡吾力敢微賞哉
處士仲兄早卒鞠其子如己子子尋卒鞠其孫孫又卒鞠其曾孫葬
祭以禮婚娶以時植其門戶如初處士聚書至數千卷畜古今法書
名畫亦數百軸花時菊景潔觴陳俎從賓客歡賞引滿徑醉蓋歲歲
常然將死語子若孫曰吾無愧于人人亦無憾于吾即就木安焉耳
計聞間居野處之夫咸曰善人已矣吾將何賴處士之配董氏亦有
賢行卒先一年今舉以附其域處士無子以伯兄之子後命族子請
銘者也孫男二禮讓孫女一尚幼處士之曾大父諱崇大父諱裕父

初待制文集卷十一

三

諱熙孫皆隱德弗耀曰澹居云者處士所自命也處士嘗患里中子
弟為聲利塗塞耳目思一洗濯新之方將割田闢塾致明師宜昭經
誼以大變其俗而竟齋志入地嗚呼佛哉處士之有蘊不試者如是
是足以表世善後矣可無銘乎銘曰

士非盜名禮可求野不有者碩孰起淪謝君子尸之通觀大雅今其
亡矣有不亡者紹聞德言以祭于社相維斯丘孫曾受嘏

故平陽州判官陳君墓誌銘

鈞臺書院山長陳士貞過賈泣拜言曰我先人早自奮於仕道淹區
州縣餘廿年方累聖繼明惠綏臣下推恩進秩便蕃優渥而疾病侵
凌薄于既毫卒以不偶死今墓艸幾宿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夫子
蓋嘗辱交焉倘幸假茲鄉曲之誼畀之一言則先人有知將不悼其
埋鬱於土中也賈既拜而受言則退考鄉貢進士吳萊所為事述撫
其可書者序而銘之序曰君諱遠大字宏父姓陳氏陳氏本出彭城
中世南徙占籍于婺之浦江鄉曰德政自君始又徙縣東北之興賢

鄉村曰某村君少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尚書大義下筆無留思然好
獨儻之畫策慨然欲有所為於時會邑里初內附山谷強猶蜂蟻
聚負固弄兵間則出相寇攘君曰吾其有以自效即釋儒服去從軍
首建購捕之方次陳綏靖之路凶渠既得餘孽悉平幕府上其功而
君亦隨計至京師得試將仕郎辰州路施容州判官未上而隣土有
警那復檄君至麾下資其智勇多所俘獲大帥府材君之為而惜其
棄之遐陬復刻上之意將引以自近久乃改全州路清湘縣丞在官
八年稍進從仕郎贛州路信豐縣尹轉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
于是君累官嶺海間風淫露毒之所襲腰脚痺弱不良于行曰吾老
矣不復有四方之志矣因自免歸題其寢坐之室曰達觀幸賓客至
則命豆觴諧笑從容連日夕猶儒生故態也踣跚勃窣居十二年泰
定三年六月廿四日卒得年七十九清湘介湖北窮微谿蠻峒獠錯
居其壤山有毒蛇儲之為蠱以中人立死而獄多蔓辭君曰戕人以
售其妖此宜犬豕弗食可少貸之乎悉論寘于法撤淫祠魔菴又數

初待制文集卷十一

四

十區取其材瓦葺新學官曰此教基也庶幾使民知所以教時方有
事交趾全當空道餽餉所出他官屬或畏難遁去徵發調送郡獨倚
君以辦顛有廢縣龍南居獠中而以其地隸信豐南安萬戶府蓋僑
處其縣官命分卒為六屯使耕龍南曠土自食其力以備捍禦久之
招納亡命豪黨姦私民甚患之而未有以慰也君列上其事請復置
縣從其軍蓋按覆數四而卒無以易君之議焉君之政大抵皆可紀
而狀君之行者徒以士貞之能言者筆之書則夫士貞言焉而不及
者尚多有之雖以子之知君而不敢溢于辭懼非傳信之義也君之
先配黃氏先君卒今配林氏治家得母道甚子男二長士元梧州路
儒學正早卒次則士貞女二婿曰倪鈿戴樛孫男三佈偕倫孫女三
未行日夔曰文煥日德潤君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大父嘗以登仕郎
自試入官而未及仕君之葬其地巖塢距家一里君所自卜天曆元
年十一月朔葬之日也自君病廢臥家以及于死迄今未廿年而鄉
鄰之後生晚輩已無有能言其歷官行業之詳者矣使更閱數年則

君之與存者幾何哉宜士貞求文表著之意汲汲焉而不敢後也然則古之以功業自見而恃文以傳者亦若是而已寧獨君哉銘曰
智名勇功所謂達財隨而有獲繫乎時哉昔君用壯直奮無回乘于艱屯仕道以開轉丞試令績用核核駕車橫陽有沃西來孰挽而行孰軋而推歸承燕休終于考台殿塢之丘封樹每每相爾嗣人視崇思墮凡物之生有覆有培人胡不然自戕其枚吾銘爾貽併池爾哀

盧氏母碣銘

盧氏母杭州城東人徐姓諱妙安歸里中盧翁翁業坐肆販給母常佐之操奇贏聯什一稍稍致饒裕而儉順之化行于其家穆如也生男女一女適徐承亨男德恆治岐伯倉公鬼史區言為疾醫里人詣門求察脈無論富貧貴賤率與善藥士大夫稱之初德恆見時行戲市中得道棄佩刀攜白母母變貌切責曰是豈無主物哉曷不待其還求審而歸之爾未成人已自利如是吾安望爾怒經日不辭德恆自少即知分別義利母教實然也泰定四年母年七十七疾既癒語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五

德恆曰汝能盡子道已惟當盡人道則吾死其無憾又曠目語諸孫曰勤讀書勤讀書語未終而逝二月十日也德恆買美楸為櫬具襲衣為斂治喪制服盡遵禮經踐雨風涉濤江行求瑩域岡阜間就就憫恐若或失之如是三年得錢塘縣定山范村之桐樹塢相墓者曰宜卜兆者曰吉乃以至順二年十二月庚申奉匱即窆之明年將植碣表墓請予銘而刻之予惟杭故俗家有喪用浮屠老氏之法建壇場設齋祠歌嘑作樂越月踰時舉匱界之炎火拾燼骨投之深淵燕娛娛賓費數鉅萬以此相高漫曰吾不儉其親矣萬有一能營隙地湖山左右琢雕刻鏤為墓治隧又不過夸盛強飾觀遊往往艸木再宿而已夷為平陸其悖禮違義日趨于薄于愛親乎何有今德恆卓然拔流俗推其自盡之心成是因山之禮地不愛寶龜不秘智是開佳城以封以樹則夫致吾之孝以盡人之道固足以藉藉其子若孫矣翁諱華卒先十二年年六十八其葬徐村距桐樹塢數里而近孫男四浩澄杏子婆留孫女一德恆字仲庸治生厚交不為市道庶

幾柳子厚所稱長安藥市宋清者子每資其液齊以為衰莫之防焉乃不辭而與之銘銘曰

生則有養不觀其盡死則有藏不要其隆前林後岡涵和葆冲是盧母阡百世維宗

圓一道人墓碣銘 并序

圓一道人為老佛之學得其玄微而不滯于名相所謂遊方之外者也道人願身廣頰疏眉秀髯常所戴履屨冠纒屨而已然其風神曠朗人望之如古仙劍客性嗜遊名山水在數百里間一節徑造興盡即還居鄉不為崖異而視世人用計巧取之術疾之甚于狗偷道人世居建之浦城諸祖以上皆有仕籍于宋族故大也既冠而遭兵燹間關離析獨幸與其母能出萬死一生中早暮調適旨甘節時煥寒日吾有母在它無恤焉蓋沒身孝養彌篤中徙縣東鄉泰寧里耕稼樵漁外託與吟嘯言皆根理天曆二年其歲己巳春秋七十又二以疾卒家九月十二日也明年至順元年正月某日葬大嶺下瀆原合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六

于其配鄧氏之窆初道人無子己而有子其養子曰鐘矯子曰益女二皆嫁里中人孫男四曾孫男二道人諱玉成姓李氏自號圓一翁又別號翠陽子祖諱源父諱棟皆業儒道人葬後一年其方外友虛一先生趙君嗣其自京師來錢塘為予言道人事業行治如此請予銘其隧予聞莊周言去智與故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若圓一道人庶其似之矣為銘使刻置隧上銘曰

夷門老人杜君行簡墓碣銘 并序

至元大德間儒生學士蒐講藝文紹隆製作禮樂之事蓋彬彬乎太平極盛之觀矣然北汴南杭皆宋故都黎獻耆長往往猶在有能參稽互訂交證所聞則起絕鑿于敗練殘楮之中寄至音于清琴雅瑟之外雖道山藏室奉常禮寺亦將資之以為飾治之勸歎若予所識張君君錫杜君行簡則以汴人而皆客杭最久于時梁集賢貢父高尚書彥敬鮮于都曹伯幾趙承旨子昂喬儂州仲山鄧侍講善之尤

鑒古有清裁君每上下其論議而諸公亦父相引重焉延祐初朝廷
首起君錫為大樂署丞將次及行簡而君錫死又數年行簡亦死士
論盡然歎詩樂之不復振矣行簡杜氏諱敬其字行簡世居汴城中
祖亨嘗有官勳父民鑑卒湖南道宣慰副使行簡自幼器識夙遠不
與凡兒徵逐為嬉戲事稍長學成研窮律本分別音節悲憂愉快概
發于琴晴朝月夕人境俱勝勝方適從絃鼓一再行巖壑清而晚
蘭潔也學其學者其抑按吟揀皆有指法可傳行簡善書蓄古名人
墨迹歷代金石刻甚富然為好事者持去亦無係吝性嗜酒客至傾
壺倒榼盡醉益歡行簡少嘗以禮部令史從尚書柴公奉使安南還
辟廣西帥府掾江淮行省又嘗署人匠提舉司都目江陰權辦官皆
以不屑意未移時棄去大冠長裾優游湖山文酒間晚自稱夷門老
人得年七十而終泰定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其配李氏里中大
姓女婦德母儀既順而恭卒後八年年若于子男二士元士謙也士
元用臺察院書吏士謙浙東廉訪司書吏皆以儒貢孫男五孫女二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七

俱幼士元士謙將自杭舟載其二極歸卜汴南三家店之坐以泰定
四年某月某日就窆先事以狀請于東陽柳氏曰吾翁早從南北賢
大夫士遊竊常有考于藝文之事時非不偶而身不一試不肯孤行
能之未著名譽之未立也即葬而無刻辭于隧其何以昭示來裔子
幸哀而予之銘焉昔子與哭君錫京師有誄今行簡以禮葬銘焉乎
辭銘曰

道和德順溢于聲雅南一監琴孤鳴徽以白玉絃朱繩五音二少濁
變清杜氏于琴若天成使和其音薦神明豈不為世躋隆平江湖遙
夜占隕星墜亡絃絕秋風驚夷山萬里開佳城魂兮歸來其永寧

元故太中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周公墓誌銘 并序

海道都漕運萬戶周公以元統元年十二月七日卒官明年正月十
有七日自吳郡買舟載其柩北還選用四月十三日葬所居鄉張寺
里先塋之次其配汝南郡夫人王氏戒其子宗衰經泣拜請銘昔子
漫仕與公同朝及考鄉進士試上京公為留守判官迨今西遊而公

持漕節于吳每見益歎辱與之遊蓋餘二十年銘非予諱宜為公諱
仲字信父衛之汲縣人曾祖諱神金忠勇校尉步軍將官祖諱泉以
公貴贈亞中大夫衛輝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父諱麟累
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公少警敏稍壯
得推擇為山南淮西二道廉訪書吏貢補吏部令史由樞密院掾為
中書左司掾考成擢兵部主事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崇祥院都事工
部主事書省檢校官進工部員外郎稍遷上都留守司判官兼本
路都總管府判官兼推官出為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揚
州路總管改漕運萬戶歷十官皆不俟終更而惟建德推官未嘗上
階自承務郎七遷而至大中大夫食正三品祿終其身公以文吏自
奮于刀筆間挾通敏之資而達之于用應事制變他人首鼠不決公
徐出片言裁其過甚而彌縫其缺失無不動合樞機揚州之政不隨
不激人尤樂稱道之與人交惻惻無華久而彌親故其死聞者盡傷
得年七十元配王氏先卒封汝南郡夫人男宗後配王夫人出也女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八

長適王某次適郭某次未行銘曰

粵有才馬際可而仕不屈于時亦敏于試爵為通侯可謂既貴未及
縣車終于其位歸從先人丘首之義陵谷有遷吾銘斯際

無為子碣銘

無為子少時遊方之內應物而不滯於物人謂其一代豪俊人也中
歲去而遊方之外葆真而全其真形化而神不化雖列仙山澤之隱
要不是過何其異哉無為子故儒家姓張氏諱梯字信甫居鄆之象
山有別業在鄆城扁舟往來傲兀烟浪自視為鴟夷子皮然好結賓
客重交遊肴觴左右具捐所有予人無吝色父嘗以戶門微罪當逮
詣吏無為子奮前請繫曰父老願以身代雖萬罪不敢辭父藉以免
奉親能備孝養而身與妻子衣履食糲而已象山中大瀛海陶隱居
司馬鍊師之遺跡往往而在無為子早從方士習聞道家長生久視
之說心竊識之既壯出遊南粵北燕回薄萬里獨愛武當神明之奧
巖巒峭森溪谷靚窈鍊形伏氣莫此為宜歸對妻子常語及之而妻

子固不信也一日大會親戚故舊曰吾當去隱武當矣親戚故舊爭勸止之祥應曰諾詰旦引刀截髮解故衣被布衲履著行勝佩鉢囊掉臂出門徑去顧語其家子古初爾善事爾母教育諸弟爾無以我繫其心也行涉重江至武當山依止紫霄宮師事其宮主張真人願執弟子役真人亮其確誠啟之道要授職首眾無爲子畫則服勞薪水間與眾同苦甘滋味取其至薄者夜則危坐一榻腸不至席如是三年忽晨起別眾眾方怪之則既化矣泰定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得年四十八化三日道眾瘞之紫霄降下訃至家人服喪如禮古初重違先志不敢迎其柩歸因不茹葷血必期至山中樹碣以表其歲乃絕海來吳泣拜請辭昔予客鄞識無爲子眾人中知其健敏可託以事而不知其能離智絕俗究竟生死偉特若是豈出世間法亦必世之勇者而後能決致之與無爲子始娶許氏子男四曰古初曰謙曰弘曰惠女三其二已有歸其一天銘曰生之謂寄而亡非其棄不亡者存是謂知生之類無爲而爲以貽之

來世

劉彥明墓誌銘 并序

彥明諱德智字彥明姓劉氏世家于歙曾祖諱元佐祖諱儒望父諱震皆隱德不仕鄉里稱善人焉初彥明之父以張爲後於劉生彥明西歲卒而張氏父固在實爲之經紀家事教育彥明至于成人家五子其一天而其家素裕彥明尤大父所深愛將使還後天者彥明泣對曰劉氏無子故以吾父後今既歿于劉氏明其爲劉矣德智以一身繫劉氏之宗誠不敢重獲罪于吾父與劉氏矣大父感其言而止彥明少知自厲于學好讀孫吳兵法考究釋老方伎之書嘗因是感疾已乃大悟求之曰書浩有所得久而下筆爲文覺其來源源纒纒遂得由庠序選爲建德路儒學正會教授關進攝其事守郡者諷使文致直學之罪彥明不爲動俟間復爲辨說考滿入教授銓翰林院方薦爲其屬而彥明翻然歸矣尋授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儒學教授未上中書刑部辟爲其部令史官有齋怒于同列而將黜之彥明

曰無厭將及我投筆諫去于是都水監復羅而致之稍進壽福院按實當檢放而院猶責償未已彥明適從其判官出行江南視其贖歎曰官民糧已罷征吾院田能獨無傷乎悉命弛之諸使怒其專擅而卒亦無能奪其議者嘉興有豪民誣占寺田三百畝左證甚明而院所遣使逆賂莫能決及彥明來請警路絕乃卒歸其田考成得將仕佐郎衢州路常山縣主簿滿歲江西省有知其爲者辟爲掾新執政至杖一掾而掾實無罪彥明竟歸曰吾唯不能隨俗俯仰以至于是可再辱耶進將仕郎爲平江路總管府知事平江路案牘叢勝彥明處之以無倦取其犯名義者一二事稍釐正之不激于奇不毀于隨暇則卻騎入閭巷訪求耆舊啜茗縱談猶書生故態也閱再歲卒官下得年五十五天曆二年七月十四日也談者例嘗儒生爲政迂闊于事情而不知聖人之法制具于經儒能據經議法故達權而知變彼隨時重輕視勢向背以竊取通人之名者豈所謂政哉彥明

得於所學歷試內外階是以無失身敗名則亦未爲無所見于世也彥明之配李氏姑女先卒子男三燁燁女二長適徐梅次在室下地得建德之淳安縣開化鄉駐馬原距家餘百里將以其年某月某日窆先事其子煜具書世出爵年爲狀介京兆杜原父乞予銘其言曰葬而不得銘猶無葬也予嘗識彥明京師知其爲人而杜君又不輕于許予是可銘已彥明始字干里謂其取義之未廣也易以今字晚又號知非子其詩文曰紫溪集鄉先生方公回爲序而藏之于家家有仁本堂鄉相程公元鳳爲大書揭之而陵陽牟公嶠記之彥明之祖程公甥也所謂仁本者彥明固服而行之矣銘曰守經爲分制變爲通通故能介承之自躬彥明本仁山學以充及試于事事爲之中考其成績粵有始終天不昇年歸于堂封有德有言遺後者豐尚百千年安此幽宮

于思容墓誌銘

邗爲姬姓之國後迺去邑而氏漢廷尉定國族望東海子孫或卽居

或稍徙支繁庶衍尚為盛德之世朝列大夫益都般陽等處田賦總管于君思容之先亦自東海徙文登諸足徵也初金季李全據山東以叛其弟二太尉略地至文登君之祖諱祥隱里中方坐塾教諸生兵暴入為所掠見其儀狀偉岸挾刃臨之偪與俱行至益都稍即問計則亂以他語答之若聞於事機者然當其濫殺亦強諫止之所全活甚多全受擒其妻楊舉鳳歸朝開行省山東因得署為其從事未久棄去娶臨朐蘇氏而家臨朐生君之父諱世傑讀書知學性高潔不與俗溷中年自放于酒聞宋平浩然南遊擊節自誓曰自晉失其御衣冠播遷中華禮樂萃于南土予將觀善于是而且以淑吾之子孫焉因僑家吳中三十年年七十四無疾卒是生思容思容諱欽少學于吳持其苦力自進弗懈宿儒老生皆折節與交集賢大學士郭公貫浙省平章高公昉尤深知之方以才辟為淮西廉訪使者書吏未數月而國子助教之命下矣海擢山東廉訪司照磨在官三年再以國子助教起君會君服母喪喪除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史臺揀進御史臺照磨官拜南臺御史未行詹事院奏為其院長史就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又遷詹事院經歷中書左司員外郎御史臺都事太禧院奏除其屬壽福總管府同知中書省復以為兵部侍郎方出試田賦府到官未踰月卒官下得年五十五至順四年七月十又八日卒之日也君器資宏達而文法敏明官山東時屬歲大饑嘗行縣至濱棣濱棣傍海民尤艱窘君為之發廩勸分計口以備之禁防周密民實受惠而免于死徙泰定初元姦黨未盡誅君為書數百言極陳逆順從違之故請早正其罪所繫者皆顯臣要官聞者為之縮頸在左司參決機務在臺端振肅風紀辭皆據經守律不務刻深而忌者往往因其銳進構為誣語以譏沮之其出為總管也亦藉是進秩之名而陰以抑退之耳雖不幸遂至大故然使人有不盡用之嗟則君未為無所見于時而死也昔君之父死吳中菽其柩于吳自會祖妣妣妣及其母高氏六喪皆在淺土君解山東照磨持母喪時始卜地于益都城南十里望城阜之原而序葬焉今君之子

將奉君附其兆次乃為書具其世出歷官行治請某議諸其幽某嘗學與君友其再為助教某實為起之洎某補外而君始顯用永及十年已有幽明之間銘固不可以不之予也君之父以君貴贈至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內郡伯妣高氏周氏並封河內郡君而君周氏出也君娶金氏亦封河內郡君子男二曰潛曰溥女三其二已行其一尚幼君官京師嘗題其齋曰曩空而記之其所自得可知已銘曰

學焉而仕行其所知我安以徐彼競於馳方其欲翁有或張之謂天匪私亦毀于隨貴而不年則勝尤誰有子承家貽爾慶基不朽者存珠此銘詩

元故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新公墓碑銘 并序

自新氏得姓而其事略見于楚漢之策書至近世升名宦牒始班班右人而楚產固無聞焉何其土風之特異也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戶府管軍下千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新公世家河

內其父轉徙兵間行次真定之深州靜安縣縣人劉氏妻以息女遂依之以居生子男七長即公壬辰歲河南北始伍民為軍而劉氏在籍中公以彌甥當行隸史都督麾下屯樊城攻襄陽漢沔實能以材勇自効阿元帥見而奇之拔為帳前至元三年從破劉義受賞統鈔五十貫五年領眾修白河因與萬戶燕只吉歹蕩平大洪山黃仙洞諸險隘計功班賞有差九年下樊襄公以先登再破醜賞及破沙洋新城進受省檄為管軍百戶十二年二月追敗宋殿帥孫虎臣奪其所乘舟丞相伯顏中武王壯之手取白金百兩寶刀一具以賜十一月常州城破錄其功真授管軍百戶階忠顯校尉十三年三月江南平丞相奏凱遣朝公從入觀例錫襲衣鞍轡又賜統鈔五百貫丞相若曰新某爵不酬功吾將有以厚之其署管軍千戶兼西峽渡提舉四月命下得佩銀符進階承信校尉時越閩山區海聚間民相提為亂謀報交午行省每有調度必命公以全師備左右拒若沙縣

之學平章漳州之陳弔眼建寧之黃華皆其講張榮點者也公出其
代叛招攜之謀動必制勝其入建寧手刺渠帥黃朝奉王拔都而生
獲其將陳統制獻之行省又降其大校黃參謀劉發陳士良等數十
人省臣方飲至舉白金碗二枚其勞烈就命撫安羅源寧德長溪諸
縣爲之署官置吏民得樂生興事如初至是朝命始用丞相之薦授
公武略將軍鄧州翼管軍下千戶重功次也廿一年復從忙古台右
丞入朝右丞爲言功狀上嘉賞不置賚以襲衣弓矢鞍轡且重錫金
符就升管軍中千戶未上樞密院申定兵制復改下千戶九年八年
六十四請于萬戶府曰昔吾早從征討行冒矢石身被瘴癘壯強襲
虛羸老成痼願得放歸田里以終莫齒而令男槍繼職禦戎府上其
事報下如章公即日駕輕車北歸徜徉雞豚社酒間甫閱四歲遂卒
時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得壽若干葬某縣某原附以其配某氏公軀
幹願殫力能挽強命中奮身戎行積勳受爵而尤爲伯顏忠武王阿
朮武宣王所知平居輕財重義禮賢下士恂恂儒者也初越閩之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三

世

叛諸軍爭致生口公得男女老弱總若干人會中秋家宴公厚飲食
之且戒曰爾不幸麗於叛黨今首惡服誅亦良民耳誠能召其所親
來吾將悉縱遣爾已乃間有來者因令自相保任散還鄉里明年及
期所縱男女扶攜來謝且大作齋祠所以福報有陳生某嘗業儒亦
在伴中公亟命之冠帶使教二子以學又爲請諸當路官之庠校問
世言武將出世標銳乘時致功業犯道家所忌而不知以仁勝不仁
固若時雨之澤物而非以爲物之厲也蓋觀于靳氏之世而可信矣
公諱忠其父諱用則始家靜安者也初室張氏生檜忠顯校尉鄧州
新軍萬戶府下千戶女適張某繼室余氏生汝舟奉訓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檢校官汝霖早世女適王克茂孫男二贊今襲爲千戶
鎮守黃蘄贊方從學孫女一適李某泰定初有詔推恩內外文武臣
工用其爵秩追榮考妣至于三世乃贈公武義將軍鄧州新軍萬戶
府管軍下千戶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張氏余氏並封靜安縣君汝
舟強學敏用詳于議法方爲時所不舍是能大其門者比歲官杭某

齊與之遊焉願謂某曰吾父起行伍有官勳而質直無華嗜善好義
施及于我子孫尚竊祿食以不墜其宗使無文字錢之隨石以昭德
訓嗣其謂斯何敢再拜請辭某曰孝子仁人之志某其可重違之乃
據其事狀序次如右又繫之銘銘曰

在至元初元運勃興輯其武功四方次平大將小校各揚其英發必
有中敵來無勅若時雨降庶物憑生劉甥靳氏擐甲從征自拔行間
以善戰名買勇濟漢先登躡荆計功受賞百金爲輕難長千夫寵祿
未贏曰吾忠哉惟所指令山貙海蜃汝干大刑首惡既殲庶孽爲清
夷凶獲醜載世永寧吾老有子願服踐更庶幾畢景仰首皇明公今
已矣墓柏青青介子材良列官外廷爵以疇庸猶序而升紫綬金魚
郵典宜膺漏泉之澤赫矣明靈本武經文沒有餘榮有子而令卒大
其成閩左徵兵下壯于行河朔之間屢無遺氓彼薦草莽此襲冠纓
公在師中惟其血誠老氏若曰累善如登爾子爾孫世篤忠貞文于
豕石以鴻厥聲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古

選

馬仲珍墓誌銘 并序

睦州詩在唐中季有章協律方處士李建州在宋渡江後有高師魯
滕元秀皆清峻簡遠各自名家仲珍襲其芳華沐其膏潤問詩法于
耆老成人盡得肯綮措意遺辭初猶稍尙葩澤晚更脫略邊幅直窺
微妙往往年自爲卷而製名述序要有深意統曰歲遷凡四十卷流
之爲銘贊記序雜古賦又十有二卷亦各自名編蓋其學本之經驗
之人事而概發之于言故能致多如是然反而求之見其約不見其
博嗚呼仲珍死矣詩當得傳如前數公無疑爵位功業孰久孰近何
足計哉仲珍姓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縣之新亭鄉族故大
也乾道純熙間有與徽文公仕學相上下官至禮部尙書諱大同者
於仲珍爲七世叔祖矣曾祖諱洽鳳祖諱之友父諱維桂皆畜德不
試母濮氏亦里中望宗仲珍少而穎發長益潛深精研經史旁連諸
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諸俗方言朝披夕攬華英中雖醜郁而
外質夷澹鄉鄰子弟來學往教就其矩度莫不卓見端緒一時名人

勝士景向聲求郵詩願交爭取力挽延祐科興議者品量人材咸謂
仲珍有以自効而有司苟知仲珍亦咸望其出奇一勝以售其明始
用春秋舉上不利後更用禮記亦不利人意仲珍急矣方益厲氣賈
勇爲其文不少輟久之彙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及自問自答
策合若干篇題曰困天集而其志孤矣仲珍嘗做漢魏樂府辭唐柳
柳州新體製皇元饒歌鼓吹曲十有二章將藁之走京師冀塵乙夜
之覽而未及脫藁又嘗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宋南渡諸家詩一卷
別有講義讀書記各二卷藏于家其學橫驚捷出如車適御矢破的
也仲珍娶翁氏生子男二曰鈞曰鉉孫男一仲珍病時始生命其名
瀚仲珍生至元庚辰卒元統甲戌得年五十五閑居喜自修飾或佳
客時至情景俱勝促觴命酌取琴鼓一再行自吹洞簫倚歌和之一
毫不以貧窶累其心自署號雪夢居士天趣自得可涯淡哉元統元
年子客吳下臘將盡仲珍扁舟款門語夜參半請曰夫子知我文莫
爲有司爲則有以振我度歲別歸神色揚揚予方張之期其晚達是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五 選 虞

冬予東遷次睦則聞仲珍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家先一日力疾語
子鈞曰我死必求柳先生銘不得銘則無以葬鈞既卜藏域馮塢祖
塋之次惟食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窆乃具行治爲狀衰絰踵吾廬
泣拜道遺命請辭嗚呼予尙忍不銘吾友也耶銘曰
孰昌其詩不售于藝亦嗇其年而卒歿瘁得深行遠要以永世吾銘
斯阡質之無媿

元故奉政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崔公墓碑銘 并序

從仕郎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崔敏數千里貽書諒
貫曰敏之大墓在神山自曾祖仕衛再世葬胙城胙城濱古河道河
雖別流而漂砂擁礫冒沒人慮舍冢墓勢如潮汐不可遏止比歲先
人卒官湖南還卜兆域得大梁開封牆堡里小邊村維食因奉遷二
祖之靈而以先人序葬其次今十又七年矣隧間之石未有刻辭惟
先人之友獨先生在先生嘗司誅于奉常其言信能昭德表行敢具

列官世行治壽年卒葬終始爲狀而以銘累先生貫應曰而父雅知
予文銘予職也乃序而銘焉序曰崔氏出姜姓齊丁公伋之子食采
于崔遂因以氏世遠宗滋僑居占徙代序莫詳金正大間有諱世英
者始自惠州神山縣以軍帥從戰北口蹈難死弟諱德茂襲其職會
天兵南下遂以全師効順得授左副元帥領所部鎮神山後以城變
遇害元帥之子諱義毅史開府幕下有善文法聲累遷輝州安撫使
兼屯田提領即居胙城以葬者也湖南公諱良承字仲欽少靜密有
爲讀書知大義薄遊錢塘以材請自致江淮行省署爲理問所令史
進浙東宜慰司令史上官善其幹敏每出專征伐行幹財計必擇公
以從公亦樂爲之輪誠管理考滿授將仕佐郎兩湖都轉運鹽使司
知事尋辟江浙行省掾稍遷從仕郎袁州路分宜縣丞未上辟宮師
府掾超授承事郎江浙省理問所知事時執政方病一浙鹽法之弊
而莫究其窳卻乃出公循行諸場推見隱拙而因以時弛置之法既
不煩賦亦易贏治辨而還眾益才之既代選補中書左曹掾明年擢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六 選 虞

戶部主事階承直郎句校簿書綜覈出入勞績顯又明年陞奉訓
大夫中書左司都事遷奉議大夫宗正府左右司郎中御史臺復奏
以爲監察御史出按事山東未還選授奉政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
政廉訪司事在官七閱月分按衡全永寶慶武岡五路治所至治元
年六月十又六日也得年六十一娶王氏特封胙城縣君子一敏也
嘗以國子生從貫學治經介然有立女二長適中順大夫漢陽知府
兼管內勸農事盧恂次適承事郎太常禮儀院郊祀署丞續欽祖孫
男四性學志學禮學嗣學孫女一未行葬以卒之明年春三月某甲
子曾祖左副元帥府君祖安撫府君父諱慶河南河北等處絲銀人
匠提領始又徙大梁爲大梁人以公貴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
尉胙城縣男母蕭夫人追封胙城縣君邊村之塋安撫居北之中禮
部居左皆以其配附公平居恂安言徐視未嘗以氣加人而其中
所自信剛果亮直不爲回撓故于吏治能執常御變機張鍵閉于情

其六書而十法無所損益五辟擇六選官皆典章法令之攸司誠其
統緒持其綱要于簿物細故器如也方出節觀風奄至大故議者惜
不盡用而為世道人才計者至今猶有憾焉公自戶部左司暨登六
察與貫並居京師遊好最稔而知公制行之詳以能載之于銘亦莫
宜于貫貫茲銘公是以無讓銘曰

繁齊庶姓有食于崔別氏承宗燕及雲來基德之厚若種而培維忠
維孝則固後裔自公始奮允藝而才木則有松馬則有駉揚中踐外
其立不回憲物容典式時討裁丞丞成又暨暨達財天固予之又軋
而摧其摧易以不至考台翼子貽孫既修既枚非承孰引非用無恢
牆堡之虛雙表崔嵬瑒此銘詩尙有徵哉

故宋宣教郎上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公墓碑銘 并序

諸姬之庶姓有以子為林氏者子孫世仕于魯之季氏而放為孔門
弟子元和姓纂謂比干有子逃之長林遂以繫氏來際通志辨其非
六自周而降歷千有餘年族散宗遷邈不可考而南粵東甌相繼特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七

起以科目官學相高洽于季宋東甌尤盛雖同州黨然各自為譜緒
系不明蓋非一日之積也東甌別譜有居于永嘉華蓋鄉黃石山下
者自宋武經大夫知柳州軍州事諱續孫始顯而公其嗣子擢景定
壬戌丙科賜同進士出身調常州司戶參軍再調福州觀察推官未
上廣西經略安撫使辟為梧州軍事判官留佐幕府尋除主管禮兵
部架閣文字用薦改京秩階宣教郎遷樞密院編修官以養親辭不
拜方遭內艱而宋既改物遂得高蹈遠引全其不仕之節而著其歸
潔之義天固厚幸之矣公諱璫字壽玉一字叔玉會祖諱師正宋將
仕郎祖諱武受業紫陽文公之門人服膺中庸尚綱之訓以碩儒望
里中用特科入官滿河池尉退而講學於家卒以柳州恩贈朝散郎
父柳州治孫吳尉線子司馬法登武舉進士第由普州徙柳州其家
始因之以大音也公初任常州州庾儲粟餘萬斛歲久將腐公白郡
請新陳均給粟得不耗守服其能嘗受檄慮囚囚有具獄當其眾死
者吏抱成案前請公占署公閱檄疑未究一問得其誣服之情平反

上之囚以不死又嘗攝宜與無錫二邑皆先教後禁治之以諄其最
知公而薦之于朝者魏公克思趙公與植孫公壽趙公與積常公楨
陳公昉林公洽陳公懋欽也凡是數公皆名卿賢大夫其所稱可非
苟然者始孫公將特薦公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公義之立為改
奏而次亦遂及於公時公纔三十餘耳使其老智慮于更嘗究猷為
於克闢其至詎可量哉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所試于時中罹艱
棘斂其鋒鏑益磨礪淬厲于學以故卒就平實其居鄉處族嫻有惠
利可以及人雖裔已弗顧也季弟繼諸葛氏無子死公割己產擇于
其黨立後承宗舉內外族貧不能舉之喪無一毫係吝曰此吾孔氏
家法也端居二十年寄情吟咏自號蓋峰散人元貞丙申得年五十
入以其春三月十日示微疾命舉扶起坐正冠襟而卒此豈無得者
哉公娶諸葛氏先卒于男二長曰堅天次曰堂女一適將仕郎曾怡
老孫男二鈞錫曾孫男二淮浩自初喪敢柩于建牙鄉郭溪黃岡柳
州墓下今卜得襲吉將遷窆于膺符鄉信臬之原于是堂為處州路

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六

儒學教授以其友鄉貢進士章仕堯所次事狀千里具書致幣請銘
其窆而予友温台等處海運千戶趙君大納比宰永嘉常以事過公
里下瞻喬木之陰歎人門之美談次每為予言之固已悉夫林氏之
世矣尙何諛墓之嫌哉嗟乎亭社為墟而都鼎致賂吾不為殷臣之
進播而為殷士之裸將不為澤畔之憔悴而為遠遊之娛戲公之素
志蓋不然也然而所積者厚所養者深谷駒自繫而縶帛弗加因得
以葆勝舍之潔遂元亮之高沒餘二紀而子孫之敷苗益敏詩書之
銓艾愈豐銘以昭德不鄙屬筆於予予烏乎辭銘曰
顯允林宗世服于禮公祭其華繩繩其美方序而外胡遜于肥鳳縹
鶴退繫乎其時藝仁仁熟艱則致裕未耄而嗟何奪之遽歿殷百年
壽考無遺祭于社主過者垂涕膺符之鄉啟茲封域有鏡銘章用訓
無斃

元故戴孺人劉氏墓銘 并序

里中戴暄景和之內子劉氏越諸暨人生二十一年歸暄歸三十八

年相隨治生理家事舅姑字兒稱和宗黨甚得婦道以至元四年其
歲戊寅秋七月三日卒家年五十九卒後三月卜葬金竹塢其日九
月癸酉也劉氏諱錦父曰天麟母曰王子男二堯良元女一適趙仁
本孫男三恭溫安女一俱幼比歲良以父命來從學于治經今年春
月泉書院任爲直學試肅政府歸而母病聘醫致禱無所不至閱四
月遂以不起于是隨失良配哀不勝情將葬復遣良衰經款門乞辭
鑄石乃爲之辭曰
婦則母儀觀于而家方魁而悴有戚其嗟維以昭之銘則非夸

墓誌銘

故宋孫明府碣銘

至元十三年八月王師渡錢塘下浙東所在釋騷通直郎知臨海縣事四明孫君奉其母黃夫人在官以養及冬將代命家人御之先歸以避其鋒既受代即辭還次柵墟逢鄉人言夫人復往臨海且數日君倉皇追奔及之而大兵已薄城下則與一力躬負板輿窮日兼行冀將先入未至遇兵母子遂俱蹈難死十二月二十五日也一力脫身以其計馳告家明年二月某甲子奉衣冠附鄞縣環村吳舉先塋之次夫人得年若干而君纔四十耳君以父蔭入官初調潭州司戶參軍轉建昌軍紹興府錄事參軍舉員及格改宣教郎宰臨海稍進通直郎三試郡曹一領劇縣錚錚有能聲舉君陞陟者葉公夢鼎王公應麟湯公漢翁公合而葉公尤深知君謂其少年能自植立奉母尤盡孝養要為有所見而云也黃夫人于君嚴而有恩公退莫歸必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墓誌銘

詰其所理之政苟至平允則喜溢顏開一或未然深加責譴日我見爾父決事多當否乃易知耳君之先事慮患將以置母于安全母之不令其子復將相依以生是皆骨肉之深愛母子不能自己之至情而亦豈料夫禍孽之起乃常出于智巧之外然則自盡吾孝自盡吾誠雖死猶生尚何嫌哉君諱璿字壽朋孫氏系出河朔九世祖全照有功澶州當補牙校以讓其季而南遊吳越占籍于鄞之甬東乃為勤人是生宗顯宗顯生忠忠生周周生義端義端生諤諤生允諤布衣領旁縣昌國權酷而卒喪在殯權所火起烈燄次及之允伏柩上呼號哭踊繼之以血戶牖廬落皆燬獨葦塗筵几儼存一邑震異允於君為曾祖特授承務致仕承務生枝與其子起予同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於君為祖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累贈朝散大夫南嶽二子起予願質願質君父仕至朝散大夫工部侍郎南嶽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游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學雄文望于一時嘉定更化嘗詣公車拜疏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罷歸慨然

欲用其學所著書曰海上蕞蕪于家孫氏八世二百年善植而益滋孝鍾而履顯積誠累德天實臨之人實信之然能致祝融回祿之潛燼息燼而不能使斧鑿鋒蝟之回面革心豈天道無知有時或然而其可恃者則未昧也君娶莊氏子男一嗣明將仕郎死亦三十年孫男三元厚元佐元蒙曾孫男十有一重紀至元五年其歲已卯距君葬六十二年矣貫游勤還次餘姚元蒙客授是州道君死事悒悒不勝哀惘若欲祈貫為辭以泄其湮鬱之思而重于言焉又明年至正之元貫蒙恩召還禁林元蒙乃以其狀并錄三世幽堂之誌寓書拳拳申前請貫悲君之違難罹凶者如彼而喜其嗣慶紹聞者如此則為序而銘之銘曰

生孰爵之死孰搏之母子天性孰構虐之母實有子子實有社幸生盡死駢首膏野維孝維慈有不亡者爾世工儒蓄盛涵深將翬將翔鍛羽而沈有令子孫思廣德音不昧維神尚赫其臨

瀏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墓誌銘

繼之姓張氏諱繼祖字繼之世居婺之金華為金華人張氏出軒轅之後軒轅氏五子其一為弓正以其業氏唐有龜齡始居金華後乃去隱東海上龜齡即志和自稱玄真子烟波釣徒者也至今縣多張氏尚皆稱龜齡之裔然代遠宗湮莫可考矣會大父諱宗義大父諱大能父諱景巖三世皆隱約田間力田以自封殖而其家浸裕則始于大父繼之早孤大父知為令器特愛異之使從學城中而繼之亦克自奮厲課誦讀晨夜不輟天未曙挾冊映簷光而諷釋之夜分燈屢涸猶吾伊未絕養其氣以充其所學充其學以必見于行其志曠如也延祐間郡上其才行得署饒州雙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至則究心學政復其侵田為之圖其廣狹之形稽其步畝之實刻石學官以防姦制弊會守貳闕大府檄繼之攝承郡事時歲薦侵道瑾相枕藉方下令勸分賑饑繼之為設方略使持券左入受粟右出區畫既定眾無壅闕竟事帖帖無譁三年以大父喪棄歸視封塋道遠子告滿百日以例免重紀至元五年再至湖南還將赴

調京師未行而卒五年己卯十月廿三日也繼之沈毅質敏言論抗
據要為發必有合于義少讀史至魯仲連傳見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取奮然抵几曰士當如是而已其於嗜善疾惡如口之於味
無弗得也大德中縣有桀黠吏酷虐于民民皆惟怯莫敢觸其鋒者
繼之疏其姦狀訴之部使者詞直理順卒實吏于法而繼之亦無幾
微見於顏面繼之有蘊於中者百未一試而遂死矣使其再轉得
百里之地以少展其志其所樹立有足觀哉繼之生至元丁亥得壽
五十二娶唐氏子男三道慶道生道友孫男三墳填坦孫女一尚幼
葬得吉卜於資善里天山之麓將以至正元年十月辛卯窆道生以
潛溪宋濂所次狀來泣拜請銘予惜繼之有致用之才而不幸溘鬱
弗獲自致於用乃為序而銘之以慰繼之于土中而且以塞道生之
哀思焉銘曰

玄真自放于畝于漁以游乎玄樂道著書長山之陽有植其閭世德
綿綿不渝以胥繼之強學發聞于儒耕不逢年豈繫苗裔有子而令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三 夢 遷 慶

尚食其腴載德維辭刻在幽墟

元故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

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張公墓碑銘 有序

南宮張氏其先蓋安平人金季嘗徙宣德又徙南宮南宮為真定府
所統縣故張氏坐在其縣將相西鄉北杜村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
主簿府君祔第三子府君卒葬二十五年而其子國維自吏部侍郎
出守濟寧升秩三品贈府君至東平路總管階亞中大夫勳輕車都
尉爵清河郡侯國維 承休寵循念先德將鑽石揭辭以貽世訓嗣
乃使來請文則為序 銘之序曰府君諱演字某幼知力學長以文
法無害推擇為其 宋平大選州縣官屬燕南按察使適以府君
名上初試潭州湘陰縣丞改江西樞茶都轉運使司知事行御史臺
察廉舉其績遷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知事在官以病免廉訪使
者復狀府君遺逸上之調瑞州瑞昌縣主簿兼尉秩滿真主建康深
陽溥溧陽升州移義烏府君時年七十又一國維由中書東曹掾擢

江瀾行省左右司都事當以事如温州謁告來拜府君捧觴上壽意
愉愉如也期以冬還奉府君就養錢塘未及期而旋笑語益懽曰吾
後爾久矣是夕疾作因留侍醫藥踰兼旬而卒即載其柩與北歸又
四年始得視窆卒以大德五年十月廿一日窆以九年某月某日府
君在江西值中更茶法或謂宜倍賦府君獨言江南新定多取以自
利不若薄征以利人議者多是府君法得不改在瑞昌完葺廨署興
起學舍作大役而力田之農見其楹桷之煥美而不見徵發之及己
比境有疑獄當讞輒移府君就鞠雖鉤得其情而論法常務平允在
溧陽歲部糧時大旱貧民實不能具春藁出俸錢市粟代入其輪來
義烏未久民知其善人長者喪行巷哭皆哀盡府君外柔和而中健
敏居官治家細行必飭方是時同府舊寮多列顯要府君能一抑首
降氣則美爵豐祿可指取也然養完守固坎壈終身而蓄其贏餘卒
受榮名之報其必於天者何若是信哉府君之父諱德林贈中順大
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清河郡伯母石氏清河郡君府君之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四 夢 遷 慶

配清河郡夫人白氏先卒子男二國綱管領真定打捕民匠總管國
維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兼本路諸軍與魯繼配苗
氏無子卒林氏亦卒子男一國紀孫男八樞棟朴早卒某某昌寧
承寧孫女五國維字輔卿歷十官嘗以德安屯田總管出議鹽法山
東其所因革定著為合材問蔚然為時知名人故軀典行得褒贈府
君自朝散大夫冀州尹上騎都尉清河郡伯以載曆今秩蓋古之人
祿不逮養則無以及乎親而迺茲克自樹立尙微夫沛渥以有爵級
勸忠興孝之道抑良顯矣繫之銘銘曰

君子觀時用謙治盈惟卒舒舒不潰爾成繫彼流坎既抵既平疏為
濤瀾亦順無傾昔公仕初豈有過計必即其優必要其至矧是沒身
間閱二紀乃承寵章乃顯奕世本于天者有抑斯崇氣至誠存登窳
徐通不錮其微不枿其充穠之裝之穫之屢豐是豐匪多公子令善
世猷以升惟克允踐大帝昇矜侯圭侯冕賁于泉幽碩碩憲憲公侯
之宗墓則有儀桓碑六尺載跋以龜爰刻斯銘豐塗用儀來省來瞻

孫會具宜

塔銘

萬壽長老佛心寶印大禪師生塔碑銘 并序

佛心寶印大禪師正席萬壽十有七年諸緣既稔百廢具修言隨道流緇素歸仰其大弟子等因入室次合掌稽首而白師曰身如虛空緣有患生剎那歷劫形蛻神留昔吾佛祖觀法達變雖存不存示作標指是翠堵波何間生滅以幻待幻有非幻者我諸比丘將為大師擊深攻堅豫卜藏域譬則聚沙即以成佛豈不百年非見實見於是禪師植拂微笑為作證明塔成其崇三十尺而趾之廣三分綯二在高梁河西漆園昔金天會中萬壽初祖青州辯和尚提洞山宗旨鳴道發源閱代二十有八而禪師實續其緒以大其承禪師名思慧字訥翁建寧浦城黃氏子家世文儒學甫究轉徙齊魯遂依東平鞍山新公年十九新為祝髮授具出見東峰滿靈巖順皆噴噴器許瓶笠遊京首參林泉倫公復從東川讓公拈機英朗川信以衣頌命閉堂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五

勘驗學者出世來山遷盤山又遷中山乾明退隱萬壽會萬壽席虛眾請補處三遜而後即事凡修嚴祖德會同二塔築丈室東軒作聖壽下生院新邸舍復侵田種種勝因皆以慈忍力而得成就名德彰升仁宗皇帝詔錫銀章領曹洞正宗諸方衲子來學京師以萬壽為法奧青州為不死嗣音有人信哉天童雲外岫公在江之南最號洞山星鳳將示化遺戒其徒奉書疏走半萬里起禪師修丹霞宏智故事禪師曰吾住山三十年如孤舟抵岸倚著自在何能以身而更御物即拈香為岫說法謝遣來意然則是諸比丘累塔信道而期之永壽者不猶曠乎解梁柳貫時官頌臺輯所聞賂爰作序偈偈曰塔在世間吹累一塵載地不壓學山與鄰陶甃琢石有哀有因成之自我爾以為神若何所見分別同異謂是法身無生滅義生知涅槃滅見舍利人塔強名等無二器眾諦之來顛倒其中以鏡取照影實形空我訊萬壽非廓而通我瞻靈峰非積而充是浮圖身號寶印軀本無所藏由智願集但見勝光從一毫入如琉璃樹如黍珠粒自性

圓明者處現前一爪髮膚毛孔萬千對此玉石說法熾然我爾重來後五百年

墓表

元贈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金府君肝表

府君姓金氏自其上世占民數婺州浦江縣至府君尤愿慈有稱于鄉蓋晚而見其子德潤仕學有端緒遂以考終延祐三年去其葬八年德潤實來京師具凡世業行治可文翰林學士承旨廣平程公亦既植碣隧上又七年為至治三年今天子始正大寶下詔改元嘉惠臣工寵及其先申定嘉郵之制自一品而下正從品各七階官勳爵次差於是德潤以承事郎為常州路宜興州判官品在第七得贈封父母妻明年五月命下卽用所得官贈府君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其配吳氏追封宜人德潤拜受感泣尋以書走京師乞辭於其鄉之友柳貫曰惟吾父流慶啟祉以施及於德潤故德潤自著仕籍四遷而忝今秩遭逢聖代廣孝崇仁遂微渥澤被飾泉壤實惟疏渺小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六

臣之至榮然累善成德不耀于躬而卒延昭于我後人者抑有自來德潤將謁告大府歸奉命書哭奠墓次若假茲窆石劖識厥美以示子孫則于法為宜敢藉是有請貫方執筆隸奉常以誅行銘功為職而君又以義請而可以讓昔吾鄉先生陳文毅公有言浦江在婺為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民生其間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偽行而長吏至則相與安樂之雖古書傳所載禮義之俗不過如此蓋自以為他邑所未見以貫幼所逮聞則若府君之輩流儕伍幾足以當之而今四十年中日遷月革復與向異力農務本之習亦少衰矣觀府君克篤於其身而有俟於其子孫則樸茂質實之遺其報施久近豈不卓然可徵哉然則為之後者無愧於其先則無愧於其鄉所以承藉國家之休寵以自庇賴其來裔者庶其在是府君有三男子其中子則德潤也吏部方錄其平獄之効將敘勞進秩駿駿用于時金氏忠孝之澤其益滋乎泰定元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初吉徵事郎太常博士柳貫撰

代張公作官原墓表

先君棄諸孤時某蓋始仕祿不逮養也於是太夫人方未衰某迎侍官漢鄂遂來京師忽念歸曰吾厭人事不復出已既數年即世距先君卒十有九年後六年為至大二年始忍死啟先君之殯合葬于官原北次其明年某登朝參議樞密院入中書為左司郎中屬武宗皇帝推恩內外詔凡臣工咸得追寵其先遂贈先君中順大夫上騎都尉封清河郡伯太夫人清河郡君亡幾某自免歸奉詔哭奠墓下且將修治先廬冀朝夕護眎松柏重伸霜露之恩而兩浙轉運使命下復隨傳去又六年今天子大廣孝治申定褒典自一品而下正從品各七階官勳爵次差某適以非才備數參議中書省事秋視三品得贈封二代於是先祖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封河內郡伯祖妣劉夫人河內郡君先君贈亞中大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封河內郡侯先妣河內郡夫人又明年某由參知政事除工部尚書數月遷宣政副使品在第二有司加贈封如制進先祖嘉議大夫禮部尚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七

夢 遷 慶

書上輕車都尉河內郡侯祖妣河內郡夫人先君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河內郡公先妣封如故某材智淺下弗克肖似每惟先君訓言在耳敬已勤上夙夜劬躬故自出入班著餘三十年致茲忝竊塵列侍從有祿有位是皆祖考積善成仁不享其隆以施及於某遂得遭值聖明澤霑幽壤重封疊爵褒榮光大實維國家寵綏臣子之至恩然稽厥世美則所以委祉乘貺于我後人者抑有自矣先君履行卒葬之詳有隧道之碑此不著著其顯受命數於兩朝而可以芘賴來裔者如右延祐五年歲在戊午三月十五日丙子男中奉大夫宣政副使某表

武德將軍劉公墓表

武德將軍益都淄萊萬戶府管軍千戶劉公既歿葬之幾年其孫源襲爵鎮守龍興將北歸其鄉樹碑公墓著其功伐表示來世翰林直學士李君伯瞻為之請辭于余蓋千戶初起民伍署為軍校在滕國武愍公麾下號為材勇善騎射每攻城掠地常先登陷陣最其功籍

至錫金符長千夫固宜錄之忠武將佐之略矣學士武愍孫也余嘗撰次武愍功行文之建昌新湖之碑知其善戰善陣而能克成厥勳者抑豈無資于爪牙之助哉謹按千戶諱用世家遼東自其父諱福始以親王移用哥營驅戶官來居淄川故今為淄川人福既老千戶遂承其職至元六年以丁戶隸軍簿郡檄權署千戶九年武愍受詔南攻襄樊千戶實以其軍從三月破土城先登以功受賞十年正月破樊城又有功第其次上之乃真受宣命以千戶領元管軍十二月破武磯堡據其木柵四重決濠水灌城中即以其所樹雲梯登陣殺獲甚眾會行省官分道進兵千戶復從戰丁家洲殲其軍奪其戰艦功狀上十二年命下進爵武略將軍十五年九月還從武愍南征次廣州敗王侍郎軍閭部口又敗凌制置軍海珠寺下十六年正月與宋兵接戰崖山千戶手獲其都統制祝永昌副將孟德又得陷陣軍人韓松以歸而宋之遺燼湮滅無餘矣凱旋第功即加武德將軍錫佩金符鎮守龍興千戶二子長世恩有膂力能挽強命中自武愍南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八

夢 遷 慶

攻常挾弓矢以從崖山之戰武愍出奇計作射棚度與南船相當選善射者七八人命之射而世恩與焉絃不虛發自卯至午陸秀夫遂抱宋衛王赴海死初以行省知印權署銀牌總把命未下旋得耳疾以其弟世英襲父職屢以功進爵在軍餘二十年慨然曰昔吾父吾兄少長行間間關百戰出萬死中賴國威靈受主帥成算以獲斯寵今吾兄之子已能荷戈帶甲宜從世嫡之例還其祿秩吾退居田里私心安焉故源得踐其世官在軍九年舉職不懈又能得士卒心可謂克承其家者哉千戶娶楊氏墓在淄川之明水鄉黃朱店南阜下予觀自古偶夫與王之運而顯建功業之臣豈出于單智獨斷哉必有為之輔翼左右者矣方武愍征南之師秉仁蹈義所向無敵計其一時如千戶之以戰多名在賞典者無慮數十人而今未及五六年世已鮮有傳者則夫託之金石以貽永久寧惟子孫之責亦因世論之公升降所繫余雖不敏尚安得而辭天曆二年歲次己巳夏四月丙午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貫謹

太康王氏扶城墓表

異時蔡金訖錄河汴塞流天兵所次勢如奔電創殘艾滅豈問良窳故夫閭居巷處之夫有能出一智建一策全百十于膏血之中則天必封培其後使世食社報有加無已蓋以爲均覆均載並生並育平時則友助相資遭變則保抱弗貳吾寧枕藉以駢就死所而不忍睽隔以獨覲生存此所謂義也而亦分也天顧何能私寄豐膏於是人哉太康爲縣在夷門以東縣有小扶城故嘗置縣其地岡阜完厚水泉冽甘其封樹隆然以高者王氏之墓而王氏縣人也初歲在壬辰汴京已破師壓縣境民奔竄四出莫知何方王氏有諱義日七府君者獨先與其六兄鑿地爲窟室度可容數百人凡親屬里黨之願以身來歸者悉納實其中又時出營取糗糧以賙餉之他日六兄竊歸其舍道遇哨兵爲所掠致府君奮百死以計拔之而兵亦卒不能害亂既定凡府君之家與依之以生者完輯如初而比近并落至百里無人聲府君七兄弟居同室食同場同生同死自少至老莫名一異

柳待制文集卷一二

九

由府君之順成之也中統始元南京諸路都總管府檄署府君太康縣尹府君爲時賦調以供軍勗耕殖以重本縣以理閭無幾棄去退然邑里間人人知爲謙謹長者中斥已田給宗廟界之券不爲毫髮吝惜至元十一年春秋七十又八卒家即葬先墓之次其配李氏少爲令婦老爲賢母後府君三十六年而卒年八十六至治二年第三子元亮升朝以恩贈府君從仕郎追封李氏宜人泰定二年元亮進奉訓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品在第五加贈府君階奉訓大夫官汴梁路鄭州知州勳飛騎尉爵太康縣男李氏加封太康縣君於是去府君卒葬餘五十年而天恩便蕃寵及門祚生有祿食歿有號榮向之阡聯瞻接者或泯泯無繼或厯厯未隳獨王氏之宗前承後引聲光日起支庶日滋謂樹德不由乎人吾不信也然則府君之全活屬黨於萬殞一存之初亦願吾分義之可爲而爲之耳初何嘗有計較封培之心焉觀其所致逆其所施嗚呼果哉府君三男子長成行司農司宣使早世次中殤又次檢校君也二女皆嫁里中宜

使子男三女二孫男女各四檢校子男三女四孫男二檢校字長卿以明法選使臺部由中書左曹掾爲斷事官經歷光祿寺主事嘗鈞校徵理麴材欠緡爲鈔三千定而時語間有旨登之賞典時論推其清幹方積年勞馴致顯融余見府君之累爵重封未艾也泰定四年余以文學繫官江右長卿不鄙而與之遊具論其世如此請余辭表諸墓上余又問長卿言家有金源補官誥知其上世嘗封上護國而亡其詳誥雖不完至今存焉則王氏之啟慶其源固有自來乃爲考次行業使歸刻冢石以俟且以厲時人其有發哉明年泰定五年歲次戊辰春二月日在丁酉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貫撰

雙峰先生墓表

雙峰先生卒於至元丙子而葬於大德丁酉死骨既朽塚木加圍距今將三紀孤崇善亦且老矣乃始勤勤介其外嫺項炯可立請予曰昔吾翁學得於已而信於人人謂其必將有以自見就令不大潤澤於時願豈不能取世一科一級如射者之必至于彀而巧與力違垂

柳待制文集卷一二

十

得復失晚遭改物以幽鬱死尙幸家書一二僅存餘澤未盡殄滅惟是隧間之石未有刻辭敢以狀私于執事使崇善他日有以下見吾翁而吾翁託不朽焉是在執事而已予忝可立久敬之交而皆業于文不鄙見委其何敢不諾然而聲迹不相聞也輩行不相接也徒將考言諷行則有馬氏之狀在馬氏名良驥先生之友而參政眉山楊公之客也詎欺我哉按先生車氏初諱若縮字經臣後更名球而字旣行矣學者尊之配其德稱雙峰先生車氏籍于台之黃巖謳韶里斷自永嘉徙來計其時固唐末五季之交也會祖諱瑾隱馬家山有至行名載那乘祖諱似度父諱景山皆老于儒先生少警敏而學又早成年十六與其父偕以名上春官不中第慨然曰吾家數世湮鬱不遇我豈能終與造物競哉然聞皇帝王伯之略道德性命之奧由學以致顧吾力有未至耳乃與從父兄諱若水字清臣合志而共講焉久之覺胸中浩浩發而爲言闕放無涯湜于是車氏之學擅雄于州里間王華父守台新上蔡書院城東東湖上首以賓禮致之雖政

事微有闕失亦藉以彌縫調齊凡皆以學故也咸淳末沿特恩授官得迪功郎調建寧府浦城縣尉郡守趙公景緯薦其學行而丞相王公燦亦雅知先生有史才將延入史館奏方上而國事去矣丙子間兵棘倣與盜鋒孔熾先生蹙蹙不能容去之曾祖隱處馬家山隱焉遂以其年十一月癸卯卒馬家山得壽五十五子男五濬老瑛老天璋孫爲從父兄後與先生同學而成者也次崇善瑤老配賀氏臨海大姓女先生卒時崇善瑤老尙幼賀夫人攜之三徙遂依外氏以再造其家進二子于學有母道焉卒至元癸巳八月庚戌年六十一合墓故所居里鳳凰山之原十月甲辰葬之日也孫男七伯湛公果公采伯殷伯禮伯成延年孫女五皆嫁爲士人妻曾孫男七女二當先生自力於學時里中仕者雲起門戶烜赫過者不敢側睨未五十年已聲銷景絕丘墓所在夷爲畦遂而先生之世卒然秉禮方以昭德炳幽爲事則天之定勝久矣初先生之季父韶溪先生諱安行早登潛室陳氏之門陳氏爲紫陽文公高第弟子其授受最有原本清臣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七

既委已就學得其宗要而先生又繼起從之凡天人之精蘊義理之淵微毫研縷究節發窾露知之而必可言言之而必可行若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運行春秋疆理禮樂刑政之分合孔門諸弟河汾關洛之緒傳荀楊佛老縱橫捭闔之機籥會粹眾說歸于至當則有性理要指訂覈禮經分別制度謂喪服之親疏隆殺深衣之續衽鉤邊雖家禮之證定註疏之引援亦庸有所未盡用廣頭在下之說以改正深衣辨內外正降之義以圖列服制其學蓋深于禮矣清臣世謂玉峰先生所著書若宇宙略紀別自傳學者而先生之書或在或亡則台人類能言之而世未有深知之者系曰學以善己而行非其覬也言則成文要以知其類也屈信者時是尙論其世也錮深藏密緊後人之利也

金谿羽人查廣居墓表

查君臨川人姓查氏諱居廣字廣居少入金谿望仙觀受度爲道士復去之上饒龍虎山中從廬阜黃尊師石翁學爲詩尊師愛其類已

授之設率裁以尺度君更感憤自奮嘗東遊至鄞海上還渡浙憩虎林山久之得楊推官仲弘詩七言今體服其雄浩又得范太史德機詩五七言古今體服其清峻皆手鈔口誦心領神解期與之俱化泰定丙寅余以提舉學事恣豫章君將游匡廬過之與極論詩道而余銳欲翼君以進會時暑不果往因棄其詩西之清江百丈山求太史之廬而卒業焉太史亦欣然定其可傳者五十餘篇序爲學詩初藁以張君之志明年君卽館豫章遷往益熟論議益切又明年余受代去君悒悒不勝情余曰君方外人豈不能復入東謀一再會乎君強笑領之初與君同爲詩者危素太朴後與君上下頡頏者王漸玄翰揭車子舟余最善是四人以爲江右後來之秀而素乃以書言君死矣余爲之西向哭哭已則曰天果不欲昌吾詩乎胡爲使君之駕將騁而遂蹶乎又胡爲不葆君之玉未磷而已歿乎余豈莫知其故也君早孤質厚而近迂所交多畸人靜士雅嗜佳山水杖屨所歷攬結奇秀資之賦詠無遐思焉使幸至中壽則不懈而及于古獨詩乎哉

柳待制文集卷十二

七

君以天曆己巳秋得疾臥鐵柱延真宮其冬十二月道友鄧居明與其徒葛世蕃迎歸仁壽觀卒其月庚戌年四十六明年正月戊午爲窆葬原臨川處士孫君履常奎章閣郎官揚君曼碩武夷徵士杜君原父尤知君君之葬素旣銘而納諸幽矣又欲余言表墓以資君于地下素之善君有始終哉是年至順改元歲陽庚午秋九月既望東陽柳貫述

塋誌

亡妻墓誌

貫亡妻盛氏諱淑葵之蘭溪人生十有九年而歸貫得年六十一終于寢以重紀至元三年丁丑歲冬十二月甲申葬下梅塋子男三貞同因孫男二和穎穆和天始貫爲國子博士恩封宜人再以貫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加封浦江縣君生宋咸淳庚午八月一日歿至順辛未十一月九日兆成先窆俟吾他日同窆太常博士柳貫誌于玄輒納諸其幽

殤孫墓誌

中殤童子柳和生庚申死壬申年十有三幼育於東陽外氏家七歲
從宦豫章八歲出從小學師十歲歸山中誦書寫字不督而勤性潔
修知自立於禮志如成人至順二年辛未冬十一月祖母浦江縣君
盛氏卒童子亦病明年春浸劇更數醫不能已其夏五月丁丑天又
明日己卯葬之桐柏橋東大父太常博士貫重哀童子無致天之理
而不克年乃灑涕濡朱識童子卒葬月日于玄塋納之壤中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續金華叢書

銘

豫章樓銘 有序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城豫章其郡名也乃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于城上實備雉門之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爲治格章明則民胥悅豫有以憲承上恩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既南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相臣臨席賓寮列俎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增壯南服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貫買不敢讓爲之銘曰

維皇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亦禹所敷春秋戰國瘡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關邑郭畫茲豫章曳楚引吳漢因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既海濱嶺徂洪始名州廢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觀察節度幢纛應符作鎮開藩列城受呼守牧之良若史有譽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更府號考義則疏以年而命稽實本虛神元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應天統御方輿既定南紀旋安里閭時哉裕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世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蒞其潛其躍乾道與俱異指同音革之邁乎遂簡宰臣建行中書以張國威以宣廟謨亦訓亦齊無劉無孛謀則民庸賦則兵車謹修候度職貢乃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其北柴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煩戒徒凡四星終若閱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今省署堂昔雖塗府舍潭潭孰啟新模據勢雄尊象平紫樞兩觀之間有列閭闔疏爲修閭達及交衢扇燼揚埃忽不須臾宰臣曰噫責其在余余有兵民企瞻所於譬諸服袂袂則有禡函書驛聞報發官帑大寮部役令丞具需陶埴斬材工來于于層構勃興鵬騫蜃翼翼關楯陸棟梓其崇五仞其廣百盾上宜綴筵下可建旗雲宿藻井霞飄綺櫺西山晴翠時落塔除如憑廣莫如挹方諸湖滌石汎江瀾左紆千帆輻集萬屋鱗鱗警夜嚴昕有鼓鐸鈔有節干振有柄漏壺坐息徙倚有亭有廬亦有遊氛不接而祗宰臣來登檢駕踟躕日今高朗維昔隘冷匪增匪埤匪剔

匪剗度不在奢名不在誣卽榜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示民不迂爾卜牲釐爾謀燕胥我有嘉賓爾肅以趨上公維宰玄袞纓襦色笑娛賓其虛其徐殺敵旣升醪漿載斟吳絲蜀桐趙玉燕姝殤極之戲角觥之夫次舉交陳卒傲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斯及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城山界谿猶迹之麤治在郡縣謂若蒲盧古然今否問牧棄芻宰臣維垣志範其驅大閑克正小體自紆繫此江粵彩民曠虛入夫四耦三歲一畝畝有遺秉野無逋租由宰臣賢仁涵義濡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瞻臺隍飛閣渠渠臨茲治城如承盤孟由穎陰侯爰始插揀歷數千年考筮應圖洪惟寶命天降神扶赫赫宗支一本而琴前星次焉麗于南弧熒光所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孤宰臣作樓非以聚醕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豈樂以訐陋儒屬辭實繁且蕪請命劊工託諸砧砧

拱北樓銘 有序

杭爲江浙行省治所門雉之制宜壯且麗蓋吳山橫截治城中如龍鸞翔集不崩不蹙舊卽東垂築爲門闕而交衢達于其下比歲大德己亥始因宋朝天門遺址關隘坤高冠以飛樓爲其楹戶之北向也扁名拱北示尊君親上之誠焉閱三十一年天曆己巳十月樓燬省具聞中書以爲樓直省東南兵民號令胥此焉出宜先百役新茲崇構以竦視瞻不踰時報可乃以圖界府使揆材庀工梁棟惟良畚築惟堅樓成而枅栱騫飛聖塗昭煥加于舊矣起至順庚午七月明年九月訖工凡役工一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糜鈔以錠計一千七百九十有七米以石計二百九十其崇 尺縱廣 尺視其役者杭府達魯花赤答里馬思的恠其成者行省平章政事易釋重阿公而左右司都事鄧巨川實佐經畫又三年爲歲癸酉始礪石請文用著成績文曰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皇有九有洽于大同基命定命憲天惟聰保邦制治建侯樹公提封四海其旅牲牲堯舜博濟猶病乎仁并牧分疆維以範民瞻茲越吳寶古南服關省命相江閩併屬界之嶺海縉以溪谷粟米麻絲鹽鹽

寶古南服關省命相江閩併屬界之嶺海縉以溪谷粟米麻絲鹽鹽

茶萃服器之貢充切航葦歲實王府有式有典東南大藩曰維錢唐
前臨潮波四周臺隍吳山中亘距奮翼張有截崔嵬有崇閣闢兩觀
之間有閣渠渠閣極北嚮實拱皇都乃歲已巳守者弗恪融風畫揚
焚巢費作曾是岩堯化爲冥漠宰臣曰吁天工予代是心魏闕無乎
不在一樓之興民所瞻對子圖厥新維時是因乃度土功乃發官緡
相彼基構益之廣輪其材楛杉其飾髹丹雕楹繡栴露栴雲巒舳舻
騰擎如濤湧山望氣占氛亦承亦序壺氏縣壺鼓人擊鼓以警昕昏
以戒盧旅商出于塗賈藏于市夷有奉琛使有結軌塵海憧憧觀是
瓊美來游來登稅于高層風清瓊宇星貫玉繩江湖兩瀝日升月暉
昔在李唐武勝名軍揚益次枕章章有聞錢氏建國百年四君宋初
藉土爰擇收守涵育既優民訖于富貨資化居工尙文鏤燕遊以時
惟豐故豫築臺構亭剝巖治園騷人墨客與言能賦豈若斯樓雄據
高明不專序賓不主觀兵引首北顧咫尺神京神京嚴嚴民環拱之
如轂斯運我約其軼如網斯張我挈其維庶民惟星師尹惟日其分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三

雖殊其誠克一左陟右降如承宥密斗牛之墟方半萬里太微分光
周是四履宅揆良哉民晉樂只上公惟宰宰士惟僚寤寐先憂罔不
夙宵金穰歲兆玉燭時調諸侯之門曰應曰臯有攢畫戟有建駢旄
威行令施無淫無悻星河在上民物在下樓觀巍巍有截中夏侯度
克脩純錫天報遐吾敢私爲天子壽化自此南實饗實右勒辭山石
敬拜稽首

養正堂銘

有序

大興君耶律公作堂于信都私第比參政江瀾行省日翰林學士承
旨趙公爲大書養正堂揭之楹間朝夕觀省有擴充而無懈怠所養
所存顧何嘗不在于斯哉貫爲之銘曰
肖形兩間莫直匪人顛圓趾方載以一身爾心之大理勝故純爾氣
之積志壹故神承之葆之在識厥初勿亢以極勿淪以汚勿舍其車
實趾而徒勿踏其毒噬肉及膚會是幾微一動一靜有順無違曰此
成性涵之在中則莫吾病惟敬則存惟怠則騁敬怠之分間不容黍

乃相先民示爾繩矩維克端蒙廓大其宇不雕以完心焉重殺以之
應物泊無迎將以之制變反於眞常繫信都公舍和黃剛其發不抑
德盛流光其光既流內美益充謂美伊何養正於中亦施諸人弗耀
而躬顧瞻堂楣名昭義豐我徵其訓正以受美反正爲非得正爲是
終日射侯維鵠斯視君子求仁侯鵠實似神聖製字之與正對目所
擊者道無不在是心經綸昭晰勿昧我銘公堂以諭諸內

蒼劍石銘

有序

越府照磨官林君叔大蓄奇石修勁秀特植置官署庭下媿貞肖剛
石猶人也予過山陰見而愛之乃爲石製號作蒼劍石銘銘曰
誰爲龜枿興雲吐霧誰爲底柱截波東注誰戮防風骨骸撐拄有植
之修非箕非虞不銖而廉不綴而窺如英瓊瑤如玉楹具既庭既直
亦峻亦武字之蒼劍以配寶璐使鎮郊筵百神爾主明德惟馨式敷
是與

辭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四

陳貞命字祝辭

子友陳君子仁之子貞冠而筮賓字曰履元亦既協於名矣夫元卽
善也履之而行仁智兼用成已成物之功不其至哉貞來問義乃辭
而祝之其辭曰
乾有四德繫天而行自元以始歸復於貞上戴下履亦順而承陰陽
之際闔闢降升剛柔相交出入相乘不枯夫氣不圓夫形方其既翕
已張其絃及其遂舒愈韜其英春必有夏久必有微使冬不春沍陰
以凝變而適正化道乃成體天者凝粵惟心亨仁首四端與生俱生
生以顯仁智以藏精瘁焉枯枿燁彼春榮不斂其實曷勉其萌不挹
其沖曷就其盈體驗擴充一本於誠悅親信友已分既明推之事物
豈有餘贏陳生甫冠進學烝烝幼名冠字字則依名貞字履元維以
訓程新新不已善與元并植本既固履善無傾去爾幼志爾毋矯輕
習爾幼儀爾毋近刑允茲學功聖猷是經吾豈蠅蠅嗚嗚自鳴其以
予言質諸禮庭

鄭泳冠字祝辭

吾里義門鄭氏之老順卿者吾友也並得穆日始用三加之禮冠其諸孫泳而責之以成人之道焉不鄙戒賓過采衰陋夫既席開酌醴字實予責子惟泳以潛行為義潛行乎大川而涉其津涯有從容暇豫之意無造次急遽之容古人每以適道譬之有自來矣而順卿又方敦泳以學予聞諸易範潛之為用不既大哉乃為製其字曰仲潛復申其義為辭祝之既以承順卿閑家之美而又以觀泳之績于其成者固在乎此辭曰

古人重冠維以責成其成謂何反身而誠忠君信友事親從兄由乎仁義至于踐形三加之禮禮不虛行筮實命字為敬其名爾生鄭泳早嘗受經未離幼志已及弱齡設筵升首古訓是程吾觀于水析義甚精水圓以折流而不盈自夫發坎達于四溟淪而為瀑瀦而為榮劄舟任載僅若浮嬰負羽不勝由弱故傾柔而能剛孰與水爭知其性者不將不迎潛泳其間維順之承過涉必減浚恆匪貞譬如學功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五

蓄能致亨自強不息宵寐夙興雖泳于涯實游于明弗心之潛則冥于升谷爾生泳學維烝烝辰哉不競逝波日驚晦用遵養魄將載營潛之昭之泰道之征徵諸易範本之性情字爾仲潛戒爾矯輕非伏于潛欲抵其平滄浪之歌有濯斯纓爾慎持之如承佩斯爾世孝義視爾門旌黍稷維微神歆德馨由微至著有聞無聲爾孩孺揚爾翹英式祇訓辭以無忝所生

贊

姚文公畫象贊

祐治之間三宗繼體公如景星光于五緯燕許常揚時乎竝世藻火人文咸韶帝制廟社魏魏風清日麗上方倚公公則歸矣被髮騎麟視世棟社降洋擊公不死有蕭谷儀瞻者敬止

王叔能參政畫像贊

身廊廟而心山林學孔顏而志皋益生色維仁義之形充體皆盛大之積此所以為命世之寶龜陳序之弘壁也

王繼學畫像贊

粹然冰玉之英展也皇鳳之瑞用則盛之鸞臺厚閣不用則置之朱崖儻耳老智慮于多艱觀夷險于一致固將挾玉局之飛仙以游夫鴻濛溟滓之際所謂瑯琊之宗魯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

韓明善畫像贊

融液粹和淳涵清淑繫道而道日以光藝仁而仁至於熟乃所謂畫錦之旂常有衍宗支蓬萊之雲氣舒為篇目宜其表盛德之流滋集斯文之胡福我觀之人式如金玉

自贊畫像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仕初何與乎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企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箴

思學齋箴 有序

清河張翼受經于高陽先生得其端緒而能益致思勉之功可謂善學者矣子以思學名其講肆之齋而箴以發之其辭曰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六

心外無學學原于思思而有得乃驗於為仁陽義陰理公已私克復往來敬義夾持權之有要心實制之堯舜與人同此秉彝勿謂凡民雖聖可希而况學者執復有機是故君子學如恐違方其未思戒爾外馳如止水源不波不隨及其既思毋惑多岐必端其趨必底于夷若執權量以計毫釐若引圭臬以奠方維克審夫是勿置爾疑思學之功本末相資學而不思如御舍綬思而不學如行無齋明善擇善真致其知進德修業行見于施下學上達在爾孳孳思誠而誠夫何遠而悅親信友讀書誦詩涵養擴充罔或弗祇緜以藉玉綱以襲衣緝是內美暢于四支維敬之與維德之儀彼暴棄者志遁神離以其邪思果于自欺弗踐其形禽獸綽綽五三載籍典訓具貽後儒翼傳秒忽無遺精義妙道日曜月輝思之而至主善為師吾黨張氏嗜善如飴學于高陽涉其津涯亦既勤止攸之愈卑日引月長晝思夕惟

爰闢齋居以燕以頌榜曰思學名言在茲若工有簾子爲之辭學思
自彊庶幾緝熙

傳

劉節婦傳

劉節婦徐小字柔嘉娶劉溪人家爲大姓世有顯者節婦生二十七
年歸同郡金華劉似之似之六世從祖諱宋嘉定庚辰對策集英
殿賜進士第一在州里尤爲望家節婦歸閨再期孕而未育似之遺
疾死及產男也節婦泣誓曰幸哉劉氏之宗弗墜已吾有二心何以
見君地下言訖復嘔咽於是劉氏家益落節婦孳孳并疏服常如初喪
而所以承祭祀修饋餼與出賦租以保門戶者悉身自在之不使有
違節愆度字其子潛自始學至于成人爲之聘舅女而女焉生二子
一女而潛得年二十六亦竟卒姑婦相向哭期以死守全劉氏家雙
杼寒梭一燈夜績臥起相依攻苦彌厲然取其紡織之贏以供鹽酪
亦常若有裕久之潛所遺二子滋疑疑有立而女已有從姑能以節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七

義自持易奢爲儉而婦又以順正率禮成教劉氏之稱爲望家者茲
可以自靖于其先矣節婦今年七十一養居且四十三年而婦寡亦
十又七年予與節婦居異縣不相聞有友葉君謹翁故與似之交而
潛及其二子瑛瑛又嘗從之問學知節婦凡行尤稔數嘗爲予言之
蓋歎世有旌復之典而人無自警之心若節婦之遭變罹憂鞠窮艱
苦斯已甚矣不惟飭諸其躬而已信又能使一介弱婦毅然相從于
茹荼食蓼之中比之再造其家功豈少哉嗟乎節婦之名人固不樂
得之而世固偏予之者閱之深而美之至也今予所稱劉節婦行未
采于風人名未登于策牘予獨予之以是名而不疑者稽之里黨之
論而斷以史氏之法豈是人心天理之公而何私之有然則世鑒雖
或不明而人心之昭灼熈而未昧彼旌節檢之麗而侈開閨之崇以
爲節婦之得傳頌藉是亦惑之甚矣予竊卑之作劉節婦傳

傳節婦傳

節婦陳東陽縣路西里宋鄉貢進士師道女適同縣泉村傅賀生一

女而賀亡節婦時年二十四賀世儒家素貧節婦居喪盡禮晝夜自
力于紡績字其女至成人而養其姑甚謹已雖簞食弗給而甘旨柔
柔之養必使常過于厚又三年而姑亡治棺具斂無違禮哀瘁毀瘠
人或弗能堪內外嫻憐其無子而貧咸勸之改適節婦以死矢于眾
曰吾寧餓死無寧幸生乃益劬躬殫志節衣縮口而累凡泉纊穀菽
之贏則別爲之儲備五年始克舉其舅姑與賀之喪域而窆之哭告
于廟以其從子似嗣教之學而尤不廢于耕會高陽許先生栖隱八
華山中去傅氏不十里節婦雅敬先生遣以東書從之學似既聞其
講說而知夫義理之宗緒遂能承節婦之志以終植其家節婦今年
六十有一而似既有子矣賀之得祀與傅氏之宗藉以不墜節婦力
也里之耆耄方上節婦之志行于縣于大府請從近制加之旌復雖
未報下而節婦之志亦少伸矣賀之先人泗州府君嘗與賀之諸父
同治毛氏詩故相善也于是貫作而言曰婦人處于閨門之內有三
從之義而無四術之教苟能因其所性之善而遂其所履之正則變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八

愈極守愈堅雖當患難流離之中而貞女烈婦之事史常不失于書
然究而觀之則其薰染漸漬必非一日之故有自來哉昔者朱呂並
世東南理學極盛之時吾鄉有傳同叔先生學邃于經而尤有考于
天文地理井田封建樂律兵制之書會粹其說曰羣書百考傳于學
者學者尊之曰杏溪先生而不敢字其學必由夫近小以馴致于遠
大謂制度文爲之粗有廣大精微之妙故承其講肄者皆體驗切實
可以措諸其用而自程其子姓於學益嚴而有節晚乃分其兄子定
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令文公集中有與傳敬子書即其人也賀
蓋先生之玄孫也仁義之澤蕃厚而流滋不得之于祿仕之優而獨
發之于閨閫之懿然則熙朝旌復之典一舉而得夫傅氏之婦以顯
異之他日獨行有傳尙足以表吾儒先之德之行不獨信于其躬而
信于其鄉至于其家婦人女子之被其成化者亦章章可稱如是豈
非吾鄉與學確行之明効大驗也歟賀是以論而著之無使其無傳
焉

韓節婦傳

韓節婦劉姓絳州正平縣小吏韓筠妻也韓劉同里閉居節婦十八歲歸為筠婦劉視韓族稍大節婦知重其宗抑首促氣供婦職至元二年筠父子仁病筠從醫者求方注善藥治之其藥雜草石等法當屑為劑筠自運機碾繩軸石墮誤傷足數口風中其殆死明年子仁亦死筠有弟節婦即去居鄰姆旁舍晝夜撫一子一女以哭曰吾未亡人使吾夫家不墜姓路氏是其責已蓋訖喪屏簪珥益治泉絲理生業輯輯有條緒及子有室女有從則又哭曰吾與姊姁合異而同庶其優游以老乎節婦始寡家甚微今浸浸昌裕過其門者識與不識皆留目嗟異以為是於鄉俗有助大德二年里者李彥狀節婦義行白縣令長為按實上州若府府具上中書禮部又明年下旌復如令筠死時節婦年二十七孀居質六十年云嗚呼禮憲樂淫乃見節義盛衰損益之間君子蓋深悲之而猶喜其章章者如是也新故終在晉之墟愛深思遠邈有遺緒若節婦所自樹立豈教使然亦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九步 選 慶

其土風哉予客京師見那國所上孝義交章累牘喜其厚倫敘典之化洽于古昔微于書作韓節婦傳

寧節婦傳

寧武宣公河內人材勇善騎射至元中從平江南有功起偏裨為將帥鎮吳而即居之子孫食其保境安民之德尙數世益滋武宣第三子諱居贊為樞密院斷事官者娶獨吉氏獨吉氏揚州路總管禮之女也延祐三年斷事官卒京師獨吉氏纔三十三其長子十七仲子未再周而諸女皆幼獨吉氏自京師扶其喪不陸數千里還葬河內先塋挾其孤幼廬于墓下三年將還吳哭踊自誓曰吾為寧家婦不得與其夫偕老吾力猶能使子有立而女有從舍是吾無所事于世矣即捐去簪珥盛飾服御取其儉素而益以禮自治其身推之以及其家內外僅指逾于待之各有恩意未嘗示之以威而步履不敢越節愆度樹其家規自祖禰薦祭宗妯慶弔門戶租絲外凡賓客之饗燕時節之觀遊靡曼之色淫哇之聲不使接于耳而動于心開歲長

子九思卒撫其孫欲其成人而進其仲子九齡于學女皆擇所宜歸總管公踰八秩猶壽康迎來致養惟謹其所以經紀家事者有學士大夫所未講而能安以行之固天性之善哉里者嘉其貞節為上其行于郡郡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省以次達于中書于是禮部議旌表蠲復如令事下有司為大書貞節獨吉氏之門亦表其坊貞節坊云嗟乎節以乘剛處險慎守不變為節義而致亨惟其正焉獨吉氏一弱婦人中歲喪其所天非有禮義之激昂詩書之化導獨能率德厲行自其躬以及其家興信厚之風振衰末之俗雖鄒魯習禮之士猶退讓莫與之齒易曰安節吉往有尚然則說以行險安而能亨固觀于其世而可知矣九齡嘗從子學治經故予為繫次其事如右

答臨川危大樸手書

去冬歸自錢塘從元性所得前簡入春偶為親舊牽連留旁近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西還因奉數字為答今又被四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九步 選 慶

月十日所惠翰情辭縷縷風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志不凡近如此第銘豈即廣居耶去夏別時見其瘡發頭面間似是浮陽上攻病在脾腎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後不知遂服與否果若此則其徵兆已見彼矣比數十年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卑道日益遠夫其自利之心根著于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至自高者恥于問自多者恥于求而若剽掠纖碎飾末已足以雄夸於制作之林而為獵取名爵之資矣無惑乎頹敗委靡而莫之振起也獨吾友捐棄俗學一意古初謂不肖頗嘗涉迹于是乃肯過相推子將以質其所疑證其所聞而為求端用力之地此在不肖固當竭其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於光明博大之域而環顧其中不無瓶罄罍恥之患甚自慙焉蓋學以致夫道羣聖人載道之言具于經可見已古之人所以底至于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己之私係累於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略陳之今信道如吾友篤志如吾友願一求

之率聖人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楊韓之書以博其趣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形之歌詠自然適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模倣今人以日淪于滄下而莫之救也顧不肖日勉之而未至輒復進之吾友吾友以爲如何貫潛伏空山安貧味道畏影收聲西遊之期渺其未卜而吾友又方匏繫人門未能以足赴日相望甚遠著滄萬萬自厚

答金華宋景濂書

承問尺法老嫻不能多記姑卽其所省以答來意蓋自宋徽廟製大晟樂時禮官用大禹聲律身度之說請以天子中指爲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爲長短廣袤之節當時固有非之者矣然紫陽文公編類家禮于深衣製度條明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爲寸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于造木主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卽援

柳待制文集卷十三

十一

步選慶

文公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卽省尺程少隨尺卽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卽是二說同出一書已不能歸一况諸家互有同異者乎不肖往在禮院時因更造時饗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于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索得之其製作極工然校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強弱延議以爲玉尺歷代襲傳蓋久尤有據依遂準用玉尺定下其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爲法然是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吾友以爲何如抑吾黨之學體驗擴充其事固不止是願益自察識以進于光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之望也

記

重修省府記

迺至元二十六年制改江淮行省為江浙行省自維揚徙治錢塘統
 有兩浙江東而以淮東西分隸河南明年始營宋秘書省故地其制
 視都省稍降殺焉於後福建省罷全閩八州亦併來屬地蓋益廣山
 區海聚民伍兵屯奉賦租受要約者眾以數百萬計出號施令風動
 雷行東南半壁藩維晏然朝廷常選重臣以臨蒞之柄任專則其體
 貌宜特隆位望尊則其禮制宜特異臺門設樹平津開閣所以辨堂
 廉而示等威者其品式昭昭具矣然自考成以來迨今至順王申之
 歲四十二年矣興壞補弊猶有待乎其人何哉宰臣若曰吾為天子
 專制方面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權綱攸繫有翼有嚴其命幕僚相時
 蠹敗完舊飾新無陋無奢中茲度程乃出縉於府徵材於市工用官
 備役用農隙助自堂廷達於門閭易剏敝為堅良化闕茸為麗密增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城瑩淨堊艘鮮新舳稜藻井動采交輝表漢廷之黃閣映中天之紫
 垣先是壘石北墉象乎列岳歲久摧塌增崇加袤竦立簷際秀出林
 麓百司之長庶府之屬奔走承命於其左右者咸改視易聽以為士
 大夫之治於其官猶人之修於其身也身修則心正而物正官治則
 事理而民安德則觀諸其身政則視諸其官然則一省署之修舉而
 元僚學相之素蘊畢見於斯推其灑掃庭內之心豈不欲澄清天下
 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思夫垣墉樸斲之勤又豈不欲佐宣廟謨保
 乂皇家而致篤恭治平之効觀隅知室聞樂知德信斯言哉左右司
 都事袁某實董其役宣力維多屬茲僞功宜著成美爰考春秋之義
 式昭棠樹之思官僚氏名列諸下方其歲冬十二月既望謹記

勅賜天妃廟新祭器記

海神之貴祀曰天妃天妃有事於海者之司命也其別廟在吳城西
 北阪蓋漕運都府治吳專領海漕歲運東南之粟三百萬石實京師
 常以春三月夏五月上旬之吉開櫓劉家港乘便風不兼旬達直沽

口舟將發臨遣省臣率漕府官僚以一元大武致天子慈祀之命焉
 於天妃得吉卜而後行精神矜蟹如父母之顧復其子無少爽也至
 順二年歲在辛未行省左丞賈住公實董漕事將祀之夕會平章政
 事易釋董阿公入觀道吳因請公蒞薦裸翼日公齋沐入廟跪奠惟
 寅顧見尊尊進豆踐列參差喟然歎曰國家敬恭明神潔蠲器幣之
 意豈若是耶乃五月某甲子上御興聖宮公奏事次請更造天妃廟
 祭器如式以昭神貺有旨即賜交趾所貢黃金飲醴承舟各二又內
 出白金五錠為二百五十兩勅公董成凡器籍置廟中備常薦六月
 辛未公彙金還吳具宜恩旨漕府官僚望闕稱謝已發公帑所儲比
 年賜金五十兩總之為三百兩申飭金工準上供新制為祭器品十
 二香彝香奩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匱而藏之平江府庫祭
 則出而陳之其籍則繫之漕府而且稽其出納焉漕臣曰惟古神聖
 制器尚象而祭為尤重致明誠達氣臭用其所貴非徒物也天妃之
 祀列在中祠垂五十年雖祭有常儀而器不稱物猶有待於大臣之

柳待制文集卷一四

論奏皇上之垂仁然後數周而禮備使不文之金石其何以彰君賜
 格神休臣實甚懼乃來請辭臣某昔待罪禮廷竊常與聞明德郵祀
 之義乃執筆書之俾後有考其諸器數具列下方

全甯路新建三皇廟記代人作

三皇廟祀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即古所謂三皇者三皇開天立極
 之功千萬世帝王所由宗而歷代未有祠祠之自我聖朝始夫既始
 祠之而其尸祝之事乃獨託之醫家者流所以神三皇之道以興物
 前用累聖稽古教民之意微矣至矣今徧天下郡邑咸立廟建學有
 師有生而全甯路獨闕全甯為駙馬都尉魯王分邑延祐四年魯國
 大長公主以帝姊居藩首捐湯沐之資作新廟於大承慶寺之東陞
 楯豐崇像圖煥儼春秋薦事牲碩酒清禮典斯應神亦甯止於是公
 主授使者命屬大史某記其成役不得辭竊嘗考之三聖人而知夫
 道在天地間微顯闡幽固各有攸當而洪纖高下其歸一致伏羲身
 察陰陽六氣以有四時水火升降之象神農辨草木色腥而審其燥

寒平毒異惡之性著本草立方書對察和齊致利天下黃帝坐明堂
觀八極察氣推運作內經以命臣色脈方餌三皇之書大抵以醫傳
其書傳則其道神雖以醫家者流尸其廟事未為不嚴且尊也然今
郡國之制豈無他祠而公主願獨汲汲焉而不敢以為後是其心豈
不欲弘推斯道以上以壽吾君吾國中以壽吾戚藩而下以壽吾民乎
嗚呼此麟趾騶虞之化而肅雝之德之成者也某雖不敏敢誦所聞
以復使者之命而且以為記

見初亭記

國子博士劉先生眉人而葬其先府君宣之南陵南陵先生仕國也
始府君去蜀亂東下寓琴書鄂渚日是於東西行道實經事定吾其
返乎暨十年風氣肇開九域大同則里墟井堦掃無適主蓋題其授
弟子之齋曰遂初而府君之志孤矣其後先生即仕府君以耆壽左
右就養御至南陵六年卒上距生之日五百廿甲子年不滿其德猶
為歎哉先生既卜黃塘之窳惟吉又作見初亭墓道之傍歲時瞻省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三

攬物與悲如始喪時先生之篤於親猶府君之篤於眉也至治元年
貫辱與先生為寮謂貫曰吾父之名齋而吾之名亭子既聞之吾歸
將刻文亭上以示子若孫今屬筆於子焉貫不敢以蕪陋辭則復於
先生曰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蔭滋地之形也然而第嵩華之高測汝
漢之深而求終南丸嶸之植以與之並則巖然者皆山泐然者皆水
蒼蒼然者吾知其草木而已指輿圖而問神州臨河洛而思禹功彼
其地氣之有闔有闔非吾人心之有應有感者乎故由宣派眉其里
逾數千而遠以子繼禰其世纔一易而近方府君少而占籍於蜀不
自意老而憇息於吳於楚也棄親戚墳墓於眉而去之不自意復體
魄於宣之土也宇宙之初一天之運父子之初一人之身可知者天
而不可知者人則子孫數傳之後樂安重遷知誠宣人而已安知眉
為西南大州也哉今反壤始樹而已亭已宇則詩書手澤之存俎豆
聲容之接蓋洋乎青神峩眉之在睫而一泉一石之秀潤一葩一卉
之芳縟皆其見似聞名而心目瞿瞿者也地氣之虧疏魂氣之冥漠

有不得以聞之矣然子聞風俗之成常繫乎其人古所謂鄉先生生
而教於閭塾沒而祭於里社治其人歟蘇長公稱吾州有近古之俗
三今未知其能然與否也府君蜀之君子其辟呶之所詔趨庭之所
教先生得之宜詳則夫近古者三將自一家而刑於鄉國仁與讓舉
民皆力作易治而吏以優游無事吾為南陵幸之矣府君之欲遂其
初先生之能見其初果不在茲乎先生之子鑄嘗從貫國子學今以
進士上第授官侍先生南歸故貫以是論之先生而并語之若夫府
君之世業行治與卒葬之歲月則表墓者當備載之而記者不必具
焉七月六日丁丑記

常州路城隍神新廟記

城郭以城民凡而高城深隍以溝以封欲其居無淫患有圍也夫民
所瞻憑以興財致用者在是則城隍之有神是宜世載其英以歲時
承報於無已若古侯國始造縣鄙建其神位以制其牲幣尙門行戶
窳之私坊庸表嘖之微可得而儷其式哉常治昆陵畫江界山方地

千里統郡縣四在湖以西為大府矣當王師南伐時其守臣嘗阻兵
不下火及城中官寺民廬蕩為烟埃獨城隍神祠直奎斗門之西汜
無寸臺尺桷之損或曰斯城斯隍非不高且深也旄鉞一奮而十數
萬生口不能恃以安固神將無責爾乎然命之或去或否視其順昌
而逆亡則斯神之靈蓋曠乎其不誣也於是延祐五年去燬城之歲
餘四十年所祠之存者瓦漂棟敗階墉折而總管府知事廣陵趙
君琦適至愀然曰茲吾所泣地大而物殷凡以逆雨甯旱消疹殍疢
者舍神弗宗則誰其穀我祠以揭虔而可後乎乃請於其長議以克
合方練辰程物屬徒庀工而勤禮興義之士咸來薦力未期而廟成
肖象孔儀祭品維旅廣簷崇阿丹塗白盛修亘麗密不節不豐仍歲
比境或以饑告而環常四野熙焉樂郊民之怙神如巨防之有截而
巍障之有屏謂君蒿悽愴必求諸其類者豈不信哉又二年而君以
代赴調京師過子曰石謹具子為我記之常維延州來季子之封也
俗故秉慤而好讓今其民非昔之死孝死忠者之子若宗乎保聚教

訓胥及三紀上之涵育神之廢休有引有翼其不滋衍以碩乎君之職司坐幕府治文書而已宜其餘智新美是祠俾民康共而繼今參性潔齊來娛神保願瞻廷宇灑掃弗亟有不興其甘棠勿剪之思乎是皆吾記不得而畧者也君清栗有猷今進階從仕郎爲穿山場鹽司令惜其將老而勿先於用使其得政而施設焉可以觀其事神治人先後之宜矣至治二年六月廿八日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鶴山庵記

異時吾鄉顯家聞族相望而敬宗仁親之義如一日焉自廟祭寢薦外春秋灑掃塋域登其餘餽合醴以樂有長長之序無貴貴之等蓋其率禮成教者在是而今去之纔數十年則以吾戴弁躡履之身而委其先於馬醫夏畦之倫者有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然則長者之舊聞闕之而不傳不亦可慨乎哉至治二年子官京師鄉之友唐君楷字公則使以狀來論曰楷之先君登仕府君藏窆在鶴山下山距吾家數里凡室於山之麓者唯吾姓爲大巖峯窈谷湛泉秀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五

樾所以扶露神閣披發奇采若顯顯自効於斯故嘗版山爲庵廬歲久敝撓楷既撤而新之會吾子徵解衢州明正書院山長歸復卽其後構重屋四楹中以寓府君之祠而兩墉以列羣從之主祭則咸薦其脩徹則旅奠而酬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今吾伸府君於羣從之上不猶有反乎廬爲先君作也夫自其昵以及其遠反其始以厚其本吾之常尊固有攸在矣矧各宗其宗傳之於古而合子其著之楷將有饑焉嗟乎非禮之祀鬼神弗歆先王制爲廟寢之式尊盤之數奢不以僭儉不以陋故禮者履此者是雖墓祭無文而場室有典後世或因而致祠以歲時序齒逮賤槩之敬宗仁親之義猶爲變之正者公則年多於子其有聞於長者亦若是否乎子方悲顯家聞族之不能以皆傳而劇喜唐氏子孫之足述乃辭以告鄉之父兄子弟其有興乎明年二月十又九日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遺清堂記

人有千金之蓄必留遺其子孫以父子祖孫主於恩而義有弗卹也

然而不能移踵而問之則已與袖中之藏簡併失之矣親之愛之何嘗不欲其貴且富哉顧吾有重於千金輕於鴻毛無所待而長存無所恃而不滅一言之訓貽之數十世蓋昭乎寶龜之足以昭明而卽命是可忽忘之耶眞之馬氏父子再從宦於南子不識其父而識其子叔敬與之交信其所受之正矣始其父卒潭府推官願言曰吾以一清道爾子孫吾以爲豐爾母以爲壽也及叔敬免喪有仕資揭遺清扁所居堂上以承諸其先下以詔諸其後推是意也豈以一言易千金哉它日叔敬過子寅軒請發其義子無以解焉子聞舉其所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六

有持以與人謂之遺而遺必有其物矣投桃之贖不薄於荻瓊與帶之華不滋於厭紵故有所遺者其遺淺無所遺者其遺隆昔子之先君子推其所蓄以悉數遺於子而子又能兢兢奉持以保有所遺如臨冰玉如飲沆瀣不泥滓以起穢也不倉訛以爲炎也不疏宕以取吝也不窒塞以廢權也淵然澄穆之天洋乎陟降之地人若不足我則有餘彼韋楊氏之在西都皆知所以愛其子孫皆知所以遺其子

瑞州新修仁濟橋記

孫矣然丞相之宗不縣於太尉之胤論者謂大鳥覆瓿有開厥祥而不知經義有限心德無窮方其遺之之初固已卜之於此而言子張欲知十世之問夫子蓋以百世可知者答之嗚呼以子觀於馬氏夫豈曰遺之一言而止也叔敬五兄弟頡頏並奮而叔敬尤有能名今以吉府照磨官辟掾江西廉訪使者之幕蓋英騰茂其在茲乎

瑞州治高安其南西壑谷諸流匯爲錦江橫貫州東下注章水州之郭郭如環玦中分而厘閭衢巷夾其兩涯民旅族居而錯行者恃橋爲命橋一日不葺則徒輿欽述公私交瘠雖官調水夫刺小舟待濟隕一羽於深淵若將委之因涉者之思利而知夫郡政之大莫先於橋功矣昔橋未建聯纜繫窄直州治爲浮梁隨波降升然僅僅以歲月計成毀未淳祐王子樞密院編修官鄭公守郡始相方宜橋繫屢架虛既成九年而一毀毀十有一年守董公嗣成之成三年再毀下逮至大己酉總管蒲公作鎮時閱歲二十六而橋役大興役大故功

鉅衆方期之以久會秦定三年五月癸丑雨水暴至勢怒衝衝決明日壞北堤橋岌岌不能支又明日雨止頽缺參伍之一而絕岸奔流浩渺數十尺行者躑躅居者顧慮徒自畫焉莫司莫續其年十月中大夫太原傅公適以慶節蒞郡進父老庭中曰吏役於民我謂郡政爾謂民庸有先於橋功者乎衆謝曰吾所欲也而未敢以累公於是長貳謀協寮案式從封內之人輸財薦力如趨父任公復求得嘗承蒲公橋事而幹敏有操畧者李榮等七人使主其出納命郡錄事陳德敬總其凡以屬役賦功自經始至成公日來勸相工忘其勞不勵咸飭諭曰吾窮費隙窟窻而根治之不遺後憂利勝計哉蓋北堤當水衝舊中實土囊外傳以石水朝夕灌激客土銷址則無恃今索石增厚至十數重執度揆之其袤七十五尺其廣一百二十四尺上覆屋爲楹間七以補廢還故又謂南墩東西削方水與石圍石不勝則反手礮裂宜易博爲銳逆水入之以殺其悍諸梁木之弱且撓者磬石之破且泐者風除撤繕理擇於堅密不苟不媮厥既僦功列樹兩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七

柵分爲三達節東西行者不得方軌並駕以撼震致害所爲長慮遠引無贖算矣自鄭公畫橋議至於今成者三毀者三近或三四年八九年遠至二三十年甯曠歲縣時以俟夫守長之仁且惠者出新智開永圖然謀人人不同豈仁且惠自三數公外舉無稱哉蓋事時鮮儷有當爲而懈於爲有能爲而不逮於爲者雖仁且惠徵諸一橋作輟之間固莫之盡也大抵人才之著見因於所遇而無求必取贏之心焉向使瑞有是橋一成不毀則之三數公之所就於彼而不於此吾將不得而誦之況得而頌之乎傅公名顏字顏卿歷佐部寺參掌留鑰上京以善文法致譽於時出佩二千石印綬典領方州曾未期月宜人之政灼灼可道惟茲橋功在公爲細而公之所志若謂成法不傳將後何觀書來請記其述予嘗忝公同朝不得辭則復於公曰目睫之患易見水潦之害易知而隱於不矚沒於未形限於不自達爲難悉也今公發政之初不迂橋事以興是役所以自任乎父母師帥之重而求盡其心者可槩見於茲四封非異千里惟同願吾之職

得以施置開塞有大於一橋者乎公患不聞聞斯行之矣然則誘橋功於細德豈誠知公哉橋舊卽江以名而今榜仁濟昭獻元聖皇后所錫命是役也糜鈔一千二百八十五定役工至某萬某千某百某十明年十有一月辛未考成始終橋議者郡監牧佐掾縣令長及州之義民皆署名氏於左考成之月其日壬午謹記

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

凡郡制爲醫建學因於三皇氏之官而師生講肄則有堂有齋豫章望江右實臨省憲治所學宜大且完矣然自始作宅土曠遠藏息無所矜佩之遊反若不能充視他州者廬陵謝縉翁教授其學之明年惠民藥局燬又明年有司將修故事肅政廉訪司照磨官程君介紹翁請於行省曰學昔有堂子立焚牆中祝融回祿猶不我相而殄殲之教道遂何所容寄哉今願以藥市餘地作新公署而講筵齋館之當備者併以序爲使夫來學之徒取其安近易其回遠而因以興其趨善樂業之心焉豈曰便私我一人而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覃懷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八

常公間言而喜以爲職思其憂類當如是卽以圖昇府若縣出官帑資其成役厥既僦功堂庭中敞齋室翼舒明邊寬爽不亢不卑鼓篋遊歌至者咸飭縉翁以子雅尙斯文乞辭鑄石龕置壁間以示方來余則復之曰子以教道臨諸生亦有事焉否也夫所謂事上而施教下而承學有經以爲準的有志以爲鏃羽而不求諸其道願獨諉諸其器於事乎何有蓋今所傳醫經世謂出黃帝岐伯吾不知其與五三載籍孰先孰後矣然其論陽明陰濁之候剛躁柔緩之應推以切脈察理而論之藥石鍼砭宜無一不合乎易爻之動靜禮樂之進反雖混其名於九流之中而其實則有道焉昔余竊讀其書見其顯辭密義併苞聯絡巨細畢備而怪夫傳註纂述之家反更蔓延其說以自迷其源自塞其途卒之執液齊假攻戾爲戕毒人之具者彼豈出於伎心忍行哉由講之而不詳擇之而不慎故耳今覃懷公不厭薄乎茲事幸爲署居以蔭庇吾子而吾子又能根本魯邠之學藻績倉扁之術以幸濟夫私淑艾之心則爲是豫章之學者目受規矩耳接

聲律莫不歡欣踴躍底至於道成教象於一邦流華問於京國吾將於子而計其功焉雖置懷公所以期屬吾子者亦未必不在乎此子向勉諸籍翁拜手謝曰余敢不服子之攸儀然請子之卒書之也余日誥遂書之泰定四年歲次丁卯冬十月朔日乙未記

雲從山崇真觀記

介豫章江山間多古神仙窟宅而許旌陽之迹最顯著旌陽晉人晚得道以靈劍馘逐蛟蜃輯甯吾民遂陰役鬼工鑄鐵柱置郡牙城南鉤鎖地脈使永永無害今鐵柱延真宮是其處也地勝故法隆而其徒亦滋以盛宮有華陰堂真靜大師楊君湛然實君之嗣其法者周君克恭尤修行成信既謝提點官事則謀相宅別營真館得琉璃門外亢爽之墟考筮惟吉崇基傑構堅密邃嚴若化若湧而殿庭藏室廣廡高閣象乎明靈之都矣甫就功會玄都大宗師張公代祀名山爲著額崇真觀登諸祀籍卽命楊周之徒是承是主以毋易世迷宗示有先也初父老言茲地故爲雲從山旌陽未升真時蓋萬藥爐丹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九

竈焉至今字其山而未有著其跡者然儲精凝神則未必不在乎是是周君雖名作新其於志古有合乎哉楊周君先後化去繼以吾君德新而道紀堂成又繼以徐君希真而觀制無一不具吳希君皆嘗專席延真退隱是觀遊恬入漠如執左券以相界授亦稱夫華隱之多賢而崇真之有述矣自至元廿二年其歲丙戌始興觀役逮今至戊辰歷載四十而凡聚族於斯棲息有容饗殮有繼穉松重篁加圍合把徑幽林蔚屏卻氛瑤步跼城闈侔乎嘉遯方徐君耆年厭事而雅欲余敘次本末既重爲其辭則介余故人子王漸以請曰昔吾先師規作別館以祠旌陽不自意雲從遺址之偶於其卜諒哉仙者之靈也然吾猶及見吾師樹立之勤而底法之不易使更數傳則委之不知孰明其源此吾願記於石而有所於後之意吾今日以祈吾子矣余曰子之道宜傳奚區區取必於吾乃入關著書上下篇總五千言者子之教蓋本是本之如何曰虛無曰清淨曰慈儉曰柔弱無餘智焉彼其初欲人深自齋縮以全其生而至於寂感之機不離動靜

則固神矣妙矣然所謂懸懸其若存者既足以植其宗燾其後而況旌陽之靈超遙乎九清玄覽乎八虛願雲從鼎竈之迹而時一下之有相斯祐尙肯薄其鄉遺其世哉曩余幸承泰雍展采之澤周旋圭璧牲幣間頌歌瑞應歸懷黃老之日蓋久而徐君不鄙託記故執筆爲辭其上以昭聖人在宥之仁其下以開方來纂緒之重然則因余辭而觀之名以聞與夫因是觀而余之辭併以弗墜其有憑乎其無有憑乎余亦不知其至也嗚呼天下之事要於所終凡若是而已甯足觀哉甯足觀哉

采衣堂記

古者童子之節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緇迨其加冠猶服采衣采者染夏爲五采而朱黃青玄纁爲其等焉然則將責以成人之德衣用緇布飾用朱錦示一文一質之義也故自人生既壯而始免於父母之懷其欲養之心幸而可遂然俾耆俾壽有得有不得焉則以稻錦之身惜桑榆之景希躋升堂陳饋羞者凡可以極吾之歡欣者無不爲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十

已昔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蓋年七十而其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修其童子之服而習夫童子之戲五采繡斑娛嬉於前庶幾朝夕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顏而以慰滿吾生愛日之情傳者述之談者誇之至於今如一日也然則情之不能自己者以其出於吾性而人莫能增益乎其間故耳余寄豫章有李生者爲余言豐城古大縣也今爲州江以清蓋其里人初有司上其刀筆之勞得被省檄爲筮庫吏念其母之垂白幸其身之猶強不忍頃刻去左右故棄升斗之祿以專致夫菽水之歡今十有四寒暑矣親年日益高子職日益修於是題其奉親之堂曰采衣堂而言則諗於人曰吾無老萊氏之德而有老萊氏之心世之君子其有以亮吾心否也余聞而爲之助喜焉夫老萊氏之事楚人載之高士傳中則固賢矣然其所以爲孝其迹不越乎是則服童子之服心童子之心以其能全性中之仁義而無待於其外非會子之養志殆未能以偶之也然則老萊子者其學會子者歟若江君者又豈非學老萊子者余故曰示一文一

質之義者由乎其外而全性中之仁義出乎其內者也余不諱江君而樂爲之言者以其義有足言者故不能已於言云耳

王隆萬壽宮興修記

郭景純與許旌陽同時嘗爲旌陽相宅得豫章西山之陽曰逍遙山者居焉後於其地拔宅升真卽建游帷觀改王隆萬壽宮游帷者昔旌陽上升時嘗飄飄錦帷其處名之卽以其實也王隆者度人經三十二天號有大釋王隆騰勝天謂是宮爲羣帝所館安知王隆騰勝不在茲乎實之欲以其名也觀肇興於晉而盛於唐尤莫盛於宋宋祀將四百而是宮之營繕見於紀載者二大中祥符之締構其力出於郡人光祿寺丞胡公仲容而王冀公實記之政和丙申之恢拓其費出於係省之官錢其圖準西京崇福之舊制於是內出玉冊遣帥臣加上尊號又詔侍從升朝官爲提舉宮事其祠秩之次浸比隆於岳鎮矣然則祀隆而宮盛非以昭應之受書玉清之定鼎適會乎其時哉至元丙子宋社旣屋有司上江西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於禮部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十二 夢 選 廣

王隆與居其一故凡主是宮率被受靈書如今至治元年臨川朱君思本實嗣居其席始至見十一大曜十一眞君殿祖師祠堂摧剝弗治位置非據謀將改爲則以狀請於教主嗣漢天師會玄教大宗師吳公亦以香幣來祠因各捐貲倡首而施者稍集掄材庀工有其具矣蓋宮制二殿中峙廊序參列於前而分畫其中以左右拱翼迺相藏室之北撤故構新作別殿六楹東以奉十一曜眞形之像西以奉吳黃十一眞君之像夾輔面背各有攸尊亦旣無紊於禮又卽十一眞殿舊址築重屋一區上爲青玄閣下爲祠凡自唐以來嘗有所施與嘗主興造之官察以及歷代住持同袍士庶之有功有績者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衆焚誦歲時潔羞薦饗視子孫受佑之意無弗逮焉經始於泰定二年之八月閱三年而考其成朱君過余請記余與君有雅故知其猷爲敏裕而信其成此不難也然余聞鬼神之交古有其道而若受明祈永則固帝王一心運量之所致民無與焉降秦及漢禮壞樂崩黃老最先出一時怪迂之士乘其淫昏勦之以祈

禮儀劫之方大抵末矣然而曰宮曰觀猶不過踵夫壽宮交門械陽蜚廉之迹而更斥大之壇席文鏤繡極盛人以爲宜然耳嗚呼其去黃老爲治之本何其遠哉古者明於神事必皆精爽不貳聰明齋肅之民而今之爲道士法者抑豈其徒與不然所謂重黎氏之遺胤而果能勝夫宗祝之任者與旌陽晉人是嘗有德於吳楚之民及其功崇行成超然上征而山川炳靈鼎鼐斯在今雖去之千載霓旌羽蓋猶時臨眺乎故鄉則夫駉羣帝之御挾飛仙以遨遊不卽於是而奚卽哉十一大曜天神也十一仙眞神人也吾無間然矣乃若列主於祠而享有丞嘗之奉者又安知不出於八百地仙之籍也哉雖然精爽不貳必朱君而後足以當之自始有宮迄今何啻千年營繕之功不一而獨祥符政和得傳以其有記故也然則朱君之爲是役績用章灼如是欲不記得乎無其時而有其人天下之事烏不可哉朱君字本初受道於龍虎山中而從張仁靖眞人扈直兩京最久學有源委嘗著輿地圖二卷刊石於上清之三華院云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十三 夢 選 廣

建德縣修學記

建德縣在其府附庸縣耳然制宜有學治門之東舊學在焉比數十年嘗屢名繕治而但取苟完無慮經久今令尹襄陽張侯永堅至以故事展禮於先聖先師見其壞梁撓棟毀塗缺發盡然曰學爲風教之首政之治否常繫於斯吾且圖之而未可以旬月計也則以禮致知經之士豫章范介而進子弟教肄其中使知興學之端蓋在是矣旣明年獄訟漸稀期會少紓侯度其勝可以集事乃輟餐錢市材鳩工率先凡役而民吏樂義咸相成之撤舊卽新爲弦誦之齋六楹間殿室堂序門闈庖廩上棟下宇除道周垣塗墍聖牖內外整飭經畫纖悉出侯心計堅緻綿密飭於私宇起手至順元年庚午之春及秋而工告訖功耕農販夫見庠校之煥燁而不見庸調之及已則驚嗟歎異以爲吾僑小人服勞於官匪旦則暮念庭署之華則老佛之崇而已耳今吾侯不彼之務而惟是之先無材葦之徵求無警鼓之發召而績用如是吾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吾侯其當之乎於是學之生

師請里士武昌路儒學教授馬泰之具爲書介其猶子瑩走鄰郡浦陽山中乞余文題刻貞石比諸角弓之詠余曰今大縣戶五六萬中縣戶一二萬而贏以今揆古今之縣古之鄉遂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其屬民皆有教治政令其考德糾過皆有勅戒故閭側左右塾之出入受教者即其視養於庠而進射於序者也曰賢曰能則鄉遂大夫以禮而賓興之者也曰有道曰有德則大司樂之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者也州鄉之考察其法詳司徒之升選其制嚴學校因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幼之爲小學壯之爲大學內之爲國學外之爲鄉學鄉吏教於鄉師保教於國無一學不厚於民無一民不麗於學其先後有序其終始相成蓋如此夫以鄉遂之所容裂之爲二十五黨二十五庠又總之爲一序周之鄉學既盛矣乎然視今縣戶五六萬與一二萬而贏大約地雖不踰而其民亦倍徙於古而不啻矣則學宜益廣教宜益修政治宜益軼古人乃至一學之僅存或倚席而不講其故何哉蓋古人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上步 謹 度

之於學如堂室如食飲朝夕處焉饑渴須焉而今之最盛者不過務講誦課文辭而已耳其餘則視若亭傳或月一再至或春秋餞已即去講誦文辭雖不足觀夫德行道藝之成而涵揉磨革其具固亦資始於是矣若張侯之於建德必先之以使民知學然後拾其廢敗徐起而完葺之工不踰時役不煩民而祀饗之庭生師之廬巍巍殖殖揆夫鄉遂之制無或過者然則侯之軌民於禮而納民於善固推夫易直子諒之心而成是孝弟順慈之化吾見百里之間薰然建學立師之効豈徒曰務講誦課文辭而已也昔魯僖公能修泮宮國人誦之蓋觀其旂而欲無大無小以從之于邁見其馬則以爲載色載笑而匪怒伊教鄭至昭公衰亂極矣城闕之挑達子衿之不來國人實重刺之一庠校之廢舉繫夫政令之得失亦觀乎其時哉今聖神在上尊經右儒收召耆碩詩書禮樂之教蓋洋洋乎罄宇之內矣而張侯之興學教士適當斯時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尙論其世而取爲五百石合長楷法其將有取於斯文豈以余

言爲可廢哉其歲冬十又一月丁丑朔越五日南至記

永嘉縣新學記

温州治永嘉今永嘉爲上縣而温州爲大府矣府有學縣亦有學猶黨庠遂序之異名而同以化民成俗爲義也永嘉舊學在府城東隰華蓋山下延祐甲寅燬明年令何君玉作禮殿又三年令王君貢作門廡講堂基構粗立而墜茨塗堊未底厥功越十四年爲至順辛未令趙君塔納字敬叔繼至諗於衆曰縣實有民庶而能教則由教以之道而學其器也聖師臨之吾敢不飭於是擇日投圖簡材庀物士薦其贏工售其巧凡新作弦誦之齋十六楹間而自殿及堂門閣窗珎之當髹飾者庭雷陛祀之當加饗者咸考度以致其工像繪合章尊俎應式宿有次舍限有垣墉族庖計廩位寘左右觸目具美不陋不奢既釋奠告成君復諗曰凡茲學功有賢府侯以爲之筦籥有縣長貳以爲之鐘呂故吾得上下受畫以敦事於其間今庠舍苟完遊歌之徒亦稍集矣然則學豈徒器而已乎乃使來請文表示學者蓋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上步 謹 度

古者學必有先聖先師之祀自始入學而皮弁祭菜學入官而宵雅肄三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磨揉遷革卒要其成者猶有待於禮樂樂治之功則示之以敬道而責之以爲治固必有其人焉耳禮五百家之黨萬二千五百家之遂有民斯有學在黨曰庠有黨正以治教治在遂曰序有遂大夫以明有功正版之屬民讀法所讀者三物之法也三歲之帥吏興能所興者三物之能也屬之帥之其人則正與大夫其事則學與教焉而已政何適而非教教何適而非道士生斯時見大節踐大義出聞詩禮之訓入謹仁讓之習樂其事勸其功人人有尊君親上之心故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已任之事即未仕之志亦各有其職焉惟不以政自爲政教自爲教則興學以範民無非道器之所寓舍器而論道是謂誣道吾不謂之道矣趙君學古知方篤於自修其爲永嘉甫期月耳民既樂生士亦趨業君不以爲泰而獨汲汲焉惟學之爲務又欲徵吾言以申警之然則世之尙觀美侈名譽者以爲儒者例不知政何其謬耶泮宮既作而魯侯之德以明鄉

校不毀而子產之仁益信吾稔於趙君而溢於辭豈知言哉是役也縣教諭信安沈元鼎實終始宣勞法宜牽聯得書書之所以嘉善而勸來豈是春秋之義也至順三年其歲壬申春二月甲子記

退藏山居記

仲和寓屋城中而題其齋退藏山居或者疑其近誣余曰是則仲和之志也於是仲和將老著山林樂閒曠甯獨無是心哉顧其力有所未暇而因以著其志焉者實也其又何疑且居水者未必知水居山者未必知山彼窅然深崒然高者非水與山也及其內外之分既定榮辱之變俱忘則寤寐食息之間見夫烟霞之卷舒雲日之吐吞凡其日接於吾前者皆足以樂吾之有而不能以病吾之固則居水而知水居山而知山以其志之存乎是而不暇乎其它也今仲和釋鞅乎聲利予奪之途解膠乎覺夢是非之囿方且願為無所聞於世則夫慨想林巒懷巖壑結叢桂以行招徠幽蘭而延苴雖不必踐苔蔭樹采榮攬秀而威鳳之高翔已與夫雞蟲之得失遯乎邈哉彼見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五

仲和混混於流俗之中而不知其中之自致乎道固未嘗不充然得而適然樂也仲和得之蒙莊氏蒙莊氏得之周藏史其息深深其智昏昏所謂遊方之外烏乎退而亦烏乎藏然則余尙未能知仲和之志況或人哉

鎮江府錄事司題名記

鎮江古丹陽郡岸江爲城以地望爲鉅藩以戶版爲下路故亦得置錄事司署長貳員三統治城閩職務繁簡豈與他有司並哉然以屢間之士無根著之民上承大府之供億下徇賓客之迎將窮日力億精神而爲之猶不免乎譙讓凡署是官如被重痼齎然無復施張逸豫之意矣至順二年名進士護都步丁字成之初筮來爲其長曰吾有土有民有政有教是豈不可以終致之哉於是事爲之制而其治必本於民情未再期職修事舉向之譙讓得爲愛敬成之亦自以其得之於人者得之於心乃大飾署居買石求前任人名氏將序而刻之因寓公汾亭石君來取文以冠其端予曰官有署署有題名以著

代也其法出於國諸人表書其拜罷而人之善惡自不可揜蓋凜乎史氏之法之遺矣鎮江之有錄事司錄事司之有長貳員自建官來餘五十年往過來續奚啻百十治迹所存宛其未泯然則素照於鑒考墩於車一從一改皆吾師法之所在而可以弗思矣乎非成之之強學敏識奚足以語此予故得而具識之至順四年其歲癸酉冬十月庚午記

甫里書院記

學者質諸聖人苟其言自孔氏則天下後世取而法之矣論語載言歷敘羣聖人之道而繫以三仁八士逸民師摯之倫謂夷齊仲逸張惠少連彼七民者同於潔身厲行雖不能依乎中庸榮而之道固一世之高士哉不得中行而得狂狷其過甚以勉其不及是亦聖人之往已後乎孟軻論夷清惠和之風而卒歸諸孔子仕止久速之時觀乎聖人則知賢人足以證夫楊雄氏之言之正矣唐有甫里先生吳人也隱居求志擇乎仁義道德之途而以蟬蛻汗濁爲潔觀其自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六

憐有賦慨敢諫鼓之不陳進善旌之不理而平津閣之不達其人身隱言放自靖於耕釣之中異乎鳳兮之歌而庶幾簞瓢之樂則進而齒諸七民之列聖人不沒歸斯受之矣而況立祠薦饗闕館遊歌資於嗣系之良而成於守牧之賢於以彰熙代文治之盛開郡國興化之美乃若先生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歟先生陸氏諱龜榮字魯望始居臨頓而避地松江南旁甫里里故有祠環而居之皆其族姓雖譜佚莫考而證諸祀典尙不爲無據裔孫德原服膺儒業竊嘗有志於私淑之事中歲出其餘力建學立師教里中子弟規制粗立間復自念吾姓居吳歷代有聞而自吳縣明德明以文學顯大宗時文通先生淳光明啖趙氏春秋之學下逮先生高不仕之節成獨善之名百世雖遠聞者興起因其祀祠之所在而併築宮以修先聖先師之祀豈不益爲可久總管趙侯鳳儀聞而建之爲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省次達於中書而禮部集賢院國子監咸請著甫里書院之額卽署德原爲其山長厥既受署滿且代矣而猶篤不能忘

益治其當具而未具者於是燕居有殿妥侑有祠會講有堂遊息有齋翼有門序宿有次舍雖庖廩園囿之微莫不完飭割私田以供棗盛稱食凡四頃有奇又將束管幣聘經師開末學而勸獎作興之功出今總管錢侯光弼爲多侯曰是不可以無述也乃請予文刻示永入謹按先生天后朝宰相元方七世孫探研六籍窺見奧義而尤達於春秋得文通所纂書伏誦而深求之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蓋方時叔季熏腐竊枋藩翰宣驕朝無正士之迹野有梟獍之羣先生離世獨立窮而不憚雖徵命疊加堅辭不起身之所處無非揆道之權衡而春秋達於其用矣使當孔子之時引而置之二三子間視游夏猶將晚焉大厦將顛一木莫支故爾自偶於沮溺荷蓑之禱以無蹈乎膺喬固滂之轍不然先生豈輕世肆志者哉若昔並祠三高於松江震澤之上彼固人物物論之攸繫乃今配食先聖遵豆在筵論說在序仰高鑽堅洋乎如在則夫泝而求之以卒造乎其闢域用則尊主而庇民不用則中清而中權先生之道行則聖人之教立德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七

原棲遲韋布間能推所厚以厚諸其鄉觀禮之士固已稱之然黨序遂序之教則有司存變而之道亦在賢守牧之嘉惠焉耳若先生之立言制行則唐史隱逸有傳此不必著著其關於名教而足以繫乎逸民之後者若是是爲記元統二年歲陽甲戌春三月己丑朔製

洞山如存精舍記

金華張仁喪父踰再期所以慎終而追孝者無所不致其謹既卜兆洞山惟食又相其左爲冢舍一區前塋後寢緣以垣墉翼以庖廡門闥壽舒什器森列凡磨麻之制畧具將命浮屠人居之而以汎掃塋域護脈松栢之役付之間則問名於東陽許先生先生以如存命之而爲之說曰親之亡事之如存焉而所以其如存者則顧其心之思弗思何如耳仁既受而服之又請予爲辭以著之蓋仁之父諱某字輔之子嘗得其鄉曲之論知其誠善不伐懿然篤厚人也自少失所天奉母徐居於別室力生興事一以勤蓄爲本人初不見其有爲之迹而生道日裕固成於孝敬洽於惠和者其効如此生至元庚寅卒

元統乙亥得年四十六耳輔之娶徐生子男二長護次即仁女二適武義嚴文奎浦江吳汝霖孫男三士元士慶士權孫女二皆在幼方護仁之卜是洞山之塋也嚴密搯其脊礪溪東其吭土潤而鮮氣融而浩墓師曰宜卜士曰吉遂坎爲玄堂而以至元三年丁丑之歲秋九月癸丑奉柩就窆又謂吾父之致養於吾祖母也未嘗一日去左右肆今死生異矣而魂氣則無不通亦窳其南別爲窆穴以壽爲他日上壽之藏焉斥田若干畝籍之如存取其券書焚而誓之曰浮屠人之居吾室任吾事者食焉凡吾是室之壞者資焉雖吾之子孫不得援而有之以敗吾之孝焉若護與仁所以承考而慎思之者如親之存無弗謹也嗟乎孝子之事其親生則有養矣沒則有喪矣歛手足形而旋葬之棺周於衣柳周於棺土周於柳若是而已然而厚之爲易薄之爲儉亦顧其所得爲者而爲之君子猶謂義也義之所至禮從之矣故楊王孫之欲贏葬以返其真自爲則可而充虞之所謂木若美然此則盡於人心而不以儉其親之義也張氏家有百金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六

之產其賢足以等中人而上之其善足以爲子孫數世之憑依親沒其喪爲之封窆以鋼藏之又爲之家舍以居守之則夫厚其親以厚其身原其身以厚其鄉將無所不致其謹焉厚之歸而仁之著也乃其亡而不亡存而實存豈曰祭之日儼然見乎其位愴然聞乎其歎鬼之聲是之謂存焉耳然則如存之所以爲存求之先生命名之意斯得之矣護仁其善承之哉先葬一月杓直於西其日甲戌太常博士柳貫文

柳待制文集卷十四

記

崇福永樂寺記

吳江曰封以水為城，湖濱瀆綺錯基布，浮屠氏之居間見於葭葦。開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是景也。由州郭西南去七十里，有塘曰荻塘，有地曰雙楊，故未有寺，而有寺始。實際大師，永真真字，無相常熟姚氏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薙髮，受具，嘗出遊方，過雙楊，愛其融結完厚，燥勢不騫，將求席地，修習禪觀。里大家周氏，因問生，悟其地數十畝，施而歸之，真誅茅結屋，作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指自誓，將興道場，積誠上孚，神與嘉應，繼白之侶，善其戒行，問者見者，委施恐後，真度其力，與時可以建事，乃大興土木，宏啟寶坊，居佛之殿，演法之堂，懸簾之樓，建藏之室，若山門，庑院，齋廡，庖廩，咸以序為凡，所結構必極堅好，單鉢設庭，鐘魚答響，粲然壯觀，將與名藍並列，角麗而爭華矣。內成謝節使，埴問而起信，為請于朝，有旨錫寺額。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一

曰崇福永樂之寺，使著甲乙流傳之令，而賜真紫衣師號，嘉其白業而煥飾之時，則宋淳祐之七年也。真尋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招，出世建寧之安國閣，歲謝歸，至元十五年六月十三日，示寂于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普顯、普修、普信、普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顯繼席十年，而修、嗣、修亦端一有為，益建大閣，斲木為廬，舍那金身，坐寶蓮華上，旁列千佛，卽三藏教經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而盛度置龕，柄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綱之褰開，麗且密矣。初，真肇基嘗插，艸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後必有成，我志者人固疑而未信也。今千楹萬礎，雲蒸霧鬱，屹為大方之家，雖其願力弘深，有以致之，亦由繼述得人，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際哉。修傳信曉而次及于達，達且老，自念昔吾師實際不階尺寸之力，規作蘭若，依乘佛智，幸就功緒，為吾之徒，被服三衣，蠲除五欲，有宮居粒食之安，無更繇賦租之累，固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緣起記，前樞機傳在人口，周于聽聞，以有文字為之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吾

寺六世百年傳持一道，而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揭德訓，孰專製作，其往請辭，于是其徒元鼎，方建業大慈教庠，乃介其宗主天泉，餘澤乞予文之，於石泉與子異名同行，不得辭，則為次序其言，而繫之以頌，頌凡六章，章十句，頌曰：嚴嚴像法，泱於寰中，如月印水，如雲

行空，觸之則是境，境圓融，我行江吳湖澤，西東幢刹相望，殷其鼓鐘，其一：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其二：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其三：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其四：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其五：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其六：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其七：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其八：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其九：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其十：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蕩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二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偽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在人成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汗隆，示民情之向背，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哉。大都崇真宮提舉道士薛君玄義，子方外友也，比歲退隱，貴溪龍虎山中，以書諭予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干世，計是官號爵級，必出于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之禮制，歟。司徒之後，稍稍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穎子習淳，熙中，習子微，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構，架虛為樓，範金為鐘，寺制方備，而宋社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宋亦浸漚，而浸微矣。為淳熙之役者，恩州南丹縣令，則我之曾祖也。泰定三年，我自崇真南歸，上僧妙善，以復寺告，重念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我寄迹老

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囊楮佐興凡役以無忝我所
生善謝曰此標越之弘願而比丘之勝因也子其敢有弗虔明年粟
布工材畢具三月王子佛殿成其崇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廡成
門堂齋寢各以序爲莊嚴麗密耽然盛觀過者改視知薛氏之猶有
餘祉也子幸以文賁我一以昭往迹而一以厲方來如將誘爲綠業
則我所未暇嗟夫稱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
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造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要其尊祖扶宗
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爲巨故題其額曰稱心寺重建佛殿記尙
亦史氏舉凡之例哉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而院栖僧數百指在清江濱市閭中蓋不知興作緣起而藥師者
如來之別號以是名其刹固謂衆生顛倒四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
猶如痲者獲伸喙者需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場手探方七之劑自然
安隱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佑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三燬賴其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三

徒多才良故能顯致信施屢屢興愈新愈盛東西行者每觀之以
爲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
士選性玉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崇麗密實異曩稱善士何定
山上座臬日實薦材輸力院衆奮踊因相顧言殿役最鉅厥既底績
乃若寺制之當備吾而可諉其責於是從義傾斥衣孟建法堂普潤
哀輯勝贊作三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繚垣齋廡庖廡幅集鱗比
巖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爲如來覺苑化現湧出隨所敬禮
而得開度譬諸管井鑿深更取清泉以悅衆口蠶綆不費水味益佳
施者受者皆名報恩爲國貽慶然以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
在斯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款門求記爲次其說使歸而鏡之以
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菴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道今大經所說堂臺塔廟
象馬車輿衣絨纓珞總衆寶以嚴飾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

相該權實之用爲大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
玄徒自羽隨順修行猶有待于卽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嚴像法殫
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域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
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卽名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爲真實義哉思
昔一士依止雙檣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號名善慧
則吾婺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道猶存至今緇素之
倫雅崇性相之論王曇願爲上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慈慧菴
在郡城西北陬故爲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始買居之覺聰早持內
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卽覺卽以安處施作伽藍構殿像佛微
門通道旛彩香華旣已備諸供養又謂瞻仰吾法依于一相而流通
衆妙實在契經掄材徵工復作大華嚴閣贖盡經八十一卷度質其
上斷木塗金爲盧舍那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左其右時節大
會四衆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頌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
然爲象王一窟矣于是遠近傾信稍以資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四

子覺照承志尤謹拓開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干間而
庖廡匣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緒成凡施之出于其私與合之
于衆得田若干畝而薰蠟茗劑之須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已
能受聞旁縣龍丘有苦行人其性空嘗涉道自在乃虛左席延而致
之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滋利羣生蓋其志不以述事爲
已足而以弘法爲己任使居善慧之鄉咸修覺照之行豈有攘袂于
其間者哉子友張君子長居邇慈慧間嘗道子往游覺照淪茗羞供
漚誠致辭丐子施文傳信方來昔子講禮之眼稍窺覺苑之際見世
之談實相者迷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漏之因方閱焉悲之竊喜
覺照不隳形體墮業識而能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證在于晚季豈不
猶賢矣乎菴蓋作始于大德癸卯三年而覺成十年而聰化去又十
五年覺照作別殿而菴制粗備屬茲序續而將有賴于吾言吾言何
足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五月既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龍華寺記

吾縣所負山曰仙華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浮屠氏之居榜龍華寺者經始于柴氏婦胡而緒成于其孫善義龍華廢寺額義請于官揭而顏之用舊典也初里大僧師遠早遊諸方參禮名師卓有見解依虎丘不傳本靈隱而不化去依淨慈斷倫而倫又化去返栖故山將以究了已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爲卜其居之右作積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義從之游處遠庵居六年而寂於是義拳拳弘法之念不懈益勤間至錢塘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啓之道要義愈感服時及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來谷扣二公尤掖進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憩婺城北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意即介勤請注積善厥既受請撰日入庵開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依止來者如赴義又益治禪規法會是歲坐夏者餘五十單縣主簿趙君郁見而趨之始勸義請故額以寺易庵又明年遷往華藏泉亦隨散義慨然曰有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適以傳姓承宗之事付之兄子自乞祝髮受度焚香設像遙禮遠公爲之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五夢

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啗我以禪悅之味者也遠爲初祖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住持尙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于茲義誠知本哉自義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營夕計唯以堂室未宏像圖未飾爲己策勵凡寤身節口以有銖糶之贏不以給諸所削之伎則以授之采繪之工今殿廢中殿門闕外微徑術繩引齋廡翼張而嶺法之堂旃檀之林香積之厨參時臚列森遶蕭爽鐘有篋篋經有函皮有田以給餽粥有林以備薪樵園可以畊井可以汲視諸方大雄氏之宮亦充美矣而義之言則曰是在吾法猶爲未具復關地其後建千佛閣負閣爲普賢殿四楹薄稅繡榻上下曠發位虛舍那佛閣中而旁寘賢劫千佛坐像其次斲木髹形塗金渥采相好莊嚴若幻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存式有度然皆有以資之無外求者吾縣雖斗絕而經塗所出披緇衣褐之徒解履升堂甘寢美食如返家舍有以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叢林其意正惟有得于此焉耳義之爲是寺役也閱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兄弟與其故妻

之姊姪咸有所助而施之出于植信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及其內子張緣契特厚既捐貲相其造閣之役度份之事又斥腴田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費所謂有以資之者也今立祠閣西每食必祝浮屠人所爲修其社報蓋如是而已趙君子友也問持義之言請予曰義善且衰矣深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拓精藍雖名有漏之因實觀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于前而不能必其縣引于後則植者有時而小築者有時而驟華絢麗密者有時而埃曠無餘我爲是懼亦既筆爲訓辭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誓言于佛而以天龍鬼神懾禁而誘迪之矣意猶以爲未也檀越爲我謀文顯著于石使有目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爲可恃哉義之所以必假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欺也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被于天下名山大澤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大抵歸于釋矣然其人豈能皆以說鈴化響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入于幻囈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起之士返流自照發眞歸元用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六夢

其善巧方便聞修至于積之久而豐居廣藉迄就功緒則贊進而爲山水至而成渠若善義之于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卒成是偉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綠業詎可得乎然則義之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迷又豈不欲率此土衆生同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于方來而未已也耶乃若田業之籍于寺者或義所自施或得之衆施與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託茲石之陰繫而鏡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二法哉

僊華山化城精舍記

僊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緣原田及澗岡前行可數里至東峯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淪然仰出其土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經於山北之皇安普利院出參禮名師遊浙東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剪茅茨室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究了大事久之白衣人稍來依止而室隘莫能容空之師清衍比受請樓氏主其墳菴長者億聞空苦行而嘉之爲徙其家廢佛祠位于中以嚴像法作齋寢

應福使可繼處天童竺西和南題其榜化城精舍表絲業也于是龍
峯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山園總若干畝隸之
衍曰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私田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知其道
耽憇可信益務力生勤事不懈進修而門廡鐘閣咸以序爲始觀
音大士像于北壁更博土爲之飾以黃金範銅作鐘亦若干觔而贏
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紀者若干櫛櫛之墟化爲寶所
猩躡之穴現成法筵瞻者生敬遊者忘去行修而緣稔雖空亦不自
意其成就如是佛之爲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生方韶父
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採擷奇秀摠發芳華是山之勝幾無佚美矣歿
且葬域距精舍不數十舉武子時方教園子赴來輯行爲銘其孤樗
梓鑽石未樹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寓祠植碣精
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予祭酒以往空作禮迎勞
固嘗問詩法于先生師之亦宜間敷歲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爲我識
精舍木末子以先生故屬筆夫奚辭予觀自古佛者苦心窮形離智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七

斷念竄伏于空林灌莽之間晝日力作食艸木實晨莫稽首合爪崇
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雖踐蛇如蠱交變于前以爲是偶然者
其心精進無有退轉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眾生入佛三昧
其堅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光動地之
祥而法印真乘燈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爲宗今世祀益縣祖風不
紹三衣改飾伊蒲罷供將明小果之因難甚一華之見於斯時也使
無識超見卓如空等輩拔于泮淪歸潔其身而思滅苦木之士猶得
託焉以處則淵盤之上不名一迹不可哉雖然念拈拈之不易重
付累之有人此又繫乎綠業之洪纖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
明年青龍丙子春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橫山龍神廟記

委衢二水會于蘭陰合流而下爲蘭溪治城占水之東而直其西南
有山橫障衢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湍悍而巖崖扼之泓渟灣洄匯
爲深淵宜有龍神潛于其中出光景騰雲氣蓄洩雷雨而潤澤羣物

其爲造化之府章章異哉然則神之嘉惠于茲土舊矣而民之報事
于神者宜何如山故有龍神祠比歲因廢不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
能無責乎爾重紀至元二年其歲乙亥夏秋不雨楮原焦野民憂無
年長牧僚吏爲徧禱羣望靡牲殫幣神弗顧答州判官王侯庭鈺獨
深繫心焉乃進父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郊郭數里而近練日宿
齋屏卻車騎親卽其處取香辦書齋意厲深潔誠籲于明神垂瓶而
挹清泠張旗而導先御見山際升雲如縷有頃立陰四塞甘澍滂流
四境既足萬稿咸蘇民吏交口歸德于侯侯曰盍新祠廟昭答神貺
乃出餐錢以爲民倡又明年廟成具石來請刻辭嗟乎神智變化莫
靈于龍矣淵飛而天行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胥蠶潛通雖未可
的然求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外推夫以心感心
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爲靈者無在不在眞若蓄之宮沼可
參而擾也王侯以賞延入官廉靖寡欲而篤于愛物肆茲閱旱之誠
實本宜人之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而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八

祀之以申儆于方來是則不可以無記也乃記而鏡之于石

鄭氏旌表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爲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爲冠昏喪祭之儀與施之親
疏隆殺之等凡因人情立人義而繫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
雖敘于一家而法實周于天下間興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敷
壹是仁讓之俗于斯時也義且泯于無形而名烏乎生蓋至于道隱
民散代衰禮替而宗統服紀藐焉無屬借鋤取帚勃蹊閱墻或不待
閱世而繼見之矣則夫操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夫潛轉密移之功亦
安得不爲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于爲善善者旣彰惡者斯
瘳于是又取其出于天性而和諸物則人人可以制而行之者命之
曰義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義門扶衰救微名存與存君子蓋有
甚不得已也記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
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舉斯世之大而義
之間見者僅僅若是是可嘉也亦重可嘆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

旌表且三十年於茲視其家庭而其悖孝廣弟之日滋講信修睦之日謹植本固而浚源遠矣蓋自其七世祖諱惟始與其二兄弟卜吾里之威德鄉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其地三鄭示有先也沿淮而下六世曰某某率之儉勤以啓大其基七世曰文祠大和文泰文厚文轟重之積善以恢弘厥緒併其翼子貽孫間及八世不裂籍以爲異不殖已以自私尊尊而親親老老而幼幼凡聚廬以處同釜甑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僮手指千薰然義風不戒而趨爲之冠昏以重其始爲之喪祭以厚其終月薦以著存時饗以尊考男事詩書女事蠶績昭穆有序貴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于作息之間而維繫于禮法之內雖等之千世以至于百世可也初里者列其事于縣縣令長上之大府具移廉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故事賜旌表亦既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轟皆不克壽而大和方以踰七望八之年益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戶凡欲納之于禮而範之于義而後已會朝廷方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九

修通制頒行郡國若曰諸以孝義旌門者與免雜役縣復準令有請及轉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宜如制令即賜蠲復命既下大和感激思奮拜手稽首言曰熙朝之所以惠綏于我屬里之細賾者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之所以啓佑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耄且及之誓殫餘晷課諸子姪力耕以奉公上面暇則詠歌帝力終爲盛世之幸民而已願惟伯父當干戈倣擾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阨上奉尊老下慈孤幼敷菑撲斲以絕開先業至於吾世而吾兄文嗣吾弟文泰益躬躬盡瘁鏃積寸修其疆畝以畢茲塗履恫瘝再世豈易然哉今進承旌復之恩拔諸什伍之籍譬之塗芻行葦得免牛羊踐履甚幸甚休使不謀文顯刻金石則何以迓續芳猷傳之來裔乃以其文屬貫貫則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乎人心者也自其動于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爲欲勝則害義義立則利無與存彼蓋知夫孟氏義利之反矣而不知記禮者之言固嘗深致意人情義人利人患之辨而又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惟其本

義以備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爲利者末也而以義爲利者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人心携持世故之微權也歟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而非其盛之謂也旌門復役國之令典而顧以畀諸一介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鄭氏哉機動籟鳴必有得于言意之表者而貫何足以知之貫里人也請以是刻之庭曲之碑以侈茲幸遇而且以貽諸後人云

重修適意亭記

烏傷漢縣也直其南東鄉曰雙林村曰蒲墟有朱氏者世居之按志自晉東陽太守諱垣始徙至臨海太守諱汎遂占籍爲縣人東陽與金威將軍諱禮齊揚州刺史諱幼三墓皆在村旁蜀山下而金威更廟食其鄉民歲時歌舞奉嘗之不絕譜云五代之亂一翁十八季翁最得上壽嘗治鐵作羅漢像使季人奉其一散而居于村之西東至今縣多朱氏人謂有像者爲朱氏之世之徵而像尙八九在然族散代遷昭穆有不相通者矣蒲墟後用朱氏昏嫁導儀儀物烜赫有光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十

改名赤岸其卽居者衣冠引翼詩禮繼承里號閭家而尤莫盛于季宋兄弟聯登甲科至七人皆以文雄一時迨茲六十年餘子孫班班有祿仕而抱道不試者亦能善其身以善其家晉齊之擇維有衍哉子家東距赤岸不贏三舍若深水州判官繼善字性初與其猶子震亨字彥修不獨于子有交友之誼而重之以親戚之好焉今性初不可復作而彥修勲勳語子曰吾家故有適意亭吾高祖東堂府君字元德之所作也府君與宋工部侍郎毅齋先生徐文清公友善二子實從之遊府君時先生之家居也爲作斯亭延而致之以資和兌講習之益蓋先生之學出于文成二公而深體力行沈潛剛毅清風勁節凜然如冰雪孤松卽府君之能致先生與先生之屑意于府君其人品高邁固絕人遠矣府君下世亭且缺廢吾曾伯祖贈婺州路總管府治中府君嘗一營治之而自記之及吾世而亭燬於寇初面亭有池吾季父溧水府君除瓦礫興構築復作亭池上未成而季父卒官今吾將經緝是亭卽故址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伯且爲別室奉

先生之主焉蓋金威神祠于鄉府君始作亭而吾子孫承宗弗墜倘先生之教秩而祠之示有先也子能為吾記亭興作之自而釋張先美以垂訓于方來尚吾季父之志也夫妙予晚出企瞻先生猶神龍之遊于玄間而威鳳之翔于千仞見且不可況欲藻績而形容之以自附于知言之士其將若何而自靖之耶獨念往嘗竊從鄉之耆艾講聞先生立朝大節想其面目嚴冷言論剴切雖出藩入從深簡穆陵之知而終始難進易退之風人至方之呂獻可范淳父則夫府君之以桑梓之故進得與之交從款密必非尋常木強之人固其有所不為者矣亭為兩公游息之舊釁成揭扁近不即夫溪山原麓之名遠不示之操存省驗之要而必曰適意云者意夫兩公遊于亭上之是時也攬煙雲之卷舒矚卉木之榮悴雖萬物之變交乎吾前者有不勝窮而吾胸中天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即其所處而樂其所安夫豈有一毫舍己從人之私得以溷吾之意而敗吾之適也哉凡朱氏之所以苗之播之而穫之炊之者是亭實肇基之耳今亭則完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十一

美矣而有祠有主出于原始要終之意無弗厚也赤岸之有朱氏歷殆餘千年肆揚州之治行第一傳信史牒金威之功烈宜祀簡在人心下逮東堂府君之取友輔仁又得文清為之引重雖文清初言尚行他無所考見而世譜後題鑿鑿數十語珠光玉采其為朱氏實澤之者已不啻千百言之多矣然則朱氏之子若孫竦瞻楹櫺慨想儀刑競于問學而強于為善思夫天地吾身禹稷吾事皆由已推而致之彼科目祿仕可以倖得之者則一趙孟能貴賤之矣吾朱氏之先所以劬躬黷後封培而潤澤之者則不在是也乃若前記所云亭之興廢吾家之盛衰占焉此朱氏十一字符也有亭無亭何損益于朱氏蓋知有亭則知尊祖而敬宗在爾後之人承之數之為何如耳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請歌以饗羣宗吾友白雲先生許君益之朱氏婿也彥修還以予言即而請焉其將有發矣夫其將有發矣夫重紀至元之三年其歲丁丑秋八月壬午里後學柳貫謹記

崇化堂記

吾鄉友吳君師道為邑於池之建德且三年矣既不欲厲民以自厚而又不欲鄙夷其民以遂拂其可善之性則孜孜焉以學為務謂令之責不在其簿書期會獄訟子奪之間而在于化導表率漸摩薰染之有其具于是督逋租斂餘贏飭材庀工作講藝之堂七楹開還嘉定崇化之舊其制高爽麗密足以起靡陋而支永久矣既成以書來告曰我將日進其學之諸生講其所是而禁其所非以知學非身外之物而勸相興起則固令之職所宜為蓋其一以是自勵而其一以是勵諸人子其為我記而啓之何如夫講道修政仕者均有責焉然其所施有緩急所就有厚薄要未可以概論之也故令之去民為最近而其教民為最切朝發一言于堂序之上而夕可以達之荒村陋落之販所教者不一二而所感以化者已十百其效簡且易致如此世顧迂之何哉六經羣聖人之言載道以行乎萬世者也賴諸儒發微闡奧瑩然無疑今雖去之逾遠舉而措之則大之可以善天下國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十二

家小之可以善吾身學何負于人哉人適負之耳士不幸不生聖人之時不被聖人之澤不得盡吾之性以盡人之性是則繫之時矣而又幸而得乘道統絕續之運出于諸儒完經翼傳之餘進獲所承而退獲所守有弗講焉講之無弗受也有弗修焉修之無弗至也是豈不又繫之人乎建德屋山為縣茹蘭之溪經縣治西流會于堯溪以入于大江蓋大江以東窮微絕域也其土風貴土著而賤遊徙其民樂寬簡而少關訟令以平易治之輒取能名去而建德為善邑矣吳君志剛識明果于問學而其學為有原本者起家進士三遷而為邑于茲既因俗以導民而又欲累善以成政乃作斯堂進諸生而日講焉先之以經術將審其所是而格其所非則有先儒訓釋之言具存學官按而求之聖人之道抑何遠乎爾自君之悉心于學也作靈星門新兩廡鐫紀產碑範銅為祭器以備物成禮是不一役而斯堂之作績用尤著蓋學初徙于宋嘉定中堂之上為六經閣燬于天曆已巳今堂成而閣未克為則以役大費巨故也若昔記其成者鄱陽柴

公中行也石既燬不復存矣柴公名在慶元爲學之籍其言必不碌碌願予何人而敢襲其遺塵以犯是不韙之誅哉君訪而有得則請大書刻之以爲斯邑之藻藉吾言何足優也

婺源州重建晦菴書院記

孟氏之傳接乎孔氏未遠也崇陽之世派之濂洛亦未遠也然而繼絕學於人心陷溺之餘振墜緒于世衰道微之後放淫距詖而天下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三

始因仕留閩遂徙建上先生雖生于尤溪講學于崇安而黃墩故宅吏部同嘗居之中歲還省墳墓議將考室而未果憫愍土思繫天典則固其不忘者如是先生之學出于龜山之再傳而實上承濂洛之緒統婺源故梓則春陵之營道而武夷晦菴則滄浦之蓮峯也尸而視之比諸闕里使讀其書爲其學者誦絃于斯論祠于斯則祠塾之

節游郡粵初展禮卽有志斯事爰及暮月弊革政通民既樂生亦

敬業乃因其時圖爲興復除撤礙障改闢大途而勢端直臨乎正陽位夫子廟於右而祠文且于左講舍中峙列廡翼舒門衛有嚴階凡有穢場爨委積有庖有廩山獻秀卉木交蔭藏修游息無不具宜其經畫纖巨出公指授而掄材計備委致金穀不懈益勤則治中諸孫思禮思仁光輔實以承志爲孝而能績于有成可謂尙賢好德之世者矣山長黃嘉老幸力役之無怠樂書院之惟新緘辭將幣請著石章惟子末學若何自靖然嘗反覆乎七篇之旨觀其推明羣聖之序而知孟氏之承二聖者非空言又嘗細釋乎集註之書考楊墨是非之辨而知紫陽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論所以開濂洛垂教之微言著百王致治之成法者爲全功善乎先正魏文靖公之言即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以先生配孟子則當以鄉邑四基之祠而視吾婺源故里之祠矣然則新是祠塾於先生父母之鄉而聚其鄉人子弟以時修習禮教於其中有學孔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四

希孟之志而後宣之以爲黜邪扶正之用子知于公之有是心也而若汪氏之世善修于家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皆足以質諸先生之教而無愧于是乎書

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石門洞自謝靈運初開境幽而地勝前人篇什郡國圖謀志其曲折縣與景合矣然觀靈運尋最高頂新營所住諸作不過蠟屐好遊伐山開徑之一事而若仰挹雲霏俯濯巖溜于以悟仁智動靜之體得內外交養之機此則深探密察學所自致靈運烏足以知之哉靈運之南出永嘉在宋景平間下逮皇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之歲九百三十三年矣部使者王公僕按節過之乃始徵用廬山白鹿洞故事築書院山中置師弟子員使朝夕講肄以承國家敦儒育才之美占地幽邃而宅心神明爲學之方蓋得之矣自時厥後職風紀者以爲先務或補葺祠館或經紀膳羞隨其力之所至有敬無懈常若聖師之恭臨乎前也至元改元之明年歲在丙子春三月肅政廉訪副使

魯公至道廉問溫處道出青田溪上懸舟登車祇謁廟下願瞻楹枋
櫻焉將仆乃與從行掾馮迪何崇禮謀曰是豈前修作始之意予惟
後至其敢不飭首發囊捐俸屬邑長李蘭奚令張智白之郡府拾材
鳩工視其侈敗易致堅良不亟不徐以啓新功于是總管盧侯景以
暇日親來計度命長若令蒞其成役自郡監牧而下若邑之寮吏院
之師生咸有所輸未踰月禮殿儀門論堂經閣齋廡庖廩以次及于
瀑下之亭棟臺翬如堵城砥如鮮好整比軼于舊觀又新作靈星門
六扉以嚴等威公還修齋菜禮告其成勅進諸生而教之曰書院據
穹林雪瀑之勝既新美矣爾曹游歌于是有義理之融液無紛華之
軻轡執業而興充義而得得之在我求之在人惟聖師成物之仁
而亦憲臣勵學之意山長王時中起應曰時中不敏敢不敬恭乃事
麗水令劉伯泉既爲礪石具乃來請文子曰學者將以比物知類求
仁入德固必有講有習而于山水瓌特之觀則亦何資乎耳庠序之
教復于唐盛于宋聯而屬之備且悉矣然四書院之作尤爲統有宗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五

而會有元若李渤之于鹿洞朱洞之于嶽麓往往擇勝林樾寄懷泉
石撫雲霞之舒卷攬霽暄之往來所以爲高深爲流時未嘗不與陰
陽之降升理欲之消息者相尋于無窮學豈有他術哉亦驗諸其此
而已石門層巘竦立懸瀑中瀉清冽之氣冰人肌骨道書以爲玄鶴
洞天宋紹聖中劉涇巨濟作郡紀其勝于石而米南宮實書之去朱
令作亭王荆公述文時應不遠而巨濟文已略不及之然則土木之
功其可恃耶王公經始書院距今且四十三年由執憲之多賢而繼
猷之迭見故雖曠鹿之栖卒免園蔬之鞠肆今魯公又能迂績前微
益恢雅道掃莓苔而修俎豆鋤榛梗而起誦絃時維牧尹之英思廣
藻芹之樂相茲率作迄底于成將令蹈詠之徒兩忘挑園之刺則臨
石門之境者如挹洙泗之波履書院之闕者如游鄒嶧之郊自明善
誠身以馴致夫化民成俗之盛于斯望之矣防軻傳之歲來後人文
之日朗書院之所恃以久者雖與道體同期于無弊可也公擢至治
辛酉乙科進士上第有學有政需用于時名伯篤魯丁其字至道西

域部人二據皆由儒選而崇禮嘗由山東鄉賦登名春官矣其歲秋
七月初吉太常博士柳貫記

處州路學歸田記

凡學田始皆官給歲籍賦租以供春秋時祀師生餼廩其疆理步畝
載之戶曹之版明且悉也然自五十年來緇白殊流統屬角立挾邪
飾僞之徒聘其私智謂學田無適主吾可以冒沒而攫取之或鑽石
藏土中或逋賂竄鄉籍藉爲口實從其所司移文州縣往往符牒未
及下而敗壤已遽起訟理雖勤卒以卮言蔓辭淆亂糾錯莫能正定
迨其久也是非得失繫乎法理欲消長存乎人彼爲是狡獪狙詐之
謀者舉無以自匿于鑿空衡平之下校官去來捷如郵傳固莫知所
適主而仁人君子執法持憲以臨乎民上斯主之矣處州路學曰之
在青田縣黃肚黃裏兩源者宋康定初郡守孫威敏公買之民間以
隸于學有田有山有園地總之爲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砧基在
學園牒在有司焉可誣也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楊總統倚法始橫延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六

慶寺僧師晟因構誣詞陳之總所利兩源之便已豪據顯攘飾其言
曰盧使君約建寺于唐乾元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內無官民田土宋
宣和元年改寺爲觀三年而復五年知州黃葆光遂奪之入學蓋學
自康定有田逮至元三十年歷歲二百五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
及之何也且約起羣盜據州以叛自稱刺史吳越遣將討平之即其
所施亦得之亂賊之手君子尙羞稱之固明是田爲康定始有之田
矣歸之于學理則宜然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旨誕布凡贍學地土
貢士莊田禁毋侵奪于是郡符首下挈其田還昇路學亡幾寺僧素
禮如京師懇宣政院院臣納其偏詞不以達之省部直奏言宜如師
晟所陳畫田三頃七十二畝付之寺僧而寺僧復沿是啓倖心不盡
奪不慶郡府酌情論法檄青田主簿柴璠教授杜熙躬即其地量計
田山地凡十四頃二十二畝其以三頃七十二畝予之寺僧餘十頃
五十畝令路學依驗砧基帳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始郡具上
帥憲二府報下如章越五年延祐三年僧元清者再懇之宣政大變

其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皆在虛施因至之內學非所當有復奏回
付寺近而學遠僧儻而儒柔獲者怙勢柔者執理蓋久而其能自明
乃皇上御極之明年元統二年載錫璽書申嚴學校地土之禁職事
趙良乘若千人冀詞自郡府府檄縉雲主簿鄭伯答學錄薛元德與
青田縣官重行檢括其冬愈憲吳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之得報
宜奉詔行事吳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良乘復白寺僧慢令之狀公
取案閱之悉知其姦乃具移總管盧公責之所屬且俾經歷王君視
書牘除元標黃肚田五百三段合三頃七十二畝入之寺僧外餘田
地山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佃湯文等十二甲徵到鈔米就給
養士是歲六月李公復來慮囚重屬盧公其以歸田本末具饒諸石
俾後有考慮公謂子嘗執筆隸奉常其言宜傳信方來乃使請辭予
學于孟氏者也知息邪距諛所以正人心而開聖道者其趨甚正至
比之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孔子作春秋究而論之君子以為知言
今去程子又數百年所云近理而非朱翟之比者果安在哉歸田一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七

政耳可以識三公正人閑聖之用矣春秋重歸侵疆而書法各異然
則謹而著之不亦可乎李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歷仕館閣入御史
府出節東閩再轉而淮東浙推姦擊暴不撓不矜而尤尊其所自振
揚風教豈本于儒學者稱靜齋先生吳公名壽字承禧廣平人再遷
御史自汴移浙今為廣東憲副廉靖有為淵然儒者盧公名景字彥
遠大名人世傳政譜守江陰守三衢皆有惠愛是三公乃所謂仁人
君子臨乎民上而為之適主者也若憲掾馮君迪杜君士謙武君瑛
聞君國寶之佐其籌畫經歷王君文彪之宣其猷為法宜牽聯得書
凡署牘官僚亦列名氏下方重勞烈也教授林堂後至不與與於樹
碑記績之役故末繫之元統三年其歲乙亥秋八月癸丑太常博士
東陽柳貫記

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陸維山水郡民重土著不事惰淫馴而治之宜若易然宋上下三
百年餘賢牧伯繼作惠綏善養之方何嘗不以學政為先以為詩書

禮樂之教人人最深非是則無以厲其衷固其本而刑格勢禁苟免
無恥者有不足施要為操得其術矣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此一時
也胡待制張宣公又一時也茲數公者言論風節為世楷式概有偏
重而典藩守部臨于是邦勸學範民隨時設施如出一軌何其盛哉
雍熙間天下未有學而睦始遷廟建學自諫議倡之館生師備教養
則成于文正清獻時則奉詔行事願列郡師帥有能有不能二公賢
者宜不敢後待制富紹興初撤舊營新固已偉矣而門術側出猶有
待于宣公開而正之則自鼎遷物改以迄于今會幾何時歲紀之推
移麾節之更禪已漫不可考而究圖學政扶樹教基亦不為無人獨
春秋二丁有祭無樂識者譏其禮制之未具以為大邦羞元統元年
其歲癸酉浚義王公昱自汲郡易節而來明年春躬執祀事于廷卒
微歎曰隆禮備樂薦茲明德固有典常吾為守臣其敢不飭以速厥
戾于是教授潘子陽進復于公昔前任人嘗範金伐石為鐘磬各十
有六藏之尊爵之府而絲管陶革諸器色猶缺今當輯費求之杭市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六

并致工師選弟子員肄其考擊絃歌之節惟奔走率職子陽事也而
敢以累公公曰諾不逾時舟來得琴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各一
瑟一簫篪笛簫各一巢笙和笙各二埙一搏拊柷敔各一而若鐘磬
之編篋簾崇牙流蘇雜飾與柷敔之推籥咸具率師弟子朝夕肄習
及秋藝成會上丁釋奠出而薦之音節允諧儀文畢舉官師在位諸
生綴行莫不竦耳動心知名和之有道而致饗之有容而公之子學
蓋若衣食之維絲與粟無或忘也間即長貳寮案謀所以補敗扶傾
之略謂禮殿講堂役大費巨不章則弊易撓為堅責誠在予自長貳
而下咸應曰惟公所命乃以成畫授之校官凡梁棟榑榱之朽蠹弗
任者爾求良木而更置之瓴甃塗堊之毀頽弗密者爾合眾技而繕
新之次而齋廡門闈垣墉庖廩咸使完整足支永久蓋學之租入無
贏校官既殫力表率而有籍于儒者亦輸財就功不勸而趨皆以承
公之意故也公每且望入學延見章逢語及仁義則諄諄析理納之
于善言近指遠可服而行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亦曰見其禮

而知其政則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君子成是豈弟之德以有禮樂爲之具焉夫民重土著則三德可興不事淫淫則教易入而化易孚今公治陸甫及再葺知以柔惠撫循斯民而又以禮樂銘治多士所操之術與前是數公無弗同者特其所值之時有不同耳嗟乎易致者術而難致者時詩書禮樂之而善如此刑名慘礪之而不善如彼守其道以守其官公之是心固裕如也子忝公末交而發睦壤地相聯知公宜人之政尤審且子陽子友也因其請記輒論次如右最其成功製樂爲要題曰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竊春秋之義繫諸侯之風統凡刑善尙來者之有取于斯至元元年其歲乙亥冬十又二月既望謹製

浦江縣修學記

校庠序之教所以開人心興民行其效必要于遲久而後見故古之善爲政者每以是爲急先務焉簿書期會刑名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開在禮與義使其養之不豫成之不久則素絲安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九

虞

保其不繼荃蕙有時而併化履霜堅冰波頹風靡習俗之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憂之于是聯比閭族黨之眾而納之仁鎔義治之中仁義與生俱生非性外物也存養識察一致其力則盡已盡人莫非仁義之推雖以吾合哺鼓腹之民而躋之鵲巢麟趾之化之上亦何所不可然則校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若此奈之何徒視之以爲飾治之具而已也惟其良哉蓋校庠序通謂鄉學異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立師泄而教之雖非比閭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有作有息固皆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王良法美意淑之使善教之使成而遂謂今之學非古之學亦惑之甚矣吾鄉邑浦江無名山大澤以濬發其奇無珍貨絕產以阜通其利在州部中介然下邑耳宋嘗以著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以來間歷二紀而餘不知其更閱幾令而其宮庭堂館又幾更營繕而完葺之往往斲削朽鏝之工未斷于手而刑徹危楹之形已纏纏而繼見彼其視爲飾治之具者亦蔑焉若是而已則所謂以教道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禮義

之不章風俗之日卑識者蓋深嗟而屢歎之矣重紀至元元年之冬莆陽林侯以材進士再轉得邑以臨于茲而歲屬薦饑侯爲之惠鮮困窮摧軋姦枿未幾令施政舉民咸警服乃以禮登吾黨之士由微之日學爲教首所爲率厲而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矣今制官期滿三歲卽以代去教道之流行民風之變易吾未敢爲若等望之也吾縣戶贏巨萬故家喬木蔭藉猶存其忍坐視吾聖師之宮傾墜弗支而縱吾誦絃之舍胥爲茂草之區以重吾令長之隱憂乎里有耆壽之士張一寧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吳貴孫合辭以復于侯曰殿役最鉅凡飭材徵工以積于成願悉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籍于學者亦相率勸功于是堂庭齋館門廡庖廡皆無一之不理棟桴巽然堵城截然觚棱竝擢塗聖相鮮像貌應圖陸載片度東西行者爲之動目易觀蓋侯之究心斯學也精密整比軼于家政方牒訴叢沓符檄填委謹繩墨而嚴句稽且日不暇給而侯之是心經度計慮靡間益勤雖一楹一桷一甌一饑必爲之深願遠省釋于安固而後已侯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十

虞

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罔極之恩者豈徒事乎宮廟室宇之微將有大于是者而職則未可以有爲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得人之盛而一洗世儒腐爛軟熟之羞矣越明年工既告成教諭四明徐填亦以月日將代謀于學之老張恕方樽願乞辭琢石以永侯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于朝矣風人之賦述者之辭竊有志焉泮水頌僖瘖乎無聲微子之委而孰委哉子因有謁于侯曰人性本善道之善則善矣道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因其固有順而道之非有所付畀而增益之也夫域方百里之地而謂之縣有土且有民矣制爲官師治而教之然有學必有廟又爲之簡其民之秀美使合樂習吹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禮于先聖先師然則耳之所聞目之所擊既皆先王道德之容而口之所講心之所惟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是道也變而通之謂之政神而明之謂之教教在是則政亦在是顧吾所以存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乎彼焉耳傳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孟子則

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已復禮聖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夫可欲之善與大而化之之聖則有差等矣予所謂校庠序之教其效要于遲久而後見者著爲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人易從何異之云乎林侯爲邑于茲且三年矣其于敬教勸學之方蓋不徒取必于卓魯之所嘗有而直欲全體夫堯舜之所不能無孝弟之端倪仁義之塗軌其兆見于今者已若此其效成于遲久者宜何如哉侯名以順字子木至治辛酉丙科進士紹興大儒艾軒先生之從曾孫也艾軒之學吾鄉先正太史呂成公實先得之其延昭流潤于我後之人者尙未昧也宜侯之嘉惠吾學篤不能忘邇其源委亦粵有自矣至元四年其歲戊寅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許府君新廟記

許府君廟於其里昭仁而食于其鄉以能福民而享其報也然則府君之得廟祀于其鄉亦應禮歟古者功烈被于天下則天下祀之被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三

于一鄉則一鄉祀之被于天下者若禮法施于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患則封爲上公祀爲大神者皆是也祀于一鄉則若鄉先生之歿而祭之于其社與夫桐鄉之奉嘗沔陽之墓祠生有遺德歿有美報尙皆人心之不能自己者然耳禮非一定之謂去鬼爲廟卑之爲鬼尊之爲廟廟之爲言貌也朝踐饋饌報氣報魄神之則其道隆禮之則其物備府君以捍城蹈難而死英爽赫然愈遠如存矧子孫世世里居則廟而祀之蓋與他姓異矣府君里人晉許孝子孜之裔孫諱瓊字世英其材勇有智略而尤精于騎射宋宣和間睦寇作擾擾邊午府君慨然招集丁壯自捍禦其鄉遠近恃爲一障三年春盜兵偏城郡守廉知府君之有勇智而可倚以爲用檄之至郡與盜逆戰屢挫其鋒盜爲引却郡上其勞補秉義郎尋攝郡事盜方日益兵攻城勢甚危棘而城中兵寡力竭左右無援府君率精銳併力衛之自朝至日中殊死鬪殺相當府君遂以戰歿屍偃立如生猶能載所乘馬馳歸家明年降于鄉曰爲廟祀我嚴關之陽初府君在時里有淫祀爲

屬於人人患苦之府君命左右將撤毀若有物陰擊其肘者斥呼府君名乃訖火其棟宇而厲亦尋燬府君之以正除邪以剛濟難神而明之生死不貳固有皎然而不誣者矣自嚴關有廟而水旱之祭雲兵沴之禱却災疾之祈禱民畢趨之二百有餘年于茲府君之有德於民與民之有報于府君誠之至而禮之盡也舊廟位置湫隘弗與事稱八世孫熹嘗議改作未及爲而卒于是其弟熊取爲己任而拓基營財鳩工輪費一毫不以累諸人先中堂次外門次廡序合之爲屋十六楹間而廟制具矣朽填髹至象貌儀等內外顯微視舊加倍而熹子怡尤能承志以相其成起工於重紀至元六年庚辰之冬十一月庚申明年至正元年辛巳正月乙卯而工告訖功熊與怡既率族之羣從子姓具牲牢醴齊豐廟行禮則又疏其事爲狀介其友朱君震亨來請于文其言曰吾祖之德之烈有以信于其鄉矣然子懼其昭之于外者未備也願子詩之而吾祖託不朽焉乃具論之且爲迎享送神詞一章遺熊使教其子弟歲時按抑楚聲歌以載祀于庭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三

尙有歆哉其辭曰
西長山之業我兮峴峴屹乎東時上婺女之炳靈兮下分疆于星紀
羣岡陵之升降兮若輻衡而輪倚鶩邑區于南下兮盡澗溪之青駛
若景氣之中塞兮若有人乎戾止神變化之無方兮睨鶴城之良是
冷風馭而雲與兮忽而來儵而逝孰祭享以安子兮傲壽宮之崇祀
簪牙磔其鶴翔兮梁栢巨其虹委神瞻懷而容與兮擊桂枝以淹晷
昔禦寇之不利兮城堦覆而無墮蹈九殲於鋒鏑兮曰吾得死所其
奚傷義烈激而不舒兮曦暉爲之晝黃縹介馬之御羈兮載死鬼而
還鄉骨肉陰于野土兮氣蒸蒸而發揚爲昭明之焄蒿兮一機籥之
翁張引列星之燦爛兮播卉木之敷芳此百物之精兮亦反陰而爲
陽稽其實之本虛兮固神道之維常愴予懷之耿耿兮薦圭臬而合
蕭光有牲盈俎兮有醑盈觴巫巴以屢舞兮被雲衣其章章神曼娛
則錫之羨兮歲胥樂于金穰洽消兵寢兮黃耆無央民獲承祀兮豢
豕與羊殫寸誠而歸美兮薦帝社之靈長縣太岳之遺休兮尙奕世

其爾昌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三

陸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壹叁陸册 96 版

33 卅

序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三年公參議中書省之明年貫來京師實客授其家間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嚙嚙其腴澤而掇其大百用之天下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于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總總也帝王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自煨燼之漢之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厥後執讖緯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紀述之家蓋蠶起蝟興十百古人不啻雖以向歆父子之錄略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

柳待制文集十六

目僅止于一時中秘之藏而已况夫世變不齊文字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名類吁亦狹矣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譜而稽之固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豈曠之云乎抑聖賢之精神心術寓諸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尙幸可考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爲易入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旁薄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亂之用綿蕪以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紊都宮之制上齒之俗微于鄉飲之不修成人之道息于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雖奉常所肄亦且弊弊於龜茲之部梨園之伎而鄭衛不足淫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其流遂至于此耶此有志之士踴躍禮樂之興而庶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上而鋪敘叙倫之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議願必有及于稽古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

心術所寓條在書綱在錄可概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奚望哉貫之淺學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東亭園序 代趙承旨作

東亭園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寶村是爲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司農彥清父之爲之也墅最于村亭最于墅墅有林有畦有堂有廬有百泉之流有蓬鵲之山浮嵐動靄朝姿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得之亭猶園也園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歷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有餘年迨忠宣公以宏材偉略事世祖皇帝出入省寺爲時名臣而今司農公尤以文學被遇四朝秩躋第一班亞疑丞直詞謹論實簡上知村之耄稚莫不誇豔公父子以爲村榮而公亦以謂此水此丘吾先人所嘗釣遊水原木本吾無須與忘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于城而猶卽村爲墅其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斯亭端憂讀禮外瞻瞻白雲行撫嘉樹岬岬之

柳待制文集十六

思終焉如新厥今身在朝廷乃心固不在林野間嘗指圖而諭余曰吾有是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卽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見亭則圖爲實亭爲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爲實圖爲幻也子能以莊語序吾圖實固爲幻而幻亦爲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非亭也圖者其幻而不圖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聖明藻火鴻業鋪張大猷是皆有責於公之身凡天地間肖翹之品動植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託一亭一墅於粉墨之微以幻爲實而尙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家其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一時之勝而其實宜非圖所能盡若余之耄言乃其所以爲幻也畫者爲誰薊丘楊光祖也序者爲余余吳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卒三年始葬實爲文以銘其窆又從其家得遺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友渤海嗣君時亦爲御史閱公無主後將刻傳之而貫爲之序公之學蓋出于紫山胡氏涵濡義理之真而含咀

道德之華初不為葩粉澤以飾豔逞巧要自致于用而已居京師十餘年始得卽祕丘而曹局乃無一事雖食稍廩艱薄益甚然其氣夷慮澹終不肯希寵藉勢一跡貴人門戶獨其融悅晬盎之餘時時發之聲歌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醇如也又十餘年入御史署遂有言責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誠悃悞凡所論建於國體民命尤懇懇焉不幸多病卒不得伸其所言以沒而賴以有存者獨辭焉耳學而不能自致於用豈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之學要為不悖於其師矣乃若嗣君篤朋友之諒生死不爽汲汲然欲公之言傳世信後其誼可尚也已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嗣君其知政者乎延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國子助教東陽柳貫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襲休發祥固專萃於人矣然而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或亦間見于物物豈能偏勝哉殆氣之盛而不過有倏然而相感煥然而相符者是則烏可誣也始余知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

柳待制文集十六

三

禾嘉禾二篇蓋亡私則以為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既已萃而為周召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于斯時者鳥皆鳳凰獸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奚疑哉是區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天下報上之義實猶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氣而已也夫亦忠厚之澤洽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得以專之歟厥今文軌四同聲教旁沾凡人才之翕聚固已土輒姬孔而下陋管商矣宜其艸木之英華暢為美瑞層見複出以章章乎氣化流行之盛而卒未之聞焉余蓋後之八延祐七年余與西蜀侯巖亮甫並客京師間為余道份亭閻君顯卿我友也去濠陽令卽居成都毓禾于圃皆同本異稂而歧為八九至於無算民謹言曰是祥也閻君能獨有之乎則以狀白于郡于行中書相臣曰休哉蓋以是美歸之天子庶幾有國之禎符而我等與耀榮焉乃驛致于京時仁宗皇帝方齋居嘉禧殿事聞以禾宣付史館亦既特書諸策傳示無極君復侈上休德卽名其堂嘉禾堂蜀之勝土若朝之聞人往往聲之詠歌以斧藻閻氏

千載一時之遇於是君改令龍游其子敏道亦辟掾雲南行省適以事來將便道過家奉觴登堂絃匏諸詩以為君壽子能序之則敏道是來為益有遇矣余聞閻君仕蜀三十年能以清慎致名譽有子五人崢嶸自奮抑賢乎余前所云粹美純和之萃蓋以氣言也盛而不過或於其人或於其物是皆感之而至觸之而應莫之致而致之一禾之瑞亦曰自夫閻氏者始而豈一家一鄉所能獨當之哉余既尊其所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為之序先焉謂余為慕卜者則削之以懲其僭可也冬十有一月朔東陽柳貫序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鄯陽仙井虞先生序以贊其行蓋未成而遭太宜人憂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為縣隸大同府實戰國趙地漢屬雲中郡高祖追韓王信至平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徙平城都卽皆其處按圖在單于府東南而雁門馬邑東北唐稍于邊境置使節度經略其北去雁門三百里者曰大同軍則府號大同或沿是矣今所

柳待制文集十六

四

統縣有雲中猶用漢舊郡名明其西雲內州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何自始縣豈遠氏有國升府為西京在其時歟初其城臨西北邊民生長騎射間而警於戰鬪挾欒彎弧乃敢雜耕牧塞下人謂其風氣勁武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則若束溼何也及國家肇迹龍荒奄綏方夏時則大同視古畿輔雖並建藩王籍兵守圍而疆場不驚鼓桴無警垂及百年革傲而恬易悍而柔往往襲弁服而談詩書自同齊魯之人故一有賢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感悅不啻乳兒之於慈母宅生司牧而有社有人蓋無昔之難而於今為易易矣嗚呼是孰知累聖休煦涵濡之至於斯乃所謂必世而仁者乎予聞朝廷歲輦粟實和林忙安諸倉至八十萬斛而屯戍將士纔免飢色覈卒乘之名數計道路之工傭大同一府總其凡而所部州縣泄其役比年薦廢人畜踣死道亡者過半有司下急符責償其家一不赴期則官若吏或受譴呵賴二三大臣畫策更制悉出戶部茶鹽引募有能自輓自輸者入其粟而授其券夫既捐利以予商人則餉道之流雲委

川會有不歷翼而飛行者矣比見行邊使還言困庾之贏大約足支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秋極豐菽麥被野畝收皆一鍾民去震撼擊撞而就休息安養宜寧方百里縣然化易孚而治易致殆莫宜於斯時也以劉君之敏裕而又得時與地而施設焉則起卓魯而從之遊尚何愧哉方今中臺御史外部廉訪使者皆得承詔察舉守令歲上其名迹於朝有由小邑超授大州者吾知劉君必不釋於薦士之藁矣夫考土疆而徵民風令之事也予雖不識劉君而樂為君誦之以虞序為足信然而又欲吾夫子學道愛人之訓顯白于世于是乎言

送王吏部僉憲燕南序

河北薦饑而屬去秋大雨水鎮定瀛易固同其患矣然太行以南壑谷諸流乘高直灌治河而下台灣沱滋陽二水奔放橫溢蓋將澤鎮定而後被于瀛易向之禾龍既化龍坎則為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斬廟堂聞而憂焉乃輟朝士往視其苗發粟勸分凡以安活之者幾無遺策於是臺臣又言曰燕南廉訪使者治鎮而定瀛易皆其所

柳待制文集十六

五

部今民阨於饑去食新猶數月不有以厚衛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瘵痺氣一散敗全無日矣其議選官以聞而吾友王君景先實由吏部郎出簽其使事紫衣金魚承命即行都人稚耄咸一口言是嘗持御史節按河南首擊巨姦去之用是廉問一部豈可犯哉然景先儒者平時不務為矯亢之行向獨遇事英發以謂天子方張治具而郵民隱顧容一臬鳩其間使善類蹙蹙不遂誠若吾節何人徒見其排之力而摧之之易不知景先之心亦行其所無事而已况今煦寒于既凜濯瘴于將殘若安絃焉急則中絕緩則屢慢矣本之學術之正而質之試効之果所為揀苗捍患之道一誅強鋤梗之心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其毋以困悴為傷而覆用自慰則知朝廷慎簡憲僚之意蓋在乎此然予特懼君之惠將不能久專茲部也故于其別先序以為信至治二年四月九日東陽柳貫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吾鄉朱叔晦先生在咸淳間為名進士矣中涉憂患要自比管寧陶

潛而有志不遂乃復挾其耿耿者北來京師又自視如機雲二氏入洛時通侯貴卿見輒慰薦先生不肯少降氣抑辭久之得試江東一縣而歸雖身裹章服而心遊澹泊則故崎人靜者也其居理成林庵蔽虧墟井參錯間嘗以理成小隱自命東平張公夢符為以意圖之御史中丞劉公中書左丞馬公而下咸以意詩之或曰先生非充隱者歟則俛而笑曰吾未嘗隱而亦未嘗不隱然謂我充隱則証其後去越之上虞令徑歸理成嘯詠山水間十餘年以壽終圖則是而人則非矣昔予未成童先子方謁故國子博上施公歸忽抵其几憶然曰吾鄉綜名核實之學自源祖流大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朱叔晦伯季庶其似之子時未知言已竊識于懷稍長獲一再見先生聆其論議騰踔今古鈞貫繩聯如張樂廣庭商飄羽揚律宣呂旅徐而按之莫不泠然赴節然後知其本之在是今先生伯季與先子俱下地而予以庸虛偶茲昌運躡登儒館仰前徽之沫遠慨鄉學之寂寥輒因披圖為誌其未九京士會予安得而起之蓋子亦將隱矣

柳待制文集十六

六

至治三年夏六月十日東陽柳貫序

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貫以國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居庸踰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時乃復計其關途覽歷之雄宮築物儀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肆口成詠第而錄之總三十二首噫置囊家之子于通都萬貨之區珍怪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雖欲多取悉多力何可得哉貫越西之鄙人少長累遭家難學殖荒落志念迂疎願父師之箴言在耳嘗慙焉弗勝乃茲幸以章句訓故開厠西廡之武以籍陪從臣之未龍光炳煥照耀後先山川閣奇振發左右則夫紀載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言語之蕪拙而併廢也今朝夕俟沐庶幾退藏田里以安遲暮而諸詩在冀懼久亡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書探囊中得舊紙數枚因請宗海為作小楷聯為卷豈直歸誇田夫野老以侈幸遇之萬一而顧瞻鼎湖薄天萬里遺弓之痛有概于心尚何時而可已耶後

三年至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東陽柳貫自序

高氏四子字序

木之於植物類也而自芽蘖之微擢之以至於盈把而合拱則雨露之所滋息地力之所培養以能迄遂其才而為繩墨之所不舍蓋觀於其初而知其末之所至則夫牛羊斧斤或得以闕其生而毀其全者豈木之罪哉徂徠之有松新甫之有柏木之困也公輸梓慶一旦過而睨之則下者軋凡卉上者干青霄其離立錯峙於吾前者用之而有不盡焉然後知才者天之所予其條達鬱茂於先正以為落華就實之地顧其本之則如何耳易於地中生木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而高大夫小而能大由其積也積而能至由其順也故小積者大積之漸大順者小順之形枝葉之林根柢之固也上極之崇中題之正也然則木於木性之初而知夫木道之必能以有行者用易之機也學者進學之功其亦若是而已詹事長史太原高君既充其所自得以顯融於時而又將進其四子於學則以其名問字于予予嘗

柳待制文集十六

七夢 遷 慶

觀于木而知其所以為升乃即其四子之名而為之演繹其義以申告之故有本則滋誠之立也本而不端末斯迷謬字本以孟端易悴而榮仁之實也生意流通全德弗昧字榮以仲仁植立於中物之則也匪植之剛其何能式字植以叔剛上衡維棟極之義也隆之又隆協于中矣字棟以季隆曰端曰仁履吾信也曰剛曰隆思吾順也知升之時則知學之序所為稱物之小而取類之大者以吾字偶君名其亦有遺義否乎雖然父子之恩天之施也一莖一枿無形色之者而氣之滋至莫不思其始以厚其終焉故君子之教惟木為近而若升之順德漸之善俗蓋無非木道之用是則高君取之以命其子之意也惜乎予之言不足以摠發君之所蘊而本嘗以胄子從子受經則其義有不得隱焉者矣深體而密察之是在四子而已予何言哉

開元宮圖後序

右開元宮圖一卷宮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實以是年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其後公主

薨鎮從北上逮至元辛卯而藉于楊氏三十年矣道士買得之為宮用其法塗堊繪治又三十年當至治辛酉燬于火天運纒一周而廢興盛衰不可復詰者如是是圖所載凡皆楊氏之舊而宮之制不與存焉志其變所以無忘其始也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邸入正儲貳而謝皇后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隆愛有司希旨為治第帷帳供御下乘輿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庭更卜和寧門東穿堦垣為直道內官宮婢朝夕通饋問而是賜第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方己未庚申間賈似道振旅還朝以功伐自詭上下蒙寵言邊事視襄樊秦蜀之賞購不能貸土木文繡之輸將參驕保淫卒至兵燹薦起而鼎之存亡遂弗可復計况夫第宅甲乙去故即新僅若構蒲之一擲者乎雖以竹宮桂館之名易珍臺璇室之舊而祝融回祿猶眷焉顧之豈將與昆明灰劫同盡而後已耶抑番休迭王之在天者人力果不足以勝之耶不然鳳簫既遠絳節時臨嶽靈川后職其禁訶祓除獨何為者耶是數之不能不然而物固其中子亦不得而知之也作圖時

柳待制文集十六

八夢 遷 慶

宮則未燬其堂榮牖戶森竦邃密矩引繩聯纖疎鉅感精厯算者不能為之贏縮而臺亭沼址躡廢過半道士頗損益之然大略可想見已眉叟真人今主是宮方更為宏敞以修祠秩功未竟會朝京師以圖示予予嘗竊識其舊乃為序篇首凡有得于黍離麥秀之遺聲者繫次其後焉泰定二年五月廿三日東陽柳貫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為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于詳內略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為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號名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則栢翳鸞熊之宗太

伯仲雍之胤夏后氏之苗柳之狀道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遏亂略於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異日侵誓盟征伐彼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儼如天日造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於侯邦薦衣冠於左衽不知言者也貫自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據實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爲魯而作則始隱終衰而原于典禮命討者果爲天下乎抑私一魯乎艱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師常願求之大方以祛去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會異以一統萬蓋殆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爲之者也間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爲內屈也先齊于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貫既得而誦繹之復次其單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幾何不爲孔門游夏之罪人哉

柳待制文集十六

九

泰定二年八月廿一日東陽柳貫序

嘉溪圖序

太原既稱山水之園而嘉溪以地配名宜絕勝矣其地勝故其產不凡珍卉異植雜羽毛之物不能以獨當之而勁正瓌特之材往往出乎其間詩曰瞻彼旱麓榛桔濟濟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明沃土無瘠品美器無褻味然則論其人而不本之其地可乎予友段君某其居嘉溪宦遊于南每亟道溪居之勝所至即以嘉溪自名其堂示不忘其先也蓋君方從事於江西廉訪使者之府用清裁敏識致聞于時其駁駁華要以需爲天朝羽儀固若探囊而取物將未能終有是溪審矣然溪之闕於昔顯於今者由君發之則溪非有麗於君而君亦非有微於溪也溪之水可以濯君之纓溪之石可以厲君之齒其鮮可以膾其毛可以薦不辱以愚不亢以廉媿其德顯其名雖全體乎勁正瓌特而謂之嘉於君何賡哉夫尊其所出仁也知其所擇智也予於名堂而知君仁智之兼盡故以意圖之且序以贊之而因

以質茲溪之有章也引葦而歌詩人之義將毋以予言爲夸焉

憲幕諸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情臺許君仲謙爲廉訪榷湖南北江西三府考第既成遂將陟明官之版于時江幕多才彥成賈勇賦詩期君顯大以詭吾府得人之勝不鄙無陋授簡請序予曰李唐盛世最重同館之好遇有行役必擇名園廣榭張飲取樂徘徊瞻眺日盡繼夜雖詩籌酒令次舉迭發於睽離闊別之中而其情文所至將已不已常足以動風人之逸思章太平之休觀延及於宋聲微未殄篇什所在如攬畫圖故夫因人論世者往往有取于斯以爲治教之成此其驗也今吾府建治於而凡江右十一州所部之政令皆得考察其臧否而以時刺舉之方膺使之賢飭正官常修樹風紀而操觚秉翰之英又極東南妙選鐘呂調均冰玉照映革器鋤暴威懾化行鴻聲淑譽洽于中外仲謙乃以是時首名薦書而並遊羣俊復能追求典禮示之彌文以風厲當世自余觀之所爲期之顯大以詫其得人之勝者夫豈私一仲謙乎哉然則微仲謙之潔廉不能以承賢使者之殊知微並遊羣俊之豈樂不能以流仲謙之華問而余茲序述特以當異時和鉛吮墨之深資駕駉駉於虛空翅焦鵬于寥廓予于仲謙有後焉耳

柳待制文集十六

十

義烏王宰二子字序

爵於人之朝者其等分曰公卿也曰大夫士也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矣莫尊匪公莫卑匪士尊臨乎卑勢相維也卑統乎尊分相承也至于勢力不能以相形而才德之論立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也迺若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則所謂有疑丞輔弼之德與才而又當夫疑丞輔弼之位與名者也天下信之後世稱之以有其實焉耳昌黎韓子唐之名史氏也論其兄會與其友盧東美張正則崔造喜談經濟而以王佐自許當時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固已許其與夔臯者侔緣韓子之論而高四夔之行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也然則處而未仕既許之以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遂予之以其名亦何所不可哉晉寧王君出宰烏

傷之明年子過縣境以客禮見君君見其二子而問字焉子問與二子接受其氣夷色莊學端識敏年不可及志不可及膏梁綺紈之習不設於心不游于慮雖出入屢問志泊如也問其名伯曰輔字公輔仲曰弼字公弼其所取義則一辭不賈而意已獨至有足嘉矣然子則以為輔取特車之義而弼者承弓以致其用者也皆有資于人而人亦資之以為用故以是二言偶諸疑丞之間以為王佐之別稱人之與物有異用哉夫以二子之醇質美行進而之用無不可者冠而筮賓獨以二言製為之字又首以公輔公弼之一辭所以期之遠且大者亦曰論其材質可以為公之輔為公之弼云耳蓋有是輔弼之才矣則由士而進于大夫若卿歷階而躋循序而至雖同升諸公皆已分內事耳孰謂權非其實哉不然知言如韓子又何為直子四友以四夔之名而史遂著之以為實耶因書以勗二子而且以諗之君焉至元四年冬十一月甲子蜀山居士柳貫序

瀛海集序

柳待制文集十六

十二

唐人之仕于外者最濬翰賓客之選以其職優務簡有幕府之雍容無吏塵之鞅掌故得因其暇日合凡同好尋幽攬勝賦物寫景以自放於詩籌酒算間由後觀之韋白之盛山韓李之郾城其風流文采為何如哉瀾閩治鄞鄞東南大藩府也他有司羣吏晨朝出坐庭治文書決訟訟課賦租饒乏常矻矻無須吏閑而閩中照磨官獨以鈞校簿書為職事日署牘三四即匣印橐筆上馬徑歸西景坐肅若無少累於其心者然則照磨官受祿優於他有司羣吏而曹務之簡迺如是始古所謂吏隱者耶至元五年吾友阮君受益蒞官且再葺矣而子來東始與君會觴次出手書瀛海集一巨編請子評予得而讀之則君之所賦與凡高朋勝友之屬而和之者咸在氣和而聲應言短而意舒豈是大雅之風而治世之音也鄞古鄞縣地岸東大瀛海其巖谷島嶼蒼澗雲霞變現光采往往不口為仙者之所蒐攬而八或得之發為文辭皆稟有奇氣而受益方掃先大夫先大夫愛棠之陰而踵其宦游之跡親年未老養道日修則夫廣南陔白華之聲以

益敦羔裘素絲之義其進於詩也夫孰禦哉景尹先生鄭君子之高交友也君實從之游焉其即以問之當有莫逆於子言者矣

柳待制文集卷十六

十三

柳待制文集卷十六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為政人自為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曾不得隨年為品以享夫貳膳常珍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為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與之疑年而辱之泥塗抑豈先王示慈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也杖而不從力政八十與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問焉而復其家所為引尸校年隆禮備養而優游於侯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燕私之際乃能時共涼煥蚤暮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違其心則亦一家之會閔一鄉之四代而已學者謂其有仁義之施焉錄而著之固亦綱維世變之一機也淵東廉訪使者治吾婺自予歸里亦聞其掾蔡君君美之賢聞雖一二見終未悉其所以賢也今年夏忽以書致吳郡朱澤民所為作五慶圖要予序蓋君美世家蘇竹而僑居雲間

柳待制文集卷十七

大母徐九十猶在養父檜嚴翁亦且踰乎楚萊兒戲娛親之歲矣於是君美復有三子二孫蘭菲芝曄服和藹順每時節上壽五世一堂陳饋羞肴休有令儀天之福綏蔡氏厚矣而君美又能不薄其厚既託之繪事以寫夫不可名言之盛復求能言之士聲之詠歌流之笈絃以章茲一門休顯之符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然則天之厚君美者寧獨其身而諸君子之所以為君美厚者又寧獨于其一人一家哉願今養老引年之禮失于庠序者如彼而得于燕私者如此則孝弟仁義之端斷自君美發之木鐸采焉形筆書焉若畫與詩與夫不腆之言則亦未為無徵乎爾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序

行省得畫地統民其職制既內中書而合左右曹為一司官號宰屬署郎中員外郎員四都事員三率用省臺名臣凡外廷之謀議庶府之稟承兵民之號令財賦之簡稽左右司實贊其決而宰相質其成焉重其任故隆其選也省以江浙名而治于杭者有地方數千里統

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屹為巨鎮而上貢方輸之歲上京師者尤為天下最矣夫自建官以來由是而謂元揆路執法南端者代不乏人蓋其學術事業彰於既試朝廷信之天下賢之後世稱之其所自致如是官豈能以重夫人人能重之耳至順三年蒼龍壬申之歲魚臺買君東垣袁君臨沂王君實居是官而揆衡丞弼適皆一時廊廟之良笙鏞協和金玉春應職修事舉方面晏安因得考求故實彌縫闕典既列今任人名氏鑠諸樂石而前是之嘗官於是者亦弁表而繫之且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嗟乎江浙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固有國之常經而斯民所恃以為安者也今為官紀人而其人之所以不朽而常存與夫隨世運滅而無聞者則有在矣傳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官職之更代往過來續新無窮前修之軌躅即方來之監視指目具嚴箴訓斯存有官君子尚敬之哉

朱節婦吳氏序

柳待制文集卷十七

婦人有一醜之禮有三從之義守以勿失惟其正焉然而萬有一不幸嗣胤未立奄喪所天乃能免夫入室之嗟訖遂承宗之託君子之論亦烏得不表而著之以興信厚之風以振衰末之俗夫豈為一匹婦私哉武唐故亭魚臺下邑其地在高平方與之北邇聖人之居而漸涵聖人之澤其來尚矣民有吳氏女生十七年嫁為同縣朱某婦入門而舅姑善其祇順嫻黨化其穆雍饋奠無違禮內外無違言閱六年某以疾終一女生再暮父母舅姑憐之為謀改適吳泣涕垂願引刀刲臂肉雜燎香鼎中以死自誓曰夫既以身事人而有二心即亡何以見吾夫父母舅姑亮其確誠不能奪及終喪益嚴孝養而自力于機杼教其女使服女事擇所從必於良族始吳將歸朱時妾張舉子數月已而張亡吳躬為保撫恩醴郁人不知其非已出也壯授室有女三歲年二十五亦竟卒吳既請於族眾為立後而尤愛鞠其女方舅亡姑老寒則以身温其金席食飲必具甘姑嘗瘡瘍發手指節間痛甚吳且暮為吮瘡傳藥瘡尋愈人以為孝感蓋得壽八

十三以沒朱氏素艱儉而吳惇然一婦人幸哉有庶子又早夭微吳婦則父母無所藏而祚胤無所承嗟夫禮義人之大開學為大夫士猶鮮克真知而允蹈之則若吳婦之堅節特操深智遠慮雖天性實然而其土風近厚固不為無助尚可湮沒而無傳哉江州行省左右司郎中賈君惟貞朱氏壻也間為予道其外姑卓行如是故竊為之序以俟夫觀民風者采焉

宰淵微挽詩序

淵微鍊師與京兆杜原父為方外友前是二十年予因原父識鍊師見其臞形華髮葛巾藜杖相羊湖山雲月間無求于人而意每自得以為依隱玩世若吳宗元元丹丘之倫其制行未必過是也原父比辭微栖遯武夷山中間以書來招鍊師鍊師攝衣偃屐欣然赴之至未旬挾一昔化去鍊師之以死託原父與原父之能承其託亮哉是心矣夫今原父卜山中左渠源之壘奉鍊師冠劍以藏而虎林遊居之英苟知鍊師者咸相率寄詩以相縈者之詎蓋得如干什焉鍊師

柳待制文集卷十七

三

揚產而遊方之外其居虎林最久交天下士最廣肆今御歎風以上征願名山而一息其神飄飄如鸞皇之薄乎重玄豈復有悲鳴踴躍之意而諸君子者因其不能自己之情形諸聲嗟氣歎之間豈是屈乎遠遊郭璞遊僊之遺韻不為蒿里薤露忽復惻怛之新聲凡在編者皆可傳也哀死有詩詩則有序自三良黃鳥始然則序而傳之亦可也嗟懷慕卜厥有序義子之厚鍊師豈在諸君子後哉予則東陽柳某道傳也

金石例序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做之以為史記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譎功業為銘為誄著之金石其斧衮伴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為之統紀則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予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稍

即問公此何為邪公曰吾修金石例彙聚既繁資取亦富固若是耳予甚疑焉以為言之精者為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闢傍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為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歿于是餘十年矣公之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乃出斯文言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于韓氏者十嘗八九謂韓之鉅文起八代之衰茶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後治金伐石誅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垂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于韓者哉由是而充之雖至于春秋史記可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正月七日東陽柳某序

俞器之詩集序

鄉友俞君器之既冠流離燕薊間閱其生之不淑而悼其志之莫伸間則作而言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予世之困者由困致亨有學而已因自夙夜鞭辟於學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資矣凡其窮居獨處單行遠適所感有感舒所逢有離合一發於詩而和平淡泊之音見於言間予是以知器之有致亨之具而詩其寓耳延祐初予客京師器之亦自餘暨代還益流落不偶而氣足以昌其詩者固未嘗假每一過從則呼酒引滿取自作詩歌吟賈勇為樂泊予入教國子而器之懷廬江令尹章南出矣又數年予遷奉常則聞器之既受代即死廬江器之無子其婦羅氏數千里奉匱還買地卜葬且為之立後凡所以經紀家事者尤盡心焉今又將刻其所著詩而請予序其篇端羅氏之不忍遂死其夫如是哉羅氏故翰林直學士羅公漢臣女始羅公得器之於僂辱中而妻以是女於時器之母子未相聞也于後器之得官歸母尚無恙羅氏之致養於其姑者甚謹蓋器之之遭兵禍以有母故器之之以身殉孝訖全其母與羅氏之欲表其夫以資不朽是皆天典民彝之所以不泯而常存者也況其詩之有關於世教若讀通鑿諸作真得史外傳心之要雖欲不傳得乎器之凡行有翰林應奉黃君潛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略也

柳待制文集卷十七

四

林應奉黃君潛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略也

送段吉甫州判序

科目取人之一路而其消息盈虛則視時向背唐宋盛際固嘗履得其機矣糊名考校之法雖詳且密而已與夢卜求賢之意同一轉移傳曰當其可之謂時時之所向人才係之非其機歟予學不遭時而老既偏之獨於人才之進退有概於心故自延祐設科以來觀一士之升名則喜見顏間以為人才國之元氣封培護養至於有成夫豈一日之積譬諸稼穡滅裂而種之鹵莽而收之望其困倉之贏烏可得哉始予未識吉甫而讀其所為詩氣浩而志充聲長而光潔知其中之所存有不屑屑者焉于後吉甫舉于其鄉上南宮得高第予客京師吉甫不鄙定交予意吉甫出賦燈棋月板之詩入吟絲綸鐘鼓之句為日久矣今年春予以流落不偶薄遊中吳則聞吉甫由常熟州判官受代將北上錄其近作數十篇寄予益恬夷容曳悅可心目予是以知吉甫之優於政而遂于詩雖不近名名固隨之昔白樂天劉夢得皆以進士久次典州于吳採摘物景描摹山水謳吟略徧非

柳待制文集卷十七

五

惟二公去不忘吳而吳人之思公者亦曰山川寂寥聞乎無聞以二公之去此久也常熟名州於吳為屬郡吉甫少嘗侍宦遊焉畫戟清香之適豈能貸夫角弓嘉樹之思吉甫去是而羽儀天朝凌青邈紫直不旬月間耳觀時所向發舒夙學使決科取士之効顯白於天下予雖退老山林尚能歌棫樸之雅以興君子之風於其行也先之以言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予至官之明年稍葺署居完故益新既又稽藏牘得前任人名氏并其蒞官遷秩之歲月興起蕭公許公正貳員總廿五人將刻列于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即冠以序序曰提舉學事古無是官宋中世建學立師始用是入銜尋復省減而以轉運使副蒞其程試進黜之要有勸誘無徵令統屬既尊時議稱為學臺國朝稽古右文制定官名提舉儒學乃得專署初猶分領諸道後唯行中書治所合置一司雖視秩第五而臨據平校庠序之上曹務甚簡師資攸繫

非館閣筆故之巨聲實兼茂者固其宜居之余以晚出後至企瞻前修未嘗不赧然而慙悚然而懼蓋鄭公許公於余為執友貢公劉公比接班行而吳公方今儒林之望也執軌轍之似味衡轅之非徒欲希風躡景以竊睨其光塵殆不啻効下里之顰羣羣角之巾述之愈近而求之愈遠矣嗚呼余所偶得者名也其不可必得者實也孰開其先孰引其後因余之屏而存恨羣羣之實之美豈理也哉夫承徵乎照乘之珍而延昭乎炳燭之隣此余之所恃以全而且以祈之方來者耳序而伸之則何讓焉泰定四年冬十又二月廿五日東陽柳貫序

幹勒氏三子命字序

西洛幹勒叔敬故嘗與予遊他日見其三子而問字焉予曰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善其名所以善其身孟子謂責善則離是主恩與義而言之也夫以離為不祥而以善為不足責不幾乎傷恩而賊義豈誠愛其子者哉今子愛之而欲其之善得為父之道矣子請釋其所以

柳待制文集卷十七

六

名之意而字其冢子洵曰宗直其中子溶曰宗理其季子淳曰宗厚而為之辭曰直言德理言用厚言本也蓋字書謂洵水名詩人假為忱恂之恂故釋詩者即訓洵為信其曰洵直曰洵美者必其中之直而後外之美形焉此直內之敬而无妄之誠所由立也至若從水從容而為溶從水從享而為淳按韻書溶水盛貌也淳質也曰盛曰質其之于義各有攸主矣且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盛而不溢安而弗撓則動靜相形淵洵淪漣而文理生焉夫理以用言似矣而以厚言本何哉蓋亦反其始耳故達必涓涓盈不瀾瀾如齊在盍沈浸醲郁芬芳鬱勃無弗厚也雖然學為人子學為人弟求諸吾身而已惟心無私曲則自知之明自信之篤而善為誠善德為實德矣然則直非學者之始事乎乃至葆慎於盛大流衍之餘而晦藏于文理昭晰之後期貞質其弗虧俾單厚而益固則理之與厚又豈非學者知終之事乎嗚呼養之不直文何所施藻績之華由質乃見兄兄弟弟一本相成三子之年予不可及矣因予言而有發焉是則叔敬不鄙問字

之意云耳予欲隱安得而隱哉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雲卿淳熙卿相魯公諸孫也年方盛壯學有端本今將教授嚴陵行日薄里友皆爲詩若文致祝規之意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士一命而以詩書禮樂施教於邦國其職蓋與侯伯侔重矣侯伯以政校官以教教不足而後有政以翁張之則教道之任豈不尤重乎哉嚴陵與吾婺壤相接也東萊成公初筮爲其校官日張宣公實綰郡符聲應氣求化孚惠洽一時交相引重望如鄒魯其所以爲教爲政有出于詩書禮樂之外者乎今其迹班班而在著之家集可按知也雲卿以其所聞推之爲教吾見其衍裕充溢眞能易古人之所難而軼於今人眞易易耳雲卿居城西姜塘之上成公昔取大易麗澤講習之意以名所居之齋其地去不百武雲卿之先府君成齋先生尤能會于心以其世學迂績前問風徽未泯也雲卿行哉攬蒼泱之清氣寫蕭灑之遺情教道之昌是亦前人而已予所謂與侯伯侔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雲卿行哉

柳詩制文集卷十七

七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彥昭三年宦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爲哀詩贈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接君而烏乎言立夫曰吾客授馬建山中適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恂恂畏謹方業于讀書講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迹其實則四溪疊嶺百餘里間雖荒年饑歲民甚困悴一柝之驚一虜之警冥無問焉農疇樵隸園君之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眙吁駭謀爲留行計不可則相顧失色不啻寒之褫裘濟之亡楫以彥昭之宜民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爲講序之意焉耳柳子曰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土地之入捐而予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纖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于水衡賦租于嗇夫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與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效攘矯虔之習蛟鱉橫而鼯鼠躑躅畢撲奔瀾山

巨澤會不足以革其怙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爲是烏足騁若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嗚呼職業之不修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與賢爲鄉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賊曹椽歲滿第得九品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其不懈於讀書講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効有合於夫子告康子之言因書爲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充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送趙永嘉序

昔予未更事時讀皇甫湜廬陵縣廳壁記而疑其言之過訐也以爲縣地方百里令秩三百石凡而政治教令承之于上者吾得推而下之于民亦何至如東溼如膠熬而惟撻黠譙讓之避哉中歲出從宦牒深涉世故則自畿赤緊望縣而下見其處勢賊賄過甚而怪湜之時何以遽若是耶談者每謂古今異宜而獨爲縣之難在昔已然又何惑乎今今敬叔之改令永嘉予知無撻黠譙讓之避者也然永嘉在浙水東爲大縣矣而索言其大則非謂版籍之蕃庶有土著而無冗食也非謂土田之廣斥生物滋而用物饒也又非謂邑屋之富麗珍貨萃而市賈充也蓋曰大邦維藩元侯作鎮諸使之輶傳所臨賓客之道塗所出飾次舍而具委積簡卒乘而供勞逸惟縣之求惟令之責故甯保鄣之不先而無甯趨辦之或後然則長民之職果若是而已乎縣之所以爲大亦止是而已乎以敬叔之才敏用裕一出手致是無難也抑提所爲歎息言之者何足以挫敬叔之朝氣哉乃若牒訴紛拏而有理以照燭之賦役趣數而有道以均調之猾胥弄獄而有法以糾繩之豪民舞智而有制以禁格之以理道爲權衡以法制爲衝勒亦固反諸吾身而信質諸吾心而無歉焉耳敬叔強學好問幽居數年涵養益熟體驗益精發其素蘊而治茲海隅方百里之地若挾利劍而剗犀兕駕輕車而騁康莊也如予之遲鈍怯懦尚敢鼓譟一言以助發其鋒銳哉至順元年冬十一月丙午烏蜀山耕樵人柳貫序

柳詩制文集卷十七

八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浦江自唐天寶間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因以名焉入國朝稱合戶版宜為中縣署達魯花赤縣尹皆正七品主簿品亦從八其職固有正貳而出政令議刑法則同歸於理而已粵初定職制迄今踰六十年官轍之有去來縣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與載之與論者其善其否不可掩也然姑以滿三載為代而通計之亦一官閱二十人而贏其間以最即遷以故造往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而遊於其累任知未悉也而得諸臺老之議則為之長者若忽都魯沙公之採荒弭盜策略明允八兒思不花公之儒雅溫縝早有猷為為其令者若趙公泰之久于其官而民益信符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數十年近或七八年而政蹟章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于民心事久論定真如衡之在懸鑑之在矚尚孰得而轉移之哉他官署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至正改元之春達魯花赤波羅君自陝西行中書掾選署始來方以勤敏修舉職業為事乃命吏稽

柳詩制文集卷十七

九

廣得前任人名氏合若干人將鏡之樂石顯示方來請予文以冠其端予曰題名為繫年著代而作無褒貶也然政有廢舉行有善否由後而視尚凜然勸懲之義與史法以俱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思所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為善之効庸有既乎是惟波羅君拳拳彰往勸來之意而予不興之言亦不為徒發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海隄錄後序

昔陽夏謝景初吳興施宿嘗先後合餘姚皆嘗建海隄之役矣謝之築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施之築自上林以及蘭風為隄四萬二十餘尺而王文公記謝事略而不詳樓宣獻記施事謂隄之為害近世尤甚大率歲調夫六千役二十日計工十二萬費緡錢萬有五千勞費如是民力有不能堪乃列于府于監司而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士大夫鄉人助亦三百萬提舉常平至助穀三百斛然築隄四萬二千餘尺之中石隄四處僅五千七百尺而已則餘隄

皆不過用土其糜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之端悍不常田功之備禦尤切于是議建莊置田良其歲入以供修築之費庶幾民有息潮汐之侵留日益為害救災捍患固當隨時制宜然古昔已效之策在後人亦不可棄而不省此海隄錄所以著文公之記而繫以施公前後區畫二疏欲使人之知夫海隄之役不可以不加之意而權其輕重以為損益顧在乎人之弛張闔闢何如耳至元四年戊寅之夏州判官葉君恆方再興隄役而施君之石隄淪沒已久方定議壘石代土以為經遠之謀度其長至二萬四千尺有奇工有緒矣明年已卯君始購得舊錄于里民王氏喟然歎曰此吾爭之鑑也泯泯無聞得乎將重刻之梓傳示無窮予嘉君究心隄事纖悉不遺如此而其不沒人之善又如此因其有作故表而出之宜獻記文舊錄不載而郡乘有之亦併繫焉

引

柳詩制文集卷十七

十

龍氏敘族小錄引

泰定三年秋有詔賜高年帛八十八一匹九十九人二匹於是萬載之七龍君天衢奮然於宗黨曰聖人發政施仁所以興起吾民者若知之乎吾龍氏始石晉時居豫章後徙萬載今雙虹橋之東西聚族數千指然聚益多而情益疎矣吾宗老肖曠居士明年屬登八表吾欲即是大會羣從之長少洗腆致慶使知昭穆有在於斯而因以示夫尊尊幼幼之等焉尚庶幾有以昭承德意則以何如眾曰唯哉乃以二月廿八日萃凡宗盟于君所居之中和堂冠裳儼雅筵几靜嘉臺艾尊臨子姓承事升殺奠畢禮備樂成卒徹有容載欣載豫野夫林叟瞻視駭歎以為洽洽休明時臻康乂其象概見於是莫不榮龍氏之宗服君之賢而君復圖其齒列升降之敘又哀其儀章歌詠之辭求予言冠篇予不得而讓也蓋族蕃則散散則不屬是以先王制之宗法以謹睦合為之饗食以厚交接進退比於節度數襲於文夫然故一合譙旅語而孝弟之心生信讓之俗興豈曰滋龍氏一家支

庶嗣胤之華而又將溢之於州閭黨遂之間此古人所爲觀於其鄉
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也然則聖神在上感化一機吾於龍君重有取
焉其年四月既望東陽柳貫引

說

杜思成更字說

予友杜君年過四十而猶自孀于學孜孜焉如恐後於人者以予倦
而歸休且有一日之長時時竭蹶過從證其所得而質其所疑蓋於
茲二年而弗有懈焉間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國
賓字我予茲覺其義之弗協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勗我哉予曰字
書彬文質備貌亦作斌份而監韻第云亦作份則從文從武而爲斌
韻固已非之而不收矣傳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謂文質適中而後
得爲君子則彬彬者固成德之符而人之所以爲君子常以是而驗
之歟蓋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固繫學之至未至孟
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之事而養氣者得之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
以直養而無害則知爲致知言爲知言德爲成德而踐于君子之域
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則望其成也切望
之忠也憂之亦忠也予之告君亦忠吾之忠而已故敢正其名曰彬
而奉其字曰思成且序其說以復于君焉如此烏蜀山耕樵人柳貫
述

柳待制文集卷十七

七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此資政宣撫鄭公七帖子四十年前常見之舅家陵雲山房今雖重復裝潢而工不善事固以僅存為可喜而尤以易壞為可憂矣初紹興八年胡忠簡公以樞密院編修官疏論秦檜王倫孫近可斬檜大怒命臨安府遣卒械送昭州將置之死所公為臺諫與同列句龍如淵李誼共救解之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勅令所刪定官方疇亦為言之吏部侍郎晏敦復遂得監昭州鹽倉至十年公以禮部侍郎為檜陳善後之策七事豈非鑑救胡之失而欲彌縫其意者乎又豈非外示協順而內實盡夫忠規之益者乎第一帖所云叨冒今來差遣正謂是已曾侍郎開字天遊由禮部守婺先是開與檜論和議忤旨遂有是命開懼後禍辭甚力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蓋未嘗至婺也李泰發即莊簡公光正以紹興八年入參大政明年十二月罷以熾中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侍御史何鑄劾其狂悖故也二公皆檜所深嫉則第二帖固公在臺端時所遣無疑公以紹興十一年出宣諭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陝宣撫副使至則於階成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粟十八萬斛十五年奏減成都府路對羅米三分之一及本司激賞錢二十五萬緡十七年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緡二萬匹免勑增酒錢三萬四千緡六月又奏減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則第四帖所謂辛酉一出遂蒙寄委及緣此已與蜀人減科需二百萬緡特言所減科敷虛額夫豈過哉公自紹興十一年入蜀至十七年六月罷證以第五帖跨涉六載之說則未罷先一年也義榮待制兄謂默成先生潘公紹興八年潘公以中書舍人攝起居郎庭叱向子諶與俱罷歸閑里中遂不復起季誠必潘氏兄弟後一帖當與潘公所云似聞道貌清臞正以通候于公福慶潘公墳寺名也與公居相邇潘公省墓每必過公以是知之蓋公當秦檜主和柄國之日雖未嘗過為岸異以取憎疾亦未嘗翁詆為同以自陷于其黨中然

則檜之所以抑公至死而不悔者正所以伸公于天下後世者也翰墨之存誼烈昭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予蓋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晏右司撰沖素處士鄭綺墓銘

右鄭處士墓銘一通蓋宋晏穆所作穆字宜明本蜀人後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左丞相周公必大為文章交所著有知非集行于世隆山季公伯強為作墓表謂穆卒于淳祐九年閏二月丁巳以處士卒後歲月較之銘正作于是年豈其臨絕之辭耶嘉熙四年五月六日趙與勳以朝請大夫來知婺州當年八月磨劫即轉朝議大夫今尚云朝請則行狀乃六七月間所作無疑龜山楊公時每稱薛會通持已甚可畏雖泰山之勢不可屈臨財甚介人有餽紙百番者不見會通委而去直追至百里外還之會通大觀字也先人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羣疑辨二卷題云浦陽長樂朱恮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謂恮之為人無以考其詳倪距宋未百年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觀其所述大概本尊王發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山孫氏要亦有所據依矣處士七世孫欽近至宗人景仁處究理家牒并得此文以歸蓋鑄石時所搨本也鼠蠹之餘幾欲墮廢欽遂裝潢成卷請予題甚急予方從客飲即就案疏與之第恨老嫻不能多記考覈未精審耳足吾之所不足尚望繼予而執筆者焉

題楊仲弘序祖浩然求母事

蘇文忠公同時有朱壽昌嘗為郎已乃棄其官行求母四方後竟得之同州文忠實為賦詩且識其刺血寫經禮佛懺悔數事至今壽昌賴之以傳然談者或諉諸福報而不知母子天性固求無不獲也吾友仲弘甫序祖生謂大似壽昌亦知言矣乎予則以為生子相失兵間垂三十年當是時寇孽作連旁近縣鑿鼓所經族驅羣掠是豈一姓其能免死刀鎖脫身囚隸復為民妻已甚幸矣顧歐陽崖嶠半萬里黃口稚兒亦何覲其有立而卒致我以歸也哉然則生子所遇之時與生所以求之之意視壽昌益艱險矣雖微寫經懺悔而積

誠之至天弗違之况天性乎福報之來庸非止是而已

記舊本春秋纂例後

右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末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宋紹聖間故門狀紙蓋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貫客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亡三十一紙從朋友假善本手書完裝綴成表先生之學其于春秋粹矣春秋言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師資殊指故時時彈刺以相高言之唯而道之裂也唐啖趙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要歸示一王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著其所聞為書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貫將讀而釋之益求二書以卒業焉天既開予以例安知二書不踵為余有耶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開闢公秉文即公名知為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復土中原瘴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以是書免于灰殘躪滅以萬毀一存於壁藏瓶覆之餘傳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三夢 題後

閱幾姓幾室而至於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况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廿五日解梁柳貫記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李公所作脫鞬返櫳二圖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茶蘆盧一二閣寺實為之兆或者懲其既弊而深扼之不知覆車之道猶一跡也源始要終之論君子蓋勿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陵陽李公時在西掖棘棘有言未幾以姑熟太守章去國承望風旨以媒孽公短者方如蜂蟬公審知之作高力士為太白脫鞬黃太史罷郡返櫳二圖且自為贊當是時公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與之肩視一二熏腐直蛇蝎耳就使沈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以為吾詬病雖朝夜耶夕焚道會何傷哉至德紹聖而後為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八十五年蒼龍庚申冬十月四日東陽柳貫書松雪翁重畫二圖後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呂成公自其再世始居婺為余里記童時從諸父丈人行到公履

和秉慤與人居冲然也方唐與政陳同甫以文辭相高氣厲無旁公在其間截如巨障莫有能闖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愜于其順而同于其義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由太末過公公序以酢其勤謂侯方自毒其底滯得孟遠之超軼絕出則窒通而狹廣其庶幾乎余意孟遠亦明儒人哉即公而歸必有不與唐陳同病者矣序誠倉華之藥也清苑楊君祥嘗主處州遂昌簿得公手書此序余客燕見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斯文之未泯而典刑之具在言之烏可已也東陽柳貫書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其五世祖仲舒賜第告

宋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其書勅鄉貢進士姓某則南省第一人也此高安蔡中允景祐五年賜告曰石揚休者會稽新昌人至御史中丞卒國史載凡言行詳焉諸孫繁字子重朱文公嘗稱其學詩書之澤蓋與蔡氏相為演漾今去之三百年想其一時科目之盛而人材之盛則此告之存真如寶龜之遺世其聲休猶足動人可玩而不可褻也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四夢 題後

可褻也

題天野飛雲編

客有携雜詩賦一編示余其識天野飛雲而不著撰人名氏余讀未終矍然曰是咀澹而厭華幽光而淒韻其多得於騷家之性者歟何言之甚似也夫積陰之氣為雲凝鬱氣散茫茫太空忽不知其所如雲非能以自神也凡其所以神者風乘之耳彼見其歷九天為一野渺誰馮而誰翼將以為陟陞皇而睨赫戲也耶抑以為起無為而鄰泰初也耶然則詩珍而騷萌肇于屈宋而成于揚馬豈獨求之聲而合哉客為我遡寥廓而重訊天野之飛雲還有以啟我則騷家之苗裔庶其在是矣夫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右富翰守中吳軍蘇州長洲縣令制署云天福三年七月日而年月日與銜幅疊用吳越國印接天福晉高祖所紀元以世考之錢文穆下元瓘未卒之三年也翰以攝丞知縣事稍進秩守縣令其一時

一國之制然武肅王始受梁封爲吳越國王唐莊宗入洛賜玉册金印則此所用印是已夫受其封爵專制兩鎮用其印章自署官屬何名爲僭哉世或傳落星石制書有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五代史獨不載之世家子竊意錄之建國受命于梁梁亡無所於屬則改元而繫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焉唐既錫册遂一用其正朔至崎嶇航海納貢中朝以保有其民使之完富安樂蓋三世四王儼如一日是宜子孫繩繩食其忠順之報于無已也秦漢而來每命一官輒刻印使佩之其章綬率有差等隋唐軍興始用版授後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趨於便矣吳越以墨制命官使既歸書而蘇於三吳之壤爲中前唐後宋第因姑蘇名州豈當時以爲巨鎮嘗陸軍額統州若縣而地志亦遺之歟歐陽公序集古錄謂可以正史傳之闕繆者此也此制流傳幾姓而王之裔孫昌化主簿君適得之誠一家之鎮寶哉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尙書絕句詩後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五

高公彥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在輞川莊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入從而不知其遊戲人間直其寓耳姚子敬所書絕句十餘皆昔所逮見公詩之佳豈止是哉京城有隱者何得之曩與公及鮮于伯機同學爲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墨竹亦蕭爽可喜因明仲好尙不羣手錄遺之或可併眞篋衍中也

題北還諸詩卷後

貫念歸既切方次前詩卷軸間留爲山中故實屬被命考試進士上京抵冒寒近千里驛行風凌雪厲志念艱窘回想舊遊蓋不啻鼎魚之思沫而蓼蟲之語甘也問諗之翰林修撰楊君廷鎮以爲蘇李後上下數千年詩人賦客未必能以此時深涉此土今吾徒驅馳使事單操寸管以分割錄黍于經術詞藝之門非皇靈廣被文軌混同亦安能自與于斯哉故鞭鞭疲曳之餘竊爲詩一二以賦物寫景然抒吾懷之耿耿而閱吾生之子子情在其中矣傳曰聲成文之音若

聲與文則吾不知之也秦定元年正月十一日貫自題

跋虞司業撰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文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左右權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跡及居人非曰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爲雄要大德中邊庭嘗一擾矣亡幾天子爲輟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莅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修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遺留屯稱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而張過過死屯耕事即廢雖重臣踵接率蹈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迫關陝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百騎闖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踣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烜尋自引去而謗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即自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北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餉縫紉調劑窮智畢力一年而端者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民庶樂遂人忘其艱耶御史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六

行邊者言治狀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選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耗于是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于後建省常選勳戚大臣以鎮重之至耶吏亦優秩假寵其勞効灼灼則或階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公皆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爲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于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爲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警服豈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帝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誌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者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爲是辭固以公之制行于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

于今必有得于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于公
悲而以其狃于晏安者為世戒因予言而興起于斯文今不敢必其
無人焉耳泰定元年十二月廿八日東陽柳貫識

魯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自紹興和議成而在廷在野諱於言兵養安忘恥至隆興內禪則已
二十年所矣壽皇始志未嘗一日不在中原奈何淮江荆襄之師出
輒敗向敢望其闖鞏洛而窺恆衛也哉淳熙初年魯公時以翰林
學士次對極陳自治之策其要在攜持法守觀釁俟隙今未可以輕
淺動也于是首當帝意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尋由同知進使遂代
趙魏公為右丞相又代梁鄭公為左丞相壽皇任相其專且久者獨
公前後凡歷十四年乃罷帝既親履成敗益知矯輕警惰之言為有
味一時收攬眾正申飭邊防將以屹就安疆之勢大抵多公發之也
論者以為強幹弱支似矣而祖宗遺大投艱之意為何如是不知古
之君子其謀人之國者料事制變有本有末而先後利鈍初不暇計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七

龍川陳同卜三書五論非不則俊快然要其成功則亦書生無用
之空談而已天下之事蓋必審之而後知體之而後實有所得以庭
堅不祀之論律之則公之此心固與諸葛孔明王導祖逖者同諒矣
不然何為子孫繩繩至於今而未墜也藐予晚出幸嘗早從鄉長老
遊竊識公事一二備官京師而公之曾孫新瑞安州判官文彪字君
木赴調適來出公家傳因誦所聞繫之卷末識其大者而小者不能
奪是在吾君采充之何如耳泰定二年二月十又五日太常博士柳
貫敬題

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唐詩辭之盛至杜子美兼合比興馳突騷雅前無與讓然方駕齊軌
獨以予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詰之作後人謂情詩秀句為知
言是不單論其辭矣摩詰本太原人其別墅在京兆府藍田縣南輞
川口即宋之問莊邱壑遂美既擅名輞輔而又得道友裴迪相與吟
嘯其中蓋去尚書右丞在乾元以後沖襟曠度放寄林水物能嬰

拂之哉子美有解悶絕句十二首其一謂摩詰其一謂浩然浩然隱
襄陽鹿門山終身不仕子美獨高是二人而惜其不得見之當是大
曆初元索居夔州時則凝碧管絃之恨正有以深亮其心與上疎請
釋房琯先後一機耳見世之以瓶汲齋積為高深竊負譏評之柄以
幸售其媚疾之私者為不足道也舊傳摩詰作輞川圖好事者遂多
臨做此卷有李文饒題尾又有諸鎮節度使印紙墨亦近古文饒在
唐為再世相家異時牛李之禍萌于福而成于忌以子美概之抑弘
遠矣子嘗有觀畫之法以為以畫求詩不若以詩求畫家有輞川集
每每喜為人誦之今京師塵土中忽見此圖為之慨想無已然予亦
豈偏愛古人者哉

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問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亡未遠而宋之故老遺民往
往多在方車書大同弓旌四出蔽遮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
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觀也故遊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八

識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鮮于伯幾郭佑之仲芳彥敬
興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草書入能品貢父佑之與三君俱嗜吟
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而吳越之上因之引重亦數人彥中廉訪
公還自南閩嘗為伯幾留連旬月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亦來
從諸君譚集予雖不及接廉訪公而聞其鼓琴自度曲時時變聲作
古調能使諸君滿引徑醉亦燕爾間一奇哉又數年仲芳以行御史
臺照磨官先死而佑之出為宣府判官伯幾得太常寺典簿亦死廉
訪公居高郵疾病昇醫楊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尚書守大名貢
父入集賢為學士子昂自翰林承旨乞身歸皆得年後死離合存亡
其不可復計者如是而錢塘人至今傳誦諸君以為是于吾士有緣
然則文士相從之樂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雖欲果取遠致得乎予
官京師特善公之子監察御史公哲出伯幾此帖而子昂實題其後
企音微之遂遠悵文會之寂寥志其盛以悲其衰鄰笛有聲子將掩
耳而避之矣

跋陳慶甫所藏鮮于伯幾書自作飲酒詩

鮮于公面帶河朔偉氣每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此飲酒諸詩尤曠邁可喜遇其得意往往為人誦之子亦尚竊識其一二蓋慶甫揀湖東公為都曹其將去官則大德三年也又二年而公亡矣公在時其書人已貴重况今後之二十年餘明珠拱壁果何足珍惜哉

題秋池樓觀圖

四十年前予見杭越間故侯邸第有此景耳今皆化為茂草荒墟而畫圖形似宛然在目盛衰之變何可復計予蓋不及其盛時况後於予者哉

晉文集賢撰歐陽復初公墓誌後

論季宋人物世稱丞相信公之節而信公之學蓋出于歐陽氏歐陽氏有曰巽齋先生者當穆陵時侍講禁中最高為江文忠公所知廬陵人至今家有其書廬陵之學大抵歐陽氏之學也國子進士字致遠於先生為從子是嘗與信公友善集賢君所誌宜得其實然不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知致遠之名猶及附見信公家集否乎世學之重復初其慎之哉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此六一公集古錄中元結撰陽華嚴銘跋尾也結誠好奇矣所以汲汲于奇者豈亦有矯而然結何可及哉公之此論不甯為結千百世而下為人為文皆當取法于斯焉抑好奇而不失乎正結之為結公固知之他人不知也

題楊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廬陵文節公始登朝時蓋與新安文公並召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光備亮潔新安之博碩粹精俱足以上當鼻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九十六字是文節遺墨新詮會貫之攜以示予予謂敬齋箴實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齋箴之凡也惟得九方臯相馬法者可以審其同哉

跋江陵項平甫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項平甫先生初仕為會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服來遊伯舅

曾公愛其才薦之文公文公遂器許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見

麗澤集中平甫世居栢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栢之墳墓至今存焉後以言官胡紱嘗出力攻文公蓋與同鄉里栢稱江陵學本經誼披根摘葉必極蘊奧其輩行當在李文定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昉從之遊二公同出異流宜其交相引重不置也文定廬山人作書院建昌取公禱尙書白石廬山房書名寓之而盤居者文定晏娛之所平甫賦詩六章題云為盤居主人李敬子作所謂寶峰之陰雲居之陽其地去書院應不遠一時文獻之盛綽有乾淳遺懿下是則茫然矣宜黃李敬心曩以建昌郡文學攝承山房祠事因覽平甫之詩而有得于文定之所以自樂者歸亦扁其齋盤居粹乎尚德之意哉敬心早志于道今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屢稱之文字間臨川論經少許可獨深味平甫之言敬心之取之抑其尊聞行知者歟然則戴瓊弁玉簪而曳霞衣月裳人之望君者如是而漸以中止屯以正行君之自得乃如彼何哉非審夫時物之情者殆未能終悉之也敬心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索余言繫詩後姑概敘之

自題鍾陵棗後

余寄鍾陵三年無吏議之惟怯有拙者之逍遙每情至景會往往託諸吟諷以自識其竊祿之幸隨其所得輒亦次之棗卷換諸風人之優柔賦客之微婉豈能希其干一哉臨川學者危太樸謂余有一日之長贏糧屨屨忽肯來况留連旬餘請出余卷而誦之乃獨有會于心手鈔以實歸囊言將寘之雲林山房以與厭常嗜古者共之然余之詩出於余心宜於余口無雋味以悅人無鴻聲以驚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不足以貽諸今不過如嵇康之聽鍛阮孚之著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太樸之取之也其與余有同乎有同乎余豈不能知之也余山中人且夕受代東歸以是誌實諸山中則林猿野鶴其將有以亮之矣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初讀葉地譜

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伯內外之略君臣父子之公
魯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宮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
之嚴而執義之正也而况故老襲傳漢南州高士徐孫
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士熊君明
思割已田以薦祀事賢矣曼碩內翰又能倡諸樂善之
建祠之責豈不尤賢乎藐茲晚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經
幾乎聞風于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闕淵源之所自在
也

跋谷平李氏家譜

谷平李氏始唐歷宋迨今天曆改元之明年藉譜以見
西平第七子觀察江西卒葬宜春子孫因留居而谷平
平七世并譜見十九世爲二十五世矣西平薨逝在德
其歲癸酉閱五百五十二年而得今己已夫固遠哉以
年之久而更二十五世之蕃其嗣胤支庶有源有委可
譜存焉耳譜爲明宗收族而作者也使道散俗論之餘
不爲之立譜畫系以聯屬之則仁義之根株旣磔而老
戕世變日下將不止如塗人而已此家之有譜所以爲
一物而世固鮮能灼然知之也今谷平此譜之存由其
而維持之有人李氏其知是意則雖更閱二十五世而
贖乎予是以具論之

題江磯圖卷後

此江磯圖淮陰龍聖予先生所作余初見先生錢塘湖
餘疎髯秀眉頰身逸氣如古圖畫中仙人劍客時時爲
作書畫韻度冲遠往往出尋常筆墨畦町之外時余稚
公間雖不敢牽率先生爲之而心實企慕焉此圖爲弁
公謹故家多蓄法書名畫先生之死蓋後公謹數年而
今盡棄其所藏余在燕嘗見其三四覽來豫章見集古
今又從肝江周道益見此圖然不知此尤物何以能無

氏而能開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為君子之徒也歟東陽柳貫跋

跋司馬溫公修通鑑草

餘姚徐氏藏司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鑑草一紙凡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州則其忠信誠懇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午晉元帝即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將作亂至十二月慕容廆入零支而還每事第書發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則以云云攝之校今通鑑是年所書凡目時有異同此或初藁而後更刪定之歟始公辟官置局前後漢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淳父至于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州何歟然則文正忠宣之手澤所存猶足企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固以翰墨爭長為可傳哉

跋韓魏公手帖

此魏國忠獻公手帖末用安陽病叟印識所書名上筆意方嚴儼然弁兒紳鞞之容其心術之所形固足以強本朝而壯國勢矣公八世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孫性字明善定為答歐陽文忠公書蓋文忠以治平四年自政府出知毫明年移青又明年有太原之命堅辭不受遂改蔡以太子少師致其仕忠獻時亦自陝再易鎮鄉部文忠薨於熙寧五年忠獻薨於八年於是熙寧之政浸非治平之舊而宣靖之禍已芽孽於其間然則忠獻之料其必辭而喜其遂請有以見愛人以德之真而前輩所為同若是嗚呼是足以觀世變矣

跋鄭資政雪竹賦

昔子昂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敢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迹不可復得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艸縮體雜書是賦其後子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雲山房今病耗十忘八九况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為之驚眩雜喜把翫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之所藏皆雲散鳥滅而此卷乃獨賴其猶子子叔得不為他姓之所壓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弗泯猶足以為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之微

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遇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有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至于積羽將沈泥塗可拔則晚節竄斥流離之禍又已兆見于斯使當時翰合苟容之念一萌于心則稀繪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為之拔拭以蓋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礪行常不敢後也葉公昌父小章出入章草義獻之間播公希聲行書全倣顏徐迹其詞翰風流猶足想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子知有管仲晏子則子豈齊人而已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子家舊藏文公答文叔明府一帖語真意切當為門人高弟之宰於近邑者發也所云辛幼安過此極談佳政與諸朋友書不謀同辭者雖即其實而贊之固所以深致策勵之意也學欲其成已而成物使夫學道愛人之訓講之不素則雖有是心而倒行逆施民有不被其惠者矣然則所貴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而望其漸摩成就之益者蓋在此也幼安濟南辛稼軒於時必為本路監司而考之文公集中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及門之士字文叔者五人節既不著氏名亦莫之能定矣然以端叔嫂後來已安樂未也之語而推之則集中五人獨潘文叔有兄弟曰端叔赫叔此或潘文叔未可知也帖中亦及斯遠叔謹按集有與徐斯遠周叔謹往復書問今何從考質其是非姑竊記之嗚呼子生也後年運而往學絕教乖文獻不足徵矣若是數賢文公嘗所推重宜傳而不傳今將於何而證之耶昔者夫子之杞之宋而憂形于言其有以也夫其有以也夫

跋夏敬仲八詠賦序

昔子從鄉先生學為文得八詠賦序而觀之以為理明義莊辭全韻勝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欲蹈其繩矩襲其步驟嘗試為之而才劣筆弱終莫能近信鉅文傑製之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其後借書故家始見二賦而其序篇則固宣義耶致仕公敬仲先生之所作公登慶元丙辰進士甲科一為安慶軍節度推官遂致其事其學出于東萊成公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

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言非難言而有其實爲難耳夫其立言之正發
理之真則持之以游於大人君子之門雖等之游夏吾何慊乎哉公
之六世孫逢慶從子游錄得此序并其二告爲卷請爲後題宋制甲
科第一人注簽書節度判官第二至第五注制度推官掌書記五人
自爲一等故告中云謹件夏明誠等五人慶元二年右丞相則京文
忠公鐘參知政事則謝惠正公深甫何公澹此渡江後極盛之時于
時吾鄉者碩俊又參立朝野各以文辭義理相高以有儒先爲之表
厲也今去之未二百年耆老淪亡文獻掃地而盡若子之衰惰猶及
與聞前修莊論之一二而旋顧後來何其繼猷踵武之甚稀也每一
思念爲之凜然因逢慶請題而併及之亦庶乎其有聞風而興起焉
者至正元年辛巳夏閏五月九日柳貫病間書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五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跋范文正公與楊處士帖

汝南文正公之守越在落職守饒徙潤之後於時楊公適隱慈谿太隱山中聞公進郡款門請謁是將進夫菴水之規而非其區區解榻之勤也聞禁却不為報公聞而遣書厚謝其過鴻冥鳳縹其企想為何如自古君子之相與固有欲見而不能求之而不應者則夫一時會面輸心之益未必果能貸夫終身尊德慕義之誠所以先憂後樂而繫天下國家之重者楊公不為無助哉公薨迄今二百九十八年而此書故在餘姚徐氏適購得之餘姚去慈谿不數舍而近文獻足徵將不止是而已

跋范賢良手帖

宋之中葉尚論世家范氏最盛高平成都人門煒燁角立相望吾鄉蘭谿之范雖稍後出而學術之正掩於前聞紫陽文公集註論孟載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一 步 選 慶

二范氏其一成都太史公淳夫其一蘭溪賢良公茂明心箴九十六字發心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然系濂洛之統緒不可誣也此賢良公與從子觀國手帖其家猶寶藏之然則曲阜之履文貞之笏豈能獨珍哉

跋王給事射中帖

宋之敵國稱契丹女真然渡江前後國勢有難易故夫邦交之禮未免隨世重輕淳熙中孝宗臨御滋久誓雪雠恥之志日益拳拳給事王公質以中書舍人為賀金國正旦使奉幣北庭因燕命射意將以是弱我公一發破的固有以張中國之威而褫旃裘之魄矣于時衆正在朝四維未殄此一儒臣單車銜使乃能折衝禦侮于尊俎間尚得謂之無人乎哉此公還次嘉禾所答新舊手帖既喜途中不甚極寒而又以射中為偶然其言誠切有味使當引弓抽矢之際內志一有不正祇以貽辱命之羞示行己之恥簡牘雖存人將唾視之亦何足以為子孫奕世之重哉至順辛未公之元孫君起洩官吾邑以帖

示于故子識其後以歸

跋蔡忠惠公談謙帖

蔡忠惠公之於書如孫吳兵法奇正相生不可端倪固當為宋書第一矣此談謙帖用粉紙作草筆意奕奕入神蓋粉紙不留墨行草尤難也

跋李陽冰篆天清地甯四字

曹尊師正順傳寶其先世象州使君所藏唐李監篆天清地甯四字偉奇勁挺宜非少溫不能作矣按是四言出老子下經天清地甯者道之用也充其用則萬物以生而侯王以天下正道固無為而無不為學其學道其道之四言者其權與乎昔李監之為是書已莫知其所因而象州之得是書亦豈能逆計裔孫之為是學用是道哉然則謂世間有形之物必有其兆茲可徵矣今尊師將摹本託諸鐫刻故予為識下方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顏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緊比間舊石燔毀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真士不以藏之枯蒼名山而因仙都道友聶澹泉之請慨然授而與之澹泉方住杭之報恩觀云將求貞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過蔡經蓋欲東之栢蒼則麻源栢嶺固羽車龍駕所嘗往來者也安知按行蓬萊不復見麻姑仙爪爬背時耶此一仙都彼亦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甯能獨謂神仙狡獪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澹泉其皆法錄尊嚴而足以當纂懿流光之盛者耶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時五觀

禮始諸飲食而飲食之所由以始又不可以莫之思也黃太史平生薄滋味晚歲再竄蜀蔬食終日至斷葷血其知厚味腊毒之戒者矣食時五觀用衲僧存觀之法為君子省察之具一則曰計功二則曰付已三則曰離過然則道業之成應受此食是為正事良藥萬鍾九鼎夫何加於我哉太史書蘭亭之變此卷奇正相生所謂孫吳之兵

也蓋粉紙不受墨最難作字太史爲之乃更適密此吾徒所以望之而再拜也歟

跋范文正公八帖

三哥節推手簡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言五代之際世家蘇州而富鄭公誌公墓敘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公此帖乃云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藍田在長安西則五代以上譜亡久矣其謂天平立碑欲訪祖宗文字及先代官告并三哥自傳聞事今集中不載蓋公有此志而未及爲耶三哥者其尊屬也又謂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田則婚嫁可以指望于以見公尊祖敬宗出于真誠而它日買田收族之意實權輿于是然則出當盛際而屹爲一代宗臣子孫百世其由來遠矣

許下帖

此行次許下答欽聖帖中云示及省勝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兄弟俱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三哥 選 廣

過省兒子即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曆八年由鄧州求守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名亦莫可考而籤題蔡欽聖抑何所據哉

翰長帖

此答翰長學士帖不知爲誰言近以此事謁見今聞彥國之好不復言之亦甚減憂其先憂後樂之意何如哉蓋慶曆中鄭公再使契丹和好始定中國於是息兵垂五十年彥國鄭公字也所云邊上乏人且勉從事或稍甯息即有丘園之請則公爲西帥時耳至恐門戶一變有悖出悖入之禍不惟公家子孫所當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寫置座右以比盤杆几杖之戒者也

朱氏三帖

石文正二帖忠宣一帖皆與長山朱氏文正前帖未題明道二年表姪延之領後帖題慶曆五年延之領公景祐四年十二月日蘇徙知潤州明年寶元元年正月十三日赴潤前帖首云今月十七日至丹

陽禮上月日似矣而年與譜頗不合慶曆五年公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後帖云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尙當兼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語出真誠不爲矯飾知爲公言無疑蓋公幼孤隨母適淄州朱氏登祥符八年進士第時猶以朱爲姓後乃復范氏及貴乞用南郊恩贈朱氏父太常博士而以蔭官其子弟三人此所謂七哥豈公同母弟耶前帖稱秀才後帖遂稱官人則補官後書也朱氏于公有長育恩宜于死喪患難極意料理動靜休戚必置懷抱至于居官臨滿真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汙則晚節飢寒可憂更防兒姪不識好惡之戒此其忠厚惻怛之意溢于言間雖子孫世守之可也忠宣帖緘題云尙書右僕射范某外封且識以高平郡公印必晚歲在相府所遺公之父子以忠義傳心一筆一畫皆謹厚有法度視夫躁急如飄風驟雨者爲何如哉

尹師魯二帖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秘書丞集賢校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四 選 廣

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鄂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鄂時公所遣問若曰日給外月月有橫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鄂酒候送鄧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此見朋友有挾郵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爲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輿疾來鄧以存沒託公則公之于尹可謂生死不易其諒者矣然楊洪二公跋語第二帖是自均來南陽時且以不須與衆云云爲戒今帖中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勝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語則非在均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銜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爲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父之孫好古博雅爲中興第一徽文公與之友善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况蓋諱宣簡云

韓魏公與徐州孫龍圖書跋

汝南文正公皇祐二年以戶部侍郎出知青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

明年壬辰公年六十四徙知穎州夏五月二十日行次徐州而薨時
孫威敏公守徐實爲公治喪具赴告于魏公魏公方再判鄉部遣文
致奠併移書威敏請令幹吏同辦惜一老之不憊歎保障之無人情
至辭哀有篤隸時二人之意先是公守鄆延大臣謂公不當與趙元
昊通書請斬公威敏知諫院上書爲辨乃得降知耀州則威敏之于
公可謂有始有卒之知而亦豈私厚公哉此帖今藏范氏固常附之
祭文與之並傳可也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爲泉州屬縣此帖必忠惠守泉時所作蓋忠惠以皇祐間請郡
便養遂得來泉一尉貧墨於政未爲大害而忠惠按發其私曾不
少恕于以見旌別淑慝古之君子未嘗不以之自任提刑司封莫考
其人所謂承制不別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
朝臣充副以武臣間門祇候以上充天聖間罷明道二年復置內殿
承制武階官在崇班之上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光以此相示漫志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五

所聞若夫尙論忠惠書法亦何俟予言哉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爲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
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
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瞻
古人而于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迹可以諒公
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非其微乎

跋睢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圖今藏姑蘇朱氏朱氏故兵部郎中諱貫之裔蓋郎中在
五老中其次四作圖時年八十有八矣其孫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
居姑蘇聞畢氏世傳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爲朱氏物數
世尙寶藏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縉紳大夫間世澤之滋
于是乎在自兩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姓問其系緒且吃吃莫能
道况望其寶有先世遺像而尙論其世如吾朱氏者哉

跋蔡人軒書請丞相遺事

宋有天下晏安三百年固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間抵隙亦或藉
爲惡直醜正之具元祐姦黨慶元僞學所以誣讎正士銷沮元氣者
如出一軌然格人元夫不遇其披猖橫潰之鋒而徐爲覆護圓回之
計未嘗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天相之矣徐嘉一蚩妄人而欲誣誣文
公售其姦欺使惠正在當時不有以顯斥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
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親西山先生
孫所言宜有考是可以正史氏之失矣予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鑿坡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也今併屬之翰
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觀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
論撰之制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
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願因古
愚續錄而有請焉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六

跋張魏公書心經

紹興二十六年魏公既葬其母夫人遷次江陵上書論和議之害臺
臣湯鵬舉承咸陽風旨劾其親望再用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永州
居住又明年戊寅紹興二十八年也徑山妙喜老八與公爲世外交
乃遣其徒了賢自浙入湘問公安否公爲手書此經以贈觀其用筆
沈着結體靜深無一筆出離規矩繩尺之外然公初未嘗以書名世
特其勁偉之氣充積于中故形之筆畫自然無毫髮之遺恨也賢常
住豫章上藍微文公集有爲賢題魏公帖跋語豈卽此經耶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手帖

延祐中上方紹隆文治者俊在服天下庶幾日望隆平平陽鄭公實
朝夕左右彌綸潤飾以成其豐洽之功者也于後公分藩持節入次
外服元老大臣懷想不置移書問勞因其簡牘之存固可以想見衆
賢和朝之盛矣某疇昔承乏班行嘗得瞻望諸公履寫之末光今幸
從公竊觀翰墨於典刑論謝之後貞元舊臣獨豫齋王公汪軒趙公

與公如大鼎之三趾爲四方之具瞻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請歌以壽公又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請並歌以爲世鑒焉

題袁仲長所藏松雪翁書洛神賦

洛神賦大令嘗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石非可遂以爲
據也柳誠懸謂人間合有數本則固不止是豈他本誠懸亦未之見
耶此松雪老人所書全篇雖自用其體然應規合矩可謂善學大令
者歟今人觸目廣本一見便疑其非然不知其中固有不可以僞爲
者矣徵仲長蓋未足以語此

跋晉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耆老聞乃在其後於時陵陽牟公居晉
新安方公居杭如成都兩石笋之相望人固知爲神物而不可狎近
之也然而公之于晉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
賞豈私一晉卿者哉方部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執友也部父
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與仇仁近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宋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七

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介晉卿以謁者固將引而進之於道非有所覬
爲利達計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與予亦既老矣然自其時而
觀之則世好之酸醜已夏夏乎不能以相入特未知後是又如何耳
晉卿裝治三公贈詩成卷因識之其末如此

題高尚書畫雲林煙嶂

房山老人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煙雨晚更出入董北苑故爲一代奇
作然不輕於著筆過酒酣興發或好友在前雜取楸枰研墨揮毫乘
快爲之神施鬼設不可端倪今俗工極意臨摹豈能得其彷彿哉昔
米元章嗜石見輒再拜予所甚愛其能無修容乎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樞密家公之奉使祈請此何如時蓋辭命方申而運祚已去夷然羨
里之拘痛甚秦庭之哭公之是心知有名義而不知有死生春秋之
用深切著明固一世之偉人哉於時吾鄉張直夫先生亦以太學諸
生從狩京都公一見待以國士雖其言議曲折概莫能傳而贈言在

紙尙懇懇如也先生之嗣子樞寶藏益謹復爲辭請京兆杜原父用
隸古書之繫于其後賈從樞借觀作而言曰夷齊之事於商爲烈而
太公謂其義人扶而去之然則公之所以自靖自獻而世祖皇帝之
所以函容覆護之者是皆綱常大計之攸繫漢唐末際胡可擬哉公
詩四章其一雪山辭也著歸潔之意與朋友共之其屬望先生則誠
在矣宜樞有以表見之也

跋葉南康撰書俞果齋先生墓誌

果齋先生學足以致用而溷鬱勿偶一時牧伯之賢欽其行義至則
款門願交如陳蕃之於徐孺子李及之於林君復亦足以表世而厲
俗矣葉史君其高第弟子也實爲製文銘墓且卽書之揭德振華不
其至哉然予于史君則重有嗟焉使其晚節有以自靖則手澤之存
雖與魯公同諒可也嗚呼悽矣

跋仙都府君王公手書碩畫

昔仙都府君讀資治通鑑取其有關於天下戰守大計者凡九則手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八

書之題曰碩畫藏于其家時則南北分裂畫江自固時也其後魯齋
先生發篋得之裝池成卷識夫爲學之六用固在於此一道相承將
以推之事功豈曰呻吟佔畢之末而已也自淳祐庚戌裝池迄今元
統乙亥閱世八十有六而貫始從其家借觀撫事變之滋異攬遺墨
而興嗟則夫新亭舉目之感又將若之何而自巳耶

跋歐陽公二帖

此歐陽文忠公二帖用澄心堂紙作書舊藏起居舍人范公家今其
六世從孫俊出以示貫因與京兆杜原父同觀貫前後見公集古錄
跋尾眞迹百十筆意轉摺與此脗合無二况杼山劉公南瀾韓公平
園周公丹稜李公石湖范公考覈歲月審訂交游一一詳具正公在
西府時所作杼山定爲答蔡忠惠帖帖中頗有殘缺賴平園題語尙
足證也後帖所謂吾儕言難取信蓋各自有病痛固所以深歿忠惠
而亦前帖用快太過之意不寧二公將百世之下誦釋其言者寬鄙
敦薄庸有已乎范氏之澤積久不泯又可因是而概見之矣

跋中書舍人潘公與方新州帖

里中方祖茂字仲實家藏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潘公遺其祖新州太守手帖一紙由新州初筮為徽州祁門主簿將之官時所得其言當官唯廉勤不苟為上不患人不已知又謂老夫起白屋歷任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然俯仰無愧作正自可樂蓋舍人公與蘭溪范少保為姻家而新州范之自出又婿其家愛之深故戒之切也予忝桑梓晚出多及與潘方范三氏子孫游今去之二百年而子孫之出于三氏者往往尚皆以詩書傳業祖茂又能寶秘此帖視如曲阜之履文貞之笏則其世澤之滋有引勿替徵之於此吁可信哉祖茂距新州五世其從父兄樛實為請題故書以歸之

跋舊本瘞鶴銘

銘在潤州焦山下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故不復得其全文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而况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真以為况至董道書跋則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日壬辰日甲午則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游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為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又謂在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今按此闕三十四字而八字不完又當考求他本或質之崖石庶得其真耳

書發本易程氏傳後

易程氏傳版本惟發學舊刻經東萊成公校定最為完善皇慶癸丑之燬版不存矣而故家所藏亦多散落予舊有是本携至京師因與臨川吳先生四明袁先生談次及之異日吳先生請用他書貿易予曰何用易遂舉以歸吳氏南還求之數年不可得且託張君子長從朋友借本校正亦不可得至元丙子秋至城與子長會重言及之子長忽曰前是數日有人持是書詣子求售視其卷有服膺齋官書印意其為州學故物以先人嘗為教官懼或人之議吾度也故辭今當

為子謀之明日子長以書來予其直統鈔十楮歸而即用故紙裝潢示存古之意焉今讀易者必曰自程氏計其梓行於江浙間楚無慮數十本大抵取便紙墨易於轉售魯魚亥豕隨閱隨得承訛踵謬襲為故常成公所校本文公素所稱善學者何自知之而予獨拳拳求索今茲偶得以為厚幸其與俗好異焉例如此識于卷末示吾子孫其勿輕棄

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

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凡十二韻集有小序而此不著登州岸東大海每春夏之交於波濤喧騰間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闕參差隱見而人物車馬與駢從神販之類往來雜遝不啻通都大邑之突出乎前里俗夸言海市以為異餘時莫之觀也長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十月十五日至登二十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遊之莫可乃瀝誠致禱于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視昌黎公之謁於衡嶽不亦異體而同符哉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之云涉於奇詭佛言幻境豈近是耶然則盈天地間一氣耳其屈伸消息固有忽然而成形亦有窅然而莫知其終始者矣海為歸墟魚龍物怪何所不有則夫翁是百物之精而束光景變化隨感隨應為城邑樓觀為人物車騎尚皆神之所為而造化之迹也黃太史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神物亦愛魁礪之士乎此足以明長公之心矣夫奚疑哉

題朱文公手書二詩後

此二詩興寄高遠不類常作文公謂為李後主手寫詩而不明其何人所製雖書贈叔昌要必有所為矣文公以淳熙八年八月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命既下乞奏事之任十一月己亥見上延和殿遂以十二月戊申視事叔昌諱景愈姓潘氏文公嫻家吾婺人當文公趨朝道經蘭溪叔昌追送于釣臺一時崇論宏議必有及于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而難言之者故書此以識其感然以跋語所舉弘景之詩之意而深求之則亦可以概見抑後主既書是詩偉矣而復以無生

渾茫者忘其國其爲商鑒何如哉况今又後之數百年豈道學卒不可明而人心卒不可正也歟予於是而重有感焉

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

中書舍人潘公宣政始用而以言議一忤於宣政紹興再召而以直道終忤于紹興風節嶢然繫乎天下之望矣晚歲退休里居與資政宣撫鄭公以名誼相尙爲忘年交鄭公帥蜀數年受誣秦氏卒斥死南荒而潘公已不復見然則二公之所以自靖自獻於剛毅直諫而不同者豈不足以增吾鄉邑之重哉此卷二帖前一帖是潘公居里時答友所作後一帖則鄭公在益昌時潘公常貽書問候此其復簡所謂記念拊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真切懇至尙可以爲攬古者之一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况翰墨猶存典刑未泯予其無歆豔乎

題重摹唐本諸葛忠武侯像下方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重摹王齊賢家朱文公所識本齊賢姓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十一

王氏諱師愈丞相魯文定公從父文公作寧菴記所云侍講王公是也諸子卽謂伯海兄弟伯海諱翰卒官中管仙都觀是生魯齋先生其家寶藏忠武侯此像錦標玉軸極其煥飾之美矣魯齋先生自少獨慕忠武侯之大節至摹此像刻石齋中比年子孫不振以像歸富民而石亦被剝予嘗卽家訪得之塌致數本旌德今劉君粹衷與予同有嗜古之癖因以其一寄之粹衷愛其名筆而惜其漫漶不眞復求善工移眞縑素寄書請題按文公撰侍講碑文敘其學出于鄉先生潘公而受易論語說于龜山楊公令長沙日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因得遊從講貫則從子駒借像臨摹而請敬夫題贊蓋是時也文公于慶元乙卯題辭謂子駒劉丈而兄呼齊賢兩家夙有事契故親之耳是年初改慶元距三君子之亡已久又四年而山頽梁壞公亦已矣忠武侯有佐王之才而時則不偶有經世之略而用則不究乃其所立之正所志之大則自伊傅而下一人而已像傳于唐要有所據卽而觀之所謂有儒者氣象而庶幾禮樂者尙可概

見於茲藏于子駒臨于齊賢而宣公贊之文公識之其以是哉然則粹衷其亦知所慕乎謂世變日下而無有聞風興起焉者則吾不信已

題唐臨吳興二帖

臨書昉於右軍而滋盛於歐褚惟其過之是以似之耳於時諸葛政馮承素趙模韓政又專事蘭亭其後臨學之家稍稍相沿而起今蘭亭及鍾王郗謝諸帖臨本猶有存者然鉤摹響搨又各殊品鉤摹以填白易失精神響搨非至精至熟則不能近之此吳興二帖方圓轉折應規入矩出於能筆無疑鮮于公謂得之駙馬都尉楊氏楊氏慕李和文王晉卿之爲人好蓄法書名帖嘗臨其家所藏真迹街衢識以副駙書府印刻之第4之清譙堂此蓋其未臨時本也鮮于公官發時與成齋王先生爲文字交故輟以贈之而自著其所出于後神物亦得其所歸哉使留之困學齋中則六丁亦取之上天矣予從雲卿借觀因爲二帖志喜如此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十二

題劉原父書莊子秋水篇

昔子讀歐陽公集古錄知其所記古器物形製量數篆刻字畫必經劉原父侍讀反覆論辨而後定原父之學不可及矣而其翰墨世少見之今觀鄉相魯公家所藏原父手書莊子秋水篇大約字盈千餘筆墨鮮潤楷法豐美出入蔡薛間信一時書苑之珍哉原父初以蜀烏絲闌作書魯公所得特臨本耳亦且餘二百年優孟之似孫叔敖以其形似有不可捨焉者耳亦孰知相馬之法固當求之驪黃牝牡之外哉

題坡翁書寄鄧道士詩

此蘇長公寄鄧道士詩作於惠州而書於容州蓋遷海南時也猶子遲者文定公長子湧泉先生紹興中守婺愛其山水清淑因留居之婺有蘇氏寔始于是是詩空海念公得於吾婺其爲湧泉家物無疑但不知空飛無迹與少林壁觀法有同有異否空海其有以復我哉

題宗忠簡與妹婿朱主簿昉帖

忠簡請回鑿諸表奏與諸葛忠武侯出散關一疏皆執理不同發義
激烈以其出于血誠故也公之從會孫誠出公與妹婿朱主簿彥昭
手帖示子所謂將兵冒暑隨分粗遣又謂投老任事所責甚重更藉
爹祖積善之庇存四五年庶有絲毫可霑骨肉藹然仁義之言而孝
弟忠信之實不可揜矣蓋此帖是由京口赴滄陽時所遣使天心未
厭姦孽不萌豈但骨肉藉其絲毫之霑將神州全壁社稷靈長實嘉
賴之嗚呼滅孫有後予之所望於誠者肆其在此是

跋趙文敏行書于文

吳興公少時喜臨智永于文故能與之俱化自登顯仕負書名頗厭
人求索有出縑楮袖間輒盛氣變色深閉固拒之乃已然名士大夫
相知之厚與挾貴而來者間亦欣然行筆好事之友又或鼓勇旁噪
至其得意自謂追迹古人亦近世書家之一奇哉此卷用蜀中粉箋
作書而正艸雜出不區區泥古而無一毫窘束之態今人欲以摹印
脫鑿之工而望闢其藩籬矣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七

題子長作謝太傅王右軍畫贊後

世言晉室崇老莊尙玄虛公卿大夫以清談相高卒至于蹙國短祚
而王謝二氏尤爲人門之望尤不爲公論所貸者也嗟乎以是而論
一代風俗似矣而人物總論固未之盡律以吾孔氏家法則夫優劣
可否庸可置而弗論哉以謝太傅之沈識雅量桓温冲玄在其併苞
翁受之中一談笑頃操縱闔闔之而彼固莫之知其籌策爲何如乃
若王逸少之忠規清裁料殷浩不足以協和中外重計安危先事進
誠而深以據形勢消亂萌爲制勝之一機逮其暫墓不仕此固高世
之節謂軋於王述恥居其下則淺之爲知逸少矣比安于導文雅誠
若過之而謂逸少惟以書名不幾於藝掩其善者乎必若吾文公先
生之言安固有心中原然亦爲情虛所糾展拓不去千載之論至是
定矣予因吝中子長佳友時時以文字相激發近復以所著太傅右
將軍畫象二贊寄予使寓目焉子長之厚意其將有益於予予願曷
足以當之哉昔予考覈人物而以爲晉之清虛其究殆起於季漢矜

尙名節之徒知以名檢自勝而不知其流遂至於是而莫之止也嗚
呼安得中行之士而與之論中庸之道哉因併誌之子長儻然之乎

跋趙文敏帖

往予在京師從文敏最親且久竊嘗有講於書法曲折蓋書雖未藝
而必以學爲橐籥識爲機括而區區求精於筆墨之間者望造其闢
域難矣蓋文敏之書根於英姿敏識而成於清機絕鑑非可以一蹴
至也猶記寒夕宿齋中文敏談餘試濡墨覆臨顏柳徐李諸帖既成
命取真迹一一覆校不惟轉摺向背無不絕似而精采發越有或過
之予問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然則習之之久心手俱忘
智巧之在古人猶其在我橫縱闔闔無不如意尙何間哉戴生良頗
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遺之而薦其所見聞者若是生其
卽是有發則予莫之知也

題倪生蘭亭二十本

貞觀間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韓政實專臨搨之事而褚河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七

南虞永興諸公又別臨之乃若蔡君謨薛紹彭黃魯直米元章之在
宋尤以此爲博雅中一奇事定武本最先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
瘦本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鑄別刻相望而起歐六一集古錄
跋尾凡九首而尤有取於蜀寶月本畢少董家聚古法書蘭亭本多
至三百頁魏公亦數十本如玉枕則以燈影縮而小之者耳世之考
論蘭亭以生注蟹眼懸針金龜八字細疊杵痕決其真贋是未必然
臨書如傳神寫照區區求之形似抑已未矣昔予嘗從縉紳先生備
論茲事因倪生仲權以此卷相示姑卽其所聞試一誌之

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宇戴帥初詩

藥師奉化名寺有大沙門經公畢萬通天台教觀有文而不自耀今
萬壽華國文師其上首也經公少從其鄉曹泰宇先生學而及交戴
帥初先生二先生常往來就之游息以經公之雅裁好賢無斃故也
泰宇不娶無子死所爲詩文多散軼帥初最得壽其藁卷稍有傳者
此卷華國所次泰宇一詩尙其遺墨帥初二十五詩則經公得之所

見而手錄之者耳其未繫經公律絕五首雖楮墨不完手澤所在尤可以識象環之感矣予不及識曹先生而曩時聞諸戴先生固已知其爲修潔博洽之士觀戴先生所作哀詞又知其論著諸經悉有成說疲精耗思於斷編殘簡之中而不能貽之永久此太史公所以必欲真之金匱石室藏於名山以待後世豈過計哉于是戴先生下地且二十年前修浸遠後武亦稀雖近在州里語其姓名或吃吃不能答者有矣華國叢林宿德乃能慨想遺風圓融義際使茲文句幸免湮墜以克發揚先美存十一於千百抑賢矣乎

題趙龍潭草書坡公赤壁二賦

自頃浮沈班級頗嘗講聞中原文獻之緒而龍潭翰墨獨未之見今此卷赤壁二賦艸法森然自旭素閑柄而上泝芝靖寄方圓平直於振迅凌厲之中泰和盛際其流風遺韻尙彷彿目間也然疑後賦未幅十三行筆勢散緩如驅六州塞下之兒真之王謝子弟之行周旋步武自覺蹙然失措要之碧落碑詎容有贗本哉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七

跋楊文元與劉子固書

右楊文元公與劉子固縣尉手帖一紙今藏劉氏家紙墨尙如新蓋公坐僞學黨久斥起爲秘書郎稍遷將作少監留官京師子固其里中子初筮爲尉致書通問於公而公小楷細書以答之無一筆少縱且以皋陶之就業曾子之戰兢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心學之正造次之間純明儼恪如臨君師雖尋常小夫竿楨必致其敬謹又以見平居接引後進豈是中和之所著見者如此想其一時感發興起爲何如哉然則子固亦必有以當公飭厲之厚而無媿者矣三復降歎而以其帖還之劉氏

行狀

故宋迪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為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為劉氏譜要為有所證矣初縣三衢洞山峽口徙家婺之蘭溪三峯桐湖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元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賜爵又徙蘭溪桐山山下而其羣從一姓有曰某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於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子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一府君諱澄生三子生業益裕能以禮法自範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一 夢 題 慶

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主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千八府君諱世臣于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散翁諱夢尤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尚嶄然祖母唐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充茂翁實啟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君諱琳因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博士弟子員堂試屢古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

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年二十三乃即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泌敬巖名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觀五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為令兄也元章即為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相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于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且歷敘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二 夢 題 慶

知學非身外物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間以問之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既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叔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為不安其議遂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病革命即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遊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構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其阨危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于用矣旁郡嚴先生舊隱處故有釣臺書院字棟雖具誦絃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士祭故事

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尚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與不能貸夫利欲之泊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觀深幽復土習于此果能專一其志向而以讀書修業為事其于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據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釋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字州黨之間頗知宗不羸糧景附躡屨雲從戶屢常滿而以禮為羅閣聖廷致惟恐或後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公之于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攷證乃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二

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起然自悟擺脫眾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詭譎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緒同關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沿不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狹書之律人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塵熾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願伏生齊語易說而安國討

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不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爾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于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為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今而略有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四

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宰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為之反覆玩釋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于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于而難贊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于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勃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

春秋有采舊史諸子表年繁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遵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于義理之涵濡而成于踐修之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註以服襲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爲後恆之求深鉤其玄探其隨而不爲臆決之無益自其壯歲韜英著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厭之域迨夫晚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五

暮意篤見疑心和體舒所發皆辟益所趨皆寬平于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不冒大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已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止肅襟造請方羣疑塞胸膠膠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固吝消亡隱照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脈製齊適其浮沈滑澹之候而中夫攻慰補瀉之宜動悟字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礪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于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爲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于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途如執一箭以節眾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靡

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爲得之之晚而深啟密誥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嘗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收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襪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深衣之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六

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爲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紵于冠可也加麻之經總麻之經也今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紵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先生因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又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不可闕也先生生于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穎次頤頤有志于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土農夫食九人土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予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

幾其次次不能為庶幾其中不能為為中大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隴所著書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於家而日昨非存藁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藁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藁者丙子以後之作曰仁山噫藁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歛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參訂訓義于易大傳本義啟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推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敘而類次之名為發揮已與諸書並傳于世矣而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為宋之一經而願未有為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為近思錄發揮未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鈔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為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王先生歿時凡所著書僅僅脫藁而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七

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雋校今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祠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于何王二夫子矣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織破裂碎千五百年而周程張邵五夫子重微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之未幾而蠱壤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為闕闕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為學術消長之候道南之學肇于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相凡聖經賢傳之出于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全而傳註訓釋之混于得失絕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綱挈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攬潛思終于真積力踐行

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可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已者也盤溪文定之步趨歲寒文憲之講切立志持志之訓謨嘯嘯道腴而游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州平徐元直之知為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為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為魯仲連張子房者尚傲然而不誣也簞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二氏之鳴道于葵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先十先生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八

而文憲蓋嘗引以為友學尤遠于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又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可鋪張之將奚屬哉貫貫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為貧游仕有志弗強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肩與之友先生之有望于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書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不以是事為已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竭蹶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詎不容辭於是即其家求其文關於出處之大要者而敘次之併追繫昔所達聞為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于先生之墓而且以舌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真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沒身他日汗青有紀傳之儒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門人前太常博士柳貫狀

元故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曾祖伯信宋故進功郎累贈朝散郎

祖夢炎宋故朝請大夫致仕

父堯宋故承節郎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黃維吾發望宗雖豫章雙井之黃亦由之以徙義烏黃氏家譜有助者復自豫章歸居浦江於太史公庭堅為諸父行子景珪生琳娶靖康東都留守忠簡宗公女弟始又自浦江徙居義烏生子諱中輔字槐卿號細高居士殖學厲行嘗出遊行都題樂府辭大平樓上秦檜怒其議已將捕真于法而居士既潛歸晚以轉運使上其行義當得官未命而卒甥工部郎官喻公良能載其凡行于碑詳焉居士生子諱紹祖紹祖生子諱伯信累贈朝散郎伯信娶忠簡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生朝請公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為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人次配方氏生承節府君諱堯堯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娶徐氏徐氏奉議郎兩淮宣撫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九

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初朝請公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困金有女歸吳興丁氏而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婿也於是丁氏屢有子矣朝請公即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祝之蓋朝請公與王公同為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出雖以異姓為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始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歿抗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公扶柩行涉濤江歸下瑩域反壤而樹既虞而祭人謂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室困於征求之促數而偏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與以合污不崖異以絕俗雖黜胥大駟亦忍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夷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為之傾盡賓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懇倒壺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省為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區求解于道德性

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與衰理亂之故於諸史志傳中稍釋微言披發大義獨深會於心而未嘗屑屑為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範防也平生無厚嗜衣取充體食取充口居常怡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愠之容至其與隣翁野老醕嬉淋漓有晉士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足以觀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寄祿官中行正郎值明禋當任一子推與其姪及既歿乃沿致仕恩補公將仕郎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為泰定四年始以子貴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遊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于寶祐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于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童氏承信即監嘉興府節節鹽場伯永女今封宜人生子男五長潛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次溥次淇其二人口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即後公從弟灝滋所後父家益落其所以奉公上承實祭者公一資之女三人長適賈師嚶先二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十

十年卒次適劉成劉拱辰孫男六人檇樺梓口口口女二人其一適陳克讓其一未行曾孫男一尚幼潛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補秩召入詞林其夏扈從北都秋還及冬十二月望訃至京潛即日解所居官匍匐奔歸以卒之明年十月十二日葬縣北崇德鄉三釜山之原在秦孝子顏烏墓北五里而其南一里則朝散公三世大墓也方潛歸擇藏域相墓者曰維此為宜而其地則故屬之公子出後劉氏者矣劉氏子鼎遂奉之以多凡具塋壙切斲完徵工備興畚鍤其費一出於潛而不以諉諸其弟潛有祿食故也丁氏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之祖諱暉卒官中大夫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虎卒官朝散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嘉定癸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筮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解舍兵後丁氏家廢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郎仁東來為嫁其稚妹而孝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春秋家祭則別為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為二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某少

辱公之知遂得與潛定交文字間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潛取世科
某亦濫巾仕版抗走南北垂二十年歸見公而公方以耆俊為州里
一鑑乃不意夫大耋之嗟已遠及之去年夏某游浙右潛以書追遺
於吳門告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於世之立言君
子取文以表其隱許焉而未及為今既復土矣其奚以辭故件而繫
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酬焉之義也謹狀

祭文

黃黃祭文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七月辛卯朔男將仕郎國子博士貫謹因便
人南歸令 貞具家饌之奠昭告于先考高郵縣令贈承事郎府君
之靈曰 德薄能鮮實不肖似偶承家慶忝有位序於朝乃至治元
年秋由國子助教進博士三年春皇上推恩臣下以及其先始載定
褒卹之典而貫品在第七於格得贈封父母妻其四月命下遂贈先
考承事郎先妣宜人而新婦盛氏亦封宜人惟吾父早登科級甫從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先泗州墓焚黃祝文

膺仕而屬當易代卷道閑居蓋栖遲偃息餘二十年不幸不至上壽
以終積仁累行生既不享其隆沒猶推其餘以施及於貫所以顯祿
寵章延昭來裔者若水有源而木有本也糜于官守未能引去謹錄
副本令男直展奠墓下焚燎以告靈其不昧服此異數謹告

祭亡室浦江縣君盛氏文

貫幼而多艱長始知學因緣齒士忝冒登朝此由太常博士出提舉
江西學校躋秩五品于格得贈封父母妻既至官則以其名列上亡
幾命下先考承事府君加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浦
江縣男先妣宜人加封浦江縣君恩澤之光照映門祚顧貫何人克
遂臻茲是皆吾父吾母夙備全德不享其隆留以遺貫故得幸遭休
洽之世蒙被孝治之福重封疊寵賁及泉壤豈惟胃胤之華抑昭積
累之厚今以善代挈家東歸恭捧命書哭奠墓下并奉錄黃一通章
服一襲焚燎以告魂兮不昧服此哀嘉

昔我祖姑作嬪命族既壽而儀亦正以續因是有連猶裳綴爾先六
十年亂離刺促我泗州公弗堪荼毒往依姑氏遷于空谷遂與君家
裾聯袂屬時君方髫髻其在目我母曰嘻請婚予欲問年斯同不疑
何卜納采未幾母兮就木遂成配偶生理日蹙跋前疐後左振右觸
飾無華簪飯止脫粟賴君安之同憂共辱風雨飄搖一燈夜屋顧影
誰憐若積我讀艱難困苦覲沾寸祿隨燧漂流川航塗艱留撫諸兒
盡瘁鞠育微君自力雜顛巢覆我無他長研味策積因緣齒士技等
工祝再命登朝游改章服中從外補出長閑局載君借往章江之曲
之封寵數華緝自君得之如藝斯熟履泰由約藏昭千伏神理在茲
間者莫燭滿秩來歸因投倦足易著幽貞詩歌適軸期與君同料理
松菊庶幾衰晚各保胡福天既厚之又奪之速俾君不退出我罪醜
曉案孤憑宵齋獨宿孰視我相執調我餽夢啼成厥淚憤在禱人生
如電曾不轉瞬盛衰相尋何有羸縮翳翳夕陰隆隆朝旭究觀其終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七

種不及稜君以艱生之死不顯斂有棺衾藏有畚築兒雖未立尙繫
昭穆歸全之義君則何惡惟是貧家動若溼束六日暑霜僅終埋玉
茲卜新阡荆山之麓奉君就窆車已載輓半修在筵別君一哭俟我
同穴斯言可復

祭孫柩文

維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五月己巳朔越十又一日己卯阿翁與汝阿
爹阿孀以家饌祭于中殤童子阿柩之竟曰嗚呼汝果何為生也又
果何為而死也汝性非警敏而知務學為家法習不佻輕而知順親
為大行其言動嘖笑適有類于吾而吾之所以愛汝異他兒者以汝
為可託以嗣也去冬之十一月汝祖母死汝適店作既月乃止止而
面目手足稍覺虛浮醫言濕熱在肝搏血所致法當進涼劑用其方
服餌倏進倏退迨今春莫兩脚腕拘攣肺氣滿懣再更醫而證日以
加氣日以微雖藥食交進未輟而忽奄然逝矣吾蓋莫曉其故也吾
幸以文儒忝有位序而家學之重願後無繼大懼不能下見祖父居

閑二年見汝誦書習字稍稍悅可吾意詩書之脉藉汝以不絕而疾病侵凌方長遽折使吾哀莫之年重罹此變安得不惕然而驚靈然以悲也豈吾行負神明而貽禍于汝耶抑汝之父母不當得汝為子而反以闕汝之生耶棺斂既周三日而葬于高亢之地汝生于外家而吾世家于此汝之魂氣無不之其體魄尙歸安此土也一祭而訣老淚潸然忽不知吾肝腸之如割也尙饗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壬辰門人柳貫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奠為文告之日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磷緇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于心而宣于口其最精者為文辭微于辭則有險有易得于氣則有醇有醜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門變化莫神于詩雖古人其既遠尙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駕方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志

騁而遂躡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為戶牖以泉石為弦索悲天末之回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于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唯瓊璣惟游興之飄飄匪山巔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于龍雲上下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草之悽于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冷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晞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慷慨或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從倚問者長與遺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鑑雖年耆而未衰颯風歛其夕興駟玉軼而驟雲螭卜吉土於陽阿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輯眾美而為銘亦既瑑於卷石之碑重斯託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日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楸之堪依邈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魄彷彿其來俟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于藁裡不揚于列星則蒸為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夙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于樹劍淚徒沾于主衣爰因為位之初併

矢心以薦厄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尙饗

祭許益之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近故白雲先生許兄益之大葬有期先一日辛丑友弟柳貫馳詣几筵薄陳香幣之奠俯之以文曰朱子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啓儒先機籥之祕稽經誦傳而道闡于有言即事觀理而學本于自治凡精思密察之功所以為真積實踐之地雖實樞於衛人人得挹滿而霑醉然尊聞行知則惟齋峯獨得其至蓋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別濬淪義益精而辭益不費乃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是亦建安之翁季所謂真實刻苦之訓暮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性言之不顯而揭堂船山之猶未瘳非徒耳受而面承更益筵講而序肄茲寒泉一勺之多下注雙溪但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嚴之達識而遊於二老之間其傳緒之真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也山為障而川為媚奈何聖蘊之宗遂厭戎馬之氣兄時弱年展也立志上之從師猶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志

女之從人必先介而後贊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于進趨旋視之際曰微是子之粹凝其何以當任重道遠之寄命先生起從祠塾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跬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已則百之學必至于充類而為知晝畫糜以加食夜蒸薪以照字披攘典墳采摘訓傳務為高深宏遠而不墜于習俗之替翳苟蹈道之弗頗亦皇卹乎室之空而躬之悴於是推其緒餘以私淑諸人而戶外之屢屨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扣有大小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架正護之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有得而足以振聳羣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臣之議或飛剡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勤枉轡乃魏野之莫回豈朱雲之可吏望駒谷之逍遙祇以興尊德樂道者之一喟瞻金華之古墟炳哲民之遺懿當成公巖立于東而雲谷有朱衡麓有張若養賢之大鼎聯跗而參時彼一時雖號于專門而究其樂本同出籥章之一吹頃者文之淪亡變風作而雅廢庠校至

于喪儀射鄉爲之失位其言僞而辨者又不過沾沾向口之窮截截
褊心之刺兄於斯時獨能矯輕警情屹鄉社之長城表斯文之微幟
以其服之于身者修之家既興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爲兄則
吾季方之德之誠或其有二考大行已若然何致遠之恐泥百年七
十而疾病半之方託餘生於液齊胡爲奠楹之夢遽掩泣麟之袂駭
巷哭之相聞嗟善人之無類雖諸生越有心喪而弔服加麻禮適從
於義制用循踰月之期勉就因山之窳孟子謂所性根十心其施之
四體者皆生色之益臍莊周謂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循而致之未免
行名而失已然則義理之悅天爵之貴兄既優得之宜乎入此而出
彼若稍造物界予之隆則有子承宗有書在笥皆足以施澤於方來
而爲傳序不朽之計貫幸甚同門夙承未契自童習而白紛曾靡忘
于兄事雖蒙霧有行潛獲沾於微潤而鞭駑並發難進希于逸驥中
從宦以漂流偶叨承干班綴兄未嘗不爲之喜動于中適郵緘而藉
慰以兄念我之深固將脫略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實若炳燭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五 夢 選 慶

之鄰竊餘光之衣被迨倦翮之返栖相德儀之近只而龐公稀入于
郡城鑿齒有時而一請引短綆以汲深操鉛刀而就礪庶莫景之桑
榆不啻爲小人之歸而君子之棄善先駕之摧輪寧後乘之無蹟繼
今以往孰矜我愚孰撤我敬恐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自負韓門
之深媿幸工倕之遺則誠底法而未墜臨葬紉以泄哀矢子詞以爲
誄諒精爽之如存尙炯然而監視尙饗

祭袁侍講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越四日己丑友生文林郎前
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東陽柳貫謹以炙雞絮酒之奠致祭于友故翰
林侍講修史清容先生文清袁公墓下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
世道泰時亨豈人自致要其所遺有利不利或乘輕軒安行萬里或
取康莊出門車繁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後有先何適非義昔公盛
年蘊靈負智襲和家庭如酌取醴執業師門如琢就器及其仁熟不
績而藝一奮其飛進儀禁遠廿年三人遂掌帝制詞體深醇載振其

靡于時班行相顧易視國老承廷紳郎吏判裁政典牽引經旨有
考有詢必究必詰史策編摩翰墨游戲燕許常揚譽無虛美宸眷褒
賢付以史事剪剔繁蕪斟酌義例思方指目通觀成製遺奉命書還
告祖福燭煇既修綱榮樂只東第角巾北門綾被何取之廉不視其
屢矜悼之悲癩傷吾類自公已而世議日詭孰雅而哇孰黍而秕亦
既十年浸乖往軌休否亨屯吾何望矣貫昔踰冠承公教指麗澤堂
筵句章客寄親仁觀德賴發蒙鄙繼踵登朝幸聯班尾月夕風晨傾
壺實蓋進之席間引以自比泊佐成均公尤助喜乃俾介爾親子講
肄子何能淑以承公意漠北揚鑣燕南掛轄談笑交欣謔吟忘寐謂
吾與爾後死則誄弔哭違時子心媿取來拜塋門不見嗣子公神在
天公言在耳雞絮雖微有淚如水嗚呼哀哉尙饗

誄

馬景莊誄 并序

新定故城千峯遺榭有大雅君子曰容堂先生馬君質不去華通不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六 夢 選 慶

易介節孝之風刑于其家而儀于其鄉當是時守牧之賢若方公回
鄭公君疇阮公麟翁往往高先生之行而以處士之禮禮之章逢者
流蓋倚之以爲望者餘二十年子幸嘗介其二子解履升堂拜先生
於席前退而從二子遊如習射鄉隣之郊奉身工祝之位禮讓與行
非一日致然也伯子景莊叔子景仁齒皆長於子故子得以兄事之
而其伯叔友悌特隆景仁山接四方賓客入自力於學景莊佐先生
經紀家事囊橐細碎有條有理間亦從吾徒遊衍上下窮幽極深又
若不糜于世故而趨立塵埃事物之表者也景莊未三十時郡守察
廉舉孝以其名上之外中書爲署丹陽書院山長以不樂違去親側
棄不就其後部使者屢薦起之辭益力因得朝夕左右視時涼燠調
適旨甘致其養以承其歡昔子過先生見景莊容色不盛訊其故知
母夫人病數日景莊肫肫懇誠聘醫製劑必審必諦又數日母良俞
則復出聯尊姐如常時其孝愛殆天性也子後客京師聞景仁教授
桐川乞告歸省未及家卒而先生春秋高若無以自寧其志者景莊

刃情較泣開析至理先生雖強為寬析而思子之悲終夏夏在懷閱
三年年八十五亦卒然景莊氣完而貌厚養深而守固予意其將平
格老者無疑也泰定三年予補外南還則聞景莊以前二年甲子之
十月十九日死矣年六十一耳盛強者或不能以必壽而衰羸者乃
更以自全是豈理之固然耶景莊諱元椿娶賈氏子男三泰之申之
翼之泰之為武昌路儒學教授孫男六說詵詵詵詵詵詵詵詵詵詵
男女各一馬氏木出扶風而自常徙睦族望尤著宋兵部侍郎諱大
受生通判漳州軍州諱昔昔生進功郎諱友諒友諒生容堂先生諱
洪迪功於景莊為大父矣初兵部禮部尚書諱大同與徽文公仕
同朝以政學相引重而迪功復沿世舊往受業文公高第弟子黃文
肅公之門當文肅修定禮書時親承講貫問學淵源有自來哉惟其
識夫大者遠者之不可以一二素故能不以富貴盡其心科舉累其
志蓋至于先生再世而禮之教行于其家者粲然矣則若景莊之不
爽其承以自淑其身又可不謂之能子哉世之人常知按學問以求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七

君子而不知君子之盛有出於學問之外抑觀其所受而可知耳泰
之將奉景莊之喪葬匪湖先塋之次馳書告曰與我先人遊今而在
者非子其誰子可不為之一言乎予既重茲交誼乃濡涕為詞西向
以誄于其神焉誄曰漢萬石君以孝謹稱由奮開之而建是承易用
承茲其究不矜簡易維行進止維恆有服于躬匪學以能儻御訢訢
循規蹈繩使暢其風大猷可升東陸之墟小阜大陵發祥于人美輯
粹疑馬氏儒門世德烝烝匪前孰引匪後孰憑作之述之其培日增
方時淪汗禮壤樂崩維克思誠仁讓迺興其興伊何一家閔曾有大
斯立諸細易懲斂手足形以免兢兢有封斧堂有薦殺香惟君子世
累善如登相其家書刻在簡繒厥猷載之訓于來仍我昔交君謂我
其朋君今已矣撫棺莫磨矢辭作誄匪說之勝百年飄風變滅相乘
斯文在焉其尚足徵

啓

賀李彥方除廣東廉使啓

伏審自淮易節踰嶺建臺聽履上星辰久俟承明之入衣繡立香漢
重煩直指之將雖云歷級而升固亦選賢而授蓋臺憲為兵民之司
命而嶺嶠制蠻服之扼喉唯不盡平方伯連率之蕃宣乃申寄夫祥
刑使者之按舉持戟失伍果豈無其人哉求牧與芻必有任是責者
肆時猩嗥而颺嘯不過蟻聚而蜂屯何煩屈致於兵符正可究觀於
民瘼誰言潢池弄兵之赤子未易革姦我謂周原攬轡之皇華居然
成化暫勞按部即奏安邊恭惟某官比義具良史之才主靜存仁者
之用謀王斷國是養其氣於至剛立教正人心納斯民於兼善自試
金鑿之初步共窺繡線之奇胸拔藻立供奉班遲遲漏點簪筆登御
史府烈烈霜威更嘗太學之壘鹽精正曲臺之禮樂將徧儀于朝著
過寓直於寶儲奎閣然藜引中天太微而上樓船下瀨乘北風爽氣
而來凡而閩區越微之所經說若張網范滂之再見吟酣芍藥瓊花
之句需題扶胥黃木之碑鷓鴣之集魯門何至用詩侯之饗蚌蛤之
還合浦祇以形廉士之歌酌泉而我自不貪問俗而民交相慶好見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六

崔苻之聚胥為襍獲之歸昔周茂叔之始治是官訊獄每先于洗澤
乃呂獻可之薦更外服愛君深繫于隱憂此皆名世之真儒亦越爽
邦之哲匠是本之豐者未必遂而積之厚者用必周人惟舊而非新
瀛洲有真學士道將廢而有命龍斷彼賤丈夫願勒成巨唐一代之
經必敷求司馬二正之策矧明詔方勤于修纂而前聞尤務于蒐羅
作世采章須公筆削某為寮學省受服民編重未契而下交竊餘光
以自耀鷁舟沂洲有遯經從豹隱在山靡皇寶饒僕指鴛行之舊傾
心燕賀之私惟不廢于緘滕因併承于寢餼梅華玉節踰瞻蜀使之
躡茅屋石田甘老杜陵之曲有懷歸倚莫罄言宣

賀張希孟除禮部尚書啓

伏審疏籠形廷陞華紫橐郎官上右方參宥密之謀尚書後行遂主
儀文之事豈止朝神動色將令儒服增榮竊以庸禮而謂我即天命
卿而猶歲統日秩宗詢四岳蓋自古以允欽祠部總五曹亦因時而
始制惟品式采章之數有討論煥飾之功此豈迂闊于事情要以爾

給于國體矧大比賓興之伊邇而斯文柄任之宜專考其行而不掩焉尚古人之獨見觀其辭則過半矣抑知者之深機賢才或由是以朋升陽德亦乘之而主泰故反汗適彰于渙號乃改絃必貴于和聲偉哉喉舌之司萃此精神之運恭惟某官海岱英氣星斗純芒泱泱大國之風得諸樂本飄飄上林之賦自是仙姿供奉于貞元朝士之間醞藉出建安才子之右方執簡登圓丘而議禮伯援毫入西掖以書辭至今獬角之威好在鰲坡之藁曳履徑躋于法從合香初對於禁塗大蘇公素號詞臣不負向來批勅之手歐陽子再爲座主盡摠平生愛士之心使蠅螟無復獻謝則鳳麟自然薦瑞顯受進賢之上賞是名報國之忠誠余豈負官蓋昔爲貳而今爲長時不舍我猶前有疑而後有丞行矣陟庸企而延竚某情深賀燕迹後登龍兒子同遊要亦在門生之列丈夫未遇豈無望國士之知慶臆誠陳敷言則淺

代同門友上許左丞謝解啓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九 夢 異 慶

伏以右文初政下溫詔以興賢左轄眞儒妙洪鈞而播物遂使操觚之末亦叨充賦之榮化地深思私門厚幸竊惟文章與時消息禮樂待人興行自成周論士而來洎先漢設科以始傳之經術莫非明道正義之言證諸事爲壹是尊主苴民之學亦嘗究觀歷代之良法未可諉爲異時之虛文徒令談者之紛紜見謂儒生之破碎非特達遭逢於盛際曷庶幾鋪繹于宏猷噓六籍之寒灰芻菑古訓蒐百王之墜典上飾天明肆時鄉閭先德之求猶昔學校貢英之意如某者少而辛苦壯益漂流問因麗澤之講摩竊窺考亭之述作主人謝客笑爾五窮小子學詩慚予多識願言志永歌而已豈授政端對云然至若相如靡曼之辭與夫公孫愚憲之策一燈夜屋雖嘗弄翰以娛嬉萬棘秋闈胡直棄兵而盛戰聊以此而困造物豈憐我而拔泥塗置荀伯於在三何嫌小却如趙咨者有幾已媿先登奪標到手以若驚濫吹及門而實懼茲蓋伏遇某官單傳正學密贊化機師保萬民備悉彌綸之盛忱恂九德獨持監裁之公是以識之審故擇之精所謂

樂其善而忘其勢蓋親得于厦旃之至論匪徒專乎筆削之微權辱此兼收直爲殊遇某敢不益磨頭鈍仰副陶成科舉利祿之文姑爭驅于場屋道德性命之學敢有味于淵源抒謝情深敷陳語淺

通高副提舉啓

伏審寵疏宸綽光領儒紳禁路雲霄直希蹤于峻武泮林雨露乃屈意于斯文蓋司存獲引重之榮則老我遂蒙成之幸輒抒衷素併闡前旌恭惟某官言有樞機學無雕飾方七分說易拓開心上之經綸及一名薦書擢取殼中之科第願何嘗以成已爲德徒自詫其獵較從時歸乘半刺之車仕得初筮之吉曲江宴幕排銀榜尙春色之冲融廬山飛雪灑石瓦更塵襟之澡淪越三載如始至方千里猶一家屬聞卧轍以興謠已復問鈞而作賦出門西笑共期直上于蓬萊懷綬南旋未免低回于菽水雖大鵬有六月之息然神龍無百尺之蟠惟江鄉均視粉榆是楚材實生杞梓比乖涵育端俟封培觀魯侯之旂云將至止問齊人之成已迫踐更戒導從以肅驅載殺香而借往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三 夢 異 慶

夙宵命駕來暮有歌某媿甚負丞幸哉聯事庶幾泉阿雙劍之合卒成墳篋迭奏之和同官爲寮此席既還于本色一人得友予心竚沃于芳猷傾倚方深敷陳罔究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永康胡宗楫据元至正本校錄

右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錄古今詩五百六十有七首雜
文二百九十有四首初先生爲文多不存稿年四十餘北遊燕始集
爲書名之曰游稿及官成均轉奉常則又以職司名之曰西雖稿曰
容臺稿出提舉江西則又以地名之曰鍾陵稿自江西退而家居則
又以所居齋名之曰靜儉齋稿間嘗西游吳中則又以游名之曰西
游稿游而歸休日對烏蜀山歌咏自娛則又以山名之曰蜀山稿未
幾召還禁林述作日益富尙未名稿而先生沒遂爲人乘間持去今
所存惟七稿濂與同門友戴君良定其尤可傳者序次如右以先生
官至翰林待制也通名之曰柳待制文集云天地之間有至文焉相
軌而生相錯而成其間著蓋無時而或熄也故觀乎朝廷則制度文
爲聲明采章秩焉而有序觀乎宗廟則鐘鼓相宣籩豆帶嘉煥焉而
有意觀乎軍旅則隊伍嚴列旗幟精明肅焉而其犯觀乎政司則出
號施令舒陽慘陰凜焉而可畏觀乎庠序則禮教修闋上下洽比穆
焉而相親凡若此者皆至文所寓未易以一言盡也惟能觀夫會通

跋

一
二

則其精神之所流布往往凌厲奮躍不得見之於功烈必能宣之于
辭章此古之有志之士所以不出于彼必入于此雖其所成有不同
而不隨世以磨滅者則一而已先生素涵匡濟之學鬱而不能大振
於是悉歛其英華發之于文震盪汪洋自成一家之言或鋪張制作
之休懿或昭明神人之感通或序列兵戎之功伐或開陳善治之所
急或推原名教之攸繫肆筆而成其光燄萬丈自不容掩初未嘗區
區求工于篇章之間也國子監丞莆田陳公旅嘗評之曰柳公之文
靡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天曆以來海內之
所宗者惟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傷黃公晉卿及公四人而
已識者以爲名言嗚呼先生之於文可謂至矣可謂善觀會通而能
宣至文之昭著者矣使先生得大振所學功烈僅施於一時孰若斯
文之傳衣被于無窮哉雖失于彼而復得乎此有不足深憾也是集
既成廉訪使者余公關命廉侯阿年八哈刻真浦江學官尙餘古今
詩九百有七首雜文二百四十有八首未加銓次濂復同戴君分類

磨爲二十卷題曰別集授先生之子自燕之俾世世謹其傳焉至正
十一年辛卯歲春正月甲子門人金華宋濂謹記

跋

一
二

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為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為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藹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諱媯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閔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日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為貫故公自署其名為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謂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之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州或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梧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朝三

附錄

一

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為古文歌詩若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為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為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壽兄弟交尤密往來存抑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為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絕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為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絕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為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

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將仕佐郎國子助教由助教為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區茅輕丹播多致覆溺公請附以宅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為便勳戚大臣請論者三百餘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為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歸江守李侯惻為部使者所劾宅使者力辨甚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諡其子求於諡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沼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為神茲能鼓民不治將為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巧外以文林郎為江西等處儒學提

附錄

二

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為米八十一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為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宅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長短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修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獄其獄鉤擿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眾入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簞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部兼國事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憮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

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
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
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
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園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
其喪事靈輜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
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貞次同次因孫男
三人桓穎穆和早夭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
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
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
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
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
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
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覽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晚益沈

附錄

三 步 選 慶

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
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文集若干卷方彙次以行公之葬也御史中
丞張公起巖以居肖監時有同寮之雅故既爲之銘納諸壙中而等
復奉門人宋謙之狀屬潛爲之表揭於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
辱游於公最久知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後死者之責也非潛
其誰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宮公生其季逮今盛際以文
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翔翔後先于于而來
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
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
翰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歸公乎奚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
未喪儀刑具有表以石章刻在墓門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述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柳先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蘊

妣童氏

祖考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皇元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

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于有熊至展禽仕魯爲士師食采
柳下因以爲姓自後子孫寢盛世家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
始從趙忠簡公鼎自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
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以咸淳
六年庚午秋八月一日生先生於烏蜀山私第先生素有異質雖未
成人時即不苟取嘗隨高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

附錄

四 步 選 慶

其求而還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
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
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粵謝公翺栝吳公思齊遊歷
攷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闢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
不自以爲足復裏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
章戴公表元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
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爲之傾蓋隆山牟公應龍得太史李心
傳史學端緒且諸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
生又往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方矣國朝大德四
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
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龜焉雲海島嶼中先
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明一見輒器重俾
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爲名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徵
嘗語人曰東陽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

以墨一丸投之曰文意正印今屬子矣廷祐曰年丁巳先生年四十
八卷曹以士論所歸時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己未改
國子助教請時任在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
如神明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為其御史名監司者甚眾泰定
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事郎時方承平稽古禮
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先生為權準古今敷釋詳敘廷議莫
不多之數感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為之質行定名
三月皆畢臨江守李侯側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官至
集賢侍講法應得謚其子欲入金溪臨江事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仿
國者欲以其祖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然持
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錫封爵中書下其事
先生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亂請撤所部禁戢之沅陵歲貢包茹
四十餘匪茹輕舟搖押行吏多沈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附
他貢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慘輒棄不視先

附錄

五

生自相臣建船司以脩治之其當新者聽給沒入賊吏錢毋病民會
有力沮者不行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
三年丙寅先生年五十七以文林郎出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龍興
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聘延名儒孫轍為學者師士風為
之復振他書院不籍於禮官者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
領一員司之有力者常行貨求檄至則乾沒為奸先生盡罷遣分隸
所在學官提舉朝夕備歲進米凡八十石皆取於諸生篋橐中先生
謝不受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屠
據東湖書院田三百二十畝而贏先生皆為復之葺漢先賢徐孺子
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
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豐城學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
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
南康倉史坐飛糧林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獄其獄先
生為鉤隱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先盧

數間佳敞風雨而甃或不能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嵩壑海
內仰之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隆替之候風
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十二朝廷更化
徵用老成臺閣近日有以先生名聞于上者於是旨以翰林待制
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
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不恨矣會貢
舉法復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
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
下皆來歸賻館閣之士至於灑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
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
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家孫頴奉靈輅南還諸公相與陳奠
都門見者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三日與夫人盛氏
合葬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二年卒子男三貞
同因孫男三和頴穆和天女一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

附錄

六

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三卷藏于家先生局度疑定燕居
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
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為人
後遇之有恩不刻在家者生平以獎進人才為己任諄諄為勸誘至
老不倦人有一善播之惟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強記自
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為精詳善措法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
妙處不減李陽冰為文章有奇氣春容舒徐如老將統百萬兵雖旗
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嗔鳴叱咤之聲若先生者庶幾有德有言
為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既沒同門友戴良既著哀頌一篇以洩無
窮之悲復恐先生之羣行湮沒無以顯白於來世俾濼狀之濼雖不
敏受先生之教為深因不讓而蒐羅缺逸評騭成章以附家乘之後
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也日太常特為定謚史官特為立傳尙有采
於此云謹狀至正五年十月 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先生後復之七年其友烏魯黃公為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其得
自讀之未嘗不嘆公之深矣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
世類能文向先府君以升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
咸與不識或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
文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
耳而德之藉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温如春風肅如秋霜
祭如雲霞之卷舒疏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
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則家齊以之蒞官則官治蓋將
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
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敘而鋪張之後之
人為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歎
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
十歲而其出游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

附錄

七

遺

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
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
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予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
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
之望哉先生之子尚將刻公所著表辭於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
以知先生者附見於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至正
十年八月既望門人戴良謹記

初行制集跋

初行制集跋
初翻本及國初翻刻本參校一為雍正己酉謝浦泰自宋蔚如校本
轉鈔後有黃丕烈跋云與天順本五校字跡可十得八九且十五卷
中所闕記後俱全以云元板未必子虛惟增附文十五則刻本所無
江陰藝風堂藏有元刻本卷十四五闕餘亦有闕集屬饒星昉據謝
鈔本寫補今上海新印四部叢刊即據此本字迹漫漶處描寫多訛
卷十五目錄慈慧菴下諸題與卷十五所列諸文不符余以謝鈔本
卷十五對勘文皆對題爰據以夏正惟蔣氏懷思菴地主申屠將軍
祠記有日無文新修石門洞書院記處州路學歸田記日與文先後
互易按謝鈔本錄自宋蔚如宋蔚如錄自元刊本何以與終藏元刊
本兩歧增錄則據宋蔚如鈔本補入又增宋謝黃柳四跋余此刻以
元本為主以諸本為輔漫漶處多依天順順治二本考校其附錄新
增文十五則黃丕烈謂為元刻所無芟去以存其真季樵胡宗琳

齋	一	十	經
垺	齋	二	兒
鑄	文	齋	松
一	鑄	餅	風
齋	一	頤	鑿

光緒己丑九月
泉唐丁氏校刊
平湖徐惟琨題

錢思復詩序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余見其詩蓋知其爲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所著者以示余何其妥適清倩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風焉夫詩本於性情之微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於衷者苟怵于利欲而受變於世故之糾紛雖飾其言以爲詩固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於內者完而接於外者不雜故其發於言者若此烏虜詩豈可強爲之哉余蚤歲亦嘗有志於是顧爲貧所驅奔走埃壘之塗蓋久矣安得從思復日襄羊於雲煙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於天者乎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江月松風集陳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元錢惟善撰惟善字思復自號心白道人錢塘人領至正元年鄉薦官至儒學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退隱吳江之筒川又移居華亭明洪武初卒惟善初應鄉試時題目羅刹江賦鎖院三千人不知所出獨惟善引枚乘七發證錢塘之曲江卽羅刹江大爲主司所稱由是知名其作西湖竹枝詞乃稱斷橋爲段家橋爲瞿元範所譏並見瞿宗吉歸田詩話然考證之疏密與吟詠之工拙各自一事不以地理之偶誤病及其詩也其集在明不甚顯故

江月松風集提要

焦竑撰國史經籍志收元人詩集頗夥而惟善所作不著錄其傳於世者惟賴良大雅集所錄詩九首而已此本初爲惟善手書真跡藏於練川陸氏家後歸嘉興曹溶康熙中金侃於溶家鈔得又以甫里許氏藏本較其異同始行於世顧嗣立元詩選所錄卽據此本採入者也前有陳旅序稱其安適清倩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風品題頗當又有至元五年消安夏溥序以宋四靈指爲晚唐之人紕繆殊甚今惟錄旅序以弁首溥序則削不載焉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古詩

鳳麟別千載驥雅流餘聲南入蒼梧天鴻鴈誰誰鳴
目江上秋秋雲白英英扣舷欲何之山水遺韶韻
白馬幾潮汐震盪赤帝闕不洗鴟夷魂千年屬鏤血我
欲騎赤蚪東上探禹穴手披青玉書逍遙弄明月

送韓介石之平江財賦提舉分題得館姓宮

吳宮沒花草千年游鹿麋蕪徑空陳迹琴臺餘故基雲
木菱秀峰秋蕪生廢池湖波濬空碧扁舟想鴟夷伊人
已云在逸駕誰能追可憐當時樂徒令後來悲今君賦

江月松風集卷之一

遠游登覽卻蛾眉青楓莫天闊曠望瓊瑤辭

次韻

負郭豈無資躬畊樂田野交交桑扈鳴好雨光風灑扣
角長夜歌荷蕢臥牛下曉行隴畝間新水沒秧馬我聞
行路難自古多軛軻

五柳風脩脩牀頭酒初熟萬事不挂懷傲屣視金屋長
嘯歌遠遊瞻彼岳之麓餐霞飲沆瀣誓將老雲谷

懷李坦之

懷哉謫仙人白駒在空谷玄風不可攀高枝弄黃鸝馮
湖望西山爽氣炤書屋閒賦招隱篇悠然遠榮辱勸我
以浮白贈我以結絲落日錢唐江吞聲空注目閉門客

不來長歌飯黃犢

對月酌酒

對月不飲酒何以陶吾生明輝散空白照我千載情冷
然輒忘寐但覺風露清寒蛩雜羣籟天地皆秋聲流光
不可駐長江終夜鳴酒盡月欲墮浩歌倚曾城

陪吳叔異諸君吳山小飲客有期不至者作詩貽

之分得人字限十韻

曾嵐鬱孤翠幽亭萃嘉賓維時風日美適日江山新鳴
弦調初夏擷芳惜餘春息景生茂樹俯淵窺潛鱗雍雍
文字飲楚楚尊俎陳德馨幽蘭佩石潤蒼苔裊清賞暫
逍遙素期非隱淪黃鳥鳴吾傍嚶嚶若懷人百年幾良

江月松風集卷之一

會緬茲寂寞濱披拂松雲下結廬行卜鄰

松聲樓爲行可仕上人賦

南山多巨松空翠拂靈石石根蟠茯苓寒凝一泓碧結
樓俯清陰下有雲半席天籟發蚪髯神光生琥珀馮虛
奏韶濩震靈鼓潮汐猛若鐵騎奔銜枚襲空壁悄若鶴
在陰仙音飛九澤嫋嫋如有情泠泠寂寂無迹道人了不
聞落月滿樓白

送酸齋學士之西川

薊北文章客風流迴不羣潮聲秋別夢月色夜留君三
峽吞秦樹千峰抹楚雲形骸捐水石來往更殷勤

山邨輓詞

詩窮八十年江海正淒然玉塵風生頰青衫雪滿頭門
牆張籍俊墓表孟郊賢出處人皆識哀歌徹九泉

送沈敬叔之建德次王性存韻

惜別風花急喚愁江草新鱸魚肥可釣漚鳥靜相親月
轉星灘夜潮迴漁浦春贈行無好語家訓足書紳

湖居

負郭輪蹄遠殘春櫻筍佳湖天翻白浪山月黯黃霾夢
蝶烏皮几觀魚畫舫齋何人契幽賞高致到無懷

中秋見月懷故人

海月大如斗江雲明似霞秋聲歸絡緯草色起蒹葭席
散金蟾彩衣浮玉露華更深望牛女安得挂星槎

江月松風集卷之一 三

送洪安道歸睦并簡洪君實

講徹西湖席梅邊袂欲分明經期董子采藥訪桐君
賦經綸手江山錦繡文青溪回首處長嘯倚松雲

靈壁手印篇 并序

漢以江都王女細君嫁烏孫王女過靈壁嘗扶
其石後人鐫石為模腕節分明故述其事而為
之辭

漢香飛入烏孫國踰白龍堆行絕域萬里窮愁天一
方曾賦鳴鏑倚靈壁靈壁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爛胭脂
節神颺吹影高撩秋提雲欲補中原月穹廡作室牆以旃
佩環魂託胡歌傳當時雙淚灑成血血成碧色苔花堅

青塚相望去不歸歸時定化黃鵠飛千年恨隔鵝城夢
漢使過者空霑衣

王氏節婦詩 并序

丙子歲天台王氏妻為兵所掠至嵊縣青楓嶺
嚙指題五十六字石上投嶂江而死迄今血詩
宛然奉定初邑徐丞始上其事請立廟旌之晉
張仲舉首倡作詩一章邀好事者同賦又聞丙
子間襄陽賈尚書兒婦韓魏公五世孫也岳州
破被虜之明日以衣帛嚙指書長歌渡江中流
自溺而死其詩多有可稱者有江南無謝安塞
北有王猛之句士大夫咸膾炙之因感其節同

江月松風集卷之一 四

其事類故并及之云

昔聞襄陽賈尚書兒婦韓氏身葬魚嘗以血濺雲錦襦
至今波蕩青瓊瑤嚙指堂堂丈夫氣乃見蒼范甲兵際
倚舷不忍渡中流翻然直向龍宮逝嗟嗟赤城王氏妻
青楓嶺滑愁雲低嶂江水黑幽魂啼峭壁萬仞無由梯
望夫不來歸路迷石痕雨碧風淒淒君臣失國時所偶
兒女喪我家何有丹精貫日昭不朽朝廷立廟嶂江口
荆揚孰謂風俗媮嗚呼貞節無與儔二女允也忠義流
他年太史須編收

八月十五夜風雨後見月有懷

天柱峯高月華碧自古人間風雨隔飄然欲採蟾窟游

萬里陰霾如良夕玄雲忽開黃道明顧兔涵秋抱冰魄
婦娥偷藥長少年桂子蕩霏羽衣濕飛仙挾我凌太清
萬丈寒光湛虛白美人不來空夜涼白紵歌闌露花積

登五雲山

普覺遺衣久不傳五雲故色尙蒼然斷崖蘿薜三千丈
喬木風霜四百年龍井雨深泉獨厚漁榔潮上月初圓
寶坊金碧紅塵聚何似茲山更絕緣

永昌王傳長史杜伯誠還西涼索賦時伯誠以王

命收書

使星光動斗牛精黼黻殊方禮樂成青海昔爲傳箭地
玉關今有讀書聲東探禹穴千年迹西望秦雲萬里情

江月松風集卷之一

五

充棟汗牛宦術富要期多士答昇平

九日鳳池小集分韻得花字

寂寂禪宮一徑賒傷心搖落異繁華錦池冷浸鳳皇影
畫壁秋生苔蘚花九日江山又風雨百年臺殿自烟霞
徘徊快拭登臨目更約西湖泛釣槎

送曹克明員外之湖廣省

錢唐西望武昌城天際飛艎幾日程三峽波濤下江漢
九疑雲霧接巫衡笑談落落蕭曹佐登覽蒼蒼屈宋情
更把文風變丹微不須銅柱紀南征

送陳績古之會稽教諭

負笈西游未十年絕江又泛剡溪船碧窗夜靜雲分榻

絳帳春吟雪滿瓊人憶蘭亭晉文物神留玉筍禹山川
知君懷古登臨處喬木蒼烟思渺然

送邱以敬淮海山長

中州文學振家聲英妙當年月旦評鶉薦早登賓貢選
龍飛特被聖恩榮月明潮落金山寺雪盡江清鐵甕城
弦誦洋洋徧淮海憑高懷古有餘情

題杜甫麻鞋見天子圖

四郊多壘未還鄉又別潼關謁鳳翔九廟君臣同避難
十年弟妹各殊方中興百戰洗兵甲萬里一身愁虎狼
寂寞當時窮獨叟按圖懷古恨茫茫

分韻送諸賢胡允文

江月松風集卷之一

六

登瀛藉甚魁多士入剡蕭然訪故人野雪堆篷休洗夜
樵風傾蓋穩行春破琴獨羨戴安道衣錦孰如朱買臣
招隱歌闌却乘興濯纓時復過溪濱

久旱聞丞相禱雨上竺喜而賦詩

海霞炙日火流金萬里蒼旻不肯陰山澤那無作霖意
雲霓未答憫農心西湖夜熱波猶沸南土秋乾雨不淫
林下何人坐忘寐短檠賦罷碧窗深

方養心自廬山歸

時傳養心已仙去
故以丁令威嘲之

萬里扁舟拂釣磯琵琶空怨不霑衣廬山正想陸脩靜
華表忽聞丁令威種杏豈無高士隱巢松曾有謫仙歸
月明夢到西江上五老峯前白鶴飛

奉和左轄吳公禱雨天目山有感

乾坤亢旱兵塵後廊廟深憂歛問千里西成望甘澤
百靈前導謁名山清秋雲雨蛟龍窟白日雷霆虎豹關
俄頃神功迴造化作霖未許老臣閒

次韻答仲仁梁君

說詩久不來匡鼎千里月明歸思遲南國詞人空擬些
東關逆旅謾歌噫無才我乏瓊瑤報有志君看禮樂施
安得錦箋三百幅便風日日寄相思

喜得家信

昨夜燈花今夜書西湖歸夢綠陰初吟邊欲寫留春意
呼酒旋烹雙鯉魚

江月松風集卷之一

七

雪夜

水鏡冰凝玉萬家有人和雪嚼梅花夜闌酒醒歌招隱
欲喚扁舟向若耶

凌室冲冲已鑿冰兩峯高聳玉稜層漁郎睡熟蘆花被
冷照篷窗雪一燈

過清壑雲扉用吾子行留題韻

縣壁削青雲繞扉挂藤走翠石鉤衣洞簫聲遠人何處
風送巖花撲面飛

題高彥敬竹石

并序

彥敬自跋云草窗出謬紙一幅就被視浣僧筆
磨臭膠墨命畫竹賴有紅友一尊少助浩然之

氣故有此君子不可轉之妙態校官仇山邨屠

月汀鄧匪石今歸之吳子靜子靜乃草窗外孫

故及之

石似於擇竹似槎尚書醉墨洒流霞弁陽寶繪今餘幾

片紙清風想外家擇音宅林也又音徒於擇虎也於音烏

四月十九日與字木魯子昇登雷峰塔

百鷓鴣聲兩部蛙不知春色在天涯綠陰千里飛紅雨

濯錦江邊正浣花

送王君寔赴南臺都事

并序

行省都事王公君寔近除南臺都事宸翰所定
也將行求饑章其人天性至孝以親喪未葬不

江月松風集卷之一

八

輦酒者十有七年臺省交章史館立傳起身憲

府書吏兩任廉司知事以河南都事而為南臺

監察御史以江浙都事而有是除所至以廉能

清直見稱

翠埽蛾眉蹙浪花江山乘傳挹清華羽儀要路參臺閣

骨鯁平生相國家傳列太常旌孝友班聯御史劄姦邪

遙知案牘無塵務簾捲芙蓉畫煮茶

江月松風集卷之一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故宮春望次平禹成韻

登臨休賦黍離章千里江流接大荒
劍鎖血華空楚舞鏡埋香骨失秦妝
薛蘿山鬼啼螢苑荆棘銅駝卧鹿場
寂寞萬年枝上月夜深猶照舊宮牆

久雨大風

蒼生愁暑雨甲子變秋霖風自西方至
雲從六月陰間雜休舞劍聽鴈欲霑襟
渺渺江湖夢區區賦畝心東南稱樂土
早涉異中原淫雨憂天漏顛風畏海翻
早禾登越甸秋水浸吳門學道甘清苦
脩然愧飽温

江月松風集卷之二

懷師魯國賓二君子

讀書燈火似秋涼夢筆還成五色章
風雨雞鳴君莫舞江湖魚樂我相忘
清談常想東西席高卧何須上下牀
它日遠來山水窟苔花如雪扣漁榔

奎章典籤達兼善除南臺監察御史因寄小詩奉

賀并簡大龍翔笑隱長老

風雨雞聲起夜闌相思欲寄翠琅玕
校讐東壁圖書府搏擊南臺耳目官
萬里江行過采石九重天語出金鑾
它年了卻埋輪志芋火山中對懶殘

送趙季文侍嚴君心遠公宦浙東帥府

江驛霜晴木葉乾庭闈正喜共之官
山中圖史隨賓幕

海上旌旗擁帥壇島嶼琛兼百粵秦
兒采藥渺三韓知君覽勝登天姥
定駕長風振羽翰

和沈若水山居韻

誰識山中隱者廬白雲無路問樵夫
閒將擗葉初衣佩靜試蓮花刻漏壺
入海已憐方士拙卧雲偏羨列仙癯
甕頭春色多藏酒更有琴書足自娛

送吉甫赴江西省同考試

楚士如雲集豫章百年文物自歐陽
雕蟲未足追騷雅相馬當知出牝黃
寶劍徹天占太史一作音相珠簾捲雨宴
滕王此行聲價南金重要貢真材作棟梁

早發葑門得風直抵阜林泊

江月松風集卷之二

白龍廟前風浪生扁舟初離闌間城
嫵媚霜月屬千里顛倒衣裳雞五更
櫓咎漁歌江入夢帆迎野色樹移城
葦間何限秋蕭瑟愁絕胡笳出塞聲

寄題邢氏清寧樓廣微天師題扁

縱日東南極杳冥乾坤萬里正清寧
檻憑江樹霏煙雨簾捲淮波蕩月星
賓譙仍招古滕客仙書聊憶紫陽銘
秋風三疊詞難和樓上居人本姓邢

述懷

倦游湖海十年餘人物如雲想國初
貞觀名臣重房杜建安才子數應徐
聞雞起舞關河壯射虎歸來事業疏
便欲巢松尋五老短檠依舊滿牀書

送故朱僑卿安厝定山斗門

埋玉空山巷不歌春暉精舍鬱嵯峨
釋龍頭角驚雷雨木客衣裳雜薜蘿
入樹雲霏千點翠山溪泉涌半江波
懷人俯仰成陳迹漫憶蘭亭記永和

送南泉陰陽教授許存古北上

南游千里宦桐城春滿錢唐衣繡榮
禹穴藏書期太史客星犯斗覓君平
驛晴馬上看山色江夜燈前聽雨聲
折柳不堪容易別望雲心遠定縣旌

送浙西憲掾王庭訓遷江西

長風挂席向洪都憲幕諸郎喜有儒
雕鶚九霄同奮擊鯤鵬六月快搏扶
學傳齊魯文無害詩到匡廬興不孤

草色綠波天共遠尊前莫忘唱吳歛

宮詞恭和符安理鎮撫韻

放生池上月沉鉤掖樹如雲易得秋
鐘動景陽梳洗早轉轡聲轉井幹樓
夢驚鴛瓦落宮牆殿鎖長秋怨夜涼
教授後庭今白髮舊時博士漢披香

題兩童牧二牛圖

齊侯聞飯牛黃帝問牧馬二豎真若人
三生已忘我應無醉尉呵莫止宿亭下
遲遲高柳陰解衣盤礴願

杏花

等鶯期燕引游蜂知隔垂楊第幾重
壇近緇帷忘晝永

宮催羯鼓助春濃絳烟輕潤香鬢衰
紅雪乾團粉淚銘寂寞曲江人不見
貞元朝士憶時雍

次彥清韻送斯道

葛洪有約遊天竺惠遠無心過石橋
溪樹鎖青嵐雨霽湖風皺碧岸冰銷
忘形野老時分席洗耳山人昔挂瓢
橫碧齋西夢泉上春猿秋鶴定相招

送魯子昇

作吏能忘勢逢人每說詩同庚慙我
長莫逆受君知語輒傾肝膽情難慰
別離江湖還有夢風雨豈無期

卽事

江月松風集卷之二

壺隱初迷谷樓居欲近江攤書山繞
席岸幘月臨窗白

題賈治安同知秋林平遠圖

烏汙秋筴青蟲撲夜缸蕭然無物累
靜勝此心隆軒蓋昂昂五丈夫傲然
下睨石於擇扁舟人似青山瘦折簡
從來不可呼

送胡彥明之台錄事司宣差

入政裁煩劇承恩擢僑髦窗芸堆舊
笈宮錦製新袍台嶺連天姥霞城枕
海濤弦歌有餘暇送日到金鼇

懷陳子敬王子仁

倦游年少滯江南憂患驚心百不堪
韶海有人遺白葛洞庭無客寄黃柑
涼風拂社聽喉嚨夜雨移燈覆手談
寂寞歲寒梅共我月明索笑碧雲簷

出金字經

梅柳香滿苑王居丞相旌旄映使車四十二章傳貝葉
五千餘卷集金書當年鹿苑無文字後世龍龕校魯魚
要與石經同不朽河清海晏太平初

義獻能書稱異代騰蘭傳法度流沙天香字字融金液
雲錦重重華寶了義何須談般若前身我亦寫楞伽
儼然似會靈山日欲向龍宮訪大家

西臺都事劉文美東平人來游江南訪舊今回淮

西

西臺辭案牘南國泛舟航淮海壯游夢關山古戰場秋
風秦樹老春雨楚萍香此際多佳句驚人奪夜光

江月松風集卷之二 五

入蜀題行紀遊吳憶講幃一廉伸正氣羣枉畏公非讀
律師黃卷論文友白衣明時休老去臺閣想風威

山居有懷

窗前草帶不須刪車馬來稀夢亦閒夜雨欲添漁浦浪
夕陽偏照富春山豈無高士藏玄豹會有幽人寄白鷗
見說城南春正好相期杖屨過桃關

春日寄平常居士

硯落燕泥書滿樓看山卧到越中游一池春水養科斗
半樹夕陽指牝牛野菽療飢多荀蕨隴雲呈瑞盡來牟
北窗人在羲皇上應掃蒼苔枕石頭

寄題野航亭為洛水陳景文作

靜觀塵海日茫茫大地誰能一葦杭祖笏不妨傳相業
漁蓑正好藉禪牀晚潮欲上橫春雨秋水方深感夕陽
萬里卧遊唯一息白鷗入夢是滄浪
筆牀茶具了生涯彷彿當時畫舫齋雲卧東山思入剡
雨吟西澗記遊淮百年泛宅同漂梗萬事虛舟等夢槐
自是人間閒宰相不愁炎瘴過瓊崖

江月松風集卷之二 六

江月松風集卷之二

江月松風集卷之三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洛陽陌

驅車洛陽陌周道何透遲玉帛走侯甸金湯固城池潘
令好桃李阮生多路歧銅駝卧荆棘索靖獨先知

隴頭水

嗚咽隴頭水東西流至今胡馬不敢飲野狐時見侵月
明古蹟在冰合交河陰隴底有白骨銜冤啼夜深

關山月

落落漢時月蕭蕭古戰場揚輝子卿節逐影細君裝高
映玉關外低沈青海旁不似閨中夜只照繡鴛央

江月松風集卷之三

長安道

車馬如流水樓臺結彩虹王孫來戚里豪士過扶風不
靚衣冠盛空閑意氣雄寫有亦何事日暮醉新豐

折楊柳

何處好楊柳攀條贈遠行花飛渡江水客醉蹋歌聲秋
色彫偷塞春陰接鳳城一枝不敢折為近亞夫營

梅花落

笛裏梅花落何處最多愁紛飛江月夕吹破隴雲秋腸
斷白榆塞夢回黃鶴樓行人不堪聽雙淚滴孤舟

湘淚竹管

黃陵廟前指佩玦龍影搖文織湘血翠帷塵滴不乾雲

湘水無聲楚魂咽蠻娘弄作吳娥吟五音嘹亮生枯節
一聲直向天上聞手挾飛仙挽秋月嗚嗚似向烟中語
十二螺鬟排律呂黃鶴樓空人不還斷腸聲裏招神女

金銅雙驥哀歌

闔閭城外吳王陵金精化虎會上騰漢侯珠襦爛玉柅
秦皇銀海燒魚燈佳城鬱鬱二千載摩挲長狄今何在
石田耕破雙裘蹄泉下房星黯無彩雲霧晦冥辭夜臺
朱斑鏽澁華生苔哀哉弔古伊孰鑄好事稱是神明器
我疑出自祁連冢百戰功成殉龍種

峴山分題送錢德謙之湖州學錄

山在州南五里唐李適之為別駕嘗登此有酒

江月松風集卷之三

樽在焉東坡守吳興日亦嘗登之有詩云吳興

勝襄陽以吳興襄陽同有峴山故也

我昔游吳興冥搜峴山首前瞻李別駕後仰蘇太守文
章世爭傳風雨樽不朽登臨豈無人二子名獨久因之
憶襄陽形勝開闢有羊杜常愛之聞望揭星斗致令墮
淚碑感慨千載後虎踞彼則然漁釣此為右兩地雖云
殊能事果在不煩君弔陳迹長歌傳卮酒

早起

披衣起危坐心清聞曉鐘流光入窗白月澹西南峯游
魚躍風藻幽禽翻水松青山如齊沐遠樹煙為容舟人
與漁子菰蒲深處逢

保叔塔

金刹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江樹晚逾青鑿
屋岩藏雨黏崖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吹正沈冥

酸齋學士輓詩

身騎赤虬攬江海手攜錦囊拾蘭蓀月明采石懷李白
日落長沙弔屈原萬里壯游遺劍履十年高卧老乾坤
萋萋芳草漢陽路王孫不歸遙斷魂

南谷平章壽福樓落成

壯觀湖山開甲第黑頭宰相考中書氣占牛斗窺南極
手摘星辰切太虛賓客風流常滿座神仙縹緲好樓居
飛闌十二標霞外注目吳山千里餘

江月松風集卷之三 三

江心寺分韻得風字送陳輔賢之温州教

永嘉美山水物色分禪宮斷流涌金碧倒影驚魚龍兩
峯橫翠黛雙塔臥彩虹齋鼓答寒沙漁歌生晚風蕭然
地形勝迴覺塵囂空維昔有帝子駐蹕鯨濤中至今小
金焦突兀摩蒼穹陳君富春彥五歲稱神童三年為博
士豈徒事雕蟲江心隔千里客星渺孤蓬

題華山圖

西岳秋高翠插天紫霞堆裏卧神仙長生漫憶金莖露
消渴惟思玉井蓮石室有圖空想象洞房無鎖絕攀緣
遠游約我乘風去白谷青崖思渺然

送著作兼善赴奎章典籤

龍飛天子中興年使者弓旌集俊賢閭闔早朝班玉筍
瀛洲夜直賜金蓮五經同異須劉向三絕才名數鄭虔
黼黻當時遺老在長歌黃鶴送樓船

題采薇圖

海濱二老共歸周扣馬鷹揚事不侔寂寞西山采薇後
清風未許屬巢由

謝公墩分題送蔡恒之赴建康江寧論

鍾陵何鬱蒼中有半山寺緬懷謝公游盤桓此攜妓當
時縱清談于今見高致舒王起千載休官老其地蕭然
愛茲墩胡為較名字嗟公雅好事閒處亦留意是墩在
穹壤正與秋豪似那知人去來豈識姓同異嘗觀達人

江月松風集卷之三 四

心於物了無繫道不殊町畦情偶寓形器君行弔古餘
一笑遣塵累

送魏好義尹分水賦十六湖

東來眾水發新安歷歷桐川第二灘萬疊冷雲藏亂石
一江春雨落驚湍青山隔樹連漁浦白鳥迎潮入釣壇
地占客星高隱處時飛鳧鳥上岩端

題金明池圖

金明池涌橐駝虹駕幸瓊林歲歲同貔虎羽儀陳鹵簿
魚龍角觝戲珠宮樂游臺殿今成沼習戰旌旗昔蔽空
寂寞畫圖傳後鑒六飛回首塞塵紅

懷泳南江并簡黃晉卿州判

憶宿南山小蘭若蒲牀莞席岸烏紗掃雲曉辨諸峰樹
聽雨夜煎雙徑茶白傅中年緇貝葉遠公何日刻蓮花
逃空欲避人間世江海蒼蒼可泛槎

長洲苑分韻題送于夢臣赴平江經歷

長洲陳迹帶姑蘇倒影曾臺枕太湖綠草一川春走犬
青楓兩岸夜啼烏絕江旌蓋誇吳使佩苑文章勝蜀都
登覽無煩重感慨菱荷香裏想乘鳧

題吳和之所藏玉麒麟

石名
靈璧幻成麟一角鳴球尙想獸踰踰泗濱無復供王貢
木潤玄雲寶繪堂

題柏仲節所藏錢舜舉金碧山水

浩蕩鷗波萬里春回頭車馬九衢塵往來共載乘魚客
掛讓相逢化鶴人蒼雲溪山浮紫翠蓬萊宮殿涌金銀
桃花流水知何處猶有征夫遠問津

懷大滌山李坦之徵君古律二首

巖巖石室山高卧如太白殫霞誦黃庭嘯月呼木客軌
途脫軒輊武庫森羽戟翠瓢酌丹泉清風振重席雖談
老氏玄猶抱左傳癖曠尋方外遊杳若人間隔飛仙渺
逢瀛弱水浮碣石吾將泛星槎子亦躡鳧鳥鹿門走冠
蓋韋衣慕岩澤歸去來山中巢雲在蒼壁
常思脫屣出塵寰何美封侯過玉關夷甫不平牛背上
石生無事馬蹄閒家懷東里蕞蕞菊樓對西湖而面山

何日攜書游大滌翠蛟亭下聽潺湲

訪一溪長老宿桂子亭

杖藜清遠溪幽事獨神領澗碧繞嵐霏林綠散風影坐
忘人間世卧游塵外境何年援鳥羣歸來鍊丹井

宰淵徵昇仙詞

武夷九曲水縈迴棹轉歌聲夜壑哀鍊藥偶移丹鼎去
乘雲豈待玉棺來夢歸淮海身爲鶴壽及喬松背有鮐
見說仙書遺肘後六丁下取叱風雷

題王氏壽慶堂

先世居蜀

江左衣冠蜀又吳蓬萊清淺見麻姑碧桃洞府非塵世
玉樹階庭卽畫圖采藥他年入龍虎捫參何日返魚鳧

江月松風集卷之三

六

九霞觴進長生酒五色雲中舞鳳雛

題畫扇

銀氣蒸成雲白嵐霏散作空青中有幽人小隱松風澗
水泠泠

秋熱

融風未肯西秋陽逾六月夢登天姥雲坐想蓬婆雪列
仙好乘空王者勵扇喝若人不復見滄浪一輪髮

送極元講師主四明

杯渡蒼茫不泛查蓬萊雲氣赤城霞蜃樓上繞靈仙宅
貝闕潛通海若家書講風生鐵如意夜禪月照白蓮華
知師訪舊山陰道細數千峯過若耶

過吳淞江

柔櫓江聲急垂虹曙色分天風搖素浪海日破玄雲
肅夜來鴈營營秋後蠶詩成渾不覺漁唱隔煙聞

雲濤軒為吳孟師作

剛仙逍遙埜埃外乘鸞穩坐金臺背笑彼壺中縮坤軸
廣庭何處聆天籟蒼茫豈但豪嵩衡浩蕩直欲杯蓬瀛
蜃氣樓臺倏變幻鶴形車蓋相逢迎須臾迴駟向天目
把帝青珠捫斗宿冷浸瓊田漲冰谷倒射龍宮搖貝闕
前導山靈後河伯笑珠石華擎海月歸來齋居浙江滸
嶧山之碑爛秦雨四壁蕭蕭懸石鼓鐘鼎冠裳輕一羽
日與天香游時歌大人賦夢想澄澄秋萬頃目數英英
春五素東海揚塵走蒼狗勸君且酌杯中酒一息萬里
且搔首更招子虛問烏有

江月松風集卷之三

七

輓傅景文

卧病西湖曲招魂富渚陽賦高唐八韻律熟漢三章丹
旒風為馬青山石化羊應從赤松子不見少微光

悼西山猿

老衲敲松喚不還黑衣何處落潏潏慣曾索果西湖上
無復號弓楚峽間挂月影沈千尺樹嘯雲聲斷萬重山
羈雌寂寞成孤怨更約他生獻玉環

喜白髮為陳師復賦

勲業無成散似樗青銅欣見二毛初中郎興動秋風起

太傅詩成壯歲餘皎皎易汙時一沐星星難染漫干梳
等閒得此無情物自有忘憂滿架書

華顛何必嘆浮生正喜朝梳雪數莖黯首難思秦子弟
馬肝空賜漢公卿不愁春去成雲往惟愛秋來對月明
老去故人容易別登山臨水更多情

題廣微天師昇龍圖

噓氣成雲薄太清墨卿靈怪視池腥波濤光采失雙劍
風雨晦冥驅六丁朱火騰空超碧落翠鱗垂水捲滄溟
真人上挾飛仙去安得攀髯過洞庭

題節婦呂氏傳後

有序

江月松風集卷之三

八

齋三公學父子舉其學乃出西山真公鶴山魏
公學者稱寬居先生節婦年二十九季長卒有
一子名述生甫三月時南江寇盜充斥人死兵
戈者十七八呂氏能披荆棘犯霜露保育其子
若女且全其家至治二年春二月郡邑長史文
學博士奉承詔旨備醪餼具禮幣旌表其門

世變殘居日冰清斷織時始知家學舊不與國風衰旌
表神明裔流傳絕妙辭柏舟懷往古烏繞越南枝

江月松風集卷之三

江月松風集卷之四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杭學初正講座憲使吳公命也詩以美之

使君天下士草木知名姓威風凜直指恩露承寵命相
府往僉司薇垣前秉政繡衣重監臨驄馬相照映齋沐
謁賢官釋菜見先聖拜跪瞻衮冕夏擊備鐘磬衿佩歌
鹿鳴牙應肅魚騰升堂成揖讓振席竦觀聽教由師匠
尊禮始皇比正巍坐煥且嚴高談響斯應道統續泗沂
造詣希顏孟經籍光日星訓誥陋王鄭皇家羅俊英鄉
賓推孝行六館四方萃五老萬乘敬被漸王化遠弦誦
士風盛微公執舉揚有識咸贊詠儀集一旦新補嚴千

江月松風集卷之四

一

載慶公賢如昌黎公學似安定辭闢異端熾齋肆諸生
泳不棄小有才所貴焉用佞去邪直踰繩燭幽明比鏡
獨憐敝貂蘇眾拔飯牛甯譽歸月且評事待秋風請鳳
池山公啓豸冠陽子諍何時居中書蒼生慰懸罄

贈真風道人

平生遠慕列禦寇御風冷然九州九西行入秦北走燕
東浮並海南窺斗漆園傲吏八極游崆峒真人千歲壽
逍遙更上歌風臺弔古戰場一杯酒

題龍虎孫希文尊師為蕭泰定所作丹房寓隱圖
結茅雲裏萬塵空辟穀相期伴赤松晝夜常明羽人國
春秋不老蕊仙宮飛騰舐藥容雞犬蟠伏成形看虎龍

縮地壺天今有術願辭羈絆問參同

春游曲和傅子通韻

蛾眉曉壓黛雲冷蟻波綠汎秋蛇影千金難買能賦人
轆轤聲沈舊宮井青絲不梳慵蚤起十二螺鬟翠相倚
鸚鵡解言天上愁紅雨香漂御溝水義車急急催飛光
杯中淺深愁短長東鄰誰唱斷腸曲游絲落絮春茫茫

金蓮

凌波仙子出塵姿飛燕身輕太液池翠葢紅裳空曩娜
錦心黃蘗自清奇美人觀步行春處學士承恩照夜時
五老峰高誰攬秀卧游開對碧漣漪

定山十詠

江月松風集卷之四

二

風水二洞

洞在定山南稚川嘗鍊丹於此東坡與李節推
同游唱和見集中方玄英許鄂州林和靖皆有
詩

空穴來風自吸嘘垂巖出水广渠渠天門此際通閭闔
海眼何年泄尾閭隱者難招應化鶴飛仙可挾更乘魚
留題太守懷蘇白好事今無五馬車

鳳凰雙髻

鳳凰山名在定山西其頂有兩峰儼然如髻形
鳳來天目憩東南瓊樹巢空百鳥慚千仞翱翔秋縮髻
兩峯髮髻莫棲嵐誰嘲風落烏紗帽自借山為碧玉簪

仙女洗頭休望岳相期岸幘對虛談

朱梁夜泊

在定山北江船抵算或避風俱泊橋下

長虹下飲逆流渾雪色沙寒石鬪喧晚飯鐘催鄰驛寺
宵漁燈映並山邨月明欲解江靈語風橫難招海賈魂
省得楓橋曾繫纜一蓬烟雨夢吳門

定山早行

謝靈運富春渚詩有曰定山緬雲霧卽此也

前峰月吐四更初空翠沾衣積雨餘溪火夜明經略約
澗雲秋重負籬條篠林虎與人爭畔茅屋雞催客趁虛
不似關山行役者勞勞服賈遠牽車

江月松風集卷之四 三

六和觀月

在定山北山名月輪寺臨大江遇月尤奇古錢
唐令張君房曾宿月輪寺月中桂子下塔如牽
牛子咀之無味

招提高占月輪峰樓閣清虛十二重秋憶天香飄古桂
冷凝岩雪落長松池光照夜明金鯽塔影橫江卧玉龍
聞道廣寒從此往竹房開處約飛笳

五雲賞雪

在定山北梁普覺禪師道場宋故事每歲臘前
主僧必奉表以雪進黎明城中霰猶未集蓋其
地特高寒云

獻瑞名山自昔聞化人臺殿雜金銀樹靈尙吐三花秀
雲凍全銷五色文鳥絕空江知棹泊鹿迷深徑待樵分
興來更上高寒處此境應無蕭使君

龍門曉雨

在定山西雨峰壁立如門上有龍潭能興雲雨

歲旱禱之輒應

神剗峭壁竦雙扉雨挾腥風下翠微黑入太陰迷爽氣
白翻葦薄散朝霏螺橫雜樹應藏景蛟吐癡雲未霽威
回首他山新似沐登樓時攬女蘿衣

漁浦春潮

與定山相對謝靈運富春渚詩有曰宵濟漁浦

江月松風集卷之四 四

潭者是也邱希範亦有旦發漁浦潭作

江漲夜來高幾尋輕濤拍岸失蹄涔遲明帆發星灘遠
盡日舟橫雨渡深杜若風回賴鯉上桃花浪起白鷗沈
越人艇子來何處欸乃時聞空外音

浮嶼藏魚

在定山側浮江如盤石下有潭聚魚玲瓏可觀
潮出海門中分爲兩派東派沿越岸向富春西
派則直抵茲山而迴諺謂之回頭浪

潭色空澄島影孤潛鱗時出逗天吳浪吞泗磬秋浮玉
月照驪龍夜吐珠萬騎西來疑灑灑扁舟東去想陶朱
沒淵每笑窮漁者何處烟波覓釣徒

浙江耀武

將壇在定山北每歲春秋萬夫長分翼江上帥
士卒習水戰於此

年年江上習舟師故事相傳劫火池春日樓船觀晉將
秋風弓弩學吳兒素車白馬迎旗隼紫鳳玄夷畏虎貔
日算元戎歸細柳散花洲畔凱歌時

觀廢宮城

吾聞女媧氏立極斬鼇足又聞帝軒轅疆理定坤軸外
以禦裔夷上以應列宿犬牙各有分雉堞遙相屬後世
慎屏翰磐石固宗族召伯力營謝齊侯重城濮下逮虎
視秦北勞萬里築漢興閭左戍子嬰天下戮在德不在

江月松風集卷之四 五

險此理甚昭燭商辛尚雕峻劉徹務窮黷季氏憂顛與
公孫恃巴蜀胡云歷代亡不鑒前車覆維昔宋南渡錢
唐稱韋韞衣冠晉王謝鼎社周郊鄔地氣有回旋天道
好反復長江既失守炎祚迺錄江山仍畫圖廟闕盡
回祿載瞻金翟壘願號□□毒恢基鑲女牆分甄甃僧
屋壤灰餘雪彩朽壁爛椒馥色侵禁籞莎根蟠故宮木
內湖亂蒲荷人家種菡苜古感耆艾攀危讓童牧哀
哀孤夜鳴啾啾鬼陰哭歌殊彼黍離傷深茂草鞠千年
城復隍萬變岸爲谷撫懷慨金湯臨風送鴻鴉秋峰遠
掃眉夕陽聊借目平生渺堪輿藏可一粒粟盛衰傳自
然不寶戒吾辱

過環山求虞卿家訪申屠光遠

千峰繚繞似環滁中有幽人此讀書三徑曾陪羊仲入
一亭還擬醉翁居晚風馬上花難折春日窗前草不除
可喜異鄉同是客他年絕跡樹爲廬

久旱酷熱以杜詩林熱鳥張口爲韻分得口字

朱鳥居炎荒蒼龍集癸酉賜烏爨雲漢山蜩蛻塵垢天
飄韜玉符風鐸絨金口洞庭收雨工常山潛電母魚跳
渾渾波龜坼每每畝渴想秦陵瓜虛懷華峰藕歡應遲
御史冤豈在孝婦載瞻天咫尺願賜水升斗

劉時中待制見和定山十詠作詩以謝

玉堂學士來湘中笑攬衡霍吞雲夢西瞻峨眉呼太白

江月松風集卷之四 六

南望蒼梧登祝融射魚昔號立眞子樵青隨處攜詩筒
扁舟匹馬萬里外曾渡瀛海過崆峒識荆再拜二十載
棄繻誰復憐終童辭官錢唐聽江雨願言擊壤歌元豐
定山品題自靈運屹然當道江爭雄雲泉靈洞自奇絕
燒丹嘗聞留葛洪浮山下鎖蛟龍窟百川砥柱爲之東
五雲高標太古雪月輪直上清虛宮招提翬飛翥龍鳳
漁子暝宿蘆花風是問勝概難指數作者往往皆名公
山靈昨夜見我夢喜得珠玉傳無窮杖履何時此幽討
澗色舊觀重發蒙問公前身竟是誰香山居士東坡翁
分題賦三高亭送王彥昭之平江

長往非求身後名此亭高占五湖情歸吳豈爲尊鱸計

去越終皆粉黛行漁子一時隨懶祭詩人千載預鷗盟
筆牀茶具扁舟興還約烟波老此生

近竹軒

參差翠繞屋西偏手種琅玕已十年座有清風多簡冊
門無俗客勝林泉北窗夢到羲皇上東里家居剡曲前
投老此君同寂寞橫經才罷又鳴弦

題江行圖

七澤秋連楚雨昏布帆千里向荆門舟行莫近清湘泊
楓樹青青上有猿

故迪功郎項君輓詞

君諱某字用文台州臨海人也國朝取宋之師

江月松風集卷之四 七

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風所私具疏留已

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
論時事斥其情狀讀史漢忠義節概之事必感
慨或至垂涕以迪功郎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
亾矣大德中嘗具便宜行事為書萬言將上之

既而自名退翁以終其身至大三年夏五月壬
辰卒年五十七後十六年當泰定三年冬十一
月壬子葬

江海之官後乾坤革命初醉醒千日酒出處萬言書淚
落忠臣傳名全義士廬使公蹟上壽應可致安車

望雨

落月相隨曉挈瓶井符何處汲清冷雲霓失望憂千里
河漢成章歌七星驅厲文能訟風伯禱龍官屢謁山靈
孰知太守勤民念歌市重看喜雨亭

送張仲舉赴昇庠訓導招

巷居身已困流傳江海聲名四十年鸚鵡賦成因鸚表
斗牛光徹見龍泉史雲豈肯留賓閣侯戴終期難帝前
若到秣陵應效古未容秋興理漁船

次陳君瑞游鳳凰山光明寺

左瞻劍戟龍門並上脫冠巾鳳髻雙齋近木魚鳴晝廡
行遲松鼠落晴窗雲深不覺山藏寺溪漲應隨雨到江
未識此中真樂地三生先喜俗緣降

江月松風集卷之四 八

芙蓉次斯道韻

池上殷紅一萬枝紛披應不為秋衰錦城主者愁風雨
玉案仙人浣粉脂蘭棹涉江辭越女雲裳擁水却馮夷
月明四十有餘里夜宴何須步障施

江聲得五字

小海歌闌渺平楚中流日暮猶鳴櫓怪疑鐵笛和龍吟
清應冰弦出魚舞響入蘆花暗長潮寒吞樹影晴飛雨
溯源欲聽巫峽秋夢繞峨眉月三五

竹軒為吳江朱君賦

若人嵇阮流高標疇敢伍家居近吳淞種玉繞環堵寒
碧千畝雲秋聲四簷雨開逕友元卿瞻淇師衛武怡情

卽邱壑忘情孰實主徑造謝翰□□□□□□□□
□□□□□□□□□□□□□□□□□□□□□□□□

失題

□□□□□□□□□□□□□□□□□□□□□□□□
眩搖雙碧

吐火心靈養寸丹寂寞剡中餘野興裴回歲杪浹農歡
山川何處真奇絕晴泛扁舟十八灘

苦熱夜坐

樓居小溪上涼生二更後流螢入深竹鳴蛩息高柳浩
歌欲凌歛新浴聊去垢靜引白團扇沈思碧筒酒散髮
濯風露開窗納星斗明河與海通皓月隨雲走幽賞勿
造玄佳句難成稱所懷不可招南澗蒼髯叟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三月既望求虞卿申屠光遠葉子寔諸友載酒過
西山酌右丞公墓飲泉菊亭

真人漢飛龍孺子羸失鹿三輔歸版圖九有走臣僕豫
章收楚材遺珠貢揚牧黃鵠下瑤池白駒出空谷緬惟
右轄公戎裝映儒服堂堂貴黥相便便夢松腹騎箕感
商宗烹雌遇秦繆英雄北海孔詞藻東吳陸一時彗星
疏萬里澹州秃名因直言奮恩被昭代錄虎賁與大明
紫微端秉軸羊裘耕富春赤松期辟穀翩然五湖舟南
歸得休沐首邱全要領不貽隴西辱我生後百年慕蘭

江月松風集卷之五 一

仰高躅相逢盛德後再行西山麓佳城何鬱鬱爽氣殊
肅肅至今白雲裏猶藏君賜轂麗句吟月梅遺文記泉
菊玉筋丞相篆寒芒射人目彼哉負國者地下有餘慘
公乎不可作醜酒宰上木

奉和太常博士柳公浦陽十詠詩

仙華巖雪

縣北有仙華巖翠掌浮空雪景尤奇

仙華生白夜光澄五指分明最上層冰凍金莖承沆瀣
月寒玉筍插觚稜麻姑羽蓋從空降少女雲輶自此升
幾欲凌空披鶴氅罡風浩渺興難乘

白石湫雲

白石龍湫在縣東南能出雲為雨

霧雨深涵白石泓魚鱗屋冷氣輕清中藏異瑞成銀甕
下隱神蛟見白嬰巖客裁詩春靄靄山靈澤物夜英英
誰因肺渴刺寒冽澗底歸來更拾荆

龍峰孤塔

在縣東龍峰古塔寔為蒼龍左角

歸然特立梵王宮梯級惟容鳥道通翠壁雲綃紅劫火
鐵簷鈴雨落秋風高標插漢蒼龍左倒影橫江白鶴東
何日捫蘿尋勝迹不愁千里目難窮

寶掌冷泉

寶掌山唐千歲和尚道場有看經行道洞巖寶

江月松風集卷之五 二

出泉極甘寒

清冷寒沁白芙蓉靈物蜿蜒古有龍山見曇華森寶掌
洞藏貝葉殷金鐘聽猿欲訪三生石見鶴還疑五老峰
赤腳只從泉上去蕭然臥雪看雲松

月泉春誦

月泉書院祠朱呂二先生學者肄業其中

泉在空山月在天東萊夫子武夷仙擔簦有客來長白
載酒何人學太玄心印寒潭同皎潔書聲春雨雜潺湲
一燈肯借棲松桂飽聽南薰鼓舜弦

南江夕照

南江橋西望原麓返照如畫圖中

目盡江南送夕陽空明直下接漁梁千重雲岫連平遠
五色霜林映渺茫孤鷺倒飛天上下長虹高卧水中央
白雲紅稻多秋思付與詩翁了醉鄉

潮溪夜漁

去縣五十里溪流始大有魚鰕之產

魚鰕溪產正鮮肥水沒蘆花舊石磯答簪候潮秋得計
參差吹月莫忘歸九淵貝闕疑龍國一道漚波似鮎埼
黃帽櫂歌回夜半船頭高卧綠蓑衣

東嶺秋陰

縣東東山嶺平林廣野秋常多陰

青山失色暗丹楓廣野平林杳靄中半嶺無雲時慘淡

江月松風集卷之五 三

尺天不雨亦空濛冥冥南向藏玄豹漠漠東開見白鴻

高處夕佳難攬結掃除陰翳待雄風

深裏江源

浦陽江源出深裏山在縣西十里

深裏淵源萬古流遡洞誰解泛扁舟險疑灑瀨來巴蜀
高訝崑崙近斗牛混混直從開闢有洋洋未許網羅求
東行須過浦陽浦清詠難追謝守遊

昭靈仙跡

昔黃帝少女於仙華巖上升山下有昭靈廟水

早禱之輒應

肌膚冰雪藐神人此地昭靈迹未陳華表鶴歸終解語

鼎湖龍起復攀鱗雨香寶積瓊田曉露冷琪花碧澗春
仙馭時隨青鳥去定陪崑圃宴羣真

半間雲

白衣蒼狗自悠悠川上山中任去留賓主已忘同舍宿
神仙何事帝鄉遊無心更出千峰雨有約平分一榻秋
寄與聽松閒宰相好來怡悅伴湯休

瓊花賦管侯家所植者

廣陵移種謝家池折却東風第一枝承露掌寒生玉粟
鬱金香重綴冰蕤女車曾過唐昌觀煬帝空遊后土祠
十二闌干天上夢看花應不似當時

故翰林待制劉公時中輓詞

江月松風集卷之五 四

平生寶繪燎素友有酒長教笑口開中夜聞雞曾起舞
晚年愛菊竟歸來聖賢欲獻王褒頌絳灌那知賈誼才
悵望龜溪埋玉後湘江雨濕釣磯苔

奉送前御史監察河南僉事達兼善移官淮西三

十韻

弱冠魁高第臚傳執鴈行臨軒知主聖獻頌屬臣良御
酒頌光祿恩袍出尙方聲華初赫奕眉宇最清揚秉筆
居青鎖登瀛步玉堂窮經聞道統瑞世應文昌慣立螭
頭陛曾含雞舌香冀階詹日表芸閣侍奎章才可儔東
觀勳宜紀太常玉書探禹穴石鼓識陳倉學士陪天上
詞官近帝旁規忠進洪範斬佞請干將烏府風雲會金

陵壁壘疆法嚴秦御史篆通漢中郎薦刻符與論襄惟
肅憲綱在廷我獬豸當道去豺狼拜命辭中禁分司震
大梁舉賢持藻鑿務本篤耕桑往事摩銅狄終身感素
王金龜憑要眇鯨海入蒼茫舊約桃花縣新除枳子鄉
攜家來恰幘乘驛度餘艸講易懷龍井論詩繫燕頰同
心如律呂分手未參商楚望陵藩屏徐方接要荒石牛
仍角觚金斗直光芒山憶浮槎至州傳戰艦藏絕江應
泛月入境定飛霜人物周公瑾神仙魏伯陽長淮萬里
外鵬鷲正翱翔

曉入白岩山

溪橋低小路縈迴樹裏人家門未開馬上西風涼

江月松風集卷之五

五

濕雲吹下白雲來

騎馬入亂峰乘流絕溪渡曉來岩上風吹落樹頭露

故婺州錄事文林周公輓詞

東南耆舊半彫零士類於公見典型秋色愁予雙淚雨
夜光墜地一文星扶搖曾擊三千水富貴將登五十齡
爲縣有能公論在傳家清白遺麟經

凝塵冉冉總帷寒痛絕郎君曉問安進士杏園三月宴

勞人花縣十年官山中圖史遺雙硯海內才名惜二難

此別豈知成隔世西州吹淚灑秋蘭

却掃城南水竹居病多時讀養生書四知清節辭金際
五字新詩夢草餘聽雨每留聯卧榻看山空約借肩輿

天台高遠清江闊丹旆翩翩祖奠初

滿城縣學瑞芝并序

浙西憲府經歷汲郡劉君瑞卿前爲滿城縣宰

新脩孔子廟時天厯元年冬也越明年有芝草

七華一莖生大成殿中右楹礎石上監察御史

南鄭王君伯循序其事於是諸公作詩以美之

有美滿城宰芝生孔子堂文明來瑞異德化見慈祥泮

水魯歌頌齋房漢樂章因之挹眉宇髯戟凜秋霜

題郭天錫山水

擁腫無根山癩頭銀雲截翠半空浮酒醒拭目知何處

華嶽飛來一片秋

江月松風集卷之五

六

秋熱得雨有懷

今夏五月涼殘暑不易過楚氛蒸火雲商飈動塵堞涸
澤鱗鱗虞大厦燕雀賀寒泉當晝濯茂樹終日坐玄白
逃士嘲丹鉛督兒課蛟龍候帝符霖雨須王佐力田歲
仍旱良農心亦情忽爾天瓢傾令我客愁破萬事傳漚
波百年同蟻磨秋高海濤壯夜朗江月大天香桂一枝
地籟竹千个懷人當此時狂歌誰敢和

東叔仁并寄子平徵君

天際長風送曉帆林深空翠裊春衫新知傾蓋渾如舊
多病論詩儘不凡紅雨入窗花簌簌蒼雲穿壁筍纖纖
子陵臺畔能同隱何必商山與傅巖

述懷寄光遠并東城南諸友

野人無事久忘機肯信紛華有是非
花信欲闌鶯百轉麥芒初長雉雙飛
書中歲月仍爲客枕上江山屢夢歸
時復思君倚深樹不知殘雨濕春衣

青青草色接平蕪翠浦千峯入座隅
戴勝晨呼採桑女於菟夜警牧豬奴
羽觴洛水間修禊單袷温泉想舞雩
欲泛蘭舟過春渚一樓烟雨似西湖

紅塵飛不到岩棲燕子人家樹木低
兩岸春風吹杜若一株寒雨濕棠梨
指桐仙去山中邑訪戴人非雪後溪
幾夜思親惟有夢柳花路上蹋香泥

書懷

江月松風集卷之五

七

春夢渾難記年光不可留
絮輕隨野馬樵熟醉林鳩
綠樹深藏徑青山直上樓
功名等閑事一笑拂吳鉤

偶成

苔花洗春雨藉此聽潺湲
終日無客至滿樓都是山

寄光遠

沙淨花如雪江昏雨似絲
山靈揚鬼火木客和人詩
萬里丈夫志十年童子師
此行深自愧未謁子陵祠

上巳懷古

泛雪舟航似剡中種瓜邱隴想江東
當年三鶴成陳迹只有青山尚姓桐
不見風流葉右丞橫山陳迹復誰登
老拳曾醒將軍醉

賦醉櫻桃

當日蘭亭恐未能

寄求唐卿

求仲不來閑竹徑子陵難見隔雲山
已拚斗酒留春住更約扁舟載月還

富春附海船還省侍望拜子陵祠堂

祥鸞來西南五兩候明發龍驤萬斛輕
鼉鳴五音節烹羊祭波臣巨壑東連渤
饋餉方走燕樓船不征越時余遊富春
附載看山笏望拜子陵祠客星炯林樾
他年如陸行瓣香重上謁歸來見慈顏
歡喜入心骨嗟爾畝畝民輕命鮫鯨窟
利啖亦細微風濤乃倉卒渺渺三神山
蒼蒼一毫髮鞭石笑始皇欲令海波竭
至今採藥人島

江月松風集卷之五

八

上成珠闕疇能往從之桃花千歲月

送李士廉調浙東帥府史并柬石室禪師

借問東遊何日還滿城柳色唱陽關
惜花心老笙歌裏夢草詩新案牘間
兩地相思幾風雨片雲只隔一江山
老禪雪竇非塵世試聽玄談半日閒

送姑熟陶性之學正赴京師求仕

赤縣觀光日青雲發軔初長楊應獻賦
行李只挑書五柳曾歸去三茅亦隱居
聖明今在上不仕復何如

賦醉櫻桃

問道隄陂稱蠟櫻熟紅仍帶露香傾冰漿
出盎和崖蜜火齊堆盤化水精樊素口脂難
並美烏孫肉食謾傷情

尊前從此誇風味曾與歌姬解宿醒

送陳輔賢侍母之郴州與宦簿

十年學就何蕃舍百里才淹楚子邦
桂嶺風霜連橘井洞庭烟浪接郴江
維舟夜聽啼猿獨入饌朝供躍鯉雙
別後夢魂思舊業富春山繞白雲窗

送王景賢侍母之閩省父

雲海移親舍天風送客桅
東書吳子國訪古粵王臺
嵐氣千峯雨灘聲半夜雷
燕山翻入夢一路桂花開

送桂希賢還四明

爾家住近慈溪曲陟岵觀雲客身獨一行
作吏走官府十載明經笑場屋
丈夫落落志四方讀律師古卑申商

江月松風集卷之五 九

養親寧免干升斗取士未可拘尋常
江山清奇數明越千里東歸正炎熱
禱雲處處望霖雨息蔭時時防道暘
扁舟早發江之舉別酒更酌新葡萄
亟趨庭闈侍扇枕重來應及秋風高

江月松風集卷之六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題漢陽老人手卷

漢陽老人年七十一身白屋勝朱扉往來歧路風波險
搖落江潭樹木稀坐上歌聲彈劍鐵壁間燈影挂弓衣
故山何處交遊盡歲歲春來送鴈歸

送魏好義宰樂清

樂清茂宰之官去山瘦溪寒一路秋月下鮫人來象浦
雲間禪衲過龍湫弦歌百里兼農事翰墨三年了宦遊
王謝登臨舊岩壑不妨退食繼風流

送李德夫福建運司書吏

江月松風集卷之六

吳柳初黃越樹丹照人秋色送征鞍雲隨親舍回揚子
山引郵程入侯官萬石鹽饒輸海賦兩潮魚上助盤餐
武夷我有南游約欲借扶搖駕羽翰

十六夜登拱北樓看月蝕

龍宮涌出白蓮花拱北樓高疊鼓搥萬里光輝瞻玉兔
三分破缺食金蟾長歌野老頭垂白再拜微臣額跼沙
夜半冰輪復端正誰從海上泛靈槎

寄中竺長老竹泉禪師

嘗過石橋尋遠公塵緣未得一相逢澗聲如雨月明夜
兩箇猿啼千丈松

送馬士瞻北上

十五年前烏府掾說書幕下最風流陳情似聞李令伯
好事復見韓荆州五弦手彈海月曉一樵夢到江雲秋
此去定除山水郡泛紅依綠肯同遊

東柯博士

芸香閣下丹邱生十年不見雙眼明圖書一代聚東壁
風浪扁舟歸赤城落筆楚山春雨曉披襟海嶽秋天晴
欲求樹石挂林屋夜半只愁神鬼驚

賦歲晚江邨

何地謀生樂吾農卒歲情不辭王賦重但願秦階平水
縮江聲落風餐雪意成同雲如可解斜日尙能明

送李時方回東平

江月松風集卷之六

吳山青入縣門來一徑蕭蕭長綠苔南國棠陰遺老頌
西河柳色故人杯九天應戴神羊立千里仍騎瘦馬迴
別後逋仙更相憶春風開徧手栽梅

壽松老人汪拱辰八十

蒼髯綠髮古仙翁自住空同第幾峯欲采紫芝從綺皓
却摩銅狄問喬松珠明秋水蚌胎老酒釀春花琥珀濃
冰雪相看彌壽艾此生夢不到秦封

賀段吉甫新任照磨江浙行省

祥琴初撫拜新除喜劇彈冠欲廢書南省再從丞相幕
西山相對騎曹居黃柑分宴參珠履華服承顏侍板輿
間道詞章多藻麗紫薇香露筆花舒

王激夫輓詞

十歲能詩早絕倫前身應是玉樓人共稱王勃天才敏
自顧虛翻骨相屯龍劍匣空啼鬼母象車賦好冠王賓
西山何處埋瓊樹愁絕梅花野水濱

元日紀事

望闕衣冠拜紫宸九重鳴樂相韶鈞上天膏澤何多雨
下土萌芽自發春門外泥深騎馬滑橋邊水上倚樓頻
饑寒最喜條風早歌罷青陽已得辛

初春聽雨

殘年立春十日雨客子聽雨萬端憂五更狼藉梅花雪
一似蕭騷梧葉秋野岸宿雲穿樹出湖天新漲壓城流

江月松風集卷之六 五

一晴鳴鳥在窗戶拄杖相期載酒遊

元日次韻

朝廷有道荷天恩元日常陰置勿論春事憑梅問消息
年華看竹長兒孫田翁火炬占風色海鬼桃枝蝕浪痕
送故迎新無限意不妨醉倒罄壺尊

次韻黃孟成貽默齋先生

翩翩佳公子吳娃相勸酒便娟杜曲花依約章臺柳寄
書魚滿尺買笑珠論斗若非玉堂仙定是金谷友

與默齋先生聯句成口號

官柳新晴啼乳鴉外甥昨夜喜還家河鮪江鱗都供酌
獨奈春寒惱杏花

春風吹開杜若花春日多病憶還家自是老懷容易惡
錯怨鄰女弄琵琶

菊隱為求唐卿賦

聞說富陽求處士百年心事付黃花九英燦爛秋餐露
六氣澄清且食霞種竹門前同蔣徑見山籬下似陶家
兒童報道松膠熟便澆烏巾不待賒

運司經厯范明府致仕歸太原

海上篇章細討論白頭幕府最承恩吳鹽美利踰猗氏
晉產奇材過大宛江上春潮桃葉滿道旁夜月李花繁
島居民力疲煎竈扶策何時扣帝閭

送梁叔遠

江月松風集卷之六 四

人慕張翰入洛年東書來覓賀循船綠波草色江南岸
絳闕虹光冀北天異路飛騰辭狗監故鄉拜掃識牛眠
臨歧愧乏黃金贈爛醉桃花酒十千

送王文振還魚臺

春雨杏花落繡帷方讀書江河行泛鷁鄉邑夢觀魚作
賦殊王粲明經將魏舒慚無繞朝策握手更躊躇

元宵月蝕

不復燒燈似往年無風簾幙看嬋娟彈箏玉宇明千里
伐鼓冰輪沒半邊不信中秋有妖孽可憐今夜最清圓
五更光魄渾依舊怪語深慚盧玉川

粉團花下夜飲

並花碎翦玉團團晴雪飛香夜不寒恰似玉人相對立
酒樽移月近前看
姑射仙人白羽麾夜深和月下瑤池落英散作白蝴蝶
香滿東風金屈卮

題錢選毛女

榭葉紉衣紺髮青宮妝變盡尙娉婷君王若問長生藥
只有胡麻與伏苓

送滕義甫赴建康學訓導

建業山川似伊洛故人文藻並應徐佩衿北面諸侯學
幣帛東來御史書宮樹雲荒龍映虎岸花風細雀銜魚
明年定有公車召却擬橫經論石渠

江月松風集卷之六

五

次孟伯貞韻寄罕玉庭

道人新刻蓮花漏不肯出城頭髮長一榻松風時入定
半簾梅雨晝燒香溪聲衝激青林曉山氣侵陵白苾涼
見說移居舊安養我來翻恐老僧忙

端午日與劉環翁遊故內寺

百尺青桐宮井西當時曾見鳳來栖轆轤響絕西風起
從此月明烏夜啼

題竹石

怪石蹲虎爭欲射老竹化龍誰欲騎飛將不來仙客去
白日海霧精靈悲

次韻晨起二章用答吳寅夫見憶之作

晨起悅新沐散髮風霧涼沈沈北窗雨素書閱岐黃燕
坐萬念寂空林簷葡香思君成夢寐春草滿池塘
晨起坐高閣焚香誦黃庭樹合野雲碧山浮江雨青神
不在尊俎酒清肴亦馨扁舟望子久拏音未由聆

建德山中洪水雨後作并寄默齋從事

洪發建德郡瀕洞裂崖石蛟蜃夜移居雞犬朝失宅客
子憂緒繁江山亂清碧杖藜不出門行潦高數尺螢火
息風篠窗戶雨氣積涼月盪殘暉光照牀頭白牀上無
所有芸香二三策懷人耿不寐披襟坐通昔

送洪省吾歸瀆安

君家山水鄉耆舊半遺逸讀書錦溪上平生事著述識

江月松風集卷之六

六

君因令弟晤言能幾日相見既遲莫賦歸復倉卒雨林
碧冥冥雲嶺青律律岩石忽破裂裂江波尙奔溢扁舟從
此逝六月海風慄余聞彼山中大木多椅漆山水有餘
音爲我斲琴瑟斲成尙相遺鼓以軒轅律豈無南薰來
返我太古質君歸與世違幽棲保貞吉濯纓松下流長
嘯時抱膝寄與山中人悠哉勿輕出

送月明德從左丞相公人貢朝賀

送客江河秋潦新涼風似水月如銀掄才南省儀曹掾
進賀中宮贊相臣野澗斗牛連析木天高玄武直鉤陳
清尊九月都門道定對黃花憶故人

八月二日夜與仲仁孟宣同坐聽雨

寂寞疎簷榻清秋坐鄉晨乾坤同是客風雨獨愁人巷
閉休洒酒燈明更接茵詩成還寄遠欲採越江蘋

再送梁叔原

三月曾期上國遊遲遲行李又經秋月明太液飛黃鶴
塵滿長安躍紫騮兩榜名門見橋梓一尊故里酌松楸
楚楓初赤吳雲白若過蕪城試倚樓

題張仙人隱居圖

百年曹氏宅萬古張仙山藏書白雲裏結屋青林間泉
迸石虹裂樹深溪鳥閒我欲從子遁騎驢相往還

洪安道輓詩

自悲獻玉屢無功夜壑藏舟萬事空家學一編耽傳癖

江月松風集卷之六

七

客懷千首坐詩窮梅花有約開湖上桂樹無香死月中
見說錦溪墳墓好幾時絮酒酌西風

江月松風集卷之七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東湖老農為盛仲任作

老農生計在東湖二頃良田宅一區斗酒熟時多稻蟹
扁舟到處有蓴鱸風霜兩鬢秦毛穎烟雨千頭楚木奴
便欲相從買黃犢醉吹鐵笛和吳歛

送鑑虛堂分題得多稼亭

多稼亭前祝華封家家擊壤樂時雍雲連白水觀秋刈
月滿青山聽夜春每喜豐年占二麥更看甘露降雙松
帶經久欲追高鳳早賦歸田去學農

九月晦日張機仲同宿明慶亭會堂上人房是夜

江月松風集卷之七

讀羅昭諫詩

寶坊金碧近閭閻道沈沈警夜嚴萬石華鱸驚海獸
四簷鐵鳳語蜚廉傷時我豈同昭諫覓句師能及道潛
一榻茶煙清夢熟因思松濕酒冰簾

十月望日雨後與湯鼎臣過包山福泉

峯迴路轉絕人煙葉隕霜乾塞澗泉山勢斷時江自見
石根疎處樹相連人生安得灰為念衲子從教雪滿顛
忽有海鷗潮上起分明落照在漁船

寄牛彥伊

不見故人今幾年移家江上看風煙銀絲鱸膾銀鮮美
石勢蟻蝨何連蜷詞藻故鄉追晉問聲華他日擅臚傳

梅花遲子西湖酒乘興何須雪夜船

聞項可立先生訃

文星此夜落丹邱知是仙人赴玉樓久待明堂修禮樂
豈期高閣東春秋百年邱壘今歸璧萬里江湖不繫舟
堂上慈親踰九十哭兒淚逐海波流

大風雷雨電是日漳州李智甫作耗

江城奔雨撼風雷飛電如驅萬馬來蜥蜴吐成嵩頂見
蛟龍攝取凌人猜聲疑玉斗鴻門碎勢似冰山白日摧
个个錢文如刻就未應傷稼必為災

送文煥回揚州

洞簫吹徹玉人家騎鶴樓高酒幔斜春滿揚州二三月

江月松風集卷之七

明年我欲看瓊花

送安慶董榮卿之徽州試吏

聞昔安豐有董生昌黎為作董生行淮水湯湯出桐柏
迄今千載揚嘉名爾家安慶鄰安豐譜系蓋與生同宗
李掾相攜過南省時復負笈來橫宮遠遊不負丈夫志
捧檄初為郡曹吏新安高高江發源西風挂帆疾於騎
無徒簿書廢文學要識吾儒有真樂紫陽嫡傳今在誰
為持瓣香訪林壑

次韻錢良貴江行

晚潮西下月東出欲弔鴟夷事遊茫鼓角高樓森虎旅
帆檣遠島聚魚商秋聲衝激風濤岸暝色接連煙水鄉

無限客愁禁不得芙蓉城郭夜偏涼

題方仙翁手卷

先生聞是漢諸儒長往千秋不可呼
偶向青天騎一鶴絕勝赤縣下雙鳧
史官自昔遺名氏仙蹟從今入畫圖
顧我平生耽讀易欲從雞犬扣虛無

仙翁即清溪道士

送劉彥昇百夫長致仕歸毗陵

盟府勲勞舊清時將校閒有官居澤國無夢到天山
老識兵書變醉乘煙艇還秋風吹畫角興在五湖間

送徐子羽回建昌省親且過金陵訪舊并東笑隱

長老

楚材落落似君稀重過金陵逸興飛
燕子巷深秋草合

江月松風集卷之七

三

鳳凰臺舊晚山圍十年學古猶爲客
一日思親便賦歸暫向石頭城下泊
好從丈室問禪機

送李士元歸河南養親

談笑胸中有六經掾曹辭去鬢星星
江心見月秋偏白淮口逢山晚更青
捧檄誰知毛令喜濯纓共詫楚人醒
綠衣正好尋幽討只恐徵車下驛亭

讀錢伯仁墓誌

錦樹彫零譜牒分先生高臥富春雲
水邊種竹聽秋雨石上看山對夕曛
白璧沉埋甘隱遯黃金鋤去樂耕耘
清風不與身同泯宰木成陰鶴守墳

題風雨歸牧圖

野陰雲氣合蒼茫辟歷山精白石藏
蓑笠歸來牛背穩不迷風雨似尋常

不見人烟聞鬼車長林昏黑雨如麻
晚晴卻看前峯翠過得溪南即是家

班姬題扇圖

無復承恩柘館春偶題紈扇淚盈巾
賦成不費黃金買羞比長門失寵人

送張小山之桐廬典史

君家樂府號吳鹽况是風姿美笑談
公幹才名傾郡下子山詞賦擅江南
霜晴萬木丹青變雨暝千峯紫翠含
縣幕從容釣臺去臨流應得漱餘酣

江月松風集卷之七

四

送陳敬復攜妻子往沛中省覲

遠訪庭闈學細君寸心千里獨殷勤
吳船晚入蕪城雨楚甸秋連沛國雲
酒熟鄉鄰多稷黍肉均里社美榆枌
別懷總付南來雁竝立蒼茫對夕曛

就東敬復乃翁伯勇助教

一代文章獨好奇十年契濶總成詩
寄書親舊憑雙鯉作樂朝廷待一夔
登岳每懷天下士歌風猶說沛中兒
故人感慨思鄉國落日荒城畫角吹

九月旦日呂彥孚約泛湖預爲登高之會後二日

見馬彥初云夢余得詩一句隔岸誰家竹
最多因足成之時坐客凡八人

十五了鬟歛翠蛾檻船穩泛白漚波入橋是處花無數
隔岸誰家竹最多樂事預爲重九飲醉鄉擬賦八仙歌
菊花滿插烏巾小少壯歡娛奈爾何

送賈運使惟一

郎官南省材華盛耆舊中朝德望隆煮海豈無齊相策
居官猶有魯儒風北方人品甄陶異西子湖山興趣同
若訪魚臺舊遊釣瓣香先謁孔林中

送李從道遷江東憲書吏

氣味何曾識綺紈風神時復寫檀欒掾曹無事歸來早
落筆晴窗翠雨寒

九日與武仲仁登尊勝白塔寺

江月松風集卷之七

五

鹿苑蕭條景龍山慘淡陰百年多感慨九日此登臨宮
葉詩誰寫籬花酒共斟不知城外雨逸思滿幽襟
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迹在白塔暝煙籠雨
泣交龍柱風悲孤鳳桐惟應江上水千古酌英雄

題山居圖

婆娑夏木蔭清湍終日看山罷釣竿絕迹不交當世士
野橋無路蘚花漫

呂德甫妻施氏輓詞

窗戶淒風慘碧紗別愁分付入胡笳沈綿無益三年艾
憔悴猶看十日花淚濕鮫綃如雨散塵昏鸞鏡似雲遮
大君何處魂能斷兒讀殘書到月斜

送石處道貢江西憲掾

擾擾黃塵事馬蹄扁舟忽上大江西斗牛夜靜龍光見
霞鶩秋高鶚表齊清白聲名馳遠道平安消息到深閨
滕王閣在今猶古何日臨風手共攜

送呂彥孚遊四明

買山活計未能成炊黍浮名本自輕攜妓每爲湖上醉
辭親暫作甬東行三江九堰無多路雙屐孤舟已半生
握手丁寧南至後探梅細說歲寒情

呂彥孚留別錢良貴次韻以送

東書忽問浙東船聚散關情重惘然千里江山隨雁去
四更風雨聽雞眠故人留別短長句遠客思家新舊年

江月松風集卷之七

六

至日登臨天姥望應題節物五雲邊

送方大道之安仁縣教諭

仕途唯有此送爾欲彈冠百里安仁縣三千分教官日
新桐子業春在杏花壇去去望彭蠡冥鴻響夜闌

寄呂彥孚

心迹都無海鳥疑光陰翻嘆隙駒馳兒童幾見成斑鬢
昆季相知讓白眉流水桃花通剡縣遠江鴨綠帶高麗
四明勝處君遊徧一一歸來爲寫詩

寄四明延慶講主我菴無公

說法魚龍不敢騷四明城郭靜風濤別離但覺成斑鬢
瞻仰何由覩白毫百衲雲衣披紫鳳五更江月吼蒲牢

平生學在湖山裏安得扁舟共手操

題送初團圓送劉士舉仁和縣尹滿歸萊州

縣令歸來樂有餘若翁康健已懸車腰鑲穫稻新爲酒
手板看山暫罷書萬井風煙連海市四時花竹映鄰居
故人爲撰名園記卻擬登堂賦送初

送錢良貴之蘭溪

一年一度省親迴歸客程途節序催去國未慚羊子別
卜鄰還學孟光來山中訪友休題鳳海上懷人本姓回
行李無多舟一葉袖香知有橘三枚

十一月初三日與袁鵬舉錢良貴同登雷峯塔訪

魯山文公講主

江月松風集卷之七 七

錢唐門外黃妃塔猶有前朝進士題一字排空晴見雁
千燈照水夜然犀周遭地帶江湖勝孤絕山同樹木低
二客共馳千里目故鄉各在浙東西

楊志行輓詞

謝政還鄉里誅姦補聖朝玉堂開制苑烏府重賓僚名
與曹劉並魂如宋屈招空齋書萬卷霜月夜蕭蕭

江月松風集卷之七

江月松風集卷之八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送兼善郎中朝京師

名重西臺爲御史禮優南省冠賓僚周官故事行春見
唐殿新詩和早朝夢筆生花脩五鳳鸞弧穿葉試雙鵬
孰知風月同高潔肯向江湖慰寂寥

寄光希照禪師

三載音書杳諸方道價行舊遊湖上寺新離石頭城歲
暮煨黃獨秋來采決明相思不可見江上共潮生

程國珍雙親同慶七十

鶴髮升堂綵服趨春風入席奏笙竽庭闈自結同年會

江月松風集卷之八

鄉里爭傳拜慶圖鸞詒待封承寵渥燕毛成禮接歡娛
從今七十躋高壽更看曾孫戲掌珠

表德齋昇仙詞

小隱城南水竹邨嵯峨樓閣耀朝曦山中弟子歌桑戶
海上仙人說美門鵝換黃庭空有帖鶴歸華表定能言
末由酌酒梅梁下萬壑千峯翠雨昏

六日遊包山福泉

平生鹿門趣有意此誅茅地控江分越山因人姓包海
鷗飛落日野馬牧荒郊流水花千樹重期載酒肴

送尹希善之宣城縣令

謝守登臨處能官儘自誇戴星趨憲府喜雨問農家溪

水偏宜酒山田盡種瓜敬亭須繫馬吟到日西斜

元宵偶作

彈壓城池夜屬囊放燈那復事奢豪水精宮裏香風細
會見神山駕六龍

寺前楊柳夜迢迢何處香風度玉簫天上舊時明月色
鳳城曾照賞元宵

送朱子招遊金陵

自送越人遊冀北先從揚子過金陵雨中情緒難分手
海內聲名已折肱歸雁去時開畫鷁流鶯啼後別青綾
壯遊不似幽居者頭白山林只待徵

正月十六日遊湖上

江月松風集卷之八

東風杖履偶相從試傍新隄覓舊蹤花竹園池通一徑
金銀樓閣倚千峯林烟日午青先暝湖水天寒綠未濃
賣酒壚頭人似玉抱琴時復醉臨邛

送陳新甫太祝造祭器還京師

先皇入廟從昭穆太祝還朝告鼎彝制作喜存三代意
烝嘗應永萬年思大廷作樂羣趨事宣室承恩尙問釐
黼黻太平班馬在諸君擬賦漢歌辭

送邱長卿之樂清尉

大冠黃綬初爲尉小學青衿盡送師莫倚弓刀能弭盜
且從山水徧題詩夷猶吳榜乘風穩咿軋潘輿度嶺遲
聞說上官當五月吹簫人唱海榴詞

送王子仁之開帥府

三歲抽毫直理官南遊且盡一尊歡白雲姥嶺慈親舍
綠樹人家嚴子灘幕下文書方雜選軍前烽火漸平安
儒生無意封侯事老我江湖一釣竿

張園雜賦

清夜無眠鼓催竹梢垂露點蒼苔滿池月色如霜白
一片蛙聲似雨來
野鶴孤雲思不殊好風時至立須臾夜深庭戶光凌亂
月照青桐第幾株
螢火隨風撩亂飛樹頭殘雨滴人衣無端疏竹偏宜月
寒碧蕭蕭光入扉

江月松風集卷之八

二馬

草間二馬脫羈絡毛鬣蕭蕭兩相嚼舉頭忽向夕陽嘶
臺上胡歌猶未歇

寄金伯仁

畫舫相逢對夕曛別來無日不思君水花晚淨湖中雨
林木青鋪湖底雲三運主人真好客一家兄弟總能文
重期酌酌南風裏盡把詩題舞女裙

故陳母夫人張氏輓詞

弔喪遠自四方志合葬初偕百歲期孝義哭家城破日
尊榮見子宦成時盡稱翦髻隆賓禮獨後登堂拜母儀
博士新銘埋玉地晉陵西望白雲馳

送李可度

暫駕仙舟絕海濤未應歸夢又金龍漢家長者為廷尉
江左參軍辟掾曹十月蛟龍淮浪靜九天鷹隼朔雲高
匡時有用須公等莫遣吳霜點鬢毛

輓翟公

忽報蒼桐旅櫬迴麥舟千里感陳雷病危瘴海鵬程短
官近長沙鵬賦哀地下文章仍著作天涯魂魄定歸來
鄉人漫號將軍墓樹影蕭蕭掩夜臺

和錢良貴寄春山韻

江寺當幽僻禪林絕垢氛人生真是夢世故不須聞靜
見千波月閒留半榻雲寶華飄滿座聽法有龍君

江月松風集卷之八

四

寄趙初心

風流文采舊王孫一代衣冠禮數存天上神仙居海島
雲中賓客宴梁園金魚換酒尊常滿寶鴨焚香火自溫
紅袖烏絲扶醉寫梅梢新月照黃昏

送張石隱歸東陽

餘不溪上張公子一日乘槎過婺州客徧江湖成落魄
才兼書畫擅風流月明八詠樓中醉雪盡雙林寺裏遊
覓取東陽高價酒一尊為我載迴舟

十五日呂彥孚王槐卿方雲器馬彥初同過三茅

觀山時雪晴雲散憑虛望遠不知身世之在城
市也賦詩一首以記之

三茅真觀聚羣仙
園苑蓬壺思渺然
澗雪晴飄松上雨
野雲冷護洞中天
眼高但覺江湖小
心遠那知井邑連
欲與梅花爭比壽
抱琴攜酒約年年

賦壽梅

問梅此地欲尋真
不抵孤山野水濱
卻月觀深千歲壽
返魂香在半邊春
苔皴朽幹元無恙
花綴枯梢似有神
雪壓畫闌開較晚
不隨點額化芳塵

送陳眾仲之官翰林應奉

畫鷁齊飛發棹謳
泛江幾日過揚州
曉雲最白梅花驛
春雨初香杜若洲
一代文章關氣運
十年節閤擅風流
綠波草色連天遠
不是尋常送別愁

江月松風集卷之八

五

寂寞江南鄭廣文
青藜夜照校書勤
懷人遙望燕臺月
奉使還探禹穴雲
春詠燭花深院翦
早朝諫草鎖窗焚
相知媿乏青瓊報
日送風帆日易曛

又賦兼柬張中舉徵君

鼓枻坐春水
快意如登瀛
燒香把銅爵
眠月舒銅鯨
公才不世出
豈特千人英
國史馬遷贊
月旦許劭評
東觀徵博士
南郡別諸生
媿無雙南金
贈此千里行
萍香大江滿
草綠長淮平
紅藥有花譜
金盤遺酒名
若逢杜書記
暫息廣陵城

送顧君澤遷平江

信識黃堂掾
風流見逸才
秋菰魚蟹郡
春樹鹿麋臺
遷

檄郵亭送離尊
客杯催有詩須
寄我握手更徘徊
君家九峯下
作吏擅時名
隱語中郎學
歌章大雅聲
江雲龍廟濕
山雪虎邱明
回首片帆遠
桃花春水生

江月松風集卷之八

江月松風集卷之八

六

江月松風集卷之九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送趙季文之官湖州分題得蘇壤潭

憶昔蘇壤隨此潭至今遺事作清譚雲深不雨千峯潤
風定無波一鏡涵鷓鴣班行終可逐蛟龍窟穴暫須探
前身恐是烏程尉罷畫溪山性所耽

和季文山齋早春

方壺元不離人間倚過東風十二欄烟雨樓臺春似畫
水雲窗戶畫生寒遙知洗鼎煎茶待定許敲門借竹看
醉後石橋花爛漫翠禽啁哳在簷端

落梅風細小窗寒石上餘香點點斑不惜壺觴千日醉

江月松風集卷之九

只愁庭館一春閒澗雲生白原非雨江樹排青更有山
攜取畫圖溪上去鶴聲應到夢魂間

與馬彥初日暮遊興元寺河上

遠山凝紫白雲歸高處時來攬翠微流水野梅春寂寂
壞城宮樹晚依依雪晴孤雁過江去林暝亂鴉盤塔飛
地下修文呼不起眼前殊覺故人稀

題子昂疎竹遠山圖

玉立湘江關東風不自持巫山何處是春雨掃蛾眉

翠竹靈壁圖

江上聞瑤瑟雲端擁翠旗楚王空有夢那得見貞姿

客樓卽事

未能辭市井那得老江湖不伐田家樹仍還合浦珠客
窗春雨靜親舍暮雲孤時復登樓望青山入座隅

送姚德莊之涪安縣學教諭

少壯功名擬漢中誰憐短褐尚飄蓬山深縣郭民風儉
烟濛厨庖學廩豐弟子讀書庭草綠鄰人攜酒野花紅
煩君爲問青溪友獨喜諸洪有兩龔

送中瑞司典簿楊元誠還京師

上國皇華使中宮符寶郎每瞻天日表長憶水雲鄉御
榻先馳進寶筵遠送將壯遊誰得似問里共輝光
湖上山居好天涯驛騎遙三年兩奉使千里又還朝江
樹迎潮立林花避雨飄多情那忍別翦燭坐春宵

江月松風集卷之九

送方以愚赴銅陵縣尹

參軍重作宰才美獨能兼首爲詢彫瘵仍當舉孝廉柳
陰春繫馬山色重垂簾見說銅陵郡編氓盡聳瞻

題清暉亭

段家亭子近湖山紫翠橫從几案間畫省歸來林壑暝
黃庭臨得簿書閒花邊著綵從兒戲竹下攜琴送客還
不獨詩懷似靈運白雲相對拄魚頒

鄴侯新第宅何氏好山林醉江南酒閒照漢上襟池

春圓草夢庭午直槐陰康樂湖中作令人誦到今

二月望日與呂彥孚錢良貴方雲器過龍華寺看

桃花未開興盡而回

二月龍華寺桃花寒未開千峯開白日一徑亂蒼苔訪
舊山僧化啼春野鳥哀前朝遺迹在燕麥長襟臺

送上清外史薛玄卿歸瓊林臺

詩名早已繞京華奉使南乘貫月槎臺上風含蒼玉佩
洞中春老碧桃花步虛縹緲聯珠斗靈閣嵯峨逼紫霞
築館候仙誠有約百年須喫棗如瓜

聽松復羨陶貞白嚼蕊兼懷郭景純犬吠瓊林疑有雪
鶴歸滄海竟無塵層臺恍若崑邱頂仙浦遙通析木津
我欲把詩題石壁天風何日駕麒麟

題任月山畫馬

神駿蕭蕭白黑文園人調習未能馴五陵年少黃金絡

江月松風集卷之九 三

騎向長安不動塵

晚雨過白塔寺

宋宮傳是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夏雨染成千樹綠
草嵐散作一江州蒼苔門外銅鋪暗細柳營中畫角傳
寂寞葫蘆宮井畔野人拾得舊金鈿

送雲壑西堂之揚州化緣

白雲一絮包山卧偶訪檀那作遠行天上賜衣披紫鳳
雨中投寺聽華鯨風滿此日長江險梁棟明年大厦成
已滿法華逾萬徧早回天竺話三生

送王舉之入京就東樵谷

短衣匹馬佩吳鉤欲寫關河萬古愁射雁秋風高紫塞

聽鶯春色滿皇州黃塵驛路三千里白玉京城十二樓
無酒送君懷抱惡過江為覓故人舟

過寅賓亭

寅賓亭上聽松聲夏木參天綠染成千歲鶴歸城郭是
四更雞動海波明每逢野客分雲坐慣引山童踏雪行
載酒誰能忘勝概賦詩我獨寄幽情

江雷雲先生輓章

先生家在錦溪邨冠蓋相從似鹿門忘國敢言邊塞急
清朝應見典型存京庠事往嗟誰及鄉校官卑道益尊
冉冉白雲留不住山中何處醉貞魂

送藍信之省掾滿歸北上

江月松風集卷之九 四

近看江月正懷思遠望燕雲又別離南省共稱三語掾
東膠猶說五經師龍泉光彩干牛斗金匱文章刻鼎彝
追逐相君行樂地西湖佳處總新詩

思雲軒為汪會之以敬父子作乃祖號雲留先生

思雲者思其祖也

兒時不識雲指雲謂為天愛雲及少壯賦詩輒成篇藹
藹春雲好英英秋逾鮮望之不可即逝將挾飛仙謁來
錦溪上留與高人眠高人去弗返子孫更綿綿弦琴松
桂裏日與雲周旋見雲思祖父心旌愈懸懸九京不可
作抱雲為浩然思雲或飄散爾無雲棄捐帝卿太清境
親舍落日遊嗟余平生懷蹉跎成暮年

待月亭

廣寒宮殿海雲遮坐聽譙樓度鼓搥何處香飄丹桂子
暗中光湧白蓮花莫嫌清景昏難見正恐高輪曉易斜
塵世能逢此良夜狂歌起舞醉流霞

玉簪馬為彥子作

堂上讀書春晝長時間簷馬動了當空中環玦聲高下
風裏鸞和勢激揚遲似渴鳥傳玉漏清於顧兔搗玄霜
特縣雅樂今餘幾愛此自然宮與商

蓮峯贈天目周上人

慣聽黃梅嶺頭雨卻卧青蓮峯頂雲手結草菴終作住
身披芰製不曾焚六時漏學廬山刻十丈花從太華分

江月松風集卷之九 五

見說上人無所染定中日日對南薰

七月旦日與呂彥孚錢良貴拉袁鵬舉遊湖值風

雨聯成口號

泛湖此日故人期一葉扁舟任所之雲霧兩峯青帽幘
波濤萬頃碧琉璃豈同袁紹飲河朔恰似岑參遊漢陂
醉裏不愁風雨至只疑昏黑有蛟螭

芰製荷衣六月寒清冰瓜果設杯棹棹歌浪湧飄毛髮
談塵風生出肺肝白雨滿湖山不見紅塵入座酒都乾
黃汗歸路沒人膝須記扁舟此日歡

錢子雲有二齋居號封雲可月索賦

道人燕坐讀楞伽童子燒香更煮茶雪月四簷春滿室

夢中何處覓梨花

涼生石壁靜無燈窗戶微明月已升散髮夜深松影裏
滿身風露踏會冰

送陳秉彝代父回台城壽祖母

蒼江兩岸赤城霞十日籃輿坐到家池上稱觴壽王母
蟠桃開徧漢時花

次陸孔昭韻寄葉子中

白雲南望日思親牛斗高連析木津懷想漫馳千里夢
飛騰不負百年身讀書異土寧無友積德名門尚有人
見說中朝多好事盡開賓閣致儒珍

江月松風集卷之九 六

江月松風集卷之九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送湯仲賢之金華縣典史分題得金華洞

吳興郡曹掾左幕向金華雲氣藏山寺溪光入縣衙
仙人同採藥茂宰共栽花洞府余能到騎羊弄碧霞

寄高平田長老

餘不溪上楊家寺雲迢迢九里松旁舍泉香新釀酒
前峯月出始聞鐘天龍未散靈山會石馬猶存夏屋封
見說計籌真隱地它年卜築許相從

送城無任律師住四明五臺

大士無心過海行胡僧卓錫此經營龍能護法壇場潔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

花不霑衣戒律精長夏雲中雪山冷高秋湖上月波清
故人只在鄰峯住何日爲賓學許生

新安徐氏號茂林亭曰深淨

高士卜居山水幽奇題珠玉盡名流清風不待開三徑
落日還同泛八溝枕簟嫩涼宜醒酒琴書真味足消憂
幾時得過雲林下一漱潺湲卧石頭

題柯敬仲博士明雪窗長老蘭竹石合景四幅各

一首

適從楚晚來解后此君子乃知巖壑姿風致頗相似
光風泛崇蘭玉立共瀟灑襟抱有雙清歲暮遺遠者
石逾玉潤不生苔鐵笛吹殘自裂開絕似雨晴炎海上

雙翡翠忽飛來

九日與呂彥孚陸孔昭袁鵬舉乘風雨泛湖中有

期而不至者蔡東流上官東閣楊過梅分韻得

滿朱二字

九日雨淒其西風吹不斷空懷戲馬臺無復商飈館湖
闊浪花明林昏煙樹短紅船大於屋坐客不能滿

時序多風雨雲林總畫圖翠屏低絕嶂黑米長秋菰未
遂羣賢集那能四美俱扁舟載西子惟願學陶朱

九月望日與楊廉夫司令袁鵬舉陸孔昭賓玉泛

湖過岳墳及林和靖墓分韻得橫字

梅花岡上醉先生詩句猶同水月清僧飯林鐘時復扣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

客來野鶴不能鳴百年蓁莽餘瀛嶼九月芙蓉似錦城
更約雪晴湖上宿洞簫留向夜深橫

送張定之還宜興

引領白雲天際飛思親未及一年歸洞庭橋熟霜前摘
更學兒啼舞絲衣

賦牛間雲

蜀嶺廬峯半是雲青城樵者愛氤氳晨霑席上看山笏
暮溼窗間辟蠹芸閑逐蛟龍行雨去靜棲鸛鶴與松分
更從真訣披三素莫把詞章繡五紋

寄李公平御史

姓名不待覆金甌已作人間第一流烏府先生來建鄴

玉堂學士下瀛州十年麗澤從諸老一日清風動五侯
江海相知惟賀監幾時醉解騎驢裘

題東閣爲上官作

歲晚溪山倚東閣夜深風雪夢西湖不同何遜當年興
獨玩先天太極圖

題耕樂堂爲許生作

畝畝區區樂半生此心惟有慕耕莘豈同巢父終忘世
獨愛龐公不入城笑我窮經爲左計呼兒擊壤慶西成
烹雞餼黍年年約莫道儂家是許行

送王文敏重入京師

漢室徵賢日王褒有軼材風雲行獻頌江海更銜盃安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 三

得雙金贈真同萬里迴皇猷能黼黻應不數鄒枚

聖恩頒漢詔星使徧堯封應聘多耆碩更張法祖宗金

臺明易水玉仗過居庸未遂觀光願清時不易逢

題萱蕙同芳圖

光風轉蕙及萱華一笑相逢子墨家不採幽香同結佩
空教零落怨年華

題魯彥康所藏范寬山水手卷

看雲終日坐蒼苔溪上千峯紫翠堆種竹人家臨水住
抱琴客子過橋來欲書盤谷先生序更把潯陽處士杯
它日卜居能似畫草堂題作小蓬萊

松雪竹石蘭

鳳皇栖老楚瓊珩白雪深蘭一再彈空憶玉堂聽雨夜
不知翠袖倚天寒

松雪竹

松雪齋前見此君白瀉波冷翠紛紛蕭騷不是湘江雨
縹渺還成楚峽雲

遊冷泉亭

絺綌生涼坐酒醒暫於樹底弄清冷煮茶博士那知味
覓向賓王尙有靈石上白雲終日濕洞中瑤草四時青
我來不宿空歸去夜夢廬山漱玉亭

鷺鷥手卷

摩詰畫成詩益妙夫差鼓破事全非雨蒲煙篠寒沙暝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 四

無數連拳幾箇飛

顯應觀書事

樓觀窺江郭新晴撲紫嵐深林疑有雨積溜響空潭素
髮何由變玄機庶可參明朝重與子來此漱餘酣

送方叔高之泉州南安尉

枳籬茅屋共桑麻韓偓詩中是縣衙政喜簿書辭帥府
又勞弓劍慰山家海洲風靜來犀象巖洞巢空竄虺蛇
有詔令民皆復業繞城新植刺桐花

次韻李克讓過邱以敬仁王寺讀書所

先生讀書處庭草似人長烟郭萬家畫風濤六月涼問
奇能載酒習靜自焚香暫此招提宿非因事覺皇

送人之金陵

之子好文翰扁舟東適吳金陵龍虎氣六代帝王都明月采矚領朝陽鳴鳳難畏途方酷烈善保百金軀

畫馬

西風弄影四蹄霜背有連錢匹練光神駿何曾受羈馭蕭蕭想見華山陽

送海東之

一言不合便投効肯負平生萬卷書南省幕中棲鳳鳥西風江上鱸魚翩翩去就為時重落落逢迎與世疎想得扁舟明月夜夢魂惟是到匡廬

早起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 五
四壁蟲聲一樹風滿樓月色五更鐘起來但覺東風白
草上漉漉露氣濃

雨後登吳山城隍廟眺望

偶向吳山高處望淒涼猶自覺繁華百年香火祠神宇二月笙歌賣酒家泚泚風帆來海島冥冥江樹接烟沙倚闌貪看西湖上古木荒城日又斜

八月十五日蔡忠伯楊廉夫司令袁鵬舉賓玉陸

孔昭同登江樓觀潮以李白浙江八月何如此湖似連山卷雪來分韻賦詩限七言律期而不至者楚石長老呂彥孚

日馬漚頭駕素車至今猶自詫靈符千年元氣淋漓後

八月長風震盪初顧兔盈虛端不爽神龍變化竟何如須臾日落明江練東逝滔滔泄尾閭

新正試筆次韻清溪野史高作

田家欲雨惟看月人日多陰重卜年鬢雪紛紛梳易落燈花炯炯笑堪憐擬尋夢草池邊句即買浣花溪上船風俗再清民樂業會看斗米直三錢

食茭白

西風吹雨飽菰蒲卸卻青衣見玉膚客裏嘗新成一笑不圖今日見西湖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

六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題遺安軒為吳江朱居竹子誠作

子孫何以遺方寸繫安危獲稻水雲裏讀書風雨時寧
無五湖與應有鹿門期遲我來看竹彈琴更賦詩

空隱子以燈花寫草蟲八物蓋用雲巢家法且書

坡翁題雍秀才八詩於右

戲把燈花幻草蟲世間筆墨詎能同雲巢家法坡仙語
令我披圖悟色空

雪巖為管公賦

金華洞天古時雪光彩射人猶栗冽仙翁縛屋巖之阿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一

被蹙逍遙弄松月或云高處產瑤琨晝夜照耀天無昏

千年水精化為石壁立萬仞誰能捫仙翁胸中有邱壑
故尚孱顏若棲鶴天風吹開白雲去等閒見此青峯粵

云胡玉氣常網緼是中四月方知春百年富貴一餉爾
冰山未必同吾真玉宇瓊樓每欲往琪樹瑤花歲應長

更於何處覓此境冷逼衣裳成夢想手中笑把雙芙蓉
飲似冰壺驂白龍覺來問我何所見彷彿瀑布香鑪峯

寄呂彥孚

覓句隱烏几談經坐虎皮乾坤秋已半風雨夜何其聚
散偏相憶窮愁不自悲但令交有道莫惜費成絲

李君彥何道衡雨中見訪留宿以今日重來白首

分韻得今日二字各賦詩一首以紀之

子來相訪空階落葉深江山雖異縣風雨忽同衾四
十未聞道二毛胡見侵文章須邁古情好祇如今

薄暮故人來聚談極真率孤燈明簡書杯酒薦梨栗雨
樹正蕭蕭風條尤瑟瑟對牀不能寐相期復何日

楊廉夫司令以詩美杜清碧先生達兼善郎中率

吾曹同賦

獨慕空同鄒道士共稱京兆杜徵君鍊丹室裏金銀氣
懷友軒中虎豹文何處同舟追李郭平生講道擬河汾
明年約我武夷去共寫松風弄白雲

近傳水北移居好鞍馬相尋多出城說易長懷白巖老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一

題詩只寄丹邱生郎官幕府擅文藻科目人才繫重輕
憶昨同舟過湖日風篁聲裏問龍泓

放猿為魯至道禮部侍郎作

飛來峯下又成羣好事誰如魯使君金鎖曾經湘岸雨
黑衣猶帶峽山雲不應淚落舟中聽只許禪餘石上聞
千尺長松挂孤影夜深澗月白紛紛

送羅敬之侍親之長林任并東樂清尉邱長卿

送子之何許窮年雨雪陰風檣連越嶠島嶼帶長林煮
海惟深計趨庭寄好音近聞樂清尉無事亦鳴琴

庚辰臘日大雨雪至明年元日承普安善卿劉環

翁賽甫思誠韓思學四鄉元泊哀鵬舉朱子昭

同酌抵暮而歸三日納復禮謂當作詩以紀因
綴七言律一首

舊歲新年雨雪飛風來西北逞寒威
玄冥未授青皇令
黑夜還同白日輝羣玉山川迷畫舫
五雲宮闕點朝衣
眾賓盡醉成清賞爲歸柴門一尺圍

四日呂謙甫呂彥孚昆仲相招飲家園

玉樹庭階好弟兄雪晴開宴勝梁園
已呼翠袖歌金縷
肯使烏巾負綠尊節近燒燈田獵大
春生坐褥野熊溫
罷歸蠟屐愁冰滑慚愧吾親重倚門

至元六年庚辰十有二月庚辰朔己亥大雨雪戊

申復雨雪至七年辛巳正月朔旦己酉雨雪大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一 三

作癸丑甲寅復大雪因賦詩以紀

城郭雪深三四尺窮谷大川那可量
虎狼憑威肆貪虐
雀鳥凍死何哀傷海中三山失顏色
堯時十日無晶光
梅花相看夜忘寐門外不知迴野航

雪晴次邱以敬韻

雪深難覓故人家曉日初翻城上鴉
睡覺只驚窗戶白
一簾晴響滴簷花

王松友索賦

吾聞王子喬昔與赤松友若人今復見
茯苓千歲壽
家居金華縣初平時邂逅十年走燕趙
功名亦何有南歸
獲至寶珠玉燦雙袖願言山水好松花
釀春酒抱琴弦

松風室有聽者不終當賦遠遊又明山中叟

素華臺在龍虎山太玄子觀月之所

環佩鏘鏘月下聞層臺高起離人琴
天香散滿三珠樹
瀨氣凝成五素雲碎殺相從赤松子
吹簫唯向玉龍君
婁餐瓊屑渾無計願事吳剛乞斧斤

送伍景麟祀從龍歸東平

兩賢瑞世卽龍麟頭角爭嶸邁等倫
千里同舟求聖學
幾時聯壁貢王賓山中夜月思丹桂
天末涼風詠白蘋
博盡黃金書萬卷卻歸潁上理絲綸

極目亭四首

南望富春渚雲山縱復橫野陰低驛
村秋色帶州城千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一 四

古共登覽一江空戰爭海門遙見白
應是晚潮生

遐覽東南際清秋樹木稀天空孤鳥
沒江暝一帆歸月
出金天崑山藏翠雨微道人能伏虎
深夜亦聞扉

五色雲中百尺梯憑高但覺鳥飛低
江山今古何曾異
氣候朝昏自不齊地近天河垂象緯
雨交海日見虹霓

竹房開在禪樓處待我重來改舊題

南北峯來几案前朵雲飛動絕攀緣
金烏曉浴扶桑國

白雁秋橫落木天林壑千重還紫翠
江湖一挹欵風煙
尋常引領爭如雪玉宇瓊樓更覺仙

次韻呂彥孚秋懷二首

連樹秋聲細高樓月色多頭顱成老
大勲業轉難踰

憶袁臨汝空懷馬伏波好天如此夜無酒奈君何

金天垂月露秋氣入窗紗最戀姜肱被頻過賈島家無
官室夢鹿有女解塗鴉深夜看書喜燈明眼未花

芙蓉白貓手卷

秋花石上五狻猊金尾修修斂四蹄零落舊時宮女扇
撲螢曾見畫欄西

壽護堂

壽母堂前多樹護斑衣時復奉輕軒宜男花發春還夏
拜慶圓成子又孫人好巢烏當屋宇客來翦髻助盤殮
索詩已買東歸棹昨夜連環夢倚門

石上枯蓮上人琴名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一 五

君不見零陵湘水西石上枯桐一千尺朝陽無復鳳鸞
鳴竅中猶有蛟龍蟄震霆一夜烈火焚賞音解后超道
人斲作三琴號神品號鐘焦尾斯其倫好事相攜東入
海蓮師獲之極珍愛世經喪亂恐失真古製宛然遺韻
在南風吹斷蒼梧陰如此良質那易尋憑誰更寫柳州
贊卽是當年霹靂音

琵琶鐵

君不見朱雀太尉家曹鏗弟子善琵琶平泉別墅朗彈
處有物跳出青蓮花月白風清縱幽賞視之乃是鐵方
響譬如以鐸求黃鐘宮聲相應無差爽琵琶雖妙爭如
琴雅鄭未必無知音蓮師之彈過聰穎間以鐵寫禪之

心請師試鼓琵琶寶調定有銷然躍深沼琴兮鐵兮何要
渺我當往和蘇門嘯

翠雨亭

亭子蕭然十畝秋晴光搖曳屋簷頭楚雲冉冉文竿濕
山雨娟娟翠黛愁公子玉樓春夢覺野人黃卷夕陽浮
月明更鼓湘靈瑟鸞鳳飛翔卒未休

十月朔旦錢良貴來訪已而袁鵬舉亦至遂同登

三茅觀過清遠堂然後歸

被髮真君來武當凜然生氣坐高堂一池雨凝青銅色
半壁雲銷寶篆香落葉空林人往返古松流水鶴迴翔
著書若許依丹竈雞犬相從歲月長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一 六

得月樓

幽人好樓居會梯離塵垢俯瞰江練澄仰觀雲幕收須
臾獨憑闌萬象森列宿先得海底月飛光入窗牖犀然
牛渚分珠吐蚌胎剖吹笛和龍吟金蓂落吾手舉杯縱
鯨吸玉甌墮吾口天高割懷抱露下濕衣袖清氣滿乾
坤識此幾人否豈惟樓得之吾心月自有對影舞且歌
太白千古友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一

漁邨意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丙穴魚來江盡頭
玄真卜築更深幽
對門燈火三家市
何處烟波萬里舟
明月竹枝揚子夜
西風木葉洞庭秋
棹歌一曲開來往
指點儂家鸚鵡洲

芭蕉室為吳江上人賦

手種芭蕉幾見春
綠陰繞屋不生塵
能書懷素題詩徧
到寺昌黎聽雨頻
覆鹿障中誰辨夢
狎鷗波上共觀身
扁舟欲過維摩室
仍約華陽說偈人

夜坐志喜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二 一

母在高堂兒在旁
燈前補綴舊衣裳
移居獨喜親年健
得句空歌子夜長
千里鴻飛半江月
四鄰誰和滿天霜
脩然牀榻如僧舍
紙帳梅花入夢香

松化石

徂來之松幾千尺
千歲之餘乃成石
棟梁奇材學尸解
幻作菟弘血準異
蛇鱗剝落霜蘚痕
茯苓不見心為煩
耳邊無復聆天籟
醉裏直欲指雲根
漆身未信青龍化
鐵色真同玄武卧
日暮遇爾終南下
飛將鸞弧那敢過
或疑織女曾支機
又云恐是天星墜
東老家富美園池
於此列坐彈琴棋
閉門枕流聽江雨
蒼官前來夢中語
若非黃石定赤松
穀城山下還相逢

賦狐白裘送余仲懷歸歛

珍裘非一腋
價重兩驢驕
輕於紫貂煖
粲若銀鼠光
相德推晏子
客計侮秦王
若人不復見
送爾意茫茫

翌日同袁鵬舉過定香橋訪隱者不遇

誦經聲隔竹林間
知有禪房遠俗氛
野水菰蒲藏小艇
寒烟樹木翳斜曛
雨花臺古龍歸井
落葉廊深犬吠雲
不見故人歸去晚
扁舟重過雪紛紛

楊隱居輓詩

君諱亮字明升
上饒人其子觀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饒州錄事再為翰林檢閱而君卒學士

揭公志其墓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二 二

銘章讀罷淚如波
高士云亡奈若何
身入風濤親在念
恩霑雨露子登科
明經數世傳家學
會葬千人息巷歌
昨日西樓游宴處
佳城鬱鬱枕松蘿

一峯晴雪石名

醉倚崔嵬夢刻溪
覺來翻訝眾峯低
孤標想見天山北
萬里飛來蜀國西
每怪珠光含露月
不知玉氣吐晴霓
風流欲喚坡仙起
雪浪齋中共品題

送熊元成回豫章

柳梢昨夜東風起
吹破官河一尺冰
太史藏書探禹穴
謫仙沽酒醉金陵
斗間雙劍千年見
月下孤舟萬里乘
歸去故山重著述
洛陽紙價為君增

元日立春

長安日近仰楓宸萬國衣冠拜一人北斗轉杓行木德
東風吹暖報花神傷時感物中年境送故迎新半夜春
明日樂游珠翠出寶坊香拂鈿車塵

杜錄事輓詩

公諱輝字輝卿其先飛狐人曾為平陽錄事百
姓號杜父調真定錄事君子謂有古循吏風遷
京畿倉監以疾卒年四十九妻胡氏傷公之歿
致疾而死合葬雲中武周山其子允為嘉興崇
德同知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二 三

雍熙遺俗變唐風猶聞天上中書薦已覺人間大夢空
千里並喪能合葬冥冥魂夢入雲中

人日喜晴分韻得人字

雪盡東風起城邊柳色勻百年同是客此日喜逢人暖
泛波間綠香飄霽後塵從今追勝賞莫負六橋春

送張文郁考滿北上

張君昔掾行省幕起身六曹騰薦鸚玉壺風露濯心胸
寶劍塵埃斂鋒鏑家居東魯風俗淳夢涉五湖波浪惡
閉門官况政自佳三年抱病麾杯杓今君考滿將北歸
俸廩儻然如一昨初自都下來江南有孫偕行訪文學
前師李氏復師邱中間從余究伊洛投書不事童子記

哦詩欲追古人作君今歸裝盛籤軸攜孫還鄉整囊橐
况當英妙力孤苦勿嗜紛華嗤淡泊學海要須涵百川
書厨無但支兩腳麗澤相資聖所貴他山之石可為錯
豈無尊酒報殷勤聊寫茲懷慰離索

正月十六日與劉生雪中過三茅觀

天風吹鶴氅疑到玉皇家不見赤松子惟逢綠萼華春
回丹鼎火凍折使星槎明日看晴色江山景又加

顧碧蟾先生輓詩

壯歲歸來即養恬西山看雨捲朱簾底須待詔登金馬
祇欲求仙事玉蟾種德爭誇三子秀著書已似一夫潛
廣陵城外新遷葬欲醉先生涕泗霑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二 四

送帖君澤歸湖廣

搥鼓發船過武昌杏花驛路早春光侍親河泊新之任
為客乾坤總是鄉絕唱郢中傳白雪濯纓江上有滄浪
登臨何處偏懷古落日蘭臺思渺茫

和王仲仁見寄

齒髮已如許江湖何所之忽收前月信未和去年詩至
寶懷雙壁新愁理亂絲為親能捧檄此意獨余知

訪遠山觀師云寂已隔歲矣感而賦詩

忽到觀公院蕭蕭影在帷山林能幾見塵世謾多為不
作留衣別猶聞說偈辭遠山何黯慘揮淚日斜時

三月初五日送劉師魯先生殯陸志尹孔昭昆仲

招飲湖船

綠楊多處小汀洲適意人生勝宦遊雙槳微風文鷁動
千波倒影白虹流遺珠爭羨雲間陸荷鋪空懷地下劉
時復湖天文字飲醉鄉何必更封侯

聞呂彥孚後園牡丹盛開與錢良貴有賦詩之興
因為長句以記其美

池館深深賦牡丹繁枝開遍未春殘鬱金香染芙蓉帳
藥玉杯傾瑪瑙盤護日兼妨風雨至娛親時挈子孫看
每從綺席陪清賞謾說楊家百寶闌

三月望日與袁鵬舉賓玉同遊北山東山神仙宮
諸勝處訪喜鵲寺茂上人不遇泛舟而迴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二 五

自憐耽句平生樂時得尋真半日閑白白楊花迷道上
青青梅子落林間三千歌舞如春夢四十飛騰未老顏
喜鵲寺中因舉話前身記得是香山

題崑山顧仲瑛碧梧翠竹堂

露井風蘭護翠寒高梧修竹有棲鸞謝家寶樹平泉石
今在玉山佳處看

題馬遠畫商山四皓圖

已剖巴陵橋猶歌商嶺芝避秦非避漢一出繫安危

題錢舜舉弁山雪望圖

千峰玉立弁山東湖定移舟入鏡中一代風流惟見畫
令人轉憶雪溪翁

丙戌十月題宋徽宗畫狸奴銜魚圖

徽廟宸翰世已無銜魚隨意寫狸奴金輿北狩知何處
惆悵春風看畫圖

再次廷璋長史畱宿韻

劉伶漫道酒為名心醉六經渾未醒瓮面蟻浮眉宇綠
案頭螢照汗編青高堂畱客聽今雨故國懷人見曉星
顧我獨無軒冕累百年何必苦勞形

見說西南有漏天開門十日雨連連放懷且飲千鍾酒
乘興須行萬里船誰謂太玄譏寂寞自慙樊素舞便娟
怪君相憶多佳句寫徧吳城五色牋

過顧仲瑛可詩亭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二 六

自寫游仙記長懷戀關心開樽畱好客促席和新吟亦
有孟東野豈無支道林適然幽興至還復一登臨

題息齋畫

醉車先生落筆處一竹一石病容開焚香披向幽齋看
想見秋清野思來

方寸鐵詩為朱珪贈

十年兵興徧天下名山大澤罹野火野火燒盡秦漢碑
咸陽鬼哭無人打故人吳睿業篆隸好古乃有如珪者
妙刻金粟道人章尤精白描桃花馬金印徒聞如斗大
零落當時建章瓦君不見黃鶴仙伏靈芝北海文章長
高價

送陳敬復攜妻子往沛中省觀

遠訪庭開挈細君寸心千里爲殷勤吳舸晚入蕪城雨
楚甸秋連沛國雲酒熟鄉鄰多稷黍內均里社美榆枌
別懷總付南來雁並對蒼茫對夕曛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二終

江月松風集卷之十二 七

丙申桂月石倉初校一次

菊月何延祖氏重校一次

代校一過凡疑誤處都爲改正疑者仍焉不敢以意
率改也余本多二篇并不全詩半首錄而歸之戊戌
中春晦日書于石門舟中繡谷

江月松風集補遺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送賈元英之照潭

照潭遙見九華山，弓馬蕭蕭日暮還。
夢裏無題惟寄內，胷中有策欲平蠻。
落花閉戶眠黃犬，明月開籠放白鵬。
絳灌何曾輕賈誼，早隨鸚鵡入朝班。

清逸齋

神仙官府曾爲吏，一日乘風卽掉頭。
太白豈惟凌鮑謝，元卿只合友羊求。
門前種樹雲連屋，湖上聽潮月滿樓。
遙憶五經名隱地，峩眉高聳蜀天秋。

篆冢歌

并序

雲間善篆以所書瘞之細林山中，題曰篆冢爰

來徵詩，遂賦長句以寄。

雲間者朱芾孟辯也，又見董佐才詩。

包義卦畫龜龍出頤，偏造書鬼夜泣俯觀鳥獸迹。
依類象形文字立，以迄五代咸東封改易殊體靡有同。
周官保氏教國子六書大義開羣蒙，太史籀文古所異。
小篆從省山秦始倉頡爰歷博學篇三家著述初傳世。
秦燔經籍訟獄熾，乃當隸書趨約易古文雖絕漢章行。
尉律學童仍課試，東閣祭酒太岳孫夙嘗受業賈氏門。
憫悼俗圖昧所向，博采籀古加討論，揭示上下明指事。
轉注假借形聲意立一爲端，亥畢終分別部居不雜厠。
亘千萬古知字原，昭若列星麗纏次中興斯學日陽冰。

入室操戈何背戾，二徐訓釋浩江河。仲也祛妄言不頗。

徐是金著祛妄辨李陽冰之誤吳興張有亦傑出，復古正俗訂舛訛。布

衣道士錢道任，玩世端如郭忠恕。三十六舉僅成篇，蟬

蛻遺踪不知處。席中如帶惡安西，鼓皮離禹良可吁。漢

家去古尙未遠，成臯印文猶重摹。雲間朱孟苦嗜古，手

校耳蟲辨魚魯，明窗淨几風日佳。臨模一掃千番楮，商

彝周鼓真吾師，蠟匾沈著沙畫錐。鸞迴鳳翥龍天矯，長

戈短劍相交馳。書草日積充棟楣，保愛何啻壁與珪。細

林山中一杯土，細笈緘膝重閉之。嗚呼袂帖藏玉匣，終

致溫韜舉菜甬，亦恐虹光夜燭天。定有竊聞窺筆法，冢

頭草鳴寒蛩，雅文瘞筆同高風。後三千年見白日，好事

應營馬鬣封。

江月松風集補遺

題孫以貞徵君聽雪齋

寒逼層霄勢轉加，明河凍合玉無瑕。天工細剪瓊瑤片，
人世俄開頃刻花。帶雨有聲疏復密，舞風無力整還斜。
軒中高卧閒聽處，輪與南谿處士家。

普濟寺

初到湖邊寺，相逢有穎師。深悲十年事，朗誦四懷詩。
高柳窺春早，寒燈照夜遲。寧無一杯酒，慰我鬢如絲。

崇吳寺

西望洞庭青，插天蛾眉兩點秀。娟娟勢翻震浪蛟，龍窟
氣浸高寒斗。躔支遁每招過野寺，龜蒙曾約種湖田。

倚闌不盡登臨興更駕長風萬里船以上蘇州府志增

福源宮得月樓

明月未離海幽人先倚樓清臨半江水高占一天秋太白偏能賦元規亦共遊何人夜吹笛柳下暫維舟嘉興府志增

雨足復降旨來謝

萬山深處又重來天目雲頭未放開盡喜山田秧穰稔那憂石徑溼莓苔鐵冠道士今何在玉局仙人久不回惟有洞中龍應禱果能因早起風雷於潛志增

和楊廉夫西湖竹枝詞

元十首今逸其三

貧家教妾自當壚馬上郎君不敢呼折得荷花待誰贈

江月松風集補遺

三

葉開紅淚滴成珠

西湖之水清而深照見西山碧玉簪流入城中釀官酒

日課豪家千兩金

春日高樓聞竹枝梨花如雪柳如絲珠簾不被東風捲

只有空梁燕子知

楊柳人家雙燕縱銜泥燕泥越羅襦雕胡掌齊藕絲嫩

五月西湖天下無

日暮天寒野水濱孤山愁絕四無鄰誰家處子如冰雪

行傍梅花不見人

錢湖門外春茫茫不歌採菱歌採桑共道蓮心苦於妾

未應花貌不如郎

阿姨一作妹住近段家橋山如娥眉柳如腰東山井頭黑

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西湖志增

題楊竹西草亭圖

趙仲穆筆

爲竹移家亦苦辛我如東道竹如賓石頭路滑機鋒峻峴首碑沈感慨新淡月半窗金弄影清風一徑玉傳神明當柱杖敲門去愛汝草玄亭上人原注峴首借喻廣陵今昔之不同○欵云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臘月二十八日曲江錢惟善在香浦義塾題

題風雨護嬰圖

焚香敬誦昔人詩如遇空山雷雨垂老婦護兒驚掩耳

欲歸無路覓茅茨

題倪雲林畫

有序

江月松風集補遺

四

曲江老人喜雲林之畫與詩皆不徒作蓋識其人之賢故次其韻以發清賞

太邱遺澤被諸孫東蔡深居雨外邨濁水摩尼因見地好山卷畫正當門得錢贖買書千卷畱客時沽酒一尊名利區區等春夢貧夫未覺古槐根

題趙彥徵畫

茗花如雪晚風醒見說瀉波尙有亭公子不歸溪上去

弁山雖好爲誰青

玉堂學士硯猶存三絕名家尙有孫何處有山如此畫

便將歸計問田園

題雙鳳山居圖

雙鳳山人茅作屋五雲閣吏繡爲衣寫將瀟灑滄洲趣
留待風流二老歸歲月無情遺墨在江湖多事夙心違
寒藤古木西江道惟有當年白雁飛

題破窗風雨圖

一燈風雨寒窗破讀書不知秋怒號恍如扁舟在江海
但覺四壁皆波濤對牀高臥無此客倚劍長歌空二毛
曉看庭樹故無恙千峰雲氣落青袍

墨梅鐵網珊瑚作
題松雪墨梅

小橋流水雪晴時曾折幽芳寄所思明月觀深春夢遠
玉堂仙客寫橫枝

梅道人墨菜用仲
圭韻

江月松風集補遺

五

晚松香凝墨池溼畦菜摘盡春雨泣梅花菴中吳道人
寫徧羣蔬何德色怪底坐客寒無墮牀頭卻有買菜錢
四時之蔬悉佳味乃知此菜吾尤便有客忽攜畫卷至
一笑落筆南風前

題倪元鎮竹石霜柯

去年溪上泊輕舟笑弄滄波狎海鷗雲去樓空無此客
寒林留得數竿秋

題燕文貴秋山蕭寺圖

忽見燕侯畫令人憶舊遊千巖開太古萬古鋒高秋石
路驅輕騎江風送遠舟人間無此境舒卷不能休

題馬文璧幽居圖

兩衲閑尋竹裏基清風掃石午陰移不知若箇踈林外
行過溪橋細詠詩

題高尚書墨竹卷

兩賢自是神仙侶冰雪襟懷鐵石腸坡可當時政如此
千年風致墨君堂以上題畫
詩類增

題倪雲林隱居圖

三年不見雲林面應向煙波狎釣徒忽到劉郎舊遊處
桃花無地覓玄都欵云癸丑重九日復觀此圖有
感而作持此索題者允恭也

題趙松雪書歸去來辭卷

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將無同氣節乃相似如
何松雪翁愛寫歸來辭暮年謝玉堂此心松菊知至今

江月松風集補遺

六

玩遺墨今人發清詠爽氣在西山吾駕亦已命

題倪高士雙松圖

曹霸能爲松寫真揮毫不復畫麒麟雪晴相約空山去
千歲蟠根有茯苓麒麟一
作麒麟

題楊補之畫梅

豔愛江南楊補之每將尺素寫冰姿暗香疏影渾如舊
遮莫高樓玉笛吹

題聽雨樓圖王叔明爲
盧士恒畫

一榻春聲雨滿樓杏梢微溼五更頭東風更綠江南岸
賣劍家家盡買牛

荷氣香飄竹外樓雨聲滴碎采菱舟南風一夜生新漲

魚鳥還知此樂不

積雨生涼轉暮收碧梧初實滿城秋隣家不識余心樂也愛書聲在小樓

天地嚴凝萬壑冰不堪寒雨灑孤燈一樓清氣更宜雪紙帳生存睡未能以上暢敘堂書畫題跋贈

題倪雲林畫

上有長松下有苔幽人鎮日此徘徊山雲不許閒來到只怕紅塵逐事來真蹟

題士女惜花圖

庭院無人春已深東風吹老惜花心自知命薄難承寵不費長門買賦金香祖筆

江月松風集補遺

七

送瞿慧夫上青龍鎮學官

獨坐高堂對春雨碧梧飄溼鳳凰翎已瞻百里陪郎宿尚許孤槎載客星把酒長年惟覓句焚香終日只橫經我來十載今朝醉一笑逢君眼倍青欵云至正庚子三

答伯宣遠承佳作見寄足佩不遺故舊之高誼且知穎上之樂不減吳中因次韻以答

遙聞新雨賦詩成異土相知傳貴卿穎上民猶思漢德箕陰人笑避羌名虎牢西峙劍雙堊蓋極東浮杯四瀛何夕連牀一尊酒共譚詩品與詩評

伯宣過澄懷樓相訪且錄昨會伯寅雙槐清集之

作以示因次韻見老槐之拳拳于伯寅者皆此并

簡吾友循正提學諸佳子弟同千里一笑耳

風輪轉轉秋生座雲錦初張春滿缸賴有遠山橫短幅恨無健筆運長扛白頭吟動今朝興金縷歌傳舊日腔話別有詩酒重醉雨來翦燭話西窗

次韻伯宣茂材留別之作并錄寄循正提學諸佳子弟一笑

子弟一笑

之子有行役殷勤別我吟夢歸淞水遠愁入輞川深移竹聽新雨來苦求故替人生聊復爾何必問升沈

聞伯寅欲邀予過雲錦小酌不果

一聲漁唱起何處最堪聽我任水精域子游雲錦亭過

江月松風集補遺

八

橋煩惠遠荷鋪笑劉伶明日嚴灘下維舟訪客星

次韻伯宣茂材尚集于伯寅文學家雙槐堂松雨

和上倡酬之作

子從穎上南歸日袖有新詩錦不如故里猶存召伯樹

清尊共醉夏侯居此行未許輕分袂他日無令數寄書

早晚金雞下丹詔豈容老驥伏鹽車

送伯宣還穎上

到穎曾蒙遠寄詩爛然秋月共揚輝親安堂上書連榻

弟歿軍前淚滿衣感慨又成千里別笑談已是十年違

此回莫戀西湖好應夢庭闈亟賦歸

莫學青門舊種瓜幸沾新化到天涯野陰春雨肥桑柘

城動秋風急鼓笳總是移居來潁水也勝遷客去長沙
巢由忘世非吾事霸業惟懷仲父家

盧母周夫人輓辭

魏郡盧賢母閨門淑德均撫遺先室子守節未亡人頭
白猶勤績時危獨采蘋幽宮先錫典直筆著堅珉以上增

增

重題子昂蘭亭帖

萬金難購蘭亭帖定武刻本妙逼眞區區摹擬何足數
獨稱貞觀四名臣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增

三味軒爲張國祥賦

三味軒中物品殊客來日共飯雕胡四顯鱸鮓吳中有

江月松風集補遺

元

千里蕪羹洛下無孫子流芳眞好事人生適意是良圖

不因命駕秋風起那得高名在五湖

和稼穡軒

軒居誰扁是稼穡張仲孝友世多賢再三嘆息戒無逸
什一徵輸期有年睡濃黃犢夕陽裏輿在白鷗春水前
迎寒逆暑何限樂試誦幽風七月篇以上大雅集增

題顧玉山棧道圖

曾從畫裏晤詩人君學詩人畫入神斷續層巒皆有勢
縱橫變化總非眞谿邊牛馬成嘯氣山上熊羆立幻身
天地文章俱是畫畫中堪著幾多塵玉山贈

赤烏碑

康會來乾竺重玄接建初赤烏吳紀瑞白馬梵傳書江
嶺荒碑沒口殘古殿虛至今安已靜敕額自祥符

陳朝僧

金蓮無復舞玉樹已成塵詩讓唐名士圖憐宋佞臣地
遷原有數雷震豈無因正直由天秉冲霄聳一身

鰕子禪

儼師性誕逸人或指爲顛不唱漁家傲惟談鰕子禪偶
然吞一斗何待施干錢開口吐還客江清月滿船

講經臺

嘗憶宋嘉定依公來講經空中花自落坐下石能聽歸
鶴語千載神龍朝百靈禪身藏宰堵遺影在空庭

江月松風集補遺

滬瀆壘

滬瀆東瀕海魚鰕入網羅旌旗屯戰艦鼓吹雜漁歌落
日明孤壘連天起巨波袁虞不復作折戟漸消磨

湧泉

神省疑通海靈源別有天火官司沸井水母獻溫泉一
境蒙甘澤千村禱旱年依師此遷寺知是有龍淵

蘆子渡

松渡依名利乾維屹化城四門江水嘯千古海潮生晨
得魚歸市省聞鶴守吏胡僧亦復見一葦逆風行

綠雲洞

我愛無爲者幽棲一澗新氣合雲水石陰映柏梧筠去

日非來日今人即古人相過徵八詠蒲鳥遺吾身神安

江月松風集補遺

江月松風集補遺

十一

錢唐 錢惟善 思復

韓詩外傳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為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為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邱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

江月松風集文錄

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嬰傳詩之詳也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詩絕異茲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況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向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餘因以其先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願其意與祕而不傳視為已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既獲重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尙當舍余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年

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見原書 元刊本

海寧州重修雙廟記

夫忠臣義士良相名將所以立功勳垂德澤勵節操者何代無之求之當時在公論而無愧求之後世在人心而不忘至於廟食故鄉而天下婦人女子武夫賤隸皆知其姓名者蓋千百世而一見千萬人中不一二數者也若蜀之武侯唐之張許其殆庶幾乎當武侯之終而隴蜀卽立廟以祀張許之沒而睢陽之人亦立廟祀之雖其人品儼倫若不同要其奮不顧難死而後已則一耳張許守孤城以捍安史蔽遮江淮而能使唐之不亡張許之祠世謂雙廟在江之北惟睢陽有之蓋張故鄉

江月松風集文錄

也在江以南惟鹽官有之蓋許故鄉也初廟獨祀許後祀張宋紹興八年復增祀南雷姓三公則從無垢先生請因題其額曰雄挺畫節之殿廟始建不可考今則始於知縣陳恕而成於隱居南豐曾俊邑人祀之惟謹凡有疾疫水旱無不禱輒應我朝初下江南有故宋丞相文山先生銳志恢復師敗被獲而持節不屈過睢陽拜廟下嘗題樂府以激平生慷慨之壯氣至今過者猶能誦之不亦悲夫至正十一年夏邑侯尹公既蒞政治民以寬事神以敬伏謁廟庭顧瞻棟宇傾撓廊廡不治圖像黝昧就滅迺捐已俸為之而好義者樂助興工於是年冬迄工十二年冬於是邦人落成求予記其事既為

記復爲詩二章俾民四時歌之以迎送神云 雖之水
兮其流湯湯瞻彼雙廟兮其神孔揚孰不有死兮俾人
不忘困守孤城兮蔽遮淮江盜旌轟天兮弗得南向伊
誰之功兮中興於唐千秋萬禩兮歸來故鄉醜桂酒兮
奠椒漿福我壽我兮東海之旁 睢之陽兮海之陬千
秋萬禩兮報神之休牲牲肥腩兮雜肴羞風馬雲車兮
載蛟虬雨暘時若兮歲有秋神之降假兮不可久留日
送神歸兮帝所遨遊焉得忠貞兮化爲九州使我心悲
兮何日而瘳見成化杭州府志

五倫詩集序

人之大倫有五列聖垂訓載諸六經炳如日星莫非明

江月松風集文錄

三

此教也六經惟詩以吟詠性情爲教使人日歌誦之而
有所感發非若他經必俟訓詁而疏釋之故大序曰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厥有旨
哉淞上沈易其知是道者歟往年游學北方間由衛輝
南還鄉里以其學爲童子師得束脩以養二親其教之
也一以躬行爲主嘗編五倫詩集俾人知所以爲人在
乎此五者也所謂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凡前代
及今所作有合乎是則採摭之以門類分焉曰父子曰
君臣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又有睦族并言務本尚志
此喻警省此其凡例也既以五倫爲綱又復以六事爲
目亦豈無故哉蓋民生以務農爲本而事以尚志爲事

二者兼盡則其爲學也有所資而仰事俯育無所憂出
處之間皆能合乎古人而忠孝之道立矣蓋將爲鄉黨
中之教非敢施於朝廷之上者也所謂取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者是矣欲取三百篇內易知易曉者冠于端又
弗敢以後世之作並列者尊經也合乎五倫而作在所
必取然作之雖工有弗協乎聲音節奏亦未必取是集
之行于天下而皆以此教人習於幼穉之時行於家庭
之間而田野之民間其歌詠而啟發其良心由是而人
倫風俗移也有日矣門生樊浚等旣爲之序以發明之
易復請余一語者意蓋在乎尊經而明聖訓諒必有裨
於世教傳曰下學而上達其可以童子之業而忽之乎

江月松風集文錄

四

是爲序洪武己未春三月旣望曲江居士錢惟善書

書明刊本

跋顧宏中畫韓熙載夜宴圖

觀熙載郵亭之計可以賺陶穀之多慾而熙載之荒於
夜飲又豈可逃乎後主之祝哉所以君子必慎其獨也
故跋至正二年三月旣望曲江錢惟善

跋朱夫子與姪帖

考亭夫子七世孫屋自其祖僑居華亭者三世矣一日
出夫子與猶子六十秀才一帖蓋嘉言也屋其佩服見
之行事可也墓門有木則愛護之不如意事之來則忍
耐之祖訓是則是做是不爲考亭之孝孫乎武夷山樵

錢惟善謹識

跋洪忠文公遺墨 名香齋

右侍郎洪公奉其親少師公遊道場何山遺住山舟公別浦禪師詩也今歸之即中常上人常往年侍其師竺遠源禪師住吳山時見其六世孫大拙用公以是遺墨獻于禪師常因珍惜而寶愛之茲來歸源蘭若焚香敬觀惜不得見所與安撫書耳然山中舊石刻薦更兵燹不復存矣故翰林承旨趙公學士黃公跋語在前惟善何敢著筆輒綴數語于後以識俯仰今昔文物陵替山林彫謝無復舊觀之感慨云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佛誕日曲江居士錢惟善謹書 見珊網

江月松風集文錄

五

文心雕龍序

六經聖人載道之書垂統萬世折衷百氏者也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同其明百宇宙相為無窮而莫能限量後雖有作者弗可尙已自孔子沒由漢以降老佛之說興學者日趨於異端聖人之道不行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固自若也當二家濫觴橫流之際孰能排而斥之苟知以道為原以經為宗以聖為徵而立言著書其亦庶幾可取乎嗚呼此文心雕龍所由述也夫佛之盛莫盛於晉宋齊梁之閒而通事舍人劉勰生於梁獨不入於彼而歸於此其志寧不可尙乎故其為書也言作文者之用心所謂雕龍非昔之鄒奭輩所能知也勰自序

曰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自二卷以至十卷其立論井井有條不紊文雖靡而說正其指不繆於聖人要皆有所折衷莫非六經之緒餘爾雖曰一星土之微不可與語天地之大一螢燭之光不可與語日月之明視夫昨道而陷於異教者顧不遑矣乎嘉興郡守劉侯貞家多藏書其書皆先御史節齋先生手錄侯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敘其首因念三十年前嘗獲聆節齋先生教而拜牀下今侯為政是郡不失其清白之傳文章政事為時所推余嘗職教於其地而目擊者故不敢辭若夫學者欲觀天地之大觀日月之明則自有六經在此固不可並論

江月松風集文錄

六

聖人不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況是書乎侯可謂能世其家學者故樂為之序至正十五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見原書元刊本

江月松風集附錄

楊維禎送錢思復之永嘉山長詩湖頭送客綵舟移青
雀飛來花滿枝進士舊傳羅剎賦佳人新唱竹枝詞黃
桐錦樹秋風早青奧紅雲海日遲思遠樓前約相見西
山煙雨畫新眉

又次韻答錢思復并簡呂彥夫詩相逢動是經年別笑
指沙鷗聚舊盟芳草只添遊子恨清風還有故人情薇
花亭館春容老木葉林堂晚氣清杜宇數聲愁不奈朝
來白髮鏡中生

江月松風集附錄

又送如一翁歸曲江草堂序曲江錢如一翁自冠年工
五字詩及七言大章嘗以詩經義領鄉薦而不償於祿
仕人咸稱其詩詩似杜其平生艱窶窘阨亦近似之草
堂在錢塘即曲江也如一應辟藩閩者二十餘年仰給
月斗孔子廟草堂亦荒矣少陵避亂於郾郡轉秦州流
落劍南蜀難逃梓州再歸成都而草堂在浣花里者屢
破矣其破也有王錄事王司馬輩為之修起至宋呂相
鎮成都又為作草堂故址繪先生像於中翁數嘗寇亂
今亂定獲歸錢塘第未知草堂不為風雨所破則為戎
馬作蹂躪果無恙否吾聞今浙垣大府辨章朱公方假
武事延致舊德碩儒俎豆於雅歌壺矢間太平有象於
此乎見車騎虛左或過翁草堂問風雨無恙即有恙不
有修起如錄事司馬者其不為翁重構如成都呂相乎

果爾相國之尊賢為不誣矣吾於如一之行卜之

夏溥錢思復先生詩卷序詩工於景物至晚唐四靈殆
已無可掇拾至宋涉於議論遂謂議論非唐詩少陵就
時事議論亦多耳論者若置少陵於唐詩外豈三百篇
性情議論者非耶常人狃於所習近時又倡為對偶排
比以為律政如木偶人衣冠儼然而無生氣流動謂可
與言詩乎錢思復所作特妙未嘗不議論而不宋於議
論未嘗不景物而不晚唐四靈於景物亦浣花溪上見
白頭亂髮兩耳人耶余嘗謂少陵詩則律意則不律
以詩律其不律之意以不律之意律其詩莊生斲輪手
蓋自有不可言傳者至論格高語響如居仁邠老猶是

江月松風集附錄

第二義耳有能於此觀思復者自是一流其法眼人至
元五年春三月十六日清安夏溥書
陳旅用吉甫韻送錢思復之富陽詩錢唐江上錢思復
問業真如井大春誰依山水築高館更有笙瑟娛嘉賓
畫槩飛鷗莎日暖綠陽嗚鳥岸煙新潮回寄詩寫離思
為子時烹五色鱗
易恒題曲江草堂在五雲山真際院相近詩浣花寂寞
鍾山遠今見風流在曲江八十儀形今有幾三千詞賦
總無雙屋頭秋老凌霜樹竹下春閒聽雨窗好向兩村
尋舊隱月輪峰磻聽飛瀧
陶宗儀輟耕錄武林錢思復先生常言年十六七時以

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
再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承之先生爲江
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凡
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右二事可見前
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羅伯歸川詩話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
利之巨江兮實發源於太末試官喜之送中選蓋滿場
無知羅利爲浙江別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姨住
近段家橋先伯元範戲之云此段家橋創見卻與羅利
江不同也蓋西湖斷橋以唐人詩斷橋荒草合得名亦
謂孤山路至此而盡非有所謂段家者竹枝曲凡十章

江月松風集附錄

三

皆佳首章云阿姨住近段家橋山如娥眉柳如腰黃龍
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予時年幼愛而盡和之
首章云昨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帶繫郎腰願郎得似
長江水日日如期兩度潮甚爲思復稱獎思復號心白
道人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筒川與楊廉夫唱和
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紅又云漢史
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元蓋感時事也

都穆南濠詩話元錢思復惟善嘗赴江浙省試時出浙
江潮賦三千人中皆不知錢塘江爲曲江思復獨用之
蓋出枚乘七發考官得其卷大喜寘於前列思復歸乃
構曲江草堂暮年自號曰曲江老人有江月松風集

鍾續霏雪集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
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生前
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箇仙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斷橋唐張祜詩云斷橋荒薛合是
也元時錢惟善竹枝詞有段家橋之名聞者以爲杜撰
然楊薩詩往往亦稱段橋未可謂無證也

魏驥書楊鐵崖墓誌銘後云屬元季世先生與曲江錢
先生隱於松江後二先生相繼沒知府林孟善爲卜其
地合葬於華亭縣干山之陽

明史文苑楊維禎傳維禎徙松江時與華亭陸居仁及
僑居錢惟善相唱和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元年省

江月松風集附錄

四

試羅利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據枚乘七發辨錢
塘江爲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
據吳遂不仕居仁等宅之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
號雲松野衲兩人既歿與維禎同葬干山人目爲三高
士墓

錢塘縣志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領至元辛巳鄉薦官
至副提舉張氏據吳退隱吳江之筒川又移居華亭明
洪武初卒思復長於毛氏詩學強記而多才鄉試時以
羅利江賦命題鎖院三千人不知羅利江爲曲江也思
復引枚乘七發爲據其首句云維羅利之巨江兮實發
源於太末大爲主司所稱由是知名號曲江居士又自

號心白道人所著江月松風集思復與楊廉夫唱和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紅又云漢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元蓋有感而言之也

又曲江草堂在五雲山下錢惟善故居

朱彝尊曝書亭集謁廣陵侯廟并序錢唐江干有廣陵侯廟其來古矣乙未三月將之越中問渡展謁廟按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世疑廣陵國爲今揚州府治然元季錢思復試羅刹江賦證曲江卽浙江楊廉夫避之時號曲江處士而曾子固撰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疑義可析因賦絕句記之江月松風者思復自題其集名也昔聞江月松

江月松風集附錄

五

風客賦證錢塘是曲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

簾幢
顧嗣立元詩選錢思復江月松風集十二卷焦潛園經籍志不載錢牧齋列朝詩集錄思復詩九首得之賴良大雅集所載者而已練川陸子垂家藏思復手書詩集後歸於秀州曹倦圃友人金亦陶鈔得之合之甫里許氏所藏與陸氏原本無異倦圃云余家藏元人真蹟有思復詩乃知江月松風集尙多遺佚思復以書名卷冊流傳人間者隨見當補入也

翁棡跋江月松風集爲有元錢思復手書稿草先民筆墨具有別致好事家因裝裱成冊錢罄室曹秋嶽相繼

收藏秋嶽亡後伯兄篤敬于金間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有魚豕之誤此本乃予手鈔較對獨細惜有闕脫無從考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人手筆當仍其舊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得更有張伯清貫酸齋書卷元人草元閣湘竹龍唱和并雜詩東共此集爲三冊得于康熙丙寅之杪春而鈔成于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又張翁棡識

吳焯繡谷薰習錄江月松風集十二卷元錢塘錢惟善思復著至元中陳旅夏溥並序此本傳于練川陸氏繼歸倦圃曹氏其源流見顧氏元詩選列朝詩集僅錄之賴良大雅集實未嘗見全集也吾家志上搜得三十五

江月松風集附錄

六

首余亦得十篇悉爲補入思復號心白道人又號武夷山樵者又以省試羅刹江賦指錢塘江爲曲江以證枚乘之文人稱曲江居士所居曲江草堂在吾郡城南五雲山麓煙雲魚鳥之間猶足令人髣髴也

汪沆小眠齋讀書日札江月松風集十二卷元錢思復先生著先生諱惟善錢塘人領至正辛巳鄉薦官至副提舉鄉試時以羅刹江賦命題鎖院三千人不知羅刹江之爲曲江也先生獨引枚乘七發爲據大爲主司所稱故又號曲江居士詩格清雋圓美與山村先生相伯仲前過虎邱購得此冊爲嘉禾曹氏舊鈔陶陰焉馬訛謬不少抵廣陵卽假馬君佩今小玲瓏山館藏本校之

字斌句乙耳目斬新復增續集詩十首遂成合璧先生
爲吾杭前輩而遺集罕有傳者因述其梗槩于左
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江月松風集十二卷金氏憲
邦從思復先生手書鈔藏筆札甚精後有詩補二葉明
陸嘉穎補四首曹潔躬先生從所藏元人真蹟補再次
廷璋長史留宿韻二首題云余家藏元人真蹟有此二
詩乃知江月松風集尙多遺佚思復以書名冊卷流傳
人間者隨見當補入也又從玉山名勝集李氏畫卷崑
山雜詠補詩三首金跋錢思復爲有元詩家筆墨牋冊
多有傳獨全集渺不可見洞庭山齋得觀思復手書江
月松風集爲錢叔寶曹潔躬所收藏紙墨完好殊可寶

江月松風集附錄

七

愛因手錄一通藏之篋笥并使同志者得共傳覽焉丙
寅閏四月二十五日金憲邦記後又錄補遺二首書之
戊辰嘉平月除夕燈下錄於半園之脩然亭迂齋



三怡堂叢書

圭塘小廩

周德宣署眉

自齊國所產
粟麥之類

重刻圭塘小藁序

張鳳臺

自古名人文集之流傳於世者雖由於茂實英聲光耀可磨滅然其間亦有幸不幸存焉當其脫稿之初傳誦者愛同拱璧輒以先親為快迨歷年久而世局滄桑或門祚衰歇零落故佚不能復覩者多矣後之人即欲拾墜訂殘存什一於千百亦憂憂其難耳元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許文忠公有壬吾相人也以進士起家敷歷中外垂五十年文章風節見重當時生平丹鉛尤勤且夥歿後門人故吏哀所著至正集一百卷歐陽文公序之稱其雄渾闔雋淵觀深實蓋深許之也旋因哲嗣楨以忤權貴獲譴南遷

圭塘小藁序

全集淪沒論者惜焉其弟有孚於行藁中收集散亡得詩文雜著二百餘篇為十三卷又有別集外集三卷共為十六卷見於有孚自叙及張葉二公序亦既詳哉言之矣夫以數百年前鄉先達功業文章卓卓可傳如此乃不幸而等身著述一朝散失無以沾溉後學其幸而存者復緣家貧無力遂令湮沒弗彰寧非後人之責哉清宣統末李君敏修假鄒申甫觀察至正集抄本八十一卷僅付石印流傳無多茲稿詩文雜著視至正集亦多寡懸殊祇以力絀未克彙梓耿耿此心究何嘗一日忘耶抑余重有感焉當元至正十二年河南盜蜂起公時方以病歸里次年拜

河南御史左丞時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吾豫近年兵匪做擾不異往時鳳臺忝任疆吏為桑梓負責亦相同而時事多艱功業相反此則追溯昔賢益不能無媿色矣逞敢序公之文哉然當此蛙聲紫色文做道喪之餘而先正典型僅有一線之留貽則表彰之責其何敢辭憶昔方孝孺嘗言唐之詩人莫盛於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白詩李陽冰於其歿後曾為之序序之有無不為二子重輕而序者反託之以傳余今日得序公集或亦附驥之一幸然譙陋如鳳何敢與陽冰比倫姑記其顛末云爾癸亥夏正

圭塘小藁序

五月同里後學張鳳臺識

本之闕亦已過半而當時久專文柄之太史歐陽公兵燹之後雖在燕七年之作今亦無存乃若或歿或窮不過如丁文苑之徒則又可知矣吾慮夫貞集今雖盛行後數十年又安知其若何而自餘諸君之閭里小生將欲使之遽能道其名字難矣文章云乎哉孟敬勉之或云昔者廬陵楊先生嘗舉至正集殘書對客言世好之詳不知其果然否孟敬盍思所以勉之亢宗垂後其尙有繫夫斯之外哉成化丙戌六月朔旦崑山葉盛書於上谷行臺

許有孚先生圭塘小藁序

許有孚

故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兼太子左諭德圭塘先生許文忠公往來特命爲中書左丞以不得行志辭歸御史臺臣奏於上曰許有孚德兼體用學究天人正色立朝誠心報主比居管轄之地益彰輔弼之忠誠所謂臺省老臣中外具瞻者也爲御史中丞歸臺臣又奏日中丞許有孚謀猷聞望爲國老成德業文章超出時輩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其在位也竭忠礪節冰蘖自持扶持紀綱表礪庶府抗論不阿於權貴嫉惡尤過於往年誠不負聖天子眷注之隆中外具瞻之譽玉音嘉納寵錫頻繁此天

圭塘小藁序

五

下之所共知初不待於劣弟之論及文章特餘事耳但平生性稟經籍外無所嗜好世俗所重可以爲子孫計者悉不存於胷中昆季間恪守先公之訓而終始不渝者公一人爾故居宰路韋布不殊幾務方殷著述不廢况閒暇乎門生集錄成一百卷名至正集同年歐陽公爲序可必傳者已當時翰林太常院國子監俱移公牒各求一部貯之書庫以備徵討以淑後學先生謙讓未遑也諸生亦繕寫工畢不幸值先生捐館有孚亦以議禮忤時宰意遷守相州道路阻修不知其後還送上官以遂諸公公議否昨聞猶子太常博士楨忽遭起遣會皇之際輕身南行

賞悉皆棄擲至正集冊帙重大必不能顧藁亦併亡使先

生平生著述淪沒無聞深可痛惜然而竊聞軍中多具眼

者斯文天相或遇知音必不毀棄苟存全集未可知也行

藁中止存昔者應酬諸人所謂圭塘小藁而有孚爲序之

本幸無失墜力疾編類得賦四古詩二十五歌行十二律

詩四十四絕句三十五序十八記十六碑志十一贊五銘

二辭一題跋六文一長短句六十三總二百四十三爲一

十三卷酬贈及見寄有孚詩文贊議跋銘傳記長短句共

八十五爲別集上綴獻可出其先世所收文過集并林慮

記遊詩文共九十三爲別集下而其殘編斷簡得於倚尖

圭塘小藁序

六

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繼小藁後并目錄共一十六卷以

示子孫所謂存十百於一二也嗚呼惜哉昔祭酒宋本誠

夫之歿也弟顯夫以其文求公序公極美顯夫能以其兄

之文著於世傳於後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今若此豈

惟負父兄之訓而他日亦何面目見友朋於地下乎况文

集之外如漫錄漫總二書又皆干係朝廷政務登載用舍

人材將來足備文獻徵考今亦喪亡視顯夫爲愧尤重嗚

呼天地有窮此恨無窮也痛哉痛哉屠惟作噩春二月既

望弟有孚引

圭塘小藁序

許有孚

圭塘小藁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絕人門生彙為至正集歐內翰謂雄渾宏雋不可以淺見闕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字什襲傳玩至有假託以徇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藁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

圭塘小藁序

七

讜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祿仕子官俸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識趣為何如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夷攷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誣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有孚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憤憤庸庸學不加進年將耳順跼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况文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

大夫同僉太常禮義院事有孚序

圭塘小藁序

六

圭塘小藁序

張翥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揆藻於青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冊之間在於爾雅深厚金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澁怪僻枯寒褊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爲能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概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迄於今諸公輩文體一變掃除儻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古不屬目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集

圭塘小藁序

九

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接武而上厯侍從膺藩宣典內制佐政府出入中外四十有餘年其牢籠萬象漱滌芳潤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當世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故其所發筆力有莫窮其倪而麗迤曲折且不宅蹈則夫冠冕佩玉之氣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若干卷簡而出之爲詩文樂府若干卷題曰圭塘小藁圭塘安陽別業也公之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超然林壑故以命編云契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翥書

元史許文忠公列傳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儒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掌書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墮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冤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

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爲僞以迎其意築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遂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卽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官禁事非予所當問有壬卽疏守庸及經歷朵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失忽都阿付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

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遣京師有壬卽袖疏上之及帝至復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鎖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橫羅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寃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官禁宜別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帖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樽節浮靈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爲中

議政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家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惜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淹四十餘年群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儲

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無
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
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使先是蓋法壞姦議非
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
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詔參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
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完卜
籍丞相勢宿衛東宮其行頗淫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
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
帝詔群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

三

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非禮也衆弗之
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
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
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微理帖木
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
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
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邪意漢
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
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尙何言其語遂塞廷
議欲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

見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
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贖敗獨無有壬名由是
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問至
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爲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極
論帝當親祠太廟母后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
爲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
皆避之轉中書左丞二年襄和慶喜八及李羅帖木兒獻
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逾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
脫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於
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汎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

四

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
義學訓諸生旣歿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
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刺沙緣睚眦怨
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曉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
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爲翰林
學士旣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
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
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
答蘭不花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
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

民籍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
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王從容集事
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
書左丞時以言爲諱有王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
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言
多不載有僧名開白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
皆大喜有王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
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王前朝舊德太
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鵞鴞以爲樂遠呼左右屏去
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

五

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王歷事七朝
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
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王絕不爲巧
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
王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閱傳湧如層
瀾迥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
千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楨

題許左丞圭塘小藁後

予髫年侍先大夫杖屨訪東里楊文貞先生於其私第文
貞謂先子曰此前元時許中丞之故宅也昔吾祖嘗訪公
不遇留題壁間至今墨痕猶在又曰許公文藁亂後散失
略盡吾亦頗存其數帙予時童蒙殊不知所謂厥後得公
遊三臺賦石刻讀之竟日不能去手知公好惡之公且其
學之博而辭之醇而正也今年春適公五世孫孟敬與予
同承太僕因談及左丞文章政事之懿出二巨帙題曰圭
塘小藁謂予曰先高祖至正集遺逸不存所見者惟此而
已宣德間復爲鄉人借觀失詩一卷至今恨入骨髓予拱

六

讀而熟味其旨公之文雄放豪邁若聯峰疊嶂紫青縹白
疊疊而不斷弄田有賦足以勸時君之務本迷樓門馳之
作足以戒其君之淫荒端本之講辭足以增嗣君之潛德
惜乎時弗能用而徒托諸空言也可勝惜哉若其詩辭之
工文采之麗則人皆知之不待予之言也謹爲正其字之
訛者凡若干乙而正之亦若干字仍識其後以歸寺丞云
成化元年十有二月壬辰海昌朱禔識

新刊圭塘小藁後序

元許文忠公立至正間以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數大猷贊樞筦事業鏗鈞節操堅定不以富貴利達易其心史稱立朝最久事有不能明辯力爭不知有死生利害偉哉一代名臣也其制作之大裨補朝政昭宣王炳烺琅琅而可垂範者與夫遊戲翰墨題贈詩文雖微言片語靡不涉乎世教宜其文名與歐陽文公黃文獻公驅駕一時惜乎至正全集爲其子遺失不存此藁亦集中不具錄者其弟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編集蓋撥拾於亡逸得一二於千百爲卷十三其寄贈有孚并文過集爲別集得之於野人

七

所收者爲外集有元諸公序文附錄於後總題曰圭塘小藁因公別墅之名也舊本尙存歲久殘缺外集一編又沒於假人至公五世孫今南康守孟敬懼其久而湮沒裝潢什襲丐都憲今少冢宰崑山葉公序首簡將壽梓以永其傳屬齊校正霽何人哉敢校公之作願與孟敬同朝最久又同受牧守之命誼不可辭雖然是藁亡逸殘缺者多不敢妄贊一詞以待其集之復出也嗚呼文以載道道之顯晦有時昔唐昌黎韓文公文集沉沒廢棄三百餘年至歐陽文忠公始得於李堯輔家弊筐之中顛倒錯亂補緝成帙熟讀有得故歐陽公文學重望卓冠一代而韓文亦精

以表章傳無窮焉公之全集雖亡逸安知後日不有如歐陽公巨目識於沉沒廢棄之餘者乎齊故存其目錄缺其亡逸有待焉耳字畫訛舛姑正其一二亦不敢外舊本而加損益舊本墨蹟未渝孟敬尙珍藏之以爲傳世舊物不可使有如外集之悔也孟敬甲戌進士其長邑其丞太僕其作郡守在在有聲且剛明節操亦克肖公者因併書之時成化己丑季夏月上泮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湖廣黃州府事番陽後學丘齊書

八

圭塘小藁後序

圭塘小藁顯高祖文忠公所著太常公所編也惜乎至正全集條遭天造草昧曾大父博士公起遣南徙遂以亡逸痛哉痛哉斯集殆亦全集中之不具錄所謂存十百於一二也由先祖縣丞公逮吾父今封安平縣令奕世珍藏以畀於顯幸無失墜顯自蚤歲承嚴君庭訓卽有志鼓梓每恨不得寸祿以上酬先志於地下矣噫欲望斯集之顯不亦難哉夙夜兢惕惟恐弗堪幸而天相斯文屬意菲躬乃得雋鄉闈登甲戌進士出宰安平意其必可推常祿以成先志也詎料多事因循猶未就緒不克肖之罪無所逃

九

矣天順甲申滿九載繼陞丞太僕敬持斯集謁都憲今吏部亞卿崑山葉公盛求引於端復質諸同寅海昌朱公禮乙而正之本欲亟於梓刻第以珍藏存久殘缺頗多不敢爲是苟且計以得罪於先公也由是訪求京師名賢間有所收是集者雖得以裨其一二而字之訛舛者猶未盡復於舊也成化己丑春擢守南康下車之餘政事未遑而斯集之屬意則拳拳也遂走書幣禮延知黃州府事故人番禺丘公霽暨予和文學永陽張公瓊實同校正之然後斯集昔之遺者今則備之向之訛者茲則易之僅爲一十五卷仍以家乘所載者謹續爲一卷而殘編斷簡得於倚尖

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文雖不可復而目則併識於首總爲一十七卷復介宋西坡文懿公十世孫黃均禾以大書之爰捐俸命工繡諸梓以廣其傳於戲斯集由大元至正庚子迄今百有餘年方顯於世何其若是之難哉殊不知其間有爲此爲彼叢挫百至幸而道不喪天文未墜地天假博洽君子胥會一時豈非文章顯晦之有期乎雖然斯集固盛行於今又安知後日之若何邪爲子孫者觀斯文也當思文忠公德業勲猷之盛太常公與顯編刻之艱尙益起高山仰止之思以葺前人之未葺則斯集尤大有光於時矣苟徒以爲覽閱具則非所望也其最之哉其最之

十

哉

成化六年歲在庚寅仲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南康府事五世孫顯拜手謹書

圭塘小葉目錄

卷一

古賦

迷樓賦

弄田賦

鬪馳賦

三臺賦

卷二

古詩

神仙避暑以陶詩為韻十首

圭塘小葉目錄

謝吳宗師寄鶴筆衣

陳芝田寫余真

和林春野見寄韻二首

宿臨湘贈誠之監縣

李中丞樵結

次韻記圭塘草木八首

寄歸彥溫

歌行

應制天馬歌

題友人所藏明妃圖

行建德縣民有訴作橋羅害者作徒杠行

賈客樂

喜逢口

赤壁

雪蓬歌

哀棄兒

可行印章

未央宮瓦硯

吳宗師以畫象送行

對吳宗師象

圭塘小葉目錄

卷三

律詩

沙湖道中

田家對雪

夜至魯港

荻港早行

夜行澗陂

神仙雨

登後山觀湖漲

晚過韶州

橫浦登舟

上京十詠

尋梅

水木清華亭宴集

送馬明初教授

壽李秋谷平章

送黃文復歸長沙

宿高竹樓別業

九日登石頭城

題昌平劉諫議祠

圭塘小藁目錄

朱都督碑

神仙卽事

和謝敬德學士韻 二首

登岳陽樓

黃陵廟

過湘潭

祝融峯懷歐陽原功

次王可矩石司韻 二首

題段指揮書林

問居雜詩 四首

三

和傅汝礪韻 二首

卷四

絕句

題木唐卿孝義卷

琳宮詞次安南王韻 二首

織錦回文圖

杜子美象

賞心亭

牛背觀書圖

畫馬

圭塘小藁目錄

丙吉問牛

和康里子山韻

李陵臺

上都歸口號

信筆

冬夜卽事

行縣書所見

謝祐之桃花折枝

令狐學士金蓮圖

神仙雜詩 二首

四

次黎東山鳳樓別墅韻 二首

都門柳

書所見 二首

夜次館陶

林慮南樓

題龍運甫耕雲堂

寄董仲達 二首

卽事 二首

春日漫述

臥龍圖

圭塘小彙目錄

五

蘇彥良西墅堂

卷五

序

文丞相傳序

五峯文集序

大一統志序

綱目書法序

秋谷文集序

吳宗師挽詩序

張文忠公年譜序

忍經序

國朝名臣事略序

宋誠夫文集序

春秋集義序

春秋經說序

琴泉先生詩序

智子元越南行藁序

張雄飛詩集序

成中丞詩序

宋顯夫文集序

圭塘小彙目錄

六

文過集序

卷六

記

懷坡樓記

雪齋書院記

魯齋書院記

馮氏書堂記

卷七

記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晉寧路鄉賢祠記

龍德官記

上清儲祥宮記

歸來亭記

廖氏園亭記

卷八

記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公生明堂記

圭塘小藁目錄

林州同知孫丞事去思碑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遼山縣儒學記

卷九

碑志

曹南忠宣王神道碑

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鳴文肅公神道碑

五龍廟碑

勅賜興元閣碑

卷十

武昌萬壽崇寧宮碑

碑志

馬文貞公神道碑

怯烈公神道碑

阿塔海牙公神道碑

葉先生墓碑

萬公神道碑

卷十一

贊

圭塘小藁目錄

文文山畫象贊

程雪樓小象贊

澄上人龍贊

雲林小象贊

如愚先生畫象贊

銘

守約齋銘

亦山堂銘

辭

叭八石哀辭

卷十二

跋

跋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跋重刻羊祜碑

跋顏魯公墨蹟盧侯帖

跋陳尙庭告

題

題歐陽文忠公告

題李士誠持信手卷

文

圭塘小菴目錄

九

武昌新居上梁文

卷十三

長短句

水調歌頭

沁園春

木蘭花慢

摸魚子

水龍吟

賀新郎

滿江紅

滿庭芳

望月婆羅門引

江城子

行香子

南鄉子

臨江仙

鵲橋山

蝶戀花

漁家傲

太常引

圭塘小菴目錄

十

清平樂

憶秦娥

菩薩蠻

浣溪沙

如夢令

圭塘小藁卷之別集上目錄

三怡堂叢書

節次所得圭塘先生酬贈并見寄詩文

太常升官

漫述

次來韻二首奉寄可行賢弟一笑

圭塘獨坐有懷

題可行太常人海浮槎齋

送張困亮鍊師并序

曉窗月明漫述

饋精梅

圭塘別集上目錄

題可行所藏米元暉雲山小景

幼菴送新茶蒲筍以詩答之兼簡太常弟過日

和可行展省歸過圭塘卽席韻

莊之淵昆季治具

圭塘小酌廷彥不飲故諷之請可行和韻

秋露白酒熟

龍舟侍宴并序

社酒治聾

和可行都司韻二首

庚寅麥疸清明大雪二首

僮屋爲大雨所仆歌

太常侍皇太子奉旨春祭

歎衰憶橘二首

觀家人治蠶

不寐聞麝香

伏日觀楨輩作秋露白麩葉

促釀酒

女孫彌月

枕上信口有孚和詩二首附

卽席奉和偶然記得僭附於左

圭塘別集上目錄

蒲萄酒露

寄可行二首

寄呂尙書才卿

邨信使附雁足詩

謝賈知府畫鴨

寄觀國賓

詩莊

訢筆

促可行歸

贊

可翁自贊書

楊和鄉畫像贊

相監司身冠贊

脫御史身冠贊

講議

端本堂進講

跋

賜幹樂右丞節用二字

記

竹軒記

筠齋記

圭塘別集上目錄

三

菊莊記

樂閑堂記

傳

馬杖傳

序

滎陽侯傳序

長短句

沁園春 三首

水龍吟 二首

綠頭鴨 二首

水調頭歌

鵲橋仙

南鄉子 三首

念奴嬌

春從天上來

太常引

千秋歲 二首

鷓鴣天 二首

浣溪沙

柳稍青 并有字和韻附共七首

圭塘別集上目錄

四

失一首

圭塘小菴別集下目錄

三怡堂藏書

文過集

和虞伯生韻

和謝敬德韻 二首

病起漫述

張禮部溪山真樂園

次韻二決明羹

立秋

次虞伯生跋馬伯庸詩韻 二首

養馬戶次伯庸韻

圭塘別集下目錄

省中對雨獨坐

送僕古愚上人奉詔歸山

寄趙雲芬

七夕露坐

紫菊和虞伯生韻

馮致遠畫卷 二首

次仲野堂

題宣和風雨孤舟圖

題趙幹江樓風雨圖

崇真宮葵花

答王仁甫 二首

汪叔志堪老園

送朱主觀之任東萊

次韻君謀晚晴卽事

喜聞可與弟至京師

題詩藁

和友人北苑馬上

思歸

連雨有感

次賈伯堅左司寄來韻 四首

圭塘別集下目錄

題梨花鸚鵡扇頭

和蘇伯修侍郎寓居雜詩 三首

北苑馬上 四首 失一首

分省大硯

代書寄可行弟 十首

和謝敬德學士雜詩 三首

二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緝

古賦

迷樓賦

子總離政廣陵禱雨雷塘掾曹汝霖從歸途說江

都廢興荒場始末周覽山川闔闔樓居之盛而又

及迷樓焉傷而賦之其詞曰

有樂不縣積塵斷絃有美不御老醜備前於是前星晦乎其無光少海一變而為田矣天厭隋祚憂不在敵胎於心腹成於肘腋以五子一母列據雄鎮為可恃而不知大都

圭塘小藁卷一

一

偶國為禍之尤劇方荒場之好學接士也固莫辨其真偽及其留麗華而怒高頰則惡緒已暴於中外惜猛虎之不知竟為毛間蟲之所噬黃腸甫湊金合已賜麾聚居虜龍飛天位弛然自放於九重之上天地萬物無一物之可畏遂肆心於巡狩傳粉深宮笑江東之諸帝車轍馬跡將徧九州北巡榆林既誓其首耀兵河石瀆武東陝引沐水開那溝置離宮造龍舟伊江都之勝麗詎一豫而一遊天亦厭乎我民欲一旦而盡劉百萬億之蚩蚩乃生項昇之巧萃倖般於心匠委財幣於電掃按圖締構不日成之班室隗陋摘星笑卑傾官謝侈阿房讓奇章華姑蘇撮土何施

建章柏梁廣猶可稽叔寶三閣華而不微軼古周後舉

我夷於勿靡曼於粲珍瑰寶帳散愁而延月複室耐香而

忘歸辭晝夜於多景鬱烟霧之霏霏晶熒奪目孰辨遠邇

縈紆倚足曷明東西策燕亦惑乎網戶車羊尤眩乎竹枝

弄臣肆誤以資笑阿媼雖習而猶疑入者罔識其所從出

者莫省其所蹊一蟻逐肉林之臭一峰儻花鳥之飛蠅遭

拍孚而醉不可解舟人溟滓而維無所施又如鷓鴣不能

悉鄧林之樹小鮮豈暇窮滄海之涯俊娥孰何妥之車錫

名寔來夢之見下俚稚女孰究其姓字如侯夫人之死者

蓋漫不知吁嗟獨夫心蕩神疲尚能名之可謂曰迷昔在

圭塘小藁卷一

二

帝堯法宮是作舜闢四門以撤壅遏明堂政令辟雍禮樂

究義資訓德修罔覺遠不軌與不物寔儀刑之攸託三苗

羲和昏迷致兵政教不迷在書可徵威儀卒迷詩具刺懲

盤孟几杖微且有銘異哉茲樓以惡著稱謂真仙亦迷於

此地何處通突至不迷于厥行向使中原無叛天復假齡

殆將作七千五百里之臺而盡迷天下之蒼生矣人不知

過或肆無忌苟知其非敢作而遂觀其引鏡念頭頸之且

研觀天識圖儂之將至既灼然而自知乃確乎其自弃蓋

柔終而無改過之勇厚極而有難開之蔽迷於心者若是

其大迷於樓特其細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樓傾土平隄

哉蕪城乃爲之歌曰蕪城蕭蕭兮草離離繁華斯盡兮瓦礫不遺昔之迷不可復兮無俾世迷

弄田賦

元統甲戌有壬承乏中臺當與議農政因語農官上林隙地可規治藝五穀若古弄田皇上機暇監農不易迂而實切其說既不行且有竊笑之者噫古制之不復者多矣豈獨是耶感而賦之其詞曰王政之大無以加於農乎林林總總以食爲天茹飲俗變稼穡興焉唐虞至聖命稷是先蒼姬八百年之王業寔基於生民之篇炎劉去古而未遠貽謀亦慎乎其傳未央宮中不事流連樹藝有地是謂弄

圭塘小葉卷一

三

田謂昭帝幼冲未能親於帝籍鈞盾近省姑試耕以爲劇何考信之不覈致流傳之昧實蓋祖宗爲敦本而設雖日遊弄而亦不忘乎稼穡也天下之治生於敬畏目擊之頃知農夫之艱難粒米之不易有不惕然而悟凜然而惕者乎其爲弄也非奇技淫巧以教常也非狗馬遊獵以導荒也非鄭衛哇邪以塞聰也非妖艷靡曼以作矇也非以人爲翫若董賢鄧通也日底天廟土脉膏滋爰驅鰲鯨傲載其時耨而人立甚險竿之嶮危播而子落若淵客之珠璣人牛前逝牽石後隨又如跳丸之飄忽走索之飛馳俄青倏覆乎畦畛何眩人之能爲惡莠亂苗尤務去惡俄類俄

粟在在獲蓋始於舉耜而終於銚艾莫不可翫而可樂非顧優之藝狎器物之不軌魚龍曼衍之鄙吞刀吐火之詭何足以辱天視之一睨哉若稽耕藉有國大教王后供種太史播告秉耒一撥朱紘有耀神倉鍾藏冢宰舉要所以勸農民供齊盛而事天地與祖廟也三代共田之大典百王不廢之要道何周宣中興之哲王乃不籍其千畝至形號文公之譙則江東之未暇又無足與校也開元之盛種麥苑中太子侍登治並古隆是亦弄田之遺意惜其有始而無終於惟我朝登三邁五南郊酌酌有田千畝大臣代耕歲事修舉而齋宮尙稽於享醴 跡未親於舉武是

圭塘小葉卷一

四

以奮庸之士拳拳有望於復古昔周公之相成王也書有無逸詩有七月知稼穡王業之艱難丕顯文承武之謨烈率婦子而親觀宜詩人之播說臣願割苑中數畝之隙俾從事於播種備春秋之遊豫存未央之名弄然後講三推之儀明五禮之重臣敢陋潘岳江淹之賦復有周之雅頌也

鬪駘賦

元統甲戌九日上幸後苑觀鬪駘有王適有奏對獲遂一觀退而爲之賦曰

于嗟乎駘爾軀孔碩爾能實多龍斯天矯山斯嵯峨生鄙

善之絕域逕流沙而迤過日三百猶跬步輕于斤之負賦
方炎風之煬毒劇滅人於札嗟爾乃即沙滅口警候靡譎
度積渴水口塵莫吐迹踟而鑿消消盈科其或修程阻艱
芻秣罔繼漫楚茹銜糾纏堅閉浹辰無饑萬里不寔校地
用之凡暑茲寔氣稟之尤異者也蹠不介甲踏鐵其堅肉
鞍輿雙峯盡聯復有傑出一峯巋然力倍恆品直當萬
千其窮莫扳抑之即從彌耳伏地屈足漏空累乘駢坐奚
婢塞童羸繩掣鼻自西自東昂首噴穢呼圓生風翠釜之
珍其忍取供流潼甘馥馬酒釀醲墮毳紉緝褐被域中風
土既習字育日豐板襪其雜稚子茸茸治銅象形僅得其

圭塘小藁卷一

五

旣疥不嫵媚劉文適類景純著贊論功遺大歷唐及宋紀
述末備皇元御天西北首賓天竺效貢泉渠空群魚魚連
連列旛雲屯千乘萬騎灑水歲巡負鼓先聲服箱後塵背
錦縹糊絡珠璘靈鈴鐸殷地旌旆盪雲開闢而下有國之
有馳者未有若我朝之殷也牧橐分職秩浮令丞負重致
遠人知其能有知其出拔之奇搏擊之精者乎苑草未凋
風日清美九重機暇鳳輦蒞止俯察品彙縱觀物理虎賁
執纆兩兩相睨騰感傾奔春歛徒倚待怒氣之既盈俄侵
凌之漸邇脫羈發縱勢邁角觝始齧頭而躑躅復摩肩如
委靡乍分立以叩墮遠挑覺於駉駉飄忽若風燕盤旋如

磨蟻劃然踴躍人立對起波瀾土墳雷轟電駛持久點點
勝負未決貂璫聲援陛楯皆裂餘勇雖鼓虛驕已竭嗟爾
雄之相厄卒不違乎一蹶勝者植立揚揚自憐王矜調擗
望拜蹙躡天爲噓噓賜沓繪帛嘗聞單于祭三龍祠以是
爲樂龜茲觀七日戲以占耗息今始得以驗其說鄙哉季
郟介金其鷄杜鄴走馬時在側微聞元南面何取於斯顧
羽毛之瑣瑣瀆黼屐之巍巍而登床之舞馬亦不過示異
於宴嬉又孰若大逾犀兕猛軋虎驅可以鼓吹飛之士激
羽林之孤者哉小臣在列顧瞻震栗悸定而懾氣塞而釋
目隘而豁足疲而力歸來人間塵土空集雲白唐籠飼

圭塘小藁卷一

六

促織黃雀山鷓種種有敵下里何知小兒方劇觀於海者
難爲水曾何辱乎目擊然臣有芻蕘之言增渤澥以涓滴
大小雖殊玩物則一惟吾皇遊六藝之圃徵勝負於往昔
愚臣一第非手搏而得視試下爲期門之徒亦粗可以備
顧問而陳得失也

三臺賦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偕明初馬徵君遊

三臺明初有長句既次其韻永歌不足又作是賦

其詞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

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輟趨膏秣事登沙壺清露之芳醴
白眉之佳客乃渡清洄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
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之巖巖者乎冰
井峙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
慙欲祛我銜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嘻昔
有塗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蹶則顰蹙
而出鴻蓋人心天理之所同况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
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嵩
已冒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啖葛如飴誑叔以疾拒客以泥
脾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何之見異卒莫逃子將之譏謂

圭塘小藁卷一

七

興義以寧國致羣材之景隨爾乃劫遷乘輿地尊天卑彝
倫攸斃大厦以墮及乎袁尙既敗審配亦摧黃星斯應赤
精遂微入鄴領冀州之牧中天植不臣之基慮幾人之稱
王乃居之而不疑幾簣幾杵成茲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
奇三山蓋戴雙闕鳳飛連疊複道相爲蔽虧累動山積周
軒雲齊陽宮冬熙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
浩乎其北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
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倡酬諏咨登
高能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
惡極必弱之季豹顧婉孌之蛾眉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

之漣瀾痛富貴之長違遠盡露其情狀彼一床之八尺容
幾許之總帳要脯糈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造
履組舉瑣瑣於屬纊其橫槊賦詩之雄發壁弒后之威奄
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代丕蓋默定於至鬯鎖諸妓於幽
闕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怡霜鴈訴
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
往跡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欲媒蕤萬年之
爲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耻於附其翼攀其鱗
也徒爲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侈重困乎吾民幸疊障
之不鏟俾表惡於無垠今吾與子效小兒之顰蹙申欺孤

圭塘小藁卷一

八

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胸次之醜磊且以醉漢室西征
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爲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
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貰
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
生幾何憂思難忘唯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
望三臺渺蒼茫乎醉眼

圭塘小藁卷二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古詩

神僊避暑晚行田間用陶淵明平疇交遠風良苗亦

懷新爲韻 十首

田塍晚獨策及此時雨晴東畦與西疇泱泱決決流水聲豐年
已足歡清風復多情歸來藉草坐濁酒還自傾不用澆磈
磊我懷無不平

寢迹非絕世雅志便林丘青山足一至勝處靡不遊意適
輒忘返茲焉夏已秋遙遙目力窮青青盡田疇迷復幸不

圭塘小藁卷二

遠歸歎無異謀

脫身豪俠窟里屣締新交愛其心無弃不較醉語謔生見
更有教治地盡肥壤禾黍已在眼瓜蔬早登庖愧子良已
多况敢希由巢

浮生苦無惊道近人自遠重外樂狗身遺世幾赫咷老農
初不知遠邊歲年晚清晨負來出日夕行歌返悠悠千載
心它人莫予忖

落日照我影頽然溪水中涼飈動綸衣勢欲凌虛空顧之
一大笑與爾將無同昔也爾何達茲焉爾何窮莫道山林
陋乃有黃虞風

昔人植松栢映蔚彌崇岡不爲朝夕利千載當自長植權
非不榮我圃因之荒白髮走畏途途修焉非良桑榆賴非
晚此樂且無央

靜念少日事躁中劇振苗欲令千載淳反之在一朝斥鷃
不自量上欲搏扶搖世怒任育俗林譏愧清誰傲骨日已
長及辰事道遷

淵明昔歸休開歲纔五十我雖年近似我道慙十百兼金
與尺璧敢取儕瓦礫緬焉動真想迅往孰誘亦庶幾歸田
園千載可同迹

我聞昔桃源民風近無懷茲山亦深窈中有讀書齋但絕

圭塘小藁卷二

車馬迹不惜雲烟埋旁躡靡靡山上蔭高高槐聊以永今
朝得酒後無睼

我髮日以變山色日已新舉杯試問山古今閱幾人我非
山主人聊爲山之賓杖可入幽險詩能寫清淳但恐我它
適山乎爾誰鄰

謝吳閑閑大宗師寄鶴筆衣

逆駢欲遣世異服事繆悠恭也差可觀未是真仙僞因服
究其衷有懷小竹樓一時示蕭散千載瞻風流鄙人冒朱
紫因循成白頭衣錦不尙綱襜帶宜承羞歸來作褐父敝
緼寒無憂老仙獨不棄謂可同真遊解衣遠衣我意重千

金裘高義固多感濁骨難昆丘披之焚香坐世慮忘器瀝
神仙未能學願學王黃州

陳芝田寫余真對之小酌戲成四韻

今日我與汝相看各華顛亟呼尊酒至我飲汝茫然它年
我長往酒但酌汝前悟此一大笑沽酒休論錢

和林春野見寄韻二首

山中真可樂經旬無客來群材足榷楠小臣甘草萊君看
倦飛鳥投林不徐徊咄爾迷途人俛俛自紆回海鷗久已
狎鷓鴣復何猜秋風看木落春風看花開既種子猷竹亦
有逋仙梅先生可休矣大夫亦賢哉高涉雲漢闊蹠跬距

圭塘小藁卷二

三

能陪尙可學采藥談笑到天台

又

士生如大木皆欲架明堂寧知施用處用圓吾乃方歸來
何所事琢句敷腎腸既爲煙霞痼復作花月荒一壑今已
專萬景身可當山空白石爛雲盡青天長故人遠相慰瑰
辭聯夜光一展發擘擘再誦鏗琅琅貞松無治客老桂多
古香三復如見君歲晚誰能忘

宿臨湘贈誠之監縣

北風檣聲乾晚泊斷磯下雲岫浮修蛾霜空入平楚鳴雁
無處尋落日不可畫重岡護巖邑百里寄民社藉甚賢大

夫居然魯恭化豐年足梗稻沃壤滿桑柘我如無心雲底
事勞候迂爛醉得詩歸江山非傳舍

李伯徵中丞奉東宮命作椎結請紀其故以百字頌

而祝之

總角習義方結髮事明主櫛縱多且貂勤勞幾寒暑青皇
一顧中遂與國人伍區別垂鬢雲歧分戢鴉羽昔我秋谷
公肥搔淨寰宇象賢實無愧冠服儼前矩願言壽而康三
握勿爲苦它年麟閣上雪鬢照簪組何用拭肝石道貴隨
所處老我任飛蓬歌詩美繩武

次韻可行記圭塘草木八首

圭塘小藁卷二

四

吾家青牛君伯仲龍矯矯不似丁令威暫來立華表鬼神
護斧斤風霜幾昏曉摩挲左紐文曾見陸爲沼

又

徂徠以多賤吾圃斯拔萃遠從它山移清與幽境會樂天
才四十栽爾已興慨吾年六十三方期翠成蓋

又

長公有名言不可居無竹僕僕斷蒼苔森森植寒玉聲來
書幌清陰入酒杯綠何須更晚食此君足當肉

又

蒼官昔多事乃與群鳥鄰何如在圭塘亦勝居神囿老根

已作石霜皮不成鱗不用歎不遇參軍能寫真

又

朝來花斬新暮雨墜紅濕藤蘿助奇觀羅幙層層碧昌黎
性苦隘政爾要蒙慕一笑問秋乎還能誨人奕

又

披披青羅扇敷陰圭塘阿夏窗雲影薄秋枕雨聲多翰墨
聊復爾風霜其若何休教近湖石掩映美人歌

又

人生念慈親堂階多樹萱忽隨靈椿化冥漠俱高騫此夏
詎可忘肝摧不能言對花羞自慰白頭還抱孫

圭塘小藁卷二

五

又

昔人避秦亂川原多種桃我幸遇明世栽培胡自勞看花
食其實爲圃豈不遭踈懶強鞭策猶勝宅不毛

寄歸彥溫

林慮吾郡山棄之來浚都子實浚都人乃得居林慮出疆
心載質浮海或乘桴聖賢義有在并介遂殊途靜言復自
符九微有不渝袁閔築土室苑粲安一車六月擁裘卧異
世真同符何當雲壑裏添我一茅廬

歌行

應制天馬歌

臣聞聖元水德正色在朔方物產雄偉馬最良川原飲飲
幾萬萬不以數計以谷量承平雲布十二閑華山百草春
風香又聞有駿在西極權奇似儻鍾乾剛茂陵千金不能
致直以兵戈勞廣利當時紀述雖有歌侈心一啟何由制
吾皇懷德邁前古不寶遠物物自至佛郎國在月窟西八
尺真龍入維繫七逾大海四閩年灤京今日才朝天不煩
剪拂光奪目正色呈瑞符吾玄鳳鬢龍臆渴鳥首四蹄玉
後鑿其前九重喜見遠人格一時便勅良工傳玉鞭錦鞵
黃金勒瞬息殊恩備華飾天成異質難自藏志在君知不
在物方今天下有道時絕塵詎敢稱其力臣才罷駕亦自
知共服安輿無更軼

圭塘小藁卷二

六

題友人所藏明妃圖

臂香骨沁守宮虛金鎖重門怨銀鑰深宮有眼不識春畫
長時聽雲間樂平生所見惟監宮今朝豈期見畫工君王
知畫不知妾薄命已分如秋蓬黃沙漫漫天無窮驚颺吹
老紅芙蓉穹廬明日又何處此生遂負南歸鴻和親納侮
號上策建議詒謀婁敬責妾身雖苦免至憂猶勝專寵亡
人國關山寥落夢亦迷嫁雞正爾隨雞飛人間生女莫望
貴只可近作田家妻琵琶聲斷霜天月青塚至今青不歇
後來却有蔡文姬千古胡笳辱哀拍

行建德縣民有訴作橋罹害者作徒扛行

霜餘溪湍息奔闖農隙維時梁可構往來恐有病涉人官
著恆規誰敢後邑胥承帖來鄉里鄉民見胥如見虎奮材
斬木到丘壘致期視成毆婦子人未安行力已疲冬無旨
蓄雞先死田家雞盡誠可哀邑宰旦夕行橋來吁嗟此役
本爲利誰知爲害翻百倍老癯僂僕訴且泣莫遣吏監民
自力治貪問瘼乃吾事去甚痛懲尤所急老癯又言官試
聽今日所知百無一我聞此語憤填膺不可勝誅空太息
安得落落寰區間盡是龔黃二千石

臨江見大船宏麗異甚賦賈客樂

三塘小藁卷二

七

鼓聲震蕩馮夷宮帆腹吞飽江天風長年望雲坐長嘯穩
駕萬斛凌虛空主人揚州賣鹽叟重樓丹青照窗牖斗帳
香凝畫閣深紅日滿江猶病酒錢塘女兒靜且姝臂金盈
尺衣六銖憑閣飯飽觀戲魚青波照影紅芙蓉江城到處
時彌楫徧買甘鮮窮所悅千里携家任去留一生爲客無
離別敦農抑商昧遠計遂使素封輕得意握籌狡獪俯承
命危坐咄嗟收厚利田廬彫斲君知否終歲勤勞莫糊口
夏稅未了秋稅來三十六策惟有走

喜逢口 并序

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世傳昔有久戍不歸

者其父求之適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
遂葬於是俗因謂之喜逢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
雖莫究其世代姓氏而其言有足感人者故作是
以紀之

見寒解衣重撫摩兒饑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一
去不返當如何去時雲戍東北鄙直出榆關度遼水白頭
郎罷與影俱豈憚山川千萬里天教此地適相逢父曰從
天墜吾子笑疲樂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遠如此官家開邊
方未已同生又別寧同死山雲漠漠風颼颼山頭雙塚知
幾秋當時不忍一朝喜今日翻飛千載愁猶勝貞女化爲

圭塘小藁卷二

八

石終古孤身雙不得清江寒影日悠悠行人一去無消息

赤壁

孽瞞禍水割趙女漢火餘光能幾許蜀方傳薪噓未然吳
偶東縵成一炬萬艘枯葦沃以膏空江如韞長風鼓九淵
鼎沸羹魚龍連營熾炭騰貔虎雄圖南紀成畫餅匹馬羣
容作窮鼠坡翁乘興賦赤壁爛漫天機湧毫楮偶從雪裏
寫芭蕉又似驪黃不毛舉考圖求故此其地疾惡千金若
躬睹江山蕭條歲華晚興廢人間幾今古買魚沽酒弔阿
瞞醉和漁歌短簑舞

雪蓬歌贈廖楚材山長

人間塵土河地無道人自愛居江湖江湖能處為不盡且
復想像陳其柄有舟如葉君勿笑氣象乃欲吞堪與四時
風景皆可樂歲晚獨與天游俱青山昨夜忽遺去萬象一
色涵水壺眼界疑墮清虛府心境直造鴻荒初道人箕踞
受奇供但訝光怪生籟條霜筠露籜政不俗更欲綠飾為
瓊瑤湘江清碧俯見底嶽麓倒影寒縈紆興來不省有物
我短衰獨速歌吳飲可憐翠被秦復閣但鼓憂患來攻賦
莫言雪盡蓬蓬送廢敲雨承月仍相娛

哀棄兒

雪霜載途風裂肌有兒鶉結行且啼問兒何事乃爾悲父
母棄之前欲道木皮食盡歲又饑夫婦行乞甘流離負兒
遠道力已疲勢難俱生灼可推與其壘尾莫我隨不知忍
割從所之今夕曠野見安歸明朝道殣非見誰父兮母兮
豈不慈天倫遠絕天寶為十年執政雖咸腓發廩有議常
堅持昔聞而知今見之倉皇援手無所施兒行不顧寒日
西哭聲已遠猶依稀

偶閱可行書見其印章曰洹溪釣者戲為野語

道士只合山中居釣者只合溪中漁不山不溪朝市趨人
輕爾厭重爾誣彼道士者尤迂愚妄欲躋世為唐虞平生
動為鬼擲掄况負且乘招而呼山耶溪耶盍歸歟山有美

圭塘小藁卷二

九

茹溪有魚

李惟中學士自西臺侍御召入以未央宮瓦硯為賜

作此謝之

漢家作宮法紫微金鋪玉戶明華棖甄官陶瓦極能事鉛
丹細擣咸陽泥一朝神雀去不返秋風天黍驚離離谷陵
且變此宜盡一二時出農夫犁人間講求作珍玩洗刷篆
籀分毫釐西臺執法好事者礪磨為硯尤瑰奇體呈全璧
輕尺許沼開新月才一眉堅如鐵石潤如玉墨聲瑟瑟松
風吹惠然匣送感高義但惜所與非所以公才真是請仙
裔善事利器方相資嗟予燕學忝詞館雖有此器無能為
世傳銅雀亦佳品搜荆黃壤今無遺高皇垂統四百載老
瞞何物敢等夷愛人屋上烏亦好况茲適用逾端溪楮生
毛穎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代言揮制固多愧玉堂風
月猶能詩

中書久病得請將歸吳閑閑大宗師亦有疾以其象

為贈云代彼陪行焚香對之作此以謝

省人本是山澤臞涉世政坐饑寒毆五年黃閣事何補種
作老病菴孱軀藥京歸來十浹日藥裏不可離須臾平生
結客半寰宇未免操瑟從齊竽可人底事期不來承慶堂
深誰敢呼邇來亦復詩作崇清臧益見風標孤杜門却掃

圭塘小藁卷二

十

難折簡豈意惠然來畫圖相者一笑但臆對妙契未許唇言
對清水寒玉照林表和氣春風生坐隅齋居頓覺俗氛遠
高致已逼沉疴蘇我方歸思劇迅矢公自有分居方壺過
從此去計必少夢中道路多繁紆便當卷卷奉江湖去願得
始終如履

小樓對開宗師象因次舊韻寄之

鼎食不解肥我臞多病亦爲山林毆巾車孤舟任所適何
往不可容微軀莫言五十未爲老縱有七十來須臾今年
兩耳得差勝飽聽萬籟吹笙等閑人多事迫詩債野老敗
興時招呼小樓今日好風色目斷天末冥鴻孤一時幽興

三塘小藁卷二

七

豈容負况對蓬島神仙圖篆煙凝坐共心賞盡醉更把空
尊斟懷人未免有芥蒂處世已覺無廉隅分江小鼎煮栗
粒誅茅別墅營屠蘇遠山但藉一枝杖中流誰辨千金壺
菊籬秋香晚未減松窻月色寒相紆我行不武分斂迹安
得甘草資蛭驢

圭塘小藁卷三

三怡室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律詩

沙湖道中

城居如坐井出郭始知春草色纔翻燒禽聲便可人遠山
來運運羸馬去逡巡喚醒三年夢東華足軟塵

田家對雪

野老能留客柴門便反關落梅點衣上飛雪墮杯間地僻
偏宜竹窻幽更對山自憐真野逸瓶罄不知還

夜至曾港

圭塘小藁卷三

一

桴鼓遠銅籠前驅列炬紅星芒寒拂地江影靜浮空聽語
漁村近連航水驛通不才慚傳食鮭菜足爲供

荻港早行

水國宜秋晚羈愁感歲華清霜醉楓葉淡月隱蘆花漲落
高低路川平遠近沙炊煙青不斷山崦有人家

夜行澗陂

蕩蕩唐虞世區區虱蟻臣露餐烏攫肉夜渡馬知津危棧
依山盡微行到水頻風霜儘蒙犯庶用答涓塵

神山雨

山中日日雨松竹早知秋清響自深夜逸人無遠愁意虛

間葉落林暗見螢流對景因懷杜江村事事幽

登後山觀湖漲時陰雨忽霽

陰磴盤盤上枯籐得得來長楊半腰水老桂一身苔秋氣
蛩先覺風聲鶴欲回山雲自行雨休爲老夫開

晚過韶州

世去重華遠名借二石存溪寒清見底榕老亂垂根野色
偏宜晚民居儘似村曲江人已矣楚些擬招魂

橫浦登舟

南征殊不惡樂事總相關馬上行思向舟中卧看山盡收
煙景去滿載月明還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間

圭塘小藁卷三

二

元統甲戌分臺上京飲馬酒而甘嘗爲作詩了丑分
省日長多暇因數土產可紀者尚多又賦九題并舊
作爲上京十詠云

馬酒

味似融甘露香擬醞醴泉新醅撞重白絕品挹清玄驥子
饑無乳將軍醉卧毡桐官聞漢史鯨吸有今年

秋羊

塞上寒風起庖人急尚供戍鹽春玉碎肥豎壓花重肉淨
燕支透膏凝琥珀濃年年神御殿頒餽每霑儂

黃羊

草美秋先腊沙平夜不藏解條文豹健鬻多宰夫忙有肉
須供世無魂亦似鷹少年非好殺假爾試穿楊

黃鼠

北產推珍味南來怯陋容瓠肥宜不武人拱若爲恭發掘
憐禽獮招徠或水攻君母急盤饌幸日不穿塘

枳麪

坡遠花全白霜輕實便黃杵頭愁退墨禮齒雪流香玉葉
翻盤薄銀絲出漏長元宵貯膏火蒸墨笑南鄉南鄉蕎麪
黑甚熟則
堅實若瓦石可代
陶盞貯膏火

蘆菔

圭塘小葉卷三

三

性質宜沙地栽培屬夏畦熟登甘似芋生薦脆如梨老病
消凝滯奇功直品題故園長尺許青葉更堪齏

白菜

土羔新且嫩筐筥薦紛披可作青菁飯仍携玉版師清風
牙頰響真味士夫知南土稱秋末投箸要及時

沙菌

牛羊膏潤足物產借英華帳脚駢遮地此物喜生車帳卓
歇之地夏秋則壞
繞其迹 釘頭怒戴沙齋厨供王食毳索出瓊車莫作垂涎
想家園有莫邪

地椒

凍雨催花紫輕風散野香刺沙尖葉細敷地亂條長楚客
收成裏奚童擷滿筐行厨供草具調鼎爾非良

韭花

西風吹野韭花發滿沙陀氣枝葳蕤媚功於肉食多濃香
誇薑桂餘味及瓜茄我欲收其實歸山種澗阿

尋梅

何以慰吾衰梅花秀發時晚香傳遠樹春雪避南枝林靜
來差早溪深行獨遲與君謀一醉及此未離披

水木清華亭宴集十四韻并序

水木清華亭侍御史王公公儼別墅也位都城巽

圭塘小葉卷三

四

隅出文明門餘里許園池構築甲諸邸第予客京
有年識公儼亦久而未嘗迹其地至正乙未春自
汴召入俄公儼由遼省拜中臺握手傾倒屢約宴
集塵冠不果致期宿具復有意外之撓乃七月二
十又三日始遂盍簪左轄呂仲寶中執法杜德常
右司王本中左司尚彥文實同尊俎酒旨樂備物
腆意勤適雨霽秋清塵空地迥庭木湧翠渚蓮散
紅北瞻闔閣五雲香靄極目西望舳舻汎汎於烟
波浩渺雲樹參差之間蕭然有江鄉之趣不知其
爲敲擊肩摩之境也煩襟滯慮滌濯淨盡茲游奇

絕宜造物之不輕畀也公儼請曰人生四美百
幾遇不可不紀也乃卽水木清華亭爲韻賦詩有
王分華字其詩曰

世祿推門闕天堦幾拜嘉高情忘勢利大隱謝紛譁朝市
塵無染蓬瀛路豈賒眷言營別墅初不遠東華畫舸堂前
過青帘柳外斜晴空迷菡萏寒翠接蒹葭揮塵風生座扶
筇雨壓沙萍開青泛鳴荷側重擊蛙只訝神仙府誰知宰
相家賓朋玄圃玉文采赤城霞麗曲凝雲表鮮妝炫水涯
添栽三徑竹遞賞四時花心事尊中物人生海上槎相逢
須盡興明日各趨衙

圭塘小藁卷三

五

送馬明初教授南歸一十韻并序

後至元戊寅予得請歸江夏別業明年冬遊長沙
又明年二月安仁馬君明初來見於瓊瑤山其人
溫醇其文粹精傾蓋如平生同遊南嶽更唱迭和
遂同歸江夏甫七日復參知政事命下以小兒累
之又同北焉至任城明初舟覆幾不免間關跋涉
不忍予棄用中臺翰林薦堂除緱山書院山長及
格擢右衛率府教授始釋褐衛官若胥卒皆國人
明初請收書教其子弟爲華學官屬羅之鳩俸檄
明初買書江南因得歸省其家焉過予相下將別

請言吁世俗之交翻覆雲雨况延之館塾者其
交不又密乎饗殮之不精不時也供侍之不慎不
及也脯修之不腆也汲引之不酬也爲主人者有
能不犯於是者乎人情久則狎狎則慢慢則隱生
焉賓主至是不失歡者鮮矣而明初與予一年如
一日始終無間言有德君子哉述其槩爲詩以餞
之其詩曰

圭塘小藁卷三

六

吾子昔傾蓋瓊瑤古渡頭袖文驚蜀錦懷寶重天球心旣
同金斷膠因向漆投有邀須共往無倡不爲酬南嶽朝聯
轡湘江暮艤舟展窮峰頂寺詩滿水邊樓訪古由來喜尋
芳到處留遂移衡浦隱便作武昌遊坐席何曾暖招旌遽
見求高情安旅次遐躅又神州道路多嘗險山川只見愁
掃雲髯兔穎塵雪弊貂裘善誘兒何幸深藏價未收忽看
鴻鵠舉甘效歷蠶休洄水寒偏瑩林慮晚更幽誰知三仕
已相累十春秋公道先揚善真才自拔尤恩袍明翡翠教
鐸振貌貅行投仍清淡言歸藐阻修臨歧惟一語音信莫
悠悠

壽李秋谷平章

黃鍾嘯曉挽春留綠蟻浮香帶月筩宰相得閑纔是貴人
生有子更何求家傳文字五千卷身在神仙十二樓記取

年年好風景雪松霜檜豈容秋

送黃文復歸長沙

半生湖海夢依稀但誦湘南遠寄詩先友凋殘公獨健故園荒盡我方歸百年未滿常憂畏千里相逢又別離他日瓌江松下路西州難似此沾衣

橫山石高竹樓別業留信宿始歸

酒香牲牷主人歸正是猿驚鶴怨時梅影小池春入盡竹聲虛閣夜催詩世間真樂無多事身外浮名只費辭他日結苑容我隱一章先當買山貲

九日陪闔臺諸公登石頭城

圭塘小藁卷三

七

一江環抱四山圍酬節追歡剩費詩雁影不移雲盡處秋光却在雨晴時當年玉樹人何在明日黃花蝶豈知便駐高軒折柳無酒繞東籬

題昌平劉諫議祠

一卷春秋兩鬢髭丹誠貫日口懸河策能匡世時不用天實厭唐人奈何自古大材多薄命而今我輩亦登科可憐熏腐俱塵土得似高名永不磨

遊昌平懋縣學歸過朱都督碑

木葉才霜水不波偷閑今日遂婆娑清秋林壑斜陽好豈歲郊原樂事多秦塞已隕仍郡縣武城雖小有弦歌却憐

一片朱家石千古涇原臭不磨

神山卽事

京塵汨沒已華顛恰是山居第一年松月照窗詩入聖竹風吹榻夢遊仙隨人久作悠悠者處世方知綽綽然尚愧未能忘口腹時勞昆季致肥鮮

和謝敬德學士見寄韻二首

平生疎懶是天姿今歲春來起亦遲好酒或如陶靖節杜門深愧鄭當時向來事業惟供笑如此風光忍廢詩館閣真才試枚舉鵠山陪預恐難期

淡鷁輕風弄野姿江天寥廓鳥飛遲從知宇宙多閑地誰

圭塘小藁卷三

八

信襟懷勝昔時夜雨不驚適客夢暮雲猶入故人詩山中亦有陽春曲拂拭朱絃待子期

登岳陽樓

半空輪奐壯巴丘消得騷人一繫舟雲氣遠携湘雨至湖光寒入蜀江流山川信美非吾土天地無窮有此樓三十四年如夢過可憐華髮賦重遊

黃陵廟

黃陵廟下草萋萋水遠山長聽竹枝末路不求同死處重華寧有再來時霜筠苦淚留千古楚樹愁雲接九疑珍重韓公修廢墮却憐微福賴神私

過湘潭

江邊楊柳翠繁回柳外人家罨畫開一夜東風花落盡下
年華表鶴歸來暮雲山出遠浮黛春雨水添濃潑醅莫艤
扁舟訪陳迹白頭懷抱易生哀

祝融峯與廷鎮觴詠有懷歐陽原功蓋嘗約同遊而
予不能待其歸也

載酒窮躋最上峯嘯歌聲撼海濤風得陪五馬三石獨少
三生六一翁爲問北門紅日下何如南嶽白雲中寄詩幾
欲申前約無奈人生似燕鴻

時雨忽降簿書甚稀獨坐玉可矩石司有詩次其韻

圭塘小菴卷三

九

翠樾雲深百鳥鳴彤閣如水嫩涼生雨聲自與詩有約天
巧豈容人強名萬里秋風黃鶴夢五湖春水白鷗盟年來
不用愁華髮尙有觀山老眼明

西廳東閣總詩鳴天籟相關觸處生京國故人多老病洛
陽才子獨聲名風雲幸際文昌運松柏休忘歲晚盟他日
江湖携手去儘渠蚊睫有焦明

題武衛段指揮書林

相府深沉書若林牙籤插架列森森千枝萬葉本根在二
帝三王雨露深樞騎斯文功利學棟梁來世聖賢心經殘
百事紛紜出慎勿輕栖惡木陰

閑居雜詩 四首

鬢髮蒼浪齒動搖自知隱退待誰招茶餘引鶴消春晝酒
醒間雜記早朝肥截玉崩羹縮項香翻雲子飯長腰尙嫌
門有徵詩客時與山人破寂寥

半山雲樹接修篁鎮日無塵到草堂瓮牖風來書葉亂膽
瓶花落硯池香壺觴自酌教微醉松菊猶存及未荒護果
灌園常不暇誰知閑裏更多忙

鶴山東北接知虛郭影嵐光畫不如九十日春朝暮雨兩
三間屋古今書庭花紅礙經行處園竹青回剪伐餘滿地
蒼苔愁踏破年來深喜故人疎

圭塘小菴卷三

十

竊祿多慙號具臣歸田何幸作閑人登山臨水今非客病
酒愁花又過春夢斷紫霄黃閣遠眼明青鏡白頭新芥臺
竹笋來相續不道茅柴味更真

和傅汝礪寄來韻 二首

江水舟航日夜東故人音問得常通君才能挽千鈞重我
老惟懷一畝宮自有山林容小隱只今臺省有諸公欲知
別後詩成處都在花香竹影中

春紅園圃眩西東花下紫紵一逕通不向雷門操布鼓要
從人海見珠宮多言浪負三千牘老夢都忘十八公珍重
吾宗有成訓人間何似在山中

圭塘小藁卷三終

圭塘小藁卷三

十一

圭塘小藁卷四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絕句

題西域木唐卿旌表孝義卷

橋梓天殊棣有華良心初不間幽遐何年四海無旌表盡
化忠臣孝子家

琳宮詞次安南王韻 二首

涼入簾幃夜色輕瑤臺添日更虛明一壺天地渾無迹只
有清風動竹聲

山中活計只餐霞世事茫茫口自斜謫到玉堂無好况夜

圭塘小藁卷四

深猶草侍中麻

織錦迴文圖

明珠金縷爛紫回香玉連環剪不開不把肺肝都織出將

軍惟識趙陽臺

杜子美象

刪後騷餘代有聞集成惟許杜陵人憑誰寄語泐流者流
到江西不是春

賞心亭

賞心亭上雙栢樹看我往來今十年栢樹青青宛如昔當
時遊子已華顛

牛背觀書圖

蒲鞵盤膝勝安與人訝形骸與世踈却笑徒居三十乘恰
如牛背一編書

畫馬

惆悵孫陽世久無紛紛駑驥遂齊驅不教神物俱湮滅猶
幸人間有畫圖

丙吉問牛圖

肥充列鼎健充車厚養專為簿領駸千古清風梓人傳憑
誰書繼丙家圖

和康里子山韻

圭塘小藁卷四

洞深春早透蘭芽窻曉雲香亂海霞萬丈紅塵飛不到紫

簫吹綻碧桃花

李陵臺

李陵臺下駐分臺紅藥金蕙遍地開斜日一鞭三十里北
山飛雨逐人來

上都歸口號

嬌兒幼女逐山妻爭解行囊看賜衣顛倒海圖神短褐可
憐杜老北征歸

信筆

造物知余素愛山一官故調兩山間山深民朴官無事却

爲觀山日不閑

冬夜卽事

紙窓鋪月白溶溶爐火欺燈照室紅萬籟聲沉人語定好詩都在杳冥中

行縣書所見

漲潦留泥糞稻畦石渠分水灌麻池醉翁社散忘歸路行過柴門尙不知

謝祐之桃花折枝

天臺不折一枝歸晴日明窓有所思流水亂山迷去路按圖無語立多時

圭塘小藁卷四

三

令狐學士金蓮圖

九天光彩動金闈輦路風香樹影齊却笑漢家恩數薄只教天祿待青藜

神仙雜詩 二首

山留殘雨濕拖雲竹引鮮飈細灑人詩思清如寒水玉休教落紙恐沾塵

窻扉九夏鎮長開一榻無塵地有苔惟底山禽栖不穩竹

林風雨送涼來

次黎東山鳳栖別墅韻

風漪翠舞躬耕稻雲錦紅酣手種花策杖尋君迷不得有

書聲處是君家

七里原頭營別業三間堂下有東籬霜林不盡天如洗都是山人未了詩

都門柳

都門四十里青青幾度迎人幾送行老子有言來汝柳只煩相送莫相迎

書所見 二首

陵坡野菜綠如鋪膚受方期宥老榆萊少人多挑掘盡有榆從此盡無膚

田園賣盡及兒孫少壯流移老病存一段升平好圖畫人

圭塘小藁卷四

四

間惟欠鄭監門

夜次館陶 二首

三老趨程不憚勞船頭坐看月輪高煙村煥火微茫外一簇人家是館陶

浦雲林霧鬱蒼蒼水面無風晚自涼今夜蓬窻應不寐計程三百是吾鄉

林慮南樓

西山爲我曉煙開正爾癡鍾造物哀更欲細看陰態度老龍將雨出山來

題龍遜甫耕雲堂

滿山深鎖白英英不解為霖但可耕只恐無心忽飛去野
人何處望秋成

董仲達送予至湘陰別後順風比晚行三百里悵然
有懷作二絕付其僕之遠送者持歸

吾子才華我最知鬢毛回首各成絲汨羅江上一杯酒萍
水相逢又幾時

江籬杜若滿汀洲騷國春來亦可愁一日順風三百里故
人何處望予舟

卽事二首

幾家門繫釣魚船一陣風香燎麥烟畫出太平村落景酒
圭塘小藁卷四

五

旗多在綠楊邊

遠浦客帆明冉冉前村牧笛響鳴鳴園桑葉盡蠶成繭庭
樹陰濃燕引雛

春日漫述

竹几蒲團嬾最宜不知花影隔窻移鄰翁忽報小甕熟老
子坐忘成坐馳

卧龍圖

能辨人間大有年九淵誰道抱珠眠等閑莫似隆中起雨
得西南甚爾天

蘇彥良西廡堂

蒼苔滿徑樹連村中有幽人屐齒痕此去客來宜定約無
詩無酒不開門

圭塘小藁卷四

六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序

文丞相傳序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

其付以鈞軸也降衷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卽爲逸於淮振於海真不可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則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庸敏禩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遊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

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五峰文集序

五峰胡先生文集凡五卷南軒張先生序之矣益陽劉用孚將刻諸家塾且徵予題其端予惟世之深知者莫若師友先生之集南軒之序詳矣予何人哉然其引而不發者愚不容訕也先生資質純粹根乎天性講貫精密得之家

傳於六經則沉潛反覆取道之原於百家參考互訂必是之歸其涵養見於知言一書而性命道德之微無不貫其設施著於皇王大紀而禮樂刑政之用無不該議論慷慨輝光宣著千載之下猶想見其風采至於發言爲詩杆言爲文皆修齊治平之實也先生避地衡山結廬五峰故嘗造祝融之峰以求先生之遺躅而深山大谷雲烟草樹邈乎其不可求也獨取先生之書伏而讀之其亦萬一私淑者乎用孚刻其書俾大行諸世其用心亦仁矣哉

大一統志序

至元二十三年歲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賢

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札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
民盡入版籍宜爲書以明一統世皇嘉納命札馬刺丁伯
奉直大夫秘書少監虞應龍等蒐輯爲志二十八年辛卯
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秘府應龍謂比
前代地理書似爲詳備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斷尙欲網羅
遺逸證其同異焉至正六年歲又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書左丞相別兒怯不華率省臣奏是書國用尤切恐久
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制可明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
御興聖便殿中書平章政事鉄木兒達失傳旨命臣有壬
序其首臣聞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

圭塘小藁卷五

三

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
謫叛服有通塞况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
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腹心地爲異域而不能一者動數
十年若夫宋之畫於白溝金之局於中土又無以議爲也
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
其群而混於一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於實而我實協於
名矣且統之爲言昉見於易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乃統天說者謂天也者形也統也者用形者也象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又示人以體乾之道蓋天爲萬
物之祖君爲萬邦之宗乾以至健而爲萬物始乃能統理

於天皇上體乾行健以統理萬邦所謂一統萬類可以執
一御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機括繫焉九州之志謂之
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
尙矣况一統之感跨軼漢唐者乎是書之行非以資口耳
博洽也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
一統之世邦有道穀各盡其職於變時雍各盡其力上下
相維以持一統我國家無疆之休豈特萬世而已哉統天
地而與天悠久矣

綱目書法序

朱子感興詩躡舉三朝而不它及其有激於歐馬而綱目
之所以作也周不綱非一日至命三家爲諸侯則其綱不
復可振矣此一家託始之命意也晉史帝魏習鑿齒已病
之唐書紀武則范氏之論至矣通鑑千三百六十二年事
如指諸掌偉哉書乎其文則猶史也朱子慨然本春秋之
旨任筆削之重主正統以明君臣之分嚴書法以誅亂賊
之心其取義大矣永新劉益友先生作書法發明之其徒
進士湖廣省照磨馮君敬修欲其說禳於世俾書其概噫
朱子之心憂世甚至非矛盾温公者也民彝物則之所係
則因革生焉諸侯僭王則貶稱君無正統則並書不相下
帝昭烈以明正統書在房陵以合乾侯死揚雄之仕莽卒

圭塘小藁卷五

四

陶潛而係晉皆凜乎斧鉞其筆而君臣之大義明矣它如
與義微旨益友之撤覆發韞殆無餘焉若夫開卷之初命
三家率舊文者終卷非一義苟至當吾何異焉蓋綱目成
讀通鑑者有所折衷而亂臣賊子無所逃罪矣二書可相
有而不可相無者也益友之書適而不牽會而不振智周
於理而力周於文矣或謂孔子作春秋三傳且相異同朱
子學孔子者益友書法果盡合朱子之心乎予曰朱子之
書主褒貶其心易知也昔之書今之削昔之遺今之特書
揆之以始末律之以凡例舉此以見彼寓微而示顯者益
友之綜覈精矣竊嘗一二致疑沉潛反覆祇見目力心思

圭塘小藁卷五

五

秋谷文集序

相國李韓公秋谷先生薨之二十七年子獻由參議中書
省事拜治書侍御史進侍御史有壬寅中丞一日出先生
文集俾序其端昔蘇子瞻恨不及一見范文正公與其季
子德孺同官於徐序文正遺藁以掛名文字中自託門下
士之末爲幸而有壬之擢第也先生實座主接餘光親誨
益不少視子瞻之於范文正則有壬之幸多矣序其敢辭

先生以雄遠之學爲帝者師功勳在王室聲名滿天下自
九重以至於里巷皆以字稱才氣跌宕落筆縱橫歌詩流
播荒陬下邑傳郵逆旅往往大書於壁然世之歌詩而不
知其文知其文而墓碑未出不知其功勳之大之詳也國
初因仍吏治日就媮窳士氣奄奄僅屬先生在潛即日久
啟沃謂儒可與守成一旦當國卽行貢舉蓋倡於草昧條
於至元議於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於延祐亦憂憂乎其
難哉三十年來得人之列於庶位者可枚指也士風之隆
替治化之樞紐在焉大德之末丁國勢危疑神器杌隳之
會猶操舟灑灑三峽遇排山倒海之風而能力贊秘策卒

圭塘小藁卷五

六

底平濟非社稷之臣乎若夫名爵掃地而削其尤錫予空
帑而復其舊太官侍不鉤檢而覈其濫宿衛依憑城社而
沃其冗貴近世臣莫敢議及乃挺身任之灼知將來之危
不恤也國家用儒者爲政至元而後炳炳有立者先生一
人而已有壬因禠其概使讀是集者知有德有言且以見
功勳之出有原柢也皇上追念勲德贈舊學同德嬖戴輔
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獻字
伯徵世濟其美詎可量也哉

特進大宗師閑閑吳公挽詩序

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閑閑吳公薨

於大都崇真萬壽宮承慶堂中朝士駢沓走弔莫不哀傷
士哀傷之不足又形諸歌辭諸弟子哀爲卷軸徵序其首
以倡嗣音以廣其哀焉有壬交遊三十年昔在政府嘗奉
勅贊公像有人以爲仙我以爲儒之語士論不謂過也得
請歸公遺雲林小影曰我不能去以我像行是從公於邁
也今年四月赴翰林學士召甫入京公卽率其徒治具相
勞旅館中旣陛見將歸造承慶堂不告以故但酒至爲引
滿公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耶有壬明日遂行閏十
月再赴承旨召至京則公已殯於嶽祠之先岳堂矣嗚呼
惜哉公年十三學道十六已拔萃班行其師神德真君受

圭塘小藁卷五

七

世皇殊眷江南初定有事南嶽公以大弟子選行神德代
祠嶽瀆公實輔行年二十三聲望赫赫矣始授冲素崇道
法師南嶽提點加號玄德改大都崇真萬壽宮提點拜玄
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神德觀化制拜
公特進上卿崇真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
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師皇上卽位親御翰
墨書閑閑看雲四大字以賜年益高體日健勝目障而復
明恭迓龍虎臺歸歷造故舊戒其徒番次肆設飲必盡歡
坐是得疾越八日中夜命弟子焚香中庭更衣正寢端然
而逝壽七十有八平生勇於爲善不以方外自疑故凡政

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病陰有以裨益於時者
人不知也與人交終始不渝至其子孫猶周恤之平居宴
坐扣以國初事歷歷覩縷世家源派隆替顛末按譜敷陳
有不及者經久覆扣一語不爽二親之存履歸爲壽其沒
也得請窆事以能喪聞疏封贈謚備極恩榮夫神仙之事
不得而知吾儒闕之以其亂大倫也若公事君而忠事親
而孝謂之亂倫可乎壽傳八旬儵然而返冥漠與造物者
爲徒視無益於世白日輕舉而稱神仙者世未必有能知
其孰是孰非者已其生質之異際遇之隆言之實則有
侍講虞公道行述方將銘堅珉登太史何事於序諸弟子

圭塘小藁卷五

八

奉冠劍歸葬有日請益切故爲述三十年之契以寫不能
自己之情而與其出處之概以導締誼斥苦之和者焉

張文忠公年譜序

贈平章政事濱國文忠張公薨南臺中丞張起巖銘其碑
翰林學士歐陽玄序其文江浙儒學提舉黃潛記其祠三
君泊有壬皆延祐乙卯公主文所取進士也有壬辱知尤
深公之薨乃不獲致一奠之哀獨欲效庀言隻字以答知
遇而奔走睽阻又不獲陪三君之列竊有憾焉公之子秘
書卽引奉公年譜俾序其端嗚呼此有壬之志也公文行
履歷具諸碑而概諸譜矣請以躬承一二言之公汲引後

進如不及有王初倅遼州偶免療曠書來裝勉有吳斯文
復古治語承乏中朝公在鄉里每小有著作達左右必喜
而形之書蓋欲策其未至也尤慎許可獨稱縵山陳公曰
邇來士大夫宜亟法此老蓋取其立朝蹇誇進退明決有
契於心以矯時弊也朋游有爲御史過於自保者公曰御
史士大夫之洛陽也此而無聞無官可爲矣拜詹事丞有
王迓之通州坐漕廳語終曰其略曰予見舉人以書擢官
旋擲其書以官裕身而尊敗其官多矣子將不釋於用其
勉之翼日入城則飄然歸矣自是不復一接焉公以布衣
入京歷登樞要道不合卽去優游山水若將終身關中之

圭塘小藁卷五

九

餓人死殆盡而臺中丞之命一下慨然登車傾已財竭心
思活出死無算號慟感疾以薨發於至誠有不能自己者
非勉強所能也或議其蒞事太迫而疑其制行過高不知
義之所在皆當爲者也國家百年培養士類其學固足以
支梧世用至於養其氣以勵其風節則若有未至者焉風
節不勵而不殉於富貴者鮮矣惟豪傑之士坦然有見於
世而頑廉懦立之機係焉若公可謂豪傑之士矣而其久
退一出又有合於義之大者也於處其可尙也哉

忍經序

衡陽高士栖碧羅巨海嘗從支山海上歸終身來衣冠交

接稱許尤不苟有壬讀書衡洋居與之隣乃辱與進聞其
稱北海道廉訪使榕寓孫公之賢不容口蓋公往來過衡
衡士大夫多慕而見之巨海則交處最密者有送行序若
詩在栖碧文集今尙能記其概公金源烏古部人征宋有
功歷官所至皆有惠政長憲海北民懷吏畏太夫人年高
上疏歸養沂汾湖湘士大夫無不熟公者今中書左丞大
司農良楨榦卿其子也時望所屬公累贈推忠靖遠著節
功臣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正憲公某
不及拜下風猶欲識其子孫以酬平日景行先哲之意而
榦卿仕早有聲日踐華要承乏政府實嘗同寅都城僦屋

圭塘小藁卷五

十

又得爲鄰一日出書曰忍經以示某曰先子平生有得於
此輯而爲書子其序之某識榦卿但知其世有積德而不
知其所得之源也及讀是書爲之三歎曰孫氏子孫之賢
閎闊之大豈徒然哉公之言忍有正義有變義有衍義使
人人有見乎此則修身齊家治官之道盡在是矣夫以刀
加心上而能受之非易事也易之懲忿窒慾書之以禮制
心乃其下手要法公皆舉以示人自傳記子史以至佛書
道書百家雜著詩賦凡有關於忍經者靡不收入古今之
言忍者無以復加矣榦卿既參大政尋拜左丞分省外藩
復入政府廟堂以其久勞機務聽辭中書俾專明農士論

猶未釋也讀父之書得效若此不惟一身一家又將傳之天下後世也某賦性褊躁仕途五十年瀕於危殆者屢矣使早得伏讀此書庶不至若是之殆也雖然衛武公九十有五尚求箴警於國某雖七十有一苟未死一日有一日之事此書尚有資焉

國朝名臣事略序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平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顛穹生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年來元勳偉績世未盡白故老知者湮沒

圭塘小藁卷五

十一

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勅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與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徵序其端某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慙史屬久故考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微摭畧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觀者乎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觀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於事畧之外者其將有所

屬乎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毅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

宋誠夫文集序

延祐己未贈翰林直學士謚正獻宋公誠夫偕其弟顯夫始入京過予陋巷一見如平生所著曰干樹栗者視予曰京師吾鄉田廬盡廢江湖二十年儲蓄歸為恒產獨此爾閱其帙知其學已充文已成謂之曰君之產不但與千戶侯等將與萬戶侯等承乏山北慕歲辛酉當大比時語同官第一人必在誠夫已而果然為御史為左司都事皆與予同事當大廷論議不顧忌絕去儒生拘迂情詞氣習若

圭塘小藁卷五

三

老於吏牘者仕至國子祭酒而病尋卒於位既塋顯夫出所為詩文監察御史上之臺臺檄山南憲下所劾刻之梓而俾予序其端夫士之生世生有聞於時沒有垂於後是不死矣而士之垂世者未可必其必傳而不與草木俱腐也至於誠夫之文則吾知其必傳焉待罪中書每館閣掄材未嘗不為誠夫獻歛使天冒以年則其長翰林集賢亦猶昔之意其魁天下也不幸用之未能盡其才而幸得顯夫為之弟使其文著於世傳於後又類所刪文若樂府為別集片言隻字無所遺逸顯夫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矣誠夫自選其文更千樹栗曰至治集其傳不待予叙也

獨列其守官梗概使讀其文者知其政事之長而信其見
之文者非空言也顯夫今監察御史文如其兄二宋之名
於是益著矣

春秋集義序

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經而為集解
啖趙考三家短長為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
傳之真偽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氏傳出學者
翕然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並用諸家之說幾無聞焉
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名家名氏者况有考其短
長而折衷為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

圭塘小藁卷五

三

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
也公羊穀梁傳聞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
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
秋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意也如此則
傳註之說可泥於一偏平豫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
或略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義擷衆長萃於一歷歷
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
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者可見矣
欲觀君立之集義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諸家優游涵
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迴觀集義心目瞭然與

聞人之說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也傳
註而已乎

春秋經說序

予投劾歸田里客傳至御史張君約中章疏言三大逆當
門誅洎諸姦惡族黨宜鑄削投諸遠且言天怒人怨驗古
贖今紀綱賞罰治亂所係言極剴切予讀而壯之億其人
必知春秋者也春秋明天理正人倫語其大則為亂臣賊
子而作也約中元統癸酉進士治劇縣有聲入荐華貫難
進易退歸卧林慮擢開州尹迫命輿疾而赴予熟賢未
知其蘊既觀論列且寄所輯春秋經說徵序於是知其深

圭塘小藁卷五

十四

於春秋而復自喜昔者億之之中也董氏言為人臣者不
可不知春秋然春秋豈易言哉三傳而下便到啖趙啖趙
而下不知幾家胡氏之專精而改元即仁之說不能免龜
山支離之議賈霜不殺之記不能辦法家假託之文則窮
是經者亦憂憂乎其難哉朱子不能自信於心未嘗敢措
一辭者豈以是邪然其言曰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貴
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又曰聖經本乎
易後儒以已見論經故經義不白而反艱險即是究之朱
子於經不既淵矣乎尹和靖言王安石廢春秋非其意以
三傳不足信其不解者以其難也以其難而不解可也以

其難而廢之則王氏心術可見我朝草廬吳公采摭諸家之言各麗於經分所異合所同為纂言十二卷又做陸氏纂例為總例七篇有功於經者也約中因纂言錄其說以附於經其自得者又疏其說於先儒之後中大路而不歧近正流而不泥又有功於吳公者也有功於吳公斯有功於經矣一旦大用持是說以裁割庶事有什伯章疏者矣經說豈空言而已哉

琴泉先生詩序

漢陽文學掾相劉曄光遠氣豪而溫學充而貞與之游知若人游之久知若翁翁字山甫蓋今之隱君子也昔長

圭塘小藁卷五

十五

沙趙公平遠典刑一時尤相厚善家貧有襟量士大夫過者無不欵接藏書教子掃絕塵俗惟癖於琴平遠號之為琴泉先生其有得於琴乎古者成人以樂養其情性而蕩其邪今則無矣鄭衛嘈雜萬耳一聲聲之平者獨琴近之故嵇康嘗謂衆樂之中琴德最優幽人高士養心理性舉有託焉平遠多藝尤精於是度曲審材斷削漆絲悉身為之顧挈是號而被之則其能可知已天下之水泉為勝水之原也海雖大受外所需非其自出也今夫發而涓涓流而滔滔微而為溝池滯而為江湖以輸於海而無窮皆吾之所自出取於內而不求於外者也而其為水也猶雨之

始隕自天潔而不污者也易象象中庸時出孟子之有本皆有所取琴則何取焉豈以其始達也歷間谷觸崖石澌然鏘然幽響振越和之以清風亂之以松聲山空聞其有契於吾琴乎抑絲木為聲假於人以發者也泉自然者也愛而不可挈也寓諸器而寫之冷然流出於絃徽間彼有無窮之流此有無窮之聲聲與心會物我兩忘不知琴之為泉平泉之為琴乎山甫之為琴泉乎琴泉之為山甫乎吾聞其人淡無所好豈屑屑於藝者寓意自適以發其胸中之樂爾年今七十二飲食起居如少壯時其又有得於琴之外者乎予以平遠之交知其友之端以光遠之子知其父之賢故喜為序之

圭塘小藁卷五

十六

智子元越南行藁序

鎮陽智熙善子元以多學濟卓犖之才大德間宿衛春宮冀速化行其志命與時左為南臺行人轉掾史又不樂棄去今太師秦王右丞相為南臺大夫知其才居中書擢西曹掾皇上即位故事遣使頒朔安南行者超三級歸不駮降故自售雜選而薦私者亦復沸騰久不決乃合議堂上丞相曰智子元可欲行者與智面校優劣衆口始塞於是子元以禮部郎中佩金符為介使以行既反命出紀行詩藁徵言表之禮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况天子即

位乎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况蠻夷小國乎安南先來納款我不拒之天下既一彼復
反覆我不行之褒嘉錫賚不吝也然自世皇時召其主人
朝而爲辭幾易世矣世一來王且不能行而朝廷每勤
行人涵容煦育祇以見我元之天地其量也觀子元詩其
處之之道大較已見矣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檢才大安閣
下予首舉子元甚力丞相喜且云智子元佛法亦通宜亟
用之而下坐宓有論薦可否持久俄丞相起遂輟几使安
南卽酬美官子元獨留滯餘一年雖然丞相不忘也一旦
柄用其一自行其詩乎讀之竟序而歸之

圭塘小藁卷五

十七

張雄飛詩集序

延祐首科國人暨諸部列右榜者十六人幸獲魚兔委其
筌蹄與夫不以一得爲足汲汲所未至者亦各播人耳目
有不得而揜者焉唐兀氏張君雄飛首科右榜有聞者也
不以一得爲足益礪其學尤工於詩往往膾炙人口佳章
奇句不可悉舉拜御史西臺按巴蜀越雋足跡殆盡西南
履少陵之躅默有契焉移南臺行嶺海窮極幽險僉浙東
憲過錢塘登會稽探禹穴天臺雁蕩之勝舉在心目得江
山之助故其詩益昌而多也矣言之精絕者爲文文之精
絕者爲詩然昔人有文章妙一世詩句不逮古人之言亦

有文章不傳獨以詩顯者工部三賦宅無間焉非無文也
以其所長揜之也雄飛既礪其學而詩又其尤長者乎移
僉湖南過余瑯琊山中出其藁古律詩共若干首屬序其
端愚因以得悉其多也且作邑而有惠佐臺而有聞司憲
而有爲礪學又不已不獨資爲詩將澤於道德仁義致其
遠者大者其可尙也哉吾同年之得人可不謂盛矣乎

成中丞詩序

元統癸西南陽成公誼叔旣擢第官翰林學日益進名日
益振仕日以顯爲河間轉運使弟有孚嘗過之談其政不
釋誦其詩又勝所聞於是知誼叔不以一第自滿刀進修

圭塘小藁卷五

六

而志遠大者也中臺政府敷歷俄徧御繁肩重著作不輟
分省於相相吾里故尤悉其政適林慮有警乘其未備而
弭之有詩曰林慮清固已嘉其有爲而詩不苟作也時方
急賢召入尹京亦甫發劄復拜左丞出鎮大名尋拜御史
中丞召歸皇上以群醜未殄將帥翫縮非聲實素孚健有
力者巡行督治未易卽工召分臺率僚屬事賞罰興除俾
專處決其任重矣客陳君彥博輯誼叔詩二百七十餘首
請序其端臥病寒齋因得盡讀皆有關於世教而無苟作
也詩言志爾斯行可以言志矣昔元結作春陵行兼賦退
後示官吏二首老杜謂今盜賊未悉知民疾苦若得結輩

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今誼叔爲宰執天下皆在鈞陶中豈特邦伯而已哉他日事業將百春陵見之歌頌者又將鳴邦家之盛不但言志而已也是爲序

宋顯夫文集序

予卧病田廬有禁近之召迫命就道惶汗無措而復竊自喜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恭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復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而不可見惜哉孤願奉燕石集拜且泣曰此先子所遺兄彙編次者也世父至

圭塘小藁卷五

九

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予序誠夫父不一紀又序其弟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昔顯夫兄弟入京首與予同游盡賦予所著睽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也及闕顯夫藁則未和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篤序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文當日益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發而自梏拘拘規倣而俚俚乎所適者欲昌得乎惟其有所本也該洽沉潛心有所得濟以定力而熟之則於辭也決淵淳灌溝澮策堅夏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

舉前已汨汨矣視誘利祿而重失得忽於播而急於穫者不有間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不竭不耗而又有進焉故予序其集而原其得俸後之觀者有激焉集凡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爲玉也曠由奉禮卽爲丞相東曹掾彙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於誠夫矣顯甫襄事卽謀刻父文宋之後其亦昌矣哉

文過集序

丁丑分省予以五月二日發京師八日達上京大臣日侍帷幄時陪論奏退則入省治常事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而

圭塘小藁卷五

三

京師留省百事所萃必疑不決暨須上聞者始咨報故分省簿書常簡參議左右曹非有疑稟不至都堂日長吏退恒兀兀獨坐間得朋游歌詩率爾廢和心有感觸亦形詠歌乘興有一二十首而無心營度一字亦復動涉旬日七月十七日奏歸日定有司次第治行予亦諭僮僕囊衣以俟諸生李冕投拾繆作得百二十首予視歎曰夫士之窮者乃工於詩予竊祿逾涯人不謂窮也謂予不窮則昔人以道不行爲窮方今玄象示儆獠夷弄兵浙人號饑中州告水官瘵民疲財瘳粟耗而予醜顏執政道果行乎悲夫予蓋窮者也窮者詩宜工而復不工何哉彼之窮歛其心

力一寓於詩予之窮雖疲精竭神於所當爲而識淺才劣
卒不能爲至於詞章小技亦遂俱廢彼之窮猶有詩予之
窮併詩而無有而不工猶無也予其窮之尤者乎而不工
之語時託箴諷滕口饒饒者又小人之文過也因題文過
集以識予過因以見小人之志又有不在於詩者焉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記

懷坡樓記

天之篤生大才於斯世也其有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不生可也有意於世則亦扶植之使舉其任於天者施於世則爲不徒生已而乃沮遏摧軋至窮蹙頓悴不斃之而不已者其亦有意乎豈瘁其躬而欲昌其道於天下屈之今而欲信其道於後世乎不若是而其道不昌不信乎惟其瘁之而後益昌屈之而後益信則吾一身所有

圭塘小藁卷六

一

不恤矣一身之不幸天下之幸也一時之不幸後世之幸也至於山川草木亦與有幸焉賢者之所至山若封而高水若濬而深景星慶雲之所燭陽春谷風之所及凡衣被其精光和氣者莫不孕秀發竒呈芳吐華以自異於尋常草木也况人生之得於觀感者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尙論其平生忠義而迹其出處有不能不爲之浩歎者焉進盡忠論祗以賈杭之倅詠歌庸言乃以媒黃之貶翰林駸駸乎用復出知杭又兩人而出則惠州僭耳之謫遂終身矣其在朝廷始終不七八年倅守郡者十四年居貶所在道路者十二年臺獄之危殆如朝

露夜碇漲海身厭毒薦所以摧軋者可謂極矣其自黃移汝也訪黃門公於筠道與國訪太守楊元素謁李仲覽識歲月於壁宿石田驛南野人舍有詩仲覽力學精修登元豐八年進士第築懷坡閣里社旁乾道間端尹王十朋作懷坡詩淳熙間郡守林仁厚始刻公詩若干朋諸詩於石置百疊樓下閣與樓廢石刻故在至元三年歲丁丑廬陵夏日孜爲錄事訪閣遺趾淪爲民居請復於郡郡守佐賢從之直郡東富川門外作樓三間仍榜懷坡面勢之勝三則阻湖而環之皆山後抵於西萬屋櫛比竒峯疊嶂之錯峙琳宮梵宇之映帶湖近而瀟水遠而逝者莫不洞見經

圭塘小藁卷六

二

始戊寅十月落以明年四月廣隄而基固之以甃又爲護隄植柳百株更闢曰樓猶昔百疊之意也夏君起家進士學道愛人非事土木務游觀者也懷公而有所興起焉昔公蒞止才七日風聲所被若歷年之浹洽所見楊元素李仲覽一二人而一郡之人均淑於今日遂使興國山川草木並聞於天下不泯於後世則黃五年惠僮六七年道路之所及忠義之所化光華之所賁至於今而未息者可勝紀哉所謂瘁其躬而昌於天下屈於今而信於後世者其益信矣竊嘗妄意公作韓文公碑蓋亦以自道也其言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則文公之迹與公又大有相類者然

文公白湖陽歸不出朝廷而卒於家公則聞萬死而幸得歸常席未暖而病遂不起此則又有甚於文公焉而其目於天下信於後世者則二公等也夏君請記爲述其概俾郡之士皆有所興起焉若仲覽者將輩出矣登斯樓者勿徒爲游觀而已也

雪齋書院記

天地淳渾樸厚之氣鍾於北白顛穹生民待而未泄一旦若再開闢與物爲春我國家能興適丁其會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活之師以教之世祖皇帝以大聖之資膺君師之任德業之盛曰自天縱亦惟一時命世大才

圭塘小築卷六

三

相與扶植斯道有以繼天立極也斯道也何道也根於降衷見於實踐傳之而濟斯民者也三代而下道有晦明而其明也其本於經乎金源氏之有中土雖以科舉取士名尙儒治不過場屋文字而道之大者蓋漠如也天相斯文新安朱夫子出性理之學遂集大成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其有得也皇元啟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則有雪齋姚公焉至大閒先生之姪牧闇爲翰林承旨實握文柄家學益明孫墳由世賞踐歷有聲今吏部侍郎昔守吾郡一日請曰子

嘗長翰林實今太史吾祖之瑩牧闇已銘之矣書院尙未有記子其勿辭夫以牧闇之筆猶子之於諸父公之德業精覈詳盡尙何庸贅而書院之紀時未及也辭不獲爲書其概公諱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考諱仲宏贈太師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諡惠靖子煒故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姪燧是爲牧闇燧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公幼篤孝敬長力於學天賦既高濟以實力故其成也大太宗擇必闇赤子教漢語文字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公

圭塘小築卷六

四

往依焉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上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醫卜人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留帳中一夕惟寢衣存求至水裔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遂還盡出程朱性理之書付公公得之躬行實踐發明投徒北方經學蓋自茲始牙魯瓦赤行臺於燕諸侯競培克入媚以公爲卽中必分及之一切拒絕携家來輝懇荒糞田誅茅爲堂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象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

成俗爲心板小學論孟或問家禮傳楊中書板四書田尚
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流布未
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
書散之四方時魯齋許公在魏公過魏與寶漢卿相聚茅
齋魯齋聽公言議正粹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
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必欲相從當盡棄前
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
惟先生命魯齋盡室來輝相依以居卒爲大儒牧闇銘謂
公所梯接云世祖在潛卽歲庚戌遣平章趙璧來徵旣至
大喜時召與公語公見上可大有爲乃盡平生所學爲千

圭塘小菴卷六

五

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
之大經彙爲八目次及救時之策爲三十條弛張之方
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
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壬子受命
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
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明日早行
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吾能爲之公賀曰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師及城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其民父
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者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
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

列者皆所訓植公言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
仍襲封衍聖公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
舞卽興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上親臨觀又言臣宣撫
東平閔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
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
蓋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
議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
之上嘗令公料李壇之反公對曰使壇乘吾北征留瀕海
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
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
應援此成擒爾上曰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後如其料王
文統伏誅西域人群言回回維時盜國錢未若秀才敢爲
反逆上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姚公茂言王文統學
術不純他日必反秀才豈盡皆斯人襄陽下議大舉公奏
如求大將非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及伯顏陛辭勅逆
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
能不殺是亦一彬此皆公在潛卽時有以啟沃而簡在帝
心也旣濟江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之詔兵不踰時降城
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音然自夏徂
秋一城尙不降降城四壁外縣邑丘墟曠土無遺

圭塘小菴卷六

六

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蓋懼吾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遣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上皆從之公自召居左右不去側者二十年中統元年拜東平宣撫使明年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薨於京師壽七十八歲士大夫哭祭如喪親戚葬輝州菊山之陽成宗朝加贈嘉猷程世善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文獻至正七年監察御史言雪齊

圭塘小菴卷六

七

姚先生當世祖龍潛之時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佐立萬世無疆之基所以闡明道學其功大矣聖朝以魯齋許文正公從祀孔廟覃懷又立書院先生首倡道學輝州講道之地宜立書院設山長以淑諸人廟堂韙之今教養不弛墳經算惟謹公事業滿天下收闡之銘備矣而大節在首倡經學闡明斯道記立書院故凡有關於斯道者尤致詳焉世言儒者不知兵蓋兵在擇將若淮安王平宋之功跨軼今古公之薦也將貴料敵若公之料李壇古名將不是過受命征大理首陳曹彬不殺至下臨安始終此論開屯淮蜀勸農闢中固已合幅員而混於一矣某因記書院而竊

有感於今者故雖牧閭已書而復及之非贅也是皆開國大功源於道學而其流發見之尤較著者也誠以斯道之明君臣端拱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指顧之頃爾士子之學於斯者一誦是記知公事業之大必推其所以致此者則其爲學也至矣道學豈空言而已哉

魯齋書院記

至正乙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守仁言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爲我元儒宗從祀孔子廟庭而覃懷先生之鄉大德間鄉人王紀作祠廟學西偏卑隘弗稱昔濂溪爲南昌丞宗濂厥設况道州其鄉乎覃懷猶道州也故中

圭塘小菴卷六

八

書聽承額爲書院校職屢更祠則仍舊歲久且壓守臣常請郡異隅地構築未報宜亟作以副書院名是曠上報可之符始下先生孫今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從宣入其宅地爽塏夷曠過請地判官馮祺經始石園英代之同知李守敬輩一乃心力市材庀徒成祠而奉遷焉前爲兩序後爲講堂東西有齋峙以重門繚以周垣西偏作屋以居校職神居有嚴講授有地書院之名實副矣俾來屬記有壬昔長中書左右司陪先生子石轄公師敬時聞過庭餘論且讀遺書亦私淑者也義不敢辭夫道統在天地間由開闢迄今日未嘗一日斷絕明晦有時爾接而明之其人乎孟

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亦舉其概爾
孟子後千四百年始得二程夫子天佑我元俾道統之傳
亟有所屬朱子卒才八年而先生際興王之昌運得正學
之真傳接道統以淑來世任斯道以覺斯民非天意有屬
而能然乎舉而措諸事業若時務五事其概也嗚呼中統
至元之盛有隆古之所不及而有志之士竊有感焉者何
哉孟子距楊墨韓子謂功不在禹下程子興起斯文其要在
辨異端闢邪說先生之立朝也當良始萬物之際正始
以理萬事端本以暢百支則其時也乃有申韓邪說雜鶩
於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卑而易著舉世偃偃以爲開物

圭塘小藁卷六

九

成務如斯而已當時辭而闕之者其有所自也幸之聖以驗
正道以明使踵之者知其不容於正途懲塞其將來蓋攘
斥之功出於平居講明聖學辨別邪說之有素也其有功
於世大矣世徒知道統之有在而不知所以羽翼夫道統
者又有在焉至大庚戌集賢大學士姚公燧作祠堂記猶
以未升從祀天靳築室爲言皇慶癸丑始從西臺侍御史
趙世延請暨宋九儒升從祀建書院京兆記則翰林學士
承旨程公鉅夫筆也元統乙亥皇上勅翰林學士歐陽玄
爲神道碑與夫制誥贊誄記銘推明道統之所在者至矣
有壬晚學謏聞無所容喙矣竊惟先生之道在人心夫何

遠邇之有聞天下從祀感觸之機大矣懷之人固囿其中
而猶屑屑鄉里者豈不以鄉里視天下其感觸之機又有
捷於桴鼓者焉王烈居鄉爭田者望廬而返陽城居晉鄙
薰其德而善良幾千人况道德度越二人者乎懷之士過
先生之祠有不惕然而興者乎昔先生之教育懷孟也制
詞有曰再令董子帷前有傳授之弟子王通門下皆經濟
之名臣有壬於懷之士有望焉

馮氏書堂記

君子爲善窮則獨達則兼獨若隘不得已也兼則同於人
聖人之心也地有不同亦安所遇爾有壬不至於窮而亦

圭塘小藁卷六

一

未至於達者其在二者之間乎善足及人而心足自愜抑
亦愈於獨善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
忠夫分人以財有時而匱則亦小惠爾教人以善利益無
窮豈解衣推食所能彷彿萬一哉許下馮夢周士可買書
千卷構堂蓄之以待里之不能有書者爲之約曰凡假者
恣所取記其名若書目讀竟則歸而銷其籍損者不責償
不歸者遂與之以激其後缺者隨補之士可之言曰夢周
勿失怙育於兄早從鉛槧就令自力於學而迫貧祿仕沐
膠不可解也茲欲懲吾盲而欲人之察秋毫也懲吾瞶而
欲人之聞蟻聞也有不教之恐里之不悉而約之或渝也

嗟夫事有用力小而及人大者人每委於不知而知者安於不爲士可此舉可謂忠矣其及人之善庸有既乎昔王充闕市遂通衆流李邕假直秘書而爲名家古人困於無書而自力如此豈有具而待之者邪士生非通都大邑富者書不皆有况貧者乎美才在所不乏坐是困尼在士可里者何其幸歟且假粟帛者旣靡弊矣營而歸之勞且費也書則不然淺則顯其華以爲文章深而酌其源以蓄道德舉其帙而歸之固無恙也里之士豈有憚而不假者乎士可歷官八品辟湖廣省掾它日位通顯其爲善不久大於是者乎兄士啟今湖南宣慰副使觀其誌毋壙述家譜

圭塘小藁卷六

士

人可知已他日里之士穢穢輩出不愧二難其亦知所自乎

圭塘小藁卷第七

三怡堂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記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疏脉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格梁濟荒阨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爲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廢修此朝廷著令示爲政之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直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

圭塘小藁卷七

一

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爲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直孔道驛傳屢歷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橫駛悍滅防齧疾蕩然四隘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瞰下淖負挈奔渡擠排踈蹋漏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因肆培歛聚良用惡薄覆弱指行者机隄莫不股慄歲一修拆民大有輪縮構之用百才一二盡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荀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既縱吳之且語之曰果成予

爲若記俄陸路達魯花赤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於厓曰洹橋病民耄倪具知爲永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藍判官毛刺真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抵難爲植疏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磴廢渠土性堅良而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年莫有逆者目力一及若發蒟物出莫不躍然以喜地爲天寧寺業世不可牟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輩爲之且聞有所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爲之况而地

圭塘小藁卷七

二

平惟其力之有不及其亦難強於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爲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當爲而不能爲有爲者出尺寸地尙可斲乎相與若券入官約又不畔既得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輪輓費勞實繁得石水治近而易致蓋昔產地也甃灰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實集其材復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底於成經始丁丑二月九四閏月而建其狹未廣而淺未濬卑未陞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礎基於淵兩端城岸中作三墩析水爲四而銳刃其西以劈水怒四環

順列一脊穹起植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假於民
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爲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
其發帑悉酬之予歸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
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哉子亦
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爲也况有言
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僧子然而出儲無宿春植
一標於荆藜瓦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天下之
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爲之孰有儋天子之爵操得致之
柄而反不若彼哉愚者不能黠者不爲也其或勵志率作
而同僚嫉之上官搯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

圭塘小葉卷七

三

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爲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
忠獻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修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
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爲而後人爲之者
未聞古人事事盡爲而後人無一可爲者也昔杜預起建
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者必不
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
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
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旣
爲記之又采輿人之謠爲之頌曰

涇水激激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胡爲悍肆奔騰

喧塵揚爲驚濤激於堆埼倅馳孔殷商途攸出乘危將墜
濟險慮覆歲狂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而疾其心豈無
徒枉亦有與梁股民之膏視爲故常膏股靡恤事功奚益
枯株槁壤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
復同浮言讒譏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
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與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爲竭曾不
逾時橫空嶽嶭鱗集櫛比堅猶纍玉蜿蜿龍卧岌岌雲轟
昔也江海今而堂閨僂僂絡繹晝提夜携凡今之人盍究
所適曰播末周夕求其實有爲遠慮人卽迂之惟略近效
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厭橫流岸虞善崩洄水

圭塘小葉卷七

四

泚泚頌聲洋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朶朶公合其寮案
移書有王曰吾省據重要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五年
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饒典赤輩皆蔚爲名臣而
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
干員刻之石識徃行最後繼敢以屬子有王惟陝西當天
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
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
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答轉滯改陝西行省而四

川自爲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於中分省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爲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實任其重中統初廉希憲爲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爲易繼以蹇與赤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

圭塘小藁卷七

五

令明備遠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極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有玩於法狃於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觸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爲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效之耶某之爲惡使人嗤唾若是我獨不能戒之耶用是爲政豈特爲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外者焉尙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迤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於人而未忘迹於事而未熄率爾踵武其文正乎乎章而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又與人爲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

也可不畏乎虛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修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今有不舉者况成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

圭塘小藁卷七

六

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爲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蕪不治今總管仇侯理焚舉墜砌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爲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

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爲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諷錦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况爲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爲何如他如裴弘中趙元振之

圭塘小藁卷七

七

相業陽亢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爲晉人沒爲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曠也昔魏杜畿爲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開堂袞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奇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絕靡

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已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官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胚渾朔方混爲慶元流澤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爲民立極維時佐命皆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模弘遠惟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贊元化間蓋海崑崙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自秦塞國卽其地徵之公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絕宋金使幣幡然應詔

圭塘小藁卷七

八

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修身治國撫民止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是爲長春真人全真者恬澹無爲全其本真其學倡於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人王公歲乙未長春以汴之重陽觀實真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地請盤山並主之構殿熙春閣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與朝元遂爲宗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旣禪之所居地直

茲位故爲是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
何而北矣宋南渡爲道宮馴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
大真人姬公既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
應物通真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卽熙春閣基
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馳至崇玄
誠德洞陽真人徐公奉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司公俱以
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王公公名德衡
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弊者新之秩秩就緒
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規或葺厥惟
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易

圭塘小藁卷七

九

暢玄風易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王
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道德之意後之緇之者甚也謂五
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
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
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可
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不惟
不緇而深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靜本老子之旨也漢
文景而後爲治者多宗之所以緇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
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
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爲先

其爲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
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於一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爲一者
非牽合也卽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
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某因是宮道君之居而有
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崇觀
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
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
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爲道也既爲叙次
其師先之概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
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
道不失其傳矣

圭塘小藁卷七

十

上清儲祥宮記

勝國之崇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懷襄於祥符崇政土木
之跡可徵焉汴朝元宮通玄文德虛逸真人天均王公屬
記上清儲祥宮屢倖不倦乃徵其迹而叙之宮始太宗作
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爲禁軍營監察御史
裏行包丞上疏請勿修故也又三十七年復事修建歷十
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
幾誣以失實毀之令蔡京別撰金源氏復葺翰林侍讀學士

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天兵下汴宮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真之教方興長春丘公起海濱至西域見太祖皇帝論治道以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爲對上大悅命史錄之長春法系之弟爲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栖雲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爲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兼主太一上清龍德諸宮觀事惟上清爲潦水所比規制宏闊力不能復命巨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爲畝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於前次列真之宇於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泰定三年虛白文逸明德真人

圭塘小藁卷七

十一

天游孫公以故宮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素清逸大師黃道真從事修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尊玄元聖像於前奉栖雲祖師於後翼以齋序繚以周垣庖廚場圃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逕庭而存古修廢功亦懋哉愚嘗記龍德宮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者悉矣茲因天均之請推太宗之初意且讀蘇蔡之文而重有感焉太宗意在清靜無擾讀道德經慕其所趣詔近臣曰虛靜致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爲之道當力行之斯言果踐其有契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道家者流本黃老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秦漢以來始用方士

言飛仙變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道然黃老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言則謂宮在國東爲震爲春爲仁於應爲子孫太宗作宮子孫衆多篤生真宗受封國者八王火於仁宗再造於神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蓋因方士言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於慶曆不事修復故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訟言之而其意實在此也斯言不幾於法巫醫史之說乎卽二文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國也嘗論宋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議焉是宮丁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增其未完葺其已弊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已後之嗣者尚沂老氏之旨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教興則祠宇不患不復是爲記

圭塘小藁卷七

十二

歸來亭記

南湖書院山長黃葵景陽奉考若妣誌銘請曰葵上世豫章豐城人祿廼養不敢擇間闕奉二親走冷職而後不一紀皆棄葵以逝傷哉乎貧而不能從先塋也欲有待而恐後之不可知也得地武陵新安原吾先子塋焉吾母祔焉地若無悔惟狐死丘首用戚戚不自安作廬墓左扁曰歸

來庶幾見吾親而致吾區區之心也久於亭而可訓諸後者子其哀之予不幸爲永感人而重有感於景陽也古者人始終升屋號臯某復者招雖不復不以爲具禮也然一時而已斯亭之作其復之終身乎孝子不死其親親之出也暮則必歸雖遠而異方久而歷時亦無不歸也候門牽衣迎慰之樂爲何如今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望望皇皇如慕如疑未信吾親遽逝而不歸而必欲見之於斯亭也亭之構在宰木間雨露濡榮風霜變枯四時候更景物隨化觸目之頃有不思其親者乎朝而俟夕而俟歷歲時終吾身而俟儼然愴然有不見其親

圭塘小藝卷七

三

者乎昔太公封營丘五世皆反葬於周士去國曰奈何去墳墓也古人重是尙已延陵季子葬於贏博孔子乃以爲合禮者禮之變也士大夫汗漫四方不羈於貧則家於仕欲有待而馴至不葬者可忍言哉景陽是舉其亦合於禮之變乎或謂古不墓祭而主有家斯亭果歸來乎噫精誠在天地無往不達親於子一氣耳子所在親固在也又豈知地之異哉彼有誣兆域詠風水委親幾千百里要利於冥漠不可致詰之中而或馴至不葬者又士所不齒也考諱泳涯號厓翁以文行名妣徐有懿德景陽廬墓芝生於亭天道章矣抑孝有大者亭不與焉導豐城之慶源發厓

翁之幽光不獨歸來是亭而肯構所在無乎不在也旣爲記之且爲迎送曲以益其思而致其歸來之至情焉其辭曰

翁昔來兮豐城御冷風兮息武陵桂之山兮透迤翁樂遊兮遂忘歸翁飄忽兮焉往煙霞含悽兮林壑誰賞山之阿兮松如雲山下有屋兮屋有人思翁音容兮在天在淵望翁軒車兮心裂目穿翁之歸來兮淚栢已枯翁之不來兮俟與死俱心終古兮不死期石爛兮翁必至春方雨兮秋必霜我寤或億兮我寐不忘人生有親兮馴隙非駛比望其歸兮盍慎其始

圭塘小藝卷七

四

廖氏園亭記

予蚤聞涿江廖爲右族莫徵其實同年楊全州廷鎮亦居涿相從游衡山舟中語廖始悉且諗予曰廖有奉先堂虞侍講伯生爲記而記其世綵者則吾同年歐陽侍講原功也其園亭之勝實冠一州表其勝則有待於吾子焉予惟廷鎮文軋虞歐居且與廖同里其誰宜爲辭不獲卽耳諸簿尉棄之歸力於行義多子而耆年幼子興元字晉福克世其業規郭西之山爲園亭年甫四十而卒二子麟孫驥孫嗣葢有加精舍曰涿西度書籍也亭曰青山流水之間

者據其勝也曰山間四時者著其備也曰秀野者得其廣也曰流觴曰梯雲曰翼然者紀其用而表其高出也泉出山峽貫其中導而爲澗瀦而爲池花卉風物之芳潤泉實爲之淥之治爲醴陵始邑也戶繁而州居淥水之陽淥水東來環州而北西山峙其右蓋一州之勝萃於西山而西山之勝萃於廖氏園亭此其大較也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爲詳是記不幾喻日以鉅而或以聲爲日哉然未見者地也可見者理也宜山位不究施有達官不及晉福天不引年有子繼志爲善之徵不亦顯哉予因有以告二子焉園亭游息地也而精舍有書可藏修焉張弛有時我

圭塘小藁卷七

五

學用昌擴父祖之善而充之嗣葺之大不在茲乎園亭不葺而葺矣苟爲景物役而一於游挿架觀美手不一觸則園亭葺而不葺矣麟孫字彥時驥孫字彥良彥時彥良其亦有起於吾言乎

圭塘小藁卷第八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記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尉司於汴至元壬辰改
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天機務日
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有行臺
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諸道事繁准齊分
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
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為二行省則合為

圭塘小藁卷八

一

一設即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
助乎隋唐改即中為左右丞務趙宋九重董正六曹彌綸
省闔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
茲選我朝簡擇尤慎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
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訥員外
郎脫因陝西省郎中趙中為郎中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
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治中伯帖木兒南臺鑒察御史
范勿為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禿滿海牙檢校官羅吉
董守成為都事朝議以用兵供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
扁都事田腹入為禮部郎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

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乏鞅掌倥偬亦不暇作

一日謁詔使汴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

謂贊治堂者憩焉吉輩請日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

時乎乃為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

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鈎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

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

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

成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之不力迤邐顛危而

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

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

圭塘小藁卷八

二

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為它設敢斷章為諸君
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孫君
徹徹篤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
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圯廢已久
金承安間朱紱記文石刻故在一日孫君洎其守若僚請
曰亭故游息地今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
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日視以為傲予喜為
書之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誦請亟而切乃為之說曰公

之爲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之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爲用通三才而一之自天子以至於齒夫板尹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澈無物不觸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荀卿於是立公生明之說啟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卽有此明猶播種於地而必

圭塘小藁卷八

三

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儆省而又克已復禮以立其體應事接物以適其用不微名以爲公不任數以爲明一毫私欲無自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尙何覆瓿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閭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荀卿所謂公士生明者諸君得之矣推公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進爲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彰德路同知林州事孫丞事去思之碑

士一命可行志至哉言乎夫士之仕崇卑不必校也顧所行何如乎不屑下僚謂必長而後可以行吾志亦固矣夫

苟吾行是地雖貳長能尼之乎苟吾行非地雖長貳獨不能尼之乎若夫挾長以陵駕其貳者固有之爲之貳者亦盡其誠而已果盡其誠信及豚魚人有不孚者乎且利人澤物君子之志好德惡仇齊民之性君子因人之性行己之志凡吾之得爲者盡爲之其爲利澤多矣尙何崇卑之校哉彼以州縣爲徒勞者又不知聖人抱關擊柝雖賤必敬之義也至正戊子秋高唐孫君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林州期月而頌聲作三年而一致耆老佐義楊顯牛恒善輩請曰孫侯惠吾林不一卽人共知者若始至謁廟學易神門植松栢篋垣墉造禮器拓門徑獎勵學子急先務而

圭塘小藁卷八

四

知所本矣農桑文具躬責其實胥隸煩擾盡汰其冗善惡有籍使人自格蜜貨鑊葉宿弊尤劇刮而去之除李玉地虛稅十五家之害實惠民局使病者得藥言夏稅納府病民而聽納於州唐宋糧輸運勞遠而聽輸於府皆實惠切民今終更去矣將刻之石以永我林民之思且知公亦嘉其善辭必不靳敢跡其實以請予衰病雖深居而吏吾父母之邦者獨不置涇渭胸中邪去年麥疸秋雨復傷穀今春大饑有鬻子女不售而棄之者府始告饑法預告災後聽告饑吾府未嘗告災而檄君馳傳請賑省部難之君哀訴廟堂極力營度委曲百折而後得請使宅使往旣局於

法人復儒緒吾郡一州三縣一司之民有幾而已今孫君之惠不專其州而三縣一司之民舉受其惠是可書而可頌也昔有在官無當時譽其後人思者况有當時譽而去後人復思者乎世之去官而詬民不已知者民非不知也感之者未至耳觀林民之知孫君而又思之不能忘則世之校崇卑而詬民不已知者亦可自力矣孫君名徹徹篤字可臣讀書而施於政政有可觀者若是故樂爲之書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彰德路儒學正燕九萬學錄許中行貽書有壬曰九萬輩非才其何以承學事主領敦勸郡大夫是賴歲丁丑秋監

圭塘小菴卷八

五

郡荀公以上丁祀近獻官行事待次有幕而茲簿帷祠几榻之需歲假於市不乾沒則褻敗之人用怨譏大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錄事任允中董役作屋不浹日而東西建各五間祀永有次人永無撓矣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啟閉仍命任允中撤而一新書閣之欹者正之周垣之缺者完之廟宮崇嚴上民改觀六月總管杜公始殿謁而塗墍剝落容光穿漏亟命安陽縣尹趙時敏填其罅圻其墜尙懼不密復作承塵爲板凡四百方士子安昔之翫異今之塵不敢小而略也敢請有壬聞而喜曰善有小乎禱其小不益勗其大者子國制有司主學風紀勵其怠而天

下主者視如其家一弊必修一墜必舉者有幾茂教典習故常身雖至而目不一顧者衆矣二公之善其小矣而其大者可不勗哉詩人頌魯僖公能修泮宮蓋嘗三復其辭以意逆志而竊有說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詩人因其能修泮宮而頌之不言其修而拳拳於德者其亦有深意乎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爲教而進修之功至矣推以覺人人是效而多士則又克廣是心充其所至皆去其舊染之污矣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備於是哉泮宮諸侯之學也今列

圭塘小菴卷八

六

郡之學是已學之學者乃學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而見諸詩書易春秋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泮宮之詩明德之要其當致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爲教則僖公不專美矣下以是爲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華之是訓功利之是趨作爲以干譽緣飾以適徑則雖高其閣闕廣舍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忠獻韓公興設有成金季兵燬國初興修尋復隳圯至元六年已巳總管王遵重建繼之營修者時有人焉惜其不得燕九萬輩禱之也荀公名凱霖西域人杜公名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歸美其上可書也書頌也頌

無規可乎其益勗其大者哉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波坂懇闕殆偏而民亦多窳以故環數百里內矇不知學俗日以媮作縣者幸以供資糧雇屨爲急於學校蓋蔑如也延祐乙卯新河李行簡來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於州學營材董役李君力爲居多旣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以總鄉校而使之儻民屋爲苟且計是大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卽醞務廢址構堂凡十二楹函丈位中四筵秩秩師生有歸人得矜式教諭馮成終徵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教

圭塘小葉卷本

七

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爲學則不一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雨有而况於州乎今吾州二學迺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於禮義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饑不食寒不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猶甘饑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死強聒勸其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

閩蜀蠻徼一變爲華遼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顧乃抗倥侗而走頽蒙者蓋以無啟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以居爾教官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閩蜀之不若耶聞吾言必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爲干祿地修天爵以要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祿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者第黽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尙監茲哉

圭塘小葉卷之八終

圭塘小葉卷八

八

圭塘小葉卷第九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碑志

勅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 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豐功高烈墓道之石
咸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二月己亥中書右丞相
臣脫脫左丞相臣帖木兒普華等以聞劾中書參知政事
臣有壬為銘翰林學士承旨臣巖巖為書翰林學士臣玄
篆其額臣有壬承命兢惕而竊又自幸皇帝不以臣庸劣

圭塘小葉卷九

俾參臺司而王之子臣脫歡實平章政事世講義篤當悉
其世家飭其未至以章跡來世矧威命有赫其敢以弱陋
辭王諱阿剌罕蒙古札刺兒氏祖諱撥澈贈定威佐運功
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定父諱也柳
干贈忠宣靜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
柱國追封曹南王謚桓毅祖妣塔拜妣滅列俱追封曹南
王夫人忠定幼宿衛太祖皇帝服弓矢割烹征屢有功竟
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岳里吉太子從闕出忽都禿太子
伐金遂侵宋以功陞萬戶尋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副
大將察罕征討察罕沒遂代之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已

未從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隆興北山還上都賜黃金五

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藍斛兒渾都海追至河西有

功二年從征阿里不哥賜金篋一文繪九三年從宋王合

必赤討李壇賊搃老僧口日夜搏戰走之奪其輜重進拔

濟南賜金鞍文錦各一黃金如上都數四年春錫虎符銀

章至元四年有事襄陽走宋師安陽灘賜白金衣物五年

大軍圍襄樊分戍百丈山以騎宋師戰屢捷十年拔襄樊

十一年畧地郢復奪郢州南門堡視地勢可達戰艦於江

遣撒里蠻白大將自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泝江陸復遶陸

畧地至鎮江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仍蒙古軍馬上萬戶

圭塘小葉卷九

權行中書省事駐建康與右丞相伯顏參政董文炳為三
道水陸分進期集臨安王以右軍取道獨松關破東壩砦
至護牙山遇宋師手斬其將杜總管獲甲盾數百人溧陽
界復值宋師斬騎將二人禽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
三千級進拔溧陽獲首虜七千戰章步橋斬其將吳奉使
斬首三千級進攻建平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拔廣德西安
長興攻獨松關禽谷總制至柏市禽其將張八斬首二千
級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
宋亡九月狗浙東未下郡邑所至納款降趙提刑等五百
餘人追宋宗室秀王與擇於閩至福安轉戰四十餘里殺

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於陣俘與擇及其子弟監軍趙由
惕防禦使林德獲印章五器仗萬計安撫使王吉等皆望
風降偏師入興化禽宋相陳文龍招降宋官二百餘人淮
兵三十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江東
道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仍宣
慰使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使如故十八年
入覲賜玉帶弓矢進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事統
師四十餘萬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
吉日葬曹州濟陰縣郭村之原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加贈推誠宣力定

圭塘小藁卷九

三

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
忠宣配脫端闊闊倫忽都臺並封曹南王夫人子男二曰
也速迭兒襲左手蒙古萬戶天曆初有擁護功遂參預河
南省三轉知樞密院出爲河南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
蒙古軍大都督入爲集賢大學士進銀青榮祿大夫薨曰
脫歡起家同知斬州路四轉爲河南左丞由南臺侍御史
再遷爲西臺御史中丞母疾棄官歷江西湖廣江浙三省
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南平章
以母老辭至元六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在政府念母老而
遺語及輒流涕南臺總十道按三省非重臣不可復拜御

史大夫且便其養也女五人適管軍總管忽刺出貴赤衛
副使八合謀蒙古軍千戶塔察兒真定路總管哈刺孫蒙
古右手萬戶也見吉尼孫男女若干皇元以仁武取天下
艱難肇造與共事者惟國人爾而國人中尤賴以濟者若
札刺兒氏則四傑之一焉王之乃祖乃父無征不從無戰
不捷而所部之士威信素著如臂使指無不如志天下旣
一俾率其部而世其職雜居心腹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
帝萬世之遠圖也王明而恕謀而有斷始襲其部士皆樂
爲之用提兵鼓行指期制勝其追判河西攻堅歷下力戰
襄樊畧地郢復可謂雄偉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而長江

圭塘小藁卷九

四

失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重關若無人之境卒使宋主面
縛海隅風靡則無忝爾祖而世篤有加焉日本之役未至
而薨厥後蹉跌貽悔議者謂使王在當不至若是也皇元
屈群策以一區宇舊勞之臣者艾熾昌者非一王暨祖考
皆死戰陣以致寧枚乃身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
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
富王壽不滿其德而二子佐列聖重熙之運皆致位崇極
王薨甲子一周矣賜銘墓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祭
田千畝世福蓋未艾也嗚呼崇德報功朝典緝矣歸美報
上獨不在王子孫乎臣有王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天造秉鉞四馳芟夷蕪梗以式九圍河翁嶽喬貴胃
 接武闕如奮出奔走禦侮桓毅之子忠定之孫率我舊部
 勗我鋪敦帝命南伐潰襄拔郢夷庚既塞噉旅爰整噉噉
 匪車舟乃陸通投鞭斷江率澣而東三軍犄角分趣吾會
 遂啟溧陽肆我禡類崩角稽首漿壺食簞廣德弗城獨松
 弗關大會臨安組頸道左乾坤清夷四方來賀葛爾島夷
 乃敢不庭皇風播海長星墜營訐訐郭原鬱鬱王兆焯勤
 崇極申以廟貌既歷五紀蓋文其碑亦惟天道遲速有時
 假寵九原追功未墜聿聲其休永錫來裔

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圭塘小藁卷九

五

至正元年二月乙酉中書臣僚言勅建曹南王阿剌罕祠
 禮官議視淮安忠武王而祠於集慶縣官給其費且請賜
 田千畝以奉祭祀制曰可既月王之子脫歡由中書平章
 政事拜御史大夫行臺江南臺治集慶又得躬相厥役以
 迄於成貽書有壬曰子嘗承詔銘先王知先王莫如子祀
 落矣願有紀也讓不可乃本其碑擷其家世履歷勲庸之
 概曰蒙古札刺兒氏有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謚忠定諱撥撒者王祖也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尤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謚桓毅諱也柳干者王考也勲皆上
 柱國爵皆曹南王身皆死於戰有大功祖妣塔拜妣滅列

皆封王夫人此其家世王沉毅善戰襲桓毅職中統四年
 錫銀章虎節仍上萬戶至元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以上
 萬戶權行中書省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明年
 以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明年入覲陞資善大夫行
 中書省左丞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
 江東十八年入覲拜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階光祿大
 夫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壽四十九葬曹州濟陰縣郭郭累
 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曹南王謚忠宣此其履歷歲己未渡江破宋師於隆
 興北山中統初討阿藍解兒渾都海於河西明年屢征阿

圭塘小藁卷九

六

里不哥於慕北明年從宗王平李壇於濟南四役皆有奇
 功賜黃金金籠金鞍文錦恩數稠疊至元四年觀兵襄陽
 明年圍之越六年克之始走宋師安陽難中綴宋師百丈
 山卒與策勳焉十一年畧地江北奪郢州南門堡獻盪舟
 之策渡沙蕪取鄂州沂江陵至鎮江十二年與淮安忠武
 王右丞相伯顏分道取宋王發建康道與宋師戰屢敗之
 破東壩砦拔溧陽建平廣德西安長興關獨松關前後斬
 首一萬五千級殺其將杜總管吳奉使許吳二總制及騎
 將二人俘谷總制張知府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十三年
 三軍會於杭宋亡徇浙東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播福

安僵尸四十里殺步帥李世達俘秀王與擇監軍趙山懣
防禦使林德降安撫使王吉分軍興化禽宋相陳文龍降
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此其勲庸配脫端
闕闕倫忽都臺並封王夫人子男二長也速迭兒銀青榮
祿大夫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集賢大學士次大夫也
女五俱適望族有王惟古者功臣受封之國先建宗廟於
路寢之東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諸侯之制二昭二穆與太
祖之廟而五太祖百世不遷昭穆則視親盡而遞遷之自
漢以來諸侯鮮及十世身享崇爵而子孫不能保也廟制
由是而不講矣其有德及生民功施社稷者在朝廷則有

圭塘小藁卷九

七

圖形以寓其思賢念功之意在其官吏則有建祠以盡其
事亡好存之心亦因時制宜之義也諸葛武侯之沒所在
求爲立廟又請立之成都後主皆不聽民至私祭陌上以
武侯之功尙何靳於一廟豈欲黜私祭以崇正禮耶夫所
在立廟若汎立之成都亦復不聽何哉至習隆向充之請
始聽立廟沔陽則武侯之得廟亦曼曼乎其難哉皇上於
忠宣旣立之祠又錫之田思賢念功之盛德豈區區蜀禪
之所知哉大夫祇順德意克篤前徽勸孝勸忠於是乎在
皆可歌以薦者也乃爲之詩俾歌以徹豆遵其辭曰
乾元統天乘六龍宏材碩德如雲從忠宣天挺間世雄父

菑子播昏作農帝日來汝汝世忠奮戈無往不奏功方城
碩頌際皇風分兵犄角乘其墉沙燕飛渡星月蒙順流震
擊無遺鋒義旗禮干越獨松趙孤銜璧吳山空萬邦玉帛
四海同臺司兩韓昭報功虎符龍節行江東倭奴何物勞
蒙衝魂升海隅心九重揚顯有子能始終哀榮典冊備且
隆袞裳旒冕曹南封石頭城高江流濼新廟奕奕摩蒼穹
圭田千畝畝且鍾維糜維芑紛穆種春掄釋烝簋有饌醇
醴載裸牲特豐樂備舞兮明禮容神保假兮福祿降象賢
世美垂無窮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賜推

圭塘小藁卷九

八

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暢公神道
碑銘

泰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暢公薨
十年矣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
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又十年加賜推忠守正亮節功
臣官勲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篤將侈君之賜灼公
之善範後之承也諗其友許有壬叙而銘之碑叙曰公諱
師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生洛陽大父淵贈中順大夫上
騎都尉魏郡伯配田氏贈魏郡太君父訥參汴侯幕一府

服其賢注地理指掌圖有詩名公幼警悟貧無書手抄口
誦甫十五博覽經史弱冠謁魯齋許先生先生賓遇之高
弟若姚公端甫高公道疑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
志於世上時政十六策受知丞相安童補右三部令史丞
相伯顏南征選爲省掾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臨安歸裝
獨載書籍無一長物編平宋寶蹟上之初官承事卽行樞
密院都事重慶叛竭謀盡諾諸城相率內附安西王承制
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卽潼川路治中拔寒
峻王朝綱王伯寧韓伯昌爲府史後皆至達官修府治廢
地得白金五十錠同僚分公十錠公獨不受以修廟學傳

圭塘小藁卷九

九

舍餘作酒器給公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尙平簡反
側以安擢僉四川道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
沮撓給三傳赴上至則撫姦雪冤興學除弊風采一變有
旨若曰暢純甫不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玉速帖木兒爲
侶遂拜監察御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書遷陝
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闢荒田農事以
興俄僉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政廉訪司精汰舊官獨
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興元監軍怙勢肆虐得其賊奏
決之移僉山南道枝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
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亦都護駙馬之徒大爲民害

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入爲國子司業教育有規諸
生服焉除陝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
圖滿迭見之訟家財宣使鞏士安之箠折民齒開成同知
張德昭之利女財而奪之歸皆強悍有恃官不能制者併
實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
修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方仁宗淵潛單懷而中宮
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館閣議以察向背公與焉
卽颺言曰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
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仁宗入京始出視事草至大改元
詔修成宗實錄賜中統楮幣爲定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

圭塘小藁卷九

十

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歲旱當禱公曰聞先旱必哀於
民天可欺乎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
囚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陽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
致雨爾縱不愧於心尙忍聽其訟乎卽破械出之舟有泝
流觸泂流之舟致溺其人累歎不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
上其議憲司率是公議秩米收貯盈屋公曰吾家人能盡
此乎呼寒士小民恣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內
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邑曰暢先生治內何敢久留後
守爲之立祠於學召爲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夫奉勅
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錠不受尋除燕南河北

道肅政廉訪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修官李木魯奉
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起至汴以疾歸延祐四年丁巳秋主
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壘之歎因感疾十月
朔薨於縣之傳舍某年某月某日塋於襄縣峴山之原配
移刺氏上世遼貴族佩金虎符萬戶某之女先公二十年
卒雨封魏郡夫人三子長篤也應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
經歷拜西臺御史移南臺陞都事除江浙行省員外郎改
僉山東道廉訪司事入爲監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爲今官
娶李氏子六人勉國子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勸勸勸勸
皆幼女五人次曰騫不仕娶成氏子勸女一人次曰駿娶

圭塘小葉卷九

十一

蒙古氏子四人勗助勝篤駿魏郡夫人生騫曹氏出也
至元之初際興王之運得賢爲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
拔出流俗藉其在世若魏公者混一求可數也公制行孤
潔足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
不驚歎以爲異人而不知者造訕騰議公亦不恤也若夫
從南征而垂橐歸得地藏而用諸官屢辭上請盡揮祿入
雖公小節而其胸次爲何如哉高公彥敬爲山南副使移
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
薪之誚渡江孰不富貴至今家僮僅數口寒士無異勢利
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兄事三十年義雖朋

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
糾人之非卽曰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美士大夫風節
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爲侍吏暮爲倖職數級
傲然爲長吏爲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公作守
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立朝抗論不恤利害
則其較著者也其爲學宜專館閣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
爲國子司業又出爲陝西理問人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
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人才之多邪抑當時名爵之
難如公者亦若是而已邪一技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
爲至通貴未止者則又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遇多士推

圭塘小葉卷九

十二

服太史有錄太常有謚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於
公亦厚矣讀書一過目卽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泐日反
之友訝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僻事數
十驗之應答如響爲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爲似太史
公而姚公端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存橐副使
所萃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也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淳與挾策見世淵儲遂騰宋木斯振蜀蔓
有芳簡牘旣資贊益惟弘陶之不撫撫之不拒以隄厥潰
以撒厥彌壁求簡編土視金縉皇皇使車爰七其乘善則
爾揚愆乃爾繩學政聿修郡績載凝掌帝之制適天之夢

大議不屈長江可謂名曰山重家不縷增歸來自樂飲水
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冰峻如絕壁孤如秋鷹弛張翫世
中別淄澠夷考其行不渝九徵聞公之風貪懦自懲宰木
已拱恩光日昇漢江汪洋峴首峻嶺元凱多事慮及谷陵
惟德惟神有懌威稜景而前修昌而後承登世於千物莫
我敢較

五龍廟碑

龍於天地間爲物最神乾首六十四卦獨是取象其以神
變不測時乘御天雲行雨施烝民乃粒功莫與京乎大塞
堪輿小爲蠶蠋能短能長能幽能明者神之末也管子曰

圭塘小葉卷九

三

龍水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則雖神物其亦擇所可依而
後能神其神哉江河湖海固其家也天下之曰潭曰湫曰
巖曰洞曰池者非一必皆幽深僻險有水可依而後居焉
土人往往時見光怪不敢襲也而又早暝有禱則從而祠
焉彰德路安陽縣西北五里洹水之陽有五龍廟廟之下
水黑而深洹水至是滯而後流其龍居之淵乎太原元裕
之效虞初書明昌中風拔廟樹印地有跡事頗涉怪而不
及廟之建始何時其號五者具五方爲象設爾以其禱之
屢孚也路達魯花赤荀公凱霖同知阿藍判官毛刺真嘗
修其廢築葺其前至元四年戊寅夏旱甚甫事請禱六月

二十日甲申總管杜公德遠始下車憂惶無措曰不才之
來丁旱之會又數月不雨則苗盡槁人何食賦何徵責何
以追盍走靈祠而禱諸荀公曰五龍廟效靈自昔協恭精
禱神其閔乎於是率僚屬齋沐具香幣禱焉戊子行事雲
俄起是夕微雨越翌日大作三日乃止苗之槁者浮而興
市之閉過者發人之轉徙者息病者以蘇訛言以寂豐凶
笑變乎旦夕既報祀安陽縣尹趙君時敏刻石以昭神
貺以遠邦君之休夫龍與人異處昔闢涪淵子產以爲吾
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惟其無求則子產之言是已爲
天牧以守其土以養其民以供其貢賦而歲將告饑人將

圭塘小葉卷九

古

轉死苟可弭蓄當卽致其極則其能無求於龍乎且龍之
託於茲水以神其神人象而祀之有年矣應捷桴鼓亦其
宜也否則將不與搏土縛芻等哉抑聞之雨出乎神而亦
由乎人至誠貫石信及豚魚况龍之神人之誠有不格者
乎然而龍之德不可忘也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
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洹水有龍龍能出雲爲雨祠亦宜
哉書其概申以迎送神曲俾祀而歌焉其詞曰
洹之水兮神淵祠其涖矣兮惟其深羨自珍兮神龍勿澤
勝兮實所宮甍之虐兮蘊隆龜吾田兮槁吾稼穡將竭澤
兮及爾躬哀吾氓兮疲瘵忍及嗷兮弗充龍之怒兮奮飛

豐隆前驅兮屏翳後隨騰清波兮淋漓沛之霖兮鮮厥萎
報祀兮孔時冷風肅兮滿旗鼓坎坎兮吹參差荷神嘉兮
無期

膏澤施兮不屯苗其傑兮木欣欣牲之膻兮醪之醇琮深
席覲兮紫燎薰享不儀物兮享以人龍之去兮逡巡噓雲
氣兮氤氳歸九淵兮深藏歛大惠兮芘一方時潛飛兮則
其常有叩斯應兮惟爾之臧百穀充羨兮遺秉在田龍兮
龍兮人不爾諉

勅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

圭塘小築卷九

五

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宮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祖
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功方殷六龍狩蜀代
工使能侔督絡繹力底於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
爲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至大辛亥仁皇御天閣
有弊損遣延慶使搆思監輦鏹葺之又三十一年爲至正
壬午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聖築構之艱勅法忝府同
知今武備卿普答失里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
使月魯帖木兒專督重修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晃
朗奪目閣中邊頂踵巨細曲折若城乎髤聖靡不堅麗精
至重三其門以周垣煥乎一新縣官出中統楮幣爲緡

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戌十一月
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省臣奏閣修惟新不可不銘勅翰
林學士承旨臣有壬文諸石臣有壬拜手稽首而言曰天
地運用之妙臣無得而名焉卽其形之近者言之風雷而
暘之散動潤燥發生萬物者皆自上而施於下源泉陂澤
之流通抒泄灌溉大田者亦由高以及乎卑我國家興王
之地俯瞰萬國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閼葦萌紐
牙開闢而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於下
由高以及乎卑故澤之流若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太山
之墜石功烈之成登三邁五漢而下莫我俁也定都和林

圭塘小築卷九

六

造邦之基立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間而以不嗜殺人爲心
開象教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契宸衷資其說以格蚩蚩
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爲感觸之地而大聖人曩
空四海撮土八埏囊括宇宙席捲河山之量實兆朕於是
焉臣有壬生長熙洽之世朔南名利罔不歷觀闡嶺北人
誦閣之大竊疑其夸質諸嘗行陝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
之人信天下之閣無與爲比也昔祇桓寺基八十頃一百
二十院祇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富有四海視布地之
金特錙銖爾則此閣締構之峻偉傑峙與雪山相高鸞嶺
伴盛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閣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

之閣蓋經始之日實我元順天應人龍興之初名揭於寶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爲轉運司爲宣慰司又爲嶺北行中書省丙辰迄今九十一年而列聖駿極之蹟雄都瑰異之觀無一人一言及紀述者一旦形諸玉音刻之堅珉遲速其亦有緣乎於戲休哉爲大利益可量也夫銘曰

鴻蒙再闢世再初聖神立極卑黃虞建都乃握天地樞俯拾萬國如墜枯蒼蒼赤子饑待舖后奚後我來其蘇天戈豈欲專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孚願茲象教非虛無與我異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群愚開極樂國包寰區祇園方欲鳩其徒乘龍遽爾及鼎湖後聖繼作志不渝巍巍成此堯

圭塘小葉卷九

七

率居不宏其規豈遠模蠡天拔地高標孤中有屹立金浮屠諸佛環擁分四隅至大修廢走使車三十一年等須臾吾皇法祖恢聖謨坐令金碧新渠渠龐恩覆憐均堪輿如闕容塔綽有餘中書有請帝曰俞汝臣有壬其大書不騫不磷磐石如億萬斯歲綿皇圖

武昌路武當萬壽崇寧宮碑銘 有序

武當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謂其峻極秀絕非玄武神不足當故更名武當勝國端平甲午兵播襄漢均民走鄂深神德不能忘鳴于官行武當祠於鄂爲冲霄壇制使孟珙禱於神有齊安之捷易壇爲觀蓋復崇寧額也我皇元至

元庚寅升武當萬壽崇寧宮地據雄峻鶴山亘其後大江朝其前雲閣高深石磴梯危大殿高堂傑閣危亭長廊縈帶通環匝百神胥宇羽流栖息壇壝鼓鐘學館庖廚鞮鞢錯布仰觀樓閣玲瓏在五雲絕頂俯瞰萬間鱗集煙靄蔽虧若洞庭觀波濤目爲之眩而山川形勝閎闊盛麗金碧丹雘高下相輝玉京十二樓不得而見之此亦人境之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作玉皇閣凡十二丈深廣相若由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十一年壇而觀觀而宮若葺故若建新幾人幾日幾工幾木而甲申之二月戊午掃於一炬洞真明道冲妙真人住持提點兼領諸宮觀事羅君大

圭塘小葉卷九

六

震職官事餘四十年勞瘁已至時當弛擔而彼所謂劫運乃丁其會常情體解氣沮方偕其徒曹大坤等以已貲率衆力任其復而威順王寶鎮是邦主贊尤恪重起兩廡甲子樓三十一間以其下內半爲雲房歲丁亥三清殿成深廣十尋高九丈加舊制三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聖像侍從供器靡不備功而又作亭礮石以紀綸綍運機爲藏以待禱禳餘凡締構口以就緒矣昔閣之成嘗屬予記亡友玄教大宗師閑閑吳公亦屢爲言時待罪政府多事因循遂至今日乃己丑八月書來告其掇拾煨燼有成仍命予志夫所謂劫運者吾儒所謂數也天地且有數人力之盛

神靈之託其能出天地之外者乎其成其毀有不必究者
已玄武之祠昉宋真宗我朝至元己巳龜蛇見於高梁河
以爲玄武之祥爲築昭應宮於是武當之山若增而高矣
是宮之名雖主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者實主玉皇玄
帝五帝之一也若夫北方七宿爲水之神寓形過蛇者世
侯閻矣主之大者蓋鸞厥旨玉皇禮家所謂昊天上帝也
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
妙用謂之神主宰者不離乎功用而能妙用者也日用之
運行風雷之鼓舞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生息皆功效之著
者闔且闔於斯往且來於斯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則

圭塘小藁卷九

九

有妙用存焉先王之有天下也以爲萬物本乎天故祀於
郊圉丘以象其形蒼璧以象其色樂九變以著其數猶曰
維天其右之其之爲言不敢必之辭也不特此也群祀亦
然或求諸陰或求諸陽不可方數徵形狀索也自神仙好
樓居之說行遂有作崇臺傑觀以侯之者嗚呼之聞巨跡
之見直若可以形聲相接而像設濫觴於此矣其始也施
之群祀其卒也於上帝亦冠裳而宮室之矣聖人以神道
設教上智昭昭無幽不通下愚蚩蚩既顯而蒙孰爲民彝
孰爲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今號於衆曰帝以
主宰言其不啞然笑者幾希孰與樹中天之華構揭上帝

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舉手加額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由是而舍惡從善之心油然而生矣是宮之建頌命靈躋
祝釐苴民者固自有在而使民觀感日遷於善聖教之助
不又多矣乎銘曰

岷江東涘鄂城西壁疊嶽嶙嶙崇宮仡仡天關失守灰飛
瞬息糾亂碩果復根定力噓蜃倏樓瓊璇俄室三華屹峙
九光赫奕雕梁龍矯文瓦鱗集梗吻雄釐闌腰雌霓疎櫺
綺結飛簷翠濕碧霞騰虛流雲洞闢屏翳擁幢豐隆列戟
桂漿醴素蕙香蒸碧靈霜清厲廣樂翕繹瑞草肥露玉華
醴日紫芝已甲蟠桃行實祥鸞朝朝瑞麟夕夕玄龜左顧

圭塘小藁卷九

九

靈蛇右翼山川開朗神人愉懌物具阜康世允寧謐不冒
神休永奠人極

圭塘小藁卷之九終

元中憲大夫同僉大常禮儀院事弟有字編
碑志

勅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
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
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
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馬祖常早
擢高第歷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賜碑紀德庸示

圭塘小藁卷十

一

報功集賢院以開制可命臣有壬爲文臣玄爲書臣起巖
冢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壬託知尤厚始以
學士被命繼昌承旨皆職紀述其敢辭公字伯庸世雍古
部居靜州天山有錫皇古思者高祖也金季爲鳳翔兵馬
判官死節贈州刺史廟賜褒忠子孫因官以馬爲氏曾
祖月台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饌累官禮部尙書贈推
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謚忠懿祖世昌行尙書省
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尙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
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
梁郡公妣楊氏追封梁郡夫人梁公官浮光因家焉公七

歲知學得錢卽以市書十歲見燭欹燒屋解衣沃水滅之
人嘆其異蜀儒張公須講經儀真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

張公奇之科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

冠也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拜監察御史仁皇久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

請公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雖有懷

姦利已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

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廟爲皇

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公首

知其盜觀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廟震怒罷之黨與之

圭塘小藁卷十

二

布要地者皆論列黜之端人昔與抵牾而擯斥者請拔用

之泰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動之豈在野有當用

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家居待罪薦賢

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

罷雜事於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縣尹欲中傷之退居

浮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奉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

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內出

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尙書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爲

右贊善復禮部尋辭歸天曆初再使召爲燕王內尉仍人

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號得人參議中書省參定

親郊典儀充讀祝冊官禮成資金幣拜治書侍御史賜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內庭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政副使拜南臺中丞今上即位召議新政資白金爲兩二百楮幣爲貫萬金織綺爲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中丞以公疾特免朝禮命光祿日結上尊知經筵進說必陳經史大義參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廢禁酷時而有酒色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氏訟開以事闕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沒入其田廬請歸曲阜林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奉事即至資德大夫至元

圭塘小藁卷十

三

四年三月丙午薨於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四月壬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今贈謚配索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事即湖廣行省檢校官文子微事即秘書監著作即孫男三女二公言事剴切嘗建國人暨諸部既誦周孔書當尊諸母以厚彝倫兵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人挽強蹶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不用識者躋之至於論刑一本哀矜常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徙未蒙殊渥當驗情遇恩內徙漢人滿百執弓矢獵者不及百者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衆之條又復爲此是錯綜網羅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

民妻之不首夫死者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舉髦斯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罪爲文精核務去陳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轅古作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玉食之賜嘗進擬藁爲之歎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集若干卷臺檄刻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貢舉國人而下列爲四色國人消諸部爲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公雖右榜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且其爲學初不爲貢舉也以挺特之資丁大明之會哀爲舉首馴至達官咸重足

圭塘小藁卷十

四

以鎮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教設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祐之初爲盛也不幸壽僅六十未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北萊苑生其中部旌有儒文貞伊始文貞之世翼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廷昇至公有大無撻嶄然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碎甕益習以進益混以澣不溺於流而登於岸先秦兩漢華咀實擷天籟冷厲石湍激冽天子有詔乃興乃賓實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徵職條我身冠以爾衮鑿安我考槃遐心浮雲東帛空谷春防翊贊經筵啟沃皇格於天公司其度俊造

鑑衡風紀砥柱龐恩異數川委充溢云胡修途六十而概
既易其名亦大其封於光之原賜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
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誣惟爾部族文貞有躅叙倫敦典
益介敬穀

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天厭宋金之不能君其民也篤生大有爲之君以君之我
太祖聖武皇帝順天應人龍飛朔方豪傑雲從四傑而下
傳功輩出若丞相鎮海蓋較著者也五世孫僉河北河南
道肅政廉訪司事赫斯狀其故請曰丞相奮庸天造名具
秘史世莫得聞子孫席世少文封謚稽稽諸麗牲有石而

圭塘小藁卷十

五

無銘封謚在官銘不在子孫乎敢再拜請愚昔長史館與
修功臣傳家報疏列至有炳炳在人子孫不能具一言一
事者竊嘗譙其後而悲其先也僉憲殖華學穎出群從思
弘世德嘉其能後故不讓而筆之丞相名鎮海卽稱海系
出怯烈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曰實怯烈族時
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別之有勇畧善騎射從征屢
有功歲丙寅長百夫從宗王百官於班竹兀那黑河同盟
功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號荷注日密書不釋鞍夜不解
帶爲札魯花赤征太陽國賜御馬一破曲出國汪國魯國
賜珠旗金虎符銀印爲閭里必總屬官金符十人銀符五

十人征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温回回契丹女真皆有功承
命闢兀里羊歡地爲屯田且城之因公名名其地曰鎮海
又曰稱海俾公守焉局所俘萬口居作後以其半不能寒
者移弘州孫塔哈察襲監弘州及其局風宜春稜屑供天
庖若諸樹藝爲設提舉以司之亦以公子孫世其職時諸
蕃畧定遂南牧至撫州與金將忽察忽思戰流矢中右脅
給其衆謂不傷裏瘡復戰竟拔其城賜白金俾爲後證旣
拔燕都命公登大悲閣環射四矢所至市舍悉以賜之尋
受顧命奉太宗登極收天下符節獨公聽留復以貴戚金
符官隸麾下拜中書丞相偕塔察兒雪別歹取汴京河南

圭塘小藁卷十

六

河中裕均蔡得九龍旗乘輿椅蓋悉以賜公中原既定錫
思州三百戶爲質封世食其賦爲置官守始立中書省尙
左公爲左丞相繼尙右改右相歲乙未八月二十一日薨
於家上惜悼不已賜金幣治喪命百官致祭葬弘州北阜
立祠其上憲宗嘗拊髀嘆曰使吾得鎮海江淮何憂惜其
亡矣世祖立極又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爲貴赤命公之
孫莊家爲千戶曾孫也里卜花爲百戶世所謂十七投下
此其一也在干戈中每以進賢爲急河西得亦吉兒赤匠
官得崔後其子皆爲名臣陰陽得田仕至大司徒得儒十
三人後皆知名夫人滅兒吉莫太祖所賜嬪妃也初克蔡

俘金公主某亦以賜公子男一十二人曰要東木爲札魯
花赤佩金符札魯花赤之曾孫脫火赤龍貴赤千戶玄孫
保保襲中衛千戶曰亭古思從世皇有功雲南爲濟南益
都宣慰使僉河東道廉訪司事按攤不花淮東廉訪副使
曾孫曰潤里吉思僉憲高祖也孫若干人曰八十八脫烈
靖州路達魯花赤僉憲大父也子孫繁衍碑不具載世有
恒言飲水黑河最爲勲舊公實與焉國史曰脫必赤顏至
秘也非有功不紀公名在焉錫戶樹官傳之子孫祖宗來
可屈指公則二焉卽是觀之豐功盛烈雖家乘紀述容有
逸畧而其曠然大者不可掩也銘曰

圭塘小菴卷十

七

雲雷經綸屯將作解元氣鼓動大塊斯噫豐隆屏翳相爲
後先亨之毒之以基我元於赫代工開天伊始同盟黑河
有如白水轍環扈征何堅不摧戰功曰多我實有之珠旗
揚揚金符煌煌從官如雲君賜以彰天荒旣苗有城翼翼
樹藝告成百工以集剗律回春奏食靡艱俾爾子姓世尸
厥官族鋒雖利吾忘吾脅恬然不傷嬰鋒蹠血拔燕論功
旌以殊禮四矢所至悉公之耶帝曰汝賢其長中書汴蔡
底平金社遂墟眎功頒賞賜戶三百世掌食采有官永額
不懲首離優游考終九重震悼賻興祭豐弘惟桐鄉庸昭
崇報有穹其封有恤其廟秘史紀名永終不墜顧是刻文

益示揚厲

大元故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趙國公阿塔海牙公神道碑銘 并序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致政家居遺其子都水
少監忙歡奉家乘請曰老夫賴先世餘澤竊祿位有年而
吾父平章公墓尙未表非慢也願盛滿難居功名鮮終恒
懼不克負荷遺羞丘壠君恩如天幸賜骸骨養疴田里年
且八袞吾知免夫子知其銘之有壬讓不獲本其狀序
曰平章公諱阿塔海牙畏我爾氏世爲高昌望族祖玉龍
阿思蘭都大都大華言巨室也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圭塘小菴卷十

八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范陽郡公祖妣月禿堅追封
范陽郡夫人考諱哈刺阿思蘭都大當太祖皇帝肇建區
宇國主邑都護發兵攻金斬其長史聞滅乞里有異遣將
命偕察魯四人馳告行在且具款誠上曰果如爾言其告
爾主以方物來對曰皇帝幸生活高昌高昌身且不敢有
何有方物復命輦寶貨金織段以獻由是高昌內附因留
宿衛從太祖南征卒於柳城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上護軍范陽郡公妣燕帖你追封范陽郡夫人
公宿衛積勞除塔山屯田打捕提舉不就卒於京師昭回
里第年七十一葬城西小南莊之原贈光祿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趙國公配八刺忽都哈封柳
城郡太夫人卒於濟南年八十四大夫時長憲山東護柩
歸耐子男二長大夫也次賽因海牙同僉宣徽院事早卒
嗚呼世臣大家上有啟而下有承得以世濟其美者公一
門其庶幾乎公性恂恂而志趣超詣由近侍出官非其志
也嘗曰我先人有大造於高昌氏子孫必有與我不必爲
也夫以右丞之賢明畏天之義一介往來舉危亡之國而
措之安遇知太祖天苟引年居高位享厚祿必矣乃鬱而
不發蓄而不泄至公又植而不食必再世而後顯是蓋遲
速之有時非人力之所能及而啟之於前者固已逢漏而

圭塘小藁卷十

九

不可遇公卒時大夫已拜南臺御史流澤之來浩乎其沛
然矣其浮雲富貴優游以老宜哉大夫以卓越之才起家
監縣爲良吏入臺爲材御史出廉諸道爲剛明使者入中
書分南臺爲天子重臣歷九朝官二十七轉天下識與不
識皆知其名而又躬服儉素衣無錦繡居無華飾榮寵方
至退然若虛文皇嗣位聖眷益隆玉帶上尊錫賚相望至
爲玉刻署押以示殊遇當是時苟假寵於上爲先世要美
謚作豐碑亦何求不得顧乃自抑若不能加於其先有於
其身者必遲回以待於致事又遲回以至於今日不請於
上不謁於太常擇所宜爲者自爲之視世之朝暴貴而夕

襲賜碑者有間矣二子長少監也次月祿海牙少監二子
寶哥寶山俱宿衛內廷公生世爲賢子爲賢父歿而享其
寵嘉出於尋常身大官無聞者萬萬也其可銘也夫銘曰
於維趙國作德於逸而小心以繹不柔以伎不競以亟以
承其先烈以裕其胤息其先伊誰實爲右丞子子其征屬
屬其盈高昌之望曰命靡常主命不辱而天威肅將釐其
金珍筐厥玄黃歸我聖皇以救寧一方大夫繩武不遠伊
爾右丞有孫趙國有子坦坦如砥矯矯如矢維天子使靡
不極所止宜爾錫爾山峙川委繁來世之祉城西之原有
樹有封刻銘豐碑百世可宗

圭塘小藁卷十

十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碑

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諱瑞字宗瑞
遠祖祖洽宋熙寧間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邵武徙建
昌新城春秋擢第官至朝請大夫知梧州言事忤旨仰藥
卒子遠宣教郎奉樞歸次采石而溺孫茂祖甫四歲母饒
夫人抱以依姑趙居而教育之因爲金溪人中鄉貢進
士舉娶趙生四子先生其叔子也幼尙氣節致力經學以
及百家皆得旨要其爲舉子業不蹈時習或戒以希有司
旨先生曰吾爲是區區而悖吾師說乎益篤志爲己之學
進士公卒先生甫冠貲產悉分弟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

卒兄弟四出先生獨力營治久乃幡然曰昔親在不敢離親亡矣充吾學爲揚顯者不力可乎歷既越會稽瑯琊涉汶泗過洛入秦道晉以達幽朔無所遇最後至遼東世臣洪氏以好儒聞義學方難其師有以先生文行言於平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見大悅館而師焉諸子彬彬以文學濟其世美遼東之人翕然知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洲路湖口縣主簿攝尉事盜久逸者皆獲之憲司檄按德化縣疑獄卽得其情覈虛狠決滯訟縣以治聞轉撫州樂安務提領俄請老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

圭塘小藁卷十

十一

終於家壽八十有五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娶趙氏生子順女適孔景仰繼黃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巡檢女適湖口縣典史杜復亨繼王氏生子大有廕宜春揚橋務提領女適高安白沙寨巡檢孫鐵柱孫男三人續綱繹女三人先生年五十始出卒能致官而行其學迹徧海內乃得返鄉里至於休致而終於正寢雖用不盡其施而教之振於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遺文四十卷庸學提要六卷周易釋疑十卷於虛博矣哉中原貢舉廢將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某少時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且事貢舉國家之大未有不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以俟當有際也時混一

才二十年故老尙多幸及從學粗有得也尋以校職從事山北憲貢舉詔下乃棄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制廢久內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奉行先生纖悉教之蓋江南內附時年三十餘矣習於場屋條制者也監試僉憲田時佑曰微先生幾不能奉詔有王旣護薦文入禮部經問之與策問之切見者莫不駭異先生在湖口方鳴金鼓行江有王歸省臨江遇之中流歡甚至順庚午有王爲兩淮轉運使先生惠然肯來年八十四矣飲食起居猶昔也手寫大學中庸二書法字如蠅頭以與小兒留有餘歸明年遂沒又八年升來武昌請銘將刻之阡茲

圭塘小藁卷十

三

銘也與誰宜爲銘曰

於虛先生志壹學醇友善行道此爲鄉人昔隘分裂佔畢苟安四海一我轍乃環有韞未裸賈用不售爾不我知我不爾觀晚慕幼安片帆遼東有命自天臯比畀公俊造賔興墜緒孰繹紹遠選公張此東僻樂育嘉惠侏離伊吾糾邑司征曷究我書八十五年口不藥劑禔身所遺根茂實遂旅無所容道路屏營歸來正首於虛先生

故通議大夫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萬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蒙古耐溫臺氏小字萬嘉閭長因爲名國俗也旣華學

友字以國卿其家廣平蓋魯大夫天造初穎右部分成地也大父忽珊從討李壇攻襄樊鄂渚皆有功贈中順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上騎都尉范陽郡伯配欽察氏葉氏皆追封范陽郡君父葛克篤右衛親軍百戶達魯花赤佩銀符陞福州新軍千戶達魯花赤佩金符贈亞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范陽郡侯配欽察氏追封范陽夫人德善履歷具神道碑公守河間有壬待罪政府江西茶政不修擇習而健康而通者為都轉運使以拯之公嘗貳其司有聲乃薦之廷議翕然既奏可傳符至郡俄以疾卒至正二年四月二日也五月二日葬曲州縣先塋壽六十有

圭塘小藁卷十

三

五明年九月孤壽安走安陽謁銘哭不能禁拜已出行實復咽不能語有壬交公厚望其孤已泣又洞其懇誠益為之動遂相與大哭久乃始克讀其狀其善狀不能悉也公居嫡長世祿當襲以讓弟那懷服勞宿衛除山北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以太常憂歸服除調山東道賑饑有功南臺辟為行人俄除利用監知事又改南臺管勾承發照磨兼獄丞拜西臺監察御史論刑罰切僉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事麗江宣撫達魯花赤燕只不花橫甚逐同官激判郡內朝廷知之始懼而亡匿公以計誘出罷之復其同官者以息行部建廟學凡二十四所修廢

驛二十二歸省太夫人京口及侍其疾扶極至廣平復如京師遷祖考妣合葬先塋改僉江西道又改燕南皆以憂不起服除改河南道天曆之警行省臣與廉訪司協議公謂潼關守不可緩承制除河南行省即中出守潼關文皇道沐錄其勞除河道副使潼關失守夜馳至行省發蒙古軍四千人又借民丁出帑資假富室以足軍興敵行而西遂復奪之會朝廷遣使退其師還幸掠民子女皆奪歸其親賜綵段上尊初也先尼將兵禦西師屯彰德約備芻粟已竭宿留不進士卒將大肆掠公開諭以理遂移衛輝境蓋始約有備之地一郡幾亂賴公以免擢同知中政院事

圭塘小藁卷十

四

理財江浙仍有金帛之資改儲政院判官拜監察御史按覆諸道風采肅然為戶部郎中楮幣壅滯督焚以通之倉儲積弊立法以覈之閩中去京遠選人間闕故事三年遣使即江浙省銓授公以選行就除行省左右司郎中茶司復立授同知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司事分治湖廣江西江浙課以登商旅以通官庖以不擾入為戶部侍郎復通州倉糧三十萬石行蜀拯益法之弊人謂得宜陞內宰甫月改河間路總管兼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首建學宮若干楹百廢修舉胥畏民悅推茶劇任知公者咸謂必稱而修焉長往惜哉積階自將仕佐即至通議大夫配珊

竹氏封范陽郡夫人又娶趙氏在南每憂無子有壬解之
曰以子之心不患無子後果生子壽安也愿而有立室而
有出公可無憾矣女四人適國子生完者溥化江浙行省
理問邁吾答兒宿州同知王敏行一未行弟二人那懷自
襲官有聞四轉至鎮江上萬戶府達魯花赤階太中大夫
曰曲出宋氏出也公幼有志節襟度宏朗滑稽微中機鋒
叵測分部上京宅曹官莫不舍其署雜選相從其爲人悅
慕若此而疾惡若仇辭色不能隱亦用是來議者之口焉
左警巡院判官王克親泊其家五人相繼死爲俱載歸葬
之道高郵十路都萬戶府知事龍寶臣出使卒殞水濱捐

圭塘小藁卷十

五

金顧江道士遷其柩歸葬曲周顯官有放其子者孫且十
歲一日過之因言父子天倫甚至乃感然問曰君子幾歲
公曰尙少當令來拜明日挈其孫往其人撫愛不釋公曰
此兒與君有骨肉親錯愕久之乃語之曰此君之子某之
子也遂大慟奉楮幣銀酒具爲謝受之還遺其子卒爲父
子子今亦顯微公則天倫或幾乎絕矣其篤於行義若此
與大權貴舊而狎不敢遠亦不近之免趨附之逮其讀書
好文蓋太常教之有素而復天資穎悟喜交儒士灼然有
見於道義故確然無間於吾徒也山北南臺暇必相從有
酒必共先太夫人棄代惟揚自京口來賻南歸過之戀戀

不忍別騎送至金陵東郭始泣而歸中途宿旅即疲甚而
寢必詔攝使寤笑談達曙目不少瞑翼日神觀不少昏疲
京師僕僕多事亦撥冗過從又同扈上京交游厚且久宅
人不及也銘復有辭銘曰

有紫其服有金其符賞延在身乃及友于視其不取見其
有餘紆青幾時冠鐵衣朱逢涌執禦載馳驅投綬澳池
萬里接浙嘗藥視舉獲殫子職衰經游命禮經是式分節
河南邊聲孔劇力障其衝旋復其失西爲地官不競不求
原朽而充泉壑而流惟瀛大郡實爲甸侯先教後刑學宮
以修背貳若政衆與能事俾長樞司以修厥廢軔方脂韋
奄忽云逝聞者盡傷矧予夙契子銘不愧子善實多剛而
不虐從而不同不膠於習不流於和有美承家其冠已峩
曲周之澤發於盈科刻文樂石百祀不磨

圭塘小藁卷十

六

圭塘小藁卷之十終

圭塘小藁卷第十一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贊

文文山畫像贊 并序

有王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遊嘗序公傳而未得拜公像意其雄傑峭異若大史公疑張子房為魁梧奇偉也富弟寶奉像求贊始遂瞻拜乃温其如玉焉然其栗而廉者不可掉也仁者必有勇公之謂也

贊曰

精金不蝕貞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孰為

圭塘小藁卷十一

一

其真摧抑百至而力不屈間關萬狀而氣益振我公之心有如此水我人我民我疆我里獨有人海萬一振起天寶厥宋巨力竭矣慷慨就俘氣言益厲談笑燕市取義得義一言一動足為人師若曰父母有疾不可以難愈而不藥則百世之訓彝厚顏鄙夫偷生一時死何所遺壞腐冰澌公乃不死孰得而死之予今見公圖繪固嚴霜烈日之槩槩而景星鳳凰尤足以慰後世快覩之思也

雪樓先生程楚公小像贊 并序

有王昔來京師雪樓先生楚國文憲程公在翰林嘗一再見之奔走四方不得日侍筆硯而知先生與議貢舉之有

力也至正丙戌十一月諸孫世京奉小象示有王俾贊其左不敢以無陋辭也贊曰

楚郢故墟有樓岳岳世半知不修阻孰探由公著稱嘉名遂洽於湖南公幼為學演迤泓涵曾未施抒勝國已載楚材晉用乃獨挺夫梗楠持憲中外人革鄙貪掌帝之制首叶韶咸和不狗物剛不 讒引年勇退秋風庀帆塵空萬事之擾擾雲護一室之潭潭松陰入座爐熏自參宛清揚其人在耳肅肅乎名談昔貢舉之始行一廷議之二三天荒盡之乎歲蕩鵠袍倏變而朱藍顧區區之不才至襲公之水銜雖拜圖懷人希彷彿於萬一而度德量力祇足以

圭塘小藁卷十一

二

重沙磧之慚也

澄上人龍贊 并序

今上皇帝躍淵桂林報恩寺時釋師澄實住持宸翰超詣師有功焉皇帝卽位之三年召入朝恩數隆隆可謂希世之遇已有壬奏事明仁殿始識之將歸出墨龍求贊有壬既榮其遇而復有感於龍也為之贊曰

九淵神龍屈伸惟時有天者隨龍不自知其屈也猶獵豕得而噬亦莫得而我危其信也飛在天而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而一物不遺怨不爾報德則爾道是蓋善善急而惡惡緩又天心之仁愛而實萬至公之無私使予高而有知

九原之下寧不深愧於我師也邪

雲林小象贊 蔡仲謙運使

氣清而神完外癩而內腴御暴嬰難持志無撓刺繁治劇
游刃有餘身已瘁於馭歷友方樂乎樵漁經費需才鋒車
突如曾未期月山積海輪鳳池訐謔其席屢虛吏垢待刮
而民瘼仰蘇清泉白石雲樹茅廬胡為乎歸歟

如愚先生畫象贊 并序

仇侯公度守晉寧政成歸燕燕其里也復命典大郡力辭
於未及之年平生慕古人假古物以寓其意又自號古愚
聞於時一日詔書某曰吾友胡助亦古愚也茲以古愚獨

圭塘小藁卷十一

三

歸胡而更曰如愚客有工繪貌予惟肖微子一語其勿新
夫名而字古也復冠以號今也滔滔雷同焉得而避之昔
有同姓字於一時若杜子夏者未聞易而避之也字且不
避况字之外者乎何獨公度介然自別於胡哉予始聞而
疑之即其號求其志而後有以見公度之力於進修而其
志有在也求世蒸偽聖人發古愚今愚之嘆以其挾私妄
作又不若徑行自遂之為疾也如愚顏子也聖人與言有
聽受無聞難蓋其真積力久觸處洞然但見其不違如愚
退省其私則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然後知其不愚焉公
度慕古人者也非古之愚者也慕古人而師顏子有餘師

矣自古愚而為如愚自如愚而為不愚得之於心有不可
名者已號與象云乎哉贊曰

謂其不愚黠乎其外謂其果愚儼乎其內以為古之愚則
思不暗昧而行不自遂生乎今之世尚論古之人而無愧
左圖右書以游以藏淵而時出網而日章樂不可名號孰
爾臧殆將造夫心齋坐忘之鄉者乎

銘

守約齋銘

孟傳孔道三聖以承孟舍何人乃謂似曾因其養勇無懼
為主擬非等倫氣象是取不能必勝是亦得要守氣一身

圭塘小藁卷十一

四

靈人無暴反身循理是為守約猶網在綱猶機度括循循
善誘亦惟以禮推而施博能事畢矣

亦山堂銘 并序

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北山徐公吾鄉之耆英也仲子漢
臣掾中書以兄周臣入為參議改他官名與秩日起拜御
史出僉兩道皆有聲周臣卒無子棄官歸經理其家且以
子後之先塋久不治樹築有加表碣儀物巖石林立凡周
臣齋志地下者舉畢之可謂能子弟矣遷浙西道以母老
不赴日相過從承示伯生虞學士所為亦山堂記乃知漢
臣抒義北山而自號亦山請益惟謹漢臣孝於親弟於兄

根本既立而又有伯生之文茂以益之矣辭不獲乃爲之
銘曰

緊士爲學奚假外求世美克濟厥德允修家有餘師巖巖
在前重厚其體振古不遷含雲蓄雨利澤由施在人取象
子孫以之止而有容器車攸出皇皇乘輅以嗣以續吾翁
此山吾亦此山於羹於牆有儼堂顏師不在人乃在吾翁
義不在山乃在吾躬隱跡捷徑產或興實跬步或違壑譏
峯誦勗哉繼志毋虧一簣山亦子名人亦子畏

辭

哈八石哀辭

菲塘小菜卷十一

五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於閩人與予同登乙卯進士
第倅固安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游從爲多
改秘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坡之變身獍黨
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
郎予在左司計事率相見俄僉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
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止用一人長憲者
同出西域卽口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疑文
冒進可乎堅卧不起予跽居絕人事獨相往來鵠山楚觀
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村居野池靡不至焉
時絕天登大別宿卽官湖賦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

屬曰人生辭合有數君閑我退機適相投但恐造物見如
不終遂此先子監祁陽縣有惠政潛德未章子亟銘予不
獲辭焉未幾予除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卽報同日至
山北置大寧白雲地去京師東北尙八百里陸不可孳家
水縈紆餘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予官揚州崎嶇
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
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
楊米貴不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
矣廼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
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

菲塘小菜卷十一

六

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邪廼大笑曰昔溫公記宋
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因出臂示其槩曰斧吾擊
亦不死也於虜今廼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
僕皆病歸抵淮安卒於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
郡大夫率其國人敬之予旣爲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家
子木屑迎柩歸舫餞別之地哭爲之慟監郡公墓祁陽
遠不能耐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木屑曰杭西山先人所愛
因可守也遂謀墓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宅官府若嘗
往來共賻之得楮幣中統餘萬緡既襄事可經理其家准
東憲長答里麻嘗同官閱其貧請賻於朝不報初文苑爲

固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蹇所烹五十羊聚群不
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椎埋焚剽數其事度不解逸去反
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辨析明直劉真於法築堤堰三
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強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郡
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材
可治邊事云內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喋不得出一語
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座盡傾遇則奮發勇往無前長於
觀人某邪某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
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
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儒於施或汙於賄歷歷在人

圭塘小藁卷十一

七

得免詬議如文苑者無幾而天復中道畫之於戲惜哉予
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
有七齋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
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爲鬼
錄者十七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胸中乎或者視爲四
海九州之人忽然無情予不忍也木屑將狀其行求予爲
銘而其狀不至爲之辭以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

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
林之百萬兮獨斬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
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燼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蹇

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堦今君之來
兮丹旄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迤邐妻子睽隔兮良友棄
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兮惟所便安玉樹森
立兮澤流有源冀伸於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
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沒猶存修短有數兮吾其舍旗馬革
牖下兮非蟻則爲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圭塘小藁卷十一終

圭塘小藁卷十一

八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跋

跋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唐安樂公主出降益州獻碧羅爲花鳥大如黍米眼鼻指
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陸龜蒙紀錦裾謂其禽鳥花卉諸
視條段斬絕分畫縝緻不可狀雖不可見想像不過景物
精絕而亦疑其夸也若夫字畫見諸組織者大率僅能成
字而筆意則未易得宜相張君藏織成宣和御書常清淨
經一卷筆意之精不失毫髮機軸之異又有不可名言者

圭塘小藁卷十二

一

面文背質判然二文而吻然一層不知當時之工何以施
其功於機軸之間也因知碧羅錦裾非夸而又有不及者
雖然奇則奇矣特一物爾而予因是深有感焉宣和間萬
事已墮清淨經謂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清而欲率之遺
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嗚呼斯言足以爲國矣
知而不能踐徒從事組織之末祇增其多欲爾故予不暇
論組織之工而深有感於是焉是卷出沒之詳同年歐陽
原功叙之矣其已卯冬與予同觀蓋庚辰冬也

跋重刻羊祜碑

墮淚碑在天地間與元氣相爲無窮昔之亡也有不亡者

存蓋立德立功立言有一於此足以不亡況備之者乎大
傳之末就交辟也郭爽以爲今之顏子其德之著見者若
此委質而後大勳偉績史不勝書其功懋矣若夫論三年
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致風俗其於立言
蓋有儒者之風焉使及孔氏其殆庶幾乎陸抗謂樂毅諸
葛孔明不能過未足以盡之也李商隱因韓子淮西碑有
言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辭之精絕者不託
於器且不可泯況德之淡人肌骨者乎昔太傅造峴山言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余謂但有峴山便有太傅且人皆因
碑而傳是碑由梁及今至於四刻則因有以著不亦異乎

圭塘小藁卷十二

二

訪舊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編修官楊伊志
卿也

跋顏魯公墨蹟盧侯帖

顏太師風節傑出千古脫翰墨未盡善思其人撫其蹟猶
當寶襲齋沐九頓首而後展視况畢天下之能事者乎世
譏諂有真僞之辨苟稱太師予卽寶之况仲謙尙書所藏
盧侯帖其爲真蹟昭昭無疑者哉松雪翁以平生見十六
帖爲幸其所稱馬病帖則予得之又獲觀此帖是亦幸之
又幸者也

跋陳尙庭告

唐天寶三載開江縣尉陳尚庭告一通一時擬官者四十
九人湮沒不稱者多矣而者銜於首者李林甫也林甫之
惡千載不磨雖欲如當時選人之湮沒不稱不可得也吁
可畏也哉

題

題歐陽文忠公告

文與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與道二而天下之教衰經籍
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辭非不工也施之於用卒害
其政者與道二焉爾苒蘇子以韓愈配孟子而以歐陽子
配韓愈天下以爲知言後世無敢有異議者韓也歐陽也

圭塘小藁卷十二

三

推而達於孔氏之道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
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爲虛名又曰我
所謂文必與道俱嗚呼此歐陽子之所以爲文而先儒謂
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者也有壬幼讀其書卽知好之見
其紆餘委備容與間易初若易入望洋而嘆而後知其大
且至也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玄原功其後也登延祐
乙卯進士第名能爲古文潁州後子孫散而四方能世其
學者原功爾出所藏至和元年五月告身示有壬曰太師
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時羅太夫人
憂服除以舊職除此其告也陵谷變遷歸然獨存傳而至

玄玄也歷曹館奎閣奉常太史幸不至墜世業子吾同年
其爲議其左又曰子以參議中書省事母憂去官服除亦
以前職召古今事有相契者其併記之有壬早讀歐陽子
得與其後同年而又相好故敢以謏聞識之若夫德業之
不究而以迹之粗類者委之豈原功私我之深遂忘其擬
人以倫而傷其知人之明邪將原功警我以希賢之學邪
警我以希賢之學也則不敢不勉

題李士誠持信手卷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劉氏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
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大抵皆有官者所用隨

圭塘小藁卷十二

四

其職給於上後世人始自爲今易水時有得大不過三五
分其文率不同他出諸土者班班可見皆私作持以爲信
者也然莫盛於近代士大夫簡牘題詠既書姓名必繼以
印哆然標榜以爲粉澤予素疎但書姓名乃有刻而見贖
因求印其上者甚至有假爲者厥後馴習積至盈篋蓋不
能免俗焉時之所尙若是雖近文事其亦文之末也夫世
稱圖書甚無謂實印爾其控用銅若象若木之堅緻者惟
舉世尙之故製作日精然皆出江南北工未聞也吾鄉李
士誠傳其家法焉求焉室頽本之說文以持信扁之且使
知其槩庶不爲俗工

文

武昌新居上梁文

伏以廣廈千萬間尚欲甚寒土風雨束書三十載始能有
 京師屋廬昔賢負山斗之名終身無樓臺之地迂疎涉世
 我何人斯因循為家知幾年矣朝臺暮省已多索米之譏
 春誦夏弦靡獲棲身之所舉室每安於薄祿斯言可質於
 上蒼徒費伯氏之貲莫制中人之產華門圭竇揣分自宜
 畫棟朱門笑顰奚暇身常走俗難求却超之辨資才乏驚
 人敢慕文昌之買宅但未克高飛而遠走又不能穴處以
 巢居跼蹐連房與在舟而何異紛紛插架任充棟以莫容

圭塘小藁卷十一

五

長者出庭幼或突面左足下榻右已及階入則與亦橫
 流雪積而勢將下壓幸人境得一區之隙念農夫猶五畝
 之居天上歸來方欲採山釣水人間走徧恰知問舍求田
 此邦較楚俗而差淳故鄉如并州而在是臙脂人畫愴先
 子之曾留鳳凰來儀儼前峰之如楫雲間紫闥晚景侵尋
 眼底青山中原咫尺幸便途於桑梓爰從事於榷楠欲罷
 不能與奢寧儉叔也督斧斤之役深入山林季也司楨榦
 之勞實崇基址拮据集事老子獨慚周旋相攸拙謀時與
 雖填簞於率作亦杖屨以邀嬉此蓋席世澤詩書之餘所
 以見今日輪奐之美楹題數尺固得志所不為堂構百支

以詒謀則可繼如輩 跋豈事外觀苟合苟完具存昔訓

上棟下宇既成始有之功前書後琴行遂閑居之樂言之

不足發而為詩 東黃鵠嵯峨紫翠中堂有棣華庭有桂

從今無日不春風 南烟樹雲峰可並參要就離明明舊

學肯將風物作清談 西江漢滔滔太別低清書憑軒時

俯看我山真是步雲梯 北家世相臺曾種德洹溪松栢

樽如雲勿為安居忘祖力 上認取仰高真氣象一堂莫

道止於斯堂外青天千萬丈 下玉樹芝蘭多俊雅臧獲

趨承有不齊西銘要念同胞者

伏願上梁之後兄友弟敬直須學萬石君家資厚財饒不

圭塘小藁卷十二

六

必與千戶侯等自頌若此惟天祐之

圭塘小藁卷十二終

圭塘小藁卷十三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長短句

水調歌頭 題蕭獨清山水勝處

山水據全勝消得獨清人神仙定在何處此處可尊真山
有蓬萊氣象水有瀛洲風物人是葛天民翫得紫芝老吟
盡碧桃春 四時花千日酒一溪雲回頭下望濁世無地
不紅塵憶昔乘輅江石日斷丹霞翠壁底事走跋跋今日
送君語聊為自移文

二 卽席贈河南廉使高辛甫

圭塘小藁卷十三

一

徒陽記同署三十四年過朝臺暮省蹤踪贏得髮髮皤一
別又逾一紀百歲都能幾見塵事日蹉跎今夕復何夕旌
節照山河 笑年來洄水上試漁簑迂踈久厭城市其奈
故人何浩蕩雲山煙水寥落晨星霜木如子已無多邂逅
一尊酒忍負醉時歌

沁園春

寄題詹事丞張希孟
綽然亭用王繼學韻

俯仰乾坤傲睨羲皇優游快哉看平湖秋碧淨隨天去亂
峰煙翠飛入窗來鴻鵠翱翔雲霄寥廓斥鴳蓬蒿莫見猜
門常閉怕等閑踏破滿院蒼苔 人間暮省朝臺奈鳥兔
堂堂挽不迴愛小軒月落夢驚風竹空江歲晚詩到寒梅

兩鬢清霜一襟豪氣舉世相知獨此杯京華客問九衢何
處堪避風埃

二 自述

弱冠離家浪走人間餘三十年奈救時才短虛塵政府讀
書功少深負經筵風月西清水霜柏署一歲中間漫幾千
君恩重便不教覆餗直許歸田 豐碑高表洄阡又飛上
吳頭萬里船把家傳圖史拂除塵壘舊栽松竹收貯雲煙
大別嵯峨鵠山縹渺盡在先生几案前閑人事但登樓小
酌閉戶高眠

木蘭花慢

至大戊申八月二十五日同踈仙萬戶游
城南廉園圍甲京師主人野雲左丞未老

圭塘小藁卷十三

二

朱致清露堂扁命予二人分賦長短句予得
清字皆卽席成章喜甚榜之堂上踈仙其甥
也後更號
酸齋云

渺西風天地拂吟袖出重城正秋滿名園松枯石潤竹瘦
霜清扁舟采菱歌斷但一泓寒碧畫橋平放眼奇觀臺上
太行飛入簾櫳 主人聲利一毫輕愛客見高情便笑剝
驪珠蓮分水蘭酒注金瓶風流故家文獻况登高能賦有
諸甥清露堂前好月多應喜我留名

摸魚子

中都餞荀平叔
都事赴大都

正荒寒似逃空谷佳人又話離別風低白草天無際漠漠
平沙如雪

歌激烈把湖海襟期關山風物取次付彈鋏 毛錐子干
古鑽研搜剗誰知更比鳩拙仲宣不作登樓賦閑殺一天
秋色珊瑚玦羨公去鳴騶醉上長安陌予懷轉結怕紫塞
寒深碧雲暮合酒醒見明月

水龍吟

趙伯寧中丞代祀
淮浙過淮揚後賦

五雲飛出蓬萊天香散滿人間世龍翔鳳翥千齡一遇明
良辰會節鉞重來士民騰喜山川增氣想四方地遠九重
心切都要見閭閻事 寤寐天顏咫尺裊秋風一鞭歸騎
青年勲業烏臺倚重紫垣虛位自顧疎庸資身無策敢論
經費但儒酸不改作賦充賦助和羹味

三塘小藁卷十三

三

二 遊三臺

幾年三到三臺往年不似今年好故人雲集遠山屏列蔚
藍清曉趙舞燕歌一時奇絕百壺傾倒對山川如昔風煙
不減但人比當時老 放眼秋容無際碧澄澄雁天霜早
曹瞞事業悠悠斜日茫茫衰草爲問漳流古來豪傑浪淘
多少有建安遺瓦張吾筆陣把姦雄掃

三

予一病五十日始愈因自點檢目視雖不如昔書字稍大
者尙可夜讀手可揮翰足可步園腹可容酒齒可齧肉耳
可聽歌體稟素弱今六十有七而得所謂六可者私自喜

幸戲成此曲子之所慎疾也乃深寓節飲之意焉

可翁點檢形骸關心六事今猶可摩抄老眼殘編細讀小
窗危坐信手揮毫雲煙撩亂波濤掀簸笑蹒跚病足登山
不武尙能踏苔痕破 便腹還堪容酒齒牙攻臍殺蔬果
歌聲到耳宮商少誤肯教輕過饑口如門丁寧告戒却須
堅鎖怕麴生徒衆群然趁入困風流我

賀新郎

登滕王閣用稼軒韻

陳迹空鳧渚悵繁華等閑一夢便成今古佩玉鳴鑿人如
畫何處爲雲爲雨只明月還生春浦帝子當時無窮欲奈
浮雲回首渾非故天有意肯輕許 江湖襟帶雄吳楚更

三塘小藁卷十三

四

翩翩三王文采儼章駢句一旦飛來韓家筆才見龍翔鳳
舞漫千載懷人延竚豪傑紛紛今誰在笑世間華屋爭寒
暑瀛海遠去無侶

滿江紅

次湯碧山清溪韻

木落霜清水底見金陵城郭都莫問南朝興廢人生哀樂
載酒時時尋伴侶倚闌處處皆樓閣對溪雲試放醉時狂
渾如昨 沙洲外輕鷗落風帘下扁舟泊更寒波搖漾綠
簑青箬爲向九原江總道繁華何似今涼薄怕素衣京洛
染緇塵從新濯

二 和郭子敬夏日村居韻

一曲清溪收拾盡風聲月色還自笑六旬將近數椽方算
已分封侯非燕額儘教有地爭蝸角算人生難得是清閑
吾今得 離離黍芄芄麥觀此景皆真樂更葵未謝藕
花仍發繁劇只因詩有債迂踈却喜門無客問小亭盛暑
不容人今秋月

滿庭芳

借管士安馬明初登荀和叔廣思樓

沙路無泥柳風如水嫩涼偏入吟鞍廣思樓上雨後看西
山回首炎氛千丈便長嘯跳出塵寰青天外斜陽淡淡倦
鳥正飛還 如原秋色裏望窮霄壤倚徧闌干問神仙何
處獨占高寒樓下悠悠洄水爲底事不暫休閑吾衰矣休

圭塘小藁卷十三

五

將舊手遮日上長安

二

槐院風清蘚苔塵淨日長鎮掩衡門葛幃藤簟石枕竹夫
人不作南柯痴夢要來往月窟天根花陰轉間關幽鳥啼
破一窗雲 起來盤膝坐松風沸鼎花雪浮春便洗除胸
次多少凝塵更喜秋原有秫快準備小甕清尊東籬下黃
花香裏顛倒白綸巾

三

庚寅正月十六日夜偶酌戲成

學本迂踈才非明哲天恩偶聽歸田良辰美景相遇更欣
然細數人生行止或城市或在林泉都評過忘形適意惟

是在尊前 只今頭盡白但憐飲量不似當年甚蕤蔘媒
渴無事招徠時有親朋來勸學康節微醉爲賢先生笑偶
當乘興又作飲中仙

望月婆羅門引

借王仁甫左丞賈伯堅左司朝罷過
李廷秀參議回觀益梅遠成催酌廷
秀求詞醉
中賦此

紫宸朝罷東風吹到謫仙家貂裘抖擻塵沙一室窗明几
淨人境獨清華有息齋名畫殿帥高茶 主人意佳道分
手卽天涯何事相逢不飲戚戚嗟嗟黃風旋折有鴉腊雞
胸與兎肥公不飲辜負梅花

二 雪夜宴沙班良輔家時爲湖南宣慰使

圭塘小藁卷十三

六

人家十萬春風先到使君家天公更助芳華盡把樓臺粉
澤瓊樹映橫斜要歌宜白雪暖借流霞 吳姬趙娃亂銀
燭影交加不放行雲歸去敲碎紅雲可憐杜老昔飛送江
頭只岸花爭似我夜醉長沙

江城子 次韻

懶如沙鳥拙如鳩爲無求得無憂底事踈狂却效子長遊
畢竟無求何用出求不得亦宜休 西風直解釀羈愁試
登樓望南州黃葉踈雲搖蕩一川秋更被誰家多事笛聲
不盡思悠悠

二 飲海子舟中班彥功招飲斜街以此答之

柳稍煙重滴春嬌，倚天橋住蘭橈。吹暖香雲何處一鷗鷺。
天上廣寒宮闕，迤金晃朗翠岩峩。誰家花外酒旗高，故
相招儘飄搖我政。悠然雲水永，今朝休道斜街風物好，才
去此便塵囂。

行香子

璧月香雲小院重，門辨詩愁多是黃昏。梨花淡淡柳絮紛
紛，對古銅爐神品畫，靚粧人。半醉多羞一笑欺春，有丹
靑描畫難真。秋波側媚雲岫輕，翠是葉珠仙巫峽，女洛川
神。

南鄉子

醉書月香亭柱几

圭塘小菴卷十三

七

老子分漁樵說着，登山氣便豪。天外長江流不盡，迢迢脚
底青雲步漸高。兩手敢辭勞，右有深杯左有釵，我似淵
明多一字，陶陶明日黃花笑二毛。

二

贈軋二絃胡琴高才甫

錦瑟思華年底用嘈嘈，五十絃兩線清絲，千萬調能傳句
句分明字字圓。高藝擅華筵，多少新聲出自然，更著郭
娘歌宛轉，相聯消得詩人筆似椽。

三 次可行韻

薄官苦營營半世長，亭復短亭一旦結茅當疊障。雲屏朝
暮陰晴幾樣青，濁酒瓦盆盛農父無才，却有情好雨知

時公到此安寧話，到益空月滿庭。

四 次可行韻

小隱遠民廬草舍三間，柳作椽圍繞佳城才二頃。山田便
覺胸中綽綽然，世態自爭妍老我壺觴業自專。地闊天
寬容舞袖回旋，又似偷閑學少年。

臨江仙

瓌江萬梅方吐，予來長沙風
雪十日晴後值大霜有懷而作

十日惡風三尺雪，繁霜又滿人間。梅花誰與問平安。玉肌
清似削，爭奈許多寒。夢繞瓌江上路竹籬茅舍，青山
莫教芳酒滯歸鞍。黃昏無限月，待我倚闌干。

鵲橋仙

同李雲松宣慰過思齋宣慰值出書其壁

圭塘小菴卷十三

八

雲松仙客箕山道士來，訪思齋老子思齋何處未歸來。想
只在翠紅鄉裏，風清月白橙黃蟹紫，一卷笙歌紛起。良
宵不遇負佳賓，都不念人生有幾。

二 贈可行弟

花香滿院花陰滿地，夜靜月明風細。南坡一室小如舟，都
斂盡山林清致。竹簾半捲柴門不閉，好箇暮春天氣長
安多少曉雞聲，管不到江南春睡。

三 贈相士周可山

春秋七襄江湖萬里，老子閱人多矣。兩朝名勝一詩道，
渾似當年衰李。紅塵陌上白雲堆裏，擾擾浮生行止我

非燕額虎頭人但酒詩狂而已

四 宴胡安常侍御家

清香華屋黃葵紅葉政是新涼時節文園多病不勝杯辜
負殺一庭秋色 珍殺紛錯玉醅芳烈醉倒江湖狂客涼
天佳月即中秋更有箇今年閏月

五

心閑勝貴身閑勝富已往而今始悟來言精力未宜閑此
俗子便宜推去 秋風雜黍春山杖屨盡是幽人樂處儘
教鬢髮雪應蕭總不礙銜杯琢句

蝶戀花

圭塘小菴卷十三

九

九陌千門新雨後細染濃薰滿目春如繡恰信東君神妙
手一宵綠徧官橋柳 樓下蘭舟樓上酒沙暖蘋香渾似
來時候說與可人知信否傷春更比悲秋瘦

二 丁亥正月十三日親朋治具醉中賦此

老子行年過耳順蓬髮蕭疎人道猶風韻領畧風光元有
分賞心又喜燒燈近 薄雪初消寒欲盡詞館多閑時得
陪英俊便訝連朝為酒困東君已是傳花信

漁家傲 歌圭塘四時四首

水盡泉香雲縹緲韶華隱隱浮林杪酒在葫蘆魚在沼清
晝悄悄好音時復來黃鳥 管領風光心未老衰顏却怕清

波照有酒可斟魚可釣能事了東風一曲漁家傲

窗影修篁搖翠葆墻陰幽徑連芳草暮地雨來荷葉開香
更好亂煙浮動紅雲島 禪柳千條絲嫋嫋柳邊宜著蘭
舟小世態紛紛何足校收桂棹鳴鳴且和漁家傲

露洗璇穹青杳杳年光紅入灘頭蓼翠蓋撐煙吹半倒霜
信早一奩寒影磨清曉 早是軒扉塵不到好山更與供
登眺酒債漸多詩債少翻水調西風幾疊漁家傲

落日崇臺寒力峭登臨恰似尋安道有竹何人能逕造吾
不謂相逢要遂掀髯笑 雙檜凌空龍天矯有知定訝人
枯槁珍重歲寒冰雪操君自保老夫但和漁家傲

圭塘小菴卷十三

十

太常引 武昌別墅

臙脂山下老農家看雲樹翠交加香透小窗紗是昨夜幽
蘭放花 引泉澆竹破苔移菊更種故侯瓜一笑有生涯
便休歎清霜鬢華

二 速可行治具

小齋瀟酒頗宜貧清有竹靜無塵俗子不敲門只風月煙
霞是鄰 古瓶清雅寒梅踈瘦昨是忽紛紛尚有一枝春
快報與南廳主人

三 登樓觀柳

雪消春氣恰和柔先到柳稍頭數日不登樓笑青眼窺人

尚羞 清明近也老夫耄矣其忍負歡游飛絮使生愁儘
都變浮萍去休

四 幹克莊杜德常寓所
二松可愛醉中賦此

二松如蓋偃中庭向朱夏作秋聲搖影動踈櫺掩映得苔
痕轉青 西清博士西臺御史相對又雙清咫尺到蓬瀛
休認作藍田縣丞

五

圭塘種藕已多時貼水小皇稀生意一朝回便萬柄紅酣
綠畝 連宵驟雨透空繁響清絕不容詩對景寫襟期要
無愧鳴夷子皮

圭塘小菴卷十三

十一

六

幽人早起赴池亭看初日照娉婷風蓋露珠傾又勝似前
時雨聲 水沉鄉裏錦雲深處雙檜插天青一葉釣舟輕
似野渡無人自橫

七

四隄楊柳接松筠香破水芝新羅襪不生塵笑畫裏凌波
未真 紅雲縹緲清風蕭颯半醉岸烏巾不是葛天民也
做得江湖散人

清平樂 登北山閣

鍾山高處又結層樓住山自蒼蒼江自去萬景一時收聚

平生湖海詩豪更傾五斗香醪不信人間好句不教
入霜毫

二 瓶梅

膽瓶溫水一握春如洗斗帳怯寒呼不起嬌滴粉雲香裏
誰教淺笑輕顰恰如鏡裏傳神不用瑤天雪月眼前瓊
樹常新

三 和可行梅竹二首

平生愛竹到處縈心曲一日相違人便俗栽滿水邊茅屋
誰知歲晚空山佳人能慰荒寒莫論和羹結實且看高
節停鸞

圭塘小菴卷十三

十二

四

賞梅觀竹不暇鏡黃獨白玉炊香連碧玉富殺山人林谷
幾年道路艱難眼明今日相看便結歲寒心友休教夢
到槐安

五 題郭思誠山居

西巖仙老身在蓬萊島竹月松雪塵不到況有清風自掃
霜溪淺碧搖沙煙村落照明霞說與門前鷗鷺仙家又
是漁家

憶秦娥 和希孟張中丞韻

山人笑人問不識山間妙山間妙嵐光浮動半江殘照

移文莫待山英校煙霞曾結三生好三生好白雲深鎖葛
洪丹龜

二

山瓢飲太空爲幕雲爲枕雲爲枕松聲萬壑月明風冷
人生未老宜先省塵寰儘有清閑境清閑境孤雲野鶴杳
無蹤影

三

山花舞巖姿能笑禽能語禽能語百年心事一犁春雨
神仙護短多官府老夫只解爲農圃爲農圃乾坤休問幾
番今古

圭塘小彙卷十三

圭

四

山雞唱少年中夜心悲壯世間何事不來眉上 迷途未
遠笑懶悵五湖煙水春搖蕩春搖蕩誰知平地拍天風浪
五 送牛農詩二首

春山碧詩成馬上應相憶應相憶盧溝橋畔晚煙如織
人生有別休多惜但悲後會知何日知何日暮雲心緒斷
鴻消息

六

長安陌東風楊柳花如雪花如雪青條無數爲君攀折
少年剛道輕離別臨歧未信心如鐵心如鐵舊懷新恨滿

梁殘月

菩薩蠻 寄却下友人

憑高日望金臺路黃沙盡處空煙樹歲晚足蕭疎雁聲無
夜無 簿書憐俗態人道儒酸在何以慰相思半年無好
詩

二 寄中書諸公

三司笑面鞞紋皺鮭官憔悴非詩瘦紅袖寫烏絲誰曾夢
見之 淮塩真是白染得須成雪天上有神仙能教白復
玄

浣溪沙

圭塘小彙卷十三

古

修黛橫愁苦愛顰頰霞亂玉更宜噴嗅香接葉奈何春
織就回文難盡意寫成離字也傷神他年不及卷中人
二 護聖寺汎舟

花露濃沾桂棹香柳風輕拂葛衣涼放歌深入水雲鄉
荷葉杯中傾綠醕瓜皮船上載紅粧都堂何似住溪堂
三 遊善應

崖上留題破紫煙巖前滄苔挹清泉爛遊三日酒如川
有水有山高士宅無風無雨小春天人間真見地行仙
如夢令

桃李春風不耐好在西山如黛策馬看山來政爾青青相

待無奈無奈却被暮雲妨礙

二

一片蒼苔鑿破百折清泉分過長日午陰圓自挈胡床來
坐斯可斯可從此閑身屬我

三

昨夜庭梧墮翠詩思尤便爽氣無事要生悲可笑朱家多
事衰矣衰矣但校鄰翁酒味

四

火榻只宜春早紙帳不知天曉枕上問山僮門外雪深多
少休掃休掃收拾老夫茶甌

圭塘小藁卷十三

五

圭塘小藁卷十三終

圭塘小藁卷之別集上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存字編

節次所得圭塘先生酬贈并見寄詩文

太常可行弟升官其七十八歲兄以詩賀之曰

家雖通日觀身自植雲梯鬢雪行還漆腰金遂換犀筵情

今俗異高興昔賢齊兄老無佗技惟求醉似泥

漫述

偃伉勤成立其原得母長即中光武世馮氏遂蕃昌後世

論婚娶徒知慕貴強吾詩非漫作人道是良方

次來韻二首奉寄可行賢弟一笑

圭塘小藁別集上

洄水悠悠晝夜東如君鄉里尚萍蓬士師無愧任三黜賢

聖有時聊一中自分衰慵乖世用且將栽接代天工年來

仇敵消磨盡酣酒田翁最長雄

老境生涯合務農誰教鷗鷺日過從窻含竹影宜高枕屨

印苔痕襯瘦筇風月歌詞非楚些江湖交友憶吳儂獨憐

多少看雲意三月書才見一封

圭塘獨坐有懷

韶護鏗鉤杏嗣音樹林清遠憶同陰停雲靄靄日將暮伐

木了了山更深飯罷竹邊時策杖茶餘松下獨彈琴直須

月到天心處尊酒悠然與對斟

題可行太常人海浮槎齋

八十瀛洲樂素貧豈知京國是天津子今不患恩波隔我

老何憂病後新一鬢册餘分固好三升門下送宜頻年來

莫笑無佳句甘作人間飲食人

有季和右甲辰二月十八日以上尊暨朔南諸品奇

果珍殺拜我兄圭塘先生于磨堯堅齋酒酣歡甚適

得前藁走筆次韻聊發一笑因見詩禮家表只此便

是無窮清樂也明年再續謹附率爾之詩於後

浮槎名室頗宜貧人海茫茫孰問津九陌紅塵三島近一

天清景四時新飄搖只恐因成癖來往多應不厭頻但得

圭塘小藁別集上

仙翁時共泛絕勝前日自乘人

送張困亮鍊師并序

子養病鄉廬簡出入獨謁阡不免阡距城西者十

餘里道北郭實南北孔道每為驛使識陪留多事

故出入每以星至正己丑三月二十一日謁阡歸

過洄橋數騎追及天已星猶懼其或我識側帽緩

轡道左以俟其過前驅已前俄聞揚言此中丞邪

亟來見及困亮張君鍊師代祠武當馳驅而道此

也明日過予出京師餞章詰日出京時念必過相

一見虛前紙請言幸勿靳予步閑閑大宗師與其

徒多善國亮主京師東嶽祠園杏千株人境俱勝
送客東門若自公有暇則造焉困亮修潔能詩見
必觴詠忘返別一年矣當子遊客時敲擊肩摩中
夫復已暝乃邂逅相遇豈偶然哉遂不忍以疾辭
贈之詩曰

杏園陳迹夢喧妍馬上相逢豈偶然每憶可人如隔世不
聞新句又經年花迎驛路飛紅雨香到朝山散紫烟玉事
遊方歸有日遲君涇水白鷗前

五月二十一日曉窓月明枕上漫述奉可行一笑

涼風清浥露溥淨滌京氛豁大觀驥不一鳴真伏老鵲

圭塘小菴別集上

三

猶三匝自求安嫦娥宮殿雲休妬病叟壺觴興未闌朋舊
過從話新事可憐俱訴酒爲難年來雖樞要官亦苦無酒
衰病服藥資用尤切故漫
及

可行太常饋浙間朋舊所寄糟梅以之薦酒風味殊

勝賦二十字記平素之未嘗食者王寅八月
二十一日

佳實元登鼎和羹日奏功年來歸隱地好在醉鄉中

題可行所藏米元暉雲山小景

傳云五百歲名山始一開本末長五尋和氣暢九垓往者
既不及孰能待其來濟勝事游覽我姑陟崔嵬又苦道路
艱荆榛滿氛埃不如跼斗室寓畫攜靈臺聊將萬里意收

作小蓬萊

幼菴送新茶蒲筍以詩答之兼簡太常弟過目
珠蕾鮮初摘冰芽鬱未舒分甘出圓嶠伴食謝中書京國
懸饗祿田園夢荷鋤多情老僊友能慰渴相如

和可行展省歸過圭塘卽席韻

墟里煙塵外巾車日日來疎林呈半塔初日見三臺酒每
從鄰貰詩寧待雨催衰年懷曷感爲我少遲徊

四月二十七日菴之淵昆季治具至圭塘醉中賦此
奉寄一笑

拂水垂楊貼衣荷圭塘風景正清和豈能奇字酬人間深

圭塘小菴別集上

四

愧羣賢載酒過花露墜紅沾材屨松雲凝翠逼絃歌也知
節飲宜衰病其奈鄉情醉更多

圭塘小酌廷彥不飲故諷之請可行和韻

松檜蒼蒼柳半黃天光雲影爛圭塘鶴隨尊酒穿松徑風
逐瓶花入草堂山好自供青眼舊機深誰道白眉良但教
晚節秋無恙不負韓家畫錦鄉

秋露白酒熟卧聞槽聲喜而得句可行當同賦也

治麴辛勤夏竟秋奇功今日遂全收日華煎露成眞液泉
脉穿巖咽細流不忍撥醅釀甕面且教留響在林頭老懷
魄磊行澆盡三徑黃花兩玉舟

至正改元四月十三日戊子皇帝御龍舟幸護聖寺
中書右丞臣帖木爾達實參知政事臣阿魯臣有王
扈行樂三奏命右丞前特授平章政事參政進右丞
臣有王逢左丞懇辭不允惶汗就列平章右丞曰今
日游騁之盛恩遇之隆不可不紀也悚懼之餘爲二
十韻以獻

宇宙承平日邦畿壯麗鄉宮中無暇逸湖上翫翔鳳輦
重雲降龍門萬斛驥風霆隨桂楫日月運牙樁五衛分翬
羽干官列鴈行長年花壓帽仙妓錦連航絨絳初徐引鑿
旂漸遠揚牽鞞呈曼衍傑休遞鏗鏘玉食傳麟脯冰壺出

圭塘小藁別集上

五

蔗漿魚鳶知永蹕鸞燕逐餘香夾岸金戈翊彌空綉幕張
汀迴開瀚海天近勝錢塘翠閣峩雙鳥珠簾護兩廂九霄
披瑞靄四表觀朝陽補助資遊豫登崇貴俊良不圖樵朽
質亦復被清光左轄網維地中書政事堂出謀漸不武好
學願無荒喻水民堪畏從槁策最長濟川非所任歌詠獻
巖廟

右七月十二日書寄可行御史社酒治聾昔嘗飲之
恐遂不聾不能顧曲之誤却喜是非都不知又形諸
詩今春可行送社酒方以爲喜大社之餘致效當尤
速然而飲之已酸治聾之效又無望矣而今而後又

不聾矣多聞不能忍必有多事爲之詩曰

予生苦多口三緘非不知說說徒自戒謀謀尋復隨齋扁
摩堯堅訓勉朱子遺客至愛異觀何益於我爲社酒堪治
聾昔嘗屢飲之恐遂太達聰多事添驅馳茲得大社餘其
效想倍徒胡爲負宿氣曲直至我眉朱門列畫即食前方
丈施我瓶都幾何後望饑涎垂老笑笑相勸處世聾最宜

和可行都司韻 二首

常恨看雲口暮時清尊才得浣離思修程騏驎須千里老
境鷓鴣但一枝半世空隨人俯仰諸公自佩國安危年來
點檢閑中事種玉栽蘭儘未遲

圭塘小藁別集上

六

枉尺安能復直尋田園幸不負初心山凝暮色供屏障菊
泛清香噴水沉好句每因吾弟得濁醪時共老農對圭塘
霜後清如鏡偏照蕭蕭雪滿簷

至正庚寅二月大雨麥成疸十得一二夏秋復旱傷
穀和東至赤地稊稗穉生民幾得兩月食窮冬告盡
遂至顛沛忍待萌芽以供掇擷春又大寒迫清明雪
三尺卽事二首賢弟請和

榆不輸錢遂裸身春深何事未知春陰連殘臘經三月寒
挾凶年殺幾人厨饌珍饈自漿霍市屢糴餅雜糠塵因思
當軸曾持論今日方知隴畝民

天教稻稗治疲瘵萬口嗷嗷一瞬空子女不如雞犬價官
民真是馬牛風織蒨其忍加冰沍枵腹誰能用雪充泉下
冀黃呼不起漫歌憂國願年豐

僮屋爲大雨所仆歌代書寄奉吾弟一笑

庚寅九月十八日

豐安坊西李氏宅締構甲子逾周天我歸我里却無屋割
金買居今七年中堂苟完遂過縮傍舍草茨繩樞然諸僮
環處數百趾分房戢戢蜂窠聯旱乾踣歲三百日縱雨簷
溜才涓涓伊誰鼓勇恣傾瀉通衢一夕流爲川坐令闔郡
若一室藩籬剖決無中邊朝來異響忽震地連床接棟皆
傾顛抉泥出嬰幸免死庖厨竟日寒無煙昔知將覆不早

圭塘小彙別集上

七

治今日至此誰之愆萬間初欲及寒士此心已負歸宜過
家僮瑣瑣不能花庭荒况說治其田作詩自笑實自愧敢
效茅屋秋風篇

可行太常弟侍皇太子奉旨春祭獨執多禮無不合

節喜而賦詩

宗廟吾儒有事榮子今兼事復能名聯班末吏雖無分却
幸胙餘沾及兄

歎衰憶橘二絕句令小蓋馳寄可行弟

附火平生憎乞相憑高時復豁雙眸今冬筋力衰多少終
日圍爐不丕樓

南果珍奇有木奴年年包裹及饒夫徐州近日舟航斷歲
貢尙方魯到無

觀家人治蠶事蠶將老而桑不繼求買甚艱窘因成

口號呈可行太常弟

千古南陽一草廬其中今有卧龍無三分二表都休論且
學栽桑八百株

癸巳六月二十日夜不寐忽聞麴香喜成口號似太

常過目

蓼香通夢報寒齋五齋前驅次第來更約西風勞縱使東
籬早放菊花開

圭塘小彙別集上

八

伏日觀楨輩作秋露白麴葉喜其製法甚精以口號

二十八字勞之可行僉院同發一笑

曾中交史曰雖多其奈家貧累眾何却喜薄田秋得秫衰

翁常要病顏醜

促檳釀酒戲成一絕請賢弟同賦

麴香連夕透衾稠聞道劉村秫亦收衰病邇來惟患渴醜
蒸何必待中秋

女孫彌月奉常作詩諷楨治具醉中走筆次韻

奉常多事待圖回時爲衰翁忍凍來家醞帶槽宜瓦鉢好
懷初不在金鼎

至正甲辰三月十一日昧爽枕上信口成二十八字
盥洗畢飲孫女福潤酒適太常可行弟至同飲歡
甚以水玉金絲闌屨求書因試浙筆書以贈之

枕上雞聲遠未融春深無奈雨和風圭塘八十新懷抱
句銜杯與少同

卽席奉和偶然記得僭附于右

絳帳何須說馬融每來席上坐春風年高德劭誰能及不
獨當時詩酒同

京南春雨燕泥融
下花時每值風今日無風更無雨賞
心知有幾人同

圭塘小葉別集上

九

承贈蒲萄阿刺吉感慰不能自已遂成二十八字亦

頗得意爲後日張本七十八歲兄某力疾書

西瀛蒲萄貴莫名煉蒸成露更通靈文園渴思雖挂海不
及浮槎一卵瓶

寄可行

衰年承乏近鄉間
沐相望三百餘欲見天恩優渥處五
旬七得小兒書

景安堂下壽安紅
百朶花開穀雨中
草薦棘藩須擁護
莫教霜雪損芳叢

寄書尚書才簡

民事軍興日不遑閑人一旦似公忙憑公寄語圭塘月好
照吾家老海棠

郝信使附鴈足詩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縲臣有所思

士隆賈知府以邊鸞畫鴨見寄賦二絕句以謝之

圭塘柳影浴氍毹
寔喋蒲根絕點埃
政爾凝思舊風致
蛻形毫素忽飛來

能言充貢固相証誰道呼名一字無
收入畫圖登几案
遂令名亦不能呼

圭塘小葉別集上

十

寄觀國賓

白頭誰遣抗紅塵
屈指名場四十春
臺閣鳳麟非所偶
江湖鷗鷺久相親
宦情病後渾如水
詩思年來尚有神
何日與君携手去
黃華籬下岸烏巾

近作詩莊長句代書寄賢弟一笑

室塘有地無生涯
三逕松菊四序花
詩仙本是貴公子
何事肯到山人家
山人已分友木石
塵俗芸芸果何物
在家已作有髮僧
小小園池聊掛錫
干紅萬紫遺東西
杖藜步步隨香風
相逢一笑便傾倒
但愧問字非揚雄
載歌伐木賀得友
昌黎去後誰山斗
雕蟲小技久不爲
敢說當年八

又手詩莊千頃躬耕持饑不可食寒不衣主人收蓄及遺
逸要使後世均揚輝世間何物不腐朽好詩在世獨能久
有詩又在未朽時此莊不可無醇酒莊中之詩幾萬首以
詩侑酒爲君壽

邇來切用無筆口號二十八字詠於可行太常

平生交契分踈密毛穎何嘗一日踈休道病翁非所與明

窓歌曲尚能書

可行留浙詩促其歸 甲申歲也

秋征曾有約十月便歸來南國鴈已盡東風花又開酒缸
連日備詩檐幾時回手種涇溪柳青青滿釣臺

圭塘小菴別集上

十一

贊

可翁自贊書以爲可行太常弟一笑

咄圭塘子一小丈夫生乎今世而爲古愚不力上達乃甘

下趨年來事業益迂且踈但問其壺日有繼乎

楊和卿畫像贊

緊鑑取形毫釐不失人知其貌孰覈其實好古博雅寓意
自適器徵三代之制書究六朝之蹟撮粉墨於斷縑考欵
識於土蝕瓊瑣其盧瓊瑣瑤瑤山玄水蒼截肪蒸栗名稱
實繁形狀匪一一過目頃儼然璞脂尚友千載濟以精識
之人也雖晦迹於市廛其洗玉池主人之匹歟

相閣實理監司豸冠像贊

任法象服制敬惟欽直蓋所性觸非其心有敬主內有煩
著外仇視佞人德遇善類勿謂至堅佞則爾摧勿謂至柔
善則爾維我昔斯我人與其稱爛如清冰玉壺輝映秩秩
憲紀矯矯蓋臣風霜示肅間閭以春惟其有不觸之觸使
邪自正而曲自直此其所以爲大過人也

脫脫木兒御史多冠像贊

文運猶日方晝或晦傾否有時敦祥紀歲積陰釋氾大明
麗天南宮柵棘當宇渴賢謫謫多士于于計偕識者常言
有王左才彼美擢科騰實蜚聲仕已泉達學且日增有頰

圭塘小菴別集上

十二

而峩姦摧佞伏行所無事肯專作觸材佞任法名殊實一
毛亦致用帝帳斯緝予豈詭惠文彈治之爲能蓋將徵識
者之言於他日也

講議

端本堂 十月二十五日進講

尚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世祖皇帝
至元三年十二月遣中都海宴喻旨儒臣朕宜聽何書其
議選來進於是商挺姚樞竇王鶚等言帝王之道爲後
世大法皆具尚書乃以進講

皇太子力學有年此書講明熟矣温故知新方是爲學就多聞者資之於人學古訓者反之於己遜其志者如有所不能敏於學者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又必始終此念不少間斷則事立德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三代而下漢稱文帝唐稱太宗文帝時賈誼治安策極言論教太子論教之道舍學何以哉故雖聖人亦資於學五帝三王皆有師也唐太宗謂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卿等不可不極諫又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圭塘小藁別集上

七

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可不謹哉恭惟皇太子殿下元良仁孝屬天下之望已力於學惟始終此念不少間斷更求忠鯁

之士拾遺補闕則功業之盛豈特漢唐之君而已哉將見與三代並隆矣

跋

賜幹樂右丞節用二字

宋李沆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皇太子以天縱之聖肆筆成書節用二字賜中書右丞臣幹樂臣幹樂裝潢寶襲俾臣有壬識左方臣有壬竊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皇太子不它書而書此二字不它賜而賜中書

圭塘小藁別集上

七

臣其旨深矣臣幹樂

筠齋記

泰定丁卯先公捐館京師先友江南者夸山水之勝勸扶柩南且謂以地京師者則曰西山有佳地子南北無恒產不幸罹荼毒於斯斯亦妥靈之地也亦有指以地者而鄉里士大夫則不然其尤有意者至忿然曰子欲子孫浮華則南欲因京師富貴則北我知者父母之邦爾荒迷中神魂無主三議闕胷中太夫人泣而言曰我平生作夢無一不在鄉里兒其決哉議遂決既藁殯走湯陰拜先塋不獨苦澇而亦狹不容竈矣從教授緱君允中改卜焉安陽城

西山水靡不履歷始得武官原洹水之陽今阡而定畫
措皆允中爲之允中學儒者也盡其俗師荒唐禍福之說
王申大夫入歸葬得其人益詳蓋外方內恭安命之士也
戊寅予得謫歸請記其齋曰筠者予知其安於所遇而念
其才可施用束於冷局也扁筠之義其有不可自揜者乎
古今人例喜言竹居必種植詩必託興其性若節言之備
矣以言其用則簡牘箭筈簾簞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之屬皆事也而其用之尤切者筠焉記言箭之有筠筠竹
膚之堅者也竹寒暑一致守雖在節禦捍襲護使不能于
其內則筠之功若篋席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薪也而簡牘箭筈簾簞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棄物矣人謂允中幽閑曠適託於竹而已不知允中可施
於用若竹之有筠也予不能施允中於用念其有力於先
塋記其詳以志其交之始聲其才以待世之用者焉

竹軒記

士生世析圭儻爵獲摶厥蘊至於晚節進退所以收幼壯
之成功者尤不可不慎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蓋憫其勞
久力憊不敢煩以政上之德也士難進易退義苟當去浩
然莫留各盡其道矣廉恥不張乃有膠榮而諱耄者其愈
下者羅列選籍徵幸萬一於是司逆計仕年大書其籍

圭塘小菴別集上

三

圭塘小菴別集上

六

曰致仕至有廷辯謂筆吏考錄之誤又無以議爲也風俗
至是果孰使之然哉昔叨左司宰相稱吾鄉績公景明之
賢擢禮部員外郎尋陞懷慶路總管至則值歲大饑勸分
不足發公廩以賑國制粟幣無上文毫粒不出乃謂僚佐
之尼者曰吾任牧寄候得請皆餓卒矣有責願獨坐又止
其租稅報下皆允天曆初郡直兵衝飛輓萬計軍興不乏
西兵入境官吏星奔獨守境土遏流竄兵罷民旣安堵卽
投綏歸身未衰年未及也至順壬申以嘉議大夫禮部尚
書致仕闕齋所居植竹數本扁曰竹軒竹之爲植冰霜凌
虐而色不改凡卉凋盡而守益堅有節若是故君子貴之
其風聲月色爲溪山清勝者不與焉人平居氣溢志驕才
少摧抑隕獲殆盡遇變而不失其守者鮮矣尚書掾左司
已有聲若司程綺源覆實儀曹之剽繁知陵州之善政人
能道之若夫遇變而不失其守時可安享而勇棄之則進
退之際明矣嗟夫富貴多憂之資也世途設險之筭也道
義不明而能保終始無悔吝者幾希鍾鳴漏盡而不止行
百里躡九十者接迹焉則身未衰年未及而退者不賢能
之乎然世有以官爲家退無於歸者故不損不止尚書退
有歸守先壘課子書又天厚其生而成其志也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况及與先公游而進退之明可稱者乎竹之見

稱古人實繁獨以其節有類故樂記之以爲魯多君子之徵焉

菊莊記

安陽地稱秀麗昔人引洹水注城內爲圓池環城之池晝夜湯湯民室酒壚擇奇據勝無慮數百區西南匯爲陂溪山之輪委亭館舟楫之感麗荷蒲葭柳羽鱗狸互之饒益實最一郡水利不修民生日劫陂遂爲陸而亭館爲墟矣好事者或事築植有徒一假銷花疎木戕器敗屋損供頓少弗愜有遂買禍者故莫不恣其弊歲而已焉子歸方事游嬉而無所於適偶送客南郭歸並闔閣而西微行詰曲

王塘小菴別集上

七

桑榆蔽翳負城有小圃徑造焉地僅百餘弓厝廡幽潔門守者曰此王君季貞菊莊也雜花並植菊最多故以名時方挺翠怒長羅列滿地愛之不忍歸秋風作花見餉十盆品色莫有同者莖高尋丈花大徑三寸餘蓋培溉有時芟秘有法半歲勤動而後有成信菊之拔萃者也季貞知予同其愛介其友請言吾方慨吾鄉風物之非昔而嬉游無所於適也能無情乎淵明曠達芥視軒冕乃獨愛菊屢形詠歌至與松並稱茂叔談道有取於蓮並稱者二富貴者在所薄菊獨以隱逸稱譜之詠之者又代不絕口其貴重可知已季貞其亦慕古人而有見於菊者乎人生之樂隨

寓可得口體居室不與焉故不他其執以見其志不侈其園以納其侮百弓之地可游可樂宵徒貌之而不屑來沒吾齒莫有眼而規之者求寡而獲豐身安而志遂是莊之得不亦多且久乎莊田舍也田舍穀爲稱首不莊於穀而於菊穀吾口之所切菊吾心之所樂吾口宜緩而吾心不可不適也心適矣視如京如坻漠如也古有午橋莊築山穿池竹木叢萃固盛德之宜居後之主者已墮屠兒墓園之譏平泉莊之鴈檜珠柏雖曰僅存尋亦無絕矣富貴田宅之不可恃如是夫九原可作吾其從晚節之老圃乎且吾爲人莊而日就荒人爲吾莊而不獲一稔獨幸得歸而

王塘小菴別集上

六

時游王氏菊莊庶幾鄉賢之藹一焉記菊莊而及鄉賢者高山仰止吾鄉之士其勿以菊莊爲嬉而已矣

樂閑堂記

人物之生於世安於其素而不知其樂者衆矣魚在水獸在山不知其樂也處之涸轍勢之虞人而後知江湖山林之樂焉釋而縱之俾復其故則其爲樂始真知矣物皆然人爲甚賤而服賈陸有摧雨水有覆舟虎狼盜賊風溽蛟龍之險卒然遇之號呼丐命於須臾而後知平地之樂也而仕者又甚焉仕而達矣者可樂也而其憂苦方叢乎其前事有必爭而不容已者不爭則獲罪君子遺誥後世爭

則彼方震以雷霆壓以山嶽惑以簷鼓大廷列坐十九爛
倒而欲以抔土障之當是時也思得釋去重負歸爲閑人
則其樂爲何如此憂也有苦焉造謁之疲精神迴送之勞
筋力晨興趨府于請全至折簡函文手未及展而繼者沓
至至擁馬不得前暮歸復爾寒暑不間休假匿避若遁逃
堅閉若自錮一接賓迹遂終日不得食思得脫巾履偃仰
牀第又如蓬萊之不可到也上則不能過矢去川決之政
下則不能厭蠅營豕貪之求憂苦雖極謗議紛起矣夫人
未嘗不知閑之爲樂而真知者寡予蓋身履其境急遽疲
極而後獲閑其爲真知猶坐中談虎而嘗被齧者也鄉人

圭塘小藁別集

九

孫遺賢受益居安陽銅冶治卓宛之業而以清慎聞於人
集賢院降劄褒之曰樂閑冲素處士集賢握玉章司天下
道教凡名隱者率號處士又華以冠之受益因以樂閑顏
其堂乞言於予受益不游不試不險於途不困於責安於
其素而能知其樂者乎其知不知予不能知而集賢標榜
之其知其能知其樂也若是則華而不浮矣雖然受益又
讀培翁之文知收其餘力而就閑之說則可以永此樂
矣

傳

馬棡傳

棡字敬孚姓馬氏楚王殷之後也六世祖珍始居衡州安
仁考灝沒逾月棡始生母熊依外氏公教讀書八歲歸族
利其產將擠之淵若有捍其背訶之者始免外祖卒無所
依乃復業國初賦役繁虐避於柳族有武斷者誘之歸嗾
吏繫之嘆曰財累人身者也又曰立志以上等自期僅得
其中期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辨疑析理必先難者難其解
餘破竹爾又曰人惡言相加能受而不校者禮也平居見
饑者必輟飯食之故又語熙曰人能卽此而推之仁不可
勝用矣年七十八以疾終有漫錄二十卷棄肋四卷熙學
還而長於文君子人也孫墜壘壘皆業儒

圭塘小藁別集上

三

贊曰士砥行立名惟篤於自毅不可奪者能之貧夫糶人
物卒卒恐後有舉而委諸人者乎學以成已父師有不能
致力者焉若夫子然自拔於蓬藿之中翹然躋隆於松栢
之表非生質之美濟以定力能若是邪棡以遺腹子間關
連蹇而卒爲醇儒其若此苟致力於學誰能奪之以田入
武斷及僧寺復如柳益肆力於學大姓黃妻之外舅金利
母趙宗室女工文辭課棡業遂精進亂後無書六經四書
史漢李杜韓柳歐蘇皆手抄性至孝顛沛奔走必與母偕
武斷者死始奉母歸授徒山中僧歸田不受母卒居喪君
子以合禮稱黃氏卒再娶黃氏生子熙年已四十九榜書

室曰栖碧山房因自號碧山居士世味淡然惟教子是務或謂君老而子業科文不可待也不若爲小者近者曰吾兒當師天下士以昌其學君之言不敢知喜飲好客醉輒歌歸去來辭人不測也嘗語熙曰學可恃財不可恃利吾財害吾身未有利吾學而害吾訓子之言可書而誦也太史公謂巖穴之士名堙滅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有王不足附以施於後然其行若言則可傳必矣可不傳乎

序

涅陽侯傳序

圭塘小藁別集上

三

涅陽侯傳衡陽馬熙明初之所著也予三復而悲之蓋有感焉夫行不足以範世言不足以垂訓功不足以及人文不足以明理汗牛充棟可勝道哉而可傳不傳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人且若是况物乎涅陽侯柳氏自燧人氏而降功莫與京虞初神官詩人歌詠舉不及焉明初慨然筆之其祖孫之逖邇族屬之內外隱見之始終名字之同異施用徵求之迹詳而覈矣予幼居湘漢間但聞其狀至燕始識之特積與殊爾其族類未識也太官權醅五十四大坊資其用充不厭貧不乘車過市細人挈箕斗出三二錢即可致大坊杼竈有心未盡灰貧子撿拾資其餘力焉

京師百萬家不有枚氏則辛蘇氏馬通氏不能濟其三一焉思有以發揮其功書題於壁若冊者餘二十年而竟未有以發之也歸鄉里始識其族而明初之傳出矣湘南粟穆祝崧氏之族自昔柄用其地江漢則狄氏盧氏羅居水許枚邈在中土人不知也後至元壬午始見於蘄黃山中遂乘舟入江夏狄氏盧氏俱爲斂迹主狄盧者怨焉其亦不智哉承平久民生日夥枚氏不至江夏狄盧氏將不赤族乎予方欲考其從來觀明初傳始知將烹弘羊時枚氏遠邈江南此蓋其裔也予投劾歸明初不以予不能有所成而見棄也方且相從教子子時出傑作以自樂予愧於

圭塘小藁別集上

三

明初多矣序其傳而表之俾世之見者知明初有史才而不試又以見夫人物之遇不遇有幸不幸焉古今不幸而不遇者多矣枚有幸而遇明初而明初不幸猶未遇也雖然傳之出識者見之明初其亦有遇矣昌黎先生作毛穎傳在予且以爲怪舊史無足責焉是傳也其文之有益於世者乎觀者其勿以子虛烏有視之

長短句

沁園春甲申臨清舟中次韓伯高見贈韻代書寄

可行

草木無情不問寒暄開時便開只黃花多事偏憐隱逸白

頭何補賢才老友相逢清談絕倒休校劉郎去後裁尊
中物勝它年千里漫寄寒梅神仙合住蓬萊奈老去思
兒忍不回任景莊槐老誰爲疑夢梅家酒美且浣幽懷渭
北江東暮雲春樹何日扁舟更此來公知否便連朝觴詠
能幾徘徊

可行弟泰定甲子壽日賦樂府沁園春時讀書上庠
因勉其進學後三十九年至正壬寅同在京華遇
其日語及舊作遂再和前韻

四海之間難弟劣兄白頭二人記昌期瑞旦行年在卯善
門餘慶維嶽生由科第佳名祠宗優秩常奉天香降紫宸
身通貴只貧安分定老益書親簡編不負辛勤羨進德
揚名邁等倫任家無厚積融融度日詩多好句藹藹回春
明月清風交梨火棗竹裏行厨脯擘麟吾何事但問花携
酒專競芳辰

三 甲子壽和見壽韻

天相吾家篋笥無金詩書有人看發揮曾臆詞源滾滾薰
陶氣質韋佩巾巾師友淵源人材衡鑑胄館光華近帝宸
男兒事便盡輸心力難報君親讀書第一當勤只孝弟
書中是大倫嘆人生爲學百年在幼田家得計一歲惟春
科占龍頭名高鴈序好與皇家作鳳麟都休校是地鍾河

岳天降星辰

水龍吟 己亥中秋用增韻

一生白浪紅塵得歸才見乾坤闔三升無分如何料理文
園消渴衰病禁持不教杖履經丘尋壑記平生懷抱曾逢
惡處都不似今年惡見說圭塘如舊賴山英好看猿鶴
夢中斗室蠹殘圖史塵凝鐺杓蟾桂香多莫將長笛等閑
吹落問嫦娥我輩何時還又享清平樂

二 壽靜公石平章

歷觀今古名臣求如公者人能幾平生勲業行其無事一
誠而已方信名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政乾坤清晏飄然
高蹈非明哲安能此太古歲寒松柏儘春風開開桃李
傳巖霖雨蘇門風月無非天理莫訝求閑從來老眼閱人
多矣待他年鳳詔九重重下爲蒼生起

綠頭鴨 八月十四日圭塘翫月

廣寒宮秋期明日方中歎陰晴自來難定何如今夕從容
棹蘭舟亂穿波月斟玉斝清帶荷風身世難期歡娛易失
名言于載記坡公公會道涼天佳月何必限春冬况更有
西賓共載仙季相從笑疎狂興來無盡艤舟更策吟筇
任諸君班荆藉草環四岸度竹穿松飛上崇臺放開老眼
冰輪誰遣却朦朧多應是嫦娥見妬勝事不教窮天知我

須臾風起萬里雲空

二 爲牧庵壽

論斯文世誰方駕韓歐渺翩翩舊家人物一峯玉立高秋
走蒲輪鑿坡再至照蔡杖石室重細要使吾元典章文物
輝光什伯夏殷周君信否干言乘醉字字花雕鏤伴堂陣
寄言渠輩且避戈矛 憶當年江湖來往月明太乙仙丹
酒烏絲芙蓉秋水振官錦杜若芳洲鸞鶴賡歌魚龍迎舞
人間元自有天遊倘來物視之毫許豈足辱回頭終焉計
匡廬深處已辦菟裘

水調歌頭

庚寅秋卽席次可行見壽韻

圭塘小菴別集上

圭

歸歟正宜早動也貴研幾夜深山月飛出何地不揚輝休
說采山釣水政爾切風批月底用朶吾願萬事一尊酒身
外復何爲 笑年來人與我不相知投林已分垂翅猶勸
九天飛敢效歸鄉錦綉且就盤鈴傀儡終日看見嬉但恐
子掀舉誰與話襟期

鵲橋仙

壽何聽山平章

膠身名爵醉心糟粕政可束之高閣廟堂誰信是行窩更
高似堯夫一着 胸中磅礴眼前寥廓與物元無城郭自
從席末挹春風覺二十年來盡錯

南鄉子

和歐陽原功韻

高論聽懸河先和新詞問老坡手冷不甘寒氣早誰呵更

被黃花笑鬢皤 風竹亂婆娑老我衰顏藉酒醅佳節重

逢真可賞賡歌陶令壺觴旨且多

二

健筆挽銀河公直鑿坡我諫坡只好老來供一笑訶呵喜

怒從人愧國醜 花月共婆娑勸飲隨君學邵醜松菊有

盟休冷落哦歌我輩同年甚不多

三 夜寒無寐仍就韻來麤語以供一粲

鳥鵲欲填河蝨蟻多持更上坡蟲鳥無知徒自苦誰呵恰

似貪人少已昏 市也好婆娑要染先生面色醜有口難

圭塘小菴別集上

圭

言今只可狂歌終歲陶陶不是多

念奴嬌

沐中見寄

一壺天地巨南交朔漠東溟西極斫桂吳剛難措手轉見
今宵挺特露軋冰輪雲歸碧海上下瓊瑤色白虛光裏更
無毫髮間隔 夢想洄上池臺五年放浪延賞無虛席底
事夷山丞節鎮擾擾塵埃朱墨傑句才慳深杯量減况敢
論勲業嫦娥應道老當歸去時節

春從天上來

祝一齋大參壽

自古英雄試倒指誰能廟廟雍容相君此遇風虎雲龍光
掩前后諸公政天開治運力啟沃宸衷况平生把詩書禮

樂爛熟胸中 當年側聞先德只一語喚起萬里春風桂
樹成叢根華聯萼總是舊日陰功怪昨宵雪霽烟光薄生
意浮空我來爲壽相期何以維嶽維嵩

大常引 六月十八日喜雨酒間應口和不肖韻

荷盤蕉扇久無聲笑祈禱果難憑倚檻看雲停問誰把天
瓢詎傾 玄功不宰太平有象礪磈一時平老我問陰晴
笑尙爲蒼生有情

千秋歲 卽席次可行見壽樂府韻

諛人稱好何似歸來早營五畝如三島深杯江海淺老眼
乾坤小松竹在肯教老圃秋容老 方外多真趣池上宜

圭塘小藁別集上

三五

清曉隨里社遊鄉校逢場皆可樂得句唯供笑吾有政考
功不校閑官考

二

青年詩好政坐聲名早攀李杜凌郊島官慚才力弱技悟
文章小青鏡裏朱顏不覺成衰老 習氣消除盡惟酒娛
昏曉思阮子甘兵校因知身外事何似尊前笑追往昔中
書已署陽城考

鷓鴣天

夜長臂痛手攀展轉不能寐霜曉窓明太常
弟適至因試浙筆書枕上所得長短句三首
呈賢弟一笑仍請子
姪輩一和以暢老懷

白髮京華戀俸錢深山游釣惜無絲老來惡興憑詩遣枕

上才成一兩聯 人自苦月空圓衾稠如鐵夜如年但稽
子任新文學莫問賓朋歲幾遷

心到忘機便是仙琴能得趣任無絃病多課子酬文債田
少從人借酒錢 生盛世遇今年雕蟲存藁不求傳有言

難盡閑中樂竹影花香白晝眠

浣溪沙

老境閑門畫不開閑人庭院甚宜苔打門詩債任渠催
千里有家頻入夢一春無酒可閒懷心寬隨處是蓬萊

柳稍青

老病客燕值此艱歲口腹甚窘記少年寓湖
湘讀書時度日情况誦秦少游柳稍青樂府
依其調作俚曲以遣興南方適口多品此則
記予之偏嗜而多用者可行蓋亦知味請同

圭塘小藁別集上

三五

賦資一
笑云

窻對晴嵐門臨流水坐閱歸帆爲口勞心雪猶燒筍霜便
分柑酒香梅下茅菴就湖置新魚滿籃夢記當年此皆身
享好箇江南

可行太常弟卽席次韻 二首

遠岫浮嵐澄江拖練非夢雲帆樂事關心菊朝烹蟹燈夜
傳柑春刻隨處行菴聽鷓鴣從携花幾籃洲渚凝妝園林窮
勝好箇江南

山潤浮嵐溪清見底畫舫無帆酒友詩朋香芹鮮鯽綠橘
黃柑風亭月榭雲菴更可品花盆果籃城市繁華湖山佳

麗好箇江南

時有子侍坐不亂同賦復謹步嚴韻四闕以求斤削
或可忘暑

山霽無嵐尋幽有屐不用張帆樂事關心良辰修禊元夜
傳柑芳却隨處行巷聽鷓鴣導檐花幾籃洲渚凝妝笙歌歸
院好箇江南

雲岫水嵐月池通港畫舫無帆細葛春織摘來盧橘香賽
溫村荷亭柳樹松菴更奇品花盆果籃夢想飛航水晶宮
裏好箇江南

疊嶂浮嵐澄江拖練遠浦歸帆橙蟹分甘尊鱸專美露酒

圭塘小菴別集上

三

霜柑登高聊憇禪菴採菊莖茶萸滿籃丹桂飄香芙蓉弄
色好箇江南

山遠生嵐溪清呈底剝掉收帆風物依然爛紅茶樹回色
青柑暗香寒阻梅菴把楮穎權收墨籃煖閣紅爐淺斟低
唱好箇江南

圭塘小葉卷之別集下

文過集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年編

和虞伯生學士璧間韻

在公抱隱憂出塞得奇觀青山萬馬奔龍門忽中斷地平
豁四維天闊張一幔寄語鳴笳見休驚暮鴻散

和謝敬德學士題蘇武泣別圖韻

死節吾已矣生還又不如天王非太忍臣罪不勝誅

二

親交生別去子復棄遐荒只道還家好還家恨更長

病起漫述

圭塘卷之別集下

一

南京習若性出塞勉隨俗老饕不慎口箴神畏多肉流歡

引源杯馬漣注盈腹河魚巧伺人乘間肆酷暎作還達

曙腸雷般空谷三日不能朝餐惟可粥中年體易虛

鏡笑宵目今朝氣漸蘇鼓勇出衾褥翰墨試短吟經史時

臥讀朝來酒入務清話慰幽獨嗟予未聞道結髮事干祿

素餐古有譏伴食今不惡士貴早知止聖許不違復歸哉

復歸 瓦盆安脫粟

張禮部溪山真樂園

悠悠春天雲想見平時閒獨遊溪橋上暮宿山堂間澹然
不知愁亦復忘所欲出山初無心既出還思山蒼生待霖

雨欲歸長獨難山堂恨何許蕭蕭松桂寒

次韻伯英石決明羹

美哉石決明江珉敢爭先上界多官府肉饌繫飛仙何如
草決明秋雨顏色鮮羹材在屋角採掇不論錢名同姓異
氏恂濟誰非賢一夔故足矣並畜吾不然平生負此腹藜
藿亦便便幸免殺生罪復無汗腸羶諸石請絕交阿草日
食前眼明讀舊書歸歟了殘年豈無五畝園自卜休問天
食經聽君斬種法儻肯傳

立秋

深京長夏似涼秋况此持權屬辱收莫使風霜便揚厲九

圭塘卷之別集下

二

天龍馭即回轡

次虞伯生跋馬伯庸詩韻

齒髮年年改風霜日日寒誰知台輔客恰似廣文官

二

酒觴時一熱詩骨自多寒智不如樗里文猶可稗官

養馬戶次伯庸韻

盛冬裘未完豐歲食不足為民藉驛夫馬骨猶我骨束芻
與斗菽俱自血汗出才釋鷹師鞍又服苑子轂邊聲或玄
象去馬便可哭朝廷播政令黎庶供力役兒女甘作奴養
馬願飼粟源源急星火金符出黃屋譬舟苟使覆載物其

能淑百年具成規受地貧安鷺粟麥被陽阪黍稷滿寒谷
園蔬接畛青樹果屯雲黑一朝化榛莽坐使歌成泣我身
非土梗我心匪鉄石餽口有四方從渠安傳食

省中對雨獨坐

風土迎秋便作寒隔簾飛雨更斑斑可人几榻清如洗終
日情懷淡似閑窗外天開千丈闕牆頭雲放一分山腐儒
獨坐成何事寫出新詩亦強顏

送傑古愚上人奉詔歸山

墨名儒行迹雖殊進退中間見讀書一觀清光便歸去古
人政自不如愚

圭塘卷之別集下

三

寄趙秉彝

從軍苦樂不難明肯使毛錐負此生鐵騎雲秋校獵油
幢敲雨夜論兵髮應瘴癘催全白詩爲江山助益清詔下
凱還今有日阿緜聞已候門迎阿緜秉彝子也吾祖之甥

七夕露坐感牛女事因成駁雜無實之言

別况經年佳期此夕逢終天爲伉儷一水任西東人世
非無鵲羈窗漸有蛩卽州共明月應是憶衰翁

紫菊和虞伯生韻

天賦幽妍處土花誰將朝服苦相加薇垣有露沾秋色芝
嶺無霜抗日華蟹出更宜彭澤酒筍香誰羨建溪茶坡仙

一語推體茂只在姚家與魏家

庚申題馮致遠二畫卷越十八年携以來謁次韻歸
之

世情物態日悠悠習得襟懷淡似秋畢竟人間有歸處五
湖烟水一扁舟
半生蹤跡徧堪與與世求疎尙未疎試把山林校朝市移
文猶勝絕交書

次仲野堂

綠李來禽繞屋疎秋眠不着鳥相呼雨聲偏向竹間好山
色微從烟際無

圭塘卷之別集下

四

秋林雨色上蒼苔不是花時還猶來更待窮冬晴月夜草
鞋踏雪看黃梅

雲自知歸鳥自還一堂足了一生閑門前剝啄定佳客簷
外孱顏皆好山

題宣和風雨孤舟圖

龍樓嫌富麗着意貌荒寒烟雨迷千樹風波恃一竿時移
毫素在身老塞垣難玩物昭前訓誰將進縣官

題趙幹江樓風雨圖

人間蕞爾東南陬金陵李家無遠謀詞華欲繼後庭曲不
見東風空小樓當時百事尙纖麗况在畫工專未技洪河

喬嶽味平生幽閣檻窮達致石頭城下無重關甲馬營
中有佳氣九天飛墜曹將軍盡卷版圖充上計小兒造化
吁可憐乾坤又到宣和年尹王搖毫自塗抹片紙落世人
爭傳坐看南北又分裂遂使兩家同一天偶從斷縑閱小
景慨念興亡豈天定而今劫蕩混一圖但少儂歸理釣艇

崇真宮葵花

繞砌亭亭畫影閑相逢幸未及開殘紅妝洗露尤宜曉素
性傾陽不畏寒聖化薰陶等燕越仙家培植有殷韓江山
信美非吾土且向西風笑倚闌

再用前韻答王仁甫左丞

圭塘卷之別集下

五

寒暑催浮景功名負聖時膠榮今老矣得酒且中之才不
能匡世吾將任采詩藩籬可翊集何用刷天池

二

青年無可畏况到二毛時嘯傲從元亮風流愧牧之莫說
今日夢但詠古人詩已作世家書去先開數畝池

汪叔志堪老園

有地皆堪老惟鄉老最堪地生涯都不校祖德幸無慚野景
收全勝村醅取半酣吾家今夕夢應與子俱南

送朱主觀之任東萊

樂成民醉裏名城海氣邊懸知公事少見說長官賢風月

三千首才名四十年天其昌晚節佳處養胎仙

次韻君謀晚晴即事

懷抱今秋好題詩欲滿牆吾廬吾亦愛一雨一番涼晚竹
如人瘦新松共我長年來私自喜身世總相忘

喜聞可與弟至京師

鶴樓東北望燕城幾處歸河幾日程四載三回勞遠慰兩
都千里尚難并開書喜親身常健見我應憐老可驚咫尺
對床風雨夜此懷多少待君評

題詩藁

風月才情屬少年老夫老矣厭雕鐫病來越覺無詩思縱

圭塘卷之別集下

六

有詩成似樂天

和友人北苑馬上

萬事浮雲一瞬過何勞辯口似懸河北風捲雨城南去明
日灤江水又多

思歸

思歸不惜歲如流日望西風早作秋只知倦客還家好不
見西風吹白頭

連雨有感

秋來連日雨渾似熟梅時雲岫青才露風簷白又垂陰晴
如善謔寒燠遽交馳會見屏巒清明萬里宜

次賈伯堅左司寄來韻 四首

清風千里墨痕香
環出天球似勝已
爲歸歌翻白雪更
將仙杵搗玄霜

酒來宛國注紅香
魚出涼亭薦雪助
多病浪仙都此空

哦清句嚼冰霜

書室惟須辟蠹香
鈇刀誰遣試囊肪
相思夜夜秋衾夢
菊

有黃華蟹已霜

賜香無鳳玉脂香
大笑輕身服鴈肪
華髮侍臣歸有日
駕

鶯先報一天霜

題梨花鸚鵡扇頭

圭塘卷之別集下

七

言非鸚鵡莫譏譏
力不能高忍爾庖
白雪香中風日好
慎

毋踰濟更來巢

和蘇伯修侍郎寓居雜詩

謗材寧適用奇貨
不難居羈旅誰相
慰親朋日有書看
雲

雞舒卷閱市驗盈
虛昨夜秋風起江
湖好食魚

二

心憐無所用道愧
不成章下直才熊
館從公又馬坊野
風

香列帳簷日轉迴
廊花下歸來晚庭
榆倒影長

三

有謀空落落無事
亦匆匆一代名何
用千年論始公清
風

生筆硯涼月到房
櫺亦有娛心處兵
厨酒不空

北苑馬上

古木陰陰覆苑牆
鴈程霜早碧雲長
欲知聖德如天大
景

近來庭是越裳

高榆矮柳遠參差
一幕秋空碧四垂
莫笑從臣歸太急
人

間天上共秋期

金蓮紫菊帶烟鋪
畫出雲岡萬世圖
直使王嬌到青塚
漢

家當日有人無

分省有大硯予乙
亥歲嘗用之丁丑
又日用知其美

不知其奇一日滌
去積墨文彩溢目
波浪洶湧背

圭塘卷之別集下

八

刻翠濤字亦精勁
非一洗濯不知也
士有蘊德蓄

才遇而不知知而
不盡者其長人之
責乎作詩識

之

積墨培光彩貞姿
任涅磨浪花浮欲
動池影淨相和有
似

懷才者其如眯眼
何更憐當造命不
解擴恩波

代書寄可行弟 十首

灤京尺素寄沙羨
料理田園有事宜
檢校便當勤檢校
參

知行欲自參知

祠堂花木已繁陰
見說栽培用力深
南土常年秋喜早
更

宜澆灌待成林

叔季勤勞共相攸爲予高作蓄書樓先公遺後一萬卷明日投簪去校讎

樓後樓前地有餘野心常愛樹扶疎四時花木須栽徧更作蓮池就偃漚

漢川雲夢有租田今歲應逢大有年約束諸僮公出納羨餘留糶杖頭錢

雙鶴廣陵來弊廬啄苔穿竹日相娛莫教忘却躡蹠態歲晚待渠從老夫

桂花初放小山幽更有蒲萄映石榴食實折花歸有日休教蕪穢負清秋

圭塘卷之別集下

九

當年手自植楸欄別後長添幾尺餘說與園丁宜善視老養歸欲食其魚

文竹移栽只五根來時無數長兒孫不因繁冗休輕剪要使清陰過酒尊

眼花齒動鬢斑斑三十年來不暫閑多少家庭織悉事從今先約莫相關

和謝敬德學士雅詩 三首

翠樓天際鬱崢嶸粉澤龍岡壯帝京地勢遠連樓殿起簷牙高並鐵竿撐葱葱佳氣歸環極穆穆昌期見迓衡長樂退朝谷紱轡斷雲收雨半山明

長日官曹似馬曹絲桐時得事吟猿救時乏策當投紱遺興成詩敢奪袍白海波隨秋雨漲黑山雲壓晚虹高清尊常滿朝簪盡誰道驅馳我獨勞

尙服三庚遂紫綃清冰沙底未全消魚龍陸海無官市鼓吹鐘歌有徵招自在千年蒼鹿健鬪粧三日玉臙驕最憐學士神仙福終日吟詩不造朝

右謝詩計十二首今止三首全集共百二十首今止五十首續所收亦少半爾諸公序文却存附錄於後

圭塘卷之別集下

十

圭壘別集附錄

三怡堂藏書

林慮記遊

出郭

出郭見柿園如江南橘林

水治道中

題水治寺

謁韓墳

張彥謙山水橫披

途中口號 二首

至黃華麓喜而為詩

別集附錄

和崔信叔卜鄰 二首

黃華山中雜詩 四首

黃華山次麓菴韻

題墨竈寺方丈東壁

次雲山上人韻

出山次衣字韻

墨竈寺追和緱山先生韻

峽峪山寶巖寺 二首

九日登鳳寧山

南齊觀石佛

善應和元裕之韻 五首
善應泛舟

別集附錄

二

別集附錄

記遊照依目錄次序

林慮記遊

太行之秀至吾鄉西山融結為最幼讀書江南既仕奔走
 中外雖兩歸鄉里而憂患荒迷世故縈繞望西山如天上
 不得至也觀郡乘載柳中途居蕩聞僧惟深言天平泉石
 過衡嶽遠甚及同遊方信其言不妄益欲一遊至元四年
 戊寅歲得請歸九月三日甲子偕監郡荀公和叔始為林
 慮之行午出西水門過孫平邵村時百穀已收芋區蔬圃
 基錯星布柿林如江南橘黃時遠近散虧歷流寺固縣大
 風揚塵俄幸止孝親寺僧水冶士大夫暨巡檢監當官問

別集附錄

一

來迓晚宿寺中僧西溪年八十八尚能款客明日風興拜
 韓公墳讀富鄭公所撰碑碑有亭故無損石極美碑陰有
 樹如水墨所畫墳皆甃甃完者尚多兵荒中有僧紀公奮
 身捍蔽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圖以為式以為天地
 間不多見者憑高歷覽又登寺西南經閣果極其妙高下
 陰顯與圖所傳不異也顧豐安兆域寺煜於兵僧徒解散
 豪右斬木野人盜甃殘毀殆盡則紀之功可念也昔魏公
 以大功德為宋社稷之臣兩墳寺皆勅額以之主墳而一
 得一否亦人力之所能及者乎小酌遂行林州知州李
 祐之延同知梁思誠仲信判官張仕謙子信迓於諸翟晚

至州宿萬安寺謁廟學遊黃華山和叔送予出郭北門歸

祭其故人同知梁仲信諸生李冕咬咬侍行十餘里至其
 麓皆小石榭檝是日大霜水皆冰人謂地高寒較他地早
 一月榭葉青紅可愛路漸高聞水聲於灌叢亂石中又數
 里峯益峻壁益峭澗益深路益險水聲益大峯回路轉掩
 抱重疊使人應接不暇澗皆磐石高下為磴級泉流其上
 懸而為練激而為湍飛花旋碧喧壓飄洒其瀦而為泓者
 清澈如空纖芥可見寺相近屏幃益奇亂石不可騎過磐
 石道左有水磴作屋其上自麓又十里至寺山僧三四輩
 問以古皆不知石柱刻張商英絕句詩言高歡避暑事

別集附錄

二

字韻叶來字註切其下他柱多題刻漫滅不可盡讀大率
 多崇觀問人少憩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導山民十餘輩
 持斧鐮剪榴騎撥碎石僅能投足馬不負人且不能登陟
 人力憊極又據鞍不跬步又下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
 騎矣始見懸瀑如練於半天騎留林石間相率牽擁而登
 焉峻坂微徑亂石犖确如梯而無級膠木交錯攀蘿挽條
 尺寸而進賴健卒曳絙於前挽之而登因思東漢封禪記
 所載登泰山事此近似焉數問僧至否以僧言遠近為喜
 畏又三里許始至加遠不能進矣有石突出如屏四向無
 所連着其高入雲所謂挂鏡臺也前有磐石疲其上

從者齋酒脯至仲信年六十餘矣懼其不在登陟留之寺
中俄亦躡屨以兩卒掖而至又迷路枉里許石上望水簾
北崖者僅如匹練下濺崖飛白始闢其西者崖上垂白亦
不過丈許意謂昔人傳誇過實俄從卒持一冰柱長五尺
許以獻云至簾下得之且盛言其偉遂欲卽之發火煮酒
引滿數罇諸生暨從者遍飲之乃緣南崖微逕迤邐而西
而北坡極陡峻草石皆冰滑不可投足尺寸展移栗栗危
甚乃至西崖下水簾內仰面而望之目力爲窮始見崖上
之水飛灑散布疎密勻整自崖而下至淵底其長不知幾
百丈其闊百餘尺光明透澈去人尙五丈許其所謂迸

別集附錄

三

簾者也負崖坐石久之仲信又踞踏以酒至爲引數罇力
稍蘇攀援而北仲信不能從也獨遣其卒挈酒以從轉折
而東至北崖簾下有窟坐數十人簾之長又過於西者東
邊則頗濃厚白巔至地時如團雪投墜而散連屬不斷加
以動搖飛舞如玉龍蜿蜒餘皆與西簾同兩簾皆清氣襲
人時時飛灑如細雪着人面信天下之奇觀也簾下沾灑
細草皆爲清冰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笋或扶疎如珊瑚
蔽崖彌澗奇形異狀不可殫記瓊田瑤草殆此謂也西崖
下望挂鏡臺則培塿矣此山之形奇峯重疊如展畫屏不
知高挂鏡臺者又幾百尺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如門

屏而位置徧南臺前之山一遮一掩又不知其幾百重也
始坐磐石疑水簾之小蓋遠遠空闊掩映崖石淡然而無
加以老目茫茫故也北簾之東又有懸瀑望之差小青壁
無路不能卽而觀也久之循來跡而歸石間多蘭土人不
識臺上石墜於下者皆爲水波龍鱗之狀方平可愛惜路
險不能致也與仲信輩罄酒殺而歸歸途趨下差覺易僧
醉喜甚捧冰如珊瑚者前行至繫馬所且乘且步俄至寺
前就磐石列壺觴以坐又以紅樹及山果之如丹沙者與
僧所持冰列於前清泉冷冷過壺觴間且嗽且盥且饒且
詠非迫於暮不忍歸也和叔宰州官載酒迓於郭至寺以

別集附錄

四

所携水簾泉淪茗飲之又明日延判官張子敬同至墨竈
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佚老貞元癸酉歲所題文字皆奇
其下殘缺石柱多宋人題名緣石磴登方丈鳴箏小酌從
者得雉爲炙以侑觴題詩於東壁而出至洪峪東二里餘
支提龕琢石崖爲之有開元十九年蔡景所撰碑刻甚
精寺前流泉怪石不減皇華寺有巨槐蔭地數畝山門有
白松皮葉皆異磚塔嵌張商英聖燈石刻聖燈寺在西峯
絕頂望之隱隱見其殿宇僧云蓋四十里之遙舊傳聖燈
誠恐拜禱則見商英而後見者多自矜必刻石以紀近年
元遺山亦有詩紀之和叔云某官甚不叶人望亦嘗禱而

見之余不禱也余服其言清泉澹澹循殿階而流歷石磴至方丈望五松亭方丈西有磐石坐於是得山尤佳午和叔治具張樂夜分始休夢回泉聲滿耳可以消酒戊辰早浴於寺之浴至題名白松刻石後殿石徙夜和叔入浴余獨乘月登陟坐松下磐石僧有普靜者善簪策終日獻藝至是又挈其徒按羯鼓笙笛鏗錡交奏迭作於月明松影中清風颯然山鳴谷應不知此身之在人世也長老勝祥又進數尊而後歸寢昔歐謝諸公游嵩山見石室汪僧叩厥至論余之游乃得此輩可為一笑然亦陶寫終日正自不惡此山秀拔在黃華之右至於水簾之奇偉與夫遮掩

別集附錄

五

環抱重疊深遠則不及也二山之泉皆去山數里洑入地中已已將遊栖霞和叔謂其地無大奇計程欲以九日登鳳靈山遂不果往東迴過諸翟翟曲宿下洹庚戌至鳳靈山山在洹水之陰峭岷奇秀望之如鳳聳石為兩翼上各有亭其巔又為亭亭上為屋兩重棟三聖女其上有金泰和問碑載乞石烈氏所建三女則不能究其氏族也山多古柏路甚險登之甚勞既至其巔則俯瞰二亭若井底坐久風急始徹姐而下過南齊觀丈八佛大磚浮屠貯佛其中中石刻過槎牙嶺至善應宿儲祥官宮有洞房以壁為之辛未登西樓和元裕之詩遺捕魚得鯉鯽活躍

几席前午泛舟觀泉於宮之西泉皆洹之湫流而突出石崖下騰湧有厯下所謂趵突者清澈尤甚土人疏導作堰以激磴碾為利甚大登龍祠祠下泉出尤怒曰已暮道人載酒於岸以俟遂醉而歸仍宿宮中壬申道人雲璈俯觴方盤桓殿廡弘道二人報大尹杜公率其屬逐二日不得已遂歸往返九日游厯四百里山中憩息則有從者絃歌之娛馬上疲憊則聽和叔劇論可以醒塵思遣睡魔餘力所及得詩凡三十四首姑錄之以記歲月所不足者天乎柳公仲途所游西山最勝者和叔謂其地險甚且路經大雨不可行栖霞又尼於猶豫而玉泉澤陽諸山皆有可

別集附錄

六

觀未得厯至張本於是尚有待於他日焉

出郭

萬慮攻催雪滿頭還鄉纔得縱遨遊太行雲盡青浮曉洹水霜餘碧染秋漸老始知閑有味此回真與世無求溪山好處鳴夷滿况有風流老郡侯

出郭見柿園如江南橋林

落日郊原秋滿烟煌煌星火爛將然一時喚醒江南夢恰似洞庭霜後天

水冶道中

人煙仍古邑村落帶清泉修竹雲千畝垂楊翠半天滌場

餘滯德沽酒驗豐年欲結雞豚社慙無二頃田

題水冶寺

永額僧知宋佳城石紀韓懷賢時拊髀弔古一憑闌清夢
雲龕靜悲歌野樹寒山川豈專美東北又豐安

謁韓墳

考譜披圖總未真兩迴親得拜公墳降神生作三朝相聚
氣噓爲五色雲宅兆發靈符厚德碑銘無愧有奇勳憑高
更欲推形勢遠樹寒鴉滿夕曛

張彥謙署令以山水橫披見贈次卷中詩韻而歸之
霜溪帶寒沙西山展晴麓已從招提遊更就招提宿烟霞

別集附錄

七

遂野逸宇宙入清曠歸來復歸來鄰翁酒初熟

途中口號二首

人人載酒具盤殮盡說監州昔有恩底事當途羅几案只

愁旌旆過柴門

城郭囂塵厭往還出城依舊不能閑野人豈識余心事只

羨丹墀第二班

游黃華寺始至其麓喜而爲詩

榭榭連山麓霜餘翠間紅架巖亭屋小分水石渠通漸覺
烟霏重時疑道路窮升高宜努力中止戒癡癩

和崔信叔欲卜鄰黃華二首

昔年柱杖百錢遊曾到黃華最上頭案此畫圖分中半與

君來往亦風流人生早還爲難得心約真同蓋不謀加以
數年婚嫁了移文儻肯小寬不

哀樂中年已倦遊舊山頻夢大刀頭高歡殿後雲猶在王
母祠前水自流涉世到頭渾是錯得歸真箇善爲謀溪堂
萬卷同君讀此樂人間果有不

黃華山中雜詩

道人解后一開顏爲借邛杖策我屣鳥語留人還小住晚
風吹破水中山

綠山詰曲路偏賒路轉山迴境益佳寄語安排好東絹爲

別集附錄

八

君斷取上黃華

手拄一條青竹杖真成自挂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林
深無人不可留

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

道高歡避暑宮

黃華山次鹿菴韻

吾聞林慮西茲惟群山會一舍入高寒百里見空翠雄踞
魏韓境特立宇宙內雪浪驚起陸天花亂縈帶排雲列奇
峯極目認涯際出泉如江河岩壑困橫潰轉曲路疑盡喧
塵地將沸千崖與秋高一徑穿雲細仙凡幾塵隔跬步萬

景萃攀緣攻折屐馳騁謝攬轡水簾真雄偉清響落天外
淵客泣淋漓天孫織織麗空明幾百丈振古捲不易清冰
瑤草亂白日洞天闕自非骨有仙未許踐福地磐石几席
陳魯酒散斂配道士山中宜宰相山中貴泉石聽吾言吾
言諒非戲

題墨竈寺方丈東壁

四圍嵐氣濕人衣五馬行秋弭節時莫遣鳴箏響空翠恐
教猿鶴怪歸遲

次雲山上人韻

雲埋墨竈久無烟散作晴嵐簇馬前白石清泉有今日水

別集附錄

九

塵烏帽笑當年

出山次衣字韻

黃葉紛紛落滿衣山僧扶袖下山時莫嫌欸段非良足老

子行山正要遲

墨竈寺追和緱山先生韻

丹霞圓鎖翠潭潭仰面青天鏡出函解組已能辭好爵判

山還欲署新銜冷傳霜信風生谷清透雲根月滿巖却憶

瓊江舊林壑幾多烟霧護松杉

崑崙山寶巖寺 二首

擇勝何年著梵宮日窮猶未盡重重翠水照耀三千界屏

幃周圍十二峯雪澗清泉響寒玉雲岩喬木捲蒼龍尚憐
不盡登臨興天際危亭見五松

煙嵐融翠濕濛濛石路縈紆細入空明日百壺松影下清
風一榻水聲中聖燈不爲吾儕現俗樂誰令釋子通兩宿
豈能窮勝事山門愁見馬頭東

崑崙山寄可行弟

千巖萬壑鬱蒼蒼葉正殷紅菊正黃莫訝荒游倦回轡要
因高處過重陽

靜師感策歌

霜清萬籟於顯收老月軋露寒波流山僧具服識野逸醉

別集附錄

十

挾楚竹來鳴秋一聲透空石盡裂剛風不動雲夷猶驚猿
無地避清響木客爲爾生新愁激揚初似士引角嬌滑忽
如鶯轉喉驪珠熒熒細縷貫冰蠶繹獨繭抽傳燈定從
龜年來翫世定是雲師儔昌黎不用笑高唱形骸散浪爲
真游松陰磐石月正午諸僧舉白紛獻酬歸眠禪榻有餘
韻水聲瀉瀉風颼颼

崑崙山用鹿巷韻

穿雲騎馬瘡俯檻飛鳥遠層峰筆獻奇一一青雲邊懸泉
走白虹遙岑生紫烟肺腑巧遮掩罔巒隨折旋我有扶老
筇不讓歸湖船三日得其凡一念窮其巔便將巢雲松終

歲看玉蓮誰能共幽討未用譏流連

九日登鳳寧山

亭亭鳳寧山形勢若飛動胡爲不飛去仙真此搏控靈跡
既不闕烟霞遂增重城居見其圓洞賞時入夢今朝事幽
尋霜風蕭飛鞋適與佳節會更與佳人共危亭構兩翼飛
雲連畫棟翠栢馮秋聲紅樹列清供退觀千里近長歌百
杯送洄流嗽其根俯瞰清可弄陟降自忘疲酬酢益豪縱
牛山何用悲茲方待鳳鳴

過南齊觀丈八石佛僧云得之田中耕者始見其頂

隨發隨出因作浮屠居之

別集附錄

十二

教已由天降人猶入地求生民困狂走滄海遂橫流塔影
千年月聲萬壑秋考碑當紹聖文物正崇修

游善應次元裕之韻 五首

兔絲休羨倚蓬麻鳳鳥還來訪竹花昨夜山翁宿何地水

雲深處玉皇家

溪山好策一枝藤學得襟懷淡似僧舊習掃際猶未盡留

詩聊用記吾曾

幾處青旗映小橋村醪時用慰無聊我來本是逃名姓莫

爲題詩更自標

猿鶴煙霞日漸親黃扉人已作山人只應堂下潺潺水洗

盡東華舊染塵

琳宮夜靜覺寒生霜碧澄澄浸月明滿耳鶯濤不成寐四
山雲樹更秋聲

善應泛舟 二首

霜水清深處烟嵐紫翠間清風時信棹落日正宜山空闊
凝絲竹潺湲響珮環道人盤石畔崇酒待予還郡西風物
皆吾土十二年間曾兩迴不是舣船有今日溪山渾不是
曾來

至正壬辰予任相臺錄事儒學諭拜

中丞圭塘先生許公門下先生賜手書山莊二大字

別集附錄

三

今已裝潢成軸以表予號使蓬華生光親又本路陰
陽教授筠齋緱公允中處得先生記游集一帙及文
過集校讎無舛噫先生早登甲科文學政事滿天下
爲當代名臣惜其至正全集未刻於世它日當購秘
藏以資文學先生戊寅由大參請歸歷左丞學士承
旨中丞之職今拜河南行省左丞階榮祿大夫是年
冬十月臚單懷後學小莊黃質謹跋

圭塘小彙續集

中順大夫知江西南康府事五世孫頤續編

墓志

先太夫人歸附志

太夫人姓高氏世家彰德祖諱木刺監衛輝路考諱榮承事郎萬寧縣尹太夫人幼淑懿祖妣王夫人愛過其女擇配極慎乃歸先尚書公家故饒田畜而我素貧安若習焉事姑宋夫人以孝聞周睦姻黨舉無間言先公為小官聞闕世途實多內助同官家芬華相矜獨罄簪珥延師買書嘗曰吾教子苟成當富彼百倍人但勵志安貧瀆貨其效

圭塘小彙續集續

一

應後自見也先公好客究力營給有佳飲食必蓄以待平生不私一錢聞親識有私藏者謂子女曰財出夫私將焉用此態世多我不能為汝曹當戒也子女雖愛教不姑息故女克敬戒子不辱其先者慈訓有素焉長子有恒治生於外太夫人總於內先公居家手不釋書迄終身無纖累一妹適集賢直學士狄文忠南北間闕語及輒流涕因為有恒娶其女尤好施予遠近姻族或養於家或資以生里巷病癯猶拯焚溺故舊有喪飲食為廢後有聞率不敢告見人憂患汲汲督諸子營救藏獲小過必揀衣履遺者每躬為之諸子止之曰彼亦人也吾以此消日爾其仁厚

慈恕蓋出誠性至於女工精敏又諸族所希見有壬為兩臺御史封恭人湯陰縣君左司員外郎進高陽郡君兩淮轉運使加高陽郡太夫人至順二年五月廿六日棄代于揚州壽六十有七嗚呼天乎乃至是乎有壬始官南北雖不在側而改官加封報不間歲尊慈殊慰以為酬昔言之矣承乏詹事中議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又移左司皆在側也待先公終正寢喪事居鄂服除有恒忽去世季有孚入會試而有壬迫赴淮漕叔有儀棄經礎檢討獨任家事尊意懸百口累不肯出有孚登第歸居家待次乃甚喜有出意即迎至揚有儀從焉有壬召參議中書省事具舟將

圭塘小彙續集續

二

北太夫人鍾愛幼女擇歸有日臧獲病者十人乃語有壬曰汝妹事吾寤寐有念北則迂矣且病者留之誰托挈之舟隘暑蒸此幸屋大宜夏有儀又善事我汝當扈從上京京師屋艱得汝先往求之別不兩月妹事畢病者復計我至京屋從適歸事當兩濟況使來三月不亟行恐叵測時往還諸公亦旦夕從使者晤晤相勉謂堂上起居康勝處事明當而有壬冒榮不孝遂輕信焉去才四十五日而訃音達上京矣嗚呼天乎果至是乎昔南臺同官言親年逾七十無兼丁渴官榮違奉養者可禁指其鄰有仕江西父病念子而殞者有壬時同署焉孰謂一旦身當之邪呼

天不聞呼地不知知是而懲而卒懼之豈非冒榮之過遺此大罰乎棺槨衣衾雖有儀能盡美而有壬爲子病不得嘗藥終不得視舉尙名爲人邪古人謂勿之有悔如有壬之悔非死不能已也有壬及事祖妣夫人獲奉考終後廿年父兄繼失荼毒雖極而夙夜堂上身心有屬今仰而望之無一人在上矣追念配德寔四十五年生五子二女有恒大理軍民總管府知事繩繩天長女適編修官趙彝將同入京先廿五日卒病其基此平幼安貞將歸人者後廿四日卒天禍我家何其酷也孫男二寶山燕山女四明年五月十六日祔安陽武官原先公之墓初太夫人妣武氏

圭塘小叢續集

三

若外祖考諱清外祖妣石氏皆老吾家萬寧公無子歿南海求其柩歸俱葬江夏治命當返鄉里謹奉而襄事焉敢述先德且聲不孝之罪傳爲子孫戒焉嗚呼痛哉天地有窮而此恨無窮也

亡兒大理知事公志

公諱有恒字可久彰德湯陰人曾祖諱信祖諱毅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高陽郡侯祖妣宋氏高陽郡夫人考諱熙載從事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句承發架閣庫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高陽郡妣高氏封高陽郡大夫先公爲貧仕祿入甚微廉淡樂道不知治生公

幼從至鄂種學緝文通蒙古書未冠即奮勵任家事稱貨廢居備水陸艱苦當途薦茂材除大寧路學正擢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驛符借勅至公謂遠出不能爲榮不若治生以爲養也由是不復留意於聲名矣先公之喪哀毀踰禮去大祥二日卒於鄂天曆己巳二月二日也疾革曰我才四十五數何短邪事母再一二十年不爲多也今不得事母矣嗚呼痛哉先公年甫強仕即得公力遂斷家事每當赴調公輒代行山川崎嶇旅食蕭索不知也佐湖廣省理幕再至鄂公習風土便薪米因葺居焉有壬應舉歷官奔走無寧歲仰事之重非公不能出也先塋襄事侍太

圭塘小叢續集

四

夫人居鄂困庾之積鮭菜之微莫不有備己巳庚午之荒一門老幼賴以無餒公氣和平而中剛斟酌世故曲折詳盡儉於自奉而豐於親朋早夜克勤內外秩秩娶李氏先卒一女小茶靜慧絕異繼狄氏集賢直學士文忠女無子先公嘗令養弟有儀子寶山公既卒太夫人遂命後之初有壬登第季有孚方學公曰汝能繼兄當作雙桂堂有孚果登至順庚午上第有壬爲兩淮轉運使遂參議中書省事加恩二代皆公之願惜不及見也我彰德公自穎來相積善未享先公太夫人承以碩德乃五子二女公其長也在親左右之日校有壬爲多古人生願爲兄之意蓋有契

焉顧奔走四方廢溫清定省萬鍾千駟果何有哉公之遂此天厚之也然以孝友天至而不終子職使太夫人高年反服又若天之甚薄者天可問乎使公壽考則一門老幼可坐而無慮吾兄弟放浪四方可無內顧之憂而公之所以成就者可勝言哉公爲子而能子齊家而家齊視食焉意人之事者有間矣人之生世不獨官可行志也天降酷罰太夫人之奄逝以至順三年五月十六日附安陽武官原先塋公從焉懼其善之泯也忍痛輟泣而志之蓋至哀不復文也

亡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

圭塘小菴續集

五

亡妻趙氏諱定永平樂亭人其先在金累世擢科號進士趙家曰克者登大定廿五年第終盧龍縣尹子震至寧間及第蔚州軍判軍判之孫兼善僮僕不羈日本之役諸兄爲省僚慨然從行大風舟敗冒白刃掾兄出掾憲司行省與長官齟齬輒棄去爲景州教授而卒嘗曰吾力學爲校職使人稱先生是不墜先業志願畢矣介直嗜酒嫉佞若仇故所遇不合娶戴氏生夫人端靜柔懿舉族異之嘗有象過門鄉鄰空屋蔽垣諸女郎僵走邀看夫人才十三竟不一出時大家以詩禮名者聞之爲其子求昏先生曰吾與世偃蹇栖獨栖三女而此文最賢且術者言當郡國封

若世雖大君子未可知也其家恚而謝之有壬未昏走四方辟山北憲使庸齋劉公有人倫鑑與先生厚一日招飲賀曰府尊屢書爲君擇昏君之昏未易擇也今真得矣母慊不告此實府尊意不可失而此昏尤不可失也先生亦欣然曰吾得婿矣况庸齋媒世無有也好言遂合皇慶癸丑五月乃歸於我每以未見舅姑爲恨南臺觀省有日而督召復北夫人至垂泣真意有不可揜者先公太夫人入京始得行婦禮女工復盡巧緻太夫人稱善事焉平居服辭補獎一縑不自用時有賜給悉留以獻先公之喪夫人力疾蒞事送厝所十里不車幾弊焉歲時祭祀寢食必廢

圭塘小菴續集

六

至饋未嘗以涓粒私其子視予妹如兄弟匿珎有需傾委不靳與娣姒居無間言人吾耳始封恭人當進縣君皆以讓吾祖妣宋夫人夫人素多疾天曆二年九月十七日卒于鄂年三十有四太夫人如失愛女有壬爲服齊衰期焉初先公既棄諸孤幼妹未有家夫人誓言當盡簪珎奉之以養姑志以恤其無父勿使人謂兄不如父也嗚呼斯言丁寧猶在吾耳也夫人孝慈敬勤宜享福祉而壽乃止此耶歸凡十七年未嘗違相離惟應舉來江南涉十月爲最久相從歷九官山川跋涉貧乏辛苦每同焉官任雖劇俸薄食衆夫人衣飾每不給未嘗少動於心予爲轉運使祿

入稍優而夫人不及見矣夫人生失五子一女卒後又失一子子年將半百憂患纏繞夫人有以知我之心爲何如哉一子燕山能讀書矣女順茶姆謹視之繼夫人趙氏子之如已子夫人可無憾矣至順二年六月追封高陽郡夫人又明年月日葬安陽武官原從先塋禮也爲之志
惟性于貞胡齋以齡兮惟孝于姑乃貽以茶兮其儀可母
子弗覩兮拮据成室不同適兮佳城埋玉夢則髣髴兮自存耳言終不可諼兮

亡妹趙宜人志

泰定丁卯二月先公尙書府君諱熙載捐館京師既祔先

圭塘小菴續集

七

塋太夫人高氏視諸孤居鄂是歲十二月妹宜人諱異貞從其良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趙彝自洪州來弔彝官京師宜人病作不能亟歸有壬爲轉運使揚州太夫人篤於愛母子不能離且以有壬室未有繼年高目力不洞妍媸宜人亦謂我溷兄久願擇嫂以報至順辛未遂俱至揚俄德卜趙門趙居金陵侍太夫人得畢其願焉未幾遺疾五月一日卒於揚州年三十有六有壬暨弟有儀輟哀治事稍擲之美衣衾之備傾城府官吏士民哀送儀衛之盛大夫人見之割不可忍之愛而亦爲之稍釋焉惟許氏爲穎著性大父彰德府君諱毅始徙湯陰淳德起家先公仁孝

太夫人懿德克先賢女而我祖妣高陽郡夫人宋氏柔靜淳淑貞節著聞宜人及事之起卧與俱故性行尤相類幼不游戲未笄尊穉衣履皆出其手先公太夫人在撫州更疾獨宜人與弟有孚侍勞苦備至迄平復始解帶既歸趙太夫人如失左右手事姑安陽郡太君得懽心其容我也念違養不矢口質簪珥爲貲以寄寒暑履物不絕侍介婦有禮視前室子誥自幼及冠人不知爲異出趙族大口衆老臧獲尤難御稱無異辭先公以宜人質美輯女教書授之宜人爲婦爲妻爲母舉無悖也彝官七品得封宜人今名日起官日大宜人宜均其榮而一旦先逝天之忍乃若是邪一子綿綿實生我家得奇疾太夫人屏絕家事盡瘁保育幸愈而健有壬罪大惡稔太夫人暨幼妹相繼傾逝逾月彝至哭日相我者世不復可得矣太夫人常子我我制雖總心不總也同舟至九江以神主暨二子去嗚呼痛哉命果至是邪抑醫藥之誤邪將金陵之行觸新暑疲起居以致疾邪兄不能盡友愛而乃以私禍吾妹邪窮天地亘古今之恨萃於一身矣明年月日葬安陽原從其先塋爰請志之嗚呼予尙忍志子妹也夫沈痛隕絕書其概而志之

三塘小菴續集

八

擬毀壁 巳酉

女弟諱安貞生戊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幼多疾太夫人高氏疲心殫力調護有成爲人寡言笑坐終日不見喜溫食飲美惡早晏自幼不經口先尙書公訓以女教警悟強記遂通其說又能楷書組繡裳衣各致其美見諸嫂理家卽善握筭父兄祿入悉付之出內無毫髮失慈訓日益性習俱至故女德近備焉生最晚太夫人尤篤愛至順辛未春在揚州卜擇始諧柔日將屆而趙氏姊卒太夫人復遽見棄妹素孝敬值此荐凶哭出輒殞時又大疫遂成疾十日而卒六月二十日也明年五月十六日塋安湯武官原先塋昔黃太史爲女賦毀壁因抒其意以極吾哀以志其墓

圭塘小藁續集

九

焉

玉存石兮多瑕得維瑜兮成復加可聘享兮禮天弗一試兮故毀旃濟濟美兮世艱女懿兮亦然撫育兮既堅姆傳兮既賢歸之易兮才違擇之過兮後時嗟嗟父母兮終始難之厥施不爽兮誰復敗而孝敬有素兮母姊長辭時雖不疲兮亦將自摧侍媵在室兮奩儀夙備留之益傷兮棄復無地江之水兮東流淮之山兮幽幽旅雁嗷嗷兮窮猿啾啾汝來何愉兮汝去何尤涸之水兮先塋相之土兮先里汝窶有位兮父母孔邇不婦於人兮終女於家是亦汝志兮我徒爾嗟瓊芝月露兮與汝俱潔汝兄淚盡兮哭汝

以血

圭塘

歌行

瑞蓮歌 并序

圭塘落成之明年歲次己丑七月既望吾兄中丞公與客小集塘西南雙洲前產瑞蓮駢花亭亭異蒂同跗殆陰陽和氣鍾爲禎祥天以慰老臣錫眉壽而昌子孫也惟公高科起家致位丞弼贊化機培善類三十年矣謝事來歸田不足供伏臘而林塘栽植竭力資之蓋欲靜觀四時生意之妙與造物者遊而積善餘慶吉事有祥嘉瑞之見理亦宜

圭塘小藁續集

十

哉有司欲以上聞公退然不居而好事者繪爲圖矣有孚退而閱史唐開元至宋紹興四百年間僅十七八見棗箋歌頌逢滄沓作雖不奏祥瑞乃公素少游泳至和詠歌太平不可無也乃爲之歌曰

圭塘活水分清涇至人嗜好同先賢蓮根培植未踰歲孰謂一旦生嘉蓮初疑霞臉影附鑑又似絳幘了分卷幼成彩鳳翼自比琢開香玉環仍連李唐以來具圖表趙宋奏賀尤駢闐我元聖德極涵育瑞應只許書有年嘗思至正辛巳夏吾兄實握綱轄權廣寒殿下太液池亭亭並蒂葉

風前守臣有請願馳獻獨以義折煩便歸來對此蹄涉
水肯將異卉誇里廬吾鄉自昔號多士諸君巨筆如修椽
僉言此是閭里榮歌詩條與圖俱傳身閒意適物乃寓園
林何必皆平泉天公端爲表餘慶慶緒日與絲綿綿蓮房
有子風味好不待食藕沈痾痊願言七澤均此瑞主人福
壽方如州

洄濱

其二

相攸西郭濱吾洄老病宜退非遺賢平生竊慕君子德池
上種竹池中蓮蓮分胡獨出奇異聯房藥簇金絲慈二妃

圭塘小藁續集

十一

同體面目異七澤移種根株連書祥史籍見歷歷走觀士
女來闐闐人言培植久方盛一泓疏運未及年自知不作
駭俗事茲焉誰握生發權形容敢勝周子說那暉又在太
極前亭亭照影欲輕舉凌波微步俱清便倦游夢不到玉
井歸來老屋安一屋小池偶爾薤蕪葳池上繁亭才數椽
酒從鄰貰已多債詩取意適誰令傳天公特與慰岑寂嘉
瑞湧出如源泉卯君有倡阿買和僮歌况復清且綿欲爲
表頌僭歸美崇此嫩痼誰能痊予心真樂更多有傍花隨
柳在前川

圭塘次韻

其三

太行山下溪名洄洄溪主人今得賢石渠分溜入方沼種
出萬柄紅白蓮就中一茄發挺特艷粧雙出雲鬢總有如
二女降媯兩翠裙紅袖相牽連歧分駭目未信宿里傳傾
耳何喧闐波神有爲獻嘉瑞要並太史書豐年主人謙德
不敢有福善自是天行權亭亭植立萬花表可人適在亭
之前日酣欲語嬌轉婉風動似舞尤輕便一時圖寫溢紙
素十日車馬空市廛昔聞冀萊會表異乃因土階與采椽
景星鳳鳥豈常有考信前史直宜傳禮湖蕪塞不復見而
今乃濯圭塘泉禎祥奕葉定不斷藕絲萬縷相纏綿幽人

圭塘小藁續集

十二

到此自怡悅膏盲泉石尤難痊要須紀錄入郡乘千年增
重吾山川

圭塘十二詠

楨百拜上

景廕堂

我兄壯歲辭寵榮投開願與叔堅友異世懷抱若合符研
窮經與蒙發部勲業寧庸校短長肝胆相照無前後堂前
種竹堂後桑桃李蹊中間官柳太行干仞列崇臺洄水一
枝來小樓煙霞從此聚軒扉松栢自然生部婁雲霓功歛
且歸休天教景物娛耆耆魚躍鸞飛觀化機高下洪纖俱
不偶尋春信步過西蹊小憩徐徐開北牖無人鼓泄自拏

舟有客問奇從載酒神仙何用叩荒唐天地應須從高厚
四時佳興惜親朋一飽安能忘畎畝醉吟自是慕香山人
亦有言似迂叟我兄不答但掀髯風月無邊共長久

冷然臺

有客有客衣編襪遊不乘輿坐不船屏翳爲駕靈爲鞞巽
二除道飛廉先塵漠之外無物前飄飄歷覽俯大千何物
九點齊州烟蓬萊塊塊呼羣仙天根月窟互回旋孰其三
之孰其傳漆園特論玄復玄機鋒一發驚四筵扶搖九萬
邊息肩夫何旬五過言還我方簣土臺冷然斥鷃乃與鵬
鵬聯右時大醉登其巔義和叱馭乃留連從容席地更幕

圭塘小藁續集

圭

天御氣無待知何年我臺回首真蹄筌

嘉蓮亭

池亭茲落成問客何以爲亭名嘉蓮適產池亭下客笑請
以名池亭軒窗面面納新旭並蒂作花映波綠允懷眷陵
翁冒襟澹水玉從知嗜好有人同因其淨植淤泥不能辱
澹然君子心可與共幽獨駢頭妖嬈麗穠粧二喬亭午睡
初足名亭取義殊聊以自娛目

安石院

景延堂東閑隙地方平幽潔墻四周等閑草木盡屏斥
巖然中植安石榴花殷紅照朱夏實作玳瑁懸清秋風吹

倅英任顛倒千葉齊綠中夷猶圭塘闔院寄游息對此終
口成應酬偶然不悟命名意競說億萬蒼生愁酒酣舉手
謝衆客願效瘡痍爲身謀區區若用究根柢論詩當取王
荊州明朝有意載酒至携筇又效東山遊

松竹徑

瑟瑟君子竹亭亭大夫松有策可醫俗無夢可封公主人
不夢更不俗二友相從出幽谷枝筇繡屐日往還飯飽茶
餘笑捫腹尋詩肅客不憚煩迂迴恐踐苔痕綠風來聲似
奏笙簧日轉陰宜復醺醺豈無蒼蓋凌烟霞愛茲翠葆光
交加有時展席俯秋水亦復信步觀春花最憐盛夏不知

圭塘小藁續集

古

暑坡肇仍宜雪花舞泣歧誰更念楊朱開徑吾方希蔣詡
歲寒節操堅自持心事諒非庸人知柴門反關無俗駕翅
生時共相娛嬉世途憶昔備艱阻鳥道羊腸何足數歸來
纔是履康衢泉石多應聞此語坐要明月與清風綵雲縹
緲香溼濛吾山不比終南峰吾徑直與桃源通

桃李蹊

昔人種桃李往往自成蹊今我就蹊上栽樹隨高低蒙駝
馱精藝髡削如條槎根舒深布土濬溢旋封泥滋榮藉圭
塘分流始涇溪春風條潛達枯枿呈端倪風日激怒長及
辰花以齊緬懷謫仙人美酒日幾榼不比黃娘家江畔勞

攀躋靜觀悟物理乘興壺亦提永言念疇昔栽培數難稽
榮枯固有時零落何栖栖豈如來山中相從養交梨使我
顏色好用詭舉按妻桃李雖不言吾蹊勝沙隄夢斷玉珂
月鞋襪扶青藜

雙洲

吾聞東海之上有十洲群仙出入洲上頭瑤花琪樹聚麟
鳳不與塵世同春秋吾池不啻滄蹄水孰謂蓬瀛敢相擬
獨憐亦復稱雙洲雲霞紫岌烟波裏飛橋子午凌空虛朱
閣綠柳陰扶踈亭臺倒影山色好四顧彌望皆芙蓉清風
爲賓月爲友但恨不將池變酒恍如乘槎泛天河又疑身
在無何有從知雲海空復空仙凡一笑將無同浪遊不必
訪弱水人間亦有蓬萊宮吾儕小人可惜無仙骨由來三
洲不是池中物

孤嶼

平生樂山性不爲仕止移更愛山在水從人笑吾癡簞土
仍累石鑿泉或開池竭來桑梓間擇勝林塘宜一沼五畝
闔孤嶼方丈危岡嶠宛成島神仙俄就規恍船時獨泛絃
管環相隨突螺髻鬢燦爛盤玻瓈天心秋月朗水面春
風吹蓮開水香且鶴唳霜晴時撫景恨遲莫觀物知盛衰
承作窮日樂孰識徂年悲憶昔洞庭野順流彭蠡湄快哉

圭塘小菴續集

五

金焦遊密與蓬瀛期念彼波浪惡理此舟楫歆豈如還鄉
榮聊復觀兒娛求仙付公等濟險真吾師幽棲謝羈絆淹
留惜盈虧鷗鵬自高舉燕雀安能知勿謂池嶼小芥子藏
須彌

柳巷

種柳圭塘路行便向榮雨晴羞眼澁烟煖細眉橫色比
金猶嫩枝看翠易盈林踈無繫馬葉接有啼鶯線亂柔條
易墮鋪落絮平尋詩常獨往送客或同行歸院塵難到還
寒月每明止通陶令宅不接亞夫營京兆時非昔平康夢
自驚陽關休叠曲司馬易傷情但恐春回馭仍將酒解醒

圭塘小菴續集

六

託根因勝境由徑得嘉名莫訝公休吏詩成句未精

菊壇

平生惜花心秋香菊偏好西風催作花晚節霜可傲綠葉
茁長身青幢擎大纛區區盆檻間何足相慰勞簞土築高
壇三級磚以堦維黃鎮中央紅紫間白縞錦繡燦天成栽
培盡人巧處士晉風流將鉅漢嫖姚茲焉遂盍簪宛若相
聘賴譬彼野遺賢登崇至廟廟期以治而安希爾壽而耆
佇令隱逸歌俱是昇平調抱甕學圃人奮礪堅厥操朋游
詭竒觀風露難徑造就之酌美酒杯行再申約號令素嚴
明違者大白醕孰敢掇其英陋彼東軒嘯蕭蕭景高寒頭

顯肯傾倒儼如虎帳中何緣落烏帽

藥畦

皇元四海同壽域蹇予生年值大德養生治病更茫然弗
曉良醫解醫國竭去鄉里營園池園平如砥池如圭栽花
種竹植桃李餘地畝許界為畦於時風日正清美歲事豐
穰足生理林慮山人偶相諳此土此畦宜種藥便令健僕
入西山計品尋苗恣移撥黃精地黃遠志同歸木蒼白芍
藥紅參芩芝芎及杞菊報肩披霧母損叢區分類別密培
本開渠引水恒憧憧東君忽爾傳春信生意津津看滿徑
有效未能施地下名公誰與問但存方寸濟生心更

圭塘小藁續集

七

別君臣明至論

蔬圃

有池可汲園可劇拂袖歸來心願足自甘學圃為小人愛
此菜茹兼苜蓿元修雨後脆且腴諸葛數榮蠹濃綠蘿葡
生兒芥有孫芋魁出水頻澆沃罷鋤時或釣池魚隱几何
曾夢蕉鹿既無抱甕老翁勞亦免趨炎脅肩辱吾嘗寓甲
第紛紛厭梁肉吾今且烹葵食藜雜野筴彼紫駝峯出翠
釜爭如菘菹侑炊粟五侯之鯖世所貴五辛之盤吾亦欲
庸人皆被富貴熏或羨吾賢是清福但令此色毋駐顏雋
味齧根充我腹三年不窺慚伸舒吾儕何可輕樊須九月

築場十月滌連年藉此輸官租

洹濱

祭文

至正七年丁亥月日孝玄孫具官有壬敢昭告於
顯高祖考高祖妣某項以游辭戚我家廟公道既復庶事
皆明承賜上尊微赴闕下受翰林承旨知經筵事聖恩
如天豈愚昧自克有為實我高曾遺澤之所致也尙祈
默佑以永後承謹以首月之俸為潔牲柔毛粢盛醴齊
之用某守職所糜令弟有儀攝行祀事尙饗

顯會祖考 曾祖妣同上

圭塘小藁續集

六

顯祖考 祖妣某竊聞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惟我先公

恪遵子職能推先德以訓諸孫使積善之報著於一家
可謂顯揚矣而諸孫無似用招外侮先公之孝於親篤
於行者諸孫實累之潛伏三年祇重怨艾茲承默佑公
論凡昔游辭盡蒙滌濯而孫某又膺承旨一品之命聖
恩隆厚益深悚懼陰靈有赫幸永庇之謹以首月之俸
為潔牲柔毛粢盛醴齊之用某守職所糜令弟有儀攝
行祀事尙饗

顯考 顯妣比因不肖叨居政府荒墜先訓遂招誣搆辭
及我公興言及斯死不瞑目茲荷朝廷公論灼知小人

之私章跡交上大爲別白臺臣敷奏王音嘉納於是瑤
江書院之署額碑祠皆復舊矣雖與賊戴天不共之讎
報復未盡而我家按堵如故之迹修舉益新日月云邁
事機有時哀感之忱昊天罔極某平昔名爵踰分皆先
公身不自享餘澤所被溥乎其不勝今茲又添翰林一
品之命才輕位重罔知所指尙所默佑以昌後人謹以
首月之俸爲潔牲柔毛粢盛醴齊之用某守職所歷令
弟有儀攝行祀事尙饗

大兄府君惟兄孝友天至生能訓其弟以亢宗沒能佑我
家以禦侮俾前世之厚積未享者萃於某而某不能如

圭塘小菴續集

九

兄之訓諸弟以遠戾於躬又及於親公論大明凡昔游
辭悉皆滿濯而弟又膺承旨一品之命聖恩隆厚益深
悚懼尙所默佑永庇後承謹以首月之俸爲潔牲柔毛
粢盛醴齊之用某守職所歷令弟有儀攝行祀事尙饗

圭塘

圭塘小菴續集終

附錄

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五篇

吳全節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外百
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相位者公
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爽豁達有氣義著為文章有光燄溜
溜乎高屋建瓴水於世教且深有關焉理政之餘下筆即
成章日計數十篇日臺日省余所目擊而心慕者也元統
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史扈從上京時余亦從大駕暇
日輒相過清坐移書公錄示近詩一十八首與過雄瞻皆
佳製也余嘗一一和之詩文往復迨猶道家後至元三年

圭塘續集附錄

一

丁丑余以疾留燕公又以參大政而分省上京夏五月賦
詩見寄情律兩至讀之恨臂不羽雖五次韻以答終不若
日相承之為快也秋八月公還燕賓客過山中每每誦上
京佳什不釋口一日謁公公出示巨帙一百餘篇觀之信
乎傳者之不誣體物記事寄贈題品各極其妙層瀾峻峰
大音雅操沛然自得皆六藝中流出自顏之日文過集鳴
呼公可謂知所本者矣世之淺學膚見之士有一技一才
即中矜外馳肆其誇詡公溥洽高古藏之不形又且以過
自警其旨淵矣其度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於過之一
字良有以也大舜之舍己從人斯無過也大禹之聞善言

則拜斯寡過也顏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間過
則喜斯勇於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垂無
窮之聞因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於聖賢下
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文過集序

王沂

激者辭溢夸者辭濫事繆則語難理証則氣索人之情也
乃今中書大參許公上京詩婉麗而清深峻潔而春容
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文過云乎哉公平居修修不
忍忤物至當大議斷大疑則勇敢直前賁育殆不及故有
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得為為之無不至言之而

圭塘續集附錄

二

不從也為之而不能也日吾義止於此古之人皆然文過
云乎哉往時沂羈游上京見山川之雄渾宮室之宏麗物
產所宜風誰所尚欲模寫其一二殫精畢力竟莫得一語
今公於沂所欲言而莫能者得於機務之餘笑談之頃沂
是以愧公而又自愧不得聞聲咳觀揮洒以警發憤憤也
雖然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迫命題之意殆出於此而沂
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謂淺之為丈夫者歎由是知沂
之愧於公者不特其詩也

文過集序

歐陽玄

本朝儒者參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

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蓋仕非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庸詩益奇雋蓋安陽公也三參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謂奇雋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辨縱橫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於皋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皋夔曾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

圭塘續集附錄

三

其集

文過集序

翰林學士承旨謝端

文過集者今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也公以五月二日扈蹕出大都八日至上京至八月還詩凡百餘首可謂富矣公繇諸生起家踐敷臺省致位執政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其集曰文過以志其所感然端承乏翰林亦嘗得豫廟堂大議公於事有不可言危言極論盡其後利害當何如聞者為踈立雖時有從違而天下則有陰受其賜者矣言在我繹與改在人雖聖人不能必也公果有過歟公為文精敏絕人春容大篇未

嘗有窘急之態在他人噉心噉胃而公從容有餘故自始

至及歸僅八九十日又以酬機務接造請之餘出其所有已若是之富非精敏者何以致是公之詩麗而有則諷而不迫不矜持而莊不纖悉而瞻蓋和平之音也集中若憫松若上京十詠柳枝竹枝諸歌及酬端雜詩十二篇觀者雖未至灤水之陽而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在目中矣抑走聞之天下之善奕者其待拙工有二策其一則姑假借之以與之劇間視拙者布子不當其所時為指示授之以攻守之要拙者藉是亦有所進其一則以拙者非吾敵吾豈風所長以與角逐怒或覆局以去公有別業在江夏

圭塘續集附錄

四

端之環堵之室相距裁二百舉武待公它日得謝而歸將撰杖屨從公之後公或振紙揮毫從旁丐其膏馥以自熏善奕之二策公有以處我公相人字可用延祐二年進士乙科是為序

文過集序

揭傒斯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佑高科自是登崇臺坐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矯然為當今名臣而去年之夏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憂感憤壹寓於酬唱積所為詩多至百餘篇遂名之曰文過集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飾之文也惟許公其學富其位尊故其氣雄

其才大其憂深故其說長韓退之云方今向太平元凱承
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此痛哭流涕之辭也過乎
過乎工載之下必有爲之長大息者矣

神仙夕壽序

國子監丞陳旅

中書左丞安陽公昔參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雜選乃
避暑于其友今江潮校徐君復初神仙別墅既以謝客
且庚文通留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謄寫一再刪竄即
已若劉平章碑綜覈峻潔雖四千言豐而不餘它如懷坡
樓記靜庵記諸作凡十五篇莫不造其極而必其可傳焉
詩則或坐或行于紙于璧或口投諸生凡四十一首初不

圭塘續集附錄

五

經意而天機所至警拔精麗有覃思所不及者旅觀公在
政府執掌至矣而著述不廢則山中之作特從客遊戲爾
夫文不貴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精不亦益可重也哉公
位彌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生
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勉乎

圭塘記

歐陽玄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
而總之曰圭塘者新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
何塘之形本豐而未精象圭之終葵首因命之曰圭也塘
舊爲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隍第可二里許公閑居

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強餘塘通廿畝而廣取道
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柳巷磬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
外有蔬圃入有湖石山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爲壇
執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舍各一庭中
雜植花果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
品與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奧又似過之
景本訓大近代好稱景慕猶他經傳曰善日多日嘉三字
皆靜修辭者作動字用之善即獎多即侈嘉即歎詠也堂
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因名之爲安石院院之東爲藥畦其
西南隅爲臺其顛蓄石爲楯名之曰冷然漢人言神君至

圭塘續集附錄

六

則冷然以風登者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
北太行諸山令人冷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東
別闢一徑稍北別爲衡門入門楯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
舟滿塘皆蓮作亭于中絕流爲甬道納橋遠亭上夜則撤
去亭成有蓮一帶雨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回園樹以梅
竹松菊桃李爲三徑衡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
間波光樹陰人影間錯如遊罨畫溪也亭之西爲雙洲洲
對峙中爲小橋窈然于午相貫又東折而東之以達亭亭
之東爲孤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舟也舟穩若畫舫
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賓客留連觴

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遑遑載酒携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頃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容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潯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鴻雁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氏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違知所謂領悟哉君子有九

三塘續集附錄

七

能謂之德音然後可謂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築於有邦神必協之猶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賦能孰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做公爲園池無禁也之賢之能果易致乎余之記斯塘也猶美公有大夫之能以濟賢者之樂樂雖盛於一時而事可傳之百世也雖然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乎竹帛而致乎林塘愚固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施用而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之大誼以告圭塘之主人云至正十二年八月初吉圭齋老人廬陵歐陽玄作圭塘記書於京城之慶壽禪寺松樾之

軒

景延堂記

張耒

御史中丞許公之家園在相城西距西山百里而近前無蔽望盡見雲嵐岫之勝洄漳廝流以池于中外則種柳成巷委折而入首爲圭塘次爲菊壇又次爲景延之堂堂高而明窅而清俯納幽闥不簡不靡其後崇臺虛亭華軒藥圃松竹之徑相通若環映帶蔥蒨可以怡神可以欸賓舉園之勝蓋專於是堂矣公之介弟可行示僕以圖且俾爲堂之記景延云者其義蓋尙友於漢篤也愚因竊有論焉昉延之歸于家巷也其友有欲令公卿引進者延聞迺

圭塘續集附錄

八

止之以書其概自言味爽而坐容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負闌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又曰且吾就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三復斯言延言之自視爲何如哉公之取友義在於此然其同否則不能無辨也若廼博通經史能著文章孝廉之舉進士之第二公之學是則同政用寬仁憂卹民黎其繇侍中尹京兆與繇灑從丞省臺二公

之道是亦同暨乎道進於家知善所止而娛心於論若二
公之蹟是又同而所不同則時也若延以王佐之才立昏
亂之朝弗克少展視公之世遭清明光輔聖君措諸事業
不負所學其相去遠矣詎可同日而語哉詩不云乎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維君子修諸已而已非斯人方駕於塗也
至其所歸蓋亦異世同軌焉且相之先賢忠猷韓公退自
政府作辭白之堂于私第而眷眷羨乎樂天百世之下聞
而知者孰不起慕其聲光矧公生於畫錦之里顧乃倏然
不敢忠猷之是附推其大較而自謂延氏之次然則公之
取灑其得醉白之名之意歟嗚呼功成身退達天之道古

圭塘續集附錄

九

今其幾人哉時至正壬辰歲季冬除日河東張翥拜手作
于京師明時里舍之虛游軒

雙桂堂記

劉岳申

相州以殷王河圖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爲周文王演
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福院照磨
許君猷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延祐乙卯上第
累官爲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曆庚午上第初仕
爲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其鄉以顯其親以勸學
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福官臨江時嘗爲余言長沙有書數
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別去而可用擢高科登膺

仕前年武昌別可用而可行明年遂踵武其兄余見會福
歷官中外不過幕府而廉能欲過大官又聞其冢子大理
君善治家敕其弟曰家事一不以累吾弟弟讀書應舉一
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
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之可用遠徵余記余惟斯
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書者不止此爲許氏所可願者亦
不止此余著其大者始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
十有八自誓靡它會福既長爲綵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
以爲歡者以養夫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會孫婦
趙當封讓封爲湯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

圭塘續集附錄

十

理之喪如喪會福高夫人晝夜哭爲少衰又見可用有妻
之喪高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
我善友娣姒賢婦也率家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爲位而
哭曰嫂善事余母余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
夫許氏孝友稱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鄉者也而
孝友豈徒比一鄉擢一第効一官以止今之雙桂固昔者
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爲世綵之堂矣可用立朝有大節
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名始終之者也可行自此
而升毋忝會福無負大理母下雨淮以蚤有譽於天下以
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然後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莫不以

許氏榮其親爲勸然後天下之爲人親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爲法將見許氏孝友行於天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爲大理名堂之至願官樹宅里之厚望國家設科目之良法美意也歟傳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喜許氏父子之志有成又嘉其子弟之才皆有聞也故樂爲書大理諱有恒字可久官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爲經筵檢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送參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叙

歐陽玄

始余讀詩至考槃其辭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寤寤歌永矢弗過如鄭箋云者是何賢者去國而自誓之辭一至

三塘續集附錄

二

是耶它曰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然後喟然嘆曰周家忠厚之澤至是而未衰也夫賢者所乘之駒苟愛其人而不欲其去則係之可也何至羅之以食苗而將以咎其從者歟是雖託辭也審如是賢者之處此不既難乎在人之常情留之苦則去之難去之難則懲創之也深考槃之誓其或然矣又它曰讀詩至狼跋其辭曰狼跋其胡載疋其尾公孫碩膚赤寫几几則又喟然嘆曰乃今知考槃白駒槩言賢者之去留若夫善言大臣之進退則是詩其庶乎且周公在當時跋扈甚矣詩人不歸咎於時但言公自遜其美者大大者焉

故能安重舒徐見於外者如此烏虜爲是詩者其深知周公而又深愛之者歟安陽許公執政之五年以疾在告而天子眷顧師臣勉留凡五六閱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者又從旁爲說以鼓之世之人唯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如公者耶公自參大政知無不言言無所諱其爲裨益大體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天子與師臣深知之者至於臨事決議氣真而膽壯理明而辭辯不計言之必從唯求己之無負而已故嘗論公求去之難有以致古人白駒之留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昔賢考槃之誓者亦未必不以是也有如君子之厚公公無愧於君

圭塘續集附錄

三

子狼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則進退法周召窮而在下則行藏師孔顏古之人皆然今以泰乎公之歸大去士相先爲詩余以同年辱爲序至元四年後戊寅四月中辭廬陵歐陽玄叙

附錄終